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

《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周良霄 顾菊英 编

总序

这一部总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书包括：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和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三种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书。《系年录》是逐日记事，因事而详系有关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但由于1969年4月九大闭幕以后，斗争已主要在中央高层进行，地方的混斗也纯粹流为争夺本地权力的派仗，特别是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与传单皆被取缔，所以无法再采日录的形式逐日详细提供史实，只能以附录形式编写成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大事记》，以足全书。《系年录》与《传信录》两种书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在社会上的原始资料的结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抢救和保存这些已濒于灭绝的原始资料，为后世的文革研究提供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史料。鉴于这两种书都是厚重的原始资料集，一般的读者很难、也没有必要直接利用它们；而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致进程又要求有所了解，所以，我们节取了《系年录》的纪事部分，加上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大事记》，编成为一个节本《十年文革大事记》，以便广大读者阅览。我们深信，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工作，遗漏、错误的地方定会很多，我们期待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序

《传信录者》何？乃源源本本辑录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首长讲话之文，以传信于後世也。

巴金老人在历经磨难之後，沉痛的告诫人们要讲真话，他还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通过博物馆来给文革讲真话。讲真话，自然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的，谁反对谁便是赞成讲假话，专以假话谋生的骗子也是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冒暴露自己伪恶真实原形的危险的。对文化大革命嘛，上自当今权要，下迄市井凡人，一致斥为“浩劫”，敢于公开为其辩护的人，也是几乎没有的。然而，巴金老人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为文革说句真话，以昭告国人和後世的意见却实际上被封杀下来，至今如沉大海。原因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当局者们害怕，至少是不愿意在文革这个问题上讲真话。这一点，从当局对文革的研究和对有关著作的严密控制，就是不争的明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用泯灭的手段，来制造忘却。并以清理为名，销毁关于文革的材料，并严禁其流传，也是这个政策的有力证明。

然而，我还是有记忆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当年六·四天安门硝烟未散、血渍未干的时候，一位号称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匆匆忙忙地跑出来，让大家忘却。我的心凉到了冰点。我仿佛看到了在慈祥的老外婆背後拖着的狼尾巴。为凶犯拭尽屠刀上的血痕的人，不是同谋犯，也是有意无意的帮凶。这一点，一切善良的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服膺巴金老的号召，主张讲真话，然而，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见诸当时社会上的传单，记录本有差异，搜集又不可能周全。所以，除了肯定多有缺漏之外，语义不明、文句错讹之处更是难于计数。除明显的错别字外，我们当然无权作任何加工修改，一切都保持旧貌。这，也算是存真。

凡 例

- 一、本书所录的每一篇讲话，均按当时流行的传单原件原样刊出。明显的错别字径改；无把握时，对我们认为遗漏的字，加【】补上，错字改正以[]表示。原文即使文意不通，编者也一仍旧貌。有其他版本的，编者则据以互作补充、校订。个别的不同版本，差异很大，难以断定彼此是非，则两文并录。
- 二、编者所作按语，注明“本书编者按”，其他按语，都是原件原有的。
- 三、文革期间，各种接见、讲话极为频繁，常常深夜开会，直至凌晨，因此许多讲话时间常不一致，请读者注意。
- 四、本书是《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的姐妹篇。为避免重复，凡是毛、林的有关讲话以及周恩来、江青的某些重要讲话，在《系年录》中已全文采录的，本书则只保留存目，并在题前加“*”号表示；题后加括号注明见《系年录》第××卷。其他大小首长在各种不同场合下的讲话，均按时间先后编号，全文收录。其中有的讲话在《系年录》中已有摘要引述的，在引述时，我们也在其后加括号注明见《传信录》××号，以便读者相互查证。

目 录

总序

序

凡例

序号	题目	页码
	上 册	
1.	*毛泽东谈反对折衷主义 (1965 年 12 月 2 日)	01
2.	*毛泽东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 (1965 年 12 月 21 日于杭州)	01
3.	*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 (1966 年 2 月 18 日)	01
4.	*江青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片断 (1966 年 2 月)	01
5.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3 月 17 日——20 日于上海)	01
6.	*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魏文伯、赵毅敏等人的谈话 (1966 年 3 月 28 日——30 日)	01
7.	江青在全军创作会议上谈关于电影的问题 (1966 年 4 月)	01
8.	*康生、张春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5 日——6 日)	05
9.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18 日)	05
10.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21 日)	05
11.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24 日)	08
12.	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6 月 15 日)	09
13.	*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 (1966 年 6 月 21 日、22 日、24 日)	13
14.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6 月 27 日)	13
15.	张平化在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6 年 7 月初)	13
16.	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1 日)	14
17.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1966 年 7 月 8 日)	18
18.	*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 (1966 年 7 月 10 日)	18
19.	*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19 日—23 日)	18
20.	*毛泽东在大区书记及文革小组成员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1 日)	18
21.	*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传达记录稿) (1966 年 7 月 22 日)	19
22.	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3 日深夜)	19
23.	陈伯达在广播学院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4 日)	19
24.	江青、康生在北大东操场万人辩论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5 日晚)	21
25.	江青、康生在北大辩论会上的发言 (1966 年 7 月 25 日)	22
26.	江青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6 日)	23
27.	江青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6 日)	23
28.	陈伯达在北大辩论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	24
29.	康生在北大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6 日)	25
30.	康生在接见八个高等学校同学时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6 日)	26
31.	康生在北师大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7 日)	28
32.	*康生在北师大关于“二月兵变”的讲话(节录) (1966 年 7 月 27 日)	28
33.	江青在北师大的报告 (1966 年 7 月 27 日晚)	28
34.	陈伯达在北师大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7 日)	30

序号	题目	页码
35.	李雪峰在北师大的讲话(1966年7月27日)	31
36.	致北大同学(王任重同志亲笔写给北大革命同学的大字报)(1966年7月27日)	31
37.	康生在接见十几个高等院校部分同学时的讲话(摘录)(1966年7月28日)	32
38.	王任重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8日上午)	33
39.	戚本禹同育英中学、地质学院附中等同学谈话纪要(1966年7月28日)	33
40.	李雪峰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34
41.	*邓小平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35
42.	*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35
43.	谢富治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学生时的谈话纪要(1966年7月29日下午)	35
44.	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对科学院同志的讲话(1966年7月30日)	36
45.	江青、康生在科学院的讲话(1966年7月30日)	39
46.	*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日)	39
47.	张春桥、关锋、姚文元接见学生代表时的重要讲话(1966年8月2日凌晨)	40
48.	邓小平、陶铸在人民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2日)	43
49.	*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革命团”代表的讲话(1966年8月3日)	45
50.	*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谈话(1966年8月3日)	45
51.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座谈会上的插话(1966年8月4日)	45
52.	*刘少奇同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的谈话(1966年8月4日)	46
5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	46
54.	朱德在北京大学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	46
55.	江青、康生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	46
56.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辩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	50
57.	关锋给谭厚兰等同学的信(1966年8月4日)	54
58.	董必武在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5日凌晨)	54
59.	江青、康生在天桥剧场对中学生红卫兵的讲话(1966年8月6日)	55
60.	*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的讲话(1966年8月8日)	57
61.	*林彪关于干部路线的指示(1966年8月10日)	57
6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58
63.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58
64.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	58
65.	陶鲁笳在北京铁道学院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	58
66.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首都部分师生的讲话(1966年8月15日)	62
67.	陈伯达：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6日)	63
68.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8日)	64
69.	*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8日)	64
70.	周恩来在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员时的谈话记录(整理材料)(1966年8月18日)	64
71.	邓小平、李富春在怀仁堂接见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8月20日7:00—11:30)	65
72.	陶铸在对外文委就有关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的讲话(1966年8月20日)	71
73.	陶鲁笳关于“今后不许打人”的谈话(1966年8月20日)	73

序号	题目	页码
74.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1966年8月20日)	73
75.	*林彪在接见哈工大部分师生时谈林晓霖(1966年8月21日)	73
76.	陶铸在人大的讲话(1966年8月21日)	73
77.	陶铸在人民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21日)	76
78.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22日)	79
7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23日)	82
80.	*林彪在军委常委第55次会议上谈突出政治问题(1966年8月23日)	82
81.	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摘抄)(1966年8月23日)	82
82.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摘要(1966年8月24日清晨)	85
83.	李富春写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24日)	86
84.	朱德在北师大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	87
85.	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赴京革命师生和首都部分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	87
86.	王任重关于革命串连的指示(1966年8月25日)	90
87.	王任重、张平化对中南区来京革命同学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	90
88.	陶鲁笳在地质学院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	91
89.	周恩来、吴德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全市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6日)	91
90.	陶铸就8月25日讲话给陶鲁笳的一封信(1966年8月26日)	93
91.	*江青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7日)	93
92.	陶铸就当前革命串连问题给聂元梓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一封信(1966年8月27日)附:陶铸办公室给聂元梓的信	93
93.	王力谈“革命串连”(1966年8月27日)	94
94.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双方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人代表)的讲话(1966年8月30日下午)	95
95.	吴德在北京大专院校各文革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30日)	98
96.	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1966年8月30日)	100
97.	*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31日)	101
98.	*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31日)	101
99.	叶飞谈炮轰省委(1966年8月31日)	102
100.	纪登奎同开封师院赴郑师生的谈话(1966年8月31日)	102
101.	张平化在湖大的讲话(记录稿)(1966年8月31日晚)	105
102.	*林彪谈工作组问题(无具体日期)	110
103.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京市红卫兵代表们的讲话(1966年9月1日)	111
104.	镇压群众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张平化向处长级以上干部的讲话摘录(1966年9月2日)	113
105.	陈毅在外交部对红旗大队同学的讲话(1966年9月2日)	114
106.	王力、关锋在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记录(1966年9月3日)	115
107.	张平化在湖大礼堂接见部分革命职工革命群众革命学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4日下午)	117
108.	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5日)	120
109.	刘志坚在首都第三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6日)	121
110.	戚本禹在二七机车厂(原长辛店机车厂)工具车间的讲话纪要(1966年9月6日)	122

序号	题目	页码
111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1966年9月7日)	124
112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7日晚)	125
113	戚本禹在接见来京串连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1966年9月7日)	128
114	谷牧、徐今强在化工部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7日)	129
115	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革命串连同志时的谈话(1966年9月8日)	132
116	刘宁一、廖承志在筹备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动员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9月8日)	135
117	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司令部谈话中的一段(1966年9月9日)	138
118	康生给江苏镇江农机学院红卫兵、赤卫队的复电(1966年9月9日)	138
119	解学恭在内蒙赴京革命师生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9月9日)	139
120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接待站冯同志给我们回答的问题(1966年9月9日—11日)	140
121	周恩来在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0日)	142
122	周恩来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0日)	147
123	陶铸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电报(1966年9月11日)	152
124	谭启龙在青岛市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9月11日)	152
125	金明接见我们时的谈话纪要(1966年9月12日)	157
126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3日)	158
127	陈毅的讲话(1966年9月13日)	163
128	谢富治在接见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谈七点意见(1966年9月13日)	164
129	廖承志在北京大学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1966年9月13日)	166
130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一)(1966年9月14日)	169
131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二)(1966年9月14日)	170
132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三)(1966年9月14日)	171
133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四)(1966年)	172
134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5日)	172
135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5日)	172
136	*林彪对军事院校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的讲话(1966年9月18日)	172
137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1966年9月19日)	172
138	陶铸委托熊复传达的四点指示(1966年9月20日)	176
139	*周恩来、陶铸等在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1966年9月21日)	177
140	关锋、戚本禹和北京地院“东方红”及红卫兵代表的讲话(1966年9月23日)	177
141	关锋、吴德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1966年9月24日凌晨)	179
142	张平化代表省委在省委礼堂接见革命群众的讲话(1966年9月24日)	180
143	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	184
144	陈伯达、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及其他革命师生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1966年9月25日)	189
145	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	191
146	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对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讲话(1966年9月26日)	195
147	周恩来给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一封信(1966年9月27日)	200
148	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8日)	201

序号	题目	页码
149	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录) (1966年9月29日)	202
150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日)	202
151	周恩来对全国红卫兵代表所做的报告 (1966年10月3日)	203
152	周恩来同哈尔滨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谈话要点 (1966年10月4日)	208
153	和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群众接待站26号接待室丁同志谈话记录 (1966年10月4日)	211
154	陈毅在接见军事院校学员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5日)	214
155	叶剑英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5日)	217
156	杨成武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5日)	219
157	*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6日)	220
158	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的讲话 (1966年10月6日下午)	220
159	康生、谢富治、杨成武谈话纪要 (1966年10月6日)	221
160	王任重在北京饭店接见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七位工农同学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7日)	222
161	张春桥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革命同学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7日)	223
162	关锋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谈话 (1966年10月7日)	226
163	解放军报社接待室同志谈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1966年10月7日)	226
164	北京市委座谈会纪要 (1966年10月7日—8日凌晨)	229
165	周恩来、张春桥谈话纪要 (1966年10月9日)	232
166	周恩来、张春桥同清华各红卫兵组织座谈要点 (1966年10月9日晚9:30)	233
167	李富春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名同学时所作的五点指示 (1966年10月9日凌晨)	234
168	姚文元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万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9日)	234
169	周荣鑫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9日)	235
170	就谭力夫发言问题访问解放军报社 (1966年10月9日)	235
171	周恩来口头指示 (1966年10月11日)	237
172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 (1966年10月12日)	238
173	*林彪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	238
174	关锋在中宣部的讲话 (1966年10月12日)	238
175	戚本禹、关锋在接见北航工人赤卫队、地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12日于中宣部)	239
176	胡乔木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10月12日)	240
177	阎长贵在接见北航“红旗”及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12日)	241
178	国务院接待站访问记 (1966年10月12日)	242
179	阎长贵的讲话(摘录稿) (1966年10月13日)	243
180	张春桥在“西安地区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4日)	246
181	陶鲁笳在北京邮电学院的讲话(摘录) (1966年10月14日)	247
182	走访人民日报社 (1966年10月14日)	248
183	刘志坚在东北赴京红色革命者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5日)	250
184	*毛泽东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具体日期待考)	250

序号	题目	页码
185	*陈伯达关于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报告 (1966 年 10 月 16 日)	250
186	访国务院文革接待站 (1966 年 10 月 17 日晚)	250
187	周恩来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18 日)	251
188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代表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18 日)	253
189	访中央文革接待站纪要 (1966 年 10 月 18 日)	255
190	周恩来讲话(摘录) (1966 年 10 月 20 日)	256
191	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 (1966 年 10 月 20 日)	256
192	访问中央文革接待站谈话记实 (1966 年 10 月 20 日)	258
193	周恩来在接见外地赴京半工(农)半读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1 日晚在政协礼堂)	259
194	红岩战斗队走访国务院接待站纪实 (1966 年 10 月 21 日)	271
195	国务院文革接待站答钢铁研究所提出的十六条中疑难问题 (具体日期不详)	273
196	周恩来在国务院接见十八所大专院校红卫兵战士的座谈纪要 (1966 年 10 月 22 日)	275
197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 (1966 年 10 月 23 日)	282
198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 (1966 年 10 月 23 日)	282
19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4 日)	282
200	周恩来指示 (1966 年 10 月 24 日)	282
201	陶铸在中南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学校代表的讲话纪要 (1966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283
202	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4 日 23: 00—25 日 2: 00, 在人民日报社)	285
203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5 日)	291
204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5 日)	291
205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5 日)	291
206	戚本禹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第三司令部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5 日)	291
207	戚本禹对政法学院红卫兵部分战士的讲话(摘录) (1966 年 10 月 26 日)	291
208	李曼村讲话 (1966 年 10 月 26 日)	292
209	就“红五类”提法访中央、国务院接待站 (1966 年 10 月 27 日)	293
210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8 日)	294
211	周恩来在政协礼堂接见江西、新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9 日)	294
212	戚本禹、余秋里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9 日晚于工交政治部)	296
213	*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检查提纲 (1966 年 10 月 29 日)	299
214	关锋讲话 (1966 年 10 月 29 日夜, 唐平铸陪同)	300
215	陈伯达、王力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的座谈纪要 (1966 年 10 月 29 日于政协礼堂)	303
216	张春桥在政协礼堂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29 日)	305
217	陶铸和湖南革命群众代表座谈纪要 (1966 年 10 月 30 日 14: 00)	308
218	周恩来在首都及外地半工半读学校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31 日 16: 00—17: 25 工人体育馆)	311
219	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代表座谈纪要 (1966 年 10 月 31 日)	313
220	李富春对七机部传达中央指示 (1966 年 10 月 31 日)	319
221	刘宁一、赵毅敏在接见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1966 年 10	319

序号	题目	页码
	月 31 日)	
222	周恩来和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座谈摘记 (1966 年 11 月 1 日)	320
223	张春桥、戚本禹在接见中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军等组织时的讲话摘要 (1966 年 11 月 1 日在政协礼堂)	324
224	访谢镗忠谈话纪要 (1966 年 11 月 1 日)	325
225	潘复生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1966 年 11 月 1 日)	326
226	周恩来对北京市各红卫兵组织负责同志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 日)	328
227	*周恩来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初)	329
228	张春桥、姚文元在广播事业局处理原广播学院工作组整理的黑材料问题时的谈话 (1966 年 11 月 2 日晚)	329
229	阎长贵在《红旗》杂志社对北邮“东方红”代表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 日)	333
230	刘宁一在接见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联络委员会”及“红卫兵总队”七十二位代表时的谈话纪要 (1966 年 11 月 2 日)	334
231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时间待考)	336
232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3 日)	336
233	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在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新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4 日晚)	336
234	陈伯达在接见外地师生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4 日)	340
235	李富春在国务院接待室接待一轻部部分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记录 (1966 年 11 月 4 日)	340
236	戚本禹在接见北邮“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5 日)	342
237	李富春讲话 (1966 年 11 月 6 日)	343
238	李富春在接见七机部部分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7 日)	345
239	走访《红旗》杂志社 (1966 年 11 月 7 日)	347
240	周恩来、江青接见部分学校红卫兵代表讨论纪要 (1966 年 11 月 8 日)	349
241	陈伯达的指示 (1966 年 11 月 8 日)	351
242	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纪要 (1966 年 11 月 8 日)	352
243	李富春接见一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部分同志的谈话纪要 (1966 年 11 月 8 日)	352
244	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连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9 日)	354
245	吴德给职工同志们的一封信 (1966 年 11 月 10 日)	358
246	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1966 年 11 月 10 日)	358
247	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在中南海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1 日)	359
248	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电——直送上海安亭车站 (1966 年 11 月 12 日)	363
249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革命串连队代表时的讲话(部分内容) (1966 年 11 月 12 日)	364
250	陶铸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2 日晚 8: 15—11: 10)	365
251	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等单位和陈伯达座谈记录 (1966 年 11 月 12 日)	370
252	中央文革首长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 (1966 年 11 月 12 日)	371
253	戚本禹在中宣部接待室接待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6 年 11 月 12 日)	372
254	王力、戚本禹在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2 日)	375
255	谢富治、刘宁一在中南海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2 日)	378
256	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382

序号	题目	页码
	(1966 年 11 月 13 日)	
257	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的座谈讲话 (1966 年 11 月 13 日)	388
258	周恩来在首都高等院校代表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4 日)	390
259	*江青谈阶级路线 (1966 年 11 月 14 日)	391
260	戚本禹、姚文元在政协礼堂接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4 日)	391
261	陈毅在关于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4 日)	393
262	谢富治、刘宁一在政协礼堂休息室接见安徽“八·二七”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4 日)	397
263	人民日报社访问记 (1966 年 11 月 14 日)	400
264	周恩来接见红卫兵与高校总部代表谈话纪要 (1966 年 11 月 15 日晚 10:50—12: 40 国务院某会议厅)	403
265	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5 日)	406
266	康生对新疆大学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5 日在乌鲁木齐宾馆大厅)	407
267	王力关于工人运动的谈话 (1966 年 11 月 15 日)	413
268	戚本禹在后勤部礼堂对全国部分职工少数派代表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5 日)	415
269	童小鹏谈乌兰夫问题 (1966 年 11 月 15 日)	419
270	童小鹏接待内蒙干部及师生谈话记录 (1966 年 11 月 18 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二十分)	420
271	唐平铸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5 日)	423
272	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6 日)	427
273	陶铸、谭震林在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时的谈话纪要 (1966 年 11 月 16 日晚)	431
274	李富春在中南海西门接待室接见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6 日)	435
275	张春桥于苏州铁中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部分工人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6 日)	439
276	陶铸、周荣鑫在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66. 11. 17 晚 9: 50 分—12: 45 分 地点: 中南海礼堂)	442
277	中央文革小组等有关领导同志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与工矿企业工人代表的座谈会记录 (1966 年 11 月 17 日)	446
278	陈伯达等接见首都部分革命职工代表 (1966 年 11 月 17 日)	449
279	王力向杭州丝绸厂二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7 日)	449
280	姚文元向杭州丝绸厂二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7 日)	451
281	陈伯达、王力与第一机床厂工人座谈纪要 (1966 年 11 月 18 日)	452
282	与戚本禹、关锋座谈纪要 (1966 年 11 月 18 日)	453
283	王力在接见被苏联无理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报告 (1966 年 11 月 18 日)	457
284	关锋、戚本禹于北大红楼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966 年 11 月 18 日)	464
285	陈伯达、江青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战士时的谈话 (1966 年 11 月 19 日)	468
286	关锋的讲话 (原件无日期)	475
287	王力、戚本禹和小学教师代表的座谈纪要 (1966 年 11 月 19 日)	476
288	谢镗忠与北京京剧团的谈话摘要 (1966 年 11 月 19 日)	478
289	走访中央国务院 (1966 年 11 月 19 日)	479
290	周恩来对中科院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0 日)	480
291	陈伯达、王力、关锋、刘建勋等于政协礼堂接见商业部招待所全体上访群众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0 日)	481

序号	题目	页码
292	关锋、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的谈话 (1966 年 11 月 21 日)	485
293	张春桥在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2 日)	487
294	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插话 (1966 年 11 月 23 日)	489
295	*周恩来在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4 日)	490
296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和西南来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纪要 (1966 年 11 月 26 日)	490
297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7 日)	495
298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小将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7 日)	495
299	陈伯达、关锋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7 日)	501
300	陈伯达在全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致开幕词 (1966 年 11 月 28 日)	506
301	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8 日)	507
302	*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8 日)	510
303	谢镗忠在文艺界大会上的发言 (1966 年 11 月 28 日)	510
304	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发言 (1966 年 11 月 28 日)	511
305	陈毅、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9 日于北京工人体育场)	512
306	王力对福建崇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场邱学锋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29 日)	516
307	周恩来、陈毅在工人体育馆对全国各地来京职工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30 日晚)	517
308	江青在接见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傅天仇时的讲话(摘要) (1966 年 11 月)	522
309	周恩来在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 日)	523
310	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 日)	528
311	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插话和讲话 (摘要) (1966 年 12 月 1 日下午)	534
312	叶剑英在接见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时所作的重要指示 (1966 年 12 月 2 日)	537
313	谢富治、刘宁一在政协礼堂三楼接见安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 日)	539
31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3 日)	542
315	周恩来在接见四川工人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3 日)	542
316	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3 日)	542
317	谢富治在接见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战士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3 日)	543
318	周恩来在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同志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4 日)	545
319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代表时的谈话记录 (1966 年 12 月 4 日)	546
320	陶铸支持江苏革命造反派 (1966 年 12 月 5 日)	547
321	*林彪在全国工交文革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548
322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548
323	*毛泽东论供给制 (1966 年 12 月)	548
324	*江青传达林彪讲话 (1966 年 12 月)	549
325	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协礼堂三楼休息室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6 日晚)	549
326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谈话纪要	551

序号	题目	页码
	(1966 年 12 月 7 日)	
327	阎长贵对邮电科学研究院两派代表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7 日)	557
328	周恩来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9 日)	561
329	叶剑英在军委、总政、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的部分军事院校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0 日)	565
330	关锋对接待工作人员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1 日)	566
331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待站接见科学院九个革命造反派时的谈话记录 (1966 年 12 月 12 日)	572
332	吴德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2 日)	578
333	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3 日凌晨 2: 05—4: 40)	579
334	陶铸在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1966 年 12 月 13 日)	585
335	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红旗》杂志贺喜群众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3 日)	589
336	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关锋、谢富治、阎长贵等与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在座谈会上康生、江青等的插话 (1966 年 12 月 14 日)	589
337	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4 日)	590
338	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关锋、阎长贵等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的座谈会上陈伯达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5 日)	591
339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5 日)	592
340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赴京代表团与《红旗》编辑部林杰的座谈纪录 (1966 年 12 月 15 日)	593
341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6 日)	596
342	李先念在接见工艺美术工作者时的谈话 (1966 年 12 月 16 日)	599
343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为夺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7 日)	601
344	江青、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关锋等接见北京大中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江青的讲话(摘要) (1966 年 12 月 18 日)	602
345	江青、张春桥等接见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等革命派代表的座谈纪要 (1966 年 12 月 18 日)	604
346	张春桥、戚本禹接见部分革命归侨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8 日)	605
347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革命群众来京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9 日)	607
348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首都接待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十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9 日)	611
349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江西厅接见江西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19 日)	612
350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对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全体代表的重要讲话 (1966 年 12 月 20 日)	614
351	戚本禹给徐昕等五同志的一封信 (1966 年 12 月 20 日)	616
352	林杰在中宣部的谈话 (1966 年 12 月 20 日)	617
353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首都大中专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和全国各地区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1 日)	618
354	王力、戚本禹接见北医八·一八部分战士谈话纪要 (1966 年 12 月 22 日)	622

序号	题目	页码
355	王力、戚本禹在钢院与部分红卫兵座谈记录 (1966 年 12 月 22 日)	623
356	戚本禹、姚文元、王力与北工大“东方红”公社社员座谈纪要 (1966 年 12 月 22 日)	624
357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在接见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3 日)	626
358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3 日晚)	629
359	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体育馆批判斗争荣高棠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4 日)	634
360	戚本禹在北京矿院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4 日)	639
361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等中央首长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工人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江青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6 日)	644
362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6 日晚)	644
363	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的部分大专中等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记要(归纳成九条) (1966 年 12 月 27 日)	647
364	陈伯达、江青在中央文革同北京矿院东方红的谈话 (1966 年 12 月 27 日)	648
365	周恩来、江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8 日)	649
366	戚本禹等在中直机关部分革命群众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966 年 12 月 28 日)	650
367	江青、王力、姚文元在清华西操场接见清华师生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30 日)	652
368	周恩来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31 日)	653
369	与周恩来座谈追记 (1966 年 12 月 31 日)	656
370	萧华在接见全军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开会词 (1966 年 12 月 31 日)	657
371	*林彪在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658
372	*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讲话 (1966 年)	658

中 册

373	王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有关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元旦)	659
374	李富春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接见北京钢院革命同学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1 日)	664
375	周恩来在接见外语学院“少数派”各革命组织代表时谈话记要 (1967 年 1 月 3 日)	665
376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穆欣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团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4 日)	666
377	周恩来在接见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4 日)	666
378	江青、周恩来在接见文艺界、小学教师、新闻、体育界以及上山下乡的青年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1967 年 1 月 4 日)	668
379	陈伯达、聂荣臻讲话 (1967 年 1 月 5 日)	670
380	王力、戚本禹在清华附中接见清华附中同学时的讲话(记录) (1967 年 1 月 6 日)	671
381	聂荣臻讲话 (1967 年 1 月 6 日)	672
382	周恩来在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纪要 (1967 年 1 月 7 日)	673
383	王力、戚本禹在红卫医院的谈话 (1967 年 1 月 7 日)	674
384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指示 (1967 年 1 月 8 日)	676
385	*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1967 年 1 月 8 日)	676

序号	题目	页码
386	周恩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农林口部分师生和人大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7年1月8日)	676
387	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在京造反派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1月8日)	678
388	戚本禹在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单位六十二位代表时的讲话整理 (1967年1月8日 人民大会堂)	680
389	戚本禹在国防部接见测绘学院、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 (1967年1月8日)	682
390	*毛泽东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1967年1月初)	684
391	*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贺龙及其他(节录) (1967年1月)	684
392	周恩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来京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革命同志时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人民大会堂)	684
393	江青、陈伯达在工矿企业座谈会上谈大夺权问题(摘要) (1967年1月9日凌晨)	688
394	王力对新华社革命群众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688
395	王力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革命造反团同志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690
396	戚本禹在接见北农大师生时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政协礼堂)	691
39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大会堂讲话纪要 (1967年1月10日)	696
398	周恩来对铁路系统师生、职工的讲话 (1967年1月10日 中南海)	701
399	中央首长接见有关单位代表的讲话纪要 (1967年1月10日)	703
400	康生与中共中央党校同志的谈话(摘要) (1967年1月10日)	709
401	周恩来在中央、国务院、北京市接待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2日)	710
402	江青在新华社的讲话 (1967年1月12日)	712
403	王力、关锋讲话 (1967年1月12日)	712
404	张春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2日)	714
405	周恩来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3日)	716
406	徐向前、江青、关锋等在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3日)	718
407	周恩来指示 (1967年1月13日)	723
408	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厅接见南大卫东、天大“八·一三”和华北局卫东等五名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3日)	723
409	*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4日)	724
410	周恩来、陈伯达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5日 工人体育场)	724
411	周恩来谈夺权问题 (1967年1月16日)	726
412	王力在新华社对山西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1月16日)	726
413	周恩来、江青在接见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727
414	江青在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729
415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731
416	戚本禹在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732
417	戚本禹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733
418	王力、关锋在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734
419	谢富治对公安部干部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736
420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作重要指示 (1967年1月18日)	737
421	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讲话 (1967年1月18日 17时45分)	740

序号	题目	页码
422	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时的重要讲话 (1967 年 1 月 19 日 北京体育馆)	741
423	康生谈两条路线斗争及其他 (1967 年 1 月 19 日)	743
424	李富春在团中央革命造反团夺权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19 日)	748
425	王力在接见上海工人同志时谈夺权 (1967 年 1 月 20 日 北京工人俱乐部)	748
426	陈伯达、江青电话转告北航“红旗”的重要指示 (1967 年 1 月 20 日)	749
427	王力谈北京学生运动(摘要) (1967 年 1 月 20 日晚)	749
428	陈伯达的两个重要通知 (1967 年 1 月 20 日)	750
429	徐向前给内蒙的五条重要指示 (1967 年 1 月 20 日)	750
430	周恩来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四清复查等问题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1 日)	750
431	周恩来谈萧华问题 (1967 年 1 月 21 日)	755
432	周恩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2 日)	755
433	陈伯达与蒯大富通电话记录 (1967 年 1 月 22 日)	757
434	陈伯达给蒯大富写的字条 (1967 年 1 月 22 日)	758
435	中央首长在与首都部分院校师生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1 月 22 日、23 日)	758
436	江青在中央文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3 日晚)	762
437	中央首长在与北京高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2 日——23 日凌晨 人大会堂)	763
438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同体育界座谈纪要 (1967 年 1 月 23 日)	764
439	周恩来重要讲话 (1967 年 1 月 23 日)	766
440	陈伯达谈穆欣问题 (1967 年 1 月 23 日)	767
441	中央文革关于萧华问题的指示 (1967 年 1 月 23 日)	767
442	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4 日)	768
443	陈毅：我的检查 (1967 年 1 月 24 日)	769
444	周恩来在首都科学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5 日)	772
445	周恩来在接见回京驻外使馆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5 日)	776
446	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接见工交系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6 日)	777
447	陈伯达讲话 (1967 年 1 月 26 日)	780
448	戚本禹会见小学革命教师的谈话 (1967 年 1 月 26 日晚)	781
449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接管单位代表谈话纪要 (1967 年 1 月 27 日)	782
450	周恩来接见新疆“12·9”绝食斗争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1967 年 1 月 27 日)	784
451	中央文革对穆欣问题的几次电话记录稿 (1967 年 1 月 28 日)	785
452	陈伯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讲话记要 (1967 年 1 月 28 日)	785
453	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29 日 5:03—6: 30)	786
454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的谈话记要 (1967 年 1 月 30 日)	788
455	戚本禹在人民大学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30 日)	789
456	周恩来在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31 日)	790
457	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外地来京部队同志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31 日 京西宾馆礼堂)	792
458	叶剑英在接见济南军区机关革命组织联合造反团时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31 日)	799
459	*毛泽东关于夺权问题与周恩来的对话 (1967 年 1 月)	801
460	*林彪关于朱德问题的讲话 (1967 年 1 月)	801

序号	题目	页码
461	*林彪在中央会议上谈邓小平、陶铸及“二月兵变”(1967年1月)	801
462	周恩来在与工交各部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1日晚 国务院小礼堂)	801
463	周恩来在工交系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 国务院礼堂)	806
464	周恩来在接见接待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凌晨人民大会堂)	809
465	周恩来对一轻部接管工作的指示 (1967年2月1日)	812
466	周恩来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晨 中南海小礼堂)	812
467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矿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局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凌晨, 北京市公安局礼堂)	813
468	徐向前接见总后系统造反派部分代表 (1967年2月1日 京西宾馆)	816
469	陈伯达关于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在中宣部“夺权”问题的指示及王力、关锋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晚 《红旗》杂志社)	819
470	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红革会 (1967年2月1日)	822
471	江青、戚本禹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晚, 人大会堂小会议室)	824
472	李富春接见林业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委员会代表谈话记要 (1967年2月2日 李富春副总理办公室)	827
473	康生、王力接见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两名代表和有关同志的谈话要点 (1967年2月2日)	828
474	林杰接见北师大“井冈山”的讲话 (1967年2月2日 红旗编辑部)	829
475	*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 (1967年2月3日)	829
476	李富春对化工部运动的重要指示 (1967年2月3日 中南海)	829
477	傅崇碧传达周恩来的紧急指示 (1967年2月3日 北京市公安局礼堂)	831
478	谢富治在“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的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3日)	831
479	聂荣臻在与科委院校革命造反派组织座谈会上讲话纪要 (1967年2月4日上午 京西宾馆)	833
480	聂荣臻接见国防院校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2月4日)	834
481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审查一九六六年国庆影片时讲话纪要 (1967年2月4日)	835
482	戚本禹在京棉一厂大辩论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4日)	836
483	李先念传达周恩来指示 (1967年2月5日 中南海)	839
484	陈毅接见西安交大及西医“八·三一”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谈话纪要(1967年2月5日上午 中南海)	840
485	阎长贵给清华井冈山总部的电话记录 (1967年2月5日)	846
486	陈伯达在北师大附中的讲话纪要 (1967年2月6日晚 7: 00—8: 30)	847
487	李先念对《前进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代表谈话(摘要) (1967年2月6日)	848
488	谢富治接见三个司令部及其他人员的谈话 (1967年2月6日下午)	849
489	王力、关锋接见山东省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纪要 (1967年2月7日 人大常委会)	849
490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要点 (1967年2月7日)	851
491	李先念同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谈话纪要 (1967年2月7日上午于国务院)	852
492	周恩来、谭震林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时的座谈纪要 (1967年2月8日下午)	853
493	陈伯达接见二医大红纵队院校和总后机关革命造反派部分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8日 三座门)	854

序号	题目	页码
494	戚本禹与清华附中部分教师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8 日)	856
495	戚本禹与清华附中和部分中学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8 日)	858
496	江青讲话摘录 (原件无日期)	859
497	阎长贵与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8 日下午)	859
498	陈毅在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8 日)	862
499	戚本禹接见沈阳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9 日)	863
500	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9 日)	865
501	戚本禹对“批判陶铸联络站”的指示精神 (1967 年 2 月 9 日)	865
502	王力对新华社、三司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9 日)	866
503	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1967 年 2 月 10 日)	867
504	陈毅与西安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十个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0 日)	871
505	谢富治与三司等革命组织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10 日 人大会堂)	872
506	谢富治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0 日)	875
507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革命组织时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0 日)	875
508	访问中央文革接待站问答纪要 (1967 年 2 月 10 日)	876
509	周恩来接见农口五个单位夺权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会上的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11 日晚 国务院会议厅)	876
510	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1 日)	879
511	周恩来在首都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苏修法西斯暴行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1 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	880
512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就上海夺权后名称问题上的指示 (1967 年 2 月 12 日)	881
513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司令部、公安部和首都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2 日晚 北京政协礼堂)	881
514	关锋谈路线斗争夺权问题 (1967 年 2 月 12 日)	883
515	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3 日凌晨 国务院会议厅)	885
516	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的电话记录 (1967 年 2 月 13 日)	889
517	戚本禹接见红代会筹备人员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3 日)	889
518	陈毅在接见外事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部分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4 日)	890
519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联系人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4 日)	891
520	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 50 名学生(聘请为《红旗》杂志通讯员)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4 日晚)	892
521	周恩来接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谈夺权 (1967 年 2 月 15 日)	893
522	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的代表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15 日 人大会堂南会议厅)	894
523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1967 年 2 月 16 日)	895
524	周恩来接见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7 日 2 时至 5 时半 国务院小礼堂)	900
525	李富春在接见工交系统红色造反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6 日、17 日)	910
526	谢富治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17 日)	911

序号	题目	页码
527	矫玉山电话传达陈伯达的意见 (1967 年 2 月 17 日)	912
528	关于联合夺权问题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问答纪要 (1967 年 2 月 17 日)	912
529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913
530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 (1967 年 2 月 18 日下午 国务院会议厅)	920
531	聂荣臻接见国防院校和国防科委八局同志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8 日 京西宾馆)	923
532	叶群、江青在与总政所属单位座谈会上保萧华 (1967 年 2 月 18 日)	927
533	谢富治讲话 (1967 年 2 月 18 日)	927
534	戚本禹与红代会代表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19 日晚于人民大会堂)	927
535	李富春对工交部门的指示 (1967 年 2 月 20 日)	928
536	傅崇碧、丁国钰在抓革命促春耕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0 日 北京工人体育馆)	930
537	谭震林接见农口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1 日晚 中南海小礼堂)	932
538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及其它革命组织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21 日 人大会堂小礼堂)	933
539	戚本禹、关锋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1 日)	933
540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2 日)	938
541	李先念接见外贸部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2 日下午 李先念办公室)	940
542	陈毅接见外专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22 日)	942
543	陈伯达谈穆欣问题 (1967 年 2 月 23 日)	943
544	江青、谢富治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中学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4 日)	944
545	*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广场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时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4 日)	944
546	三机部代表请示总理的几个问题 (1967 年 2 月 24 日转抄)	944
547	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5 日下午 人大会堂)	945
548	陈伯达、康生、王力谈“三结合”等问题 (1967 年 2 月 25 日晚)	948
549	吴法宪对空军司令部革命造反队和空直各革命造反组织及部分革命群众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5 日)	949
550	张春桥与华东局革命造反派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25 日)	954
551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全体同志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6 日凌晨 国务院会议厅)	956
552	李富春在听取大庆地区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汇报时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6 日下午 李富春办公室)	958
553	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东方红公社“财贸红色造反团”战士谈话记录 (1967 年 2 月 26 日下午 中南海财贸会议厅)	960
554	陈伯达接见原三司部分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7 日 政协礼堂)	963
555	江青在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7 日)	965
556	陈伯达谈唐平铸问题 (1967 年 2 月 27 日晚)	967
557	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28 日 人民大会堂)	967
558	谢富治指示 (1967 年 2 月底 3 月初)	971

序号	题目	页码
559	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时的讲话 (1967年3月1日)	971
560	周恩来接见工交各部造反派的讲话 (1967年3月1日 国务院会议室)	972
561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七个部革命造反派谈话 (1967年3月2日 国务院会议室)	975
562	周恩来接见西安革命造反派讲话 (1967年3月2日)	985
563	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风雷战斗兵团等革命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2日)	986
564	戚本禹谈北京市的干部 (1967年3月初)	987
565	戚本禹在人民大学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凌晨)	987
566	陈伯达、康生谈萧华 (1967年3月3日晚)	995
567	周恩来在军委召开的总政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	995
568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时的谈话记录整理 (1967年3月3日凌晨 人大常委会西会议室)	999
569	李富春给全总四个组织的信 (1967年3月3日)	1001
570	李先念给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的信 (1967年3月3日)	1001
571	李富春在煤炭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	1002
572	李先念接见《前进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 中南海)	1004
573	王力对新华社的指示 (1967年3月3日)	1006
574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代会所属单位小报负责人、各印刷厂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4日)	1007
575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代会核心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1967年3月4日晚 政协礼堂)	1007
576	戚本禹在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67年3月4日晚 11: 25 政协礼堂)	1008
577	周恩来、康生、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赴京控告团谈话记录 (1967年3月5日晚 10: 12—3月6日 1: 27 人大常委会小会议室)	1009
578	李先念对人民银行总行造反总部的讲话(摘要) (1967年3月5日 国务院)	1016
579	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讲话 (1967年3月5日凌晨)	1019
580	李先念接见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6日 国务院小会议厅)	1022
581	李富春接见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一一四红旗战斗队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6日国务院)	1028
582	刘西尧在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全厂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3月7日)	1029
583	李先念接见商业部机关红色造反团、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1967年3月7日 国务院小会议厅)	1032
584	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与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1967年3月8日)	1038
585	康生对全总四个组织主办的《红旗》第一期《揪出反革命两面派刘宁一》一文的批语 (1967年3月8日)	1039
586	王力接见广播事业局整风小组、战斗团总部、广播学院“北京公社”几个同志的谈话 (1967年3月8日晚，人大常委会)	1040
587	李先念传达周恩来三月七日指示 (1967年3月9日)	1043
588	周恩来单独接见呼市三司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3月9日)	1043
589	戚本禹、谢富治接见北京日报社革命群众的讲话 (1967年3月9日)	1046

序号	题目	页码
590	谢富治参观“联动”展览时的讲话(1967年3月9日)	1052
591	李先念接见孙、钱、黄及部机关各派的谈话(1967年3月9日)	1053
592	*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9日—10日)	1054
593	*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0日)	1055
594	李先念接见卫生部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3月10日)	1055
595	*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2日)	1057
596	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3月12日 人大会堂)	1057
597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2日)	1058
598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1967年3月13日 政协礼堂)	1059
599	王力对回国留学生的讲话(1967年3月13日下午 友谊宾馆)	1062
600	陈毅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3月14日 中南海接见厅)	1069
601	王力与北大《动态报》编者谈形势(1967年3月16日 人民日报社)	1072
602	戚本禹接见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讲话(1967年3月16日)	1075
603	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及国防工办所属各部院所校造反派及党委委员时的讲话(1967年3月17日)	1076
604	康生接见安徽夺权代表时的指示(1967年3月17日凌晨)	1077
605	周恩来、谢富治在军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3月17日)	1078
606	陈毅的八点指示(1967年3月17日)	1080
607	周恩来对反修的指示(原件无日期)	1080
608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3月18日)	1081
609	李天佑与内蒙师院“东纵”代表的谈话纪要(1967年3月18日)	1084
610	周恩来在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与革命造反派的谈话(1967年3月18日凌晨)	1086
611	杨成武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9日下午)	1087
612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	1096
613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	1096
614	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20名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下午 人大会堂)	1098
615	谢富治对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晚)	1100
616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群众组织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	1101
617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1日 国务院小礼堂)	1104
618	谢富治在工代会准备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1日)	1113
619	萧华作政治工作报告(1967年3月21日 人民大会堂)	1116
620	周恩来接见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代表的座谈记要(1967年3月22日 中南海会议室)	1119
621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1967年3月21日—22日凌晨 政协礼堂)	1125
622	周恩来接见石油部大庆革命造反派等代表的讲话(1967年3月23日凌晨 国务院会议室)	1130
623	周恩来、谢富治关于先念、秋里、谷牧等同志的谈话(1967年3月23日)	1135
624	谢富治对蒯大富的讲话(原件无日期)	1136
625	周恩来接见卫生部“红色造反团”、“红旗”战斗团、“革联”总部、“东方红公社”四个组织代表和部领导干部时的讲话(1967年3月24日晨)	1136
626	谢富治在公安部的讲话(1967年3月24日下午)	1149

序号	题目	页码
627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纪要(1967年3月23日晚—24日凌晨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1150
628	*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讲话(1967年3月25日)	1153
629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纪要(1967年3月24日—25日凌晨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1153
630	戚本禹第五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代表的讲话(1967年3月25日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1163
631	江青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3月25日)	1167
632	周恩来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3月25日)	1168
633	聂荣臻接见国防科委系统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讲话(1967年3月25日 京西宾馆礼堂)	1169
634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联系人的讲话(1967年3月25日下午 中南海会议室)	1175
635	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团时座谈记录(1967年3月26日下午 中南海)	1178
636	陈伯达、戚本禹在计委看大字报时的讲话(1967年3月26日)	1183
637	姚文元作整风报告(1967年3月26日 上海)	1183
638	张春桥在整风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26日 上海)	1199
639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纪要(1967年3月27日下午)	1208
640	谢富治对北京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的讲话(1967年3月27日 中山公园音乐堂)	1211
641	王力、关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7日 钓鱼台)	1212
642	王效禹在全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7年3月27日)	1213
643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业系统21个单位造反派、各部委党组(委)成员的讲话(1967年3月28日晚 国务院小礼堂)	1224
644	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各代表的讲话(1967年3月28日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1230
645	王力、穆欣与唐平铸的谈话(1967年3月28日)	1232
646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单独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3月30日)	1233
647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30日)	1235
648	李先念的讲话(1967年3月30日)	1239
649	周恩来的讲话(摘要)(1967年3月31日 国务院小礼堂)	1240
650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王力、张春桥、关锋、戚本禹、萧华、杨成武、曹耿等接见福建省赴京代表团和三司、北大、科大“11·23”等南下赴榕回校同学时的讲话(1967年3月31日 人民大会堂)	1241
651	周恩来、康生、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31日)	1244
652	谢富治的讲话(1967年3月31日 在北京市委)	1245
653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等接见宜宾地区代表讲话(1967年4月1日 人民大会堂)	1246
654	李先念接见供销合作总社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4月2日下午 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会议室)	1248
655	戚本禹讲话(1967年4月2日 中央音乐学院)	1252
656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接见四川地区革命群众代表讲话(1967年4月3日 人民大会堂西厅)	1255
65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革命代表的讲话	1258
658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革命造反军团、《中国青年报》部分组织代表谈话纪要	1259

序号	题目	页码
	(1967 年 4 月 3 日 中南海小会议室)	
659	谢富治在卫戍区召开的军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3 日)	1262
660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三十多所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 (1967 年 4 月 4 日晚在人大会堂)	1263
661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接见农大“东方红”谈话摘要 (1967 年 4 月 4 日)	1266
662	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代表座谈纪要 (1967 年 4 月 4 日 人大小礼堂)	1267
663	陈伯达针对当前情况作四点重要指示 (1967 年 4 月 4 日)	1271
664	李先念接见商业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 (1967 年 4 月 4 日上午 国务院小会议厅东厅)	1272
665	陈毅接见对外文委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4 日)	1277
666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有关宣传报导的会议上的一次传达和讲话摘要 (1967 年 4 月 5 日)	1278
667	李先念在商业部彻底揭发姚依林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5 日 在三里河俱乐部)	1280
668	周恩来接见计、经、建三委群众组织代表讲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6 日 国务院会议厅)	1281
669	周恩来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6 日)	1287
670	周恩来及其他首长接见天津驻军首长、革命领导干部及全体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7 日 人大会堂西大厅)	1291
671	陈伯达、康生与内蒙古农民代表谈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7 日 中南海)	1293
672	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参观红卫兵战果展览时的指示 (1967 年 4 月 7 日)	1296
673	戚本禹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9 日 中央戏剧学院)	1297
674	戚本禹关于《北京日报》的谈话 (1967 年 4 月 9 日)	1301
675	周恩来及其他首长接见天津驻军首长、革命领导干部及全体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0 日 人大会堂安徽厅)	1301
676	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全体委员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0 日 市委大楼)	1308
677	戚本禹给地质部机关“革命造反兵团”的一封电话信 (1967 年 4 月 10 日)	1309
678	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4 月 11 日)	1310
679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1967 年 4 月 12 日)	1312
680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2 日)	1312
681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12 日)	1312
682	周恩来对安徽省造反派的电话指示 (1967 年 4 月 12 日 军管会办公室)	1316
683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13 日)	1317
684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3 日)	1326
685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傅崇碧等接见中学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3 日 人民大会堂)	1326
686	李曼村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3 日)	1332
687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4 日)	1333
688	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讲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14 日)	1333
689	周恩来接见外贸部、外贸学院革命造反派及各总公司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时的谈话 (1967 年 4 月 14 日 广州军区珠江宾馆二楼会议室)	1341
690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4 日 人大会堂)	1344

序号	题目	页码
691	戚本禹讲话选登——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对刘邓的大批判 (1967 年 4 月 14 日)	1349
692	谢富治、戚本禹等接见北京长途电讯局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4 日)	1351
693	傅崇碧、北京卫戍区黄政委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4 日)	1357

下 册

694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5 日)	1361
695	周恩来接见广州市各革命组织代表的座谈纪要 (1967 年 4 月 15 日)	1372
696	李富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驻团中央调查组全体人员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5 日)	1377
697	徐景贤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4 月 15 日)	1377
698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中学代表讲话 (1967 年 4 月 16 日 人大会堂)	1382
699	王力、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等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6 日)	1386
700	戚本禹在中央京剧院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6 日)	1388
701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赴京代表讲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17 日下午, 人大会堂西侧面会议室)	1391
702	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17 日)	1392
703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的谈话 (1967 年 4 月 17 日 政协礼堂)	1393
704	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7 日 三座门)	1396
705	谢富治接见部分红代会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8 日 人民大会堂)	1397
706	关锋、杨成武、萧华等接见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和“炮轰国防科委联络站”部分战士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8 日 航校礼堂)	1398
707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及驻军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18 日 珠江宾馆)	1404
708	*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0 日)	1411
709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0 日)	1411
710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0 日)	1411
711	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代表五省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0 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	1411
712	吴德接见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0 日)	1412
713	戚本禹在中央乐团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0 日)	1413
714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大、中学生代表讲话 (1967 年 4 月 21 日)	1415
71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萧华等接见《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1 日 人大会堂)	1418
716	陈伯达和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1 日)	1422
71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被关押(扣留)的 140 多名“联动”分子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2 日)	1423
718	中央文革关于释放“联动”小头目的重要指示 (1967 年 4 月 22 日)	1423
719	康生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2 日)	1424
720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联系人的讲话 (1967 年 4 月 22 日 中南海会议室)	1429
721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舞蹈学校部分革命师生讲话 (1967 年 4 月 22 日)	1431
722	中央首长谈福建问题 (1967 年 4 月 23 日 人大会堂西大厅)	1435

序号	题目	页码
723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记录(1967年4月25日晚)	1436
724	江青、张春桥等接见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座谈纪要(摘要)(1967年4月25日晚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	1437
725	李曼村向海军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代表的谈话纪要(1967年4月25日)	1440
726	刘格平接见民院“东方红”的讲话纪要(1967年4月25日 京西宾馆接待站)	1441
727	潘复生讲话纪要(1967年4月25日)	1442
728	聂荣臻、叶剑英、周恩来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26日)	1443
729	谢富治给大专院校红代会电话指示(1967年4月26日)	1447
730	中央首长接见山东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	1448
731	周恩来及中央其它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	1449
732	萧华对艺术学院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	1464
733	谢富治在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	1468
734	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摘要(1967年4月27日下午)	1469
735	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时的讲话摘要(1967年4月28日下午)	1471
736	*毛泽东的一个指示(1967年4月29日)	1472
737	王力对在京外国马列主义者的讲话(摘要)(1967年4月29日)	1473
738	潘复生的讲话(1967年4月29日)	1474
739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1967年4月30日 人大会堂西大厅)	1478
740	戚本禹讲当前形势(1967年4月30日 中直礼堂)	1482
741	傅崇碧等接见革命造反者总部及分部负责人的讲话(1967年4月30日)	1483
742	周恩来接见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派组织代表的讲话(1967年4月30日 中南海小礼堂)	1484
743	*毛泽东对林彪三个问题的报告的指示(1967年4月)	1486
744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5·1前后)	1486
745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的讲话(1967年5月1日)	1486
746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5月1日)	1486
747	*毛泽东接见张本的谈话(1967年5月1日)	1486
748	*毛泽东在中南海5·1节晚会上的讲话(1967年5月1日)	1486
749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全体人员的谈话记录(1967年5月3日下午)	1486
750	谢富治在机床二厂接见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5月3日)	1490
751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各派组织代表的讲话(1967年5月4日 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	1491
752	陈伯达、戚本禹在师大座谈记录(摘要)(1967年5月4日 师大井冈山图书馆)	1495
753	聂荣臻接见院夺委会勤务组正副组长、新技术局勤务组及造反大队核心组负责同志时的谈话记录(1967年5月4日 京西宾馆)	1500
754	聂荣臻接见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勤务组正副组长谈话纪要(1967年5月5日 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	1503
75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等在接见四川一些专、市代表时讲话纪要(1967年5月7日下午8时 人民大会堂西厅)	1509
756	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决定的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5月7日)	1511

序号	题目	页码
757	谢富治、丁国钰、聂元梓等在红代会各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7 日下午 北大临湖轩)	1513
758	张春桥、姚文元在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7 日)	1517
759	陈伯达谈天工“八二五”(1967 年 5 月 8 日)	1519
760	谢富治接见京毛二厂革命造反委员会(307)的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8 日晚 京毛二厂半工半读操场)	1520
761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学校全体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9 日 工人俱乐部休息室)	1521
762	戚本禹在文艺评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0 日凌晨 军人俱乐部)	1530
763	关锋、萧华、杨成武接见军测红总、清华、矿院、地质、北航时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0 日夜 人大会堂)	1533
764	萧华、杨成武、关锋等接见张、宣地区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讲话	1534
765	陈伯达在北京六中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1 日)	1536
766	王力、关锋讲话 (1967 年 5 月 11 日在政协礼堂)	1537
767	戚本禹讲话 (1967 年 5 月 11 日晚)	1538
768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以及外事口其他九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讲话(1967 年 5 月 12 日凌晨)	1546
769	戚本禹接见红卫兵总部革委会、“东方红公社”、“赤卫军”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2 日 北京玉渊潭中学)	1550
770	*周恩来、杨成武在接见 5·13 事件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凌晨 人大会堂小礼堂)	1553
771	周恩来、杨成武接见时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 人大会堂会客厅)	1553
772	陈伯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	1555
773	周恩来、杨成武等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	1556
774	张春桥、姚文元、杜平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	1558
775	谢富治接见一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冲外交部代表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	1577
776	周恩来接见北外“红旗大队”、二外红卫兵代表讲话 (1967 年 5 月 15 日 中南海小会议室)	1581
777	戚本禹在接见首钢“东方红”和“革造”等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5 日 政协礼堂会议室)	1585
778	周恩来及中央首长其它负责同志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纪要 (1967 年 5 月 16 日)	1588
779	聂荣臻在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续) (1967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590
780	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第二次会议 (1967 年 5 月 17 日凌晨 人民大会堂西北厅)	1591
781	周恩来在接见军队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8 日 京西宾馆)	1596
782	周恩来、萧华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 (1967 年 5 月 19 日)	1597
783	周恩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军区领导干部、内蒙党委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1967 年 5 月 21 日)	1599
784	陈伯达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23 日)	1601
785	戚本禹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 (1967 年 5 月 23 日)	1605
786	姚文元在上海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 (1967 年 5 月 23 日)	1613

序号	题目	页码
787	周恩来及中央其它负责同志接见呼市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谈话纪要 (1967 年 5 月 26 日)	1618
788	陈伯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叶群等在接见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及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616”、二外首都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负责人时的谈话纪要 (1967 年 5 月 27 日晚 8: 30)	1620
789	*戚本禹谈毛泽东制定五一六通知的历史背景 (1967 年 5 月 30 日下午)	1623
790	聂荣臻重要讲话摘录 (1967 年 6 月 2 日 北京工人体育馆)	1623
791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 (1967 年 6 月 3 日)	1624
792	林杰讲话 (1967 年 6 月 9 日晚)	1633
793	陈伯达接见北航师生讲话：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1967 年 6 月 11 日)	1634
794	谢富治谈当前几个重大问题 (1967 年 6 月 12 日下午)	1634
795	周恩来接见农口造反派讲话 (1967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636
796	李富春对鞍钢代表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636
797	李英儒对中国杂技团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13 日、21 日)	1637
798	周景芳在彻底批判反革命《二月提纲》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7 年 6 月 14 日)	1638
799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讲话 (1967 年 6 月 15 日晚)	1638
800	周恩来再谈李先念和所谓“四六决定”等问题 (1967 年 6 月 16 日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讲话摘录)	1639
801	谢富治讲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摘自 1967 年 6 月 16 日接见北大各组织代表讲话)	1640
802	谢富治、吴德、周景芳对部分大专院校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16 日)	1641
803	*毛泽东指示 (1967 年 6 月 18 日)	1641
804	*毛泽东和卡翁达的谈话 (1967 年 6 月)	1642
805	周景芳的报告 (1967 年 6 月 19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	1642
806	周恩来谈氢弹试验 (1967 年 6 月 21 日)	1643
807	戚本禹与电影界谈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2 日午夜)	1643
808	萧华在接见“星火燎原”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2 日下午 京西宾馆)	1643
809	周恩来接见农政农办两派代表时谈话纪要 (1967 年 6 月 24 日)	1644
810	周恩来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4 日)	1644
811	张春桥讲话摘录 (1967 年 6 月 24 日)	1645
812	张春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4 日下午 2: 30—3: 30)	1646
813	戚本禹接见首钢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4 日晚)	1647
814	周恩来接见上海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座谈摘要 (1967 年 6 月 26 日)	1648
815	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话 (1967 年 6 月 26 日)	1648
816	康生谈云南两派 (1967 年 6 月 26 日)	1649
817	李富春在全国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6 日)	1649
818	周恩来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8 日)	1650
819	谢富治在市革命委员会上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8 日)	1651
820	戚本禹接见河南“二七”代表时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8 日晚)	1651
821	戚本禹狠批“公安公社”(1967 年 6 月 28 日接见河南十大总部代表讲话(摘要)，指出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	1651
822	陈伯达讲话摘要 (1967 年 6 月 29 日)	1652
823	*戚本禹谈大联合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1967 年 6 月)	1653

序号	题目	页码
824	周恩来对卫生部革命派去××的医疗队做重要指示 (1967年6月)	1653
825	潘复生讲看哈尔滨不要太天真了 (1967年6月)	1654
826	周恩来接见财贸联委、财贸各派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日晚, 在中南海会议厅)	1654
827	王力在云南接见军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日)	1654
828	戚本禹对文艺界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日)	1655
829	王力在昆明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日)	1655
830	陈伯达对教育部的重要指示 (1967年7月5日晚9:30—10:15)	1656
831	*毛泽东在接见××会议全体人员后的指示 (1967年7月7日)	1656
832	李再含对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军管办公室代表的讲话 (1967年7月7日)	1657
833	叶剑英谈国防科研 (1967年7月8日)	1657
834	王力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8日凌晨1:50—3:50)	1658
835	*康生在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7月13日)	1658
836	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3日)	1659
837	总理办公室吴斌传达总理对西安的指示 (1967年7月14日上午)	1659
838	*康生关于军队支左的讲话 (1967年7月15日)	1659
839	谢富治、王力在重庆接见三方代表讲话的主要精神 (1967年7月15日)	1660
840	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礼堂的讲话记录(摘要) (1967年7月16日凌晨)	1660
841	高扬文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7日)	1664
842	*周恩来在武汉、湖北军区干部会上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8日)	1665
843	康生接见河南代表讲话 (1967年7月18日)	1665
844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对河南、武汉形势的重要讲话 (1967年7月21日)	1665
845	*江青在河南代表团会议的重要讲话 (1967年7月22日)	1665
846	周恩来给傅崇碧的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3日)	1665
847	谢富治对地院“东方红”负责同志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3日)	1666
848	谢富治接见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中学红代会核心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24日晚)	1666
849	康生、关锋批评张日清 (1967年7月24日凌晨接见山西代表讲话摘录)	1667
850	戚本禹给新华社革命同志的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4日)	1668
851	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二次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4日晚11:50)	1668
852	中央首长关心武汉造反派 (1967年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钢二司”一女战士的讲话)	1668
853	周恩来对批谭震林问题作指示 (1967年7月25日)	1669
854	刘少奇该滚出来的时候, 中央自有安排——戚本禹谈揪斗刘少奇 (1967年7月26日)	1669
855	引而不发, 是最厉害的战略战术 (1967年7月26日戚本禹讲话摘要)	1670
856	谢富治、陈伯达在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年7月28日)	1670
857	谢富治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28日)	1672
858	陈伯达、谢富治与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28日)	1672
859	谢富治谈政法界大批判 (1967年7月28日下午在政法口讲话摘要)	1673
860	对人民内部矛盾要高姿态——摘自周恩来接见二机部九院代表的讲话 (1967年7月28日)	1673
861	周恩来的讲话 (1967年7月30日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	1674
862	康生的讲话 (1967年7月30日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	1675

序号	题目	页码
863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0日)	1679
864	粟裕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0日)	1680
865	吴德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0日)	1680
866	李富春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谈关于揪斗李井泉的问题 (1967年7月30日 16: 50 在人大会堂我院革委会成立大会主席台上)	1681
867	周恩来、陈伯达对湖南军方代表谈话(摘要) (1967年7月)	1681
868	聂荣臻讲话——宋任穷可以保 (1967年7月)	1682
869	周恩来讲话 (1967年7月)	1682
870	陈伯达在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7月)	1682
871	*周恩来有关贺龙的讲话(摘录) (1967年8月1日)	1683
872	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在欢迎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大会上和工农兵体院代表的 讲话 (1967年8月2日)	1683
873	周恩来、戚本禹在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8月2日凌晨)	1683
874	李富春对渡口问题的指示 (1967年8月2日)	1684
87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对《红灯记》的最新指示 (1967年8 月2日)	1684
876	*林彪接见杨得志时的指示 (1967年8月3日)	1689
877	周恩来接见贸持会讲话摘要 (1967年8月3日)	1689
878	李富春接见煤炭造反派讲话摘要 (1967年8月4日)	1690
879	谢富治在政法界批斗彭、罗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8月4日)	1690
880	谢富治在接见一外“红旗”造反团时的讲话 (1967年8月4日)	1690
881	戚本禹谈陈毅问题 (1967年8月4日)	1691
882	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八月四日有关外交部问题讲话摘要 (1967 年8月4日)	1691
883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谈批陈 (1967年8月6日)	1692
884	李富春接见计委同志讲话摘要 (1967年8月6日)	1692
885	李英儒在戏剧口会议上谈斗刘邓陶实况 (1967年8月6日)	1692
886	*谢富治关于砸烂公检法的讲话 (1967年8月7日)	1693
887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讲话(摘要) (1967年8月7日凌晨)	1693
888	谢富治接见工代会、红代会的讲话(纪要) (1967年8月7日晚21点至8月8 日凌晨在人大会堂)	1693
889	*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时的谈话 (1967年8月 7日)	1694
890	周恩来在外交部批陈小会上的指示 (1967年8月7日)	1694
891	陈伯达对韩爱晶、蒯大富的讲话 (1967年8月8日晚——9日凌晨)	1694
892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重要讲话 (1967年8月9日)	1695
893	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的讲话 (1967年8月9日凌晨)	1695
894	谢富治接见外事系统代表讲话(摘录) (1967年8月9日)	1695
895	戚本禹对煤炭工业部的重要指示 (1967年8月9日下午4时)	1696
896	李震谈公检法 (1967年8月9日)	1696
897	林杰讲话——揪出军内“一小撮”，我们的军队就更强大，更巩固 (1967年8 月9日晚)	1697
898	姚文元谈文攻武卫 (1967年8月9日)	1697
899	关锋给地院的电话指示 (1967年8月9日)	1697
900	形势座谈会 (1967年8月10日晚8: 00)	1698

序号	题目	页码
901	周恩来接见煤炭部代表讲话摘要(1967年8月10日)	1698
902	谢富治在工代会纪念“八·八”“八·一三”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8月10日在人大会堂)	1699
903	周恩来在外交部批陈小会上讲话(摘要)(1967年8月10日晚)	1699
904	*王力在新华社送审稿时的指示(1967年8月10日夜)	1700
905	中央首长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8月11日晚人民大会堂)	1700
906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的讲话(1967年8月12日)	1708
907	中央首长对宁夏问题的指示(1967年8月12日)	1708
908	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代表讲话(1967年8月12日)	1708
909	杨成武电话指示(1967年8月12日)	1709
910	徐景贤讲话摘要(1967年8月12日)	1709
911	周恩来对温州问题的指示(1967年8月13日)	1710
912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8月13日下午)	1710
913	周恩来在接见广州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1967年8月14日)	1710
914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讲话摘要(1967年8月15日)	1711
915	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讲话(1967年8月15日)	1711
916	王力在接见新华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15日)	1712
917	姚登山谈革命造反(1967年8月15日在外贸部)	1713
918	陈伯达对天津革命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8月15—17日)	1713
919	周恩来在接见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作人员时的讲话(1967年8月16日凌晨)	1713
920	周恩来谈侨务问题(1967年8月16日接见侨务界讲话摘录)	1715
921	陈伯达、谢富治第二次接见天津代表讲话(1967年8月16日晚)	1716
922	周恩来接见农口革命造反派讲话(摘要)(1967年8月17日晨 中南海)	1716
923	戚本禹讲话(1967年8月17日)	1717
924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三军党委的讲话摘要(1967年8月17日晚)	1717
925	康生在第二次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8月17日)	1718
926	陈伯达、谢富治、吴德在北京仪器厂的讲话(1967年8月17日)	1718
927	李富春在煤炭部全国电话会议上讲话摘要(1967年8月17日)	1719
928	李富春在欢送煤炭部在京单位下矿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8月18日)	1719
929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石家庄、张家口、唐山三方面代表的讲话(1967年8月18日晚)	1719
930	粟裕谈越南形势(1967年8月18日 科学院)	1720
931	粟裕与院革委常委的谈话(1967年8月18日)	1720
932	新华社、人民日报、唐平铸谈南开“卫东”《要大胆使用干部》文章的发表(1967年8月19日)	1721
933	陈伯达就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文章一事接见南大“八·一八”总部负责人的讲话(1967年8月19日)	1721
934	陈伯达、谢富治讲话摘要(1967年8月19日)	1721
935	谢富治接见铁路口的讲话(1967年8月19日)	1722
936	李先念召集外贸部“井冈山公社”和外贸部“革命造反总部”两派代表座谈纪要(摘要)(1967年8月20日)	1722
937	周恩来、李富春的讲话(1967年8月21日)	1722
938	陈伯达接见南开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摘要)(1967年8月21日晨)	1725

序号	题目	页码
939	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代表讲话(1967年8月22日)	1725
940	陈伯达谈福建各派(1967年8月22日晨)	1726
941	谢富治在北师大讲话摘录(1967年8月22日)	1726
942	谢富治接见河北代表讲话(1967年8月22日晨)	1727
943	李富春在接见地质、师大、北石“北京公社”、“大庆公社”、“革总”等组织代表时谈批判余秋里(1967年8月23日)	1727
944	周恩来对外地上访人员的欢送词(1967年8月24日)	1727
945	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24日凌晨)	1727
946	周恩来的讲话(1967年8月24日)	1728
947	陈伯达在解放军报社的讲话(1967年8月24日凌晨)	1728
948	戚本禹讲话摘录(1967年8月24日)	1729
949	谢富治接见天津代表时谈话纪要(1967年8月24日)	1729
950	李先念在粮食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8月24日)	1730
951	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的讲话(1967年8月25日)	1730
952	李富春讲话(1967年8月25日)	1730
953	周恩来谈批斗余秋里(1967年8月25日下午)	1731
954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革命群众组织及生产班子成员时的讲话(1967年8月25日)	1731
955	中央首长接见石家庄两派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26日0:30—4:25人大会堂安徽厅)	1732
956	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1967年8月)	1732
957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9月1日下午2时)	1733
958	陈伯达、康生、江青的讲话(1967年9月1日)	1740
959	周恩来在接见国务院财贸革委和财联委委员时讲话摘要(1967年9月2日)	1740
960	*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1741
961	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讲话纪要(1967年9月5日)	1741
962	*周恩来、戚本禹等在人大会堂小礼堂接见黑龙江双方代表时的谈话(1967年9月6日晨)	1751
963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天派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9月16日)	1751
964	周恩来、江青讲话(1967年9月17日)	1759
965	中央首长谈西藏文化大革命(1967年9月18日)	1762
966	陈伯达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1967年9月18日)	1763
967	*周恩来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7年9月20日)	1764
968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一九六七年国庆节筹备工作动员大会上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1967年9月20日下午二时人民大会堂)	1764
969	周恩来谈统战口问题(1967年9月21日)	1768
970	*张春桥、陈伯达、江青、康生、周恩来、杨成武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	1769
971	张春桥在空军某部祝捷庆功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9月28日)	1769
972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代表重要讲话(1967年9月28日)	1771
973	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双方代表时谈许世友(1967年9月28日3:25—5:20人民大会堂)	1775
974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铁路局的讲话(1967年9月29日)	1776
975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0月1日)	1778

序号	题目	页码
976	陈伯达对红卫兵负责人的重要讲话 (1967 年 10 月 1 日)	1778
977	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 (1967 年 10 月 16 日)	1778
978	王效禹在接见菏泽四大部部分同志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10 月 31 日)	1791
979	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指示 (1967 年 11 月 1 日下午)	1792
980	*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6 日)	1793
981	*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9 日、12 日晚)	1793
982	杨得志在六十八军党委会上关于干部问题讲话摘要 (1967 年 11 月 11 日)	1793
983	李富春接见统战部三组织的指示 (1967 年 11 月 15 日)	1794
984	周恩来单独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的谈话摘要 (1967 年 11 月 16 日)	1794
985	李钟奇在小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北京建筑工业学校)	1795
986	李富春接见地质部、化工部军管会讲话摘要 (1967 年 11 月 17 日)	1797
987	张春桥在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19 日)	1798
988	张春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11 月 19 日)	1802
989	李富春接见计委红委员会代表谈话摘要 (1967 年 11 月 20 日)	1804
990	陈伯达同志谈平反 (原件无日期)	1804
991	李富春接见计委“革命造反公社”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11 月 21 日)	1805
992	周恩来接见广西双方代表团核心组成员的讲话要点 (1967 年 11 月 23 日)	1806
993	中央首长接见煤矿工人座谈会纪要 (1967 年 11 月 23 日)	1807
994	张春桥谈上海形势 (1967 年 11 月 25 日)	1808
995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67 年 11 月 25 日)	1810
996	上海市革委会材料组召开清理敌伪档案材料工作会议讲话 (1967 年 11 月 25 日)	1812
997	张春桥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重要讲话 (1967 年 11 月 26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1814
998	张春桥在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党纲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27 日)	1816
999	张春桥对修改党章的意见 (无日期)	1816
1000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27 日)	1817
1001	陈伯达、谢富治在视察草场地中学时的谈话 (1967 年 11 月 28 日)	1817
1002	张春桥在上海“工总司”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29 日)	1818
1003	周恩来、李先念在接见郑州和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派和军管会负责人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11 月 30 日)	1819
1004	聂荣臻在接见部分国防院校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11 月 30 日)	1820
1005	康生对北海舰队的指示 (原文无日期)	1821
1006	李作鹏在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67 年 12 月初)	1822
1007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1967 年 12 月 4 日下午 2:30)	1822
1008	陈伯达与清华附中同学座谈时的讲话 (1967 年 12 月 5 日)	1823
1009	张春桥在上海市工代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12 月 5 日)	1824
1010	张春桥、徐景贤重要讲话 (1967 年 12 月 6 日)	1825
1011	陈伯达指示 (1967 年 12 月 7 日)	1827
1012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医务界人员讲话 (1967 年 12 月 10 日)	1827
1013	张春桥接见上海市文艺、出版界的讲话 (1967 年 12 月 10 日)	1832
1014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部分学校时的讲话 (1967 年 12 月 12 日)	1833
1015	邱会作对后勤系统的讲话(摘录) (1967 年 12 月 13 日)	1834

序号	题目	页码
1016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江苏代表讲话(1967年12月14日)	1836
1017	戚本禹、杨成武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文艺界革命群众组织和军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2月16日凌晨)	1842
1018	徐景贤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67年12月16日)	1844
1019	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海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12月19日)	1845
1020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2月20日下午)	1847
1021	徐景贤在上海市宣传系统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7年12月20日)	1849
1022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上的讲话纪要(1967年12月21日)	1851
1023	王洪文重要讲话(1967年12月22日)	1853
1024	谢富治介绍上海修改党章工作情况(1967年12月23日)	1855
1025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谈上海形势(1967年12月27日)	1856
1026	周恩来在业务会议上的五点指示(1967年12月31日)	1858
1027	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彻底实现最高统帅毛主席十月二十五日伟大批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摘录)(1967年12月31日)	1859
1028	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京市革委会上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论教育革命》通知”的讲话(1967年12月)	1860
1029	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2日)	1863
1030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防病工作会议代表及有关人员时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3日)	1864
1031	聂荣臻在接见科学院军管会负责人与王建中时的谈话纪要(1968年1月5日)	1866
1032	周恩来在全国卫生界“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7日)	1867
1033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1月11日)	1869
1034	张春桥在上海红代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12日)	1870
1035	北京卫戍区黄作珍政委在北京市清理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1月12日下午)	1872
1036	徐景贤在部署春节“拥军爱民”活动会上的讲话摘录(1968年1月13日)	1872
1037	张春桥在华东师大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15日)	1873
1038	黄作珍在北京市红代会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摘录(1968年1月15日)	1875
1039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在京单位时谈当前形势(摘要)(1968年1月17日)	1877
1040	周恩来讲话摘录(1968年1月17日)	1878
1041	丁国钰在市革委会大学组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17日)	1879
1042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17日)	1880
1043	张春桥在交通大学的讲话摘录(1968年1月18日)	1881
1044	张春桥在交通大学的讲话摘录(1968年1月18日)	1881
1045	徐景贤在新交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1月27日)	1882
1046	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8年2月5日)	1884
1047	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2月6日)	1886
1048	李钟奇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1968年2月7日)	1888
1049	周恩来在水电部业务汇报会上的指示(1968年2月8日晚)	1889
1050	周恩来在沈阳军区处长级干部会上的三点指示(原文无日期)	1889
1051	康生的讲话(1968年2月8日)	1890

序号	题目	页码
1052	王效禹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2 月 12 日)	1891
1053	解学恭在天津各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2 月 14 日)	1893
1054	谢富治对公安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重要指示 (1968 年 2 月 15 日)	1894
1055	谢富治、傅崇碧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2 月 20 日)	1896
1056	李富春、张春桥、姚文元谈共青团的问题 (具体日期不详)	1897
105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在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和革命群众以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1968 年 2 月 21 日)	1899
1058	张春桥讲话摘要 (1968 年 2 月 23 日)	1899
1059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2 月 26 日)	1900
1060	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2 月 26 日)	1901
1061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工作人员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2 月 27 日)	1902
1062	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萧思明谈有关天津的问题 (1968 年 2 月 29 日)	1904
1063	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接见吉林省革委会常委、委员、群众代表、部分专案组人员和军队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具体日期不详)	1904
1064	李钟奇副司令员在高校学习班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3 月 5 日)	1906
1065	李钟奇副司令员在北京隆重纪念毛主席“三·七”批示发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3 月 7 日)	1909
1066	徐景贤在市革委会工业组召开的上海柴油机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现场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8 年 3 月 8 日)	1911
1067	王洪文在南市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3 月 10 日)	1912
1068	*江青、姚文元在北京大中学校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3 月 11 日)	1914
1069	李钟奇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校各组织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3 月 11 日)	1914
1070	徐景贤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机关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3 月 14 日)	1915
1071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讲话的摘录 (1968 年 3 月 15 日)	1917
1072	康生、江青在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3 月 18 日)	1918
1073	*许世友、江青、陈伯达、康生、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江苏班全体学员时的讲话 (1968 年 3 月 21 日)	1919
1074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接见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的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3 月 24 日 人民大会堂)	1919
107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由中央文革主持的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3 月 27 日)	1919
1076	张春桥的讲话摘要 (1968 年 3 月 29 日)	1919
1077	陈伯达、姚文元在新华社接见群众、军管小组时的指示 (具体日期不详)	1920
1078	许世友接见南大革命师生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1968 年 5 月 7 日)	1921
1079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讲话 (1968 年 5 月 15 日)	1924
1080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 (1968 年 7 月 25 日)	1924
1081	*毛泽东、林彪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 (1968 年 7 月 28 日)	1924

序号	题目	页码
1082	*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1968 年 7 月 28 日)	1924
1083	*李作鹏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的讲话 (1968 年 8 月 26 日)	1925
1084	*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9 月 7 日)	1925
1085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9 月 7 日)	1925
1086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10 月 1 日)	1925
1087	*周恩来、毛泽东、陈伯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10 月 13 日)	1925
1088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10 月 26 日)	1925
1089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1968 年 10 月 31 日)	1925
1090	迟群介绍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情况 (具体日期不详)	1925
1091	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录 (1969 年 3 月 24 日晚 10:30—25 日 4:00)	1947
1092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1 日)	1957
1093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69 年 4 月 1 日)	1957
1094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接见大组召集人时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5 日)	1957
1095	毛泽东和“九大”秘书处成员(原中央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11 日)	1957
1096	*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13 日)	1958
1097	*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14 日)	1958
1098	*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23 日)	1958
1099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28 日)	1958
1100	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970 年 4 月 18 日)	1958
1101	上海理工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 年 7 月 21 日)	1968
1102	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 (1972 年 7 月 23 日)	1976
1103	江青谈宋江 (1973 年 2 月 22 日)	1977
1104	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74 年 1 月 25 日下午 首都体育馆)	1978
1105	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1974 年 4 月 10 日)	1996
1106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1974 年 6 月 19 日)	2001
1107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讲学习的部分) (1975 年 3 月 1 日)	2006
1108	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摘要) (1975 年 3 月 10 日)	2009
1109	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1975 年 4 月 4 日)	2012
1110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75 年 7 月 14 日)	2012
1111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节录) (1975 年 7 月 15 日)	2015
1112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记录稿 (1975 年 9 月 12 日)	2017
1113	邓小平在追悼周恩来大会上致悼词 (1976 年 1 月 15 日)	2023
1114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76 年 2 月 2 日)	2025
1115	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1976 年 2 月 10 日)	2034
1116	华国锋的讲话 (1976 年 2 月 25 日)	2056
1117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具体日期不详)	2057
1118	迟群在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76 年 9 月 9 日)	2059

序号	题目	页码
1119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谈情况记录 (1976 年 9 月 9 日晚十一时三十分)	2060
1120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同省知青办领导同志的谈话 (1976 年 9 月 10 日)	2061
1121	张铁生同志最近的一次谈话 (1976 年 9 月 14 日)	2062
1122	毛远新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 (1976 年 9 月 22 日)	2064
1123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1976 年 10 月 1 日)	2065
1124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1976 年 10 月 3 日)	2065
1125	迟群给毛远新的信 (1976 年 10 月 5 日)	2066
1126	迟群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76 年 10 月 6 日)	2066

1. *毛泽东谈反对折衷主义(1965年12月2日)(见《系年录》^①第四卷)
2. *毛泽东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1965年12月21日于杭州)(见《系年录》第六卷)
3. *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1966年2月18日)(见《系年录》第七卷)
4. *江青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片断(1966年2月)(见《系年录》第七卷)
5.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17日——20日,于上海)(见《系年录》第八卷)
6. *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魏文伯、赵毅敏等人的谈话(1966年3月28日——30日)(见《系年录》第八卷)
7. 江青在全军创作会议上谈关于电影的问题
(1966年4月)

全军创作会议共看了国产影片六十八部,加上外国影片共八十部。建国来,共出产影片三百多部。这六十八部是与军队关系大的。

在六十八部影片中,好的有七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粗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两人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之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好的影片,体现了主席的思想,写了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好,是真正按毛主席思想写的,其余影片的问题分以下几种:

- 一、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 二、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分子翻案;
- 三、丑化军队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
- 四、写中间人物的。

具体情况如下:

1. **狼牙山五壮士**:影片开头是岳飞题词:“还我河山”,还有荆轲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岳飞、荆轲词写五壮士,很不恰当,不能类比。用此词比当时英雄不好,没写出当时的五壮士起何重大意义。五壮士在影片上出现时很难看,丑化了军队。把战争写得很残酷,整个音乐是哀乐,五壮士与整个战争没联系。写我们部队把五壮士丢下就不管了,是歪曲我军的。敌人旅团长拿刀冲上山,不符合事实,日旅团长等于师长,不可能这样干。影片改改还可用。

2.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丑化了政工干部,对土匪的改造不依靠政治,而依靠土匪之义气,靠土匪改造土匪;我们对土匪低三下四,好象离了他们不行。马龙的转变不知为什么。

3. **铁道游击队**: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技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

^①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简称《系年录》。

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是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象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象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有党的领导，不象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的插曲很不健康。

4. **战火中的青春**：主要是宣传个人，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有点梁山伯祝英台的意思，没写政治工作，完全宣扬了单纯军事观点；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5. **黑山阻击战**：这支部队打锦州时阻击廖耀湘兵团南下的，叫“暴露部队”，廖兵团是早七点跑出，晚六点又跑回，这是辽沈战役之主要战役。这个部队在此，南边还有塔山阻击战。看电影片好象就是黑山阻击战起了作用。影片中没有树立一个英雄，师长吊儿郎当，军长打仗还谈恋爱，丑化了师长、军长、政委，没有写我军的顽强勇敢，没写出战斗的激烈，拼刺刀好象玩似的，把后勤工作写得一团糟。

6. **碧海丹心**：把英雄连长写得吊儿郎当，不懂政策，就知蛮干。解放海南岛是很成功的战役，这么写是极大的歪曲，硬插一段爱情，开支委会不讲是非，抓螃蟹，把一个老红军连的党支部写得很糟，把敌人写得很顽强，逃跑时还阅兵。

7. **林海雪原**：有严重缺点，这是写剿匪的，是在东北搞土改的基础上搞的，影片没写土改，这是四平保卫战役后，部队分出工作队搞土改，为巩固后方剿匪。影片只有一个部队干，没群众，好象部队是脱离群众的。影片充满了土匪气，有一段化妆土匪审讯，这是歪曲。打威虎山好象就是杨子荣，夸大了杨子荣个人作用，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化妆土匪后，比土匪还象土匪，是歪曲。没写阶级斗争，土匪临死时还很顽强，没矛盾。

8.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宣传乔凤在送健时起极重要作用，比党员还好，写党员的动摇叛变，群众怕接近游击队，怕斗争。整个片子低沉，为自己抹黑，长了敌人志气，充满了人性论，乔凤对游击队一见钟情，叛变回家还搞团圆，夫妻还温情。

9.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歪曲了侦察部队形象，参谋化妆后，比敌人还象敌人。剿匪不靠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与林海雪原都是学苏联的。

10. **红日**：涟水战役是违背主席指示打的，七战七捷了，不按主席的电报干，还要再干，就打了大败仗。

11.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当时南京已解放，敌人大势已去，敌人要跑了，敌人洋相很多，内部矛盾厉害，而我们却写的敌人很神气，很排场，是不符合实际的。写打城市不能开炮，造成伤亡，为保卫城市拿生命换，写在影片上是不好的；即使有，也是个别情况，把刘义的作用夸大了，刘义成了很让人同情的正面人物。

最后一句话母亲说：“二十二年前我们疏忽了。”这客观上是在为陈独秀辩护。

12. **两个巡逻兵**：把边防战士写得愚蠢，跟着敌人后边跑，把敌人写得很顽强，一个人是发完报才当俘虏，丑化了我们，我们是两个战士也抓不住一个敌人，老战士蠢；少数民族只知谈恋爱、吃喝、丑化了少数民族。

13. **岸边激浪**：写敌人很顽强、坚决，亲生儿子也干；我们麻痹，地主婆隐藏了十多年也没发现，把我们写得没有党领导，没军民联防。民兵没政治工作，阿炳、阿兰也是一见钟情。

14. **列兵邓志高**：写的是典型的中间人物，部队有打兔子，偷瓜的；指导员不讲原则和稀泥，宣传教条主义，政治工作走过场，邓志高为何转变不清楚。

15. **哥俩好**：也是写中间人物，没写新军委成立后部队之新面貌，没写政治工作落实到军队之情况；没写大虎为什么好？二虎为什么转变？充满了低级趣味。二虎爬到将军身上换军衔，点坏了豆腐出洋相。

16. **长空比翼**：写中间人物。英雄屡犯错误，横蛮骄傲，无法无天，是飞机被敌人击落

才觉悟，写飞机被敌人击落后很孤单；把师长写得简单粗暴。常用“我的自由主义战士”及“吊儿郎当的兵”的话，政委不做政治工作，传消息先牵连，梅花写得怕死。

17. **三年早知道**：违背阶级路线，似乎合作化离了中农不成，对富裕中农的违法行为不靠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不靠政治，靠物质刺激。党团组织一团糟，支书是老奸巨猾，影片的落后人物均没转变，写得军队有个用支援上中农发家致富。

18. **布谷鸟又叫了**：把农村党支部写得落后，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的，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如党不关心人，只关心牛、猪，没有人情。辱骂干部生孩子如老母猪生娃子。宣扬跳舞、唱歌、玩为幸福，充满个人主义，插曲为“茉莉花”的翻版。

19. **青山恋**：歪曲主席的话，把主席讲的“未来属于你们的”说成是未来属于落后分子的。歪曲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搞教育，不靠政治思想工作，只靠温情，这些人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但场长说这些人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这些人来之不易。青年中唯一的正面人物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没写与工农结合，对上海青年上山下乡，是很大的歪曲。

20. **花好月圆**：名字就没有阶级斗争，对合作化是全面歪曲攻击。农村没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进步的，全是落后分子，一团漆黑，三八式的村长是老落后，其他党员不是怕老婆，就是搞投机，新党员李梅只知搞恋爱。只有一个贫农，还写成小丑，对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斗争，只搞物质刺激。把合作化写成只是为了提高生活，把落后势力写得凶恶顽强，似乎他们专政，我们没办法。写多角恋爱，似乎男女见了就走不动了，低级。

21.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三角恋爱四对，歪曲农村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没英雄形象，尽是中间人物，丑化革命干部。老社长是老保守，会计是反面人物。

22. **五朵金花**：整个影片写了一男一女，别人都是陪衬他们谈恋爱的，对少数民族不说他们进步，政治成长，精神面貌的变化，尽说是吃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题。

23. **星星之火**：以“五卅”惨案为背景，表现星星之火。“五卅”发生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我们还没有根据地，主席还没有提出星星之火，说“五卅”就是星星之火，是歪曲，实际是宣扬立三主义，提倡城市暴动，领导工人空手夺武器，飞行集会，歌词中有一句“等我们需要时搞武装”，那就是说，这以前不需要搞武装斗争了。把一个农村妇女写成中心人物，不写工人，不符合历史事实，把工人阶级写得很软。

24.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不写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只有地下工作，把地下工作者生活写得很豪华，机关越大越阔，生活越豪华，越脱离群众。影片充满了人情味。

25.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他们是革命音乐、戏剧、电影的“祖师爷”，似乎反文化围剿的主将是阳翰笙、田汉，是他们在主席之前，提出了文艺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写战争是从四次反围剿开始写，不写一、二、三次，是写王明路线的，影片夸大了聂耳的作用，借聂耳来吹他们自己，似乎中国革命之源泉是“义勇军进行曲”唱出来的，是阳翰笙、田汉指出来的，是与主席思想争领导权，是搞反革命复辟，舆论准备，把聂耳写得很轻浮。

26. **地下航线**：违背历史事实。影片写地下党遭破坏，游击队困在山上，不强调从战场上消灭敌人、夺武器，而靠下送武器；写地下工作不是靠群众，而是靠个人智谋、神出鬼没，靠投机商、靠船老大。影片写了很多迷信欺骗，没揭露，掩盖了敌人之残酷。最后保持了航线，是违背地下工作真实的。

27.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小说里许云峰是市委书记，而在影片成了市委书记，这是根本不同的。歪曲白区工作：市委书记在饭馆谈工作；江姐一被捕就承认是党员；地下办《挺进报》是盲动主义。把华阴游击队写成由重庆市委领导的，而重庆市委又受上海局领导，是城市领导农村斗争，既违背主席思想，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不是上海局，而是党中央直接领导。许云峰、江姐两个形象不好，许象旧知识分子，江有些娇气，华子良为疯子。有句台词不好，如特务头子沈醉对江姐说：我可以把你全身扒光。

一面写生死斗争，一面天安门联欢；把天安门联欢写在这个场合不好。

28. 女飞行员：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时招了些女飞行员，是彭德怀、黄克诚领导的，影片却把林总的话写到那里，是为彭、黄翻案，宣扬了人和技术的矛盾，宣扬了技术第一。对留用的国民党教员只强调了技术改革，不强调思想改造。所有人物情节都是一切为了上天，写女飞行员只是为了给妇女争口气，山沟里出凤凰，女飞行员写的很软弱，一遇问题就哭鼻子。不写政治思想工作，思想转变很简单，杨大娘一说，项菲就转变了。

29. 万水千山：主席批评：写了分裂主义，只写一方面军，没写二、四方面军。草地一场，凄惨低沉，一个教导员还死了，没写主席的军事路线，没写出长征是主席思想的胜利。由于长征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由于这片子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要组织力量重新拍摄。

30. 柳堡的故事：是涣散斗志，瓦解士气的片子，在紧张的斗争中，战士陷于爱情不能自拔，宣扬了爱情、纪律之矛盾，最后冲破了纪律，取得了胜利。写二妹子一家之遭遇，阶级斗争是虚，爱情是实。指导员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媒拉线，认为军队可以恋爱结婚。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问题很大，很多地方手法恶毒，违反纪律，用艺术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军队残酷。

31. 前方来信：题材主题都是错误的，是对革命战争的歪曲，将革命战争写得很凄惨，独生子牺牲，两代寡妇，最后通过假信来安慰，将战争写得凄惨(宣扬了和平主义，独生子一般是不征兵的)。

32. 农奴：有缺点，揭露有余，歌颂农奴不够，情调低，强巴解放后还没有翻身求解放之要求，还是农奴。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迷信色彩重，调子低，有不好的宣传效果。

33. 带兵的人：宣传中间人物。四连落后分子太多了，不象两年前的四好连队。连长只是严格要求，没有耐心说服，指导员工作很少，班长很粗暴，敲木鱼都打不上点子。四好连队好象就是为了得红旗打转转，阶级教育不够，欧小龙转变好象就是他姐姐唱了一段歌，歌也是软的。

34. 雷锋：有缺点。把雷锋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来作，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像不好，是政治性错误。将雷锋之好事由中间人物王大力来继承，不好。防洪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也不好。他对雷锋说：“好接班人”，结果雷锋就死了，这不好。

35. 大李、老李和小李：低级庸俗。把故事安排在屠场，是别有用心地影射我们象猪一样被宰。写干部不是胖猪就是瘦猴，把车间主任关在冷藏室，把干部写成象猪一样。

36. 水手长的故事：把敌人写得很高明，估计我们的情况很准确，我们写得很被动。故事不真实，后半部离奇得很。

37. 赤峰号：舰长水平低，不懂战术，闹个人主义。政委没原则性，跟舰长跑，只讲了半句话。孤儿的处理不恰当，插曲不健康。

38. 冰山上的来客：作者是伪满人员。没有党的领导，夸大个人的作用，整个影片没有政治工作，排长凭笛子指挥战斗，凭歌声辨别特务。音乐从头到底是靡靡之音，情歌都是伪满歌曲的翻版。

39. 野火春风斗古城：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大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敬陶，似乎非争取他不可。把汉奸写得正义、爱国，我们非常相信他，事实是很危险的，是冒险主义。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象泼妇，拔簪刺敌人不合理。银环是中间人物，累犯错误，与杨晓冬一见钟情，过分写了这段爱情。杨母三次出场，两次是给儿子说媳妇，歪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

40. 51号兵站：对党的秘密工作是歪曲、污蔑。干秘密工作是整天取巧，整天和敌人、地痞、流氓混在一起，不依靠群众，有些做法是敌人搞特务的作法。写上海党什么也不行，一个小青年就解决问题了。

41. 今天我休息：把先进工作者的事迹都写在一天做，不合理，宣传有劳有逸。马天民了也写得傻乎乎的，有些是为了取笑。

42. 碧空雄师：写中间人物，林大海转变写成主要是姐姐的教育，没有写四个第一，连长既官僚主义，又粗暴，指导员是非不清，不解决问题。

43. 三个战友：丑化革命军人形象；看不到党的领导；看不到阶级斗争；三个人，一个怕老婆，一个搞恋爱，一个干自发。充满了低级趣味。

44. 红河激浪：为高岗、习仲勋翻案。

45.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最后写攻打城市，不建立农村根据地，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插曲有问题。

46. 人民的巨掌：歪曲党的肃反政策是宽大无边。为反革命杨凡翻案，把地下党写的比老八路高明的多。解放后上海似乎还由敌人控制(敌人的电台等)，改造特务不是靠群众，而是靠家庭大学生。

47.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宣传球队指导活跃，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最后让小姐爱上了穷运动员，宣扬了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48. 红霞：宣传假投降，美人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红霞在临死前之歌词，宣扬了活命哲学，情调是小资产阶级的。

49.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组织无能，对问题不敢管或是温情主义。宣传专家专政、教授专政。宣传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摔跤，也不用学习，摔了跤就会爬起来。

50. 抓壮丁。

51. 兵临城下。

52. 阿诗玛。

53. 逆风千里。

54. 青春的脚步。

8. *康生、张春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5 日——6 日)
(见《系年录》第十卷)

9.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18 日)
(见《系年录》第十三卷)

10.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21 日)

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的问题。主要讲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经常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讲，该叫什么呢？新的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

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庆的知识分子是劳动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 61 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那个国家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震、防潮、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要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反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2)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筍”，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筍的政策。1927 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筍，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黄张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筍政策，使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你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件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想一想，不采取剥筍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收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筍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贺。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筍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阵地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是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面中央、党内、国内。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革命造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筍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

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刘少奇，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拘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发现的，彭也是林发现的最早，林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是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形势大好的时候起来，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了相同的立场、思想、立张，目前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发现的，陆是夫妻老婆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定一，一方面把学生都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左，实际上是右，是包庇，“三家村”污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实用主义。陆的老婆从1959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明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讲，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后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像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被夺走了，现在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的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就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的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时只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根源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就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是不干，说我要抓大事。叫他兼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了党了，自己留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他们社会出身都不好，应该讲，可是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分，罗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

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削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力争越剥越少。）

二、领导与群众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亲手表示同意的。他又打电话给我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钊写了《柳文摘要》准备出来批判，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1964年接班人，大小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风，提倡大家学上海，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削，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三、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是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同意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终，一笔勾销。学毛著，做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做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回来读三十本书。

11.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5月24日)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讲话。一切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次对“四大家族”的斗争，是防止反革命复辟政变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反对“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伟大的决策。

资产阶级复辟的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封建复辟过多少次。文化革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在进行着，大体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夺取政权以后解决的。要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长时期的。是不是比资产阶级用的时间短一些？我看可以短一些，我们是依靠工农兵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性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表另一个剥削阶级，我们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几千年来习惯势力是不能轻视的。

这次我们同“四大家族”的斗争，他们是搞地下活动，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高饶也是背后搞地下活动，搞政变的，没有长期的地下活动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不能有太平观念。列宁说的两条：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没死，新的资产阶级又在生长新的反革命分子。彭真在公布《二十三条》以后作了两次报告，是包庇一切坏人，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在社

教运动中，存在着两种尖锐的世界观的斗争，使用生产的大帽子压人，说生产搞坏了，是保护四类分子，保护一切坏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恩、列经过的要多，列宁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主席有五十年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席著作渗透着辩证法，不用辩证法是读不懂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章很短，概括得很集中，很精辟，最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席的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是对立的统一。列宁也讲过，但是毛主席阐述得更明确、更通俗，更容易为工农兵看懂。主席说：《共产党宣言》最大的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当然那时有局限性，是从欧洲的情况发出的，没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写过，也不系统。马恩列斯是主张武装暴动，都是讲的城市，很少说农村包围城市。(周总理插话：斯大林讲过建立根据地是指的黑海克朗、克德两个海口的小城市。)(林彪同志插话：南昌暴动后，朱德看见山多树多，说我是拜山教)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一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重要，阐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认真地读，多宣传。今后世界革命走我们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义，包括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武装，在农村容易存在。这篇文章很重要。

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发展了列宁的观点，列宁讲到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反对力量，小生产者时刻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主席讲的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社会主义建设，列宁重视农业，但以农业为基础是主席发展了。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向各国党讲过，要注意农业，不然打起仗来没有饭吃。科学社会主义有了重大发展。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来要按主席这封信来编制计划，作为编制计划的纲领。

“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贰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金是《贰臣传》，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薰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总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头，也要千古流芳。)

12. 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6月15日)

同志们：

今天晚上特意到高教部跟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同志们做了一次谈话。他们要我跟同志们见见面，讲几句话。

今天我要向同志们宣布的，就是高教部这次紧紧依靠群众，依靠同志们的多数，依靠革命左派，把高教部的问题、蒋南翔的问题彻底揭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中央是很满意的，是完全支持的。今天，我来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彻底把高教部的问题弄清楚，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斩断。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高教部首先有几个同志贴大字报揭露了蒋南翔的问题。于是，以蒋南翔为首的人组织反攻、围攻，另方面对上级采取欺骗、掩盖的方法，蒙蔽上面。后来，情况弄清楚了，蒋南翔是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不能让他继续担任高教部文化革命的领头人了，所以决定他停职反省。中央是在十日决定的，十一日宣布的。当时，我们觉得需要一个副局长来代理蒋南翔的工作，决定暂时由刘仰桥同志代理，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赞成就是不恰当。什么叫不正确？多数人不赞成就是不正确。既然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改变呢？应该改变。今天下午，接到你们(机关)党委一封信，要求不要刘仰桥同志代理高教部长的工作。中央书记处同意这个意见。现在我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代高教部部长的职务。

高教部运动搞得很好。原来我们没觉察的问题，你们搞出来了。我们原来觉得高教部工作有问题，但觉得问题不那么很大。清华大学我们也是这样看的，觉得有问题，但觉得不那么很大。现在由高教部的同志们，把大字报一贴，教育部的同志们一支援，把问题彻底的揭

发出来了。现在看来，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高教部，也是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从揭发的大量的事实看来，清楚得很，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把高教部搞成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高教部，不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反。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导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清华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在全国是起示范作用的，在全国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教部发指示影响很大，但清华大学很多经验向全国推广，也是影响很大的，现在清华大学的问题揭开了，清华大学真正的工农子弟、干部子弟才占 40%，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比例是最低的，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弟占的比例，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比例是最高的，因为这个学校就是分数考得高，不管政治怎样，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分数。为什么高等学校学生毕业后动员下乡下厂那样困难？为什么每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要做很多动员工作才服从分配呢？因为他们进大学不是为了使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是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将来站在群众之上，还是搞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大学毕业出来后，就是高人一等。他就当劳心者，脑力劳动者，他不能搞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受他的支配。我们花那么多钱，一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是十几万。如果不能保证毕业出来忠心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忠心地搞共产主义，而是搞个人主义，搞资本主义一套，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坚决反共的，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败。几十年以后，老的已经死掉了，大学生成了各个岗位的重要干部、领导骨干，再加上少数野心家，搞阴谋篡夺领导权，全国就要变颜色。苏联就是这样搞的。现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都是十月革命后培养的什么工程师，象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是铁道工程师！赫鲁晓夫是一个阴谋家！他在斯大林死后搞政变，上台后就有人拥护他，马上使一个无产阶级祖国，一个列宁的故乡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变了颜色，这个经验不能不接受。而现在我们推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是同党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不只是高教部，教育部过去董纯才所宣传的凯洛夫，你们要清算呀！在全国中、小学中凯洛夫的毒害很深呀！只讲智育，不讲政治，说德育就是政治嘛！特别是高等学校影响最大，因为高等学校毕业出来都当干部，很少没有当干部的。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而是培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那么再过多少年以后，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就变了。现在还是老的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上面出个资产阶级野心家把政权一变，那下面马上就变过去了。我讲的是总的情形。

从揭发的蒋南翔大量材料看来，他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蒋南翔作为高等教育部长，以前在教育部当副部长，因为他一进城就当北京市学校党委书记，高等学校都归他管，后来他担任高教部副部长，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副部长。他兼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而现在看来，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我们整个高等教育工作，改造我们整个高等学校的，很坚决的。而推行资产阶级的一套也是很支持的。当然啰，他也作了一些手脚(潮上土话，即做了一些表面工作)，比如讲什么半工半读呀，清华也搞一些，但从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手法，他要推行资产阶级那一套，他总要搞一点资本！他要完全露骨的，一点也不搞假的，那也不行呀！现在看来，从整个来看，不是从一点来看，他做了一点工作是图掩盖他推行的资产阶级那一套，表面看，他在某一点上也执行了党的一些政策方针。同志们！你们可以分析批判，这是我们初步地看到的材料的情况就是这样。

蒋南翔同××的关系很密切，××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你们的很多大字报揭露了这个问题。不是说，蒋南翔同××有矛盾吗？这是什么矛盾呢？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矛盾呢？还是个人权利的冲突？现在看来不是蒋南翔拥护毛主席的，××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的，因此他们冲突起来，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那你们就不应该反对他了，我们不应该罢免他高教部长的职务，是不是？现在有大量事实证明，他同××是不好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他看不起××，××也看不起他，实际上搞资本

主义一套是不谋而合的，你看他在高教部的与×××搞的有什么不同啊！清华大学搞的那一套同×××搞的八年制的医科大学有什么不同呀！一个六年，一个八年，只是四分之一的不同，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我说的是基本方面的，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教学，来办我们的大学，不是用毛泽东思想，不是突出政治，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同。他同×××的斗争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蒋南翔是有后台，有一定地位，他的后台有××，蒋与×××的斗争不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而是恰相反，同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行资产阶级那一套，为资产阶级复辟作准备。这就是你们高教部同志们的功劳。前一段我们不太清楚，受了蒙蔽，现在看来有一条真理，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不单是文化革命问题，而是要在全中国各个领域里彻底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统统斩断，把一切修正主义都揪出来，真正建立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队伍，并由他们来领导我们的一切工作，领导我们的一切部门。

高教部就是这种情况，运动发动起来，首先是少数几个同志，是现在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几个负责同志，他们受到打击，首先受到蒋南翔的围攻，但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坚持真理，群众支持他们。开始时，就我们宣传部来讲，我是宣传部长，刚来不久，开始不清楚，有二三天没有什么支持。我是四号到京的，七号开了一个会，我听了几个省同志的汇报，讲了今年高考不能照原办法做了。因为文化革命正在开展，现在要组织全国统一高考不可能，时间不允许，另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处在高潮时，有的地方还没有发展起来，还在搞，要想把同学拉回来复习功课，参加考试，这就等于破坏文化大革命，是拉不回来的，勉强拉到课堂来上课。这是原则性的错误。结果右派学生、不突出政治的学生，他们不参加运动，他是来搞功课的，考得名列前茅，相反的革命派学生名落孙山，不能这样干，我们的教育考试制度存在着错误，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所以七月开了一个会，有蒋南翔同志、何伟同志，还有张际春同志和计委的高屏同志参加。开了一个钟头，我和他谈了两件事，一个事今年的高考不能那么搞了，要取消，我当宣传部长的第一次就搞这个事情，就是取消你这个全国高考。第二我讲你那清华为什么贴大字报，贴到北大去了，北大的革命好容易才搞起来，你们应该支援，大家贴你几张大字报，你清华就批评北大，讲北大是错误的，讲蒋校长是正确的，“拥护蒋校长”。我讲原来清华大字报是错误的，北大是正确的，批评清华是正确的，我们清华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这不是很好吗？我讲你赶快贴张大字报。我还是好意的，要争取主动，要他回去贴，但他没有贴，他回来讲，陶铸找他开会委托他许多事情，他就认为我很信赖他。信赖是信赖，信赖讲了两个事情，一个是要他高考制度要改革，第二是要他贴大字报。所以我们对高教部的问题不是那么清楚，支持不够，现在我们支持了，今天我来讲，表示一下态度，我们坚决支持高教部的文革搞下去，以后看来，情况不对的，十号觉得蒋南翔不能再搞下去，二十号书记处决定，蒋南翔停职反省，所以看来，认识一个事物需要有一个过程，原来认为高教部有问题，但问题不是那么大。清华有问题，但问题也不那么大。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所以一切东西要经过革命实践，依靠群众什么都清楚。你原来是假的，经过革命的行动，经过革命的实践，经过群众的揭露，你假的永远是假的，不能变成真的；你原来是真的，坏分子把你搞成假的，群众起来以后是真的，所以真的你还是真的，假的永远是假的，搞革命要有这个信心。真理，总是真理，错误总是错误，我们依靠真理吃饭，依靠真理，不怕任何反对，因此我们依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最高真理，对我们革命来说，对世界人民来说，没有比他更高的真理。还有比他更高的真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搞革命嘛！在中国来讲，要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好，要彻底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要使全世界取得胜利，你要依靠什么才能达到目的？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我在中南局的时候，曾写了一个决定，在人民日报登了的。我们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一般的学习问题，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对党员来讲是有党性没有党性的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中宣部理论处很反对，老讲“你们杀气腾腾”，这是从事实讲出来的，怎么杀气腾腾呢？你是共产党员就要实现共产主义嘛！就是要

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首先是消灭中国的剥削阶级，那么你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要取得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依靠毛泽东思想靠什么？一个共产党员，你不实行共产主义，还叫什么共产党员？你还有什么党性？一个革命者，你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最高阶级斗争理论来武装我们，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结果我们不能消灭阶级，反而让剥削阶级统治下去，那你们算真革命吗？

高教部的同志们，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们，揭露蒋南翔的一切错误，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他们就是相信真理，比较地讲，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比较深一些，他们带了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另一方面我要讲清楚，高教部原来有一些同志跟了蒋南翔，受蒋南翔欺骗，帮他写了大字报。据说晚上写大字报写得很辛苦，发香肠面包，搞物资刺激，我讲同志们，你们吃一点没有什么关系，真的为了吃香肠面包而写大字报问题不大，我看可以原谅，你并不是相信他！但这个也不要了，真理要写大字报，你一天不给他饭吃，二天不给他饭吃，他还是要写大字报，因为他维护真理嘛！你杀头我还是要写，你就是给香肠面包再加什么东西，他还是不写，我们应该争取这种态度。但另一方面，仅仅是由于过去不认识不清楚，蒋南翔是什么人？蒋南翔是高教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又是清华大学校长，又说我同他谈，分给他很多工作，很信赖他，这么一套一套的，还有陈春同志支持他，加上香肠面包，我看，这类情况写大字报的要得到教训啰！以后不要随便吃香肠面包了（笑声），还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拥护真理，站到真理这一方面来，这样的同志，讲清楚了，坚决划清界限，我看还是好同志，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作斗争，我看高教部来说，真正地跟蒋南翔走的，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完全是立场问题，就是明明白白地知道蒋南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己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完全是一条路子，一个反党集团结合起来的，这只是极少数。有些革命同志，他们带头揭露了蒋南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盖子，保卫毛泽东思想，在高教部这些同志应再接再厉，站在运动面前，把这个搞下去，对多数同志过去受了些蒙蔽的，看不清楚的，应该划清界限，这个界限很好划嘛！到底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蒋校长，拥护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拥护蒋校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很好划嘛！这也很容易嘛！我们要用毛主席著作来划，高教部蒋南翔哪些事情是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的，哪些事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很好划，一查就清楚了。他有讲话，有言论，有文章，有会议记录，有事实行动，东西多得很，把眼睛睁开看一看，这个界限是容易划的，只要我们真心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曾经一度少许离开党的立场，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就是了。不要一误再误，不要以为我们与党的立场有点离开，那么我们就觉得他不好回来了，越走越远了，那就不好。离开点，有什么关系，再回来就是了。我想我们应采取欢迎态度，对绝大多数同志是由于一时思想认识模糊，上了当，那么现在就要别上当！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坚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作斗争。把高教部变成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教部，使高教部能把全国高等学校变成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高等学校，那我们即便犯点小错误算得什么？对于整个事业来讲，那是不足比的，就是蒋南翔，还有一些同志，还有一些人，不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认识模糊，是骨干，我看现在回头还不晚。为什么不回头呢？天大的错误我们改么，脱胎换骨地改么。反正两条路，现在你要革命的就跟共产党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要么你不革命，就当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中的成员，没有第三条道路。全世界也只有两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不是讲一天也不存在，整个革命运动发展是不存在的。要么就是反革命，要么就是革命。在我国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流了这样多血，取得革命胜利，我们不能保卫它，我们不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亡党、亡国、亡头，而且中国的革命胜利了，全世界革命也不要很久了。你不要看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搞革命搞了四、五十年，一个国家四、五十年，十个国家四、五百年，一百多个国家，就要四十五千年，现在是一九六六年，还要五千年，怎么行呀！全世界革命胜利我看不要那么久，象我们中国取得胜利一样的，我们首先解放一个县，一年解放不了几个县，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时候，一下子就打到海南岛，快得很，所以

全世界只要中国胜利了。全世界革命是有希望的，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整个世界要倒退几百年，要回到一个黑暗的时期，就是这么个问题。所以中国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党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革命利益的问题。要么就革命，彻底地把革命搞深入，要么就让资本主义复辟，人头滚滚，世界革命就要倒退几百年。在这样一个问题前面，到底我们是要跟毛主席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坚决把革命搞胜利，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功，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革命推翻，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敌我分明！

如果曾经犯了点错误，再回到正路上来，我们是欢迎的。毛主席经常讲，不管你犯天大的错误，只要你改正错误，允许革命，为什么不允许你革命呢？李宗仁不是第二号战犯吗？逃到美国去了，他回来还是允许他革命么！李宗仁回来，我们那样欢迎他，我们有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就讲怪话，说我们革命了多少年，就是犯了点错误，又降职，又降薪。李宗仁是那么大的战犯，他回来你们欢迎。周总理还亲自到机场去欢迎，很不平。李宗仁是那么大的战犯，是副总统，代总统，他现在回来了，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你是共产党党员，你还贪污，搞反革命嘛！你是由革命变成反革命，或者由正确变成错误，人家由错误变成正确，当然不同的，所以就是李宗仁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血债累累的人，只要他真正改正错误，回到祖国来，我们还是欢迎他！那么我们犯了错误，何况没有李宗仁严重，坚决改正错误，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划清界限，你是黑线，我是红线，即使现在不是很红，慢慢会红起来，那当然是欢迎的。不要坚决走死路，不要坚决走反党道路，应该回头，及早回头，回来还是有前途的。为什么不可以改正错误，彻底改正错误呢？就是错误严重的，不是思想认识上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自觉的，那么现在改正错误，我们还是欢迎，允许革命的。只要交待清楚，坚决同蒋南翔划清界线，就是蒋南翔本人，如能彻底交待、悔改，也还是允许他革命的，不是不允许他革命。

我和同志们说的，第一，宣布何伟同志兼任高教部部长职务；第二，对你们高教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书记处坚决支持，对犯错误的一些思想认识上的，只要讲清楚，团结起来，绝大多数团结起来，少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悔改，改正错误，允许革命。

今天我不准备讲话的，一讲就是一个钟头了，现在已经十点一刻了，不能再讲了，同志们要休息，因为明天还要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我们的“三大”精神现在看来要搞大民主，搞小民主不行。这就是大民主啊！原来我们没有把蒋南翔当成反党分子，你一揭就揭开了，这是大民主的功劳嘛！第二，我们派刘仰桥当代理部长，派错了，你们的大民主把我们的决议推翻了，这不是大民主？还是依靠我们多数，依靠群众路线，依靠放手发动群众，因为我们事业是共同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我们革命事业。是我们95%人的共同事业，这事业好坏关系到我们每个革命人民本身的前途，为什么不依靠多数，为什么不听多数人的话呢？今天我就是表示这个态度，我的讲话完了。（热烈鼓掌）

13. *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1966年6月21日、22日、24日）
(见《系年录》第十九卷)

14.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主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卷)

15. 张平化在广播事业局的讲话^①
(1966年7月初)

这个运动来势之猛，规模之大，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思想战线上的

^①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运动。

党的组织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是靠得住的。在运动中，我们揭发了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发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都是些野心家、阴谋家……但这些人是极少数的。我们党及时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这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在我们党内不出现这些事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不出现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阶级敌人)也必然会混入党的领导机关来，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看一个党是否英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在于不出现问题，而在于及时地发现问题，……要相信我们党的大多数，相信党的整个组织。黑帮还是极少数，他们已经不代表党了。不能因为有这么几个坏人，就不相信党了。

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广大群众起不来，什么运动能取得胜利？！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但还得经过具体分析，再加上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大字报是群众提供的大量的丰富材料，但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也还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领导上要专门分析，主要还是广大群众去分析。

为了使运动更深入、更继续地发展，还要善于分清敌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把矛盾分清楚，又容易又不容易，多数情况下，矛盾性质一看就清楚，可以说容易。也有一种情况，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错起来了，分清就不容易。如毛主席亲自主持写成的“二十三条”中把干部分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问题严重的。第三类最不好分。同样，文化革命运动中也有这种情况，难分的就是紧挨着黑帮的，要作些调查研究。

怎样区别是不是黑帮？界限在哪里？从三个方面去分析，把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考查：(1)思想体系；(2)政治纲领；(3)组织活动。所谓黑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集团或者分子。(1)其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由唯心发展到唯我主义，一切从个人野心出发。(2)其政治纲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纲领，就是修正主义分子。(3)还有组织地搞地下活动，打着红旗反红旗……有共同的思想体系，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有共同的组织纪律，并进行地下活动——这就是黑帮。

当然，也可能有些“单干户”，前两条不少了，第三条也一定会有地下活动，会有不能公开的见不得人的阴谋。具备了这三条的就是黑帮分子。

比如有一些人，他的作品中也讲了一些坏话，他也做了一些坏事，但如果不是以上三等，还不能算是黑帮分子。当然其错误也必须检查、改正，但还是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重点还是搞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又当权的。运动还刚刚开始，材料还不完全，结论先不下。根据现有材料，在还没有查清矛盾性质时，不当敌我矛盾处理。凡根据材料说明还不是黑帮分子，那你就大胆工作。党还相信他，在运动中考验他。揭露黑帮分子的罪行，看他敢不敢对自己的错误深刻检查和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切实做好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放下包袱，不要患得患失、缩手缩脚、顾虑多端、不敢负责，这是考验。对这样一些人交个底，有严重错误要改，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不能把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看成黑帮，黑帮是要搞阴谋活动的，努力分清矛盾的性质，下些功夫还是必要的。

对黑帮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搞臭，在人民群众中把他们孤立起来。但对并非黑帮的，而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既要批判，又要爱护，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既严肃批判错误，又必须“治病救人”，这样做是为了把运动搞好，孤立敌人，把敌人打的更狠、更准。

16. 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7月1日)

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反革命黑帮分子陆平，对党的生日从来不庆祝，他们只庆祝“一二、九”。这是因为，他们对党没有感情，他们仇视党。今天，你们获得了解放，你们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你们隆重庆祝党的生日，这很好，你们要永远庆祝下去！使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最高学府！

你们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你们干的好！你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现在我讲文化革命的个人意见。

（一）文化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

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从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把全国都带动起来了。你们一个月来，除了六月十八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在全国走的最快，取得成果是大的。

运动第一阶段，要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要夺权、要革他们的命：你们揪出了陆平、夺了权。以陆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但，陆平的毒素很多，他的思想要彻底肃清，还是要经过斗争的。撤他的职，容易，要清算他的毒，彻底打倒他，挖掉他的根子，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下一段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陆平，才能清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影响。给他戴高帽、让他低头，这个容易，要清除他们的影响任务就不那么简单。

有的同志认为这一段没有前一段热闹、轰轰烈烈，心里有些急。你们斗陆平，不仅是一个陆平一个人的问题，还有彭真的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搞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过去是没有的。意义就大得很，要很好地总结。这仅仅是开始。要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必须全校团结起来，把所有愿意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今后的斗争是很细致，很复杂的。可继续贴大字报，每个同学都要控诉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把它搞臭，不管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多么狡猾、多么阴险，只要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识破他们。他是假革命，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会识破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同他们斗争。全校师生都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在中国没有他们的基础，这就要比前一段更艰巨，更复杂，要分析批判。喊口号是必要的，戴高帽没多大作用。今后运动味道更大，把校内修正主义根子挖掉，农民锄田地里的草块，你们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之草，就不是那么容易。艰巨性，复杂性还在后头，你们要保持顽强斗志，继续前进。

全校那么多大字报，你们要收集起来，编排刊印出来，发给同学。大字报里线索很多，从大字报来分析，继续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更重要的材料还在后头。

要练兵，全校搞批判，各系也搞批判，把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透过现象看本质。

以后，每年都要搞，揭发、分析、批判是打倒敌人的重要一步。群众运动，就是要运动，要运、要动，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可交换观点，互相支援，进行革命串联，这很必要，越搞越有味道，把修正主义分子搞掉，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

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把陆平搞臭，使他们低头认罪，把打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让大家起来，贴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支援，我们中宣部也在开展斗争，敌人还在狡辩。

运动要从一般大字报揭露，到进一步揭露，不然，就成了表面大字报，等于没有大字报。

学校领导烂掉了，首先要夺权。另一部分，领导是官僚主义，群众关系不好，也要引火烧身，使问题解决了，群众信任了，再起来领导。

第二阶段，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

的斗争，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都打倒，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我们解放十几年了。二八年我在北京，不敢进北京大学，这是一所十分资产阶级化的学校，在全国解放以前，北京的学生还南下宣传，当时傅作义说：我们让大学生吃大米白面，他们还反对，你们让大学生吃高粱米，他们还拥护你们。当时学生爱国热情高，坚决反对国民党，渴望建立一个新中国。

解放后，燕大同北大合起来，组成新北大，但是，资产阶级毒瘤还在。学生在校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期间，使无产阶级思想下降。我调查了一个学校，关心政治，思想好的，一年级占8%，二年级占6%，三年级占4%，四年级占2%，工农出身的青年，到大学后，慢慢就变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想个人成名成家，不劳而获。学翦伯赞那一套，这很引起我们深思。贫下中农、工人供养你们上大学，而资产阶级却把你们当作资产阶级接班人培养，我们不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就对我们国家变颜色起影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有他的思想基础，现在苏联领导人，都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一小撮特权阶层服务，在他们手下，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葬送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学校变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陆定一当了二十一年的宣传部长，还有一个周扬，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思想，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我们就要革他们的命，我们贴他们的大字报，就把他们拉下了马。前中宣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宣传部。他们控制了一切宣传机器，控制学校，怎么会办成社会主义大学呢？

现在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旧的没有得到改造，这一次要大革一次，大家起来彻底革命！我们打倒了前中宣部，陆定一也打倒了，把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者打倒了。高校也改革，广大学生都拥护。我在广东当了十一年省委书记，五年中南局书记，每年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都要作几次动员报告，还有许多人有意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工农兵中去锻炼。现在把学校搬到农村，你就认为农村有味道了。

我们认为，首先要破，立就在其中；而彭真说要先立，这是反动的理论。我没有出几次国，但我看到一些，还是我们国家好，不破就不能立，长江大桥很好，但不把龟山蛇山破了就建立不起来，一切都是这样，不破就不能立，打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

原来在解放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卑，现在，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感到最光荣，因为世界革命导师毛主席就住在北京！

马克思、恩格斯破了亚当·斯密，破了黑格尔；列宁破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毛主席破了很多“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破了赫鲁晓夫，所以，毛主席是世界革命导师，毛泽东思想就特别伟大。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产阶级思想就立不起来。你们要来接班。有些人说文化革命要消灭知识，这是诬蔑，我们消灭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才能建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过去知识分子高薪制，对他们迷信，哲学家讲哲学，人家越听不懂，他就越高贵！现在劳动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知识，写出了非常好的文章。把高考废除了，劳动人民进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当然，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如果政治表现好，也可以上大学。德、智、体都好，可以选拔。首先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格了，才能上大学，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能升学。现在的学制太长了。麦贤德初中毕业，他能在战场上，脑浆流出，还坚持几个小时的战斗，因为他的思想上只有消灭敌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世界上任何学校都培养不出来的！我们不要上十几年大学，教学要重新来，翦伯赞再也不能上课堂了。翦伯赞不写农民领袖，不给他们地位，而刘邦、刘秀很高地位。戏都是才子佳人。现在，我们要看“红灯记”，看革命戏、革命电影。

我们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我们的文化发达了，世界文化得到了发展，没有这个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就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

有的人说，无学无术的人搞有学有术的人。这完全是胡说。我们的学是无产阶级的学，

没有资产阶级的学。而陆定一是大学毕业，他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我是小学生，对资产阶级的学术不懂，而毛泽东思想我们懂，而陆定一不懂这一条。毛主席的书记是最好的，资产阶级读不进去。工农兵写的文章很好。文化革命，就是要没有资产阶级的学术的人来搞。

读毛主席的书，一切奇蹟都可以创造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毛主席早就提出的，你可以出来放，我们也就可以除掉你。两个敌对的阶级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杀害我们，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也没有他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都有言论自由。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样，凡是毒草，我们就批判。资产阶级说我们“言不由衷”，“自食其言”，我们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不给他们言论自由。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批判资产阶级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戴高帽，因为戴上高帽，就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就会在高帽里边打瞌睡(全场大笑)，只有摆事实，讲道理，才能真正打倒。解放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谁反对他，就要杀头，押进监牢，他们不敢辩论。

在批判中，要注意区别对待。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说几句错话，是允许的，五八年以来，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有一些错话，也要进行批判，但要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过分析、批评、帮助，达到团结他们。

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总以什么“权威”出现，如翦伯赞有什么“权威”？他只有反共反人民的权威，这是资产阶级给他们的权威，革命的人民又没封给他什么权威。他自以为自己是权威。依我看，你还是老实点，有多大点本事，就拿出来为人民服务好了，不要拿那么一点知识骑在人民头上，装腔作势。你们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了，学校才能面貌一新，现在的大学，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那一套。

(二) 自始自终贯彻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党就是靠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多数人起来了，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放手发动群众是运动搞好的根本。放手了，发动了群众，才能夺资产阶级的权，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才能搞好教学改革。

首先要发动左派，依靠他们去团结群众，决不能包办代替。放手发动群众，去团结 95% 以上的人。反革命是少数，革命者是多数，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这是主流，真正死心踏地跟陆平、彭真跑的是少数。

我们要分化敌人，只有分化了敌人，把最少数死心踏地的坏蛋们孤立起来，才能彻底消灭它。

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要对犯有一般错误的人抓住不放，更不要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溜走漏网。原来一些干部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群众关系不好，群众起来了，就要引火烧身，只要他愿意革命，我们要帮助他，批判他，鼓励他革命；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死心塌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三) 重点的问题，是组织一个左派队伍

依靠坚定的左派队伍，他们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要革命的。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左派要作中间人的工作。他们有受影响的，有上当的，我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就可以孤立极少数的右派。

在我们中宣部，也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派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的问题。

左派的条件是：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这要有实际表现，要历史地看他。运动前你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开始，你就成了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要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一贯好的，总是好；一贯不好的，一下子变成左派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对革命最坚定，最勇敢。因为他们掌握真理，他们敢于革命。他们冲锋陷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第三个条件是能团结多数同志一道革命，不骄傲，不盛气凌人，他们能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四是能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骨

干作用，真正为群众树立样板，不要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

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有的同学也反对，但，“保皇派”不是他们。有少数人是真保皇派，多数人是好的，可以团结他们，有些同志还可能是组织性很强的同志，上了当，当然应该进行检查，在那个时候他们看不清，不觉悟，现在觉悟了，我们就欢迎他们革命。

不要把保皇派划的太宽了。保皇派是他本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而挖出了他的主子，他就要保皇；也有的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保皇派，使他们的阵容不被瓦解，保存阵地，待机而动。保皇派是少数，但是有。

什么是黑帮？黑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或分子。虽然也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但是，只要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叫黑帮。黑帮就是我们的敌人。黑帮分子是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始终如此。如果仅仅是在某个阶段，对某个具体的事件，有错误，也要批判，帮助他检查、改进。

把这些搞清了，经过斗争，团结 95% 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四)分化孤立敌人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集团或个人，只要他彻底交待，我们允许他革命，可以挽救的，就挽救，只要他们彻底划清界线，脱胎换骨，可以挽救他们。对那些死心踏地，死不回头，顽抗到底的黑帮分子，要孤立他们，彻底打倒他，他带着花岗岩脑袋，我们就要搞臭他，打倒他。当然，还不是肉体消灭，还要留下他，废物利用，当反面教员。

最后，我要讲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十分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考虑的余地，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就是反革命。什么是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只要他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的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领导。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如果他们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反对他。党的领导，就是要宣传、交待党的政策，要组织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强大的左派队伍，进行革命斗争。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有些党外的同志比党内的同志表现还好，可以收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参加领导。

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团员，我们可以提意见，以后再搞。你们不要把一切党员团员都搞臭了，不能说都是保皇派，你们有几千名党、团员要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向黑帮开火。

有些人想搞我们的枪枝、档案，这是不行的。我们要严防敌人破坏活动，警惕坏人乘机捣乱。

同志们，原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北大犯了错误。我们新中宣部要支持你们革命，要向你们学习。

17.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见《系年录》第二十一卷)

18. *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1966 年 7 月 10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一卷)

19. *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 年 7 月 19 日—23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二卷)

20. *毛泽东在大区书记及文革小组成员会上的讲话(1966 年 7 月 21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二卷)

21. *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传达记录稿)
(1966年7月22日)(见《系年录》第二十二卷)

22. 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7月23日深夜)

江青同志：

革命的同学们，我跟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和他一块来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一点事，少犯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现在我们了解的也还不够多，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

但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的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

我听说你们昨天一夜没有睡，今天也在辩论。本来是想听一听你们的辩论会的，可是来了就不行啦！(笑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今晚上要好好睡觉。要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

好，现在请陈伯达同志来谈几句话。

伯达同志：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就是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想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想还继续来向你们这里学习，学习你们斗争的经验。在这个文化革命中，这个斗争中，北京大学是站在最前面。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继续前进！

我讲点个人意见，对于“6·18”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这是我个人向大家说这么一点。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斗争中，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他怎么样分析阶级，分析情况，把我们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引导到胜利的道路。在文化革命中，我们要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他是怎样领导革命的，我们应当怎么样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做工作。听懂了吗？(大家回答：听懂了！)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比如你们就有些反复。“6·18”以前，“6·18”以后，以及到最近这几天就有几种反复，是不是？有些反复嘛，是有变化嘛，路是曲折的，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准备斗争，准备胜利。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江青同志：

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再见了！

23. 陈伯达在广播学院的讲话
(1966年7月24日)

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请一位同志做翻译(王力)。

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由你们这里的同学、工作人员，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

建议上级机关、党委派人当联络员、观察员，当你们的顾问，而不是站在你们的头上，你们同意不同意？

你们班、系、校的名单先充分酝酿，然后把名单提出来，采取适当的方式选举。当选的

人员不好、不称职，可以罢免，再换。党信任你们，信任群众，一定能把这工作做好。

文化大革命是革人们的灵魂的命，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的命，这个命要群众自己起来革，才革得好，不能由外边人包办代替。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相信你们能自己解放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防止我们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使我们国家永远不变颜色，永远是红色的。

有的同志提出，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不是张彦提出来的？这个不是张彦提出的。是他听到有这么一个意见，想投机，他自己是很害怕这个东西的。他一到对外文委听说要成立，就把一些同志当成“反革命”，把大多数人打成了“反革命”，有 29 人是“反革命”骨干分子，而不是普通“反革命”分子，而且说他们的后台是陈伯达。因为我支持他们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成了“反革命”的后台老板。

你们这儿是不是也说我是后台老板呢？你们信不信得过我呢？（信得过！）

这个问题我们是开了会的，中央文革小组开了会，提出了这个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下面我回答问题：

有的同学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提出的人是不是成了黑帮了？

反对这个口号不一定是革命的，提出这个口号的不一定是反革命。这个口号是革命口号，不是反革命口号。

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个口号难道是反革命的吗？现在见之于宪法了（王力同志念……第二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宪法是毛主席直接主持的，直接起草的，难道说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吗？是不是宪法这样规定了就否认了党的领导呢？如果这样认为就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里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有人认为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好象有了党的领导就不能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是在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是讲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切权力。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一切好的党员、团员、革命群众，大家都要保卫档案，保卫要害部门、机器，保卫武装，而不是代替党的领导。党（组织）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说明党的组织有缺点或者有错误，或者是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你们这里的党组织情况究竟怎么样，我还不清楚，你们大家鉴别吧！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自称学了毛泽东思想，提出反对他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样一些不好的人，坏人，包括一些不好的工作组，坏的工作组，利用这样一个公式，给群众戴这样的帽子，就是对革命群众实行高压政策。

他们对你们包办代替行不行？（不行！）

我们赞成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来还可以在更宽的范围内成立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任何党员、党组织要想领导运动，就应该象毛主席说的，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决不可以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现在来到你们这里的工作组，我看就是这样的。按毛主席说这是国民党作风，不是共产党作风。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你们的意见，撤销你们这里的工作组。

毛主席告诉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好的党员，好的组织，都应该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我们小组到这里来，开始江青同志说明，就是当你们的学生，如果不是这样，刚才的意见就谈不出来。

你们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空气该改变了吧？应该是共产党的空气，不是国民党的空气了吧！不应该是对革命师生实行专政的办法了吧？不是对广大师生种种限制、压制，不是盯哨、围攻、监视，三个人讲话要有人，而且门口不能自由出入，不准上中央，专政的作法该废除了吧？

对革命群众不能围攻，不能搞逼、供、信，把群众搞得神经失常，这不是共产党员的作法，不是毛主席教导的办法，这是国民党的作法，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领导同志，要驳斥。今天递了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们的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不出头露面，而全心全意为党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京剧革命是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有人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买票要订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的，这是文化界的最大变化，是开端。不能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看戏吧，在座的人都看戏吧？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文艺路线，是不是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列主义的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革命经常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者没有不受迫害、不受诽谤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限制自由、受了围攻吗？

一个革命家就要在这样的围攻中站得住。

刚才递的条子是诽谤性的，可见得有人在你们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我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今天听了许多同志的讲话，听了被围攻的同志讲话，你们很多同志想讲话，递了很多条子，今天不讲了，讲不完的，以后还有机会讲。要说明的，有人说，你们不要听一面之词，要听两方面的，这个意见我们接受，但今天来不及听了，他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以后还可以讲，这样不算不公平吧？

时间不早了，耽搁很久了，我看散会吧！希望大家能胜利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在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到锻炼，我们说你们这个学校一定能得到胜利！

耽误了大家时间，谢谢大家！

24. 江青、康生在北大东操场万人辩论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7月25日晚)

江青同志：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北大革命师生万岁！

现在让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同志：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来看你们，问你们的好。我们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现在我介绍一个来的几位同志：

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

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华东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同志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戚本禹同志

江青同志：

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的成员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起走。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让他们来讲给我们听听。

康生同志：

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不是谦虚，因为毛主席说过了，一切革命的、正确的领导，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去做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学们，教员们，我们想在你们这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说，同志们在若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6·18”，所谓的“6·18”事件，是革命的。有人说反革命的，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新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都说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你们工作组是新北京市委派来的。从六月一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种意见，有的讲是好的，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性错误，有的讲是路线错误。敞开思想讲，什么话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讲工作组在这儿好，有的讲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是依靠你们自己来搞呢？还是靠工作组一手包办？文化大革命怎么做法，陆平、彭珮云怎么斗？翦伯赞、冯定之类怎么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你们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们告诉你们的重要任务。我的话不多，我们下车伊始，不能哇啦哇啦地说，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报告四个钟头吗？要精兵简政！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25. 江青、康生在北大辩论会上的发言 (1966年7月25日)

江青：

同志们让我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来，同志们认为有必要让毛主席来，毛主席也可以来。

康生：

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不同意见都谈谈，这很对，什么意见都听，我们不抓你们的小辫子，希望你们万花齐放，最后达到毛泽东思想上的万众一心。

江青：

有同学递条子，让陆平、彭珮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了，我从早上到晚上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见到他呢，据我了解，他没有来，但同学们的每个纸条，每条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这不是

装了一包了吗？

康生：

有的同志递条子说：“首长同志……”我们不是什么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一条是错误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什么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吗？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是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就不鼓掌了。

26. 江青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年7月26日)

允许我发言，讲几点意见。你们学校出了“六·一八”事件，我不在北京，但看到这些材料，我很关心这问题。当时我看到是反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向你们表示我们小组的态度，我们认为是革命的事件。

此外，讲点事实：

我到北大四次了，了解情况当然不很全面，但是张承先是什么人呢？我没有见过他，他不来看我们。今天，他才打来一封信(按：指打字员打的)给我们，没签名。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不慎重的，不老实的，也是不严肃的。

21日，我和伯达同志及其他小组成员到北大看看革命的同学们、教师们。当时，我找聂元梓同志来听听情况，有一个同学齐庆福要求讲话，要求反映情况，我们听了他的意见，讲了一小时，讲话时有五个同学来了，他们一直听着，后他们说齐庆福、聂元梓同志不能在坐，我们有材料。……我问：他们讲话你们听了，你们讲话不让他们听，平等吗？我说应该民主一点。最后聂元梓同志、齐庆福同志只好退席。我听了这五个人的讲话，这五个人是今天李扬扬代表二十几人发言中的代表。我是21日来的，他们是20日，张承先同他们开了会。是他们自己说的，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的，他们大多数是好儿女，受了欺骗蒙蔽，以为张承先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如果反对张承先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这不就是上了他的当？

此外，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有个张少华的核心领导人物，他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下略)

27. 江青在北京大学的讲话^① (1966年7月26日)

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学商量，是不是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你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早点休息。(当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了)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众：好！)

我来北大已经四次了，但张承先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没见过他，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是打字机打的，也没有签字，这是不妥当的……不是郑重其事的，是不严肃的。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过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他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这

^①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讲话，是江青在文革中第一篇公开的、最失体统的讲话之一，因为实在太不象话，所以当时印行的各种讲话集中，很多都略去了这一篇，经多方搜集，才得以见到这两份很简略的记录，均予刊出。

时江青同志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没记清，下面的话大意为：主席的儿子得了神经分裂症，住了院，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了，没有一点儿革命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了。出来来说是主席的儿媳妇。）

另外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持贯彻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李讷（主席的女儿——抄录者注）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和他们斗争，他们就造谣、中伤、排挤李讷，李讷的态度不太好，就叫李讷检查，我说：你态度不好，就检查态度，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谈。李讷去找郝斌，可郝斌呢？不见她，我们忍耐了好几年。

我们的子女如果盛气凌人，不能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你们有权批评。这是阶级斗争，有人来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受了许多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的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众：好！）

28. 陈伯达在北大辩论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7月26日晚)

今天，在这个辩论会上，听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问题，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工作组这个问题上，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问题上，争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我们小组同意撤销这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志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障碍物。我们走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道上，要撤掉这个障碍物。我们有一些同学为工作组辩护，为张承先擦粉、擦胭脂，除了别有用心的不说，在同学中有一种迷信，对工作组迷信，好象没有工作组你们就不能革命。实际这个工作组是个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受旧社会、旧势力的影响，革命就要工作组，好象没有工作组就不能够革命了。我们就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对待工作组的问题，我重复毛主席的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那怎么办呢，不是变成无组织无政府了吗？你们，是不是觉得无秩序了？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我们脑子里存在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说的，这个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脑子革自己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谈了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出现了新问题，新事物，这就是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这样一些问题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起来革命。我第一个建议：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在北大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些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都不能由谁指定，都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中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可以酝酿多少天，多少次，不要匆忙，酝酿后把名单贴出来嘛！大家来个无记名投票，这些成员都是你们的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样做，你们有没有把握把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我相信能搞好！你们在选举中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教师中，职工中应有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选出来以后不是当一辈子的。今天发现他们不称职，就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重新选举别人来代替他，这些意见你们可以讨论。

还有些具体问题：档案、资料、电台、要害部门、民兵武装这些东西现在掌管的人暂不要随便动，将来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制定这方面的管理制度，没有变动以前要负责到底。同时接受群众监督，其中有些“打问号”的人，可以提出让委员会考验。成立委员会是不是你们就没有饭吃了，要会管理生活，管理你们的伙食。现在还有些行政工作人员，他们还是不动，希望他们做好工作，比以前要做得更好。将来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可以考虑成立

一个生活管理委员会或者小组，他们不是代替，而是监督。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新市委建议的，第二是向你们建议的。在这期间你们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还可以辩论，是不是这样做不公平，是不是偏袒，象有些同学递的条子那样，得有调查研究。

关于“6·18”事件还可以争论。那天我来说：有人说“6·18”是反革命事件，我说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倒过来说“6·18”是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好，党的领导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是很重要的。党的领导怎样代表呢？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群众起来斗黑帮斗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29. 康生在北大的讲话 (1966年7月26日)

昨天我提出了三个问题，请同志们讨论，听同学们的讨论，第一个问题，“6·18”事件，同志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

另一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到底怎么样？要，还是不要？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长也表示我们小组的建议。

第三个问题，北大今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我们表示了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么样看法？

同志们，我们提的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这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力，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就定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要看你们，对不对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掌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

我认为张承先这个工作组错误有两个。第一上，五十多天来不是真正教育同志们，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文化革命要由整个北大革命师生来搞。他们没有进行教育，这一点是很重大的错误，这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

第二个，五十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而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刚才有个叫李洋洋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么说的？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依靠自己救自己，而要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靠行动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中的事实也证明，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凡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

因此，同志们，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都会前进，都会胜利。共产党好在那里？好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共产党员也好，团员也好，干部子弟也好，工农子弟也好，真正好是能在群众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离开群众那就不是好的，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斯大林讲过，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毛主席讲，群众是我们的主人。我希望党

员、团员、革命干部子弟、工农子弟必须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革命委员会，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要党的领导了？还有人讲张承先走了，不是没有党的领导了吗？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么办呢？你们北大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领导。

再一次地重申一下，这是一个建议，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讲，还可以千言万语地讲，你们可以百花齐放嘛！真理越辩越清楚，经过辩论达到万众一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面的万众一心。

同志们，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也好，你们工作方向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建议，请你们读一读九评，毛主席讲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五条不仅是接班人的五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那里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里讲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而不自私自利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里讲要团结大多数的人，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是反对过自己，并且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里讲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那里讲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切是你们今后工作的最重要指针，我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方针的指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彻底胜利。关键在于你们自己，把真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北大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了解呢，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珮云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珮云的材料是靠你们揭发呢，还是靠张承先几个什么人整理材料呢？

五十多天来，没有广泛地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珮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看得多呢？

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那，下一步就要搞教育改革。学制怎么样？课程怎么样？专业怎么样？教科书怎么样？这些东西要靠你们了解，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57年反右时，我的小子，他们中文系自己写出文学史轰轰烈烈。当然这里面有观点错误，但不比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写得坏，而且比他们写得好，今后的教育要靠你们，要三结合，象五八年作过的那样，学生、教师、党的领导三结合，就比过去作得更好。把整个东西看看，斗黑帮，斗权威，搞教改，张承先他们办不了，主要是靠你们。我相信你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次文化大革命。

30. 康生在接见八个高等学校同学时的讲话 (1966年7月26日)

各校都有共同的问题，我还要吃饭，三点钟还要开会，各校共同问题是工作组问题。今天只能答复这一个问题。大家大概听到了我们到过广播学院、北大，昨晚到师大三校。中央文革小组曾向各校及市委提两个建议：

- (1) 撤销工作组
- (2) 由革命学生教育自己，各校组织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及文革代表大会。

这两个建议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这样提的，因为中央有一个考虑，我们认为更好放手发动群众，为更好地使革命师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进行革命，为了使革命师生把他们的高度革命热情发放出来，自觉革命，更有利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权威斗，以及为将来更好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革命。考虑这些，现用派工作组的办法，近两个月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也达不到中央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决定所有工作

组一律撤销。

当时，六月一日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把北京市以彭真为首的黑帮揭开了，这样在北大把陆平、彭珮云黑帮的面目公开了，因此北京各校革命运动到处爆发起来了，当然有些校党委瘫痪了，垮了。各校向北京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当时觉得(应为根据——编者)从农村四清经验，觉得需要派工作组，因此北京市委从外地各方面抽调干部，到各校去组成四清工作组。工作组去时，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当时你们也敲了吧！)但两个月的经验证明，这种方法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也不适应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两面，一是斗争，一是改革。首先讲斗争。有的是分两步走，先斗争当权派，再斗争学术权威，有的是两者一块来，大部分是先斗争当权派，再斗学术权威，比如北大先斗陆平、彭珮云，下步就是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批了再改，改革学制，改革教材，怎样半工半读，都要进行。

现在看看工作组在北京市的大致情况，有的是好的；有的不好，也不很坏；有的不好的。有一时期我们看到师大、地质学院、林学院、轻工业学院、广播学院……很多学校，工作组去了，不斗当权黑帮，而是“六·二六”事件，“六·一八”事件，转过矛头斗学生，斗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学生，清华也是这样，有的如北大虽没有斗聂元梓，但却冷冷清清。不是革命运动，有几个原因，工作组仓促从农村回来，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没有准备，脸也没有洗，下车就来了，文革文件也没有学，对学校也无知识，无准备，这也不能怨他们，还有成员复杂，有左有右，谁也不认识谁，也有下到本部就被斗，这队伍能不能作战？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怕乱，北大“六·一八”事件是群众革命运动，有缺点，打了人，戴高帽子，但基本上是好人打坏人，工作组慌了手，认为是反革命。结果是冷冷清清，各班各系之间互不发生关系，门岗重重，不象前阶段那样轰轰烈烈。那样怎能革命呢？什么叫怕乱，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本来是革命运动，他们认为是不革命是反革命，结果“六·一八”以后，出现“清扫干扰”，把黑帮丢了，扫你们学生。证明有些工作组不去领导，而建立阻碍，师大更厉害，清华也包办(南京大学……更厉害，一个多月了光斗学生)这是比较有全国性的，西安交大也是这样，南大我不了解，我是怀疑你们那儿(有人打断停了一下)敲锣打鼓欢迎工作组，工作组有了缺点贴大字报就不得了，就是夺我的权了，七搞八搞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斗学生，打击左派。

另一方面斗黑帮。工作组了解，还是你们了解？钢院去了二、三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对钢院情况了解，还是你们对钢院了解？斗学术权威是你们有本事，还是他们有本事？叫我去斗钢院权威，我带了眼镜也没办法，因为我没知识，将来教学改革由谁来搞呢？张承先斗翦伯赞，连翦伯赞的书也没有看过，这办法不行，通过这样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搞成了包办代替。革命不能包办，不能代替，靠自己。工作组不是在群众中当小学生，勤务员，而是在上面；有些同志习惯于机关首长的办法。……昨天到师大说你们现在是不是幼儿园！还要保姆？你们现在就是这样，保姆不是好保姆，好心(的)爱护孩子！坏的要打小孩揍小孩。因此不说工作组好。无论是左、中、右，方法不适用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因此很多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方法需要改变，所以决定工作组撤销，撤后怎么办？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因为革命群众是主人。自己做工作不能包办代替。他们能不能？能。北京大多数都是斗垮了黑帮以后工作组才去的。所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路线就是群众路线，要广大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在学校里革命学生、老师是主力，是主人，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斗争、改革，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们建议各校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下面小组。全校有革命委员会，还可以有文革代表大会，文革代表大会有学生、老师，选举要充分酝酿，把名单公布出来再选，要在斗争中看这个人怎么样，要充分讨论。当工作队撤走后，还可以用过渡办法，或者选出筹委会，或直接选上的领导可以指派巡视员，观察员，在旁边帮助(人数要很少)。

(毛主席指示文革委员会要有左中右是吗？)

毛主席讲过革命委员会要有广泛的代表性，革命左派要善于团结群众，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你们读过九评没有？其中第三条就谈到这个问题，即五条左派的标准，左派不要自己孤立自己。我告诉你们，文革委员会，千选万选，不会是铁板一块，总会有意见分歧的，随着运动的发展，还要变化；可以不断地选，一级一级地选，现在学校不敢开大会。选举要充分讨论(我们说：我院工作组昨天要我们在三个半小时内，选出校文革委员会来)。我看看也不行，工作组让你们选，你们不选，说我们自己作主。你们不能作主，你们算老几啊！(师院一位同学说，我院一个人在市委检查完了回院后，就当选为文革委员。)我教给一个办法，选不上了，另选。现在都有人假借中央的名义，都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没有那么一回事，毛主席连晓得也不晓得。

(我们问：八条规定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北京新市委的指示)，根本没有什么八条指示，毛主席的六条指示，胡克实的十三条“指示”，根本什么都没有。

31. 康生在北师大的讲话 (1966年7月27日)

我们听到师大很多同志的好意见，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也是很好的教育。你们不愧为师大的好学生，使我们具体地懂得，在文革中充满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师大运动是曲折的，孙有余违反中央的指示，迫害学生，为彭真黑帮辩护，这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反映，使我们了解到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各个方面，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人民内部中来，反映到敌我问题上来(大意)。今天晚上，同志们生动的讲话，使我们更加知道了主席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这是同学们上的课，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认识是这样，对不对请同学们给我们打分，打两分还是打三分？(众笑)这场斗争不是对个人的问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同志送条子要我重说一下两个方面，三个阶段。一是斗黑帮，斗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威”；一是搞教育革命。三个阶段：先斗黑帮资产阶级当权派，然后斗资产阶级“权威”，然后进行教育改革。当然有些学校前面两个阶段可以合并。现在要想到将来，现在的工作要联系到将来的工作，搞这些工作依靠孙有余不行，依靠好的工作组也不行。有同志建议把王培中叫来，我们同意，明天就来，不出后天，把吴子牧叫回来，我们也完全同意，宋硕如果要他来，也叫他来，李开顶也叫他来。问题很多不能一一解释，以后解释好不好，我建议把你们的“工厂”开动一下，这个“工厂”就是这个(头)，自己起来动脑筋想办法，机器开动起来办法就有了。

我再次说，我是来向革命师生学习，向你们学习，再向你们学习的。如果你们需要，我们甘当小学生，愿当勤务员，召之即来，你们不召，我们也来，今天你们没有请我们来，我们也来了。

祝革命的师生员工晚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祝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又深、又透、彻底搞好！

32. *康生在北师大关于“二月兵变”的讲话(节录)(1966年7月27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四卷)

33. 江青在北师大的报告 (1966年7月27日晚)

师大的革命同学们，教职员们：

我们今天来，是问你们好，我们也受毛主席的委托，问候革命师生好。

同学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没有很多意见讲。因为我们应先做小学生，了解情况。听听同

志们的意见，但是我也接到很多条子，有些意见是好的，在这里我对革命同学们谈一谈。

你们已是大学生了，至少十八、九岁了，我们很多同志都是十七、八岁，有的还很小呢！十五、六岁就搞革命了。那时有国民党的压迫，我们并不要什么国民党，什么样的人牵着我们鼻子跑。你们在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难道不能自己革命吗？你们难道是幼儿园的小孩子，非要阿姨叔叔们吗？

我相信许多人受蒙蔽，受欺骗，斗争矛头不是针对地富反坏右，而是针对了广大革命师生，这是错误的。党中央毛主席向来是相信革命青年。你们现在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已经是大好形势。你们经受了一些考验，但是还不够，你们有的人，还想要保姆，保姆还是好的呢，保姆出自爱护小孩子，现在有些工作组是石头摆在你们前头，阻挡你们冲向革命道路，革命是不能包办代替的，要求自己自觉，自己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以为自己是老革命，革命要看他的一生。特别是要看他在重要关头如何表现。陈独秀曾经是党的领导，但他是个叛徒。因此，老革命，象我们这些人，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象小学生一样，向群众学习，进行改造，进行革命。

很多同学写条子，要求撤销工作组。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讨论了，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决议。工作组也不一定是坏人，有些同志是好同志，他们在群众面前束手无策。工作组内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来打击群众。他们迫害你们，这是有罪的。要让曹青(师大工作组组员)交待。

我们建议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甚至开全校代表大会。可以充分酝酿讨论，选举出来以后，经过考验，不好，罢他们的官；好的，就跟他们一块闹革命。这里头，没有折衷主义。但是工作队孙有余(注：原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已被撤换，包括刘卓甫(现师大工作组组长)这样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在同学中造成分裂，因此，我希望受了迫害的同学、教师、工人，能原谅那些受蒙蔽的人，经过斗争考验，才能够做到团结 95%。不经过斗争考验怎能团结 95%呢？另外，一小部分被蒙蔽、被欺骗、做了些坏事的同学(注：康老——康生同志解释：这是指工作组的人)也应该让他们交待清楚，然后站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样才有利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有利于打倒一小撮黑帮、修正主义，我们要打倒的是地富反坏右。

今天我只讲这么一点，供革命同学、革命教职员参考。我的意见如果不对，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我还是那句话：革命的跟我们一起走，不革命的滚开！

不要怕乱，乱和治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乱哪来的治？不受一点迫害，你怎么知道革命的困难呢？多受一点迫害，能够挺得住，将来就做个红色接班人。我们相信你们能够组织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

不一定要工作组。有的来了，就教“小特务”，把我们青年教成小特务，我看了很多这样的材料，很痛心，这是不对的。使很多同学受迫害，我们公安部门也不这样做工作，公安部门也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我们应记住这一点。为什么革命不依靠革命群众，反而把矛头对准革命同学。

我希望你们自己组织，自己闹革命。不要害怕在革命的大风浪里锻炼。

我的话今天讲到这里。以后你们有什么事，什么意见(我讲的是革命同学，革命的教职员。反革命的黑帮可以来听，让他们靠边站着)，革命师生随时对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就要召之即来。

最后，有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部几个同学建议，他们代表 500 多名革命师生的委托，到北京来参加战斗，要求全部回来。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十分合理的。这个问题请请李雪峰同志解决。另外，化学系(注：住城内的)同学说，他们没有住的地方，很困难。参加革命，他们要求回来，我们认为这个要求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两个问题都请李雪峰同志解决好不好？我的话完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师大革命同学、革命教员万岁！

34. 陈伯达在北师大的讲话 (1966年7月27日)

刚才康生、江青同志代表我们中央领导小组讲了话，我完全同意。我提个建议，从上面派工作组来包办代替，这是不行的，我们同意撤销工作组。革命要靠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撤销工作组我建议组织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作为文革的领导机关，可以不可以？(众：可以！)不要搞保姆，这么大了还要保姆干什么？这些保姆又不肯向你们学习，好保姆都是经过学习过来的。你们来了两批工作组都搞不好，是不是还要派第三批工作组？(众：不要！)你们自己起来管理自己，将来中央对一些具体问题，将来中央会安排的，所以档案、资料都照例不动，档案是个大问题。查档案可以了解他们的出身历史，修正主义是有基础的，北大陆平这个黑帮分子，把他的社会关系划个表列出来就清楚了，他们为什么那样排挤工农子弟，那样宠爱地、富、反、坏、右的子弟？这是有社会基础的、社会联系的，查查这些人的历史是有道理的。但是查档案要有一定手续，按正式手续查历史，所以要保存好，有些要害资料不要随便动。你们是搞思想革命，搞脑袋里的革命，革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命，不一定管得很多了，你们一定要有很多事情要做，搞一个生活小组或生活管理委员会，做监督工作，现在的生活行政管理人员，先不要动，让他们为文革服务，这样就不会没饭吃了吧。

前两届工作组是错误的，被你们赶走了，是完全对的，他们的脑子里有一个固定的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在他们的脑子里是盘踞很牢固的。他们为什么落到这个程度是很显然的，可能他们之中不一定都是不可救药的。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想当保姆，不想当小学生，这是根本错误的。刚才江青说过，不要保姆，走路可能快些，走得健康些，他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做工作的一个方法，他们什么都不懂，你们说一句话，他们就反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失败，你们轰他们走，轰得很好，在你们选出的代表小组、文革委员会中的成员也要非常警惕，充分地跟群众商量，当小学生，甘当勤务员。

有的学校工作组走了，可以成立临时委员会筹备选举工作，酝酿几天，候选人名单一律由群众酝酿，酝酿多少次，多少天完全由群众决定，这个有没有代表性，也由群众讨论来决定。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也可以有些女的，不一定是清一色，这样的候选人要让群众讨论，这样才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也有利于争取一些动摇不定的人。犯过错误的人，过去指定的组织一律重选，原来的工作组要走也不能让他们走(大意)，因为他们没有当你们的学生，要他们受受教育。好象他们懂得文革，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懂，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很想，凡是不愿当群众学生的人，永远不能当群众的先生。

代表会议跟党的领导关系，文革委员会是文革领导机关，是不是就不要党的领导呢？列宁说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不是就不要党的领导了呢？我们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是不是就不要党的领导了呢？不是的，毛主席讲，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党员不一定是代表党的。所有的组织、党员要经受考验，看他们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是否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是不是联系群众的勤务员，这样才能看出他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党中央的领导，不是任何一个党组织、党员都代表党的领导，是不是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真正按群众意见办事，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如果是这样，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起一定的作用，党的组织就能起领导作用，如果

不是这样，就不能起领导作用。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代表会议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有些党员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站在群众之上，不接受群众的批评，不进行自我批评，这样的党员是坏党员，最后总要被党开除出去。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如果党员、党的组织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违背了三大作风，就要批评、提意见，如果不接受就可以告他们！

我在乡下的时候，对老百姓说过：有些干部不联系群众是不好的。他们说，过去当官的是父母官。我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相反了，老百姓是共产党的母亲，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儿子。有些农民听到笑了，说过去没有听过，我说，过去没有听过，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下。现在我也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共产党员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存在，共产党员不是群众的父母，是群众的儿子。好了，我就讲这些吧！

35. 李雪峰在北师大的讲话 (1966年7月27日)

同志们、同学们：

我同意康生、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应按他们的意见办事情，下边我按同志们提出精兵简政的原则，说几句话。

一些人受了迫害，一些同志受蒙蔽，被欺骗，(大意)我代表新市委向受迫害的革命同志道歉，向受蒙骗、被欺骗的同学致以歉意，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派了一个右派的工作组，他们是新市委派来的，当时新市委刚刚成立，缺人手，四处求援。他们是我们请来的，我们派错了，请错了，这些都由新市委负责。

孙有余的问题，康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让他立即改正，他拒不接受。……(有句话没听清)请同志们检查批评，你们是主人，可以批评任何人，我们新市委欢迎你们批评……凡是混蛋，都应该罢官，你们什么时候下令罢，我们就什么时候罢，罢他的官是容易的。现在是清算他们修正主义恶毒影响的问题。(指孙)的情况，我还了解的，什么时候放他们走，请同志们决定。受迫害的一方面我看过了。你们说得对，有一些人是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只要清醒过来就是好的。刚才有些同志作了检查，这种态度是好的，有错误就检查是共产党人的态度。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你们，错误就在于工作组(大意)，以后怎么办？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干革命不能要保姆，自己起来闹革命，这里边一定有人材。把文革进行到底，谁也挡不住，由你自己来干，以后同学们需要我们来，我们也召之即来，什么时候叫来，就什么时候来。

36. 致北大同学^①(王任重同志亲笔写给北大革命同学的大字报) (1966年7月27日)

昨晚有十位同志递条子，要求我介绍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情况。因时间太晚，我没有讲。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情况，新华社在《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中，如实地反映了情况。毛主席身体很健康，精力很充沛。这是中国人民的极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提高革命觉悟，增长才干，健康地成长起来。

希望北大的革命师生员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在斗争中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不仅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应当学习毛主席的革命热情，

^① 这是王任重以联络员身份给北大的大字报。

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

昨天参加你们的会议，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相信北大革命师生员工，一定能够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带头作用。

王任重

七月二十七日

37. 康生在接见十几个高等院校部分同学时的讲话(摘录) (1966年7月28日)

当六月一日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把北京以××为首的黑帮揭开了。这样在北大把陆平、彭珮云黑帮的面目公布了。因此，北京各校革命运动到处爆发起来。当时有些校部、校党委瘫痪了，垮了，各校向北京新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当时觉得从农村四清工作经验来看，需要派工作组。因此，北京市委从各方面抽调干部到各校去组成工作组。工作组去时，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当时你们也敲了吧？)但从两个月的经验看起来，证明这方法是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也不适应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因为我刚讲过，中国文化革命运动有两个方面，一是斗争，二是改革。首先讲斗争，有的是分两步走，先斗争当权派，再斗争学术“权威”，有的是二者一块来，大部分是先斗当权派，再斗争学术“权威”。比如北大，先斗争陆平、彭珮云，下一步就是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批了再改，改革学制，改革教材，半工半读都要进行。现在看看工作组在北京的大致情况，有的是好的，有的不好也不算坏，有的是不好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看到师大、地质、林学院、轻工业学院、广播学院……很多学校工作组去了，不斗校黑帮，而是(制造)“六·一八事件”、“六·二六事件”，转过矛头斗学生，斗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学生，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有的如北大，没有斗聂元梓，但长期冷冷清清，不是革命运动。有几种原因，工作组仓促从农村回来，五湖四海，他们也没有准备，脸也没有洗，下车就来了，文章文件也没有看，对学校无认识无准备，这也不能怨他们(指北京地区讲)。

还有成员复杂，有左有右，谁也不认识；也有刚到本部就被斗。这队伍不能作战，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怕乱。北大“六·一八”事件是群众革命运动，有缺点，打了人戴了高帽子，但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坏人。工作组慌了手脚，认为是反革命，施行镇压，结果冷冷清清。各班各系互不发生联系，门岗重重，不象前阶段那样轰轰烈烈。那样怎能革命呢？什么叫怕乱？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本来是革命运动，他认为是不革命、是反革命。结果“六·一八”以后出现“扫清干扰”，把黑帮丢了，扫你们学生，证明有的工作组不是去领导而是去障碍。师大更厉害，清华也包办(南京大学同学插话：南大更厉害，一个多月了光斗学生)，这是比较有全国性的，西安交大也是这样，南大我不了解，我是怀疑你们那儿工作组去了以后敲锣打鼓，工作组有了缺点，贴了大字报就不行了，就是夺我们权了。七搞八搞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斗学生，打击左派；另一方面，斗黑帮，工作组了解，还是你们了解？钢院去了二、三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对钢院了解，还是你们对钢院情况了解？斗学术“权威”是你们有本事，还是他们有本事？叫我去斗钢院“权威”，我戴了眼镜也没办法，因为我没知识，将来搞教学改革谁来搞呢？江青同志昨天在师大说：你们现在是不是幼儿园，还要保姆管？你们现在就是这样。保姆不是好保姆，好的爱护小孩，坏的要打小孩，揍小孩。因此不要工作组好，无论是左、中、右，方法都不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很多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办法不好，需要改变，所以决定工作组撤离。撤离后怎么办？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因为革命群众是主人，革命师生是主人，自己做工作，不能包办代替。他们能不能？能！北京的大学多数都是斗垮了黑帮以后，工作组才去的，所以根据毛主席的路线就是走群众路线，

要广大革命师生起来闹革命。在学校里革命学生、革命教师是主力，是主人，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毛主席讲过文革委员会要有广泛的代表性，革命左派要善于团结群众，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你们读过“九评”没有？其中第三条就谈到这个问题。那五条是左派的标准，左派不要自己孤立自己。我也告诉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千选万选，不会是铁板一样，是会有意见分歧，随着运动的发展还要变化，可以不断改进。你们在学校开大会，先要充分讨论。现在有人假借中央名义，都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没有那么回事。毛主席连晓都不晓得。根本没有什么八条指示、毛主席的六条指示、胡克实的十三条指示，根本什么都没有。

38. 王任重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 (1966年7月28日上午)

我知道不说两句是走不了的。我对清华情况不了解，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是来看大字报的，听辩论的，究竟谁是谁非，同学们自己独立思考，对不同意见应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镜，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照就很清楚。(热烈鼓掌)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只要认真结合运动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一定能够辨明是非(热烈鼓掌)。

任何是非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包办代替。(热烈鼓掌)只有靠同学自己去分析这些不同意见。大鸣大放是很好的，真理只有辩论才越辩越明。我们每一个都要抱这样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热烈鼓掌)不要随风倒！(热烈鼓掌)

有人说：“北大有股风。”什么风不风的我不知道，北大七月二十六日的会我参加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讲话是代表中央方针，代表毛泽东思想的！(鼓掌、口号)我本人完全拥护他们的讲话。(鼓掌)当然，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

但是，从方针来讲，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决定于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家开动脑筋。

打倒黑帮要靠你们，教育革命要靠你们，别人是不能的，……只有从群众中来，然后才能到群众中去。对敌人要斗倒斗臭，但是自己人说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这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是允许的。改正错误大家团结起来闹革命，一切犯过错误的人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愿意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表示欢迎的态度。

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39. 戚本禹同育英中学、地质学院附中等同学谈话纪要 (1966年7月28日)

转抄者说明：今天我们找到了戚本禹同志和我们的谈话的一份比较完全的记录。

问：我们学校工作组不好应该怎么办？

答：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如果学校的工作组不好，群众有权批评，可以开会批评，也可以贴大字报，如果工作组还有严重错误，群众有权要求罢免，江青同志说：谁不革

命谁就走，干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工作组有好的。但从许多单位来看很多工作组是不好的，有些甚至很坏，不是斗黑帮、黑线，却在那里斗争文化革命的发起者，这是资产阶级行为，这样的工作组不能让他们轻易滑掉，要叫他们留下来听从群众的意见，要教育。

二、问：工作组撤走了，党的领导怎么体现？

答：从根本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的领导，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统帅，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许多工作队就是不按中央方针、政策办事，处处阻碍运动，甚至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这就不能体现党的领导。

三、问：现在运动是搞(红卫兵)还是建立文革委员会？

答：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先解决哪个问题，毛主席说要抓主要矛盾，以下同志都知道牵牛要牵鼻子，拉牛尾巴，拖牛腿，就是不走的，什么是主要矛盾，牛鼻子呢？……

四、问：工作队是不是毛主席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

答：康老在北大说过，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并不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他们自己不应该说是毛主席派来的，有的工作组说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要相信。

五、问：给工作组提意见，是否影响主攻方向？

答：不会影响。

六、问：工作组革命的还要不要了？

答：学校的文革要依靠广大革命师生，你们说对整个学校的情况是你们了解的多，还是工作组了解的多？(众：我们！)革命老前辈闹革命就是十八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是十八岁就闹革命的。你们都是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了，希望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自己闹革命，自己去闯。

七、问：你能不能解释一下重在表现问题？

答：首先我们是有成份论的。这个政策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剥削阶级出身子女的，但我们不是唯成份论的，还有重在表现，当然出身好的他本人蜕变变质，变成了阿飞，对他也是重在表现。

八、问：党支部同文革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是怎样处理的？

答：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党支部是红旗支部，革命支部就应该在文化革命委员会里起核心领导作用。

九、问：老师可以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吗？

答：文化革命委员会由革命师生组成，我觉得学生比例应该多些。

十、问：有人说除了党中央、毛主席我们都不相信，这是反党吗？

答：这句话是片面的，因为凡是忠实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路线的党组织，我们都应该相信，但是单凭这句话不能说是反党，或许有人说，这句话是别有用心的，这必须跟他一贯的表现连起来看，具体分析，如果他一贯表现好，说这句话，不是反党的。

十一、问：我们班大部分党员，是持中立态度，应该怎样对待？

答：党员群众大多数是好的，我相信大多数党员终于会站在斗争最前列的。

十二、问：报纸讲 95% 的党组织是好的，怎么理解，北京市是不是这样？

答：我讲一点个人看法。95%的是指全国范围讲的。北京市大多数党员是好的，是革命的，多数组织也是好的，但是北京市委情况和全国各地有些不同，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有不少党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这些党组织不是红旗党委，红旗支部，而是黑旗党委，黑旗支部。

40. 李雪峰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29 日)

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由新市委召开全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新市委曾经请求中央有关单位、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些省、市支援我们，对各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经验证明，派工作组的办法是不适合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它起了阻碍群众运动的不好的作用。大多数工作组同志由于仓促派出，市委自己对领导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也没有向他们交待清楚，他们也不会搞文化革命运动，因而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有少数人犯了严重错误，群众起来罢了他们的官，例如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师大工作组长孙友余，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新调来市委管文教书记的人副校长郭影秋，也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了他的市委书记职务，回人民大学去做检查。

现在根据运动经验，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出了撤销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有工作组的决定。昨晚已经分送各校，现在我再宣读如下：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师生高度革命热情和自觉性，更有力地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目前所采取的在大专学校派工作组的办法，经验证明，已经不适应上述革命要求；因此，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各大专学校应当迅速在统一的大会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这个决定。

根据各校的具体的情况，由本校各单位提名，成立临时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等工作。

宣布上述决定后，上级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应在该校集中学习，听取群众意见，有的因为工作需要，可以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他们全组或其中成员回校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去。

这个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相信各校革命师生在撤销工作组之后，一定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更好，我们完全相信一定能够搞得更好。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讲话。

抄件：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秘书处

41. *邓小平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见《系年录》第二十四卷)

42. *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见《系年录》第二十四卷)

**43. 谢富治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学生时的谈话纪要
(1966年7月29日下午)**

同学：当谈到工作组给我们两院院长打保票时

谢：他打错了保票，有七亿人民，有毛主席，毛主席还依靠群众哩！

同学：当谈到六、二大会革命师生被压下去时

谢：那是暂时的。

同学：大专学校封锁消息

谢：那不对。

同学：主攻目标

谢：学校里主攻方向是对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

同学：如何对待犯有错误的师生？

谢：学生有缺点、有错误，不要放在前面，学生年轻，有缺点好解决，放在运动后期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辩论，但要禁止斗学生。学生之间斗，会把斗争目标转移，有的人就是要转移目标。主要目标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报上发表《先当群众学生，后当群众先生》的社论，我还未当学生，怎能当先生呢？

同学：斗不斗反动的学生？

谢：反动的学生一下子看不准，可以以后斗，不要分散精力。

同学：谈到前党委时

谢：那个学校就是很成问题，六四年在毕业典礼会上，我给你们讲了一次话，我讲把政法学院办成党校性质的学校，人家就是不赞成。他们本想让我讲几句恭维的话，我就是不说。我批评 60——90% 的学生成了次品，就伤了他们的心，党委书记就不去参加。他们不讲主席著作，而讲旧法。

同学：谈到工作组给我们制造了许多清规戒律

谢：按你们的讲，不要按工作组的搞，工作组的缺点可以给他们提，也可以罢他们的官。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做了一些工作，要一分为二，现在工作组不适应当前大鸣大放、大辩论形势，毛主席指示不要工作组，你们学生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主要领导，班里的领导班、系里的领导系、校里的领导学校的。选举革委会都是无记名投票。文革委员会成员，主要选革命左派，中间和中间偏下(偏右)可以选一、二个，你们研究考虑。也要教员，四分之三是学生，四分之一是教员。如选的不合适可以罢官。当前第一次要慎重，不要整天选举。工作队都不要，不管好的、不好的都不要。他们不放心，总怕乱，规定了许多框子。同志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四年来，解放十六年来，他们都没有执行，都是三十年代的封建主义统治，都是黑帮分子彭真、周扬搞的。毛主席是年年指示的，都没有执行。这些东西，没有广大群众推它，它是不倒的。最了解情况的是你们学生教员，你叫我到学校里当工作组，我是当不好的。你们批判学校党委，做得对，我支持你们。但也要注意政策，区别对待，具体分析，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好好学毛主席的那四篇著作，都是文化革命的指南。

祝你们成功！

44. 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对科学院同志的讲话 (1966 年 7 月 30 日)

我看今天的会开得很好，陶铸同志说过这是我们科学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很好的开端。本来这个会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会，后来，想把自然科学院，自然科学家也找来一起开。有些哲学社会科学部碰到的问题，其它研究所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大家在一起谈谈，交换一下意见，这有好处。可以开这样一个万人的大会。可以说：这是科学界一次破天荒的大会。可惜这个会是偶然集合起来的会，我们也是临时被通知来参加的。这个偶然集合起来的会，可能会产生伟大的效果，可能会产生我们还预想不到的伟大效果。

我作科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七年了。没作工作，犯了一个最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先交待一下，今天我说的话可能是空话，说说有好处，也许可以减少一点官僚主义错误。

下面讲到本题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又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了，西方资产阶级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新文化起来了。世界的文化转了一个圈，来了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到东方了。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是个落后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民被看成“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了，有很大的成就。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努力，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跟每个人都联系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人的迷信，破除对洋人的迷信。破除迷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在西方资产阶级刚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主义的文化，经过了很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主义的文化。在几百年以前，凡是圣经上没说过的话，就不能说，说了要被烧死的。亚里斯多德没讲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说了，旧势力、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斯多德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你发疯了！”几百年以前，欧洲资产阶级要建立他的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要搞工业就需要科学，需要与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走上反动，变成保皇派，变成一切反动势力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的，主要是中国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进行过了一些斗争，如孙中山就进行过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谭嗣同也作过一些斗争。他们的思想还是跳不出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虞提出的。后来他不干了，他抽起鸦片烟了，也不再打倒“孔家店”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起来以后，很快就走向反动了。解放后还有一些人，象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一九六二年搞了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家乡搞了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不出孔夫子说过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几千年来讲：“打倒孔家店”，从解放到现在象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还想保护“孔家店”。就是“保皇派”。“朝圣会议”不是简单的事情，是一个标志，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保皇派”。

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这个挑子中国资产阶级挑不起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对破除封建主义迷信工作还作得不够。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当外国人的奴才。他很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就讽刺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要破除对古人、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这种伟大的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了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离人民的要求、毛主席提出的要求还远。毛主席让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出的苗头，现在把这一点看成是最大的任务，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从“超”字着眼，还是从“赶”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上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若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群众：对！）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敢与修正主义斗争，就能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古人、洋人吗？（群众：能！）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

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接触过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完满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个普遍的真理。不仅对中国、亚非拉美，而对整个欧洲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适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建立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后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了。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对城市暴动提出过疑问。以后修正主义产生了，修正主义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搞暴动，巷战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民主党是这样欺骗群众的，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成了孤岛。然后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进行农民革命战争看来这是可能的。

当法共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在农村就组织了游击队。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把武器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是历史的错误。意大利也有较大的农民游击战，本来也可能夺取农民政权，没有坚持下去。也是一个历史错误。他们把农村发展起来的武器，完全交给了资产阶级，换得副总统、副总理和议员等，这些都是靠不住的。资产阶级要踢就踢掉了。当议员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们变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主席的名言，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对此，修正主义者否认，半修正主义者也否认。

其实，农村有广阔的田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取得了胜利！革命最根本的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

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站在最前边。

无产阶级取胜了，怎么办？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伟大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

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辩证法三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后来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论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的统一。不论怎么说都是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的世界。也没有没有矛盾的社会。有时具体矛盾我们可能指不出来，但矛盾永远存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系统，最完整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部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我们是否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超过欧美呢？完全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上的一个伟大的革命。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把理论同实际，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象毛主席告诫我们的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要乱来，都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马列主义语言，用来解释我们对科学的态度。

我想讲的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他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雄心壮志？（群众：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场斗争对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在他们的脑子里存在新与旧的冲突，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冲突中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随便讲几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该革自己的命，革自己头脑中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慢慢懂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意义。没有群众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作不到

的。

现在讲两个问题，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不能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变成了保皇派。上月我在科学院讲尹达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讨，没有什么不可以检查的，何况你的话是错误的，行动也是错误的，应该向群众作检查。他说：“检讨”“检讨”，可是就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他没有检讨。他说：“检讨了”。检讨了没有？(群众：没有)我是不敢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向尹达检讨了。(历史所团支书傅崇兰在台下高声说：是反党分子廖家驹搞出来的谣言)我有什么向他赔不是的。我是要向人民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45. 江青、康生在科学院的讲话 (1966年7月30日)

江青：

青年的、老年的科学工作者：

我向你们问好！

我是今天下午一、二点才知道你们要开这么一个会，今天晚上我看过了毛主席，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受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

毛主席叫我当你们的小学生来了。来倾听同志们的不同意见来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马列主义的书读得不多，毛主席著作学得也不怎么好，但我学懂了一点，就坚决去做。

我们是个大国，所以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方面，但我们又是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年来一直是个弱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卑心是很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反驳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的事都让外国人干，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搞出来，你们都知道去年上海的青年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工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了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

我在这里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我在比我老一辈的革命者面前，说不上什么老革命，可是我也有三十年的革命历史了，我们这些人里，有些听不到别人的批评意见，我认为这很不好，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允许压制民主，在这里我庄严地向同志们宣布：如果我有什么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贴我的大字报，我还要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否则我们还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事情。

谢谢同志们。

康生：

同志们！时间不早了，同志们明天还要继续战斗，在今天这个大会上，我们得到很多经验，听取了不少意见，对我们向大家学习很有好处，我想起了毛主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愿意当小学生这句话是不是了解了，还不能说，因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无论是社会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6. *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五卷)

47. 张春桥、关锋、姚文元接见学生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1966年8月2日凌晨)

关锋：

同学们热情很高，见到大家很高兴。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要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不过答复问题不一定能让大家满意。我们的副组长让我答复。不是答复是讨论。讲错了大家可以批评，我们的副组长可以纠正。这不是谦虚，是实在话。来访接待室归纳了几个问题，条子大致也是几个问题，谈点意见。

一、怎样贯彻阶级路线？

大道理你们知道，我也没什么新内容。我们依靠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同学、革命的老师，首先是依靠工农兵，学校的工农兵子女和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学老师。斗争目标首先是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斗、二批、三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是当权派，当权派的盖子不揭，文化大革命就当然没法往下搞。首先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也是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所谓学术权威。斗了还要改，教育革命。贯彻阶级路线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大家想一想。前一阶段很多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主要是挑动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就造成了同学中的分裂。有些地方正常的辩论很好。有些地方在工作组的错误方向下，搞错误的辩论，不好，错误的。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革命同学团结起来。在工作组的挑动下被斗争的同学不要对另一部分同学嫉妒、怀恨。无产阶级革命派宽宏大量。错不怪同学，错记在工作组的账上。两部分同学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不是唱《团结就是力量》吗？那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学中有才能的同学，可以编个新词，团结起来是很要紧的。当然，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坐下来，大会、小会讨论，取得一致。造成分裂应由犯错误的工作组负责。所以我看来，这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不然怎么斗争黑帮？两派同学干起家伙来，黑帮不在一边高兴吗？有的同学问：现在发现同学斗同学，有打架的现象，怎么对待？按毛主席的指示应该团结起来，团结——批评——团结。在团结的基础上，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按毛主席的公式办事。是不是大家打架，没有那么多。个别地方有。对撤走工作组的问题，江青同志问大家，要不要保姆？不都是不要吗？大多数不会打架，打架是个别的，一时感情冲动，那不要紧。

二、新的革命委员会产生之前，旧的还起不起作用？

对旧的，不信任，要改选。旧的起不起作用，恐怕要看各校的情况。大家拥护原来的，就领导，就起作用。如果多数人有意见，可以改选。(成立筹委会的几种方法记录不详)1、由旧的筹备改选；2、大家认为旧的不行，旧的不能筹备，组织各系各班推选几个代表，成立临时委员会。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从广播学院来的七八天以前的事，他们那里就批评了工作组，解放了被斗的同学，解放了上当的同学，以后他们酝酿，认为正式选举还不够火候，建议成立临时筹委员会负责成立正式委员会。他们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意见，也是我们三个人在的，我们赞成，就这样做了，广播学院的经验你们可以参考。两派学生选举怎么办？不要紧，先提出候选人来，经过临时筹委会酝酿，提出候选人，大家举手也可以，投票也可以。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是，若有两派，少数派也要有相当的人，我们建议最好也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这样革命委员会才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将来革命委员会也不会没有争论，无争论就不正常了，革命委员会了解各方面的意见，拿来讨论，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答案。

三、红卫兵的组织是否合法(从略)

下面一个问题：红卫兵组织是否合法，有些学校(中学)见同学们串联，自动组成红卫兵，

有的地方工作组说他们是反动的、反党的组织，不合法，工作组的说法是错误的。红卫兵这个组织是完全合法的。我们也见到不少“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有人说是反动的，近来他们又写了“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我们认为这两张大字报好得很。红卫兵合法。我希望参加红卫兵的同学更积极的战斗，当然也要好好的吃饭、睡觉，人是铁、饭是钢，吃好睡好才能更好地战斗，并且更好地团结同学，团结起革命的师生员工，和大家一起闹革命。

四、有个口号对不对？

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有人问是不是江青说的，不是江青说的，是一部分同学提出的。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的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如有的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有些工作组就是不依靠工农革命干部子弟，或者拉拢一部分工农、革命干部子弟，打击另一部分工农、革命干部子弟。这一些同学针对工作组的毛病提出的，精神是好的。的确，革命干部子弟在家里受到很多教育，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另一方面，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派的儿女(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总会多少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家里被镇压的，大部分与我们对党的感情不大相同，甚至是仇恨的。口号我觉得还是不这样提好，“老子革命儿好汉”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革命干部子弟自然受到好的教育，但是不是好汉，还要在革命的暴风雨中锻炼，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口号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成了公式，将来是不是这样会影响他们的提高，不这么提，可能大批是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提法不太策略，不利于我们争取可以争取的人，我们要尽量争取更多的人，地富子女要争取教育。地富子女与地富不一样。有的同学提得好：第一，阶级成分；第二，重在表现。这很好，这是同学们提的，对不对大家讨论。

五、新市委是否有问题？

我代表我们几个人回答，中央对新市委是信任的，相信新市委领导北京市工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达到逐步肃清前市委修正主义毒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新市委是支持的，信任的。至于个别成员是另一回事。例如已宣布郭影秋撤销市委文教书记职务，回人大受批评，在群众运动中解决他的问题。

六、文化革命委员会与党支部的关系

有的党支部未恢复，如何体现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所以提出来，就是由于有的地方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看来党支部应该经受运动的考验，不一定马上恢复。好的党员，革命的党员，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是会被选到革命委员会中去的。选进去的党员，就可以经过上级“北京市委”批准成立党支部、党委、党组，起领导作用。文化革命一定要党来领导。党的领导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贯彻党的政策。工作组撤出后还要派两员：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把学校情况向上级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大家传达，当个参谋，这样就能体现党的领导，按中央的指示办事。

七、学生分成几派意见不统一怎么办？

办法两条：1、心平气和进行辩论；2、以大局为重，照顾大局。两派意见不统一，也不能一直辩论下去，辩三个月、两个月，黑帮在一边不高兴吗？非原则问题上不一致，可以保留。过一段时间，有经验后再辩论，就可能明白，不纠缠在小问题上。在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团结起来，研究下一步文化革命怎么办。学校有无黑帮？有黑帮怎么斗法？赶紧转到斗争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工作组撤走后怎么办？这重复前边问题了，大家商量办。临时筹委会成立起来走群众路线，把选举搞好。

八、档案问题如何处理(指大学，中学也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样，档案还是由原专管的人管着。革命委员会对他实行监督，好好保管，不能丢失。如原来的人有疑问，不能信任，可向北京市委反映，经过组织来处理。北京市成立文

化革命委员会管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管北京市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九、重在表现如何理解？

重在表现就不是唯成分论，讲成分论。第一，注意成分，第二，重在表现。不能说出身不好的一定都不好，要看他的表现，看他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要看一贯表现和关键时刻。如经济困难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表现。关键时刻很重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不好的人表现了自己的面貌。文化革命期间，多少年来包得严严的，混在党内的当权派，假装成正人君子的样子，文化革命一来他就包不住了。

重在表现看关键时刻表现很要紧。

十、下一段是批评工作组还是斗争黑帮

不能一概而论，看各校的情况。对工作组有意见，要批评就批评，批评一下让他们受教育，把他们造成的恶果清除一下。把工作组澄清一下，同学们团结起来斗黑帮。就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工作组，组长、组员也不能一概而论都是坏的。工作组成员，他们有 20 多岁的，在方向上错误了，也做了一些错事。前天在团中央接待室，一个同学提得好，“工作组本来要回去，工作组应该听取群众意见……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他们全组或其中成员回校时，可以随时回去，该斗就斗，该批就批，该帮就帮，该团结就团结”。这很好，我们就学了这一条，我看别处也适用。犯了方向错误的工作组，不要看成铁板一块，有的错误大，有的错误小，有的是认识错误，有的是立场错误，有的还办了些好事，分别对待。

我的任务完成了！

张春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在开会，接到电话说人越来越多，文化革命小组派我们三个人来，我们有两个任务：(1)我们对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2)大家递了不少条子，提了好多问题，大部分问题有的我们事先知道，有的刚看到，明确的就可以说了，小组讨论过，有共同意见，有的我们还没有讨论过，是新问题。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也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些问题要依靠斗争实践，不能光凭脑子思想，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解答，他们两个(关、姚)也解答不了。有些我们也答复不了，有的还回答错了，有的是将来会证明错了，今天我们认认为是对的。革命在发展。

大家提议，现在工作组撤了，老的革命委员会，不信任，新的没产生怎么办？这是这几天才出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研究，要靠各校师生创造经验，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群众的创造不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大家已经有实践了，我们谈谈自己的看法，一类可以解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讨论过，一类可以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能错，要你们创造。还有一类也可能解答不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的事在这个学校、这个班里不一样，答复错了要害人的，有的问题要带回去，要研究调查，那样多具体问题要你们自己解决。

文化革命小组只能抓共同问题原则解决，定出方向政策，具体的只能靠革命工农兵，革命师生，创造经验在实践中解决，这些意见可能对，可能不对。说的只能和同学们商量。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们表示后，你们可以继续辩论。有的我们没有把握，允许我们听一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在开会研究，希望同志们创造新经验。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刚才关锋同志已把最主要的问题解答了，回答了我们的态度。可能不对，可以讨论。同学们递的条子，一种是带给毛主席的信，我们负责送给主席。还有一些条子提出一些新问题，如：是否可以建立工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这个问题允许我们带回去研究。问题太大，要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考虑。还有很多同志提出半工半读的问题，情况我们未来得及了解。工作组问题上，所有工作组一样对待，要撤。劳动会怎么样，请你们革命师生自己讨论。既然叫半工半读，你们就比一般学校先进，是全国的方向，不能把劳动放弃，如工厂不能停止生

产专搞文化大革命；农民不能停止生产，而专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是什么？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思想革命化的结果会提高我们的觉悟，工人把工业生产搞得更好，农民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学生把学习搞得更好，更加鼓起革命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冲破旧习惯束缚，促进生产力。半工半读的学生可以着重一下，统一安排，又劳动又搞文化革命，这样更合适一些。

有人问刘少奇主席说的保护少数如何理解？少奇同志讲得很清楚，少数怎么保护，运动中常出现少数，运动中出现多数少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常常有革命左派被打成了反革命。应该保护，不要看他们是少数，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多数情况下，真理在多数人手里，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要保护。即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讲意见。不允许他们讲话，在文化革命中要制造这样的空气，让大家讲话，真理越辩越明。所以应该保护少数是从革命利益需要考虑的。

有的同志说，对关锋对对联的解释不同意。不同意很好，继续讨论。你说你是英雄好汉就领导革命吗？被人说成是混蛋，你要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共产党不会拒绝别人跟共产党走的。总给他们机会。毛主席哪里说过不允许人革命？我们欢迎革命左派师生，今天来了很多左派同学，要学会团结他们。团结是有斗争，有过程的，一开始就讲团结 95%是不行的，但我们应有这种愿望。

现在革命形势很好，冷冷清清的局面改变了，但恰处在工作组不继续工作，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工作的时候。有的工作组瘫痪了，但阴魂不散，革命师生继续挨斗。市委正在建立领导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两个还未成立起来，这几天正是青黄不接。

很多条子要求小组到你们那儿去，我们组长加上组员只有十几人。我和姚文元在上海工作，我们是来开会的。会议完了回上海，我们工作岗位在那里，这里剩下没几个人。有的人一定要见伯达、康生、江青，心情可以理解。我讲召之即来，但现在召的人太多，能来的太少，我们不能变成孙猴子，拔一根毫毛变成许多小猴子，我们虽然要作孙猴子大闹天宫，但我们没有这个本领。我们还讲召之即来，今天我们可以不参加会，到你们这儿来，有人给我在条子上写“火急，火急”，怎么不回答？我们带回去，但可能不能立即解答。

我们的意见不一定正确，说错了话可以贴大字报写给我们。有的人在里等了两天了，我们对不起你们，我们来晚了。非当面谈不可，可以找我们。你们写信好了，我们集中起来向中央、市委提意见。等两天，时间上划不来。学校的革命需要你们，应该把领导权掌握起来，自己闹革命，犯错误不要紧，不要问了再做。革命同志要有创劲，大家讨论总可以解决。中央信任你们，放手闹革命，你们要逐渐树立信心，大家共同创造经验，你们比我们经验多，你们是直接革命，你们是创造者，希望你们带信儿给其它同志，今天发言可以带回去，今天很晚了，没事就散会。

48. 邓小平、陶铸在人民大学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2 日)

八月二日晚在人大举行了关于郭影秋的大辩论，邓小平、陶铸、吴德等同志出席了大会，会上邓小平、陶铸同志作了指示。

邓小平：

今天我和陶铸同志、市委吴德同志、市委文革委员会等负责同志来参加你们的大会，市委大学部，文革委员会主任吴德同志、副主任陶鲁笳同志都到会，我们是经毛主席的教导，向你们取经的。

大家都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的，是关系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是一个重大决策。

(自从)62 年毛主席(重新)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后，中央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来防止

修正主义在我国的复辟，使我们建成社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里，文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保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党的领导，保证教育人民，避免和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事物，我们没有经验，在7月29日北京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刘主席、周总理的讲话，我觉得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化革命发生以后，就派出工作组，开始难免……但我们很快觉察，群众自己可以革命了，这是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是经常存在的，希望你们经常批评。

派工作组的问题，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现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意见，撤消工作组，这是相信我们广大革命师生能够把文化革命搞好，是在相信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的情况不明，仓促上阵，他们没经过这问题，我们也没有把问题交待好，没交待方法，这属于我们的责任。至于他们的问题，我们要向同志们作检查。

今天关于郭影秋的问题的辩论会开得很好，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这件事使我更加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撤销工作组是正确的。今天会上哪个同学都有相当水平，是进行辩论，思考，不管看法对的错的，都会达到一致。现在各校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于革命，一个是善于革命。大多数革命同学都敢于革命，我很高兴。学校里以后没有工作组，学校里的师生员工自己干革命，自觉地进行文化革命。搞文化革命我们没有经验，同志们也不一定有经验，但我们相信，你们会把经验创出来。这次文化革命工作任务就是一斗、二批、三改。斗就是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就是批判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改就是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方法。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是否都斗完了？只有一个郭影秋问题？请你们考虑！斗也好，批也好，要选择目标；打击目标，准才能狠，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央不能包办。斗要靠你们自己，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比斗更困难，但也不容易；改也很难。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很艰巨，你们有更艰巨的工作要作，你们创造经验，我们把你们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概括推广到一般。在批的过程中，要善于批，有各种不同意见是当然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要把文化革命搞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共同点就是革命的共同点。现在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创造经验就是要靠同志们自己。另外对一个同志本身的评价，我们不能解决，刘主席说了，一个学校不能解决，要看他的历史。郭影秋在学校里的情况，是我清楚还是你们清楚？你们清楚！我无权发言，所以他在学校里的情况，由你们决定，我们评价他也要根据你们的情况。

要经过辩论，现在运动开始，需要继续辩，大小辩论会，都是必要的，请同志们考虑。斗的问题，斗完了就批。第三阶段改，现在学校里没有经验，党委马上恢复是适当的。现在需要马上产生一个领导机构，就是市委说的学校应有一个代表会，小班都应有领导，听说你们学校没有机构，(群众：对！没有！)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商量一下，为了更好地搞好文化革命，建议你们迅速成立一个筹委会。这个筹委会有不同意见不要紧，要协商，同反面意见协商，这是必要的。要是大家认为不适当，再改，要比较快地产生一个筹委会。这个筹委会，代行革委会职务，召集全校的工作，这样才能使革命更有秩序，才更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意见，请同志们考虑，其它问题就不说了，下次再来再说。

另外澄清一个事实，二月兵变的事，根据调查，没有这么一回事。当然有点军队驻军要征求营房，后来，军队的同志觉得这样和同学一起不方便，后来就没有驻。我郑重告诉大家，我们的军队，彭真是调不动的，我也调不动。以后辩论就不要说这件事了。我的话完了。
陶铸：

同志们：

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话，时间不早了，快一点了！我的话不好懂，(同学：好懂！)我在北大讲了一次话，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就没听懂。我和邓小平同志是听毛主席指示向同学们学习的，代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讲话有个中心，毛主席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

的创举，刚才邓小平同志讲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是老革命，我算不了老革命，只能算个中革命吧！也遇到了新问题。五反搞过，肃反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没搞过。

斗，就是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就是批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改，就是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方法等，这些我们从未搞过，都不好办。斗，“人大”斗谁？谁是当权派？我当宣传部长才两个月，你们该斗谁，我不知道。要斗，要充分发动群众，打击主要敌人，今天就是斗的开始。谁是当权派？你们知道。郭影秋我根本不认识，只见过一面，你们可以想想，他干了些什么？我能说得出来吗？要你们揭，揭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最后你们根据揭出来的问题，有的是黑帮，就按黑帮打击，郭影秋被市委撤职，一是他犯了严重错误，二是你们揭发。有的同学说：“你们的态度不明朗！”我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对待郭影秋应怎样，你们说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什么鼓掌，鼓几下掌，先鼓几下，后鼓几下，我们都商量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态度。现在不要看我们眼色行事，要我们表态，我们坚决支持反对派发表的意见，不同意可以跳上来发言。今天没有跳上来，只跳上来一下就跳下去，因没时间了。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辨别，同学们不会按某些人眼色行事，最后你们来作结论，等你们作结论，我们再来鼓掌。完全靠摆事实讲道理，等把黑帮斗倒再批，我们没读过书，没听过讲，你们这里哪几个家伙放毒，我也不知道。斗哪个由你们决定，文化革命的方法由你们自己创造。“人大”我早就听说这是一个“老大难”，“人大”领导没搞好，是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学。一定要经过斗争，经过批判，经过改，才真正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学。我们向你们学习，我们是真正的、诚心诚意的学习。我不多讲。讲多了，你们还要睡觉。

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得深、搞得透，才能保证我国不变颜色。它比四清有力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因为群众都真正起来了。用新的代替旧的，旧的不毁新的不会建立。有些问题不一致，就要靠辩论，辩论是最好的形式，很解决问题。不同意见可以讲，你批我，我批你，但要保护少数……不用我说，辩论时要不注意保护少数，少数就被压倒了。你讲你的理，我讲我的理，不能把辩论会搞成斗学生。在辩论时大家认真发言，把不同观点摆出来，黑帮总不能说成左派吧！这是客观存在，辩论后总可以达到一致，如果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见，不要强制人家，不让人家讲话，讲话一哄，他就讲不出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很好，你哄他也讲，我不行，大家一哄，我就讲不出来了。这样有什么意见你就讲，要人家讲，人家心里不服也可以等一等，这就是我们的建议。

最后我们建议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还是要迅速成立起来。文化大革命领导就靠你们了，你们还没有全校文革委员会，对运动不利。你们开半天会研究一下子，学校的民主问题，多数派要照顾少数派，否则问题不能妥当协商。除少数以外，95%以上的都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为什么不能把一个好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不行就推翻，建议你们明天就开会，苏联也是有一个二月革命，才有十月革命的。

有的同志递条子问“老大难”是什么意思？人大的“老大难”，就是人大十几年来一直不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最后有的同志递条子让我讲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今天我不讲，你们辩论好不好？你们一定比我高明。好不好？你们不同意，我们下次来，应你们邀请。我和小平同志代你们向毛主席问好！

49. *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1966年8月3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五卷)

50. *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谈话 (1966年8月3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五卷)

51.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座谈会上的插话 (1966年8月4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五卷)

52. *刘少奇同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的谈话 (1966 年 8 月 4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五卷)

5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4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五卷)

54. 朱德在北京大学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4 日)

北大的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支持你们的。你们两个月来的革命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也是夺取政权。两个月来夺权政权一个反复，你们胜利了。我们要看到，政权是很困难夺取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反复夺取政权还要两个月，这是一件大事。你们胜利了，这是北大师生光荣的胜利。你们夺下了北大的政权，也只有你们才能接收。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办事要靠主体，主体是学生，其他人是为你们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来，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学校，怎么办？还是靠我们夺过来，以后怎么办好？是你们的事，你们是接班人，接学校的班。今后世世代代传下去，还是你们的事业，要好好办下去。相信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比过去强，以后学校毕业了，不同以前的专做官当皇帝，以后任何事情都做，军的事要做，工的事，农的事都做，同整个无产阶级事业联系起来，共同向前进，我希望你们大家更加努力，更加办好。完了。

55. 江青、康生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4 日)

江青：

同学们好！我感到北大的革命火焰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要揭穿张承先、张德华的挑拨离间，要认清是非，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我相信你们会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刚才有一位工人同志说他受了同位毒的毒害，我致以慰问。我害了恶性肿瘤，作过放射治疗，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混身出汗，无力，现在还没有好。他们居然害了我们工人同志，将来一定要还清这笔帐！

至于革命干部子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他们上了当，他们是我们的好儿女。张承先、张德华之流不怀好意，利用了他们，欺骗了他们。你们欢迎不喜欢他们归队？（“欢迎”！）

至于工作队成员，我希望同志们对我们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大多数是好人。我收到他们许多信，特别是海军同志，他们痛哭流涕，他们觉得上头压得太紧，他们也没办法。对这样的同志应采取欢迎的态度。对张承先、张德华这样死不回头、顽固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应斗倒、斗臭、批倒、批臭。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是不革命的，是来镇压你们革命的。到今天还很不老实。叫他们继续检查交代，什么时候你们认为不愿听他们那一套了，再叫他们走。

我收到很多信，刚才递了条子，说要成立什么会，我建议凡是工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一定要参加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小组，不要再搞那些分裂活动。别上人家的当。我怀疑有坏人使你们又要上别的当了。他们对聂元梓这样的革命左派进行种种迫害，

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难道他们对你们不会这样？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我们要善于识别，这是什么东西，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这后面是会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要揪出他来。聂元样同志给我和康生一封信，有一个要求，我念念：

“我要求，工作组二组从海军调来的全部留下，继续担任北大保卫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目前我们还很难接下，他们全部撤走，会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

革命同学们，革命教职员们，信得过他们吗？（“信得过！”）好！那我们就建议他们留下来。我的话完了。

康生：

各位革命同学，各位革命老师们：

几次到北大，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从六月一日到现在，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虽然遭到曲折，但还是轰轰烈烈地发展。两个月的运动中，经历了很残酷的阶级斗争。从两件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是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另一方面，我们从六月二十日看到北大一个简报，也看到张承先在北大工作组二十天的工作报告，这两个文件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反革命的文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文件。

残酷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在一个革命文件（指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一个反革命的文件上。我希望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好地研究这两个文件。

为什么说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是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呢？因为大字报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今天，从六五年十一月到今年六月一日止，达七个月。姚文元文章发表是十一月十一日，减去十天，整整二百天。二百天经过的历史很短，但是其中经过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从姚文元的大字报（下面笑了），说错了，这也可以说是大字报嘛！从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围绕吴晗的《海瑞罢官》、围绕××黑帮，开展了一系列阶级斗争。以后中央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行了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了一个文化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你们北大的党团员都应该听过了，叫做《五月十六日通知》。五月十五日——五月二十五日共十天里，你们很多干部都知道了这个通知。所以在二百天的斗争中产生了北大的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不是偶然的。

五月二十五日大字报贴出，揭发了宋硕、际平、彭珮云黑帮，实际上也揭发了彭真、陆定一黑帮。但当时北大在陆平的统治下，他们欺骗蒙蔽了同学们，造谣说这张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所以下午七点以前是受欢迎的，七点后经陆平黑帮的部署。来了一个大围攻。应该说从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一日是陆平黑帮对革命大字报进行反革命的围攻。但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反革命想扑灭他，但我们英明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一看到大字报，马上采取措施，立刻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刻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并且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六月一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晚上八点广播。一广播，整个北京都炸了。半个钟头内，广播台接到你们北大九十几个电话，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有的怀疑，有的质问：“那是一棵大毒草，你们为什么广播？”当然，不久就清楚了。

同志们，重要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看毛主席，大字报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一看、一广播、一登报，一下子就到全国、到群众中去了，点起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毛主席告诉我们，什么叫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就是要革命，就是要领导革命，支持革命。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发动的，但是马克思马上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点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北大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点起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国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因此，毛主席赋予这张大字报这样的性质，即：“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是我们全体革命师生、革命同学的一种伟大的光荣，这也是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点起的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场文化革命不仅关系到我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对世界革命有重大意义。我们革命师生要珍惜、爱护这个光荣，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但存在于政治范畴、经济范畴，还存在于思想范畴。从北大这段运动中，我们就看到了这场斗争，这就是革命师生与张承先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我们赞赏同学们的进步。上次我出了题目，怎样估价张承先的错误？有的说犯了路线错误，有的说犯了路线性错误，有的说犯了右倾思想错误。今天，你们都答复说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完全正确。什么叫右倾机会主义？它阻碍革命的发展，不单是革命的绊脚石，如果只是绊脚石，死也不动，我们绕个弯不就完了吗？他们是利用上级的特权，利用工作组的名义，利用上面给他们的职务，跑到北大来镇压革命的。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6·18”以后，在北大实际上实行白色恐怖。今天晚上，西语系同学揭发，我才晓得西语系一女同学叫孙英珠的，被迫服安眠药自杀。我现在要他回答：你晓得不晓得？（张承先支吾着回答：“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知道后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张：“这是一个严重错误……我有罪！我有罪！”）

同志们，你们从这件事情得到什么教训？你们看，张承先对陆平、彭珮云是那样的关怀备至，对同学自杀却不报告。这不是明明白白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对革命同学这样残忍！这是阶级斗争的重大教训，使我更加体会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他们镇压革命集中表现在北大六月二十日的简报上。简报上说：“6·18”是反革命事件。张承先还有一个报告，“二十天的经验”。这完全是反动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6·18”后，班与班，系与系，校外不准联系，工农来支援也不让进，这样的事情在陆平时还不能实现，在张承先这里实现了。这个阶级斗争我们经历了。

有的同学直接受迫害，有的同学被蒙蔽了，实际上间接受迫害。今晚李杨杨、雷渝平的检讨很好嘛！我十分欢迎他们。过去，不管你们是否反对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反对过陈必陶的大字报、王海治的大字报，是否赞成张承先，这责任都要张承先负责，不要同学们负责。你们是在阶级斗争中间接受迫害，要原谅你们。原谅你们才能在毛主席领导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江青同志讲得很对，对工作队也要一分为二。要把张承先、张德华这样镇压革命群众的人与工作组绝大多数好同志区别开来。聂元梓同志的建议表达了你们的意见，这是完全对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张承先、张德华犯了这样的罪过，必须向同志们检查交代，象这样蜻蜓点水、马虎过关是不行的，不仅群众通不过，而且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张承先必须把“二十天的报告”和二十号的“简报”带在身上，看看是怎样镇压革命的，与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对比，对他个人有好处，对大家也有好处。

我说在北大运动中受到很大教育，不是空话，这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虽然运动有曲折，但吸取教训，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我感谢同志们给我的教育。

自宣布撤销工作组后，你们立即建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今天，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北大全体革命同学、革命教职员，向筹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们致以革命的敬贺！同志们，筹委会成立了，但你们的任务很大，很艰巨。一方面要批判张承先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另方面，又要选出代表，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又要斗争陆平黑帮。任务很艰巨。我有一个看法，与同志们商量：由于张承先镇压革命，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带来了危害，造成当前运动中的混乱，同学们之间有一些不团结。近两个月中，有的这样主张，有的那样主张，这点是很自然的。我们看到中文系选一个筹委会代表，经过怎样一番酝

酿。可见选人是不容易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困难的。各方面的意见不一致，尤其是系里的问题多得很，要一件一件都弄清楚，什么时候才能选出来？起码得半年。哲学系改造那么一个王庆淑还整整搞了一年。希望各系老师同学抱着团结对敌的态度，注意什么是革命最主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互相谅解，当然不是无原则的谅解，我们的原则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们的总纲、总任务。我们要斗垮陆平黑帮，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进行教学改革。这任务是很艰巨的，也是伟大的。如果大家赞成的话，我们就要在三大任务的原则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当然，个人看法是允许不同的，对哪个问题的看法不同，是小事，以后可以在实践中慢慢解决。不要因为个别事情、一个班、一个系的事情就妨碍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情。不要因为这样一点意见，那样一点意见，就妨碍了高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旗帜。当然选举代表、组织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都需要反复酝酿，要考虑、争辩。一天不够两天，要紧紧掌握，很快选举，好去斗陆平。张承先不斗陆平，你们当家了，还很久不斗，这怎么得了！在革命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把“一斗二批三改”进行到底！

现在我回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条子，未签名，大概是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责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还要我谈谈看法。我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儿犯了这么大的罪恶，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问他吗？难道这就叫做“逼”吗？为什么他们可以把人逼死了，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问他都不行吗？（这时江青同志立即起来，走上前去，对准麦克风说：“有胆的就站出来！我们不怕！”）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他应该不应该回答？（“应该！”）这叫什么“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是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查你们不相信，这次检讨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就不相信嘛！他才是希望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如果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啊，你上来讲讲嘛！一种是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有保留意见，也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不会打麻将？有万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不一样。世界上没有那样清一色的，要百分之百一样是没有的，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反动，我们要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你看，我一念这条子，你们不就都兴奋起来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讲，你们可以知道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住房，还留在那里，北师大老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眠、聊大天，那是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们，你的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上来讲，明天也可以讲。

另一张条子问，我在师大讲话，关于师大工作组长孙有余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在六月二十日，师大的王远亮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兵，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么人？》，孙有余立刻作了一个报告，五千多字的报告中有四千字说这个同学煽动挑拨党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打击、殴打、甚至流血。孙有余利用这张大字报打击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兵是千真万确的。我也讲过，郭影秋知道要在人大驻兵，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我只是说明有驻兵。究竟怎么回事？调查结果，军委知道，华北军区也晓得，要房子。但是不是被彭真利用？不一定。不过，不否认以下两件事：一是彭真是不是要搞政变？彭真是什么人？中央文件上说，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什么人？是搞政变的人物。彭真是修正主义者，是反革命分子，一旦时机成熟时，是要搞政变，实行资产阶级复辟、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么时候搞，我们不知道。我只说时机成熟，并没有说今年二月搞，一是

彭真是否抓军队？政变不抓兵是不利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嘛！他通过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相互勾结起来，抓军队。但在北大要房子，还不能决定与彭真有关系，北京市委知道。彭真调不走我们的军队，我也调不动。同学们怀疑驻兵这件事，贴大字报问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要利用这张大字报来围攻、打击、镇压同学呢？所以我是说，驻兵的事，抓军队的事，搞政变的事，都有。但我没有说“二月政变”。二月，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干部子弟是否要建立工农干部子弟组织？江青同志已经讲清了。首先，我很理解同志们这种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思想是好的，是应该有阶级路线。第二，我了解，过去工农干部子弟受打击、迫害、留级、摧残，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欺凌和打击了，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第三，同志们提这问题时，革命左派如何贯彻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太清楚。学校里有没有阶级组织呢？有！就是共产党、共青团。共产党你说不是阶级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而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嘛！问题是在前北京市委领导下，党团组织存在很多问题。北大的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他们瘫痪了，就另外建立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要彻底改造党委、团委，这是光荣的任务。是否工农子弟要另外组织一个组织呢？江青同志讲过了。阶级组织要通过党团组织来体现，不要另外搞一套了。这样要被孤立起来的，会损害我们的团结。真正的工农干部子弟怎么办？怎么做一个革命派？我提议好好学习《九评》中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一是要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二是要全心全意为中国革命服务，为世界革命服务。离开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三是工农干部子弟要记住，要团结大多数人，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甚至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或相反的人，当然对陆平、彭珮云是必须作斗争的。工农干部子弟你们要警惕，要时刻警惕，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也指出：是否真正团结绝大多数人，也是左派的条件之一。

我很欣赏李扬扬的一句话。李扬扬说：他们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很好！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相信，只要讲清了道理，同志们会觉悟过来的。李扬扬、雷渝平讲得很好嘛，几天就觉悟了。青年人比老年人觉悟得快！

有人说，现在到处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可是现在书店里买不到“毛选”。我现在告诉你们好消息：中央已经决定停止其他书籍的印刷，把纸、印刷力都解放出来，集中印刷“毛选”。数量是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底要出三千五百万部。还告诉同志们，为了适应工农兵群众和青年需要，第一决定改成横版；第二改成简体字，第三由原来一、二、三、四卷的价线三块二毛五减为二块。这样逐渐满足大家的要求。

当前，是什么时代？是成千成万工农兵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这是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成千成万的劳动人民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保证党、政、军、国家不变颜色，保证资本主义不能复辟。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必然能够获得胜利！

56.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辩论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4日)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我做为一个中央工作的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你的思想、政治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就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所以我们每一

个要继续革命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首先讲讲这个会。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叫我过问一下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情况毫不熟悉。仓促上阵，搞不好，也和工作组一样，要撤回去。

确实，开会当中，7月29日决定，30日就找工作组、同学们谈话，看文件、大字报、材料，到今天只有六天，我对清华详细情况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同意李雪峰同志说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这就在客观上给各校工作组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校对前北京市委领导的各个学校的党政机关负责人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北京市委敲锣打鼓地欢迎，要求北京新市委向各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党的任务方针没有很好地交待。全北京市派到学校机关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战线各单位各地调来，也没有经过会议讨论，又没有很好地交待政策、交待任务，这给工作组本身又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这是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各校的工作组带着行政机关的习惯，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包办代替。工作组不走群众路线，不和大家商量，即使是很好的工作组也很难做出很大成绩。把方向引错了，就是说不在学校中执行毛主席指出的三大任务，不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斗垮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彻底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不把全校革命学生教职员集中力量向主攻方向进攻，而转过来在同学中、群众中找岔子、找毛病，或发现问题，引导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必须走到严重错误方向上去。今天会上的表现正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有同学递条子上来问，今天会上的布置是否有很大阴谋，我向你们回答，我过问了这件事，这里没有阴谋。可是，客观上表现出来的，还是对立，争论不休，把过去工作组引导的错误方向的后果表现出来了。七天前，我在另一个学校(第二外语学院)，那里的工作组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批判了那个工作组，但同学双方的争吵仍然解不开。当场似乎说服了大家，认为主攻方向错了，相互争吵是工作组领导的错误，但是隔阂很深，吵了两三个礼拜，吵得眼都红了。我走了以后，一看简报，还在继续吵。我劝大家把矛头对准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批改。在一个宿舍里大家都是同学、同志关系，在毛主席的斗、批、改的方针下，本着团结愿望，通过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在共同基础上的团结，他们赞成了，但会散了，他们在同一个宿舍中还不说话，在饭堂里也是瞪眼不说话。

这个情况在清华今天晚上是最好的客观表演，这是客观存在。我们台上有不少同志很不满意。安排名次前一个后一个，还是对立的，当然排名次可能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这是我到清华第一次犯错误，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

对蒯大富、刘泉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推翻的。我是同意对蒯大富解放、平反的。而对蒯大富、刘泉案件反对改变态度的同学，我说服他们，他们坚持还要讲。讲一下也好，听听，今天全国各地来的人很多，让他们听听，到底站得住站不住。

但不管怎么样，这证明工作组象我们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会上几个中央同志在人大会堂讲的，这一时期是把方向引导错了。派工作组即使是客观需要，初期要派，但也应该很快发现。派工作组是不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继续下去就阻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阻碍依靠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当家作主人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因此，应当把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我们要检讨，工作组也要检讨，不应该把责任推在革命师生和文革成员身上。

因此，我同意听你们的批评以后，我再讲一讲，我们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因为学校靠你们，应当向你们说说错误的根源。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好战友，不应当隐瞒错误。人民群众是革命主人，依靠人民革命才能搞成功，中国革命历史如此，世界革命历史也如此。过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是这样，解放十几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基本路线是要放手发动群众。我们的宪法规定，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宪法制定以后，毛主席经常对我们说：领导上要纠正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革命的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的自由。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要前进。领导上有了错误，允许人民提出批评，公开的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这还是比较文明的。只要我们不怕乱，就象清华附中三位青年同学讲的，就是要敢于在需要时，为反对修正主义领导，革命群众有造反的权利。这个道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号召的作用，响应了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应当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非常支持你们，称赞你们，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称赞你们的革命首创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阻碍他们革命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啊！对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什么不可以啊！如果工作组阻碍群众运动发展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压制群众运动，甚至进行镇压，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

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依靠革命学生、教职员。而工作组来了，做一个战士还可以，但是工作组一来就加了许多限制，怕“乱”，什么“乱”？这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祟、作怪。这就是毛主席批评我们的，前怕狼、后怕虎，对新事物不是鼓舞它，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一句话，就是“怕”，怕“乱”，“怕”字当头。只有破他们修正主义的旧秩序，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所以这种“怕”，就是做官当老爷。这是旧秩序，不是新秩序。怕“乱”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旧思想。这种旧思想、旧秩序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要打乱。

我在这里应当说，凡是中央过去的指示，新市委的规定，有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我们应当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应当彻底废除，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的错误。

这一点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对学校机关派工作组的方法不是好办法。客观上起了阻碍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作用，实际上代替了旧党委的领导，从上而下，行政命令的灌输，而不是先发动群众，以后帮助群众。有些地方慢慢地想起来了，但是我们想得比较晚，想得不周到，一直到主席亲自抓这个问题，才认识到工作组应当撤回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青年一代，特别是大中学校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有机会进行革命，自己当家作主。其实，中国学生运动的传统，远的不说，四十年前的“五四”和三十年代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都出在北京，在大学里。我们在主席台上的都是这两代的学生。我们那时幼稚得很，那时我们就知道闹学潮、闹革命运动。为什么在今天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反而不相信你们这一代了呢？这不是对你们信任不够吗？对形势估计不够吗？对工作组估计过高吗？

撤走工作组，这样做才能使你们有信心。你们要改变这个局面。不错，清华是在蒋南翔领导下造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们两万革命学生、教职员大家起来，一起努力，进行斗、批、改三大任务，我们相信清华园革命气氛比现在更高涨，就不象现在这样，互相责备，互不信任。我知道的，在一个班上不说话，在一个宿舍不说话，辩论会上就是这样，四个人都是两个两个，在一个班上的，在一个班不说话，在一个屋不说话，既然澄清了，工作组说明了处理错了，说反革命就更错了。同学们的争论是内部问题，可以自由辩论，不应该花 23 天，甚至花 24、5 天，这样的功夫在同学中间造成对立，把同学内部问题引向敌我矛盾方面，限制自由，压制、围攻、盘问、轮番斗争，直到打手印、造成绝食等等，这领导要负主要责任。

我不相信这个扣子解不开。我和这两方面都谈过，而且长谈过，就是没有把道理谈通。今天在会上又反映这种局面。党中央、毛主席派我在清华做一些接触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

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我们上边的责任。关于没给工作组交待好政策、任务，推迟决定撤

消工作组，以至造成执行中北京市几乎无例外地工作组与一部分群众对立，整个主攻方向搞错了，显然这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上面要负责任。但具体来说，各学校工作组都有具体问题这，这由工作组负责。如清华对蒯大富同志、刘泉同志及其他扩大化围攻同学的问题，就应当如叶林同志所说的那样，应当由工作组领导负责。叶林同志更应负起主要责任，他应该向大家。我们应该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不同待遇、受压制的同学们、同志们道歉、赔礼！

刚才说的这件事应当结束这样的争论、对立，但不是说原则问题停止争论，而是讲互相敌视、互相攻击这样的情况要改变。叶林同志的检查是初步的，同学们、同志们对他检讨不满，检讨不深刻，我们可以继续开这种辩论会。而今天已解决的问题不再争论了，不再采用这种方式争。今天应成为新清华新精神，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方面去！

为实现三大任务，首先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辩论，我看是需要的。应该说明，我们工作组的大多数，的确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老革命，是要为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效力的。但是老革命好心肠，没做好事，当然我们上边也要负责任。今天开完会后，我们找工作组单独开会，使他们不要背包袱，心情愉快地、真正地、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评。

总的方面工作组由领导小组负责，主要由叶林同志负责。如果各系、各班的工作组有问题，批评工作组也可以，开小会进行。如果什么时候，那一部分问题，会开完了，检讨完了，得到了相互团结的效果，工作组就可以离开。他们不是浩浩荡荡来的，也可以分批离去。但是如果你们发现新问题，要他们回来，我想他们应当高高兴兴地回来。如果是真正革命，对任何善意的批评是愿意接受的，愿意改进的。但是我在那里还要向工作组说几句话，你们留在学校时刻，当然还在班上、在食堂里吃饭，你们不应当宣传过去你们自己和中央、市委指示和叶林同志所说的不同意见，你们应当遵守这条纪律。否则我们在大会上说了，回到宿舍、班上叽叽咕咕，不要下次辩论会上又是这样对立起来，这就是工作组的影响了。我们很慎重地要求你们这样做，今晚叶林同志一个人代表检讨，有条子要求其他同志讲话，其他同志以后有讲话机会的。以后满足你们的要求，或登台讲话，或书面发言。

刚才说了，这些错误必须也只能由工作组及上级来负责，所以学校本身的文革同志们同学们是不负的，因为他们是指定的选拔的，他们在工作组决定下办事。本来他们应当独立思考、自觉进行工作，可是在这样的工作组领导下，他们被动了。当然刚才最后那个同学(贺鹏飞)代表几个人的发言，他们自觉到错误，他们是相信党、相信工作组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这样相信，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同学们时间比较多，每天可以有两小时学毛著，可是上面两个同志他们每天要到这个时候，1:30(报告时间)才能学习。

革委会工作的同学要自我批评，要改进工作，促进进步，这是应该的。同学们一方面要提出善意的批评，一方面给以应有的谅解，才能有利于团结，才能大家进步。

我们应当说在清华园工作的教职员，凡是愿意革命的，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究竟谁经得起考验，谁经得起斗争的锻炼。要在运动中证明，要看半年的斗争生活证明。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究竟谁是左、中、右，不能自己封自己，不能自称或上边封，只有在斗争中，锻炼中证明自己是哪一种。

同学们都很年青，大、中学生，二十多岁左右，不能不犯错误，只要不执迷不悟，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对青年是许可的。列宁这样说过，毛主席这样说过。当然犯了错误，必须要懂得改么，而且还要多次地改，不可能一下子改对。我们自己是从青年来的，那时比你们更幼稚，犯错误更多，在党内受更多的批评的。只要有决心革命，错了就改。我们就紧跟毛主席，犯错误的跟的不紧就改，再不跟紧再改嘛！也可以跟四五十年么！就是这样我们还常常勉励自己，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我们还要保持晚节！

别以为已经是老革命了，四、五十年革命历史了，也可能犯错误，这一点，有四、五十年党龄的和毛主席一道发起党的老同志董必武同志在此作证。他在××会议上说：“老一辈从旧社会来的，遇到新事物，常常脱口而出的话，猛然一想，常常是错的。只有冷静地想一想，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思考，得出的结论比较正确，才比较接近主席思想。”你们想想我

们党有五十多年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全党的老同志说的话。

我比董老晚生十二岁，也犯错误，你们后生这么年轻就保险不犯错误了吗？我相信，毛著你们比我读得熟，语录也比我熟，常常有时你抓这句，他抓那句，吵起来，难道就用得那么准吗？难道没有一点用错的吗？没有一点旧思想旧习气影响你们吗？我在六天谈话中遇到几个劳动家庭出身的同志，他们说即使成分好，仔细研究一下，也从父母身上，看到非无产阶级习惯，受到剥削阶级影响。对自己家庭用毛泽东思想分析，这是基本功，是阶级分析。我就常常拿我封建家庭解剖，今天不可能讲长了，我总要到你们这儿来讲一次。

有人问今天为什么不把蒋南翔揪回来。我们今天主要是解决工作组问题，来进行检查批评，我们把这个工作作完，自然要集中更大力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垮他们。

有同志告诉我们，你们现在在清华园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并且订了章程，问我对不对。今天上午我们在中央书记处和文革小组会上商量，我们觉得学校中的政策不是这样。知道你们是有一定考虑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会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政策办事，这样你们才能按照党的要求争取多数，达到团结95%的群众，95%的干部。这个政策在清华园并不例外，因为在清华园不仅是青年学生，还有一批工人、教员，加在一起完全可以做到。在清华园就是靠你们去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还有同志问陈伯达、康生等的录音问题，他们的录音在复制，一定要给你们放。

今天只回答这些，今后还开大会、中会、小会。现在学校工作组不负责任了，有临时文革委员会，还不是由下而上选举，但临时可以办。刚才七位同学检查了，你们认为可以，他们就暂时作几天，也是考验的机会。离开了工作组，他们独立工作，给你们看看，不行由下而上选举嘛，马上就正式成立筹委会。

清华这么大，两万多人的事情，总要有人做，而应该信任他们，考验他们，选举正式筹委会。

我这次来清华园向你们老老实实做学生，来学习，也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对于过去清华园受蒋南翔统治，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的清华统治，提倡旧清华精神，使革命思想被压抑，现在解放了，你们当家作主人了。

从今天起可以说新清华新生了！

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在清华园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炬，来进行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同时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让我们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57. 关锋给谭厚兰等同学的信

(1966年8月4日)

谭厚兰等同志们：

昨天晚上邀你们谈话，给你们提了一些意见，对不对请你们考虑。你们最近一些作法存在些缺点和错误，这不要紧，昨天我说过，不要灰心丧气。我们按照毛主席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有人抓你们的缺点和错误不放，不要怕，要顶着，你们首先起来揭发黑帮分子程今吾，首先起来批评孙有余为首的工作组，这样一个革命的行动，任何人也是抹煞不了的，当然你们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虚心向群众学习，我赞你们展开大辩论。以上意见，请你们参考。(电话记录，林杰同志转达)

关锋 66年8月4日晚

58. 董必武在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5日凌晨)

同志们、同学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对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工作讲了话。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有许多同志关心我的年纪了。让我早休息，我不愿休息，因为我参加清华这一重大运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是同样来学习的。我参加你们这个运动，不是老了，而是年青了一个甲子(指六十岁)。我和你们一道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需要触及灵魂深处。我的旧文化、旧思想，不是比你们少些，而是比你们多些。我跟了毛主席四十五年，克服了一些，但还应依靠毛泽东思想来克服，脑筋是一个物质，发生作用就是思想，装进些东西总要挤出些东西。多装点毛泽东思想进去，就多挤点脏东西出来。

我祝你们彻底斗垮、斗臭资产阶级当权派，祝你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祝你们改革成大致满意的教育制度。彻底满意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说是大致满意。我的话讲完了。

59. 江青、康生在天桥剧场对中学生红卫兵的讲话 (1966年8月6日)

江青：

同志们好！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们是接受同志们的邀请前来参加你们的会议的。我受全组委托讲一讲话，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革命干劲。我们是很支持你们的。过去教育文化战线上面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路线，专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们要把他夺回来！你们作得对，作得好！今天因为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改嘛！对了，就坚持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抓我的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就告诉我，我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做法上就叫做一斗二批。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育改革。那么你们都是革命者，革命者都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听说你们有一副对联争执不下，(按：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我觉得这是很好解决的。你们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匆忙拿出来的。我想讲一讲“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哪儿来的。有一出京剧叫“连环套”看过没有？(“没有！”)窦尔墩对黄天霸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法前进了，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之后，上海书记处又改了达十几次。他现在还有一篇文章讨论了好几次还不肯拿出来。我搞京剧改革两年了，谁有好意见我都接受。你们现在老顶在这儿，就不能斗那些家伙了，内部老紧张。我们现在有好些成见是过去的。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错误缺点！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也可以，另外改也可以。我们认为这样改比较好些：“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我们是作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我们是关起门来开会，没有外人，怎么样，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不强加于人。《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请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他们谁能担任这个任务，我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就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一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我想讲一讲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是有所指示的。第一要有马列主义修养。我再补充一下，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我们的头脑。第二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依靠群众大多数。噢，你们想一想，就咱们这几千人行不行？还是要团结尽可能多的大多数呵！这是有战略意义的，先锋队脱离了大队就糟糕了，是不是？第四，就是要民主，要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不仅要听和自己相同的意见，还要听相反的意见，这样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没有民主，哪里来的集中呢？民主集中制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酝酿，集中起来，然后统一行动。第五，要有

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这一条不行，这一条好多人是不容易办到的。总而言之，一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现在，我们只要有时间便来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还可以给我贴大字报，这是一种提意见的办法。你们自己要不要来点儿自我批评？只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行不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样才能孤立打击少数。总之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的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斗倒批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说对不对？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吧！有一个问题我要解释一下，等会儿，我们的顾问再跟你们谈谈。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的表现，不是表面。(看了一个条子)有一个外语学院附中的红卫兵递一个条子，没写名字，叫我明确表示，同意不同意那副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明了，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这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我是说少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康生：

同志们：

首先我向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同志们问好！向毛泽东的共青团的团员们问好！几个月的运动中，我们年老的，从你们年青人那里受到很大的教育。同志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坚持毛泽东同志阶级路线。你们的一切辩论，一切争论，基本的、本质的问题，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问题，不是对联这个字那个字改不改的问题。为什么同志们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我看过去彭真、陆定一黑帮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条教育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相对抗的。同志们提出来要坚决地战斗，为无产阶级的路线而奋斗，完全是对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无论大学教育，中学教育，要不要阶级路线这个问题尖锐的摆在我们面前。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连，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条阶级的路线——毛泽东阶级路线作斗争，我对你们很钦佩。

其次，在过去彭真、陆定一黑帮的反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在各类学校里，大多数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受歧视、受迫害，同志们是深受这种迫害的。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来表示抗议，坚决反对，对于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的这种迫害的抗议，提出要造反，这是很好的。

第三、我从同志们的活动中，从红卫兵及红旗战斗小组的活动中，感到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我们共青团过去工作中有许多毛病，甚至有严重错误。我在文革中看到有些学校团委瘫痪了，看到北大团委瘫痪了，我看到团中央有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边，彭小蒙同志在北大控诉了张承先，我看是完全对的，是有道理的。同志们起来革命，人大的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提出要改造共青团，我看这一要求是正确的。我赞成今天晚上要开辩论会，今后如何把我们共青团改造成真正的毛泽东的共青团，我希望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成为我们改造青年团的重要骨干。过去的青年团组织涣散，我看有点象“全民团”，就是说有些团阶级路线不明显，我希望你们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的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把你们坚持阶级路线的精神彻底贯彻到青年团中间去。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要在文化革命中当先锋，当前要把成立文革小组、革委会，成立文革的全权委员会，同改造你们青年团的任务相互结合，很好地结合起来。你们的任务是重大的，也是很光荣的。

同志们坚持我们无产阶级路线，坚持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但是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毛泽东的阶级政策，阶级路线和政策是分不开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贯彻阶级路线，同时我们要更善于用革命的阶级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团结 95%以上的人们同我们进行文化革命，离开了这样的政策，文化革命就不能贯彻到底。因此我希

望同志们能拿出很大的、很多的、很深入的力量去研究主席接班人的五项原则指示。我应说一句，要拿出千倍的、万倍的，而不要研究对联妨碍了我们研究主席的五项原则指示。

主席的第一项原则是要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也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要革命，要阶级斗争。同时我们知道他们灵魂在哪里呢？在善于分析，对每件事情要分析，善于把问题一分为二地看，就是说辩证地看问题。我很欣赏清华、北大、人大附中的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是什么呢？这些是毛泽东思想的，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一分为二思想的。

毛主席的五项原则的第二条，叫做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样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服务，也不是为一小撮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服务，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也就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半心半意地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第三条，是真正的左派，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必须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同志们，怎样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权就是领导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人，领导权就要落空。团结绝大多数人，就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他不同意，我们怎么说服等待，团结他们，甚至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也要去争取团结他们，不要看到他们的意见与我们不同，看他的意见错误就不管他。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95%以上的人团结在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周围，彻底斗垮黑帮，彻底斗垮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彻底地对教育制度进行革命。

第四条就是要有民主作风，没有民主作风，就没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没有民主作风就不能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一条，青年同志要特别注意。要倾听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一种意见与我们不同就不愿意听，甚至那种意见是不对的，我们也要听，不对的意见可以证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要让少数不同意见的人讲话，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意见，真正实行民主。同志们要记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条原则。

第五条，就是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点青年同志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容易的，讲起来容易，遇到现实斗争就不一定实现的。但它却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生命就会停止，同时革命就会停止，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真正地好好地进行。我们的观点就不能正确地很好地贯彻下去。

最后，我很赞同、很拥护你们坚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观点。同时我也希望同志们要着手研究、实现这种阶级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政策。这方面还要同志们多加努力，要把阶级路线同阶级政策密切结合起来。政策是路线的生命，没有政策，路线就不能实现，希望同志们真正地把二者统一起来。

看到同志们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我是很高兴的。我常说，你们这种豪杰气概有一千丈，陈伯达同志给我改了一下，说你们的革命豪杰气概有一万丈，我赞成。我说你们是豪气万丈的青年。

你们碰到什么呢？碰到有些工作组是官气十足，是钦差大臣。你们豪气万丈的青年遇到官气十足的钦差大臣，当然当中发生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的是敌我矛盾。总起来讲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很大教育。

我也希望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变为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变为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这是我对我同志的希望，也是对同志们的要求。

60. *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的讲话 (1966年8月8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六卷)

61. *林彪关于干部路线的指示 (1966年8月10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六卷)

- 6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 年 8 月 12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七卷)
- 63.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12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七卷)
- 64.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13 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八卷)

65. 陶鲁笳在北京铁道学院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13 日)

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职工同志们：

我以中央工交政治部工作人员名义参加今天大会，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也是以诚恳的态度来听取同志们、同学们对工作组、工交政治部和我本人的批评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谁战胜谁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要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八月八日，中央公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立即得到了广大群众、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这个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决定的公布，使广大群众、广大师生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也是检查我们前一段运动的重大标准。现在我们与大家一起学习，认真贯彻这个决定，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提高我们的认识。这一点我觉得在当前说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点，使我们认识：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前段运动，我们工交部有四十四所高等院校，根据中央决定来检查，除一、二所以外，其余的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发生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即使一、二所没有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作组也犯了包办代替、压制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够等等错误。也说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走工作组是十分英明的。工交部各高等院校在文化革命中普遍发生了严重错误。大家都知道，铁道学院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也有直接责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得很，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势，广大革命师生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这使黑帮分子、反革命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魂不附体。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但是过去一段运动在大好形势下也有阻力。这个阻力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一段证明，工作组成了运动的绊脚石。这个情况，不只铁道学院一个地方如此，工交部绝大多数院校都是如此，工作组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工作组制造了许多框框来束缚群众的手脚。所以在大好形势下，在大好的主流中，也有这么一股逆流，这么一股阻力。刚才几位同学说得好，说得很正确。拿铁道学院来说，同学们说的“六·二〇”事件，叫“六·二〇”运动更好些。要恢复“六·二〇”的出色形势。“六·二〇”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六·二〇”以前革命师生和工作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一方面，象刚才那位同学天不怕、地不怕，毫无畏惧的彻底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工作组怕这怕那，用许多框框来束缚群众手脚。“六·二〇”运动就是这样出来的。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本身就是错误的。“六·二〇”运动我们说是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绝对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这样做颠倒黑白。“六·二〇”运动是什么运动呢？就是批评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我说批评得有理、反对得有理、赶得有理。革命师生按照党中央毛主席

的指示，按照《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敢想、敢说、敢干，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天不怕、地不怕，毫无畏惧、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只要你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管资格多老，地位多高，群众有权反对你，有权赶走你。刚才同学说了“六·二〇”就是一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今后贯彻中共中央决定，还要靠这样的革命造反精神。没有这样的革命精神，这个运动是搞不彻底的。那么在“六·二〇”这样一个铁道学院的好得很的形势下，我们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有好几个同学批评了我，这完全正确。我没有经过调查，听取了工作组的汇报，第二天就来学院讲话。我和一些同学座谈了，我说过，来的本身就是错误的，你有什么理由第二天非来不可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毛主席教导不要怕“乱”。来，就无非是怕“乱”嘛！所以，在这个形势面前，我们真正用毛泽东思想彻底革命的，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应该和群众站在一道，至少也要象对我批评的，先进行调查研究嘛！不进行调查研究，偏听偏信，象同学们批评的那样，只听一面之词。一夜工夫，第二天……革命师生在一起、深入革命师生里……这才符合毛泽东思想……(原抄录者注：大字报斯破)为什么匆匆忙忙来了呢？告诉同学们，听说占领了电台、电话总机，当时没有进行调查，现在很多同学说，很不满意这种说法。即使是占领了电台、电话总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今天看了李乾红的“六·二二”声明，看看它的精神，一句话，自己起来是完全正确的。他声明中有一条，支持广播台同志的革命行动。同学们要广播自己的东西，工作组不让，他就要革命，要干，干得有理嘛！这里反映我们不是信任群众。毛主席一贯教导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没有这样做。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六·二〇”是铁道学院的广大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的首创精神。我讲话尽管也讲了支持革命群众的话，也讲了三个“好得很”，刚才有同学批评我白说了。因为那么一来，讲话的基本调子是要压服同学们，说工作组是革命派，为工作组辩护，要把轰轰烈烈的局面纳入我主观想象的工作组领导下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撑了工作组的腰，给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也讲了工作组的五条缺点，与现在中央的精神比较起来，叫做假批评、真支持，完全不是中央决定的精神。为什么强调工交系统派来的呢？强调这点无非是用“尚方宝剑”来压制群众。这就难怪乎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说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的讲话是一篇错误的讲话，对后来工作组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有直接的关系。同学们说我是定了调子的，我们实际上想了为什么要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当然刚才有的同学也讲了，最根本的一条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里根据中央精神，我们来检查。毛主席教导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信任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我在六月二十一日的讲话是违反了这一教导。为什么说在灵魂深处呢？因为我在口头上讲了，但在灵魂深处和口头上不一致。我们没有深入群众中去，甘当小学生。对于广大群众的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风格，对在运动中每时每刻的新事物、新创造缺乏感性知识……我们的感情缺乏无产阶级的感情，对广大群众没有感情，相反对工作组倒挺有感情。对工作组偏听偏信，相信工作组胜于相信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阶级大变动，缺乏深刻的阶级分析。在这样阶级大变动的新形势下，我们缺乏感性认识，用脑子中的旧思想、旧框框看待这样的新事物。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记得在六月二十一日的讲话里建议建立各级文革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院级文化革命委员会要由工作组派一人兼任。这是完全不相信群众的。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兼任呢？就是不相信群众起来闹革命。第二，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毛主席的精神，我们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尽管我们嘴上对别人说，不要怕“乱”，到自己身上就怕起来了。群众真正起来了，又怕了，这叫“叶公好龙”嘛！“六·二〇”运动就象同志们所讲的脑子里怕乱。现在看怕乱是什么东西呢？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实质是怕群众、怕革命、怕大民主。有怕乱的思想，必然反对敢想敢说敢闯的革命群众。他们起来大胆行动，常常在我们所谓老革命新问题的脑子里发生了许多顾虑。对运动中的带头人总要找些缺点，不是先看大方向，总是先找岔子、毛病，这是完全违反中央决定的。决定里讲了嘛，这样大的革命中，

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我们(包括工作组和我们在内)这一点是工作组犯方向性错误的很重要的原因。找带头人的毛病、岔子，甚至于某些不确切的材料，夸大缺点、错误，把我们和坏人混淆，这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违反了不整群众的原则。二十三条规定了不整群众嘛！不整群众，就是把学校分为除了当权派就是群众。当权派里再一分为二，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拿铁道学院来说，李乾红、王志宏同学虽然是学生会正、副主席，就不是当权派。对他们根本不应怀疑。即使是群众中真正的右派，也要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因此把问题夸大，甚至怀疑他们与黑帮有联系，势必把运动方向弄错，而且把好人当作坏人搞。这是很严重的不把矛头指向黑帮，而是指向群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黑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对待。今天听到了在所谓“六·二〇”事件遭到打击、围攻、甚至迫害的同学的发言。我听了这些材料，我心里感到沉重的。为什么把敢想、敢说、敢干、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他们一片热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想一想，如果放在自己头上，精神痛苦有多大？当然其影响不只一部分遭到围攻打击的同学，它的影响是群众斗群众，同学斗同学，造成革命群众的分裂。这是很严重的后果。这恶果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消除。这教训要深刻记取。所以我要在这里向遭受打击围攻甚至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所以，同学们，同志们，我们犯了这样的错误，你们还说我们是老革命，我们心里十分不安。老革命比起同学们同志们来，我们大大落后了，我们真诚地向毫无畏惧的有真正革命精神的青年一代学习。当然最根本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学得好，我们学得不如同学，大大没有你们学得好，也用得不好。千条万条根本一条就在这里。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没挂帅，是不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问题。稍稍离开一点毛泽东思想就要犯大错误。工作组要负直接的责任，上级要负，工交科特别是我个人要负。今天传达了吴德同志在昨天的讲话，新市委也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首先上级要负责任。工作组也要负他的责任，各有各的账。我们上面要承担责任。不能都推到工作组。这个错误不光是铁道学院，相当普遍的，这是责任的问题。必须指出，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党团员，他们是有责任(此话重复了一遍)。我要重复一遍责任在上边，在工作组。怎能在他们呢？他们是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嘛！这一点要讲清楚，就是有利于革命师生内部的团结的讲法，加强团结。

现在由于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而产生的恶果，就是革命师生员工内部产生了隔阂。这个隔阂，对工作组错误的看法，对前一段运动的错误争论不休，争论很激烈、很凶。这种情况不只铁道学院一个，其他学院也是如此。这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恶果。人民内部对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不利于我们“一斗、二批、三改”。

工作组郭鲁做了初步检查，有的很满意，有的很不满意，两个都是“很”，要看到这个隔阂。隔阂比较深、比较尖锐，这是工作组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所造成的。我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见，工作组有决定要撤离。同学们可以揭发批判，揭够批够，需要再来检讨还可以回来检讨，市委决定中讲过，但是这两种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对立。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有的同学说这样辩论下去会辩论多久呀！什么时候才能一斗、二批、三改啊！我觉得这意见有道理，但既然有不同意见还要辩论，但有了中央决定可以加速我们统一认识。我看两种不同意见，按中央决定精神，认识有了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比方说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同学，今天也揭发批判了工作组的不少错误。有的同学说：“可不可以把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你们同意不同意？(有人说同意，有人说不同意)不能这么说，恐怕不能这么说，这两句话怎么能放在一起呢？这两句话不能放在一起，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错误不是主要的，为什么要撤销工作组呢？这是我的

意见(掌声)。大家都鼓掌，好象都表示同意，不赞成的也可以辩论嘛。我上次犯了定调子的错误，这次我表示不再犯这个错误。工作组集中整训，就是为了按照中央精神总结前阶段工作，揭发批判前段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现在对工作组内外夹攻，上下夹攻，这样经过一段斗争，我们的认识就提高起来了。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是件坏事，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条件首先是要充分揭发批判这个错误，认识错误，承认错误，然后采取措施，坚决改正错误。一句话，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有这样的条件才能由坏事变好事。所以，我们现在对工作组批判揭发，向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作斗争，就是为了使坏事变好事。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些，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犯了错误也不要怕，要以彻底唯物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把坏事变成好事。

其次，关于工作组还要说一点。周总理在清华一次辩论会上说，工作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革命的，但是好心肠没有办好事情，这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现在不要他们背包袱了，要诚恳地向同学们检讨。这一条是否符合铁道学院的情况，即工作组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好心肠没办好事。但工作组错误主要由郭鲁同志负责，郭鲁同志刚才讲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文件是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给我们提出了光荣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件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1)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决定，要象社论里提出的“学习它、精通它、应用它”，主要学习它，统一认识。刚才讲的师生有对立，有隔阂要消除。以中共中央决定为武器、为准绳来统一认识，按决定精神，大家学会决定中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相信革命师生，采取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一定能够做到。就是要按照中央精神，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什么叫枝节问题？例如在辩论工作组时，要澄清许多事实，我有很多问题无法讲，因为我没带录音机，一句两句常有出入，不要在具体情节上花过多时间。要抓大方向，要抓对事物的态度问题。至于某些具体情况会有出入，我们一定要在大问题上一致起来，当然百分之百地统一不可能。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这一条就解决问题了。

(2) 闹革命第一要有革命的武器，第二要组织。决定中讲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这是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按中央精神重新改造文化革命小组。原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不是按照中央决定精神建立的。选举是个很大的事情，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放在什么时间，我看放在消除隔阂后再选比较好。隔阂大就很难产生，按别的学院的经验要花很长的时间，一个班一个星期产生不出来。我不是定调子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3) 根据中央决定，搞好运动的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在上面说再也不能犯前一阶段错误，就要相信群众，否则还会犯错误。将来文革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有当群众学生、先生的问题。当领导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有当学生和先生的问题。要紧紧依靠革命左派，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关键就在这里。

我坚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武器；同时学习和掌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字报撕落)强大思想武器，这是会进一步团结起来，冲破重重障碍，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恢复“六·二〇”精神。前面发言中有的同学说，“六·二〇”以后冷冷清清，班与班、系与系不串连，没有那样蓬蓬勃勃。这是前段错误路线的遗毒。现在，

我们要发扬“六·二〇”革命精神，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6.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首都部分师生的讲话 (1966年8月15日)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

今天我和学校的革命同学们来参加团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在这个会议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团中央为什么要改组？第二个问题，团中央机关如何把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一个问题，团中央为什么要改组？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各学校的革命要求来决定的。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及过去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校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十六条讲了这是方向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就从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团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师生的。过去团中央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进一步揭发。为什么犯了这些错误？我参加了团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我提了三点意见：第一条，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同志们对于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要有全面的了解。同志们，我们要认真读一读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最后一段，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概念，就比较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毛主席不仅在这三个组成部分发展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志们知道了的，第一、人民战争思想。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第三、党的建设。这一些都超过马克思、恩格斯，超过列宁。林彪同志说过，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毛泽东。今天，马克思叫马克思主义、列宁叫列宁主义，为什么我们不叫毛泽东主义（全场热烈高呼：毛泽东主义万岁！）毛泽东同志谦虚，不让我们叫毛泽东主义，而叫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我们心里都叫毛泽东主义的（会场再次高呼：毛泽东主义万岁！），同志们，我们公报中，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

同志们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这个公报中可以看出伟大舵手、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我们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的不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的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同志们务必了解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至少了解过去。我们讲的，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想一想，没有毛主席我们有没有这个礼堂开会。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在十八层地狱下受罪。我们是毛主席解放的。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这六十多岁的人，跟着毛主席三十多年，天天跟，一直跟，有时掉了队，跟不上，还是跟。你们都是青年，是要成为红色接班人，接什么班？毛主席提出五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首先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我们如果脑筋不够或者少有或者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够资格接班。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最大责任。没有这一点，只抽象接班就要掉队，就不可能接班。我们接班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犯错误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主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立场，这点我知道。包括我在内都是旧社会出身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千丝万缕在我们脑子里，如果不经常自觉地进行思想斗争，不经常学习“老三篇”，

作一个纯粹的人，我们就要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这点对于团中央负责同志是个极大的教训，同时也要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

第三个问题，不是真正走了群众路线。我说团中央口头上挂的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做的是脱离群众路线。

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陷害群众。所以十六条中，第三条专门讲了一个“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专门讲了各级党的领导四类情况。第四条专门讲了一个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锻炼自己。但是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站在群众之上，不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犯错误主要由于这三条。同志们可以揭发批判。但不外是这三条。所以团中央要改组，因为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所以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为什么停职反省？因为撤不撤职要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除了四位同志外，其他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们可以继续揭发批判，如果犯了严重错误，还可以停职反省。团中央主要同志停职反省了，团中央怎么办，党中央的意见是，建议团中央成立一个临时的书记处，总的任务就是总结九大以来的团中央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筹备召开团中央全会。团中央全会为什么还要筹备？因为只有团中央委员还不够，还需要四方面的人参加：

第一，从文化革命来看，高等学校的代表，全国各大中学校团的代表；

第二，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工厂青年工人代表；

第三，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贫下中农代表；

第四，要产生解放军青年代表。

只有这四个方面的人参加，才能把全会开好，产生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书记处。临时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路金栋，贫农出身，王道义工人出身。

第二个问题就是成立青年团机关筹委会的任务。现在青年团机关包括团中央、青年报社、青年出版社，要经过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革委会。团中央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参加临时书记处的工作，我们希望在这个礼拜内酝酿，真正民主，无记名投票，选举革委会。原来的书记处，一个也不参加文革小组、文革代表会、文革委员会来领导团中央的文化革命运动。

各校各机关对团中央的错误可以继续揭发，用大字报、小字报，贴到团中央机关来。我们决定派解放军的两个得力干部来接见同志们。

我建议在这里的红卫兵撤走，红卫兵维持秩序做得很好，党中央保证，团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证把团中央改组为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团中央。

我们一定要产生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走群众路线、站在青年中的团中央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67. 陈伯达：在大风大浪里成长 ——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16日)

同志们！同学们！

大家全心全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着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个伟大的事业，为着我们亲爱的祖国，为着你们这一代同老一代的革命者能够衔接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下永远前进，为着把我们国家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永不变色，为着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

斗争，你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要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们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来到这个祖国的首都，来到祖国的革命中心，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

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斗争，表现出你们有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这次辛苦，表现你们的英雄气概，但是，这还是初步的考验，你们还要经过千百万次的考验，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万次，把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

革命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同志们要顶天立地，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一切折磨，经得起一切可能的意外的挫折。要经过各种各样痛苦，经过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剧烈的冲突。要做到老，学到老，学到死。这样，我们才能对祖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自己必要的、可能的贡献。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永远不要忘本。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千万要记得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做人民的儿子，做人民的学生，永远永远同人民群众在一起，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人民群众。毛主席经常说，我们时刻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为人民服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大家要好好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样，我们就有了斗争的思想武器，搞好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一场大革命成为一切工作的伟大推动力，成为赶上和超过世界上一切先进水平的推动力。

我们祝你们健康。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由你们——毛主席教育下的新一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

革命要依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包办代替。请你们好好学习十六条！掌握这个伟大的精神武器，才能好好进行斗争。这是两个月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是毛主席做的总结，得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万岁！

68.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18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九卷)

69. *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18日)
(见《系年录》第二十九卷)

70. 周恩来在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员时的谈话记录(整理材料)
(1966年8月18日)

周总理：你们能给中央提意见很好。

问：为什么单有红卫兵上天安门？

周总理：八月十六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斗争会，外地来的人很多，大家都想见首长。十六日晚上回来就研究十八日开百万人大会。把此结果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一定要求参加，并要求穿军衣，后给毛主席赶制了一套军衣。十八日有坏人上天安门也不用怕，咱干咱的。

问：如果统一组织，中央能否作出具体办法。

周总理：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等是一定能统一起来的，以后会统一。这些组织与红军有区别，叫红军不妥当、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关于统一到一起叫什么名字好，要叫大家讨论。

周总理：我讲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们没提到，看人要看两好：

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也等于忘了本。

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出身良好的不要放弃思想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改造，阶级烙印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方出身坏的，也不要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比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也成了军阀。我们现在正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全靠毛泽东思想。这是长期的革命工作，我们这一代做不完，如果你们做的好，能完成，做不好还要你们下一代去完成！

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的，当我要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来是小职员，本可填职员的。但是考虑到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在淮阴，一个在淮中，他们对我影响都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个人都写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到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还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士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为基本核心。出身不好的很革命的的也可以吸收，共产党内还吸收出身不好的呐！对那些出身不好的千万千万不要看作铁板一块。主席那条教导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在一个水平上……出身不好的也是发展的。那个报告写好给毛主席看，主席在报告上写一段批语，我们感到是一条重要指示，所以作为主席教导发表了。

你们一定要通过各种矛盾的斗争，才能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前进，这就是辩证地看问题。(对出身好的、出身不好的)

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

王杰同志好榜样，一颗红心为人民。你们会唱这个歌子吗？

出身不好的你们不要把他搁在炉火外边，光烤着他们不行。也可以把他们吸收进来，在里边把他们熔化。把他们搁在炉火外边，怎么能熔化他们呐！

71. 邓小平、李富春在怀仁堂接见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8月20日7:00—11:30)

邓小平：怎么谈啊？本来是昨天要谈的，是不是这样啊？上次三方面的意见都听了，这次谈话，人数多少一样：八、八、六，有道理也有道理，没道理也没道理。(注：八、八、六系指三方面意见代表参加座谈会人数)主要是依靠革命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

今天主要谈今后怎么办。革命师生如何团结，自己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院党委撇开，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一斗、二批、三改，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现在双方面争论得很厉害的是对党委评价，有三种意见，恐怕还不止三种意见，大致上是三种，各方面意见恐怕还不同，统一了方针之后，这个问题可以放到一斗里面，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斗，所以有争论都可放到这里来。对院系领导人进行批判，最后定性质。院党委错误的性质和个人错误的性质，是整个院党委是黑帮或某些人错误严重，情况不同，就是斗字。同学之间为什么不可以统一起来，双方同学不要顶牛，要平心静气，头脑冷静下来，这样定性质也可以客观一些。我想没人想把黑帮定为不是黑帮，把不是黑帮定为黑帮。我还是用上次的语言，大家不要用“派”字。第二是过去那些帽子统统不算数。现在的革命委员会只领导一部分人，总要统一起来嘛。党中央和毛主席把国际关系学院的责任放到了同学身上，总要想办法一块儿搞一斗、二批、三改，顶牛顶久了总不好。我们不能说哪种意见对，哪种意见不对。我们还没有发现绝大部分同学愿意把运动搞坏。大家都赞成十六条，那里有方针、政策、任务、目的，还有方法，取得团结大多数，是方法达到的结果。最后还有个改字，在斗、批的基础上改。过去有两个框框，一个是旧的资产阶级框框，一个是苏联的框框。我们有个抗大，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大破。今天搞抗大，情况和过去有些不同，要劳动，要结合实际。你们这个学院要学外语，否则就没工具，这是个原则，怎么办？可以讨论，总的原则是办抗大式的学校，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把国际关系学院办成抗大式的学校，我们没有办法，靠你们，这是以后的问题。现在第一个字，大家就顶住了，那怎么搞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呢？顶牛顶久了不行，一些问题可以搁一下。不要凡事只有我才正确，其它都是错误的，大家都有犯错误的权利，要相信这一点。你们犯错误，产生这样那样(错误)权利比我们大得多。两次我都说了这个问题。要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在运动中提高自己，取得经验，对今后参加革命工作得到益处。现在要把过去那段放一放，然后团结起来。要在三个字斗、批、改，要在十六条下统一起来。过去那些都不算数，同学之间的一些问题不算数。看能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参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委员现在还没有辨清性质，不能哪一个都撤职，先摆在一边。院党委没有领导权，连倾向性也没有。

李富春：今后你们的文革会，受北京市大学部文革小组领导，院党委为你们服务。至于它是黑帮，个别是黑帮，斗了以后再做结论。你们有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三方面都是；有统一的纲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里有任务、方针、政策、方法。你们要在运动中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个纲领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纲领，离开了这个不行。因此，我建议最好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现在还不能，在运动中要逐步做到这一点。同学之间要放弃成见，要统一思想，统一纲领。我们听你们讲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因此，我建议今天不谈具体问题。苏采青(注：苏为该院政治教员)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以后到斗、批时再说。批的结果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批的结果不是反革命分子就不是反革命分子，批的结果有反革命分子行动就是有反革命分子行动，批的结果有反革命分子言论，就是反革命分子言论。将来批的时候再争论这个问题。现在有人提出对院长马上定性质，刚才小平同志说了，斗了再说，是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什么严重错误。是不是黑帮，辩论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该属哪就属哪个。现在一争论，一顶牛，不利于团结，先斗吧，于苇也斗吧。斗的结果得出评价，把院党委搞个清楚，把党委个人也搞个清楚。于苇好不好，甘陵好不好，都要在斗中搞清楚。

第二……(略)

这几个问题必须解决，这里我只讲三点，妨碍团结的只有这三件事。同学们团结起来，组织国际关系学院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文化革命的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院党委根本不领导，你们的文革会受北京市大学

部文革小组领导，谁也不能领导，谁也不能指手划脚，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靠你们自己的力量把革命搞好。我这几点建议，你们可以考虑，过去有错误，院党委要承认错误，你们要按八月八日中央文件去干。斗、斗、斗，革委会总结一下经验，搞批、批、批，再总结经验，调查一下，搞改。如何使国际关系学院合乎抗大的教育方针，合乎抗大的作风。要把抗大的作风，抗大的精神和国际关系学院相结合，改造你们的教育，改造你们的学制，改造你们的教育方针。国际关系学院的一斗、二批、三改靠你们自己，你们天天看到院长，有的看了一年，有的二年，有的三年，院党委是什么人物，你们看得比我们清楚。有什么牛鬼蛇神，你们比我们清楚。改，你们有的读了一年书，有的二年、有的三年，你们也比我们清楚，要改嘛，如果大学已经是抗大式的了，就没有改的任务了。教育革命提了一个改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还不是抗大式，许多学校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现在学校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都有。我们不太了解情况，对国际关系学院更生疏、更不了解。如何改法只有你们有资格，我和小平同志没有这个资格。你们亲身体会，亲身受教育，你们自己去搞。清华、北大、师大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权威、资产阶级教授更多，改更费力。你们才五、六百学生，比起来相差远了，他们的任务更艰巨，你们的任务比北大轻。但是国际关系学院也是个新东西，过去只有抗大，没有国际关系学院，到底国际关系学院有没有抗大精神、抗大作风，你们可以考虑。我建议明天或后天开个大会，院党委作了检查，然后成立文革会，再进入批判斗争。

你们三方面讲八、九个小时，我只有讲半个小时的权利，我只有这点可讲。

××：上级领导是否领导我们？

李富春：也领导，受北京市委领导。

×××：斗某一个党委委员是否可以？

李富春：你们文革会讨论。

××：八、一八红卫兵匆匆忙忙在两点成立。搞分裂的是谁，很清楚。党委后面有没有人，还要追，为什么不让里英璞来？

邓小平：前天晚上和大家谈，三部分同学搞到一块，不管多数、少数、再少数，原来多数的也好，少数的也好，中间的也好，这个中不是左、中、右的“中”。八、八、六交换意见，大家也同意了。后来说要加党委委员里英璞来。冯鎔同志告诉我的秘书了，跟我讲了，你们两部分让他来，一部分不让他来。

里英璞：我想来反映一些情况，自己对党内党外问题分不清，事先我问了于、冯二院长。于、冯请示冯鎔同志，冯鎔同志讲名额已定，经冯鎔同志解释后，我同意不来了。

×××：“里”为什么要来？我们今天的会是团结会，不是揭发会，也不合小平同志的指示。

×××：责任不在同学，在于冯鎔同志。冯鎔同志为什么不能把情况反映一下？

邓小平：我澄清一下。冯鎔同志打电话给我，开始说八、八、六下午三点半，后来说党委里英璞来就引起了争论，两部分主张来，一部分主张不来，第一次是这样。今天的会是团结起来，不是争论。你(指里)写了份报告，我看了，无非是用了一些右派字样，你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要求接见嘛。今天会的目的是三方面同学商量今后怎么办，根本不谈斗、批、改，这都不是今天会的目的。今天冯鎔同志又报告说，这样下去不行了，是否说服不赞成他(指里)来的同学，让他来。这样算达成了协议。冯鎔同志和我通电话达四五次，我们讲的话都一样，没有发表偏袒谁的意见，两次讲话内容都一样。

李富春：这里面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邓小平：除了我到学院和三方面商量，中间拉了个冯鎔。今天来了就算了，他(指里)的信我看了，无非是党委的一些报告、草案、底稿，用了右派字样。这些单独讲也可以，上次不是和安民也单独讲了吗？不是偏袒那一部分，这一方面多说点，那一方面少说点，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商量今后怎么搞，得出一个办法。我来过问这件事，希望大家搞出一个统

一的革委会领导，原来的不能代表全部了，用无记名投票，大家可能不赞成。大家要把过去的疙瘩解开，搞革委会，三天不行五天，五天不行七天，七天可以搞嘛！于苇是客观存在的，其它党委委员也是客观存在的。我参加了“人大”的辩论会，也是一样，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卡住了。我们去了，最后还是要捏拢起来，打仗无非要准备子弹，要有队伍，队伍无非靠你们学生。党委是有错误的，说左、中、右是错误。今后学生中是否没有右派？也许有一个吧，这是个尾巴。假如苏采青是右派，是否说她好话的都是右派？不一定，人总有个认识过程。现在需要捏拢起来，赶快投入战斗。辩论么，可以大、中、小型的辩论会结合。革委会成立了，要统一个办法，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过去那些不算数，要捏拢起来。党委会有权利揭，如果是上级机关的机密，任何时间都不能讲，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你们可以说么，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么，无非是一二十个人的问题，一个一个定性质，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有敌我矛盾的处理方法，人民内部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个学校都有这个问题，同学之间顶牛，既然都要革命，都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十六条，那就可以团结起来。有人说这种团结是“合稀泥”，是“合二而一”。

李富春：这不是“合稀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闹革命，赞成和贯彻十六条，大家都赞成这几条，这是有原则的团结，是最高的原则的团结。如果是反对最高原则的团结的人，那就不团结。这几天和大家搞熟了，我也替你们着急。如果这是一个诡计，那样是一个阴谋，那怎么过日子呢？有问题大家放到桌面上讲，不要猜。如果说这是阴谋诡计，我要问，你们偏要里英璞来是什么道理？我不问这话，我不问。不要搞枝节问题，要在大原则上团结起来。红卫兵成立是学员的事，一个学校不搞两个，两个要合起来。如果都是那个原则，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革命军属、革命烈士子弟这红五类还不能团结起来？这怎么叫“合二而一”？第一，红卫兵要统一。第二、改选文革委员会，再搞斗、批、改。将来在斗、批、改中有不同意见是难免的。十六条提出来要抓大是大非，不要抓小是小非。

×××：揭发了被说成“右派”、“叛徒”怎么办？

李富春：全体革命师生员工都有权利揭发，你们可以揭嘛，摆事实讲道理，真理在那里，怕什么？

邓小平：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李富春：客观存在的东西躲也躲不了、抹也抹不了。

邓小平：总要有个全面估计。把问题整理出来，对于于苇问题有多少条整理出来。

李富春：整理出来可以定性质。

邓小平：辩论中不要扣帽子，不要你一个帽子过来，我一个帽子过去，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五次不行十次，最后总要取得一个统一的意见。革委会建立起来，第一个字就是斗，不要离开这个目标，目标集中了，是非搞得更清楚。

苏采青问题先不搞，同学之间的问题也不搞，集中起来搞院系领导。现在红卫兵的情况是对立情绪的必然现象。

富春同志(着急啊！)着急啊，不着急也可以啰，问题是党中央、毛主席把权交给你们了，你们怎么办？

里英璞：我分不清党内和党外机密。

邓小平：党委党员有权利揭，刚才说的都不是国家机密。你们有权利揭，可以写大字报。究竟党委打击左派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辩论。这里有三种意见，实际上不只三种。大家都不要听取反面意见，要冷静一点啊！问题客观存在，是什么性质跑不了。客观存在，你定高了不行，定低了也不行。

李富春：实事求是。

邓小平：革委会自己作决定不行，要脱离群众。党委摆开，上级党委也摆开。冯鎔是联络员，他有多少缺点、错误也可以揭嘛。他不联系今后谁联系？中央有两个同志想把你们团

结起来，找哪个人呢？也可以找北京市委，他们人也不多。冯鎔同志参加过几次会，了解情况，这样的问题很简单，不要提得那么高，真正难的是三个字，中心问题是斗、要批、要改。不要顶牛，你们要顶下去，顶到什么时候？

李富春：革命的同学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要多看看，我们开这个会是希望你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邓小平：大家揭嘛！揭事实，揭材料。揭出来无非是大字报，搞出来整理，然后对一个个人、对党委辩论。不揭也有自由，他没有材料揭什么？他看法不同，揭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不能说所有的材料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要这样，解释清楚了，就不算了吗。可以分两段，第一段揭，第二段辩。辩了可以定性质，辩实际上就是定性质，这是个方法问题，革委会要讨论。你们就那么些班，可以集中起来。是不是时候，有没有可能重新建立一个革委会，我们看是时候。是不是可能，问你们，如果还是老样子，冯鎔同志只能离开，联络员也不能当。今后怎么办？是不是可能？今天主要商量这个问题。富春同志说了，可以开个会，校党委作了检讨。管他批评好坏，听一听，这都是方法。这里牵涉到上级党委的一些问题，上级党委也要自我批评，是不是时候，也是方法问题。问题是达成协议，搞个革委会，按无记名投票，商量比例，教师、职工参加两三个人，这样只剩下一个关。今后不用“辩论”这字，可用“讨论”，是讨论问题，技术性问题不是大问题，出错误也出不了多少。你们将来会揭出很多小问题，小问题让一下就完了嘛。商量一下，是不是时候？需不需要？可不可能？有些问题今天是辩不清楚的。

×××：我建议成立筹委会，对党委的问题要重新揭。

李富春：成立筹委会也可以。我同意这个办法，重新揭，定他一个星期或十天。

邓小平：红卫兵搞一个，不要搞两个。革委会成立了，红卫兵也就统一起来。再不捏拢起来，在另外问题上还会表现出来，会有三个红卫兵。这个问题上有三个什么，另一个问题上也三个什么。既然大方向是一致的，就可以团结，先搞筹委会，搞一段斗、批之后，大家就一致了。

李富春：现在院党委、上级党委脱离了。

邓小平：今后冯鎔再过问就危险了，跟你们的谈话很多，辫子就被你们抓住，这样问题很难处理，我们也算是几十年的老革命了吧，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难题。谁不说错话呢？冯鎔同志不管了，去和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联系，肯定还会有争论的。只要大家都革命，就可以在运动中慢慢统一认识。要不然，只能三部分人各人活动自己的，联络员也没有了，这样的会召集不起来，不能召集象今天这样的会，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可不可能搞个筹委会，总要有个办事机构，总要整理材料。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只讲批评，第二段对院党委究竟是一成好、两成好、三成好、一成坏、两成坏，应该有不同意见，否则就否定另方面意见，不利于最后概括。要实事求是，先揭，然后讲不同意见，同学之间不要戴那些帽子。连队指导员都懂得那个辩论法，优点有一点记一点，缺点有一点记一点。对党委本身估计要实事求是，如果光把错误堆起来，没有另一方面的材料，怎么定性质呢？先不戴帽子，说黑帮啊，说如何，都不说，最后集中起来，人家说那一点做对了，为什么不能讲？这也不实事求是。哪一点该肯定的还要肯定。×××作了结论之后，《毛选》四卷上还有他的名字，他哪一仗打好了，还是打好了嘛。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没有？没有勾掉。以后是否勾掉，以后再说。人家说了点好，也不就是保皇嘛！先揭，把问题搞透，然后再辩论。这里允许有不同意见，我想，他是四类，说他三类、二类不妥当，如果是三类，说他是四类，这也过了，对一个人的估价要看清楚。如果是二类干部，那基本好，最后总要把几方面材料摆起来，才能做出客观评价。但首先是揭。搞斗搞揭，总要有人主持，有人搞材料，搞个筹委会，在斗、批中，群众对问题更清楚了，到那时也许能无记名投票，半个月、一个月以后也可以。有了筹委会以后就好办了，斗的后期再改造，要不主持会议也困难。尽管是几种不同意见，但要有

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筹委会也可以换人。两个办法，一个是各搞各的，一个是搞一个。冯鎔同志总要离开，仅仅是联络员。有系的文革会、班的文革小组，总要有这几级组织嘛，今后建立了代表会议，这是最高权力机构。

×××：是否只有红五类出身的，才能参加红卫兵？

邓小平：我看不一定，平时表现好的，我看也可以。你们学校不加入的人很少，最多百分之二十。

×××：不，百分之十左右。

邓小平：有些表现好的，你们应该接受。红卫兵，象你们的情况，作用不大，实际上是双重领导。

×××：是否给五分钟商量商量。

李富春：好，给十分钟，我们也休息十分钟。

休息后

×××：我们还希望冯鎔同志当联络员。

邓小平：冯鎔同志如果再联系，那就是黑帮分子了，是找我们嘛。允许当联络员，就允许他讲错话。冯鎔同志，是我们两人害了他。

好，搞个筹委会，搞个比例。

李富春：各种不同意见适当照顾。

邓小平：反正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重要问题不能采取举手表决办法。大家都很熟嘛，为什么不能交心呢？你们看多少人？党委委员、系领导统统退出。教职员他们开个会自己选，两个教职员，一个工人，学生提出二十个人，太多了也不行，基本上按此意见，适当照顾人数。

(三方面就人数比例讨论了一下)

李富春：10：7：4 加上三个教职工。

邓小平：用表决办法，道理讲不清楚。建立了筹委会，还会有困难的，在座的通了，大致上也差不多，当然还有些头头没来，因为限制了人数。但你们毕竟是头头，十个实在不行，再加一个，一个主任一种意见，两个副主任两种不同意见，一个副主任是教职员。为着团结起来，统一起来，所以要改组。校党委离开，不领导文革会。

李富春：上级党委也不领导你们革委会，受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大学部文革小组领导。在大方向、大前提下，把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起来，团结起来了，可以斗。首先揭，揭了事实再定性质。严重的可以斗，揭也是斗。

邓小平：比例定下来。他们(指大多数同学代表)要回去做工作。不是他们几个能定下来的。筹委会成立起来后，开过会，至少富春同志要去一次。

李富春：你们三派不同意见，两个红卫兵，我怎么去，站在那一边？

邓小平：十个不行就十一个吧。告诉同学不在乎多几个人，几方面都告诉，不要说那个方面吃亏了，那个方面占便宜，今后还要重新选。

李富春：打破界限相互工作。

邓小平：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条路线？

李富春：要相互串联，变成宗派就不好了。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在大前提下，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高的。

×××：教职员中也有不同意见，也应按意见来选。

邓小平、李富春：协商选举，教职员你们就不用管了(指选举)，三方面都去管了，那就又要发生问题了。

邓小平：我担心冯鎔同志再联系，是否上级领导再换一个人，今后富春同志管一下，辩论会时去听一听，主要是这个程度，做这个工作是站在超然的地位。我看筹备会很容易产生，一两天时间就够了。上级党委有个人联系，可以告诉富春同志，要允许说错话。如果你们不

信任他(指冯鎔同志)，他去干什么？我们不是要把他塞给你们，那由市委派联络员，明天就派。教职员由他们两位(指王俊堂、先继山)负责，如果你三种不同意见推代表去，教职员也不满意，为什么你们去？现在冯铉同志离开了，上级领导也离开了，产生的结果跟富春同志汇报。筹委会产生后，可以再开次会，先讲、后讲都可以，反正要讲。开一次会宣布成立筹委会，富春同志出席。然后转到斗字上来，这也是比较快的办法。

李富春：希望你们筹委会快建立起来，红卫兵统一起来。要不我怎么彭掌？总有一方面不满意。我们不能站在矛盾之中，能只站在矛盾之上。

邓小平：红卫兵不是权力机关，实际上是民兵。

李富春：中学叫红卫兵，大学叫赤卫队。

邓小平、李富春：11：7：4：3 达成协议了。

邓小平：从他们的(指少数代表)地位，你们想一想，要客观一点考虑问题，这对自己是一个提高。各方面要冷静下来，你们冷静下来就好办了。要不战国春秋，春秋战国，搞它几十年，呜呼哀哉！要客观地考虑问题，你站在我的方面想，我站在你的方面想，一定要让步。连民主党派都可以协商，只要照顾一下对方，大家应采取这个态度。不采取这个态度，成立了筹委会也没用。这是革命者的态度，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主席关于这方面讲的很多。彼此都采取这个办法就好办了。运动以前你们吵过架吗？要吵也是小事。校党委总要检讨，总不能现在撤职，还没有辩论，校党委无非管吃饭、睡觉。毛选学习由你们领导，雷打不动，一小时还是两小时，都是文革的事。对红卫兵的领导也是文革的事，彼此要考虑一下对方，不要顶牛，要恢复两个月以前。以后辩论要同志式的进行，这是正常的，没有辩论才是不正常的。有的叫辩论，有的叫讨论，有的甚至叫商量，你们不捏拢，一斗二批三改搞不好。各方面都要采取自觉的态度，没有这个自觉的态度就不容易合拢，就这样，我们估计还会有问题。

李富春：搞大是大非，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评功摆好是逆流。

邓小平：那不叫评功摆好，叫实事求是地谈问题。最后要做实事求是的评价，一定要摆几方面的意见。筹委会成立以后，首先搞揭，揭了再辩。辩论中当然有不同意见，不允许有另方面意见是不对的，不能为大家接受是另一回事。假如是黑帮，定了几个优点，也取消不了黑帮。总之，应该允许各种意见讲出来，不能采取讲这方面的意见，不准讲另一方面的意见。

××：我们要求公布《右派学生新动向》，并让于苇、冯文耀停职反省。

邓小平：这个道理富春同志讲了。

李富春：凡是一切影响同学团结的事不做，影响同学团结的言论都不讲。

××：这不影响同学的团结。

邓小平：这个问题请富春同志研究一下。我看这样的问题是达不成协议的，停职反省，何必去争这个东西？他不领导这个运动了，为你们服务，性质跑不了，揭当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富春：我开始讲了三点，刚才大家说同意，现在看来有人不同意了。

××：我院党委委员、党员不揭发。

李富春：你们可以做工作。

××：我们学校里有框框，说党委是革命的。

李富春：打破框框要靠你们，如果上级党委和院党委给了你们框框，就打破嘛！

邓小平：今天算是初步有个统一意见，有开场就好，以后还多呢！

72. 陶铸在对外文委就有关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的讲话 (1966年8月20日)

(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同志在对外文委一个斗争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现转抄如下，供同志们参考)

有几个问题，因陈总不在，我没有和他商量。有些问题要我答复我不能答复，只能谈谈个人意见。今天我不代表任何人，也不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代表党中央，我代表我个人，作个人的发言。因为对外文委，我和康生同志来处理这个问题嘛，还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次会，我没有讲话嘛，只是讲拥护他们三人的讲话就走了嘛。我看文化革命委员会应该普遍选举，也就是巴黎公社原则。十六条规定了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那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不仅现在根据革命需要，而且是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搞文化革命就是靠广大师生群众嘛！比如学校，你不依靠革命的师生，怎么能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垮呀！怎么能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呀！怎么能够进行教育改革呀！关于对外文委，你不依靠广大干部，还有第二外国语学院，还有许多单位，你不依靠多数群众，你怎么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呢？革命嘛，就是多数群众的革命行动嘛，因为它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代表多数人的要求嘛。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智慧呢？是最高经验呢？因为他代表我国七亿人里面最大多数(95%以上)的革命人民，代表全世界革命人民、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所以他是最高经验，所以他是最高的革命智慧。没有群众，我们共产党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就不能搞好。所以引导革命要群众自己起来动手。所以过去我们犯了错误，派工作组实际上就是你把原来的领导改变了，又派来了一个新的领导。现在看来我们领导官当大了，就不知道下面群众的艰苦，为既得利益而奋斗，总之是怕把事情搞乱了，总是怕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过去领导是黑帮(线)的换掉了。就不是黑帮，他也有许多顾虑，不敢放手，因为放手，就触动了自己的利益，怕影响自己既得利益。当然我们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面，不是什么高薪阶层，也没有形成特殊阶层，但是有些差别是有的，而且现在还有扩大之势，特殊化现在还是有的。所以不要群众起来，把一个单位彻底革命就不可能，它要遭到很大阻力。

群众起来了，好象一江大水一样，大江东去谁也阻止不了。你要阻止，就要灭顶之势，就要把你淹死。你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流而上，是不可能抗拒的革命洪流。那么，革命以后呢？这个(文革委员会)应该是监督领导的机关。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原来也并不坏的，慢慢地官当大了，脱离了群众，没有监督，他就不再民主了，特殊了，群众路线也没有了……那种国民党作风，慢慢就出现了。这次我们不但要把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掉，而且要使我们所有的机关、企业、学校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化的机关、企业、学校，保证我们文化革命的成果，不因为文化革命的结束而受到损害，而且继续发展。这是文化革命长期的形式，将来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不领导文化革命，就是监督机关的权力机关。

监督机关领导权力机关。现在我们的党委会，我们各机关不是有党委会吗？党委这是属于领导同志的机构，他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是困难的，只有广大群众有这一力量监督。过去我们的群众为什么不能监督呢？因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我们没有给群众这个权力。现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会给。在这次文化革命中有很大的权力，有很高的威信，而这个权力我们以后继续给文化革命委员会，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领导做坏了事情，我们可以随时批评你，必要时可罢免你。不是几年开一次批评大会，而是由文化革命委员会做监督机关，只要领导有错误，都可以开大会批评的。这样好的领导就更好了，不好的也不敢那样做了，所以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单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而且要变成监督的权力机关。就是这么个要求，我赞成普遍选举，无记名投票，投到谁就是谁，第一次选不好，就重选，经常可以换嘛，就是要多选不担负领导责任的，负责领导责任的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多了，其他代表就少了。这一次，宣传部正式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了三至四个委员，选了常委，也选

了主任，选到我当主任，我讲这个不行，你们再改选，我说我已经当上部长了，还选我干什么？！

我讲就是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来监督我们，但要我们自己监督自己怎么可能？当然现在宣传部还没有改变得多，我今天要他们常委会改选主任，我不能当主任，我们副部长多是副主任，不能当，那还不是换汤不换药？把党委书记换成主任，党委变成革委，那还是一个样的？不同的就是革委会里有个工人同志，非党员，其他都是处长、部长、副部长，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我们准备改变。你们这个对外文委，我看可以考虑，多吸收几个一般干部，负责同志尽量少参加一些，当然是选举了。不能由我们决定了，但我们表示一下态度嘛！

我今天来就是还前一两天的债，前次大会我没有讲话(也说了六七句，没有讲话，那并不真实的啰，怎么没有讲话呢？)讲那六七句，因为对外文委我管这个事，处理对外文委是我与×××负责的。今天开这个会，我讲了几点意见，对不对同志们批评。

73. 陶鲁笳关于“今后不许打人”的谈话 (1966年8月20日)

1966年8月21日晚12点20分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接到北京联络站电文如下：

八月二十日晨，陶重笳同志接见铁道学院同学，谈到毛主席关于如何对待打人的问题时说，毛主席对片面使用他的话很生气。昨天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来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主席说过。主席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全面谈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陶鲁笳同志说：“今后宣传打人是犯法的。”

74.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 (1966年8月20日)

同志们要把情况向我们作汇报。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的问题揭深、揭透，才能解决问题。按《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形式上轰轰烈烈，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搞好文化大革命必须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75. *林彪在接见哈工大部分师生时谈林晓霖 (1966年8月21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卷)

76. 陶铸在人大的讲话 (1966年8月21日)

八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四十分至三时十分，在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大教室，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陶铸同志，接见了赴京的西安交大、西安冶炼院、西北大学、兰州铁道学院、兰州铁一中、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工学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二百余名革命同学。现将记录稿整理如下：

陶铸同志：同志们来的远。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有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们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

革命同学：好！

西安交大：您知道西安的情况吗？

陶铸同志：知道一些。

西安交大：十六日下午二时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它兄弟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的。我认为静坐是革命行动，不知首长怎样看？

陶铸同志：这当然不能说成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人。（插话）恐怕还不止。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他们正在调查。听说你们还抓住了三十个干部。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间通过，主要是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认为：这一系列严重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在西北大学污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待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同志：你们来了还遇见什么困难了没有？

西北交大：他们在西安车站安上两个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插话）还有盯梢、跟踪。

陶铸同志：过了潼关就听不到了吧？（大家都笑了）你们有住的地方吗？

西安交大：还没有。我刚来还没有落脚呢。

陶铸同志：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

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同志：地方上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同志：李世英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了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坐一坐算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陶铸同志：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打人就不对了，就真是反革命还有法制嘛！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这不是和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怕革命的就是自己心中有鬼！（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同学们，我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毛主席知道你们的情况。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就是在大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革命不能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贴在街上了吗？

西安交大：十五日早我们接到伪造党中央电报：“这两句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十分兴奋，我们刚要游行宣传，就觉察到是假的。

西安交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决不是一般问题。

陶铸同志：中央是没有打过此类电报。以后，你们写一个报告，详细一些，送到中南海秘书局去，转我收。你们不用急着回去，在这里看一看，你们不要怕。有革命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闹革命，碰钉子不要紧。林彪同志那天不是讲了吗：要反对压制革命的形形色色行为。社会主义竟然有工人镇压学生，奇怪吗？斗争不要灰心，坚决斗下去。你们有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十六条，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省委虽然是一个很高领导机关，但是违背十六条，我们就是不听。谁贯彻毛泽东思想好，贯彻十六条，谁就可以当我们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光是组织领导，更重要的是政策领导。

西北大学：主要搞本单位问题，怎样理解？

陶铸同志：到外面走是为了学习，最后还是回来搞本单位。当然也要清除阻力，省委不支持你们革命，你们就搞他。当然你们应该以学校为主，到外面走，交流经验，正是为了搞好本单位的革命。

陶铸同志：(四川同学要求讲话)好，请四川的同学，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四川大学：我们希望能见到中央首长，汇报一些情况。

陶铸同志：你们是重庆和成都的吗？

重庆大学：是的。我们那里直到现在还喊：“誓死保卫校党委”。

陶铸同志：你们这就是说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四川大学：四川抓右派最厉害，还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

陶铸同志：(指着大家一个个笑着说)你是反革命？你是右派？

革命同学：……(都笑了)

陶铸同志：你们上报点名了吗？没有公开宣布你们是右派吧。我看就算了吧，一股风刮掉！看来你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想搞政治迫害。你们学校搞起来了吗？

重庆大学：十六条下来以后，大家起来了，但是压力还没有消除。据说中央有个规定，什么“五不贴”。

山东大学：我们那里有一个“三不贴”。

陶铸同志：中央没有这些规定。要不怎么又是“三不贴”，又是“五不贴”的？你们都没有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吧，为什么不早来几天呢？你们可以留在这里过十月节嘛。

革命同学：我们还要去搞革命呢。

陶铸同志：我是来参加辩论会，现在快三点钟了。(下面陶铸同志还要给人大辩论会作总结报告)(这时外面又来了许多同学)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欢迎你们。(热烈鼓掌)你们来迟了，要不然就见到毛主席了，听到林彪同志和总理的讲话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好在还有照片，天安门不是还在那儿吗？你们多呆几天，原计划一周的改为两周，在北京看一看。北京也是走了弯路的，毛主席回来后才扭转过来，特别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运动搞好搞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发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治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兰州铁院：我们那边也没有变好。十六条发布后还发生流血事件。八月十六日还组织围攻我们，打伤六十多人，现在我校还是被围。学生一出来就要挨打。

陶铸同志：听说，你们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辩论，他们躲起来了。我看省委非垮不可。这个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已经打电话了，让他们立刻停止打人，要不然发生什么问题，省委负完全责任。

兰州同学：光让他停止打人还不行！

陶铸同志：是啊，第一步首先让他停止打人。别的问题，以后再找省委算账。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鼓掌)还可

以贴到华盛顿去嘛！(鼓掌)

天津大学：我们贴到省委，他们说不卫生。

陶铸同志：不卫生？那要看什么卫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四旧，立四新，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好象很干净，实际上最不干净(鼓掌)。毛主席讲，全国各地都可以来北京，看看，学习学习，北京的也可以去全国，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坐火车不要钱。(鼓掌)

吉林大学：现在长春有一股风说：以吴德同志为首的吉林省是正确的，企图转移视线。

陶铸同志：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吴德同志，好不好？(答：好)现在正确的只有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各级党组织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为什么要用“正确”挡住人家，你正确的人家也搞不掉，你错误搞掉了不是更正确了！用“正确”做挡箭牌实际上就不正确。只讲正确，我看实际上不正确，真正正确的就不怕揭嘛！(这时北京的红卫兵带着兰州铁一中的五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铁一中：省委马××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们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跪到晚上十二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六百多人，下跪的就有二百多，当时就有三十多个人住院，我们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呀！(许多同学都哭了，陶铸同志也掉了眼泪)我们本来想让省委作主，但是省委书记马××说，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行动，打得好，打得准，打得对，今后还要打。他们把主席像撕破，硬逼着我们拿手榴弹和刀子对着主席像让他们拍照。他们还喊“李贵子万岁”(李贵子系兰大筹委会主任)。李贵子是一个混蛋！他是什么狗东西！我们要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全场连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

陶铸同志：你们是人民的儿子，党的好儿女，不是反革命！(长时间热烈鼓掌)你们不要难过，来到北京先把身体搞好，将来彻底斗倒黑帮，甘肃省委镇压群众的反革命事件，中央一定严加处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看今天就是生动的一课。我们一定按十六条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不把黑帮揪出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也要失败的，全国还要变颜色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

西北同学：西北局有黑根，我们要求改组西北局！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来决定！(鼓掌)

兰铁一中：我们斗争最需要主席思想，但是甘肃省委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发《毛主席语录》和《毛选》。

陶铸同志：我负责发给你们，一定发给你们！(热烈鼓掌)

西安治院：有人说我们来北京的都是反革命。

陶铸同志：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北京这里成了反革命窝子了？这是反革命语言，要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西安同学：希望中央首长、文革小组成员到我们西安看一看吧。

兰州同学：到我们兰州来看吧。

天津同学：到我们天津。

陶铸同志：我们向党中央、毛主席打报告，一定派人去各地看一看！(热烈鼓掌)(北京十一中两个红卫兵送给陶铸同志一条上面别有团徽、毛主席纪念章的红领巾并托陶铸同志将另一条带给毛主席)

兰铁一中：我们想见毛主席，这次大概见不到了。请您给毛主席带个好！

陶铸同志：好！我一定都带到！(掌声雷动)

(陶铸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给人大辩论会作总结发言去了)

77. 陶铸在人民大学的讲话

(1966年8月21日)

四点钟了，贫下中农同志，明天还要回去生产(下边：不回去！)。同志们不回去，欢迎就在这里休息，要回去有汽车送，因为你们苏家坨离这儿有五十华里，贫下中农参加大会很好！很多贫下中农代表要求发言，没有发言，工人同志没有发言，也还有南大的同学没有发言的。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还没有充分的讲。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你们要辩，明天晚上再搞一个晚上。辩论四清问题应该贫下中农代表多讲话，因为四清到底搞的好坏，贫下中农最能做结论的。今天晚上我不想多讲了，现在也不是什么指示，只有个建议，人民大学革命师生员工，你们看接受不接受？郭影秋问题辩论近两个月了，辩论是有益处的、有意义的。但是老是这样辩论下去，把对黑帮的斗争搁下来了，对我们的运动并不很有利。那么，现在是否可以暂时休战，双方暂时在郭影秋问题上停止辩论，我们团结起来同黑帮斗争，当然要双方的同意，一方面同意是不行的，我的建议要双方同意。为什么呢？我想现在有这个基础，一方面就现有材料看，郭影秋同志不是黑帮。但是以前同志们认为郭影秋同志的问题是严重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曾有二月兵变问题。二月兵变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也讲，也根据他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郭影秋同志也不能说他是革命左派。为什么呢？郭影秋同志，我们贫下中农很熟悉，相处一年多了。(下边说：九个月)我们更熟悉，从抗日胜利到现在，二十多年了。郭影秋同志的工作经过，我们党是清楚的。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是不错的。但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是有问题的。市委为什么要撤郭影秋同志的职务？因为他犯了错误。原来他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代表华北局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他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在师大工作搞的不好，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没有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在人民大学，最近一段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不是我们要求的那样的。有些同志说，市委要郭影秋同志回来是因为人大的工作很忙，要他回来领导人大。不是这么回事情，是他犯了错误，所以不能做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能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来领导文化革命。因此撤销他市委文教书记职务，那么这样能说他是左派吗？所以，从现有材料看，现在不是黑帮，这是第一。第二、根据文化革命表现，不能算左派。那既不是黑帮，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管二类也好，三类也好，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不是革命左派，但也不是黑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既然双方都承认这一点，都赞成这一点，郭影秋不是黑帮，拥护他的同志也不好说他是革命左派。这个论点同意，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先放下来慢一点来解决嘛！斗黑帮嘛！团结起来嘛！贫下中农支援我们搞文化革命，这样他们就放心了！你们团结起来斗黑帮嘛！郭影秋同志的问题可以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这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为全校革命师生接受。如果同志们不赞成，要继续辩论，我也赞成，但希望用十天来辩论，到八月底。如果愿意辩论，拿十天我也赞成，大家觉得问题揭得不够，还需要辩论。双方同意，还可以辩论，但不能搞久了。因为有十天嘛，大家还有材料拿出来嘛！统统拿出来嘛！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假如十天还不能作结论，也可以搁下来，如果要辩论，我看有十天时间就可以了。辩论结果，郭影秋他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搞黑帮嘛！搞了黑帮以后再打回马枪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搞了黑帮，郭影秋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不就证明郭影秋同志是很好的一个同志吗？如果搞了黑帮，里边还有很多关系，那就证明他是黑帮了。

当然辩论要有个气氛，象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难以辩论。毛主席的方针不管谁都要执行的，谁也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方针，就是刚才念的那个六条。毛主席要求文化革命要很好的进行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保护少数。即使少数是错误的，也要让他讲下去，不然就辩论不下去嘛！你怎么能辩论起来呢？今晚上我不满意，贫下中农支持文化革命我很高兴，假使你们斗地主，这样子我也很赞成，因为这个辩论我觉得还是允许人家把话讲完，不管是对的也好，不对的也好，因为这是毛主席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嘛。我们大家都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嘛，那么我们是真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假听毛主席的话呢？我想，我们贫下中农同志，我们

工人同志，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辩论嘛，就是有不同意见才辩论嘛！要是意见都一致，还要辩论什么呢？我讲辩论要有个气氛，不赞成的意见要让他讲。辩论嘛，意见一致还要辩论什么？我们不是要讲民主么？讲民主，大家都有讲话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公安局把他抓去了嘛！在这里都不是现行反革命犯，都有讲自己意见的自由嘛！要辩论，要有个气氛，要有个环境，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人能讲完他的意见，要有辩论的气氛，使辩论真正很好地进行下去。要做到这一点，第一，还要搞大字报，充分揭露，大字报贴出去都可以，你揭我的，我也可以揭你的嘛，你贴一张，我也可以贴一张嘛！是不是？揭什么问题都可以，绝不能因为某一张大字报讲郭影秋是革命左派，就是来一个论人家是保皇党，这个不对。允许嘛，他说郭影秋同志是革命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讲郭影秋是黑帮，也不要讲人家反对郭影秋就是反革命，这样子人家就不能提意见。我们是人民政府嘛，只有四类分子没有发言权嘛！是不是？因为郭影秋同志的问题正要大家来议论，同志们有些这样看，有些那样看，完全允许的嘛！要辩论，要团结，要造成很好的环境。第一就要允许大家自由贴大字报，以讲自己的看法，你不同意，你可以贴大字报，不要随便讲拥护郭影秋就是保皇党，反对郭影秋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对新市委，反新市委就是反党中央反毛主席，这个都不对，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能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除此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起来保卫。那你都保卫了，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保了，这个是左派，那个是左派，你还揭什么？我们也搞过四清嘛，四清干部，你觉得大家都是四清干部，那还搞四清干什么呢？四清我们怀疑干部面比较宽，搞的结果，有些是小毛病，就解放了嘛。我是搞过三次四清的，那你说四清搞一个大队或者一个生产队，你说干部都是好的，没有毛病，那你四清不要搞了，还搞他干什么呢？所以这里如果同志们赞成辩论的话，我也赞成搞十天，不要搞久了。搞个好环境，让大家充分地把事情讲出来，要讲民主，要完全民主，是不是？现在毛主席讲民主，学生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贴到街上去嘛！我们这个国家工人是很觉悟的，农民是很觉悟的，学生是很觉悟的，这是第一，贴大字报要有充分的自由。

第二，辩论要取得双方一致，辩论会要一对一，这是保护少数的一个好办法。你又讲拥护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又不赞成一对一，又不保护少数，这怎么行？大会我赞成开，那好嘛！你多数，你既然多数，真理在你们手里，你怕什么呢？少数嘛，就是没有理吗？没有理由你怕啥呢，为什么不可以一对一？假如开小会，我看大会也不能多开了。多开小会，开小会比如说，我要同你辩论，那我先挑战，我同你辩论你同意不同意？辩论什么问题，多少人辩论，我来几个，你来几个，上午你当主席，下午我当主席，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拒绝同你辩论。辩论要取得双方同意，一致协商，要取得双方同意，不然人少，你出一张大字报，你这里一班来辩论，那里一班来辩论，象车轮战一样，他可吃不消呀！取得一致意见再辩论嘛！应该这样，这是我们坚决按十六条办事。

第三，筹委会，现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讲筹委会好，一方面讲不好。我看筹委会也是难当的，要全校满意是很困难的，但可以不可以做到比较满意呢？（下：可以）比较满意，各单位各室派代表嘛。赞成郭影秋同志的派的人就多，反对郭影秋的当然派代表就少。在委员会里，多数当主任，少数当副主任，怎么不可以？我们在农村做工作，大房、小房，大姓、小姓嘛！生产队要照顾小房小姓嘛，让他当副队长是不是？人家是各个室派出来的，应该承认他嘛。如江春泽，他过去历史是有些问题，那是很早的事，为什么早不公布晚不公布她的历史呢？因为他是反对郭影秋的，到筹委会后，就公布她的历史，她又不是现行反革命，是，就可以抓起来，研究室还是选她当筹委会委员，比过去多五票，筹委会没有权利拒绝她，她代表研究室嘛！筹委会可以有倾向性的。但办事要按原则，比较公道，使大家比较满意，这样就可以把全校工作抓起来了。

第四，建议苏家屯贫下中农同志，将来辩论四清时，一定请你们到场。据我所知，郭影秋同志在苏家屯的四清是搞得比较好的。所谓比较好，决不是好的了不得，比较好就是没

有执行彭真修正主义路线，执行了华北局路线，那就不错嘛！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能搞得比较好，这是难能可贵了。毛主席说：“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教导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了两次辩论。关于苏家屯的辩论，赞成的比较充分，反对的比较不充分。还要有一天专门辩论四清，还要请贫下中农来的，你们有发言权，有最高发言权。

如果不辩论四清，我看贫下中农同志可以不参加，因为你们也很忙嘛！今晚开会就开到四点，长久了就要耽误生产！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辩论学校的事情，你们不清楚，我也不清楚，只有学生、教员、职工最清楚嘛！所以毛主席反对派工作组就是这一道理。你们是空军、海军等，一没念书、二没教书，三没在学校里当工人，你怎么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怎么改革教育制度？不可能嘛！所以辩论学校问题，还是师生员工去辩论，我也不参加嘛，因为我不懂嘛。重新挑选校长、党委书记嘛！比如农村挑大队长、队长、支部书记，人民大学开一两千学生去能挑好吗？是挑不好的，贫下中农有权利有力量支持人民大学师生搞好四清辩论，有最高权利。在一般辩论上我们不清楚，所以今天我没有鼓掌。因为这是他们学校自己的事，少数派都不怕，多数派怕什么？革命靠自己，外援是次要的，自力更生是主要的嘛！

郭影秋同志据现有材料不能说他是黑帮。另一方面从文化大革命表现看来，绝不能说是革命左派。那是什么问题呢？是属于人民犯错误。天大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样是不是可以下来重新组织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如果再辩论十天，按毛主席的指示，十六条要最好的执行，不是打折扣的、假的，而是真的，百分之百的。我希望人民大学师生员工明天酝酿讨论，如果我的建议不成，就推翻不要，照你们的办。如果可以，就采纳嘛！

最后，我讲一点红卫兵问题。成立红卫兵是党的政策。把红卫兵变成我们青年的一个武装组织，不管在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打来时，变成坚强的红卫队。农村有基干民兵，工厂将来搞红卫兵，或者民兵。全民皆兵，美帝国主义想欺负我们，侵略我们，就把它彻底消灭！

因为红卫兵应该是团结广大同学革命的组织，所以我不赞成在学校里成立贫下中农干部子弟协会，因为大学贫下中农干部子弟是少的，学生三四年就毕业。农村贫协是个权力组织。第一要讲阶级成分，阶级成分是第一的，但不是唯一的。说不是唯一的就是要看表现，要重在表现，这是主席的语言。彭真反党集团是曲解了。毛主席讲重在表现，怎么讲？第一，要讲成分，第二，反对唯成分论，第三，政治上表现好的我们要团结他们，这就是全面的毛主席语言。讲重在表现，不讲成分，这个重在表现是错误的。还有你们人民大学有两个红卫兵，我赞成你们开联席会议合起来，就叫以前的红卫兵为主，当然这是建议，你们不赞成，我也没办法，你们搞两个嘛！分开是不好的，既然都是红卫兵，为什么不红在一块呢？还有你们附中也有这个问题，也采用大学一样的办法。今天我这些都是建议。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我看同志们要讲，我看不能讲了吧？有一段我没参加辩论，绝不是我轻视辩论，因为我接见四川、陕西来的同学，你们是四十里来的，人家是几千里跑来的，原来准备开到一点，没想到你们这么多节目，搞到四点钟，两方面意见我都听了，工人同志的发言没有听着，贫下中农的发言听了一半，就是这个原因，我想说明一下，参加辩论就是来听会的。红卫兵和革委会的关系，我看红卫兵派代表参加革委会作为革委会的成员。红卫兵可服从革委会的领导，但有条件，如果筹委会不执行十六条，就可以不接受领导，如果执行十六条，就坚决拥护革委会的领导。我想今天的会是开得好的，人民大学经过两个月的辩论，有一定的结果。特别是贫下中农参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学工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希望人民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应该更好的团结起来，彻底把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贫下中农代表继续支持人大的革命，人大的工人同志应成为人大的主要革命力量之一，最后我喊句口号：

毛主席万岁！

78.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1966年8月22日)

同学们、同志们：

从八月四日到今天，清华的革命精神正在一天天增长。今天因为下雨，不可能把多方面意见在会上讲，许多人希望再次给我机会向你们讲话。

过去我很想早一些来，但是工作不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来，这不是不愿意来。因为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热情，这样敢想、敢干，这样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中间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轻了，而且使我革命干劲更大了。从你们学校来说，只有到你们中间来，才能更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但是我现在还是浮在上面(下面同学喊：不同意！)，你们说不到你们班上来，不到你们宿舍来，不到你们食堂来。有什么办法把你们不必要的隔阂、对抗、顾虑解除呢？但是你们会问我一句，你为什么这样自私？不是我自私，我说了话没有兑现，感到难过。你们之间的问题，观点摊开，摆开可以讲清，十六条发表十几天了，你们有团结的基础，但为什么团结不好？因为很多问题不清楚，连我也不清楚。你们贴了我三张大字报，少了，我上次说过，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同学们喊：打伞。)你们给了我红卫兵的袖章，我就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热烈鼓掌)

我先交待清楚，对清华了解的很少，先讲几个问题供你们参考：

一、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工作组向大家作了进一步检讨。从他的声音中，感到了他们对自己错误的沉痛。有的同学认为不够，我想他基本认识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几句话，是中央在全会上批评了的，具体来说，可以忽略一点，或抓住一点，强调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可以要求再次检讨，刚才他已经保证了。他们现在正在学习、检查，愿意得到帮助，看出是真心的。我们要象毛主席说的那样，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来认识。各班、年级、系叫他们来，他们就来。对他们中间某些人有意见，也可以口头回答，书面回答。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正错误的方法之一，是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单清华工作组，几乎带普遍性。毛主席说：几乎90%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就不是偶然的。文化革命开始时，各单位、各学校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怀疑本单位、学校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按四清派工作组。初期时，这是会自然发生的，尤其北京前市委是修正主义。上次讲过，市委对黑帮统治的部门、学校，有两种方法：第一派出工作队，第二是让那个地方的群众起来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下，自己走革命的路。这两种办法都可以试，但当时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没有用两种办法试验，只用了第一种，派了工作组去救急。对工作组又没有交待政策，这样就难于避免错误。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错误有轻有重，但派工作组的责任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所以责任不能只归各校工作组。这些在全会上已经讨论了，十二号公报你们都读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从公报上你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看到了毛主席的正确指示。所以我们第十一中全会，宣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纲领，是毛泽东的纲领。在公报中可以看出，从八届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四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出了我们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指出了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方向。同时也就把我们五十多天中各级领导中所犯的错误路线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责任不只是在工作组，也不只是在北京新市委。公报既然解决了，就应该把这精神推广到全中国。你们在十八日，亲自见到了毛主席，你们站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也站在你们中间。因此，你们得到了力量，得到了鼓舞。但你们应该想到，七八百万大学生，上千万中学生，成万万小学生，他们还没有你们这样的幸运。今天给我递条子的，就有一个南京的同学，被坏人打伤，脑震荡，我刚才见了他。还

有西安的，哈尔滨的，南京的，上海的，还有别的学校的同学。为什么他们到北京来？就是因为他们那里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那里的学校、单位的领导，或工作组还没有象北京这样得到正确解决，甚至比北京新领导犯了更多的错误，打了人。要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关怀，可能这个错误还要继续。那么你们要问，毛主席不能到各处去吗？毛主席自己不能去，但他的声音传遍全中国，影响全世界。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们武器，就是八月八日的决定，八月十二日的公报。革命的师生、干部、工农兵都会拿起这个武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地方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相信革命群众会起来斗倒斗臭；任何地方出现反动资产阶级权威，我们相信革命群众会批倒它，任何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旧思想、旧制度、旧风俗、旧习惯，我们相信革命群众都能改革它。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又把它集中起来，发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所以毛主席最懂得相信群众，时刻依靠群众。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交给你们，相信你们会起来革命，把问题解决好。所以我上次来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火已经点起来了，就要你们自己来革命，我相信全国的火都会点起来，那么今天从上海、南京、西安、哈尔滨、桂林来的同学会把这火带回去，相信他们也象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关于清华园的问题。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是能解决的，就不必多说了，但我来了两次，实际上不只两次(参加两次大辩论)，但来了就产生了阶级感情，你们文革筹委会，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工作组，既然批评，就要改革，如何做好呢？下面我回答几个问题。

怎样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用林彪同志的话说，是在“用”字上下功夫，必须在工作中，在实际斗争中，才能衡量的好。不是在字句上，而是在实际上考验，所以我建议你们开大小会，在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你们可以写大字报、写信，出版自由嘛，还可以组织各种团体，红卫兵、“敢死队”、“战斗小组”、“八·八串连会”、“八·十一串连会”，还有“八·九串联会”、“八·九斗黑帮”，这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产生的不同组织形式，是在毛泽东思想下的自由，这不会不团结。年轻人不要怕争论，只要大家前提一样，可以争论，放半年假，就是为了争论。经过争论，在统一的意志下，团结是最好的。争论由你们自己解决。有的同学提出了对过去的事情是否可以再谈。对工作组、筹委委员，可以提意见。过去被斗了的同学，工作组再三再四作了检查，我说一句，我代表他们，北京新市委向你们道歉。我今后准备代表你们转达意见，我欢迎你们给我贴大字报，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运动推向前进，是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们目前的任务是好好把十六条学用结合好，把清华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由下而上地按巴黎公社的直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这是你们两万多师生的权力机关。至于方法你们自己讨论，可以一个系先试行，选出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不适合的可以撤换。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加紧进行。你们把十六条学用好，把革命委员会各级组织建立好，有利于斗、批、改三大任务，有利于进行三大革命。

再提一个问题，不少同学从八月四日到今天，要求把蒋南翔揪回来斗，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代表旧清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统治，不仅要揪出来，而且要推翻，斗倒。八月四日，我劝你们等一等，今天不能劝了。同学们，我提点意见，要斗就学毛泽东思想，不打无准备的仗。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你们有红卫兵、“纠察队”，要维护革命秩序，如果你们没组织好，一下子揪回来，我这个“老红卫兵”也维持不了秩序了。维持不好，很容易涌向前，他再说两句顽抗的话，你们可能动起来。打一两下不要紧，人多你一下，我一下，那不就把斗争对象打没了吗？你们是为了斗思想深处，人没了，就没有斗争的对象了。所以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文化革命中，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赞成你们斗，但要有准备，至于怎么准备，就是你们的事了。不仅对他一个人，其他人也是这样，这样作就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才能使清华得到新生，才能使广大师生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一切靠你们。

另外，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但时候晚了，以后还要见的。我们大家起来，请一位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新清华革命师生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7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3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卷)

80. *林彪在军委常委第55次会议上谈突出政治问题 (1966年8月23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卷)

81. 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摘抄)

(1966年8月23日)

同志们：

现在我讲一个问题。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了保皇党，“卫生部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黑帮是保不住的，反革命毕竟是反革命，现在我收回前面那句话。给同学们打了保票，一打就不好。不是黑帮揭不出黑帮，是黑帮，讲不是也是黑帮。卫生部可以充分地揭，你们不要着急。人们有高度的觉悟，能辨别谁是革命，谁不是革命，由人民来考验。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很不好，我也有责任。现在撒手让你们揭，不管是谁，大家尽力揭。顾瑞华的讲话回信起了不好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毛主席高度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比他更能发挥人民的精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怀疑，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可以怀疑。领导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领导不好的就怀疑下去，甚至把他打倒。有的领导你不信赖就可以去揭，每个人有权利怀疑观察你们领导。经过每人审查，领导好的，能领导好的，走社会主义的，就拥护，不要打倒。领导不能信赖的就可以怀疑，如果不对就放弃怀疑。中学生批评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是“敢”字当头，有很多顾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不强。

什么是老革命，我这样谈不上老革命。毛主席、董老才是真正的老革命。在社会主义就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是高级干部，住洋房，坐汽车，现在要打掉整个旧世界，与自己有牵连，自己思想准备不够。老革命就是从前革命，新问题就是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考验，经过考验可能有部分人不能过关，大部分人能过关是革命的。没有你还不能革命吗？没有张屠夫也能吃上没有毛的猪肉，没有张屠夫有李屠夫、王屠夫。当前我们要努力跟上。前一段没有跟上，派工作组我也赞成。我在北大讲过一次话，运动是轰轰烈烈的，“运动”是又“运”又“动”。现在校内外都可以串连，这就有进步，就抱着欢迎的态度。我这次比上次有点进步，你们就要欢迎。

毛主席的教导、十六条、《人民日报》社论，使全国运动开展得很好。前一段搞得不好。毛主席的教导、十六条精神要学好，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运动搞好。这次面广，深度也深，阻力很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各种阻力来阻碍你，这是严重的斗争，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十六条，团结革命人民就能把他们打倒。现在有些当权派有党的威信，利用我们对党的高度信任，尤其是利用工人农民来

抵抗，来维持他们的统治。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按十六条向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开火，不要把精力分散了。人大从晚上八点到早上五点开了万人大会，对郭影秋拥护派是多数，反对派是少数。他们对郭影秋反来复去地辩论，把黑帮放在一边。他们把贫下中农叫来，耽误了生产。贫下中农不知道你们学校的事情，贫下中农怎么帮助你们呢？就象他们选队长，你们不能帮助一样。不要靠多数压制少数，要依靠真理。说郭影秋是左派，你是保皇派，说郭影秋是黑帮的，你是反党，不要相互压制，摆事实讲道理。双方提出辩论，双方轮流当主席。

革命是靠广大的革命的师生员工的。筹委会不能清一色，同学中，医、护中，要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把革命权力拿到手，就不能搞好革命运动，不把革命权力拿到手，怎么能批、能改呢？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分散精力，内部问题看法不一致，可以通过辩论，不要互相压，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放手不够，要大放特放，可以公开，也可以秘密串连。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革命的大字报看的人越多越好，你怕什么？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我们这样民主？不管你资格多老，权威多大，只要你不革命，就可以贴。你们还可以到街上来革命。只要是革命行动，每个人只有支持你们的权利。彻底消灭阶级，建立战斗的新社会，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建立新的感情、新的思想、新风俗、新习惯。我国就是怪，广大人民需要就赞成，不需要就打倒。别的国家也怪，广大人民需要的，就打倒，不需要的，反而赞成。谁也不能阻止这个洪流，旧东西就要洗刷掉。运动不是搞过火了，而是还很不够。绝大多数人欢迎鼓舞，少数人不满意，我们要的是多数人的拥护，而不是少数人的拥护。每个革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他革命，就会习惯的。花岗岩脑袋就是不革命，也不满意，我们就来个少数人的彻底不满意，多数人的满意，这是革命的路线和方针。

第二、讲团结。运动现在搞好，阻力还是很大。但同志们、同学们好搞，有毛主席领导、十六条、人民日报社论。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很好的社论。全国运动，特别是北京开展得很好，卫生部门也会搞得好的，如果前一阶段搞得不好，再来嘛！按毛主席的指示，按十六条精神，彻底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是保证我国能否巩固，能否顺利前进，永远保证不变颜色，保证世界革命运动的胜利。世界革命要看中国，中国革命胜利了，那就是世界上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取得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四分之一的革命胜利了，对那四分之三影响是巨大的。过去抗日战争时，抗日民主根据地也是四分之一，对全国影响多大！革命搞得好，搞得不好，不仅关系到我们已取得的成果能否巩固，能否前进，也关系到世界革命的问题，所以意义大极了。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搞运动，有责任把运动搞好，责无旁贷。

刚才讲现在运动搞好有很好的条件，毛主席直接领导，十六条，人民日报很多好社论。但还有很多阻力，因为革命的牵涉面很广，深度也很深。首先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要斗倒他，他不让你斗，你想种种方法斗，他也想种种方法阻碍你斗，阻力不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有办法，有一定的力量来阻碍运动。因为，你要打倒他嘛！今天社论讲了毛主席的语录：灰尘不扫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你喊一声，贴一张大字报，就他难为了？不可能！你要和他斗争，坚决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必须要斗争，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阻力不小。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坚决团结革命人民，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抵抗都没用！革命人民最终会把他打倒的！（鼓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当权派利用党的威信。共产党是有高度威信的。当权派一般是党委书记，利用人们对党的高度信仰，利用党的威信，特别是工农群众对党有高度信仰，他们往往蒙蔽事实真相，制造工农兵和革命师生内部的不和，想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一定要我们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十六条，大家一致向当权派开火（鼓掌），不要被利用，把我们力量分散了。人大我也管了一下，

人民大学二十日开了个辩论大会，从晚上八点一直到天亮五点，开了几个钟头。你们都去了吗？你们都打瞌睡没有？(没有)我事先和革委会商量好了，你们有拥郭派有反郭派。我说不同意见为什么以郭为标准呢？为什么要说拥郭，反郭？我建议开个大会，到底争论焦点在什么地方展开辩论。人大拥郭派是多数，反郭派是少数，我说你们开一个大会。二个月来，拥来拥去把黑帮放在一边，逍遥自在，我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先暂时停下，先休战，把黑帮斗一斗。搞个辩论会，要有辩论的气氛，不管多数少数，两方面畅所欲言，不管多数少数，一对一，一边来一个，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驳我，我驳你。我对革委会讲，不要把贫下中农找来，贫下中农是好的，你们内部的问题，为什么要把他们找来，耽误生产。我就耽误了生产，第二天十一、二点钟起来。(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有人给陶铸同志戴草帽，陶铸同志把草帽脱了下来，说：“你不要把我看得太娇嫩了，我到农村搞四清，步行二十华里是可以的。”)又说：你们不要把贫下中农请来耽误生产嘛！贫下中农不知道“反教条主义”啦，什么东西搞错误了，他就不知道。工作组我们都调走了，你还要贫下中农帮你解决问题？辩论苏家屯四清，贫下中农有发言权，而讲你们学校的问题，涉及到选择领导挑选领导，贫下中农就没有帮助。如生产队选队长，去一千个学生投票怎么行？你没有权利，你知道谁当队长？现在挑领导，让学生自己挑，自己辩论，最后看郭影秋是什么人，能不能领导人民大学，你们找他们来，耽误生产，又不能对你们有帮助，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后来说派代表来，结果来了七百个，说是走路来的。我一问，全是汽车接的。什么走来的！本来拥郭影秋派是多数，人家怕你们，还把贫下中农布置坐在前面。一讲郭不是左派就起哄，一讲是左派，就鼓掌。这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不赞成，所以我不鼓掌。后面一个筹委会的人批评我，说：陶铸，你大概是知识分子出身，对贫下中农感情不那么丰厚。(笑)这帽子，其实他不知道，我不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不要以为宣传部长就是知识分子。我这个宣传部长不是知识分子宣传部长，要是知识分子，我不够格当宣传部长呢！他就是要压我，要我表态，不要我讲郭不是革命左派，只讲不是黑帮可以。讲不是革命左派，就不让我讲。我对他讲，说我对贫下中农感情不丰厚，不一定，至少不比你少！(笑，鼓掌)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搞了一次四清，我搞了三次四清(笑)。第二，我搞了三个省的土改，消灭了三个省的地主阶级。(鼓掌)你有批评的权利，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利。这个不好！后来我讲你们辩论要有辩论的气氛。第一，不要依靠多数来压少数，要靠真理。你已经是多数了，还要七百贫下中农来助威干什么？！(鼓掌)我建议以后辩论，谁要贴大字报都有权利。准备怎么写，怎样贴大字报都可以，也可以讲郭是革命左派，也可以讲郭是黑帮，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权利。不要因为人家讲郭是左派就是保皇党，不要这样压人，讲是黑帮也不是反党、反市委、反中央，没有这么回事！反郭影秋就是他一个人，与中央有什么关系？这是压制对方，不让提意见，是不正确的办法。讲他是个革命左派要讲出事实来，讲道理，可以辩论，也可以讲自己的看法，自己的道理。第二，辩论要采取平等态度，要不，少数的吃不消，因为他人少，你十个，他两个，辩论十个钟头你们十个人分成五个组，一人谈两个钟头，可是他们就要谈十个小时，怎么吃得消？要辩论，可以双方出题，双方同意，出多少人，双方当主席，一个上午你当，一个下午我当。(鼓掌)第三，革命靠自己，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人大问题的解决，要靠大人的师生员工，不要去请贫下中农来。第四，筹委会不要搞清一色。(鼓掌)为什么呢？多数人占优势，少数人也要派代表。十四个拥郭，七个反郭，你们已经占优势了，有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其中有一个副主任是拥郭的，还有一个副主任是反郭的，也被罢了。你搞得太厉害了，七个人选一个副主任还不行？你十四个人，两个副主任，一个主任，人家七个人搞一个副主任还不可以？筹委会有倾向性的，不可能没有斗争，应该吸收有不同意见的参加。我讲郭不是黑帮，贫下中农和拥郭派鼓掌，讲现有材料不是革命左派，反郭派鼓掌厉害，拥郭派和贫下中农一个也不鼓掌。你说我对贫下中农感情不丰厚，我讲贫下中农对无产阶级没有感情！我代表共产党！(鼓掌)你们是医学科学院、医大、协和医院，你们三个单位分不开，不存在人大的问题，你们要文斗，君子动口不动手嘛！(鼓掌)骂人也不好，我是讲不仅同学里

面，包括工人里面，医务人员里面。要首先集中力量搞当权派(鼓掌)。为什么把斗放在前面？毛主席讲斗批改，主席不是随便讲的，不把斗放在前面，不把领导权抓到手，批也没法批。批谁呀？谁敢批呀？批也批不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阻碍我们批。改怎么改呀？不是老爷们当权，为什么这么多年改不动？因为改就要触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反对改。斗，就是斗当权派，所以斗是前提。文化革命不把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拿到革命派手里来，不能批，也不能改，革命运动也不能搞好，这相当普遍。现在他们集中力量斗当权派，不够，力量分散，有不同意见可以，看法不一致可以通过辩论解决，摆事实，讲道理，很好解决。不要你压我，我压你。根据人大的情况，你们不一样，但有相似之点，集中力量斗当权派不够，当然现在还没有一致。顾瑞华同学在这里吗？你说反对怀疑一切，现在看来是错的，这个责任我负了没什么，你向同学讲，你错了，你们再辩论一下，以后就团结起来。可以怀疑，包括陶铸滥言一派，滥言就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不怀疑，什么就肯定，贴了标签，镀了金，很不好。如还有不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合作起来。如仅仅是这一个问题，好解决，别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一致，团结起来，斗当权派。

(会议未尾，陶铸同志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七、白希清问题，白希清是党委书记，现在有反对白希清的，有保护白希清的，我看不管保护、反对，都拿出来揭嘛！不可能没有错误，是不是？白希清我认识得很早，比你们早(指钱信忠)。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东北任辽宁省委书记，他是沈阳市长，他的历史我不讲了，不管是谁，人家有意见，要揭，要批判，你觉得白希清哪儿好，也可以贴大字报嘛！不要象人大那样搞拥郭，反郭，你们搞拥白，反白。我们就是一个派，就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一个派，没有第二个派，大家都作革命派。我们只有两个派，就是一个革命派，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第一次讲话(6. 25)我保卫生部保错了，不要保了，革命的不保也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保也保不住。(鼓掌)当然，尽管如此，有些事实，你们揭得不对，我们出来讲也可以，不要有保和反之分。根据事实各人看法可以讲，你讲是黑帮，我讲不是黑帮，都可以贴大字报。你贴你的，我贴我的，事实胜于雄辩。不管谁都要拿到群众中来，来揭发，来批判。你可以这样讲，我可以那样讲，有意见完全应该。我们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贴大字报，这样不至于发生拥和反这个对立。我们都是一个派，革命派，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缺点多，我看好处多，可以贴大字报，首先不要封住群众的口。人大那天晚上我就很不满意。人家讲左派也可以，人家不讲左派也可以，为什么人家一讲就起哄？包括我在内，说我对贫下中农感情不丰厚。我不怕你压，我相信我的贫下中农感情至少比你丰厚一点(鼓掌)。

今天的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这是一篇很好的社论，你们要好好学习，要按毛泽东思想，按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来的，根据十六条精神写的嘛！

今天我讲到这里(热烈鼓掌)。

最后喊口号：毛主席万岁！

82.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摘要 (1966年8月24日清晨)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陈伯达同志来到了北大，与北大、清华及湖南、张家口等地大中学生谈了大约一小时话，对同学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因记录人少，我的记录不全，整理的可能有出入，但基本精神没错。又因为这种谈话是以回答问题的形式进行的，比较随便。因有些问题不大重要，我只把谈话的摘要写出来，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昨晚(二十三日)北大转抄毛主席的大字报，伯达同志就是因此事赶到北大的。他反复强调说：“毛主席的文章关系重大，要么在《人民日报》上登出，要在广播电

台广播。该大字报既没在《人民日报》刊出，又没有广播，没经主席同意就张贴出去，这很不好。现在文化大革命时同学们要多多动脑筋，想一想啊！”

二、关于革命串连问题

北大同学说：好多人去外地串连，我班二十七人仅剩七人了，怎么办？

伯达：同学们商量，把理由摆出来，讨论讨论，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不需要去？

又问：《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上说：最好不串连，而陶铸同志又说：“欢迎串连，这怎么看？”

伯达：由你们讨论，我觉得交流经验是必要的，交流的办法各种各样，由你们讨论，可以大批去，也可以派代表去。

三、关于红卫兵问题

问：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呢？还是只允许红五类参加？

答：你们讨论，我不包办代替，经你们大脑好好想一想。

问：有人要用红卫兵代替共青团。

答：你们动脑想想。

问：地质学院红卫兵打人。

答：这可能没有经过群众充分酝酿讨论过。前天，我在王府井看到红卫兵很好。总是信任和相信人民群众的。

四、关于郭沫若问题

伯达同志说：“有人说郭沫若欠的债太多了”。什么债？是否看了他的文章就受影响呢？我曾经看过他的书。一个人功多，过多？还是成绩多，缺点多？

五、关于党团组织

问：党团组织有些烂了怎么办？

伯达说：所有党团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要经受考验。那些烂了的党团组织，要按党章办事，可以换。

有人说：党章有问题。

伯达说：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你们可以提意见。

六、关于给刘少奇同志贴大字报问题

伯达说：我以个人的身份提出建议，最好不贴大字报，贴了他也看不见，最好写信给他。你给他贴大字报，他也不能看。一看就会受围攻。我也欢迎你们给我提出批评。

七、关于发动群众问题

伯达同志说：大家要用毛泽东思想讨论问题，不要什么问题都要现成的答案，你们去照办。这样你们就没有了主动性，必须大家讨论，各种意见都要听听。

八、关于文斗和武斗

伯达同志说：我们主张动口，不动手，动口必须动脑子，以理服人。如果这个人很坏，我打他两下，不解决问题。打人的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没发动群众，没经过讨论的结果。

九、关于一斗二批三改

伯达同志说：全面的改要稍后一些，但并不是中途没有改，这里(指北大)不是改了很多吗？

十、关于外地发生反革命事情

湖南同志说：湖南问题严重。

伯达同志说：这是由于我们过去调查不够，今后我们准备到处去调查。

83. 李富春写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24日)

徐冰同志：

十一中全会已开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已发了。以十一中全会和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小家庭”是“何其毒也”。请你们马上宣布，打“四小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迅速拉过来。过去，你是不听我的话的，现在根据主席指示，十一中全会精神，再一次劝告你，请部领导好好考虑，迅速行动。

富春（八月二十四日）

84. 朱德在北师大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5日)

横扫旧的习惯势力，要夺权，必须横扫一切旧的习惯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利用这种势力，孤立革命左派，保护自己。而旧的习惯势力也恰恰起着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劣作用。陆平黑帮、×××都是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欺骗群众，组织对左派围攻。我们要打倒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其实抽掉了辩证法的革命灵魂。这个月的事实证明，折衷主义影响很广，在需要夺权的时候，有人出来摆成绩，大讲“一分为二”，实际上是“合二而一”，反对夺权，折衷主义是机会主义，不敢造反，忘记了革命的中心问题——夺权问题。

我们要打倒奴隶主义，奴隶主义不分敌我，对敌人也讲服从，讲拥护，不讲反对，被那套资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死死地束缚了。奴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被奴隶主义俘虏的，没有革命人民思想，总觉得造反无理，不敢造反，安分守己，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奴隶。

旧的习惯势力往往影响很多人，因此，左派往往处于一时的孤立地位，成为少数派，革命派决不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革命派不要怕暂时的孤立，形势对他们暂时不利的情况，他们顶得住，用自己不倦的斗争排除万难，争取群众。被暂时的少数与多数所迷惑，放弃原则立场，就意味着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这样，旧的习惯势力就一百年也肃不清了。

打倒折衷主义！

打倒奴隶主义！

打倒旧的习惯势力！

85. 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赴京革命师生和首都部分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5日)

我的话是湖南话，湖南同学容易听得懂，我们是同乡，广州也可以，我当了十四年的广东省委书记，广西差不多，武汉还可以。

刚才张平化同志作了检查，我原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刚被“罢官”，不是王任重同志的事，是我的事。现在中南文化革命搞得不满意，不怎么好，中南地区冷冷清清，我们要检查，在长沙、贵州没有搞起来，有压制群众的反革命行动。现在群众要革命，你压制群众，就是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四分之一革命都要在运动中考验，过去革命我们也得考验。过去的好人，现在不一定是好人，这个好人也是有阶级分析的。舍得革自己命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这次是真的革命的考验，已经受这次革命的考验……湖南省委是可以反对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反对，你们湖南的王任重为什么不可以反对，你湖北的王任重也可以反对（王任重点头：该

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只要他不革命，就罢他的官，他阻碍革命、反对革命，就打倒他！

现在看来，今天处在一个伟大的革命洪流中，革命潮流中，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一定要适应这个潮流，只有革命才能适应。顺者存，逆者亡。要阻挡更不可能，自己彻底毁灭的。现在有些单位不懂这个道理，他怕，你怕有什么用？怕就不革命吗？越怕越要革你的命。本来不晓得他有没有问题，他一怕就晓得他有问题，你是革命的怕什么？凡是革命的不论有多少大字报，都不能打倒你。你是革命的，有客观事实，大字报说你是黑帮，也打不成黑帮；你不是革命的，你是黑帮，你也保不住。

这个道理我在各级领导中讲了，他们是懂得的(众：他们就是不做！)你有什么办法呢？(众：把他打倒，罢他的官！)就是要靠你们革命的群众，你们起来了，不革命的就打倒他；革命的就拥护，还是靠你们。光是我们打电话，我看没有用，你们力量大。

有的同学要求我们去，我们去了没用，还是你们轰！去对市委、省委、中南局开炮！一一炮轰司令部！炮一打开，有的人着急了。你们不革命，我们就革命，如王延春我们就开了。你们不革命，我们就罢官。先打几炮看看动静(王任重：再不革命就罢官)你们回去就讲我说的，你还不革命就罢官。

第二、运动阻力是很大的，同学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很容易，你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什么叫落花流水？过去我们不懂得，现在有点懂得了。你看王府井、西单的牌子一块块的掉下去了。这不是落花流水吗？我们要打倒封建的、黑色的、灰色的、白色的、黄色的、棕色的，红色的我们要保护。

革命是有阻力的，你们取了经回去，把北京的革命气氛带回去，你们的本领大了，本钱多了，还有北京同学支持，但也不会一帆风顺的，因为你们要革他的命，他不愿让你革，就要阻碍嘛！这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彻底消灭阶级，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消灭阶级怎么能行呢？革命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只要革命，就是一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容易，不可能一帆风顺。革命就是要革剥削阶级的命，我们要打倒它，我们要消灭它。它不叫你们消灭它，所以革命会有阻力……我们现在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过去我们搞土改革，打倒帝国主义，打蒋介石我们跟着毛主席七拖八拉过来了。现在社会主义这一关还没过。看来，你们过这一关比我们容易。因为你们负担轻，学习毛主席著作比我们多，我们是旧社会来的，现在职位又高，很容易满足于现有状况。所以我们革命比你们困难大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阶级没有消灭怎能保证不变颜色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何况野草还那么多，根子那么深。所以一定要把剥削阶级的根子，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根子都挖掉，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问题，也是世界革命的问题。中国胜利了，世界革命就有希望。你们这一代有希望，可能我们没有希望了。(王任重：有希望！)他比我小十岁，他有希望(王任重：还是靠你们！)。中国革命成功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胜利了，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的地区。三年解放战争以前，解放区也不过四分之一的地方，解放区发展了，壮大了，只三年就解放了全中国。在东北，解放一个县多不容易，但以后一次就解放了几十个县，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扫到了海南岛，扫到新疆。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不但中国人民回到水深火热之中去，而且世界革命倒退多少年，陷入黑暗。所以，这样一场大革命，没有阻力是不可能的。你们挨了打，他们不让你们上北京，还打了你们，打得最重的还是兰州那十岁的(王任重：裴××、马继孔已撤职了)，你们最坚强，胜利一定是你们的。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你们撑腰，但有困难，要承认各方面的打击。毛主席要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什么叫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就是要我们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顶得住，经受考验。

现在你们要更加勇敢，更加无所畏惧，你们总不会被杀头吧，顶多挨几下打，就是杀头也不怕。所以，不管哪个单位哪个领导，只要不准你们革命，就彻底把他捣毁，这是第二点。你们不要我鼓励撑腰吗，我就是这样撑腰。

第三、党的领导问题，现在有几个论点，束缚我们搞运动。各级党委是不是可以反对，反对了是不是反对党中央？什么叫做党的领导？是不是党的支部、党委、中南局才是党的领导？现在这些问题很清楚了，人民日报讲了不管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刚才我说了，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林彪同志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我们跟他走。其他什么湖南省委、湖北省委、中南局，只要他们不革命，统统都可以反对。反对他，他不改正就要打倒他。先反对看一看，还有没有希望，他改正了就多点革命力量嘛，如果还不改就打倒。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省委、市委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那他是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谁就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能被党员、党委垄断，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谁就是党的领导。如果是党员，但不执行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党的领导，而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你们不要怕，别人说你们反党，不要被他们吓倒，他说你反党，你就说你是什么党呀，我拥护毛主席，而你是反革命的党，修正主义的党。你执行毛主席指示，我就拥护你，否则我们就反对你，打倒你。现在，这是他们的武器，要把它彻底缴械。

其次，文化革命的领导问题，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是领导革命的权力机构。什么叫权力机构？就是最高领导(湖南师院问：我们筹委会是保皇的)不适合就改嘛！(又问：改选了他们，又选上了怎么办？)你们下面串连嘛！不管临时的正式的，都有权利领导文化大革命。党委呢！不好的罢他们的官，一般的放一边，让他们搞伙食，让他们支持你们。革命的可以入文革委员会，你们不要希望一下子就得到多数(王任重：由少到多)，团结95%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开始(王任重：是充分发动群众的结果)，你们不要心急，保皇派是有些力量的，你要革他们的命，他们怎么能不反对呢？你们串连，革命的选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党委中确实是革命左派的，也可以选进，不好的可以罢掉。

第四、讲一讲红卫兵……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说：“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你们要说明真象，农民不知道造反是什么意思，听说你们造反，就以为你们要打倒共产党，他们不知道是修正主义的反，你们也没有说清，所以，你们要出去工作，工农兵应该支持你们。工农兵从全国来讲是主力军，你们是革命的先锋。这是无可非议的。现在有些工农兵，不明真象，被他们控制，有的党委要工农兵保护他们，反对你们，这个事情解决不很困难，你们抓住社论这个武器去工作……什么人能参加红卫兵呢？就是红五类，应该很好的强调阶级成分、阶级路线，要用阶级分析法。凡是阶级出身好的，总是比较好的。所以，阶级成分第一，我们要考虑阶级成分；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一贯好的，就是出身差一点，我们也让他们进来。……阶级成分第一，第二不唯成分论，不是说出身好的都参加到红卫兵里边去。第三出身不好的，表现好的，也可以吸收进来。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阶级路线。过去彭真这个黑帮就只讲重在表现，这是错误的，修正主义的。

(有人问：红卫兵成立初期，是否只吸收“红五类”？答：这由你们自己决定。)

人数根据各地方情况决定，30——40%都可以，30%一般差不多，红卫兵主要是青少年，有些中年、壮年中很好的也可以参加，请他当顾问，以青少年为主。红卫兵在斗争中应当最模范最坚决，最好地执行十六条，按十六条办事，不要败坏红卫兵的名誉。红卫兵一般是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好，就坚决拥护，不好，就打倒。好的团支部也可以活动，也不要解散。

最后一个问题是串连问题。山东、湖南等地到北京来很困难，没有哪个地方不困难。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文化革命的中心，毛主席在北京，外地有权来北京，没有钱，你们有证件可以免费。个别的也可以去。铁道部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回去就可以免费。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这个状况必须改变。北京可以组织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外地也可以到北京来，北京已来了几十万，昨天来了八万，今天又十几万。你们北京搞起来，对全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来，最好有组织、分批。如组织压制很强，不组织可以三三五五地走，你组织起来革

命、取经，完全有权利，欢迎！吃饭问题帮助你们解决。北京到外地可以，你们到外边去送经，去煽风点火，你们也一样受待遇。去，最好有组织、分批去，自己走了，也没有办法。他热情很高，说走就走。现在他们不是游山逛水。就是游山逛水也是允许的。到北京来看看天安门这也很好，当然看天安门不是游山逛水。到北京玩玩颐和园也可以。到广西去看看桂林山水，也不是不可以的。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到北京来取经，或到外地去送经，我们赞成，这是有作用的，必要的，但要有组织、分批。但是讲回来，影响一点也没有什么，你那里冷清一点，但把外面、全国运动搞起来了。但我不是叫你们全校出动，说走就走也好，但要看到有些同学不听你的话，走还是走了，煽煽风，有少数学校不行，说影响学校，影响学校也没有关系。北京的中学本校没有搞好，但到外地搞起来了，这很好。他们回来可以搞得更好。文化革命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是摧毁整个旧制度、旧社会，有组织来，有组织去。

大字报可以贴在外面，只要对文化革命有利。你们需要分开就分开，有利就做，不利就不做。大字报讲革命道理，不怕他们知道，如果美帝国主义愿意的话，也可以送他一些。

86. 王任重关于革命串连的指示 (1966年8月25日)

(25号，北大聂元梓同志把本校同学外出串连情况向王任重同志汇报后请示工作时讲的，聂已向北大作了传达)

在搞好本单位文化革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有组织地串连。

(当聂元梓同志谈到听说陶铸同志说过停两个星期运动也要进行串连时)王任重同志说，没有听到陶铸同志的这种说法，象这样大的问题，不可能他一个人做决定。

尽量对同志们进行说服，把十六条给同志们讲清楚，交待清党的政策。说了以后他们不听，就让他去吧，他们还是会回来的，无非是使运动向后推迟一些。

当把情况向陶铸同志反映后，陶铸同志说，同学中流传的说法，与他讲的不符合，他准备写信给北大作解答。

王任重同志又说：

要继续学习十六条，有些人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

8月10日就给聂元梓同志一封信，大意是：

1、 学习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2、 北大执行“决定”时创造出经验(可能少学)对北京及全国将发生重大影响。

3、 重点在于搞好本单位的运动，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组织起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

87. 王任重、张平化对中南区来京革命同学的讲话 (1966年8月25日)

张平化：

在湖南有人提出“三相信”的口号是错误的；对革命同学的行动进行镇压是反动的。

阻碍同学上北京，设下层层障碍，不让同学们来北京向中央、毛主席告状，是错误的，怕人家告状的人，就是心里有鬼，怕什么！

在长沙挑动工人大斗学生、殴打学生，更是严重的错误，这种行为必须穷追，彻底查办。

王任重：

我们对你们到北京来的这一行动是非常欢迎的，非常支持你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

的亲自领导下，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的轰轰烈烈，北京的青年人他们打先锋、作闯将，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刚才北师大的同学说要到中南去串联，我们表示非常欢迎。

文化大革命，需要革命的串联，革命的支援。只有按毛泽东思想按中央十六条决定办事，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搞彻底。

我给他们打过电话，一是按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指示办事。凡是符合十六条的就是正确的，凡是违背的就是错误的。凡是不能按十六条指示办事，就是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了，这就是犯错误。

你心里有鬼；为什么怕告状，怕批评，怕贴大字报？如果你是革命的，就应该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搞革命，就应该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反之是采取压制革命行动。

我给湖南王××去信，对殴打同学的负责人要严办，在楼上看到我们的革命同学被殴打，不出来制止的，一律撤职……

88. 陶鲁笳在地质学院的讲话 (1966年8月25日)

同志们：现在已经五点一刻了。辩论会整整开了八点零一刻种，这是一次尖锐激烈的辩论会。革命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掌有两种尖锐激烈的对立的意见是不足为奇的。有不同意见，反映革命群众内部存在矛盾，应该用十六条来解决，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具体办法是我们革命群众内部解决矛盾办法，就是要辩论。比方说，我们八点零一刻的辩论会能不能用其他办法来解决呢？我看不要靠其他办法来解决。靠大家辩论。

我们完全相信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正当的、充分的辩论能分清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我们是深信不可疑的！深信革命师生能解决这一问题。这结论不能由我们上边人来做，靠谁？这结论应由广大革命师生来做。现在条子很多，我们要坚持不同观点的人都要讲。辩论要有气氛。什么样的气氛呢？刚才的条子都说到，要有充分的民主的空气。允许各种意见讲出来，不要打断人家的发言，不要采取任何办法。只能摆事实讲道理，只能以理服人，不能用其他办法压服人，压服是压服不了的，因为文化革命是触及了灵魂，搞脑子里的东西，头脑里的东西怎么能压服呢？革命不能采取讽刺谩骂。讽刺谩骂不是战斗。今天大家感到比较紧张，虽然不够冷静，但这是小缺点。总算是让辩论展开了，观点摆出来了，我问地质学院，问题摆出来了，要不要解决？(答：要)既然已经摆出来了，当然要解决工作组问题。一部同学要求邹家尤回来，听取大家批评，也可以向大家做检查，我们也同意。市委已决定需要回来向大家做检查，检查第二次、第三次都可以。当然有的同学提出工作组的问题，“八·一三”问题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不同认识，现在怎么办，是继续下去？(答：开下去！)我们建议这次到此为止，下次再开下去，下次什么时间开再商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89. 周恩来、吴德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全市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6日)

周恩来：

红卫兵同志们：

我们非常欢迎红卫兵的代表。我们是来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的。自成立红卫兵以来，你

们很忙、很累，没有地方接头，党和国家有责任，党和国家很关心你们，党中央很关心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要作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们彼此串联，但是你们连接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和你们串联也不方便。我仅和清华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接触多。昨天一个学校的一位红卫兵被刺杀，我们很痛心。我们是爱护你们的，想到怎么更好地和你们联系。所以劳动人民文化宫叫你们用。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劳动人民的，你们有权利用。在这里联络你们，不是指挥你们。北京 50 多所大学，100 多所中学，每天每班来 3 个人，那就有 2000 多人，一个宫殿不够，就给你们两个、三个，联络站是一个联络机构，不是指挥机关。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组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十六条的指引下成立了，有结社的自由。大家要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考验，受群众检验嘛！看哪个组织搞的好。北京市同志搞革命，外地也要搞革命。

北京市建立联络总站，各区还要建立联络分站和你们学校的电话接通，再给你们交通工具，这是给文化革命运动便利嘛，这决不受限制，有你们的自由。交通、联系都便利。为了更好地搞好工作，我们怎么帮助你们呢？北京市也好，党中央也好，卫戍司令部也好，我们联合起来搞个联络站，想在此设一个办公室，有些事可以商量嘛。

有很多事都得商量，如一个路有几个名字，这样就得商量研究，看这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提的，要经过调查，调查清楚。我们重视你们的意见，有些事关系着国家制度问题，如定息问题得经人大常委研究。你们要相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些事情解决了，有些事情出来了，需要解决。有些事情牵涉到国家的制度，我们得商量，不要你们一下命令，就得听，必须商量。有些要收集起来请示党中央、请示毛主席。今天吴德同志公布我要来。你们不是愿意和解放军联系吗？解放军可以指挥训练红卫兵，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转达给党中央、转达给毛主席、转达给林彪同志。

你们说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但是你们要听话，我现在是作政治工作的，不是解放军了，但是你们又送给我个老红卫兵，算是个退伍军人吧，一旦打仗，我还能到前线去。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

北京市设个联络办公室，是由解放军来联络，你们叫他解放军也好，叫他解放军叔叔也好。

总起来说，我跟你们谈三件事：

- 1、支持你们，帮助你们；
- 2、保护你们，爱护你们；
- 3、有事和你们商量，我们设个办公室，将来有总站有分站，但不是指挥官。

你们工作作的很好，发动小弟弟、小妹妹，自行车没灯就通不过，人民警察几年解决了的问题，你们三天就解决了嘛！

我只提些建议，搞革命，你们有权利，你们下的紧急呼吁、紧急命令等，这些我那里放了一大沓子，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都要分类给党中央、给毛主席看。

总之，今天才是个开头，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你们两个、三个可以到这里来联系。

你们不是要把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作为纪念日吗？这件事我双手赞成。

再说一遍，今天是来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的，是来帮助你们的，而不是限制你们的，因为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的，是有原则的，有事情和你们协商。

最后高呼：

北京和全国的红卫兵万岁！

吴德：

今天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首都有红卫兵、赤卫队和其他各种组织，为了使大家能够联络，我们有个提议，全市建立一个联络总站，各区成立一个联合分站，这是周总理的提议，地点大家讨论。

我们想，这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在这个地方作为办公地方行不行？当前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红卫兵的成立也是一件大事。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这个建议，同意成立联络组织的。首都红卫兵的联络站是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成立的，红卫兵联络站也联络其他革命组织，以首都联络站为中心，具体任务要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创造，联络站过渡到总指挥部。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的小将向旧世界进攻，用革命的精神向一切坏东西开战，使全市出现了大好形势，革命同志为你们热烈欢呼！你们作的对、干的好，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的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人民解放军非常支持红卫兵，他们派来了干部，支持大家的行动，保卫大家安全，同时传播毛泽东思想。市委也派一些人员来，向同志们学习，为大家服务。市委派些人来，同志们欢迎不欢迎啊？（大家说：“欢迎”！）

今天的会是市委召开的。你们有事情找他们为你们服务。为什么成立联络组呢？为了更好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革命。

怎样才能把文化革命进行得更好呢？

1、一定要好好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十六条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每位同志都要成为学习、贯彻、执行的模范，对一切违背十六条的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2、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学习，共同战斗，团结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更好地完成。

3、红卫兵要善于在斗争中总结经验、交流经验，不断地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样就越坚定、坚强、聪明、能干。

毛主席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我们相信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组织，一定会按照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健康地成长。我们要不断地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让我们再次高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90. 陶铸就 8 月 25 日讲话给陶鲁笳的一封信 (1966 年 8 月 26 日)

鲁笳同志：

我昨天主要是针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尚未搞起来而讲的一些问题。其中关于外地同学来京取经和北京学生去外地支援的讲话，精神是与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重点不同。详细内容已要秘书在电话中告诉你。望转告各学校文革筹委会为盼。

敬礼

陶铸
8 月 26 日

91. *江青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7日)(见《系年录》第三十二卷)

92. 陶铸就当前革命串连问题给聂元梓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一封信 (1966年8月27日)

元梓同志并北大文化革命筹委会同志们：

今天任重同志告诉我，说你和同志们希望了解我对中南地区来北京同学关于北京同学对外地支援的谈话内容，现特给你和同志们写这封信。

前天下午，我和王任重、张平化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大楼里接见了中南各省来京的学生。我在讲话中谈到了关于革命串连的问题。当时参加接见会的，除中南各省的来京学生外，有许多其他省区和北京部分院校的学生也闻讯前来参加，所以讲话的有关内容，一下子传得很广。现在据反映，在不少学校流传的这些讲话，内容不全面，有的与原话出入很大。

我前天主要是针对中南地区的文化革命未搞起来而讲的。我说，关于外地学生来京和北京学生外出进行革命串连，要在把自己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好的基础上去使用力量，这与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不过，由于中南不少地区对学生来京阻拦，限制得很厉害，所以我的讲话重点放在打破封锁，支持大家搞革命串连上面。

我对中南各省来京的同学说，你们来取革命之经，应该支持，应该欢迎。有的地方阻拦你们，压制你们，是错误的。但你们来，最好分期分批，有组织的来。据同学们说，你们许多学校现在还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红卫兵的组织也没有，要有组织的来很困难，学校党委根本不让有组织的来。那么，你们也可以三三五五，持自己的证件来。这也不算犯法，是革命行为。

我说，北京的同学到中南地区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欢迎。任重同志现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刚才讲话已表示欢迎。北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是毛主席所在地，是这次文化革命首先搞起来的地方。所以我说，北京同学应该支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的斗争。但是，你们更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人出去。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更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正如我们首先要搞好中国革命，才能更好地支援世界革命一样。当然，如果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就走了，这当然不好，但也不要忘不开。如果这样出去的同学多了，使运动受到影响，只要外地的革命之火点了起来，对本校运动虽有所失，对全国来讲也有所得。这还是值得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北京的同学们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地、有目的地去外地支援，去点革命之火，不要一轰而去，影响本单位的运动。

北大你和其他六位同志的大字报，在全国起了带头点火的伟大作用。我希望北大在这方面也做出好的榜样。既积极搞好本单位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成为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最好模范，成为运用“十六条”的最好模范，同时对全国各地也能起到巨大的支援作用。

此致

敬礼

陶 铸

八月二十七日

附：陶铸办公室给聂元梓的信

聂元梓同志：

现将陶铸同志给你和革委会同志们的信送上。今天王任重同志说，此信极需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以解决当前存在的对外串连的一些不全面、不完整的提法问题。是否如此办，请你们讨论决定。

敬礼！

陶 办
八月二十七日

93. 王力谈“革命串连”
(1966年8月27日)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王力同志在中宣部接见了“钢院”、“科大”等校同学，对陶铸同志八月二十五日的讲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下面就是王力同志的讲话：

陶铸同志的有些话不是那样讲的，是针对中南地区同学讲的。听说他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央十六条、《人民日报》社论、周总理在天安门的讲话，都是以搞好本单位文化革命为主。外地同学来北京，我们欢迎，北京有少数同学到外地去也是允许的，要分期分批去。什么人去，去多少人，到什么地方去，均由大家商量，要有组织、有目的地去。革命还是靠自己，不能以外援为主。什么地方需要支援，需要多少人支援，需要什么人去，都要搞清楚。不能说各地文化大革命都不平衡，都要靠北京人去解决，还是要靠自己。(有同学问：中央是否有新精神让北京学生大量出去外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

昨天我见到陶铸同志，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些话是谣传，同学如果一定要去，不能阻挡，但是我们相信把道理讲清楚，大家会同意的。(当时张平化同志走进来讲了几句：陶铸同志是代表中南局讲的，主要任务是把本单位文化革命搞好。)

现在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采取紧急措施，澄清陶铸同志的讲话，陶铸同志将给聂元梓一封信，澄清这个问题，贴出来让大家抄。用这个办法是否能解决问题？一个办法是靠你们作工作，向大家解释，同大家商量。另外，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

94.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双方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人代表)的讲话
(1966年8月30日下午)

总理：各所在哪里？(代表讲了各所的地点)

总理：科学院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怎么管。

刘西尧(总理在科学院的联络员)：科学院必须彻底革命，才办得好；不革命就办不好。

总理：(问一个代表)你家住在哪儿？

代表：山东蓬莱。

总理：你看过海市蜃楼没有？

代表：看见过。

总理：我是六十多岁才看到海市蜃楼的。(总理问一个出身小职员的人)你家庭出身是什么？

代表：小职员。

总理：你爸爸干什么？

代表：我父亲64年死了。过去是北京市法院检察官，在人大会堂旁边，小时候生活艰苦。我55年入党，组织上调查，同意我填小职员。

总理：你念过几年书？

代表：大学毕业。

另一位代表：他父亲当过法院院长。

总理：你祖父是地主吧？

代表：大概是，听母亲讲过一些。

总理：你外祖父家都是干什么的？

代表：我二舅叫程国之，1911年跟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担任伪国大议员。

总理：想不起这个人，国之是号不是名，大人称号不称名，根据你的情况你看该填什么？

代表：……(不说话)

总理：填表太简单了，从表上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最好作调查，作社会调查，先从自己开始，这是毛主席讲的基本功。如果叫我填，我就填小教职员。

总理：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二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做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个报告，还没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大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有人替吴晗辩论清官、贪官，都是胡说八道。我的祖父是……(看不清)县的知事。“县知事”，有几所房子不是贪污来的呢？父亲是个职员，三十元以下。冬天一个皮袄，不剥削从哪里来呢？贫下中农冬天哪里有皮袄？戚本禹对我说：“应该填职员”，我才不填呢！我填“封建官僚”。

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指七大以前)，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第三代是向中发、李立三。向中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了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名叫作洛甫，建国后出现的反党大集团头子。直到遵义会议才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党的历史上，五代都坏了。你们不是看过《东方红》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毛泽东旗。艾地牺牲了，印尼革命受到挫折，但是印尼共并不是不革命。1935年——1945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1945年起仅仅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了三次反党大集团，第一次高(岗)、饶(漱石)集团，第二次×××、×××、×××、×××(当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现在正在追，要查清楚。有人讲文化革命运动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由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但是总趋势是正确的，不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了整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

粉饰和掩盖错误是不对的，要勇于正视它、改正它，想粉饰和掩盖是不行的。

没有时间怎么办？就得拿睡觉时间。我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这时总理打了个呵欠，总理告诉前面一个人：你要经常提醒我，一讲话就不累了，这是解放自己的办法。)

刘西尧：睡觉围攻也来了。

总理：“群众”这样两个字(指填表时把非党、团员称为“群众”)，我看了最抵触，这样一来，党团员不就不是群众了吗？不是高高在上了吗？党团员也在群众之内，可以填党员、团员、非党、团员。我是从那个同志的家史借题发挥的，是我问出来的，回去拿这件事斗争他是不好的，我要保护他的。

红卫兵好得很，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矛盾下放是不行的，有的人口在这里，回去怎么办？要先和那里打个招呼，人家要不要，要注意工农联盟，不然回去也消耗国家财富。通牒是通牒，国家的通牒也要等几天，假如你和他们讨论，你一定同意他们的作法(大家笑)，真正的高级干部你还没触动他，现在都是中级干部，好办，高级的你们要点，但是要讲道理，要批评。黑五类顶坏的要回去，没收来的东西交给国家，红卫兵将来要搞办事处，太乱了也不行。今天是聊天，不是指示，最后如果变成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自己去讨论，我作为毛主席的学生、战友，要努力地学，当好学生，好战士。

总理：(对代表中有个24岁的大学毕业生)你是什么出身？

答：贫农、团员、大学毕业生。

总理：你是贫农出身怎么念得起大学呢？

答：国家供给的。

总理：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红卫兵冲击封建遗留下来的残余……中关村还是先叫“中关村”……(大意：总理问大家从哪里来的，答：从革命村来的。总理不知哪里是革命村，大家说就是中关村，现改成革命村。总理说，中关村还是叫中关村，因为那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苏联大使馆前面那条路正式改名为“反修路”。前几天，举行了开典，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叫张小洪提出来的。她主持大会，她们真有办法，把越南代表请来，但是不好讲话，真是后来者居上，望尘莫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是这样。我十五岁时还什么都不懂，我先跑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有时路是外国名字的还记得清，在北京呆了十七年，现在出门就坐车，不自由，现在北京好多路的名字都不知道。(大意)

总理：(对数学所，八。二五大会执行主席×××)华罗庚在你们所吗？

答：现在在东方红大学，副校长。

总理：有没有抄他的家？(答：没有)斗了没有？(答：斗了)有没有体罚？(答：没有，还让他坐着了)大家把大学教授家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许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人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

我们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总理：(对科大十系三年级二十岁的×××)你完全是个解放牌了。

(科大×××给总理看东方红大学革命造反队给科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公开信)

总理：这是一个号召书，造反队三、四百人有没有吸收科学院的？

答：没有。

总理：凡是打进来的人，象××一样没人管，东方红大学革命造反队有新的任务，(对×××所一个同志)国家科委情报局搞什么了？有没有重复，要精简机构，统一归口。

总理：下步运动怎么办，大家商量。(被接见人没领会意思争着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

刘西尧：我们不是一言堂，打架在总理面前打嘛，当然我不同意打架。

总理：应地所就是出一些事情，那么几个人还没谈完，也没调查完，你们革命造反队不是有队伍吗？其它所也有队伍，要拉出去调查，你们作些核实，进行全面地调查，继续进行揭发，辩论，不要老停留在应地所的问题上。

天文台二人：14条、12条是修正主义的。

总理：14条是修正主义的，什么内容你们知道吗？(问了很多人看过没有，都答没看过，只有一人看过)你研究过没有？(答：没有)你们不清楚就好好读一读，叫(文革的)高学文同志把14条印发下去，再进行辩论。

(被接见的人都听不进对方意见，总理生气了，站起来，大家辩论到科学仪器厂刘存仁等883人联合写的大字报后，在科仪厂有七人被打。)

总理：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在清华作了两次报告，也给我贴了好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作到这一点时，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要重成份，也要看表现。

工人：张劲夫作检查，有些人反对，不让检查。人家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前天早上有一百多人到院文革，在一、二十分钟作出决定，会是开、是不开？

总理：青年嘛，能不犯错误？要允许犯错误，只要能够改。

××：他们到处抓人，大闹院部，……不然就是保皇派。

另一派：反对，这是造谣！

总理：话传多了，总是要走样的，我小时候作游戏……话传到刘西尧那里，再传给我是要走样的。人总是有主观性有倾向性的，岁数大的人对青年人要好好帮助，现在辩论没有个气氛，开会我是搞拉拉队，时间拖得很长。一方面讲保皇派，一方面讲别有用心，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保皇派是少数人，要创造一个辩论的气氛，开会要守秩序，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已经差不多了，还有啥问题？

××：大会程序问题，张劲夫是先讲还是后讲？（总理出去）

刘西尧：你们都不民主，我看你们双方的意见，历史上犯错误的只搞一言堂，只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总理进来）

总理：要有三方面人讲话，每方面讲三个人就差不多了，搞两天就行了，王锡鹏还要让人家讲话么，当然讲话不要太长，20分钟。从七月三十日以来，他的认识有发展，应地所武藻文又撤职了，人换得太多，让刘西尧去负责王锡鹏提的问题，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让院里去回答，其它方面意见为第三方面意见，让七、八个人发言，搞好了两天，搞不好三天。

××：张劲夫先检查后辩论还是先辩论后检查？

工人：先让检查。

总理：张劲夫可以先表态，你们别搞得太绝了，连人家表态都不让还行？要让人家表态，不要什么都讲，什么都讲也讲不清楚，讲不全……。

95. 吴德在北京大专院校各文革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8月30日)

今天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

一、形势：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一个新的高潮。首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革命师生，特别是学生，在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上，显示了他们的英勇、顽强、才智。运动发展得很好，很健康。这几天首都的红卫兵小将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革命的造反精神，上街贴大字报、游行、演说、提各种倡议，横扫“四旧”，“敢”字当头，用革命的语言、行动，向“四旧”发动猛烈的进攻。这已经改变了，也正在改变着首都的面貌。解放十七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个大扫除，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了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账、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任何革命运动不能只是少数人参加。要把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会大破大立。红卫兵破了“框框”，大干起来，文化大革命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运动，不但有革命的师生，而且有工人、农民。文化大革命必然要触及到政治和经济，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红卫兵成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急先锋。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你们，继续破“四旧”，用彻底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根据总理的指示，成立了市红卫兵联络站(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各区还要成立联络分站。联络站是联系机关，不是指挥机关。在这儿可以互相商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支援。解放军和市委都已派人去，红

卫兵联络站成立了，经常取得联系。

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还是看能不能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凡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去做；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象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的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文化革命运动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没有经验，要靠你们去创造。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得很好嘛。干革命不是先学了再干的，而是在干的当中学，边干边学，干就是很好的学习。做得对就坚持，由于缺乏经验，做得有些缺点就改。但不要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就看不到主流，就动摇了。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没有缺点，必须继续破“四旧”，立“四新”，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现在形势好得很，在健康发展，我们要抓住这个好形势，继续前进。

二、下面商量几个问题：

在运动中发生一些问题和缺点是难免的。

(一)要坚持十六条中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

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死了。斗争对象打没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到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

市委明确态度：打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打人。这不但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也适用于敌我矛盾，两类矛盾都要用文斗。因为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完全能够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只有用文斗，才能充分揭露、彻底批判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才能把散布在人民群众中的毒素肃清，从而教育自己，教育群众。不打人会使运动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我相信红卫兵同志们一定会更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划清敌我界限

分清敌我也是文化革命运动中一个重要问题。分不清敌我，斗争目标就不清楚。十六条中讲了四类干部，北京有些特殊，一、二类好办，三、四类之间就不太好划。对这个问题要充分揭露批判，让大家来研究，来区别对待，这样就能集中力量来斗，狠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三)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商量，就是要保护一些地方。

要保护国家机密，要保护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公安部、中央军委、国防部、重要机关、电报大楼、自来水公司、火力发电站、广播电台、资料档案、交通公司、外交部、使馆区、银行、监狱、交通要塞(如军港、电话总机、机场)还有什么要保护的，你们再研究。这些地方受到了破坏，敌人是高兴的，我们是受害。红卫兵要负起保卫的责任。

(四)另外讲一下，也是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人的问题。在这次运动中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最反动的右派。

你们是红五类，要团结大多数的人，这样力量就大了。现在许多人都已卷入到运动中来了。学校中也要这样。现在学校中有几派红卫兵，这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的左派既要敢于革命，又要善于革命。要有坚定的立场，要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经过辩论，经过斗争后会逐渐达到统一。这个工作要做好，这样才能孤立、打击最少数。

提出几件事与大家商量一下，特别是打人的事要按照十六条办事。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使十六条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文化革命运动深入发展。

关于给黑帮、黑线人物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关于文斗、武斗的问题，希望红卫兵讨论一次。把前两天的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十六条、二十三条，学习一下。你们先讨论，有问题以后再讨论。

96. 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 (1966年8月30日)

(一) 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问题

苏联大使馆的人外出要带语录带毛选，由苏联开来的火车也要求人家带语录带毛选，去给每个人发语录，这样做很不好，不能强迫人家接受。外国人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我们要慢慢来，搞他个二十年三十年就行了，毛泽东思想要传遍全世界，但不要强迫人家接受，将来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在全世界普遍起来的。

(二) 文斗武斗

中央肯定文斗，不许打人、骂人，不许挂牌子，戴高帽子，我们要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有力量，为什么要压他们？用武斗压人是软弱的表现。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反正这些人跑不了，跑到月球上也把他们从月球上揪回来。过去我也搞过不少这种事，我也打过人，给地主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毛主席说：这样不好，农民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做。今天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把他斗倒，用不着武斗，北京取得的成绩很大(文化革命)，经验丰富，把经验传出去。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人产生反感，只能表明你没有力量，没有办法。最近参加越南国庆招待会，接见了越南副总理，谈判很成功，他们表示要坚决打到底。战争结束以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伟大的风暴。多扫一点也不怕，不过要在运动中纠正缺点错误。

(三) 红卫兵和发动群众问题

有些问题是封建的东西，(指红卫兵)如骂人狗崽子，戴高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可以给我戴高帽子，我成天戴高帽，高帽子无非是多了一点罢了。为了坚持真理，头可断、血可流。你们只想打胜仗，一定能打胜仗。但也没有想过打了败仗怎么办。有人说我是大鬼，我还要到群众中去，任何时候我都要讲政策。无非是给我戴高帽、把我劳改、打死，但我还要讲政策。毛主席就是敢讲，敢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打入冷宫。如有人说陈独秀路线是对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有人说张国焘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打人并不可怕，革命嘛，是暴动，看到打人不要惊慌失措，见了不能马上镇压，挫伤群众积极性。例如：在十月革命时，当群众起来要把莫斯科城外的一个教堂(内有许多文物)烧掉，为了不挫伤群众积极性，列宁还是批准了。我年轻时有过偏激，烧过两座城市，有的人连家都没有来得及搬，这样做是错误的。为了这个问题，主席批评过我。北京今天有些人打死了人，不要惊惶失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对有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越是搞深入越是要讲政策。不要怕群众，有人怕整到自己头上，写大字报调子唱得特别高，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心理，这是一种投机的表现。

(四) 关于抄家问题

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有的红卫兵去抄人家的家，有的红卫兵又去抄他们的家，他们就赶回来保他的家。抄家没收要有一定的手续。有的红卫兵三三两两地去不好，容易被坏人钻空子，损害国家财产。如果有人带红袖章随便到人家家里去怎么办？抄家一定要与派出

所取得联系，取得他们支持。

五、黑五类

红卫兵要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好的。但要和派出所取得联系，不要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有的抓住就往派出所送，派出所很快就满了。有人说我为黑五类辩护，我不是这个意思。弄不好，他们要搞反革命活动，因为他们没有出路了嘛。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你们抄家我很担心，你们又没有什么武器，他要拿刀砍了你怎么办？我要抄的话先派个侦察员把情况搞清楚，带着警卫我才去。有人说我的生命怎么那么值钱，我的生命就比黑帮值钱嘛！我们不能随便去抄人家的家，不能搞成“台湾”。

(六)排外问题

无论如何不能排外，不能搞成我们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外交政策还没有变，还有用，还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巴基斯坦……来的，毛主席还是接见了他们。有的红卫兵说西哈努克是国王，要求我们搞阶级路线。我们还要和西哈努克搞统一战线。有人提出要砸碎洋货，提倡国货，这是对的。但用洋货也没有罪。我这个表是瑞士的，红卫兵要砸也可以，我同意。但你们得给我一块表，要不然我就没有表使了。有些人专门爱洋货，对这种人你整整我也不反对。现在我们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很多，这也是洋货(在外国人眼中)，再过几十年中国一定在世界上取得发言权。人民币一定会代替美元。对中日联欢问题，有人讲他们来的都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不要他们来，要贯彻阶级路线，这种想法非常幼稚可笑、天真，叫他们来嘛！参观我们的建设，过去他们来看长城、故宫，今后要改变这种做法。有的红卫兵跟中央首长谈话。中日联欢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反对不反对？(小红卫兵说：不敢反对)最后谈判把他们说服了，今年还要搞中日联欢。这说明群众是讲道理的，不要怕群众。

(七)关于群众运动和红卫兵组织的统一问题

运动规模很大，很深入，每个人都睡不着觉，反正我睡不舒服。你们每天去抄家、造反，也睡不舒服。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的风一吹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运动是健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还要加强。红卫兵组织统一问题，要用主席思想来慢慢解决。帝国主义打来时，你们还要团结在一起的……有人总想找中央领导人，他们工作很忙，每天只睡几小时，不要有点小分歧，就去找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八)关于工作组问题

毛主席说，工作组要拥护，不能说工作组都是坏的。坏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工作组检查一次两次就行了，通不过不要再回去了，对工作组也要一分为二，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外语学院大字报说工作组是老鱼霸，革委会是刘新权(组长)的私生子，对这个大字报我看不下去，这样尖锐的语言，对待敌人还差不多。但对大字报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大字报比外交部框框少。

(九)外交学院把国务院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上去(当时同学很惊奇)，贴了没关系，不过叫外国记者拍了照片，让全世界人民看看外交部是不是牛鬼蛇神窝，是不是修正主义的外交部。世界人民是讲公道的，我不是讲外交部什么都好，比主席思想还高。外交部还存在一些缺点，如官僚主义，这些责任归于我。主席到北京以前就提出几个重点单位要保护。我叫同学去外交部看大字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跟主席说了，这个责任我应负责任。

××，××的问题是主席最先发现的，林彪同志也发现了。揭发是主席最先揭发的。我们对他们是不满的，他们组织起来专门收集周总理、林总、康生等同志的档案材料，准备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我是否与他们有关系。我不是封你们的口，主要是煽风点火。首先要揭发事实，不要先下结论。我是有经验的，我搞错过别人，别人也搞错过我。我向别人道歉，别人也向我道歉，有的甚至跪在我面前道歉。

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运动，我怎么能一手遮天？罢官和停职反省不能搞得太多。有的说，中层组织都烂了，中央还怎么存在呢？我们党的伟大还怎么体现呢？比如一个大楼下面都坏了，上面怎么存在呢？对我们党的一些问题不要悲观。揭发要揭发政治问题，不要揭发生活男女关系问题。我过去也爱抠别人的脾气和态度，也因为这犯过错误的。

97. *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31 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二卷)

98. *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8 月 31 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二卷)

99. 叶飞谈炮轰省委
(1966 年 8 月 31 日)

按：下面是我们摘录福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在八月三十一日对北京赴福州革命串联的同学的座谈会上的一段谈话的记录。

叶飞同志说：这里顺便提一下炮轰司令部，我是省委第一书记，首先炮轰我，八月二十五日讲十六条时，我也已经向福州五万人大会上做了动员，立时有些地方提出：“保卫省委”、“保卫院党委”的口号，我们已经对他们做了批评，这是错误的口号，极端错误的口号，反革命的口号，我们省委不仅不支持这个口号，而且反对的，这一点，我们和同学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只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轰是要炮的，我也是当兵的，要用大口径的炮来轰，而且轰得越凶越好。在没有证明我们是黑帮以前，可不可怀疑、反对省委呢？是完全可以怀疑，可以反对的，可以经常批评。不仅可以怀疑、批评，我们还提出炮轰。

未经炮轰，省委是否有问题，这是一个问号。我自己也不能保证我是不是黑帮，也不能保证省委里有没有黑帮，我们希望同学煽风点火，就是希望你们煽这个风，点这个火，帮助我们革命，越厉害越好。

100. 纪登奎同开封师院赴郑师生的谈话
(1966 年 8 月 31 日)

八月三十一日晚，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同志，在郑大接见了开封师范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出席座谈的有“八·二四”造反队、“红旗”战斗队、红卫兵战斗师的代表以及来河南进行革命串联的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学生共六十七人。)并举行了座谈。纪登奎同志根据大家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解答，进行了辩论，交换了意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活跃。现将谈话的主要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问：(1)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指示，省委什么时候传达到基层的？韩倩之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欢迎造反队的会上说，二十四日以前并不知此事。

(2)八月十二日韩倩之在全院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解释”《十六条》，说省委指示：党的领导就是院党委要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省委有无此项指示？

(3)八月二十四日，韩倩之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说，院党委研究决定：三个常委完全自动撤出文化革命委员会。请问，这是院党委的指示，还是省委的指示？

(4)八月十二日，韩倩之说省委指示要好好学习《十六条》，掌握文件精神实质，掀起革命运动新高潮，绝口不提根据《十六条》指示进行对照揭发，请问省委的指示究竟是什么？

纪：“炮打司令部”的指示，八月十七日刘建勋同志在郑州市大中院校师生大会上讲的，同时也给开封市委传达了，至于开封市委什么时候传达到你们学校，我们就不清楚了。你们可以查一查。

“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句话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成立自己的组织，有权审查各级党组织，院党委成员一律接受群众的批评审查。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省委没有指示“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如果有指示，就是要停止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

十七日晚上，省委在郑州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革命师生对学校当局党政负责人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满意，学校院系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统统退出文化革命委员会，如果不退出，同学们起来把他罢免，听候同学们审查，揭发批评以后再说明是那一类，未揭以前，一律退出。

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是，省委原来就指示要大揭发。

另外，再顺便回答两个问题：

“工作组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历史错误”，为党完成了一个错误历史使命。派工作组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过去包办代替就不对，当然个别的例外，但不是开封师院。如果有人喊“保卫校党委”、“保卫某书记”，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校党委喜欢听，我劝他赶快承认错误。

问：韩倩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一类干部等等，这些口号对不对？

纪：据我对韩倩之的了解，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这无非是按个帽子，不许人家揭发，应该赶快承认错误。

问：“八·二四”事件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起来造反对不对？

纪：造反是对的，造韩倩之的反可以。造省委的反也可以。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可以造，只要他有资产阶级思想，都可以揭他一下，只能是热烈地欢迎，不能有别的态度，反对革命造反，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说革命造反无理，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行！(拍案而起)占总机，把大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没有呢？

问：如果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间，党委领导干部和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利用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学生斗学生，把革命的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对这样的干部怎么办？

纪：你们说应当怎么办？(齐喊“罢官！”，全场活跃)同意！

问：资产阶级保皇派怎么办？

纪：你们说应该怎么办？(齐喊“打倒！”)同意！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革命的，不要给学生戴保皇派帽子。

问：欢迎多数派赴郑归来的会上，我们曾经两次递条子，给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侯志英，写上十六条条文，不许他挑动学生斗学生，他不理，这怎么办？

齐喊：罢官！

纪：这怎么能罢官呢？他是学生，选掉！(有人说他是老师)怎么是老师？(是教师支部书记。)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大家要罢免他，回去把他罢免了。

问：八月二十六日下午，系领导小组传达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意见，说造反派向省委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钱，二是要毛主席语录，三要红袖章，是不是这样？

纪：据我了解他们没有提出这三条要求，他们提的是另三条要求：一、让我们去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二、“保卫院党委”、“保卫韩倩之”的口号对不对？三、要造反，他们不叫造怎么办？那三条全是假的(拍案而起，情绪激昂)，是造谣！省委招待要什么钱！好象人家就不是闹革命的，为了几个小钱花花。这是侮辱我们的革命同志，欺负我们的同学，无非是资产阶级官老爷的作法。我们的同志完全是搞政治斗争的，要什么钱，回去给他们讲：纪登奎说，根本无此事！

问：多数派的代表中的某些人说你们没有接见造反派。

纪：那天晚上两汽车一百五十多人，我统统接见了他们，而且他们冒雨开会，我冒雨讲话。把我拉在他们的汽车上，会场十分热烈，情绪十分高昂，这是事实，当时我就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去作证。

问：多数派的四百人说省委先接见了他们？

纪：那四百人我不知道。

问：二十七日去北京串联同学到校，晚上，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侯志英就在广播里说：“现在来串联的同学很多，值得欢迎，但他们有些话我们很不理解，他们讲的很多话是错误的，也有少数坏人混水摸鱼，我们要防止坏人破坏”等等，以后就有人围攻他们，打他们，同学们很气愤。

纪：北京串联的同学听说开封师院的情况后，要求去支援，是我送他们去的，我对他们说：那个地方镇压学生很厉害，你们怕不怕挨打？要不要担架？他们说：我们为了革命，我们死都不怕。还怕打吗？要担架干什么。

问：有人斥责他们是干涉开封师院内政。

纪：什么内政不内政，全国是一个整体，革命同学是一家，门户要开放，学生可以到北京、南京、上海，其它学校同学统统可以进开封师范，哪有那么多框框。(又插话说：)党委书记兼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是绝对不合法的，这是不符合十六条。

问：有的人说北京来的同学是在郑州被轰出去的，散发反动传单，在机电学校弄出了事，打伤了人，事实如何？

纪：回去给他们讲：省委对北京的同学热烈欢迎，每天接见，是我们的最好的参谋，是我们的有力助手。他们南征北战，那里需要到那里，说他们是从郑州轰出去的，这完全是造谣，我还不知道。

问：我提请大会主席注意，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四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起了极坏的影响，对不对？对开封师院的事，河南省委是否作过调查研究？八月二十四日以前对开封师院的情况是否了解？

纪：二十四号社论有点影响不大好，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这个社论发表后，你们那里出问题，我们这里也出了问题，很多党组织，利用这篇社论对群众运动压了一下。关于开封师院的情况，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但是“保卫院党委”、“保卫韩书记”、什么“造反无理”、韩倩之当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这些我已经问过市委书记徐学龙，他说确有此事。这些统统违背十六条，所以我答复那么快。市委已经调查，一天选举三级委员会也是事实。

问：我想说说“保卫院党委”、“保卫韩倩之”的问题。政教系三年级的大字报一份二张，下午六点半以前贴的，有人叫韩倩之来看了，韩倩之就在晚上八点召开各系总支书记会议，批评了政教系总支书记胡玉元，叫他写检查，胡玉元又去找辅导员，晚上三点同学劳动下班，辅导员没让休息叫写检查，天没明就提着浆糊，把那大字报贴住了。有人说多数人是保皇派，我想说说事实，看看有几个人是保皇派？

纪：“保卫院党委”、“保卫某书记”这口号不对，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

如果要有人改正，也要欢迎，并要有实际表现。多数同学是革命的，怎么样？你说是不革命的吗？

问：“造无产阶级的反我们是造定了”，“我们就是要造革命的反”，这口号对不对？

纪：这个我不了解，如果说有的话，当然不对。

问：北京的同学说，“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斗争。”对吗？

纪：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斗争”，是可以的，烧烧嘛！完全可以。

侯志英：我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同学们敢于大胆给我提意见，我大力支持。

纪：你是主席呀？对我的答复有什么意见吗？

侯：现在是炮打司令部，我们对斗争不理解。文斗，就是《人民日报》解释的大揭发、大批判；文斗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适用于处理敌我矛盾，一开始揭发，有些人看着还不够牛鬼蛇神，因此双方都要斗，一方认为是内部矛盾，有一条揭发一条，斗一条；一方认为是敌我矛盾。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没戴高帽子。

纪：对一切牛鬼蛇神都可以斗，他不扣(帽子)可以，愿意扣也可以，大胆放手吗，提高一点也可以，又不是最后定案。

侯：当前来串联的很多，原来门禁，要这要那，我已经给他们说了要大力支持。

纪：你姓啥？

侯：我姓侯。

纪：你回去把门开开，把门栓砸掉，开放开放。

侯：我那天(指二十七日)晚上的话，主要是要大家提高警惕。

纪：提高警惕可以，但不要提高的不叫人家出来，统统叫出来，即使出来几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要紧。无非是打碎块玻璃。我问你：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对不对？

侯：十六条指示以前，感到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是谭枝生同志讲的。

纪：我现在讲的你同意不同意？

侯：你现在讲的我同意。

纪：你们那里有个历史研究所吧，还有个刊物“史学月刊”(大家一致说“有”。)有个副主编赵希丁怎么样？

侯：我不太了解，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好好看过。

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刊物是帝王将相的刊物，和翦伯赞办的没有什么区别。

侯：那上边的文章我一篇也没看过。

纪：我建议，你大胆一些，第一条放手，第二条敢字当头。回去以后，一个字“放”。你革命造反，我就领着干，学生造反闹革命，你领着造反，如果不领就不行，乱就是乱，就是不怕乱。

问：韩倩之在开封师院当了七、八年党委书记，前几年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引起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慨，可是在昨天晚上(三十晚)斗争韩倩之时，一部分人喊“打倒韩倩之！”另一部分人就不举手；有的在会上念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一部分人就强调“文斗”。这两种态度你看怎么样？

纪：我赞成前一种态度。

问：我院“八·二四”事件基本清楚，省委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没传达到群众中去，有些学生受迷惑。我不是那一派，我是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干部。我感到炮轰司令部虽然贯彻下达一星期了，但这个高潮未掀起，请省委负责同志去开封一下。

另一同志问：听说你上次接见我院革命造反队时，说韩倩之在农村搞两次四清，分团都不大满意，犯了错误还不虚心，这个材料是不是让公布出去？

纪：可以整理一下给你们。

纪：(问候志英)你是支部书记吗？你最好不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个人建议。办法是你自动退出，学生为主体嘛！支书、系主任担任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无论如何是不能不退出来的。领导干部一般地不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个别的可以，象聂元梓就是一个。

(会议开到夜三点，很多同志还要发言)

纪最后说：不管那一派，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大方向、大原则统一起来，一些枝节的问题不要争执。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当前是要集中目标炮打司令部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今天很好，大家辩论的空气很浓，不扣帽子，不讽刺挖苦，很好。其实有些问题，你们自己是能搞清楚的，你们要我到开封，去了要好好听听，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北京同学给我们很大帮助，他们都很有水平，大家回去要开门，一切革命同学都可以到开封师院。我提倡你们到北京去，到北大、师大、清华去学习，好多问题，一讲你们就可以解决了。要分批去，一下子都走光也不行呀！

101. 张平化在湖大的讲话(记录稿) (1966年8月31日晚)

同志们，同学们，革命的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这次从北京回来，是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和指示后回来的。(欢呼)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接见了从湖南来的三批同学，零零碎碎的还接见了很多，大批的是三批。后来又同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一起接见了我们中南五省的到北京去的同学，我看到了从湖南写来的很多来信。除了同学的来访来信之外，我还接见了从湖南去的一些工人和干部。各方面的意见各方面的情况我都听了一下，从接见同学和各方面的来访来信的中间，感觉到湖南这个文化革命运动发生了碰到了很大的阻力。特别是长沙发生了“八·一九”的事件之后，更加感觉这个问题严重。“八·一九”事件的详细情形我还调查得不够，但从我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一种反革命性的事件。(鼓掌)完全违反了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违反了“十六条”。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其目的就是要镇压革命运动，这样的事情是决不能容许的。除此之外，也还听了其他一些严重情况。比方有许多学校的同学们要到北京去，受到重重障碍。我接见的一些同学就叙述他来北京，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省委如何想方设法把他们堵住、拦住，想方设法把他们追回去，使他们感到了很多困难。这种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封锁的作法是非常恶劣的，是非常错误的。作这样事的人一定是自己心里有鬼，见不得人，恐怕人家上北京去告状。你自己没有鬼，你怕什么？这样的事情不止一起，接二连三地发生。

另外，和“八·一九”事件相联系的所谓“三相信”这个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来镇压学生运动，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鼓掌)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唯一的要相信毛泽东思想。(鼓掌)毛泽东思想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唯一的最高准绳。(鼓掌)不管你是谁，你忠实的执行毛泽东思想，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就拥护你，就相信你。如果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你，打倒你。有些荒谬的说法，什么反对省委，反对市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些说法是非常荒谬的。甚至有人反对党的支部书记，也叫反党反中央。党的领导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鼓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能够很好地应用毛泽东思想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共同来贯彻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作风，这就是党的领导。(鼓掌)你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一个普通群众，能够很好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同样也是实现了党的领导。(鼓掌)相反的你是党员，是党的组织，是党的领导机关，你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也不能算党的领导。那恰好和党的领导相反，违反了党的方针党的政策，我反对你。反对你违反党的政策，违反党的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应当反对。如果不反对你，我就反了党；我

反对你，才能实现党的领导。(鼓掌)我们把是非弄清楚了，我们就不会盲从。我们提倡组织性纪律性，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之下，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个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建立在我们高度的革命自觉的这个基础上。什么是高度的革命自觉？要人的思想革命化。什么叫革命化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鼓掌)

我在北京，就听到了这么一些情况，就感觉到湖南这个文化革命运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遇到了严重的阻力，而且形势非常紧张。听到了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从湖南省委调出去才两个多月。我是六月十三号离开的，十四号到上海，在上海开了两天会，十七号到了北京。才离开两个月，虽然没有担任这个工作了。现在的工作岗位叫宣传部的副部长。我作为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是不能够来过问地方上工作的，不能来过问一个党的地方省委的工作的，这就只能着急。一方面看到情况严重，一方面自己又不能直接过问。唯一的办法，就把这个情况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反映。当然中南局也是看到这种情况的，也是关心湖南这些情况的，中央也是关心的。严格督促省委迅速处理，特别是这个当前的事件，批评省委的错误，虽然有中央、中南局的指示，但我总觉得我自己还有个责任，当前发生的事件，当然直接负责的是现在的省委和市委。但是，我是不久之前在这里工作，工作没有做好，留下了一些问题，也是使后面发生问题的间接原因，我不能推卸我的责任。就是根据这样的想法，我就向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请求。有一次，毛主席找我们去谈工作，谈别的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直接向主席说了，我把湖南的情况向他报告了。(鼓掌)我说这个情况是严重的，长沙市委、湖南省委这个严重的错误，我也有责任。我过去工作没有做好，因此，我请求主席允许我回湖南去工作一段，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向主席报告时，我就说了，我说我回去有两个任务：第一个，就是请罪，请罪！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大家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鼓掌)第二个任务，就是造反！(鼓掌)就是要跟同学们，跟所有的师生员工们一起来造反。(鼓掌)现在我想分别讲一讲，刚才谈到向主席报告，提出这两个任务，我是抱着这样想法回去工作一段是不是可以？主席说：“同意，很好，很好！”(鼓掌)就这样，我就回来了。

现在，我想说一下，我是怎样实现我这两个任务。现在提出来请大家帮助考虑一下。

关于第一个任务，我在这里湖南省委工作了七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在七年中间，工作不能够说没有成绩。但是缺点错误是很不少的。特别要着重检查的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就是在中南局五月会议之前。今年五月，中南局在广州开了一个会议，我们简单的叫中南局五月会议。在这个五月会议以前，我对文化大革命是基本上没有过问的。这样大的事情，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根本没有过问，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很多的重大问题没有抓住，就拿这一点来讲，也是失职。不能拿这个找借口，说是下乡的时候多，蹲点蹲得多，在农村里面搞社教，有时也管管城市的事情，确实在外面的时候多。但是你是第一书记嘛！不能光管一个方面，应该全面管嘛！毛主席讲要学会弹钢琴，我就没有弹好这个钢琴嘛！没有照顾到全面，既有重点又要照顾全面，而且文化大革命不是个小事情，是个大事情呀！为什么不抓呢？这是一个失职行为。这是前面一段；第二段就是中南局五月会议之后，就开始抓了，注意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抓的时候，又犯了一个路线的错误，就是采取派工作队的办法。我在离开省委之前，也是匆匆忙忙派工作队。今天到会的这几个学校，差不多都派了。湖大是派了工作队的；师范学院是派了工作队的，师范学院是两次工作队，原来是社教工作队，后来又派了一个文化教育工作队；矿业学院也是派了工作队的；财贸学院也是派了工作队的，反正那个时候都派了。派工作队这件事情，责任在我身上，是我作的主，我下的决心。从地委调人，从省级机关抽人，都是我出的主意。当时，以为这个决心很正确，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在文化战线上的干部太少太弱，现在要加强，加强这个战线的干部，就趁这个机会抽出一批地委书记、副书记、县委书记，还有其他的干部。抽一批干部先做工作队，以后就留下来，加强这个战线的工作。这个想法，以为想得满对。补救过去的错误，实践的

结果证明，这个办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派工作队的办法，是不相信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是违反群众路线的一条错误路线，实践证明，到各单位去的工作队，好的工作队也是包办代替。光包办代替，没有做更坏的事情，那就算比较好的工作队。完全没有包办代替，做得很好的工作队是不是有，也可能有，但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在工作队员、工作队的同志中间，确有一些走群众路线走得好的，确有一些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好的。只要工作队不好，或者个别人不好，或许做出更坏的事情来。迫害同学，打击报复那些敢于干革命，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特别是敢于向工作组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那些人。听说师范学院就有不少的同学受到迫害，有的人受迫害到自己写了绝命书，准备自杀。这就是更严重的现象。这种事情，当然不是我亲手做的，事先我也不知道，最近在北京也是接见同学才知道的。但是工作组是我派的，我不能不负责。如果不派工作组，就没有这回事情嘛！工作组出现这些错误，有些事情是要由直接在那里工作的同志负责。而总的来讲，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工作组来负，主要责任应由派工作组的人来负。具体来说就是由我来负。我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你派那么多工作组、工作队，就必然要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在这里趁这个机会向同学们检查这个错误，特别向那些受到迫害的革命的同学赔礼道歉。很对不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两段错误，性质都是严重的。现在这个严重的事件，“八·一九”事件发生之后，更加暴露了我们干部的思想。干部的工作没有做好，过去看的不那么清楚，现在越看越清楚了。比方，现在我们有一些干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思想、根本立场很不对头。对文化革命当前存在两派，一个叫“好得很”派，一个叫“糟得很”派。就是象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面讲的。当时对那里的农民运动也是有两派，一派是“好得很”，另一派是“糟得很”。同学们，现在对待文化大革命也存在两派，一派是“好得很”。看见革命运动高兴得很。这样大的伟大的革命洪流，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他扫荡一切。(鼓掌)我从北京就看见了街上破旧立新，真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啦！不止！应该说一天等于几百年，或者有的事情一天等于几千年。比如说：北京有一个王府井大街，历来就叫“王府井”，这个多少年啦！总是好几百年了，那个封建的名字一直留下来。王府那不是封建的吗？我们是从来没有听到哪个提这个名字要不得，要改！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打先锋。他们一看，不行！是封建的意思要不得，把它砸掉。(鼓掌)“王府井”名字改了，那一路的什么王府井商店，都改成工农兵商店，都改了。还有一个“东安市场”，这恐怕也有好几百年了吧。红卫兵说要不得，改成“东风市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街道叫“东交民巷”，这是帝国主义留下的，红卫兵把它改成“反帝路”。还有西交民巷原来叫“扬威路”，这个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所在地，红卫兵一看就有意见了，扬威，扬什么威！还让修正主义扬威？要不得！把它改为“反修路”。(掌声)我来这里的头一天，红卫兵在那里举行命名大会，有好几万人在那里整整齐齐，轰轰烈烈地举行那个仪式。苏联大使馆的那些人紧紧地把门闭着，不敢出来看一看。(鼓掌，笑声)你看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一批革命的青少年，红卫兵这急先锋，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办得成呢？此外，还做了很多好事。比方资本家的定息，本来满了期了，我们还是延了期，我们给他定息。资本家有钱还是想要的，还接受了这个定息。红卫兵提出来说：不对！不应该给这个了，停止利息。所有的公私合营企业都统统改成了国营，一下子就改了。(鼓掌)红卫兵还检查了一些可疑的地方，有汉奸、特务，有流氓，还有其他的反革命。红卫兵嗅觉很灵的，情报很多的，到处搜索出了很多的枪支、子弹，蒋介石的像，国民党的党徽，国民党的证章，国民党的印信，特务证，还有些短刀、匕首，大大小小的匕首，统统把它搜出来。还有一些人藏了很多的美金、伪钞，国民党金元券。还有一些人留下了变天账，地主、资本家留下了变天账，都被红卫兵抄出来，搜出来了。(鼓掌)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们。

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想的一切框框。(鼓掌)这样一股伟大的动力，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老问题、大问题、难题，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过去多少年，几百年，几十年，或者几年所不能解决的，这一次一下就把它解决

了。(掌声)这次运动真正是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改造每一个人的思想。但是我感觉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正确对待的，看到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应当感到高兴。但是有些人就看不惯，感到很苦闷，忧心忡忡。这些人错误在哪里呢？他就是没有一种革命群众的感情，无产阶级的感情。这些人严重脱离了群众，他就滋长资产阶级感情，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看这个运动。他就感觉到“糟得很”。他所看到的尽是一些他不顺眼的，尽是一些使他很难过，使他很伤脑筋的事情。那是由于我们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揭发那个领导上的错误。要挖你的根子，贴你的大字报。当然这些人就感到头痛，不好惹！这些学生真难办，红卫兵更可怕，愁眉苦脸。(笑声)这些人中，当然，有一些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害怕是应当的。因为就是要整他，而且就是要重点的整他嘛。但是，有一些人，不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严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惯了，高高在上，看不起群众，特别看不起青少年。在这些人看来，你们这些小娃娃，懂得什么？胡闹！在他们看来，你们的革命行动，不叫革命行动，叫做“闹事”。他们听到“造反”这个话，反感得很，你还要造反？！(笑声)你就要问造什么反？不造反不得了，不造反还有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造反的党，就是在造反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造反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产生了共产党。共产党的宣言就是造反的宣言。毛主席讲“造反有理”，看造什么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剥削阶级的反，为什么造不得呢？所以“十六条”上面讲，既然是革命，就必然有阻力，而且阻力相当大。这个阻力主要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社会的习惯势力，旧的习惯势力。同学们！我们要有精神准备，革命是不简单的，闹革命就不要怕阻力，闹革命就是在压迫之下闹起来的。不受压迫，就不能锻炼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压迫、不怕打击的。越打击，越压迫，我们革命者就越坚强。从这些现象可检查到，我过去在工作中，干部的思想工作看来作得很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要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这样一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少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是违背的，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这种现象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应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我的错误还有很多，在今天晚上这样的大会上花很多时间来讲是不适宜的，我是希望同志们、同学们、革命的师生员工们多方面揭发，毫不客气，给我帮助。我向大家保证，诚诚恳恳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鼓掌)

第二个任务讲造反，造反首先是跟你们一起来造，跟你们学习。我现在落后了。(鼓掌)我刚才在那里讲了，我这个落后讲一个例子。我一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念书，他是红卫兵。我在北京的时候，他到我那里来玩时说：要跟红卫兵一起上街。刚才讲的那些破四旧立四新，许多街道的名要改，商店的名要改，很多事情要做，他很支持，很热情，很感兴趣要上街。我当时泼了一下冷水，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开这样的会泼冷水，非要戴高帽子不可。(笑声)我是两个人谈，我说：你们学校的工作搞得怎样？一斗、二批、三改，你们清华大学搞好了没有？他说：那还没有。我说：你们本单位还没有搞好，还有那么大兴趣上街，好不好呢？把他也给住了，他也答不出来，不作声，不大高兴就跑了，回去了。过了一个礼拜，红卫兵上街搞得轰轰烈烈，《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大标题“好得很”。赞扬那些红卫兵的成绩。这一下他又来了，他有理由了(笑声)他说：你上一个礼拜讲的那些话是错误的。那怎么办呢？我老老实实承认，好，检讨！说我错了，你对！这个小小例子说明：这个人旧的东西多了，就没有那么彻底，革命精神就差了。老资格，按资格我比我的儿子老得多。(笑声)几十年了，闹了几十年的革命，不比你经验多吗？但是这件事情，他就比我看得正确。我就看错了，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深深感觉到，一到你们这个地方我就年轻了。不是别的年轻，是我脑子年轻思想年轻了。跟你们在一起气氛不同，所以我感觉你们这里空气好！不是有岳麓山自然环境好，而是你们这个地方政治空气好。(鼓掌)生龙活虎的，生气勃勃的，一片朝气，我很愿意跟你们在一起。向你们学习，受你们的感染。(鼓掌)我常常碰到一些人问我这场文

化大革命究竟怎么革法？要革成个什么样子？他问我。我说：“我也说不出来。”许多人讲这次文化大革命没有底。没有底，要革成个什么样子呢？说这样话的人，多半是比较有经验的人。根据他的经验，每次群众运动都必须有几个框框，按照他的框框来运动的。土地改革不用说了，三反五反大体上也有几个条条，也可以说有几个框框。特别是社教，四清运动，你们在座的当中有很多是参加四清运动的嘛！有很多的框框。第一阶段先做什么？准备，然后四清，然后来个建设阶段。总是有这么几个框框，按照我们所设想的这些框框，一步一步地这样搞。这个在我们有些人看来才叫有底，才叫正常，才叫健康，是不是？这次文化革命运动没有这些框框。既是文化革命，又是政治革命，又是经济革命；既搞好本学校一斗、二批、三改，又到整个社会上去发动全国互相串联，这样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到什么时候，要看情况。没有框框，现在有些人总觉得这个运动不好做，总觉得这个运动有点乱，“乱得很”。这个“乱”要加引号的。这个叫有引号的“乱”，就是革命秩序，我们说就是要乱。越乱越好！(鼓掌)乱到一个时期，至少要乱他几个月。林彪同志讲，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叫精神上的斗争。他说，我们这两条轨，一条叫物质战线，一条叫精神战线，这两条战线、两条轨道是一个总的火车头——毛泽东思想把它带着向前走。(掌声)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运动，乱它几个月。这一种精神战线的工作是长期的，斗争是长期的。但是有时候是大战役，有时是小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相结合。现在是总进攻，有时是战术性的战斗，总进攻和战术性的战斗相结合。现在是总进攻，大战役，所以要乱他几个月。都是打引号的“乱”。乱他几个月，就会乱出一个道理来，就会乱出一个规律来。(掌声)现在运动中间究竟怎么搞法，靠大家创造，靠群众创造。现在中央特别强调一点，这是必须向大家讲清楚的，态度应该是鲜明的，就在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鼓掌)同志们你们看，最近中央什么指示都没有发，《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就是。但是中央强调这个问题，就是主席在“十六条”里面写上的八个字，“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八个字是毛主席亲自写上的。(鼓掌)原来的稿子没有这八个字，我是参加起草、修改、讨论的过程的。我知道的，中间有一次讨论曾经按照“二十三条”写上的不要打人的那些话抄了一段。后来，主席把那些话抹掉了，亲自写上了这八个字：“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鼓掌)这八个字是高度的科学概括，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的经验。从井冈山开始，毛主席就反对军阀主义，那时候军阀主义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打人。因为那时有不少是从旧军队去的。在那里当了兵或者当了军官。他还用旧军队这一套办法打人。军官打人，士兵没有办法来管军官。发扬民主，成立士兵委员会说连长犯了错误，士兵委员会可以打他的屁股，也还是打。这一套还是旧军队里面来的，后来毛主席批评了这个办法，和大家商量，说这个办法不好。但军阀主义还有各方面的表现，单纯军事观点，不突出政治。这就是历来反对打人的办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八个字总结了历史经验，总结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我们革命的优良作风。(鼓掌)究竟文斗厉害一些，还是武斗厉害一些？这一点我倒可以讲一点意见，根据我的经验文斗比武斗厉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就不用说了，更应该是文斗，辩论、摆事实、讲道理，那不应该动武。人民内部矛盾还有什么武，这个还容易想通。就是对敌人，对敌斗争是什么方法好？文斗好还是武斗好？听说有些人把全部仇恨集中在拳头上，他的仇恨表现一拳头打去，这叫仇恨。群众对他很恨，你只要把他的罪恶揭露出来，他就会在群众中间完全孤立，没有人同情他，这不很厉害吗？现在你打他一拳头，这有些人就讲：“唉呀，你看什么都好，他挨打还是有些可怜。”同情了他，没使他完全孤立，这不帮了他的大忙？也还有个戴高帽子大概不错，说打了算武斗，戴高帽子应该算文斗吧？我讲戴高帽子至少不能算文斗，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你给他戴了顶高帽子，你就帮了他的忙，还会使一部分人同情他，所以说你们这些革命青年，什么都好，就是戴高帽子不算好。那些人，对这些戴高帽子的人表示了点同情，不利于完全孤立敌人，最厉害的办法还是摆事实讲道理，要口诛笔伐，靠咀来揭露，写出大字报登报，用笔来讨伐他，揭露他的罪恶，揭得深，揭得透。我们不简单地给他加大帽子，要用充分的事实，铁的事实，用充分的道理，使他无法抵

赖，这样他只有低头认罪。如果他不低头认罪，越抵赖，群众就越恨他，越抵赖，他越孤立。大家想一想，这种斗争是最厉害的，我们最近斗争搞了一批用文斗的搞得很深很透。他在群众中是完全孤立的。另一批采取武斗的还没有完全孤立。现在北京正在总结经验，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当然，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发生次把几次打人的事情，发生了次把几次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情，这个毫不奇怪，也不应当奇怪。问题就是要总结经验，究竟用什么方法斗争好。所以我看还是按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用毛主席的八个字，来指导我们的斗争。(鼓掌)除此之外，文化革命运动怎么搞法，我根本不懂，毫无经验，唯一的是向同学们学习，向广大群众学习。(鼓掌)今后，我们在一块的时间不会很短，有机会的时候，再分别的找同学们谈谈，再到别的学校去看看。今天和到会的这些单位算是第一次会面。(鼓掌)

现在运动非常紧张，毛主席提倡要讲短话，不要讲长话，我现在已经讲得很长了，就结束了。(鼓掌)

102. *林彪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无具体日期)

(见《系年录》第三十六卷)

103.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京市红卫兵代表们的讲话 (1966年9月1日)

(一)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把红卫兵组织起来。

将要派出一部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帮助搞文化大革命，交流经验。还要组织全国各地学生来北京学习，交流经验。大学生的全部，中学生的部分代表来京，首先是组织工作，第二是动员工作。

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因为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帅，党和国家也是这样。学解放军就是要组织起来，现在红卫兵组织不够严密，不够严格，有的得到了一个人的同意就带上红臂章。开始打基础要严格，人多就复杂了。既然是后备军，就要有严格的组织，红卫兵就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

联络总站已成立。它有三大任务，即：支援任务，保护任务，宣传解释。是为你们服务的。现希望你们要把组织搞好；不至被少数坏分子钻进来作坏事，作不好的事。人民日报对红卫兵已报导多次，林彪同志讲话也称赞你们，你们必须搞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也登报了，三八作风也要学，首先是政治挂帅，你们要好好学习解放军。红卫兵总章程怎样搞？现在还不清楚。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了。这么多组织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多数学校都有几个组织，这是因为青少年的思想正在发展中，各种想法都有，因此就会有几种组织。革委会为什么没建立好呢？就是因为大家意见不一致，见解认识不一样。学校的文化革命允许有几种组织存在，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十六条为纲、为基础，不宜于马上合一。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

有的红卫兵命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提出过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主席自己不赞成。用毛泽东思想已经习惯了，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自己不赞成，强加给他就不好。你们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登不登报？不登，你们就批评了，上海也未登，人民日报也未登过。中央未表示态度，这是对的。我劝你们讨论改一下，是否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叫别的什么也好嘛！不能强加于主席，但我们毫无责备之意，这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各种组织起名时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有的要联合，这只是初步的联合，不是最后的联合。有些大专学校，学校之间联合成立了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还有些未联合起来。你们还要成立一个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我派人参加了，这次也要派人参加，支持你们是一视同仁的，如出现第二个组织也给予支持。

对于出身不好的，只要背叛原来的阶级，表现又好，也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因为出身自己是不能选择的。但要以红五类为主体。中学红卫兵组织起来就很复杂，五百多所学校，现有几种形式联合，有的分区联合，但也不见得都能联合起来，所以第一步是本校组织起来，有的一个学校有两个组织，政策不能统一传达，组织纪律不严，这就不是一个战斗组织。组织涣散，领导很难，很容易脱离群众，一是本班同学，很久见不到，二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长期在外活动，脱离群众很危险。会太多了也得了，解决办法就是组织起来，选代表。有的在外活动，有的在家活动，轮流做工作。

主席的老三篇要很好学习，从小就培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不能脱离群众，本校的红卫兵要改进工作，成为坚强的战斗组织。

组织起来，章程由你们自己拟定，有问题去找联络站帮助你们解决。组织好，就是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领先，靠十六条，要有组织性，要有共同纲领。以大学为榜样，最重要的是学习十六条、社论和毛主席语录。

第二件事是团结多数，团结起来。

对于出身不好的吸收少数几个参加，总是可以的。一个不要也不是很对的。当然主体不能变，这是我们的政策，吸收后发现不好的还可以开除嘛！一个人出身不能一下子能搞得一清二楚，如：父亲出身很好，母亲出身不好，就不能算好，因为母亲影响也是很大的，现在男女平等嘛！地安门中学红卫兵就开除一个混进来的。但是只要背叛了原来出身，表现很好的，也可以吸收。

红卫兵入伍，还要经过审查，解放军也有他们的手续。现在许多人都到外地活动，就是没有严格的组织，首先是组织好，才能动员出去，希望各种组织，都到联络站去登记一下人数和负责人。

(二)政策问题。

1、团结大多数人的问题。依靠左派，教育争取中间派，孤立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

红卫兵在学校是少数，一两千人中有四百多人，要争取团结大多数，除了顽固分子以外，都要教育。在社会上破“四旧”立“四新”，这种革命行动很好。但也要团结大多数。在劳动人民中间，首先是对工人阶级要讲团结，到工厂首先要请教工人，还有农民、解放军、服务人员，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老工人思想落后，可以说服。我们既要革命，又要生产，你们要照顾这一点。不能停止生产，服务行业也不能停止。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这样大多数人才能站在你们这边。各方面才能支持你们。要与公安部门配合好，团结好，因为公安部门是我们的专政工具。

2、敌我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打击谁？依靠谁？主席讲过多次了，大家要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地、富、反、坏、右。不是一般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打击。我们说的是那些暗藏的，在城里捣乱的。一般在城里已落了户，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如果逃亡地主有血债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应当回去，要查有实据。右派分子有两种，已摘帽子，不能算右派，对没有摘帽子的，仍做坏事的要整。

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如果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批判他们的威风，他们的威风要打倒。有的未做破坏活动，还有选举权，就不要打倒。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是要经过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你们可以号召他们不领定息，已经领取的退回去也不好，因为这是合法的。

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好。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下面还要讲这个问题。

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

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这样你们在座的许多红卫兵自己就要保自己了。但像罗瑞卿的岳母有血债，住在北京，被你们赶走了，这很好。

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这是主席的估计，宋庆龄从未投降过，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她营救我地下党，抗战时期同我们合作，支持我们始终如一，应当尊重她，贴她的大字报就不好。南京同学要把孙中山的铜塑像搞掉，不能搞，换个地方可以。

说宋庆龄是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宋家三姊妹、三兄弟，出来一个凤凰也不错。那里不要去。天安门前十月一日有孙中山的像，是主席的决定。团结各方面人士，这是主席的伟大，有国际影响，贴他们的大字报应该有个限度，拟请解放军卫戍司令部、公安派出所与你们共同商量。派出所材料不一定都很正确，实行政策时要多考虑。

打击流氓分子太宽了，斗争年轻娃娃，有的有流氓行为，有的只有一点盗窃。

“八·一二”十万人大会是市委决定的，那是错误的，影响不好，什么事都要调查研究。

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否要搞，要研究。先要调查好，对那些暗藏的人，极端反动的人要查出来打击，打击的是最少数，不能打击面太大，否则中间派就要动摇。

3、文斗武斗问题。

十六条讲了文斗武斗，社论也讲了。武斗只能体罚，文斗才能攻心。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对俘虏军官都不打。有的人以为打了一下，可以壮声势，实际上失去的是同情。什么情况下可以武斗？敌人动武，我们就用解放军镇压！红卫兵要解放军和公安部门保护你们。态度不好，不需要打，我们不提倡武斗。他们搞武装，我们就要镇压。但这是少数，应该坚持说理批判，主席一再提倡文斗。

搜查。确实要搜的，要充分调查。上海尽管不象北京这样轰轰烈烈，也搜出了很多枪枝，很多东西。公安派出所要谨慎，如确实是逃亡的、暗藏的要搞清楚，由派出所帮助搜查，保护你们，不致扑空。是否没收金钱？要讨论一下。现在就很被动，未登记，未给收条。不能光靠热情，还要有组织，应当登记个名字，不能用没收的办法。可以搜查反动的东西、武器，登记不要弄错了。如果退还就很难算账。以后要有秩序，不能普遍地搜。有极少数红卫兵，占用了手表、照相机，这就不好。戴高帽子，有的 20 斤重(陶铸同志插话：这也是体罚。)应当把道理告诉大家，我们提倡文斗，以理服人。

保护、爱护公共财产和群众利益，如有些东西只能出口，国内又不能用，出口能卖钱(象古董、化妆品)，换外汇，进口一部分仪器。这就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毁了太可惜，应当注意。

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部门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和解放军要保卫整个国家。还有新华社、广播电台、机关档案，不能随便乱搞。界限怎样定，可以讨论，在实践中逐步认识。

到外地去的红卫兵，由于组织准备不好，与各地工人、机关发生矛盾，主要是打人，使当地的党委不好作工作。这次要有组织的去。

接着王任重同志在会上也解答了大家提的一些问题：

1、团组织怎么办？因为中央未讨论，不能答复。

2、关于文斗和武斗。有人说：“罪大恶极的黑帮分子，不打不过瘾。”说他们怕的就是打。我看怕的不是打，怕的就是揭露他们的罪恶，在政治上斗臭、斗垮。文斗才能提高认识，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事实，讲道理。罪大恶极的，公安部门可以处理。我们反对逼、供、信，因为过去犯过错误。清华提出打活老虎，不打死老虎，斗争时叫他们讲话，我们同意。只要事实俱在，不承认也是黑帮。大鸣大放大辩论，才能真正把敌人斗倒、斗臭、斗垮。你们要开动脑筋，不用拳头，才能打倒他们。

3、半工半读学生是否搞运动？搞。有的生产任务多，要生产。出去要安排。革命、生产都要搞好。

4、国庆节一定能搞好，请到外地去的同志放心。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工农兵万岁！
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统帅、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04. 镇压群众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张平化向处长级以上干部的讲话摘录 (1966年9月2日)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还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满清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后来我们派的工作队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应该讲，主要的还是我们派工作队的人的责任。

这个话，我们不能不猛醒，不能当作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你要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告诉你，你没有好下场！

现在有些人讲对工人运动没有什么抵触，对农民运动也可以没有什么抵触，一看到学生运动，反感就大得很，这是什么道理呢？实际上是真正地对工人农民运动，也还是不认识的。所谓没有抵触是因为没有革到你的头上来。有的人讲这个话，我看有道理，说我们对于革别人命，我们很勇敢，很坚决。为什么？因为那是革别人的命。现在文化大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一下难受了，就反对，就感到苦脑，感到烦闷，就冒了火。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不是随随便便好过的。光有革别人命的勇气，没有革自己命的勇气，革掉自己资产阶级思想，革掉自己的老爷作风，革掉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没有这个勇气，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为什么革命青少年的革命性比我们强？这里，我想也还有一个道理，他们青年，生动活泼，旧思想比较少，旧习惯也比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看他们包袱少，他们没有当官作老爷，没有那个臭架子。检查起来，我们自己做官当老爷时间长了，臭架子大，一革命搞来搞去搞到我们身上，没有这个决心，敢于把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包袱、自己丑恶的东西抛掉，没有这个决心，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忠实战士、忠实学生。

105. 陈毅在外交部对红旗大队同学的讲话 (1966年9月2日)

整理说明，这份材料是在外交学院听革委会的一个同学传达时记录下来的，由于当时念得快记不下来，回来后边回忆边整理的，故可能有些出入，所以仅供参考。

(一)、关于红旗大队的同志要见周总理。陈副总理说，周总理很忙，不能接见，要我来接见你们。你们要见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就起来工作。你们在这里等，他们也不是睡觉。总理很忙，明天还要开红卫兵成立大会，还要开一个万人大会。你们根据十六条这个原则。现在我以个人名义发表点意见……，你们

可以记录，你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1)革委会不民主；(2)要求中央首长参加辩论会与接见。

(1)革委会不民主，谁也不许压谁，现在你们是少数派，他们是多数派，将来也可以你们变成多数派，他们变成少数派，你们想一想，他们也要象你们这样压你们，你们怎么办？……有人说我是折中主义、和稀泥，这是有“道理”的。和稀泥有两种：一种是有利团结的和稀泥，另一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我不能挑动学生斗学生，我这个人讲话向来就有倾向性，就是倾向于团结……现在整个北京没有一个学校对革委会没有意见的……有人说革委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刘新权是外交部的副部长，是外院的工作组长)，我不信革委会就坏到这个程度……

(2)红旗大队的同志要求中央首长参加辩论会。中央首长很忙，不能参加。我也不能参加，我若参加了就支持了多数派。今天我接见你们就支持你们。我接见是非法的，但我愿意接见，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说了不算数，首长不接见有两上原因：一是忙，二是两派意见不一致，说不好会增加分歧。今天总理不接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3)工作队问题(记录人加的标题)

学校里分成几派，有人说是工作队造成的。其实这是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的体现，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山东全部没派工作组，也分成几派，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斗争的反映，也反映到中央内部来了。不是工作队造成的……对工作队不要一棍子打死。对工作队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有的说一半对一半……对革委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这张大字报，我实在看不下去，但这比外交部的框框少，顾虑少，不要一棍子打死……。有的人提出要把洋书封起来……马克思的书是洋书，毛著的翻译也是洋的……怎么办？有的红卫兵要求各使馆人员都拿主席语录，印刷厂的同志不同意，总理把他们的意见汇报了。外语学院有二十多个组织，这是好的，要加强联系，不要分歧……无论如何按照十六条办事。对工作组的问题，多数派的意见认为是好的，但有严重的错误，你们的意见也不能作结论。我看了好多大字报，都是提人家的，没有一张写自己的。我要写大字报就跟人家不一样，我要写就先写自己的，再写人家的……工作队是我派的。工作组的错误我负一半责任。工作队的错误是严重的，主要是压制群众……但不是罪恶滔天。

106. 王力、关锋在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记录

(1966年9月3日)

时间：1966年9月3日晚10：23——9月4日晨2：00

地点：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

说明

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同学在八月十八日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汇报了他们对我校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对一些问题作过请示，他们将这次谈话，记录整理打印成文，散发各处。对其整理打印的传单，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感到与我校情况有出入。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山东大学红卫兵三十四人特访了关锋和王力同志，并汇报了我校运动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对目前运动的一些看法。现将

谈话记录有关部分整理如下：

(这篇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我们负责)

代表首先汇报了山东大学运动的基本情况，以后又提出了以下问题：

问：怎样看待打人问题？现在那些只有几张大字报，还没有定性质的人也强迫劳动，今后怎么办？

答：挂上牌子，强迫劳动，我们不赞成。

王：那一次谈话(指八月十八日对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即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谈话)连戴高帽子，我们都没有松口。挂牌子，强迫劳动，我们都不同意，他们和我们讲时，也没讲是打谁了，是泛泛地谈。

问：打人怎么办？

王：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

关：回去宣传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能不能说服大多数？打人在他们中间是少数，你们要估计到这一点，你们要相信绝大多数人，听毛主席的话。林彪同志讲话作用很大，北京的变化很大。林彪同志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三段就是讲了三个“一定要”。对打人的问题可以公开表示态度，就是黑帮分子也不打。打死了，我们就没有斗争对象了。

王：省委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和各级党委以前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有关系。

关：林彪同志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的嘛。听毛主席的话就不要打人。打人不还手是对的，阻止打人是应该的，也不要将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你们回去看一看，会有好转，会有变化的。

问：象余光前这样的人打对不对？

王：不对，对什么人也不能打。

关：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要打人嘛。

王：以前讲到文斗，武斗，这次讲破了，不要打人。

问：对孙汉卿、马秉伦宣布三项纪律，每天劳动，每天汇报，每天斗一次，这样对吗？

关：孙汉卿我们俩都比较熟悉，多年没见面了，不了解，他到底有无问题，有什么性质的问题，要辩论、弄清楚。有人说他是黑帮，摆出事实来；说不是，说明理由，可以辩论嘛，没定性质就这样处理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你们不要跟同学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对革命事业不利。还是应该按照《十六条》办事，讲道理。你们可以反对他们这样做，但你们要想个好办法；否则双方打起来就不好办了。

问：领导认为什么办法妥当呢？

王：大字报、大辩论都可以嘛。

关：你们对大多数同学怎样说服、辩论啊？如果孙汉卿是好样的，也不要紧嘛，这一场革命对每个人都是考验。

王：要制止，不能打人。别的不怕。

关：眼界要开阔些，要看得更远大些，要看到主流。

问：怎样看待造谁的反，依靠谁造反的问题？

关：造无产阶级的反是不对的。

问：怎么捍卫《十六条》？

王：有的人说《十六条》(关于文斗)是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的，处理敌我矛盾不适合。《人民日报》社论他们也提抗议。现在就很清楚了。

关：有些人还说文斗是修正主义做法，就更不对了。发表了《十六条》，你们宣传《十六条》。也不会百分之百的人都按《十六条》办事。不听不要紧，坏人是不听的。让他们闹一闹，暴露一下，不闹还抓不住他们。认识问题通过学习可以改嘛。让他们闹一闹，也可以暴露嘛，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嘛。

问：应怎样看待架走孙汉卿、马秉伦事件？

关：用不着弄到北京来，好人不要弄，坏人也不要弄，可以本单位解决嘛。戴高帽子，打了，不是黑帮的也成不了。是什么还是什么，要事实材料。

问：请谈谈对他们印的讲话记录稿(即八月十八日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与王、关谈话的记录稿)的看法。记录和谈话有无出入？

关：刚才看了一遍，我们说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抵制，你们先指指吧！有不对的地方可以贴大字报嘛，我的谈话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问：“十六条前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却不能为依据”这话是否有出入？

关：这话有出入，我是说十六条以前中央有的领导人的讲话不能作依据。但不能领会成所有的负责人。

问：记录稿上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回答说：“成仿吾的领导就是不要，孙汉卿的领导就是不要，要他干什么？王子文的领导也应该不要，要这样的领导干什么？要他们领导就不能革命”。你们这样说了吗？

关：我们那样说有个前提。我们是说：“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压制群众运动的话，这样的领导就是不能要”，我们特别强调这一条，他们把这个前提丢了。我们没有权利定他们的性质，孙汉卿也好，成仿吾也好，性质由你们来定，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代替你们。由于我们没有调查，心中无数，他们到底是不是黑帮，我们不敢讲，当着你们的面不敢讲，在内部讨论，我们也不敢讲。

问：他们的记录上说，你们说：“你们对山东大学党委、工作组、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怀疑呢？他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嘛”，是这样说的吗？

关：我们没有讲这个话。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大胆怀疑。我们没有肯定过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如果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就不服从领导，就抵制。

问：怎么看待工作组？

王：派工作组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是全国性的、普遍的，绝大多数的工作组组员是好的。工作组组长也不是都不好，不能怪他们。

关：你们那里工作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就当时那种情况下百分之九十五还不止，工作组有问题。这一条你们可以再讨论，派工作组不能说山东省委没有责任，但不能怪山东省委，山东省委是全国唯一不主张派工作组的。后来还是派了，但是派的人数比较少。

问：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选筹委会？

关：你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学习，清华怎么样？(王：清华不行，北大可以。)有的地方自由结合 15 个人选出一个代表来，先成立筹委会，考验考验，也不一定那么纯嘛。回去以后，你们能不能同他们谈判？

问：有人提出要分出左、中、右来才能选举。

关：现在怎么分啊？在运动后期考验嘛。

问：文斗、武斗的界限是什么？

关：动手是武斗，戴高帽子、游街，全国各地都问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复。

问：保皇派是什么人？

王：我们主张取消这个名词，不要用这个名词。在学生中间不要说保什么皇。

关：赶紧回去做工作，选出一个筹委会，原则有了，大家去闯一闯，去锻炼锻炼，上级安排好了，一二三齐步走锻炼不出人来，只要忠实地闹革命嘛，犯错误也不要怕，可以改嘛。

王：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关插话：打人还叫文化革命吗？另一位接见的同志插话：那不成了武化革命了吗？)林彪同志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全体代表：希望领导同志对我们提出要求。

王：《十六条》来之不易，是一次大斗争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大斗争的产物，要很好地学习它，体会它，思想上有赶不上去的要赶上去。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要赶上去。

107. 张平化在湖大礼堂接见部分革命职工革命群众革命学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4日下午)

同志们递了很多条子，我浏览了一遍，湖大的同志帮助综合起来的。同志们提的问题比较多，要完全按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讲，那就讲的很散，讲的散就讲不透。我看了之后，刚才初步在脑子里加了一下工，你们搞工厂的嘛，原料加工，一下子搞出成品很困难，是不是半成品亦难说。我的脑子里稍为整理了一下，把这些问题稍为集中一下讲，可不可以？(群众：可以)

从这些问题中看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碰到的许多的阻力，重重的阻力，有省、市、县，还有区，还有厂，碰到许多阻力，还有工作队。总之，你们很多同志感到要闹革命就碰到阻力，甚至受到打击。你们问怎么办？这个问题，我讲过一次，唯一的办法就是斗争，斗争，进行顽强的斗争！(长时间热烈地鼓掌)我回来造反，也就是跟你们一起，跟你们一道来进行顽强斗争，打破这些阻力。(热烈鼓掌)阻力从那里来的？阻力主要的来自钻进我们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说是在我们党内的一些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些人害怕革命，特别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看到大家起来，他就限制，就压迫，甚至镇压。因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的锋芒是对他们的。他们知道，如果群众起来了，他们就会被打倒，所以他非常害怕群众起来。现在可以有这样一条经验，可以说是普遍的经验，哪个地方的领导害怕群众，那个地方的领导就一定有鬼，有问题。好的领导为什么害怕群众，既然是好的领导，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必然信赖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联系在一起，还有什么害怕呢？所以我们说，这个阻力主要是来自那些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外也还有社会旧习惯势力。比方，看不惯青年起来闹革命，看不惯一个普通工人起来闹革命。原来这些人在社会上地位很低，又不出名，历来就是受人家的气的。如果看到这些人起来指着你的鼻子，敢于批评你的错误，就以为翻了天了，反了，所以有些人听不惯“造反”两个字，这都是一种旧的习惯势力。这两方面的阻力，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要革命，不斗争是不行的，这个斗争依靠谁？你们依靠上面支持，依靠外面的力量支持，当然争取这种支持亦是必要的。比方，各位跑到这里来，找湖大，并且希望通过湖大找到我，能够支持你们闹革命。刚才好几个人问：这个行动是不是革命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革命的行动。(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来找我，表示对我的信任，(鼓掌)我欢迎大家，(鼓掌)感谢大家这种信任，(鼓掌)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信任，(鼓掌)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你们。(热烈鼓掌)现在如何支持法，我看头一个，我有一张嘴，别的没有。我一不代表中央，二不代表中南局，三不代表省委，我代表我自己，我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今天这个讲话，就凭我个人的意见，我可以通过我的口讲出来，表示对你们的热烈支持！(鼓掌、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要求派人，我就有困难、因为我就一个人。我将来到湖大商量一下看看，他们人多，能不能组织一些人，分头有计划地到一些地方去。我们事先和他们开开会，商量一下如何去支援革命，如何做宣传工作，也就是说，去煽风点火！(热烈鼓掌)我这次回来的任务之一就是煽风点火，(鼓掌)哪些地方还没有搞起来的就要煽点风，点点火，要煽无产阶级之风，点社

会主义之火，把文化大革命这个火点起来。(热烈地鼓掌)还有些地区和单位，要求我去看一看，这一条，现在还不敢全部满足，肯定不能全部满足，我尽可能争取要部分满足。有些地方，我是要去看看的(鼓掌)，具体时间，请各位不要限死了我，给我一个主动，我自己安排好不好？(群众：好！)还有，你们闹革命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和我保持一种联系，比如，通信的联系，电话的联系，电报的联系，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一定欢迎。(鼓掌)还有一些重大的情况，或者重大的问题，我自己不能解决的，应当向中央报告的，我可以选择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向中央报告(鼓掌)。我现在想到的，我所能做的事，上面讲的这些，大概是可以做的。(鼓掌)今后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事可做，只要能够多做，我尽可能多做就是了。(鼓掌)但是尽管我努力多做，我的力量总还是有限的，我仅仅是这么一个人，一个人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沧海中的一粟，很小很小一点点。不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主要力量在哪里？主要力量在群众。你们那里有群众，群众是最伟大的力量。(热烈地鼓掌)你们要闹革命，要造反，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来并且进行到底(鼓掌)，那你们就要依靠群众，你们就不要脱离群众。你们回去和本单位群众好好商量，把党中央政策，把毛主席的思想跟群众好好地学习，好好地运用，可能开始一段你们比较困难，可能遇到的压力很大，自己人数很少，开始碰到这种情况是毫不奇怪的。革命的人开始总是很少数的。只要你是真正革命的，只要你真正掌握真理，你这个少数会逐步逐步地变成多数。力量会逐步逐步地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人，还不是逐步逐步地发展起来的。我们红军，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人数很少，枪支也很少，而且都是些旧的，破烂的，没有什么大炮，经过相当长一段斗争，才从敌人手中缴到一门迫击炮。开始人数也很少，地方也很小，毛主席不是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只要有条件，条件是你正确，你是真革命，你掌握真理，这样，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大多数群众总是会觉悟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是闹个人问题，闹少数人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你这个少数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多数，即使你一时得到多数亦是靠不住的。只要真正掌握真理，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热烈地鼓掌)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地鼓掌)坚持斗争，决不会孤立。(鼓掌)这是一个总的精神。

第二个问题，许多地方反映，说过去很多的框框、规定，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搞，许多清规戒律。我刚才讲了一下过程，十六条颁布以前，那时大家不解放，或者多数人思想不解放，我自己就是一个思想不解放的人。十一中全会之前，对工厂、对农村文化大革命，我就是主张分期分批的；十一中全会之后十六条颁布之后，各个地区，全国各省市区，文化革命运动都蓬蓬勃勃发展起来，来势非常之猛，变化非常之快。现在形势完全突破了我们脑子里的旧框框，现在湖南形势亦是这样，也在迅速发展，大大突破了我们脑子里的旧框框。现在怎么办？框框亦是一种障碍。我看，只要不符合十六条的，任何框框都把它彻底打破！(热烈鼓掌，群众高呼：“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要按十六条办事，十六条不是框框，十六条是我们的思想武器，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运用这个武器，按照这个纲领行动，凡是妨碍贯彻十六条的，都把它通通彻底扫除。(鼓掌)过去的什么通知、什么指示、什么规定，不管是省委发的亦好，地委发的、市委发的亦好，县委发的亦好，区发的，工厂自己规定的亦好，都按十六条标准衡量，符合的就执行，不符合的统统不理那一套。(鼓掌)在这样突飞猛进的形势下，总进攻形势下，我们的思想必须解放，思想不解放，就要落后于形势，就要掉队，妨碍革命向前发展。

第三个问题，要很好地做思想工作，要学会做思想工作，这是毛主席历来强调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历来把政治思想摆在首要地位的。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四个第一。四个第一大家知道的，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人的因素第一，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只要人的思想革命化，他就可以创造人间的奇迹。强调人的因素就是和物的因素比较起来，在世界上的一切物质中间，人是最重要的物质。我们俗话讲事在人为，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

人是要进行阶级斗争的，是分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政治，阶级斗争反映到人的思想中间来，反映到人的活动中来的是政治。思想工作第一，在政治中间，也有一些带技术性的工作，那不是第一位的，这一下把人的活的思想，人的思想动态掌握得很好。同志们，你们要闹革命，你们要发动群众，如果你们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是搞不起来的。有些人不跟我们一起干，他总有许多思想顾虑。有些人害怕就有许多原因，你要找他的活思想，消除顾虑，这就是要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你不要以为你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强加于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就给他扣大帽子，“反革命”“保皇派”，还有什么帽子，这种帽子加多了，对我们没有好处的，随便乱扣人家帽子，结果使自己脱离群众。真正的保皇派那当然要反对、要打倒。但是真正的保皇派，是那么一小撮，人数并不多，是极少数，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容易把他打倒的。(鼓掌)如果把保皇派的帽子乱扣，满天飞，结果你就帮助保皇派了，真正的保皇派就高兴了，把许许多多人都变成保皇派，他就不孤立了。大家想想看，应该主动给他讲清楚，说话过去犯了错误，但是你不负主要责任，你上了当，现在觉悟了，知道了，那很好，我们联合起来闹革命。就是你过去批评过我，对我不起，做了些压制我的事，我现在不怪你，我们拉起手来一起对付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付那些极少数真正的保皇派。我为什么讲这个话，比如“八·一九”事件，牵涉的人很广，如果把那些参加过工人赤卫队、红卫兵，及保卫过省委、市委的人，通通说他是保皇派，数字就很大。这不算是保皇派，这些许多是好同志。当时他们是从保卫党的心情，从爱护党的观点出发，把党中央和毛主席与各级党委连到一块来看问题的。他不明真相，不要怪他们。这就是说同志们回去造反的时候，首先是要理，不是“造反有理”吗？有真理，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造反，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造反。有理这一条还要得法，造反有个方法，怎么使真理宣传出去，使大家懂得，这还是毛主席思想，叫群众路线，按毛主席历来强调的群众路线。为什么工作队我主张撤，不是很多人问，工作队要不要，我是主张不要的。听说省委已作了决定，为什么？就因为违反群众路线，工作队包办代替，就是不做别的坏事，包办代替，亦不好。工作队包办代替不好，我们不能少数人去包办代替，我们总是要走群众路线，总是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即使是开始少，总是力求多，团结更多的人，一起闹革命。要团结多数，就要有民主作风，要善于跟大家商量。我想你又有理，真理在你手里，方法又对头，那多数人就站在你一边。那么，那一些压制民主的人，不要你们革命的人是站不住脚的，一定会被你们揭发出来，一定能够把那些阻碍革命的障碍清除。

我想这三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这三点集中起来就是敢于革命，敢于斗争，又善于革命，善于斗争。在这里面(指条子)还有许多涉及到许多单位的具体的问题，要根据各个单位具体情况去处理，我没有办法发表意见。比如有的地方工作队，总的讲要撤出去。有的单位要留下，留下的目的是要整他，留下来整风，这样具体的问题，根据具体的单位具体工作队的情况来看。如果他的问题很严重，留在那里又有力量，留在那里整风并不妨碍你们工作，那个别的留下，留一个短时间，那也未尝不可的。不过总的讲，我是倾向早点撤离。撤离后，需要他作检查的时候，通知他某某人，某几个人再回去，这样你们比较主动一点。还有一些今天刚才在这儿发言的，就反映有些单位领导很恶劣，对某些人迫害很严重，这个我看你们回去发动群众，把问题查清楚。对于严重的事件，我们也可以协助，将来通过适当的机会，我自己没有人，念明同志在这里，商量中南局怎么协助一下。我的想法，选择那些突出的事件调查一下，不过，主要还依靠你们发动当地群众来调查，组织群众调查组调查这件事，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调查清楚，调查本身就是斗争。比如：刚才湘剧院说宣传车被包围这样的事情，这事我们可以协助调查，但是亦要靠你们自己，把湘潭的群众，看见这个事情的人，组织代表共同来调查，由调查团或调查组写出调查报告，这样当作一个严重的事件来处理。所以这些问题我现在不好发表具体意见，因为要调查之后才能够得出结论。举这么几个例子，上面讲的三个例子，个别被迫害的事情，个别工作队要留下来整风问题，还有湘剧院宣传车被包围这样的个别事件，经过调查研究来处理。至于有人问，我们的单位怎么搞？回去怎么

办？我更没有办法谈了，根据上面讲的原则，回去根据你们那里的情况来办。要学会斗争，还是靠斗争中学！开始闹革命，谁都没有经验。你们现在闹革命比我们开始闹革命那个时候还算好得多，你们学了毛泽东思想，还经过了一些斗争，还比较有经验，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娃娃，什么书也没读过，毛主席的书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那时没有读过。我们最初学共产主义是学布哈林的书，并没有看到列宁的书、马克思的书，就是凭一股热情闹！闹革命！在闹中间碰了钉子，又总结经验。有时碰对了，就闹对了，不对时就犯了错误，这样碰来碰去，慢慢才学到一点，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学好，还是犯错误嘛。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我跟你们一样，没有，而且比你们旧思想可能更多一点。老经验多，框框亦多，这一方面，我亦没有经验。我不能给你们更多的帮助，完全靠你们自己干，自己闯，闯出一条道路来。(长时间热烈鼓掌)(此稿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由记录整理人负责)

108. 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5日)

江青：

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是来向你们祝贺的。我建议谢富治同志做你们的顾问，刘志坚同志、杨成武同志做你们的指导员。下面请刘志坚同志代表文革小组讲话。

刘志坚：

我代表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同志和我个人向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和没有到会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们今天是来向你们祝贺的！刚才江青同志建议谢富治同志做你们的顾问，让我和杨成武同志做你们的指导员，我感到非常光荣，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同志们，“红卫兵”，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卫士，就是革命青少年的组织，也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对不对？(大家答：对！)我们红卫兵最光荣的任务就是完成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我们所担负的任务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友，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其次，我们要组织队伍，要组织我们自己的革命队伍，要建立自己的阶级队伍。你们现在参加的红卫兵都是红色的战士，我们要依靠这个作为核心，坚持阶级路线，建立阶级队伍，以这个队伍作为核心，同时要团结那些愿意参加这一革命斗争的所有的人们。

我今天在这里感到非常激动。我参加革命时只有十六、七岁，跟你们差不多，有的可能比你们还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革命的热情，我们知道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就是知道要革命，要跟毛主席走！你们现在有毛主席的书做指针，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思想觉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高，因此，我们还要向你们来学习。

我回忆起那个时候，根据地也是好几块。红军只有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根据地也是好几块，有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四个野战军，但是后来都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最后走到一块，团结起来了！现在也有两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二十七号成立一个，今天又成立一个。我们都承认，都支持。我们希望就象过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一样地在同敌人、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当中，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下，最后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团结大多数，要把

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样才能够把它彻底地打倒！所以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我们斗争的纲领，还有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两次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八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八日社论，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这是主席思想的最新体现，希望大家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主席号召全国大学解放军。同志们都知道，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彪同志领导下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用毛主席在井冈山就提出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民主、三八作风武装起来的。所以同学们学解放军，就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三大民主。我们拿这些法宝，战胜了一切国内外的敌人。

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能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毛主席相信你们的首创精神，我们按毛主席的教导来当你们的辅导员，我们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向你们学习！相信你们，发挥你们的首创精神，发挥你们的智慧，发挥你们的力量，一定能把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祝你们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彻底的胜利！

109. 刘志坚在首都第三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6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好！

我们是来祝贺你们今天的大会的，我们是来支持你们大会的，要向大家说明一点的是：江青同志身体有病，心脏病发了，起不来，不能来参加今天的大会。我们也都在开会，谢富治同志本来想来，他正在主持会议，不能来，总理也正在开会，不能来。我代表江青同志、杨成武同志、谢富治同志以及在座的几位同志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掌声)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规定你们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同志们看过吗？(看过)我们要进行革命，首先要分清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要组织革命队伍，要走阶级路线，对吗？(对！掌声)今天参加大会的大多数是红五类子弟，你们要根据十六条，团结要革命的同志，团结大多数，对吗？(对！)主席要我们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这几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主席在井冈山上就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要向解放军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指导革命的法宝，因为这些法宝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

我现在代表总理、江青同志来参加大会，是总理命令我们来的。建议由公安部杨奇清同志(副部长)当你们的顾问，好不好？(好！热烈鼓掌)由杨成武、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和我当你们的辅导员，好不好？(好！热烈鼓掌)杨成武同志在开会，没有来，请原谅。

回忆起来，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年纪比你们还小，水平比你们还低，我们只知道革命！要造帝国主义的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官僚资本主义的反！要跟毛主席走！(鼓掌)你们现在水平比我们高多了，因为毛主席在身边指导你们，你们很幸福。(掌声)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回想起来，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有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抗日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第一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因为现在首都成立了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只要你们按主席思想办事，是革命的，我们就坚决支持！(热烈鼓掌)

在解放军里，入伍后第一天，就要学习的主席语录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应该团结起来，你们赞成吗？(赞成！鼓掌)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要象过去的一、二、四方面军，象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一样，在革命的大方向一致下，就是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好不好？(好！)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力量团结好，把敌人最大限度孤立起来，这样才能把敌人打倒，对不对？(对！掌声)首都革命的红卫兵成立后，希望你们按毛主席思想，按十六条，按林副主席8月18日、8月31日的讲话，按总理8月31日讲话，按《人民日报》社论好好学习，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掌声)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110. 戚本禹在二七机车厂(原长辛店机车厂)工具车间的讲话纪要 (1966年9月6日)

我过去是在工具车间学徒的。我今天是以一个小学徒的身份来讲话的。我不怕抓辫子，讲错了可以提出批评。

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什么事情？

照我的理解和十六条规定的，主要搞修正主义，是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你们二七机械车辆厂也有头子，就是吴文彬。以前，在很多问题上与他们有争论，有分歧，已经长达五六六年了。今天才算解决了。那时我认为他们有严重的特殊化，对他们很不满意，因此，我写了报告。例如，吃小灶问题。我们刚来时叫我们吃小灶，我们不满意。当时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对重体力、高温操作的工人是有照顾的，给他们补助油肉，但是这些人(指吴文彬等)却把很多的油肉拿来给自己吃，而工人却很困难，工人食堂搞得很糟糕。我给中央写了报告，因此得罪了吴文彬、向守富等人。他们反映给北京市委，他们在市委会上骂我们，把我们说得很糟糕。后来刘仁扬言要和我辩论，我说辩论就辩吧！

你们厂里是有修正主义的。全聚德吃烤鸭问题是走修正主义的根源，李万鹏说给毛主席提个意见，叫解决这个问题。李万鹏提得对，他是叫毛主席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反对毛主席。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了保证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晚上给毛主席端去肉。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吃苦，毛主席说：“吃不下”。

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这条黑线，龙镇河是不是黑，还值得考虑。马东成是包庇黑线，就要斗争。

关于公开信问题，我要表示态度，公开信是错误的，把革命的群众打成了反革命。要说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还不够，而是方向路线错误。带上“性”字就太轻了，这是根本的错误。

同志们说这是阴谋，这不能是阴谋。因为他们把方向扭转了，把工人打成了牛鬼蛇神，所以这不是“性”的问题，这是压制群众。老百姓讲：杀了鸡给猴看。例如：李万鹏、陈慧、贾淑芳给支部书记提了意见，就成了牛鬼蛇神，还成了铁杆的。这谁还敢提意见了呢？提意见就成了牛鬼蛇神。所以，要擦亮眼睛，否则我们也要犯错误，这不是清楚吗？没有十六条，这三个人成了牛鬼蛇神还不够，跟着几个“帮凶”也要成了牛鬼蛇神。

我在这里时，没感觉李万鹏、陈慧、贾淑芳是牛鬼蛇神。李万鹏有些简单化，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牛鬼蛇神是反革命，贾淑芳是小女孩，怎么成了牛鬼蛇神？这是压制群众的行动，想用整你们把整个运动盖起来。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由谁来负呢？不应由写公开信的同志来负，因为七个人中大多数是受了骗。前段整个北京市委带有全面性的错误，领导要负责的。炮打司令部指炮打修正主义的司令部，因为他们想压制群众运动，他们派出了大批的消防队，到处扑灭革命的火焰。

不管是李万鹏、陈慧还是贾淑芳，只看到车间那是不够高的。你们要通过斗争的经验，

要站在最高处看问题，保卫毛主席的路线，和修正主义的路线做斗争。站在二七工厂，要看到全北京市，要看到全中国，这样眼界就更开阔了。

这些人挑拨说：反对当权派就是反对一切当权派，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不对。我们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就要保护，要保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当权派，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李万鹏、陈慧、贾淑芳是犯了修正主义路线上的错误。

二、革命左派要团结大多数，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讲策略。

要坚定地依靠左派，要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右派。你们要团结二七赤卫队，包括那个工人在内(指辛树宝)。要原则上团结，不要和稀泥，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方向路线的错误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团结起来。你们要用诚恳热情的态度等待他们，团结他们。他们不理你，你去理他，要用三顾茅庐的精神。人不是铁石，都是革命的同志，总会团结起来，要做思想工作。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决不主张武斗，要文斗。人要作思想工作，不是打铁，即使把他们打扁了也不行。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们如果有这种本事就什么也不怕了。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要团结大多数。不要给他们加上保皇、小丑的名字。因为他们是一般群众，受了蒙蔽，不要给他们戴帽子。

崔玉兰和我讲：“我是保皇小丑”。其实崔玉兰只是盲目地跟着跑。我们对马列主义的支部书记布置的工作要积极去干，而对修正主义的，如吴文彬之流布置的事就要抵制。王水也是这个样，帮助犯错误路线的人打击了自己人，但王水还是老实人，是可以团结的。师傅有错误的，徒弟也可以反对，王水是我的师傅，今天我也批评了他，这一点你(指王水)不如李万鹏，以后要向他学习。有人讲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马东成就是这样的，其实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那是新市委派的。

一些跟着新市委跑的人，不要把他们叫做保皇派，因为才保了几天嘛！不要戴帽子，但是他们要检查，犯了错误要承认，要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再不行就鞠三躬。有相当顽固的，还跟着吴文彬等人走的，你们也要反对。对工作组也要一分为二，他们当中也有好的，这些人他们检查一下放他们过关。但是马东成要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剪头发，检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大阴谋要抓住龙镇河。马东成的问题要搞，但不扣帽子，最后是黑帮就是黑帮，是严重错误就是严重错误，否则光扣上帽子，他们以后还要翻案，是黑帮也跑不了。当前文革小组领导不力，就可以改组。

要团结大多数，要让不同意见讲完，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说理斗争。团结多数，斗争一定能胜利，对于一般群众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周围，这不是和稀泥，而要讲政策。

那一派队伍(指赤卫、红锋队)要承认错误，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要低头，要有甘拜下风的精神，要用革命的观点分析支流和主流，小河沟还是永定河。

你们发传单的问题不对，我不同意你们这样搞。打人不对，可以向他们讲明，因为红卫兵的大方向是对的，而你们把小河沟当成了永定河，就不对了。

三、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抓好革命，也要促进生产，并要保证生产计划的超额完成。如果把生产丢了，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因为修正主义是阻碍生产的，所以反修运动搞好了，生产也就会搞好的。

革命串连要搞，但是工厂和学校不一样，学校没生产任务，而工厂还肩负着六亿人民给你们的伟大任务。如你们是做火车头的，搞运输的，如果运输不好，革命串连也串连不了了，所以你们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把生产搞得更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要搞好。

长辛店工厂是全国出名的工厂，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要给全国做好榜样！

111.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1966年9月7日)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到北京来进行革命串连。取革命的经，参观访问。你们昨天开大会，因为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那里，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等了八个小时，我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我们决定今天开会，一些同志来见你们。

你们来北京是要取经的，首先我们要告诉你们，革命要靠自己。毛主席他最了解群众，最信任群众，最依靠群众。他常常说：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依靠自己解放自己，过去我们进行民主革命是这样，我们现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现在你们到北京来，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主要是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靠自己本单位群众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搞革命，才能把革命搞得彻底。革命，毛主席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所以不管到哪里去煽风点火，去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都是帮助别人，革命的主人还是那个地方、那个单位的群众。所以我们告诉各位同学、同志们，你们搞串连取得经验，回到本单位后，和本单位的群众商量，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过来，在场的北京同学、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支持那个地方的革命，也要采取这个态度，采取这个办法。帮助人家、鼓励人家，向他们学习，向人家交流经验，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人家。这个问题，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也讲了这个道理，你们可以好好学一学，读一读。总之，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遵照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办事。要很好的熟悉它，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不仅如此，还要学习十六条公布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许多好的社论。相互讨论，因为你们在北京取经首先要学习十六条，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好社论，在北京要学，回去要学，在火车上也要学。搞本单位时也要学，象林彪同志说的那样要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看看在斗争的实践中是否真正懂得了十六条，作好了十六条。

现在天气渐渐的冷了，同学们也没有地方住，你们想一想每天来北京八九万人，如果进来，不出去，又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了……当然，你们的精神很好，找不到地方就在车站的水泥地上睡，甚至在学校广场上睡，你们艰苦朴素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但是使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们没有把你们招待好，没有很好的地方招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你们的想法不那么一致，有点矛盾。你们想多留几天好，刚才那几位发言说：非见到毛主席不可。方才开会前，你们有个同学说能见到中央同志就回去，那就是说，不但我们之间想法上有点矛盾，你们自己说法也有矛盾。所以我们想办法建议你们，首先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问好，等一下我代表林彪同志念一念他在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市接见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最后放一放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彩色电影。那么我们满足了你们这么多的要求，我们就希望你们满足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首先，八月三十一日以前来的同学可以先回去，因为你们见到毛主席了。第二，九月七日以前来的同学也陆续回去，才能让出地方，让给从明天起不断新来的同学和红卫兵。不然没办法招待你们，我还要和你们商量商量。当然，我不能自己来了，要派代表来，我希望你们讨论我这个小小的要求。现在我读一读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最后总理指挥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还要参加别的会，很对不住，现在就告辞了。

112.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7日晚)

(九月七日晚在科学院举行了有二万多科学院职工参加的辩论大会，辩论院党委及党委书记张劲夫同志是否黑帮，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上周总理作了重要报告，简述如下)

科学院同志们、朋友们：

我早就想到你们这里来，但很难多出一些时间让我听听你们的辩论。在今天有机会来了，还是一件高兴的事。首先，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庆贺你们在这里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已经表示了这个愿望和决心，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支持你们这个愿望和决心！你们科学院的同志们，职工们，你们很懂得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同时就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所说的：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亲手制定的要求我们全体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大抓三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四年了。毛主席这个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严重的阶级斗争，那就是破旧立新、破四旧、立四新的关键问题。你们是做科学工作的，你们懂得如何检验每个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感情。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检验。尤其从中央十一中全会发布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八月八日公布的十六条决定，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纲领，这就更加给你们武装了思想，作为你们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战斗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在科学院的问题上，在工作中要更好地掌握这个战斗的纲领，战斗的武器，更好地熟悉它，运用它。不论你们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还是做社会研究，哲学研究，你们懂得这个战斗的纲领，你们要好好地学它，用它。应该如我们林彪同志所说的，应该活学活用这个纲领，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中表现自己的立场。你们觉得科学院的问题是一样，是一斗二批三改的问题，也是辩论炮打司令部的问题，关系到全面的问题。现在科委的问题，我还不能作最后的发言，同样科学院也是这样。你们五十多个单位，有许多同志推荐最紧张的单位推出刘西尧当联络员。他忙得很，很紧张，手下没有人，只好从解放军里要了四、五个同志。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把尖端科学的研究中间试验重要的研究放在一边，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有很多重要的材料证明。我很不安心。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抓革命促生产，我坚决相信最后成果是伟大的，但在斗争过程中，最紧急的任务不能受影响，我让刘西尧同志宣读了陈伯达同志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批准了的，我们也知道，但现在还没有安排，我们是能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这不能怪你们，要怪我们领导抓得不紧。

我有一个想法，在座的二万人是搞科学的，你们比我懂得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我相信，所以坚决拥护和信任毛主席的话。我相信，你们一旦懂得了，你们是能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你们当中会涌现出许多能干的同志，问题是现在联不起来，你们还是你们，我还是我，我没法和你们联系，我很想在你们中间找人听听意见，首先听反对院党委的意见。你们可以调查，天文台我找了那些人……我找了那些人，这样，我不能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我要听各方面的意见。前天，我决定来，但中央有会要处置紧急事件，我不能来了，我看了你们的记录稿，本人的发言稿及摘要，这些比听快些。今天，两方面意见很对立，当然听听也好，可以看看你们的主要倾向，直接的感情。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同志发言，他要发五分钟言，但主席团并没有转达，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是归中宣部管的，我们商办时请自然科学方面四十多个所，找人的，发言的，社会科学方面我没有承担责任，但我也同意，有时间的话，让社会科学的同志，社会科学以外的，科技大、北大、清华的都来讲更好，但

讲一句公道话，应该自然科学研究的同志先讲。所以，我们达成协议，这是各方面商定的。要不然，我倒好做了好人，我毫无此意，带有这样感情不适合，刚才我说有阶级感情，但阶级感情要与实事求是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我当时同意他发言了，不关主席团的事，因为这位同志很热心，我欢迎，不过五分钟嘛。这倒好象我是好人，主席团反而武断了，我得为他们申诉一下，否则这样有点强加于我，我知道你们的感情，科学院压制不同的意见，压制了群众这种感情我们理解，我们支持，但事情要加以分析。如何解决科学院的争论？是要张劲夫的官就行了？这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我也不来调查解决了。这是因为把问题分析清楚后向你们作报告，解决问题，不仅解决社会上的敌人，要更加有力地对待自然界的敌人。搞好科学实验，你们担负的责任比那方面都更重要。你们当中有工人知识分子，是经过党十几年培养的，是国家的财富，如何团结好科学院 95%以上的群众，95%以上的干部，一致对敌，搞工作干革命，这是一个光荣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推动一下，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我需要用一点时间，清华的问题才开始，科委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知道你们不能解决，就不能忍耐了，我连我是否不开大会了我接到许多条子说，这么长的发言，他们不高兴听，我觉得可以开。一个一个单位的讨论一下张劲夫的表态发言，这样争论就有的放矢了。在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张劲夫讲了三个问题，有××所的问题。如果我要把全部材料在这里讲，我知道一些，以后作报告时可以讲清楚。还有化学所的问题，他忘了，说得比较简单，我都没看懂。第三个问题，关于那个号外其他的一些措施，影响到科学院压制了群众。你们认为这个事如何，他表态如何，可以讨论二、三天，比较深入一些，可以有多数意见少数意见，几种意见，得出几种结论，搞出来很简单，才好回答嘛！通过五十多个单位回答，再开大会就好回答些了。我这个建议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提出别的办法。(群众鼓掌)我并不要你们今天晚上就回答。请主席团决定，合起来开，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开，可以在二、三天内作出联系，(有紧急的长途电话，总理接电话了。)

(接完电话，总理来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打的电话是什么，我们红卫兵是最可爱，最英勇的红卫兵，他们想在各个战线上破旧立新，不仅在人民中，在国内破四旧立四新，而且在国际领域内破四旧、立四新。所以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扬威路改成反修路，这是一件做得好的事，我们支持他们。但是他们当时要闯进去，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反修也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和苏联还有国家关系。我们反修的文章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们的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屋里墙壁上，文斗就要变成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卫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卫戍部队，徒手的警卫队一定要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要保护，不能伤害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可敬的小将们的确做得好，两天内把示威运动，靠他们自己组织了 20 万人，组织起来，结果，两天内，来了许多工人、学生、机关人员、贫下中农，通过主席团台就有四十万人，井井有条，喊着口号前进，没有任何事件。好！我们的红卫兵，他们向全国出发了，不知那一股，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是周某人，但问是不是毛主席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要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是武斗，必然吵架，势必影响到国家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对于下一步怎么办，再研究，你们可以在火车站上喊喊口号嘛，不要武斗，这样的事，现在每天都要发生好多。(海拉尔电话又来了，总理再次接电话)

(总理接完电话后回来)红卫兵孩子们真可爱，打了电话听说是毛主席的话，就下来了，当然我还跟他们讲了一些道理。凡是不妨碍中苏人民友好的，是批评他们领导人的大字报，可以贴在车站上嘛！不要上国际列车。他们不懂得车头是中国的，车厢怎么是苏联的。这个你们懂嘛。跟他们说了，他们就知道了，国际列车到中国境内就要换中国的火车头，今天中

央国务院，下了通知，内地的红卫兵，革命师生不要到边防城镇、国防要地去，象东北的海拉尔，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内地的红卫兵不要去串联。我们在北京不了解边防上的事。那里有本地革命师生群众，革命靠自己嘛！毛主席说，革命，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单位都要靠本单位的群众揭，批的。煽什么风，点什么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煽风点火要有自己的燃料才能煽起来，革命要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嘛！边防的事，当地的人知道，容易讲得清楚，内地去的不了解，不容易讲清楚，边防的人，人又不好拦他，他是北京来的，就打电话来了，红卫兵有错就改，的确是好孩子，的确是可爱，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前途在他们。我们敢于让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放半年假闹革命。但谈到你们，你们不可能放半年假噢！你们究竟不是科技大学，科学院和科技大学不一样。自然科学也与社会科学不同，要搞三大革命嘛！我也不想把你们的争论拖得太长，就是提了刚才的建议，也许比较合适。你们的主席团可以决定，我不能到，也要请刘西尧同志或一位秘书来。只能代表一个单位的意见，不能代表全院的意见，各所可以将你本所的情况分析，批判张劲夫的发言，这样，我等于与你们几十个单位接触了，因为今天大会的发言大家没兴趣了。

大革命中什么插曲都会有的，今天海拉尔就是个小插曲，当然主流是好的，今天这个事是其主流中的一个小流。我们要敢于领导革命斗争和学习。我们都在学习。原来我们想，红卫兵出去总会搞好，但现在还是出了一些新问题，要我们解决，自从八·一八以后北京的红卫兵大批出去了，问题来了，要我们解决。不要怕，要敢于面对革命中的问题。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比如改名反修路这件事，我对他们就钦佩得很，我也上了一大课。到科学院也上了一大课。向你们学习，单听一方面发言不好，各种意见我都愿意听，到以后再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讲一下，得出满意的答复。八·二五的大会多数人要罢张劲夫的官，提了个意见书，我当时接过来了，不过要请示中央，不能随便，我当时不应该说接受，应该说接过来，说错一个字，有人要揪，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么能错呢？你们要知道，打电话时，可能说急了，说错一两个字，我的办公室里电话特别多，难免不错一个字，你们应该原谅我，即使我说的没错，听的人他有主观偏见，还会听错呢！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揪了，真要钻牛角尖了。我弄清一些问题，有些到应该回答时再回答你们。今天还有其他单位的同志，外地的同学来了，信我没法答复了。回去研究后交有关方面答复你们。今天还有中学来的红卫兵纠察队，我感谢你们。这也等于接见了，不要再接见了。

还有一些人写了条子让我回答，今天不能回答了，重要的问题一定在适当的时候回答，以便使我在多为党做几年工作中学到一点东西。与你们接触，学一点自然科学，当然只能学一点规律。作为一个彻底革命者要做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改造到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改造自己。

我自己是个老党员。时时刻刻跟着毛主席，有时跟不紧，跟不上，有时还掉队，要赶紧赶上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对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做得不够，应该赶上去。

在你们这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出身的，也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原文漏字——抄者)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很复杂的，查查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革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亲，母亲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外祖母可能是地主婆呢。我们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没有改掉。

红五类子弟不要因出身好而引以为骄傲，要做前进的革命动力，要注意不要受旧东西的熏染。现在有的红卫兵(指出身不好的)造反造到自己家里去了，与父母大吵一场，出身不好的要造反，背叛家庭的阶级，出身好的与出身不好的要互相勉励，出身好的表现又好，这

就是两好嘛。出身不好的，表现好，背叛了家庭也是一好加半好嘛。有差别就应该承认，红五类子弟坚持差别是有道理的，但也要团结那些出身不好表现好的人一道干革命。今天在座的有六千工人，工人是老大哥，应该向工人老大哥学习，但工人也不要骄傲，我刚才不是说了要改造到老嘛！

最后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13. 戚本禹在接见来京串连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 (1966年9月7日)

九月六日“来京串连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以后，根据大家要求，主席团和一部分同志前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群众接待站反映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志在九月七日凌晨2时接见了这些同志。

这些同志是：

西北大学	汤承刚	南京大学	季方铭
南昌铁中	王蓉蓉	周毅	开封抗大第一高中平 贾荣功
吉林工大	佟恩泽		华南师院 方向东
四川大学	李清泉	陈昌智	
陕西师大	彭正信	文期元	西北工大 魏国超
兰州大学	郭永祥	段以文	合肥工大 李淑文
西安三十八中	朱俊英		湖南师院 刘国容
中国人民大学	朱魁成、林玉兰、钟锦泉、蔡系文、马长征。		

首先由人民大学同志介绍了9月6日在人大召开的“来京串连革命师生誓师大会”筹备、召开的情况，并把参加大会的三、四万革命师生要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委托王力、戚本禹同志转达给毛主席。

王力说：现在北京有些学校要赶外地同学，你们这个大会是不是你们发起的想赶人家走。(大家都笑了，一致说：“不是的，是外地学生发起筹备的”。)我们很害怕你们这个会是赶人家走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不好去参加。

同志们说：这个会是由外地住人的同学发起的，得到一千多个单位的拥护，是我们离京前表示决心，鼓干劲，把首都红卫兵革命精神带回去的誓师大会。

王力说：这样的大会在北京还是第一次，我们还没有碰到过。由外地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几万人的大会，如果几天开一次，去几位中央同志，请一个人讲讲话，鼓鼓劲，大家就满足了，就可以几天开一个。在这样的会议上，一定要见到毛主席是不可能，毛主席五天接见一次群众是不可能的。

南昌铁路中学王蓉蓉说：我们一定要见毛主席。今天我们开会，有人提出要整队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

王力说：这样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是见不到的。

同学们说：市委只让我们住五天。

王力说：五天是谁规定的，我不太清楚，回去问问。

同学们说：我们要求十号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我们。(有的要求八号接见)

王力说：准备国庆节前还在天安门召开一次会议，八号以前是不可能的。

同学们说：我们有的明天要走，有的后天要走。

戚本禹说：见到毛主席的就可以回去了。

同学们说：我们的车票要作废了(指汽车票)。

王力说：现在不是不要票了吗？

同学们说：要票(说着就把临时乘车证给王力看了看)。

有的同志问：周总理说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都可分期反批来北京，现在北京有些人把一切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弟都说是混蛋，让他们滚蛋这对不对？

王力说：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有的同志说：有人把同学说成保皇派，这对不对？

王力说：你们可以跟大家说，毛主席说的：“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同学们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可以辩论，不要扣帽子。

一同学说：我坐火车就看到有人强行剪人家头发，剪人家辫子。

戚本禹说：这不对。

南昌铁中王蓉蓉宣读了他们这个红卫兵组织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最后，同志们一再要求首长把大家要见到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并把一大包给毛主席的信件交给了王力同志。

114. 谷牧^①、徐今强在化工部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7日)

谷牧：

同志们，今天中央派我来宣布两条决定：

一条，调徐今强担同志任化工部代理部长和代理党委书记的职务。(掌声)徐今强同志，原来是石油部副部长兼大庆油田的总指挥、大庆油田党委书记。(掌声)。这一个时期，在大庆工作搞得很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中央经过全盘考虑，决定派他来领导化工部的工作。我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掌声)。这是一项决定。

第二项，撤销梁膺庸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掌声、口号声)，责成他进行反省检查。

最近一个时期化工部许多革命同志向中央写信，对梁膺庸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作法表示不满，纷纷要求中央重视并处理这个问题。中央为了弄清情况，曾经派了一些同志来进行调查。现在查明化工部许多革命同志反映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掌声)梁膺庸的错误是严重的。(掌声)他对部里已经停职反省的同志和未停职反省的同志，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只有一般错误的人，不加区别的一律进行无情镇压、残酷斗争，严重违反了十六条。(掌声)他利用广大干部、职工和师生的革命热情，达到他宗派主义、个人野心的卑鄙目的。(掌声)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撤销梁膺庸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志们，中央的这两条决定，你们赞成不赞成呀？(回答：赞成！)

现在我借这个机会对化工部的文化革命运动讲一些意见。

化工部前一段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好的，揭发了不少的问题。运动中产生的曲折，应该主要由梁膺庸负责。下边有些同志因为不明真相，受梁膺庸的蒙蔽和利用，做了一些错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化工部运动中的曲折，不能由他们来负责。这些同志，只要他们能同梁膺庸划清界线，他们过去的一切错误言行一概不追究。

化工部出现这段曲折也不是奇怪的现象。十六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会出现阻力，会有反复，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出现曲折是坏事，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① 谷牧，建委主任。

对于广大干部来讲这也是一种锻炼，只要大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定可以把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更好。

今后的运动，我建议同志们注意这样几条：

第一、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这是林总的讲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保证大家的四大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这个四大权利。要充分发扬民主，造成自由辩论的气氛，不能够只准许这一部分人讲话，不准许那一部分人讲话，要大家都能够自由讲话才能把各种意见讲出来，把各种问题都揭出来。对于少数，在辩论中间的少数派要保护，要让他们讲话，要让他们把话讲完。这是第一。

第二、要坚决贯彻阶级路线，依靠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坚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容易使坏分子钻空子，容易误伤好人，扩大打击面，脱离群众。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最近几次讲话中都一再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按中央的精神办事。化工部的干部有了前一段你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你们一定对这个问题体会得更深刻。你们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把错误转化成为自己的精神财富。

第四、要继续炮打司令部，把领导的问题揭深揭透。要注意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是黑帮一定要揪出来斗臭、斗倒、斗垮。除黑帮外，对于领导成员和司局长以上干部的缺点错误即使不属于敌我性质的问题，也要进行揭发批判，特别是有关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破洋框框，走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政治同技术的关系，究竟是政治挂帅还是技术挂帅？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事业是专家路线呢，还是走群众路线呢？是一长制，还是民主集中制？破洋框框走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就是敢不敢彻底地破洋框框，破苏联框框，破一切资本主义的框框，走自己的符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走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要进行系统的揭发和批判。

这三个问题概括起来也就是我们化工部系统，在我们过去的各项工作中间，我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不高，突出政治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这些问题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彻底地清理，彻底地解决。

第五、要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一定要分出一部分同志，主要集中力量来抓生产建设。十六条里面也讲到对生产要有妥善的安排，把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起来，做到运动生产双胜利。同志们，你们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你们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大抓或者抓得很不得力，这个问题要马上解决。

我们对化工部的情况还了解得不多，只能提这么几点原则意见。这些意见如果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今后运动具体如何搞，主要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依靠党的领导，由徐今强同志来和大家一起搞。我们相信化工部的革命群众一定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决定化工部的工作和文化革命的领导归基本建设口负责。我们坚决支持同志们闹革命。(掌声)同志们提个问题，说炮打司令部，司令部是否包括司局长一级？司令部应当是包括司局长这一级。但是主要是炮打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主要是炮打党委领导里面的不执行毛泽东思想，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然在批判中间，也要批判那些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什么政治挂帅解决的不好等等。上面讲的这些问题应当包括司局长同志们在内。但是炮打司令部，主要是炮打司令部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能把所有的司局长不加区别地一律炮打。

同志们，现在我们一起来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话讲完了。(掌声、口号声)

徐今强：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化工部文化革命运动和一切工作归谷牧同志领导的建委口来领导，完全拥护谷牧同志代表中央发布的两项规定，完全同意谷牧同志根据十六条精神，对于搞好化工部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坚决地跟化工部革命同志一起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掌声)

化工部在前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的热情是很高的，革命积极性是很大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是化工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我热烈支持你们，并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掌声)

但是前一阶段的运动由于梁膺庸把持了党委的领导，在运动中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权掌握在梁膺庸那样的坏人手里，肆无忌惮地搞阴谋活动，压制革命左派，欺骗群众，对有些有缺点的、有错误的或者有严重错误的革命同志进行了极端的、残酷的迫害，实行了白色恐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的极端的痛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正象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的第三条、第四条四个问题中所指出的一样，十六条中所指出的说：“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要阴谋，放暗箭，造谣言，竭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梁膺庸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必须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把化工部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手里。同志们，我们和梁膺庸的斗争是一场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夺权斗争。这场斗争是非常尖锐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间，是一点也不能让步的。一切革命左派必须勇敢地站起来，挺起腰杆来，必须把广大的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有些一时受欺骗犯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必须把包袱放下来，大家一起和梁膺庸斗到底，一定要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同志们，在这场十分激烈的、十分尖锐的、十分复杂的斗争中间，一定会遇到这种阻力或那种阻力。斗争一定会有反复，甚至有几次的反复，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不要怕。要革命就不要怕，怕死的，就不革命。(掌声、口号声)

来它几个反复更好，我们是能够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是不平坦的。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间来锻炼，在大风大浪中间前进。(掌声)同志们，为了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指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以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来检查我们前一个阶段运动的情况，特别是八月份三次万人斗争大会前后的运动情况。要彻底揭发前一个阶段运动中间的问题，特别要彻底揭发梁膺庸的阴谋活动。梁膺庸所犯的罪行，包括他的历史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也知道，梁膺庸他自己更知道。他必须老老实实地自己交待，不交待是不行的，不老老实实是不行的。(掌声)

少数跟梁膺庸一起搞阴谋活动的也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要彻底地跟梁膺庸划清界限，不交待是不行的，不划清界限是不行的。只要他们跟梁膺庸划清界限，交待问题，问题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地、富、反、坏、右，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搞阴谋；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煽阴风，点鬼火。(口号声)如果再搞阴谋活动，通通的都要揪出来，通通的都要斗争。

同志们，我是化工战线上的新兵，也是文化革命战线上的新兵，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经验，是一个小学生，没有本领。但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地向化工部革命群众学习，

跟化工部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和大家一起读毛主席的书，学习十六条，和大家一起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来贯彻执行十六条。我们有决心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化工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掌声)(口号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15. 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革命串连同志时的谈话

(1966年9月8日)

康老：来了好久了？(众笑)没有很快接见大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忙，不能很快的接见你们，一天有一千多封信，光拆就拆不完。另外，到了的这些同志因为地方未定，想找也找不到。山东大学的同志和王力、关锋同志谈过一次，在座的同志是否见过一些了？(答：没有。)情况是知道一些了，青岛的问题，山东大学问题，山东师范学院的问题，咱们商量一下子吧，大家最好到六点钟，最多到六点十分，六点半我们得接见索马里代表团，一个单位讲一刻钟，四个单位一点钟，主要是听听你们的意见，见见同志们。山东的学校，我不知道青岛的，山东的学校，其他的学校去过了，山东好象没有去过。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吧，看看那个单位先发言吧。

山东海洋学院同学：请康老转达我们山东海洋学院全体同学对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鼓掌)

康老：咱们先熟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答略)什么系？(答略)几年级了？

山东海洋学院同学：五年级了。

康老：快毕业了。

海洋学院同学：阶级斗争这门课我还没毕业。

康老：这个我也没毕业。(众笑)(当山东师范学院讲到工作组未检查彻底就撤走了时)康老插话：中央不是有一条说不检查彻底就不让走吗？

师院同学：省委决定要他们走的，我们又把他要回来了。

各学校汇报完了之后，康老讲：

我欢迎同志们到北京来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且通过你们向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师范学院、莱芜二中的全体同志们，向他们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来到北京，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深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当然，交流经验是很必要的。我来是来问同志们到北京来学了些什么经验，我有一点可以介绍一下：

同志们看到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从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开始的。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露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它不仅是点燃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但是大字报贴出来，从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一日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受到了彭真、宋硕、陆平、彭珮云黑帮的打击、镇压。是谁把这个火种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六月一下午，毛主席通知说，北大的这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必须立刻广播，立即见报。下午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八点钟就广播了，二号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广播后，全国大学和一部分中学都动起来了，他们一方面声援

北大，一方面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个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对全中国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伟大的贡献。这个运动是一个尖锐的阶级斗争，深入到触及灵魂，它不可能直线发展，必然发生曲折，遭到阻力。所以运动一开始，有人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种种方法打击左派，压制运动，也有人害怕运动，想尽种种办法限制运动，派遣工作组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工作组，主席讲，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错误。《十六条》指出，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工作组在学校里包办代替，阻碍群众的积极性，有的工作组压制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工作组要有分析，大致是：一种，他自己还想去革命，但方向错了。有的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学校充当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工作组内部也要分析一下，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是不好的。例如：有些解放军参加了工作组，有的是要去革命的，但在错误的路线下，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大部分因仓促应战，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批”，这帮人更是不成。如批翦伯赞、冯友兰，工作组没去研究这些东西，无从批判，将来还有“改”，改革教学的方法等等，他们更不懂，无论斗、批、改他们都不行；只有依靠广大工农兵，广大群众，他们懂，对怎样改革教育制度，他们有亲身的体会；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才能把运动搞彻底。就从北京来说，已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多少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运动中解决了。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不能解决的事，他们都办到了，可见这个运动对社会主义革命，对过渡到共产主义都有深远的意义。

北大的大字报由主席广播到全国，主席宣布撤销工作组，并指出这是方向性的错误，及时地扭转了这个错误，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你们参加过“八·一八”的大会，有的同志参加了“八·三·一”大会，你们就看到主席是怎样的接近群众，怎样的关心群众，他不愧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鼓掌)

你们从青岛来的同志，特别要看到北京的经验，北京的各校工作组镇压革命的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了，北大、清华、北师大你们都可见到了。山东海洋学院的同学们，这是一件什么事？这是一个阶级斗争，这是在阶级社会上的反动思潮，有工作组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没有工作组也发生这种事，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你们从兰州、哈尔滨、青岛的事件中，如果从阶级斗争，特别是从深入到灵魂的角度去理解就不以为偶然了。这种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要有，阶级斗争或高或低，或隐或现，总是有的。正如主席教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同志们从这个运动中就会明白到，什么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北京的工作也有许多缺点，有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不管哪一个学校都没有去煽动工、农民，利用工人、农民来压制学生运动，一般地说来，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是团结的。当然个别的也有，人大有两派斗争，有一派到公社去找了六百农民，他们受了欺骗，郭影秋在社教时表现还好，保郭影秋的就把社员请来了，这个问题一经发现，我们就制止了，说服了农民，教育了学校。在外省的问题上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安、兰州、哈尔滨都不是偶然的。《人民日报》在八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社论(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号召工人、农民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各地方党委有很大错误，就是煽动工、农民斗学生。本来北京这一现象有了，即煽动这一派学生反对那一派学生，外省还有煽动这一学校斗争那一学校的。现在煽动工农反对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要支持这个大革命，革命的师生应向工人、农民学习，团结广大的工农社员。现在你们在北京学习，回去时要注意宣传，凡是蒙蔽工人、农民，利用他们去镇压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不但是我们革命的师生要学习工农，也欢迎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

另外，你们要学习昨天《人民日报》上的一个社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的学生应该相信工农，他们在工厂、农村会按照自己的特点去革命，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生产一分

钟也不能停，《十六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能破坏生产。红卫兵同志们要向工人老大哥学习，他们加紧生产，我们搞革命，要促进他们的生产。有的说停止生产也不要紧，斗学生加工分，这是极大的错误。当前农村面临三秋：秋收、秋种、征购，今年各地生产是一个丰收年，但这个丰收年能不能搞到人民手上，这就不仅是农民的任务，工人、党政机关都要支援。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主席规定的方针，革命就是为的解放人民的思想，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使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当前中央决定要按农村的生产计划、社教计划进行，不要干扰他们，要帮助他们秋收，北京很快就要这样做。红卫兵去参加劳动也好，向他们学习也好，促生产也好，中央有个社论，也下达了指示，还有一个报告。黑帮分子有个说法：文化大革命要破坏生产，他们竭力想破坏生产，给文化大革命抹黑，我们决不能让他们这个大阴谋得逞。我们要和他们相反，抓革命，促生产！使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更加接毛泽东思想向前发展。这在当前很重要。北京的这个经验，对于山东各地方，特别是青岛，要把这个经验向革命师生讲，向工人老大哥讲，这一点是重要的。

第三、你们要知道学习林彪同志在八月三十一日大会上的讲话。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大革命不是武化大革命，是革脑子里的东西，我很赞成北京的红卫兵去破四旧，但首先要清我们，包括我在内的脑子里的四旧。你们给他戴上一顶高帽子，没有用。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个校长，给戴上了一个西瓜皮劳动，天热，他戴上这么一个帽子很舒服了，叫他摘了，他还干呢！有些地方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子，挂黑牌，这是从高级党校传出来的，这完全是误会。八月二十号高级党校斗林枫戴上高帽子，身上贴了标语，给我汇报，我当时觉得这个办法在思想上解决不了问题，可又不能给群众泼冷水，我就说群众出于义愤，给他戴一下帽子，挂一个黑牌子。游一下院也没有什么，还是要按十六条办事的好，当然游街戴高帽子不算武斗，高帽子就是高一点嘛！没有什么，但也不算文斗。党校只给我传达了前一句，后一句掉了，他们从电话上传了去。戴高帽子不能解决问题，林彪同志讲，这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你们要学习林总的这一指示。

当前你们山东大学的、山东海洋学院的，回去还遇到很多困难怎么办？你们知道革命不会没有阻力的，革命就是件难事，你们读了十一中全会公报没有？公报中最后一段说(第11页第二段，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康老直接引了这段话，页数指小册子上的页数)这方面的困难，都要克服。真正的左派，只有在克服各种困难当中坚定起来，成长起来，同志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困难的就说知难而进，共产党就是遇难而进，克服困难是我们进步的开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遇难而进，有了困难就要去克服。同志们不要被困难吓住，也不要遇困难而急躁，矛盾会不断产生，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出现。同志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工农兵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一定能够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将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进行到底！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有伟大的毛主席的教导和指导，劳动人民开辟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同学提出，在农村买毛著很困难，请我帮助解决，你们把数字交给我，我让文化部给你们办。今后我们要加紧印，今秋、明年三千万套，今年出一千五百万套，要保证很快运输，运费不要，横版已开始印了，价钱比以前减低了，同志们的要求可以基本保证。时间已经到了，非走不行了。我们以后在山东再见面。

116. 刘宁一^①、廖承志在筹备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动员大会上的发言 (1966年9月8日)

刘宁一：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好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毛主席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的

^① 刘宁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任。

最高指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最高指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必然胜利，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必然失败。

现在全世界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亚非拉反对殖民主义运动高涨，反美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

全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全世界人民都在寻求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来解决斗争的问题。不少外国朋友来我国取革命之经，一定要见毛主席，他们说，不看到毛主席就不走。

全中国人民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多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一夜功夫，横扫一切封建社会残余势力，深入广泛地反对牛鬼蛇神，这震动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睡不着了，修正主义也睡不着了。

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二、三代的温和派身上，现在他们看来糟了，中国青年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第二、三代比第一代还来得厉害。苏联人民说：“在我们这儿来个文化大革命更好得很！中国青年多么幸福、伟大。”

毛主席思想和中国人心连心，和全世界人心连心。全世界人民说：“毛主席不仅是你们的，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我们有七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过去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有解放区、敌占区、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毛主席所在地延安，象灯塔一样放射着光芒。现在全世界人民有一个解放区、敌占区、国统区，世界的延安就是北京，世界的大后方，解放区就是中国。我们要时刻念念不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关系到巩固全世界的解放区的问题。我们要以这个解放区为根据地，横扫一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我们要学习“老三篇”，学习白求恩，成为一个我国的白求恩。解放战争我们挖掉了三座大山，毛主席思想是我们的最高指示，我们有光荣伟大的党，国家解放了十七年，所以全世界人民都要看我们，学习我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旗帜更加鲜明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帝反修，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中间表态。我们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与全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越是这样，我们的旗帜就更要鲜明，工作更要做好。

虽然我们文化大革命很忙，他们来要看看，学习中国的经验，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团结亚非拉人民，我们要争取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要争取各国工人阶级，革命青年和一切爱国人士。即将到来的中日青年大联欢，就是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的。我们的国庆节要有几千人参加，有日本青年和港澳同胞，要从一切角度说明毛主席的思想伟大。我们的一切工作要政治挂帅，表现中国人民是坚强的，不可动摇的团结力量，是在毛泽东思想下团结的，同时牢记主席的教导，要谦虚、谨慎，善于做好团结工作，不能强加于人。使他们看到这个“根据地”、“延安”如何伟大，因此，我们要按林彪同志指示，坚持四个第一。工人、农民、学生、机关服务工作同志、毛主席的战士，都是主席思想的宣传员。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中央、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向毛主席汇报。

廖承志：

刚才刘宁一同志说过，我们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任务的一部分。对日本的工作也是如此。毛主席讲：“日本除了军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外，其余的都是中国的朋友”。所以我们要争取日本人民和日本青年，造军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这是我们工作的任务。

中央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组成一个组，主要负责是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陈毅同志，刘宁一同志。

现在初步规定日期是：九月二十日第一批出发，二十五日第二批出发，我们派船去接。现在来得成否，还是问题，一半对一半。美帝国主义、日本政府、苏联修正主义所谓的“左派”阻拦他们，日本修正主义也在阻拦他们。日本修正主义不仅是社会上的“左派”，而且自称为马列主义政党。自称马列主义者，最可恶。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敌人不同意，不希望，反对做的事，我们偏要做，要做好，我们就是偏要和他们斗。

第一，我们的工作对象：

从初步的阶级分析看，来四百人中，有一百七十个产业工人，农民有十一个，学生二十八人，职员七十六人，中小学教员，知识分子八十一人。据初步估计产业工人占大多数，希望多来些农民，来的团体有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团、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金属工会斗争会议、日本港湾工会、日本交通运输工会、日本造船工会、日本新闻工作者协会、日本劳动者音乐协会等。这些人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还是狗崽子呢？是工人阶级嘛！这四百多人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是工人队伍。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是一项光荣的国际主义工作。日本现在是白色的，我们要把它变成红色。

第二、我们工作的性质：

1、我们工作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霸占着日本，建立了二百多个军事基地，美国侵略越南的后方就是日本。他们的弹药生产是在日本生产的。美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他们假想的兵力来源就是日本，做好日本的工作就是打击美帝。

2、争取日本人民和广大青年，就是反对苏修。苏修、美帝、日本政府，组织所谓神圣同盟，就是想孤立我们。他们搞苏、日青年联欢，在日本青年中宣扬修正主义思想，这个工作是在东方孤立和打击苏修的重要工作，因此只许做好，不许做坏。

3、我们做好日本青年的工作，就是反击日本反动派，主要是亲美反动派、日本军国主义的有力工作。日本军国主义现在非常猖狂，在电影上、教科书上拼命宣传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谓成绩。在学校里也宣扬军国主义。他们发展军国主义就是把矛头指向我国。我们反击的最有效方法是争取日本广大青年，这就是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你们想一想，如果美国敢把战争强加于中国、越南、柬埔寨，都有抵抗的，他们从哪儿来呢？最直接最近的还是日本，从海上来。日本很可能替美帝当炮灰，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会使日本青年整排，整连、整营地起义，他们调转枪头，直接对准日本军国主义。

4、我们对日本青年的工作是反对日本修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日修的头子是谁呢？今年三、四月间来过中国的，是日本的大王八蛋，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反对日本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日本青年革命，鼓吹和平过渡。这是什么人？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就是这些人反对中日青年大联欢。他们越是反对，我们就越要搞。一切就是为向日本青年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打败美帝、苏修、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修正主义。所以要对日本青年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5、一切为着备战，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句话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打断美帝国主义的脊骨，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它。我们对日本青年做工作就是宣传，就是在战场上最后打败美帝的一个行动。这就要做许许多多复杂的思想工作，这个工作不是我们想得那么容易。有许许多多复杂的事。十七年来，我们有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知前进了多少年。而日本人民十七年来一直处在美帝的毒化、欺骗和蒙蔽下，日本不知后退了多少年。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们和我们的差距大约有五十年，我们要耐心细致的进行思想工作。三七年至三九年到延安的青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是不是都是红五类？不全是，但是这些人经过党的教育，在抗日中起了很大作用，把毛泽东思想散布到各个解放区。我们中国就是世界的延安。在一九六六年九至十月我们做日本的青年工作，以后还要做别的国家青年的工作。这有两个很鲜明的对比，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抓到很多俘虏，当时抓到日本俘虏不容易，而在抗美援朝中就容易得多了，经过艰苦的工作，现在这些俘虏在日本大部分是左派，甚至是高举毛泽东

思想红旗的。当然这个工作不容易，得一年一年地努力，另外苏修回去的俘虏，就是虐待俘虏，不进行教育，所以这些俘虏很恨苏联。他们到中国来。基本上是想学习中国的经验，学毛著，想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能不能说同日本工人不拉手呢？恐怕不行吧！不仅要拉手，而且手要拉得紧紧才好。我们要和他们交谈，让我们的红卫兵和他们一起，用我们红卫兵的精神感动他。你们看对不对？（答：对）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子女，他们本身就是工人阶级，我们能把他们当资本家对待吗？不能吧！有一个小朋友说，要让这些人到长江去，能游的让去，不能游的也让去游，我看还是有人到长江，有人到游泳池，都能锻炼。

第三、工作方法

主席、林彪同志要求我们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得好不好，看他们能不能自觉自愿地拥护毛泽东思想。从拥护到学习，从初步学习到深入学习，把毛泽东思想带回日本去，运用于革命实践，对日本青年是这样，对非洲国家青年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诱导他们，一个一个地诱导他们。这个工作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我们红卫兵，我相信这个工作一定能够做好！如何做呢？可以现身说法，去年日本青年到南京的一个老太太家里去，招待好，鼓励干革命，那些日本青年都哭了。他们宣誓说：“我们的枪口永远不会对准中国。”……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工人阶级中也有先进的，落后的。因此自然有左、中、右。左派是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这次来的左派是三分之一多一点，还有三分之一中间派，这个中间派是思想上摇摆的，收入较高的，对这些人我们要从思想上去争取他们，争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还有少数右派，他们来又想反对中国，又想与中国友好，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矛盾。

活动方式以小型座谈会和个人交谈为主。因为左、中、右混在一起，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订了一个提纲。

- (1) 学习主席思想；
- (2) 宣传文化大革命；
- (3) 反对修正主义；
- (4) 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 (5) 怎么做青年工作、工会工作、妇女工作；
- (6)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怎么看？

我们搞出后印发，根据提纲办事，一个多星期就能印出来。

参加联欢翻译基本上是红五类，如果不够，就选经过革命考验和党批准的同志。例如，我不是红五类，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因此我必须随时受劳动人民的监督和怀疑，有错误我就检查。所以个别经过审查，又是党员的还是可以的。在活动中“红色娘子军”、红卫兵还是可以演的吧！我们主要安排各种讨论会，宣传主席思想，还要显示我们的威力，让他们看看公社社员生活和设备，看看公社发电厂。我们还准备请解放军给他们表演，看看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看看我们的自力更生。演给他们看，把武器给他们看，看修正主义如何给我们增加困难，我们如何克服困难，看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要做好这个工作。

对日本青年的奇装异服如何看呢？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宽腿裤子可能没有。所以洋气十足，他本来就是洋人嘛！东洋人嘛！当然有洋气！现在我们做工作，正是把他们的洋气改造为正气！要让他们慢慢学习主席思想，他们自己感到不象话，自己回去剪掉怪头发，否则你给他剪了，回到日本又会长起来。

现在我们计划，如果二十号行动，我们十七、十八日就准备，在上海住一天，马上到北京，在北京过国庆节后分五路：

- (1) 延安——西安——太原——洛阳。

- (2) 武汉——长沙——韶山——广州。
- (3) 天津——济南——南京。
- (4) 南昌——井冈山。
- (5) 长春——沈阳——鞍山。

这五路最后到广州，再在上海转转，继续参观。这个工作大概要一个多月，我们争取让他们回去造帝国主义的反，造日本军国主义的反。这个工作要靠大家来做，全部靠走群众路线来做，红卫兵要带动青年一起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117. 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司令部谈话中的一段 (1966年9月9日)

……学生不要到部里去闹，因为他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整天搞运动，他们还有工作。你们去了，他们就不好工作。部是专政机关，你们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写信嘛，还可以派人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不要干涉人家的运动。你们要相信人家自己会把运动搞好的。……

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静坐示威好几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必要这样搞。后来他们闹到国务院去，他们撤了，但是校内的多数学生又有人刺激他们，说他们失败了，念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语录。这些学生就反而坚持错了就错了，不走了，这样也不好。……

118. 康生给江苏镇江农机学院红卫兵、赤卫队的复电 (1966年9月9日)

江苏镇江农机学院红卫兵、赤卫队：

电悉。我是不赞成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等斗争方法。我说过，这种作法，虽然不是武斗，但也不是文斗。它不能解决触及人们灵魂斗争的问题。我们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外面有人歪曲我的原话以讹传讹，望你们不要轻信谣言。

康生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119. 解学恭在内蒙赴京革命师生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9月9日)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来北京取经，我代表华北局、李雪峰同志向你们问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这种革命的行动。内蒙的情况我还不大了解，我现在还在华北局工作，内蒙的情况不打算说了。我想讲几点意见，不对你们可以给我贴大字报。

一、同志们要见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人民革命的灯塔，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统帅、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那怕是看一眼也好，这是可贵的，我们同意同志们的要求，同志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要求。在九月六日我和内蒙一部分同志座谈了，同志们的要求和信我都转达给党中央了。我想党中央是会考虑你们强烈愿望的。总理在八月上旬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是外地大专学生的全部和部分中学生分期分批地到北京；第二是中央领导到各地区。在八月中旬以后，正在商量这个问题中，同志们就源源不绝跑来北京。八月十七日到三十一号是酝酿过程。九月六号华北局才接

到中央的正式通知，有人说内蒙党委阻止学生到北京串联是阴谋。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二、关于乌兰夫上天安门的问题。乌兰夫犯了性质十分严重的错误。乌兰夫在八月三十一日上了天安门，引起革命师生的不满，这是自然的。乌兰夫上天安门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安排决定的。毛主席考虑问题是非常深远的，观察处理问题是站得高、看得远，正如林彪同志说过，毛主席的话我们理解了的要去做，不理解的也要坚决地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当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是我们出自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任。乌兰夫为什么上天安门党中央没有给解释。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从来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我们对犯错误的人从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只要他改正，我们就欢迎。历史上有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现在表现也很坏，我们也没有开除出党中央，党是根据他错误性质和犯了错误的态度决定的。我们对乌兰夫的斗争一点也没有错，完全正确，是挖出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乌兰夫的错误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搞民族分裂的，华北局会议斗争了他两个月，乌兰夫做了三次检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做了一次检查，这次检查比较好，表示要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我考虑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党对犯了错误的少数民族干部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改正错误。还并不是意味着过去我们对乌兰夫的问题搞错了，他上了天安门丝毫也不能改变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揪出乌兰夫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内蒙地区挖出了一批黑帮分子，还有一批黑帮分子还没有挖出来，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同志们要抓乌兰夫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是可贵的，我担心的不是乌兰夫本人，而是乌兰夫一帮同伙，同志们对反党黑帮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有的人说“和乌兰夫斗争的人也是黑帮”。“打倒一切当权派”而不管是走社会主义的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这些话都是错误的。

有的同志要抓上乌兰夫斗争，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我们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乌兰夫现在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斗争，党中央会作出决定的。乌兰夫上天安门，右派可能会抬头，这样使矛盾更加暴露，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斗争机会。同时，对右派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验。也可能对一些动摇的右派分子分化瓦解。

三、关于抓云丽文的问题。同志们要求把云丽文抓回去斗争，我是支持的。党中央决不会包庇这个坏蛋的。云丽文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子女，民愤很大，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要清算她的。中央会有安排的。现在抓不到，你们可以把揭发出来的问题送交区党委、华北局、党中央。

四、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问题。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很忙，能接见更好，接见不了，也请同志们原谅。

五、关于炮打司令部的问题。主席在八月份写过一张大字报，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是指炮打各级的司令部。毛主席不同意公布这张大字报，我们就不要公布这张大字报。有的地方公布了，你们要采取各种方式收回来。

六、关于红卫兵的问题。有人提出红卫兵是不是学校依靠的阶级组织，我认为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我们在学校应该依靠这个组织。在运动中可以吸收贫下中农子女参加，但要保证红卫兵的纯洁性。到运动后期也可以发展一些一贯表现好的中农子女参加，这由本单位的红卫兵决定。红卫兵应该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

七、民族政策问题。根据主席的一贯指示，我们要保持各民族的亲密团结，各民族要亲密合作、互相信任，不管是哪个民族要看真理在什么人手里，要看共产主义多少，应该从历史上看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究竟是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我们应该首先吃共产主义的饭。在民族问题上必须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首先是阶级团结，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好的。

我们要学习首都的革命经验，也要吸收各地的优良经验，在总的纲领下面，各地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都应该吸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20.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接待站冯同志给我们回答的问题 (1966年9月9日——11日)

一、三、四类干部如何区别的问题

1、贯彻上级错误指示、修正主义路线(如 60 条)是一般错误。是突出政治不够，觉悟不高，应该检查。要区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自己搞的，还是上边来的。要找根在哪？要加以分析，如上边来的，主要是上边负责，在推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发展了，发挥了由自己负责。在程度上有不同，是批判的贯彻了，是发挥了，是一般贯彻，要加以区别，同时后果如何，应该考虑。如学生思想状况如何，把学生青少年引到什么程度。过去很少强调政治思想，强调后，就是政治也是这样，抄下来背的好就得五分，不是从思想上活学活用，看表现，这带有普遍性，这不能归到一个人身上。对于领导个人要具体分析，由你们自己去衡量、区别对待。按着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有人说这样一句话，“天安门不如故宫好”，就要分析，要从观点、内容看，天安门确实不如故宫好，要看政治内容和生活内容，所以不能单看一句话。(这句话没听着)

2、利用坏人：如果他是变质、思想反动的坏人，主要由他本人负责，领导只是负政治思想教育责任，也是一般错误，不可能都叫领导负责。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 50 个人，都没有问题，一个也不变坏，谁也都难保。如果群众揭发了，他包庇、同情、不教育、不处理也就严重了。如果教育不及时、不坚决，那就有程度上的差别了，是另一回事了。还要区别他是否有联系，有联系要负责，但也要区别，如果是一般工作的联系，领导不负主要责任。领导应突出政治，贯彻政治，单纯利用，不教育、不改造这是不对的，这是缺点。

如果没注意政治，这就是重业务轻政治的问题，如果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是阶级路线不明确。主要依靠对象应该是政治上坚强、出身好、要求进步的，任何部门一般说来都应该是这样的。对于有业务能力的人，应该利用、团结、教育、改造。有共同的东西，应该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过去方针政策有，但贯彻不力，如果是反对、抵制，问题就严重了，如果是认识问题，比如：怎样突出政治做的不好，是属于一般问题区别对待、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3、工作队和基层党组织的问题，要看动机、效果。工作队一般是犯有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但一般工作队员是很好的，辛辛苦苦地自己犯了错误，阻碍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把革命打成反革命，性质是严重的。但一般来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属于认识问题，跟不上形势，照搬了老框框，老革命遇到的是新革命、新问题，必然有新课题出现，可能出一些错主意、错办法，要跟反党反社会主义加以区别，不要抓住不放。

对当地党的组织也是一样的，也是适用的。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是与党格格不入的、是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公开信。红卫兵的传单很多，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合于毛泽东思想的就执行，不同意的也可以不执行。行政命令、党内通知、见报的必须执行。群众议论不能强制执行。如果把信扣压了，这不好，这是缺点，如果及时转到上级组织是可以的，把真正情况告诉大家，反复说明就行了。不要怕压力，我们党员不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二、炮打东北局、省市委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央没有什么具体规定，中央授于他们的权力，他们有权利做决定、

下指示，不要把什么决定、指示都叫做大阴谋。提意见仅供参考是可以的，阻碍群众运动，冲破它就可以了。国内外要有区分，有利于革命的就坚持干，不利于革命的就不干。批判群众是不对的。大字报愿意怎样贴就怎样贴，但要利于革命，对坏人后期要适当处理，群众中的问题要放到后期，这样有利于发动群众。

群众炮打司令部是可以的，有意见是可以提的，是允许的，写大字报、开会是可以的，地方党委有错误是可以反对的。但要加以区别，如某个人有问题，要个人承担，但不能说整个组织一窝子都是坏的，这样就是不当的。但也有，如前北京市委他们的比例要大一点，但大多数党组织党员都是好的，这是事实。就全国来说，多数党员干部、基层组织都是好的。

“一小撮”就不是一大批，应该这样看，这是主席的思想。十六条和二十三条的精神是一致的，二十三条规定得很清楚，要加强学习，好好学习。都坏了，我们国家的伟大成绩从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有条件，这条件就是干部、群众、党团员和组织。

用大字报、辩论表明态度完全应该，宣传都允许，不同意见都允许。任何人的意见，不得强加于人，造成大家一面倒，这就没有什么运动了，群众运动就是大家动，开辩论会、写大字报、允许不同意见发表。一方面的意见，那叫什么运动？对不同意见，任何人采取打击、压制是不对的，这是武断的，不是革命。少数人的意见要加以保护，这是革命经验总结。只要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一个人也要坚持，也要顶得住，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也要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就是牺牲了也光荣，我们的革命烈士就是这样。

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要讲，不要怕，我们要相信群众，把道理讲清，群众会拥护的，会支持的。对少数别有用心的，群众会认识的。无理要求，群众是不会同意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坚持正确的。不合于党的政策，可以进行斗争，反正要敢干，不要怕。凡是中央规定的都要坚持。对于坏干部，群众有意见，应该支持群众，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很坚定的，一边倒是很不正常的，有不同意见争论才是正常的现象。很多干部，很多党员、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是主席说的。现在北京就很好，敢于领导，有错的地方就敢于指出来，群众解放出来了。公开挺身而出去进行翻案(原打进黑帮的北京钢铁学院、人大)，气氛很活跃。工作队，党委不能专政，靠他们怎么能行呢？不能拿保皇派压别人，同时也不要怕，就是扣个帽子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敢干，不要怕，你们现在不是也给我们扣了许多帽子吗？我们要坚持原则、政策，按毛泽东思想去斗争，不要动摇，不能屈服。斗争是很复杂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斗争是正确的，要敢于斗争，要善于斗争，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有什么不对的呢？严肃的阶级斗争，不要斗争是不好的，对事情要分析分析，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要想一想，不能单听一面意见，一轰而起，如坏人利用了，这也是可能的，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然也就没有行动权了。

领导斗争很不力，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怕”字当头，越这样就会越坏。武断专横是不行的，正确的就应讲。按照主席的指示，是会胜利的，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敌人。大量事实证明怕字当头，不敢领导，越这样就越坏，到后来就会被轰掉，有点错误也没关系。但要敢于领导，阻碍运动不对，但坚持原则是对的。

三、革委会、党支部、红卫兵的关系

现在有几个不同的组织不统一，但将来要统一的，千条万条都要统一在毛泽东思想这条大海中来。革委会是领导运动的，是权力机关，应选出来。党支部、党员是好的，可以信赖的，可以选出来，他在那里起核心作用。党组织的意见，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在运动中党支部放在什么位置，还没定。党支部不好的，可以退在第二线。红卫兵不是权力机关，是自发的群众性的组织，是革命的急先锋，不能领导运动。革委会领导红卫兵。红卫兵什么人参加，具体条件本单位自己决定，因为是自发的群众组织，中央没有公布纲领、章程。

四、其他一些问题

(1)教师是属于群众，也可以说是一般工作人员，学生不能斗争教师，真正有问题的，应当放在运动后期。贴大字报是可以的，贴大字报不是斗争。

(2)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术上有一门专长，出名的，知名的人叫“权威”，在政治思想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3)保皇派，保皇派本身是反动的，是敌我矛盾，用在群众中是不恰当的。陆平、彭珮云就是保皇派。观点不同不能就是保皇派，允许保、可以保，只要正确的，保谁都可以，但不要妨碍别人提意见，不要把自己观点强加于别人。辩论、贴大字报是可以的，群众自发的不算围攻，不要责怪群众。要总结经验，十六条以前是缺乏经验的，围攻不围攻还要看有意的和无意的。

斗争、撤职、罢官的一般说来应该是绝大多数群众要求，群众讨论，先定性质，然后报上级党委批准。

要批判的，大多数群众要求，革委会批准就可以。

121. 周恩来在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10日)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责备我们对中学红卫兵帮助少了，我承认有一部分道理。大学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成立时，我都没去，今天上午才正式给大学红卫兵讲了一次话。刚才从上海回来发言的两位(中学红卫兵)同志也去听了，是我们通知他们的。我对中学红卫兵讲了几次。第一次是八月二十六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红卫兵联络总站时，绝大多数是中学红卫兵，给你们讲了话。联络站是为你们服务的，我提了三项任务：支持、帮助红卫兵；爱护、保护红卫兵(因为八月二十五日女十五中发生了问题，资本家李文波砍伤了我们的人)；宣传解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再早一些，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上我就接见了大、中学的红卫兵，电影可以证明。这都是“八·一八”以前的红卫兵，怎么能说“八·一八”前大学没有红卫兵呢？！

“八·一八”前红卫兵是少些，但事物总是从少到多的。有人说十六条中没有红卫兵，你们一搞，我们就支持、提倡嘛！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挂了红卫兵袖章，大家就都跟着来了，这是好事嘛，听毛主席的话有什么不好？就算你们是老英雄，也要后继有人！林彪同志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可靠后备军。解放军有几百万，红卫兵现在这么一点人就够了吗？几百万解放军，要有几千万可靠的后备军才好。你们刚才说反对做官当老爷。做官当老爷不对，垄断也不好，这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全世界无产阶级化，共同走向共产主义，怎么能垄断红卫兵？“八·一八”前红卫兵是少，你们是带头的，带路的，我们很钦佩。“八·一八”以后，经过主席提倡，红卫兵风起云涌，这是好事，应该称赞，应该欢欣鼓舞。这是我要先说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中学生年轻，有朝气，有闯劲，这很好。我们都是从中学过来的。我们希望多接触中学同学。八月二十三日我接触了十五中的同学。他们与警察争论，要警察改服装。期限很宽，建议年底改，我们一听是好建议，接受了，九月一日就改了。好意见就接受嘛！能说不重视中学建议？当然在改了之后也有新的问题，任何一个建议，都很难百分之百正确。现在在阳光下或阴暗处，不容易看清警察的指挥，分不清是警察还是解放军。我们想改革一下，如戴上两个白袖子老远就可以看见。这是实际问题。同学建议好，闯劲好，但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就不能改了。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再如十五中的同学建议，改为红灯走，绿灯止。我和谢富治同志很热心，想试试，很多汽车司机说不行，因为晚上和有雾天气，在远处只能看见红灯，绿灯、黄灯都是白色的，分不清楚。红灯有保证安全的作用。我把这个道理和十五中同学讲过后，他们也同意了。可见大家还是讲道理的。

八月十八日以后，我首先接触的是中学。李文波行凶后，二十六日就与一、二千红卫兵

见面。二十七日第一个大学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我与一部分司令部同志谈了话。后来又出来第二个司令部，我们也支持。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联络总站如何把中学红卫兵联合起来，想先分区联合，现在正在进行。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天安门大会后，九月一日，就开了第一次红卫兵座谈会，多数是中学代表。那天我讲的多，差不多三小时。今天开第二次座谈会。说不重视中学，我不能完全接受。我老实向你们报告，二十天时间，大部分用在红卫兵身上。除了会议外，我还接触了一些红卫兵。如女二中，改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为反修路，要举行反修路揭幕典礼。他们串联了几个学校，要开万人大会，还要游行，计划二十万，从二十八日天亮开始，到二十九日晚上结束。二十七日夜我与他们见面，商量如何保卫他们。派了卫戍区部队徒手参加，给他们的命令是，如果苏修捣乱，一定要保卫你们；要是他们闯进来，要不惜任何牺牲，不许他们动你们中学生一根毫毛。游行最后达七十万人，队伍浩浩荡荡，安全进行。这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给我们红卫兵一切革命权利。

另外，师大二附中两部分学生有矛盾，伤害了一个同学，要开十万人公审大会。党中央不同意。因为八月三十日十万人大会斗争了五个流氓，会开的不好，开错了。因此我们找了师大二附中的同学，说服他们不开这个十万人公审大会，说服了，停止了。

第二天又一个十万人大会，就是资本家李文波砍伤八人，要公审李的老婆。李文波是反革命报复。但我们看来，如果警惕好，保卫好，工作联络好，不至于发生这样损伤。开了十万人大会，他们反而以为可以报复，同时国际影响也不好。二十九日又说服了他们。这次谈得更长些，最后大家同意不开了。

我同意刚才这位上海回来的同学讲的，中学同学闯劲大、干劲大。但每商量一件事，要花很多时间。大学已自动组织起来了，中学联合起来还要化点时间。现在只一个大、中学红卫兵联络总站是不够的，要成立一些区的分站。我们联络站的工作还搞得不好，区的分站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对半工半读学校关心不够，刚才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批评得完全对，以后专门开一次半工半读的红卫兵的会。

现在回答你们所提的问题。

你们提了许多问题，不能一个个都回答。有个同学刚才说了十大矛盾，就按解决这十大矛盾的办法解答一下。

她说的十个矛盾，我仔细看了看，大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一个矛盾，即斗批改与破四旧的关系。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同志讲，破四旧就在斗批改里边，因为这都是意识形态里的斗争。学校里要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不能说所有学校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然，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就悬空了。学校中总还有正确的领导。党政机关也是这样。我们要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不是党政机关的领导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样，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岂不落空了吗？现在你们传说“炮打司令部”，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能根据主席授权的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说有什么根据，都不能算数。为什么这样严格？因为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文件，对国内，对国际，对今天的革命，对将来的革命，都有极大的影响。你抄一句，我抄一句，没有根据，不能轻信。我们应该严格遵守这一要求。陈伯达同志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时曾说过，传说或传抄的东西总要走样的。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要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信了。主席没有说过这种话。某些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即便在一个时期内犯了错误，也不能都成为黑帮。这次党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和十一中全会公报，就没用黑帮、黑线这种活，因为不确切，没有边，容易打错人。不能认为一切机关的一切领导人都要炮打，都是黑帮。说绝大部分领导是黑帮也是不正确的。否则，毛主席的领导就落空了。黑帮黑线的说法，今后不用了，过去说的就算了。林彪同志讲，我们一定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很清楚，以十六条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也就是红卫兵的奋

斗纲领。

学校的斗批改和社会上斗批改的关系问题。先谈谈校内问题。为什么北京绝大多数大、中学校的领导人都被批判？过去在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控制下，学校许多领导受了影响，因此学生不信任他们，起来革命，初期还要求派工作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不能说全国大、中学校都象北京一样。因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前北京市委不一样。北京是特殊情况，全国是一般情况。全国其它地区有一些领导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需要批判、斗争，但不是所有领导都是黑帮。不经过调查研究，不弄清事实真象，就给他定一个框框，就斗，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从学校斗批改，转向社会的斗批改，对象有了变化，斗地富反坏右，右就是资产阶级右派。为什么不能横扫一切资产阶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打击主要敌人，现在即打击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争取广大的中间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打击极少数。我们从战略部署到行动，都应当如此。这是按十六条办事。批判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集中批判最主要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戏剧、电影、医学、哲学等方面，批判几个代表人物，就会影响一切。斗最反动的右派，批判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反动“权威”。在此基础上，改革上层建筑，从政府组织形式，到工资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所以，革命的师生，从学校的斗批改进而走到社会进行斗批改，这并没有矛盾，这是好事。在社会上进行斗批改，再回到学校更容易进行斗批改。

第二个矛盾，就是红卫兵是留在本校搞斗批改，还是去外地支援？这并不矛盾。留校有必要，如外地需要支援也应该去。如果有的外地革命还不够，你们去煽风点火也有必要。实际上你们已有不少同学去了上海、西南、西北。支援是必要的，但是要注意。你们去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风煽不煽得起来，火点不点得起来，主要还是靠本单位，靠本单位的群众。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对全国来说，点火很重要，但要使运动深入发展，就要更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最近我们正在有计划的派人外出。第一个大学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今天已经出发了。第二个司令部的也将马上派人出去。第三个司令部的也正在准备。中学也要准备组织去，联络总站搞这件事。有不愿组织去，要自由去的，我们也不阻拦，但还是提倡经过联络总站，有组织的去。我今天在大学第一个红卫兵司令部大会上讲了，出去的红卫兵应当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学习队、一个宣传队。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解放军的后备队。有人说外出支援了，家里就没人管事了。不见得。你们可以分一部分人出去，留一部分人在家里嘛，外出的也还要回来嘛！回来以后还是搞斗批改。至于批判，今年批，明年批，后年还可以批，反动学术“权威”，半年就能批完吗？要长期批。有的人著了几部书，不能半年就批完。半工半读学校学生因为搞革命，一个时期少劳动点是可以的，有的部门负责同志批评这个，是错误的，也应当放手让他们搞革命串联。

第三个矛盾。在一个学校中，肃清工作组的错误同斗批改的关系问题。前一个时期，派出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挑起学生斗学生。现在工作组已撤走一个多月了，问题也好解决了。如工作组已检讨好了，就不需要再检讨了。如果还有一部分同学要工作组回去检讨，就回去向这一部分人检讨。别的同学可以不参加。外国语学院，少数人对工作组还有意见，我就让他们回去再向少数人检讨。多数人可以不参加。这样就可以不在工作组问题上老纠缠了，以便集中搞斗、批、改，清华大学革命代表已选出来了，并组成了主席团，准备转入斗、批、改，主攻方向转向蒋南翔，这就很对嘛。

第四个矛盾，本市红卫兵和外地来京红卫兵的关系问题。现在外地来的革命师生很多，来北京取经，来搞革命串连，应当欢迎，热情接待。可是现在有些不好的情况，比如北京车站就有很不好的标语，甚至骂人家，要人家滚蛋，这是不对的。车站上的红卫兵、纠察队是很辛苦的，一天接待几万人。我们正在把车站分开，把来北京和离北京的车站，把学生和旅客的车站分开，外地来京学生可在永定门下车，先休息再到接待站。离京学生可到新车站上车。有的人对来京学生有情绪，招待不热情。我希望在座的红卫兵要回去向这些人宣传解释，

我们是主人，人家是客人，应当热情招待。现在我们出去的也有几十万，人家也招待我们嘛。要人家滚蛋，你们想想，这件事做的对吗？你们有一个口号：“红五类的欢迎，黑五类的滚蛋。”话讲的简单，但事情就那么简单？有一次，一些同学把一列来京列车拦住了，跑到车厢里查问，谁是红五类，谁是黑五类，搞了五个小时。你五个小时内就能把一个列车的情况调查清楚吗？可不能太自信啊！我找你们谈话，弄清你们的成分，至少要一个小时，这还只是一个人。我上次就讲过，做社会调查，是个基本功，可不那么简单。你调查了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爸爸、外公、外婆呢？把一个人一下就确定为红五类、黑五类，恐怕是主观主义的。把一列车耽搁五小时之久，误了多少事！我们北京的粮食要从全国各地运来，国庆节北京要增加一百万人的粮食，正在由各地调，用火车运来，这些问题，你们没考虑，我不怪你们，但要把道理讲给你们听。人家来的不容易，要见见毛主席，学学经验，我们要好好接待。外地来的有七十多万，接待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心里很不安。希望你们回去对同学多作工作，要热情接待他们，不要分彼此。

查外来同学的出身成分，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体，吸收其它劳动出身的人参加，但你总不能把所有学校非红五类、非劳动人民的子弟都赶走，往哪里赶呀？说往农村赶，农村哪里有他们的土地？我们的方针，只是把逃亡的有血债的地主、暗藏的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赶回去，但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主席一贯主张矛盾不能上交，也不能下放。不能以邻为壑，把脏水往人家那儿倒。派出所的同志经你们一问，就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赶，我说派出所是想卸包袱。你们很辛苦，革命精神很好，把一些成分不好的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有的人到了乡下，没人接受，还会回来的。这种情况一定会有，你们可以向自己的朋友串连打听一下。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主张要改造他们。我非常欢迎你们的首创精神，决不泼冷水。不能把剥削阶级的人全消灭，也不能赶到乡下去，乡里没那么大的容量。十五中同学跟我谈话，主张自己理发，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就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那几位同学一下子被我问住了。长辫子不好，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第五个矛盾，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问题。共青团中央揪出了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他们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所有共青团领导同志都犯了路线错误，也不是全国共青团组织都烂了，更不是二千多万共青团员都烂了。毛主席从来不是这样下结论。对各校共青团，都应该一分为二，有些团员不够条件，但绝大多数团员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北京市，党团组织如何恢复活动，是一个问题，今天先不讲这个问题。红卫兵是独立组织，同青年团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青年团只可以通过红卫兵里面的团员起作用。

中学的红卫兵要联合组织起来，实行民主集中制。你们说不要叫司令部、总部，搞委员会，委员会就是一种民主集中制，领导人不称职，他们的红卫兵有权撤换他们。

第六个矛盾，红卫兵与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如果革委会健全，全体师生赞成它，红卫兵可以与它发生行政关系，红卫兵有些事可以通过革委会，请革委会帮助。如果革委会还未形成，或者大家不承认，你们可以找联络站。分站成立的太慢了，要求在这五天之内把区分站成立起来。联络站是为你们服务的，红卫兵等组织通过联络把联合组织尽快搞起来。

第七个矛盾，八月十八日前和八月十八日后的红卫兵的关系问题。前面已经说了，我不赞成这两种红卫兵闹矛盾，不应当有这个矛盾。八·一八以前，八·一八以后，相差不过那么几天，能说这好那坏吗？八月十八日以前，刚开始组织，人少一些，八月十八日后，报纸报道了红卫兵，一提倡，人多了，是好事嘛，闹什么矛盾呢？一切群众组织形式，都是群众创造的，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创造的，文革小组、革委会是你们革命群众创造的，红卫兵也是你们革命群众创造的，你们创造我们支持嘛。

第八个矛盾，各种红卫兵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个矛盾，初期不可避免。因为青年人的革命思潮，磅礴起伏，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只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以十六条为

前提，大方向对头，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们都承认，都支持，不搞排它性。正如毛主席说的，总不能不准别人闹革命嘛。《阿 Q 正传》中的赵太爷不准阿 Q 革命，阿 Q 可火呢！是否真正革命，要经过长期考验。红五类出身是好的，家庭出身和革命表现两好才是好。家庭出身好不好，自己是不能选择的，但革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可以背叛，背叛了就好了。不要他们，不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从来没有下过这个结论。要改造他嘛，要容许他背叛自己阶级，允许他们革命。出身好，现在表现好，是两好。出身不好，表现好，不能说是两好，但也是好的。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不好。出身好表现不好，也不能说是两好了。我们老革命还要保持晚节，你们刚革命，前途就更远了，不仅要看今天，还要看明天，要看将来。红卫兵应当以红五类为主体，经过一定时期，可以吸收一部分其他表现好的人，至于多少比例，你们自己讨论。

红卫兵有几种组织是可以允许的，有几个红卫兵组织，也不要紧，让他们彼此进行革命竞赛，在革命大风大浪中互相比赛，看谁做得好！他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纲领基础上分道扬镳，但我们相信，最后一定会万水朝东归大海，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中的。合成一个组织当然好，我们也好领导，也好帮助，但有几个组织，我们也应当都进行帮助。

第九个矛盾，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相互关系问题。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们把家庭出身作为唯一标准。这样是要发生偏向的。从大学到小学，都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有教员、职员、中农的子女，就更不用说了。怎么对待？我们主张要有分析。就是地富反坏，不是有血债、有民愤的；反革命如果不是有现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他安分守己，没有隐藏军火、变天账，而是规规矩矩劳动的；坏分子，现在改过了的，对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这一大批人，你能都赶到乡下去吗？赶到新疆去吗？总有一部分要在城里的。

我在清华作过调查，同学里红五类出身的占百分之四十，劳动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二十，剥削阶级出身的占百分四十，这样大的数目能都赶走？不能。当然，要改造他们。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嘛，他们也是群众。即使这里面有右派，也要放到后期处理。红卫兵毕竟是少数，整个学校的工作，总不能是由少数红卫兵所包得了的，总要有别的人参加。刚才有好几位红卫兵发言就说，现在劳逸不均，忙的忙得死，闲的闲得死。那些不是红卫兵的同学，他们没有红袖章，到街上灰溜溜的，当然不出来，不出来还不就在家睡大觉，看小人书。所以，你们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到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时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现在造成这样一种形势，红卫兵忙得很，非红卫兵出不去，你们也不赞成他们出去，势必造成忙闲不均，对他们的改造不利，对学校的改造不利，对红卫兵也不利，就很难做到你们既是少数，又不孤立。在运动初期有些问题不可避免，但长期这样下去不行。我同中学同学谈话时，有位同学说，对出身黑五类的同学，要先骂他混蛋，再来改造他。我说，骂他混蛋，怎么改造他啊？毛主席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精神是十分感人的，我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初期骂了几句也就算了，但不能长此下去。这个问题要解决。

最后一个矛盾，就是运动发展不平衡，比如，大学和中学，初中和高中，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运动发展不一样。还有半工半读学校，本来我们是把半工半读学校放在分区联络站里边的。你们现在提出要求，要把全市的半工半读学校联络在一起，我们也赞成，请你们半工半读学校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登记一下，我想找个时间与你们谈谈。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有先有后，有问题不可免的，要经常注意调整解决。今天就发现两大问题，分区联络站没成立起来；对半工半读学校注意不够，对不是红卫兵的同学注意不够。

你们还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已经开了四个小时的会了，辛苦了，我想剩下的问题，以后我们再谈。

希望你们下次来开会，好好准备，发言精简一些。各方面的代表都来谈谈，不是红卫兵的同学也最好有人来谈谈，你们也要替不是红卫兵的同学想一想，想想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大家讨论解决。

122. 周恩来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10日)

你们在开成立大会时，我没有到，今天有机会与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留在北京的全体红卫兵战士见面，我很高兴。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今天你们到会的数目比你们应有的数目减少了，是因为你们已经有不少红卫兵到外地去串连，去进行革命串连，交流经验，参观学习。革命串连是一件好事。在八月三十一日大会上我讲过，你们准备到外地串连的红卫兵，现在要更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去。今天在这里举行南下兵团出发前的集会。昨天下午同南下兵团司令部(指挥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使我了解了你们的准备情况、组织情况、学习情况。在上一次会见时确定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派了三四千人到全国主要地方，特别是到上海、新疆去革命串连，交流经验，参观学习。你们经过几天的学习准备，今天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强大的后备力量。这证明了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新生力量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我相信你们今天集合在这里不是为了给我们看，而是表示你们强大的组织性、纪律性。从你们组织时起，为的是南下，实际上不只是南下，你们是向全国五个方向前进，是前进兵团。最近学习动员都是为你们前进兵团作准备。你们现在就要出发了，我和司令部同志答应来见你们，向你们讲几句话，其实你们已经集训了三天了，你们已经学习很多了。我看了一个《快报》反映，中央文革小组办有一个首都大专院校的快报，畅谈心得体会，这是解放军报记者同南下部分红卫兵的座谈。你们学习的比我讲的还全面，我是起来就到你们这里来，没有准备，不是谦虚，你们放假专搞革命。但我是过问这件事，总有些想法吧，现在给你们谈谈我的想法。是从你们向我提的问题，今天起来学习了《快报》，想到的，来回答你们，我今天现讲现准备。首先我回答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今天要到全国各地去进行我说的革命大串连、交流经验、参观学习三大任务时，你们究竟叫什么队伍？当然，你们的名义是红卫兵，其他地方也有红卫兵。你们究竟表现什么精神？

第一，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同样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今天我们商量一下，要有 100 个愿意去的，愿意接受大专院校司令部纪律的，去 100 多人，今天来了没有？来了请举手，来了请站起来，负责的请站起来。有几个学校？(答：七个学校)噢，七个学校。组织了几个战斗单位？(答：三个支队)三个战斗单位。首先说明，红卫兵，我们要拿你们做个示范。大专学校、中等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是个战斗队。你们要问，战斗队是不是马上打仗？因为你们是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这个战斗队不是要斗武，战场上去打仗，而是要文斗，战场上战斗。另外你们在学校中一斗、二批、三改，在社会上一斗、二批、三改、破四旧、立四新，这不是战斗吗？首先需要有战斗精神、闯劲，否则是不可能进行这场战斗的。在这点上，你们朝气蓬勃、精神焕发、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解放十七年来，我们许多事情想做，以前说过或中央决定了的，可是都没有做成，你们成立不到一个月，你们闯了许多事情，做了许多好事，这不是证明你们有战斗精神吗？所以主席早就说过：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你们的。所以你们首先要保持朝气蓬勃，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正在进行的这场大战斗，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我们的战斗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你们部分红卫兵和解放军谈话中也谈到这一点。在印给你们的手册中和九月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都谈到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一定都学过多次。因为这篇社论把十六条原则性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具体解释，你们应该好好学习。虽然你们已经学习了，但还很不够，你们要在出发的列车上，还要好好学习，要时时刻刻地学习。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今天的标语写了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是我们的最高指示，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所以你们红卫兵要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这就需要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这个行动纲领，这个战斗是文斗，不用武斗。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对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很透彻了。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又对十六条作了详细的解释，你们好好学习吧！所以你们不光是战斗队，第二是学习队。

你们是解放军的可靠的后备力量，但还不是正式的解放军，中学的还不到十八岁，当然大学的过了十八岁，你们随时都可以应征入伍。你们的提议里说，以后征兵不仅要招收男青年，还要招收女青年。这是对我们解放军提出了新问题，民兵不用说了，男女青年并肩作战，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已经实现了这个思想。我想，你们的这个提议，经过中央军委的讨论研究作了各种可能的估计，我想会部分满足你们的要求。为什么说部分满足？因为不可能男女同等数目的进入军队，政治上的平等，不等于数目上同等。要根据战斗的可能性，进行全面的安排，是会吸收部分女青年入伍的。既然如此，你们今天的学习就更有意义了。你们不仅要学习进行今天的文斗，而且要准备明天的武斗，所以要把你们的战斗精神时时刻刻保持着，永葆活力、朝气。只要不忘主席的最高指示，只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力、朝气、首创精神就会永远保持下去。当然，要保持就要政治统帅一切，拿毛泽东思想领先，所以就要学习，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有限，你们知道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还很不全面，这一点你们必须认识，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认识。凡是新事物出现，你们敢于接受过来，在实践中考验，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种精神你们是有的，而且我们年老的同志常常对新事物容易保守。董老说：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是要反抗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但我们思想上旧的东西还很多，对新鲜事物猛一想往往是错误的或不完全对，要仔细想一想，用主席思想想一想，然后才能生长出比较接近于正确的思想来。所以在场革命中许多事情我们是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学习精神比我们强。但我们告诉你们，我们干几十年革命，做了些对的，也做了些错的，有不少经验教训。我们比起我们的先烈多活了一些时候，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但他们精神还在我们中间。应该用剩余的生命，多做多学，要时时感觉到学习不够，时时感到毛主席的书学习不够，这样才能保持晚节，做承前启后的螺丝钉。我们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总说要做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从这一点得到启发，你们更要学习，你们的社会知识、党的政策知道得不多，就更要学习，更不能满足。为了今天的文斗和明天的武斗，要勤勤恳恳地学，好好学习。学是为了用，通过斗争的实践来证明你们学习得对不对，走了样没有？但不可能没有过错，只要认真地学、常常学，做起来偏差也不要紧。我们亲自参加制定的政策，做起来还会有偏差，何况你们呢？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们是掌握了主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精神的。所以学为了用。林彪同志讲得很清楚，必须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你们从学校走到社会上，有很多不熟悉的事情。你们首先要读毛主席的书，要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把北京的情况搬到外地，否则，就会犯以前所犯的错误，又象你们所说的，下车伊始，哇哩哇啦。调查研究是毛主席的基本功。这样你们不仅有战斗精神，还有社会调查、阶级分析。学习不易，用也不易，结合更不易。不仅要在书本中学习，更要向社会学习。林彪同志讲要吃透两头，一方面要学好毛著，另一方面要深入群众，向人民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向士兵学习，向服务人员学习，作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毛主席告诉我们，我

们走进社会，首先学习，人民是我们的先生，劳动人民是我们的先生。所以既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又要学习今天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还要学习原文，要在同学、战士的争论中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的一个纵队不知带了毛选的合订本没有(答：有的说带了，有的说没有)不要紧，还来得及，我可以打电报给你们去的地方，一个纵队，一个小队给你们一本，因为有时学语录还不够，还要查一查语录的原文，才能了解主席根据实际情况，世界可能出现的情况，如何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看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天才。有些争论在主席语录上解决不了，要去看原文。当然不是要你们每一件事都要读全文，那就会埋头读书。另一头是作社会调查、阶级分析，首先要向先去的北京红卫兵学习，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要时时保持谦虚，不要认为是从北京来的，是后来的，后了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同志讲话，学习了文件，最后一天又听周某人的讲话，就盛气凌人，不要认为比别人高一等，我相信你们会注意这一点。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谦虚学习。根据阶级分析看问题，有的事通过小册子就可以解决，就行，如有新的问题不能解决，可以通过组织打电话到北京来问，通过学校司令部两个渠道写信问，如你们学校司令部解决不了，那就通过你们在北京的辅导员，你们还有最后一手，通过组织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负责同志。所以你们要吃透两头，两头吃透了，不是完全吃透，但要基本上吃透，再开始工作。否则你们就会和北京先去的红卫兵对立，这样就不好了。人家就要说你们是保皇派，但这个名字不太好，看保什么皇，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人是，也只能部分人是，否则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中国不是变成漆黑一团了吗？这个问题在二十三条中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二十三条中许多规定与十六条有密切的关系，你们也要带去好好学习。学习是你们经常的工作，不仅在火车上，到了目的地更要注意学习。我跟一些临时筹委会的人接触，他们叫苦没空学习，上没能学习，下没有能接触群众，丢了两头。不论怎么忙，你们都要抽1—2小时进行学习，不能成忙碌的的事务主义者。学语录、学毛著，进行社会调查、讨论，才能进行战斗，学习是为了战斗，这是第二个任务。放半年假够不够，现在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根据运动情况来看决定。现在是革命转化的关键时刻，更要好好学习。

第三，你们是个宣传队，不要变成工作队，包办人家那里的红卫兵、革委会。你们要注意两条，第一不要做保皇派，当然这个名字不恰当，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适用的。第二不要变成新工作组。你们的任务是宣传。你们先去调查，你们要和先去的红卫兵交流经验，然后讨论，再去回答问题，我说的不是太死板，不要去和他们对立，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一去就对立起来了，北京的辅导员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和先去的红卫兵对立，在这一点上，我对你们是更有信心一点，不是说你们就不犯错误，犯了错误你们会改正，人家一指点你们就懂得了。今天上海回来了二十多人，也是你们红卫兵的，在上海的指挥部最好邀请他们首先在北京交流经验，宣传队首先要向北京先去的红卫兵交流经验，向他们作调查研究，因为它们是本地本单位的主人。革命要靠自己，内因为主，外因为辅。我们总是外因。再向社会上作调查研究。社会的调查研究就是要和北京先去的红卫兵，当地的革命同学一起去。哪些地方先去，哪些地方比如工厂生产就不要去，他们开会，你们去旁听就行了。他们红卫兵出来在外面接待你们是对的，你们要听他们的。你们要去参观，要得到当地的革命委员会的允许，不要自己想闯就闯进去，相信工人阶级自己会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已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以后还要写几篇，这一篇重点是相信工人阶级自己会搞好自己的文化革命，搞好四清。现在“三秋”快到了，从全国来看，全国是个好年成，不要在他们三秋的时候去妨碍他们，要支持他们，到他们中间去劳动，向他们学习。这样你们战斗队，就不仅向旧社会战斗，还要向自然界战斗。

以后我们还要根据主席的思想再写一篇社论，内容是相信革命学生、革命的教职员自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工人、农民不要来干涉，不要和学生对立，有的单位领导利用工人反对学生，甚至打学生，我们已经通知各地方，还要写社论来解决。

总之，工农兵学商、服务人员，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你们可以去串连，但不能象学

校那样，要闯就闯进去，生产有生产的秩序，国防生产有国防生产的秩序，工厂农村必要时你们进行适当串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文教机关、首先是学校，是党政机关，你们首先到学校去，当然工厂中也可以，要经过当地党的领导的同意，不是所有的地方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有的地方对你们不欢迎。排斥压制，你们就要战斗。但不是人家不欢迎你们就是排斥你们，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你们要调查研究，这样你们就不会犯工作组的错误，也不会当保皇派。

所以我首先要讲的是你们红卫兵组织的任务，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联系起来看，学习是为了战斗，为了宣传，宣传是为了战斗，这是我要讲的主要的。

另外，我还讲讲具体的问题。你们去上海有两千人，现在可能已经超过了，有十六个队，你们要有战斗精神，上海比北京大，那里有先进的工人阶级，那里的领导前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比较好，那里的学生在你们去之前，已经行动起来破四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比北京有另一种复杂情况，我不是说北京不复杂，是说上海是另一种复杂情况。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如果说北京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影响，那么，上海是买办式的资产阶级影响。

上海是个重要的生产城市，关系到全国建设，国防、大小三线建设。有个进出口任务，生产任务重，另外还有尖端的生产实验任务。上海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中心。不是说北京不是中心，北京是领导中心，因为毛主席在这里。上海的文化革命既要看到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当然你们会说，有困难闯过去么！我们要敢于闯过困难，但也要有办法闯过去，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要打击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反动的右派分子，包括买办分子、洋奴。提到洋奴，我要说一句，不是说上海滩上凡是留有你们看不惯头发的都是洋奴，资产阶级影响要长期、逐步地肃清。破四旧，也要破主要的四旧，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破四旧要搞几点关键的，能使上海改变面貌的，不能看到不顺眼的就干掉，要和先去的北京红卫兵商量。

上海有许多外国朋友，有国际无产阶级(海员)，还有做生意者、旅行的。里面肯定有资产阶级反动的。你不能去问：“你是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主要是宣传。世界上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我们可以宣传。他们到码头、到旅馆，我们贴大字报、写语录，都是可以的。语言学院的同学可以发挥作用，你们有学英语的，学法语的。但你们说话要说他们习惯的话，不要动口就“混蛋”，闭口就“狗崽子”，没了解就给人闷头一棒。现在北京骂得较少，已改进了不少。北京四中也是个战斗性很强的单位，日本的商人到四中访问，四中的同学准备了很多材料，讲得头头是道，使得他们的反动头子不得不说：“我们的青年应该向中国青年学习。”

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去那里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可以说，不要强加于人，广大群众不同意的就不要去做，认识不一致要等一等，等等不是退让，你们青年人不能等很久，以往同学做的不要批评，目前去的多数是中学同学，各纵队要好好地帮助新生的第十六纵队。

第二是到新疆。去的人不多，不到四百人，这个地方很重要，是边界，又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省，有中苏边界、中印边界，还有阿富汗、巴基斯坦，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修正主义领导的，有友好邻邦，有印度反动派统治的。我们要把他们的领导和他们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你们不要去边界城市、集镇和边防点，这是中央的规定，已去的要他们回来，可能他们已经回来了。你们既要知道对外政策，又要知道民族政策，还要进行革命串连，还要到天山南北，建设兵团会很好招待你们。送给你们的东西，不要一点也不吃，也不要吃得太多，现在正是葡萄瓜果熟了的时候，既要有纪律，又要注意搞好关系。你们吃蔬菜就行了，他们要叫你们吃牛羊肉，你们也得吃。打破迷信就得。

我六十八岁了，也打破了一个迷信，以前我还不吃大葱、生蒜，现在也吃。到非洲就吃牛羊肉，你就得吃。破坏那里的规矩要当地的学生、红卫兵去破，你们不要破。

那里有最大的兵团，又建设，又准备战斗。那里汉族很多，你们肯定会到那里去，去那

凡也有个问题，上海去的剥削阶级出身的比较多，你们可能要批判我去年在那里的讲话，本来嘛，出身不好，就不能选择，他们在那儿劳动比在上海强。你们年轻，有一种说法，先骂他是“混蛋”，要革命的再站过来。这对于我们年纪大的，还是一分为二的，对于那些年轻人就不那么好受了，你们要注意。

去西安、兰州的，先到西安，再到兰州，因为你们人少。这两个地方很复杂，不仅社会上，学生中、红卫兵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你们要冷静地调查。到西北去的主要是林学院和地质学院的同学。你们到那儿去不仅知道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而且知道木材的可贵，森林缺乏，林学院去那儿，是个好地方。你们要把调查的情况，写成报告，各地都要写成报告，主要是社会调查，也不要忽视自然调查。

去中南有 350 人，下去要经过郑州，这是个大城市。还有城市：新乡、信阳、武汉、长沙、衡阳、广州。到长沙，西面有韶山冲，东面有井冈山，你们如果要到这两个地方去，组织去我们也不反对。但你们主要的任务不是这个，是战斗。去西南要经过宝鸡，钻隧道。去东北，大城市很多。首先是调查，都要从调查入手。有的主要调查，有的一边调查一边战斗。

你们以红五类为核心为主体的战斗队，今天是文斗、明天准备武斗的队伍，要很好地学习解放军，首先是学习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第二是学习老革命传统，你们要把它继承下来，还要发扬光大。有两个歌，一个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前几天《人民日报》登的，我不满意，字太小了，我还得用放大镜看。还有一个是今天报纸上登的，我昨天推荐的《三八作风歌》，这个很好，字很大。第三是组织纪律性强，红卫兵是战斗的先进队伍，要考验你们是不是先进部队，就要在实践中证明，首先在组织性、纪律性中表现出来。

第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二是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第三是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这样你们就能作到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还有些具体的问题，我没法回答。第一上海哪个单位是好的。说是好的我不能打包票，说是坏的我也没有根据。刚才讲的你们要去调查嘛！第二要行动就要取得当地红卫兵同学的同意，不要搞成僵的局面才表示你们坚决。有些地方已经形成僵的局面，这是由于客观原因形成的，你们不要轻易说哪边对、哪边不对，要调查研究。

你们出去了，在座的还有不出去的，你们是不是没事做了？（“有！”）有更多的事做。现在有四大任务，首先给你们念念十六条第十三部分。（略）

第一个任务是革命串连，你们也只有精力到大中城市去，是搞重点工作。第二，留在北京的准备中日联欢的工作。这个工作给你们红卫兵，还有总部，造反司令部，以后就叫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我们是总司令部”）有人说这是总司令部，你们总是想“总”起来，现在还“总”不起来，你们不要垄断，有的工作还要让不是红卫兵去做。有人说要取消芭蕾舞，有两条理由，中国哪里有用脚尖走路，脚尖跳舞的？第二，演芭蕾舞的大多数不是红五类出身。我看这两个问题大家清楚，这次中日联欢主要是政治内容，政治内容也反映到各种形式中去。外国的古典艺术我们也能把它变成革命化了，可以让他们看。江青同志亲自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为什么不能演？你们很多同学不是爱唱红色娘子军的歌吗？特别是女同学。芭蕾舞《白毛女》比话剧还好，还精练。不信你们到上海叫他们演一场给你们看看。至于剥削家庭出身的来演出可以慢慢改造，现在叫你们去演，你们也演不出来。这次中日联欢主要是政治内容，有反帝反修，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日友好，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景，一共五个。第三个任务给你们红卫兵的，就是准备国庆节。出去的同学你们要是和他们关系很好，人家要留你们参加那里的国庆，你们不一定要回来。当然回来可以看到毛主席，以前你们都见过（有人：“没看到过！”）啊？什么？你们大多数见过，以后还能见到。今年国庆不是几十万人，而是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哪能都见到毛主席？红卫兵还有警戒、保卫的任务，我们很多解放军战士还没见过毛主席，但在福建前线，中印边界，打仗打得好，是因为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光荣的任务，当毛主席的警卫战士还不光荣？第五还要留下机动队伍。要好好学习党的政策，哪里需要就调你们去，哪里有紧急情况，派你们去

把中央的意见，毛主席的话带去，作联络员，你们先准备，由小而大，先由战斗小组做起。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23. 陶铸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1966年9月1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并告南宁、桂林地区革命师生同志们：

现在向大家申明一下我对绝食问题的看法。

我在接见来京学生时没有谈到绝食问题。说我讲过“静坐绝食不仅是革命行动，而且是伟大的创举”，这纯属谣传。绝食，我是不赞成的。为什么要绝食把身体弄坏呢？应当爱护身体，吃饱饭，按照十六条，更好地进行斗争。

陶 铸

九月十一日

124. 谭启龙在青岛市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①

(1966年9月11日)

同志们！

我和省委几个同志，为解决青岛市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八月三十日来到你们这里，到今天已经十一天了。这些天里，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至今问题还没有完满解决。我们的工作还做的不够，欢迎大家批评。

关于处理青岛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党中央九月四日发来的电报，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我在九月六日发了一个“公开信”，提出了我的一些基本看法和想法，和大家商量，这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不再重复。

我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各方面都有反映，有些人给我写信，有些人找我谈话，他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尽管他们有的赞成我的意见，有的反对我的意见，有的基本赞成但有某些保留，总的看，大多数都是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了商讨问题，把事情办好。为了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前天我参加了青岛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召开的大会，并且讲了几句话，讲话的稿子已经印发给大家了。今天，我参加你们的会议，也是为了再听听你们的意见。前面几个同志的发言，我认为他们讲的意见，总的来说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讲。现在，同志希望我讲话，我就讲几句。

上次你们开代表会，我讲过一次话。当时大家不赞成我的意见，你们那种心情，我是理解的。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还是支持了我们，做了很多有利于革命团结的工作，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自觉性、组织性、纪律性。大家的这一表现，对解决青岛目前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也是对我个人(中央委托我处理此事)的一个很大支持，这里，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几天学校革命师生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我可以告诉大家，那里的情况是好的。尽管在革命师生中间，还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拥护十六条的，是听党的话的。他们正在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地纠正运动中发生过的某些缺点、错误。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是非常可贵的。他们对于增强革命团结，共同对敌，也进行了大

^① 原注：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于8月30日来青岛解决青岛问题。中央9月4日来电中委托谭妥善解决此问题。

量的工作。支持了我的建议。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总的情况可以说，中央的指示正在贯彻，工人和学生之间的隔阂正在消除，分歧正在克服，革命的团结正在加强。完全应当相信，双方的纠纷，可以逐步地得到解决。

下面我想谈谈我对于一些问题的意见。为了不辜负中央的委托，我有责任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把我的心里话告诉大家，帮助同志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省委工作人员，决心坚持真理，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一)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

这次大革命，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夺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用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场斗争，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进行的。工人阶级是这个大革命的领导阶级，广大的工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之一。工人同志们，一定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负担起自己的责任。

工人阶级怎样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怎样积极参加这场大革命，担当起自己伟大光荣任务的问题。既然我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我们就要充分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高潮。在这期间，广大工人同志们，积极响应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投入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请同志们仔细想一想，大家是否真正理解和认识了这场大革命的伟大深远意义？特别是党政机关、文教单位和正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工厂、企业的职工同志们，更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检查一下，大家是不是已经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已经认清了和负担了自己的重大责任？是不是已经充分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有没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没有不自觉的地方？有没有盲目性？我认为，这些问题，很值得大家仔细地认真地想一想。没有广大工人同志高度自觉地参加运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好的，是难以坚持到底的，因而也就完不成一斗、二批、三改和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不能取得这场斗争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二)对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估计

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和全省各地的情况一样，在开始一段时间里，曾经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但是在后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正确道路，纠正了错误路线，扭转了错误方向。中央的“决定”和全会公报发表后，人心振奋，斗志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当时的形势，本来是好得很的；但是，由于青岛市委张敬焘同志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害怕群众，怕得要死，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压制学生运动，犯了方向性的、道路性的错误，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受到新的挫折。对于这一形势的估计，我们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这是我们当前分歧的焦点。

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样？这是大家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尽管运动已经搞了四个月，经过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的说来，运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应该指出，几个大学和一部分中学，搞得早一些，好一些，那里的运动确实是展开了。但党政机关、其他文教单位和正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工厂、企业，只有个别单位搞开了，大多数单位还没有真正搞开。

因此，从根本上说，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运动搞好了还是搞糟了，而是运动如何展开的问题。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决不可因为运动刚刚开始，出了一点小问题，就大喊大叫，惊惶失措，把运动拉向后转。出点问题有什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有三大目标：一斗、二批、三改。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三大目标，应该说，我们一个也没有完成。

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单位的工人同志们！请大家考虑一下，你们那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揪出来了吗？你们那里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批透了吗？你们那里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改革了吗？现在，学校的斗、批、改已经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正在破“四旧”，立“四新”。因此，对你们大家来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站起来革命的问题，是如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对我们工人阶级，对全国七亿人民的伟大号召。这些天来，大家都讲方向问题。什么是方向？这就是大方向。所谓大方向，就是要革命，要彻底革命！要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根子。不这样，我们的党就要改变性质，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就要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绝对不能允许的。

(三)怎样对待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十六条上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林彪同志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地支持你们！坚持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

这就是我们对待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的态度。这就是我们革命者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对待革命的正确态度。

同志们！我们应该承认，这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样一批革命小将首先冲锋陷阵，是打不开局面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自愧不如！我们的老框框太多了，我们受旧思想的束缚太重了。你们青岛市，正是由这批小将们、红卫兵们一冲击，冲得我们许多组织包括市委在内，暴露出害怕革命，害怕学生运动的原形。他们干得好！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感谢！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你们当中有些人，说他们不懂十六条，不按十六条办事，我认为这不公平。十六条的基本精神是要革命。我觉得在敢革命这一点上，他们比我们好，比我们强。我就不如他们，头脑里老框框太多，需要他们冲，需要他们破。有些人自以为懂得了十六条，但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在这里出了问题呀，那里出了偏差呀。难道这就是十六条的基本精神吗？

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错误，更不是说这些缺点、错误不要纠正与克服。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些缺点、错误，怎样纠正这些缺点错误。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面指手划脚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我们每个革命者必须选择的立场。正确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在坚决支持革命的前提下，说服教育他们，让他们自觉地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泼冷水的做法，采取压制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有些人一听到革命两个字，特别是听到造反两个字，就不顺耳，就紧张。对修正主义，对反革命，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的反动的东西，就是要造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对一切牛鬼蛇神，就是要造反，对他们不造反，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就保不住，就要出修正主义，就要出现修正主义复辟。我们革命的同志们，千万不要跟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其他牛鬼蛇神后面，把革命学生说成是“法西斯”暴徒呀，“反革命”暴乱呀，一伙混蛋呀，等等。千万不要跟着他们喊那些向什么人致敬，“保卫市委(党委)”，保卫什么人等等错误口号。我们只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那些提这类错误口号的人，他们的做法，决不是我们革命者应当做的。如果我

们这样做，我们算得什么共产党？

同志们！我觉得你们上了一个大当。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终究大家会明白的。这里我想说九月一日发生的事。这件事，我曾经劝说革命师生不要把它看作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严重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它是张敬焘同志所犯的错误引起的严重后果，是他所犯错误的进一步暴露。我在“公开信”中曾经指出，这件和八月二十五日以来发生的事联系起来，是一个阻拦革命的逆流。这就是十六条上说的阻力。发生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和其他牛鬼蛇神的挑动和策划。他们乘张敬焘同志犯错误的机会，利用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对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抓住学生运动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挑起了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阻止群众揭发他们的问题，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我认为，承认上了当，是有好处的，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一点而感到难堪！它使我们更进一步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使我们在今后，不再轻信那些流言蜚语，使我们更善于独立思考，提高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使我们不再轻易上当。我们应当为此而感到高兴。它为我们上了阶级斗争生动的一课。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

说公道一点，上当的不只是你们。我在向革命师生讲话的时候，也曾经指出，他们也上了当。他们那里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牛鬼蛇神，其中有的人也利用学生的革命热情，拨弄是非，转移目标，保护自己。值得我们高兴的是，一部分革命师生已经觉悟到了这一点。因此，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革命的同学都看作是和你们对立的。他们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我们的好儿女、好学生。他们中间的坏人也是极个别的。

你们当中有人说我对学生太迁就了，说我怕他们怕得要死，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怕他们做什么？他们又不吃人。我们有错误，他们揭发批判，要我们改正，好不好吗？如果说怕，确实有一点，那就是怕工农兵和学生闹起来，发生冲突，伤害了自己人。因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正是我们自己的子弟。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同自己的子弟发生流血冲突，那正好上了敌人的当。

现在，各个单位包括机关的一些部门，都有那么几个人出来坚决支持学生，反对市委，有人说他们是“叛徒”，要斗争他们。我认为，这样作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支持学生揭发市委的错误，是对的嘛！即使那些单位有坏人，也要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留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我建议大家，回去再把人民日报《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那篇社论，和今天人民日报《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多读几遍。读一遍不行，要读几十遍。还要重温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务必使我们工人同志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就是，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誓作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你们对学生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更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这才是工人阶级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四)张敬焘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其后果

我想先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张敬焘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指的他在八月二十五日以来发生的事件中的错误，并不是对张敬焘本人作出全面的结论。有些革命同学，对我九月一日有线广播中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我的结论下得太早。我同意他们的意见，这个问题可以放到运动后期再作结论。

在一部分工人同志中，一直不承认张敬焘同志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因而不同意给予张敬焘撤销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处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讲了。我只指出这样几点，请大家考虑。

1、前面我已经提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正确道路。纠正了错误路线，扭转了错误方向。张

敬焘同志听了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传达，并且在八月二十二日我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指示，但是他却在事过两天之后，又犯了中央已经指出的、过去已经犯过的同样性质的错误，这不能不认为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中央的“决定”与指示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2、八月二十四日以来，他在几次紧要关头，都犯了错误。其中包括他对张秀文问题的处理，对海洋学院、化工学院革命师生要求支援西安交大事件的处理，八月二十五日组织群众队伍上街宣传十六条，形成对青岛医学院革命师生的围攻，以至八月二十六日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制止群众对医学院等单位革命师生游行队伍的阻拦和分割包围，直至导致九月一日的十五万人示威游行。整个这一过程，构成了压制革命学生运动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说是方向性的、路线性的，决不是过分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这样严肃地对待错误。

3、在这一整个事件中，造成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尖锐对立的局面，引起了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我们说，它的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它给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仅从这个后果来看，他的错误也不能不认为是极为严重的。

4、既然大家都认为这一段时间的运动的方向有了问题，整个运动的方向不是向着由学校的斗、批、改到社会的斗、批、改发展，而是发展成工人和学生两大主力军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责任既不在学生，也不在工人，主要是由于青岛市委张敬焘同志的错误，把运动引错了方向。

不难看出，按着青岛市委张敬焘同志这种错误做法做下去，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肯定会被压制下去，它的严重的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作为市委第一书记，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给予撤销第一书记职务的处分，是完全应该的。

(五)解决目前工人和学生之间纠纷的关键

解决目前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只要我们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方针去做，这个问题是可以很快解决的。

贯彻中央指示的关键，在于大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经过最近几天的工作，双方面的思想已经逐步接近。但是，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因而双方进行协商的代表派不出，代表会议开不成。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文化大革命便无法进行，运动停滞不前的局面将延续下去，这对党的事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为不利的。青岛市的这种情况，对全省的工作也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恳切希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同志们，同学们！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大家都要顾全大局，尽快地消除隔阂，克服分歧，解决彼此间的纠纷。我们认为，即使有一些小的分歧意见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保留下来，以后继续解决，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大方面，在根本利益上团结一致。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建议你们这个会议，首先做出样子，选出自己的协商代表来，提出自己解决纠纷的积极建议。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应该带这个头。同志们，我再一次说明，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水平也不高，必须依靠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六)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下一步怎样搞

解决目前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只是为了清除运动的障碍，并不是运动本身的要求。团结一致，是为了共同对敌。我们希望尽快地解决纠纷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前进。这一点在我的“公开信”中说得还不够清楚。有些同学提出了这个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

原来我们说的第二步，就是要大家揭发市委的问题，炮打市委的司令部，就是说在这一批展开运动的单位，首先是市一级党政领导单位，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开展一斗、二批、三改的斗争。现在看，这两者可以同时进行，并无矛盾。对于市委张敬焘同志所犯的错误，大家都要起来和革命师生一起来进行揭发。不但要揭发今天的，还要揭发过去的，不光要揭发市委张敬焘同志，对各个部门也要揭发；大家对省委的问题，也可以一起揭发，我在

这里向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至于工厂、企业、医院、事业单位和农村，则可以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决定，重新进行统一部署。

我把话说长了，就到此为止吧！今天讲的全是心里话，把自己观点全部拿出来同大家见面。这是关系到青岛和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利益，关系到青岛和全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利益的大问题。这些话，以前我没有讲开，那时候讲了，恐怕大家也听不进去；经过这些天来的工作，现在讲，同志们可能比较容易了。当然，大家如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提出来，进一步讨论。

125. 金明接见我们时的谈话纪要 (1966年9月12日)

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时左右，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同志接见了我们十二位同学，和我们作了亲切的谈话。现将此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印发给大家。若有差错或与原谈话的内容不符，均由我们负责。

金明：你们是从那里来的？

同学：我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金明：你是那个学校的？

唐军：我是新北大的同学。

金明：噢，北大的，首都的红卫兵，欢迎！欢迎！(问另一同学)你呢？

朱旭：我是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学生。

金明：九月四日湖北省委门前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

朱旭：是首都红卫兵在省委门前造反的事吗？

金明：是的。

朱旭：当时我不在武汉，但已经听说了。

金明：北京去的同学对你们很有意见咧。(手指桌上的一份材料^①)

唐军：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对他(指朱旭)没意见。

南林：我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金明：你们是那个学校的？

南林：我们是南林的。

金明：什么学校？(未听清，故又问)

南林：南京林学院。

金明：你们真是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欢迎！欢迎！

(此时一郑州大学的同学进来商约明天另一位中南局的书记吴芝圃同志接见他们的时间)

郑大：金明同志，我们明天几点钟来？

金明：你们自己讨论吧，看什么时候来方便。

郑大：明天上午九点钟吧！

金明：好吧！就明天上午九点钟，还是在这里集中，会议地址另找。

郑大：金明同志，你出去向大家宣布一下吧。

金明：你代替宣布吧！代表我宣布。

^① 桌上放的一份材料是北京南下同学对湖北省委提的几点意见。

(郑大同学去向等在外面的河南的同学们宣布明天接见的时间)

金明：你们继续谈吧！

朱旭：我们湖北的有些同学对首都红卫兵很不好，说他们是闹事、捣乱。他们抓住首都红卫兵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小缺点、小错误，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我认为首都红卫兵做得对，这个反造得好，我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金明：革命的造反精神好得很。我的两个娃娃也在家里造了我的反了，要我支持他们到外面去搞串连。我对他们说：“按学校里的安排，分期分批去。”他们不听，已经走了，这不是造我的反了吗？(笑)我对别人也是这样说的。否则，我不成了两面派啦！不过，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我还是从心里支持的。既然已经走了，就让他们去吧！让他们自己去闯，去锻炼锻炼，经经风浪也好嘛。

唐军：我们出来就是造反的。我们提出了“炮打司令部”，“炮轰省市委”，他们说这是“十足的反动口号”，是“右派翻天”。

金明：谁说的？

同学：他们都这样说。

南林：他们散发的传单上就这么说的。

金明：别听他们的，欢迎你们造反，欢迎你们“炮打司令部”，“炮轰中南局”，“炮打司令部”，你们可以向我开“炮”，“炮轰”我，我是欢迎你们的。不“轰”，错误怎么改掉，缺点怎么去掉啊？不“轰”，怎么知道他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呢？不过，有些人是对“炮轰”这两字的含意不清楚，这也难怪他们这么说。另外，你们也可以向他们解释嘛。

同学：我们早就一再声明解释过。我们说：“我们‘炮轰’就是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锐利武器，进行揭发、批判、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有些人根本不听。

朱旭：他们对我们的革命行动就是不理解，上海有些工人同志说：“过去帝国主义炮轰过我们，蒋介石反动派炮轰过我们，现在你们也要炮轰我们。”把我们看成什么？

金明：这是出自他们深厚的阶级感情，出自他们对党的无限热爱，你们要理解他们。双方都不要误会，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一起闹革命。你们都看了 1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吧？

同学：看了。我们先是在来广州的火车上听到这篇社论的，我们听了后很高兴，我们认为，党中央、毛主席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金明：好！好！一定要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26.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 9 月 13 日)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今天，我们准备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要出发到全国各地的战士们谈话，总部同志提议和你们全体一万多人，除了已离开的以外，见一见。此外还有外地区学院的同学一千多人，也想见见，我们叫他们也来了。本来十号那天下午我已跟着首都大专院校司令部战士见了面，我讲的一段话录了音，上午你们已经放了录音了，大多数同志都知道，在座的绝大多数听了，我不想全部重复，现在把主要精神再讲一下。我当时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五十多个单位讲，红卫兵任务是三条。我说的红卫兵，包括首都所有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包括没有参加你们司令部的红卫兵，以及全国的红卫兵。我是向全国的红卫兵说的，在这点上我们是同等待遇，一视同仁的。红卫兵三个任务：一是战斗队，二是学习队，三是宣传队。我现在讲一讲这三个任务。

一、战斗队

在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同志讲过，全国大中学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备军。

既然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就是一种战斗组织。要成为战斗队，就必须在斗争的实践中培养。提到战斗队，就有很多问题要提出来：

第一，你们的战斗，现在应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讲，红卫兵斗争方式，要文斗而不要武斗。我现在念念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说过了，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红卫兵战士们，学了政策，学了十六条，学了林彪同志讲话，应该懂得。简单说，就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斗臭、斗倒、斗垮，而不是实行体罚。不管是打他，伤他的身体，这都不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反动的分子，也要揭深揭透，把他当个反面活教材，通过揭发，激起群众愤慨，提高群众的认识。严重的提交政府法办。对一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都用文斗方法，而不是武斗，这个林彪同志讲得很清楚。大家懂得，拿枪打死一个人这不太难，瞄准就行，用拳头也很容易，人多势众有力气嘛，这更好办。斗争困难的，就是要掌握斗争对象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肮脏东西，或者是思想上的一切反动的东西；灵魂里的肮脏东西。没有材料，拿不出事实来，你就只能喊几句口号，喊口号是斗不倒的。掌握文斗，是锻炼我们用脑筋，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如果你们懂得这些道理才配得起做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解放军的传统讲智勇双全，既有勇，又有智，好好动脑筋。你们在青年时代，要好好加强锻炼，多动脑筋。让你们的智慧在斗争实践中发达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发达起来。勇气要在群众中锻炼出来，磨炼出来。你们青年时代要把智慧和勇气锻炼出来，二者不可少一。要揭发对方的丑恶面目，有勇有谋，红卫兵战士要好好磨炼。

第二，你们是解放军的后备军，你们有可能明天就被选为正式的解放军，拿起武器保卫祖国，那时你们就更要具备智勇双全。今天的文斗，就是准备明天的武斗。今天你们只能文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对国内敌人用文斗就能解决问题。明天如果敌人侵犯，那就真正用上武斗了，你们就会拿起武器捍卫国家。

红卫兵要在大中院校广泛的发展，上百万的大学生，上千万的中学生，每年还要增加一、二百万。红卫兵组织起来后，我们解放军就真正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可靠后备军了，这个力量不是几十万，而是几百万，再过二、三年就上千万。展望未来，这真使我们党、政府领导和解放军无比高兴，无比喜悦。

第三，战斗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对地富反坏右中间最坏的反动分子。十六条中第十三条上说：“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可以看出，我们文化革命的重点，是那些在大中城市中的文化教育单位、党政领导部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所有文教单位、党政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还不能这样说。你们可以对各个领导机关进行审查，进行批评，但不能说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你们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我要问一问同学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能胜利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不错，你们会说，主要在群众，这是主席思想的精髓，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但是，讲相信、依靠、发动群众，这是对领导说的。没有领导，谁去走群众路线，谁去放手发动群众，谁去信任群众呢？这个逻辑讲不清。所以还是要按十六条办事，还要按主席讲的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全国各级领导，有些是犯严重错误的，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是跟着上级领导犯了错误，象工作组这样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个责任要由上级承担，由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承担，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个别错误，要由本单位本人负责。即使如此，全国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讲到某些党政领导机关，某些领导同志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是不是就是黑帮呢？不能这样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就是黑帮，没有这个等号。过去报纸上曾登过黑帮，是指北京前市委那个反党集团，那个独立王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一伙黑帮。那一会儿在报上登过黑帮这一名称，但是我们不要乱用，最近报上没有用这个词儿的了，因为这样容易误伤，容易混淆，所以当时只限于很少一部分，限于北京前市委，并不是所有犯方向性错误的都是黑帮，没有这个定义，这点要清楚。

另外还要讲一讲，犯了路线性错误，是不是就不革命，反党呢？不能这样说，回忆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中央曾经犯过四次严重路线错误。陈独秀领导时，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把中国革命搞失败了，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这一场革命斗争中，还是革命的，很多人为革命奋斗牺牲，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第二次瞿秋白领导时，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第三次是李立三，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第四次时间更长些，王明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这四次路线错误时期，也不能说党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主观上还是革命的。但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领导要负责任，但不能说他们不革命。这和反党集团、闹独立王国、分裂党、搞另外一个党不同，要区别开。所以对上海市委，有同志问我，是不是我打电话说，他们不是黑帮，他们还是革命的？确实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不革命的。对情况要调查清楚，是不是正确，我还没有检查，红卫兵可以讨论。界限要搞清楚，在这样情况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下都提到敌我矛盾上去。如果根据材料调查属实，变为敌我矛盾，也必须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定，做出正确回答。除了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做了结论的，如前北京市委，是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他的要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查定案，对党内外犯错误，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必须要做这样审查。社会上是不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那当然有，这就是说敌对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为非作歹，破坏我们社会主义正常秩序，有反革命活动，或资产阶级右派。这些都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我们必须加以分化、改造他们，要看他们有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在解放后，土改后，他们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接受监督，那还给他们改造成为新人的机会，这是人大代表会的决定。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对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民愤极大的暗藏、逃亡、有血债的分子要法办，或下乡改造。我们不是对已经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的也重新进行法办，重新张法网。当然，红卫兵对他们批判，刹他们威风是对的，他们总有不满意和对立情绪。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有剥削行为，我们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改造，成为社会新人。一方面对人民，对劳动人民，对青年进行文化革命的阶级教育，使我们从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从破“四旧”立“四新”中改造我们自己，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的情况。但是我们主要的斗争锋芒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妨碍、阻碍，甚至破坏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要打击他们。其次，要打击那些现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暗藏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揪出来。这样才能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最大多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在这场斗争中，中学生走得更远些，行动更激烈些，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一说他们干得对，二称赞他们干得好，三告诉他们长期这样做是不行的，要违反政策，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第四，校内和校外的问题。我们红卫兵战斗，不仅在学校内，而且要走到社会上。一个时期在学校内斗、批、改，另一个时期，在社会上斗、批、改，就变成更重要的方面。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说：“从学校内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这两个东西是互相关连，相互交换变化的，一时在学校里，一时在社会上，然后再回到学校。”

第五，在本地搞，还是在外地搞。两种都要。开始都在北京、在学校里搞，然后到社会上搞。现在你们不是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了吗？过去各校出去，因为外地要求去支援，这种行

动应该称赞，现在我们有组织了，应该有计划，有组织的出去，到全国各地支持他们。这方面也是相互交换的，一时在北京，一时在外地。回来以后，外地需要再去。校内外，本地外地，这两种都需要，不要互相争论。有的大学人走的差不多了，有的走没了，就生气了。不要生气，他们总要回来的，不要责备他们。有的学校，出去的少，有他们的原因，因学校里的斗、批、改没有搞，他们想自己搞好了再出去，也有他的道理，也不要怪他们。这两方面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但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出去的多。红卫兵是红五类子弟为核心，为主体，为基础的，你们带红袖章，说话发言权大一些，不是红卫兵，就没有出去走一走，也不敢出去，走到街上，没有红袖章，说话没有劲儿。这种情况能不能改变一下？这已经成为大学、中学当前主要的矛盾。初期一个学校成立几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红旗……，我们都是承认的。只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之下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十六条为基础，领导相同，方向相同，基础相同，只是各种见解不同，有不同意见，有不同见解，有分歧是允许的，对这些组织都可以共存一个时期，只要承认党、毛主席的领导，在十六条的指导下，你们可以分道扬镳，我们相信万水朝东归大海，你们最后都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大海里的。这个争论大体已经过去。现在问题转向是红卫兵和不是红卫兵的问题。红五类出身的，在大学大约有半数，中学也是这样。其他半数，大概有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如中农、手工业者(独立手工业者)子弟，还有剥削阶级的子弟。后一部分大都没有参加红卫兵。在学校里，红卫兵工作最忙，而他们没有什么工作。闲的闲死，忙的忙死，没事的就看小人书，做另外一些事，好一点的还温习功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红卫兵怎样成为依靠力量，然后争取团结教育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达到毛主席教导的，在学校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今天我提出来，办法由你们去想，由你们去做。

外地来的，来取经，来革命串连，来看一看，更多的人等着看毛主席。到北京来的数量很大，现在初步计算有七十多万。我们担负很大的招待任务。现在，有些同志有急躁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在北京住那么久，这个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外地来的同学没有见到毛主席就不走，我们也不能下命令。有的同学忍耐不住了，就贴标语，表示不欢迎，甚至贴在北京车站，说什么样的人留下，什么样的人滚回去。这不是团结。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他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都——北京，毛主席所在地，我们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怎么还能做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好战士呢？我说的时候，不但向你们提出批评，也对我批评，我办事很迟缓，所以我昨天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住下，就是我住的地方，也让给外地同学了。我们天天在毛主席身边，你们也天天在毛主席身边，即使今年看不到，明年也可以看到。在外地的同学，有的一辈子也看不到，这次有机会来，为什么不让人看毛主席呢？如果把你们换一个地位，你们是外地的，不能看到毛主席会怎么样？希望你们回到学校，向这些同学做些工作，改变这个看法，多让人家住几天，招待好一些。要把我们真正的革命感情、阶级感情拿出来，让他们住好、吃好，把医疗卫生条件搞好，交通工具准备好，政治宣传搞好，做到五好。只有这样，才能是生活在京城的，是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你们走到外地也才会受到欢迎。这次你们到南方去，到长沙、广州、南宁、成都、重庆、贵阳去，是不是南方出了问题呢？不是，因为前一时期去东北、西北派了一批人。广州、南宁是我们边防前线，国庆快到了，广州有许多外宾，又有一个国际贸易交流会，有很多重要问题，让你们去是为了给你们机会去锻炼。

第六，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必须进行到底，时间需要多长就搞多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国外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针、政策进行宣传，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于他们。

国外来的人，有左派，中间派，还有反动的资产阶级人员，我们要加以区别。对他们的斗争方式，就是宣传，不采取行动。如对苏联大使馆，可以照女二中那样，把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在那地方坚持了十天功夫，举行了揭幕典礼，有四、五十万人参加反修示威游行。但

有界限，大使馆不能进去，墙上不能贴大字报，因为我们与苏联还有外交关系，要保持这个界限，我们与苏联，还有对开的国际列车，对苏联的列车不应去干涉。有同学不懂，要上去，贴大字报，我劝他们，大字报贴到车站上去。在海拉尔，有的同学上了车，我打电话讲，有外交关系不让上，他们就下来了，很听话，很好。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这样，我们更应该做好宣传。你们到广州、南宁，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怎样对待？对国外要宣传，不要干涉人家，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总起来，我们做战斗队，要区别文斗武斗，区别今天明天，区别两类矛盾，区别校内校外，区别本地外地，区别国内国外。要掌握分寸，要在斗争中锻炼，在行动上，战斗上，应该区别行动和宣传。还要区别倡议和通牒。

你们不是很爱下通牒吗？不能随便下。要下了能够有效。如果下了人家不理，就失掉了信用。我们国家对外也不轻易下通牒，只下了一次，就是印度侵占巴基斯坦时，侵入我国领土，我们下了通牒，限他们三天之内撤出去，不到三天他们就撤出去了，这是有效的。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对外可以提各种要求、倡议，政策性的问题也可以倡议、讨论。通牒就不行了。这是为了自己的信用问题。红卫兵出去，凡是这种情况要考虑，不是限制你们的首创精神。告诉你们有区别，那些是倡议，那些可以下通牒，这不是把你们的干劲、闯劲压下去。

二、学习队

你们是放半年假闹革命，把学校学习放在社会上，在本地外地的实际斗争中，搞阶级斗争，这是学习。照林彪同志说的话，要吃透两头。一头就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熟读语录。请教毛主席著作，要全面地读，了解当时背景，领会精神，了解全面。还要学习十六条，已经出了小册子了，里面有七篇文章，以后还要陆续印发。《人民日报》又出了新的社论，准备印成小册子，再发给你们。十六条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纲领。我们要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内部文件不能印成小册子，可以通过辅导员给你们作报告。上面一头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党的政策。

另一头就是在群众中去学习，甘当小学生，向群众请教。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这两个月来，我经常接触你们，学了不少东西，你们的革命精神比我们初期干革命高昂得多，你们的想法比我们那时高明多了。我们从你们中间得到很多知识。你们出去要到工农中去，到学生中去学习，获得知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要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楚，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到一个学校，要和那里的同学一道进行调查研究。干革命要以内因为主，一个学校、机关，总要依靠本单位革命群众的觉悟，自己起来干革命。我们可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这是支持，但真正搞好，把那些反动分子揪出来，还要靠当地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到外地去，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精神，调查研究，四同，做学生，不要一去就哇喇哇喇，这样很容易引起对立。特别是去的地方已经有了北京的同学，他们熟悉情况，首先要向他们请教，然后再向当地同学请教，了解情况，再把你们在北京学到的政策，向他们交换、宣传，得出正确的结论，与他们一道行动，这很重要。这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上请教主席著作、党的政策，下吃透群众情况，真正在深入实际斗争中，把两头学好。

三、宣传队

应该根据你们标语上所说的，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党的政策也要学习、执行、宣传、捍卫。重要的是要把你们学到的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通过群众考验，看群众是不是能接受，看看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是不是群众的要求，看一看是不是全面，同时也看一看你们是否讲清楚了。根据他们的情况还有什么补充，通过总部转告党中央、国务院，增加新的东西。如果解释中有人反对，就要了解为什么，一方面可能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可能解释不清楚，这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考验。

我们的政策，从群众中来，通过你们再到群众中去，一般说基本全面，但总要补充的，这样才是走群众路线。我们现在坐在上面很想下去，但下不去。多数干部还是愿意下去的。你们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走遍全国。当然我讲这话是形象化，不能全国都走遍。

是不是一去就是深入群众了呢？那也不见得，你们有个总部，忙得很，一天忙到晚，和我们差不多，成了事务主义者，他们政策不如你们学得好，你们可以与学校的同学在一起。总部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脱离群众时间久了，红卫兵战士就不满，就要撤换他们，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要预先告诉你们，到群众中去，要反复的下去。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学解放军。解放军的特点很清楚，首先是政治性。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大学毛主席著作，是全国人民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你们也应该学习。其次是学习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还击敌人的挑衅。我们要学习，你们年青一代更要学习。要学习和宣传这种精神，好的传统，要把这种精神传播到群众中去、同学中去。再次是宣传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八作风。有了这样的组织性、纪律性，红卫兵就是真正的解放军后备军。你们要在组织性、纪律性上一天一天的加强，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没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影响广大人民。给不是红卫兵的做出榜样，让广大师生、广大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真正的团结起来。

我就讲到这里，让我们最后高呼口号：

伟大的中国大中学校红卫兵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27. 陈毅的讲话

(1966年9月13日)

亲爱的红卫兵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刚才的讲话，愿和大家一起坚决执行。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开会，来听周总理的报告。我认为他的报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指示的典范，对我来说，我要加紧研究，贯彻到自己工作中去。同志们要我做国际形势报告，文化革命在世界的影响，因为时间很短，回去等着开会。我向同志们提一个要求，我们今年准备接待二千六百多人，爱国同胞一千多人，共四千多人。市红卫兵参加接待，外办、外交部向你们提出要求，一定把接待工作做好。总理已经讲了，国内外问题我们也搞了个十条，待中央批准发给你们大家，希望大家按十条做。今年外宾多。为什么？当然要看毛主席，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主要地是看文化大革命。全体红卫兵同志联合起来，联合群众，联合机关做好接待工作，使文化革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影响。我们争取他们，使他们做文化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最掌握真理的表现。我们要照顾对方的风俗习惯。最近，日本自由民主党文化代表团到八中、二中、部队参观了，他们非常称赞红卫兵的热情接待。他们提出许多问题，红卫兵答得不错。他们说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给他们念语录。他们内部透露：“我们都是大资本家，在红卫兵眼里都是牛鬼蛇神。”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还是以礼相待。他们是我们请来的，不请不来，有许多人到中国是好事，如果都不来了，倒是一个失败。我们要搞世界革命，这次接待也是对我们的锻炼，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

128. 谢富治在接见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谈七点意见

(1966年9月13日)

前言：

谢富治副总理九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在公安部接见了我们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二十多名同志，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现在将谢富治副总理的谈话记录公布如下。(此谈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少数派反对工作组的方向是对的，不管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好，或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派工作组就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上边，这个事情大家都清楚的。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这个错误。现在学校里的很多隔阂很主要的一条，就是派工作组这个错误路线造成的。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央政法小组没有管政法学院，你们是直属高教部，党的工作是北京市委。高院也只管了一点业务。

工作组大多是好同志，但总的方向错了，工作组肯定要犯错误，叫我去也可能犯错误。各个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程度也不一样，至于你们保工作组的人责任就更小了。工作组是否有个别顽固分子呢？如有，就要坚决斗争，至于你们那个工作组有没有顽固分子我不清楚，为什么去后又回来了？情况我不了解，不能下结论。

二、现在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应该说是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最高指示下，在十六条的纲领上，团结起来，斗垮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一斗、二批、三改。

你们要团结，团结的基础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还有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毛主席创造性地、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我们团结的基础。我们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有了最高指示，有了行动纲领，又有共同任务一斗二批三改，破四旧、立四新，这样就能够团结起来。要团结，就要有个团结的愿望，没有团结的愿望是不成的。

三、真理有时也在少数人手里，真理不一定什么时候都在多数人手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以前，多数只有一次，其它很多时候是少数。毛主席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他也是少数，但真理是在毛主席手里。

现在好多学校至少有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一派是保工作组，大部分少数派是反工作组的。大部分多数派对工作组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总的说方向是对的。不仅北京政法学院，其它学校也是这样。保工作组没有多大责任，说保工作组就是“保皇派”这个说法不好。在对保工作组问题上，真理掌握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我们支持少数派，也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那么就不支持多数派吗？不是，多数派的革命行动我们也支持，我希望你们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至于个别人的事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因为他们大方向是对的，你们应该向他们靠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决不应跟他们对立。正因为你们是多数派，更不能用多数压少数。现在学生闹革命，有些地方动员工人农民去压，大学生一百万，工人几千万，农民有几亿，那么一下子就把学生压扁了，这也是方向错误。

四、看问题要看大是大非，要看主要方面，少数派的方向是对的，至于他们某些做法有缺点，个别同志有些问题，你们不要搜集他们的问题，如果你们专门派个小组搜集我的缺点

毛病，也可以搜集一大堆。毛主席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违反这个原则。”这是最高指示，要顾全大局嘛！只要你们坚持这个原则，分几派也可以，但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要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你想压倒我，我想压倒你，这是不是四旧呢？我看是，你想把别人压倒这不是四旧吗？你们要搜集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和反动“权威”的材料，不要搜集他们(指少数派)的问题，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说，有利团结的话多说，他们就是有些什么毛病，可以叫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嘛！毛主席允许青年犯错误嘛！只要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他们的小缺点允许犯嘛！我相信他们自己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五、学校要给少数派平等的待遇，如电话、会场、扩音器、交通工具等，还要照顾少数民族。

毛主席说过：“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搞不好，那么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么，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弄的不好，那么，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你们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矛盾是否可以说多数派多负点责任呢？我看可以这样说，你们也可以不赞成。对于少数派你们一定要一视同仁，还要加以照顾，因为他们是少数。十六条里不是说要保护少数吗？

六、可以批评杨秀峰同志，批判工作组。少数派要批评杨秀峰同志，批评法院，其他负责同志都可以，有权利批评。只要有材料就行，哪一个做得不合适都可以批评，应该欢迎批评。至于采取什么方针，大会、小会，前次我在八条里已经讲过了，还是在学校的范围内，但非要开大会不可，我也不能下命令，你们可以做点工作嘛。实际上，他们已经开过两次了，这两次会有成绩，有经验，也有个别教训。他们自己也会总结的。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我们相信他们是能够这样做的。(有的同学讲到刘富元的大字报“杨秀峰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回去以后可以给刘富元同志讲，何必出那张大字报呢？我们外边的人也要相信他们，鼓励他们，不要底下拆台，这样做就顶牛了，不好了。你们今天又出了声明，又何必呢？你们再来一个，不是越闹分裂了吗？你们同学之间以后要少出这些东西，通牒以后你们也不要搞(有同学讲，我们没发一个通牒)好！我支持你们。你们这种声明我不支持。他们有问题要自己纠正。不要光找别人的缺点，可以在下面同他商量，他们的大会有成绩，有经验，有教训，要鼓励他们。至于杨秀峰同志是不是黑帮，后来他们的发言已经不那么说了，我赞成他们这个做法。他们按总理的指示批评杨秀峰同志，没有当成敌我矛盾。你们不要看这个《海报》，要允许人家朝令夕改嘛！

七、对刘富元的看法，我和戚本禹同志的精神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支持少数派批评工作组。支持刘富元是因为当时刘富元反对工作组被工作组说成是反动学生。我并没有简单地说我是支持一个人嘛！少数派也当然包括刘富元。刘富元一个人就能代表三百多人的少数派吗？这个毛病你们抓住了，我马上承认错误。不是刘富元的每个行动我都支持，是通过刘富元支持少数派。戚本禹同志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左派，自五七年反右到现在，一直斗争很坚强，这点中央都清楚。(有的同学讲：‘我们和少数派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有分歧，在于他们说沈兰村是黑帮，是高级特务，我们不同意。’)少数派批评工作组就叫同志们去批评，要给他以方便，你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

我今天是针对你们讲的，他们的问题我不在这里讲，你们学生好得很！你们的革命精神可爱得很！就是有些小疙瘩解不开。你们是真正的接班人哪！我支持少数派，同时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也支持，你们可以辩证地去理解。你们要主动地向他们靠拢，顾全大局，把我不支持你们的话统统讲出来。今天我主要的没有支持你们，几乎没有，我们对少数派讲就不这样讲了。

129. 廖承志在北京大学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1966年9月13日)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本来这个会是陈毅同志自己来，因他有很多会，不能来，他要我代表他来讲话。

现在念一下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说：“世界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关于重庆谈判》)

今天的会议要我来作报告，我看索性谈一下今年国庆筹备工作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的某些问题。

正象毛主席讲的，你们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开端。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兴无灭资，大破大立，全国都起来了。现在看起来，没有起来的地方少，都热烘烘地起来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国人民面貌一新。通过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把我国带到一个更大的进步局面。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举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一切资产阶级当权派一扫而光，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只有这样，才能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史无前例的贡献。

这次革命，远远超过了过去的革命。过去的革命，只是夺取政权，而不象现在这样触及灵魂。这次革命，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是拨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革命。所以，前几天陈副总理接见外宾时说，有时洋人怕我们。首先最怕的是谁？我看是苏联。如果在莫斯科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末赫鲁晓夫要戴高帽子，柯西金、米高扬要挂牌子，高薪阶层在银行的存款要清理了，他们怎能不害怕呢？他们更加虚弱，更加软弱无力。

最近战友文工团出国访问，苏联安排了一个最小的剧场，他们不要人来。我们除了剧场演出以外，还在广场、公园演出，不但不要钱，而且大量的演出，群众写条子给我们：“拥护毛主席。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对，恨不得我们也搞文化大革命。”苏修怕文化大革命。我想，苏联人民总有一天会搞起文化大革命，把修正主义彻底推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胜利。

我一边讲故事，一边讲政策。

第一，要区别对待。我们要把主要敌人打倒，争取群众，要把修正主义头子、领导集团和苏联人民分开。国际列车上，有很多同学去贴大字报说，你们所有的“狗崽子”滚回去！你们看，对不对？不能一律叫“狗崽子”，让滚回去。狗崽子是谁？是赫鲁晓夫、米高扬、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他们不但是狗崽子，而且是王八的狗崽子，他们也不敢来。苏联人民不是狗崽子。毛主席说，革命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看看东欧、看看亚洲，靠人家打江山是不是站得住？要推翻苏联修正主义，能否靠我们解放军开过去打？靠我们是不行的。最后，就是要靠人家人民起来闹革命，取得胜利果实。要把苏联修正主义彻底埋葬，重新回到马列主义轨道上来，只能依靠苏联人民。所以要分开，对苏联领导集团我们要尖锐斗争，毫不客气，坚决斗争。你苏修越害怕群众，我们越要依靠群众。今年国庆他们代表来，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推光头呢？

今年国庆的外宾大概有三千六百多人。为什么大概呢？因为到九月十日还不能定。其中有六个是国宾性的。日本的代表团能不能来？现在还不能定。因为日本政府害怕了，因为日本头子怕中国。日本能不能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看，不能。苏修就怕得要命。日本能不能来也是问题。因为日本共产党拼命破坏。为什么？因为是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过去是王七蛋，现在进一步是王八蛋。所以，可能国庆节前来，也可能国庆后来。不管怎么样，我们思想上准备他们来。

此外还有些亚非拉的朋友，还有华侨、港澳代表团，还有各国的自费旅行者，所以合起来有三千六百人。这三千六百个宝贝全是别人送来的。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思想面貌，让他们把我们的经验带回去，通过他们逐步地把他们本国的革命搞起来。这就是我们接待外宾的目的。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这些。我们最大的把握就是毛主席领导全国革命群众搞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要把工作做好，主力是谁呢？我看主要还是同学们。我们全国开辟了二十三个公社供他们参观。首先要在北京作典范试验，特别是北大。依靠同学们的努力一定能把接待外宾工作做好。

其次，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很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是有利于革命的，更加是东风压倒西风。首先我们说，革命的力量是在增长，当然是对反革命的进攻。这力量是怎样的呢？

刘宁一同志对我说，修正主义往年开八十一个国家会议，有十一个修正主义，七十个里头还有不同。现在看来，世界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政党已超过八十个国家。你修正主义国家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国家比你还多。“一中一大一小”，“一中”是中国，“一大”是七亿人口，“一小”是阿尔巴尼严。小的了不起。我们解放军取消军衔，他们也取消军衔；我们反修，他们也反修；我们干部参加劳动，他们也参加；我们自力更生，他们也自力更生。阿尔巴尼亚学习毛主席著作浪潮很高，所以阿尔巴尼亚举起革命大旗。因此，在欧洲，从西欧来讲，有较强的左派力量。在东欧，其头子是修正主义、是混蛋、王八蛋，但是左派力量在增长。我们的演员在苏联演出，晚上在灯光不亮的地方，突然有人跑出来和我们的演员握手拥抱，在展览会留言簿上签名也是向往中国。

所谓人们向往的“天堂”——美国，现在阶级斗争也起来了，左派一天天在增长。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是这样。有人害怕武装斗争，他们说，武装斗争将引起世界的毁灭。苏修就这么讲，日本也这么讲。所以，在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底下，我们不许美国左派来是不好的。

在拉丁美洲，修正主义市场越来越小，学毛主席著作的越来越多。过去，拉丁美洲反动的国家，一个是巴西，一个是智利。现在也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巴西现在也组织起了马列主义的党。

非洲形势也很好。刚果(利)、刚果(布)、几内亚、特别是刚果(布)，形势大好。过去说非洲落后，可是，现在他们背毛主席著作比我们背的多。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一点也不夸张，就是红太阳。

在东方来讲，是越南问题。对越南，我们不担心，越南人民一定能胜利。另外，在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坚决支持越南斗争。美帝要打二十年，我们支持二十年。据说，美国要在今年年底增兵五十万。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越南增兵五十万，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美国是要扩大战争的。我们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之后，才能最终地解放自己。我们不管人家，只管自己，就是修正主义。我们支持全世界革命，一直到全世界革命胜利为止。为此，我国人民不惜冒最大的风险，承担最大的牺牲。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说了一段：“如果他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消灭掉”。我们要永远地记住它。

毛主席给外宾说：我们这人民大会堂在打起战争后没有了，我们会再盖一个好的。

最近外宾说，你们破四旧不好。我们说，这是大革命，中国面貌要起大变化。因此，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接见外宾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我们引到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精神世界上去。

过去，在石家庄开七届二中全会时，我穿了套破衣服，毛主席就说我们，你们还得穿这衣服去进北京城，去改造北京，不要不好意思。我们靠这衣服打败了美帝、蒋介石。我们在接待外宾时，也要靠这个精神，不要以为你们穿破衣服就见不得人。我们要靠这个精神去打败美帝、蒋介石。解放前，在延安时，有很多特务，他们有的现在被我们改造了，有的仍然

很反动。在抗大时有个女特务问我：“廖承志，要不要女朋友？”我说，“不要”。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解放后，进北京城时，只带了一个老婆两个孩子，现在就有好几口皮箱，坦白说还有六百元存折，都是我那口子搞的。过去我们老婆带孩子，这也是旧习惯。我们就是要回到四八、四九年的精神去，打败美帝。

日本朋友问周总理，你们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周总理问他们，你们说，应该达到什么目的？他们说：要在中国彻底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修正主义发展下去必然是沙文主义，沙文主义发展下去必然是扩张主义。如果修正主义根子不挖，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发展下去必然是帝国主义。

毛主席有一次问日本朋友：你们要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吗？日本朋友马上说不要，不要。毛主席问日本朋友，你们愿意不愿意日中友好？日本朋友说愿意。就是对一些比较反动的人，毛主席对他们还是友好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们，所以，我们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延安。我们欢迎他们来，就是要他们接受毛泽东思想。恐怕这三千六百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动分子。而日中友好联欢里有五分之三是产业工人或产业工人的子女。其余来的外宾，红五类是极少数，可以说大多数是黑五类，可是我们还不得不与他们握手，搞统一战线。要把国内阶级斗争和国外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我们要辩证地看。亚非拉中间的革命左派，最主要一点是他们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所以我们要搞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起来共同反帝。我们主要任务是搞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统一战线。在国内，黑五类、黑帮头子是敌人，在国外的我们就不得不拉他们，与他们握手。一九三七年抗大开办，来了大量青年，是否大部分是红五类？有各种各样的，也有极个别的特务。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暂不封锁，特务打扮得花枝招展，找去结婚(找工作对象)。毛主席给他们上课，做工作，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除少数特务被赶跑外，改造了他们。那时被利用的，现在工作得很好。

华侨，我们在外国有二千万，这力量是很可观的，是很重要的力量。这两千万华侨就算动员百分之一，就有二十万。这二十万人在敌人后方打起游击来，你看怎么样？所以我们对华侨就不能说是狗崽子。他们是相信祖国，热爱祖国的。当然，他们的思想认识有问题，和你们差了一、二个世纪。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去剪他们的头发、辫子，因为头发剪了过一个时期还是长起来，但思想没有解决。重要的还是做工作。最近有一个日本人，经过我们做工作，感动了，以后跑到理发馆去剪了，所以对于港澳同胞也要区别对待。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不解放香港？广州红五类大贴大字报要解放香港，要解放还不容易，我们两个团进去就完了。解放以后，香港的作用与广州差不多。现在留着对我们也有用。所以，要求解放香港的同志不要着急，这个问题你们要信赖毛主席。国际上形势大好，港澳同胞有些是美帝、蒋介石收买的，我们专门请他们，给他们做工作，是与美蒋斗争的。

有一个日本社会党人来北京看了女二中、女十二中，红卫兵敲锣打鼓欢迎，引他们看大字报，然后送毛主席语录给他们。晚上他们回去后，在旅馆里就掉了眼泪。他们要看解放军如何搞四个第一的，那好，我们就带他们到杨村的部队中，战士们搞了一个简单的忆苦思甜，以后又演习给他们看，坦克、大炮都出了，他们晚上睡不着觉。有一次在广州让他们看我们的公社，参观后民兵作了各种射击表演，他们看了以后，更睡不着觉。他们告诉我们，你们全国都是一样，美国一千万军队进来也不管用。我们是一方面做思想工作，一方面拿出我们的力量给他们看，国庆也是这样一个内容。

第三个问题：对一些国家如何看，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点名，我只能抽象地给你们说。

有人问，日本共产党是否是修正主义？我说：日共××××之类是修正主义。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呢？怕人民、怕革命、怕战争、怕群众、怕流血。这五怕一来，满脑子是机会主义，搞国会议员，合法斗争，满脑子是选票，就怕不合法，地位没有了，怕做地下秘密工作，怕坐牢。他们的生活都比一般工人高，他们搞示威游行，要秩序井然，不许喊口号，旁边还有警察保驾护航。因为他们怕群众起来，所以就提倡联合行动，联合苏修，这些行动就必然要公开

反对毛泽东思想。那些地方有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反对，所以就会修到底。今天报纸上说，日本有一个三口起来造反了，宣告成立一个另外的革命组织。所以现在日本就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阪、京都、关西都有革命的组织。所以这次来北京的代表团有些左派，日本共产党里也有左派。他们是来干革命的，我们要对左派团结起来，对修正主义王八蛋，最好用他们的左派揍他们。

做日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我们把日本工作做好了，就是备战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美帝打起仗来，第一线是日本，第二线是黑人，第三线才是美国人。美帝妄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很大的关键在日本，因此，他们在日本搞军国主义。所以，我们要把日本青年工作搞好，使他们，一不要实行青年的军国主义化，二如美帝发动对我国的战争，要日本青年枪口朝天，三如果工作做好的话，争取日本青年在战场上，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起义。

对某一个角落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情况很复杂，也不复杂。道理是罐罐多了，倒到莫斯科怀抱里去了。我看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谁倒到莫斯科的怀里，谁就要倒霉，将来总要受到历史的教训。那个国家的人民也不会允许同美帝国主义作过英勇斗争的国家变成修正主义。我们也不能把他们的侨民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

有同学问印尼情况。印尼情况很乱，我们只能告诉简单情况。1、印尼陆军的头子纳苏蒂安、苏哈托，是印尼人民的敌人，世界人民的敌人。2、印尼人民正在受苦受难，已被屠杀了四十万。但是我们高兴的看到印尼人民站起来了，抹干了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印尼共的领导人牺牲很多，最近刚接到一个消息说，艾地同志在牺牲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要骂莫斯科的机会主义者！有人问：九·卅运动怎么看，对它不太了解，可是觉得它好得很。九·卅运动可能在准备上有缺点，但总的革命精神应该肯定。各国革命只有在各国人民革命实践中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才行。我们认为印尼革命，印尼人民一定能胜利，中国人民的义务，就是无条件地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不能在旁边说风凉话。3、印尼华侨怎么办？现在将近十万华侨被关在监狱里。九月十四日我们派第一艘船去接难侨。这些同志是准备流血牺牲的，每个人都准备做赵小寿，这也是阶级斗争，而且也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印尼华侨回来后一到广州，如果第一次完成任务的话，估计难侨的身体非常虚弱，要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这是艰巨的任务，有不少困难在等我们。靠什么，靠广大群众。怎么做？最近中央有个关于接待外宾、侨胞的文件念一下。（略）

130.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一) (1966年9月14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四川大专院校赴京学习代表团的部分同志到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文革的两位工作人员，施景招、马学武同志一一作了解答。现将南充师范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和四川林学院等几个学校的部分赴京代表同志的整理记录转印出来供大家参考。当中可能有的地方记录不全，如果有错误和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再次说明，此文仅供参考。一律以毛泽东思想和“十六条”为准。

问：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如何？文革小组、革委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那么怎样体现党对这个权力机构的领导作用呢？

答：十六条规定党在这次文化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不能说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其它各级党组织好坏都靠边站。好的，即是按照十六条，按照(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组织，就应该服从领导，如果党的基层组织是正确的，你不服从他的领导，那是错误的。如果这个党的基层组织中的第一把手烂了，还有第二把手，第二把手不行，还有第三把手，如果还不行，当中总还有好的同志挺身而出，来领导运动，那怕他是一个人，只要他是正确的，我们都要服从他的领导。如果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烂了，革委会的工作决定要请示上级党组织，并得到批准后才能行，在运动中这个党组织逐步健全起来领导运动，而不是取消这个党组织。

问：斗黑帮要不要党组织批准？

答：要，不能想拉谁来斗，就拉谁来斗，党还要掌握政策。党根据事实来确定斗与不斗。斗人要有充分事实，该斗的才斗，不能先斗后才揭，这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就有可能斗错人。

问：最近党中央领导人在各大专院校或其它会上的讲话可不可以转抄？

答：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未经本人审查不得乱抄。最近中央领导人说过的，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对中国和世界革命关系重大，我们不能乱抄。乱抄，至于说他不尊重领导和领导同志。就是中央首长，如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们)都很尊重毛主席。即使抄的人或不小心掉了一个字，特别是毛主席的话，就是掉了一个标点符号，关系都很重大。毛主席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只有授权于《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发表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才能作为依据。以后你们见到那些东西(指抄录领导人讲话材料)只能作参考，而不能当作依据、指示。

问：斗黑帮、牛鬼蛇神时，给他们戴了高帽子，挂黑牌是不是武斗？

答：这个你们考虑去。我们不主张。十六条中没有说可以戴。我们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触及灵魂，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相信用毛泽东思想能够战胜一切敌人(中间，我们问他是否江青、康生说过可以戴高帽子，回答说：没有听说过。)

问：最近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炮轰省、市委，要罢××的官、撤××的职。如果领导人未答应就绝食、就静坐示威，这种作法对不对？

答：在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清楚，我们还有党中央、毛主席，有问题就摆事实、讲道理嘛！你不吃饭，饿着肚皮怎么能干革命呢？不吃饭还要饿死人呢！绝食，我们在监狱里与敌人作斗争用过，今天不主张。炮轰省市委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轰坏的。好的你轰他干什么！？

131.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二) (1966年9月14日)

问：周总理在毛主席接见五十万革命师生大会上说，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都可以到北京来学习，黑五类子女可不可以来？

答：凡是革命的都可以来，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你们自己解决，如果个别的黑五类子女一贯表现很不好，就按群众的意见办。

问：有一部分同学不同意分期分批派代表到北京来，说他想到那里串连就到那里串连去，这样对不对？

答：我要到国外去行不行？

问：这次通过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材料，还没有最后定案，各同学各学校之间可不可以互相抄？(原文确为互相对抄)

答：转抄能起什么作用呢，转抄有什么好处？人家也不知道你单位的具体情况。

问：有人说，炮轰司令部，是真革命越轰越坚强；是假革命，一轰就出来了。这种说

法对不对？

答：是否是司令部的所有同志都坏了？首先要分清敌我，如果随便拉到一个就轰、就斗，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不去调查研究，斗了再说，这怎么理解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是好的呢？

问：有的人放下本单位的斗争不搞，专门去轰省、市委。说，只有先把省、市委搞好，学校才能搞好。这种作法对不对？

答：按十六条办事，以本单位为主，要相信本单位的革命群众，要相信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虽然原北京市委烂了，但原北京市委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现仍担任新市委的工作，怎么理解？

至于有的省市委是不是都烂了，是好的、还是坏的，这要中央今后来决定，我们一般工作人员不能给他评价。

132.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三) (1966年9月14日)

问：有些人提出，原来做领导工作的，在运动中都应怀疑，都不值得信任，这种提法对吗？

答：怀疑是可以的，但主要还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是各级领导都不值得信任，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是成了空中楼阁了。全国哪儿那么多牛鬼蛇神？真正的牛鬼蛇神还是少数。十六条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问：有人提出，黑帮用过的东西，(包括桌子、板凳等)都要砸烂，并要承认这是革命行动。

答：砸烂有什么好处，还不是受损失，我不承认这是革命行动。

问：运动中党团组织生活是否坚持过呢？

答：一定要过，发展工作可以放在后期处理。

问：学生中有不同意见，互相用大字报开展讨论，是否算学生斗学生？

答：不算，你提你的看法，我提我的看法，可以开展讨论。

问：某些地区、某些人既不揭发具体问题，就提出“炮轰司令部、火烧省市委”这种提法对吗？

答：没有事实就不能这么讲，轰只能轰坏人，好人怎么能轰呢？一概地提出轰是不对的。“各级领导在运动中经受考验”这种提法是对的，怀疑是可以的，但必须有事实。

问：文革成员中学生为主体，怎样理解？学生占70%有否规定？

答：没有这种规定，选举中不受比例限制。党委、学生、工人、教师都可以选，完全由群众来选举。

问：关于保护少数的问题，应如何理解？

答：保护少数，只能保护革命的少数，保护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少数。如聂元梓在北大运动的初期，就是少数，不能什么少数都进行保护。

问：有些人占报社，抢档案(党案)我们就去保护，这样做对吗？

答：就是要保护，这是国家的机密，在必要的时候，还要人民的军队去保护。

问：他们说我们是保皇派。

答：那也不要怕，我们就是要坚持，保护国家的机密材料，这是非常正确的。

133. 走访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四) (1966年)

问：如何看待党的基层组织？

答：绝大多数党的基层组织都是好的，不一定每个单位必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组织都看成是坏的，象北京市委那样严重的不太多。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北京市委也有好的委员嘛，其它党委还要照常工作，还要贯彻中央指示嘛。党的组织没有烂，还要听党组织的话，还得保证他的正确领导。党支部、党小组还都应该有他们正常的会，党员还是要起先锋带头作用。团组织也是这样。在党组织未烂掉的情况下，文革党员会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党组织烂掉了，就应立即改组嘛。建立临时党组织进行领导嘛。

问：怎样看待静坐绝食的问题？这是文斗还是武斗？

答：中央没有这个指示，不吃饭的时间太长了，饿死了还干什么革命呢？我们应该吃得饱的，吃得足足的，精力充沛再干革命。我们今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你杀了他的头，把他埋在土里，但是思想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然对静坐绝食也不能采取压制的态度，(插问：这是不是反革命行动？)也没有说是反革命行动，经过教育是可以解决的。(插问：有的大字报上写着：“陶铸同志同意静坐示威，绝食斗争。”他们省委有个停职反省，他们写大字报说是罢了官，有的同学说，这种说法不对，究竟对吗？)确切点说，停职反省好了。

问：县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地委指示？

答：当然要，县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要有个领导，不能无组织状态。地委、省委是不是都烂了哇？到现在中央还是向省委、地委做指示发通知，如果他们不按中央指示办事，这是他们的问题。

问：怎样对待外地同学串连？

答：运动初期各个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对外是保密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后来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同学要求到外地串连，应该欢迎，互相交流革命经验，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大革命之火，革命要靠自己，去帮助别人。走了，自己单位的革命怎么去搞？革命的串连要分期分批地来。

134.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15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四卷)

135.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15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四卷)

136. *林彪对军事院校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的讲话 (1966年9月18日)

(见《系年录》第三十五卷)

137.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1966年9月19日)

(开会前在总理的桌上放了很厚一叠印刷品，故总理的谈话先从印刷品开始谈起。)

总理：你们印这么多东西，科学院有几个印刷厂？

答：只有一个印刷厂，在这里还有一个印刷所。

总理：印刷厂来了人没有？

答：没有。

总理：怎么没有代表？

答：因为他们在通县，在那边没法管，他们那边四清搞过了。

总理：他们现在印什么？

答：印重要的东西。

总理：这些印刷品是在哪里印刷的？是不是只印一方面的意见？

答：是我们革命串连队印的，是通过红卫兵去印的，印刷厂和我们的观点相同。通过红卫兵联系的，他们工人印是自发的。

总理：什么叫自发？是自觉。通过做工作就自觉了，不同观点印不印？

答：不同观点不给印。我们也说过，让他们不同观点的也给印，工人不同意，工人说：他们要印毛选，时间紧，要印四十万册。

总理：他们几班倒？能不能给不同观点也印？

答：不知道。

总理：印毛选是谁传达的？四十万册你们知道吗？

答：事先不知道，事后才知道。

(总理问了张劲夫、政治部、监委等几个人，他们都这样回答。)

总理：这么件大事不知道，陶铸上任后头一件大事就是印毛选。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总理：你们的部是怎么管的呀？哪个管印刷厂？印刷厂印毛选这么大的事情不清楚？你们要讨论讨论，你们不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吗？到底印刷厂怎么回事，不同观点不给印？(有人解释了一下情况，后来不同观点的只好到外面去印了。)

总理：你们不给印不好。

(总理翻各种油印材料，见到有个战斗小组的名字，计划组有两个战斗小组)

总理：战斗小组怎么回事？计划组的同志来了没有？

答：有。

总理：两个战斗小组有多少人？

答：十多个人。

总理：你们几个人就是一个战斗组！

(总理看许多战斗小组的名单，念了好多个)

总理：战斗小组真不少，搞这么多战斗小组真是百花齐放。

答：我们五百多人，有四十多个战斗小组，现在还在增加。

总理：你们这么多战斗小组都印可不行，观点相同的还是合并一下，对于不同观点的印传单，政治部要帮助，不是说服工人的问题，要把国家的物资给他们有印刷出版自由。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是你们共同的基础，是你们的方向。政治部要为他们服务，当然不是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自由。不给另一派不同意见的出版自由，那就不能百花齐放，不同意见要申诉，对于宪法要保证。我在清华讲过六点，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示威、游行、结社的自由。集会，大会、小会都可以开。言论自由，你们几个人在一起可以辩论，你们集合了几个人就变成了战斗队。示威自由，示威你们都搞了，开了万人大会，这不是示威？这是自由。游行自由。宪法规定以后毛主席经常说，给人民的自由过少了，比如请愿自由也可以给。五七年有些地方党委对请愿很害怕，不等出来就挡了回去。现在不同了，来的人很多，应接不暇，只得请他们回去。搞革命还得靠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还有罢工、罢课、罢市的自由。罢税也可以，农民感到负担太重了，可以罢税。罢课也可以，可这次没等他们罢课，我们就宣布放半年假。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你自由。我们的自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性就在于此，比如反革命就剥夺他的公民权，就不给他自由。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他自由。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中，重点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几条不是并列的。十六条中的第十二条，其中心就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反党就不会里通外国，不反社

会主义就不大可能不积极工作，给自由就是有阶级性的。

科学院有各种不同意见，按十六条办事，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自由，印刷品也要这样。九月七日我这样讲的，要给就通通给，工人自觉都是一种，但也可以用工作时间搞一点东西，这就是党委责任。党委要执行宪法，政治部要保证他，让他执行。

印毛选这么大事，你们不负责任，知道了也不调查一下。

(这时，总理叫他的秘书给通县印刷厂打电话，调查一下印毛选的情况。)

总理：组织部呢？

答：我们没管，我们只管组织工作。

总理：只管组织，不管业务，我们政治怎么挂帅的，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是错误的，解放军报已经很好地驳斥了，但你们要知道业务，否则你们怎么指导，怎么管？

总之，要给他们自由，政治部工作要给他们印刷的自由，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自由。当然也不要印得太多，太厚了也不行。要薄一点，要简单精练些。但不要把我这个与××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放在一起，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有阶级性的。

张劲夫：这我有错误，我没抓。

总理：这不是没抓，是没给人家自由。你们是党委，政治部，他没有集会不知道这件事，各个部门也不知道，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你们没给人家自由，只给一方不给另一方，就是这一方也通过红卫兵，不是通过领导的，工人只是自己搞的，热情很好，但纸、油墨都是国家的，而另一方却到外边去印，再回来报销，这都是国家的，要给大家同样的自由。再比如我们的服务员，他能不能只给你喝水，不给另一个喝水？给你坐凳子，叫另一个站着？40万套毛选你们还不知道，这是政治部的工作，你们没抓好，对不同意见现在就好些了，各种意见能传达，但不能充分发扬民主。抓革命促生产是对科学院的最大考验，这个印刷厂还不错，还利用业余时间来印，印刷厂的同志没有来代表，你们怎么也不去看看呢？他们应该有代表来。下午有三个人说来要见我，我没见他们。我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印刷厂的，否则就让他们来了，他们没来代表，应该让他们来。

你们看科学院开代表大会可不可能呢？现在按多数选代表成熟不成熟？大家想一想，举一下手。

答：代表个人呢，还是代表大家？

总理：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看代表个人吧，现在举举手。

(举手结果 21 人同意，24 人不同意。)

总理：看来还不成熟。院党委的问题解决了，所党委的问题还有争论，是好事，比万人大会争论好办。科学院有几万人，开几万人的大会辩论不方便吧？开个代表会 500 人争论就好些嘛！比如你们××局这么多组，意见一致的可以合起来，160 个人选三个代表，少数派人不多，过不了半数，50 个人也可以选一个嘛！

答：我们那边只有五、六个有不同的意见。

总理：你们压制了没有？

答：没有。以前不大敢说话，现在敢说了。

总理：总之，少数要有代表，允许他们选上。多数表决也有不好处，他们过不了半数，但也代表一个意见。是否人数多，多几个代表，少数人少几个代表，大单位可以多选些，独立单位要选，印刷厂要选，还有一些小单位人很少，你们自己考虑，怎么好就怎么选。政治部下面设了很多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我看选一个就行了。你们对部很感兴趣，可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威信都很高，你们部下面还有部，是否改一下。毛主席说中央有很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个部得改一改，要有少数的代表，各个单位能选就选，总得有个声势，多数的要有，少数的也要有。选不出来，现在采取个临时办法解决一下，要尽快解决，这样意见可以多听一些。(这时总理的秘书来了，向总理汇报了了解的情况。)95%印毛选，5%印科学书籍、科学杂志和其他东西。这一部分还可

以挤一下，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抽 3%时间来印刷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两方面的多印一些，回去好好抓一抓。

张劲夫：我的思想还跟不上去。

总理：这是共产党员责任心不强。科学院的生气不够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给你们说个问题。今天本来三点开会，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是讲话了，刚才来了个同志讲了几句话，这我首先声明我周某人不想给人戴高帽子，就是哈尔滨的事。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学生劲头很大，火气旺。他们科局长以上的干部戴上了高帽子，都打了，体罚了。我看戴高帽子也算体罚的一种，但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就不算了。那个地方搞得很厉害，很激烈，面太宽了，二百多人有一百多人都搞了。但那里的干部生气很大，说他们斗可以斗，斗了后我还要工作，他们斗了后把帽子摘了，把脸上的墨水洗干净了，再干工作。学生看了很受感动，说他们真了不起，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你们的领导干部，他们有志气。在大风大浪中，年青一代和年老一代都要经风雨。现在我们国家里不管怎么样，天是塌不下来的。科学院的领导就没有生气，党中央还有待下结论。我要给你们讲清楚，辩论要进行，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多数的意见，少数的意见都要平等相待。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就要平等，要给多方面的自由。首先院党委政治部要抓工作，要用自己行动来说明，要确实给他们便利。以前是一边倒就不好，××所的事，不给人家自由，压制人家，现在有了改变，但还不够，要在物资上，而且要在组织上也是这样。文革委员会要扩大，独立单位要参加，找八九十人，百十来人就行了，这样就能讨论。我作过一点调查，刘××是联络员，有几个帮手，但不够，你们得派一百来个才行。现在人还没有找到，我总不能光做你们的联络员，否则我别的事就做不了。

九月七日张劲夫表态以后，你们给了我统计数字，但还不够，你们要给我内容。你们不要只解决党委，还要解决整个科学院的问题，斗、批、改要搞一搞，要抓业务，要抓生产，不要认为院党委的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人的因素第一，一边搞革命，一边搞生产。印刷厂没耽误生产，四个月生产四十万套毛选是可以的。他们要有代表，我现在就知道印刷厂没误生产，×××同志，给我调查一下，哪些地方没有误生产。九月七日后，你们恢复生产，最早是陈伯达同志八月七日作了指示，毛主席在八月十五日指示的，你们是八月十五日读的。生产尖端不能误，印刷厂 5%的时间你们去考虑，业余时间你们也可回家嘛！

统一由革委会管理一下，45 个单位加起来就有一套了，多数意见少数意见都写进去，写在一张纸上，同时要简单明了，一句话就可以。比如十四条有人说对，就写上对；有人说不对，就写上不对；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不要举上很多例子。十四条大家有很多意见，以前也提了好多，“十四条”大家有意见可以废除，文艺六条、电影八条已废除了，你们知道吗？

答：不知道。

总理：对，你们不该知道，你们不是搞文艺的，搞教育的。十四条可以废除，不过那个时刻也起过一些作用，但思想上有些问题，可以追，当然要否定它也可以，你们写张纸就够了。我来读读要点，否则看不过来，还得由秘书分类，有的就不看了。下午你们一个所写一、二张纸，要在三四天内搞出来，我来看，搞出这个文件，这个星期不能再拖了。光有数字不行，我要有观点，四、五百字够了，超过一千字就退回去，这可不容易，要考验你们。

现在党委没有停职，你们要检查党的工作。杜润生、卫一青的问题为什么不追，你们要好好检查揭发，这也说明你们的生气。我要全面考查你们，不能从××所一件事上看。张劲夫他检查了，我先从××所开始调查，我搞了些材料，这件事科学院处理不当。出号外不能从一件事情上看，要考验你们党委，院党委四五个人，郭老他现在也早不管事了，中学生不知道，老搞他，你们是这里的人，都知道了，你们这里处理完了，告诉他就行了。兼职太多不好，太多了要犯错误。现在我管了好多事，也不知道那个地方要犯错误。

我们要有大民主。斯大林没有搞，列宁搞了，但他死得太早了。我们现在有毛主席；

七十多岁了，但精神还这么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科学院有没有接待任务？

答：有。原来是三千五百人。现在是一万人。

总理：这个任务很重要，要做到五包：包吃、包住、包医疗、包交通、包宣传，发动家属蒸馒头、蒸窝窝头。我们现在国务院都打开了，办公室的地毯都拿出来了。不要到南海去，中海可以去住人。到国庆原定来一百万人，现在看来一百万人可能打不住。

(下面总理回答了一些人提的问题。)

问：有些专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红卫兵不发给他们工资。

总理：现在党的政策是不减工资，如果自愿要减可以减，但要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行劳动改造，还有劳动待遇。

问：红卫兵抄家该不该抄？

总理：如果有确实的证据，有违法的东西象枪枝弹药武器可以抄。如果一般的东西，你们自己考虑。我们也发表不少政策，有些我们正在研究，你们可自己考虑。

问：专家的工资扣不扣？

总理：不扣，由他们自己减，但根据你们自己考虑，要能维持生活。

问：红卫兵、赤卫队与文革小组关系怎样？

总理：这个问题，常委正在考虑，正在研究，还没决定，待决定后公布。

问：科长以下的算不算黑帮？

总理：你们自己考虑，自己讨论，我只能讲个原则。

138. 陶铸委托熊复传达的四点指示

(1966年9月20日)

九月二十日上午，熊复同志受陶铸同志的委托，会见哲学社会科学部两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二十四人和学部负责人潘梓年同志，并向他们讲了话。讲话内容(纪录稿)如下：

同志们：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来中宣部工作时间很短，只有半个月，很多情况不了解。我们认识一下吧。(分别介绍)

我们听说学部的文化革命小组已经解体。今天我们请潘老(潘梓年同志)到场，是作为学部负责人请来的。

今天没有可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红卫兵有两个组织，一个联队，一个总队。如果你们愿意讲，我也愿意听。你们看怎么样？

(插话：还是先请熊复同志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吧。)

那我就先把意见谈一下吧。

(一)

有同志要求，把张际春同志交给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斗争。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不久以前，受陶铸同志委托宣布中央关于张际春停职反省的通知时已经说过，欢迎学部的同志们对张际春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据我所知，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已经开过这样的大会。)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只要你们准备好了，要开大会，随时可以把他交给你们。我们对学部的同志这样讲，对文教口其他部门的同志也是这样讲。

(二)

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们是两个红卫兵组织，相互之间是有不同意见的。你们双方最近

都开了辩论会，据你们通知，是讨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中宣部派了杜大公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耳朵去听你们辩论。他们的任务，是把他们听到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也已经把他们听到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如果杜大公同志他们在学部讲了什么话，那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你们有充分的权利，把你们辩论的情况和意见，书面提交我们，或者口头告诉我们，我个人可以负责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转达。(就我个人来说，希望同志们更多地提供书面材料，因为这样更便于我们向陶铸同志转达。)

(三)

希望你们双方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知道，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我们愿意听取你们双方的意见，随时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

(四)

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同志最近两次讲话也指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我们赞成全学部的革命同志都按照十六条，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也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办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受陶铸同志的委托，同大家见面，所要讲的，就是这四点。

(此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正式记录稿)

139. *周恩来、陶铸等在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1966 年 9 月 21 日)(见《系年录》第三十六卷)

**140. 关锋、戚本禹和北京地院“东方红”及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1966 年 9 月 23 日)**

关：希望你们参加今天的会，批判斗争邹家尤。邹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邹家尤是革命的话，就该这样做，谁有意见他就去听。还会打死他吗？不会的。我们应该和同学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么说什么嘛。

戚：错了就改嘛。

关：对。邹家尤一定要来的，不来是不对的。允许对邹家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允许说邹家尤是好的，也允许说邹家尤是坏的。你们若是认为不需要批判或者现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们不能妨碍他们批判。

戚：(没有记上)。

关：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听取意见(按：指九月五日“东方红”公社到地质部请邹，而邹却躲回地质学院不去地质部)，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怕学生呢？听听有什么要紧，听听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指九月二十三日地院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的事情)一斗、二批、三改，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就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当然这里头的情况我知道得也不多，但这点是肯定的。至今邹家尤应该和他们(按：指“东方红”方面的人)见面，至少他没把他们的话听完，就算是错误的话，也要听完嘛。

戚：你们看，是否把扩音器按一下。(“东方红”要开批判会，红卫兵等方面不给扩音器)你们负责按好，用完你们收回去。

红卫兵代表：我们让他们打借条，他们自己按，他们自己也这么说的。

戚：大家都在这儿，你们按，你们收，还要什么借条？

红：我们就让他们打个借条吧。

戚：你们有困难，我们不勉强就算了。

关：没有扩音器也一样开嘛。我们过去打游击也没有扩音器嘛。

戚：你们的红卫兵是否也参加批判邹家尤？

红：我们可能不参加，因为今天早上九点直到现在都在紧张战斗。已经很迟了……

戚：你们要是怕累就不参加好了。人家也是战斗了一整天，人家不累吗？干革命就不能怕累嘛！我们相信你们大多数还是好的。你们看是否去广播一下，让大家都来参加，实在不愿来就算了。你们现在去把喇叭装一下，大家的财产要大家共用嘛。

关：大家的财产要为大家服务嘛。

戚：对，为人民服务嘛。

红：我们要说清楚，他们已经抢了很多广播器材。

戚：大家的东西嘛，怎么算抢呢？他们又不是外来的强盗，怎么叫抢呢？大家的东西嘛，怎么广播器材是你的呢？

红：当然，……不是我的。

与关、戚同来的另一位首长：你们去按一按吧，这个会是中央文革主持的，是他们叫你们按的。

红：我们按，我们拆，我们保管，是不是这样？大家都在这里，“东方红”的领导人也在这里，大家听了，我们按，我们拆，我们保管。

戚：你们管，新的文革成立以后，归新文革，但是今后器材要为两方面服务，既广播你们的，也广播“东方红”的，不就没事了。

关：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和同学见面是不对的，他们到地质部去是正确的，他要是见了他们，就不用等十几天了。

戚：你们文革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见我们？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你们是不是不欢迎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你们要是实在不愿和我们见面也就算了。

红：我们不是院文革的，我转达一下吧！

关：我们是陈伯达同志派来的，你们的院文革为什么不来接见我们？我是给院文革写的条子，为什么他不来见我们，而派两个代表来？

戚：我们是陈伯达同志派来做观察员的，陈伯达的批示你们广播了？

红：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批示，若是有，我们一定广播。

戚：刚才不是有很多同志抄了吗？谁抄了拿出来让他们抄一下。

“东方红”方面一同学拿出批示的抄本，红卫兵代表抄了一份。

批示全文：兹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到地质学院作观察员。

陈伯达 九月二十三日

戚：你们两个，一个负责按喇叭，一个去和院文革转达一下，我们请求见他们。

(红卫兵代表出去后，稍停，北航“红旗”一战士找关锋同志，汇报情况。)关锋同志很关心他们，问他们：“你们学院原工作队长赵如璋接见你们没有？”并表示“赵如璋同志如果不接见你们是不对的。”关锋同志还关心地说：“静坐绝食是这些官老爷逼出来的，做得对。”后来又有一个北航的另一派意见的人，对关锋同志说：他们和“红旗”方面的意见不同。这时“红旗”一战士过来说，“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关锋同志马上解释说：“不要这样，让他把话讲完，出身不好也可以把话讲完嘛。”紧接着。

关：赵如璋为什么不签名呢？为什么十几天不见面呢？

那个人说：我认为对待一个军人这样不对。

关：我认为是对的，要坚持大方向嘛！

那个人说：反正我们有些想不通。

戚：你们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的这些话主席早就讲过。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得很清楚。这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不怕群众的。

关：别说一百个。就是十个群众让他去，他也应该去。他是工作队长，整了同学嘛。

141. 关锋、吴德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1966年9月24日凌晨)

关锋：

一、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讨。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当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早已说清楚了的。

二、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当去检讨。

三、多数派学生，既然你们对工作组没有意见，你们应该欢迎和支持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去检讨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这样做。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四、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讨的行动，不能说是错误的。是对的！

(“是对的”三个字是关锋同志讲的，原稿上没有。)

(这是从关锋同志本上抄下来的。)

吴德：

同志们：

我代表我们市委完全拥护关锋、戚本禹同志的意见。

“东方红”同志们的要求是对的。(掌声)我们支持你们的行动。(掌声)你们学院里边有不同意见，希望你们经过讨论，逐渐取得一致。对于特别是“东方红”的同志们，对于红卫兵、赤卫队的同志，我的意见也不要给他们戴“保皇派”的帽子。(掌声)我相信他们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掌声)有些问题的确不一定对，或者是不对的，也是认识上的问题。所以特别要求我们“东方红”的同志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团结大多数。(掌声)因为彼此都是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应该很好商量，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很好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们两个方面很好地团结起来。(掌声)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其次，谈一谈，我们市委在前段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所以这路线的错误应当主要由市委来负。当然工作组的错误也是有他们的责任，他们应作检讨。检讨得不好，应再次作检讨，检讨到把路线问题弄清楚为止。邹家尤同志仅表示态度，以后还应该开会作系统的检讨。以后同学们要他什么时候来检讨，就什么时候来检讨；要在什么范围内检讨就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检讨。最后提个建议，今天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希望红卫兵的同志们也要很好地进行一次讨论，也希望“东方红”同志们很好地讨论一下。(掌声)

刚才关锋同志讲，文化革命时期要讲短话，开短会，现在时间不早了，现在就按关锋同志的意见，今天开短会，会就开到这里，散会同意不同意？(静了好久)“东方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应当及时解决，例如待遇等级问题，还有吃饭问题。(笑)这些问题都应该及时解决，希望你们在讨论时可谈谈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同意散会，最后就呼几句口号，好不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讲话由记录稿和录音校对而成，未经本人审查)

142. 张平化代表省委在省委礼堂接见革命群众的讲话 (1966年9月24日)

革命的同志们，同学们：省委表示欢迎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利用今天这个和大家见面的机会，讲几个问题。

第一、形势好得很

全国的形势好得很，湖南的形势好得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向着更深入更高级的新阶段健康向前发展，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造人类灵魂的大革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广大的革命师生、革命的知识分子热烈参加了这场运动，运动蓬蓬勃勃不断向前发展。这次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开展的，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掌舵的是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掌舵掌的非常好，气势蓬勃的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前进，运动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许多英明论断和科学预见，运动就是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的。“十六条”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是我们行动的纲领和思想武器。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按照“十六条”办事，才能取得文化革命的彻底胜利。总的看来一片大好形势，以文化革命为纲，推动工作胜利向前发展。

第二、由坏事变好事

这是指湖南长沙“八·一九”事件。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长沙发生了“八·一九”事件，这件事是坏事，但由于条件的变化，坏事已经转化成了好事。条件变了，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可以互相转化了。坏事变好事，取得许多方面的好作用，至少可以在下面四个方面起了好作用：

(1)教育了干部。这个事件给干部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训，帮助了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毛主席的有关群众、阶级斗争等等论断，帮助我们懂得和领会了“十六条”。以前也讨论过，传达到了，但并没有完全懂得，“八·一九”事件教育了我们如何发扬民主，认真听取群众及时批评，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所以给从省委到基层各级干部受了一场深刻的教育。

(2)发动了群众，动员了广大群众，发扬了大民主。长沙大动员，全省大动员，还动员了首都北京外省外市的群众。他们不远万里来给我们上课，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平时听不到的话，这次听到了。以前别人不敢提的，这次提了。以前总是轻描淡写，这次真是指着鼻子，毫不客气，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实在是难得的机会。以后要保持这种作风，运动中要听，运动之后还要听。勤务员不听主人的话行吗？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规规矩矩地听取群众的话，听主人的话。这次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叫大民主，比平时的小民主要大得多。

(3) 这是一次最好的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

平时也审查过干部，有时作鉴定，优点几条，缺点几条。现在看起来，平时那样的审查是很不深刻和可靠的。这次碰一碰，革命的洪流冲击一下，一下不够再来一下、二下、三下……有的经得起，有的经不起，一碰就垮了，就瘫痪了。对干部是一次很好地检查，那些干部是真突出了政治的、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就经受得起考验，在大风大浪中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有部分经受不起考验，平时看不出来，在这次大风大浪中看出来了。

(4) 暴露了牛鬼蛇神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和其他牛鬼蛇神，平时是伪装起来、隐蔽起来的，在这次事件中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纷纷

出笼。把这些牛鬼蛇神暴露出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看是好事。

同志们还可以说出许多条来，不一定只是这四条。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发展，这些好事还要继续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如教育干部，发动群众，还要发挥他的积极作用的。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教训，永远不能忘记，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不脱离群众。

原来的坏事变成好事，这证明形势越来越好！

第三，在大好形势下，不要放弃了阶级警惕性

应当看到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他们时时想打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他们过去一有机会就捣乱。这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起来以后，他们利用广大群众的激昂情绪，进行挑拨、煽动、造谣、诬蔑，挑动群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林彪同志在天安门的讲话给我们敲起了警钟，要我们注意，牛鬼蛇神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能容忍他们？不能，要识破他们，不要上他们的当。林彪同志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讲话的，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话的。我们要非常重视这篇讲话，《红旗》杂志社论和林彪讲话是一致的，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话的，好好学习与研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林彪同志的讲话与社论。

同学们，同志们，一切革命的人都应该想一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公开提出“打倒一切当权派”是什么意思？《红旗》杂志讲得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前，当权是无产阶级。这一小撮牛鬼蛇神要打倒一切当权派。有人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又是什么意思？从党中央到生产队，通通都要打倒，这是什么目的，是代表谁的利益？他们不但这样讲，实际上还在这样干。这是什么人？他们在湖南就是这样干的，他们直接攻击省委，顺着省委到中南局到中央，下一直到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受到围攻。不要以为围攻是我们革命同学干的。这是极少数坏人在幕后煽动起来的，直接干这些事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在幕后搧鹅毛扇子的是坏蛋。他们的所谓“炮打司令部”，是不管什么司令部都打，实际上是专打那些走社会主义的司令，专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恰好不打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看，他们说打湖南省委司令部，要他们写出材料来，拿出理由来，拿不出，他们要先轰，毫无根据地轰，架起24门大炮轰，架起多少大炮轰，轰了又轰，还是轰不出来，还要轰，这是为什么？材料中证明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当然要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但他们一口咬定非罢官不可，湖南省委是黑帮，谁要是讲一句公道话，就说你是“保皇派”，根本不讲道理。什么叫“保皇派”？“保皇派”就是保资产阶级右派的皇，自己也是右派，这样的右派才是真正的保皇派，许多不同意改组湖南省委，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几位同志的官的，并不是右派，他是真正的革命派。有一段时期初成为保皇派的人确实多的是，有许多人，其中有些很好的同志，包括大量很好的同志，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认为湖南省委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执行以毛主席为首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虽然在“八·一九”事件犯了错误，相信能在自我批评中纠正的，这些同志看问题是历史上全面的看问题的，不是根据一事一时看问题。他们看到湖南省委多年来忠实按毛主席(指示)办一切事情。发现自己工作上有缺点、有错误，就检讨再检讨，这些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多年来，湖南省委抓住了阶级斗争这条纲，推动三大革命，在农村城市开展社教，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一年比一年好，他们看到湖南省委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同那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了斗争，首先是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展开了斗争，以后和那些企图替“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翻案的一伙人斗争，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农村城市涌现了大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历史上空前未有，这些事实，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我们看重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我回来两个任务，请罪和造反，头一条请罪就是作自我检查，现在还是这样着重检查错误和缺点。但是，决不能承认湖南省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帮。究竟主流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要革命的，本着这个主流来检查错

误。夸大错误，否定成绩，把革命的人说成是反革命是不能容许的。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的问题，是国家改不改变颜色的问题。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湖南省委丑化，想煽动群众，施加压力，要罢官，要改组，后来看到此计不成，又采取另外政策，罢不罢由你，丑不丑由我。如果中央不罢，那就在群众中丑化。怎样丑化呢？无非就造谣，攻击的对象是王延春同志，把他说得一塌糊涂，毫无是处。我回来之后，看得很清楚，主要矛头是对准我了。30号回到河东。31号过河到了湖大，9月1号听到了谣言，说张平化是炮轰出来的，我没有理他，用不着我辟谣，接着又听到新的谣言，在北京就听说什么张平化是“八·一九”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出去几个月了，还成了这个罪魁祸首。回来以后又听说“三相信”的口号是张平化提出来的。这是歪曲！拿“三相信”的口号来压制民主，压制那些向省市委、市委工作队提意见的人，那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这和平时讲省委是可以信赖的、市委是可以信赖的，不是作为一个口号来提，这是两回事了。现在还可以提。因为忠于毛泽东思想是主流，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是可以信赖的。讲这样的话和“三相信”的口号混淆起来，把这样的话概括成“三相信”，这就是歪曲！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又说我“提倡包产到户”，这也是歪曲，我们曾经搞过一段“田间管理责任制”里有一条方法是联系产量“有奖有罚”。后来我们发现这是错误的，容易被包产到户的人利用。62年3月中旬发出的文件，3月20号就收回了，省委马上纠正了，在广州开会时，就作了检查。运动开始，向同学们两次作过检查，在党的各级会议上作过多次的检查，但这种错误和“包产到户”的性质不同。作检讨之后还要夸大歪曲，目的又何在呢？还有一些谣言说：张平化是接周小舟的班。“彭、黄、张、周”的阴谋被粉碎之后，中央调我到湖南，是揭露和粉碎周小舟的反党集团的，来湖南的第一件大事是反右倾斗争，就是为了捍卫党中央而来的，与周小舟这一伙人针锋相对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及其同伙，我们要揭露他们，粉碎他们，他们对我们有刻骨仇恨，这次煽动向省委进攻的人，就包括有“彭、黄、张、周”中的反党分子。他们不敢公开出面，在暗中煽风点火。我九月二日七点煽风点火的，那时煽的阳风，点的阳火，煽无产阶级之风，点社会主义之火，“彭、黄、张、周”一伙是煽资产阶级之风，点资产阶级之火，这是煽阴风，点阴火，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和上面情况相联系，社会上有问题，应注意。农村、城市出现了一部分人闹单干，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改造，但有人乘机反改造。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些人过去受了批判，现在乘机反攻倒算，闹单干。有的手工业者、小商贩拒绝改造，农村中有的要多分自留地等。有的破坏集体财产，破坏森林，乱砍乱伐，有的公开烧毁国家仓库，社会中的牛鬼蛇神乘机捣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注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篡夺文革的领导权，篡改文化革命的方向，幻想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正在这个时候，伟大的舵手发出了号召，要我们掌握运动的大方向，朝着毛泽东指引的大方向前进。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斗争的大方向问题是国家大事，我们是不是要关心呢？如果不把大方向掌握，怎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第四、依靠左派，团结多数，孤立右派

十六条中明确规定了的，《湖南日报》社论中指出，坚定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出乎意料之外，这篇文章遭到有些人反对，不满说：“感到有压力！”这就奇怪，我们依靠左派，你们感到有什么压力？那你是什么派呢？毫无疑问，必须坚定依靠左派，中间派动摇摇不好依靠，我们要善于团结中间派，使中间派变成左派，使右派孤立，而不要使自己孤立。对抱有不同意见的人，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有责任向他们做工作，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解释我们的主张，向他们指明斗争的方向，进行耐心的工作，相信他们能够团结，能够争取，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革命的左派呢？标准不能根据个人自己口头上的宣称。听其言观其行。特别重要的是观其行，所作所为，以实践为标准，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是不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核心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忠于毛泽东思想，是否真正

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是否真正去学，是否真正用毛泽东思想，这也不能单看口头上，而要看他的行动。如果你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行动上公开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十六条，这是口是心非，那就不能相信你，我们讲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是讲的老老实实态度，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真正相信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灵魂与世界观，只有忠于毛泽东思想，才能忠实于党和人民，是不是革命的左派，就看你是不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这是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核心，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五、善于分清敌我，分清主次

我们要和敌人斗争，就要分清敌我界线，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究竟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对群众要团结，打击敌人，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要打击敌人，就要团结群众，不打击敌人，就会脱离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是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

谁是群众，谁是敌人，任何一个单位，不论学校、工厂、企业、机关，任何一个地区，无论是城市或农村，一般的说来，绝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95%以上是能够团结起来闹革命的，开始可能是有60、70、80、90、95%以上，除了依靠力量以外，还有各种抱有不同意见、主张的人，这些人我们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

这里讲一下曾经主张“一改、三罢”的人，应该分清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这些群众为什么主张“一改三罢”呢？情况是复杂的。这里相当多的人不了解真相，不知道湖南省委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被“八·一九”事件所激怒、恼火了，就凭这一事件就非改非罢官不可，这些人还是一股热情，在不听真相的情况下跟着人家喊了“一改三罢”，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类人，对省委有意见，而是由一些缺点、错误引起的，平时就有意见，“八·一九”事件后，情绪暴露起来，这样的人也不是敌人。总而言之，曾经提出或赞成“一改三罢”的人绝大多数是好的，对他们应抱着团结——批评——团结，以后跟他们说清楚，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明了真相的。说清楚有不同的意见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这样的人我们是同情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即使还达不到团结，也要耐心等待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里有个过程，不管过程要多少时间，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必须把他们同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加以严格地区别，把他们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在分清敌我的情况下，还要分清主次，就是敌人也有主次之分，有些是主谋，为首的首要人物，有在前台的，有在后台的，我们不能光注意前台，不理后台，而后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没有好的导演是演不出好戏来的。同志们千万不要轻视导演，也有的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的。主要的敌人不要放松，要把他们揪出来。主要斗争对象是这些主要敌人。对这些人必须斗倒、斗垮、斗臭。次要的要根据他是否坦白交待程度决定他。根据我们的经验，当然，主要人是会抗拒的，对次要人要看清主次，我们历来主张坦白从宽。这个方针不会变。

有人问过我，你回来造了什么反。我说造了一点，成绩不大，现在继续造反，和同志们在一起造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今天向同志们表示决心，但主要依靠广大革命同志们、同学们、革命的师生员工、广大的工农兵群众。

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这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十六条也有明文规定。我第一次在湖大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就用大字报批评，说我是违背毛主席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反对武装斗争！”我们讲的武装斗争，是指的那些拿枪的敌人，但对不拿枪的敌人只能文斗。用文斗是指的那些不拿枪的敌人，我们历来的政策也是这样，俘虏的教育等。我们不但要学会武斗的本领，更要学会文斗的本领，打一拳，戴高帽子不要学。在这里我向同志们澄清一件事。有的人说戴高帽子是文斗，是康生讲的，我说戴高帽子至少不算文斗。他们说康生讲

了戴高帽子至少不算武斗，后来康生知道了，要我来辟谣，他没有讲，他不赞成戴高帽子、挂牌子的做法。林彪讲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戴高帽子只能戴在外面，怎能带到里面去呢？用文斗能孤立敌人，使广大群众认识他是什么东西。武斗只能引起一些人对敌人的同情，不能孤立敌人。敌人最怕的不是武斗，而是文斗。

我们不要学那些简单办法，侮辱办法，折磨肉体的办法。应揭开他的画皮，用文斗，左派队伍可以得到锻炼，锻炼我们的本领，学会分析的办法，动脑筋，文斗才能更好争取中间状态的人。而那些右派常常伪装成为中间派的面目出现的，他要装左派装不像。但也有把他们揭露后，这样使中间派大吃一惊，原来如此！我们要划清中间派与右派的界线，不用文斗很容易使中间派的人同情右派，所以，同志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七、主要的搞好本单位的一斗二批三改

运动首先是本单位开始，当时十六条讲的也是搞好本单位的，后来运动的发展突破了本单位的范围，学生上了街，下了乡，出现了全国大串连，大发动。现在串连差不多了，现在可以看出个苗头，又要回到本单位，还是搞本单位的一斗二批三改。我们要看到运动发展趋势，没串连够就让他们串连够。根据中央的精神，劝他们不要到县以下的工厂农村去串连，我看串连够了还是要回到本单位。作为我们领导同志左派骨干力量，应该预见到这个形势，把本单位的“一斗二批三改”扎实地搞起来。让他们消遥法外，搞得太久了，大家会有意见，人家会说“对右派为什么这样客气？”搞的太久了，会脱离群众。要先破后立，破中有立，把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才会好“批嘛！”，强调搞好本单位，可以避免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当然两个几个单位可以联合作战。学校右派靠谁去斗，靠学校师生员工去斗，应该相信他们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别单位派人去包办代替。从外面施加压力是错误的，这是挑动群众斗争群众，这个学校斗那个学校，这个工厂斗那个工厂，挑动学校斗医院，这种办法是错的。随便指一个地方就是顽固堡垒，就派好多人去包围，这是违反十六条的。在本单位就会去斗右派，就不会发生群众斗群众。如果个个单位都搞好了，全国就搞好了。依靠本单位左派，团结本单位群众，这样运动更加深入扎实，这样就会运动彻底胜利！

最后高呼：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争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于湖南省委礼堂

143. 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 (1966年9月25日)

周总理于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时，在国务院接见了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和外地来京的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和周荣鑫同志等。下面是接见时的讲话纪要。

周总理首先询问了代表的姓名、学校和籍贯，然后进行了座谈，开始有人提到仪仗队的问题。

总理：仪仗队这个名字不好，是封建的，是否可改为前卫队？这是我的倡议。

代表：有人要改名字。

总理：现在大家说要改名字，我看不一定要改名字吧！我开始参加革命时，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要改名，说叫无名，其实还是有名，此人后来不是改了名吗？姓陈嘛！现在国务院参事室，请红卫兵不要去冲他。当时有人要我改名，我说不改了，国民党通缉我，我都没有改嘛！

有的工友说我九月十五日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都看过的。当然这样讲，也不奇怪，有说是见怪不见怪，……

少数派不要紧。我和你们见面晚了些，但我是支持你们的。你们开会的时候，刘志坚、戚本禹同志不是都参加了吗？你们开会时有多少人？

代表：四、五千人。

总理：第三司令部是不是完全是少数派？

代表：大多数是少数派，有个别是多数派。

总理：你们只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少数也会发展成多数的。当然有错误就要修正。外语学院工作组问题的辩论结束了吗？

代表：没有。(有人插话：他们一点也不承认。)

总理：不对吧！检查几次？(有人说：检查了两次)不对吧！我叫我的秘书去就参加过两次会。

代表：开了五次会。

总理：对！五次会。人总是有一怕，外交部做政治工作的刘新权就怕你们少数派，你们不放他嘛！你们是少数派，但有人怕你，说明你们有力量嘛？工作组五十多天的错误有多大吗？错误有大有小，但不要怕。地质学院邹家尤吗？(有人说：溜了)跟你们见面是坚持嘛！你们斗争的很厉害。多数派不是包围了吴德同志九小时吗！现在解围了没有？打电话。没出来，找我谈。(有人说：吴德同志已经到文化宫去了。)他管全市国庆节的筹备活动)他是副主任，主任是叶剑英同志。你们包围他九个多小时，他怎么能办事呢？！

代表：邹家尤被人保护起来了，我们是在野派。

总理：在野派更好嘛！发言权更多些嘛，你们对立的很厉害，是否把房子来个一分为二，划一个非军事区，来一个没有武装的保护，然后再谈判。这在外交上采用过的。

代表：工人赤卫队中有坏人，他们动不动就打人。

总理：我看先分开，后评理。请郑维山同志分开。(有人说：我们没有人做饭)炊事员也可以一分为二嘛！不管你们怎么分，都要汇合到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你们都是革命同学，在一起就要和平共处。当然，这不是不争论，而是不要动武。

代表：我们的组织很纯，他们的不纯。

总理：都很纯，也不一定吧？！你们有多少人数？

代表：有说我们有三千多，有说我们是二千九百多人。

总理：我提议物资上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这一点北大较好。但完全合起来，当前也有困难。政治上不管，行政上保证同等待遇，请其它部保管也可以。

你们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实行民主，四大，六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迁徙)，你们比宪法还超过很多呀！不过在辩论当中，你说他是黑帮，他说你是黑帮，还有人说要先骂后辩，这不好。我向你们说话是坦率陈词的。别的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自由？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自由！什么都可以贴嘛！有人提出，炮打周恩来，可以嘛！这是经过主席批准允许的。当然，你打我，我是不会承认的。还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十万份，这能行吗？象巴基斯坦、阿联等国家，都信伊基兰教，全世界有四亿人口，能消灭吗？这怎么能行呢？出版，什么都可以出版嘛！有哪个国家有这样自由的？！集会，要开多大就开多大嘛！当然，我们对有些大会

要过问嘛，如公审流氓大会就不对，还有师大附中对一个同学杀伤另一个同学要开十万人大会，再有一次要召开审判资本家李文波老婆的大会，我把中学的同学找来说，最好把下的通知收回来，议一议。我正在说服他们，他们说还没有通知，真把我们弄了个紧张局面。他们知道我要和他们商量，他们没有下通知。还有反修路，要弄几十万人去游行，我们劝说了，后来还是游行了。我们还叫武装部队去保护了。我对他们说，要是苏修向我们挑衅，决不能让他损害我们红卫兵的一根毫毛。象这样的大会是影响到全世界的。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北京去的同学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们发了一个电报去制止了。你们知道天安门开大会是要报导的么？开大会，全世界都要报导的。所以你们要搞那么多人游行，我们就要和你们商量了。

关于结社，有三条：要接受党的领导，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例如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总之是领导、方向、纲领。结社这三条不可缺少。大家都是革命的，不能说别人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革命的，要在实际行动中去看，去考验。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最早，五月份他们就进行了酝酿。七月份毛主席就抓住了这棵幼苗，中学的同学感到这点非常自豪。有人提出组织有些不纯，开始很纯，而后不太很纯，后来就会看出来了，处理可以放到以后再说。搞革命组织就是结社自由嘛！游行，反美游行就可以，这是天经地义的。象反修路那样的游行，我们就要保护。凡是游行，我们就要过问，就要商量。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怎么能不过问呢？北京去上海的同学说资本家游行一万人不行，我们怎么能同意而不过问呢？！我们的国家很巩固，象李文波那样的资本家行凶，楼下只有一个女学生，楼上有三个女学生，结果砍伤了四个。这样的事要开大会，全世界是有影响。象李文波行凶砍人，我们是疏忽，要是有几个人或者四个男同学，那他就不敢了。当然，还有事情发生之后，公安派出所不知道。八月二十五日出了事，就不能不过问。二十六日我就叫成立联络总站，我规定了三项任务，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对各个革命组织在物资上是一视同仁，同等待遇。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街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抄，你一抄，世界上一报导，说我们的政策变了，要消灭人身了。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巩固的。阶级是要消灭的，但是人身是不能采取消灭政策。毛主席的三大法宝并没有取消统一战线政策嘛。

在学校搞四大，搞到社会上，我们是支持的。六大自由也给了你们。现在没有罢课、罢工和请愿的，要搞，我们也是允许。当然，我们不要罢课，而是放假搞革命。只有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能这样搞。此外哪一个国家能这样做？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能不集中吗？(有人说：我们的学校还没有享受到这些自由！)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晚上才来为你们服务！毛主席就是有意的放，让大家放，提倡大民主，要高度民主，高度集中。集中什么？就是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剥削阶级的政。林彪同志说过，取得政权以后，就要保护，主要的工具就是解放军和它的后备军——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当中，关于文斗和武斗的问题，有的同学说：“只有武斗才能文斗。”有的北京同学到上海去说人家是“温”斗，这是讽刺。抄十万资本家还算少吗？林彪同志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还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讲这些话也就行了嘛！但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不是还有吗？！

专政要靠解放军、民兵，红卫兵先搞政治斗争，他们很忙，不要掌握武器。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可以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经研究决定了的。所以保卫专政的工具只有靠解放军和它的后备军——民兵。解放军艺术学院组织了红卫兵，被军委下令取消了，这是对的。在上海，有些红卫兵冲入军医大学，要人家组织红卫兵，人家欢迎他们，开大会，但不能同意组织红卫兵，这是对的。人家是军队嘛！机关、法院、监狱，这些专政工具是不能下放的。如果有

些人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斗争。第二点是逮捕，还是让公安部门去办。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关于权力这一点是不能下放(有人问：蒋南翔可不可以斗？)蒋南翔可以斗。第三点是专政的宣传机关，如新华社、广播电台、报纸都是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声音，当然报纸上有时有个别错误，可以改嘛！有的不好的可以改组，如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是代表党中央的，学校的斗、批、改不能公开。有些公开了的如林彪同志和我的讲话。有些不能公开。世界人民是看中国的，黑龙江日报登了斗省委的消息，这是不对的，前北京市委改组了，我们还没有点名字呀！彭真是个两面派，他讲了很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不然中央怎么会信任他呢？所以报上公布一个东西，中央是很慎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也没有登过嘛。这里不仅是国内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国际阶级斗争。所以毛主席、党中央公布一个东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四点是关于电视台，也要保护。学生斗争不能拍电视。哈尔滨搞了，我们说服了。对同学的行动不能压制，但也要有集中，不要宁左勿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中央是信任的。他去不久，几派同学都去和他谈。谁谈了以后，都说：潘伯伯你太累了，你休息吧！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十几个晚上睡不成觉(有人问：自己可以印报吗？)。自己印报可以嘛。后来，我们就叫解放军看管起来了。武装、法院和宣传机构需要集中(有人问：我们可不可以照相？)。你们照相要费多少胶卷，照片可以由新华社供给嘛，一视同仁。一定要使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这是毛主席说的，要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代表：有人提出党内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

总理：党内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人答：还是革命的。)有一位同学说犯了路线错误还是革命的，这是对的。上次哈尔滨的同学说是反革命，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要我来答复。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当时他是总书记，是革命的，以后他叛变了，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是另回事。我们对一些人的问题，不是做唯心的解释，要看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陈独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不要说陈独秀没有一点作用。毛主席说在党史上你不能不写陈独秀，因为他是党的领导人，他是个存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不能不写社会民主党嘛！张承先犯了路线错误，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因为我们对他的问题还没有作结论。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是大学生，我和你们讲话就讲得深些。蒋南翔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作结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还参加了么。当然，并不因此可以不揭他。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就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你就是十万同学和我争论，我也不能同意。我在党内四十五年，我受过主席教育，帮助我，信任我，搭我做工作，我还和民主人士谈过多次，我犯路线错误时，国民党还通缉我嘛！还有康老。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的历史全面地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例如南昌起义，现在还把它定为革命节来庆祝嘛！当时我是犯了错误的。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没有到农村中去。我犯了错误，当然这还不是路线的错误，因为当时我们夺取了武装。我犯路线错误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亲自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同志们不要贴大字报，我不是怕，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我是无所惧的！说我不革命，我现在还做总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四年期间，当然我不是主要领导，但是领导。就在犯路线错误时，蒋介石还通缉我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的父亲有没有告诉你们：周伯伯犯了错误吗？(有人回答：没有。)你们不会说周伯伯是不革命的吧！我说，应该向你们讲一讲党的历史，让你们知道。苏联在斯大林后期，犯了错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近澳大利亚的希尔同志说，毛主席在建党学说方面有很大发展。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最大的发展。林彪同志说：“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更多的人，要团结大多数。”毛主席一再说：“要允许人家革命嘛！”口头革命家是不行的，要看行动。哈尔滨的同学，你们是好心，你们都是革命的。不是想革命，而是有行动。上面这一段

是党史问题。我告诉你们就是谈谈心。我不赞成不讲党史。

关于出身成份问题，一看出身成份，二不唯成分论，三要看表现。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原来的家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出身问题，要研究家史。我家在绍兴，生在淮阴，两地都承认。我的父亲就是职员，每月薪金不超过三十元；可是我的祖父，祖伯父和外祖父都当过县知事，都是当官的，过去当官的只有大贪污、小贪污，没有什么清官！我父亲每月三十元，还穿件皮袍子，他怎么买得起？戚本禹同志劝我改，我革命了四十五年了，改它做什么！我是封建主义家庭出身，如果形式主义就是职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这场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旧社会的四旧，旧家庭的旧思想习惯影响很深，主要是思想影响。旧社会的影响是很深的。一个人要过五关：政治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社会关，主要是思想关。因此，旧社会出身的人，更要注意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出身好是一好，还要表现好，两好才有保证。有人说，我们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这不行。还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六条办事。出身不好，更要注意改造。我离家五十六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主席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回去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支持一下他们就会到处吹嘘，这会给地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我不就有一个房子问题和一个坟的问题嘛！我的房子已经交给政府了，可我的婶母说什么“要把我生的地方留一间做纪念。可是我婶母是在我出生后才来的，她怎么知道我生在那儿呢？我和江渭清同志打了好几年官司，才同意取消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不减少麻烦吗？！一堆坟，我这没儿没女的人，只好找两个侄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侄儿还不通，还有一个解放军侄子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解放军，是他说服了地方，说服了婶母。别看我是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当然那时没有红卫兵，如果有红卫兵就好解决了。你们把封建的东西，打掉了很多。政府就不好办，我为取消一个牌坊还得罪了一个民主人士，他反得可坚决，就是不同意。你们就来得彻底！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大狮子，不也是被红卫兵搬走了吗！关于政策，一定要讲清楚。

现在你们是少数，将来你们会是多数。不要你来我往，不要长期对立，革命总是汇入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的。工作组的影响后果总要一个阶段才能消除。但是工作组检查再深，也不能够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哪个不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哈尔滨的同学斗省委就有三派，一派要斗这个，一派又要斗那几个委员。我在接见他们三派时说：你们都是革命的，也要共同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的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木材不就减了产吗？那儿是出木材的。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经过讨论以后，他们同意不争论了，都下乡帮助搞秋收了，很好！关的人也交省委了。所以在运动中要两个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第二，遇有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不符合政策的怎么不能说呢？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运动是主席领导的，我们没有讲清主席的政策，十六条，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还有人民日报几篇社论。怎么能说早了呢？八月八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有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八·一八”还没有讲。有的同学说我讲了，说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革命组织的“等”字，就是讲了。要找错误、缺点还是可以讲的。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例如九月五日(原文是这样——注)天安门接见原计划是七点开会的，毛主席五点就去了，他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去了，主席走向群众，我们开道。我很着急，把我的嗓子喊哑了，到现在还没有好。一千多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主席提的。事前没想到嘛！讲话时没有提红卫兵是个缺点嘛！主席常常抓到了，可我们没有抓到。八月十八日主席提倡了，红卫兵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这一点中学的同学感到自豪，我劝他八月十八日以后参加的也很好。到二十×日就冲向社会，一些通令，布告，呼吁书，倡议书等都出来，对于这些我们是赞同的。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

批改，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我们在很多地方也是跟不上的。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我们讲了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的工作不能没有个分工。大中学校，大中城市搞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生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工人不能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他们和学校不同，这一点不能不尊重他们。农村只能和四清结合，农村三秋到了，只能抓三秋，不抓秋收怎么行呢？！当然，他们文化革命和四清结合时间就要长些。你们学生将来可以有组织地去农村破四旧，但要宣传。当然，工厂也不要干涉学校。

北京到外地，外地到北京的串连，北京可以到外地，外地也可以到北京来，外地到外地就不要搞了。这一点中学生的意见大，我也不知道回答。主要的是运输问题，不是接待问题。现在的运输量大大超过了，每天有四十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 10%。这一点不要出大字报。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因此，外地去外地的串连就不能不停止了，当然，还有少数同学还把自由扩大些，这也是有的。

你们下乡到农村搞秋收，很好。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搞好和工农兵的团结，关键时刻要执行政策。你们要好好学学十六条，可以发给你们人手一册。

代表：工作组怎么办？

总理：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不能说是右派、反革命。另外，他们也不能说你们反革命，我告诉他们要把左、中、右的名单和调查的材料全部烧掉，一律作废。当然收集一百条也不要紧嘛？但是，要统统作废，不要在这方面去纠缠。要快刀斩乱麻，要把学生和工作组解放出来！不然怎么搞斗、批、改？文革委员会统一不起来，以后再统一。你们现在选举也不行嘛，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也不行嘛！我要接见你们大家，和你们五千人讨论嘛！当然，开大会就得要有准备。这次我们说得深些。我并不是不会讲分寸的。我做外交工作还是可以的。不能说没有走火，但是走火不大。在国际上抓住我的时候还是很少的。所以我建议你们要准备一下。你们的核心小组可以扩大些，有些问题可以归纳一下，以后再来讨论。明天开个会，都来，在工人体育场。

有些学校的同学提出派人接管行政，有些同学还要快些去，要向主席提。我还要安排安排，准备准备，无非是打字室、广播室房屋等物资方面的，我要把这方面搞好。中学我要管，我还要还半工半读一笔债呢！

工作组造成后果，不能说是永恒的。有人提出工作组成员能不能回去检讨？我现在不能答复。

红卫兵要尊重工农兵。红卫兵要三十岁以下，不能和民兵混在一起。党政机关，工厂、文化团体、商店不组织红卫兵，只搞民兵。也不搞串连。红卫兵要搞文化大革命。纠察队要地方保护那是不对的。他们的长处是根本的。要避开群众斗群众，也是不容易。青岛市副市长不同意群众斗群众，谭启龙同志去那儿住了一个多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要经过一个时期的。

党、团生活是否恢复？中央正在研究。

助学金卡了少数派，斗批还未搞完，怎么就可以改呢？

炮打司令部，有人说不管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先打一下再说，我看不尽然。打仗总是要选准目标嘛！

学校的斗争是有准备的斗还是无准备的斗呢？我看要有准备。

有人提出要轰黑五类子女走，这当然不能同意。

(还有人递条子，要求总理解答。有人建议：现在已经二点多了，请总理休息。大家热烈鼓掌。)

144. 陈伯达、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重大“八一五”战斗团 及其他革命师生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 (1966年9月25日)

陈伯达同志讲话：(王力同志翻译)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学们问好，你们来到这里，很希望我们谈谈话，我们事多人少，常常辜负了你们的希望，很抱歉。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的革命活动，这是主席的方针，是党中央的方针。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执行这个方针，不能破坏这个方针。

我们认为：各地、各部门、各级领导都应按毛主席的指示，按党中央的方针来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都要遵循毛主席制定的中央十六条，都要遵循《人民日报》社论。不能违反，违反就是错误的，我们对于那些不遵循中央指示的领导，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委屈、打击、围攻的同志表示同情，表示慰问。

我们刚才收到一封信，对于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我们完全赞成。

王力同志念信：

几点要求：

1、立即恢复工人自己选举的文革小组的活动。(陈伯达同志插说：“如果学校有这种情况，也可以改为对学校的情况。”又补充一条：“不管学校单位，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凡是不是根据十六条由群众选举出来的都无效。凡是指定的，背后有人操纵的、委派的，一律不算数，一律重选。”)

2、立即撤走由别的单位调来的别的组织，别的用来镇压群众运动的，立即撤走。

3、立即停止逮捕群众和组织群众斗群众。

4、我们的文化革命要由自己单位来解决。

5、立即发放工人的工资，不许停发不同意见的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的工资。

6、停止出动武装和公安人员对我们的镇压。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南京水电队工人提出的这几点意见是合理的，很正确的。和十六条对得上口，南京水电队同志恳求中央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就是这样制定的。我们很高兴地希望，如果南京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早日回南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这些问题的精神在十六条里已经解决了，现在是有人不执行，有的人执行相反的方针，是不是这样？(众：是！)

我想，同学们可以在北京学习，看看，很好地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掌握斗争的武器。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但不要打架，在群众中不要搞宗派，有人在群众中组织宗派，组织这一宗派斗那一宗派，都是不对的。群众中间可能有些宗派情绪，这种宗派情绪，有人会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问题我们怎样对待呢？我们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家有不同意见通过辩论、讨论取得一致，不一致可以保留，今天不一致，明天一致。

刚才有人递条子，对于那封信(南京水电队)有不同意见，可以谈，我们文革小组意见不一定正确的，可以批评，可以怀疑。因为我们讲的是个原则，中央指示是文斗，不是武斗，在群众中造成宗派，不能讨论，不能辩论，造成武斗，就会被牛鬼蛇神利用，值得大家警惕。刚才讲的这封信是作为一般原则来讲的，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根据大家讨论，根据群众的意见解决。

有人递条子，讲现在的形势怎么样？

我们说文化革命运动整个来说，是大好的形势。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学校，一些群众、一些学生受到打击，这些是个别的现象。我们认为打击群众，镇压群众的，一定要失败。

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条路线，你们如果好好学习十六条就会知道了。

前一阶段工作组的形式就是镇压群众的，工作组的人可能大部分是好的，因为路线错误，所以变成了那样的局面，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

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错误路线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看来这一个月来，斗争的形势，更尖锐更复杂了。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了。有些人不愿意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路线，虽然形式上撤走了工作组，可是他可以用旁的形式来代替工作组，虽然工作组撤了，但就事先指定背后布置成立文革筹委会等组织。

你们的红卫兵有真的红卫兵，也有修正主义的红卫兵^①，要当执行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不当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就是假红卫兵，但是假红卫兵觉悟了就变成真红卫兵。

一个小建议跟你们商量一下，在座有无高干子弟？我有一个个人意见，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革命。高干子弟是不是不能参加文化革命的领导呢？不是的，可以当积极分子参加文化革命的。

前两个月，有个地方一些学校，我问他们：“按普选制充分酝酿，要经过群众反复的讨论，不称职的就要撤职。”他们说：“那我们就选不上了。”我说：“为什么要选上呢？可以当积极分子嘛。”我问他，为什么要选上？可以选不上，可以当积极分子起作用。

高干子弟第一天反对我，轰走我，我说高干子弟把持领导权是不利的，这对运动不利，对本人不利，对将来不利。你们在座的人，一定有好多人反对，我准备有人轰我下台就走。如果经过充分酝酿多次，这样作，许多高干子弟选不上，这是好事，这教育了他。有人对高干子弟发生兴趣，认为他们的消息灵通，他们有物质基础，有照相机，有脚踏车……，我说不要这些好！我看消息灵通要看人民日报，看报就灵通了，不要照相机了，(事先有记者要给伯达同志照相)照相有什么作用？但有要照的，群众，毛主席、英雄、模范要照。我们不要照相，我们又没有什么本事，面孔也不好看，今天不照相了，今后不要照了。在座有高干子弟的话，你们轰我，我也不怕。但不要难过，真正的高干子弟应有这样的觉悟，不当领导也一样革命。有的作的好，群众真正拥护，我也不反对。这话也许高干子弟就不反对我了。

现在你们来到北京，经过斗争克服困难，受到了阻力，这一点你们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向你们致敬。

但是我想，要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共产主义者，还要学会接近群众，学会群众的语言，学会同群众说话，学会同群众商量，当对方不了解时，要学会用各种方法向群众解释，为什么不会向父母家庭讲清楚呢？这点是不容易的，你们都是年青人，学会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学会群众语言，学会工作方法，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可能成功，可能胜利，对不对？大家是否赞成？(众鼓掌)如果简单地粗暴地就说：我革命！这样就会胜利，我看不可能。我们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看他是怎样领导中国老百姓，经过多少辛苦，才取得胜利。我们要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力量，学会工作方法。比如我就没有学好，比如群众语言普通话没有学好。我在许多场合跟中国人说话还要翻译，中国人不能跟中国人说话，这不是很大的毛病吗？

今天是不是我就说到这，说的不一定对，不一定对大家有帮助。我到这里来和大家见见面，表示我们的态度，大家都很热心地到这里来。

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请同志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们伟大的祖国让我们做的事业还很多，世界各国人民希望我们中国人民的还很多，我们要懂得在毛泽东旗帜下努力！

去年我曾到过四川，以后还可能到四川，再见！

145. 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9月25日)

^① 本书编者按：陈伯达于10月26日凌晨1时接见北师院等红卫造反者时的讲话中，更正前次讲话中讲的有关修正主义红卫兵的问题，改为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

今天下午总理要召开会议，我先挤点时间来同大家见见面，随便谈谈，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只是和大家一起座谈一下。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谢镗忠同志。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问题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争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这行为不仅违反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而且也丧失了解放军的荣誉。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现在他们正在集中检查，以后再回到各院校向你们检讨，承认错误。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对今后的搞法提些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要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只有理解了它的伟大意义，才能真正的、用严肃的政治态度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业绩。

第一，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防修反修伟大的战略措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可以锻炼我们青年一代，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作为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生力军。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目前来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从学校扩展到社会、农村、机关和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已炮轰到某些省委和中央局。如果将来真正有某个地区、某个省、某个中央局，甚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那么你们青年一代，经过这样一次大演习，他就有了胆量，有了闯劲，就可以把它砸烂。那些修正主义者，就要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将来出现修正主义，你们对付他们就不是生手，而是老手了，曾经砸过一回。锻炼青年成为这么一个力量，敢于大破大立，敢讲敢闯，无论将来在学校里头，在机关中间，在社会中间，以至于在党的领导机关，甚至于党中央，如果出现这个东西，就靠你们！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的最大希望，最殷切的希望。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苏联与南斯拉夫带头，他们舒舒服服地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艰难困苦的道路，但它是光荣伟大的康庄大道。我们就要走毛泽东思想的这条大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防修反修的大演习。

第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付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的伟大战略措施。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企图把中国搞掉。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就敢于对付他们的联合进攻，敢于战斗，敢于胜利。将来有了战争，真正拿起枪来拿起炮来，掌握武器来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就靠你们这一代。青年一代要准备着经历一场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

战争前途有两个可能：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如果我们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团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也可能推迟战争，越推迟敌人越困难。可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基本点应该摆在可能打起来。我们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因此，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也可以说念念不忘战备。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党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来领导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修呀！只有中国，还有阿尔巴尼亚。一个在东方，一个站在西方。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中流砥柱就是我们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毛主席。所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念念不忘想把我们搞掉，就在那里。他们以为把中国打败，把中国共产党消灭，世界就太平了。世界斗争的焦点在中国，解放世界问题的关键完全集中在中国。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第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主要力量。

中国过去有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青年一代是后浪，中年、老年一代是前浪。如果前面的人不前进，不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用我们青年一代的力量来监督、鞭策他们前进。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革命不能停止，运动不能停止，社会运动也是一样，整个宇宙都是处在不断运动发展中间嘛！我们青年一代推动着老年一代不断前进。你们将来看到哪一个省份落后，哪一个机关落后，哪一个单位落后了，就给它贴大字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个武器来推动社会继续前进。想半途而废的人给他这么一个惩戒。对革命来说，青年们有这个作用，这次就是你们的实际演习。

第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整党建党的作用。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我们党、青年团、各个机关、各个院校和我们军队，有着极大的作用。从领导这次革命运动来说，它是起着整党建党的作用。从这次运动中间就可以看出，哪个是敢于领导，哪个是善于领导的，哪个是畏首畏尾怕死逃跑了的。哪一个是真正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都暴露得很清楚了。经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就可清洗一批。哪一个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真正执行正确路线的，而且很有工作能力的，也可看得很清楚。经过这次运动之后，就可提一批，罢一批，使我们党的各级机构就坚强起来了。组织就能纯洁了，思想也统一了，使整个党的领导机构成为真正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构。

第五，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更加伟大，更加光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深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古今中外都没有，只有中国。我们所以能够搞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我们这些人跟了主席几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干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到1949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有些反动分子，对毛主席的健康估计错误，以为这位老人家快不行了。对林副主席也估计错误，以为这个人也不行了。他们野心勃勃，企图“抢班”。事实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都非常健康。我们毛主席今年73岁能下长江游泳，能横渡长江，能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我们的主席横渡长江的消息一公布，我们的朋友欢欣鼓舞，而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都吓坏了（鼓掌）。

同志们，我们来算一算，打倒国民党、包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花了二十二年，夺取全部政权。一个弱小的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二十八年，最后统一全中国。现在我们党更强大了，威信更高了，经验更丰富了。主席更有领导全世界的丰富经验了。他现在73岁，主席再亲自领导我们几十年，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世界是什么样子啊！整个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很值得我们庆贺的大喜事。

最近时期，我们党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呢？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作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是完全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是无往不胜的，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事业。

第六，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深广的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内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新疆、西藏，从中央到地方普及到全国各个城市、农村和各条战线。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广泛的运动，不管是城市、农村和学校机关，还是军队，都要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使我国七亿人口真正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新人。林副

主席说：“对我们军队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勇敢不怕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不仅会建设，就是战争来了，七亿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那是不可战胜的。

运动的深度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文化革命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中国几千年来留下的遗毒，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老年人有，青年人也有。非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员也有。个人主义就是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公私问题。是为集体为人民，还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资本主义就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触动了已经揭出来的犯了错误的人，资产阶级思想已经透顶了的，已经斗臭了的，就是没有被斗的，甚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要通过这么一个运动，一方面改造别人，同时也改造自己。更正确的说，你斗了别人也斗了自己，就是教育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凡是运动所波及的地方，都发生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运动更深入了。

这个运动，使我们所有老年、中年、少年，男女老少通通都受一次文化革命运动的洗礼、锻炼。资本主义的东西少了，先进的东西多了。触及了人们的灵魂，改造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人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地进行着。它冲击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旧东西，朝着崭新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迅跑，这是最可喜的大胜利。我们要积极地、热情地支持和领导这个运动，想尽各种办法不使它后退。运动中有了缺点、错误不要紧，只要领导和同志们积极地帮助，就可以克服或者纠正，你们在今后的运动中如何搞法，抓什么，我提些意见：

第一、抓思想。在运动中间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最要紧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一点你们要牢牢记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违背了这一条，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第二、抓组织。就是要学会组织力量，组织队伍。据我了解，你们在运动中不大会组织队伍，三人一帮，五人一伙，这不行。要组织力量，建立核心，巩固核心，发展外围，把中间分子，甚至象列宁讲的，就是一个暂时的同盟者，我们都要利用，都要争取。毛主席说：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我们跟着毛主席在江西搞红军时，是用全力组织队伍的。集中消灭敌人，分兵争取群众。打完仗以后，则把队伍分散去扩大红军，去做打土豪，分土地的工作，去建立民兵赤卫队，去组织自己的力量。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文斗，叫做打文战。同打武战的道理是一样的。打仗没有力量不行，力量是人，人要组织，组织问题看来是人数多少问题，实际上是思想问题。现在组织不少，有总指挥部、有总司令部、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现在又有第三司令部，象雨后春笋一样，一个一个都出来了。我看出来就让它出来，让它生活，统一起来要有一个过程。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开始时，是诸侯八百，慢慢合为七个，叫做战国七雄。以后，秦始皇统一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也要逐步统一起来。一下子就出秦始皇不行。几百个几十个总司令部都可以，是革命的，我们都赞成。从政治思想上入手，慢慢的归纳，一定要归纳起来，我们当年的红军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抓政策。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

万不可粗心大意”。又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十六条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当然，在斗争中新的事物不断在出现，十六条还可以补充修改。在红军时代，假使没有毛主席制订的土地政策、俘虏政策、肃反政策等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党要实现自己的政策方针、政治主张，没有政策就等于空忙，没有个政策还行啊！

政策就是规定我们哪些应该做的，哪些不应该做的，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一定要按毛主席规定办事。

第四、抓纪律。毛主席说：“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是实现共产党对全国人民政治领导的条件，是保证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永远牢记。我们执行政策，主要从思想上讲通，但也要纪律来保证。我们红卫兵在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打人，打死人。抄家打人不能完全制服敌人，打人说明你对这个人不能说服了，你自己没有力量，没有理论，没有水平，说不服他，辩论不倒他，只好伸拳头用武力来压服。十六条中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按照十六条办事。随便打死不对。打死人，也说明你对这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是宣布自己破产。他有两个手，可以通过正面教育，使他从事于劳动，甚至从事于战斗啊！还有，在这严肃的政治斗争、严肃的阶级斗争中，有些青年，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拾到一些金条。这是有害青年的。这些现象在红军时代都不准的啊！毛主席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这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人要和气，不准打人骂人。这是个纪律问题。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主席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三八作风。当年的红军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会脱离群众，不可能取得胜利。

第五、抓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会有各种各样思想反映出来。对于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但要注意一点，在大方向上要一致，小的问题上有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运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首先是有团结的愿望，然后针对分歧，本着团结的愿望进行批评、斗争，最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一致对敌，团结起来斗黑帮，批判反动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形成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搞成两个国家一样，那就不对了。

你们在座的都是负责干部，都是积极分子，就是要掌握这些东西，要狠狠地抓思想、抓政策、抓组织、抓纪律，还要抓团结，使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达到主席的希望。

今天我讲的务虚的多，实际的东西少，仅供同学们参考，希望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从大的方面看问题。不能在一棵树里头去看森林，应该从森林里头去认识一棵树。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应该在总的形势下，来解决一切具体问题，这才是辩证的，才符合毛泽东思想。

146. 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对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讲话 (1966年9月26日)

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红卫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部成立二十多天了，我因为忙，没有很早和你们会见，比较晚地会见你们，抱歉得很。但总是在国庆节前跟大家见面，是件很高兴的事。我

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同时，向你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各校的红卫兵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

我参加红卫兵其他两个司令部所属各校红卫兵大会，一次在这，一次在先农坛体育场，许多话在那两个会上讲过，今天第三次和首都红卫兵另一部分战士们谈，难免有些感受。

首先选这样一个题目讲一讲，首都大专院校出现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你们 24 个和以后有了更多的造反队伍，绝大多数在学校是少数，但有个别是多数，总之是处于少数，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革命造反的真理，这一点就值得称赞。因为在今天的时代是青年思想思潮起伏，会常常发生变化，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正因为你们是少数，你们坚持了，这是好品质。特别是过去大专院校普遍派工作组，去代替当权派，不管当权派性质属于什么类型，一般都被批判了。工作组有的代替原来当权派的地位，使革命学生造成对立情绪，许多学校起来批判工作组，但他们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你们批评工作组的起初都是少数，在工作组问题上，你们有优先发言权。我接触的学校不多，拿我在清华的接触就是这样，因为工作组压制少数，工作组和少数派对立、利用多数派整少数派，斗争学生，这是路线的错误，方向错误，所以 7 月 29 日的讲话就开始了，以后逐步深入，我在清华的两次讲话都指出了这种情况。工作组造成了学生斗学生，多数派压制少数派，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自己的意见得不到申张。相反另一方面，得到工作组的支持的一方面，打击甚至采取不正当的方法斗争，围攻、甚至打人、监视等等行为，为什么造成这样行为？工作组的方向错误造成的。但为什么错误这样普遍，北京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几乎难有例外，有的深，有的浅，有的错误多，有的错误少，有的更恶劣，但都有这样的错误。不仅北京，这在全国很少有例外。为什么这样？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校，不仅在那学校的错误，派工作组的负责同志负主要责任。拿北京来说，北京市委派工作组。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同意了这个主张，甚至坚持下来，所以主要负责应由上级负，而工作组负一般的责任。可以提到方向、路线错误，应该这样提，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党的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十一中全会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从党的十一中全会，从 62 年——66 年毛主席继续……七届二中全会，那时在西柏坡，文件指出：党在全国胜利以后，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发展到 62 年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要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为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斗争为纲，进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从十中全会公报以来，毛主席讲的很清楚，亲自制定了许多方针，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次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四年来的斗争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敢于这样做，所以林彪同志的话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的最伟大的天才。总结四年来，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和成功，增强了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正因为这样，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错误，我们在许多公开场合都讲过，我在清华第二次群众会上也讲过。在清华第二次群众会上讲了，既然党中央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了方向错误，那么为什么许多学校工作组还没有解决，比起你们总部所属的二十多所学校，至少一半存在着这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来看，说明了有的工作组本身还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还没有做深刻检查，没有向工作组在时，受工作组打击压制的少数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没有把工作组错加的“反革命”、“右派”统统取消，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部门没有按十六条的指示办事，没有解决对少数派采取的错误路线和方向问题，比如地质部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直到学校。还有一些学校存在这样的问题，大概你们就集中代表了这一方面受压制的意见，所以你们造反有理！我现在一个人不能一一回答你们每一个学校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站在中央负责工作人员的地位跟你们讲，凡是过去工作组在时加在你们头上的错误的帽子，错误的名称，错误的行为，乃至一些恐怖等等，我代表党

中央说一句：都应该一扫而光！凡是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名称，都应该统统取消！凡是工作组错斗了的，错打了，错批了，错写了的错误的档案，工作组搞的错误材料，你们提出来，告诉我们，我们负责任把它们集中起来，那些错误的东西我们检查出是工作组搞的或学校搞的，那些东西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告诉你们，一律无效，以后再把它烧掉。至于你们被错打所做的检查，建议经过我们调查以后，统统还给你们。当然这样做需要时间的，首先你们自己提出意见，通过你们的总部和各个小组，各个学校红卫兵代表，然后经过总部工作人员来交给我们，我们保证说了就算数。这是第一步。下面还有许多问题，那天晚上和你们的代表谈了半夜，四个多钟头。今天难一件件都提出来，一句话就是你们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上看来，你们不管那一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说你们不是革命的组织或者是污蔑你们是反革命的组织都是没根据的，站不住脚的，你们的组织一直到你们组织的联合总部是革命的组织。那么可不可以问，反对你们的组织是不是另一种性质的组织呢？（群众回答：不是！）对，和我想的一样。现在你们在学校里只是多数和少数的差别，没有多大的差别。那么用什么做标准呢？否则都是革命的，是不是和稀泥呢？没有和稀泥。我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方针立场上说话的（欢呼），因为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于在思想发动以前 5. 25 大字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后，各大专院校学生的革命运动起来了，然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放你们的假搞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公布以后，更风起云涌发展起来了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组织，同时这些组织才有了三个大前提。第一是，所有革命的青少年组织都承认毛主席和党的领导；第二，你们都承认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你们按照林彪同志所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第三，十一中全会公报，八月八日中央十六条决定发表以后，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你们都承认这个纲领，这个纲领也是红卫兵战斗的纲领。这三个大前提作为你们的领导、方向、纲领。我跟许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谈过，没一个不承认的。既然大前提讲清了，你就无权说这个是革命的，那个是不革命的。因为都承认大前提。问题在于行动，在长期斗争中的考验，证明现在全国大专院校、中等学校青少年的革命组织无论那种都承认这三个大前提，都是革命的，不分多数派和少数派。你们有分歧的原因不单是过去工作组的错误和方向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由于青年人的思潮在起伏中。毛主席说，青年人看问题，一些志同道合的结合在一起，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以。你们青少年的精神我们是称赞的。你们朝气蓬勃，你们有首创精神。你们创造了很多革命的组织，首先是红卫兵的组织。毛主席称赞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清华附中的“三论”，形成了全国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我在清华讲话也谈过，毛主席首先抓革命的嫩芽……一个学校一部分志同道合的人组织在一起，便于你们战斗、学习、活动。十六条上写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有个“等”字（众笑）。别笑，你们的红卫兵就包括在这个“等”字里边。你们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你们创造的，然后我们才赞扬的。林彪同志 8 月 31 日的讲话称赞你们，《红旗》杂志写《红卫兵赞》称赞你们。你们是首创，所以各个学校甚至于不止一、二个，有的学校有几十个组织。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组织象雨后的春笋一样发展起来，这也没什么不好。相反，对青年的革命个性发展有好处。我提的个性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思考首创精神，主要在这个时候发展的。一个模子一套，规规矩矩一套，不好，束缚青年的革命精神。青少年组织只要承认这三大前提，我们都承认，都支持，一视同仁，一样对待。但这个道理讲了很长时间了，我接触清华的问题以来，将近两个月了，一直是这样看。我说的是按党中央的方针办事的。但有些干部，一些学校领导工作人员，不是按这一方法看问题。总是用旧框框、旧的态度看问题。怎么办？你们现在受着不平等的待遇。除了政治上取消不正当的称呼，刚才讲了不平等的待遇要取消外，物质上的待遇也要得到应有的便利和自由。办法就是让学校的行政摆脱过去学校的旧行政的控制，同时摆脱现在“临时筹”的办法。因为现在临时筹委会、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包括所有各方面，总偏于一边。当然必须声明有好的，要欢迎的。少数革命派可以另派人掌握行政机构，在同

等待遇，一视同仁的情况下处理事情，这样学校的革命组织，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得到了同等待遇，吃饭、住房、办公的地方、交通通讯、广播给予便利，还有其它等等。总之，一切待遇，不管多数派和少数派，哪一个组织都应该同等待遇。要解决这一点很不容易。五十多所学校，不能半年假都要放完了，还没有解决。革命串连出进都同等待遇，例如坐火车不要钱，已经解决了，但还有处理不当之处，慢慢改进，这样就会专心致志闹革命，把行政分工派一些人管，例如地质学院多数派和少数派差不甚多，不好把学校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能解决，太简单。而郑位三是北京的司令员，是你们的指导员，他带着非武装的武装人员建立中间地带，带些不带武装的解放军来调解调解。事情有时看来很难，其实大家想通了就好办了，否则弄得太紧张。抓主要环节，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是容易解决的，都是革命师生，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前几天哈尔滨工程学院三个红卫兵各派三个代表来谈，讲清楚就行了。还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黑龙江快要秋收了，丰产之年的丰收。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要搞好，把彼此的争论放在一边，先把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世界革命的事做起来。当然，北京的情况不同，但少数与多数经过协商、谈判，会找到共同的联合行动。例如：国庆，要好好过一过，今天二十六号了，剩四天了。把串连先停一下，我们好好过一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伟大国庆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纲领的基础上，表示我们的团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也是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示威。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搞好接待，最近半个月搞的很好，外地同学也感到我们做的好。这也不妨碍我们自己的独立发展，只要你们做的对，同学就会来。不是有的少数派已成多数了？总之不管少数多数，共同的条件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不管少数多数，只要说得有道理，尽管不同意，也该尊重支持。如果我们比他们有道理，就可以进行辩论。四大嘛，还要尊重。自然，对黑帮分子没有什么尊重。但对革命同学要尊重，要学习。共同的要支持，相互的要批评，但首先是自我批评。革命组织要相互尊重、支持、自我批评和批评。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保证100%的正确，革命那有不犯错误的？成员也不可能保证经过考验都是好的，伟大的党经考验后，不也出了些坏人吗？但他们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所以你们不管多数少数，任何组织会出现一些不良分子，这放在以后处理嘛！不要一辩论就抓小辫子，谁是好坏，要长期来考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几个月，不能为那个组织下定论。这样才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这是毛主席的精神！

二、红卫兵是什么性质

我在那两个会上都讲了，是三大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如果按次序来说，首先应该是学习队。学生时期，毛主席说：以学为主。不过红卫兵现在在战斗中，所以我颠倒过来了。

林彪同志讲(8月31日)红卫兵是解放军坚强后备力量。这就是说，解放军把你们看作是他们取之不尽的源泉。但红卫兵不是解放军的正式的后备军，正式的后备军是广大的民兵。他们拿武器，不脱离生产。一旦出现战争，他们就拿起武器，他们是正式的后备军。我们是非正式的后备军。但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红卫兵成为战斗队就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核心、为主体、做基础，这是对的。但不是仅限于红五类，要吸收一些红外围，例如中农和职员出身的，在斗争中是很革命的，可以吸收。当然章程怎么订是你们的事。但编制时要考虑，有非劳动人民出身，甚至黑五类子弟，个别的在斗争中表现特别坚强，可以在外围吸收他参加活动，考验他。为什么这样？因为在旧社会中诞生了新中国，毛主席把六亿人口的伟大国家在二十二年的斗争中引导到伟大胜利，主席说有三大法宝：第一、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第三、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让他们改造，不断地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一直到今天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到破四旧、立四新。这一切都是毛主席的天才艺术，是毛主席掌握了斗争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由于我们把旧社会变成新社会，这是一个艰巨的伟大的事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全国有多少地富反坏右？有多少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是几百万，而是

几千万的问题。如果把生产力加起来就变大了。这是一个大数量。他们参加了劳动(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我们用劳动改造他们。他们的子弟也要改造，要更多的劳动。他们之中有的好、有的坏，就看他那里的领导如何，到底贯彻一条什么阶级路线。有些半工半读学校中有许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就改造他们。这次既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应给他们革命的活动。总之，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组织，可以吸收少数其它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志，也允许吸收个别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我们要经过斗争团结 95%，今天还没有达到，但这是我们的方向。十六条指出，要坚决依靠左派，壮大左派队伍，团结争取中间派，打击百分之几的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分子。目前团结大多数的任务没完成，但这是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应用脑筋想一想，创造性地搞些外围，要让他们有些活动，别忙的忙，闲的闲。

战斗队。斗争要区别两类矛盾。尤其是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时，有时屡教不改者可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也有接近敌我矛盾的坚决改正了转为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你们直接的研究炮打司令部的问题。生动的语言不一定确切，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使内容充实起来，确切起来。我与一中学生谈话：第十三条说得很清楚，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机关、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我们在此重点中的重点就是林彪同志 8 月 31 日讲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问：当权派好坏，在学校中好办些。到社会上，例如对市委、省委就不知怎么办。你如何知道他是走社会主义的还是走资本主义的？意思说，炮轰他几下。我说，学校与社会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看。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对此领导机关全不清楚，那么随便乱轰几炮不解决问题。革命串连是要鼓对方的劲头的，然后大家一起批判错误的东西、反动言行。发现当权派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必须在调查研究中，在初期批判中逐步深入，同学们应做准备，不能简单的一哄而起，骂几句。但对方，你不是黑帮，青年们骂你几句，戴个高帽子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但要两方面看，同学们要调查，而被批评者要有勇气，错的就承认；不错的就不承认错。否则，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方面怕得要死，这样就不好，但我们想一想，大家没经验。红卫兵受称赞是八月初，清华附中最早是六、七月份就有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后，全国就发展了，冲向全国、冲向社会，大家都没准备。省委无准备，我们亦无准备。大家开(中央全会)会十六、十七日才回到本地，而红卫兵特别中学同学就冲向全国，震动起来。我们第一次没经验，现在就有了一点经验了。总之，只要我们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就搞的好。

要文斗不要武斗，基本上讲清楚了。十六条也讲了。北京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全国看并未解决。在上海，北京去的同学坚持要文斗必先武斗，出身不好的要先骂几声混蛋再改造，这样就打了起来。所以，我们要反复学习十六条，学习主席语录，以理服人，对拿武器的敌人，我们拿武器消灭。我们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可以镇压反革命，到监狱里去劳改，发挥专政作用。我们搞臭资产阶级必用此法。我们现在已有力服人，有了人民的威力和解放军的威力。

社会与学校。红卫兵不单在学校，而且走上社会，这是需要的。而在社会上，主要破四旧立四新。在农村和在工厂我们要相信他们能搞好，不要干预他们的生产。中央决定：事业、企业、机关、农村不组织红卫兵，只是学校组织红卫兵，在那些地方原来有了怎么办？暂时保留一段时间，但不发展。不进行内外串连，不与民兵混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在例如商业服务性行业都是集体所有制成员，他们少数人参加了红卫兵，多数人不能参加红卫兵，这样就闹对立。三十岁为准，结果老年、少年也对立，试点性也看不合适。特别有些机构，例如外交机构，有了红卫兵要说服他们充分酝酿，自行取消。机关与外面常有联系，把外面的观点带进来。就说这次接待亚非拉的外宾，他们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穿的火箭鞋、卷头发、吃的西餐，而我们红卫兵要给他改变一下，你们要给弟弟妹妹解释一下，不能这样做。强加于他，这样就无法交革命朋友了，这个问题跟你们谈一下。社会的斗批改，主要是破四旧立四新，现在一些倡议不可能一下子都实行，要考虑，当然好的倡议多，本地的到外地串连，

外地到北京来，目前全国运输力量受到限制，运输物质力量减弱了，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把外地同学组织好国庆游行，各校红卫兵与他们手拉手，一直奔向天安门，北京的同学回来参加国庆，要欢迎。

学习队。中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林彪同志讲的：吃透两头。上面请教中央、毛主席。根据毛主席指示办事。另方面大学帮中学，本地帮外地。另一个是向工农兵请教，有人说，工农兵不串连。但这不是不接触。我们不要把大字报贴到他们那里去，而是可以有组织地去参观、见习，等等。对机关提些问题让他们回答。这样的接触不反对，而且要提倡到工农兵中去接触。首先在同学中间彼此学习。我们就从你们那儿学来好多东西，不与他们接触就学不到。上面请教毛主席、党中央，下面请教群众。你们本来就是学生，就是要学。有机会就搞劳动，有许多学校去搞三秋了。要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所以红卫兵要善于学习。

国庆每人手拿一本语录，毛主席的话句句闪金光，红色的语录比过去的纸花好的多，这想法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特别喊口号，语录一举就是红色的海洋，是毛泽东思想的海洋。

宣传队。好好地向群众、向城市人民宣传政策，因为你们放假闹革命，革命就要宣传，红卫兵应该是党的政策的宣传员，要宣传，自己就要做模范。自己熟读主席语录，十六条(我们正准备出成小册子发给大家)。大家要向解放军学习，最近报导的邢台地区解放军宣传队的事迹，你们可以好好向邢台地区的解放军宣传队学习。你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比一比。总之一句话，不管你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只要你认为是对的，经过实践证明才是对的，你就坚持。他们那些同志也可以坚持他们的观点，我们要长期考验，积极性都发动起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要经受住考验，最后万水东流归大海，最后汇进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要搞深搞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青年受教育。今天我们年长，你们年幼，你们要影响下一代，要保证中国永不变色，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世世代代传下去。还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传到世界各国，首先在文化革命中对世界友人，有好的影响，这中间有困难，我们一起帮助解决，团结起来，过好伟大的国庆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周年国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47. 周恩来给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一封信

(1966年9月27日)

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学们，战士们：

我昨天在你们总部所领导的各校红卫兵全体大会上的讲话，有一句话讲的不完全，现在更正和补充如下：

“你们以为对的，认为是真理，可以坚持一个时候，”以下应该接着讲：“如果在辩论和实践中经过你们自己和别人证明确实是错了，或者部分错了，你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加以改正；如果证明确实是对的，或者部分对的，你们就应该把对的言行坚持下去。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理。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凡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对的，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错的。所以林彪同志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你们应该念念不忘的。

以上这一段话，希望你们用适当的方法在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宣布一下。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周恩来
九月二十七日

148. 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28日)

我们相信持有不同意见的两部分同志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我们对红卫兵、赤卫队这样，对东方红也是这样。

现在我看是严重的分歧。希望大家要很好地想一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大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只看到你骂过我，我骂过你，这不怪群众。

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呢？十六条公布后，群众是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但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极端尖锐复杂的。在十六条公布前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两种人：一种是犯严重错误的，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十六条公布后，是不是都在执行十六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结束了，也不是。就是有极少数人继续坚持错误路线，利用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煽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工人斗工人，农民斗学生，这在社论中不宜多说，讲得这样深刻，因为还有外国人。今天这是相信大家是革命的，我可以跟大家讲。现在确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那么极少数的人用新的方法(或)新的手段，更隐蔽的方式，煽动不明真象的人斗革命的群众。他们这样做是好事，更暴露他们自己。在十六条公布以前犯方向路线错误，在十六条公布后还犯方向路线错误，坚持搞鬼，这就和十六条公布以前不一样了，性质就不同了。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我们也希望越少越好。我们也希望邹部长不犯这样的错误。这是一般而论。

我们认为，对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要彻底肃清它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消除流毒，才能很好贯彻十六条，不破不立。我们几个赞成这样做，要批判。

路线错误是什么错误呢？路线错误就是打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左派，制造了一段反干挠阶段，打击给院党委提意见的，给工作组提意见的，赶工作组的。当时很早起来搞工作组是对的，应该给他们平反，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各级文革组织的领导。在二十几天反干挠中已给他们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舆论，应该进行平反，造成另一种舆论。只是口头说：“我错了。”不管用。要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问题。包括邹部长，千万不能认为对我有激烈意见的人不多，自以为得意，那就糟糕了。他们(指东方红)的检讨材料和你们整理他们的材料必须交回，随他们自己处理。在反干挠中积极反的，不要他们作检讨，但必须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坚持错误的路线，那就很危险。

据我了解，在新市委和工交部所属单位所派出的工作组和所属院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例如清华、师大就是这样。北师大工作队长撤职，一机部派人去闹，说北师大“右派学生”有问题，后台是林杰——关锋——康生——陈伯达，一直追到中央文革当然也可以了。

我认为最近邹家尤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东方红的人去地质部，你跑了，十几天不见面。群众要你去，你去嘛！你为什么不敢呢？你怕群众。一个共产党员，你怕什么呢？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怕群众呢？落到这个可悲的地步。群众要求提得高，要罢官，可以提嘛。我前几天讲了四点意见，不是也有人提要罢我的官嘛？我说，可以嘛，怕什么呢？为什么和学生站在对立的地位呢？群众的冲突，在同学中造成严重的隔阂，要由工作队负责，由地质部负责，由邹家尤负责。你不见面嘛，火越激越大。你们整理了材料，就可以说明你们这是敌对情绪，为什么有些材料不写呢？西城区纠察队到地质部打了人，扣了八个人，为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会来地质部？你为什么不出面？你的女儿在哪儿？群众火了，这是怎么回事？群众打了人，骂了人，这都不怪群众，我们可以互相谅解。最后责任根源由地质部负责，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检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听到冲突，我们很着急，

你邹家尤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你为什么不说说“错误是我犯的，你们要打就打我。”有的就做得好，虽然也犯了路线错误，但十六条公布以后，就做得好了。

家尤部长请做一面派不做两面派，希望你是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而和另一派住在一起？这不但同学有怀疑，连我也有怀疑。造成分裂局面的根源在哪里？我看不怪东方红几个人，也不怪红卫兵几个人，应该怪地质部。过去造成这个局面，现在又造成这个局面，邹家尤副部长应该同情，不应该对那些同学抱有敌对情绪。

王焕，你是一个党委书记(地院，刚任一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一个明朗的态度，一个大电台(指有线广播)，一个小电台，你为什么不能管起来？但相互不要骂，不要骂狗崽子，以后从口头上取消。广播可以安排一下，每方一小时。印刷应负起责任，双方应该平等。传单也不要骂，骂解决不了问题。有不同意见要说服。吃饭问题你应该管起来，车的问题你也应该管起来嘛！不然，你还怎么叫党委书记呢？你还算不算数呢？要有原则的争论，不要搞无原则的纠纷。对你这个党委书记我是不了解的，看到这种现象，我是很不满意的，越闹起来，分歧就越大。

院文革，我建议你们考虑一下，不要搞清一色，东方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吸收他们参加？也应该吸收他们参加。你们写来了一封信，表示支持我和戚本禹同志的四点意见，是不是支持？接到你们来信的同时，也接到好几封信，也有讲道理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儿。也有骂的，当然不要紧。

今天在座的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心口如一，不要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当面怎么说，背后也该怎么说。今后再发生冲突，首先要邹家尤负责，其次是王焕。王焕同志，我们宣布的四条，你赞成不赞成？你以前是什么态度？你应该和他们一起睡，一起吃，好好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能坐山观虎斗。如果在背后挑拨群众，站在后面，坐山观虎斗，那么迟早会被群众揭穿的。别看现在有些同志看不清，总有一天会揭穿。

邹家尤，你应该是先到东方红那里去，你的女儿带着人去骂东方红也可能不知道。你要群众说话嘛。要教育女儿，不要保老子，不要保爸爸，是好人也用不着保嘛！我对两部分同志都没有气，我就对邹家尤有气。我为什么没有气，同学中这样冲突，为什么不难过？如果没有你的错误，和你把错误向大家讲清楚，能按十六条办事，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冲突了。你必须讲清楚，要对意见大的讲清楚，要对意见少的讲清楚。要告诉工作队千万别以为多数派赞成我们就得意。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看不清是一时的，多数是会起来的，不会跟错误路线走的。谁在后面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他自己倒霉。同学不要互相生气，要互相谅解。有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好好讨论，通过讨论会取得一致的。

我还建议，从根本上考虑一下，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不光要看到地院，也要看到兄弟院校和外地的情况，你们不是看了地院和外地的传单吗？毛主席不是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联系起来好好想一想，真正要革命的，犯点错误也不要紧，没有经验嘛，要按主席指示办事。

我看，不要谈你伤了几个人，我伤了几个人，眼光要放大些，心胸开阔些。我就先讲这点。我想听一听邹家尤、王焕讲一讲。

149. 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录) (1966年9月29日)

关于工作组问题是否要辩论，有很多工作组有路线错误，有些是中央的某些领导人造成的，跟着那些人走，保卫那个路线。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一个是另外一些人的司令部。你们要看清，哪个是毛主席的就保卫，你们要好好考虑。有相当学校的工作组是执行另一个司令部的路线。清华大学把无限热爱毛主席的人打成反革命，逼得自杀……

150.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日)(见《系年录》第三十七卷)

151. 周恩来对全国红卫兵代表所做的报告
(1966年10月3日)

按：总理在十月三日在中南海礼堂给全国红卫兵的代表做了一个报告，根据记录整理报告全文如下：

你们各方面代表这么多，不能每个问题都具体谈到。你们有 906 个代表，大学的有 285 个，中学的有 566 个，来自全国 851 个单位，绝大多数的单位是一个代表，有的单位有两个，极少数单位没有。

由于人多单位多，所以放弃了各个单位分别座谈的想法，打算只在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给你们讲一下，所以决定开这个会，满足你们归心如箭的心情，还是让你们早日回单位好。

下面谈几个问题：

一、备战备荒为人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去年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时就开始了。全国在土地改革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在工作的各个方面。**62** 年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中全会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有矛盾，有阶级，有两条道路的斗争。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号召全军逐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去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革命的新阶段。自从毛主席批准发表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到现在已有四个月，经过四个月的斗争，经过革命师生以及他们的先锋队——红卫兵的奋斗，取得了不少经验。你们获得了无产阶级的最大民主和最大自由，时间已过了四个月，今后怎么办呢？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放半年假，从暑假到寒假八个月。你们已放了四个月，还有四个月。有的同学担心时间不够，不用担心，时间有的是，主要看你们的工作搞得怎么样，锻炼得怎么样，你们要掌握斗争的规律，有意识地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放假放到明年春节，即二月份，八个月，给你们充分的时间，锻炼自己可以从学校的斗、批、改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你们的时间比担任着生产任务的工农，担任着保卫工作的解放军和党政机关的时间多得很，你们是专门搞这行的，锻炼你们年青一代，你们要学会自己锻炼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你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仅要知道今天要这样做，更要懂得是为了明天，今天才这样做。过去那种教育制度，常常使你们的阶级观点模糊。放假让你们搞革命，就可以使你们从实际斗争中明确。时间不够，也要继续下去，到社会中去，社会上的斗、批、改更复杂，更能锻炼你们，从社会实际斗争中锻炼你们自己。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国内外一片大好革命形势下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伟大的口号，是个长期的战斗口号。从备战来说，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因为只有中国才敢于、才有力量对付他们，才有力量消灭他们，我们是高举马列主义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修正主义最怕我们闹文化大革命，影响他们国家的人民，他们也恨我们，把我们看成他们最主要的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那也是对我们更加恨之入骨了。

只有在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中国才有能力在敌人进行挑衅的时候把它消灭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战争准备苏联很不够，力量分散，基本力量被消灭了一些。初期受到了很大损失，有了这个

教训，毛主席他号召我们时时备战，目前虽然战争爆发可能性比较小，但还是要备，备到敌人统统被消灭，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为止。

毛主席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是科学的结论，事实就是如此，促进了帝国主义灭亡。毛主席在二十年前就预见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要打倒它，同时，在社会主义时期，要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才有可能促进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死亡！世界发展的趋势必然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的胜利。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帝反修事业必须各阵线加强阶级斗争。中国从经济到政治、文化、军事都要这样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备战决不只是解放军、民兵的事，也要灌输到你们的思想中去。毛主席发现了你们红卫兵，首先发现的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他们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主席发现了，在十一中全会上推荐了这两篇文章。红卫兵是革命的苗头，在革命中发现的新力量，是新事物，是可喜的现象。在八月四日请清华中学的红卫兵讲了话，这是很重视他们的。为什么这样重视他们？因为他们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的革命组织的急先锋。今天的社会几乎全是红卫兵，有几个观礼的不是，这是表示我们团结的愿望。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核心、为主体的革命组织，此外还要吸收非红五类出身的坚定的同学，如果全国都是这样组织，坚持下去，发展起来，就更可观了，所以林彪同志说，你们是解放军强大的后备军。当然，你们与民兵有区别，民兵是正式的后备军，你们不是正式的。

要长期备战。天安门六小时的游行，是对帝修的强有力的示威。修正主义害怕我们，帝国主义更不用说了，反动派也吓得要死。国庆游行的队伍是革命师生，到处都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是你们推动我们把国庆搞得革命化，过去的一套方案都给你们推翻了。过去国庆游行要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方步行进整整齐齐的，打仗那用得上这个样子呢？并且累坏了人，这件事我本来反对，但首先是你们冲过了，结果今年游行的准备时间不长就准备完了。你们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推动了我们，感染了我们，使我们打破旧的形式。

你们要深深扎下备战的旗帜。你们是学生，当然以学为主。无论什么教育都是以学为主，你们在学习也好，劳动锻炼也好，都不要把备战忘掉，所以我们提出红卫兵三项战斗任务：战斗、学习、宣传。把备战思想通过你们宣传到全国。备战这是个最大的前提，很重要，战争到什么时候爆发，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一代能领着你们打完这一仗把它消灭掉那更好，趁它来侵略的时候把它们消灭掉，这样真理就在我们手里。也可能等到你们管事的时候才爆发，你们也不用害怕，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二代是没有希望了，你们要彻底革命化，还要把革命红旗世世代代传下去，把备战的思想传下去，直到帝国主义消灭光，共产主义胜利为止，这是个长期的任务。

备荒也是长期的事情。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几，不是全国的土地都可做耕地，只有十八亿亩，要扩大耕地亩数，但总得一步步来，要有时间。人口也比较集中在这些地方，大多在平原，江河下游。你们来自全国各地，你们提出要参观大寨，各地都搞大寨。今年是大旱之年，但越是旱的地方，克服旱灾的办法就越多，这是由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结果，除旱灾之外还有各种灾害，例如大寨，还受到雹灾、水灾、虫灾，大寨八百亩地，水灾冲垮三百多亩，但今年仍获得大丰收，亩产八百三十斤，比去年多，总产量比去年多了。是不是旱的问题解决了呢？还没有。你们许多人都出身于农村，但由于进学校读书，可能对农村不太了解了，现在农村面貌大大变化了，何必一定要到大寨呢？你们可以到本省的“大寨”去参观。今后要做到县县有大寨，人人都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主席语录。要为备战储备，还要支持被压迫国家人民。美帝国主义不让被侵略的国家生产粮食，还抢走了那里的粮食，我们就是要支援这些国家的革命。列宁曾经说过，中国、印度、苏联三个国家的革命胜利了世界革命就差不多了，这个预言是会实现的。现在印度革命是处于低潮，但印度的人民总会起来的，革命的力量总会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越强大，影响越大，所以

我们要做得更好。灾荒总不可避免，全国各地情况不平衡，即使平衡了，新的不平衡又会出现。备战是个大任务，备荒不光是为了灾荒，是为了中国革命，世界人民，世界战争。十六条公布了，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误农时。

备战是战略的要求，长期的要求。

现在串连影响运输量很大，达到 20%，有的同学提出给我们玉米面吃，同学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供应玉米面也有困难，何况各地习惯也不同，勉强要他们吃也不行。

备战备荒就是为人民，我们要真正的做工作，不要讲是讲，要做完全的革命家。

形势：客观的形势很好，全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帝修反内部矛盾的加剧，人民革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南越人民打得好，拖住了他们(美国)三十万军队，再来五十万、一百万也没什么了不起，也要打下去。1400 万人民敢于斗五十万、一百万的军队，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情，七亿中国人民跟越南人民学，不说 100 万，就是 500 万，28 人对付一个，可算一算中国能容纳多少美国兵，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如果我们跟越南学，跟越南一个样，这场战争就非消灭美帝国主义不可。

我们要争取时间，在最近几十年要准备得更好些，如果美帝国主义不败走，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得准备好，来时就得歼灭它，如果战争推迟，我们准备得更好些，那就更好了。

女同志可以当兵，条令总得有点修改，军队中有许多工作如医务、后勤要女同志做，所以女同志也要参军。但毕竟是少数，要注意，这不是又要不平等，这是分工不同。

美帝国主义来得快，消灭它，来得慢，更好。来得快，毛主席做我们的最高统帅，带领我们歼灭它。

(二)阶级斗争问题

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斗争有高有低，有紧有松，这个时期是处于高潮，要挖掉资产阶级的根子，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一样，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所以十六条规定这场文化大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那些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甚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有的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甚至抗拒，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解决好了，才能把运动搞好。(再重复一遍)

你们放假搞革命，首先是搞你们学校的，然后再到社会上搞党政的领导，搞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时间多就得运动，你们要关心这个问题。

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公开的，如地、富、反革命分子、坏人、右派，这个已经注意到他们了，经过十几年的改造，还有未改造好的，这是一点，未改造好的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敌视毛主席的领导，对这些人要警惕，揭发他们，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轰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要起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

整个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党内必然要有这些阶级斗争的反映，党内的部分领导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他们有些人，对十六条很不理解，违反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抗拒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一部分人，如果经过斗争，经过毛主席的教育，群众的批判，改变了自己的错误，重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这是可以的，只要他们痛改前非，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也希望他们改，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回忆党史，有过沉痛的教训，当时党内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待同志就是采取了这种态度，结果打的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甚至有些是正确的好同志。现在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沿着健全的道路发展，毛主席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的党内生活是新型的，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是愿意改，我们欢迎他们改，我们对他们应批评或斗争，帮助他们改。

当然也有另一方面，有的坚决不改，帮助也不听，并为阶级敌人所利用，搞乱我们的阶级队伍，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在一起了，我们就应该坚决斗争。

存在着两面派，他们公开的是革命的，表面上也跟毛主席走，但背后搞的又是另一派，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的人与犯错误的同志有区别的，但路线性错误仍坚决不改，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党内一定时间内犯路线性错误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动，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坚决不改就会转化成敌我矛盾，情况是很复杂的，要善于在实际斗争中去区别。

你们要好好学习几篇文章，林彪同志国庆讲话，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红旗》十三期社论。

三、炮打司令部问题：

司令部指的是党政领导机构。是不是所有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黑帮是指的反党集团，有的领导机构是，有的不是，象彭真、刘仁那样的就是，但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不是这种性质，属于路线方向性错误的这种可能性大，工作组本来就是个方向性的错误。工作组代表了原来党委的领导，对于文化革命也同样是很不理解，不懂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习惯于过去的那一套，因此走不通，势必引起一部分同学的不满而批评，要改组、撤换等，而工作组也不满，发动另一派同学起来斗争，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是很不对的。两派有分歧，大家都义愤填胸，这样就造成了群众斗群众，多数斗少数，工农斗学生，这是由于工作组很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懂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根是在上面，不能只怪工作组，虽然工作组也有工作组的错误，也应负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央没把任务给工作组交待清楚，上级的责任更大些。现在提出炮打司令部，那现在不能说在那里，那个是黑帮，那个不是黑帮，由你们在斗争中去证明，我们不反对你们怀疑，相反提倡你们这样做，他们究竟错到什么程度，要你们通过斗争弄清楚，请愿游行等你们都有这个权利。各级领导不要怕，要敢于领导，敢于挺身而出，如果你怕，那就有更多的麻烦，把事情讲清楚了，革命的同学还是讲理的。有个省委，同学要他澄清问题，并给他戴高帽子，开始不敢出去，后来去了，把问题讲清楚了，群众原谅了他，不给他戴高帽子，后来其他省委也都跟着这样做了。怕什么！是黑帮也赖不掉，不是黑帮也说不上，有错误就承认错，没错也不要承认。即使戴了两次高帽子，也没什么了不起，误会消除了，取下来不就行了吗？不要让多数斗少数，不要搞宗派主义。你们 851 个学校，不可能每一个学校的问题都回答是怎么样，靠你们在运动中用斗争来证明，你们炮打司令部，不可能每炮都准，就是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每炮都准，许多事情是由于群众的揭发我们才了解的，错打了一下总是不可避免的。但希望你们打之前先有点调查，你们可以串连，各地方各学校都可以，各团体不能进行大规模的串连，但采访调查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到他们那里调查点材料也是很必要的，你们要查档案这要涉及到上级党的领导问题，你们揭发的材料可能是个侧面，不完全，但档案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对他本人这方面的情况都了解了，同时有些事情涉及到党内机密不能公开，可以不用查档案。

不要说对领导知道很全面了再批评，可以允许免不了打空炮，可以在斗争中辩论嘛！领导要敢于接受批评，提得对的就承认，错的就给予解释，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有的人，人家问他，你是不是黑帮，他就回答“你去调查去”，这怎么能行呢？不是使事情越来越难办吗？自己为什么不敢说自己不是黑帮呢？为什么不敢说自己要革命呢？你这样说，同学就说你心中有鬼，更加引起同学的怀疑。是不是黑帮问题，是敌我矛盾问题，你为什么不敢说自己不是黑帮呢？至于你的每一行动都得由群众去判断。没有一个框框说那个可以打，那个不可以打。有人问这个省委怎么样？我只能说根据现成的材料不能说明他是不革命的，是黑帮。你要证明他是黑帮，你就得拿出材料来。彭真开始并不认为他是反党分子，工作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发现他，是去年姚文元发表文章以后，才逐步认识到。对于各级领导也一样，

由于工作需要，对他们还是得有个起码的信任，在没有根据认清他们是黑帮时，就得信任他们。中央对有些省委没有改组是为了让他们暴露得更充分些。让群众充分揭发，只靠由上而下是不行的，还要靠自下而上解决。

附带说明几个问题：

对兄弟民族领导同志要抱爱护态度，与汉族干部有所不同，安排一些农奴主到天安门观礼这是中央的意见，是有考虑的，这表现了党的民族政策。

达赖叛国 1959 年就开始了，跑到印度，弄走了好多人，这些人总会有一天会跑回来的。象达赖这样的叛徒就是要斗争。

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得到他自己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下了万言书，反党，我们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批判了他。

阿沛，出身贵族，与班禅又有所不同，真正投降过来的是他，真正起作用，欢迎解放军进西藏，使西藏人民与解放军有接触，阿沛立了功。在斗班禅时，他还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当然，他也有许多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阿沛还是西藏自治区的负责人，不能马上换。因为是个过渡时间，要慢慢换，要马上把我们的干部培养出来代替他们这批人。

内蒙的情况也是一样。对他们干部与对汉族干部是有区别的。你们红卫兵不能说一点错事也没有做，但不能这么指责，应看到你们主流、大方向，对少数民族也是一样，可挽救的还给予他们挽救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政协副主席上了天安门，有人提出要关政协的门、民主党派的门，提出不要政协，解散各民主党派，我们说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也不能把东西搞坏，国家要赔偿的，政协还是要的，因为阶级斗争还存在，各方面的代表人还是有，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公开的比秘密的好，可以更好的改造他们。毛主席的思想是伟大的，能够改造这些人。

四、多数少数问题：

不是个简单的多数少数问题，基本有两派。这是工作组在而造成对立的，这肯定是错误的，要把工作组给同学加的一切错误的帽子一扫而光，根据同学一时的表现划分左中右是错误的，只要承认那个大前提，无论那个组织都是革命的，清华越分越多，革命的初期总是这样的，总会慢慢地合起来的。但要合也不那么容易，要有一个过程，合不成不要硬合，北大要合闹翻了，清华反而多了，要通过斗争来合，如果你是革命的，又证明你是错了，你能回头，自然会合起来了。少数是革命的组织，多数也是革命的组织，不能说少数是革命的，多数反少数，多数就是反革命的，这必须给大家说清楚，我不是抹稀泥，我这样说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谁是革命的要经过斗争来证明，自己可以说自己是革命的。

你们有人说，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我很赞成你们这个说法，不要怕，这样有好处，最后总会万条大河归大海的，大家总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应该承认你们有革命早晚，程度深浅的差别，如果说成是革命和反革命，那就造成群众斗群众。因此在政治和物质上同等待遇，一视同仁。由于革委会是不是那样民主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校的行政工作可由外边派人去作，完全为大家服务，不偏心，好让大家安心干革命。这是一种想法，还未做，在地质、北航先搞两个试点。

五、今后的斗批改如何搞

有本校的，有社会的，在本校搞，在外地搞。只给大家讲个大方向。按阶级路线的精神，要讲点斗争的方法，要自己去调查，有的同学没有经过调查硬要打，我们也不能反对，戴下高帽子也没有什么关系。

要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关于改，你们在开学前提出建议，我们帮你们改，大学如何改，中学如何改，你们要搞出经验来，我们把你们的东西整理提高推广。

破四旧，立四新也要经过社会调查，表面的容易发现的东西搞得多，但要深入，破四旧

是个长期的任务，中国的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势力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解决问题是不行的，你可以观察下你们家或亲戚，准有很多不顺眼的地方，有时搞不好还会有反复，要解决旧的习惯势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一千四百万，这些人是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不能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你们要继续闹，锐气不要受到磨损，要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

(1)希望你们革命的串连要逐步走上有计划、有组织，比过去要更进一步。要使中央能够掌握你们的规律，好解决运转问题。今后允许和提倡你们革命串连。各地与北京的串连问题要首先解决，中学生有 1400 万，十个人来一个也得 140 万，这个工作量可不小。(2)大中学校的任务不同，今后中央对中学的问题要研究得多一些，中学也产生了各种组织，这是个好现象。(3)小学要开学，不能老放假，高中的同学给予辅导，因为教员未清理完。(4)斗批改，破旧立新的方式。

文斗解决了。

静坐绝食不能说他对不对，别再给他们火上加油了，我们反对这样对待他们。

我们要吃饱饭干革命，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解决呢？不必这样做，这不是好办法，不宜采取，这是一般地讲。要吃饱饭斗争下去，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怕麻烦，共产党员生出来就是要解决复杂麻烦的事情。

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收财物，要没收由公安局统一没收。财物交贸易系统，现款交银行，要办手续，有证件，要一清二楚，不能含糊，不要让一二个人坏了整个队伍的声誉，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克己奉公，点滴归公，青年人要从小养成这种优良的品质。

六、民主集中制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民主，四大就是。宪法上的六大自由你们统统得到了，还多了一项：放假闹革命。只有在中国，才敢这样做。在这种大民主下就要有高度的集中，集中到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有些政权不能下放。

(1)保卫权。武器、军装不能往下发，保卫权只能在解放军和民兵手里，因为红卫兵不是解放军的真正的后备军。

(2)法律逮捕掌握在法庭手里。

(3)宣传权力。党报，新华通讯社，广播电台等，不能由哪个红卫兵使用。你们学校可以。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你们就会出偏差。

七、组织问题：

无论是几个红卫兵，但毕竟不能包括你们学校的全部师生，总还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吧！如何去团结改造他们呢？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文革组织。但现在又有一个多数和少数问题，如何能做到平等。关于领导权问题，你们可以协商解决，有个前提，你们谁也不能领导谁，多数更不能压少数，要保护少数，少数受压也不要气馁。

要真正按照十六条精神成立一个统一的文革，必须要有一个过程。

152. 周恩来同哈尔滨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谈话要点 (1966 年 10 月 4 日)

这次会议的目的，具体建议，陶铸同志讲了，不重复了，讲几点主要的意见：

一、庆贺你们在黑龙江革命造反、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连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天我不谈那个做得多一点，那个做得少一点，只要投入到文化革命的烈火中都有成绩……。

文化革命的重点是五界和党政机关。你们炮轰司令部，轰开了，在黑龙江文化革命起了决定作用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所以，你们还必须团结校内革命师生和其他大专院校，要帮

助中学，这样才能起更大的作用……。你们回去要向本校的革命师生讲，向你们要联系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工人、农民讲，通过你们把中央的话传达给他们。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希望的目的。你们学校红五类的比重很大，大部分都是红卫兵，你们是很重要的力量，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对你们的期望也很大。正因为这样，你们要一分为二，不要骄傲，要兢兢业业，越要感到听毛主席的话还不够，读毛主席的书还不够，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够，对政策学习、理解、执行不够，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搞革命犯错误是难免的，也是允许的。但要好好学习，争取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改嘛！

我已经讲过多次了，红卫兵的任务有三条：一是战斗队，二是学习队，三是宣传队。你们这些团体一是接受毛主席和党的领导的，这条你们是承认的；二是接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的，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主观上总是要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吧！三是你们都承认十六条，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要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它。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前进的方向，有了战斗的纲领，你们才能更好地战斗。既然如此，我说你们都是革命的团体，前提就是承认这三条。如果不承认就不是革命的团体了……至于说革命犯了错误是允许的。

我同一个学生谈话，谈了一个问题把他问住了。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从整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彻底革命的党，但拿一个时期来说，也犯过路线错误。譬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王明和立三的错误路线，你说那时的党中央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得说是革命的，只是犯了错误。当然犯路线错误是不好的，革命允许犯错误，犯了错误要允许改正嘛！李立三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嘛！革命组织并不是没有错误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也不能打保票不犯错误，错了就改嘛！错误多少你们自己做结论，犯了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革命的嘛！不革命性质就不同了……希望你们懂得这个真理，主观愿望是革命的，客观效果怎么样？要通过实践，你们青年人组织可喜可爱，你们是革命的，但不能说每一个行动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要骄傲……。

二、你们炮轰了省委领导，省委有错误，但对省委还要一分为二。不仅对省委是这样，对市委、地委、县委，每个机关都要一分为二。连我们一个人都是一分为二的，何况一个组织！对省委的问题，你们炮轰了，斗了一批，还有些好的同志嘛！

如果仅仅有潘复生同志一个人，不用你们轰，省委就垮了，还是要一分为二的。彭真领导北京十七年，他也不能天天讲黑话，如果天天讲黑话，早就被揪出来了，大部分还是讲的革命话，一小部分是黑话。人是变的，不是一天就暴露的，他也看机会嘛！高岗伸手快，暴露就快。而彭真慢慢伸手，暴露就慢。不管主观怎样，在客观上还是做了些好事，不能把彭真领导下的许多同志做了好事，也否定了，这些好事还得承认，北京大部分做的是好事，隐藏着一部分坏事，所以对北京也要一分为二的。十七年来基本上还是好的，北京如此，黑龙江不会超过北京吧！对黑龙江要一分为二，如果材料证明，黑龙江比北京还严重，那就是我的话讲早了，但就现在掌握的材料，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超过北京，黑龙江省委也有好的同志，有些同志你们不都承认可以做工作吗？欧阳钦错误不少，可以揭发，因为他有病，不能回去，对一个人要看整个历史，欧阳钦在黑龙江只是一段嘛！就是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刚开过刀，也没有让中宣部要回去斗，一斗斗死了，他不能讲出更多材料，就不能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潘复生刚到黑龙江是光杆去的，他过去在河南被打错了的，后来平反了，调到中央在总社工作一段时间，又派到黑龙江去的，他一个人到黑龙江不依靠一部分较好的省委同志，怎么能工作呢？有人要求中央派几个人去，中央人也很少，还要靠本地。毛主席讲：“一切力量从群众中产生，从斗争中产生。”黑龙江的问题，中央责成东北局全权妥善解决，听说有人要炮打东北局，东北局是中央派去的机关，如果他们是黑帮，我们就有责任了，就和我们连上啦！再打不就打到党中央里来了吗？黑帮、黑线再不要用了，十一中全会有人提出，主席考虑之后，还是不用，因为定义解释不清，帮多大，线多长，界限不好划。

你们叫红五类，就有黑五类，除了红就是黑，概念绝对化，这很危险。犯了错误人的子女，也不能都叫黑五类，这样就宿命论了。毛主席最反对宿命论。有的人昨天是革命干部，今天成了反党干部了，要允许人家改造嘛！这样就容易使我们概念绝对化，绝对化不是毛泽东思想。从十中全会以来，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遇到阻力很快就纠正了。派工作组是个路线错误，很短时间就纠正了，但这只是太阳中的黑点，无损于太阳的光辉。各级党组织不都是漆黑一团，毛泽东思想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去实现的。如果都是漆黑一团，那不就只剩中央了？对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一分为二。

炮打司令部主要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开始不一定都打得那么准，也可能打错一两个，再纠正嘛！就是戴高帽子的也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运动中间同时也批判犯各种各样错误的。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三类干部、四类干部往往是交叉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个多月来，你们炮轰省委很必要，但不能只剩潘复生同志一个人。你们不能负起代替党的领导，可以参加工作，东北局要挑选一些同志组织临时省委，你们要支持潘复生同志，要支持临时省委，承认新省委领导。挑选的临时省委的同志不能没有毛病，你们支持他们，不是保证他们，犯了错误再批判嘛！

你们既然承认党的领导，当然要承认党领导下的专政工具，《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斗争的消息，电视台广播了扣押了人，全国只有黑龙江一家，(潘复生插话：这个错误由我负责，不是同学的责任)你们自己印的我不管，比如有人说要彻底打倒伊斯兰教，那不行！我到亚非跑的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但这是你们说，国家不负责任。报纸、电台、新华社、电视台是专政工具，无论如何不能乱动。报纸、电台是中国人民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如果发出一个错误的声音对世界影响很大。大字报、传单你们可以贴，可以散发，那里边也有有错误的，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民主，但是不能登报。有些学校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并不错。十一中全会时就有人提议过。主席说：毛泽东思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不赞成叫毛泽东主义，不讲不要强加于主席，有的地方改了，有的不改，但不能登报。你们许多宣传品，党的宣传机构不能登。你们抄了我的讲话，不要到处抄，特别是主席的话，更不能到处抄，除非主席授权新华社、报纸发表的。

四清工作队是合法的，是二十三条肯定了的，不要炮打社教工作团，有错可以揭发批判。二十三条是毛主席领导制定的，许多条文运用于文化大革命。农民和你们不一样，他们一面革命，一面搞生产，你们是放假搞革命。现在你们是很自由的，有的已经超过宪法规定的自由了，还不够吗？这样讲你们不要缩手缩脚，你们认识错误就改正，没有认识的在斗争中逐步认识。你们青年没有经验，错了不要紧，我们讲的也不一定每句都是对的，你们可以批判。你们做得不对的，把我们的经验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说，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专政机构你们要尊重，你们抓的人要放出来，交给新省委，交给潘复生同志处理。他解决不了，我们还可以帮助嘛！在专政机关和专政工具、军队、公安部门、报纸电台等，你们不要去搞串连。

我们国家有专政机构，公安部抓人要经过中央常委点头，你们这样做，中央专政机构还要不要？是不是你们能代替？主席语录里那有授权某一个团体抓人呢？如果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抓人，那还得了，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们考虑这个问题没有？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是集中了还是分散了呢？

(如果)一个省委依靠某一个团体保护工作队的作法是不妥当的，如果需要保护，派解放军保护。你们一个团体要保护，一个团体要抓，这样势必造成对立、不团结，这样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实行呢？中央批准抓一个人，停职反省一个人，批判斗争一个人，得研究许多材料，而且要经中央常委批准，有的还需经主席批准。(陶铸同志说：一个学校有好多派，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都抓起来怎么了得！你们批判斗争可以，不要随便抓人。我们支持你们，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打了三次电话，你们还未把人放出来)。

三、联合行动问题：

你们这些团体要在共同目标上联合起来行动，就是对犯严重错误的人的批判斗争也要联合行动。如对刘居英，如果材料够了就可以进行联合批判斗争，意见不一致的可以先放一放，先搞意见一致的，你们这一段时间要集中力量抓生产，社会上破四旧可以分出一部分人来做，当然多数人要搞生产，你们提出在工厂参加劳动，我看可以，对你们没有什么保密的，你们要加以组织，让省委给你们任务这也是革命。革命要联合行动，生产也要联合行动，这种联合是业务上联合，而不是组织上的联合，但我们相信是能够联合起来的，这是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相互关系问题，你们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援，有互相尊重才能互相学习。首先要先作自我批评，这样才能逐步达到团结，现在你们不一致，最后总是要团结的。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文革委员会总是要联合的，至于各组织中是否有坏人，有也是极少数，十六条已经讲了，最后处理，为什么允许你们有几个组织？因为青年思潮是起伏的，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你们读毛主席语录，你用你的，我用我的，有不同的解释，最后总会一致起来。（陶铸同志说：毛主席说：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提出反帝反修。修正主义是长期考验证明的，不要先戴帽子，有阶级存在就有党派，有人提出要取消资产阶级党派，我们考虑不能取消，因为有阶级存在，有个代表性的组织才好改造他们，没有这个组织反而对他们的改造不利。

你们几个革命组织分道扬镳，还是在革命大道上几条路前进，万条江河归大海，还是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这样不影响你们互相争论，首先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我们这次见你们很高兴，黑龙江的问题，中央责成东北局和潘复生同志妥善处理。

153. 和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群众接待站 26 号接待室丁同志谈话记录 (1966 年 10 月 4 日)

时间：1966 年 10 月 4 日 15 点至 17 点。

地点：中共中央接待站 26 号接待室。

参加人：辛升三、刘树清、张云田、石玉德、秦颂党、宋从禄、祝素清、罗要武、孙庆年。

内容：

问：什么样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

答：这个问题最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都提到了的。红旗十二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讲到：主攻方向是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是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方向是大家都一致的，如果离开这个大方向到枝节问题上去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林彪同志也讲过：借口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这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运动的目的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不是斗争群众、学生，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如果大家方向一致都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是方向。与此相反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你们学校不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斗了他们，有的不是也罢了官吗？这就对了！你们有揭发，有充分的大字报，就说明你们做对了。

这时丁同志反问：你们对方向路线错误问题怎样看？

孙庆年回答：我也这样看，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任务，这就是大方向，离开这个方向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果依靠的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就没犯路线错误，如果不依靠革命群众而依靠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那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丁点头说：这就对喽！

接着我们介绍了我院文革产生的过程是：先从同学中选出代表，从代表中产生文革候选人，然后把候选人拿到同学中讨论，大家提意见之后，由代表选举文革委员会的成员，产生了文革委员会。

问：十六条发表之前产生的文革委员会是不是非法的？

答：革委会成立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不管什么时候成立的，只要大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如果大多数人不同意，根据十六条精神可以改选和撤换。中央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时候选举文革委员会，谈不上什么非法不非法的问题。大多数人拥护就行。

问：有人说：我院文革委员会产生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制，要求撤销文革委员会。

丁反问：文革委员会产生不是大家选的吗？

答：派代表选的，不是每个人都投票。

丁说：你们各班推选的代表是代表谁的？不也就是代表大家意见嘛！你们从代表中产生文革候选人，这个步骤方法是对的，但原则上还是要按巴黎公社选举，应介绍候选人的出身、历史、简历等情况。大家选要群众真正拥护的，选出来看一看，只要运动中真正按十六条办事，大多数群众拥护，不管什么时候选的都是可以的。个别人有问题可以撤掉，用不着大解散。你们不是没公布文革成员的简历吗？如果大多数人要求，现在可以列表公布补上这个缺欠。

问：领导干部是否可以参加文革委员会？

答：这主要看大家的意见，他是革命的就可以。十六条也没有规定领导干部不可以参加革委会。大家认为这个领导行，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思想好，选上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原单位领导是革命的，选上革委会委员他更熟悉情况、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更能把运动搞好。如果大多数人不同意，也不要硬塞进去。

有不同意见不要怕，可以辩论嘛！对方文有意见也可以贴大字报，如果她问题多，严重，最后落实了，可以按大多数人意见更换。方文对个别人的意见要接受，如果大多数人不同意换也不要换。

问：那么怎样理解保护少数？

答：少数人有意见，不压制他，允许他发表意见这就是保护少数了。如果少数人意见不正确也要听。决定，还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

你们学生要以主席思想为武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看是谁提出的问题，是谁提出的撤换的问题，不能让资产阶级炮轰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问：学院领导干部参加革委会并作了主任，这能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吗？

答：中央也没有明文规定党委委员不可以作文革委员。这由你们决定。你院文革委员中不是 14 名学生，9 名教职员吗？学生不还是占主体吗？革命教师也可以参加一些，谁作主任、副主任，看具体情况，你们学生不也是有一名副主任吗？

问：在运动中怎样看待党团组织？运动中党团生活是否过？

答：没有烂掉的党团组织，党团生活一定要进行，这是党、团章规定的。如果党团员不过组织生活还算什么党团员啦！

问：我们现在一活动就有人说这是大阴谋。

答：不能这么说，说党团开会是阴谋是错误的。党组织要开会研究运动中的问题和方针政策，党团员在运动中要起骨干作用。不要怕嘛，一定要活动。

问：运动中怎样体现党的领导？有人只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其他人都不相信了。

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基层党组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按十六条办事的就是党的领导，违背十六条就不对了，就不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要通过革命的各级党组织起作用的，各级党组织是具体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的。中国这么大，毛主席也不能亲身坐车到各地去领导，还需要各基层组织具体领导的。不管哪一级组织只要没全部烂掉，就要照常活动，不能随便解散，要解散就得上级批准。干部有错误是个人的事，不是组织的问题，个人有问

题可以揭发、辩论，报上级批示该罢的就罢。

问：有人说，我们有几个群众(不是党员的人)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党的领导，这种说法对不对？

答：那就看他的思想基础，有没有党组织观念。如党委烂了，不能依靠。没烂还要领导，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还要起作用。

问：什么样的问题是压制群众运动？

答：根据十六条你们自己分析辩解嘛！如果是有组织的反攻、限制写大字报，这就是压制群众。

问：劝阻和动员同学分期分批去京串连算不算压制群众运动？

答：来京大学生还要分期分批嘛！家里还要搞革命，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你们学院来京同学不也给开介绍信，给伙食费，怎么能算压制群众呢？如果大家忽拉一下子都走了，怎么行呢！你们有文革，文革要具体安排嘛！

问：安排人家不听呢？

答：要说服教育嘛，这是内部问题。

问：没开介绍信有人就走了，对不对？

答：这是他个人问题。

问：牛鬼蛇神出来看大字报，写小字报对不对？

答：已定性质的属于斗争对象的，斗他们思想深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不斗是不老实的。叫他交待问题，什么时候斗都可以，人多可以斗，人少也可以斗，看管起来也可以。

丁同志反问：牛鬼蛇神是什么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些问题应采取什么态度？你们好好看一下《十六条》就明白了。

问：可有人说放牛鬼蛇神看大字报是相信群众。

答：牛鬼蛇神算什么群众？还有没有阶级观点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什么人？这是敌我问题，怎么还谈上群众，把敌人当成朋友，怎么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问：对外地串连同学我们与他有不同意见和他们辩论算不算围攻？

答：革命串连应该表示欢迎、支持，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不同看法，辩论也可以。(下边就念十六条中的第六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不算压制和围攻。

问：运动中学生要看党委领导干部档案和党委会议记录是否可以？

答：这些问题要请示当地上级党委。档案是国家机密，什么人去看要分析，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看的。

问：过去犯过错误的已经有了结论，在运动中又出现别的缺点和错误是否还把过去问题联系起来？

答：不要翻小肠嘛！只要过去错误改正了，在运动中也没有重犯，还翻它作什么呢？这样每次运动都翻起来就没有头了。如果现在犯错误与过去有联系，可以翻历史联系起来。

问：红卫兵与文革的关系是什么？

答：文革与红卫兵是行政关系，工作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基层文革是领导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学院所有学生都要在文革领导下参加运动。虽然你参加了红卫兵，但你是学生。红卫兵组织的任务，周总理说有三项：学习队、宣传队、战斗队。在学校文化大革命中要起骨干作用，保卫运动，不能单线搞，应互相配合，红卫兵不能高于一切，应很好按十六条办事，宣传、贯彻、执行十六条。

问：领导干部可不可以参加辩论会？

答：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参加。

问：红卫兵组织能否自己决定去外出串连？

答：红卫兵组织不能自己决定去外出串连，应有组织有领导的。

问：红卫兵组织有公章，自己用它开介绍信外出怎么办？

答：红卫兵组织不能自己开介绍信到各地串连。

问：红卫兵可不可以使用自己公章开介绍信调查材料？

答：那是他自己问题。

154. 陈毅在接见军事院校学员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5日)

许多同志要我讲一讲国际形势，军委研究下面几个问题给同志们讲一讲。分析形势、探讨形势全靠每个人分析、独立思考。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每天都有国际形势的报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进行国际分析，这是掌握方向，看国际形势向哪个方向发展，认清方向靠自己。我今天的报告提供一个参考，有不同意见，一斗二批三改，发扬民主。“敢”字当头，不怕斗批改。看清形势有几种不同意见，综合起来分析，接近实际。

先谈总的形势。有人怀疑“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怀疑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他们怀疑就让他们怀疑，东风压倒西风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我们分析国际形势的基本出发点。为什么怀疑呢？这是某个时期国际形势出现曲折产生的。印尼反革命政变、加纳政变，出现了修正主义，几个地方的社论影射新中国，反对毛泽东思想。从这些出发是错误的。看到一棵树木，没有看到伟大的森林。没有看到对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更走向有利的方面，根据主席指示分析形势。由于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扩大，当前国际形势是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斗争在深入，三大一深入。这个三大一深入正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今年五月以来，由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有深远的国际影响。越南战场形势很好，亚非拉反帝斗争新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分化，一个新的反帝高潮正在形成。当然形势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有曲折的道路。但主流更加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世界革命，更加不利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总的形势估计，大家同意不同意？要去宣传、去解释，驳斥错误，进行斗争。

可能有些人别有用心的说：“你这个讲话没有什么新东西，听惯了，一本经。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国际形势的更新的内容，不是老内容，越南战场走向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壮大，也是新发展。估计国际形势，在一个历史时期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解放，整个历史是实际的，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改变并推动了国际形势。

几个方面证明以上的总估计是有根据的，有五个方面：

第一，讲国际形势，要讲两方面，讲亚、非、拉、苏联、东欧等，还要讲到中国的发展。过去中国在国际形势中处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延安的时候，1944年主席在分析国际形势中讲，看国际形势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大意），不能简单被动地跟着国际形势走。我们有能力组织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当时的延安人口不到××万，军队不到××万，现在七亿人口的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现在应该推动国际形势力量的本钱更大。不能说推动国际形势我们是唯一强大的力量，我们要承认是推动国际形势发展的力量之一。

文化大革命有深远影响，苏修、美帝国主义联合反华有企图，现在对外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在苏联，在亚、非、拉，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七亿中国人民坚决反修，反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次国庆庆祝活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很好的反映，越南的报纸刊登了毛主席的像，坦桑尼亚报纸都有介绍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文章，标题“毛泽东是活的列宁”，副标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世界革命人民赞扬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伊拉克人民歌颂毛主席“中国人民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缅甸

人民强调缅甸的独立有中国的支持。

是不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发展使人害怕了，使人吓跑了，柬埔寨外宾出席了我们的招待会，讲中国人民是第一号朋友，感到骄傲，文化革命以后还要来。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国庆很重视，对毛主席高度赞扬。印度反对新中国，这次来人很多，下层群众拥护新中国，热爱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欢呼我们的毛泽东思想。苏联人民和保加利亚东欧人民，还是为毛主席健康干杯，“我们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搞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使对外工作上，出现了革命。十年来外交上没有改变，没有突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受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毛主席批示，外交方面要来个革命，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不同，60几个大使馆全体一致进行了改革，突出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任务，破四旧、立四新，革命的带出去，穿人民装不穿西装。我们的驻外国参赞参加劳动，很受欢迎。过去外交上与修正主义赛，与帝国主义赛，现在搞自己一套，一到国庆节统统改装。通过文化大革命，带出国外的毛主席像，徽章，不要散发就抢光，我们自己戴的徽章他要去了，还要给他寄去。

而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却想借此掀起反华高潮。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害怕文化大革命，害怕红卫兵，害怕几百万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现在红卫兵的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红卫兵破四旧，红卫兵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行改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与红卫兵见面，举行了几次，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主要就是怕伟大的革命思想，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七亿人民所掌握，就是怕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怕物质、精神力量超过他们。有什么可怕？我们没有拿枪，他们就怕这个。我们这里也有害怕文化大革命的。我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下面我就敢字当头，我就不怕，距毛主席很远了我就“怕”起来了。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剥削阶级，就叫喊反华。亚非拉人民为什么不怕，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对文化革命同情，站到文化革命一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立即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少数人反对，大部分人拥护，这是新形势，新特点。

他们讲我们“反苏”，我们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继承列宁的光荣传统。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苏联人民最感谢我们，苏联的革命传统总有一天恢复的，他们真正同情我们，我们必须严格区别“反修”和“反苏”。过去苏联对我们援助，他们来的机器不符合规格，我们红卫兵给他戴高帽子。来的专家不是每个人都是修正主义，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传到苏联去，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他赔货，他们承认赔偿签了字，我们就念毛主席语录：“列宁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外要讲道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能战胜一切，说服一切。对毛泽东思想要永远相信。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排外”、“只有中国就行了”。他们是帝国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剥削者，他们是反动派，他们对我们不友好，要欺骗一些人。我们同各国人民主张友好。这个地方同志们还要懂得内外有别，是不是排到国外去，还是不一定，国外有他们的具体情况。毛泽东思想要与本地结合，用林彪同志的话说，要活学活用，不能死搬硬套。七亿人口中国团结起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使敌人害怕，不简单，会使人家想一想。帝国主义造谣说：义和团用大刀杀外国人，红卫兵要杀外国人，以后经过我们工作才稳定下来。

有人说红卫兵搞个人迷信，这完全是谬论。这是我们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精神力量，把精神变为物质。我国人民热爱我们的领袖，语言文字难以形容。他们没有领袖，他们是人民的压迫者，是反革命。这次国庆招待三千多人，外交部就是宴会“专家”从2号、3号、4号几次接见几次宴会。外宾们说：“我们来以前认为你们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闹我们，你们对毛主席搞个人迷信。来以后看到毛主席不带一个兵，一个人从天安门城楼走到天安门广场，这个不简单，这个有很大的说服力。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毛主席的威望、思想有强大的吸引力”。

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民好战。我这个人是好战分子。六四年我对美国记者说，我是地地道

道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的好战分子。被敌人反对不是坏事，是好事，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要消灭四旧，他就希望封建落后的保存，使中国人民受蒙蔽。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代文化，还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的，要一分为二。这个问题搞的过火不好，不搞不好。我们大使馆古董搞了很多，就不好。现在大量张贴毛主席语录。怎样利用古代文化，不是彻底摧毁，这个不好。主要是根据毛泽东思想造成新文化，完全相信人民的创造力，可以创造比古代、比西方更伟大的新文化。古代文化可以作为资料参考，国际斗争，外交斗争有一点。美国人习惯家里摆一些中国的东西，表示文明。他们要学毛选，要破四旧，这是好东西。六二年我住在一个高山上的大旅馆，我是中国的元帅，外交部长。旅馆一位老人很欢迎，拿出三张明朝的画，问是真的，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使他对中国人有感情。干革命要有迂回道路。

社会主义中国，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决定性的因素。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这是一个因素。革命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毛泽东思想。我们有古代文化，是一个伟大民族。我们祖国的历史与伊拉克、巴比伦差不多。他们历史中断了，中国的历史继承到现在。我在招待会上讲，港澳同胞你们爱国，你们不能照国内一套搞，因为你们要求生存。现在要问，你们爱什么国？蒋介石为代表的旧中国不能爱，只有社会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的祖国才能爱。他们一到广州，红卫兵就把他们的怪发剪了。我们给他作工作，有这样的后代可贵。你们要积极地破四旧，立四新，这样的后代要欢迎。我们要对他们作宣传，作解释。

他们问我们：是不是“反对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吃掉”？这完全是污蔑。我们不是消极地改造知识分子，而是要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使工农兵都变成知识分子，使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工农兵。刚才主席讲的(指大会念主席的“五七”指示)不仅是搞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向伟大的共产主义前进。这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首先发现，公布于众，公布于全世界，全国人民都要感谢毛主席，使工农兵当主人。有人怀疑：“你们这样搞，文学艺术水平就降低”，“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诗人，你们这样搞很担心”。我说你们的看法不对。你坦白，我很欢迎。不说文化水平，仅谈自然科学，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三百年超过封建主义一千年。现在毛主席领导科学技术，社会主义超过资本主义，过几年可以作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少数人垄断，几十年出一个“专家”、“学者”，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工农兵几亿人口搞，几亿人民出现天才，资本主义与我们比，小巫见大巫，很多人说服了。十七年事实就是证明，把科学技术文化交给了广大群众。

有人讲：“打击面太宽了，中国人骄傲”。美国主帅，苏修副帅，组织了 60 个国家反对我们，结果 30 个凑不起来。美国组织反华，日本不参加，印度也不参加。这次国庆亚非国家派高级代表团，不是我们讲，自己来，经济、军事向我们学习。去年四、五月印度出现了一个反华高潮，今年春天反华逆流打退了。许多国家同我们坚持友好。

第二个，反帝形势很好。

南越战场，美国的旱季进攻失败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决心更增强了。美帝国主义向越南南方增兵，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以炸迫和，要把越南分成两部分。美帝国主义要在南越留军队，越南人民是要美国军全部滚，这是一个根本的矛盾。越南人民已经打了二十年，要坚决打到底。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战场，一是继续升级，以炸迫和，大扩大，不撤走，拖下去。现在看不出美国扩大，看不出撤走，这三种可能对我们都有好处。坚决支持越南人民。“讲和”我们要坚决反对。越南民族，过去世界看不起。可是越南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法帝国主义，现在把美帝国主义打得焦头烂额。战争把越南人民国际威望打出来了。美国 67—68 年国内大选，这里面可能出现挫折，越南战场打到底是主流，一些挫折要估计到，要一分为二。

第三、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的处境很困难，美苏交易很困难，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苏修要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主宰世界，而美帝国主义要独霸全世界。美苏根本矛盾不能妥协。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全国人民去打仗，美国 40 年发展，吃这个饭，

现在打越南，打社会主义中国，动员全国人民去，结果只有全国人民反对。苏修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改变颜色，美帝国主义崩溃之时，就是苏修崩溃之时，美帝国主义搞颠覆，压服亚非国家掀起反华，现在国际形势发展起变化，现在中非、亚非国家稳住了。今年5月以来有的亚非拉国家发生了政变和改组。美帝国主义、苏修想把巴基斯坦拉向印度，印巴冲突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巴基斯坦，他们很感谢我们。印度尼西亚游击队出现了，卡斯特罗公开反华以后，使拉丁美洲国家人民摆脱了修正主义控制。

第四、国际共产主义在分化，毛泽东思想在深入人心。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戳穿了苏修的假面具，他们终归是可怜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的左派有动摇，但可能产生新的左派，不要看数量，要看他们的质量，要看支持毛泽东思想，支持文化大革命，质量决定一切。9月27日瑞典外宾自费来中国。法国的青年要回到巴黎闹革命，我说你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现在公开搞，会抓起来，你们要把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就能取得全世界革命的胜利。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懂得了接受不接受毛泽东思想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

我们的结论：美国在越南的败局一定会到来，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出现新气象。

第五、对付现代修正主义，我们是比较乐观的，总有一天红卫兵一定会出现在莫斯科街头，马列主义左派有很大发展。

最后，伟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推动国际形势发展最可靠最有力的因素。看国际形势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我国为主，推动改变国际形势的发展。

155. 叶剑英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5日)

刚才陈毅副主席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很好的形势报告。第一它是建立在真正相信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各方面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第二，敌人在国际环境中间一天天分化孤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同情人遍天下，真正孤立的是敌人。第三是建立在真正相信毛主席英明论断“东风压倒西风”，今天看东风更有力地压倒西风。第四也使我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后，对国际形势应该是乐观的，任何悲观都是没有根据的。

外地三万，观礼六万，住京一万，一千转为地方的院校学生，今天让我来讲话，我讲话的焦点很少，针对院校学生讲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首先传达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林总建议的对当前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首先宣读一下指示内容：

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内容从略)。

我们今天是执行的中央指示，原原本本传达，同志们要我解释，我就几个问题解释一下。

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同志们必须认真理解，不然，就会象毛主席批评的那样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早在一九四〇年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做了全面的安排。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所以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四〇年以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的思想。经过二十二年，解放了的中国又经过十七年经济建设，我们已经成为强大的国家，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的阶段下进行的，毛主席对我们很大很大的希望，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

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院校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青年，现代的青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我们要看到此特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的青年学生，有新的思想，新的习惯，如果我们院校工作不好，将来他们进来，上层建筑不适合，所以必须把各院校的文化革命进行彻底，达到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把青年教育成为革命化、战斗化的青年。文化大革命越彻底，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越革命化越战斗化，把青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成为革命化战斗化，这样就不会使我们国家出现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就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大力量来靠你们青年，你们将成为最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斗争的人，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作为锻炼我们的对象。如果今后某省，中央局甚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要起来把他打碎了。毛主席殷切的希望，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一代青年成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力量，殷切的希望青年一代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革命的战斗堡垒。

现在美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修正主义搞内部颠覆，帝修反同时进攻，我们就能粉碎帝修反。青年工人农民学生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可能有力量成为粉碎帝修反的强大力量，还希望我们青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推动老一辈革命的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看到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有一批跟不上毛主席的人，他们停止不前，腐化堕落走向对面。

你们青年可以象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推动老年前进。希望你们成为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这段话教育我们什么，教育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看祖国，看二十年的斗争，应该学到很多的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提出很多有益的东西。如果说最初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是井冈山，那么世界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如果说，我们在一穷二白的井冈山的条件下，经过二十二年取得了全国革命的基本胜利。那么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在今天这样强大的中国作为世界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毛主席很健康，毛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三十多华里，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我们有井冈山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台湾。

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是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青、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我们保卫毛主席，我当时还担心会出什么危险，但毛主席到青年中，可见毛主席是很相信你们的。同志们，我们很希望见到毛主席，但更需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健康，同志们要保护毛主席的健康，不仅物质上保护毛主席的健康，更重要的从工作中保护毛主席的健康。我们从各党支部到中央，文教外交部等部门要更好地把工作做好，不要使毛主席担心，

不要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要把工作做坏，而使毛主席精神愉快，这是最大的热爱。

工作做得好，就是要使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满意，这是最大的最好的保护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同志要敢字当头，不要有怕字。怕有两种，一种从个人出发，怕不应该，还有从工作出发，怕把工作搞乱了，要看到运动起来了，可能有点乱，不乱不治，不浊不清，乱过后才能真正看到好的干部，好的学生，把最大多数团结起来，把百分之三的坏分子抓出来，把许多问题揭出来。第一，领导上不要怕；第二，不要怕乱，希望领导干部要认识清楚，要注意少数。现在院校各机关一样，向北京学习，以北京为榜样，前北京市委改组后，大家敲锣打鼓欢迎工作组，那时大家团结一致，由于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资产阶级路线，当别人勇敢地起来批判他的错误时，他不承认，他压制、打击革命学生，当时站出来批判工作组的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假左派”，这些都要取消，在今后运动，不致重复这种现象。对这些同志不要怕，要欢迎他们提意见，你们大家回去要按照林彪同志讲的三条来要求干部。林彪同志提出的标准是：第一，看他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第二，突出政治；第三要看革命工作中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要用这三条来检查。这是运动中检查和批评领导的主要方向。领导人有三种，一种是三个条件作得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全才，在运动末，要坚决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第二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了政治，但有时工作要求过严，作风粗暴，随便骂人，生活拖拉，有缺点，这是偏才。第三种是不骂人，大字报少，人缘好，可就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工作没有干劲。我们对那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工作有干劲、生活上有严重错误问题，应该批评、批判、帮助。最后要保护。对那种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工作无干劲，打野鸭子，工作没有力，游山玩水，打麻将的这类干部要罢官，要撤职。

关于文革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是全权，三分之一权，还是二分之一权呢？现在又有文革小组，党的领导是不是要保证？我们考虑，干脆重新组织文革小组，党的干部也参加选，好的就选上，群众认为不好的干部就让他选不上，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军委研究），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就好比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期间，代表大会主席团到开代表大会时，上届中央委员会就把权交给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了，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产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的领导。

再讲一个问题，指示一方面要允许军队与地方之间进行革命串连，另一方面又要求军队不要干预地方，转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每一个省市都经受了社会上红卫兵的冲击，勇敢的过了关，差一点的受惩罚。文革（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扫荡，我们可以参加串连，但我们只搞我们自己的斗批改，我们不能参加炮打司令部，扫四旧，抄家。我们是解放军，老红军，红卫兵是我们的后备军，我们解放军不搞红卫兵。

最后，叶剑英副主席用林彪同志最近接见国庆观礼代表时的一段话作为结束。林彪同志指示：（大意）

当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形势与过去不一样了，军队应该真正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部队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时要拿出99%的时间来学习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让我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56. 杨成武^①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5日)

^① 杨成武，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总参谋部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代表总参谋部欢迎你们。你们来到北京，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是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为指南。现在文化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形势好得很！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文化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就是促进人的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又是非常及时的，非常重要的指示，我们军队的院校要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指示。军事院校要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就必须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

为此，我们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这是能否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的关键。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包办，也不要打击。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就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变成巨大的力量。这次文化大革命关键就是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完全按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军队院校、国防院校要做个好榜样，要做到完全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出乱子。红卫兵和革命的青少年是我国最优秀的儿女。他们做了许多好事，在贯彻十六条中已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们做出最英勇的革命行动，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实在是令人兴奋，叫人可敬可佩。我们国家、党，有了以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我们相信：我们的党、国家永远不会变颜色！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团结最大多数人，一道闹革命。决不允许挑动群众(学生)斗群众(学生)，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要集中力量(完全有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越彻底，我们的革命化越彻底！

我们的军队院校是培养军队各级干部的基地，一定要把院校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搞好！

同学们，同志们，让我们燃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前进吧！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57. *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6日)(见《系年录》第三十七卷)

158. 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的讲话 (1966年10月6日下午)

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

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那不仅是对全军的指示，也适用于你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子，就不仅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听到，而且使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地都听到。所以，我们应该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声明宣布了，过去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学加以压迫、围攻，甚至……(没记清)宣告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现在，我来回答几个问题：

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有个工人同志，或者是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要求承认这次到北京来的行动是革命的。这个要求对。我们一直这样看的。第二、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说要保证人身安全。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我们负责通知，各地绝对不许这样作。第三、本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叫上级处理，不得由同一年级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同意。底下一个问题是工资照发。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有些半工半读学校，我知道还有一些工厂对不同意见的人扣工资。这样的事情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下命令，叫他们工资照发，不仅工厂是如此，就是半工半读学校半年假闹革命期间，半工半读学校的待遇还应该照样给，不许打折扣。

第二个问题是刚才在这个地方讲了话的南京大学 8 月 27 日串连会的代表说，我们有二千三百多名革命师生提出要求，由于地方大给他们很大压制……(未听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通知那个地方工作组的上级负责人，一定叫他们回到那个学校里去。另外，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里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是他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

第三个问题，四川大学到北京参观串连的同学(何系何名未记上)请求继续留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而在另一个地方的同学，住的地方发生困难，四川大学 8 月 26 日战斗团要来帮助解决，我布置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一定替你们解决。

第四个问题，首都文艺界“人艺”的同志问，我们中央批准的军委的那个指示，适用于全国大、中学校，是不是同样适用于文艺团体？我们说，同样适用。

第五个问题，就是刚才开会的时候，外边有华中师范学院的七位同学要求进来，最后也发了言，他们写了血书，受到压制。我们让他们进来说了话。现在把七位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七位同学在台上与大家见面)

第六个问题，有同学说，在学校里，因为有工作组错误路线，方向错了，引起的后果，严重的对立情绪，犯了错误的那一方在同学中……(未听清)完全敌视的待遇，我们本来要着手逐步处理这件事，错的一律取消，应该恢复正常现象，这类事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在北京先抓几个主要学校，立即实行，搞出点来，一有经验，就通令全国照办。

我们现在一起来呼这样一个口号：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159. 康生、谢富治、杨成武谈话纪要 (1966 年 10 月 6 日)

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代表、井冈山代表在十月六日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批判错误路线誓师大会上发言之后，与中央首长谈了话。现将谈话主要内容回忆整理如下，可能有出入，仅供同志们参考。

康生：(看了我们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之后说)你们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写得很好嘛，你们批判赵如璋批判得很好嘛，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都支持你们。(我们请康生同志给我们的文章做批示)康生同志说：我再很好地看一看。

谢富治：谭力夫的讲话是修正主义的；你们在科委和赵如璋坚持斗争二十八天做得对，干得好！我早就支持你们少数派的斗争。(我们和谢副总理讲：我们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要反右，而在顺利的时候要防左，注意政策。)谢副总理立刻亲切地和我们握手讲：好！有水平。并指示我们要团结大多数。(我们说：我们宣传毛主席思想就是要大喊大叫)谢富总理亲切地说：好！

杨成武同志：(我们和杨代总长说：我们正在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杨代总长说：批判得对，应该批！(我们和杨代总长说：我们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大会)。杨代总长说：对，对！今天就是来支持你们的。你看，哪次也没有这次多，都来了。(指周总理、陶铸、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出席了大会。)

(我们说：我们“红旗”战斗队在北京是被骂臭了的。)杨代总长忙说：不是臭，是香。他们说你们臭，我们领导说香。谈到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时。——他们曾多次到我们的航校驻地闹事(抢东西)。杨代总长说：中学和大学不同，(注：西城区纠察队大部分为中学生)要慢慢诱导，西城区纠察队精神可嘉，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只要你们坚持按十六条办事，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一定能把他们团结起来！

160. 王任重在北京饭店接见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七位工农同学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7日)

现在把我个人的看法谈谈：

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立场是坚定的，是革命的。你们多年来进行斗争，受到压抑、挨整，对你们被压迫的遭遇我个人很痛心，希望你们在斗争中锻炼成坚强的革命者。今后斗争更曲折，你们要经受考验。根据你们谈的情况，华师运动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的，必须进行批判，为什么不能进行批判？只要彻底批判肃清影响，才能完成好一斗二批三改。

你们批评工作组，批评院文革，批评省委是对的。(插话：我们给省委贴大字报，提了意见，没有说省委是黑帮)即使批评中有点儿错误，也不怪你们。你们大方向是对的，也许你们没有错误，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值得指责的，大方向是对的嘛！资产阶级当权派应该打，即使是革命的，也可以批评，为什么不能批评？(插话：别人说我们批评省委是搞王任重、是搞陶铸，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批评。王任重，也可以批评，你们回去说，就是我说的，我是有缺点错误的，可以批评，可以写大字报，可以贴在省委，可以寄给我。我二月份的讲话你们看了没有？刊登在《红旗》上的《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肯定了省委的成绩，指出了错误和缺点。不仅公开讲了，还刊登在《红旗》上呢！省委的问题，可以批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讲过，六月份又讲过一次，我们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对以前的错误还可以批评。文教战线上就有错误嘛！农工业重要，但是文教战线，没有放到应有

的地位，应该欢迎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不仅你们要触及灵魂，我们也要触及灵魂。学习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用到哪里去呢？第一就是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学到老，改造到老，死了算完。改造自己也要靠同志们帮助，批评是对我们最好的帮助。一天到晚都为我们唱颂歌，有什么好处？凡是不是恶意攻击，而是善意的批评，就要欢迎。恶意攻击就不接受。有人说你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你们就不接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院文革如果选举不民主，可以重新改选；撤销你们的工作是错误的。起码先要复你们的职。院文革什么时候候选，恐怕要经过一场辩论。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大是大非搞清楚以后，再选才好。不能把老好人，不敢提意见，不敢批评工作组，不敢批评省委的人选出来。当然这个问题，你们回去可以研究。十六条指出：不称职的，可以撤换，要那个条件较好，让真正的左派掌握领导权。你们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定给你们创造条件。如果武汉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我赞成。你们首先把你们学校的成立起来。

过去他们整你们，学生斗学生，这不对，希望你们也不要对准学生。至于说观点不同，进行辩论是可以的。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关键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了，即使学生中有几个右派也翻不了大浪，现在你们不要对准学生。这次运动的矛头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

你们讲阶级路线，我完全赞成，学校怎么招收那么多非工农子弟？对你们进行压抑是错误的。阶级路线怎么提，我的意见是按十六条办事。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讲了，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讲不讲阶级成份？这有三点，第一是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阶级路线这三点一起讲。你们回去以后是否取消“黑七类”的提法，以后不提了，否则对他们随时都产生压力。被压迫阶级天生的，一般的对党和毛主席比较热爱，感情比较深，革命比较坚决。正如刚才你们有个同志讲的，打起仗来谁冲在前头？剥削阶级出身的，也有左、中、右。一般说来，左派较少、中间派多数、真正右派较少。剥削阶级出身的也很复杂，我们要注意分析。否则不利于团结，提“黑七类”、“狗崽子”就不好团结了。到底团结得怎么样，你们去分析一下，按主席教导去分析，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剥削阶级子女，你们要作阶级分析，这样才能把大多数团结起来。一条是真理，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按十六条办事，就不能团结群众。我们要善于团结大多数，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重点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左派团结起来才能斗争，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团结了95%，而要经过运动才能达到这一结果。总之，你们要运用十六条，把左派团结起来。

你们要有这个信心，以张体学同志为首的湖北省委，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一定会改，否则算得什么革命者。你们要有这个信心，我是有信心的，你们的一切合理要求一定得到满足，办不到的你们派代表来找我，我来负责。如果我不能解决，我们再去找党中央、找文革小组。(插话：我们提合理要求，要《战斗报》刊登我们的文章、广播稿件、要印刷，他们说我们是夺权。夺权就是要夺权，革命派就是要夺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夺权。)

161. 张春桥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革命同学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7日)

张春桥同志的这篇讲话是在1966年10月7日上午10:15——下午1:55在中南海内接待站接见部分福建赴京革命师生的会上作的。

同时接见福建部分赴京革命师生及北京赴闽串连部分同学的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还有陈伯达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穆欣同志、叶群同志(林彪同志夫人)。

接见时张春桥、关锋两同志作了讲话，陈伯达同志和叶群同志还分别用闽南话和福州话和福建同学亲切交谈。

同志们：

今天听了同志们的讲话，材料很多，有的材料过去已经看过，有的还没有看过，回去再研究。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我想讲这样一个问题，明天是 8 号，十六条公布已二个月了，这二个月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林彪同志在国庆时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来说比十六条公布以前更尖锐，更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十六条公布以前，有些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十六条公布以后，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有些原来的矛盾表面化了，更尖锐了。十六条公布后，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有的精神准备不够，至今的确还不理解；有的是坏人。十六条指出，有四种人而不是一种人。有些工人、农民很容易被挑动起来，他们保卫省委、市委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他们不会不去。如果我是工人军队我也会去。有一条，军队不能动，这是中央的命令，要能动军队，那早就开枪了。(笑声)全国还没有发生动军队。(同学插话：“有的公安部门已经动了。”)关锋同志说：个别地方有动。正因为个别地方有，所以中央立刻下命令，这样才能保证，斗争虽然很尖锐，但还没有发生更严重事件，这说明了阶级斗争是复杂、尖锐的。证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不发动是不行的，要使我国不变颜色是保不住的。

同志们受到压力，受到迫害，是有困难的，这也证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呢？你们将会怎样呢？你们还会到这里来控诉？(有个同学插话：“会被杀头。”)关锋同志说：还是要革命的！)

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毕竟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复杂。你们也没想到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的传单可以印，我们的传单不能印？政治上扣了这样那样的帽子，斗几小时、十几小时，甚至几天，(同学插话：在漳州市街上发现有铅印的反动传单)你们福建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对面敌人会利用，公开的国民党也会利用。这个革命非常不容易的。同志们，你们不是感到年轻，赶不上参加过去的斗争，觉得很遗憾生晚了吗？但是现在参加这场艰苦斗争还可以锻炼，全国的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你们还是能够到北京，还能到全国去串连，党中央完全支持你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要站在革命立场上，如果不站在革命立场就要被推翻。

看了条子，有几种感觉，同志们受压迫很重，较苦闷，问我们怎么办？我们俩(指关锋同志)刚才讨论一下，至于该怎么办，我们还得问你们该怎么办？(同学们坚定地回答：斗争到底)不是中央没说过话，十六条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他们也都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而且有的人也参加了会议，(同学插话：叶飞也参加了。“关锋同志插话：不执行的还是不执行！)问题复杂就在这里，一开头中央就估计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公开指出有两种情况，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全国都是这样。现在出现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有的地方比你们严重，有的地方比你们差一点。这是有普遍性的。中央说一句话，各人都可以利用。十六条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林彪同志说：不要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

说对不对？（同学们齐声回答：对！）林彪同志说得完全对！革命的同志应当清醒。但有的人抓住这句话，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讲的话并不包括革命同志批评省委。（热烈鼓掌）应该说，违抗十六条，攻击十六条的人，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长时期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回去要紧紧抓住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示，别人不执行，我们执行，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讲道理就是讲十六条的道理。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根据形势的发展，精神还是根据十六条。

你们要我们帮助，这些具体问题，对象是什么人，周围群众是什么人，左派是什么情况，中间派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右派。左派当然人数少，现在少，将来也少，别想将来都会成为左派。当然要革命的是多数，坚决、坚定的革命左派毕竟少数。马克思、恩格斯共两个人，谁给他印刷机、宣传车、录音机呢？当时苦得很。（关锋同志：连吃饭都成问题。）恩格斯只好跑到他父亲的工厂去，他父亲是资本家，不是红五类（笑声）！列宁还不是这样？毛主席也是这样。毛主席被国民党写的传单那多了。你想想：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传单有多少？诬蔑你们的传单有多少？（同学插话：单单福二中传单就三十万张。）三十万份不算多嘛！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比毛主席著作四卷还多，但蒋介石被打倒了！

革命的新生事物最初总是少数的，成长非常艰难。我们应向革命前辈、导师学习革命的精神，现在，总的形势比他们好多了，国家政权在毛主席手中！（关锋同志：受打击是好事，不受打击怎能成为革命左派？！）（长时间鼓掌）毛主席过去被开除党籍好几次，被撤职，军权被剥夺，但是最后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方面，虽然是少数，但最后必定会取得胜利！（热烈鼓掌）我们今天在全世界还是少数，有几个党和中国党站在一起？现在苏修一边还是多的。有一同志问，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这个是会变化的，（关锋同志：多数是暂时的，虚假的。）但只要是革命，你们就会胜利。真正革命派的少数是会逐渐增加的，如果一天增加起来是会垮台的，你们别以为今天拿到这个讲话，明天回去，队伍就一下子扩大，那样，风一吹就会垮台的，到后来又只剩你们几个人了。干革命就是要作扎实的工作，革命是没有捷径的，要准备走曲折、艰苦的道路，每个地区具体怎么走，不一样，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他们的压迫无非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的压迫，中央发出的通知首都三个司令部物质待遇应当平等，中央文革小组讲了，周总理也讲了，但没用。不要以为中央讲了都会执行。到前天，第三司令部发通知，还是用手写的，请我们去开会，后来我们查问，为什么中央规定首都三个司令部待遇应当平等，你们不执行？后来就送来了铅印的通知，我把铅印的丢掉，手写的留下，可贵！（热烈鼓掌）我说这话无非是说革命还是要靠自己。把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形成坚强核心。

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要注意政策、策略，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注意灵活性。我们一些同志的弱点就是不太注意团结争取多数，这样会受打击，因为左派不可能很多，中间派跟谁跑谁就力量大，我们就要动脑筋和这些人打交道。如何去做工作，我们不要对过去围攻我们的同学闷一肚子气，大家都是同学嘛！（关锋插话：都是同学，都是阶级弟兄嘛。他们是一时受蒙骗。）在北京，凡是说过这样的话的会争取很多同志。如果骂倒一切，对我们很不利，这一点你们要考虑，不但对工农群众，就是对同学，也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这不是一天两天，有些人今天跟你们，过两天形势一变又跑了，就继续分化，不断改组。道路是曲折的，你们回去应该这样想问题。你们写条子上来说要急着回去，回去前去北京几个学校去看，他们斗争比较尖锐，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有的被孤立时只剩下 10 个人。（关锋插话：有的被关起来。）昨天去念通电的蒯大富那是翻身了，他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经验比我们多，当然我们也有受压迫，今天不在这里诉苦了。（笑声）我们遇到困难和你们不同，你们和这些学校有些类似，是否和他们联系，学习他们。北航只要求工作组赵××谈谈话，到国防科委门口等了 28 天 28 夜。

不谈，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他还是不谈，后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两个住到学生中去谈，如果被打死，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下军令状。就是这样还不敢去。他们怕群众怕到这样的程度。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辩论：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我们火了，我们说：你们再不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你。(笑声，热烈鼓掌)你们困难还不是最大，但你们受到的迫害，我们很同情。中央的态度很明朗，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多和他们联系，他们经验是什么，现在开始变化了。昨天的大会就是标志，主席台上的人好多就是戴过反革命帽子的，我念决定时，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你们以后就不要怕，中央有指示，现在不是同志了吗？中央的批示你们听到了吗？(众：听到了！关锋插话：如果他们再戴你们的帽子，你们就叫他们把指示拿出来，读给大家听。)这方面的压力，中央能作到的，中央决不会不管，但就是这样，革命还是要靠自己，要有勇气，多动脑筋。从6月1日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4个多月来斗争是艰巨的、曲折的，可能现在形势又好转些，但斗来斗去还会发生变化，可能要经过多次反复，毛主席这条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学习毛主席如何革命，作领导工作和分化敌人，他的天才还在于如何又斗争又团结，这里有许多问题，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最后，我希望同志们真正地锻炼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愿望。(长时间热烈鼓掌)

162. 关锋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谈话 (1966年10月7日)

同学们：

刚才春桥同志已经说过，大家回去要坚决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福建也是大好形势，学生起来革命，少数派数目也不少，工人、农民被欺骗、被蒙蔽，围斗过你们的也出来揭发了，这不是大好的形势吗？(同学插话：出来揭发的被压得很厉害。)越压就越革命嘛！暴露也是个好事。

当然，不要这样想：到北京告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下令，罢某某人的官，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就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简单了。如果都是这样，自上而下罢某某人的官，那就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失去锻炼青年一代的意义。还是要靠工农群众、革命学生起来斗争。

毛主席，党中央对革命同志的最大支持就是十六条和林彪同志的多次讲话，应当掌握这个武器进行斗争！

至于没有印刷机呀，没有什么呀，我们讲几句话，一定要他们给，他们是不是就给呢？只要是真理嘛，传单印得再漂亮，不是真理是谬论，也不行！主要在质，不在量，(热烈鼓掌)举个例子：据我所知北师大同学谭厚兰在批判工作组期间被打成“反革命”，是“米高扬式”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去开了几个会，江青等同志都说了话，工作组也撤走了，形势该好了吧！好了几天又来了，说她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张春桥同志插话：那次我们小组全体成员都去了)在斗争中她慢慢地经验多了，现在形势就好得多了，井冈山红卫兵发展了很多，一批又一批的同学退出了原来的红卫兵师，加入了井冈山红卫兵。

那些所谓多数派是虚假的，是暂时的，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只是一时不明真相，受蒙蔽，对这些人好好地耐心地作思想工作，要和他们讲清楚。我们相信大多数会明白，会清醒，会站在这边的。就是那些骂过你们的，打过你们的同学也不要计较。前几天接待中专一部分同学，他们曾经围攻过北大的同学。有一个同学他自己说：“我去围攻过，还打过人呢？”他已出来讲话不是很好吗？绝大多数同学是会站在革命这一边，他们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只要我们作艰苦的工作，最后一定会在斗争中壮大起来。

我就讲这几句话。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斗争胜利。(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附注：被接见的同学将厦大革命师生代表散发的《八·二九事件真相》和洪乐等人给毛主席的“急电”给张春桥、关锋两同志看，他们大笑起来，将几张传单拿起来扬一扬，很风趣地说：“这么好的纸呢！”(会场大笑)]

163. 解放军报社接待室同志谈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1966年10月7日)

十月七日下午二时到五时，我们“卷巨澜”二同志和工化系三十一中……(原稿不清)(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访问了解放军报社接待室同志，他们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现整理如下，仅供内部参考。

首先，接待的同志问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提出几个问题，请他回答。

1、当前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怎么看？

2、现在批判错误路线，在学校中领导是同学选出来的，他们与过去的当权派，与过去的工作组不同，应如何对待？

3、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式是什么？

他接着回答我们的问题：我只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与你们一块讨论。

先让我们看一看两条路线是怎么形成的。文化大革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开始，在各校，各地方，从学校来看，一开始大方向、目标是反资产阶级复辟，方向非常正确。如清华就没有这个派那个派，大家都起来揭黑帮，所以主席制定十六条，第一条就肯定大方向正确，那时符合形势，广大师生轰轰烈烈，形势好得很，这符合主席思想。

接着派了工作组，本身就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因为广大师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要包办代替。工作组一进校就执行错误路线，圈圈框框多，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了，树立了一部分学生，打击、压制了另一部分学生，不论这些同学是左派也好，不是也好，但是在工作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另一部分要破这些框框，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学生，就变成他们的障碍物了(其中别有用心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了)。从路线上就分开了，一部分人方向上不要人包办代替，贯彻主席思想不要包办代替，两派分开了，拥护工作组的就执行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反对工作组的一派就反对错误路线，而拥护的一派压了反对的一派，中间的一派就不敢讲话了，变成冷冷清清。这是派工作组造成的，是离开了主席思想，把运动引入邪道上去了。这时有斗黑帮，但现在得看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斗。

十一中全会撤出了工作组，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在此时间总结了经验教训。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本应按主席思想把工作组错误路线肃清，统一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形成新的高潮。但工作组撤走以后，拥护工作组的文革领导是压了一部分人，而打黑帮。打黑帮是学校的重点，但得看在什么路线上才能搞好。应当相信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又有控诉，又有揭发，又有检举。但坚持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认为：“我们打黑帮方向就是对，你们揪工作组就是不对。”你们学校打黑帮也打了，我们也了解一些，拉出来打几下，不算打。在这种路线下，在学校文革领导下，工作组没敢做的事，他们也做了。工作组错误路线有的澄清了，被打击、被压制的，工作组谈了谈，如蒯大富，总理还专谈了谈，

没说蒯大富是什么派，这样群众起来了，对文化革命有利，但有的还没有澄清。

从现象看，他们似乎揪工作组不放，我们是坚持大方向的。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们是要肃清工作组的影响，按正确的路线去做，要团结起来搞一个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派的人并不是说全是革命的。“八·八”中有一部分人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至于工作组中有些错误要分开，应从领导上来看，整个红卫兵来看，从本质上是按十六条、按主席思想办事的。“八·八”组织是想通过批判工作组而联系到筹委会的错误，一批判工作组就得涉及筹委会，筹委会也是执行的。现在工业大学把右派看得太多了，就是不相信群众。两种思潮、两种路线长时间地继续着。

开始，我们看这个情况，以为是不同派同学间的一般的意见分歧，总劝他们一起打黑帮，可是后来发现不行，运动搞不下去。中央文革小组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抽了一批人，到全国各地、北京各校调查。经调查，发现两派之间不是一般的意见分歧，是两种思潮、两种路线的斗争。

现在谭力夫的讲话就是代表性的反映，过去有好多人很赞成，其实这是两种思潮、两种路线斗争的反映。

党内斗争也是有反映，《红旗》十三期已经讲清楚了。

中央总结了前一段情况之后，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等最近都讲了。总理 9 月 26 日在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大会上的讲话，支持少数派。

中央现在对这场批判的看法，我们再没有得到什么别的指示，但我们自己体会，主要是解决涉及工作组的问题。清华也是，工作组走后，筹委会是执行了压制群众的错误。十六条基本一条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但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这种阻力是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上面来说，不管是否有意识，十六条没有很好考虑、贯彻下去。新形势下，没有工作组，没有原来的当权派，学生中的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以此形式表现出来。在各省市，又有另一种形式，如用工农群众去斗、压学生，老这样继续下去，放半年假，能不能搞完？

不光在各省委书记，而且在学校，如北大、北工、北师大、北航、地质、清华等均存在，就是搞不下去。北大可能好一些，问题解决得早一些。

我们要看少数派的核心、组织及方向是什么，至于他们周围的人物有混水摸鱼的，有别有用心的，那得分开。他们说话、提法可能有错误，要看他们主流。

当前的批判，要怎样批判呢？现在校领导，以文革为代表的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领导，工作组的错误又传给他们了。错误路线是通过当权派来贯彻的，现在有人是盲目跟着走的。当前批判应从领导上批判，一批判必然会涉及到文革具体领导人。我们是批判其错误方针、路线，并不是对他个人怎么样，把毒消了，错误认识了，在此基础上，大立毛泽东思想，团结一起战斗。

现在有的学校说：××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红卫兵，要求解散这个红卫兵。我们并不要去解散那个红卫兵。红卫兵他们过去执行了错误路线，并不是要人人过关，而是觉悟起来，批判错误路线。学校临时筹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有错误也是那儿的当权派贯彻执行下来的，批判领导就能提高自己，树立毛泽东思想。

问：对清华八月二十四日以前贴中央首长大字报怎么看？×××的问题是否可以在群众中批判、辩论？

答：当时就有同学来找我们，我们对他们说了，总理讲过，这是中央解决了的问题，大家有意见，我们就听。写了大字报也不算错误。伯达同志也讲了，最好写小字报给×××或中央。当时有人说他们是反革命，对他们实行“红色恐怖”，革命同学作的事，说成反革命不合适。

“八·八”也有缺点，他们来找我们谈话时说，他们说是要批判工作组并要涉及筹委会，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打黑帮，具体作法上可能有问题。

问：八月二十四日撕中央首长大字报对不对？方向对不对？

答：当时大字报没有什么错，方向是对的，方式是可以考虑的。伯达同志讲话以后，应采取合适的处理办法。当时采取的手段是错误的。当时多数是贴谁的大字报？（答：×××的。）写的内容有没有道理！（答：有道理）那么就得实事求是。

问：现在看，不少人贴了王光美的大字报，可能会贴×××的怎么办？这样下去利不利？

答：王光美在清华工作过，有工作关系，这是另外的问题。至于×××，你们应当相信党中央，有毛主席的领导，是能解决问题的。问题主要靠本单位的群众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涉及到的问题也不可以提了，但得看是否需要揪得那么远，问题是否与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沾得上边。

学校当权派，目前是临时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有根据当然可以往上联系，敢想、敢说、敢做应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怀疑是可以，但要有根据。刘涛本人不一定是反革命的，若是执行了那儿来的路线，能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也不能那么说。

批判领导教育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检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团结起来。周恩来十三日讲话，说学校是一个大好形势，乱能出现左派，能得到锻炼提高，以前那样哪对哪错没分开，反而不好。乱能考察识别是非的能力，真正树立毛泽东思想，乱也能暴露牛鬼蛇神。不是说牛鬼蛇神很多，但也不是说学生中没有右派，但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得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

现在意见不和，没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那就易被敌人利用，而乱能分清，对自己，对别人，用镜子照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问：为什么那么多高干子弟易接受错误路线？

答：左派更得努力学习，锻炼提高，但多数同学在这点上，有点自信，认为出身好，错不了，出去问问，看得少，来这儿问的多数是少数派。毛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用主席思想，会犯错误，走到邪道上去。现在应该好好对照十六条，摆事实，讲道理。事实就是你们一系列问题；讲道理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把问题搞清，过去有的就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采取关门主义。

再谈谈阶级路线问题。各校都存在这个问题。十六条讲得很明确，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最后团结 95%以上的群众、干部。作为具体单位来说，一开始发现左派必然先从工农、革干子弟中发现，这是起初。他们处的地位是受压迫的，他们爱提意见，被看成调皮捣蛋。从出身来讲，接受教育，影响好些，但发现只能做为左派的核心力量，应再发现，应做为核心的外围，不断壮大，团结中间派，最终达到团结 95%以上，不能采取“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从阶级分析上，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比起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要进一步，他们会过来，作为左派的会早一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也会变，最后只剩下 95%以外的，不能“来就给你开门，不来就不理你”。总理已经讲过了，红卫兵可以纯洁一点，以出身红五类的为主。但作为一个学校若要那么纯，那么，那些出身不好的哪儿去呢？也有的那样，就是把一部分人，一部分少数派的革干也推过去了，本来要团结的中间派的，也推过去了。

其实，严重的，领导上贯彻的错误路线，实际上也没讲阶级，是唯心观点，两派都有缺点错误，要分担。现在情况下，看两派的缺点错误的主流。“八·九”的错误是：违背十六条，违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的，这是指领导上，至于内部的同志也是革命的。“八·八”主流是要把工作组路线批判掉，也是涉及到文革上（你们清华文革检查过，似乎很左，但没改）结合十六条，要把大家团结起来。斗黑帮这个方向是主流，具体做法上面，也有些问题，但将来批判错误，统一在主席思想上，那么这些缺点错误也自然解决了。出现问题，应相信群众，相信党，党会及时引导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怕。第一条，是相信群众，依靠

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发动得最好，问题才能搞得最清。毛主席一贯对青年学生最相信，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主席年龄那么大了，可是今年十·一，白天与群众在一起，晚上还是来到天安门。吃晚饭以后，江青同志找不到主席，很着急，打电话给总理，总理也很焦急，可是回来一找，发现主席一个人由小护士带着去到人民大会堂和群众在一起。总理怕把主席挤了，马上指挥群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领袖敢在这么多群众的场合下，自己到群众中去呢？没有，只有我们的毛主席！这也壮大了中、老年革命同志的力量。

谭力夫讲话，影响很大，影响全中国，错误也很多，已经批判两次了，今天下午又开更大范围的批判会……。(从略)

两条路线斗争，他有代表性。他们的工作组是敲锣打鼓，带着花送走的。走后少数派仍被压，多数派拼命骂少数派。组长，担任市委第一办公室主任，还在支持革委会，打电话指挥。

164. 北京市委座谈会纪要 (1966年10月7日——8日凌晨)

(原抄者按：自从雍文涛同志在清华大学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上讲话以后，有部分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雍文涛同志接见他们进行解答。十月七日晚7:30到八日晨3:00在北京市委大楼一层会议室，由市委负责同志李清全、毛联珏接见了这部分同志，并代表雍文涛同志、代表市委做了讲话和解答。现根据我们五个与会者的记录，将李清全、毛联珏同志的谈话整理如下：)

李清全：

雍文涛同志没能来，让我们俩个来了。大家叫我讲昨天提的问题，根据我们理解，对中央文件精神的理解讲一点意见：

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领导下纠正了以前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形势很好，蓬蓬勃勃。

从运动实际情况中发现我们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实行此纲领还需要我们去作。只有不折不扣地去作，方可完成。……可是对十六条存在着执行不执行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还继续存在。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表现更加尖锐、复杂。

这一形势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和考虑。这是不是事实呢？完全是事实。如果社论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完全相信。一些单位并不是按十六条办事，一些地方存在着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情况。陈伯达同志也告诉我们，许多筹委会或革委会有人操纵，甚至红卫兵都有真假。这些都告诉我们，情况是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对这样一条错误的路线坚决进行斗争。只有肃清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更好地进行一斗二批三改，这是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革命同志，一切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的革命同志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按照《红旗》社论和林彪同志国庆的讲话，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捍卫十六条。昨天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要把这一基本形势搞清楚，许多问题就随着解决了。

有个问题要说一下，市委在运动中曾犯过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在毛泽东扭转了错误方向以后，市委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检查，认识了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在目前学校里批判错误路线的时候，有的同志曾问到、曾想到是不是同学们路线方向错了。我们的看法是，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是上级领导的事情，市委要负责任，不是同学们的问题。但是确确实实的这条错误路线通过工作组的执行起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程度不同，表现不一样的在各校都存在着。在学校里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必须要把市委工作组犯的错误在高校的影响肃清。不肃清，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很难顺利发展。

很多同学提到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对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同学的发言批判的问题。特别是四日晚在清华有集会，市委雍文涛同志参加并讲了话。他讲话也批判了谭力夫的观点，对此同学们提的问题不少。我们认为简单说起来，谭力夫同学发言的基本精神是错误的，是违背十六条的，可以也应当进行批判。批判谭力夫发言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针对一种错误思潮。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更加尖锐复杂。谭力夫发言散布很广，对他的发言的必要的批判，对于批判错误路线来说是有利的。

问：具体说明谭力夫发言中哪些地方违背十六条？

李：谭力夫发言印发很多，有条子问谭力夫发言哪些地方违背十六条，这个问题学生中正在辩论批判。

我们看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拥护工作组，拥护工作组执行过的错误路线。这一观点在他发言中很多地方表现出来，说工作组的作法是好的，甚至赞成工作组当时讲的一些话，比如一个游鱼三个浪，……(插话：这是毛主席说的)我是指抓游鱼。这是很随便举一个例子，更详细的东西我建议同学们回去按照十六条对照。

另一个问题，昨天批判错误路线的誓师大会，不是市委组织的，但市委支持这个会，因为这个会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会开得很好。他们看了《红旗》十三期社论以后积极行动。至于里面发言细节，市委不清楚，其中包括谭力夫的家庭问题，市委没组织材料。

问：对谭力夫的发言批判是不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李：谭力夫发言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我们都应该站出来，对它进行批判。谭力夫的发言不符合十六条，而且散发很广，有人认为对谭力夫发言的批判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认为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是当时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工作组出现的情况，指的是打击一些革命左派同学，特别是对给工作组提了意见的同学进行打击，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局面。谭力夫同学的问题是与上述情况不同的，不是针对同学，而是针对一种思潮。这种批判和工作组当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是不能相比的。

问：谭力夫发言我们听了比较痛快，主要同意阶级路线部分。

李：对于谭力夫发言关于阶级路线部分，刚才同学们的阶级感情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谭力夫讲话是否正确表达了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恐怕这点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谭力夫的发言很明显的有唯成分论的思想。我们是有成分论者，不是唯成分论。我们要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争取好的。谭力夫发言没有完全表达党的阶级路线，他说要经过七斗、八斗然后再团结，这符合党的阶级路线？谭力夫同学发言，阶级路线也是可以辩论的。

毛联珏：

雍文涛同志讲话是讲谭力夫同学发言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被肃清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同志们回忆一下我们文化大革命走过的道路。

从聂元梓同志大字报出来后，毛主席亲自批准了这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好，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头一棒。以后新市委派了工作组，工作组到校后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而且很多工作组打击革命左派，把许多同学打成反革命，这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限制、压制、打击革命群众，而且正式写了材料，定了档案。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很快回来了，发现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出

市委和其他地方错误的严重性，因此主席决定撤走工作组。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邓小平、李雪峰同志作了检讨，最后主席接见广大革命师生，然后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错误路线进行批评，作出了十六条决定。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决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从十六条上看也好，从实际上看也好，过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严重的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把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扼杀了。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而且也明确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条对立路线，两条中我们完全拥护哪一条？犯了错误的也好，没犯错误的也好，曾参与了也好，不参与的也好，都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假如我们在十六条公布前，两条路线我们不太明确，甚至把错误路线当成正确路线，十六条公布以后，应当明确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什么路线了。要紧紧跟着毛主席。每个人都要检查自己是否跟上主席思想。市委在前段犯了方向错误是严重的。各校工作组也执行了市委这条错误路线，给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危害，有的二十天，有的十五天，捉游鱼，反干扰，各校都程度不同的发生。市委对这检查是十分痛心的。市委采取了坚决改正的态度，要坚决跟着毛主席的这条路线。我们在座的同学跟我们的心情一样，跟着毛主席路线进行这场革命。前一段犯错误该纠正，市委过去错误检查的够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十六条公布后，市委是不是还坚持原来的错误路线，这是另一个问题。市委对前段肃清影响不够是深有体会的，感到有必要继续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市委他自己决不会坚持错误路线。十六条公布后，市委工作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根本不可能和毛主席的路线对抗。

《红旗》十三期社论，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提出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当然这是指全国讲的，但我们北京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市委和每个同学慎重考虑。社论没提出北京例外，需要我们很好检查，是否跟上主席思想了，是否坚决抓住主席路线了，同学们要好好考虑，好好考虑。

市委愿意接受同学的批评，继续检查，积极肃清影响。工作组对过去错误路线的检查是不深刻的，有的没有很好检查，有的没有进行平反，有的工作组在这方面作得很好，他们赔理道歉了，把材料当场给大家看着销毁，有的工作组没有这样去作。

昨天大会上(指十月六日工人体育场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宣读了一个文件。军委指示凡是过去打成反革命的一律不算数，材料统统销毁，这是中央指示的，而且决定在各校宣读，意思是什么呢？这是错误路线后果到现在还没有肃清……要想想中央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措施，不是无的放矢的。所以凡是工作组检查不好的，统统回去检查。总理宣布随叫随到，不仅检查自己错误，而且……(因听不清未记下来)林彪同志在天安门上是向全世界讲话，《红旗》社论决不是无的放矢的，同学们要好好考虑。

不少同学认识到错误路线的严重性，根据这种情况市委研究了指示，研究了北京高校的情况，北京不能例外。有的工作组没作检查，走还是敲锣打鼓欢送。这精神跑到哪里去了呢？这不对。

市委最近想采取些措施，如和工作组负责人研究研究，纠正错误路线怎样，是否按照毛主席指示进行的，所有同志对工作组的错误路线认识是否一致。另一方面凡是要求工作组回去的，市委是支持的。另外错误路线是市委负责的，工作组是执行的问题，工作组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市委也要检查。我们同学有责任帮助，纠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的够不够？得力不得力？市委也正在检查。

另一方面我们对不管学校还是其他地方拿十六条精神衡量，究竟执行没执行，执行的怎么样？要很好地检查，因为没有正确路线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

市委认为是错误的都应表明态度，不能折中主义。假如搞折中主义，反过来说就是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

市委研究了谭力夫的讲话，他的讲话基本精神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市委必须表明态度，即是不符合十六条又是很大范围内散发的，那末市委坐视不理，采取折中主义是不允许的，所以市委要表明态度。雍文涛同志的讲话，没有把谭力夫打成反革

命的意思。(按：这时有同学念十六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段)同学们念的那一段都是指反革命，批判谭力夫同志的观点，但是不是把谭力夫同志打成反革命，市委没有这个意图。雍文涛同志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消除的反映，而没有把谭力夫摆到这条路线的位置。那么同学中有不符合十六条的观点是不是允许同学中相互批判呢？我觉得允许相互批判。

团结——批评——团结，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在人民内部批判、斗争是允许的，这种斗争和斗争黑帮是不相同。至于有人说批判谭力夫已经打成反革命了，这个情况市委去了解，同学们进行反映。

165. 周恩来、张春桥谈话纪要 (1966年10月9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晚七点半，周总理和张春桥同志接见了我校红卫兵八个组织的五个代表，记录部分整理如下：(大意)

总理：你们的信，是四日交的，五日才收到，昨日(八日)才知道，今晚八点开会，这样做检查也来不及，需要准备时间。王光美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要负责，王光美检查要有准备，同时党中央要讨论。我能说的都说了，不能多说了。

同学：群众要求王光美回校作检查。

张春桥：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作检查。

同学：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总理：这个问题中央要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去不去检查，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大学生都明白，我们讨论了，不要王光美同志回清华检查，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必然牵涉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这样都使中央为难了，不是毛主席都作不了啦？！叫你们来做，我在八月二十二日(注：在清华开的大会)讲过了，中央的问题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党中央只能给这个范围，我也只能这样讲。王光美要是一般工作人员随叫随到，一追问题大了，有一张大字报说中央×××。你们看了世界人民眼望北京，有外国记者评论，有多少中央委员点名了。今天下午中央决定，我把情况给你们讲清，王光美同志写了书面检查。你们可以讨论，可以提意见，有意见还可以检查。

同学：我们可以和王光美同志谈话吗？

总理：这必然和上面有牵连，必然联系到别的。毛主席还健在，你们还不相信他领导的中央和林彪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央全会十二日结束，后又开工作会议，二十六、七日他们才回去，各地省委还未传达，你们的红卫兵就去了，就闯上去了。他们现在有的还未开全体会议，各地要有个过程，我们也先学习，后提意见，你们司令部的也常常碰不到头。大字报问题她也不能全部回答。二十二日我说全会基本解决了。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说。明天交给你们书面检查，不通过再检查。

张春桥：换过方式，人不去，给你们书面检查，大家可以座谈，把意见给她再检查。

总理：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避开了。不然我们陪着那更麻烦。

同学：有的同学给破了！

总理：发展下去不更坏了吗？那样的传单发出去，影响很不好，那样的传单是不妥当的，国家不能给印，现在你们正在为正确路线而斗争，一个正确的路线要在全国生根，要有个过程，必须大家认识到，具体的事，你们可以拿来批判，下面解决还要经过长期的斗争。

张春桥：王光美不去也一样，她代表的路线能批判，这样就肃清了。不妨碍批判，全国各种表现差不多。

总理：陈独秀当时不在，我们也批判了，这样更深刻，不会在人事上抓得多，为了肃清反动的路线，长期坚持不改就会变到敌对的地位。

(在谈到红五类子弟时)

总理说：我们不同意黑七类子弟这个黑字，红卫兵红五类子弟为主体，主体还要有四肢，不要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出身第一位，还要有表现……工作组去了就包办代替，过去设想有好的，一调查几乎没有，没有派工作组的党委也是一样。关于内外有别方面，总理说：在外面说的，不如少说，外国使馆知道影响不好，注意影响，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街上宣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要过分提人的名字，北京、上海、广州影响大。今天我们讲中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要注意影响。

一件事实在前，结论在后，社论经过了调查才写成的。

166. 周恩来、张春桥同清华各红卫兵组织座谈要点

(1966年10月9日晚9:30)

前言：1966年10月9日周总理和张春桥同志和我们进行了座谈。根据当时谈话的精神，总理要求我们向大家做解释。下面我们分几个问题列出，有出入我们负责。

一、关于王光美同志回校检查的问题。

中央认为王光美同志应该作检查，完全支持我们的这一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来不来学校是一个方式的问题，根据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党中央常委讨论，最后主席也不同意王光美同志回校作检查，这样会下不来台。

因为王光美同志回校检查问题，中央要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十月十日把王光美自己写的检查送至学校，可以加以深入批判，可以印刷散发。

二、关于第三司令部问题。

周总理说：我是支持第三司令部的。

三、关于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周总理认为可以上街宣传，深入对这条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人不回来也照常批深批透。

陈独秀当时不在，我们也批判了，这样做会更深刻，不会在人事上抓得多，为了肃清反动路线，应该批判斗争。他们长期坚持不改，就会变到敌对的地位。

167. 李富春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名同学时所作的五点指示

(1966年10月9日凌晨)

一、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也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

二、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同去，把工作组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要销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

三、“东方红”不是反革命的，要平反。叫何长工宣布，向全国宣布。

四、卓雄可以调回来。(卓雄是地质部副部长，因犯错误，调往×××机械厂，调回来是因为“东方红”同学了解情况需要。)

五、下次开斗争会时，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胥光义(副部长)、赵永

年(政治部副主任)、田伏兆(副部长)、卡固(部政治干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原工作组副组长兼党委副书记)都要参加斗争会。(另外李副总理还给了我们找地质部所谓黑帮谈话的权利)

168. 姚文元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万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9日)

按：十月九日上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全国科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日报》红卫兵指挥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革命红卫兵等五个单位发起，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万人誓师大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穆欣、姚文元两位同志参加了大会。在会上，姚文元同志讲了话，坚决支持这个大会的召开。这给与会的上述五个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以很大鼓舞和有力的支持。这里将姚文元同志的讲话整理出来，供大家学习。

同志们：

我们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敬礼！(热烈鼓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穆欣同志和我来参加你们今天的大会。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热烈鼓掌)刚刚，我们读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指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也只有经过我们的不断地批判，才能彻底肃清它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坚决捍卫和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任何的风浪中，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烈鼓掌)克服一切阻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声)

在十月六日十万人的大会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了讲话，今天本来是想要放江青同志的这个录音的，因为没有找到，找了一个稿子，等一会儿就请有关同志来宣读。

在六号的会上，也宣读了中央批转的军委和总政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

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中央的紧急通知，也就是当前我们运动的非常重要的指针。等一会儿，就请有关同志来宣读，那么我今天就不多讲了，因为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代表了我们小组的意见。下面就向大家宣读江青同志的讲话，希望大家好好地听。我的话就讲到这里为止。(长时间热烈鼓掌)

万人誓师大会秘书组整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

169. 周荣鑫^①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9日)

同志们，同学们：

^①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

我今天主要是来解决一个问题。今天早晨两点钟，李富春副总理召见了“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五位同志，李富春同志作了五点指示，刚才已经谈过了。我现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学校里的问题，就是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怎么处理。本来这个问题嘛，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过去关锋同志在这里讲过，周总理在9月20日也讲过，最近中央批准军委关于军事大专院校的报告中也讲过这个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在你们学校，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关于在地质部的部分，按刚才李富春的指示来办。在学校，据说还散存了很多，今天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解决。

昨天找了你们学校各个部分及院文革的负责同志开了个会，达成了一致的协议，有这么几条：

第一：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工作组临走时留下了这一部分材料应当交出来。

第二：工作组走了后，院文革还继续这样做，这一部分师生员工的材料也应当交出来。

第三：你们红卫兵有些内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对方的，今天上午也达成协议，也要交出来。这些材料交出来怎么处理，双方各派出四人，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点清，双方达成协议，找一个地方暂时封闭起来，我们国务院、市委也参加一、二个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学生来做。

毛主席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这个问题也是党的政策问题。我们相信全院大多数师生员工会自觉地执行这个决定。刚才我们讲到了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嘛！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会执行这个决定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执行这个决定，那末我们同学之间，由于这个问题而产生的隔阂就比较容易消除，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肃清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今天就讲一个问题，不是来作报告的，双方已达成的协议我来传达一下，也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我的话就讲到这儿。

170. 就谭力夫发言问题访问解放军报社 (1966年10月9日)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上午十一点到一点

地点：解放军报接待室

接待人：刘诗同志

访问人：南开大学物理系“大队”“东方红”评论员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 陈一常、徐中文

问题：

1、有的同志讲，谭力夫的讲话是大毒草，他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讲而不敢讲的话；又有人说谭力夫的讲话好得很，他讲出了受彭真路线迫害的红五类的心里话，只是有些地方不恰当。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2、为什么这篇讲话能得到相当一部分红五类的支持？而黑七类对这篇讲话非常害怕？

3、为什么当前批判谭力夫时一些黑七类子女非常高兴，好象他们反对谭力夫的讲话是正确的。

谭力夫的讲话该不该批判？有人说批判谭的讲话不符合十六条，因为十六条中说学生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又有人引用主席的话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答：我们报社没有什么研究，自己的看法不能说没有。我们也是工农分子嘛！不能不关心，我只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首先要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革命师生。在大会上林彪

同志的讲话强调了贯彻十六条。在二十日谭力夫就抛出了这个东西。许多大专学校大量翻印，有的学校翻印了几万分，人手一册，甚至比十六条发表声势还大。这就使人不得不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这个讲话拿出来？有许多同志讲，这篇讲话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他以拥护十六条，以红五类面目出现，确实代表了一种思潮。从时代背景和影响来看，是否有一个地下司令部，使人怀疑这个问题。

有人说谭力夫的讲话是一株大毒草，讲出了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话，我看基本上就是这样。说这是大毒草，大致有以下几点：

他的讲话是针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十六条的。十六条不让群众斗群众，他却煽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他的讲话第一次看来使人痛快，可是仔细看来是贯彻了一条错误路线。在北京有些学校把学生打成“反革命”，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革命群众必须彻底解放。有的学校学生来信说：“谭力夫讲话确实起了煽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

从全文来看，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不公开的。他说：“毛主席二十年代的讲话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这句话就直截了当了。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条条框框。

他鼓吹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北大也有陶铸同志的讲话，也有三条，这条真假不知道，反正没有人反对，没有辟谣，可能是真的吧！所以谭力夫鼓吹的是唯成份论。他以反对修正主义的重在表现，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有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可是你的老子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是不是右倾，是不是经得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还不一定。当然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真正的英雄，儿子也不一定是好汉。

从以上几点看来，他的讲话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作。它确实是一株大毒草，必须批判。

批判谭力夫是不是符合十六条？是否群众斗群众？首先说今天批判谭力夫讲话不是把他本人拉来戴高帽子批判，而是批判他所代表的一种路线，所以不存在学生斗学生的问题。可能这种批判要牵涉到一部分群众，有些人支持他的讲话，这样的革命群众是有的。决不是批红五类。红五类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红五类是批判谭力夫讲话的主体。但是红五类是不是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可能的。他们一时被他的讲话所迷惑是可能的。如果批判谭力夫搞成批判群众就错了，这是批判一种思潮。

你们问有相当数量的红五类支持他的讲话，这是为什么？前两天有很多的革命小将们听说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找到报社大哭大闹，痛哭流涕。他们说：“我们也犯了错误吗？”有的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其实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还不大清楚。在一定程度上这条路线是自上而下的，有些当权派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是打着“红旗”的。

这些支持谭力夫讲话的红五类对党抱有深厚的感情，有一句话说：“感情代替政策”，这句话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感情对这个问题的辨别就差了，就容易受到蒙蔽，决不是这些人有立场问题。他们确实对党和毛主席有无限的感情，决不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对这篇讲话感到痛快，正是由于我们对黑帮的仇恨，恨黑帮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可是他们利用了这种感情，利用了对黑七类的恨。多数人是没有责任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他就会明白的，如果坚持就不对了。

谭力夫的讲话是错误的路线，把以前支持谭力夫讲话的人也说成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是错误的。他们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这是绝对不能怪他们的。也有人会说：“黑七类子弟反对谭力夫的讲话倒成了正确的了。”我们要根据主席的教导：“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我们要服从真理，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但这不是服从黑七类子弟。我们服从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主席说，我们应该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部分同学支持谭力夫的讲话，是没有用主席思想去对照，但是黑七类子弟反对谭力夫的讲话是否用主席思想对照了呢？他们是否因反对讲成份而反对谭力夫的讲话呢？这个问题我不想讲，也不好讲。对黑七类子弟来说，他们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但具体人还要具体分析。不过有一点，红五类讲阶级成份，黑七类

同学害怕讲阶级成份是有先天性的，有一些黑七类子弟他们只喜欢听重在表现，不愿讲成份，所以反对谭力夫的讲话。当然黑七类子弟中间用主席思想去分析谭力夫讲话的也是有的。谭力夫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是所有的红五类子弟都支持，部分红五类子弟对谭力夫讲话提出批判。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谭力夫讲话正是他们发动起来的。

171. 周恩来口头指示 (1966年10月11日)

《注》十月十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二七红卫兵五个组织的100多名红卫兵的代表，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有关刘新权为首的工作组整理同学的材料。十一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听取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来由他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作了口头指示，由罗贵波副部长于十一日晚十时，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我们进行了口头传达。本文是根据罗贵波同志发言稿逐句抄下来的。下面是罗贵波传达全文：

今天下午把这里情况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作如下口头指示，陈副总理同意这一指示。现向同学们传达。

一、宣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毁了，实际上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了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副总理和周总理。

二、政治部及其他文件柜，如果同学们认为需要检查的，可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一至三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组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组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三、已经拿出来的材料，由检查组(外交部、总理秘书和同学代表组成)负责查清。将工作组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存起来，这些材料要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们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破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可以拿走。

四、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的材料，是否确实烧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将派人彻底查清楚。

五、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让工作组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作检查、澄清，随时传到。

以上是传达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

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与昨晚有关的张××同志，外交部党委将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进行检查。同学们什么时候要他们去澄清，随时可以去，这一点我也报告了总理。

172.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 (1966年10月12日)(见《系年录》第三十八卷)

173. *林彪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见《系年录》第三十八卷)

174. 关锋在中宣部的讲话 (1966 年 10 月 12 日)

我是关锋，他是戚本禹。昨天打电话说北航、地院部分同学找我们谈一些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才来，不过，我们在开会中间林杰来了一趟。我们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计划一个半小时，我们也有组织纪律性。希望最能代表你们意见的人发言，谈不完还有下次，斗争还是长期的。

问：前两个月斗批改应如何评价？

答：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我倒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现在还在开会，同学们知道吗？(不知道！)(此时，关锋、戚本禹同志要大家把问题提出来，再回答)

关锋同志讲话：

我先说点意见，回头戚本禹同志补充纠正。《红旗》社论发表的背景是什么？这很清楚了，十六条公开以后，许多地方看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同志上次的讲话也谈到了这一点。《红旗》社论发表是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精神。十六条通过时，有的同志说：是否大家都会执行？那不一定。有的会执行，有的不一定。后来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着，有不少地方，有些单位很激烈。我佩服你们的精神，也包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和北航的“红旗”，但有些情况你们不一定了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每个人头脑也得复杂一点。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你们对复杂性有了解了。象这样复杂的斗争，你们预料到没有？没有。我预料到没有？没有。抽象地说是复杂、尖锐，我从未经过，现在认识得也很不够。请同学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根据这个学校那个学校几个人反映写出这篇社论的。社论的发表，是大事。社论讲得对不对？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受时间的检验，同学们可以批评。据我们看来，两条路线斗争确实尖锐复杂，在场同学不妨和外地同学座谈一下。外出串连的同学，你们受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当然也要查对。我们要人在学校、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看得更远一些，这样对本学校就会看得很清楚。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它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同学们都学过党史，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几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到延安四一年整风才在思想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当然现在不同了，有利得多了，毛主席有这样高的威信，有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条件多得多了，但也要力气，花时间。群众斗群众的根子怎样造成的？许多地方是工作组造成的，遗留下来的恶果和影响。北航、地院这两个地方我没怎么去，航院一次也没去过，地院六月份去了一次，看大字报，那时你们还不认识我。我们要解放两部分同学，又要不怪一部分同学，一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学，另一部分同学也不要怪他们，他们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工作组造成的。有些地方发生工农斗学生。工农斗学生能怪工农吗？不能！他们了解那里的情况吗？不了解。外地来的同学、工农，我们都接待，他们给了很多情况……这个在社论上讲得很清楚。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利用群众对党的热爱，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工作组造成这个恶劣影响的，看来不彻底批判是不行的。当然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上，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有一个同学问是不是群众斗群众？是谁挑动的？刚才大家反映的情况需要调查，是不是有人怀疑我们挑动？(众答：有！)好，可以继续辩论。对北航、地质学院的具体问题，我不多谈了。不是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观察员吗？当时地质学院发生冲突，我是临时派去的，第三天开了个会，大会是吴德同志主持的，有东方红红卫兵，工人参加了，我和戚本禹同志

参加的，邹家尤也参加了。我在会上的发言对两部分都没有批评，我批评了邹家尤，我现在仍然要批评他。“东方红”同学找他，他应该接见，结果他十几天都没有接见。他到地质学院说部里的同志们打电话通知西城纠察队说人家偷机密文件，把人家请来了，结果打起来了。到底谁挑起的呢？是他（邹家尤）请来的。这样做，越搞越被动，早解决，没事了。我们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可以调查。所谓观察员是临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在地质学院工作，现在无所谓了。怎么消除分歧呢？群众互相都不要怪，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互相不要扣帽子，要擦亮眼睛。同学们，用毛泽东思想辩明是非，要以理服人。有些地方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你们在场的同学应该帮我们的忙。有没有人在捣鬼呢？有些地方的同学告诉我们，不是你们两院的，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如果你们赞成这篇社论的话，（众：赞成！）大家讨论，怎么样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同学之间，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不要你代表什么，我代表什么。地质学院你们愿意批判邹家尤吗？（答：愿意！）愿意就行了嘛！不要群众负责，双方都应解放。

175. 戚本禹、关锋在接见北航工人赤卫队、地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12日于中宣部)

戚本禹：

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亲自接见革命小将三次？不只三次，在国务院前还接见过。毛主席对青年一代寄予无限希望。

文化大革命要解决中国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说要关心国家命运。我国有没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你们对学校的情况了解得多，对社会上的情况可能不了解。远的不说，自57年以来，我们国家是从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不是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但是有没有方向不对、认识不清的呢？有。你们坦白地说，我就坦白地说。你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45年有人要交出武装，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四大自由！）这不是一般问题。你们谁提出问题都不成为路线，不是路线错误。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已公开了。这几年，62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我们伟大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么我们国家就会有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是一条线贯下来的。62—63—64—65直到66年，有些党内的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从党的公报中可以好好看看，可以看懂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首先《海瑞罢官》跳出来，公开跳出来攻击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喊冤。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很明显的问题，很多人懂得了。姚文元文章《北京日报》根本不登。（关锋：同学们当时可能不注意，上海登姚文元文章，北京为什么不登？为什么《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按语差距那么大？）后来北京市委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都揭出来了。（关锋：我和戚本禹还在里面挨训嘛。你们看看大字报就知道了。）这是生死斗争啊！很激烈！大小三家村揭发出来以后，斗争仍在继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把火点起来了，形势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国特别是北京市轰轰烈烈向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开火，但是突然“六一八”以后冷下来了。他们派工作组是干革命吗？不是！因为工作组本身就是镇压革命的。给我印象很深，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个镇压群众的通知我看到了，贴在中央接待室。又经过几天斗争，一个礼拜，各学校抓“右派”、抓“反革命”、抓“游鱼”，打击首先向党委提意见者，对革命群众实行了政治迫害，很多学校死了好多人。这个数字我不愿多谈。很多受迫害的同学见了我就哭。他们利用同学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来欺骗群众。你们这里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打成反革命的和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体会感受就是不一样的。那一个礼拜，接待室客人很多，反映了很多意见，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门口冷冷清清。有的是来申诉的(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来揭发党委的那一天一个也没有。

聂元梓大字报的火是毛主席点的，被搞得冷冷清清。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毛主席回到北京。当时红卫兵寄来很多信，说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我看了他们的文章，不是反革命。毛主席回来后，扭转了局面，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群众斗群众采取了新的形式。谭力夫讲话是一篇代表作。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说谭力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同学，但他的讲话代表一种思潮，这样性质就不同了。更严重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利用工农，说这些人(指学生)反党，来镇压。西北地区是很厉害的。一个很负责人组织打学生，工人打了以后，很后悔，痛哭流涕，觉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没有罪，有罪的是欺骗工人的人。学校里情况和工人不同，象北航，两派，我有没有倾向性呢？有！问我倾向性，我坦白地说，有！我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比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绝不是他们每个人每个行动我都支持，……。(关锋：这里有没有“红旗”、“东方红”的人？你们回去可不要骄傲！)你们可以给我贴大字报，但贴了以后你们可以想一想，我有没有道理。错误路线还有没有呢？还有。那些同学都是很好的。(关锋：那些受蒙蔽的同学、工人、农民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我与外宾谈话时，两个同学两种观点向我宣传。我认为那个反对工作组的更有道理，但没有说。后来观察，发现那个保工作组的人对党感情深厚。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但你们是否紧跟毛主席了呢？会不会南辕北辙呢？接受毛主席思想不容易。有许多同志经过长征，但还是跟不上主席思想。他们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但还跟不上主席思想。这值得深思。他们长期不理解主席路线，我们就那么理解？关锋同志去年12月才明白这一点，到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理解。你们就那么理解？

你们提出很多问题，要调查。“红旗”、“东方红”当然有缺点错误，革命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不要认为大方向是对的，就不承认缺点和错误。你们呢？应当看主流，看大方向。群众运动一起来会没有缺点错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绣花不小心还会扎破手呢，何况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不挤破两间房子才奇怪呢！可能伤了一些人，不打不相识嘛！要以革命为大局，不要揪住不放。要揪住错误路线不放，不要揪住同志的缺点错误不放。我对你们作工作，也对“红旗”、“东方红”作工作。

.....

总之，希望你们学习《红旗》十三期社论。这篇社论不是关锋写的，也不是林杰写的。他们参加了起草工作，但这是经过中央的。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可以有保留，但要好好学习，来纠正自己对一些问题不正确的认识。

176. 胡乔木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10月12日)

北京邮电学院全体革命同志：

六月十八日我在邮电学院曾说：以朱春和为首的工作组是革命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效劳。派工作组到学校，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施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必然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邮电学院发生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点。我在8月24日的答复邮电学院侯泽民、郑义增等十六同学的来信时，已经承认我那次关于工作组的话是错误的，并请他们转告全体同学。现在特再次诚恳地向你们承认错误，并对于你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斗争，表示最热烈最坚决地拥护和支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致

革命敬礼

胡乔木 十月十二日

177. 阎长贵^①在接见北航“红旗”及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12日)

筹委会、院文革执行了原来工作组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来受打击，后来又继续受到压抑的少数派日子不太好过。当时你们反映了许多情况，国庆节庆祝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和两个社论都是讲两条路线的斗争。《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敲锣打鼓来报喜，另一种是对社论不理解，来问问题。这篇《红旗》社论的威力可不能低估，威力是相当大的。在九月初，有一个学校也反戚本禹，以后又反他，还要“罢他的官”，一百多名同学等在接待站一定要接见，我跟另外一个同志一起去了，在那里我们被围攻得很厉害。十月四日我回《红旗》编辑部的时候，他们碰到我，直向我道歉，说我要支持过去反工作组的同学……形势是非常好的。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的誓师大会，从党中央到中央文革小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以外，其它都去了，那次去的也没这次去的全。江青同志在那天大会上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大好的形势是不容易得来的。你们是经过艰苦的斗争的，实际上不仅你们进行了斗争，上面也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的。这是路线的斗争，反映得多高多深刻你们都知道，你们心中有数。

谭力夫才二十多岁，作了那么一个讲话，很多地方大量印发。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总是代表中央意见的吧！也印不到那么多的份数，为什么这么印？不仅是大学印，而且是中学、机关、基层机关都印。现在这个讲话流毒全国，这是为什么？印总是需要吧，有人说那个讲话还不错嘛！我说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么大量地印发谭力夫的讲话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需要，否则干嘛印这么多？谭力夫背后是有人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方面。谭力夫的讲话促使我们动脑筋，不仅少数派，即使多数派也感到奇怪，不可理解。

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很复杂。十六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十三期《红旗》社论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出现了一片很好的形势，威力很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的形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唯一的办法是按照江青同志的讲话去做。掌握稳政策，就是江青同志讲话中最长的一段话。在当前保持好的革命形势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按那段话去做，那我们经过斗争和上面的斗争而得来的好的形势就会失去。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要按党的政策去做。

如何对待维护工作组的一部分同学呢？《红旗》社论实际上是批判他们，他们说的是不对的。我们每一个红旗战士，每一个东方红社员都要考虑，怎么对待他们，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考虑。现在社论出来以后，他们心中都是有考虑的，他们内部在分化，他们内部在造反，这应该说对我们是大好形势，我们应该考虑，怎样使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向错误路线开火。他们应该展开辩论，看看方向是否正确，不正确的造反，就分裂出来了。现在有些人分化了出来，但是原来的多数派说他们是叛徒，反工作组的一派又说他们是投机分子。这样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就没法了，出来不出来都不好。现在就是要热烈、热情地欢迎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正确方面来。过去爱国是不分先后的，这是打个比喻，革命是不分先后的，愿意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并且站过来，这很好嘛！要热情地欢迎他们改正错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讽刺、打击，这样不好。你们过去不是受打击、迫害吗？这样的态度对待同志是不好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同志是革命的，是要革命的，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群众，他们是受了蒙蔽，应该欢迎他们在斗争中改正错误。社论中说把矛头对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① 阎长贵，中央文革办公室人员。

的一小撮人，学生中有的是个别的。绝大多数人(同志)是革命的，我们要抱热情的态度，决不能采取歧视打击的态度。不要说他们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我认为不能这样叫，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这么就太伤人了。我们有人要人家总部解散，我们不要叫人家解散，修正主义的总部，下令叫他们解散也不行，更不能采取压制办法，搞搜查。关锋、戚本禹同志也叫我来说不要搜查。这样做是要上当的。实际上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希望我们这样做，把大好的形势变坏，要提高警惕。敌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欢迎我们把大好形势搞坏的。我们欢迎的是革命的乱。敌人也欢迎我们的乱，不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样做是要上当的。我们过去受打击、迫害，整我们，我们今天不能反过来搞他们，搞同学。他们是在工作组的挑动下搞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要把罪名加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身上，不要集中在同学身上，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你过去骂我，今天我再骂你，这不能说是针锋相对。你们不能去计较这些。要把仇恨集中在错误路线身上，不要集中在同学身上。如果你们叫了“修正主义红卫兵”，解散人家总部，那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不同意你们这样做。我们同意你们的大方向，但你们过激的做法我们不同意，否则你们脱离群众，我们也跟着你们脱离群众。做法要得人心，争取群众这是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很善于团结群众，毛主席受打击、迫害很多，可是主席仁至义尽，王明直到八大还是中央委员。这不是王明个人的问题，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很重要。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下一定要好好领会这句话。我觉得江青同志的讲话主要就是政策策略。不这样做你们怎样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只有把同学争取过来才能肃清。北京农业大学最近团结搞得很好。《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的威力，你们可以去了解了解，他们公开承认了错误，多数派同学真正哭了。

上面对你们的估价是很高的，你们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面不要往领导脸上抹黑，使他们不好说话。你们看看毛主席、林彪同志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现在一部分人，他们也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他们把责任往上推，把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也看作受害者，我看各人有各人的帐，都要算。但只能一个一个地算，先从哪里算起，我看好象还是先从工作组算起，上面也要负责。

你们从具体入手容易争取群众，你攻他，他就要交待问题，其中一点，就是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没有群众斗群众的意思。

社论指出：一小撮，可是如果不好好理解，就可能引起群众斗群众，被人抓小辫子，首先集中到工作组身上。社论威力很大，谁愿意公开和社论对抗啊！你们姿态要高，肚量要大。有许多人他们是受了蒙蔽，谁都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现在要讲策略。主席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论述很多，你们可以认真地好好学习一下。如果你们不注意，搞几天形势很快就搞坏了。我们是不会拆你们的台的，我们不会给你们出坏主意。不仅要搞好地质学院，而且要搞好地质战线。

没有群众大多数是不行的，怎么有利于争取群众你们就怎么做。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要好好讨论，那段话很重要，是经过斟酌的。按那段话办事，形势很快就会好转。团结也不是和稀泥，那些同学一时受了蒙骗就叫修正主义红卫兵也不好受。

关锋同志说，我们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叫他们(指错了的那部分同学)很难办。青年错了就错了嘛，错了就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句话，就是练习造反，我们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178. 国务院接待站访问记 (1966年10月12日)

10月12日上午我们访问了国务院接待站李秉全同志，他给我们谈了几个有关问题。

关于党委领导问题，他说，过去即使好领导，在运动中怕群众，群众不信任，能不能领导，有的还镇压群众，群众不信任完全可以。但好的领导也可以领导，但是要“敢”字当头，

放手发动群众，越怕越有问题，领导是否革命，由群众分析、鉴定，不能单强调领导，要看正确与否，是否按主席思想办事。只有“敢”字当头，才能领导。周总理说，有些省委群众要他们出来都不敢，不能光强调党委领导。

问：过去没有犯过大错误的干部，能否领导文化大革命？

答：运动中的表现很重要，过去革命的现在不一定革命。

问：工人是否要组织红卫兵？

答：除大专院校外，机关、群众团体、公社、工厂不组织红卫兵。

问：工人不同意学生的做法，和学生有分歧，怎么办？

答：革命享受同样的权利，向工农兵学习，要正确领会学校是学生为主，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要协商，要坚持。一个人的意见能代表一个阶级吗？但是尽量不要发生冲突。

问：档案是什么？

答：档案包括资料档案——上面来的。数字等，人事档案等。

问：会议记录是吗？

答：那是什么档案，不是，运动中的记录更应拿出来，涉及到党委领导人员的问题更要拿出来。但党内记录也要具体分析，属实涉及内部机密的，不要拿出来，但不是说所有的记录都是保密的。

问：哪些可以和群众见面？由上级党委决定，还是由群众讨论？

答：你们可以去市委问，看有无具体规定，有的省委委员可以看。具体问题，你们可以向华东局反映。你们自己考虑决定。南京到上海又不远，方便得很。

问：历史上有问题是否可以定黑帮？

答：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个问题总理讲了，以后不叫黑线、黑帮，北京前市委可以这样叫。

问：党委问题，性质定不下来如何办？

答：还是先揭事实。

问：是否定了性质可以斗？

答：提高认识帮助他们是可以的，摆事实，讲道理，文斗有什么不可以，这些都由群众决定，性质未定。但群众很气愤，斗他一斗，只要不动武没关系，一般能开辩论会，不开斗争会。

问：斗争会是不是解决敌我矛盾才用？

答：敌我矛盾一般要开斗争会。帮助提高认识是解决内部矛盾，根据群众意见和要求办，只要不武斗，文斗说理斗争，会的名字叫什么问题不大。

179. 阎长贵的讲话(摘录稿)

(1966年10月13日)

戚本禹同志昨晚讲话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共产党员修养方面的书很多，很多是苏修那儿来的，有的书上还讲照顾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中掺个人利益。拿这些和老三篇比比，老三篇讲的是毫不利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本来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应该完全融合到集体利益中去。戚本禹同志没指哪本书。

二、六二年航道改变的问题：六二年斗争很尖锐，很艰苦，定粮也很低，瓜菜代究竟怎么搞？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党内斗争也很尖锐，有人主张包产到户。八届十中全会有个关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包产到户，不是一般人，斗争确实很尖锐，所以戚本禹同志提出六二年航道改变的问题，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外国人都看出来了，我们中国的大学生更应该清楚。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斗争都很激烈，大搞帝王将相，十中全会后，山东还开纪念孔夫子大会。资产阶级学者进孔庙脱帽，毕恭毕

敬。孔子是一个封建思想家，无产阶级为什么要纪念？无产阶级要去批判！那次会上关锋同志有个发言，受到围攻。会上还有人说解放台湾还要用孔夫子思想，说他是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还是什么教育家，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去解放台湾。这就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服务，搞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回农村的也知道，搞宗族统治，续家谱，复古很盛。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只会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国内搞反修、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在国际上我们高举马列主义的红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哪国也没有我国举得高。国内有没有修正主义？国内有，而且代表的地位很高。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地方到中央大大小小的都有，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准备作秘密报告的，准备搞政变，准备推翻主席、林总。这不是危言耸听，看看北京市委、中宣部的情况就会清楚。北京市委负责人和赫鲁晓夫地位一样。搞政变成功，千百万人头落地，也可能有莫洛托夫，也可能有马林科夫，也可能有阿朱别伊。广大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受打击、迫害，人头落地。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掉这些人，你不搞他，他就要搞你。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赫鲁晓夫的反，不造反，了不得，无产阶级专政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苏修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不但对国内，而且对外国留学生也进行迫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大极了，这是接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提出的。苏联到明年，整整五十年了，资产阶级思想克服了多少？无产阶级思想树立了多少？资本主义复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不行了。真正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几个？照我看，只有两个，一大一小。大家好好看看主席的贺电，毛主席第一次公开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对阿党评价很高。在欧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只有阿尔巴尼亚，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不仅关系到七亿中国人民，而且关系到全人类，苏联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搞机械化，不彻底，应该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没有革命化的机械化，就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政权是大问题，我们的父兄的死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在革命前忘记政权，就搞议会迷，夺取政权后也这样忘记政权，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忘记政权就是糊涂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人人有份，无产阶级专政保不住，不是跟修正主义跑，就是受打击迫害。无产阶级专政是命根子，怎么保？用大民主的办法保。出现了修正主义，就用这样的大民主(五大)造反，文化革命前你们敢不敢给省委贴大字报？造反，搞大民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百年之后毛主席不在也要搞大民主，也要造反。修正主义有个特点，大家要掌握，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反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有深远意义，这是千秋万代的事，现在是打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任何国家要搞社会主义，就要走这条路。中国局部地区有些单位，象中宣部是谁的？多少部长都是些什么东西？看看大字报就知道了。我们不搞文化革命，不把他们搞掉，无产阶级专政就保不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大罪恶，千条万条就是要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世界意义，你说他的罪恶大不大？我也说不清，我们要站高点，看远点，充分认识这个意义。这样能看清很多问题。

两条路线斗争，从建党以来，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比任何一次斗争意义都大，都深，面都要广。两个司令部，那个司令部的人明目张胆地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搞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林彪同志的决心很大，毛主席是统帅、林彪是副帅，大家要充分认识。他们(那个司令部的人)假借毛主席、党中央的名义，派工作组，你们都欢迎，不几天就有撵的、赶的，反工作组，抵制工作组，是革命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工作队绝大多数是消防队。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包办代替是轻的，把很多革命群众，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相当猖狂，清华、师大搞得不象话——500人，五十多天在北京大多数学校是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对革命学生残酷打击、迫害、逼人、自杀，不仅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两个司令部嘛，假借毛主席的名义，搞学生，扫障碍，抓游鱼。放着坏分子不斗，实在不象话。毛主席不在北

京。那个司令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六·二”一广播都起来了，接待站一天到晚不断人，门庭若市，“六·二十”后，冷冷清清，谁来反映情况就是告黑状，派摩托抓人。清华比较典型，两条路线斗争很典型，蒯大富怎么象个反革命？蒯大富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亲自打电话找蒯大富。陈伯达同志是我党高水平的理论家，是林彪后面最能把主席思想融汇贯通的。但是工作组竟敢阻拦，甚至有人跟着来(指跟到陈伯达同志处)。毛主席回来后，制定了十六条，但此后斗争没有结束，群众没有解放，搞了筹委会、文化革命委员会，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很多是工作组操纵搞的，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贯彻的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有的工作组从幕前撤到幕后，何长工挑动群众斗群众，十六条后，还有讲不执行的。陈伯达同志建议高干子弟不当红卫兵领导，本来是建议，有的人说是指示，让退到后面，换上了坚决支持他们的人。谭力夫的发言可以使我们想许多问题，说什么了不起嘛，所以高干子弟，在十六条公布十二天后讲的，是直接对抗十六条的纲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出来后成了风云人物，到处请作报告，到处翻印，清华二万，北大一万，为什么印这么多？为什么流传这么广，这是适应一种社会需要。对此，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林彪同志讲话是否人手一册？这问题很使我们开动脑筋，想很多问题，究竟是为什么？不用两条路线斗争来回答，是不能解决的。我们怀疑谭力夫的发言有背景，有人操纵。当然他还可以争取改嘛！这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劝大家认真批判，这不叫斗群众，他讲的是不是阶级路线？党的阶级路线难道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吗？他是吃奶油面包长大的，我就怀疑他有劳动人民感情？就这么个发言，毛主席的书可以不读，谭力夫的发言不能不学。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有功，站出来批判。这个发言里影射的话多，很使我们开动脑筋，谭力夫式的人物还有，各地有，武汉也有，“左”红讲了话，有些高干子弟说很好，还说我们高干子弟就是要掌权。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敲锣打鼓，有责问(什么背景)，是不是适用北京？在某种意义上讲，更适用于北京，很多是取材于北京。跟工作组走的，绝大多数还是要革命的，坚持这条路线的是极个别的。错了就改嘛，犯错误有什么了不起的，去掉蒙蔽嘛。修字号的、保字号的，在学生中不要搞这套。但也不是戴上了袖章就是红卫兵了。有的成了打手，有的纠察队被人请去镇压学生，这是当权派的罪恶，大闹什么部，关在屋里打人，为谁？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部问题很大。错了就改嘛，总结经验，把坏事变成好事。不要用保字号、修字号的名字。这不利于团结群众，也不符合事实。马克思说过：人要学会走路，也要学会摔跤。在前进道路上犯些错误可以改嘛，我们不同意叫修的、保的。现在斗争没有结束，更尖锐、复杂、艰难，有人两面三刀，陶鲁笳这样的人不是一个。自己错了自己承认，为什么往学生身上推。他不是真心实意支持你，那少数上当了，他是两面派。他挑动少数斗多数，我们告诉你们不要上当，对同学的错可以不究。把罪恶推到错误路线上去，推到工作组身上去，你们是受蒙蔽的。

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如文化大革命是座大学校，上这学校比任何学校都要大。大成一片(五大)，全国上下，进这么一所大学，犯点错误就算交点学费了，不要纠缠在具体问题上搞不通。思想要解放。我们对少数派祝贺。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会采取什么态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大家可以想想。五十多天，顶的有经验可以总结，没顶的有教训可以总结，反正要总结，那是无价之宝。总结起来，一辈子有用。文化革命刚刚开头，方兴未艾，四个月来，经验、教训很丰富，胜读多少书？读十几年也没这几个月教育大，受益深，有好多不敢想的，敢想了。有人把十一中全会比作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也不能比。这次会议确定副帅，谁当主席接班人。马恩接班人？列斯接班人？我们国家的接班人是谁？谁来当？这样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才放心，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世界，谁高举，可当，谁不高举，反对，不能当。林彪几十年来一直紧跟毛主席，将林彪同志的前后讲话和其他人比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比看。反对毛主席的就一定反对林彪(陆定一就是)，所以我们站在毛主席一边，保卫毛主席，不是空的。工科学校的关心政治，红旗、东方红关心国家命运，很好。我们要看基本的，主要的，分开主支流，这是很重要的思想方法。我们支持

他们的革命精神，不是支持他每个做法。他们做了很多工作，精神可嘉，工科学校同学很关心国家大事，文科学校同学要向他们学习。向真理投降，向真理低头没有什么，应该的，犯错误只要改，只要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可成三、二、一类干部，不论过去你多好，犯错误不改，矛盾性质转化，我们继续认识不清，发展下去会不会发展到同党对立的地位上去，已有这样的先例(农机)。说这一套(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林彪搞的。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内部组织问题，你们可自己讨论，怎么搞，改组也可以嘛，可以商量嘛。北航红旗造反，从国家大事出发，可以由北航红旗领导，最好大家协商，民主讨论，也可留下工作(军总部的)，可上可下，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当积极分子。争权夺利，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一套，无产阶级要当无名英雄，高干子弟不当领导，对高干子弟也有好处。高干子弟吃苦性不够，消息灵通。这不好，别人动脑子代替自己动脑子。很难培养出人材。陈伯达同志说这个建议，实在是爱护他们。有人反对，辜负了陈伯达同志的苦心，陈伯达同志想得很深，什么叫爱护？让当干部才叫爱护？照顾当干部害了他。消息灵通实在不太好，大家照人民日报判断，这样分清革命性大小。你们总部改组可商量，怎么处理，革命者好商量，从带好三万红卫兵出发，可商量得通。林总号召我们学习老三篇，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干革命不能怕队伍大，人少斗不倒，批不透，改不了。不能搞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从原则上讲，只准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谭力夫就是这样的人。十六日江青讲话虽短，但很重要。抢材料的事要从两方面看。军委指示下来，两个多月了，很多没认真平反。有的把材料转移、分散，不老实。你们从党的事业出发，体会他们的心情，和他们一起帮助解决。秘密销毁不合法。都站在主席路线上，好办，矛盾好解决，希望大家团结。统一有个过程，八百个七、五……这是个比喻，往同样一个目标奔，就容易多了。

180. 张春桥在“西安地区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4日)

同志们：

请安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四个到这里来和大家见面。首先我受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的委托问同志们好！刚才递来了很多条子，都是要求见毛主席，见中央领导同志的。同志们这种愿望我们完全理解，但是今天是无论如何没办法安排了。(群众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同志们，你们这种愿望我们负责回去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

同志们，我们在会场上收到很多材料，收到各校送给我们的关于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问题。有的是写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有的是写给中央负责同志的，有的是写给毛主席的。我们都负责给你们做通讯员，负责送到。

自从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至今已经两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特别是我们的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方面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其中也包括西北地区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当然，革命总不是很平坦的，那比我们面前的这块草地当然不一样(指体育场的足球场)，很平，而且上面长的草是很软的，躺下去还可以睡觉。革命不是这样。革命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复杂的，残酷的，是生死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那么这个斗争就不能不遇到各方面的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在某些单位、某些地区还是很强的。而且我们看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多么顽抗，一步都不肯退让。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甚至经过艰苦的斗争。但是他们毕竟是腐朽的力量，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的广大革命师生是代表新生的力量，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他们一定是要失败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定了完整的路线，即十六条。只要我们按照十六条办事，彻底地、坚定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

持这条路线的人，就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当然同志们还会遇到困难。你们过去遇到了困难，将来还会有困难。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还可能有多次地反复。不但一个学校会有反复，在一个地区也是这样。在我们全国也是这样。要把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还需要我们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阵地必须一个一个地去占领，我们不能希望很快地取得这个胜利。今天西北地区有这么多人在我们伟大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预告着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们能够最后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的，我们应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而且我们要估计到会有许多困难。

同学们有的递条子说：“被打成反革命怎么办？”这个中央已经有了文件，通知了各个地方。你们大概听到了。这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是党中央批准的。这里就讲了在前一段各个地方、各个地区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一律平反。这个决定已经通知全国了。当然同志们可能担心，中央的通知他们不执行怎么办？这种情况是有的。十六条是中央的决定，他们也有的不执行嘛！那这个决定他们也有的不执行。我说不要紧。同志们，如果你们是坚决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战士，被资产阶级叫做“反革命”，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就不必担这个心呀！我们既然下定这个决心，戴着这个帽子，照常干革命，而且中央也不会说不要你们。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大会，就表示了我们的态度。

同志们，大西北是我们祖国重要的地方，是我们的大后方，又是我们的前线。今天有来自靠近中原的同志们和西北边疆的同志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关心着西北的文化革命。我们注视着你们的斗争，注视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全国人民、西北人民寄托给你们的希望。

同志们，我们要说的话可以说得很长，但时间已经很晚了，而且刚才接到电话，叫我回去开会。我就不用多讲了。我们很希望同志们把中央文革小组对西北人民和西北地区革命师生的问候带回去。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181. 陶鲁笳在北京邮电学院的讲话(摘录) (1966年10月14日)

我对邮电学院的拦路虎(即反干扰)，那时听的严重性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来听一听很必要，比原来听的情况严重得多。揪朱春和回来，我们很快叫他回来，什么时候揪，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作了一些错事，非常错误的事，我们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支持东方红公社，原来的革委会应解散，(众答：已解散)我支持你们。原来的革委会是工作组一手组织建立的。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是不是？(众答：是！)推翻了文革，我看有道理，推得好嘛！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肃清流毒，凡是受工作组流毒影响深的同学，希望主动起来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决不应当犹豫。当然责任不能全怪他们，是工作组领导的，他们是执行的。那些同学(指刚才控诉工作组的同学)讲的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但这些同学的责任不在他们，他们必须认识他们思想上受了影响，如果这一点(自己)不自觉起来，就不能积极起来参加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这也需要一些思想斗争，觉悟过来也是一些好同志。欢迎他们认识错误。(念个条子：现在有一些同学不想触及灵魂，想出去串连，很不正常)我劝这些同学积极参加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红旗》十三期社论很清楚，不搞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少数派(刚才说过了，是革命先锋)要辩清工作组问题，地质学院也是这样。市委开讨论会时说，第一步是辩论工作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造，然后才是斗批改，当然这个阻力也很大。现在《红旗》十三

期社论完全讲清楚了嘛！但是还有人在坚持。《红旗》杂志是党的刊物，陈伯达同志主编，完全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我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

文革委员会也是要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人，最听毛主席话的人，最有革命造反精神的人，要选这样的人当领导。我们是要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下去。这个斗争靠我们大家，不管原来什么观点，即使我们这些当官做老爷的人也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火烧，要把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烧掉，烧得越彻底越好，越透越好。在这个斗争中所有的人都要得到最深刻的教育。现在就是斗批改，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两条路线斗争的意义是深远的，我们争取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参加？有些同学不参加这是很可惜的，这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课。(有些同学说：我院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并要砸烂，陶主任你认为呢？)我是支持你们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同志们，我支持你们！壮大你们的队伍！假如那个红卫兵的同学觉悟起来和错误路线决裂了，参加你们的红卫兵要不要？(众：要)他们真心觉悟了，你们要，这对！那个红卫兵名誉不好，觉悟过来嘛！参加到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里还是革命嘛！

这个运动我们犯了很大错误。我跟很多学校讲了话，发现有一个普遍规律，当时的多数派看来是假象，这个多数派看来是保不住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陶鲁笳同志戴上了红袖章)我要当一辈子红卫兵，你们欢迎不欢迎？(同学：欢迎)北邮红卫兵说要造总部的反，有的同学说他们是修正主义的，他们革命造反我们欢迎，但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我是代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讲话的。我听到北京最近情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正在扩大，第一、二司令部在迅速分化。看起来原来大的是假象，现在在缩小，形势好得很，所以第一、二司令部有很大变化，这个变化是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形势，少数变多数，多数变少数，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有的政治辅导员是“五保户”，要触及一下政治辅导员的灵魂。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灵魂？作政治工作的人突出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资产阶级政治？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就要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每个人都要触及灵魂，究竟站在哪一边？什么中间道路，什么折中主义都不会有好结果。北京普遍多数派党团员多是不是？(答：是)多数派为什么党团员多？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众答：保自己)至少说明我们党团员保守落后思想严重。过去我们依靠他们犯了错误，不依靠革命小将就依靠他们，我们也犯了错误呀！现在希望这些同学觉悟过来，要老老实实向革命小将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你们也要造反嘛！在支部也要造反！

(有同学问：批判错误路线叫不叫群众斗群众？)这不叫群众斗群众。

(工人说：工厂里当权派用生产任务压我们。)耽误一点生产任务不要紧，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最后，陶鲁笳同志带领大家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182. 走访人民日报社 (1966年10月14日)

十月十四日下午，我们走访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由周修庆同志接待。就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的一些问题征询意见。下面是根据征询意见整理的材料(只是原意，不是原话)，供同志们参考，如有错误，由我们负责。

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什么？

答：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主要内容为在对待群众运动上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

1、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正如《十六条》所指示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相反，害怕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的革命行动。

2、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锋芒所向，正如《十六条》中所说，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相反，矛头指向群众。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形式是：

- 1、用各种借口挑动工农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 2、在学校和其他单位搞宗派活动，利用一种组织压制另一种组织；
- 3、搞假文革，假红卫兵，制定这条路线的人在幕后活动。

问：《十六条》公布前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有何区别？

答：《十六条》公布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派工作组和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活动。《十六条》公布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除上述各种表现形式，并增添了幕后活动的新特点。

问：某些当权派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他们的指导思想不是为了搞好这场革命，而是不愿搞好这场革命，抵制这场革命。

问：如何理解“老革命”、“新问题”？

答：“老革命”、“新问题”是存在的。老革命是指的要革命的，但决不允许以“老革命、新问题”为借口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挡箭牌。派工作组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不是什么“老革命、新问题”，这必须路线分明，不能折中。

问：什么样的错误属于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答：方向性指矛头所向，搞什么。路线性指依靠谁。派工作组就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如上所述，这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搞这场革命。派工作组性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下去就是修正主义。

问：“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如何评价？

答：中央对此对联改了。说一下个人的看法，要看到，提到这副对联的背景：

- 1、修正主义的前市委大搞所谓“重在表现”，流毒甚广；
- 2、在高等院校中，对工农子弟实行排挤以至打击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肃清修正主义的遗毒，革命小将提出这副对联是可以理解的。在早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不是党的政策，中央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所以一些革命小将宣称：这副对联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应予放弃。但是谭力夫不这样，他将这副对联作为长期的政策，流毒全国，起了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十六条》公布后仍坚持，这就不是认识片面的问题了。

问：如何划分群众斗群众和群众之间正常的辩论的界线？

答：态度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革命的，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有些人不是这样，总以为自己是革命的，不相信别人也是革命的，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扣大帽子，乱扣帽子，这就是战斗了。

问：《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四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是否有错误？

答：我们认为，我们这篇社论本身没有错误，自6月1日以后，我们的每篇社论都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查。直至现在，中央还没有说我们那篇社论错了，当然缺点是有的。6月24日的社论本身没有错，但发表得不是时候，被人利用了。现在有人企图把他们的错误推到我们这篇社论上，我们坚决反对。

问：“怀疑一切”的口号是否正确？

答：这句口号，我们讨论过。“怀疑一切”是马克思在他那时代，资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提出这一口号是正确的。但现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提出这一口号是不正确的。

183. 刘志坚在东北赴京红色革命者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5日)

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们三个人，我，谢镗忠、穆欣同志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向你们问好！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问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无产阶级的、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革命师生、红卫兵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东北三省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也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向你们祝贺。这场斗争是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今后还会有阻力的。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要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革命的原则，懂得策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中掌握斗争的政策，斗争的策略，受到锻炼。最重要的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团结最大多数，争取那些被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一个条子，你们想见毛主席。我告诉同志们：毛主席也想见你们。（暴风雨般的掌声，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和全国红卫兵、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心连着心！你们这种亲切的愿望，我转告毛主席，我相信毛主席不久会接见你们的。

184. *毛泽东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具体日期待考)(见《系年录》第三十八卷)

185. *陈伯达关于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报告

(1966年10月16日)(见《系年录》第三十九卷)

186. 访国务院文革接待站 (1966年10月17日晚)

时间：1966年10月17日晚

接待人：17号接待室张同志：

1、高等院校中的当权派是指哪些人？

答：中央没有具体划分。高等院校一般是指院校领导、系领导，直属院校领导的教研室主任也算，如政治教研室。重点是院校一级的。

插问：由系领导的教研组主任、党支部书记算不算当权派？

答：不算！

又问：系党总支委员算不算？

答：系总支委员算系领导。

2、学术权威一般指哪些人？副教授算不算？

答：对此，中央也没有具体规定。一般可以这样理解：副教授、教授、博士、副博士之类的人算学术权威。权威是指有地位，学术上教学上能说了算的，影响面比较大的。一般的教员、讲师不能算。

3、工作队已撤走，文革小组已改选，平反工作由谁来出面搞？怎么搞？

答：可由现在的文革组织出面搞，(我们反映我院有些班级已成立平反小组)群众要求成立平反小组也可以，群众创造嘛！平反不一定要一个一个地搞，工作队作检查统一宣布就行了。销毁材料也就是平反。

4、平反时原文革小组要不要向被整群众作检查和赔礼道歉？

答：军委指示，没有这样提。错主要错在工作组。要文革小组作检查，赔礼道歉不合适。原先搞的时候，不是他们主动搞的，主要是工作组布置的，当然他们也有责任。现在由他们销毁材料就行了。

5、什么样人要平反？

答：主要是指在运动初期因向院党委、工作组揭发问题被工作组或院党委打成“反革命”的，以及在工作组引导下被群众批判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革命群众。对过去有反动言行和本来就有问题的人，在反逆流中被批判的，一般不属于这次平反范围。这些人要不要平反，最好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实事求是和中央指示的精神，交给群众讨论决定。群众认为应该平反就平反，认为没有必要平反，就不平反，应当相信群众。

6、处理平反问题时，教师是否和学生一样对待？

答：教师中的平反问题和学生一样，如果错了也一样平反。

7、在中央指示中，“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他们的材料应与群众商量，解决办法，经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销毁”，这里是否指所有材料，如：摘自档案的材料和本人交待的，但不愿公开的材料都必须交给群众讨论？

答：根据江青同志最近有个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为了避免误会，材料不一定都要公开讨论。

8、十六条中，干部分四类，是指所有的干部，还是指当权派？

答：是指当权派。

187. 周恩来的讲话 (1966年10月18日)

革命战友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热烈掌声)

刚才我已和主席团同志谈了一下，现在我概括地谈几件事：

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革命左派同志们，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热烈鼓掌，口号声)今天一些学校的革命左派到中宣部去，我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这是我的官僚主义，我没有看过。你们发现后一个口号单子有政治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热烈鼓掌，口号声)当时已经深夜，天快亮了，我们正在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口号单子。为了使毛主席顺利地接见一百五十万外地革命师生，当时我责成中宣部审查

这个口号单子，的确有问题，因此才正式确定这个白底红字的口号单。这个口号单子是拿到党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一起决定的。(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应该说，通过这个口号时，是吸收了你们的意见的。(总理拿起口号单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个口号就是你们提出来的(热烈鼓掌，口号声)。同志们！我们彻底的革命派是无所畏惧的——在真理面前。(热烈鼓掌)这个口号是胜利的口号！革命的口号！！

那两个口号单子，我应你们的要求，正在中宣部进行调查。我负责查清楚，查清后再向大家讲，还要向中央常委及毛主席汇报。(热烈鼓掌)

第二，这次接见大会准备很仓促。外地的革命师生，刚下火车的还不算，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师生共有 160 万人左右。为了让外地师生都能看到毛主席，另一方面要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外地同学来北京一次不容易，同时又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做组织工作，不能不把这个矛盾解决好。上次接见，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有些劳累，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很健康。(“很健康”三个字总理说得特别带劲!!! 接着大家长时间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很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们又要照顾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

二十年前(想一下又说)，啊二十一年前，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我陪他去，陕北打游击我也和他在一块儿。我有过错误，毛主席纠正我，但我知道错误就坚决地改！所以我以这种心情来爱护毛主席，保护主席，大家是可以理解的！(热烈鼓掌)

在天安门，今年国庆节 120 万人走了六个小时，晚上主席又出来了，主席想到群众中去。另外，你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也想见到你们！(群众高呼：“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是呀！他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和我们心连心！所以你们热爱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想见你们！要组织这次接见，还是头一次试验，有没有把握，心里没有底，所以通知有反复，(记漏若干处，是关于接见的方式、地点的考虑过程)到底是上天安门去见大家，还是下天安门去见大家呢？最后还是决定下去见大家，决定采取巡行式接见。人那么多，又考虑到照顾主席，天安门前车开得快了点，观礼台上两万多人没看清毛主席，大家围着不走，我答应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两万多人，一围上不好办，只好到这里来，我一直看到你们上了汽车，五点半我才离开天安门。

昨晚派了一万六千名解放军到各单位去帮助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守卫交通。

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的国家稳如泰山！(长时间热烈鼓掌)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毛主席，建成了我们的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依靠我们伟大的人民，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无论我们还是你们，都为此而感到无比幸福。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初步胜利。这还是刚刚开始，才走了第一步，以后还要长征！因此，即使是万分之一的捣乱也要防止，这是防止敌人，不是对你们的。为什么毛主席要出来接见你们？都是自己人嘛！事实证明，一点事儿也没有！

这次改成巡行式接见，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到毛主席。林彪同志这次没有准备讲话，要是在天安门上接见，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一上来就是宣布游行开始，重要的话，在国庆节时都讲了。林彪同志在国庆节讲话时强调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红旗》十三斯社论更进一步地阐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当前的任务。林彪同志这次没有准备讲话。我支持你们把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至于各个学校的具体问题，不在这里回答了。

我要向同学们道歉，开了会后，我有其他事情，没有去接见他们，望今天来的同学代我向他们道歉！我不想多占大家的时间，有几个简单问题讲一讲：

关于你们想见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的问题。当然，他们也想见到你们(热烈掌声)。但是，伯达同志，是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内最好的一位理论家。他最善于发挥阐明主席思想，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好处。他脑子需要好好地休息。我今天亲自把他送到休息的地方才回来，

我不忍心再打电话找他。康生同志快出国了，他代表党中央出席阿尔巴尼亚党代会，目前，正在做出国前的准备，所以，他也不能来这里。江青同志身体较差，这两年来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有很大的成绩，应该让她休息。所以我今天没有去找他们三位来。(众呼：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我一定向他们转达你们的意见。

你们想见毛主席，还有的是机会。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们，你们写了决心书，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非常好！

我想不多说了，最后，我们一块来呼口号：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新高潮！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坚决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誓死保卫毛主席！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红卫兵向解放军学习！当好解放军的后备队！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体起立，周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后，大家欢送周总理出场。周总理为我们准备了七千份饭，大家对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欢呼致谢。)

188.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政协礼堂 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代表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8日)

王力：

同学们写信给江青同志，要求接见。江青同志派我们三人来接见大家，希望同学们把情况反映给我们。(各地师生、工人代表汇报运动情况)

感谢同志们给我们反映了很多情况，很多问题。我们一定回去报告给江青同志，报告给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进行研究。现在简单回答我们已经研究了的问题。

有人问现在文化大革命形势如何？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以毛主席为代表革命的正确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宣告失败，到处是一片很好的形势，这是主流。我们每个胜利的取得都不是平平安安的，都是经过斗争。每一个前进，都是斗争得来的。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派工作组的形式镇压了群众运动，这个错误批判了。工作组撤走以后，各地有些人以另一种形式镇压学生运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保证支持一切革命师生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没有工作组就采用其他形式，不管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争群众的，都是错误路线。特别是过去犯了方向性错误的人，不承认错误，不进行深刻检查的人，是不可能实行革命路线的。对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革命群众，如不公开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种人就不可能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就要坚决进行斗争。有些地方工作组撤走以后，派了所谓联络员、观察员、××员(未听清)等三员，这是换汤不换药。凡是阻碍、镇压群众运动的。在工作组撤走后，他们包办代替匆匆忙忙搞起来的革委会，不是真正代表

广大群众的，一律不算。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要涉及到一些学生，一些组织，以及文革委员会等，这是否叫群众斗群众？因前一段时间(工作组撤走后)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工作组搞的，而是这一些组织搞的，因此不可能不涉及到这些组织。我们斗争的锋芒应是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但对那些组织、那些个人，进行批判贴大字报与他们辩论，不叫群众斗群众。但我们不用他们专政过我们时用过的方式，如盯哨、搜查等。要知道他们绝大多数是虚假的，是靠不住的，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坚持革命路线，相信绝大多数同学会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的。

有的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些地方单位对同学们提出的炮打司令部，火烧××，就说成是反革命，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和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学生，是完全错误的。林彪同志的讲话，决不是针对学生、针对群众的，而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针对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没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呢？肯定有！有人就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我们要警惕。但不能用这一口号去指向学生，来拒绝群众的批评，拒绝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

有的同志和工人提出，中共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中的……(指平反那一段)是否适用于工厂、县以下的单位，是否适用于企业和机关，中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凡是有这种情况的单位，不论机关工厂一律适用。同志们要注意，这是指运动初期在错误路线下搞的问题。同志们(指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少数，要实现这一条也需要你们进行斗争。做到这一条后，同志们也不要把过去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筹委会的，说成是保皇派。我们提议同学之间不要戴保皇派的帽子。对错误路线必须进行原则斗争；对受蒙骗的同学则应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十月六日江青同志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掌握原则，掌握策略。在当前正确路线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同志们要利用好这个武器，注意策略，注意政策。有的组织刚刚取得些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做了一些脱离群众的事。

工厂的工人能否查材料，能否交流经验，能否与学生联系？中央通知过，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要注意抓生产，但绝不是工人的情况不能与别人交流，不是不能调查情况。在保证生产的情况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不可以？抓革命不等于不革命嘛！

有些同志提出对于非红五类子女如何对待，要团结。另外我们提议在学校中不用红五类、非红五类、黑五类等名词。因为城市的阶级成分如何划分，我们正在研究。至少可以说，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参加共产党的就叫做红五类，这一点我们是不同意的。为什么高干、中级干部的子女叫红五类，而一般干部子女就不可以叫红五类呢？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经研究后，我们将要发表文章，中央将要有指示。被修正主义控制的红卫兵是不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我们不要这么说，陈伯达同志没有这么说过。是有些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红卫兵，我们要团结大多数，使他们摆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控制，摆脱修正主义的影响。

至于同志们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只能带回去研究。我们要强调主要靠自己解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大串连在于交流经验，但主要解决问题还是靠自己，自己思考解决。

对于出身问题，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毛泽东思想语言，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名字，但这不是就不管出身了。什么是革命干部，什么是工人，我们还得研究。如解放十七年，难道只能是解放前三年当工人的才算工人？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划分阶级。

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快地回去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串连，不要老呆在北京。

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关锋：

同学们，刚才王力同志讲的也就是我们三人的意见，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好讲的了。向同学们问好，希望你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得到锻炼与提高！祝你们胜利！

戚本禹：

希望同学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89. 访中央文革接待站纪要 (1966年10月18日)

10月18日下午三点至四点半我访问了国务院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了我校最近的一些情况，询问了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有关问题。接待室王炜同志接待，先根据当时记录摘要公布于下(由于在场只有我一个人，记录也不全。很可能不确切，未经本人核实，如有错误由本人负责。)

一、我们学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贴了许多刘少奇的大字报，有的说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最大的黑帮”，但有的大字报提出要考虑政治影响、国际影响，煞住这股风，昨天开始我们学校贴满了许多誓死保卫毛主席等标语和有关方面的大字报，这些事应怎么看？

答：贴了这些大字报说明是一种好现象，反映了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心情是好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决策。毛主席早就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从总的方面说是好的，要造成一个政治局面，青年同志要养成敢于捍卫真理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如果出了象苏联的修正主义也不怕了，但要独立思考。……中央问题中央解决。同学们贴大字报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们(指同学们)对于中央问题不太了解，我们了解他现在，不了解他过去，了解现象，不了解实质。斗争是存在的，怎样斗争才好，通过斗争要解决问题，究竟怎样做？毛主席会有安排的。不要王光美到清华检查是毛主席安排的。不管怎么样，斗争总是党内斗争，党内外有区别，斗争按团结——斗争——团结公式进行。斗争要有利于我们党的事业，能按这个原则处理事亦只有中央和毛主席。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这样做是好的，但提出煞住这股风要考虑政治影响国际影响是有道理的。我不是和稀泥，我是有倾向性的，是要煞住这股风，党内问题要有条界限，按党内斗争公式办事。

二、《红旗》十三期社论出来后，有人学习时猜测社论：“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这段话是指刘少奇，这样理解对不对？

答：《红旗》是党中央的刊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问题党内还没有谈呢：不会一下就到群众中含沙射影某个人，掀起全国范围的运动在搞。(这段是根据记忆追记的，可能与原话有出入)

三、问：学校两条路线斗争怎样搞好？有的提出自上而下，李雪峰——工作组——筹委会，有的提出自下而上从平反做起。

答：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从学校做起好，要平反，不公开平反，本身就是错误路线的表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解放打成反革命的群众……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的是教育群众，打倒一百个李雪峰，群众思想认识没有解决也没有用。我的意思是可以批判李雪峰，但是要教育群众，也要教育自己，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要机械，为达到目的，怎么有利怎么做。

四、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涉及到筹委会负责人，是不是群众斗群众？

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涉及筹委会成员，贴了大字报，不算群众斗群众，不能认为贴大字报就是斗，是压制一部分人，当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要以无产阶级路线办事，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体会江青同志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就是指这个说的。现在有的学校如外国语学院做的不好，连小学生也发动起来！看见戴那种袖章的就说：“保皇派来了”。

190. 周恩来讲话(摘录)

(1966年10月20日)

时间：十月二十日

地点：中南海

对象：哈工大红色造反团

关于三个组织大方向一致的问题，以前我讲过，你们三个组织大方向都一致，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就好象草刚发芽，不能就说哪个组织是革命的，哪个是不革命的，得有一个过程说明他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什么现在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因为现在许多地方对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够。

你们造反团在黑龙江省干了许多好事，对省委帮助很大。前黑龙江省委有些反党性质，你们在那里闹得凶，你们没有包袱起来干，把他们冲垮了。现在黑龙江省新省委，非常需要你们革命派的支持，你们还有许多工作要搞，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把广大劳动人民发动起来，所以你们要注意策略，团结大多数，不能把广大群众，八八团里所有的人都说成是右派。党内是会有左中右的，群众中也会有左中右，他们是右一些，你们不要给他们压力，象刚开始他们压你们那样压他们。要高姿态，革命派就应该高姿态。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在生产中做得很好，下去很多人，成立服务队，抓了革命促了生产。“八八”团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开会时我要批评他们。

总理讲到工大贴的标语时说：你们的激动，你们的那样严肃是可以理解的，你们是出于革命的热情，对毛主席的真挚的热爱，这说明你们关心国家大事，政治敏感性高，今后要保持下去。你们要时时锻炼自己。想到今后的建设共产主义就要培养大批红色接班人，不能使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是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你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你们的革命气概、革命精神是可嘉的。总理又引用主席的最近一次讲话，毛主席说：“你们不仅关心中国的大事，而且要关心世界革命大事。”

191. 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

(1966年10月20日)

1. 关于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

《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发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形势是大好的。林彪同志的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更加蓬勃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派工作组问题上。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毛主席要我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每个单位的文化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是工作组派来之后也有“敢”字当头和“怕”字当头的问题。一条路线是“敢”字当头，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另有一条路线是“怕”字当头，不信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斗争是很剧烈的，应该体会下面受压制、受打击群众的心情。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如果不了解，可以去访问访问。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工作组撤了，十六条公布了。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以后应该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这样运动就可以健康地发展，就不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工作组撤退了，但工作组一手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群众组织，这批人如果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就不会受他们影响。如果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会压制群众，群众斗群众，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不理解。目前没有受工作组遗毒影响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工作组遗毒未肃清，反而加剧了。这个阻力很大，每个组织，每个人都应亮自己的思想，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否逐条逐句地执行《十六条》。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大多数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用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一个组织，可能是一部分人，可能是一篇讲话，一个宣言。

上述问题可以参考《人民日报》八月十一日和十月十一日的社论，及《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和十三期社论。

2.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的：

目的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一边。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是对事不对人，对右倾思潮必须严肃批判，彻底肃清。

3. 以前坚持斗、批、改的大方向是否正确？

我们认为只要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存在，搞什么斗、批、改并不对头，石油学院搞的斗、批、改，回头看看也不行。

4. 《红旗》十二期的社论指的斗、批、改的大方向是否正确？

没有错，我们要抓斗、批、改的大方向，但不是让我们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搞斗、批、改，而是要按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搞，路线问题要解决，不是靠压服。

5. 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曾经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比如北航“红旗”，更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掌握政策和策略，注意团结大多数；过去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同志，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路线上来，不能用任何感情代替政策。有的同志想不通，说自己出身于红五类，无限热爱毛主席，心愿是好的，但我们要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就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不应带任何个人情绪和私心杂念。

6. “怀疑一切”对不对？

对怀疑一切的提法，我们不肯定它是对还是不对。我们认为马克思当时提出向资本主义宣战是战斗的革命口号，今天为了不造成革命同志的误解，这一口号应当说的更清楚些。在今天的社会里对党对毛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对群众不能怀疑，我们应当怀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切。

对这一口号同志们还可以议论如何提得更恰当一些。

7. 当时派工作组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从两个方面来看：(1)右倾思潮在作怪，是害怕群众。(2)对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种思想是可以通过批判得到解决的。

8. 哪里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揭发，就批判，就肃清的提法是正确的吗？

我们同意这种提法。但是要区别领导与群众。对群众应当是对事不对人，错误影响必须

肃清。

对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最好交中央文革或由《人民日报》转交，最好不上街。

9. 怎样理解“关心国家大事”？

在当前，看你是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这样做那就是关心国家大事。

当前有不少人要离开学校到外地串连，这样不太合适。北医原部分同志要外出串连，经过动员，认识到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性，绝大多数同志留下了，这是正确的。个别借外出“消毒”之名逃避这场斗争是不对的。

10. 目前学校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自由战士”（包括师生员工），如何把要革命的同志组织起来？

我们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自由战士”是我们的革命群众，应团结他们。这些同志是要革命的。尽管他们的出身有的是职员、中农、知识分子，甚至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但是通过大风大浪的锻炼，也有可能成为左派。我们要正确领会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可以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

（此记录稿记的是谈话人的原意，而不是原话）

192. 访问中央文革接待站谈话记实

（1966年10月20日）

10月20日上午我们《子弟兵》战斗组几个同志和其他战斗组的同志访问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徐立游同志接待了我们。就我们提出自己几个问题做了回答，我们这份谈话记要是根据我们谈话整理的，有的不是原话，可能有出入，但基本精神保证无误。现抄出公布于下：

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答：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如工作组撤走后，有变相的工作组，象三员（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以加强领导为名，由工作组留下的干部和上级机关派出的干部，没有通过群众的“假文革”等。当然，对各单位的情况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看他是否执行了十六条，他们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受蒙蔽，有的是执行上面指示，要注意挖根子，根子很厉害，不挖不行。

二、怎样才算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初步胜利，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斗争还得继续进行。怎样才算肃清了呢？一般地说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戳穿了，把它搞臭了，广大群众认识清楚了，使运动可以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顺利进行。不过要认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有阶级斗争存在，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一直贯穿到底。

三、平反怎样才算搞好了？

答：按照军委指示和周总理讲话的精神办了，有关人员比较满意就算搞好了，当然事情不能绝对化了，事情在发展。

四、右倾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系？

答：从根本上，现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第三条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性质说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范畴，但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整个社会的，党内外都有，“左”右倾机会主义，一般是指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本质上讲的。形“左”右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表现很

“左”其核心是右，喊的是保卫毛泽东思想，实际是不相信群众，不团结大多数，依靠几个人，包办代替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五、如何处理好学校与社会上两条路线的关系？

答：主要精力放在本单位，在北京地区，中央和市委有了问题也要搞，当然我们应该相信中央、相信市委，有意见可以提。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搞外面问题也可以，也不等于不以本单位为主。各方面的问题都要抓，特别是要抓好本单位，重点是本单位。社会上的问题也要抓，因为社会上的问题对学校有影响。以本单位为主，但并不排除对外贴大字报。但在这有个主次问题，在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工作组问题，变相工作组问题，社会上的影响都要搞。涉及到群众，对事不对人，揭出来大家不再受蒙蔽。社会上的问题和学校的问题，哪有问题就搞哪里，不一定说从学校到社会，再从社会到学校，现在群众的做法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炮轰李雪峰，但也不能不搞下面的，要看形势的发展，运动中发生的问题，要能够理解，要允许他继续发展，不要人为的压制。

六、如何处理搞本单位的运动与出外串连的关系：

答：有人说出外串连怕触及灵魂，究竟是不是这样，要通过运动考察。

现在出外串连的这是普遍现象，不是你们学校一个问题，这个情况，应该允许，运动中出现的情况都应该习惯，都应该理解它，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不能解决，不能压制，矛盾不能掩盖，中途不能把矛盾切断，只有充分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外面出去多了，对本单位运动有影响，这是必然的，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但是要认识到，当前这场斗争是有社会性的。

七、关于所谓“修正主义的红卫兵”

答：说某些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是不对的，陈伯达同志没有讲过修正主义红卫兵，他讲过有真假红卫兵，这里指在红卫兵成立时有某些不符合条件的人混了进来，这样的人是假红卫兵，比方某个单位的党委烂掉了，也不能说那个单位的整个党组织是修正主义的。

193. 周恩来在接见外地赴京半工(农)半读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1日晚在政协礼堂)

各位同学：

与你们见见面这件事情，搞得我很被动，答应了很久很久，一直就没有组织好。有一次，约好以后又改期了。我对半工半读不甚了解，过去管得少，特别这两年没抓这个问题。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还抓了几次，还清楚些，去年还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我接触了一些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我说将来专门召开一次会，不单独召集，这么多人座谈比较困难，今天只能够简单的谈一谈我的看法啰，不代表中央，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回去还是根据你们实际情况来解决。至于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情况，以后还可以约会，还是座谈，也可摸索点规律，摸索点办法来。

今天到会的全国各地都有了，性质也很复杂，有的是正式的半工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半农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工厂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有的像技工学校，有的不是，实际上是变相的，是以劳动为主的，而不是以学为主。这就是你们提出来搞文化大革命放假不放假的问题，那么工业部门呢？他们就怕一放假，劳动计划就不能实现了。你们到处串连，当然不放假就不行，这就是矛盾，但这矛盾是一部分，大概主要矛盾是这部分。性质也很复杂。我想你们问题很多，有的我不能回答的，因为我没有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们有这么几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你们问：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是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应该说，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当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这不仅见诸毛主席语录中，并且早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他就是曾经赞助过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以后，有些人提倡勤工俭学，当然提倡的不

一定都是青年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所谓的教育家，他们是以教育为名，进行升官发财的。那时候，“五四”以后，有一派提倡勤工俭学的，就是河北省的李石曾。本来他就是国民党，又是无政府党的双料人物，是大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就在河北省高阳出土布的地方。他们提倡的勤工俭学，就是利用留学生的机会，组织那么一批，到外国去，又留学又劳动，勤工俭学，来取得他们提倡的名声，实际上是沽名钓誉。跟着他那批人，还要升官发财，因为国家拨经费，他们从中可以饱了。收买影响一批学生，收买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阶级服务的青年们，帮助他们升学，做他们的党羽，那一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贫苦的青年，念不到书，又想升学，尤其想到外国去求点新知识。那时“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正在变动的时候，有的当然直接到莫斯科去，有的想到欧洲去也好，那时欧洲大战刚完，革命运动在那个地方正在发展，所以的确有一批青年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就是具有这样思想的青年的代表，他虽然没有出国，不过他是提倡的，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五四”运动以后，提倡过勤工俭学，他是主张帮助贫苦青年出国，一部分直接到莫斯科，到社会主义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去学习；另一部分去法国。但这仅仅是理想，实际上到了法国，贫苦青年如果真正劳动，他就不可能念书。劳动完了以后，顶多拿一点业余时间念点法文，看点革命书籍就了不起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程度严重，劳动沉重，累得很。当时在主席勤工俭学号召的影响下，许多人都去了，我当时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有的就被我刚才说的李石曾、蔡元培这些人为办的大学所收买，培养符合资产阶级口胃的、为他们服务的青年。真正有革命思想的，他是不接受的。当时（一九二一年）就闹了个大风潮，就把一批留学生送回来了，这里面有我们一位革命烈士蔡和森同志和现在的陈毅同志，就是那一批送回来的。当时蔡和森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那些官僚怕这些学生，就赶回来了。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又劳动又学习很困难，这仅仅是个理想，所以毛主席当时所提倡的仅仅是个理想，你一去劳动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了。尽管如此，还是传播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他们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参加革命运动。但这个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到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应该提倡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只有一个，我们新社会怎么教育青年的方针问题，教育成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已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语录》上都有的，你们看一看一百四十二页第一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劳动者”，就一清二楚了嘛！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受教育的青年，一切受教育的人，应该教育成为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在政治上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以德育领先，政治为首，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训练出一批劳动者。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的一清二楚了，这是一九五七年讲的。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训练出一批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甚至于阶级觉悟都很低的，那就变成了一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训练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了，那不是将来要造我们的反，造革命的反吗？那不是要向资本主义复辟吗？变成修正主义知识分子吗？这当然不能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嘛！必须是主席这样的教育方针，才能把我们的青年一代通过教育，每一个人都成为具有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又有文化知识的劳动分子，劳动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方针。这样的教育方针，本来我们在宣传上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它。但是陆定一（现在被揭发出来了），反党分子陆定一，他也是根据党决定的。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两句话还不够，仍然还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还可以使学校的学生训练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过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人还是资产阶级的。陆定一的教育思想，他说，凡是我们青年时代，文化要从封建文化学起，先学封建文化，再学资产阶级文化，最后学无产阶级文化，就是先把封建底子打好了，资产阶级的底子打好了，再学无产阶级文化，再学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变成表面的了，那当然是反动的思想。现在清楚了，那时他说的我们不晓得，现在揭发出来了，所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你还可以是一个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没有具备社会主义觉悟。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话也没错，但你结合可以是学校里的，仍然是学习、上课，不是半工半读，不是半农半读，就是一年订多少日子去劳动，这在教育改革初期，可以使用这个办法。尤其是青年儿童时代，当然了，劳动更要少了，轻微劳动要少了。但是，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还不完全清楚，比前一句话还好一些，它至少是劳动锻炼，但他是一个短期的劳动锻炼，然后出了学校门，依然是不熟悉他那个本行的劳动生产。刚才我看你们表里，好像没有石油学院所属的半工半读学校，没有吧？大庆的也没有来吧？比如拿石油学院这个例子来说，是最清楚不过了。石油学院大概也是六年毕业吧？过去六年毕业的，据我知道的，我今年到大庆去就问石油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六年了，你说他平常劳动了没有呢？照我们规定的，大学生每年要有多长时间劳动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今年毕业的石油学院学生，他们每年也搞一个多月的劳动，或到农忙的时候，帮助收庄稼，或者春种的时候，或者秋播秋种的时候，种庄稼了，也搞一下子，或到那个地方参加劳动一个月。可是毕业以后呢？到大庆以后，仍要参加实习，真正到现场去劳动一年到一年半，那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能劳动的技术人员，因为大庆它是全行，什么都要搞的，要能劳动，又要能管技术，又要能帮助家属搞农业劳动，到农业战线上去。因此学了六年大学，尽管你与劳动结合，但是结合的不好，毕业以后还要去实习。这不误了一年时间……这是工科啰，如果是理科，特别是文科，那你把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学的满脑子，最后学一点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社会主义文化过去底子又不强，不象现在这样大张旗鼓的搞，那个影响就很小。没有进大学文科，他还可能社会主义觉悟高一点；进了大学，读文科，读了多少年古典文学、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学以后，我看更笨了，这是毛主席常说的，脑子更呆板了，框框更多了，对我们现在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更看不惯了。你说，他也许每年有一个多月的劳动，但是作用很小，不如他在课堂里装进那么多古典文学、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学根深蒂固。所以单单这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把毛主席这条方针拿出来，不仅仅是不完全，常常会走样的。可是这句话呢？根据我的经验，提过多次，陆定一他都反对，他总给你摆到不重要的地位，甚至于不提。不信你们看教育部过去的文件嘛。现在大家都在责备教育部，教育部贴了不少大字报了，其实根子在陆定一那儿。他抓教育抓得可紧了，我这个总理是管不了他这点教育的事情，虽然教育部也归我管，但中宣部他直接抓，我管不了，所以这些事情到今年揭发以后才发现的。根子在中宣部，在陆定一身上。本来主席这句话是天经地义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应该这样。主席总结了多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修正主义就是把青年从小学读到大学知识分子化了，更加脱离社会主义觉悟远了，脱离劳动生产远了，脑筋里也就更容易装进修正主义思想，滋长出修正主义思想。所以主席五七年讲的这句话就是针对这个，是有针对性的，那么一直到这一次，把陆定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揭穿了(那还有跟着他的一些人啰！主要代表是他)，讲的教育方针这方面。揭发了以后，我们才清楚，所以我们要跟大学生说，现在的大学生中、中学生中，你们教育出来首先是做一个劳动分子，要改变过去的观念。但过去凡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技工学校毕业的，那时候还是劳动的。像中等专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国家都包下来；或到工厂里做技术工作人员，或者到学校搞教育，做教职员，或者到机关里做工作人员。这里边中等专业或大学毕业的去直接做生产劳动者的，在分配上，几乎没有，是不是，刘同志？(教育部刘刘回答：多数是这样。)可能中等专业里头还有毕业当生产工人、生产劳动者，大学生就没有。所以这几年大学毕业，从六三年以后规定，毕业以后，凡是理科、文科的，甚至工科的，去劳动一年。那么这个劳动，有的工科与本行有联系，比如刚才说石油学院毕业后到大庆去，那是跟本行有联系，其他有些是联系比较少。不是工科的，理科呀，文科呀，时间花得更多，但是培养出来不是体脑结合的劳动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只是用脑力劳动，不肯用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很容易生长出修正主义思想来。这个教育多年来主席多次地指出。陆定一的教育思想，根子是反动的思想，因为他是封建家庭出身，进的是资产阶级学

校，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都有。现在揭发他的东西，那是很多了。所以使主席的教育方针受到很大的干扰。那么是不是因此这个方针就没有地方实现了？那也有的，比如《毛主席语录》上，一九五七年讲的这段话。我们五八年就开始在江西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候江西的省委和省人委就开始办了。开始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半农半读的一种典型啰，主要是农业的，农业里包括有林业、牧业、渔业啰。开始国家要投资，但是逐步的做到了有些地方生产自给，生产自给，是给学生解决本身的食用，至于学校里的教职员的工资，或者仪器，还有一些工具，那就需要国家供给(谭震林同志来了，周总理给大家介绍谭震林同志)。五八年办到五九年，就有了成绩。那时主席和我们正在庐山开会，主席就写了一封信，庆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封信后来，因为主席想改一改，压下来没发，但是那个学校是知道主席提倡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带典型的方面，因为范围比较大，江西它不是一个学校，还有很多分校，刚才所说奉新是一个分校，现在大概有三万多人了吧？当然这个典型也还是要逐步改进，基本上是半农半读，就是中等和高等结合在一起，时间短的，学了以后，就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同时也可以在农村中担任各种职务，要使他尽量不脱离生产。因为他可以去做农业劳动、林业、畜牧业的、渔业的。这是毛主席的思想，青年的理想，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中才开始实现。在主席那封信上是想在全国各地都搞试点，可是也在宣传部，也是在陆定一管的时候压下来了。今年开始要批判他了，他今年才跑到江西去蹲点了。但他的问题已经揭发了，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揭发。他倒跑到那里去看看共产主义大学，那完全是做样子的。这是一个试点，当然现在全国不只是一个啰，这两年就比较多了，今天来的各种各样都有了。那么最近你们不在报纸上发现了吗？毛主席对怎样培养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两段话，那是给军队的。但是有一段就是给普通学校说的。因为本文件没发表，所以引主席两段话。一段话对解放军说的，我就不念了，另外一段是对普通学校说的，也是对工厂、公社说的，这可念一念了。这是在《解放军报》发表的，可能《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那么这很清楚了，工厂的工人，以生产为主，他也要学点军事，比如说搞民兵、军事训练。至于政治，那更不用说了，政治挂帅，学毛著，读语录，群众来掌握毛泽东思想，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业余时间，可学各种文化，青年工人抽出时间多一些，中年、老年有家庭的一些事情，社会的一些活动时间可以少一点，总可以学几种文化知识吧。还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我们现在搞的“四清”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搞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更深入的阶段。因为社教“四清”，四个建设，就是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四项，总是思想动员。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就有搞农业生产的土地，你没有，例如：在城市，在北京这样，统统能够兼搞农业，那个土地哪儿来呢？上海那样，郊区都是挤的满满的公社，当然城市的工厂不能兼搞农业，所以要有条件的地方，像大庆，它是一片草原嘛！就可以搞了，譬如像你们黑龙江来的，那矿山就像……伊春的林场，这些地方都可搞农业。抚顺来的，抚顺的附近可以搞农。旅大来的，旅大附近就可以搞渔业。工人当然以工为主，劳动为主，他可以搞这些，兼学别的，也搞其他一种生产作辅助。尤其要帮助家属，因为我们要使一个大的生产单位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就是它不仅有工业生产，附带着一些服务性行业，如：供销合作社或者医院，学校、附设的学校。工人本身要学工，那是劳动不是学了，他也学一点政治、军事、文化，或搞其他劳动，把家属也组织起来，那就成了一个小社会了，现在许多新的城市，这样条件比老的城市多一些。这里有哈尔滨的没有？(回答：没有)我看名单上没有。哈尔滨有三个电力厂，搞电力设备的，那他那个地方就可以搞农业。附近有郊区，家属就可以搞农业，就像大庆那样。现在新的城市，这样的条件比旧的城市多一些，这样旧城市新发展的话，像富拉尔基这些地方都可以这样搞。河北省有很多土地嘛，南方土地紧一点，但有的地方还有些余地。这是讲工厂的，你也要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但以工为主。第二，主席所说，公社农民，以农为主，

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是这样。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说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办小工厂，加工企业，资金积累多了，收入增加了，也可以搞自己的拖拉机站，暂时自己搞，不一定要多少个社联合起来由国家办，将来几个社可联合起来搞集体的其他的小企业。其他的企业加工企业比较多嘛。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农村中搞四清就是。在工厂里头，农村里头，现在正搞四清社教运动，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阶级斗争，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下面就说学生。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兼学别的科的意思，不但要学文化，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学校里以学为主，要兼学别样，有时学文化方面的，还学习工业劳动，学习农业劳动，学习军事训练，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中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时期以这个为中心，不仅以这个为纲，为中心，还以这个为工作的重点。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大学何必要五年、六年？根本不需要。有的两年、两年半，有的三年、三年半，现在还是斗、批、改初级阶段，要通过你们的学习，你们的革命，将来斗、批、改，大中学校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仅大学学制要缩短，刚才我说的二年、二年半，三年、三年半，恐怕最难学的科，比如医科最复杂的问题到四年吧。

现在还不能做定论啰，要经过你们批改以后，因地制宜，这个行业那个行业，科系不同。中学学制也要缩短，小学也要缩短。现在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六年，三六一十八，七岁上学，二十五岁以后才毕业，再劳动实习一年，起码二十六岁才工作，有的到三十岁，青年的时代完全消耗在学校。我们不是说嘛，过去抗日战争到延安去学习，有些知识分子进三门，从家门离开，到学校门，由学校门到延安来念书，开始上抗大，然后上党校，然后上马列学院，这八年都在学校里。然后从学校门到机关门啰，就做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就解放了全国，仍然在机关了。他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以外，也许偶然地也去参加农业劳动，譬如说延安搞生产运动的时候，他也参加种点地，搞点粮食出来，但那是临时的一种动员，不是他真正的劳动，过了他就丢掉了，他真正的就是从家门进校门，进机关门。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我们开国以后，到现在十七八年了。你看延安八年，七八一十五，二十五年了，到延安就算十五岁的青年，到现在已是四十岁了，可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也可以写出点马列主义理论文章，但真正到了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场合，他动摇了。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可以看到过去写文章不错的，可是现在犯了错误的，甚至犯严重错误的，甚至有的变成反党分子，这可严重了。这样的人根本与实际斗争没有结合在一起，没去锻炼。他可以说二十五年的生活就是这样学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要不搞别的，不学别的，不经过劳动锻炼，阶级斗争锻炼，军事、政治，这都是阶级斗争的锻炼，或者是还有劳动锻炼，学工啊，学农啊！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没有这个考验，因为作个知识分子，还要经过一些科学实验更好了，不管你搞工业，搞农业，都要有科学实验，你搞生产都要跟科学实验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这三大革命的锻炼，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就是你参加了革命二三十年，仍然可以犯修正主义错误，仍然可以接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主席说的，在学校里学习，因为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在延安，那时全国还是国民党统治，我们只是局部地区，现在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了，那你们就要全盘考虑了。从小学就要改革，小学五年合适不合适，一贯制好不好，中学也是五年，或者一半一半，中学三年，小学五年，八年算一贯，其他三年就进专业了，这些都在研究当中。总之在这次学校斗批改当中解决这个问题。主席给了我们这个方针，主席这个话是说在今年春天五月的时候(到会的教育部长插话：是五月七日)没有公布的，教育部长就不应该说，所以底下贴的大字报，许多不是主席正式公布的东西，底下传的，我们这些人要负责任，都说漏了。……

我这也提醒大家。大家不是对陈伯达同志在北大一次讲话贴大字报吗？陈伯达同志说

了，这是主席要他说的。主席的文件，我们今天不是中国一个国家一个党的事情，它关联到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共产党、左派共产党党的问题，所以必须是主席授权在我们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广播电台正式宣布的，人民出版社正式印刷发行的，这才算主席的正式文件，传的、抄的不能算。现在转抄主席的文件、诗词可多了，我就收到了好多的要我证实是不是真的？我怎么能回答？你一回答，就把主席没有公开，没有发表的不是发表了吗？有的同学也很敏锐，比如有那么一首诗，他就问我是不是主席的，但是这里头有两句不像主席的，其他有像主席的，他要我证实一下，说我如果不能证实，要我问江青同志。我就把这信压下了，不答复，因为你一回答，就证实有无，你如果说这两句不是，那么其他就是了，这两句不是，你给他哪两句，这不等于被问出去了吗？这是不能回答的。我可告诉你们，主席不赞成传抄出去，不管你有无根据，是否符合实际，不管如何，我们一概不回答，因为回答就是正式文件。报上登的，新华社广播了，人民出版社印行了的，那是正式的。所以，这两段话只能说毛主席说，他是在解放军报上八月三日发表的。因为主席有些手稿，他经过再三再四的斟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有一封信，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又收回来了，没有宣布嘛。我只能说这么一封信，我不能说内容，原因就是他没发表，你就不能随便传。这件事情可证实有这件事，但是咱们不能说内容。因为主席再三再四考虑，经过工作实践证实他的话恰当了，或者还要补充修改，才发表。主席每发表一篇东西，都再三再四慎重的，很多手稿到现在没有发表。他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就是不能照现在这样的教育方法搞下去。现在这种教育方法就是越读书时间越长，这种方法就脱离实际，就脱离阶级斗争。本来也许在劳动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很多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弟吗？在劳动的家庭里的孩子劳动观念比较强，念书念多了以后，这个观念反而淡薄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主席说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就是说这种，尽管一个学校的的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多，但是他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学校的教育方针受到影响，那么他教出来的留校的学生，也是跟他一样的。尽管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出来的青年，就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毕业的，但是他的世界观反而跟老教授一样，老的教员一样，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发展起来了，甚至巩固起来，那就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了，看不惯了，这是不利的。那么这样的人再继续办教育下去，还不是照本宣科，照样子，这是不行的。主席这段话就讲到在军队里，还要搞学习，还要把这个号召联系到在工业劳动方面、农业劳动方面，那就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底下说到商业服务性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是有条件也要这么做，这是今年的一个想法。主席的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看出主席的思想是逐步地提高，逐步地具体化。单是一个半工半读的这么一个思想，还不能把主席教育思想的全貌说完全。还是应该拿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我刚才念的那一段，那是要我们教育一批德、智、体三育都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今年我们改组了中宣部以后，首先宣布了教育方针，宣布大学生毕业了，如果你要听国家分配，那你就要听国家分配你们到哪一方面、哪一条战线上都要去。不能说你毕业了以后，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可能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的锻炼，这样才可能把我们知识分子变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一个不会体力劳动的，没有很深的无产阶级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这次就宣布了这个方针。至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你们的目的就是为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你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当然在劳动时还不提升为干部了，而是经过劳动锻炼，经过斗争的考验以后，优秀的、政治条件强的选拔为干部。林彪同志有三个条件嘛！所有干部，不仅军队如此，一般的干部也应该如此，合乎这样条件，当然可以由一个普通劳动者提升为干部，但到做干部了，依然要能劳动。譬如说现在是规定了，在公社、生产队的、生产大队的干部统统要劳动，将来不仅公社的干部，机关的干部也要有规定的劳动，而且劳动就成为机关里头以工作为主，但是兼搞工业或者农业，这样每个单位都变成一个小社会，不是孤立的，都是综合性的，但是有个主有个从。学校里以学为主，工人以工业劳动为主，交通以交通劳动为主，农业以农、林、牧、

副、渔劳动为主，兼学其他，兼搞其他。学生是以学为主，但是也要学会劳动，为的将来出来可以做一个劳动者。这样一个方针只有把主席五七年讲的跟今年所说的话结合起来就懂得了。只有主席这个方针才合乎我们社会主义整个时期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将来再前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个方针，就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就是使三个差别再加上各行各业的差别都要逐步的缩小。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各行各业的差别都要缩小，而不是扩大，将来以便消灭这种差别，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为将来进行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所以，这个教育方针跟学制，还有教育制度，要彻底改革。这个改革有待于你们。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在这方面应该最彻底改革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的重点。十六条的十三条不是给大家写上了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文化教育单位、党政机关作为重点……。所以，学校作为文化大革命重点的目的就是斗、批、改。这就靠你们了。不仅是把学校里的一小撮，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一小撮的，也可能就有一些学校不是，仅仅是有一些个别错误的或者某些错误，不是那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能把全国大、中学校，大学是五百多，中学是一万八千，加半工半读，中等技工学校一共三万，小学连半耕半读的都在内一百四五十万。那么，这就是说这么多的单位人数，小学生一亿二千万人，中学生一千四百多万人，大学生七八十万人，这三个数字加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学校，是不是每个学校都找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呢？当然不能这样做，这样武断也不好啰。我们现在也经过调查了，你们现在还在斗争当中嘛。有的炮轰过了，有的炮打的很准，有的不也打了空炮吗？一门空炮都没打过？每炮必中？那也不见得吧！是不是？不可能嘛！因为革命一起来就轰轰烈烈，要搞，把这个犯错误的也当成犯路线错误的，把犯路线错误的也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么一打，有的打中了，有的没打中。所以，即使如此，也是一小撮。进一步的重点，做完这以后转入社会的斗、批、改啰。中学比大学还来的快，你们也参加了，搞完了以后，还要回去搞学校的斗批改嘛！大概批跟改总比较容易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在大学多一些，那就是批一本书，也得需要一个时间，也需要大家合作。大概中学的批就是批判一些教育观点、政治上的错误，跟改革要结合在一起。批判教育观点一到深入的阶段就要改革，包括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也要改革。到底怎么搞的好，这需要你们回答这个问题。要实现毛主席这个教育方针，在学习的时候是以学为主，但必须兼学其他，而且这个其他里边就是有劳动，或者工业劳动，或者农业劳动，这是不能废的，因为这与你们将来毕业后的工作有不可分的联系。时间是不是需要这么长，要根据你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证明。总之，你们这个比那个全日制的中学校、大学校比较不同一些，在这方面比较好改革一些。因为你们已经半劳动了嘛，半学习了嘛。怎么把学制和教育制度改得更好一些，你们这个比那个全日制的学校，全日制大中学校容易，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利的方面，不利的就是你们这个学校有些被劳动把你们扯住了，就不是以学为主，而是以劳动为主了，我就知道，你们这里边来的有工厂附设的学校，名字叫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劳动为主，学习为辅，是不是这样啊？(众：是！)据我知道的，啊！不一定都是，我也没有普遍调查。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工业部长？哦！陶鲁笳(是经委的)你是经委的，你们就是强调劳动重要，总跟我说，全放假就不行了，影响劳动计划。本来劳动计划没有把半工半读的劳动算在计划里边，是不是？一般不在劳动计划。我们计划上也没有这样计算的，教育部也没有这样计算的，可是各部门或者各个厂矿他们在那儿开后门，名字叫半工半读学校，实际上还是等于收了一批学徒工，是不是？(众：是！)总理笑着说：你听这声音多大！这是我听到的，我倒没去看，就是这样变了学徒工，那么劳动计划没有，他搞一批学徒工，当然人家不大许可啰！但它是半工半读学校，他向教育部报告，教育部一听他多一个学校，还不高兴啊！又不要他的钱，又不要他经费，在他那里将来成绩表上有一所学校，是不是？教育部也高兴，劳动部也不要他花钱，他也说劳动经费内没有这笔，所以他也不管，可实际上呢？生产计划就受影响，因为他要超额完成这个计划，就要依靠这批学徒工，但又不算学徒工，是劳动计划上有的呀！他是办学校，他从他的经费里、工

厂利润里抽出点钱来办的，实际上是一个。因此，我们来一个放假闹革命，就等于把他的计划冲垮了！我看这是件好事，就暴露了我们厂矿部门总想开后门，不走大门。什么叫开后门呢？就是跟报告的不符合，因为报告计划批不准，你要增加劳动定额不行啊！你增加临时工也不行，劳动定额包括固定工和临时工，不是有的你们闹文化大革命对劳动制度提意见吗？统统叫固定工，不能叫临时工，这个也不那么正确的，将来可以辩论的，我今天不涉及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工程需要临时工，他的工程完了，没有活干，譬如在农村里有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比如我们到农村附近搞一个工厂，搞基本建设，除了基建的基本队伍掌握技术力量的以外，是一般的粗活，可以在农村中找临时工，他有多的劳动力，他可以搞一点工业建设，他多点工费可以给生产队增加收入嘛，有啥不好？这是工农两利嘛！你何必反对临时工呢？有的城市有些工厂，他有的活是临时活，比如工厂有一大堆的工衣，如矿山或机械厂工衣要洗，拿到洗衣房去洗比较费，他要找家属来洗，还要找城市的家属来洗一洗的话，那就是容易，他也可以增加收入，工人、集体、全民、国家的支出，也不是太浪费，公私两利，有什么不好？在家庭本来没有活的，他做点临时活也很高兴，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否定临时工，是不太了解我们今天社会的分工情况。青年们说的话我们一点不责备，可以允许你们说错话，要不允许你们说错话，你们就不敢革命了，你们不信想一想，你们能够说一百句话，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吗？我都不能保证我今天的报告。我是临时给你们讲的，我到底有多少正确，反正我不至于把方向说错了就是了，话就难保了，你们能够保吗？你们闹革命，给我们国家提的每个建议都对吗？允许你们犯错误。但是就有一条，你不要对每件事都来个最后通牒，这个最后通牒是对待敌人嘛！如果是对自己人不需要最后通牒，是不是？宣战才叫最后通牒，或者我们对帝国主义警告来个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对帝国主义也不能常用，得有效，比如我们给印度，他在锡金边境，他们进来了，我们限他三天之内退出，后来延期两天，两天还没有到，他就退出去了。有效的我们才最后通牒。我们就搞过那一次，其他都不用最后通牒。这是对印度反动派啰！对我们自己人怎么能最后通牒呢？毫无商量余地，或者你们自己失掉信用。最后通牒，人家不理你，最后也是无效。当然啦，有的地方也可以用一下子了，比如那些资本家的旧东西拆下来，那最后通牒有效，那是对待敌人的，敌对的思想，破旧立新那可以搞，这点有好处。你说那个狮子非搬掉不可，来一个最后通牒，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最后通牒，我是同意的，那狮子是封建产物。所以你们一般的说错了话是许可的，因为你们不可能每件事都弄得清楚嘛！所以，这个工厂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他们就想利用，等于一种临时工、学徒工，这次就暴露出来了。在北京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事，刚才看了你们来的学校也有这样的学校。那怎么办呢？现在工业部门和工厂，跟我们要求说，这部分同学恐怕要回去劳动一下才好，我们既然宣布放假这么久了，我们是从以学为主这个角度出发，只能放假。以工为主当然就不好放那么久啰！只要把这个性质搞清楚了，我看这次把问题解决清楚，主席这段话就清楚了嘛！既然叫学校，不管你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全日制或半日制，总是以学为主，这点要肯定，因为你要经过学习，发展德智体三育，要训练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学习过程中，是以学为主，又搞工业劳动或农业劳动，又要兼学其它，学军事啰，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啰，这样你们今天还是学生嘛！他又不能说你们这个半工半读学校的是学徒工，如果招的是学徒工，你们就没有话说了，你们是去学徒嘛！那就是在这个工厂范围啦，我看这个办法，叫半工半读学校就得放假闹革命。(鼓掌)陶鲁笳，我破坏你的计划了！(众笑，鼓掌)但是我也另外给一条出路，有一些人愿意劳动，工人又需要劳动，如果确实双方愿意，那把这部分改为学徒工，以工为主，兼学习，好不好？(众答：好)由他们自愿去解决嘛！他可以叫学徒工。(同学们要求总理再说一遍)好！再说一遍。凡是学校，不管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日制也好，统统以学为主，凡以学为主的学校，都要放假闹革命，我这不是命令，我给你们说个道理，命令就要起草，你大字报可以贴，但大字报还不能说命令。……如果哪个工厂里，还需要一部分学徒工时，都是首先向半工半读学校里问，如果有一些愿意做学徒工，你也要尊重他们的自由，尊重他个人的公民权利，

当然还没到十八岁，还没选举权，但他总是一个人民呀！你不能干涉他。他愿意去做学徒工，那他变成为以工为主，兼学其它了，是不是？首先决定于哪个工矿需要找学徒工，因为你半工半读不等于成为学徒工了嘛！这样做把它取消了嘛！他的劳动计划完不成了，他就需要找学徒工了，是不是？这你得告诉他，跟你们没关系，不过呢，允许一条，当他收学徒工的时候，你们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自愿转为学徒工，那他首先要吸收你们，优先使用你们。你们不愿意，他不能有任何强加，如果他强迫你们，你们可以告状。这个他也不会的，他知道这个，他有了另外一条路子，他也不敢来碰了。现在他也不来碰你们，给你们有一个选择权。有那么一些人，他就是愿意把劳动搞好，愿做学徒工，然后再做工人。你不能说你们同学里没这个。你也不能强迫他，要他闹革命，非来不可，“你要去劳动了，你就是修正主义”，这样说也不对，以学为主兼学其它嘛，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嘛，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不讲了嘛，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如大庆油田那样，所以你们不要干涉他，这首先给他另外开一个门，是大门，不是后门，他会招收学徒工。当招收的时候，你们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有自愿的，他不愿留在半工半读了，他要去参加学徒工，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搞文化大革命。因为工人也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以劳动生产为主啰，你不能干涉人，优先使用，就是给你们双份权利，你们要决心留在半工学校闹革命，那只能是你们第一个选择，谁也不能干涉你。你们如果愿意转为学徒工，愿意以劳动为主，兼学其他，兼搞文化大革命，那他不能把你们第二个选择权利剥夺了，给你们加个帽子“右派”呀，这个不应该的。因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上的选择嘛，你们说这个对不对？(众：对)是啊！你看你们都赞成了，这不解决了吗？(众笑)那陶鲁笳的问题就解决了。大概就一条，国家增加了一些支出，是不是？这问题解决了嘛！(众：如果同学全部招进工厂去了，没人闹革命怎么办？)他本身要以劳动为主，你们不能干涉人家，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单靠半工半读，靠全体的。我刚才说，一千四百万中学生，如果有那么一个半工半读学校，假定你那个学校有四百人，我估计有半数要学徒工，也不会那么多，还有一半人闹革命嘛！你怕什么？(鼓掌)……(又有一位同学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青年人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该经受这次考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对的。又问卫生学校怎么办？)周总理说，卫生学校那是护士了，那不能招临时工，不属于我刚才讲的，你的第一个理由站不住脚，难道只有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工人搞文化大革命就不是接班人？(众：笑，鼓掌)

以学为主的放假闹革命，以劳动为主的闹革命担子就轻一些，但劳动担子就重了。……高中毕业学大夫，当然也是半工半读的性质。

半工半读学校以学为主，农业生产是附带的，耽误半年不参加生产，不影响农场的生产，大家紧一紧，回去后可以加点工嘛！总之，这样影响不大，应满足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如果不是依靠他们自己搞生产自给的，而且生产底子也好的。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东北农场，江西某些农场，底子好，不影响生产，应该允许放假半年闹革命。有另外一种情形，他一开始就招收的半农半读的学生，以他们的劳动为主来解决生产问题，如果一走，秋收也好，春耕也好，会受到影响，并且影响比较大，我不晓得这部分人现在是不是全部离开学校到北京来了，看来没有，因为中学只能十分之一来，其它留在学校闹革命。那么他还可轮流嘛！你们这是新的教育制度，这样的学校将来能生产自给，这样的学生凡是青年都可以学了。我刚才说了，学校的设备、基本建设靠这些开支，这样你们如果有底子了，劳动稍受些影响不大，放半年假。如果没有底子，靠他们开创，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就要物质基础。我想这一点如果学校党的领导有革命精神，就会把时间安排好，让十分之一来北京，其它留在本地闹革命，农忙时帮助收割，并且可以发动别的学校帮他一手，农闲时帮助别的学校闹革命，实际上组织好了是不会完全使农业生产停顿起来的。因为停顿起来对打生产基地就不利了。

你们中学应该十分之一来，但基本十分之一，实际超过了。你们这个“基本”就把北京

冲击了。现在北京还有一百五十万人，你们不走，人家就来不了……。

不是生产自给的，农忙时间让别的学校帮忙嘛！这个问题好解决，学校领导应该懂得领导，如果他不懂得领导，不仅这个问题，就是革命问题，他也要怕，也要压嘛。你们要革他们的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不是我解决的问题，你要革命，到外地才十分之一，还有本地闹革命，附近闹革命，总会安排得好。农忙时，可让别的不是农业学校的学生帮一下子嘛，这完全可以动员。阶级斗争大家互相帮助，生产斗争也要互相帮助。

你们半工半读补贴应该照发，你们不劳动，工资是不是全部发？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学徒工的状态，不是半工半读，如果你们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学校，那么第一，劳动不会要那么长时间，第二，工资不会那么多了。那肯定是这样，你懂吧。如果照半工半读，顶多学生补贴就是了，不可能发全工资了，因为没有全劳动。半工半读多是补贴，不应该全劳动。八小时劳动还学什么？还要半工半读？也许三小时，四小时，那看各学校的安排了。以后凡是以学为主的，劳动实际不那么多了，工资也不会那么多了。以前欠的工资应该照发，今天以前扣的工资也不会那么多了，应该照发。这不要紧的，工厂的，我们经济委员会通知他。这样，我讲的只打算讲这几个问题，我们经委、农办还要进行讨论。

总之，我的一个原则是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学校就要放假闹革命，要是那个地方以工为主的就要另外搞学徒工。你们有选择权。第一，选择以学为主，就要放假闹革命；第二，如果愿意多拿工资养家就选择学徒工，就要转为以工为主，同样还是闹革命，但是劳动为主，这是工业啰。

农业方面，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有生产基地，不靠你们学生去解决这个生活问题，可以给你们继续放假半年闹革命，将来再好好劳动。

农业忙的时候，如中等学校十分之一的人在外头，十分之九的人在家里，靠一点劳动嘛！大部分时间闹革命还是许可的，因为你那个地方要靠生产，如果纯粹靠自己学校来搞一个生产基地，那个情况就困难一点，可是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刚才我给那位同学说了，他以农业为主，出来不是只有十分之一嘛！顶多十分之二吧，到外边串连，也还有十分之八在家里，还可以半劳动半闹革命嘛！还有生产任务啰，如果忙的时候，别的学校来支援他们。你们谈了这些问题，我们多了解一些，听听，具体解决还要靠各省市负责去解决，我们只能给一些方针，具体办法要靠各地方，因地制宜。原则我说了，这是我要和你们说的一个主要问题。至于你们半工半读的，半农半读的学校，凡是学校以学为主的允许你们放假闹革命。既然放假闹革命嘛，因为你们好的条件刚才说了，就是你们已经参加劳动了，有劳动锻炼了。现在你们多一个社会锻炼，就是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搞思想革命，搞学校的斗批改，搞社会的斗批改，把这个思想革命也推广到社会上去。不但在学校中，还到社会上，就是革命串连啰！根据你们劳动的锻炼加上一个阶级斗争锻炼，你们将来的发展希望就会更大一些，这是你们的有利条件。才说的不利条件，就是因为你们有劳动任务。这个劳动任务给你们解脱了，刚才说，工业上可以转为学徒工，不做学徒工的可以继续闹革命，你还是学生，不过你革命搞一个阶段，回去还是半工半读了。农业的稍为复杂一点，刚才说两条原则了。总之你们跟普通的学校，半日制的也好，全日制的也好，中学、大学也好，要不同，你们就是劳动锻炼当中的知识分子，你们就是已经开始被培养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合乎主席一九五七年的教育方针。正因为有这有利条件，因此，你们不要把劳动看成是一个负担。我现在首先讲，要给你们时间放假闹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教育，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这些都讲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举起，这个都说过了。我现在说第二个问题，你们的有利条件，就是你们有劳动锻炼，你们不应该对劳动锻炼产生反感，你应该对那个劳动制度产生反感，对不对？（齐答：对！）哎，你们首先要热爱劳动，因为你们得到劳动的机会了嘛，跟那个没有劳动的全日制，半日制中学、大学不同的多嘛！……你们用双手劳动过来的嘛！你们的优良条件就是这个条件，只是因为他们办的不好，还要拿你们，成为学徒工，或者应该放假也不放假，你们闹革

命，他就拿劳动把你们圈住，不让你们出来，或者克扣工资，刚才那个同学说的，这个都不好，这个应该批判，因为在斗、批、改的范围之内，应该斗他、批他。但是你们自己具备了劳动条件，有了劳动的本领。你们以工为荣，这应该是引以为荣的事，这是自豪的事，不要感觉这是个负担。不过你们现在暂时把劳动停一停，到社会上串连、学校串连来推动文化大革命。但你们不要把你们最有利的好条件忘记。克扣工资是不对的，是啊，今天以前克扣的工资，我们应该告诉你们工厂照数给你们，那是他们对你们的压力，是错误的。但是你们劳动是光荣的事，是自豪的事情，因为你们去教育那些不会劳动的中学生、大学生。还有些劳动上或有些技术上的事情，或你们应告诉他们，主席的三大革命，你们现在搞阶级斗争，但是你已经会生产斗争了嘛！甚至有一些是科学实验的事，很好嘛！你们三大革命就一齐搞了嘛！所以你们如果到外边串连的，当然不可能同时劳动啰，到北京来的，你们到北京来应该负责宣传半工半读的好处，有利的方面。当然，对于现在的学校制度，你们应该批判，不然为什么要改革呢？我不是已经说了，连你们学校都要搞斗、批、改嘛！但是能够半工半读还是个好事情，方向是好的，是毛主席的方向。但是你们这个学校的制度、办法，特别是工厂办的，把学生变成学徒工、临时工，那是不对的，那应该批判的。现在在北京的有不少的全日制的中学生、大学生，但是半工半读的学生，你们的呼声反而不高，我觉得你们应该把劳动的呼声提得高高的。你们的中心问题是他们不肯放假，当然不放假是不对了，我刚才批判了嘛！劳动多了也不对嘛，但是你们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生，你们比他们就进了一步了，你们懂得生产斗争了嘛，当然你们学得还不那么精，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一辈子的事。不管哪项斗争都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们阶级斗争搞一辈子，生产斗争也搞一辈子，科学实验也要搞一辈子，这样才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你们能够掌握三大革命的机会，那应该是光荣的。所以你们不仅来北京串连，因为已经放了你们假了，所剩的问题就是你们回去参加劳动的问题，这个问题回去解决嘛！刚才我给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你们在北京宣传的，应该强调你们具有真实本事，具有劳动的本事，跟他们不同。要我们全国学校都能走你们这个道路，都应以学为主，兼学其它。主席这个方向每个人都变成劳动者，出了学校门，学校毕业以后，就成为劳动者，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现在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你们阶级觉悟提高了，阶级斗争经验丰富起来，又在学校学些文化，又能学政治。政治嘛，学毛选啰，那是在学校里学了，你们这回在斗争中学了嘛！政治也强了，文化也有了，社会主义觉悟也高了，文化也高了，你们自己具有了劳动的本事了，你们一出学校门，就成为一个坚强的劳动者。我们把劳动制度纠正，但这只能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你们的呼声要高一些，应该把主席这两段话，一个是一九五七年的教育方针，一个是今年八月三号《解放军报》发表的这段话，应该强调起来，你们读语录的时候，要把这两段话拿出来，读主席的话时要拿出来，因为这是你们的长处嘛！你们是响应了主席的号召。当然现在你们那个学校办的还不够如主席所希望的，所以才要改革，才要批判，这是我今天特别要跟你们说的。

具体的规定，我们也只能照今天说的，变成方针性的几项规定，比如教育部、农办、经委，他们会在一起搞那末几条，具体事情要靠各地各省因地制宜去搞。你们回到学校里要进行批判，斗、批、改，要把以学为主的、兼学其它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或者共产主义大学或者劳动大学，名称是关系不大，主要是看内容，就要看实质，名称是小事，不叫半工半读也可以，叫工读学校也可以，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看内容，要改革好，这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好了的，经过半年总可以实现，这样你们就在前头了，教育改革上，你们改些典型出来。所以我对你们这个学校是感兴趣的，现在开始和你们接触了，才知道你们的一点情形。希望农办、工办、经委研究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按主席教育思想实现，需要一个改革的过程，实践的过程。虽然见你们晚了，但刚才几位同学提的意见我还是愿意听的，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了。你们讲了一些问题，我倒认识一些问题，不能光听我的(总理笑着说)。就讲这么一段话，目的，就是为解决你们的中心问题，真正实现主席所期待的把青年

都教育成为德智体三育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你们今天就是第一批接受这个革命实验的学校。今天你们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你们回去按主席的方针，按这两段话，好好把它熟读，掌握运用，那就给我们中国的教育方面树立新的典型，树立新型的学校啰。我讲完了。(热烈鼓掌)。

学生问：半工半读师范学校，将来怎么搞？

总理：现在放假了，将来嘛，也就是半农半读，将来到农村当业余教员。半工半读，将来到工厂当业余的文化教员，或半工半读的教员，所以师范学校同样能搞半工半读的。现在当然放假闹革命。

县以下的学校在县里闹革命了，当然到北京可以，现在十分之一来，除这以外，可以到附近去串连。

我们现在想提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全国中学一千四百万到北京的很多了，超过了，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百万了，那就是说多二分之一了，外省没来的，按规定只有几十万了，恐怕按现在的趋势，一千万也压不住。我提一个问题，十八号你们看到了，那么长的队伍，很不容易组织。你们搞的秩序很好，也不是每个人都看主席看那么准的，但总比在天安门强了嘛，近多了嘛。从天安门经东环路、北环路，清华园的南边，铁道线外发生问题了，有一段没组织好，临时把他们安排在那里，不够五百米，都是外地中学，没有组织好，我们北京干部帮助他们，无论如何他不让开，五百米的地方，花了二十分钟才分开，这样主席才回来了。这是美中不足了，不要紧，总有一些缺点嘛！有了经验教训，没有后备队伍……(听不清)。我们的领导同志，不会放心做这件事，我们身上都出了大汗的，如有一个坏人就出大乱子了，谁敢担保。当然我们相信，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愿意革命的，一万人有一个坏人，就出乱子，你能敢吗？我们相信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愿意革命的，要革命的，但总有一点坏的嘛，那么以后就不能这样做了。一次见一百五十万人是不可能的，在天安门一定看不完的。因为主席中间要休息，回去后就看不到了，没想把天安门拉洋片似的一大堆人，主席见了一下子才把人搬走，那么一百五十万人八个小时也不行，不停不行，停，成了你们山东拉洋片了，(众笑)那多累呀！按规定三、四十万就行了，但实际一调查，刚才那个同学说的很老实，不止十分之一，你们那儿学校来多少？(答：一百人来 20%——25%)百分之二十就二百八十万，要来个二十五就三百五十万，那怎么能解决？北京还得来一百五十万。所以从今天起，今天二十二号，也就是现在起到二十五号只出不进，停止开车进北京，不停不行。没法招待。你们住的地方也感觉到了吧？可以做证明嘛！你们回去可以讲了嘛，停几天再来，就是再来按百分之十也不得了。因此，我们现在提出新的问题，就是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毛主席每一个新鲜事物都抓起来的，第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首先红卫兵出现了。我们开始只是提倡文革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那是学校里提倡出来的。我们抓到了。“八·八”决定之前，六至七月，清华附中组织了红卫兵，我们就抓住了红卫兵，主席称赞了，八月十八日主席接见了，绝大多数是红卫兵上了天安门，还有外来的，从那以后红卫兵向全国发展，冲向社会，全国各地实行了革命大串连。八月下旬主席抓住了这一条，让红卫兵学习解放军啦，提倡一时期，发表了红卫兵大学解放军，用文斗、不用武斗，讲政策，抓革命促生产，秋收等等指示。林彪同志早讲过了炮打司令部的问题，红卫兵冲向全国了嘛，红卫兵到处打一炮，看看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打中了，多数没打中，不要紧嘛！打一下有好处，好的不会被打中嘛，这不怪同学，应该打一下子，领导干部应该经住这考验，这是炮打司令部的问题。所以林彪同志在九月十五日接见大家时就提了这个问题。

有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但也有中间派，他不是那么坚强的，动动摇摇的，所以你们炮打的多一些，打一打也好嘛，打才坚定了，当然也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九月下旬，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的，《红旗》十三期社论讲了。这一件一件事实出现了，中央抓住了，毛主席抓住了。现在抓住一个什么问题呢？抓一

个红卫兵长征式的徒步串连，用两条腿不靠动力，靠自己热力，何必要用车辆、轮船等动力呢？那动力是物质的，那一下子失灵开不动，就走不了。人的热力，身体就是一个完备的工厂，有动力，能运动，有手有脚、五官四肢，都能起作用，学长征式的徒步串连，这样就成了长征宣传队，播种机，文化大革命中的宣言书。你们进行这个长征式的串连嘛，县以下的问题就解决了。

明天要报导，以后还要宣传，现在只有一个例子，上海已经走到沧州，继续前进，还没找到他们到了什么地方，恐怕已经过天津了，还在打听，他们人数多，路远，也值得推荐。这个经验提倡又是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这个问题解决了，串连的问题是一个新阶段，新形式之一。他从你那儿过也就和你串连了，城乡无法区别了，到那时候就改变规定了。我们这个革命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出现新事物，我们抓起来，通过实践以后，不断提高，不断前进。所以我们许多规定也不断改进。林彪同志说过一句话，我们有的事也得“朝令夕改”，早晨发表的命令、决定，如果错了，晚上就可以改，新生事物出现，就抓得快一点，经过提倡阶段，过得有一段过程。青年朝气蓬勃，我们一提倡，全国马上就响应了。好了，不再谈了。

为了加深和你们半工半读同学谈话的深刻印象，还是把主席语录再念一遍，（总理带领大家念语录）。一百四十二页第一段。

主席给林彪同志信里的一段话“……不但学文，……学工”，如你们学校按照毛主席这样的教育方针做下去，当然那样的半工半读学校，是万岁的。

（最后同学提了几个问题，总理未答复，待农办、工办、教育部、国务院、中宣部联合组成小组共同研究。）

（录音抄写，未经总理审阅，仅供参考）。

194. 红岩战斗队走访国务院接待站纪实 (1966年10月21日)

前　　言

最近几天，我队一些同志分头到兄弟院校及一些单位进行了革命串连，我们觉得总的形势是大好的。同时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必须关心这些重要问题。20日，我队全体同志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认识粗浅。因此，我们21日上午走访了国务院接待室组长郑照烈同志。现在，我们把访问记录加以细致整理介绍给大家。我们认为郑照烈同志的答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和分析一些具体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希望大家认真阅读，认真思考，认真研究。

问：现在外面传说10月15日江青同志接见第三司令部等组织代表的座谈会上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饿饭、坐牢、砍头的准备……”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在街道上出现了大幅标语：“我们做好了准备要和毛主席上山打游击”等，江青同志是否这样讲过？

答：我听传达周总理讲话对这有解释，总理解释：江青同志讲话是指很久以前的事情，

是主席在中央还没占领导地位时，例：在遵义会议之前和“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那时主席是少数，现在变成多数了。

江青同志说她自己前几年的事情，是指文教戏剧改革以前，那时说话没人听，做好了饿饭、坐牢、砍头的准备是她本身问题，文化革命时期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些都不符合事实。

总理说现在要很好的树立毛主席的威信，有人说青年人“幼稚可笑”，我说这是“幼稚可喜”，你们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你们要考虑一下怎么保卫？不要做到使主席为难的地步。有人写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如果刘少奇真要达到这个程度，八届十一中全会就会有这个决定了。总理说同学们的革命精神是应该发扬的，要注意中央的影响，党的威信不仅关系到中国也关系到全世界，中国是世界的革命根据地。今天的中国对世界而言，相当于中国当年的井冈山。总理一再说：我们估计毛主席的威信，不要过低，有人说毛主席是少数派，今天毛主席在党中央怎么能成少数派呢？今天根本不存在毛主席是少数的问题。由此就不存在上山打游击之事了。

问：我们到八大学院那边，看到给刘少奇同志贴了许多大字报，对给刘少奇同志贴大字报问题应该怎么看？大街上贴“打倒刘少奇”之类标语是否可以揭下来？

答：总理说属于这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应该转到中央，这是中央内部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有意见到处传，我那还有很多大字报，这对我是个难题，我还要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同志要是有什么问题，10月18日怎么还能出来接见革命师生呢？总理又说，上次清华让王光美回去检查，王光美是否回去都要通过主席同意，大家想想现在涉及到国家元首，怎么能这么办呢？你们保卫毛主席，应该怎样保卫，要好好考虑，不要使主席为难。

大街上贴“打倒刘少奇”之类的标语，你们自己可以想个妥善的办法处理，不要发生冲突。

问：有人说总理讲，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关键时刻到了，是否总理说过这样的话？

答：我没听总理这样讲过，我看总理不会这样提的，从总理说的这些话上咱们考虑，总理是否会说这些话。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复杂，什么样的口号、谣传都会有，有了不奇怪，没有倒奇怪，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大风浪。我们不都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我们不应当道听途说，要好好考虑，用主席思想分析分析，看看是否有道理，是否合乎实际。照抄来的、传来的都不能强加于毛主席。总理不是讲了吗？对毛主席的话，只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党内文件发表的才能算数，其它的都不能算数。

大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很敏锐。

问：关于10月18日三次口号问题是怎么回事？

答：提到口号问题，总理10月18日讲话说了，后来讲话又说了。总理说，第一个口号思想性比较强，第二个口号是有严重错误的，第三个口号是临时决定的，是吸收了同学意见，由中央常委在毛主席身边临时决定的。总理说，口号问题到中宣部调查，向中央汇报了，现在已经基本查清了，第二个口号有政治性的错误。总理又说，中央准备把最后修改的口号印发到全国。

又问：到底第二个口号犯了什么政治性的错误？

答：总理不是说了吗？第一、两个口号我没看，没审查，是犯了官僚主义。第二个口号犯了什么政治性错误，适当时机会向我们传达的。

问：为什么10月18日会场这么乱，在天安门前车走得这么快，中央首长又没讲话？

答：总理说，这次接见只是想改进一下，看起来是一件好事情，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前几次游行有的走的快，有的走的慢（指游行队伍），有一次走了六个小时，还有的同学反映没看到毛主席，应该关心主席他老人家健康，又考虑到主席他老人家的安全，又要使同学都见到主席，就这样接见了。

总理说，我考虑主席健康和安全不会比同学们差，从前我一直和主席一起打游击，重庆

谈判也在一起，这种接见不适于事先跟大家讲，以后还要改进。

总理说，讲话问题本来就没准备、没安排，不是什么因出事临时取消的，该讲的话以前都讲过了。

问：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什么关系？

答：现在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几派，就要有矛盾。怎样批判，批判的重点是什么，认识是要有个过程。要按《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去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与十六条对抗的，十六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立面，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用十六条，十六条代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相辅相成的。

问：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就要解散一些团体？能不能说某些团体、组织叫修正主义的？

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要解散某个团体。

某个团体受坏党委、工作组的蒙蔽，维持或保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说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团体、修正主义的红卫兵。王力同志讲：陈伯达同志根本就没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的红卫兵。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是青年的组织，老头子还犯错误了，给青年人就加上修正主义的保字号的是不合适的，要相信他们也在革命。工作组在时某些人把同学打成反革命的同学，现在反对来给他们提些意见，有错误就改嘛！这不叫群众斗群众。总理讲，最后千条大河归大海，各个组织会在毛泽东思想下统一在一起。

对于现在出现的问题要按主席的教导去对待，不要半斤八两的，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你抢我的东西，我抢你的东西，不要打人。十六条中阶级路线部分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是自己人，不要动刀、动枪(北京 55 中来访说：他们(指另一个组织的成员)动刀我们能动吗？)要按主席的教导去做，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大家考虑怎么办。

问：排队名单问题，在运动中排为先进、中间、落后的名单有的已交工作组，有的还没交，没交的怎么办？

答：主席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这是正常的。不能把排队名单就叫做黑名单、黑材料，黑名单是国民党时期特务搞的，现在根本就不能这么提，关键是排的对不对！是否排错了，这另是个问题了，排错了，同学很气愤，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名单没公布，谁知道对不对？

答：连打成反革命分子(指工作组给错打的)的材料都不算数了，那些材料(指排队名单)就更不算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哪受这些限制呢，随着运动的进展，谁是那一派，群众会辨别清楚的。

要按中央紧急指示范围办事，对指示中没有提到的问题，各单位可以安排具体作法，报请中央。

问：传说陶铸同志讲过除毛主席、林彪同志以外其它一切都可以怀疑，陶铸同志说过吗？

答：陶铸同志根本没这样说。陶铸同志针对怀疑一切的口号提出来说：对毛主席能怀疑吗？对林彪同志能怀疑吗？对毛泽东思想能怀疑吗？……传说歪曲了这个意思。

195. 国务院文革接待站答钢铁研究所提出的十六条中疑难问题 (具体日期不详)

一、斗和批有何不同？

答：一般说斗是敌我矛盾，批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斗时一般会上气氛有压力，被斗

的发言权不那么自由。批可以发言。戴高帽子、挂牌子、剪头发、跪着、弯腰，都是外形丑化，不是中央政策，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决问题，让他们心服口服。

二、斗批完了最后如何处理？

答：最后处理是根据问题性质、过去的贡献和他们的认识。

三、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不包括党外？为什么重点在党内？

答：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党内外，党外不是不整，有的也同样进行，因为当权派大多数是党内的。

四、当权派是指什么？室级干部算不算当权派？

答：中央机关、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是当权派。按中央机关来说也是一样，主要是指院校领导干部。室级干部一般是执行指示的小贩作用，现买现卖。

五、土改时与地主矛盾是敌我矛盾，现在对待敌我矛盾与当时斗地主有何区别？

答：每个运动有它的历史背景，社会其实是螺旋上升的，有些斗争地主的形式不完全适用于现在干部。

六、什么是革命干部？

答：这要由群众来公认，除去右派分子的干部就是革命干部。

七、有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怎样放下包袱参加战斗？

答：有错误能检查的好，就是放下包袱，能积极揭发就是参加战斗。

八、什么叫左派？

答：左派条件高，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但是不能算左派。左派是主力军的骨干，左派是群众和党公认的，是在斗争中发现的。

九、第五条中：“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前面为什么加反革命三个字？

答：加反革命三个字是提的高，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从广义上来讲，有其共性。但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右派分子是公开反党的。

十、与第三类干部的矛盾是属于什么矛盾？用什么方法对待？

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

十一、运动中领导干部犯了错误怎么看？

答：运动中领导干部犯了错误，绝大多数是好人办坏事。想革命不会革命。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在运动中犯有错误要和运动前联系起来。要看他是不是右派，是不是黑帮，要区别对待。

十二、对右派分子如何给出路？

答：右派分子检查彻底认罪后，给他劳动或工作的机会，就是给出路。

十三、在第九条中“文革小组……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具体怎么体现？

答：如果支部是个好支部，文革小组可让支部领导，体现党的领导是指正确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

十四、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是指人反动，还是指学术反动？

答：当然是指人啰！反动学术“权威”重要是反动在政治上。

北京航空学院有个航空霸主，就是指批判这种反动学术“权威”。他有系统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

十五、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是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答：反动是指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十七年来，拒不接受改造，拒绝党的方针政策，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要想改造党，改造周围环境，这是敌我矛盾。一般学术思想主要是旧思想影响，有旧糊涂观点，你们单位如果没有反动学术“权威”，就批判旧的思想意识，破四旧，立四

新。

十六、第十六条中的“工作人员”是指什么？

答：是指行政人员即一般干部。第十二条与《二十三条》中的“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挑动群众斗群众”，及十六条中第七条“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挑动群众斗群众……”联系起来。

十七、什么是里通外国？

答：指间谍活动。

十八、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中的批评包括斗争，这个斗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何不同？

答：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中是包括斗争，但是从团结愿望出发，是人民内部矛盾。

十九、对有贡献的科学家怎么保护？

答：科技大学要斗华罗庚，就要保护，由上面出面说服嘛。

二十、有贡献，但是反动的科学家还需保护吗？

答：这个问题没听中央有解释。不作具体解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上面党委处理。

二十一、第十二条中的他们是指什么？

答：是指有贡献的科学家。

二十二、生产管理小组，怎样产生？

答：文革委员会是管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生产方面由行政方面指定，比如院长、部长、总理这些都是行政方面。

二十三、请你们谈一谈如何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答：应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现在民主多了些，在一个时间内还是必要的。

二十四、什么叫牛鬼蛇神和黑帮？

答：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的贬低叫法，黑帮也就是右派分子。

196. 周恩来在国务院接见十八所大专院校红卫兵战士的座谈纪要 (1966年10月22日)

各位同学们：

很对不起你们，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很多天，我们自己还没有讨论，六号第三司令部开会，我们去了。九号你们开会，正好赶上我们也开会，我们商量派周荣鑫、谢镗忠、高阳文三同志出席了，并决定把六号大会录音、江青同志的讲话、张春桥同志宣读中央军委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念给大家听，最后我们听了各地红卫兵代表讲话，我们回答了几个问题。我们没有出席你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录音同样放给你们，你们还不满足，你们的代表在西门外又陆续地来了，我们不能不接见你们。见代表就跟十五日一样。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接见了第三司令部，也有第一、二司令部和外地代表，那是六号答应的。十五号接见，主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回答他们提出的二十六个问题，对他们的问题不过现在还没有讨论，忙开会，抽不出功夫，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你们提出问题，我们都记下。你们提出的问题，我能答复的或能表态的，我插几句，说几句，最后关于大方向问题我讲几句。我看我来问你们(首先问第二司令部的同学。略)(下面北航同学发言)

当北航同学介绍到“红旗”抄了他们的总部，搜材料，抢广播台时，总理问：你们过去广播台都使用吗？

答：公用，联合广播。

总理问：我问你们一下，你们保赵如璋(北航工作组长)，不让到“红旗”那里去检查，有没有这回事？

答：有这么一回事。（并认了错。）

总理说：你们这样说对，你们犯了一点错误，刚才你们讲对了，是认识不清。路，你们自己走，搞革命你们自己去认识，认真想办法和“红旗”搞好关系，这样对立下去是不好的。

当北航同学问到在同学中流传着“江青同志说毛主席是少数”时，总理问：写大字报没有？答：没有。总理问：有传单没有？答：没有。（众答：三司令部传得很多。）

总理说：没有大字报，没有传单，我就不信，信就没有完了。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处于少数呢？这不可能嘛！我不相信。有人问到江青同志几次晕倒的事情时，总理说：我和江青同志坐在一起，我坚决反对你们相信这些谣言。

北航同学说到关于第一司令部开除“保”字号和“修”字号的红卫兵，重新登记的问题时，总理说：哪能会是这样！重新登记？不允许登记的。整个组织就打成修正主义的？哪有这样一回事！

有人问到“陈伯达同志报告中关于修正主义红卫兵”时，周总理说：陈伯达同志没有说这句话，陈伯达同志讲话同学都印发，我讲了很多，我没有审查，印发了我不负责。刚才讲第一司令部的问题，我得去问一问，被开除的不等于是修正主义的，整个组织不是铁板一块，就是领导有错误思想，不能把整个组织和个别领导混为一谈。不是那个组织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反对苏共新领导，但不能反对苏联共产党，更不是反对苏联人民。刚才我很注意北航的一句话，就是开门整风，这个态度是很好的，这种方法很好，不管多数还是少数都会有错误，有多少错误承认多少错误。不管风吹雨打，要善于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不管什么人，什么组织，在前进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犯了一些错误，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有的犯了就改，有的犯了不改，但不能一点不犯，不犯一点错误，我不相信。当然，犯的错误有小的、有大的、有轻的、有重的、有不自觉的、有自觉的。但知道犯错误后马上就改，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值得提倡。即使犯的错误严重，犯的错误多，如保工作组、围攻少数派，把对方打成反革命，霸占领导机构，不实行巴黎公社选举制，不用同等态度对人等，现在知道了，诚诚恳恳地整风，把自己的错误改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种态度很好，我们欢迎，与人为善。毛主席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管那个左派犯错误，同志们要团结他。左派要在斗争中证明，不是自封的，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接着总理念《八·八》决定(即十六条)第七条的最后一段(略)，总理说：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也不能说学生中没有。斗争中证明他果真是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现在是运动初期，顶多算是中期，还没有到后期。学生放假要到春节还有4个月，六、七、八、九月份全算上，这是中期。我是用十六条和同学们谈，我很赞成北航开门整风，自己整风就是好的，应该允许“红旗”旁听。(北航同学说，我们欢迎他们发言，帮助我们整风)总理说：那就更好了，做一个同志来说，我是欢迎的。你们整风首先检查自己，听毛主席的话，实事求是，这种精神是好的。我这样说，人家是不是又说我折衷主义呢？我说：不是！

“红旗”(北航)过去受压制，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已停职反省了，他过去去过北航六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他就是不去，主席在八月底让刘志坚同志去转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军令状，用生命保证他的安全，可是罗××就是不让去。中央决定，军委林副主席批准，决定(罗××、赵如璋)停职反省，看看检查如何，态度怎样。现在是不是停职多了呢？不一定，这地方多，那地方少，不一样，看运动后期改正的如何。压制群众犯方向错误的人，中央决定不罢官，先停职看一看，这是很大的处分。当然，敌我性质的，有阴谋活动的，要罢官，比如彭×、罗××、……。如果没有阴谋活动，就不是敌我矛盾。听说你们有部分同学去国防科委，要求罢官，这就不好了，这样就过激了。中央已经决定，你们就应该相信。

“你左”，我比你还“左”，这样人家就不服了。

你们开门整风很好，青年人很勇敢，敢于面对现实，我们老年人得向你们学习，知道错

就改嘛！

你们过去压那一方，压得那么久，你们应该经受得住一点压力，千锤百炼嘛！一千锤，一百次，你们过去压了人家那么久，人家反过来才压你们一次，就受不了啦？你们开门整风是好的，想想你们是怎样整他们的呢？例如处理邹家尤，搞了些“东方红”的个人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八月四日，我在清华就讲了。八月二十二日，我又讲了。九月份，在三个司令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文件正式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也如此，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不说。后来被人家搜出来了，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了当。

工作组整理上报的材料大致有以下几种：

(1)一进校就把同学看成两派三派，把反对工作组的看成反党、反毛主席，看成右派，这是错误路线；

(2)把同学划左、中、右；

(3)受压的同学写的检查书；

(4)支持工作组的人供应的材料；

(5)写给中央、市委的简报，里边的倾向性很大，把反对工作组的说成是反党，把支持工作组的说成是好的；

(6)工作组记的日记、笔记。

(7)工作组的会议记录。

这都是关于工作组整理的材料问题。我调查，大概有这样七类，这些材料，工作组走时没有解决好。我在清华做了这点事情，让叶林检讨退学。我最近没有见到叶林，(有人说叶林已做了处理)那叶林的觉悟就高了点。关于七种材料，工作组或多或少都有，不怪少数受压制，你不给他，他就去抢了。我亲手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所以说这个问题早一点处理是好的，找人封起来，不然同学意见更深。这方面的材料写得那么多，对立起来了，现在离开了，社会上还要见面嘛！同学们不要记这些，这是工作组的错误，所有的工作组都要自觉地解决这些问题。叶林这样做了，觉悟就高点了。

过去解放少数，现在解放你们，你们上当受骗，给你们认错的机会，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就愉快了吗！允许人家革命，我不主张搜身，看人要看得远，看人家一两次错了，就把人看定了，你们还是青年人吗！这说明你们对立情绪很大。

任何团体，都可能混进坏分子。反动分子家庭的子弟，第一，出身不好，家庭反动。第二不能唯成分论，看他的表现。出身好，出身不好都不能唯成分论。主席讲，一讲成分论；二不能唯成分论；三重在表现。出身不好，背叛家庭，大义灭亲就好。出身不好，不能唯成分论，“天生造反者”、“自来红”是不对的，所以谭立夫的讲话是没有道理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学院同学又讲了本院“东方红”的一些问题。)

当地质学院同学反映受压制的情况时，总理听了以后说：要严以责己，宽于别人，先检查自己，开门整风，检讨是好的。“东方红”有些行动是正确的，就支持，联合行动。对方不信任你们，不联合行动，你们要主动。在革命组织中，尽管是革命中的“保守”，也不是右派，大家努力前进，努力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革命组织中，把自己锻炼成为经得住考验的革命者。自己去做，不要埋怨人家，不能光注意对方。坚持革命，何必怕少数，看你坚持对不对，有道理就跟你，没道理，别人就不跟着你。如果坚持工作组的错误，那就错了。

(当××学院讲了“东方红”拿大帽子扣人时)总理说：你们过去说他们还不多？千锤百炼嘛。报纸上提出，长途步行去串连，这也是考验嘛！大连海运十五个同学步行串连，这又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我想见见他们。只有下定决定才能挺得住。

(当地质部讲到一个战斗队被迫到马路上办公时)总理说：这也是锻炼么，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几天几夜，你们有坚持性，你们在学校里马路上办公，也是考验嘛。

(有的同学提出：有的组织被解散了)总理说：领导没有讲过强行解散哪个组织。

(当另外一个学校汇报了一些情况后)总理说：辩论、写大字报不算群众斗群众。你心不虚，人家说你是修正主义怕什么？要把大是大非问题弄清楚。你如果是革命的，你就把腰板挺起来！是就是！非就非！但不要打架。我不能对具体问题都去解答，你们自己去辩论。你们都要我去，我怎么能够分身呢？我又不是孙猴子。

(×学院谈到组织了敢死队时)总理说：组织敢死队干什么？去打架？抢广播器？就让他用几天吧！这个东西不要它。如果你们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好好学习十六条、《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你们要革命，要宣传，你们还有舌头嘛！你们可以慢慢讲，无非他们声音大点，你们声音小点。你的道理对，群众就相信，真理在你手上，你就不要怕，慢慢讲嘛！

两条路线斗争，就一定会出波折，这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为什么十月份才提出呢？就是因为你们不解放他们(少数派)，压制他们。过去你们不让他们，现在有些过分，可以理解。

(矿院提出外串连问题)总理说：我们是提倡，最近报导了一个步行串连的消息，你们相信不相信？那是真正去长征、去锻炼。你们要去步行串连，要有决心，冬天了、大风天、大雪天、没有人家、不能乘火车、轮船、汽车。真正下决心不管上井冈山，上哪儿都行，不能没有下决心，走几天，脚疼了，起泡了，让火车把你们拉回来。响应党的号召，拿出真正的决心来搞。现在只是开始宣传，还准备连续报道和出社论。愿意去，不管人多人少，而在自愿，不自愿不能勉强。出去串连也是运动，本单位不能是全体出去，总会有人在家的。有在家，有在外，出去串连也是斗、批、改，去推动人家斗、批、改。

(当×大学讲到××人带领红卫兵到农大去抢档案时)总理说，你怕他干什么？有人事材料没有，他把黑材料混在一起，你们何必去保呢？你们又要上当了。好心又办了错事。我不是提倡抢档案室，档案里有时可能有这样的黑材料，人家怀疑是可以的。院党委许多事实证明是可以怀疑的。你们不要保护，可以打电话报告，让谭副总理去处理，你们挺身而出是好心，可是，错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把自己和校党委联系在一起了。(××学院提到抢广播台问题)总理说：抢广播就抢吗！你要革命，你要宣传，你还有舌头嘛！这里有北医同学写的信，写得很好，念给你们听听，(信的大意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对少数派某些同学的过火行为不应过多指责，主要应该检查自己。过几天，让他们把气出完了，火消下去了，我们再谈判，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出发点。

但今天会上，不少学校是来诉苦的，我认为这不是真正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们应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彻底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即使有些地方作得不对，只要革命，总会锻炼出来的嘛！

下面回答十大院校联合提出的七个问题。

一、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怎么看，斗争的大方向的问题：

总理说：你们可以去看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十六条决定，可以看出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文件有些发展，我先念十六条中的第二条，主流和曲折的问题(略)。你们是闯将，是要革命的，你们做了些革命活动，你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红旗》杂志出了一篇关于大方向问题的社论(即十二期社论)。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很清楚，只要你们真正搞学校的斗批改，真正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有时会有些过火，然后你们走到社会上，

搞社会上的斗批改，打击真正的阶级敌人，没有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分子，这是允许的，林彪同志也说了，这是大方向。进行革命大串连，进行学校、社会的斗批改，你们和当地的群众一起炮轰当地的党委，也有轰错了的，那就不打了嘛！也有轰对了的，他怕群众就轰对了，但不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主要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把怕字轰开，敢字当头就好了嘛！只要你们方向对，有些缺点是允许的。

总理又念第二条的第二段，接着又讲：阻力，这不是说的你们啰，只要靠群众，阻力就会被冲垮了。接着就是第三段，又讲：过去你们在课堂上读死书，死读书，怎么能锻炼呢？越读脑子越死。现在不仅在学校里锻炼，还要到社会去锻炼，现在你们是放假闹革命，过去我们罢课闹革命，还得准备坐班房，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我们国家放假闹革命。四大民主、六大权力，这只有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能办得到。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学游泳，哪有不喝两口水的呢？可以取得经验教训，过去少数受压制，两次坚持不屈，证明他们是左派，但这还是初期，还要继续考验，不要骄傲，骄傲了就不行，他们是在压制下锻炼出来的。你们过去以为是多数，骄傲自满，结果就上当，你们现在开门整风好，现在是你们受锻炼受考验的时候了，你们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我看能锻炼出一些左派来。

二、关于红卫兵的阶级路线问题：

刚才读了第二条又读了《红旗》十二期社论，总理念第五条的第一段、第二段，什么叫党的阶级路线呢？

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领导发现经过多次考验。一抓住不见得可靠，你们自己也是在斗争中考验的。(继续念三、四段)分清敌我问题，就是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林彪同志讲话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和四清一样。(继续念第五段)你们写过错大字报，说过错话，不能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你们工作组的领导可能有修正主义的，你们受他们蒙蔽，受了影响，肃清他们对你们的影响，你们开门整风，肃清他们对你们的影响就好了。工作组、校党委中可能有反党分子，受影响最深可能就是你们的所谓多数派了，支持工作组的，你们或者是革委会的，或者是红卫兵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就更要自觉。你们受影响多，犯错误多一些，比一般红卫兵战士多一些，有不自觉的，也可能有自觉的，既然认识了，就要下决心，和他们划清界限，这种检查是必要的。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每个人都斗一斗，可能高等学校多一些，中学要少一些，也可能没有。

反对谁，联合谁，批判谁，这都是大方向的问题，分清两类矛盾，不分清就会混淆，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进行正当的辩论是正常的，辩论久了，就会形成先进的、中间的、保守的，特别是青年人，思潮起伏容易变化，这个问题落后保守，那个问题可能先进了。青年人思潮起伏变化多端，不要认为自己是左派，什么都对头，过左了就是形“左”而实右。保守的思想通了也可能变左，中间动摇的思想通了也可能变左。辩论是允许的，但不要打架骂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仅对敌人的，在群众中也允许使用，这不叫围攻。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养成这种民主作风。在不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一致。但又会出现不一致，一致是暂时的，不一致是经常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你们是大学生，学得多，回去你们自己去解释。

你们过去辩论是压服，这不对。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首先要保护少数，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发表意见，应用辩论的方法，不能压人。过去你们多数派压少数，工作组撤了，留下了不好的作风、习惯势力，支持工作组的人，还有用老习惯压制少数，我们号召你们不听。七月底撤工作组，“八·八”决定(即十六条)本来想能解决了，结果余毒未消，甚至有发展，就不得不提到两条路线上来了，靠你们自己来解决。

在辩论中，用文斗，不用武斗，对方用武斗你们就拒绝。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独立思考，不要以为从我这儿得到几句话，贴出大字报就解决了。我告诉你们，那就不灵哩，我讲

这些话可能有些是空话、废话，不如你们很好地学习十六条，上面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过度精神紧张，特别农大同学慷慨激昂，好心办坏事，我只好大声疾呼，我都上当了！刘新权事情的发生，北航罗舜初、赵如璋，地质何长工、邹家尤，七月份外办张彦问题的发生，科学院、国家科委、对外文委、清华这些工作组都搞了档案。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上当，要发扬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外地革命师生和第三司令部赞成。你们红卫兵有三个大前提：(1)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2)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3)以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领导、方向、纲领三条。八月初，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时，下旬和红卫兵打交道，九月和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打交道，还有联络站的都说照这些办，照办你就是革命的，不照办，谁也不能保你是革命的。领导人犯错误，绝大多数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反党和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主要是指工作组和院党委。你们更好的读十六条中的第二、五、七条。

三、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

多数派和少数派这是一时的现象，经常的现象是在群众运动中经过千锤百炼，最后分成左、中、保守。反动的才叫右派。初期这种现象也有，任何组织里都会有这三种。受打击的左派要多一些，占优势的左派少一些。现在有些话对领导人说的，你们就别管他，你们要受得住这些锻炼，经得起考验，才能锻炼出一些左派来，你们能在国务院西门口坐几天几夜，没有埋怨情绪，这很好，有坚持性。当然我不是在提倡这样做，锻炼不是靠静坐，靠你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在运动中锻炼。这里是毛主席的党中央，毛主席的政府，在这里呼口号，惊动了主席就不好了，他还要考虑国家的大事，你们提出的问题，经过独立思考，依靠你们自己，是完全能够解决的，主要靠你们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包括我们在内。我先了解你们的情况，不了解你们情况就不能对症下药，百十句也不一定用得上。我们在运动中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学游泳，先做你们的学生，后做你们的先生。你们是学生，主席说你们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军训、生产，还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有知识，可以自己去认识，我们相信你们会经过斗争，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工人农民也是这样。

四、串连问题：

我们是推动，而不是带动，提倡步行串连。

五、三个司令部有无必要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考虑，自己决定，我不管。

六、红五类、黑五类问题。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看政治表现。当前要看革命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自来红”，这都是谭力夫在胡说八道，干部是在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你们干部子弟起来批判谭力夫的讲话，你就是革命的。谭力夫的讲话印了那么多，这说明我们干部子弟中有这么一个错误观点。我们是无产阶级，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奋斗出来的，党所领导的，群众选出的，不是天生下来的。如果那样，就成了封建的皇太子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农干部，为什么还要有特权呢？所以陈伯达同志讲，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都到下边锻炼去，当然这是个建议，不是中央决定了。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这个精神，到底下去锻炼，由群众中选出涌现出来的人才是可靠的。当然，如果确实在运动中受群众拥护、欢迎，离开不行，也可以嘛！我们不能勉强，下一道命令那反而倒不好了。

红卫兵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红卫兵要执行政策，按党的阶级路线办事。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得很清楚，不能自认为是“自来红”、“天生造反者”，我们在文件当中有“红五类”这个名词吗？我还没查到。十六条、公报、公开的讲话、正式的讲话、印发的都没有“红五类”这句话，你们从书面材料中找到了吗？(大家答：没有。)你们讲了多次，有时候我也跟着

用了，我讲了出身好不好，还要讲表现。真正运动中受压制，通过斗争表现好，即使出身不好也可以吸收(加入红卫兵)，要不就比共青团、共产党的条件还高了。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但我没讲过红卫兵就可以免除入伍检查的，解放军是要选拔的，成分是第一的。实际上红卫兵啊，我讲个人看法，现在共青团在学校里不起作用，红卫兵估计将来有可能逐步代替共青团，我只是讲可能，不要把我的话做指示，你们自己去想去考虑，所以加入红卫兵不能比党员条件还高。

七、形“左”而实右的问题。

形“左”而实右是过“左”的，打击面过宽，结果被敌人利用了。目前有人提出，彻底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徒吃猪肉，不准卖牛肉，要卖猪肉。这全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左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作了很多工作，这样一弄，把国际统战工作全给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而实右。我们准备写个材料，很好地宣传一下。

八、关于九日大会问题。

我们确实在开会，派了周秘书长，谢镗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高阳文(市委书记处书记)三位同志去参加。十五日答应接见第三司令部之后见你们，如果等到把问题讨论完了见你们得到下月了。你们要见我，责任在我身上，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讲话，放放录音就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内，是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的，要不就不用见你们了。除了毛主席、林彪同志以外，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怀疑，当然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几个好人了。主要问题就回答完了。北京和外地的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问：党员、干部是否都落后？

答：应一分为二，党员有落后的，有不落后的。不那么绝对。

问：我院文革解散后，有人把公章交给市委了，市委单方授权给少数派，有保管和使用的权力，怎么办？

答：这样具体的问题，我不答复，由你们解决，什么事我都管，那不就成了万金油了吗？

问：我们想搞个全国性的串连机构，设在北京。

答：成立全国性的机构，目前还是早些，搞联络机构，全国搞一个还差不多。你们搞了，别人还要搞，还有中学，这样一来北京的房子就给分完了(总理讲了哈尔滨军工学院在京就有三个办事处)。本来是群众化，现在搞起机关化来了。我们提倡步行串连，我们是长征过来的(指童小鹏等同志)，经过了一年时间，还活到现在，当然我们只是些剩下的人了。你们经过农村、厂矿可以通消息。

二十五省、市的红卫兵代表讲：我们留在北京办个联络站，一是想学习，二是想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总理说：学习，各校可以自己学嘛！听主席的声音还是个借口，我们做主席的学生，应爱护主席的时间。好多同志(指内部同志)对我有意见，说我谈的时间长、话多，你们也可能抓住我这个规律了。我是向你们学习的。不是谦虚、客气，我今天就有好多收获，这不是互相学习吗？

问：炮轰问题。

答：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就让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在一起，先做学生，后做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的错误。怕，怕一两天，不能光怕，当然毛主席、林彪，我们不怕。一般的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与群众对立，到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不是这种路线错误就是敌

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问：说某人是革命的，是不是就是保皇派？

答：我只能抽象的讲。你说这个人是革命的，事实证明他不是革命的，改了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是革命的，怕这个干什么？对不对呀？这不给你开了个窍。如果文化大革命前，有人问我彭×、罗××，是不是革命的，我就会说是。我还要为他辩护，因为那时还没有揭发嘛，还不认识。现在，他是反革命啦，我们就和他划清界限。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疑，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疑。

当总理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总理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人民解放军、公安、检察、法院、宣传（报纸、电台、电视台），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政治部门可以去串连，但跟其他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会有这样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斯大林尽管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

法院、公安、监狱，串连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杨秀峰不是和彭×一伙，高教部属中宣部领导，陆××是他的顶头上司，杨秀峰不那么听他的话，好多东西都是中宣部搞的，不能怪杨秀峰。杨秀峰到高院后，彭×管政法，杨和彭有一般的工作关系，一般的工作关系，不能和反党关系混为一谈，杨秀峰是不是黑帮？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他和彭×反党集团没有关系，不是一伙，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去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还象什么话？不过材料属实，中央早就把他撤了，为什么还把他放在群众中呢？我们发现北京市前公安局局长有问题，就让公安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他。

只有你们大方向抓对了，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八·八”决定公布后，还没来得及贯彻到全国，不少党政干部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大串连，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是青年，要经得住考验，在这大风大浪中游泳，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好好锻炼。

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大家回答：“好”！

197.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

(1966年10月23日)(见《系年录》第三十九卷)

198.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

(1966年10月23日)(见《系年录》第三十九卷)

19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4日)(见《系年录》第四十卷)

200. 周恩来指示

(1966年10月24日)

十月二十四日清晨三时，周总理电传《人民日报》编辑部代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唐平铸

同志立即给在外等候的二十几个院校的同学传达了这个指示。

就《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二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周总理指示：

情况已经了解了，现在在北京的外地学生还很多，每天只能走十几万，根据这两天的情况，北京的学生每天走四——五万。中央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准备发一个通知，大概有这么两点：

1. 北京的学生不要忙于出去，要让外地的学生先走。北京的学生可以留在原校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2. 长征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要有决心，要有很好的准备，要组织好，不是说走就走，不是说到哪里就到哪里，这里得有计划。比如：我们要到大寨，可是那里只能容几十个人，怎么办？去的人多了是安置不下的。

注：昨晚十一时许，总理电传五点指示大意：

1. 《人民日报》发表的徒步来京的报导和社论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不是《人民日报》自己决定搞的。

2. 同学们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两天暂时不报导这方面问题，过几天中央了解情况以后再说。

3. 徒步串连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不会一下子都走去。

4. 同学们提出来，人走了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多数同学来说，主要是进行教育，要彻底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

5. 你们过去反对工作组，批判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有些人出去了，他们可以得到锻炼，你们仍然坚持正确路线，思想就容易起来。

201. 陶铸在中南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部分学校代表的讲话纪要 (1966年10月24日下午)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坚决支持的；你们这样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关心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是坚决支持的，这是革命的大事。关于《人民日报》二十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现在我先谈谈。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吗？(同学们讲：听得懂)我不会讲北京话，我讲的是湖南话。

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发现的。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大串连，我是极力支持的，当时还有些同志反对。革命大串连这个方针是主席的方针，中央的方针。外地同学到北京十天半月收获就很大。大串连使同学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眼界要放宽一些，这是毛主席的方针，好得很！

但现在发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运输很紧张。现在不搞大串连是错误的，应该提倡全国性的大串连。现在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进行选举，各人都选自己，谁都选不上。我的女儿在上海医大，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原来规定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十分之一来北京，看来现在办不到。现在有人提出，在本省搞大串连，但坐车子也很困难。例如浙江省增加五百多辆汽车也解决不了。今年辽宁省的苹果增产一倍，就是运不出来。我们有一千四百多万中学生，我们要搞大串连，但又不要影响运输。我们发现了这个材料，主席很称赞。我们现在把他们留下来，我们要开会，接见他们，给他们照相。他们这样做很好！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宣传。上海也有一批，他们从上海步行到沧州，地方要让他们上火车，我知道后，就打电话叫地方上不要让他们上火车，要他们走，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例如给一双新鞋……。但电话已经晚了，地方上帮助他们上火车了，现在不能宣传这个，因为这是半程而不是全程。在路上再坐火车，还不如坐全程，因为这样好安排，有计划。我们提倡

“长征红卫队”，这样串连但很不容易，我们提出来，你们会同意的，因为你们是革命派，这样串连就能把全国大串连搞好。现在有人要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想往我们脸上抹黑。

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样一搞是否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你们对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你们根据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看怎样去解决。正因为我们考虑你们的意见，才没有继续登。现在我们要求，北京的同学不要外出。目前北京有外地革命师生一百五十万人，生病的十万人。过去由于谭力夫讲话影响很坏，使得许多人不能来北京(指非红五类子女)。现在一来大家革命热情高，二来大家都可以来。我们认为冬天来的少，却恰恰相反，广东来的最多，而且来北京的多，出北京的少。现在就这样通知：北京的暂缓外串连，让外地的先疏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关于“长征红卫队”的消息晚一点再继续登，压一下，二是给北京同学发个通知暂时不外出串连。当然你们要做工作，但我们压也压不久，过两天我们就要大力宣传。这个宣传与《人民日报》无关，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警觉性很高，很敏感，怀疑把你们运动搞乱了，这样一提把全国都轰起来。我说的话，这是有所收获，你们要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我们认为这样会更加巩固你们的队伍。

你们调查一下，没有登报以前，北京市走的多少，怎样走的？是坐火车还是走路？登报以后，走的又有多少，他们有多少坐车，有多少走路？你们就可以调查你们学院的情况。我们强调的是用两条腿走，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你们还是看几天。我们不是要他们坐火车，而是要他们用两条腿走路，你们可以宣传。这个问题很复杂，你们警惕性很高，敏感性很强。这个问题，中央是好意，退一万步讲，走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少了，全国其他地区多了，可以把全国搞好，那也是有所得有所失。他们可以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炮轰，到处火烧，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革命火点起来。只顾本单位是不行的，全国这个责任，你们要担负起来。现在我们要求，在全国更好的组织我们的革命队伍。

希望你们支持中央的决定，因为你们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

我就是要和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是中央决定的，得到毛主席批准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是陈伯达同志和我抓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有根本的变化。现在《人民日报》基本上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支持革命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同志很负责任，抓得很紧，我们要求得到同学们的支持。

现在我们一个是主席接见，在天安门开大会，由林彪同志代表主席讲话，一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还有《红旗》的社论，来指导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央希望你们支持，《人民日报》改组后，贯彻主席思想，坚决按党的方针办事。唐平铸(现在《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原来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是我们要过来的，主要骨干中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同志都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当然要你们大力支持。我们还要讲《人民日报》还有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但不准《人民日报》出版是不行的，如果不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京日报》不出没关系，就是《前线》不出也没关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的；《人民日报》从六月一日以来，你们可以一篇一篇社论检查，看他办得怎样？《人民日报》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们的一些好意见，例如在玻璃板下，主席像上面压下总理的像，就要调查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人的平时表现如何？在厕所中发现主席像要彻底追查。保卫人员上刺刀是在晚上，白天没有。因为主席有指示，要保护好人民大会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要求你们也保护这些地方。

(同学插话问：有《人民日报》的人盯我们的哨。又一同学说：我们对这些表示遗憾。)我对这些不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不对了。

我的话就讲这些，现在同学们讲。

邮电同学指出，多数派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后，匆匆地往外走。

政法同学说：他们这些人出去了还要保，在外边也保。

陶：出去的多数还是要革命的，他们过去受骗了。

同学：他们出去就要几个月，因为是走，这样学校的运动什么时候才能搞？

陶：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好办法？

同学：他们现在认为这个社论很支持他们，我院他们的“敢死队”都要出去了。

陶：外出点火嘛，我不是主要讲锻炼，锻炼只是一个内容。

蒯大富：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只靠学生，我认为同学到工农中去宣传是很好的。

师院女同学：这样搞空城计了，给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两天就走完了。

陶：物质不灭定律，反正总共一千四百万人，不是在这儿就在那儿，都在中国，不会在外国，事实上不会走光的。

师大学生：物质不灭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但对人类阶级斗争不适合吧？为什么社论一发表，首先要走的是多数派？

陶：你们学校走了多少？

师大女学生：已经发了总动员，制定了长征跋涉计划，这样全北京都走光了。

陶：如果是步行走光了，我们负责把同学给你们找回来。

陶：大串连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连，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同学：这篇社论与《红旗》社论是一致的吗？

陶：是一致的，都是要搞阶级斗争，批判反动路线，没有社论时，多数派要去，你们能不能制止住？(同学答：能制止住)据我知道，人民大学就制止不住的。

这么大的事情，(大串连)我们还要去宣传呢！今后还有许多这样的文章要发表，靠内因是主要的，但外力是很重要，有些地方没有外力帮助就不行。

唐平铸：我刚才听陶铸同志的讲话和同学们的发言，大串连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据我们知道的，毛主席对这个非常赞扬的。我认为堵住了在北京的学生不能出去了，必须很快的卡死，应该很快地采取措施，北京的同学不能坐火车出去，步行出去也得很好的组织。

大家说，社论没有写分批分期，当时是想到了。但社论短，主要强调大串连的意义，我们可以就接见十五个人再发表社论，指出要分批分期……

陶：现在四点半了……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合适。

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连)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能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同学：要求接见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同志，不接见，我们就在那里等。

陶：我们负责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不过，我非常希望同学们还是回去，你们是第三司令部的，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清楚的嘛，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今天谈到这里，我们还要赶去开会。

202. 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1966年10月24日23:00—25日2:00，在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记者整理

刚才那位同学提得对。《人民日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同时又能够受到群众监督，就可以办得好些。党中央领导与群众意见相结合，报纸才能办好。

最近一个多月我没到《人民日报》来，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写得还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点。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论，只是写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学们可以提出质问，质问是有道理的。

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中央赞成步行串连。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很大好处。你们现在还很年轻，知道的事情还很少。你们有很大的优点，对政治敏感。但是，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要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就是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

我有几个孩子，我也对他们有意见。他们就只是上学，没有接触群众，即使书读得多，文章写得通，但和群众、社会没接触过，顶好不过是个书呆子，对社会无用；不好，还可能变成对社会有害的人。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批评过去派工作组的办法，指出路线错误，原因就是它要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改换人们头脑的大革命，怎能包办代替呢？群众不同意包办代替，于是压制就来了。我讲的话，你们记下来，对大家贴我的大字报可能有用处，影响有多大不一定。

步行，有很大好处，可以经过千山万水，看到群众种种生活，听到群众语言、群众意见。可以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接近工农群众，使你们晓得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代表不同的社会思潮。你们就可以用脑子想一想，考虑、判断。电灯，有电源。过去点油灯，要有菜油、煤油、花生油。你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意见，得到许许多多养料，将来就可以变成灯光。如果不提倡你们走这一步，我们领导文化革命就可能是有缺点的，后代会批评我们，将来会责备我们。你们都年轻，为什么不到社会大熔炉中去锻炼呢？去吸收养料呢？你们读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白了。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现在你们搞政治或其它学问，假如你不是准备当书呆子，而是准备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管搞哪一行，都要懂得群众，懂得社会。如果《人民日报》办得有什么不好的话，就因为他们懂得群众、懂得社会少了。

你们记录我的话。我准备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我们年纪不小了，大字报攻一攻有好处。我说话很蹩脚，不好听，不要录音。高兴记就记。记错了也不要紧。可能记错了，或者记的比我说的好，也是可能的。

我劝大家还是可以接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准备步行。步行的结果，好处，将来你们会知道的。可能有不好的地方，你们可能很累，有的病倒了，找不到医生，甚至有的在路上病亡也有可能。这是很难避免的。要避免各种意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坐火车也可能要碰车，坐飞机也可能摔下来。不要在步行中发生了困难，就埋怨《人民日报》社论。

主要是让大家能接触社会，接触群众。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毛主席的文章，每篇都是经验的总结。你们都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要知道，每一篇文章都考虑了、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你们步行，就让你们学习毛主席走过的路。毛主席走过的路，我们照样去走。（鼓掌）

这样，发生了一个问题：社论一发表，你们要批判的人都走了，这怎么办？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们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处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们就可能辩不过他。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现在还有市场，有人跟着他走。还有没有？（还有！）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

命？走路，就是叫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榜样，熟悉我们的社会，熟悉千百万群众，熟悉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这样，你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结合毛泽东思想写文章了。对不对？(对！)谭力夫走在你们前面了。他是坐火车走的。坐火车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鼓掌)

我们过去小时候尝过很多苦头。你们现在走路出去，也可能尝到苦头，可能不会太多。我们那时候的苦头想起来很难过。现在，社会变化了，革命了，群众翻身了，这是在另一个条件下接触社会，你们可以比我们得到更多更丰富的经验。

他们走就走了嘛！你们要批判的人早走了。最近几天走的，也是抢火车走的，并不是步行的。这不能怪《人民日报》社论。

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模范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都。你们在步行这一点上，也要作全国的模范。(鼓掌)

有的同学提出不同的意见，很好。赞成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你们可以批判我的。我讲话就是准备被人推翻的。你给我提意见，我给你提意见，互相提意见，这是正常的，这样才能进步。

你们到工人农民中去，工人农民给你们提意见，你们不要生气。说的不对，你们听了记下就行了。也可能说的对，你们认为不对。我多年前去农村，有的人和我意见不一样，我认为是对的，他们认为不对。土改时我在北方，也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些群众的意见对，他认为那些群众的意见对。这并不妨碍我的工作，反使我思想提高一步。因为有人反对我，我就要想一想，把思想提高一步。群众中有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要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有不同意见，有矛盾，才要分析。群众不是一个意见，有各种意见，这就是矛盾，就要分析。不一定就马上想得通。所有老百姓的话、意见，都要听下来，记下来。前两年，我那机关有些同志去农村搞四清，我对他们讲过一些话，最后向他们提出，要准备两个笔记本：一个记问题，一个记群众语言。群众说的话比我高明得多。我的话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那样：象个瘪三，就是群众语言太少了。当然，也不能说我的话一点群众语言也没有，我从小在乡下生长的。我说的是土话，但我如果完全说土话，你们一句也听不懂。你们可以弄两个本子，记一大堆群众的话。

(有人问：我们同意步行串连，可是现在是不是时候？我们学校几千人剩下几十个人，再走就剩几千外地学生了。)

我劝你们也走，你们回来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来。一九六四年，我在天津参加四清运动。我同天津的同志谈到，我要走路回北京。他们说，你不要给人家造成困难，造成灾难，人家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我说，我是普通老百姓，做那么多准备工作做什么？结果，还是没走成功。说我年纪大啦，他们不赞成，我也没办法。你们能够步行，比我们幸福。他们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其实，走了，身体就好了。可惜没有说通。

现在我来说服你们，不知道说得通说不通？

(有人问：学校空了，反动路线何时批判？)

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

(有人说：批判没有对象，都走了。)

(有人问：北京的学生都走了，外地的人还来干什么？)

你们都走了，到了外地，他们就在那里和你们联合起来，不一定来北京了。运动，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问：走光了怎么办？外地同学要见毛主席怎么办？)

到那时，就进行另一种部署。外地要来还可以来，北京的总不会完全走光的，不可能。有的走了，还会回来的。

(有人问：走多久？)

你们愿意走多久？可以走三个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破四旧，是长期的。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有什么要批判的。这

样，你们的文章就可能多种多样了。破四旧，破什么？那么大的天地，四旧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破？知道了，了解了，才能破。

你们担心各人走的路程、时间不一样，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如何斗批改，揪黑帮？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有力量地斗，有力量地批，有力量地改。不只是改自己学校里的。你们的脑袋要武装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吸取力量。

(有人问：有没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

前些时，我接见外地来的一批学生，说有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红卫兵，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不是说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个问题，有人要把我揪出来斗，这没有什么。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相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对于一般红卫兵的组织，不要分真假红卫兵。我补充、纠正我原来的说法。可以吗？(可以！)

(有人问：有的红卫兵的“红”字可以加引号吗？)

(有人说：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我们要把受蒙蔽、影响的红卫兵争取过来，不要歧视他们。

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少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中主义吗？不能说是折中主义。这是群众问题，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我们的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红卫兵是无敌的。(鼓掌！)

(又有人说：队伍大了好，但要注意质量。)

那是对的。不能要方立功那样的人进来。同时，要让他改过。

(有人说：他们不敢触及灵魂，不承认错误。)

慢慢来，不能性急。没有韧性，就争取不了多数。我经常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你们在长征过程中，随时随地与毛泽东思想结合，就会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对不对？(鼓掌)

有的在这里对我鼓掌，出去还会贴我的大字报。我对有些人是不是赞成我的话还抱怀疑态度。

(有人问：照你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多少年？)

我也不能预料。就思想斗争来说，是复杂的、长期的。不能想象，几个月，人的脑子就革命完了嘛！

过多少时间，等你们回来后，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了反动学术“权威”，改了学制，建立了新的课程，是不是文化革命就完了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过：资产阶级革封建主义思想的命，革了几百年，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命，可以快些，因为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是少数人搞思想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象我们这样搞。我们可能快，快得多。可能几十年，可能上百年。

要是上百年，就泄气了？不搞了？（大家说：一定搞彻底！）

批判资产阶级，破四旧，立四新，是长期的事情。有的同志要把旧书烧了。这能不能解决问题？书烧了，脑子里思想还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书，不要随便烧掉。也不要很多人都去看古书。少数人看看，批判，当作肥料，当作批判对象。有人说：鲁迅劝青年不要读古书，可是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鲁迅读古书都是拿来批判的，把毒草拿来一个个批判。他批判得有力量，很知道毒草的害处。

（有人问：总理说过放假半年，现在推翻了吧？）

（有人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运动的规律，有些是我们预见不到的。有些发展情况，预见不到。原来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估计到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出现，毛主席就看到这个伟大的苗头。（鼓掌）那时，他支持红卫兵时，红卫兵还很少。一下子，全国都发展起来了，震动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

从几个月的经验看，对运动不能划个框框。步行回来，估计明年秋天，差不多，可能上课了。学校的课程怎么搞？我的孩子高中毕业要上大学，学文科，我不赞成。我说，你要学文科，就下放劳动去。（鼓掌）在劳动中同样可以把文科学好，学得更好，有把握地学好。如果不参加劳动，就想搞这文科那文科，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现在口头革命，将来还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将来学校怎么办，大家可以研究。我们现在学校的学制，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贫资产阶级学制的框框。社会主义学制怎么搞？就是靠文化大革命中创造一个新的学制。（鼓掌）

苏联就是按照资产阶级学制，培养了多少修正主义分子！国家变了颜色！我们采用另一种学制，进步会更快，学习得更快更好。我说的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文科就更要破除过去的学制。

我说的不是命令式的意见，是和你们商量，探讨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学制。

毛主席告诉我们亦工亦农、亦学亦兵。他提出这个方向，我们要在实践中具体化。毛主席希望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一个模范出来。（鼓掌）

你们是不是想很快把运动搞完，赶快上课？这是个群众运动。个人的有些想法，是会被冲垮的。你们当中有人想很快上课，这也是很自然的。不上课，也要学习。要把毛主席著作读通。把毛主席著作从头到尾抄一遍，字写清楚些。赞成不赞成？（鼓掌）

（有人提：“怀疑一切”的口号对不对？）

我的意见，有问题，可以怀疑，可能批判。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这样说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善于思索。经过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没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没有油，灯就不亮。你们可能是几百盏灯，社会主义的灯，无产阶级的灯。没有油，灯光就没有了，灯就不亮了。所以，你们要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样，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问题的原始源泉。不然，你们就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你们在作记录，可能有人准备出我的大字报。我是一个解放了的人，没关系。有人记的可能和我的意思不一样，我也不辩护。我有讲的自由，你们有记的自由。我在马列学院上课，他们都在记。我上课从来没有讲义。我说：你们记了些什么？我收了来看，每本都是不一样的。各种版本不一样，哪一个做标准？

（这时，一部分去中南海回来的学生代表提出来：还有些问题要单独谈一谈。）

有什么话就一起谈，不要单独谈。

有些问题，不要希望我一个个回答。你们去思考、思索、讨论、比较。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你们自己解答自己的问题，比较好些。我可能解答错了，可能解答得一塌糊涂。解答对了，也是硬灌的、填鸭式的，不符合文化革命的方针。要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争论，主要就在群众问题上，是

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工作组或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包办代替？硬压制？要自己革命，自我革命，自己教育自己。

很多问题，我就这样答复，就完了。

我来，是向你们请教的，是做你们的学生。(鼓掌)

(有人问：这篇社论的效果如何？)

我看社论还可以，但有个缺点：没有讲到两条路线斗争。可以再补写一篇社论。

(有同学称陈伯达同志为首长)

我不是首长，我是老百姓，我们都是同志。(鼓掌)

(有人问：出去对本单位的斗批改有没有影响？)

为了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好，出去走一趟有好处。到处看看、听听，就是受到些折磨，也有好处。

《人民日报》有群众监督是件大好事，可以接受群众的批评。

要说明，提倡长征，是中央提的意见。估计有积极效果。不要倾城而出，可以分期分批走，也可以不走。

(有人提出：《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论，是同《红旗》十三期社论抵触的。)

二十二日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我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十三期那篇社论的题目是我定的。我并不是要用这篇社论取消那篇社论。不是要让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斗。不是让全城全校都走。社论里没有这个意思。

(有人说：要看效果！现在大多数已经走了！)

是坐火车走的，不是步行走的。外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人，要走走不了。北京近几天走了几万人，是坐火车走的。你们调查研究还没有到家。把学校空了都归罪于这篇社论，这是不公道的。毛主席要我们实事求是。我赞成再写一篇社论补充这一篇。不然，纠缠下去，纠缠不完。唐平铸同志告急，我来是想当“解放军”，解放他们的，现在解放不了自己了。

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要允许补充、改正的机会。

有人说发这社论“有阴谋”。我认为是没有阴谋的。

我倒是劝大家不要抢火车到外边去。步行出去，我赞成。不一定全校都走。要有计划，可以留一批在学校。也可以都不走。不坐火车，对外地学生也有很大好处。

(有人宣读大字报，仍然说这篇社论是“大阴谋”。)

社论有疏忽之处。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对《人民日报》提意见，是好的。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个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党的机关报，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评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写一篇补充这一篇。不能因为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样就不能再写文章了。

我没想到对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抵触。这证明你们政治敏感比我高。

《人民日报》社论，只是建议，谁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有人发言，仍然说这篇社论与党中央的精神不符。有的还说《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向工农兵学习》都是错误的，是贯彻反动路线的。)

阴谋是没有的，疏忽是有的。我这样说不是包庇他们。我和他(指他身边的唐平铸)过去也不是熟人，是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到《人民日报》来接办《人民日报》，才认识的。

《人民日报》社论是起了好作用的。要分辨好作用和缺点。不能抓住某一些缺点，就说六月一日以后一系列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打倒。(有这样一张传单)如果要打倒，首先要打倒的是我。那些社论都是我经手的。我不反对批评，也不批驳，把传单留下来，作为经验。

传单说要造《人民日报》的反，说六月一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六月一日以来《人民日报》是代表反动路线的？我怀疑这个传单。可以怀疑吧？要提高思想，提高警惕。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志们，要怪《人民日报》本身有缺点。我看他们什么时候补过吧！(有人喊：明天就要！)来不及。有些问题，要容许人家有考虑的余地。“最后通牒”这种方式不一定很适当。红卫兵提了很多好建议，有的已经接受，还有许多我们正在研究。

(有人说：《人民日报》的人不让我们上楼，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这样的框框？为什么见报社的负责人这么难？)

我要告诉大家，办报是件苦差事。他们天天要快天亮了才能睡觉。又要办报，又要接见你们，忙不过来。你们对《人民日报》有意见，可以写信。都拥进来，报就不好办了。写信，怎么尖锐都可以，骂人也可以。不要拥到这里来。这样拥，报就不好办了。

(北京师范学院一位同学谈，有一天来人民日报社的经过情况，谈了一部分，关锋、戚本禹同志来到。因伯达同志要开会，平铸同志有工作，由关锋、戚本禹接替他们接见群众。伯达同志说：就谈到这里吧，把他们两个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学同意，鼓掌欢送。他们刚走出会议室门，师院一同学又用扩大器喊：“要求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回来听我们汇报情况！”有一些人鼓掌。关、戚就又转回来。师院那个同学讲完以后，有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发表了意见。又有几个同学谈了一些情况，说伯达同志讲的话前后不一致，又提出疑问，再次要求中央明确表示意见：提倡步行串连，是不是中央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进行？戚本禹同志讲了话。)

203.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5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一卷)

204.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5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一卷)

205.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5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一卷)

206. 戚本禹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第三司令部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25日)

关于出去串连的问题，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自己去考虑留多少，走多少。社论有缺点，不是那么严重的。答应重写一篇社论作为补充。

我赞成有一批革命派到外地去。我到外地去了一次，在火车上听了社论。目前有些省斗争非常艰苦，空气很不好。现在北京的形势反正很好！外地斗争很艰苦，我去过一些学校，开过一些座谈会，我希望你们去。我希望北京的同学能够有组织的分散到各省去，把中央的精神、十六条和十三期社论带下去，会起到促进作用。你们出去当然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刚才接见了西安的同学，他们斗争很艰苦。谭力夫到广州去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到广州？他是坐火车去的，你们要走路去，这比他高明。

另一方面(指多数派)你们不要叫他们保皇派了，他们有些同学受了蒙蔽。他们要走也可以，他们到外面可能有好处。他们在学校是保工作组的，但是到了外地也可能变成炮轰派。那天接见安徽的，是保工作组的，在外面他们说是炮轰派。我们问他们，你们外面炮轰为什么内部不炮轰哪？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他们在外面坚持自己的意见，遭到围攻，有的就变了。革命的左派有毛泽东思想，不怕压抑(关锋同志插了一句：反动的围攻，出革命的左派。)没有围攻，就没有左派。他们大部分出去后，回来会变成你们的战友。

走路还是坐车，你们根据你们的需要。提倡走路是中央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为什

么要提倡走路？现在有一种倾向很错误。高干子弟如谭力夫之流，到外面去要求待遇，要住高级旅馆，要住招待所，还有的要坐飞机，这是修正主义的一套。我们要发扬走路的精神。现在有的地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压制革命派，不给车票。不给车票，我们就走路，兰州的同学就是这样。注锋不给车票，他们就走路，要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知道了，就打电话派火车。(关锋同志插了一句：走路就是革命。)一方面可以锻炼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阻力。有的青年没车票就没办法了。你们在北京守着中央，可以到处找中央文革，找陶铸，找总理，你们可以到处闹，大闹天宫。那天到天安门你们不是冲了金水桥吗？我是很赞成的，保卫毛主席嘛！

《人民日报》社论写了一些艰苦奋斗的精神，陈伯达同志说社论有缺点，要重写一篇社论补充。我同意这个意见。重写一篇社论就是你们造反的功劳。你们回去根据情况研究一下，可以走一批，留下一批。(有的同学说：已经走光了。)你们不要给我施加压力，你们组织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你们还可以控制。你们是有能力的，是有办法的，怎么会都走光呢？

207. 戚本禹对政法学院红卫兵部分战士的讲话(摘录) (1966年10月26日)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大民主是不可能持久巩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没有别的武器，只有群众。毛主席有非常远大的战略眼光，他就是鼓动群众带动群众造反。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出修正主义，出了修正主义就造反。苏修就没有这个。毛主席就是培养青年一代跟修正主义斗争的能力。你们是研究政法的，你们是大学生，我们没有读多少书，我们是小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造反，这是活的马列主义，活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你们学懂了政法，我看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些东西，你们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这几个月比在学校学好几年还多。最近我到高教部把教材拿了看了一遍，有好多东西我看都是修正主义的，那就越学越修。不象现在越学越马列主义，这才是活的教材。还是毛主席讲的有道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有破有立，立在其中。你们整天在立，你们以后就要编这样的教材，让新同学学习，这才叫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学会了与修正主义斗争就是大民主，有了这个就不会修，没有这个就要修。你知道那一天出修正主义？现在修正主义就不少，北京市就修了，首都很重要，彭真很会抓。政法部门很重要，你们一边斗争，一边学习，要活学活用，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这里边有很深的东西，有闪闪发光的毛泽东思想，希望你们一边斗争一边学习，这样，才能变成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战士。

208. 李曼村^①讲话 (1966年10月26日)

没有提纲，说错了请给纠正。

昨天上午，谢部长找了七个同志，听取了他们意见。昨天下午，又请了赤卫队、红卫兵三个同志谈了一下，有××、×××、×××，也听了他们一下意见，交换了一下意见。交换意见的情况昨天都向周总理、聂副主席、刘志坚作了报告。

总理、聂副主席指示大意：原则上同意把科委工作组现存的，过去由工作组找别人整理的群众的材料交出来，给北航同学，协商处理办法。但总理提出一条就是处理这材料，一是不能引起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二就是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在处理原工作组整材料问题上，北航同学做个好样子，在北京在全国做个好样子。通过处理工作组整材料，可以使多数人解放，放下包袱。因为被整人不拿到材料不放心，怕以后哪一天还会挨整，另一方面整人材料的也放心不下，总感觉内心极愧。这笔账总要还的，对不起同学，他也有很大顾虑。

^①李曼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宣传部部长。

所以把材料问题正确处理，可以使大多数人得到解放，可以使一切革命同志在毛主席指引下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大方向下团结起来，进行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昨晚刘副主任还打电话给李部长，要北航同学能做个榜样。我们意见是否能搞个文件出来，在北航同学那里宣读，在各处宣读，因为目前最关键的分歧就反映在材料方面(这是首长指示和我们理解的)。

我和谢部长商议这个问题。昨天上午据“红旗”同志谈话理解，就是，一是工作组整群众材料交出来给他们(七个组织)；二是材料中属于个人检讨，不论怎样的，交给本人，给他自己处理；三就是别人整理的。被整人的材料交给他本人看，如其本人同意公布，可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公布(他们提议开展览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育群众，可以考虑)。第四经过么一段协商，经过适当的公布，各方面群众在场，当众销毁，最后付之一炬，算是一个历史上的错误，付之一炬。“红旗”等战士表示一定不再重复发生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当然对过去做过一些错事的，可以进行一些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和群众斗群众要严格区别开来。

下午三同志提出大意是：原则上是同意“红旗”及其他七组织的提法，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赤卫队、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每一个队派一个代表参与材料小组工作。第二，在销毁时所有各种学生组织都要在场，这样更有教育意义。三同志表示承认“红旗”等七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而且革命造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们认识到确受错误路线影响，愿开门整风，接受批评。但也提出，对上星期六以来搜查材料以后的一些看法：6月1日以前的材料不要查与公布，不在紧急指示包括范围之内，而是同学私人日记，不要查抄(谢部长插话，这次总理讲过不要搜身，当然本人拿出更好)。第三，党支部一些与文化大革命无关之会议记录，和入党申请书不要公开。当然有整人材料例外。因此听了两方面昨天大体意见，他们表示担心发展下去会发生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希望“红旗”战士注意这问题。过火一点可以理解，不要发展下去。这是同志们的大致意见。

我们认为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基本一致，距离不大。大家都希望不再重复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大家都基本同意把材料交出来。在这个基本点上一致了以后，我想有可能经过科委、北航有关学生组织商量之后，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别的不讲，先讲这个材料问题，达到一个比较一致的协议。如果同意的话，提议搞一个“会议纪要”，“倡议书”或其他什么，用文字形式把它公布出来，一方面向北航同志宣读，一方面向其他地方同志宣读。据我所知，科委刘主任等参加会议，赵、罗也承认在北航五十多天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赵只是执行者，不是发明者，但他在北航应负主要责任。应说清楚，在北航范围内主要责任在工作组，应承认同学们是受害者、受蒙骗，如有缺点作一点检查(林副主席说这是考验，总理说，青年人思潮起伏容易犯错误)。如果中央没有指出犯了错误，情有可原；但如中央指出后还坚持，那就不是好同志。大多数同志还是革命的，只要不坚持错误，还是应该欢迎、允许的。工作组和同学们大多数也是革命的嘛！如果同学们同意，科委明天下午就把材料交出来，交给北航同学们。

209. 就“红五类”提法访中央、国务院接待站 (1966年10月27日)

时间：十月二十七日一点

访者：北京工业学院，北钢、哈商院、重庆四十一中等部分教师、同学。

解答：伊福寿同志。

问：中央有“红五类”提法吗？

答：从来没有。“红五类”、“黑五类”中央不提这个词。总理也说过，不要用这个词，马列主义者是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过去我们提过黑帮、黑线，现在也不这么提了。黑

帮、黑线不能说明他是什么性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希望大家不要再提“红五类”这个词了，应大量宣传毛主席的阶级路线，要完完全全地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

问：周总理不是说过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吗？

答：在那时你们已经这样执行了，他不这么说怎么说？他现在不是叫你们别用这个词了吗？

问：现在我们觉得“红五类”这样提法不全面，不完全符合最高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有关阶级路线的论述，我们觉得红卫兵应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子女为主体，对吗？

答：你们按着主席思想办事，我支持你们。

问：我们准备按此标准去发展红卫兵，但有少数人说我们组织“不纯”，怎么办？

答：那你们就说理嘛，有主席著作给你们撑腰！群众运动起初的时候总不免要有一点偏差，经过你们的努力，把它完全转到主席思想的轨道上来，不就更好了吗？

问：这些问题中央研究过吗？城市如何划？

答：研究过了。城市如何划分成分，现在中央还在研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过去一直没有明确划分过，只是根据自己报的与实际情况差不多了就算定了，中央研究好以后，将来会出文件的。

问：形“左”实右的阶级路线有什么表现？

答：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你们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吧。

问：比如我们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公开扬言“非红五类”子女一律不接待！参加国庆游行的外校同学非红五类(无黑五类)的他们一律不准入校歇息一下，甚至在辩论时他们热衷于报成分，有时狂喊乱叫，非红五类子女滚蛋……

210.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8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一卷)

211. 周恩来在政协礼堂接见江西、新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29日)

……等不及了，先解决江西的(对新疆同学说)，你们放假闹革命还早嘛！江西的问题自己回去解决，只要你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你们做得对，就一定会解决，因为你们的矛头是指向江西省委。

你们是十三个院校参加，问题要解决，省委要检查错误。各省市委书记北京市开中央全会，江西省委要很好的进行检查。革命是长期的，江西省委回去是要检查的，面对你们回答。对江西我没有多过问，有些是新的，有些是我知道的。你们不要担心，留一两个可以，全国大学有××万，中学有×××万，设联络站有困难，你们留一两个通通消息，不够，大学一个(人)，中学一个，工人一个。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传达。

十八号接见，二十号就冲出去了，中学生比你们早，我根本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红卫兵，一下子就传到全国各地。你们南昌少，你们的事情出在九月三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了一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上面省市委确实没有思想准备，我看确实可能符合实际的。二十天会单传达就要不少天，一定要向地、县一级干部传达。只要同学是革命的，就欢迎你们还继续串连、斗批改。允许他们开会，向工农群众传达，当然开会允许他们把会开好，认识不一致就不好，帮助他们革命，与人为善嘛！总不会一棍子打死嘛！你们要看他们承认错误，你们回去要有能耐，允许

他们把会开好……。

你们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先搞起的，三张大字报说明造反有理，十八号主席接见，十九号就闯，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会闯。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就是敢闯派。红卫兵一成立，就搞社会上的斗批改。红卫兵毛主席抓住了，革命串连毛主席也抓住了。炮打司令部也是中学生搞出来的。打有好几种，看你怎么打，总是有点怀疑，允许不允许，当然允许，是黑帮总是要暴露，打错了也没关系，只是打了两门空炮，就是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但非要打成黑帮不可，那未免太主观了。在问题没有了解前，保了上级，保了工作组，错了也要允许人家改。怀疑是对的。一般来说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可以谈判，可以怀疑，炮打是正确的，而扣帽子(指给革命同学)是错误的。但是要辩论，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老革命可以冲冲他的暮气沉沉。但一冲他们怕，就乱了阵脚。有些南下归来的红卫兵说：“以前那些老革命不怕枪林弹雨，却怕学生，真是有些不理解。”因此你们江西同学回去，第一建议你们要做调查研究，可以进行调查，如果错了就承认，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忠诚老实，实事求是。青年人可以加点语言上的夸张是允许的。但你们要好好进行阶级调查，核实材料，也许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事情，也许能发现更多的事实。这对你们是一个提高，将来你们面对面的辩论好，我们希望你们比我们更好。

你们在这里学学很好，十月一日已经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自己可以提高，而且可以提高省委。

串连会不会妨碍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会！因为不可能。如果还坐车，这样会停止生产，比如你们江西出粮食，一天要来十八万，十天一个小国家就搬到北京来。中央美术学院也很好，长征的出去串连好，火车运到一定的时间要停止。你们和省委的一场辩论总不会老搞，他错了，就要做检讨。如果你们是真正革命，那么还要到社会上，如到上饶。景德镇市委压制打击群众，你们就去帮助，推动一下，就好象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一样。你们会了解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军队，性质不同，你们就可以参加他们的斗争，你们和他们联络，都是放假闹革命。至于工厂城市居民，各种企业单位，他们要抓革命，促生产，看我们闹革命，但不能不搞科研、核试验。现在是导弹加弹头，而且结合有火箭，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他们不可能停止生产，要一边革命，一边生产。这种串连的性质、范围，内容与学生不同，与学校不一样，我们还要研究办法，以后来搞。当然已经有些同学搞了，我们不去干涉，有分工，不可能全国都去串连的。想放假至少要放到明年暑假，把全国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多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语录不够，还要宣传“老三篇”、毛主席哲学思想、《两论》。(编者按：这段话记的更不全，上下句连不起来，请注意阅读)

徒步串连，接触社会，主席的基本功就是社会调查、阶级分析，所以就不会妨碍批判反动路线。放假就是为了闹革命。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如此害怕文化大革命，就是怕七亿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不怕，有了精神原子弹，把你们的眼界提高了，不要老想着受压制。在北京停留一个月，你们都是革命左派，不受压制怎么能成为革命左派呢？不然就是中间派或保守派了，你们经得住锻炼，革命派千锤百炼，你们才锤了几下子。当然要允许老革命犯错误，就向你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们眼量要放宽一些，要继续闹革命，不断前进。红卫兵从八月初发起，三个月，毛主席说：这个运动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红卫兵要起分化，受到打击还不怕，这就是左派。就青年来说，思想是分左、中、右的，争取中间多数，然后孤立右派。先还要自己深入革命，又是一个少数，以先进思想争取中间，不断前进，这就是主席说的辩证法，发展了列宁的一元，不是斯大林的多元。阶级消灭了，共产主义还有先进、落后、新与旧，如果一致了，铁板一块，那阶级就消亡了。青年人的思想，经常不一定与行动一致，思想起伏变动很大。比如红卫兵，北航的回来批判工作组的是坚定的左派，支持工作组的是保守派，还不能说是右派，不然又是学生斗学生。“保”字号都不说，说“保皇派”的，闹的更凶，“八·八”团犯了保守思想，起先保工作组和省委，保错了，现在闹的更凶，搞国防科委，这就是过“左”，

再过“左”，就形“左”实右了。现在不能把同学们的思想统一得过死，所以说，保守派更容易接受，多数派同意我的意见，他们是作开门整风。北医过去不承认错误，现在承认开门整风，整的就是主动。红卫兵开始是少数派变多数派，在同学们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大好形势。……团结中间派，分化保守派，打击右派，应指出你们要前进，要不，要变化为中间派，就落后了。

你们实行大民主是对的，是主席提倡的，但要有集中专政的一面。你们所得到的民主是世界上空前未有，做梦都未想到，只有毛主席做到。也许你们年青人敏感想到了，做梦想到，但是这是现实，幻想变成了现实。你们有四大自由，你们贴大字报的范围，连我也要贴几张。有错误就可以贴，炮打司令部不是不鸣嘛！不管是不是修正主义，先打几炮叫做“飞鸣镝”，大放，放手发动群众。六大权利，出版、集会(万人大会)、结社(红卫兵)、游行示威、言论，宪法的六大权利，外加两条：吃饭、坐火车不要钱，不仅如此，还放假闹革命。我们那时改良主义者被关进监狱。你们还放假闹革命，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不是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哪里如此幸福？毛主席为了锻炼你们，在这个最大限度的基础上有集中和专政，三个界限，专政的工具武装部队要保护。送大字报贴到里面，但不要贴到北京大街上，影响不好。专政要靠武装，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总参不革命，不是搞了罗瑞卿吗？不需要你们搞，解放军要保护你们。女十五中八月二十五日被资本家老婆砍了几刀，解放军就赶来保护你们了。我们提出解放军不准动气，不吵嘴，被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假如挨你们打了，也只能回答：你们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专政的第二个工具，法律、监狱，送大字报可以，但不能闯。宣传工具要掌握在党的机关。你们的意见可以在你们的广播上搞，(但不能闯进广播电台和报社等单位。)因为它是党和毛主席的喉舌，这四条是不能侵犯的。有的同学打到广播台，那不行，我们要有统一的声音，革命的声音发出去。解放军打武仗，后面打文仗。在最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最高集中下的民主，放手发动群众。政治学院打进法院上了当，因为副院长是坏的，所以停职反省。

要档案材料，可以谈判商量，发一个通知了，还要有一个通知，一个问题有一个界限，超过了是形“左”实右。你们犯了错误，我们不责备你们。我们告诉你们到景德镇串连，而且还可以大串连。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军。设立机关应该给一些经费，应该给中间派和保守派一点。真理不怕辩，艰苦奋斗，最后留三人，要锻炼……才能做将来的红色接班人。扣工资当然是错误的，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真正的半工半读应该是放假。

.....

[编者按]这篇记录稿记的不全，在不少地方可能与总理原意有很大出入，切望读者注意。

212. 戚本禹、余秋里的讲话 (1966年10月29日晚于工交政治部)

说 明

十月二十九日晚八点三十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和余秋里同志(石油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奉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在工交政治部大楼会议室，接见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部分战士，就井冈山战斗团红卫兵揭露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大庆展览中，严重政治问题和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这次百般抵赖，并挑动工斗学生的严重

事件，发表了讲话。在会议上戚本禹同志宣读了陈伯达同志给井冈山战斗团红卫兵的指示信。

戚本禹：

[注]同学们发言后戚本禹同志讲。

同学们：是否讲到这里，看大家劳累了，你们送给伯达同志的信，中央文革都看了。我们很关心这个事，你们的材料也都看了。记者每天都在报导。我来之前伯达同志作了指示，下面我念一下，然后请余秋里同志给大家讲话。

陈伯达同志给北师大井冈山战斗队的一封信

同学们：发现石油展览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正确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本来打算同余秋里同志来会你们，因事不能来。特请余秋里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给同学们说明展览馆布置的责任问题。据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部陶鲁笳同志。要陶检讨。

陈伯达二十九日晚

余秋里：

同学们：我热烈地拥护戚本禹同志代表伯达同志给我们的指示，伯达同志这封信把我们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同学们对大庆展览的造反我完全支持。它有错误就是要在群众面前揭露暴露，这对我们是有教育意义。同志们发现展览馆有政治上的错误，这表明北师大井冈山同志们政治上敏感尖锐，这值得我们同志们学习。同志们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里面，表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决勇敢，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我今天上午接见了同学们，作了调查，我很佩服你们这个队伍，有战斗性、纪律性、组织性、很勇敢，政治上很敏感，敢于揭露问题，敢与政治上的问题作斗争，不愧为伟大的红卫兵战士！同学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展览馆政治问题揭露出来了，这对于石油职工，特别是对大庆职工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展览馆我是没有参与的。我参与了我也要检查，当然不能逃避。我过去也是石油部长，两年没参与工作了。今天上午我去看了展览，过去我没有看过。我看了一个小时(这里不应当有我一个字、一张纸)。大庆的伟大成就应当归功于毛主席。它应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把石油发现和建立起来了。最近我了解了一下，据了解，大庆是在去年七月十八日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有六百个党支部集中在那里展览的，到八月间，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同志到那里去视察工作，认为展览很好，它完全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展览。所以他提出到北京来扩大展览，九月间中央工交政治部作了决定，要搬到北京来。于是向石油政治部林崇珏汇报，他说：不管搬到哪儿一定要突出政治，一定要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以后陶鲁笳同志到大庆也看了这个展览，认为不错，也要求搬到北京来。十一月薄一波也作决定在北京展览。所以提出要在北京展出的是工交政治部，决定的是陶鲁笳同志，审查也是他们审查的，这就是薄一波、陶鲁笳，还有一些副主任。

材料是大庆政治部提供的；当然提供材料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但提出的、决定的、审查的是工交政治部。尤为严重的是在十一中全会后，还展出带有政治性的错误问题，陶鲁笳同志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参加了十一中全会，还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展览会我也看了一下，我认为有很多地方对大庆事迹有歪曲，不是完全反映大庆的事迹。如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那时是怎么提出的？是根据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九月到武钢视察时提出的指示：象武钢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以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

我是支持大家到大庆的，到那里去看看，批评他们，我认为批评他们不是损害他们。而是爱护他们，支持他们。革命的同志就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批评，同时学习主席抗日战争

时期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本着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搞起来的。也正如主席“五七”指示讲的那样。以工业为主兼办农业，这就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大庆是能够自给的，大庆是根据《矛盾论》、《实践论》、“老三篇”指示办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纲领性文件。而展览是不符合那时期的实际情况，所以内容上大庆斗争是艰苦的，但反映的方法我认为是有错误的。如大庆那时候有困难，有灾荒的，但我国工人阶级表现的勇敢顽强，要战胜修正主义，按主席教导千方百计找油。这个展览馆我认为不符合大庆的实际。那么同学们一定要问：你过去为什么不去看呢？我不是不愿意去看。我去年在北京时间很少，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八月二号以前我也很少在北京。最近经同学们揭发我才去看的，我很赞成同学们的揭发，这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最后我表示：同学们到展览馆闹革命受了委屈，受了侮辱，遭到谩骂，我一定负责查，查出后一定向大家赔礼道歉。

戚本禹：

下面讲一讲我个人意见：

你们的行动，大家造石油部展览的反，造得很好！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最大的国家大事！我们的国家要举什么样的旗帜？树哪个人的威信？同学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余秋里和我很佩服。我觉得有这样的红卫兵，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能把红旗打到底，一代一代传下去。你们给伯达同志的信中说，我们对英雄的大庆工人怀着无比的崇敬，但是展览馆的主人却利用大庆工人所创造的英雄事迹来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而是突出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对你们的“紧急呼吁”（即给伯达同志的信）有个小小的修改，把“而是突出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改为“而是突出那些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说：你们造反是造大庆的反，是造毛主席的反。（同学们说：这是胡说八道！）对！这是胡说八道！你们是保卫大庆！保卫毛主席！在这次造反中同学们遭到围攻，有的同学脖子被卡出血，我和秋里同志表示慰问！但是我们要说一句，干革命就要准备受围攻。我相信这次被围攻最厉害的，将来可能是最坚定的左派。我们要准备用鲜血保卫毛主席，不怕流血牺牲，不怕抛头颅！（同学们激动地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揍，不可低下革命的头！”）陈伯达同志信中说：“这件事的主要责任是陶鲁笳同志”。余秋里同志也讲了，他不是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突出其他。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要他们交代！（同学们激动的说：要陶鲁笳向毛主席请罪！）对！应该向毛主席请罪！陶鲁笳不仅这件事，这是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他的错误远远不在这里，他不仅在大庆展览，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两面派，他在邮电学院也搞两面派。他从文化革命以来，坚定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处装“左派”，支持革命派。在地质学院策划学生斗学生，他是布置者和参与者。毛主席是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但是陶鲁笳不是这样，他丝毫不认真检查，他完全是两面三刀，搞同学斗同学。邮电学院群众斗群众责任不在同学，既不在多数派，也不在少数派，而在陶鲁笳！所以邮电学院、地质学院、钢铁学院和北师大同学硬要陶鲁笳执行陈伯达的指示，好好检查，不好好检查就不让他过关。有个条子说：二号开大会批判薄一波，我看加上陶鲁笳。关于陶鲁笳的意见，都是我的意见，错了大家可以批评。

（下面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第一条你们要求展览馆恢复原样，我传达给陈伯达同志，请他来参观。中央文革小组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看问题不大。（恢复原样）（余秋里插话：“可以”）。

第二条：“展览馆设置方案、解说词的底稿交出来，供批判。”这个可以。

第三条：“为工作需要，给我们出入展览馆方便。”你们不是都出入了吗？（同学们答：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自由！）

你们继续贴大字报，秋里同志同意。

第四条：“通令全国大庆展览馆同样处理”。全国可以批判。

第五条：“工交政治部应向全国承认错误，应向毛主席请罪。陶鲁笳已同意。

(谭厚兰同志代表全团提两个要求：(1)工人斗学生，要追查责任，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2)罢陶鲁笳的官。)

在批判大庆展览时，要注意把大庆展览和大庆事迹分开来。因为大庆是我们工业的眼珠子，不许有一点灰尘，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玷污这面红旗。大庆是靠“两论”、“老三篇”、毛泽东思想起家的，是靠林总“四个第一”起家的。而不是靠×××的两种教育制度等等荒谬绝伦的东西。靠某些人的形“左”实右是树不起大庆的。所以我们在批判时要树立起大庆的旗帜。你们批判得很好，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是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这是你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你们的觉悟提的很高，这比你们上课半年还好。过去越学越蠢，越学越修。我来以前没有估计到你们有这么高的水平。你们五天五夜有很大提高，五天五夜的代价是值得的。把经委会也占了，搞了大民主，把余秋里也叫来了，我也来了。我们的国家就是需要搞无产阶级大民主才能巩固，要群众监督。余秋里同志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你们可以监督他，我也是这样，当然我只是一般工作人员，我是很小的啰！

我们都可以批评，陶鲁笳同志不举红旗你们就可以造他的反嘛！打倒他！当然，他改正错误我们就不打倒他。我现在很激动，我热切地希望他改正。他一面在学生中说：“我同意”，一面在工人中说：“这不能允许”。毛主席说共产党人襟怀坦白。不能这样！这些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作风，与共产党员毫无相关！我们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毛主席讲了三条(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可是陶鲁笳却用那些东西对付同学，这是……耻辱。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开，这是事实，可是我们每天接见同学。陶鲁笳镇压学生有时间，现在就没有时间啦？(指接见同学)共产党人不能搞两面派。

我为什么要解剖陶鲁笳的面孔？你过去是镇压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坚决执行薄一波的指示，和薄一波穿一条裤子，可是突然又变成了“左派”。薄一波到处写信说反工作组就是反党中央。在清华，蒯大富就是被薄一波打成“反革命的”。他们犯了错误可以，但要检讨，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这边来。你既不揭发又不检讨，这是不允许的。

据我了解和大家反映，石油部×××(过去犯了错误)最近表现还不错，而你呢？(指陶鲁笳)(邮电学院一同学说：还庇护头头呢！)这是不行的！你们是北邮的吗？是多数派吗？(同学答：是。)你们多数派要承认“少数派”前一阶段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和“少数派”联合起来，“少数派”对的你们就支持他们。我们希望你们两派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你们两派的意见分歧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少数派”同学不要叫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你们有什么问题坐下来解决。解决不了可以保留，要团结。如果争的不亦乐乎，陶鲁笳就很高兴。当然啰，你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方面，他一定感到不高兴；你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他一定感到高兴。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做让别人高兴的事情呢？要分清主流支流，要认清大方向。否则纠缠起来三天三夜也弄不清。要把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你们要一斗二批三改，要到全国去学习，要向工农兵学习，与工农兵相结合，要到工厂农村中去。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如果纠缠个别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可以保留，不要同学斗同学，这样就上当了，还是要团结起来。我不是和稀泥，原则问题要争论，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我接触了许多多数派的同志，多数派许多人是好的，不管他们在路上受到蒙蔽，一旦觉悟起来就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国际关系学院有个同学，我问他是哪一派，他说：“我是保工作组的”，说工作组如何好。我听了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我发现，他对毛主席很有感情，内心热爱毛主席。你们“少数派”是很热爱毛主席的，我坚决相信这一点。他们也一样，毛主席也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你们也要相信这一点。你们不要歧视他们，过去挨了一些骂，受了一点委屈，就算了，革命者就要准备挨骂。毛主席过去也受到很多人的骂，但毛主席最善于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你们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风格，要团结受错误路线蒙蔽的人一道工作。我到天津南开碰到一位女同学，那时我以记者身份出现，我问她是哪一派？她说“保党委的。”我发现她工作很出色，符合毛主席的“老三篇”。她很熟悉毛主席的著作，但用没用好，她还是拥护毛主席的，我相信她。山东一位同学，他很有才能，很会演讲，宣讲如何保工作组。我和他谈话时说：“你很有工作能力，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和他讲了《红旗》十三期的社论，后来他表示愿意考虑我的意见。

作为多数派的同学应该很好检查自己的缺点，跟着错误路线走了一段，犯了很多错误，要检查。对我们(指“少数派)不要气势磅礴，咄咄逼人，咄咄逼人就不好了。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就背叛了革命，长征时他要把四方面军带到回民区去。毛主席不是怪红军，而是严格的把制定错误路线的人和接受这个错误的人区分开。他们挑动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武装冲突，毛主席用正确的政策团结了四方面军，很多人在战场上献出了生命，有的腿也断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工厂里工作的很好，是白求恩式、雷锋式、张思德式的人。如果毛主席贯彻的……(原话记不清了)。毛主席没有说他们是修正主义的四方面军。毛主席用正确的路线对待这些同志，使推行错误路线的人变成很好的同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第三个条件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在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斗争中要牢牢记住一条。毛主席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榜样。你们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在，我就这么讲，免得你们回去传达有偏差。我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们考虑一下，起码考虑一天，一天不行，我欢迎你们贴大字报。我的话就讲到这里为止。

(会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213. *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检查提纲

(1966年10月29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二卷)

214. 关锋讲话

(1966年10月29日夜·唐平铸陪同)

关锋：我这些都是不算数的，对与不对，自己思考。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基本特点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主席接见后，群众发动越来越充分，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天来，全国兴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十月六日的誓师大会，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江青、文革小组其他革命同志都到会了。江青、周总理讲了话，念了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从那以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群众范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群众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也是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批判，对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是有重大意义的。对犯错误路线的一些同志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锻炼青年一代有深远的意义。同学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实在是令人高兴，令人兴奋。如石油展览会，同学们发现布置有问题，不是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突出别人。那个事情不怪石油部，也不怪×××，是工交部陶鲁笳，是他们布置的。像同学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极好的事情。

现在的形势是很好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告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当然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要做很多工作。(唐：受打击的，得到解放，扬眉吐气了。)

但形势不像有些同学估计的那么严重，一些同学完全出于一片热诚，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前些时候不是有流传吗？(说毛主席是少数，受孤立，××被包围了，要推翻十一中

全会决议……)是不确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很凶，实际上是个纸老虎，一戳就破。同学们是一片好心，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非常好，但形势是一片大好。

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要做很多工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他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本主义啰。另外在党内还有一定思潮，一个是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护身符；另外还有一批世界观没改造的，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需要我们做工作。

对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要有所区别。有提出这个路线的人，有执行这个路线的人；执行这条路线的人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不自觉的是多数，自觉的是少数；执行了这条路线里头还有轻重之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并且实行改正错误和坚持不改的要有所区别。矛盾的性质，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当然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如果坚持不改，那他和群众的矛盾，和党的矛盾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去。我们希望这样的人越少越好。改正错误和不改正错误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公开检讨错误，是不是对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政治扒手”等这些人认真平反，是不是支持革命派，是不是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标志就在这里。文化革命时间还不长，从六月份算起的话，还不到五个月。确实有那么一些人，由于认识问题，没有经验，当然也和世界观分不开，犯了轻重程度不同的错误，民主革命搞了多少年，开始也不知怎么搞法。所以在这样一个短时间里，很多同志很不理解。对这样一些同志，要认真改正错误，特别是确实改正错误，我们都是欢迎的，当然不是说不要群众批判，没有群众批判不行。

至于同学们之间，也是受错误路线影响，受错误路线的蒙蔽，不要排斥他们，而要耐心帮助这些同学，争取团结多数。毛主席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能够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吗？改正了我们欢迎。现在北京有好多学校，不是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吗？队伍扩大了，这样才能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说到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了，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对负责人只要今天改正，我们也欢迎。至于同学一时受蒙蔽，我们也要耐心说服他，帮助他。

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大家考虑如何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从具体事实，具体材料，争取多数，团结多数。我们不能采取工作组整我们的办法来整他们。工作组整我们不是硬压吗？戴右派帽子，反革命帽子，甚至结合起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我们不能硬压，这是需要警惕的。总起来看，北京斗争很好，越来越会斗争。斗争的策略也有进步。有一个学校，批判开始时就对立起来，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搜了他们的笔记本，后来觉得不好，主动道歉，双方流了泪了。那一部分说，“是啊，我们过去错了”。不少人加入到这一方来。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其中绝大多数是好的。

我讲的都不为准吧！以《红旗》、《人民日报》社论为准。最近要发社论，体现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社论不能草率从事。

形势实在是好啊，同学们！你说看到同学们还没有解放，正受压制，就生气。不要说你们生气，我们也生气。一生气就把形势……(未听清)但和以前比就没法比了(指几个月前)，要再和以前比一比。如和去年刚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比。那时好多地方不转载，《红旗》都不转载。伯达同志是总编辑，他的话就是不听。(唐平铸：《解放军报》转载，加了按语，彭真批评，要我们检讨，压力很大。)和那时形势比一比，那时何等嚣张，那时我们也不敢和你们拉一拉。

现在宣传工具，如《人民日报》、《红旗》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红旗》也有困难。《红旗》内部运动的任务也很重。老唐这儿有没有？我看也有。老唐是五月三十一日进《人民日报》，

(讲了《人民日报》过去在吴冷西控制下，围攻左派的事实)文化革命以来到九月份，一直出错误。主席讲，对《人民日报》不能象对《北京日报》一样，过去反修的文章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对《北京日报》，我们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攻它。对《人民日报》用换人的办法解决。《人民日报》写二论突出政治时，《解放军报》烧了他们一下。我们也幼稚，比你们年龄大几岁，还是很年轻的，火气大得很。

二十一号进来以后，从社论来看，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举一个例子：清华的工作队，公然把《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当做毒草来批判。还有一篇，即关于匡亚明的那一篇，公然当做毒草来批判。(唐：还有好几篇)同志们，那时你们受压制呀！我们呢？(同学说：那时你们不是进了中央文革了)进中央文革又怎么样？比如师大，林杰是师大的毕业生，师大的少数派去找林杰，林杰支持他们。工作组孙友渔就说林杰是北京市右派学生的牵线人。林杰的背后是关锋，关锋的背后是陈伯达、康生。当然斗争的方式要注意。世界是复杂的，我们的脑筋也得复杂一点。我们的斗争方式和你们不一样，有所不同的。(唐：总的说来还是一样，具体方式不一样。)

形势好，现在和过去一比较就清楚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破产很快。你们在六、七月份时估计到这样快吗？所以能这么快，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领导好。毛主席一针见血，抓了要害，再加上广大革命群众。一个是我们伟大领袖，一个是广大的革命群众，把反动路线给打倒了。

你们北京师范学院形势怎么样？(同学回答：再过三天就剩传达室的人了。火车票放在传达室，谁爱走谁走)那天以来(指二十四日)对一些同学的心理我还是了解的。我们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争取一部分同学，现在都拉出去了，争取不过来，将来又卷土重来，怎么办？同学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又问：“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不要贯彻？”关锋说：“当然要贯彻！”同学问：“人都没有了，怎么贯彻？”关锋问：“材料呢？”同学说：“都抢过来了。”关锋说，“抢过来是不是为了公布、揭发、批判？”

你们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我看不要紧。谭力夫带着一批人走了。他想，你们批判你的，我带一部分人走，将来卷土重来。可是现在一分为二了，众叛亲离了。回来一部分人揭发他。他们(指受蒙蔽的群众)出去把眼界开阔一下有好处。在家里呕气，不认这个账，出去一看，叫人围攻，听人诉说，那里没他的账，就容易接受。出去是有好处的。有时不要光从一个学院来看，要从全国来看。

全国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有些地方斗争很艰苦。(唐：有的地方还得去好好冲一下才行)(同学问：就全国来讲，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批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广泛的斗批改不能对立起来。欢迎犯了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正错误的重要标志刚才说了。

全国川流不息。北京正要到外地去，外地还要到北京来(群众反映，接待站忙不过来了，学院里走空了。)我看还是好处多。我们都还没有经验，看看到底怎么样，都走不可能。今天晚上不是有好几百人攻工交部吗？(有同学讲了到工厂调查，和工人开座谈会的情况)那很好啊！(北航同学讲了“红旗”战士被扣的事。关表示知道了)那是好事嘛，叫他扣起来是好事嘛！

所以工厂到底怎么搞法(同学说：中央有规定，不能把串连卡得很死)，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山西有个解悦，我鼓吹过她那篇文章，听了她的意见。她厂的红卫兵分两派，以党委书记为首的四千多人，她那派一千多人，两派对立得很厉害。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可以去。不要进车间，不要妨碍生产。(有同学批判《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中一段不让串连的话)当时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了。据我了解当时是那样考虑的：不少地方挑动工农斗学生，鉴于当前形势写这个社论。现在考虑和工农结合问题采用什么形式，你们也想想，我们也想想(唐：文章发表是以社论的形式。但实际上也是中央政策规定，一个问题是生产，是很重要的问题，工厂的工人也是要起来革命的。许多地方内部搞得很复杂，生产幅

度下降很大，最重要的是稳住，当时不光学生不去，工人也不要到学生中去。一些省市委煽动的口号就是：保卫省委就是保卫党中央。挑动工人大斗争学生，发此社论要制止这种现象。)关锋说：十六条里还有一条抓革命，促生产。要贯彻这一条。贯彻主席的路线，还要积累实践经验。大家可以考虑(同学说：现在实际上只生产不革命)是啊，要他革命他不抓(大家谈了许多工厂的情况)，可以找工人开座谈会，抓革命促生产是中央的精神。

工厂有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搞的有多少？没有搞的有多少？分期分批怎样掌握？是要调查研究，一下子铺开到全国也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搞过的暂时停了。已经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这怎么办？你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映，作个调查研究。

(有同学批判十月二十二日社论)大胆想是可以的，是不是提得太高了？我的看法不如你严重。社论仓促了，表达的不好，没提两条路线的斗争。长征是中央、主席的意思，我们的领会有我们的局限性。体会这个社论，要多花点时间，要多想一想。你们的怀疑是可以的，我还是给唐平铸同志说几句话。三十一号前我和他还不认识，他是相当困难的啦！我从《红旗》想到他很困难，班子整顿也很不容易，这是吴冷西搞了多少年的。《红旗》总编辑是陈伯达，但几个副总编辑搞了七、八年。《红旗》半个月出一期很困难，老唐每天都要出报，就更困难了，我们一块搞吴冷西嘛！不要把事情孤立来看。(众：是否社论扭转了方向？)看一看再说，实践检验检验。(一个人说：社论应准确、迅速地宣传党的政策。)迅速往往不准确啊！

会议的精神要搞几篇社论，正在考虑怎样安排，你们可以给报社写文章啊！不要写得那么实。

唐平铸讲：我对这篇社论的看法，它不是大毒草，是《人民日报》主持写的。提出这个文章不是我们，那天常委开会，提出要徒步串连，当时就要《人民日报》提出这篇社论。考虑时想的主要是，串连对生产、交通都有影响，同时还要坚持搞大串连，主席坚持，好处很大，有人说一百五十万超过了北京的接待能力，毛主席说二、三百万才行。二十一日晚上总理在政协礼堂把长征红卫队的事讲出去了，只是发消息，我说晚两天，总理说，已经讲了，尽量快发，于是就发了。社论是前三、四天交给伯达同志，他没工夫看，当时就发了社论。第二天征求意见，总理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晚上大家就来了！总的精神是中央、主席的。发表的时机，表达得是否完全，由我们负责，现在看来有很多不到之处。

1. 和两条路线斗争应挂起钩来，应当说明、解释这一问题。分期分批没有提出来。
2. 要更稳妥些，当晚不发较好。

今天同志们提出这些问题都很好。本来还准备了一份材料，解放军行军的经验，有一系列问题。现在北京市的串连火车，还是要让外来的学生先走。

如果这个问题长期一点看，如伯达同志说的，走三个月、半年、一年都可以，我们同学经过这样一个长期的锻炼，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熟悉阶级斗争，对我们是很大的锻炼，可以和工农群众很好地结合。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说法，我不同意说现在只要政治上的万水千山；政治上的万水千山是第一位的，但不可能否认锻炼的需要。

(同学说现在有三种串连，走去走回，车去走回，车去车回)关锋说：都可以嘛！(大家对《人民日报》社论又提出了很多意见，还提了很多问题)关锋说：更改标语口号与总理无关，有些问题我可以讲，有些问题我不能讲。我和戚本禹是普通工作人员，有些是不能解答的。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很好，很愿意听你们的意见，是否每个意见都同意？互相可以保留意见，我们就是要创造这种社会风气。我正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民主的问题，是很大的好事，想有机会和大家座谈座谈。大民主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要考虑斗争是复杂的，如《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手的问题，和《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不同。你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将来会明白这个问题，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和工农结合的问题，不和工农结合是不行的，但是，怎么办要做点调查研究，是否可以

考虑比较有组织地跟班劳动，分期分批怎么搞，大家研究。有没有到山西的？山西很值得一去，情况知道不太多，我看去一点人好。去太原，当然说出来会得罪点人，来的人也不多，来的信也不多。

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当时考虑没有经验，一下子铺开不行。

215. 陈伯达、王力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的座谈纪要 (1966年10月29日于政协礼堂)

文中，陈指陈伯达，王指王力，同指同学。

陈：你们今天有什么情况要与我们说？他(指王力)是主任，我是组长，主任管组长，你们向他反映！

王：他是组长，我是组员，组长作主嘛！

同：许多传说县以下文化大革命不搞了，要复课。

陈：已经搞得轰轰烈烈，怎么不搞？

同：九月二十四日中央规定不是县以下机关不搞串连吗？

王：那是指农忙会影响生产，你们不影响怎么不搞？

同：我们学校党支部书记，在一次部分教师会议上说：“根据我校情况，不一定按十六条办事。”总团知道后说：“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王：第一，他不是老革命，第二，这不是新问题。

同：九月一日以前，我校运动冷冷清清，九月一日以后学校扣留了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扬言要搞臭他们，后来串连的同学索性留下，以后我们少数派就有了自己组织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炮轰队。

王：(大笑)他们把串连队扣留下来，要搞臭他们，可是事情走向了他们的反面。结果留下了火种，串连队在学校里摆了观点，你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是不是？

同：是！因为他们宣传“八·二九”是革命事件，所以被扣留。他们(指多数派)一直说“八·二九”是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

陈：嘿！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一个同学把一张关于“八·二九”传单给首长看)

王：这是一张很反动的传单。

陈：这是一张反革命传单。

王：这张纸很好，反革命的就印，支持革命的传单他们就不印，这张送给我们行吗？

同：他们到我们家里说我们是反革命，有的家长到学校里哭哭啼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并教训我们要听先生的话，听校长的话。

王：听先生的话，听校长的话，就不听主席的话。

同：还说要好好读书。

王：好好读书，就干革命。

同：他们不让我们代表来北京，不发代表证，我们自作行吗？

王：一样，都一样，革命的手法一样，革命的手法都一样。

同：由于他们经济封锁，我们的红袖章也自己印。

陈：你们自己搞得好吗！这样做得好。(王：对，朴素大方。)

同：北京南下串连同学离开我校以后，我校当权派到处造谣，现在他们可以到我校去澄清事实吗？

王：完全可以，看他自己的意见。

同：他们连我县各中学也不让串连，校门关得紧紧的。

王：不串连就不对，为什么县里就不让串连，你们各中学离这儿多远？(同学：走一上午就到了)这样不影响生产，也不影响交通，为什么不可以哩？

陈：走路吗？(答：是)要锻炼，不要坐车，你们应不断总结经验，让群众看到你们的做法。

同：中央有没有复课的规定？

王：没有嘛！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复课也不能象过去那样。

陈：现在你们闹起来了，不一定复课(王：不复课了)。你们准备怎么办？

同：要复课就罢官，继续闹革命。

陈：你们可以搞，搞到明年夏天，明年秋天，学校不能象过去那样，被资产阶级统治，你们要注意办成社会主义的学校。

同：我们学校有大小三十多个黑帮。(同学们反映了工作组揪黑帮情况，已有三个青年教师，被打成黑帮经过)

陈：工作组划的黑帮一律无效。

王：那三个更无效，打了三十多个黑帮根本不对头，以后你们学校要充分民主，发动群众定黑帮。

陈：我给你们提一些要注意的，红卫兵是群众，要注意团结。(要等待他们觉悟。)过去他们反对过你们，你们不要计较，这个不要紧，他们压迫你们，你们跑出来了，不要按以前他们对待你们那样，现在你们就对他们这样，这就不好嘛！也不要用你们来北京见到陈伯达、王力来压他们。(答：我们不会)

王：是的，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陈：你们回去时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压迫我们，我们感谢你们，使我们得到了锻炼，对同学们可以说感谢你们，但必须说两句，第一，感谢你们，第二随着运动开展还要批评你们。

同：他们还骂我们是“小牛鬼蛇神”“狗崽子”。

王：你们不是小“牛鬼蛇神”。

陈：也不是“狗崽子”。

同：他们学谭力夫那样骂我们，谭力夫讲话，省委大力支持，还有新华书店翻印。我们这里存一本。

陈：拿来看看。

同：没有带来，回去再给你寄来。

陈：谭力夫的讲话你们懂得批判吗？(你们是批判得了谭力夫讲话的)

同：要我校的联络员吗？

陈：不要，不要，你们就说中央文革小组不要。(王：统统不要，不要工作组，不要联络员)

同：他说是上级派来的，没上级命令就不滚。

陈：你们就不听他的，不理他，他不走，就呆着吧！你们一定要和群众搞好关系。

王：你们组织有多少人？

同：一百零四人。

王：一百零四人就不少嘛！

同：就是有一些中间派没有表示自己的观点。

陈：你们不要说他们是中间派，他们听了不高兴，要好好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摆出自己的观点。

王：要团结大多数嘛！

同：有人说我们学校党支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自封的，要经过群众的批准，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才行。

王：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拒绝批评，今天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批评的？

同：学校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怎么办？

陈：不要急，因为真理还是真理，他们整理你们的黑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的材料，中央一律不承认，现在不要急于去抢。(王：不要打架)放在那里也没关系，检讨一律还给你们，我们是搞革命的，毛主席的学生怕他什么，真金不怕火。这次回去，可能有变化(同学：很紧张，家里来了急电)不要紧，如果你们是革命的一定能顶得住，(同：一定能)你们要团结群众，搞好关系。如果做对，就骄傲了，那就不好了。你们回去以后也不要和他们打架，要文斗，不要武斗。具体办法你们自己去想，自己去闯，但要商量才对。(陈伯达同志在纸上写“自己教育自己”送给我们)

同：要工作组回校检查可以么？

陈：也可以请，一次不行，二次，三次，如果不来，他欠的债更多了。

同：中学能否串连？

王：这个问题要给他们答复，是全国性问题。

陈：(提起笔写“各学校可以互相串连”送给我们)我写的字不好，我六二年就向惠安县委建议把大楼让出来，可是现在他们还未迁出来，很遗憾，(同时再写上：“很遗憾”交给我们)好房子应让给学校。

216. 张春桥在政协礼堂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29日)

同学们，真对不起，你们到北京来已经等了很久，有的等得长一点，有的等得短一点，由于我们时间难安排，一直不能跟大家见面。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张春桥(鼓掌)，这位穆欣同志(鼓掌)。

关于金华的情况，同学们来以前，我们就知道一些，看到一些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对那边文化革命很关心，刚才与你们的代表谈了话，知道了一些最近的情况，他们也反映了你们到北京的要求，我想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全世界都没有搞过。比如：苏联从十月革命到明年已五十年了，列宁在时，想搞，但来不及搞，就逝世了。斯大林做了一些文化革命的事，但象中国这样由成千成万学生群众参加的这么大规模的文化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别人也不敢搞！象我们这样放手，大中学校都放假来搞革命，哪一个国家这样干过！没有。而且可以坐火车不买票，一批一批到北京来，原来我们预计到北京200万人，可是现在已经将近500万人了，至于各地学生从这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的互相串连，这个数字就更无法统计。搞这么大的文化革命，为什么？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就要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思想领域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东西肃清了，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代替四旧，改造世界。如果我们的国家七亿人口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那就不可战胜了，不仅我们国家可以不改变颜色，而且世界革命也很有希望了。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空前伟大意义，你们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以后会看到，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要大，比十月革命都更富有群众性，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规模都大，正因为是这样一场大革命，因此，它必定会遇到各种阻力，这是可以想到的。

但是，具体如金华地区，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这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共产党的地委，怎么能压制你们？怎么能挑动工人农民来斗你们？我们估计会有阻力，但没有想到会这样严重。在全国，十六条出来后，这个阻力更大了，也就是更表面化了，而群众则行动起来了，有的地方发生在十六条以前，更多的地方是在十六条以后发生的，对很多人来说，有个认识过程，开始对运动不认识，但有些人就不是。他们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不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角度看，那很多现象则没法解释。这两条路线的

斗争，本身就存在，但没有这么复杂，现在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

你们在北京住了很久，北京各学校都在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很复杂，不是很容易的，看来会有反复，还会继续很长的时间。也就是无产阶级起来，被压下去，又起来，又被压下去，双方的斗争会有多次的较量，不是一次，可能反复多次，最后，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同学们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因此，就文化大革命说，现在只能说是初期，是个开头。如：去年批判“海瑞罢官”算起，刚一年，但前半年规模不大，广大工农兵刚开始注意，学生作一般辩论，报纸上也只开展一般辩论，打“笔墨官司”，今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了北大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马上起了一个高潮，特别是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后，又起了一个新高潮，各地学生大串连，炮轰省、市委也起来了，金华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全国从那时到九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这证明群众起来了，结果遇到阻力很大。你们金华问题在全国也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我看了李学智的检查，检查太轻了，说什么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个“性”字要去掉，就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要我们表示态度，我们认为同志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你们。(长期鼓掌)

革命的同学要求见地委书记，一个地委书记，竟然摆那么大的架子，李学智怕得要死，共产党员怕群众怕成那个样子，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本来应当到群众中去，群众找上门了，他还不出来，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你们在地委门口等了二十几个小时，这完全应该，但是，我有点儿不赞成，就是不吃饭，他们吃饱饭，睡好觉，你们也吃饱饭睡好觉，再来包围。今天你不来，我们明天再来，再来跟你斗！不吃饭，身体要搞垮的，你们以后不要干这傻事！你不出来就没道理。你不出来算了，为什么用那么多方法挑动工人、农民，利用工人、农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去包围学生，这还得了！这个不能怪工人、农民，这个责任应该归地委(鼓掌)。特别是中央发表了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不准挑动群众斗学生，三令五申，他们仍然这样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关系，这更加错了。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是完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反的(热烈鼓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指金华地委)是反革命路线，是压制群众的路线，你们要炮轰，要批判，我们完全支持！(热烈鼓掌)这一条路线不彻底肃清，不彻底批判，那革命就要受到挫折，你们同学们要坚决按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以后《人民日报》、《红旗》社论发表了一个月了，北京搞得轰轰烈烈，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金华问题呢，平反的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刚才了解金华还没有平反，这个错误越来越重，还没改正，因此，同学们很愤怒，到北京来，要听一听中央的意见，我们的态度刚才说过了，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鼓掌)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鼓掌)不但金华要搞到底，而且全国都要搞到底。需要搞多少时间，就搞多少时间，现在搞了五个月，还可以来五个月，还不行，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一定要搞到底！这个决心非常坚定，是党中央的决心，是毛主席的决心(热烈鼓掌)，如果同学也赞成这个决心的话，那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就好谈了，一个问题是撤李学智的职，罢李学智的官，金华地委犯了那么大错误，依我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做地委书记是不行的。(热烈鼓掌)但是，目前我们收到要求罢官的信很多，全国各地都有，这个人不行，是马上罢了，还是先斗一斗！刚才代表说，不罢了他，我们困难更多，我说这也有道理，如果先罢了可以顺利一些，但是很多地方要求罢官，为什么一般的……(据我所知)……都没有批？是不是不能满足同学的愿望呢？不是的，我们就讲一个道理，这事最好慢一点，好处就是一直可以保留一个对立面，如：平反的工作，要他去做，挑动工农群众，可以让他到工农群众那里去检讨。如一罢了，他就不干。

同时，同学们也就锻炼不出本领来了。罢的时间还是放长一点好，好处就在可以使你们锻炼出本领来。因为同学们还年青，假如你现在是苏联学生，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统治下，你要起来闹革命，怎么搞法？你想过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修正主义根子搞掉，经过文化革命挖掉了，不是说以后不出修正主义了。罢了李学智的官，是否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呢？列宁斯大林没有想到自己的故乡会出修正主义。苏联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没有锻炼好年青一代，一出了修正主义，就没有办法了。苏联人民是列宁教导下的经过十月革命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能取得胜利。但开始没有精神准备，苏联人民到哪里去告状？到党中央去告，不是去一个抓一个？所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大演习，在我们中国，如果县委变化，这个县的人民可以起来把他推翻，而不是靠上级，这就比较艰苦。好在我们有了马列主义的党中央，现在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来一个演习，在斗争中锻炼你们，如果中央下决心，不难，打个电报就行了。但对你们来说，在斗争中锻炼机会少了。你们不是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吗？你们要想办法，不但现在不出修正主义，而且保证以后不出修正主义，你们就有办法对付了。同学们可能没有从这方面去想，只要中央同意了，高高兴兴的回去。你们到街上去，到处都有罢官的要求，象陕西要罢霍士廉，甘肃要罢汪锋，西北局要罢刘澜涛，中央都没有表示意见，为什么中央不批准？难道中央不支持你们吗？不是。北大陆平是修正主义，不能一下子拔掉。派了张承先，北大同学说大家含着眼泪迎来了工作组，但又受压迫。同学们，没有压迫就没有革命呀！没有压迫还算什么革命者？算什么红卫兵？我们青年就是要多受一点压迫，多受一些锻炼，也包括自己犯一点错误，这不要紧。

你们怕回去交不了账，回去怎么办？这没关系。我个人理解，这就是毛主席完全相信革命人民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只要这样解决了问题，影响才大，影响好几代。要创造一个不出修正主义的办法，而且有参加过斗争的人，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要有了这种经验，这种人才撤职，罢官，意义就更大了。

你们的要求，我们一定负责报告党中央，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考虑我们的意见，根据这样意见，怎么去工作去斗争，你们去考虑，这是不是不支持你们呢？不是。用这种方法才是最大的支持，如果只听上级的决定，那苏联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请同志们想一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二人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决定的。不罢官这样去斗，斗起来才有味道，越斗越有办法，越斗越有劲，聪明才智是在斗争中增长的。现在你们受压迫，群众起来了，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一个意见要求开展四清，这个方针早定了。最近中央开了会，省里同志们也刚回去，这用不着担心，同学们的意见是要提早搞，至于具体：如浙江金华什么时候，提早到什么时间，这个我不了解，我们可以转告。还有一个意见是：同学们要我们中央派人去调查、处理，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同学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有人会去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去了解，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相信那里的群众自己可以解决的。但是要经过斗争。你们送来的材料，我们要仔细研究，报告中央。

我们想，在浙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杭州是省会，金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好，靠谁呢？靠那里的革命师生、工农群众。中央给你们的是思想武器，是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有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管阻力有多大，就一定能把斗争搞彻底，使得我们的国家颜色永远是红的，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把世界的革命推向前进。

我想向同学们讲的就是这么一点意见，不对的请同学们批评。(热烈鼓掌)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充满信心，完全相信你们能够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只要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武器，胜利一定属于你们。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党中央毛主席都是支持你们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217. 陶铸和湖南革命群众代表座谈纪要

(1966年10月30日14:00)

说明：这份材料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记录整理的，未经本人审阅，与原话可能有出入，基本精神不会错，如有差错我们负责。

你们为什么去宣传部？张平化当过宣传部副部长，现在不是了。以后不要再去宣传部了。

你们的问题是在湖南，我也是湖南的，我们是老乡嘛！说话好懂，当然不讲乡土观念啰！

张平化不是作了检查吗？（答：不深刻）一次当然不会深刻，今后还要做检查嘛！

你们是几个单位的？（陶铸同志一个一个的问，问到一个柳州的同学，柳州的问题与张平化有什么关系？）（有人答：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影响很坏。陶铸同志再一问下去）你们代表多少单位呀？

湖南的同学都回去了吗？（答：没有）见到毛主席了吗？（答：见到了）都可以回去了嘛！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幸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嘛！

按规定，张平化同志在北京是不能与你们见面的，因为他在中央开会的，他不是宣传部副部长了，但是我请示了中央，还是让他回去检查了。王延春搞的很坏。是毛主席让张平化回去的。他回去搞的也不好，我请示中央，建议他回去，他今早回去了。湖南的问题还是回湖南解决。湖南有三千八百万人民，问题要回湖南解决。湖南的命运回湖南去革，你们在北京基本要求已经达到了，张平化那天做了检查，当然不深刻，态度是好的。犯了错误还给他一个机会改正，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团结——批评——团结”。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嘛！（对二个湘潭的说）你们是湘潭的，更要听毛主席的话。到现在为止他还不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答：暂时是这样）当然嘛！要观察他，继续坚持就是敌我矛盾。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后来受了不好干部的包围的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九月二十四日作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他了。以后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还要检查。（插话：这次主要是斗工人、干部，也围攻学生。）（陶铸接着说）到现在为止，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犯错误，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还是让他回去当第一书记。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他去湖南接替周小舟以后，有一段工作作的不好，毛主席批评了他，近二年好些。（插话：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但也得有人贯彻，有的就不贯彻嘛！湖南近两年有进步，中央以前批评了他，他改了，这次又犯了错误，又批评了他，要他改。（插话：我们批评他很厉害）你们应该批判他，你们有权利。我要去检查，不完全是代表个人喊了打倒他，他触怒了群众，喊几句出出气，没关系，出于义愤，犯了严重错误，不要打倒。湖南三千八百万人，光你们几个是打不倒的，如果犯了严重错误就打倒，那打倒的人就太多了。湖南省有成绩，我家是湖南的，我说一些，希望他改，你们要逼迫他改。我主张有点压力，非改不可，（插话：“红色政权”喊“誓死保卫张平化”）誓死保卫张平化是不对的，有错误你是保卫不了的。要保卫就保卫了错误。（插话：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干了）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好。这几年还不错，有一段，例如四清，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插话：他对群众运动就是恼火）以前上井冈山不恼火。在搞社会主义这关他没有过好，我们大家都要过这一关。因为要触及灵魂，要有私心杂念搞社会主义就会垮台，什么天王老子都要垮台，不管是老干部，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就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旧观念多一点，你们在毛主席阳光下就好一些。你们看，政法学院为什么有七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当然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工作组在里面做了坏事，要负主要责任，同学是不是要负一点责任呢？

革自己的命，张平化就怕了。领导同志就是要过这一关！主席就号召大家把自己的灵魂搞干净，特别是老干部。张平化过去搞别人还可以，这次不行了。你怕？不行！你越怕越要革命。怕就要把你打倒。我找张平化谈了话，态度还好，但要看行动。毛主席说，要一看二帮嘛，两眼瞪着看你改不改。不改又造你的反，改了也不抹杀你的进步，不然就打倒。彻底帮助他革命。实在不行，用湖南话说“稀牛屎糊不上壁”，就打倒。

(有人向陶铸同志汇报湖南有派变相工作组“联络员”的情况)不是已经撤了吗？(插话：有的没有)回去一定撤(众：他们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你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几炮也没什么，炮轰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普遍的轰，引火烧身，烧一烧，炮打炮打，有错误就揭露。一是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林彪同志的讲话非常科学、正确。

(众：你上次接见中南地区革命师生的讲话影响很大，但有人说这是假的。)我上次讲的话，你们说影响很大，我只是点了一下火。有人说这是假的，我不发表声明。(第三司令部的同学插话：湖南情况是严重的)湖南情况在中南局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还不算是最严重的。你们要帮助湖南的同志，老乡嘛！(向陶铸同志汇报“中央八条”的问题)中央文件未形成，你们所说的“中央八条”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的前身。两个文件没出前，王任重通过一些讲话，与他通通气。他(张平化)迫不及待地散发，全省往下讲，想要解决县的问题，搞成了八条，这是错误的，太急了嘛！影响不好，中央没正式文件。后来中央文件不是八条，而是“五条”、“六条”，你就被动了。

(第三司令部的同学插话：现在学生的问题成问题，工农问题多，抓生产不要革命，停革命，把工人打成反革命了，这个情况严重。东北一个工厂一千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工厂革命靠工人，农村革命靠贫下中农，学生革命要搞好本单位(校)还要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大的推动力。学生不要到车间去影响生产，可以到办公室里去谈，可送大字报，可到生活区宣传调查。……你们到工农中去宣传，我们完全赞成，但不能指导运动，去随便罢官。你们支持工农，工农支持你们，互相支持嘛！县中学可以组织起来去农村，光靠大家不行，全国大学生只有一百来万。(插话：湖南只有四城市搞文化革命，但搞“反右”斗争)现在分期分批(插话：长沙五区区以下机关企业不搞文化革命？)长沙市是大城市，是运动的重点，不但长沙要搞，其他地委所在地也要搞，包括湘潭、株洲、衡阳、郴州、邵阳、岳阳、益阳、常德等中等城市都要搞。第一批搞，但领导不得力不行，分期分批搞，现在连省委还没过关，如何领导？大连七校一个抓市长，一个抓市委书记，抓到北京来了，我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他们方回去了，没有领导不行，要撑腰的领导，不要泼水的领导。先把省委、市委机关、地委机关搞好，再搞县级(插话：地委级已行了)。这次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都会搞起来的，你们回去看看。你们出来多久了？(回答不一，有两个说：说十月二十二日出来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回去你们看看。

(有同志反映，很多地方不贯彻军委指示和江青同志、周总理十月六日的讲话，把群众、学生打成“反革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统统不行。他不贯彻军委指示，你们就搞他。(插话：阻力很大。)就是有阻力，你们战胜他了，就好办了。湖南不贯彻，湖南又不是美国，他为什么不贯彻？他们应当一字不漏地往下传达。学生可以得到待遇，参加学生运动的教师也可以得到这个待遇。当然，原来四清中打成的真正四不清干部不能得到这个待遇。四清搞的不能算在这个数内。四清运动的成绩那是肯定的了，个别打错了的要平反。中央这个指示主要适合于学生，学生现在未剥削，又不当官了，为什么不依靠他们来革命？

(有的同学反映：有的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确为严重，群众不同意烧掉整理他的黑材料，怎么办？)群众不同意，那就不烧嘛！档案材料不能动。

(有同志反映：有的地方动用了军队、公安部队)军队不能动，湖南只有长沙、柳州保护电台动用了军队，那是中央同意了的。对群众不能动用军队，不能动用公安部队。

(有同志说：军队参谋向民兵作动员，要抓“右派”)那是不对的，应作废。

各地方黑暗东西很多，你们回去要斗争，要彻底揭露，不要怕，第三司令部蒯大富不是

被打成“右派”，现在成了负责人吗？你们就是要接受这种锻炼，你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的条件很好嘛！你们享受了宪法全部权利，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都有自由，坐车、吃饭不要钱，打电话、打电报不要钱嘛？什么组织都可以建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不是成立了三个司令部吗？过去革命要杀头，要上雨花台，长沙刘正栋是专门押打、枪杀革命烈士的，现在革命好多了，你革命他不准，就有阻力，要斗争。发生阻力你不斗争那怎么行？待遇不平等就造反！你们碰钉子，没关系，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有阻力就斗嘛！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湖南人民有革命精神，吃辣椒吃得那么厉害嘛！湖南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真理，不革命的一个人也要跟他斗，我没有私心杂念，我又不想当省委书记，打倒你我就长了五斤肉了？因为你不革命，我们就要打倒你，你省委第一书记领导我们革命，我就拥护你，你不革命，我们为什么不反对你？

讲来讲去还回去革命，搞久了，不回去，你革命的也会脱离群众，不要住在北京太久，不然，“保”字号就会挑动了。

(有同志讲：有的同学被开除了)不算！你说：“我没开除”就是。(有同志讲：有人说我们没做好事，不能发工资，说我们上北京是非法的)回去一律发工资，工人同志上北京是革命的，到北京是毛主席号召来的，怎么是非法的？不过要派代表来。当然工人要积极参加生产，工人不生产，你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行。我打电【话】去，工资照发，开除不算，告诉大家都回去，一个也不留。

因文化革命被捕的要放，现行反革命不放，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九是要革命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照耀的结果，但也不能说一个坏人也没有，有杀父之仇的还是有，但放到后期处理。运动刚搞起来，运动一开始就搞什么左、中、右呢？工厂复杂些，地、富、反、坏、右还是要乘机捣乱的，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放！

工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文化革命主要搞当权派，学校至少系主任以上才算当权派，还有党委。伙夫班长亦算当权派吗？

四清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彻底，我这个人并不是很保守的，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保守了，文化大革命中这样大的民主，这样大的声势，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威力，我没想到，也想不到。没有这样大的想象力，但也有些想象力。只有主席才是最高的马列主义领导，才这样放手，才能领导这样大的运动，才可以领导好。北京在十一月五日以前大概有八百万人来北京，招待都不容易，相当于保加利亚一个国家搬家。全国几千万人在串连，在搞大民主，在炮轰，搞到各个角落，省委书记动不动就揪出来，当然我不提倡，中央很多同志都上了墙，过去谁想得到？宣传部的大字报就公开了嘛！

我想，我搞十年的宣传毛泽东思想，亦没有红卫兵这几个月搞的好。我也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给大家看)开会都要念，不念不行，念多了就通了。毛主席语录到处都是，家喻户晓。毛泽东思想被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十年前我们还只会制手榴弹，十年后就能制造导弹原子弹，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事，是奇迹。外国的工程师一下班就抱小孩，我们的工程师不好干那种事。就连吃饭睡觉都不顾了，毛泽东思想被全国人民掌握就不得了，人民大会堂十个月造成，要我画都画不成。

这个运动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现在还是开始，正向全国大规模的开展，方兴未艾，强大的洪流什么地方也要触及，要抗拒就有灭顶之灾。你们碰点钉子不要怕。

(有人问要搞多久？)反正要彻底搞好，不搞好不上课，下定决心搞彻底，毛主席下了决心的，非彻底搞好不可。

(半工半读学校如何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天搞革命，半天搞生产，也可以轮班，一班串连，一班生产，轮换。

(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如何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依靠群众，彻底揭露，彻底搞大民主，现在就是学北京(指着第三司令部同学说)，你们请三司令部介绍吧！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非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掉不可！不搞臭，不搞彻底，就会“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就会出修正主义。坚决把妨碍社会主义过渡，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搞掉。

要放手大搞民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保”，保护现状，保留修正主义根子(有人说：有人不贯彻中央指示，歪曲中央指示)，有的尽是想法歪曲党的文件，造谣言，你们就起来驳，就斗争嘛！张平化同志有两种可能，可能改正错误，也可能不改。不改，你们就造反嘛！

(问：能不能公布档案？)个人档案不能公开公布，公布档案是不好的，如人民大学有一个人有历史问题，二十年前参加三青团，交待了的，这就是打击，这就是整嘛！

(此时已过三点二十分，三点三十分陶铸同志还有一个会，所以要走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陶铸同志介绍了来京简况，并请陶铸同志当顾问，陶铸同志收下了袖章及造反宣言和其材料)我不当顾问，我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几个顾问，我就做你们一个普通队员吧！

(最后全体代表请陶铸同志转达我们湖南人民的祝愿，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一定转达你们的心意，转达湖南人民的心意。

陶铸同志走到门口又转身说：张平化再不改，再对你们迫害，你们再来嘛！

218. 周恩来在首都及外地半工半读学校革命师生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31日16:00—17:25 工人体育馆)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首先向你们问好！(欢呼，毛主席万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呼口号)

同学们，战士们，我本来在开纪念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伟大战士鲁迅的大会，开完了，你们的代表让我来看看你们，我来了。(呼口号)

你们的代表提出了一些半工半读的问题，我同外地同学谈过一些。我刚才看过你们的一封信，上次同外地同学也讲了。首先回答，不论是半工半读、全日制、夜校、业余学校在我们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问实行的是什么教育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什么方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讲了。总理讲：大家打开主席语录 142 页，然后领着大家一道念。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方针，毛主席讲的一清二楚，毫不含糊。我们的青少年教育，不论哪种学校教育方针都是一样，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我们要把我们青少年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化的，最后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培养没有阶级觉悟的、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方针，而不是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把持教育时，不宣传这条方针，他是让青少年受封建文化，受资产阶级文化，再受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和平共处了，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毛主席的方针，在学校也有影响，也不是说，就是一条黑线，没有红线。毛主席的红线起作用，但是经常受到影响。青少年、红卫兵组织起来，你们半工半读学校也组织起来了。半工半读早就提倡，毛主席在青年时期他就提倡。但在反动的旧中国这一理想不能实现，所以当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半工半读时，毛主席很高兴。一九六一年写了一封庆祝他们的信，但还没有发表，因为江西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有些问题。但基本方向是对的，这样的学校在全国还有不少，但受到陆定一错误路线的影响，即使在半工半读学校里，毛主席的方针也受到影响。今年五月间，毛主席给林彪同志写了一封信，《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段，谈到无论哪种学校，都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搞文化大革命。军队要以军事训练为主，学一点工，学一点农，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工矿方面，生产大队方面也是如此。生产劳动都要学习，逐步打破工农

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逐步缩小这些差别。同时也打破文、武界限，亦文亦武，全民皆兵啦。这是主席今年五月提的，更加完备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防止修正主义，防止三大差别，加上文武四大差别。逐步缩小这四大差别。也就是使我们青少年在受教育时，就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还在开始，因为现在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斗学校和党政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处在初期阶段，对半工半读学校来说，放假闹革命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好。我宣布过半工半读学校和一般学校一样，也要放假闹革命(鼓掌、高呼口号)。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半工半读有许多并不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做的，特别是企业设的半工半读学校，他们是按学徒来对待。(鼓掌)我们的劳动工资有一定的定额，但是有许多企业，他们想增加定额，当然不准，于是他们就设法招半工半读的学生，就成了临时工、学徒工了。每天工作八小时。刚才有个学生告诉我，有时加班加点到十多个小时，但是半工半读学生的待遇比学徒工还要差。因此他就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给你们的补贴比临时工少，这是一举数得。这是你们写信，同我谈话后我才知道的，所以我首先向你们学习了。(鼓掌)但是，我又宣布半工半读学校也通通放假闹革命，这下子把他们的计划冲垮了。你们是半工半读学校，我当然按学校办事了。既然是半工半读学校，就以学为主，兼劳动兼学别样。现在闹革命就得放假闹革命，补贴照发(鼓掌)。如果你要招临时工、学徒工另外招(鼓掌)。当然计划要审查，是否要招临时工、学徒工，如果学生有的家庭困难可让他优先选择当临时工、学徒工，那就按学徒工、临时工待遇，这可由同学选择。那时就以生产为主了，而不是以学习为主了。我还在研究，允许你们赞成或不赞成，可写信给我，如果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我就更欢迎。(鼓掌)要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嘛。(鼓掌)你们到北京来串连，他们扣工资不让来，当然这不对。(鼓掌)我们通知他们不许克扣。(鼓掌)

但是半工半读多数是中学，连普通中学共一千四百万，都坐火车来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规定，十人来一个，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呼口号)，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十个人选一个，他都选自己(笑声、掌声)，这就大大超过十分之一，接待工作也就有了困难。长期下去有困难，得想个办法，因此提倡长征式徒步串连。(热情鼓掌)但仅是提倡、号召，响应的还不多，还没想出办法解决具体困难。中央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鼓掌)中央正在试点摸索经验。(鼓掌)都要坐火车不可能，因此要准备在中央办法公布以后实行徒步串连(高呼口号)。

目前还有两件事要和大家提一下。现在外地同学很多，每天还来，来的首要目的是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应满足他们的要求。(热烈鼓掌)你们想一想，你们能要求毛主席天天出来见你们吗？不能嘛！我们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众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不仅希望他身体健康长寿，还要……(有几个字不清)，为中国和世界大事操心，并且希望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上。我们处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我们是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但还总有个别少数吧，还有个一、二、三吧！(鼓掌)他们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所以我们既希望能见到他，又希望他健康长寿和安全(众呼口号)，怎么可能你们一来就接见？得有组织的接见，也不能天天接见，要分期分批的接见。每天都有人来，不能天天接见。这个简单加法你们都懂得的(笑声鼓掌)。因此，第一，北京同学应先让外地同学见到毛主席。(众呼：毛主席万岁！)第二要劝说外地同学分期分批来到天安门。今天到会的北京和外地同学各有二分之一，要按这个原则办。现在北京的同学很少，外地同学很多，所以北京同学在十五天内不要到外地串连，留在北京为外地同学服务。(鼓掌)现在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为群众呢，还是当官做老爷？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呼口号)(总理要求等他讲完一起呼。他说，我的时间随时被你们拿走，你们去中央请愿，我听到了能不过问吗？)和外地同学交流经验，学“老三篇”，这是最好的为人民服务。因此半个月不出去，当然以后出去，你们要为外地同学服务。组织居民为他们服务，

为他们做饭，当然这样也会影响给外地同学烧饭，特别是半工半读的学生，你们会劳动、能劳动，应该作出榜样。

(有的同学问：两条路线斗争怎么进行？人少了。)当然，人多了声势大，三个人就不能批？！我不相信，青年人思想变化大，不要怕人少，到外地去串连，迟早是要回来的，总要碰头的。有的革命左派说，那些保守分子出去串连，能好吗？走的时候是保守派，回来时是革命派，欢迎嘛！左派也不是自封的，要在斗争的实践中考验。

我们可以向你们宣布：学生放假闹革命至少要放到明年暑假，(鼓掌)大概这个消息最高兴了，还有十个月，所以不管在家的，在外地的，搞斗、批、改要好好地想一想，最好的串连是徒步串连。有人说走路耽误时间，乘车一会儿就到了。我们长征剩下的同志，如果意志不衰退，回忆起来长征是很兴奋的。(鼓掌)想起长征途中，群众诉苦的声音，怎么不感动？你们现在有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六大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外加放假闹革命。(鼓掌)你们想一想，世界上那个国家敢这样做，没有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能做出来吗？你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鼓掌)四十年前，五四运动的学生，想起你们来真是幸福。当然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比起你们，我们年青时幼稚得很，你们的思想更高。(鼓掌)

你们出去第一步是调查研究。要有这样的伟大心胸，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全国变成像林彪同志说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想到这些你们的心胸就会开阔，就会经得起风霜的，不是温室的花草了。

噢！讲得太多了，结束了。让我们一起高呼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219. 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代表座谈纪要 (1966年10月31日)

座谈日期：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九点十分

座谈地点：北京国务院某会议厅

参加座谈人员：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闫达开同志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李颉伯同志

中共华北局文革小组卢志彬同志

中共河北省委文革小组茹洪声同志

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代表赵建敏、胡忠信、齐熙国等二十人

天津市大专院校造反总部殷夫等六人

我们在晚九点十分走进国务院某会议厅，周总理迎到门口，一一和我们亲切握手，让我们坐下，关心地问我们的名字、家庭情况。

总理十分关心我们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组织，提出了很多问题。

总理问：你们谁是总部的？

答：我们没有总部的。

总理说：不，我是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

赵建敏说：前三个(指被接见代表名单上的前三人)。

总理又逐个点名，并问：谁是总指挥呀？(赵建敏迟疑了一下)。

李颉伯同志插话说：你们现在可以公开了。

总理说：你们对我可不能保密呀！

赵建敏答：我和马桐臣，马桐臣没来。

总理问：你们有多少人？(来京的)

答：共来五百多。

总理：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呀？

答：家里还有四千多人。

总理：啊！这么多人啊，你们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答：有六千多。

总理：学生有多少人？

答：四千多人。

总理：你们这边有多少学生啊？

答：我们这边有三千左右。

总理又关心地问：怎么编制呀？

赵建敏：共分八个连。

总理：这么大的连。

赵建敏：我们以红卫兵为核心，还有红外围，就是红战友。

(总理此时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将天工红卫兵、红战友写在代表卡片上)

总理：红战友这个名字很好哇！我可以当你们的红战友吗？

大家高兴地回答：可以！

总理：红卫兵有多少人？

赵建敏：一千四百人。

总理：一千四百人，八个连，每连一百八十人吧？

李颉伯：不到吧。

总理：八八六十四，一百八，对！就是一百八十人，你们这是一个小团、一大营啊！又对赵建敏说：你这个“官”不小哇！(大家都笑了起来)

总理又说：你们不都是指挥官吧？比如吴淑平，你是什么？是连长，班长，还是战士？

吴：是一个战士。

总理：在总部吗？

吴：不在，在连里，资料组。

总理：你是来记录的，可以记全点。

总理又对大家说：你们是全权代表吗？

赵建敏：是。

总理：好！一言为定，说好了，我们就好谈了。

(此时，天津造反总部来了六位同学，总理又一一问了他们姓名，当点到我院红卫兵驻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联络员于登元同学时说：“于登元，你也和他们是一派？是左派啦。”于笑了笑，没回答。)

总理说：“谦虚吗？”当总理知道他家在邢台地区时，总理又关切地问：地震时，你们那儿损失多大？

答：不大。

总理：最近又发生两次。

李颉伯：我们还不知道呢！

总理：让你们安心开会嘛！没告诉你们。河北省委人很少，不仅你们闹革命，还有工农群众嘛！还有多少事情嘛！你们应该眼界开阔，胸怀大志。心胸要放大到世界上。

(此时，由总部的一位同学谈话，引起了总理的一段话)

总理说：我给你们点知识。毛主席在青年时代一直是襟怀坦白，胸怀大志。毛主席在一九二五年第一首《沁园春》有多大的气概！这是主席精神，我还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要从正面观察人。

(此时总理从衣袋里拿出语录摆在桌子上说：)

劝告你们一件事，不要搞小动作，有事摆到桌面上。你们青年一代，要胸怀大志，你们搞革命斗争，从小要立定大志，向毛主席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要学毛主席的好作风。实际就是主席的基本功。进入社会，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阶级分析。青年时，最好的调查就是把自己家庭研究一下，好的办法是自我研究。我不是常说嘛，思想、政治、家庭、社会，生活五个关，我们要破旧立新，对自己的家属、亲属、朋友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知道对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对自己的思想也进行阶级分析，这是社会调查的开始。年轻人不能一下调查清楚，要逐步深化，到老不休。

总理又说：好！我现在和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你们是左派啦！谈谈问题，其他六位是见证人，你们不是他们学校的。

李颉伯插话说：他们是一个总部的。

总理：天工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嘛！

总理：我今天头一次接见天津的同学，我首先推荐毛主席的基本功，从调查入手，刚才谈了第一件事。第二就是民主，现在你们说，得到的民主多不多？算过没有？有多少？(这个问题先后问了齐熙国和吴淑平两同学)。

总理：噢！你们算得不清，我给你们说说吧！有多少自由有多少民主，多少权利。你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闹四大嘛！第一是大辩论，你们对什么都敢批驳。省委如何，你们都敢提。谁的大字报你们都敢写。你们到北京还贴我们的大字报，你们有权利啦！大鸣，即鸣放了一下，当然可能有的是空炮。轰了一下没东西，那还不是空炮啊！实弹就要有材料。

大放，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你校基本是两派，将来还要分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思想动态是经常变化的。天津不知道，从北京看就是这样，原来两派，后来又分，分得很多，这是个规律。

这就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六大权利，过去不感觉，现在你们得到权利了，你们什么话都敢说了，这是言论。对河北省委提了不少，你们还没有说，我已经看了一些。还有出版，你们至少有油印材料，你们有铅印的吗？(众答：有。)这不是出版的自由吗？集会，你们大会小会都有了。结社，你们不是组织红卫兵了吗！游行，你们都游行到北京来了，还带有点示威性质的。闫达开是站在前面吗？(闫达开同志说：是。)你们要走路来。天津到北京是小长征，四天就到了，应该让你们长征。如果你们走来，我就排队到大门口欢迎，还要把你们都请进来。秘书追着告诉我这个消息，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去开会我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让达开带着游行很好嘛！晚上李颉伯告诉我，才知道你们上汽车了。我怪省委太体贴你们了。(此时李颉伯插话：我应该检查，没领会总理的意图。闫达开说：我当时也没坚持。)

总理对大家说：你们还怕把闫达开累着啊？你们说全部来，我说你们来二十人。原来我

叫你们双方都来十至二十人，自己决定，可是你们不同意，说这是承认双方。当然要承认双方，就算他们是保守派，也要承认，就连资产阶级议会也还承认彼此了。英国议会有保守党、工党、共产党。法国皇帝被推翻了，也还有保皇党，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呢？总是有左、中、右的，政治态度上有区别。承认双方不是轻视哪一方。刚才你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左派，这是你们还认识不清。政治发展是要分派的。中央对学生组织是可以承认几派的，要是一下子就统一起来，那才是迷信呢！不承认也会内部分派，思想动态永远无止境，如果都一致了，人类也就消灭了，因为没有矛盾了。现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矛盾，就是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就是这样矛盾的嘛！对立统一的嘛！我打电话是通过李颉伯打的，没有什么阴谋！你们不要把什么都叫做阴谋。对敌人才是阴谋，对自己怎么说得上是阴谋呢？到这儿还是和你们二十人谈，你们五百人来只能见一面，或者我演说，谈话还是你们二十人。你们坐汽车来了，他们坐火车来的，你们九点多到的，他们两点到的，你们见到了没有？

众答：没有。

总理：这不好。你们不见他们，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呀？这怎么政治斗争嘛？不见面怎么行啊？不在一起怎么行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怎么能行呢？

孙桂香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总理：可以告诉你们，(这时总理回头问秘书)他们在哪儿？

秘书：他们在化工学院。

总理：他们住在化工学院，你们去拜访吗？都是同学嘛！你们是平等兄弟嘛！要不耻下问(总理解释，成语要新鲜，要不叫人误解)，大队人马总不能，你们要走来，我就欢迎了，这个精神没有发扬下去。

闫达开有胆囊病，现在又有点痛，他不叫我说，我得跟你们说，他是好同志。

你们精神用得当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前面来，他们(指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面就来了；你们申述，他们也申述。宪法有六大权利，毛主席说，我们规定的少了，按毛主席的意见，连罢工、罢课、罢税、请愿都写上。现在虽然没写，你们已超过了，预先放了假，你们就不要罢课了。前一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是在某些问题上。

现在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大字报就是主席支持登出来的。你们想到大字报能登到报纸上吗？我都想不到。只有我们主席才能这样做，才有这样大的决心，这是举世无双的。列宁死后，斯大林保守，许多东西不敢在报纸上登。这张大字报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字报登出之后，我们就宣布放假，这是在北京的常委请示毛主席同意的。

不能把一个人做错了事，就把什么都说成是错的了。一件事做对了，可又有的做错了。放假是北京同志们提出的，但是又出现了限制大字报，不让在外面贴等框框，束缚了群众。不要说犯了错误的同志一无是处。照主席的意思，放手就要放彻底。只有主席伟大，一张大字报把全国学生都发动起来了。现在看，放假到春节，是不够了，至少放到明年暑假，如果你们要知道时间这么长，你们就一定走来了。

众说：对！

朱文智：我们可以走回去。

总理：好！可惜工作离不开，不然我可以跟你们走一趟。我这可不是激将啊！你们革命小将用不着我激将，你们应该激我的将。你们坐车花不花钱哪？

众答：不花。

总理：噢！不花，还不是国家的钱哪！你们在六权、四大、吃饭不花钱，这么多的民主权利，这么大的民主，要不要集中啊？你们看看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的民主，要高度的集中。你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只有毛主席敢下这个决心。你们也承认集中才来到北京请愿。这是上下关系，毛主席给你们最大限度民主。现在我向你们要求，要一点集中，集中到中央来。闫达开同志的问题，不管多么大，还是要中央来处理，你们说是不是？(众答：是。)

总理：好！你们承认毛主席的党中央，就让中央来处理。（总理指着墙上的语录牌说：）国家机关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你们会这样做的。由民主集中制发展到政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最大的民主，对敌人是最强烈的专政。

毛主席进北京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是对反革命，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专政是保护人民的，你们也得到了专政的保护，专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武装方面，武装是专政的工具，就是人民解放军。林彪同志说得很清楚，没有军队就夺不了政权。革命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

要依靠广大人民，对解放军必须尊重爱护，他是保护你们的。你们同学们运动发展到“高昂”的时候，就挺身而出，有的就到机关里查材料了。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精神是可以推广的，但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情有可原，但不可为续。热情好，但方法不可效仿。国防科委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机而入啊！要是推广这个经验，解放军就忙了，要冲到这个地方，我们只好派解放军去保护了。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家，随便一问他们能承认吗？热情可嘉，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说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查了一番，一检查就三、四个钟头，这样就影响了火车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办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这样就分散了国防力量。

我们给解放军订了几个纪律，限制解放军要“五不”。讲话不动气，挨骂不还口，交涉不动手，打了不还手，打伤不开枪。不要对革命青年动气，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打伤了要说一句话：“同志们！你们做错了一件事，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凡是革命的青年人，听了都会感动的。解放军是徒手保护你们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复杂的，你们不知道界限，没关系，知道就不会那样了。对毛主席的解放军要尊重。

另一个专政的法律工具：公安、法院、监狱，这是对无产阶级的敌人镇压用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维持人民秩序的。比如：警察，人多就要警察来维持。专政的权力要交给国家掌握，应信任我们国家，党来行使这个权利，你们不要干涉。

北京政法学院，要揪工作组斗，追查工作组的档案，我们没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把材料藏到了档案室，同学们就追到了最高法院，王不给，同学们拿大棍子给撬开了门（档案被破坏），我们出头了，给同学们做了工作。中央决定让王××停职反省，同学们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设在法院的联络站。法院是专政机关，我们要保护，当然监狱更不能了。

第三，专政的宣传机关，对人民宣传，对敌人打击，这是新中国的声音，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所以党所领导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这些由国家机关掌握，不能由一部分同学去占用。消息登不登由新华社决定。你们的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在大街上贴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外国记者抄去了，有的外电传出了，但《人民日报》、新华社不发表，发表就成为正式的了。有些地方还要保护它的尊严，有的天安门两旁，大会堂的柱子上也要贴标语，我们说服了，这两个地方没有了。中南海的红墙上现在也贴上了，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大字报贴的范围已经超过了，但是我们还要等一等慢慢说服，等同志们觉悟了再慢慢来。

这三件事要抓紧。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今天既然到我们这儿来，首先要给他自由，信任中央嘛！专政只能对敌人，你们不要陪他了，你们同意的话，就撤走在达开同志身边的同学。

总理：你们同意吗？

众答：同意。

总理：达开同志今天不让我提，颉伯同志还说没把握，你看怎么样，一讲大家都同意了，同志们很懂道理嘛！达开是个好同志，他很尊重你们，他有错误，他会检查的。这样你们就

主动了，要不保守派又要说你们限制他的自由了。我今天主要想谈就是这些，前面说的是为了烘托，画龙，这一点是点睛。前边我说的也不是废话吧！对你们也有帮助吗？（大家答：“帮助很大。”）

总理：年轻人一时想错了，想到就是了，我不责怪你们。你们做错了一点事，完全允许的。五十年前，我们也有好多笑话，你们比我们进步的多，我们很高兴。要不是时间关系，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当然了，你们也不是扣留他。（此时达开同志插话：不是扣留，是解决问题。）

总理：当然，你们的理由是怕别人抢去了，这点不行，回到天津也不能抢来抢去，我打电话通知他们，谁也不能再抢。前些日子我替雪峰同志办了一个事情，雪峰同志在北大作检查，快完的时候，从旁边插进一支军队。（李颉伯同志插话：不是真的军队，是学生，是红卫兵。）

总理说：他们说要保护雪峰，让他上了一辆小汽车，后来开到了政法学院，其实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查四次的时候，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检查了六次了。雪峰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让他检查得通过中央。北京五十九所高等院校，光北大就有七八十个组织，每个组织都检查一遍，那怎么能行呢？

我已经答应了他们（指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明天接见他们，我说你们是左派，就是左派，我不会两面派。当着他们的面我也说他们是保守派。说你们是左派，但不能说你们每一个人一切思想都是左的。有时候就过了，是带引号的“左”，那就是形“左”实右啦。看起来，天津的事，我也沾上手了，要找我了，放不下了。[李颉伯对殷夫（造反总部的一同学）讲：总理很忙，别的学校就别找了，错是我们犯的，这样我们心里已经够疼的了。]

总理说：来也好嘛！来了总会对你们有帮助吧！

大家答：有，帮助很大。

总理：我只解决天津工学院的问题，别的学校别来了，以后有什么一概在天津解决。

现在我提三个方案：

第一，是你们全部来北京解决，我想你们是不会同意的。

第二，只限于你们两派争论和省委关系在这谈一个头绪，回天津解决。

第三，干脆所有的问题都回到天津去解决。

今天是三十一日，你们要谈，就要耐心等，等一个星期，我把时间安排安排。我不让你们回答，你们回去考虑考虑。我见完他们（指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你们再回答。明天我见他们。以后还要见你们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指我们留达开同志解决问题。）

总理：我要预告他们，不许他们抢，要抢，话就要说得重点。我下面还要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去解决，我就谈到这儿，你们也别说了，反正我还见你们一次。另外，达开和李颉伯同志去跟同学们见一面，看看同学们。

（达开和李颉伯同志表示同意）

这时，胡忠信代表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赠给总理一个“八·二五”帽徽和一个经历过“八·二五”革命风暴洗礼的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袖章。

当把袖章献给总理的时候，总理伸出左臂，戴上了我们的袖章。

总理在接到我们的“八·二五”帽徽时，关心地问道：“八·二五”是什么意思？

胡忠信说：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

总理说：噢！这是你们解放的日子。

最后，总理和达开、李颉伯等同志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220. 李富春对七机部传达中央指示 (1966年10月31日)

材料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时间是指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处理方针：

一、凡斗错了的，错整了的，压制的，一律予以平反。个人写的材料一律退回，领导干部承认错误。

二、凡是用作为批判错误路线的材料在不至于引起群众斗群众，不影响全面的情况下，由领导主动提供给受压制的一方面群众。

三、凡是引起群众斗群众的材料，如排队名单、工作组报告、工作手册、会议记录、上级指示，这些材料经多方群众同意，可以当众烧毁。如果不同意，请上级处理。

现在有些单位比较被动，引起一些群众抢材料。处理这个问题，说不清楚的可以请上级派人处理。如果不迅速办理，办理不下者，只好停职反省，因此要求各单位主动处理这些材料。

221. 刘宁一、赵毅敏在接见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1966年10月31日)

关于工作组的情况，因为不是我们派的，我们不清楚，是宣传部派去的，我们不管这个事。刚才听说你们来了，来不及回来。上午到机场去了，下午参加纪念鲁迅的大会，才回来。

吴传启是革命派。你们和吴传启是一起的，你们是革命左派。我们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你们把这类材料收回(指整人的材料)，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中央和军委有指示。但是对工作组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我们有个原则，有个规矩。不要什么检查材料，凡是材料、笔记，该退回的退回，该当众烧掉的，就当众烧掉。传达这事有多少日子了？(有人插话：有两个礼拜了。)如果他们有这类材料，你们提出要求退回是合理的，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开批判会，他们应该参加，今后你们不必来这么多人了。打电话就让他们去，我们负责通知他们。只要有材料就退还，一时来不及就明天退回去，我和赵毅敏同志负责。你们说他还送我一份，我没见过，我负责查清，如果有，我就退回。你们不用怀疑，我是支持革命的，我是支持造反的。你们和吴传启同志在一起，我是支持你们的。你们有事给我打一个电话就行了。潘梓年同志，林聿时同志，吴传启同志我都熟悉。刚才开会时，听说你们和吴传启同志一起的，我支持你们。(赵毅敏同志插话：是左派也打不成右派。)是右派装不成左派，是左派也打不成右派。你们革命派，违反十六条，违反毛泽东思想，就要反对嘛！派工作组本身就不对。有事你们告诉我就行了。如果谁还有材料，要跟他们算账，你们告诉我就行了，我支持你们。(赵毅敏同志插话：中央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我负责给你们解决。你们说那份材料还给我们部里一份，我负责查清，一礼拜前我负责查清。凡是我们派出当工作组的部让他们查清，马上让他们找，你们不必那么急。(赵毅敏同志插话：宁一同志说了，我们一定负责。)不但这个材料我们要清楚，他们有什么演说、讲话，我们也要查。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这是共同的事业，我们坚决贯彻十六条，我们要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只要站在革命路线上，咱们大家就一起干。你们查出这几位同志有什么错误，我们要负责，因为他们在我这里工作。这不是你们或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事业。(高宣扬：希望把这几位同志的材料，交给我们……)他们手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咱们都站在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我们要根据党的利益来检查，你不能说谎，烧了的不能说没烧，没有烧的也不能说烧了，我们要从思想上、从党的纪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对立的立场就解决不了。

我们还要负责检查他们的言论，因为干部在我们这里。你们不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了解。他们执行了错误路线，错误路线不是他们创造的，就要看他们的态度怎样，不是谁对谁有意见，我们对革命要负责任。他有错误思想我们要批判。

222. 周恩来和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座谈摘记 (1966年11月1日)

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五名代表和共产主义红卫兵五名代表共二十人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晚九点十分到夜一点多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亲切交谈，总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并给我们做了重要指示，座谈中在座的还有华北局的负责同志，河北省闫达开、李颉伯同志。

晚九点钟，我们二十名代表来到会议所门口，总理走出门外迎接我们，我们看到了总理，满面红光，身体非常健康，走起路来十分强健有力。总理虽然年余六十，但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我们心中万分高兴，为我们革命老前辈的身体健康而感到幸福，总理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我们的代表一一向总理问好，并代表全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和共产主义红卫兵全体战士通过总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并祝林副主席、周总理身体健康！

我们向周总理汇报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一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毛主席给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说有事研究，这时才结束了同我们的谈话。周总理带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共产主义红卫兵的袖章，并请总理将我们的另两付袖章送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我们给总理带好了袖章，总理说好，我跟你们合个影，合影后，总理不止一次、两次的和我们亲切握手，我们个个心中都下定了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座谈开始，总理点名：“赵红旗！”赵站起来回答：“到。”
总理高兴的说：红旗这个名字很好！你是后来改的吧？
赵答：不是，从小就叫红旗。
总理：你多大了？赵：二十二岁。
总理：噢！这也可能，总理又点名：王淑兰！王：到！
总理：你是北县的，噢！是农村的，你们那儿闹地震怎么样？（总理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的生活，就详细地关切地问了地震区的情况）

总理：你回家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呀？王：我回家过一次，你放心吧！现在没事了，家里都挺好的，照顾得非常好！社员干劲都很大！

代表插话：我们搞四清都在地震区了，那里建设得很快。

总理：噢！你们在哪个地区？

代表：我们在隆尧地区了。

总理：我去隆尧时你们在那儿吗？

代表：在！当时您在隆尧县委大楼下指挥战斗，我们有许多同学都看到了您。

总理继续点名(这是共产主义红卫兵的同志)：刘学敏！你是宁晋的？也是地震区，你们那儿的房子盖起来了吗？

刘：我不太清楚。

总理：你没回去看看吗？也没有去信问问吗？

刘：没回去，家里也没告诉。

总理：噢，家里人是怕你们惦记，你要关心嘛！往家里写信问问嘛！

李颉伯：总理一直非常关心这事(指地震)。

(总理继续点名，互相交谈着。念完了人名单后，我们就开始谈起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提出了我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袁血卒和中央××领导人的关系问题。

代表问：据天工红卫兵某些人说，天工红卫兵曾三次会见了中央××同志，交换了袁血卒的问题。

总理：噢！这倒是个新闻！怪事！××近年一直休假，更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接见红卫兵呢？

一个工作人员插话：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接见过一次，在大会堂。

代表问：一个天工红卫兵战友××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京回校后说：“我这个地主狗崽子也到中南海兜了一圈！”

总理说：这是吹牛！中南海大得很，在外边转也是转一圈。

总理：袁血卒是什么人？

代表：袁血卒是我们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是广大革命师生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经省委批示了的。

总理问闫达开和李颉伯：是吗？

李颉伯：(点头)批示了！省委同意批斗。

代表：可我们批斗袁血卒是大阴谋。

总理：黑帮揪出来，你们就斗嘛！怎么斗黑帮还是大阴谋呢？哪儿那么多大阴谋？

(此时总理马上派人用电话去调查关于袁血卒和××同志关系的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

代表问：袁血卒的大女儿在天津市女一中上学，据说她近期请假回家整理她爸爸的材料，就等××或总理的一句话了，只要有××同志或总理的一句话她爸爸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总理：这种人就是吹嘘！我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把我当成他的后台？这更好证明他是好吹嘘的了。

(电话，此时调查报告送来了)

总理调查报告：天工红卫兵代表共六个人，通过文革小组介绍合乎手续，九月二日××接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调查袁血卒的历史问题，××介绍他们去中央组织部，并告诉他们袁血卒过去的历史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不然就不会派到天津去工作，他们向××汇报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他们的材料转给文革小组，以后又来了，没接见他们。另外，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接见过他们，但从没给他们(天工红卫兵)写过信，××同志说：“我从来没给任何一个红卫兵写过信，只是接见过他们。”

接着又谈到中央××领导人支持天工红卫兵的问题。

总理：是革命的就要支持，你们要是不革命，我就不和你们在这儿谈话了。我支持你们，他们我也支持。这不能说是折中和稀泥，思想总是在变动，都有先进与落后。

代表提到左派和保守派问题。

总理：关于保守派问题，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党内也有中间的，偏右的，各个队伍都有左、中、右，不过左派有的多，有的少，左派和先进一开始都是少数，经过团结和争取可以变成多数，而多数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变成少数，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一时一个变化，左，是有限度的，左的超过了限度就下来了。我和第二司令部谈过话后北京××学院马上开始整风，他们过于相信工作组了，我问他们什么叫开门整风？他们说：就是让过去受过他们打击的同学也参加整风，让他们给予批评，给提意见。这好啊！这很有涵养。他们给我写了封信，我给他们发表了，当时还有××学院热烈支持响应。北京各派也还有分化，目前达到高潮。

我们和总理谈到大方向问题。

总理说：我对北京院校讲的话，我现在还认为原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八·八红卫兵也好，其它各种名字的红卫兵也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是以十六条为纲领，那个红卫兵也承认这几点，大方向能说不对？你们的领导是毛主席，方向是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纲领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纲领——十六条，大方向当然是对的。你们应该统一但又不能统一，这是个思想态度问题。左、中、右反映一定的阶级社会存在，先进开始总是少数，争取多数就要排除右倾错误思想。成为多数以后，又出现新的错误思想，不断排除，不断进步，阶级消灭了思想也有左、中、右，思想没有变化了，人还有什么意思？有了保守的，就得排除吗？在斗争实践中，锻炼自己嘛！

代表：可闫达开同志说我们大方向是错的，因为我们和省委进行了辩论，我们大方向就错误了。

总理：你们是绝食的？代表：不！我们是反对绝食的。

代表：是的，这个问题闫达开、李颉伯同志都知道。闫达开、李颉伯点头说：“是”。代表汇报十月二十七日的情况。

总理说：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应该讲道理。要材料，追查材料，中央要发一下紧急通知，解决这个问题，该交的交，该烧的烧，因工作组接受领导的路线不能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代表又讲到十·二十五，十·十七事件闫达开用大汽车开路的问题。

李颉伯说：确有这事，闫达开同志只得这么检查，再详细就不好说了……。(然后代表提起长征的事)

总理：长征问题，进行徒步长征，陈伯达同志给讲了，一些大学生先到人民日报社，并且和陈伯达同志吵，说陈伯达同志搞阴谋。大串连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嘛！北京学生南下的多了，走了还回来嘛，并且也不是叫你们都去，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接见时还谈了这回事，有人说：北京学生都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搞法？两条路线斗争，不是同学间彼此斗，不是你那派斗我那派，也不是我这派斗你那派，不希望同学斗同学，保守派不是100%都保守，观点有错误可以改正，不断的变，路线斗争不是一方走了就不能进行，走了还要来嘛！路线斗争是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路线错误是领导不是学生，学生受影响、受蒙蔽，应当解脱出来，你们可以讨论，讨论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同志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三种提法差别在什么地方？少数人就不能搞路线斗争了？三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争论，我和我的秘书在办公室里就进行讨论，人的思想斗争反映路线斗争嘛！比如我吧，脑子里也有保守的东西，不过我想想之后，扫除了保守的就先进了一步，昨天的稿子，今天改了几个字，这就是斗争，人的脑子要象石头那样僵化，那也无所谓人类了。

不要你打我，我打你，应抓实质问题。我今天就讲这些了，你们把全部的问题想一想。关于你们同那一派红卫兵的争执和省委的问题是在北京解决还是在天津解决，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保证不武斗，我保证说服他们不要武斗，他们打你们，你们也不要还手，这不就停止了吗？省委的问题是另外的，他们要检查。争论我不参加，我参加了就不能办别的事了，我只能给你们扫清障碍，打人的事可以解决，以前你说他们打你们了，他说你们打他们了，并且也找些借口，刚才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以和省委解决自己范围内问题，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听毛主席的话，坚持下去。

不要堵省委的门口，有子弹就炮轰，堵门口省市委不能办公，始终揪住不放，那省市委的工作怎么做？

十月二十八日^①晚上的会议决定发一个紧急通知，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把中央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了。以前党委和各中央局有些变动，有些地方连中央精神也来不及传达，社论一发表，红卫兵就起来了，就冲来了，这样也好嘛！使我们的干部受了锻炼。

李颉伯：那个材料我们省委强挤了两天时间念了一遍。

总理：这次我们吸取教训了，所以用 10~20 天时间充分学习领会精神，你们好好整整队伍，不然会分化的，北京这边象××和××大学都化整为零了，××大学分化到一百多个战斗组织了。各种思想都在变化，这就要内部好好整顿，提高思想水平，必须按十六条整顿，把思想水平提高了，战斗力就加强了，当然说的是思想战斗，一旦国家有事情，你们就成了后备队了，以民兵为标准了，目前还是个文化战斗队。这两个书记(指闫达开、李颉伯)不能留在这儿，我的意见不在这儿争论下去，要高举主席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会胜利。

我不赞成留在这里，天津的问题在这里不好解决，我只帮助讲些大道理，不是保守不可变进步，左派也可能变成保守，政治态度是可以变化的，保守可以变进步，左派超过界限就可以变成保守，革命左派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

你们天津工学院的问题我不了解，我们也不想参与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往里拉我，我相信省委挺身站出来检查，省委解决不了会派人去，但决不是我。

现在把打人骂人取消，你们不打他们，我说服他们不打你们，你们大本营在天津，你们可以写材料给我，我可以看看，也可以转给中央文革小组，我一再讲我不参加你们的争论，我不做总裁判。闫达开、李颉伯在北京总要和你们谈一次，派代表还是全体？(李颉伯插话：派代表。)我认为代表好！派代表可以坐下来谈问题，人多了一起哄怎么谈问题？象现在这样打不起来，人多了就不能保证了。我还相信省委，你们可以再找找看，省委再解决不了，可以再来嘛！进一步解决要靠自己努力。

总理问：你们知道我给他们(天工红卫兵)讲什么了吗？

代表：我们不知道。

总理：没有告诉你们吗？

代表：没有。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些大道理，都是主席的大道理，最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恢复闫达开同志的自由，他们很快答应了，不要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怕别人抢走了(指闫达开)，听说你们今天也抢了，是吗？

李颉伯：没有抢，是我们去看他们的。

总理：听说你们要扣留他们？

李颉伯：没有扣留，你打电话要我们一起接见，我们马上一起来了。

(接着我们又谈到长征问题)

代表：根据我院的情况是否适合长征？

总理：徒步串连，到工农中间去嘛！做长征打算，整个大串连要经风雨，见世面，要有准备，有个安排，从现在看，春假[节]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不了的了，可能到暑假才能结束，

^① 另本作 10 月 18 日。

从长征利益着想，还是把事情处理好，长征不是小事，凭一时激情不行，应该做好准备，应该好好安排，长征到社会上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昨天见他们(天工红卫兵)也谈了这个问题。

我正在开会，听说他们弄着闫达开步行到北京，不管是他们弄着阎达开同志，还是闫达开带着他们，二百多里地嘛！来个小长征嘛！锻炼、锻炼！当我打电话告诉李顿伯同志不要派车去接他们时，也是已经晚了，他们已经上车了，看来长征不是容易的事。

代表们谈到搜身、封门的问题。

总理：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广播器材共同使用，只能平等相处，解决问题。

总理：我反对这种说法。

最后出来时，家在地震区的同学对总理说：总理请您转告毛主席，灾区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非常好，灾区人民无限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请他老人家放心，总理的问候是【对】灾区人民巨大鼓舞。

223. 张春桥、戚本禹 在接见中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军等组织时的讲话摘要 (1966年11月1日在政协礼堂)

张春桥：

红卫兵成立全国性组织，一定要经过中央讨论。你们有这种积极性很好，我们不反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条件如何，是不是没有这种组织就不行，是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因为整个运动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央都直接把指示告诉全国人民。每一次接见都提出了当时的中心的，竭力避免形式主义。开会一定要作报告，报告三小时，现在都打破了这些。毛主席向来都不喜欢这些，不需要讲的就不要讲嘛！也可以用其它形式，如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党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毛主席的路线经过斗争得到发展。现在上千万人在串连，到北京来，几百万人在一起，有的来过几次，这你就没法统计了。原来想分期分批的，现在都打破了。这么大的运动，也不能定框框，很多的群众在串连中能解决。天南地北，从哈尔滨到海南岛，在群众大串连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解决。

全国性的这样的组织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串连的单位今天可能是左派。在大动荡中，青年也允许犯错误，观点也可以改变。大动荡中建立这样的组织有非常的不稳定性……现在，你们要做艰苦细致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能满足于少数派，过去你们被斗是光荣的。在革命高潮中，如何把左派组织起来，团结大多数，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不是讲话发通告能够解决的。现在就缺少艰苦细致的工作。共青团中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改组呢？还要看一看，因斗争在发展中，变动很大，改组的放在后一点比较好。现在不要急于建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戚本禹：

大方向是对的，潮流所趋，红卫兵是否代替共青团还得考虑。成立全国性组织是一种趋势，将来总会建立的，这是大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全国红卫兵的大事，对整个世界震动很大的。因此这么大的组织不能仓促建成，要做很多的工作……

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主席不能做你们的统帅，这不是小孩闹着玩的事情，牵涉到国际关系……你们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出了大字报，外国人都很感兴趣。……我们(两人)建议你

们不要用这个旗号打出去，打出去反而对人家国家的红卫兵斗争不利。日本出现了被抓了，就搞秘密组织，抓是抓不净的，革命的大火是扑不灭的。你们搞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有联系了，可以抓，这样好心成了坏事，对外国(革命)并不有利。

全国性组织将来是要成立的，但经过一定时期。文化革命运动要经进一步的阶段，大动荡，大分化，比较稳定的时期……你们要成立，不要比建立全国性的组织，要比做踏实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要急于成立这种组织，到时候你们不成立也不行。那时候，我们再听听你们的意见……各地方还很艰苦，你们要更好地做些踏实的工作，你们会讲话，会分析，都是风流人物……到各地联络，调查研究，哪些是左派，哪些是保守派，哪些人拥护毛主席。

你们要做踏实工作，不要打旗号，目标小，有好处，懂吗？

将来是要成立的，前途是光明的……

224. 访谢镗忠^①谈话纪要

(1966年11月1日)

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姜健生访问谢镗忠同志(中央军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员)，及金平同志(统战部宗教事务局秘书长)，本稿为姜健生整理稿，未经谢镗忠及金平同志审阅。

我(姜健生)首先把辽宁省沈阳市文化大革命情况向首长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如辽宁省复官风问题，官办红卫兵问题，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个负责人(其中两个是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员教师，最早向院党委贴大字报的，被绑架，殴打、失踪之事，省委领导的一些问题……(以下略)等等，认为省市委问题严重。

谢：你们认为省委有问题，认准了就造反嘛！

我：我们总部的人认识比较统一，但是有的人有些思想顾虑，怕万一错了不好办，十六条说：“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怕搞错了被抓成右派。

谢：错误是难免的，无意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你没有那个右派思想，怕什么打成反革命。

我：我们能出去干事的人不多，我们有××多个红卫兵，各种组织加上串连去的除外，剩下的就不多了。

谢：北航“红旗”也就一二百人在那儿坚持斗争，看准了心就齐了，你们那么多人还不行？

我：北航“红旗”那种作法有不少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闹不成样子，过火了，不知中央文革小组怎样看？

谢：造反吗，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北京的红卫兵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炮打××，到省委，省委书记根本不看在眼里，××都敢造他的反吗？

我：我们还想找中央首长谈谈，省委问题能不能给提提线索，指导指导。

谢：不行，我们都忙得很。

金：你谢伯伯成天连午睡都没有，一天只睡二、三个，三、四个小时，他主要是管军队的事，与文革首长在一起工作，彼此也不那么熟。

谢：中央首长更忙，事情多得很，哪有时间找你谈话。

金：总理非常忙，天天工作到深夜。有时批着批着文件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又继续工作。

谢：你们不能光找我们，主要是你们自己干，大方向可以给你们指一指，具体还得自己

^① 谢镗忠，中央军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干，否则什么事情都来指导，包办代替，达不到锻炼你们，锻炼人材的目的。

谢：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运动起来了，材料也自然有了。省市委问题主要是靠发动广大群众去揭发，特别是省委内部，内因是主要的，红卫兵要起煽风点火的作用，要根据现在发现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现的问题去追根，追根究底，步步紧逼。非追到底不可，就能暴露矛盾，要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扩大战果，顺藤摸瓜，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解决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省委盖子揭开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不能分散兵力，要分主次。你们要有真凭实据，看准了就大胆地干，这次中央召开会议，东北局的人回去了，他们把中央的精神带回去，上下一起动手，就好办了。

我：那可不一定，中央要他这样，他不这样，我们也不知道。

谢：你们可以全国大串连吗！各省比一比，问题就会发现。

我：省委鬼花招很多，他们粘粘糊糊，不容易搞他的。搞出一些问题，他们就给罢官，罢了少，罢了多，有的群众也就大功告成，没继续深挖、深揭了。

谢：罢了官更好，你们让他们回来作检查嘛！

我：他们根本不来。

谢：不来，不来就到省委去闹。

225. 潘复生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1966年11月1日)

中央工作会议基本精神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革命毛主席在八大会议时就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论》就规定的了，但过去是零零碎碎地抓，现在系统地来抓思想革命。这是政权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思想革命是长期的。毛主席说：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60年的单干风就是破坏集体所有制。所以，思想上不革命，经济上就要复辟。现在我们经济公有制了，是集体所有制了，以后发展为全民所有制，但思想上革命还没有彻底，这是长期的，现在人的私有观念还很深，必须破私立公。人的脑子没有真空的，不是无产阶级去占领，就是资产阶级去占领。毛泽东思想占领多些，资产阶级就少些。不学毛主席著作，“私”字“我”字就占领阵地。白求恩、张思德……等为什么会成为高尚的人呢？就是放眼世界，没有我字，所以林彪说要兴灭绝资、破私立公，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所以不是短期几个战役能解决的，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黑龙江省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师生和工农兵一起，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还很不够，要从学校到社会上的斗、批、改。由于省委领导不好，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级党委的领导问题，从省委到市、地委。我省炮打司令部从八月到十月，两个多月了，各级党委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认识和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不端正，认识还很不够。党里形成了一套框框，一搞政治运动就排队，分左、中、右。周总理说，以后要取消这种做法。这和毛主席的群众中的左中右要分开，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旧的习惯势力，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这些冲掉。如果以后死了人就不再送花圈，我们人死了，埋了拉倒。最近天津市委书记×××死了，60多万人去开追悼会，手里拿着语录，以死人压活人，实际是示威，造谣说是学生气死的来压制群众运动。列宁、斯大林死都没有那么多人。扫四旧不要强行规定。

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就是敢想敢闯，把几十年的旧框框冲垮了。炮打司令部也有很多东西冲垮了。省委里有三分之一是服务人员，学校里有多少不清楚，学校也要改革。人是最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浪费人力，是最大的浪费，要精简机构，很多人不下去，没事干，结果文件发得很多，发了很多报表，这一套都要改。

这个问题在认识，从省委到市委、地委，到干部认识不够，怕字当头，有的干部怕革命，怕群众，对运动认识不够，想维持现状。有的由不认识到反对，站到群众对面去镇压群众运动。所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认为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必须把党内思想打通。(林彪同志说)各级干部要打通思想，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运动以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纠正了错误路线，贯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现在还有阻力，资产阶级路线还有影响，还有干扰，所以要打通思想。

回来以后，省委开会，全国同一时期都要开。中央十月二十六日有一个通知，要求同志们把这个会开好，打通干部思想。(以下潘复生同志念这个通知：)中央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各省、自治区立即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会，认真传达讨论这次会议精神。在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作了重要指示，陈伯达、周恩来讲了话，就是要彻底解决干部的认识问题，要把中央会议的精神坚决贯彻下去，结合本地情况很好贯彻。这个会很重要，要求省、自治区在会前把工作安排好(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财贸、征购等)并向党内外有关人员讲清三级干部会议的重要性，取得他们的支持，集中精力开好三级干部会，并把会议的经过结果向中央汇报(完)。

因为十一中全会传达的会没有开好，也不光是我们省，其他省也没有开好的，所以干部没有很好学，经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研究，所以专门发了这个通知。向同志们讲一讲就是要大家支持这个三级干部会开好。使这会能安静的开。现在干部的思想问题很多，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还很不够，思想不通，戴了高帽子就不做工作了，但也有如我省商业厅厅长×××没什么问题，但食品公司的斗了他之后，他回来洗洗脸继续去召集会议，毛主席说他是真革命的，经得起考验的。有些人不行了，躺倒不干了，情绪不高，也有些老干部发牢骚，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现在连个俘虏都不如。这些人思想有些情绪，想不通。一般干部也是把缺点看得多，大方向、主流认识不够，这种思想不解决就是阻力。

主要问题是怕字当头，对群众躲躲闪闪。要挺身而出，检讨自己错误，严重错误的三类干部只要彻底改正还可以成一、二类干部，但是即使是一、二类干部，怕字当头，压制群众运动也可以成四类干部。捍卫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是否能进行彻底有决定意义，所以三级干部会，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很重视。在会议期间同志们不是不去搞运动了，我们还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抽一部分人保持和同志们接触。

现在省、市、地委有的干部被斗了参加不参加会议？主要是看错误的性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能参加。严重错误的可以参加，现在材料还不能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以参加。毛主席说允许人家犯错误，还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一贯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坚决打倒。犯错误路线的也还能参加，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李立三、王明不还是中央委员？要挽救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人，对文化大革命认识错误的就挽救他，打通他思想，端正态度，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文化大革命还长着呢！这一战役最少到来年暑假，你们步行大串连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问题，让同学们锻炼，同学们对文化大革命也要认识，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后接班就是你们，还有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你们能不能接好这个班，现在还要锻炼。

你们学生中有没有右派？有的，你们要好好地学习，现在发的传单很多，谭力夫的讲话是反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有两部分引了刘少奇的文章，没有引用毛主席著作。

“自来红”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违背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大连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驳自来红，写得很好。中国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和孟子的……(没听清)都是错误的。小孩从娘胎里出来是白纸一张，以后客观反映到他的脑子里，小孩子火烧了他的手痛了以后就不再弄了。存在决定意识，由感性到理性这是一个飞跃。你们看了这些传单要批判地接受，谭力夫的文章现在有很多人在批判，现在他不检讨还到处跑，他后面是有人给他出主意的。有的文章写得很好，但也有毒草。阶级斗争是尖锐复

杂的，有些文章代表了一种思想，一种思潮的。不代表无产阶级思想，就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第三条路线，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口头讲，进行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用，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一切事物，不管他地位多高，你违反毛泽东思想就反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可以写一些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搞点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实践毛主席说要到实践中去锻炼，经风雨见世面，去经考验。提倡串连，有串连就有比较，毛泽东思想一条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这句话没有听清)。

怕同学，同学有什么可怕的，怕红卫兵，怕同学都是不对的。怕字会转化，怕转好了成敢字，不好就转成反字，站在对面成四类干部。牛鬼蛇神就是怕，你走社会主义又怕什么？怕要转化为敢。我们要不怕反对意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不怕驳，驳不倒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代表一个时代，列宁主义代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代表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苏修把中国的刊物都收起来了，他们就是怕真理，怕毛泽东。远征队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是放手的，让群众在运动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对同学亦是考验，学校现在放一年假顶以前十年八年。

总的精神是以贯彻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不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法进行。党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尖锐、复杂和曲折的，这也是不奇怪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文化大革命中有敢字派，还有怕字派，还有反字派。怕字派多数，敢字派和反字派是少数，两头小，中间大。文化大革命归根要敢字，不是敢就是反。怕是不对的，有错误就检查就改正，相信毛主席，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反字派要被打倒的，要清除这一部分人。严重脱离群众，怕群众，有的是认识问题，但归根是立场问题，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关系重大，开会期间，这个问题还要解决。

有的人说，省委瘫痪了，全国都是这样。不能这么说，只是温度不够，牛鬼蛇神烧不出来。

对外出串连的革命师生，一要欢迎，二要支持，三要学习。

关于省委的检查总比不检查好，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

226. 周恩来对北京市各红卫兵组织负责同志的讲话 (1966年11月2日)

今天是个紧急会，所以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明天要接见二百万外地革命师生，我们现在分别开会。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研究关于明天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外地革命师生的事。我们信任你们，所以跟你们谈谈这些问题。有人听说毛主席要接见，就到天安门广场来等，因为这次人太多了，所以现在只能用大喇叭广播让他们回到各单位去。

这次接见任务很重，北京市从来没有组织过二百多万的大队伍来游行，每年“十一”、“五一”最多才一百五十万游行队伍，这次二百多万，你们想想看，你们要帮助党中央、军委和市委搞好这项工作，胜利完成这项重大任务。

这次接见是在搞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时候，在我国发射导弹、敌【人】惊慌的时候，今年又是农业大丰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胜利的时候，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和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检阅，我们应该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天安门，我们这次比十一任务还要重，但一定比十一搞的还要好，这次可能时间拖的很长。如果不很好地组织起来，那时间就更长了。虽然说在上几次接见的时候，主席出来站一会儿再回去休息一会，但那也够累的，主席疲劳了那也不好呀！

对外地的革命师生，不但安排住的地方，吃的地方，而且还要招待的好。我对你们有几项要求：

1. 不参加检阅，不到天安门上去，你们要向雷锋、王杰同志学习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市区联络总站、分站联合组织，要通过你们的组织来做好这项工作。你们谁没有见到毛主席，以后给你们补。我不是把你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吗？
2. 能回学校的就回学校做宣传工作，帮助解放军和其他组织做好宣传工作，要遵守次序，搞好队伍，通过天安门时要迅速，宣传毛泽东思想，今天下午你们回去好好地讲讲毛主席和他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的伟大意义。
3. 就是他们走后，还要帮助他们把屋子打扫干净(指外地师生去游行时)，我们要以身作则，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感动他们。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回来之后(指游行回来)劝他们回去，好好地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本单位的运动。劝他们回去，每天北京要来 24 万人，来的时候火车头上都是人，就连厕所也装七个人，但是在回去的时候呢？每天只走两千多人，车上很松，有的还在车上躺着睡。你们算算这个简单的账，这样下去，北京几天就不行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给他们讲讲，接见之后，要按照发票的时间走，回去搞斗、批、改，搞运动。
5. 要为下一步做好准备工作，使每个学校容易扩大。但不准住大会堂，你们要保护大会堂，因为每天要有好多人来开会，我们要把问题说穿，即使我说错了，给我贴大字报，我还可以改嘛！我们家，中南海都住上外地革命师生了，住了三千人。你们回去要跟大家商量：不要拥挤，并劝同学和不参加组织的人也不要拥挤。碰上问题了，要多给大家解释，向解放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6. 帮助宣传，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

227. *周恩来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1966 年 11 月初)(见《系年录》第四十二卷)

228. 张春桥、姚文元 在广播事业局处理原广播学院工作组整理的黑材料问题时的谈话 (1966 年 11 月 2 日晚)

说明 :周总理、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的谈话 ,根据广播局秘书的两条记录和我们的记录 ,及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的回忆 ,整理而成 ,未经本人审阅 ,如有出入 ,由我们负责 ,此谈话仅供大家参考。

前　　言

十一月二日上午十点，我们“北京公社”二十三位师生到广播事业局，向原工作组要回他们在我院时整理革命师生的黑材料。一开始先找无线系和外语系工作组负责人韩庆余和向福两同志，同他们交涉到十一点多，虽然他们承认有这种材料，且在局里保存，但他们不肯交出。这样我们让他们把李哲夫找来，但直到下午三点，李哲夫(副局长，局政治部主任，原工作组组长)、王殿举(局政治部副主任，原工作组组长)，周新武(副局长，广播学院院长)，王寿仁(副局长)等人才来。当我们提出要他们交出黑材料时，他们推托说要等中央的补充规定下达后才能交。这样又同他交涉了一个小时，仍未有结果。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广播局这撮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他们一再抗拒中央指示，这次他们又决心不交出这批黑材料(注：后来他们自己承认)，坚持错误到底。看来对他们用“和平谈判”是不能解

解决问题了，只能再“造”他们的“反”了。于是我们就到五楼局政治部去搜查。

然而搜查未能顺利进行，受到了阻力，此时不少广播局干部把我们围起来，我们只好又与王殿举等人进行辩论，从下午四点一直到了总理关于如何处理材料问题的三点规定。(不是正式文件)这三规定与我们的要求完全一致。我们仍要求李哲夫马上按照中央军委及总理的指示处理材料，可他们仍然不执行，推托说总理指示不是正式文件，恐怕有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退让了一步，提出我们只派一个代表，他们可以派十个、二十个或更多的代表，一块把材料封起来，贴临时文革的封条，仍由他们保存，并提出我们不检查材料内容，只贴一张封条就行。可是他们就连这个起码的要求都不答应，竟无理地说中央没有双方贴封条的规定。真是岂有此理。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必须采取行动。在晚上九点多。我们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到十点不答应这个最起码的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搜查政治部。

九点多，我院又来了二十三个同学，可被阻拦在铁门外，他们交涉了四十多分钟，仍不能进去，最后，他们只好冲了进来，同我们汇合在一起。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一点。到这时我们还让李哲夫考虑我们的要求，在十点半答复，可他们还是不答应。对这撮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不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他们是不会向前走一步的。不“造”他们的“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可能贯彻下去的。他们不主动执行中央指示，不自觉交出，我们只好强迫他们执行中央指示，强迫他们交出。我们所以“抄”他们的家，是“逼上梁山”。在他们步步压迫下，到十点半，我们开始了行动，打开柜子搜查。刚动手，周总理打来电话，并派来了代表，同时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也来了。于是我们停止了搜查，退出了办公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找了同学代表及李哲夫、王殿举及其它局领导，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我们的要求，拿出了黑材料。

周总理在电话中对我们说：“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在我们开始搜查时，我院又来了第三批同学(三个人)，也一直被挡在门外。我们停止搜查后，都来到了下面，要求让这三个人进来。这时姚文元同志来到了门口，接见了我们。姚文元同志向大家说：“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还说：“广播学院的情况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广播学院不是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不是有人说‘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时间。”

当三十多个同学上车准备返校时，姚文元同志对广播局的同志说：“你们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嘛。”有一女同志说：“我们是支持的。”姚文元同志鼓掌握手送走三十多个同学。

此时，尚有小部分同学在三楼会议室，与广播局的革命同志交换意见，最后使之在革命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此时，一部分代表正在与工作组谈判。

谈 判 纪 要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三时到三日凌晨。

地点：广播局总编室。

开始，先到的同学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我们今天要材料的经过。随后张春桥同志(下简称张)问李哲夫(下简称李)：你听到军委指示后怎么办的？你们几时传达的军委指示？

李：(含糊其辞)正式见文件是五日。是十月十几日传达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是丁莱夫同志传达的。

张：什么时候传达的你记不清了……………又记不清了，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坏？

姚文元同志(下简称姚)说：你们有些事我们却记得很清楚。

接着李哲夫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汇报了我们三次要黑材料的经过，中间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见在门口的同学。

张：你们的材料烧过没有？

李：没有。

同学：有，你们的组员有烧的。

李哲夫继续汇报。

张：传达晚了，你说是丁莱夫，那就由丁莱夫负责，你们订立执行方案没有？

李：没有。

张：你们到学院传达过军委指示没有？

李：没有。我们撤离后，就没管过。

张：军委指示来后，未去(学院)传达。你们研究过怎么办，按你理解怎么执行？研究过方案没有？传达后，你们应该研究，我这个工作组应该怎样执行。这个指示和你没关系吗？
(这一连串问话，李哲夫等无言可答。)

姚：在九、十月份你们办些什么？和学院有联系吗？

李：没有。

同学：杨子毅找过×××。

张：怎么执行，党委讨论过没有？有无执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张：你是党委委员吗？

李：我是。我参加的会，没有讨论过。我经常出去。

张春桥同志又问王寿仁同志(下称王)，王赶忙从远处赶到这处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党委会学习过一次。

张：制定过执行的办法没有？

王：(结结巴巴)四个人参加了，领会文件不透。去问一下，对这件事不清楚。(说完出去了)

这时有一位女同学递条子给姚文元同志，条子上写：“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长不要听一面之词，全面了解情况。”此人出去后又讲来说：“我想跟首长谈一谈。”姚文元同志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专门来解决材料问题的，明天还有事情，你写成书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下来，捍卫团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递条子，上面写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广播局问题很严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调查。”姚文元同志很感兴趣，便和那女同志谈了起来，并将他们送上的两份文件拿走，说：“我们拿走，回去看一看。”

张春桥同志接着问：领会不透，你们向中央请示了没有？跟(学院)群众商量了没有？问问同学怎么办。

李哲夫同志哑口无言。

张：根据你们说的(指李哲夫)，你们第一不报中央请示，第二不同群众商量。如感到没办法，一请示上级，二同群众商量，两头都不问，那算什么。

李：(急忙解释)我们向市委请示过。

张：你们什么时候才请示？他们找上门来才请示。

这个指示(指军委指示)是比较原则，不好贯彻。很多地方纷纷打电报来，说：“难以贯彻”。你们领会不透，也不上报中央。当时学生普遍感到有压力，反映这一条。我们写指示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同学自己写的检查交给本人，其余的全部当众销毁，我们自己没当过工作组，没干过工作组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整理过多少种材料，没想到这么复杂。后来我们发现有同(学)互相写的，比如我写了你的，你写了他的。如果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宽宏大量的还好。但是年轻人嘛，知道后就说：“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么？”这样知道后，会引起群众斗群众，写材料的人大都属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护。这样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

自己写的检讨退还本人。还有些材料，如工作组长讲话，也交给大家。其余材料先封存，

以后烧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纠纷，以后再也别搞这些，同学间有意见，可以正常进行批评。

同学：有人还整理材料，扬言“后会有期”。

张：这是工作组的遗毒，不要矛头指向那一派。你们一直叫，少数派就不光荣了，当你们孤立时我们支持你们的，当形势变化了，你们应从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对那些同学要做工作，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学生处在变动。如跟着跑就坏了。你们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还要与工农兵结合，我们比你们年岁大一点，也是这样，有个时候，全国各地来电报都是说：“红卫兵尽干坏事，打人，闹事。”我听了，也考虑两天，要是不坚定，有一点动摇，就会犯错误。

姚：同学们和我们座谈，讲有人要秋后算账，这样有人担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现在也不敢说一句话。

张：这是一个祸根，军委指示就是为了清除祸根，使大家能解放出来，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开始我们想的简单了，后来，后来就【决】定发一个补充的，但认为用中央的名义，就不能匆匆忙忙地发，发了补充，再来个补充，所以一直没有发。关于工作组做的公开报告，有利于批判反动路线，拿出来批，其余的封起来，烧掉，免得以后再斗起来，这是初步想法。

……(同学说话很多)

张：我们一直想到你们那里去。

姚：你们有个陈应隆跳楼的怎么回事。他们斗了这个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们干的什么事我都知道。

同学：有人让中央文革小组到我院检查。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是准备要去的，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贴了我们大字报，我们怎么不知道，不是有人还“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时间。

同学：《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一手打倒临革会，一手打倒“代表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张：其实还是两派。

同学：现在过来的人逐渐增多了。

姚：现在动荡很大，你们还要准备他们还动荡回去。

.....

张春桥同志又把话题转到材料问题上来：你们(指李哲夫等)在广播学院执行了什么路线，要好好检查。我们早就想找你们，我们感到你们有问题，我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找你们。我们很想把丁莱夫同志……你们党委，找到我们那里开个会。你们的事很奇怪。

这个事，第一你们没有认真讨论，第二没有一个执行方案。你们急不急？局党委不急，你是工作组的人，你为什么不急？也不请示市委，也不请示中央，也不与群众商量，这些事你们都没做。我的话是否符合事实？我根据他(李哲夫)讲的，我没做另外调查。你们广播局是消息灵通机关，没有认真对待中央指示，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些话？这三点是否符合事实？十月六日在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我宣读的已是正式文件，不是发言稿，全国都知道了，你们不知道，到十几日才知道，不理解不请示，态度是不对的，才发展到今天，现在是不是这样？你们要保证材料不能转移，不能私自销毁，可以把现有的封存起来。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学的个人检讨，拿出来，其余的双方(指同学、工作组)派代表，封起来。如果中央下狠心烧毁，再到广院当众烧毁。这几天我们有些焦虑，同学们弄材料时间多了。你们要早一些主动解决，就不会为这一件事纠缠。消毒是很不容易的，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很好地消毒，大会

是能壮声势，真正能说服一个人不容易，特别是影响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说死话，还是说活话？现在允许你说活话。我相信他们(指同学)也同意你说活话。

李：我们整了六个人的材料已经给他们了。

同学：别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见有的组员已经销毁了。六个人的材料你们交出来还后悔呢！

李：我们再让组员找一找，交出来。

张：以后查出来的，再找他们一块查看，再封起来，说我们又找来一批。开个目录，写上都是什么材料，谁的多少。

同学：人保科我们信不着，他们尽干坏事，我们已经把档案封上了，怎么办？

张：学院你们管不管？

李：不管。

张：各个学校分别各部管，不行的话找那个副总理管，现在总理很忙，我们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了。你们再问一问中央。你们应该勇敢担起来。错就检讨，改正可以成好干部，这样不改就成问题，改不改？头一条就看看平反。《红旗》十四期社论讲的很清楚，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勇于改正，同学们会欢迎你改正错误。广播局党委也应督促他们把材料搞好。(王寿仁连忙点头，不迭声地说：“是，是，是！”)同同学们一块学习，过去说了那些错话，要给同学批判。

你们(指李哲夫)帮查一查档案。不能把材料往档案里塞，凡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从六月二日开始算起吧，塞进档案的都不好，一是个人写的，或别人写的，一块取出。

李哲夫同志向张春桥同志汇报他们执行的具体办法。

张：别这样详细地说了吧，我们很忙，封材料的事，你们双方解决吧！我们就不参加了。

这时王寿仁同志献殷勤地忙说：还有什么指示？你就下吧！我们坚决执行。

张：我们不是来下指示的，我们是来督促你们执行中央指示的。

同学：广播局对我们少数派不平等。

张：在组织上、经济上应该平等。

李：是，是。

张：至于在政治上嘛，倾向于谁，我就不好说了，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接着张春桥同志把我们叫到一块说：我们一点也不责备你们，我们怕你们上当，怕你们吃亏，我听到后立即就来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然后引同学翻，这样污蔑同学抢档案，我们怕你们被动。

我们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边说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位递条子的“受害者”和一位干部，要求首长一定到五楼干部处看现场。

张：不去了，时间很晚了。

但那位女同志仍不放：希望首长去看看。

姚：好吧，我们不去看，你们下不了台。

张春桥同志生气地说：去，去。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连忙转身往上面走。这时王寿仁、王殿举等同志连忙挡着去路，齐声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长没时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块下楼，坐着汽车回去了。

周恩来的电话

同学问：丁莱夫是您亲自派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不是，不是，我一个人怎么能决定派谁呢？

同学问：是谁派的？是罗瑞卿派丁莱夫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中央决定派人，具体是总政治部干部派来的。派谁由他们管。

同学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丁莱夫的？

周总理：他到广播局后，我才认识他的。

229. 阎长贵在《红旗》杂志社对北邮“东方红”代表的讲话

(1966年11月2日)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多数派”的方向有错误，如果不搞清这一点，那就达不到团结，当然绝大多数同学是认识不清，受蒙蔽，在学生中如果有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是个别的，《红旗》十三期社论支持了你们，你们高兴，我也高兴。《红旗》社论威力很大，在社论的影响下过去保工作组的同学纷纷站过来，我们要珍惜胜利果实，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团结大多数，我们干革命不要怕自己的队伍大，应该坚信多数会到我们这边来的，掌握原则，运用政策，团结那些认识不清的同志。

运动还能出现新的反复，出现反复，我们也不怕，我们可以受锻炼。当然我们不希望反复，你们过去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我表示同情，但我也向你们道喜，因为你们也受到了锻炼，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工作组对你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就是造修正主义的反，揪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搞这场革命，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会在中国出现，我们的国家就会变颜色，到那时我们就会掉脑袋，这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就是要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我们必须懂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前阶段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要歧视他们，并不是说他们的现在的大方向是不正确的，说你们已经歧视了他们。我跟戚本禹同志一块工作，很了解他。他支持革命的同志是坚决的，不但毫无改变，而且越来越坚决。你们要争取团结其他同学，现在工作很艰巨，要打通他们的思想，这个工作比过去你们受压制时还艰巨。他们错了，改了就行了，不咎既往，要把他们的错误挂在反动路线的头上。还有“自来红”的思想也是错误的，出身好就是革命的，这是自己不革命，也不让人家革命，谭力夫就是这样的人，谭力夫的讲话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十六条的大毒草。你们要好好看看，是一篇很难得的反面教材，要认真批判，这不叫群众斗群众。

现在形势好，但也要看到困难，准备还有新的战斗，我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对你们工程学校的学生这样关心政治感到敬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光是军队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事情，人人有份，谁忘记了政权，谁就是政治庸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政权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之一，就是毛主席教会我们用大民主的方法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大家只有敢于造反，才能保证我们国家不出现修正主义。

对犯错误的人要团结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帮助成好同志，你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这里边很有学问，你们要到外地串连去，为什么不在同学中串连，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有的学校，他们有人愿意过来，被“多数派”说成是“叛徒”，少数派方面有人说是“投机”，希望你们不要这样。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戚本禹同志讲话精神是坚决支持革命的，同时要革命的同志讲究斗

争策略，即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还要善于革命。

230. 刘宁一在接见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联络委员会”及“红卫兵总队”七十二位代表时的谈话纪要 (1966年11月2日)

同志们，你们很辛苦了！你们来了一会了？你们晚饭还没有吃吧？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吗？你们到我们这里来，非常欢迎。等了这么久，我在开会，很抱歉。不晓得大家很早来，我因为开会，听说大家有些问题，是不是？大家见见面，谈谈也好。

你们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管。昨天有那么几十个人来，我今天才知道你们那里不是一码事。你们有几派？你们分两派呀？你们叫什么名称？(答：红卫兵总队。)你们总队和联队不是一个编制呀？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不是在一块儿的吗？昨天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的态度是，首先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首先是学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首先做学生，我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昨天因为时间很短，也没有谈什么，他们就是来要材料的。我这个人有点官僚主义。你们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要什么材料呢？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在中宣部参加了工作队。他们说是运动中的材料。后来说，部里一礼拜前，我们就告诉了参加工作队的人，按军委文件办事，清理一下，应退还本人的退还本人，应销毁的销毁，他们昨天来了很久，大概是上午来的，我到飞机场去了，下午一点钟开大会去了？(指纪念鲁迅大会)。我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来要材料，就这么一回事。中心是要材料的事。我说大家既然来了，要材料，究竟他们手中有什么材料，我不清楚，应该交给有关的机关。我说：“你们先回去，等清理好，有什么材料片纸只字都不能遗漏，今天他们又打电话来问材料清理好没有。今天你们来了，我以为又是他们来要材料了，其它的还有什么问题，我就知道了。”

好嘛！你们讲，我听。

(问：联队已经把你的讲话大量散发出去了，这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不知道。(有同志给刘宁一同志念了联队印发的传单全文。)

这个材料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他们印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因为他们是来要材料的。他们讲，我听，你们讲，我也听，我学习。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问题怎么办？我不能参加意见，应该根据主席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昨天来，不是听我作结论的。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谈情况我就听。昨天他们来，我也不认识，他们说，我也听。大家都按十六条办事，我们都拥护毛主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按十六条办事嘛！他们印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印的，我不知道。

(有人插话：我听联队有同志说：“中央书记处书记说话了。”“要按刘宁一同志指示办事。”)书记处并没有委托我，我不能代表中央书记处。他们来是要材料的，我在门口遇到了他们，今天你们讲，我们听。我肯定地说，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去讨论，根据十六条讨论。我相信不管几派，只要根据十六条，认真学习主席指示，问题都能弄清楚，一定能团结、统一。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

你[他们]写了什么大字报，我不晓得，因为他们昨天只谈了材料问题。要我处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问题，我处理不了。你们也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讲一讲，我研究问题也方便。我的原则是讲话我都听。他们是要材料来的，没有找中央书记处，根本谈不上代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我的态度是，谁站在十六条一边，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反对工作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就支持谁。他们大字报怎么写我不管，我不负责。现在街上大字报多得很！他们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和刘祖春不同，他是管事的，我不管学部的事，他们来不是叫我下结论的。问题值得研究，因为我没有听过工作组汇报，我只按十六条办事，不能干预他们的

事情，你们是怎样辩论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宣部管的，你们应该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办事。

他们是来要材料的，既不是来找中央，也不是来找××部。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清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他们自己最清楚。社会科学部的事情，只有通过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去讨论，去解决。他们也没有给书记处打过报告。过去我不懂得这些事情，现在我越来越懂得了，希望同志们按十六条办事。十六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站稳立场，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我相信社会科学部的群众，能通过辩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谁站在十六条立场上，谁就是革命派。他们要抓的话，什么都可以抓，因为传单不是我发的，我既没有看，也没有签字。要是我作了报告，我在材料上签了字，他们可以批判我。我的指示就是让群众讨论，你们今天听到这个传单，昨天可能还会听到另外的传达，但是有一点，所有社会科学部的问题，完全由社会科学部的同志自己讨论解决。

毛主席说，应该相信群众。你们来了，你们拥护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我不能说你们不对。凡是到××部来的，我都热情接待。我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认真讨论，自己解决问题，我同你们都没有成见，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发生工作联系。材料问题都按军委指示办事，我已经告诉那四个人，把材料清理出来，先集中。要凭党性，片纸只字不能保留，中央怎样规定，就怎样来搞。

这一条要肯定，他们昨天来是要材料的，不是找中央的，不是找××部的。应该说也不是找我的。而是我碰到他们的。我不晓得他们说我是代表书记处的。

材料问题你们不要急，按中央决定办事，我们集中以后，听候中央处理。工作组不归我们管。我们不能销毁，也不能保存，不能交给你们，也不能交给他们。

今天以前，我还不知道你们两派斗争那么尖锐；不听你们今天的汇报，还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你们今天这样一看，使我增加了知识。只要我们坚决站在十六条、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我要进一步学习学习。我实在不熟悉，但我相信哲学社会科学部广大群众会把问题弄得很清楚。毛主席说，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事情再复杂，经过讨论也会弄清楚。你们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同志插话：红卫兵联队方面，有人说林彪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再见！

231.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时间待考)(见《系年录》第四十二卷)

232.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3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二卷)

233.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在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新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①

(1966年11月4日晚)

按：为了对付不让荣高棠出国的体院和体委少数派，于十一月二日下午，由国家乒乓球
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组织了出国誓师大会，并请了××副总理、荣高棠出席大会，
十一月三日多数派一些出国运动员等竟不按时上火车外出，而到国务院请愿要荣高棠出国。

^① 本书编者按：周恩来讲话部分，原件注明：此讲稿是由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传达。

当晚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讲了话。下面就是根据当时总理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此稿未经总理审阅，仅供参考。

陶铸：今天是给你们送行的。请总理作指示。

总理：梁丽珍！倪志钦！庄则栋！陈满林！郑凤荣！……。(总理叫这些优秀运动员的名字。)

徐寅生你到过我们国务院了吗？××昨天那么紧，你们还去了！我们第一是送行的，壮哉此行，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为社会主义争光。我们是新时代的国家，毛主席时代的祖国。这是光荣的任务，应该送你们，有中央四位政治局委员送你们还说不重视？(陶铸插话：有总理、三位副总理)第一是欢送，因为你们出去。要好好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用徐寅生写的那篇文章对照，好好的活学活用。贺总、江青同志推荐。毛主席亲自指示，我也读了，不是很光荣么？你们过去做出了出色成绩很光荣。今天有责任再不断提高。要联系到比赛，联系主席的增强人民体质，联系到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要站得高，看得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心胸更应宽大，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王杰，有一颗火热的心，要献出全身的精力。我感到你们这次责任大，任务重，你们应该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完全没有想到你们昨天提这么一个要求。我们首先对你们希望很高，从中央，主席对你们每次完成国际比赛任务都很赞扬，即使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问题一时没有想通，落后了，是暂时的，这可以改。首先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不要有私心杂念，排除个人得失，不计一时谁是谁非的争论，要国家荣誉。不是象徐寅生说的吗？一想到祖国，一想到人民，毛泽东思想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我们还要强调一点，不应再有什么私心杂念，有个小小的个人得失就应排除。所以今天临别赠言是不仅象过去所说的要胜不骄、败不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献出火热的心，要浑身是胆，发扬“五敢”的精神，才能战胜。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祖国，正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没有想过不让你们去，作为中央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一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你们曾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了林总的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立竿见影。为什么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却有这样一点自我暴弃。希望这是一时错误。如昨天毛主席接见大、中学校百万红卫兵，越南同志还去看乒乓球表演，这不仅是尊重你们，也是尊重祖国的体育界。这次是面临国际斗争任务，这个任务是应该讨论的主题。前天陈总接见，我想来，忙，没来了。今天逼我来了，不让来也得来。你们不能象红卫兵那样，不接见就大闹。

没想到在国内多数、少数发生分歧，激进、保守，你们想出气不对，为什么这样？庄则栋、李富荣、郑凤荣、徐寅生你们为什么要出这个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考验每一个人。在座的不能说我们没犯过一个错误？我们几个(指几位负责同志)也都是这样。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那个人没有错误？为什么要出气？搞得不清不白，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对不起老同志。最近有人到贺总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争面子，这样做不对。昨天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一天十二小时，从天安门回来听到这个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我就马上找黄中、李梦华来我这里。老实说，我对你们有看法。誓师大会时还让贺总去。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心就炸了。我就以为是荣高棠搞的鬼。我对熟悉的同志要求的严。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强、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这种作风怎能允许？原来考虑荣高棠不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至于学校揪工作组互相争论，对荣高棠有意见，他们却不能决定荣高棠出席不出席亚新会。但国家体育队不能象学校一样把观点带到体委来。

你们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这样想。徐寅生不是有文章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就豁出来了，一想到个人，精神紧张，手就软了。要向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学习，不能与那一派纠缠一起。这一派不让荣回国，我们就支持荣回国。你们立场站错了，就是有私心杂念，这就是个人出气。过去出国就没有搞过誓师大会，这次搞了，搞到体育馆来，又请了各派，还有外地革命师生。应学习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不能这样搞，搞得这么乱！一个统一的国家体育队，这样搞，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是相反。昨天我就与黄中、李梦华同志谈了一个多钟头。为什么这样关心？原来我想的与这差一大截，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后，我大吃一惊。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场没站好，这与领导有关，你们身上没有官气，暮气，有骄、娇二气。我深深想了一下，就是第一届新运会得胜了，几次乒乓球得胜了，骄气增长了，娇嫩气也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一部分意见是对的。过去体委、北京市，上面对你们有些放纵，教导不严，我还请你们吃过饭，陈总也请过，我也有责任。今天要挖根子，我们进行自我批评了，否则怎么能有说服力呢？对你们是负责的，支持你们，同情你们，你们还年轻，毛泽东思想还没扎根，徐寅生有一篇文章之后，就没有错误了吗？有没有？你们这些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徐说不符合)(别人插话说徐寅生不出国)不出国，想通了写一篇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要写一篇短东西送行，鼓励鼓励他们。人民日报社都可以登，这是给徐寅生出两个难题，看你们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不高，学得勤不勤，用得活不活，下的工夫狠不狠，不然为什么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过去我娇惯了你们，放纵了你们，我有份，贺总有份，当然直接责任是荣高棠，他是常务书记。梦华对我说：誓师大会与荣高棠无关，因为荣高棠同志早晨刚刚出来。即便荣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是荣放纵的，你们知道他会支持，你们才敢这样做。甚至把帅也拉出来了，把外地革命师生也弄来，还要请我去，我没功夫。开誓师大会弄四至五千人为什么？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同学不赞成荣回国，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对美帝、苏修、日修示威，怎么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你们不应该这样，同学们讲的还是有道理的，我告诉黄中、李梦华，不管荣高棠知道不知道他都要负责任，你们谁也驳不倒我，你们回去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留一张大字报也行，我等你们一分钟，当然这是“将军”。

我很难过：我不是不器重你们，为什么不能辨别大方向？责任是在领导，首先直接是在荣高棠，不应该养成你们的二气，应该立即改。

文化大革命才是开始阶段，时间长，你们回国后，要学会在斗争中学斗争，在游泳中学游泳。

怎么把出国问题和荣高棠的问题搞在一起？出去不出去，运动员都是为国家，不是为他。这样做造成一种风气，带有私心，个人主义感情，我们要有无产阶级感情，为绝大多数人着想去比赛，应去掉这些想法，到广州你们再谈一谈。

总之，不多占时间了，你们要休息，今天点了几位运动员的名字，因为熟悉一些，不光是他们的责任。今天看了你们几个队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共同拟的吧！说明你们的认识有改变，我很高兴，昨天这个请愿，我完全不同意，誓师大会、请愿不好，改了就好，“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只要改了，就是好的。林总说：年轻人可以改。你们也没料到这样责备你们吧？一时错误，你们中没有人超过30岁吧？还是红卫兵的年岁，林总还说我们不要犯错误，要保持晚节。活到老，学到老。对你们是允许犯错误的，这是教训。体育队是为增强体质，备战备荒为人民，不是为个人荣誉，不是为锦标，是为集体为阶级荣誉，要一切为人民，为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学老三篇，专门利人，毫不利己。这样思想就会前进了，徐寅生不出去可以写点东西，出去的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挂帅。要注意劳逸结合。错了，只要改就可以，责任由体委领导负，我们负，减轻你们的负担。你们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去争取胜利，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争取胜利，做好团结、做好工作，搞好斗争，争取胜利。

最后总理又讲了几句话：

荣高棠不出去，你们就不去，不对，他们可以提出荣不去！你们也可以提荣高棠可以去！但不上车不对。

誓师大会请愿，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是有道理的，要挖错误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这事上就在别的事上表现出来，把公与私混在一起了，我们坚决反对。

陶铸：到北京不久，管体育未管起来，昨天开始管，总理的话，语重心长，同志们昨晚已传达了。出点错，犯点错就改。林总说，朝令夕改嘛。我们今天加倍送行，原来送了，你们开誓师大会请愿，不算了，今天再送行，把个人的问题抛弃，为党为人民着想，什么都想得通，否则什么也想不通。背着包袱搞运动不行，总理听了很难过。因为是想不到的，意料之外的，问题解决了。总理给你们送行，好好把思想总结一下，不要背包袱，要兴高采烈，你们有包袱没有？同志们还是有觉悟的，出这个问题，讲完就完了，走时要想想总理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全世界评价很高，好得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说我们一切搞坏了，实际上搞好了，一切搞好了，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世界革命有了希望，中国不搞文化大革命肯定要出修正主义，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昨天主席在天安门上站了七个钟头，为什么？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文化革命促进了生产，今年粮食又增产××亿斤，钢产可达××万。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一意为人民，讲两个故事。导弹试验有个科学家叫钱学森，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在文化革命中，红卫兵把保姆赶走了，他老婆自己上街买菜，生活天天下降，未影响情绪，保证了导弹试验。另一个是红线女，在文化革命中把头发剪掉了，挂牌子、坐卡车游街、扫街。她革命是买来的，给她高薪、洋房、汽车，现在降到400元(每月)，还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希望。香港来了一些人访问，她毫不埋怨，情绪很好。文化革命以来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你们出去应该以更新的面貌来表现文化革命的成果，应该表现在比赛上，应该带着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觉悟的情绪，以新的革命面貌比出更大的成绩，搞誓师大会请愿就不好，有这个问题不暴露不好。出国的体育队伍，不应有数少数概念，回来再说，出去不要为文化大革命脸上抹黑，昨天黑一点，手巾一擦就没有了。

出国不出国完全是国家的权利。你们挑行不行，你们向国家负责，行不行？黑龙江把省委书记揪住不放，我说不放也可以，你们把军事、生产等等管起来，他们说管不了，我说管不了就把省委书记放出来。

荣高棠不让他出国，因为体委有路线错误不检讨，你们可以提意见，出不出国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原来想把两条路线搞搞，承认错误，当时可以考虑，问题这样就走了，你去就胜利，不去就不胜利？那还叫什么体育队。你们是国家体育队，谁领导都可以，只要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贯彻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原来未打算叫去，想开幕式、闭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现在更不能去了，我们和他做工作，他不觉悟，而且搞得这样复杂，一点觉悟也没有了，走了怎么能？

你们代表国家，不是代表哪一个人，荣高棠你们熟悉点，私人感情好点，但不能从感情上考虑，今天决定不是由少数派的意见，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继续犯了错误路线，自己不好好改，今天一五一十讲清楚，自己没保留的。

贺龙副总理：首先工作我未做好，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你们一个同志拍了桌子，火气不小，把我吓住了，把矛盾上交了。高棠有高棠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总理、陶铸同志的指示要想想，要从根子上挖，是两条路线问题，一条是毛主席教导的，听党的话；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不从这个根子上挖不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贴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几百人，讲讲话，一去

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不该开的会，错误的会(陶铸插话：放荣高棠同志开三级干部会，结果开了誓师会)我不叫荣高棠讲话，他讲了话，而且慷慨激昂(陶铸：他不应该去)要争国家输赢，阶级兄弟有话好讲。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到金边还要讨论。要转得过来，要转 90 度(陶铸：飞机上就转过来，不然怎样打球？)不转过来，球打不好，你们昨天是私字，不是公字。前天这样做对荣高棠没有好处，加重了他的错误，他认为还有人拥护他，不转正洪要负责。赵正洪你可不要阳奉阴违啊，干部首先要跟毛主席，还是跟那个走？有私字，和荣高棠有私情，打扑克，打台球，钻桌子，不是为毛主席，为共产党。总理管这么多事，把矛盾上交，我也痛心，就是罢工嘛，不转不行，今后我参加你们的会议。

陈毅：根据总理、陶铸、贺龙的指示，思想搞过来。任务上有了保证，否则，集体荣誉受到损失就不好。那天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来讲。总理讲了，我清楚了，应百分之百的根据总理、陶铸同志和贺总的指示，全心全意地去争取金边比赛的胜利，我们非常需要直接打击美帝、修正主义反动派，为国争光。我看了你们的保证书很高兴，完全相信你们能解决思想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总理告诉你们解决方法，可以更坚强，你们不是在和平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为民族为国家为党争光(陶铸同志插话：正为文化大革命争光)有什么见解可回国发表，执行任务不能有私心杂念。我们要搞正确的行动，不正确的不拥护。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要带着委屈的情绪，要放下包袱，祝你们勇敢地去争取胜利。

周总理又讲：有人提荣高棠不去，你们要坚决要荣去，荣一不去，你们也不去，这不对，不能搞誓死请愿大会，你们有骄傲二气，要挖根子，这次不是偶然的。我坚持反对公私结合。

陶铸又讲：《体育报》不是封闭，需要整顿，是总理批准的，是暂时停刊。报办得不好，检查一下宣传毛泽东思想好不好？高举毛泽东思想够不够？没有革命的思想就不能办好报纸，不光《体育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也都停刊了嘛！

234. 陈伯达在接见外地师生时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4 日)

同志们：你们好！

你们既然一定要我讲话，我就讲一点，也不多，但有一点必须讲一下。

1. 串连问题：我们现在认为还要大力宣传提倡大家都能再到各地串连，把全国再造一下，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全国都充分地乱起来。大家要看长远一点，不能认为人走了学校怎么办？人总在我们国家内，这个学校人走多了，以后回来还可以搞，要在“乱”中求出一个新世界来。但我们提倡步行。大家都要坐车，车也没有那么多。刚才那个同学讲，他们学校只有红卫兵才可以出去串连。我看是否出身其他的也可以出去串连一下，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也要他们出去串连学习。但思想极端反动的不行。你们看可以吗？(大家说：可以)地主资本家子女也要让他们走，但反革命的不行。“少数派”、“造反派”更要大串连。把各地造反，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学校，一个市……不能忙着只管自己学校自己市，要从全局看。四川有个“八·一五”就敢造反，把很多地方造起来了，这就很好吗！还要大串连，还要大造反，有人说串连的中学生太多，有的游山玩水。这要看主流。但特别大专院校串连应扩大。特别二十多岁的青年应当加强改造，加强锻炼，熟悉社会。

2. 各地要大力支持大串连。大家在串连中也要协助各地接待工作，这工作量很大，不是很好办的。

3. 有人问郑××的事。没那回事，大家遇事要多想想。好，就讲这几句，我还要去开

会，嗯……九点十分了。

最后祝大家革命串连取得更大成就！

235. 李富春在国务院接待室接待一轻部部分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记录 (1966年11月4日)

说明：十一月七日根据国家建委的电话通知，要我们把富春同志讲话记录稿，送富春同志办公室审阅，我们当即照办，业经本人审阅后，有所修改，现抄成大字报公布。

前言：十一月四日上午我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到国家经委造薄一波、陶鲁笳的反，并把最后的陶鲁笳的表态讲话录音，中午在我部大楼内放送了这个录音广播。

薄一波、陶鲁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工交口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一切革命群众必须造他们的反，因此，我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这一行动，我们表示支持。但是陶鲁笳只能向革命群众检查他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无权对我部运动作出结论，更不允许他颠倒黑白，而陶鲁笳说我部“七·二九”以后的运动是“白色恐怖”，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部的革命群众运动，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澄清，那么我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无法按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求的进行下去。因此我们二百多名革命群众被迫于当日下午陆续到国家经委，让陶鲁笳同我们一起到了党中央，李富春同志接待了我们，对我们作了重要指示。现将李富春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如下：

李富春同志首先念了林彪同志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讲话中的一段话：“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革命路线。”接着李富春同志说：

(一)所谓“八条”是各口议论一下，由各口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研究执行，只有你们一轻部全盘传达了，这是你们一轻部的特例。我知道了以后，就曾批评过陶鲁笳同志(陶鲁笳点头)。这只是在国务院办公室几个口的领导人在一起议了一下，并没有形成成文的指示，没有形成“八条”(陶鲁笳插话：这是薄一波同志的问题)。更没有叫向大家宣布。

(二)一轻部的问题，应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自己下结论，一波的错误路线没有什么“七·二九”以前和“七·二九”以后的区别，一直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到一轻部更讲了一句错话，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

(三)一轻部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批要与部结合起来，全部领导执行了没有？执行在什么地方？让广大群众来讨论，作结论，来批判，而不是由一轻部党委自己可以作结论的。

(四)一轻部的情况我不了解，过去薄一波都没有向我作过汇报，只有谷牧同志九月底向我汇报过一次。在那次汇报中讲了“七·二九”以后的情况。你们的行动还是要搞革命的，但是筹委有缺点、有错误，表现在打击面过宽，有武斗等方面。陶鲁笳说筹委有“白色恐怖”是不对的，过分的结论应由群众来作，更不能说筹委会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群众怎么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呢？只有当权派才能搞吧！筹委会首先是革命的。第二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是革命群众起来之后，没有经验，这些错误是难免的，各级领导应该原谅革命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五)阶级路线第一是有成份论，第二不是唯成分论，第三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三者不

可缺一，三者要结合起来，这样最后才能达到团结 95%，否则不是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是谭力夫的阶级路线，是唯成份论的阶级路线，是错误的。不同的观点可以经过大家商量和辩论(富春同志又念了林彪同志关于大民主的一段话)。

(六)你们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大民主中学会大民主。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要学会互相商量，学会思考问题。你们是少数，你们要革命，除我们支持外，你们自己还要独立思考。

阻力、曲折在革命过程中是难免的，三个阶段，两个曲折，阻力是相当大的，只有靠你们这些年青人去闯。

(七)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第二，如果党委值得你们信任，可以接受他的领导，如果不值得信任，或者已经瘫痪了，你们如果是按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办事的，不算摆脱党的领导，更不能说不要党的领导。对部党委、院党委要信不过，就不信，这不算反党。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自然信任他，因为我们还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十六条嘛！

(八)谷牧同志是好同志，你们应该信赖他，我将你们情况告诉他，你们十一日开大会，我将派人去参加。

(九)你们不要怕，十六条的第二条就讲了主流与曲折嘛，你们还要准备有曲折，就是把部党委端正过来，也还会有曲折，这说明革命是不容易的，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没有曲折，革命就太容易了。就是因为不容易，你们越是能得到锻炼。

对院党委要有个分析，总有好的嘛！(有人说大部分是好的)筹委会有个把不好的人可以罢免，要把筹委会健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都归筹委会，文化大革命要在筹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可以上一级党委领导，就是领导也是当顾问作参谋，不能包办代替。我要和谷牧同志讲。按你们讲的，如果是这样，筹委会就不是一切权力机构了，就是党委的办事机构了。往各所派联络员也是错误的，违反十六条的第四条，这个要纠正。“七·二九”以前，被打成反革命的，除了个把真正的牛鬼蛇神外，都应该平反。军委的指示，适合于机关，黑材料不要公布了吧，可以和群众商量销毁。

(十)文革筹委会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怎么算当权派呢？这是一轻部的怪事。

(十一)有人说，我们的筹委会是薄一波炮制的，说筹委会执行了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筹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不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富春同志第三次念林彪同志关于大民主的一段话。随手给我们一份林彪同志讲话的打印材料，指示说：“这份材料送给你们带回去，让院党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同志，你们好好学习学习。”然后说不论谁都要学习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今天讲的你们可以向同志们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讲一讲。你们对大民主也作一番宣传，什么筹委会炮制的(指机关红卫兵)，薄一波炮制的(指筹委会)保皇的，一律取消。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实行大民主，大学习，大家辩论，大家斗、批、改。群众中的民主气氛活跃。首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薄一波的，必须联系检查院党委。

(十二)我们支持你们，支持一切革命同志们，我相信你们有困难，有阻力，你们经得起考验，要没有你们这帮年轻人冲，什么四旧呀！做官当老爷呀！要冲垮是办不到的。

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不应该乱打，第一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缺点和错误，也应该揭露批判吧！我是采取这种态度的，我不能说我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批判他是为了更好的领导我们，我们希望你好，改正错误，并不是想把你们打成黑帮。为了让你坚决跟毛泽东思想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如果你再跟革命群众对抗，就是一错到底了。革命的多一个，总是好的吧！十六条中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给一条出路。因此我们就理直气壮了。如果你们再跟革命群众闹对立，就错到底了，就怪不得我们了。但我们要讲究政策和策略，要提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接见结束后，富春同志和群众一一握手。

群众：请代问毛主席好！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富春同志讲：好好好好！我一定办到！

236. 戚本禹在接见北邮“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5日)

你们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昨天阎长贵同志已经跟我提了。

关于罢陶鲁笳的官的问题，北邮转抄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记录不确切。其它的记录是这样的。群众喊“要求罢陶鲁笳的官！”我说重要的不是罢官，重要的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于邮电学院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是指运动的前一阶段，邮电学院斗了很多革命同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是与工交系统陶鲁笳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不开的，不仅邮电学院这样，陶鲁笳领导的地质学院等院校也都是这样。革命同学反对这条路线是做得对的，在反对这条路线过程中，提出对以谭力夫为代表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对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批判并不是群众斗群众。

陶鲁笳是企图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我们要提高警惕，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我们就要很好地团结他们，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因为这对团结多数很不利。

我揭破陶鲁笳企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希望同学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如果有人利用我这个讲话说革命同学是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错误的。

个别革命同学在运动中提出的过分的主张，只要改正了，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企图揪住个别同学一时提出的过分的说法，来反击革命同学，把枝节当成主流，这是不应该的。这不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纠缠不休就可能影响运动的大方向。

革命同学要团结多数，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十六条中的第六条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这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权力机构，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才好办事。

有了革委会，就可以把斗、批、改很好抓起来。怎样进行斗、批、改？有两条路线，毛主席的路线和反毛主席的路线。要按毛主席的路线进行斗、批、改，正确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而不是谭力夫那样假的阶级路线，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的方针。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不执行这个方针，有的学院甚至把革命的教职工打成反革命，象李贵、安静中、白之其都是因为反对错误路线被打成反革命。革命的左派要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按照毛主席的方针进行斗、批、改。

237. 李富春讲话 (1966年11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四十分，接见了七机部“九·一六”代表二十五人，在座的有七机部长王秉璋、刘有光、曹光琳同志。

四时二十五分以后“九·一五”方面五名代表也陆续参加了接见。接见时，李富春同志讲话。

一、七机部的文化大革命过去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到现在还没有纠正，最明显的表现是群众中间严重的对立情况、严重的对立情绪没有消除。关于“平反”和“材料问题”，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由此看错误不仅没有改正，还在那里继续。我们希望部党委、院党委在这次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红旗》十三期社论，十四期社论，学习《解放军报》最近一期，前天的社论《再论一个公字》，好好把思想澄清，好好地学习一下，同时希望所有的同志们也都好好地学习一下，大家也把思想提高一下，为什么都是革命的同志，造成这样严重的对立，大家来想一想。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十七级以下干部学习《红旗》十三期社论、《解放军报》前天的社论《再论一个公字》的社论，这实际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讲话的中心内容。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十四期社论精神。是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中心内容。向同志们讲清楚，讲老实话，我指出错误路线不仅在七机部，全国有些单位也有继续执行，所以要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来纠正这个问题。错误路线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对群众是敢还是怕的问题，敢不敢把旧思想、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打破，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敢不敢破私立公。没有私心杂念，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对每个同志的考验和锻炼。我这个老头子，今年六十七岁了，我这个老头子还要向年轻的同志学习，还要锻炼，我把这个问题讲一讲，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一下，同时也给我一些时间了解七机部的情况，我要派人到七机部去看看、听听。以后同志们不要几千人、几百人来，可以派代表来，人多不好谈话。今天是六号，我希望同志们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了解七机部的情况，以前了解一些，最近一个月不了解。同时希望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希望院部党委好好学习一下，还是希望在学习后，真正站到群众方面来，真正执行无产阶级路线，不要坚持错误，而是改正错误，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要怕字当头，而要敢字当头，不要私字为重，而要公字为重。这样要我们做很多工作，要做很大的政治思想工作，这点秉璋同志是了解的，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七机部干部的抵触情绪，抵抗情绪要消除，为之要打破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制度。打破自己头脑里的老资格、旧框框，确实很不习惯，确实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我是支持革命的群众，凡是革命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同时希望部党委经过学习后改正错误，因为不管那个同志都希望把革命搞好，总是希望革命同志越多越好吧！不要把所有的人都打倒剩下毛主席和林彪两个人吧！

对于站到毛主席无产阶级路线上来，我们要欢迎他们。

二、凡是过去被压抑的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黑帮分子”，点了名的，戴高帽的，一律恢复名誉，这个部党委、院党委，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戴了帽子的，不管什么方式戴的，一律取消，一律恢复名誉，公开在全院全所大会或在全部大会上平反，要在全院，全所公布，这才是真正的平反，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立，才能真正贯彻军委的指示。

三、凡是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材料，不管大字报汇编，不管排队的材料，一律封存起来，由部党委来抓，责成院党委以室和厂为单位，一律封起来，听候处理。

四、昨晚上这样的行动，不要再发生了。封存起来，不要再发生昨晚的行动了，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交给我，你们带来的材料交给接待站接受，我来负责检查分类一下，行不行？（大家回答：行！）检查过后，我向同志们作汇报，哪些你们抓对了，哪些你们抓错了，那时再做结论。一个路线问题，一个平反问题，一个材料问题，我来替你们分类检查。

五、调职人员，希部党委给我一份名单，职务、名字，材料不准再烧（代表插话：昨天

六厂一处很多地方同时发生烧材料)，听候封存，部党委向我负责，院党委、所党委向你(指王秉璋)负责，一级一级负责，我们来一个层层负责制。

六、请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派人到各院去了解一下情况，关于材料如何处理，给我五天时间答复你们，我要请示中央。

七、罢官的问题，提出意见可以的，由中央研究，问题不在罢官不罢官，还是希望他能认真彻底地改正错误，我们希望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如果还是坚持错误，那末，不要你们要求，他自己就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路上去了。

最后一点，希望两派同志之间、革命同志之间，学习林彪同志在大前天接见全国师生大会上讲话中大民主的一段，群众和群众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学会辩论，学会摆事实、讲道理。林总的话、昨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希望学一学，不要天天你扣我一顶帽子，我扣你一顶帽子。这样才能依靠左派，团结群众多数，这就靠你们自己做工作，学会独立思考，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大家都是愿意革命的嘛！过去一个时期讲大民主，主要是讲群众与领导间的大民主，这个还要继续，但是今后还要加上一个群众和群众的大民主，这样才能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最后才能孤立一小撮很少很少的顽固分子……(没记清)部、院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不要再继续了；彻底改正过来。在四中(同志)讲过的话，七机部如何把××事业搞好，不要满足于现状，不是搞洋框框，还是走自己的道路，是专家路线还是群众路线？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这样来讨论问题，我们的斗、批、改才能有“改”的条件了。现在是批判错误路线，如何批判，如何纠正错误路线，如何彻底地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这一点做好了，结合七机部的业务批判改革。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希望各个方面一、二、三院平等权利，各派十五个代表来我们这里辩论两天，把七机部的问题搞清楚，加上我一个，三十一个，加上部党委几个，三十五六个，大家准备好材料，要有事实，有系统的发言，讲事实摆道理，同时在这个礼拜内，一个方面在一个星期中，部、院党委要学习文件；一方面在各个方面采取组织措施，彻底平反，把材料彻底地封存起来，不准再烧。(李副总理问王秉璋同志：“行不行？”王秉璋答：“好、好”)李副总理接着说，把事情清楚一下，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扣空帽子，大家做准备工作，双方都有一、二、三院的代表。希望党委做工作，不是做错误的工作，而是做正确的工作。王秉璋同志、刘有光同志，你们知道，你们院、所干部的阻力相当大呀！习惯势力的阻力相当大呀！要充分估计这个问题，自己本身思想上就有阻力。希望院、所同志把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吃深吃透，不要辜负中央对七机部的希望。

今天对不起，我的会已经耽误了三刻钟，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好好讨论两天，来好好地辩论一下。(当时王部长要求各院来一个领导同志参加，李副总理答应了。)各院领导可以来一个。群众代表插话：“昨晚的事情发生以后，有人说我们是反革命行动。”李副总理说：对三院昨晚的行动，不能看成是反革命行动，支持不支持，七天以后再说，看了材料以后再说。群众代表要求王部长表示意见，王部长不表态，吱唔了一会说：“材料是啥我不知道。”李副总理站起来说：“这个行动不能说成是反革命行动！”王部长这时才讲了一句：“是，不是反革命行动。”李副总理说：“不能这样嘛！怎么能这样看！”王部长说：“有几千人嘛，不是反革命行动。”李副总理说：“不能把他们看成反革命行动，至于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以后再答复。”另一个代表插话：“昨晚的行动，林院长说是非法的。”李副总理说：“我已经说到底了，再追下去就没意思了。”又对王任(九·一五代表)说：“你们是好心。希望你们王任同志回去也要这么说。”

最后，李副总理离开会场时，唐必铭同志代表大家对李副总理说：“请李副总理代问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李副总理说：“好，一定带到。”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李副总理走出会场。

238. 李富春在接见七机部部分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7日)

1. 抢材料，抢文化革命的材料，砸保密柜、档案室，中央是不提倡、不赞成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过火的。昨天他们来了，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看了材料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抢是过火的行为，中央是不赞成、不提倡的。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北京市这个行为特别在院校带有普遍性，空军学院、地质、外语、体院、机械学院，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院、校和你们的院部情况不一样，七机部这个行为更严重，对你们七机部来说，这种行为更不能支持，更不能提倡。

2. 我们也不同意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这牵涉许多人，除了极少数个别坏分子外，其余的一般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把三院，七〇一所这样一些人的行动定成反革命，如果定了你们的性质，其他院、校怎么办？我们要警惕个别坏人利用，其他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院部在中央新指示下来以前，要采取坚决彻底措施，不管什么地方，把有关文化大革命材料彻底封存起来，如果有文化大革命材料，就封存起来，没有就拉倒！同时，我们也不赞成他们继续那样搞，我昨晚也讲了。

3. 七机部党委、政治部、中央办公厅，三方组成一个调查组，我们去两个人，七机部党委、政治部也各去两个人，到现场是找各方面人谈话，审查被抢的材料，然后再下结论。

4. 你们可以有权利继续对这件事批判，你们认为这个行动对不对，可以写大字报辩论，运用“四大”进行批判。你们认为错的，就可以进行辩论。群众之间辩论，按林副主席十一月三日在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说：“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这段话是新提出来的。领导是不是犯错误，主要还是在“敢”字上和“怕”字上。敢不敢发扬大民主，不仅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民主，而且是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就是四个“善于”（即善于互相商量、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

依靠大多数，逐步消除对立，你们是多数（代表插话：有的单位不是多数）。少数的要善于团结多数，多数要善于团结少数，不搞大民主，不但部党委不能解决问题，我也不能解决问题。搞了这么久，还是群众对立，还是群众斗群众，这样下去部领导就把自己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这样下去就说明，部党委、院党委没有作好工作，我也没有做好工作。就是要依靠群众做工作，不能把责任挤在部党委身上。我领导国防工业的文化革命，我来管，我也有责任。七机部文化革命不是工办管，由我管。要学会相互商量，学会讲事实摆道理，学会相互辩论。你们是骨干分子，你们也要向9·16介绍情况，最后会消除群众对立的。9·16抢了六厂一处9·15串连站是错误的，这是群众组织斗群众组织，你们可以批判。不管多数少数，除极少极少数外，其他都是要革命的。我们想把文化大革命放长到明年二月，还有四个多月，这四个月时间，不仅学会领导和群众之间大民主，也要学会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学会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你们和9·16革命同志都要学《再论一个公字》社论，这就是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十四期社论就是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你们要破私立公，我相信你们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你们比我们强，也应该比我们强，青出于蓝嘛。那位同志挨了打，没有还手，是革命者的态度。他们就理亏了，我挨了打是理直气壮的。你们和9·16同志要学会互相讲大民主，你们能不能做到把他们那边的人争取团结过来，过两天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就会下来。现在就要彻底封存，将来要彻底清除，凡是有这种东西的，一律封存，毫无留恋。这次七机部发生的事件在各机械部中是个教训，其他机部不要去参观了。其他院校的教训也很深，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同志为

这个事被撤职了。邮电学院把材料放到武器库，以为这样就保险了，结果人家要看，他不让看，人家问他有没有，他说没有，结果人家就是从这里把材料找出来的，邮电部长停职反省，搞得各部很被动。我不允许七机部再出现这类事，但必须搞两条路线斗争。有错误的认错，跟不上毛泽东思想继续跟。这两个同志(指赵树信、王景龙)坚守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这种精神是好的，我相信你们会在三、四个月中锻炼出来的，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七机部的中心问题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彻底改了就是了。真正使七机部××事业搞得多快好省，就必须为改准备条件，把七机部思想提高，工作也可以提高了。至于路线错误，七机部改就行了，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么。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毛选学习要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了，这样七机部的斗、批、改就好办了。目前，多拿出一些时间搞批判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之后就搞批改，使每个同志革命化，带动事业更加革命化，更加符合总路线要求，这次××××成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不要满足，还要搞××、××××，任务艰巨的很，所以如何破私立公，通过思想革命化，带动事业革命化，不要被一些曲折把大方向模糊了。**11·5**事件是个曲折。我建议七机部文化革命一定要搞劳逸相结合，业务、运动结合，运动中学习和开会结合，单单天天开大会，喊口号不能解决问题，跑到这里呆二、三天你们累，身体搞垮了我们也不安心。为事业服务，要劳逸结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科研、生产不停止。运动本身要搞，但要与学习结合，不断从认识上把思想提高，把毛泽东思想领会贯通。三个结合要搞好，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三个结合要搞好：劳逸结合，运动与生产结合，运动与学习结合。时间长一些也可以，就看你们自己安排了。时间多一个月也可以。这样不但思想革命化，生产搞好了，身体也不吃亏，这三个结合部院党委都要注意，不要使同志们一天光忙于运动，要抓紧学习，不要开了几个大会，一个社论没有学到，身体也不至于搞运动而搞垮，七机部不仅要出××，而且要出人材，通过文化大革命，出现一批思想红的革命家。认清大方向，与**9·16**同志讲一讲，介绍介绍我的讲话，逐步消除对立情绪，部院党委不要背思想包袱，改就是了嘛！只要对事业对党有贡献，那就很光荣，不要背包袱，我们这个大方向、大任务、大道路一定要掌握！特别在座同志不要为一件事、一个问题而气愤，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怕曲折，你们可以转告**9·16**的同志，挨打不还手，又把我的意见传达，我们可算是仁至义尽了，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三个结合要安排好，希望七机部要涌现出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材来。你们都很年轻(才三十来岁！四十岁以下还有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坚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材。你们和二机部搞文化大革命，不但关系到国内阶级斗争，也关系到国际阶级斗争，目的是对付帝、反、修。不仅有国内的任务，还有国际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很光荣的、很伟大很艰巨的。这次××××成功是这个任务的刚刚突破。

我就讲这几点意见。

附：群众代表汇报情况中李副总理插话及对提出的两个问题的解答。

1. ×××同志汇报时讲到：“……他们十一月五日晚抢的材料都送到李副总理这来了。”

李富总理讲：“材料在我这，有六麻袋，一个箱子”。

2. ×××当事人讲：“这次事件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

李副总理讲：“是不是搞文化大革命，都有保护的权利嘛！”

3. ×××同志提出两个问题：

(1)**9月15日**王秉璋部长在“北图”传达的周总理关于移交材料问题的四点指示目前是否在七机部还有效？

李副总理解答：“在中央没有下来新的指示之前，周总理的**9月15日**指示仍然有效。”

(2)是否王秉璋篡改了周总理**9月15日**关于移交材料问题的四点指示？

李副总理解答：“这个情况我不了解，这个问题我不清楚。”

注：李副总理于**11月7日晚8:40**到**11:00**接见我们的革命群众的代表，并听取了

我们四个同志的汇报，之后作了上面的指示。

239. 走访《红旗》杂志社 (1966年11月7日)

十一月七日下午我们就学习《红旗》第十四期社论遇到的问题走访了《红旗》杂志社。

《红旗》杂志社的同志接待了我们。我们把谈话纪要整理如下，如有出入和错误，由我们负责。——高级党校“红旗团”张荣芳、张天巧等。

一、请你谈谈《红旗》第十四期社论发表的背景。

答：根据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展的情况，提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自从十六条公布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还继续存在，林彪同志的讲话，清楚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这一期社论是继续上期社论的。这一期社论中指出，这种群众性的批判遍及全国各省市，各部门，各学校。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政策界限要摸清。本期社论中政策界限就更清楚，更具体了。

与十一中全会有什么关系，你们可以自己去理解。

二、如何理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正确进行广泛斗批改的关键？

答：社论中已讲得很清楚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彻底执行文化革命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斗批改的关键。”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要把运动引向他自己需要的方向，也就是把运动引向邪道。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能不能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能。在错误路线下，必然有一部分群众受蒙蔽，跟着你走，另一部分群众被压制，积极性不能很好发挥，只依靠一部分群众，而不能发挥另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去斗，也斗不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能不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那套东西呢？当然不能。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再说，终究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要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能够确立多少毛泽东思想呢？能否扎根？不可能牢固的确立，不可能牢固地扎根。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确是贯彻十六条，正确进行广泛斗、批、改的关键。

三、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可以推到四九年还是哪年，还是就指文化大革命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是指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有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情况。林彪同志的讲话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

续。社论中也明确指出：“认真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追过去，那就长了，没有办法了，我党一成立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那么……条，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的情况，不能拿现在的情况翻过去的帐。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掌握领导权的革命群众，能否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群众不能谈执行路线的问题。群众只能跟着走，路线问题是领导和幕后操纵者，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是指向领导和幕后操纵者，群众是受错误路线蒙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扣“保皇派”的帽子，错误路线不能由群众负责，他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在十月十七日接见革命师生也讲过：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要涉及到一些同学、工人，涉及到文革筹委会(其中也有些同学)，这样算不算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这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因为当前错误路线是通过这样一些群众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批评到执行错误路线的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但我们涉及到这些组织的一些问题，贴他们的大字报，提出批评，是完全正常的，不能说这是群众斗群众。我们又追问，这些同学、工人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答：是。

五、有些单位黑帮分子已经被揪出来了，而且进行了斗争。对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是否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之间有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批判黑帮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还是辩论文化革命的领导者是执行的什么路线？

答：当然辩论文化革命的领导者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因为领导不纯，文化大革命就搞不好。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斗争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夺权问题。他们属于十六条中的第四种人。

六、据说，中央负责同志讲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人民内部矛盾，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批判的问题，而是斗争的问题，是否对？

答：整个社论的精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犯错误的同志是两回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属于这篇社论的范围。社论指的是犯错误的同志，目前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范围。他的性质必须肯定是敌我矛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执行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肯定要在斗争中解决，斗争中批判。本来是敌我矛盾，为什么还那么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提斗倒、斗臭。

七、如何理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

答：文化大革命全国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揪出来，他们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护身符，不搞这个东西，就没法了。对于已经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目已经暴露，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护身符”的问题呢？

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得到庇护，这算不算护身符的另一含义？

答：你们可以这样理解，那要看能不能当作“护身符”。

九、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中，可能还会揪出黑帮，如果把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把矛盾的性质降低了？

答：相信群众会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的，一旦揪出来，就要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处理。

十、有些单位很大量群众，给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提了大量意见，认为领导者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领导者不但不回答群众的意见，反而写了大字报说自己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怎么办？

答：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齐声回答：“不同意”。不同意那不就好办嘛，也要揭发，摆事实，讲道理，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现在不要为自己标榜，这样做本身就不对，即使正确的领导，这样做也不行，也应该欢迎批评，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

十一、如果辩论的结果，文化革命的领导者执行的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说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熄灭了”。

他笑了一下回答：这怎么说阶级斗争熄灭了，那还有肃清影响的问题嘛！

十二、如果辩论的结果，文化革命的领导者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能不能说这个单位就没有正确路线了？

他又笑了，然后回答：群众和他斗争，这是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十三、过去和黑帮进行了斗争，后来当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是不是可能犯路线错误？

答：有可能。一类干部也可能犯路线错误，派去的工作组中，有的原来表现很好，也犯了路线错误，革命群众根据他的活动，根据事实讲话。

十四、对于犯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应当把提出错误路线的(只不过一两个或几个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区别开来，把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区别开来，把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这里是否有两类矛盾？

答：目前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后坚持错误，矛盾性质就会有转化。

十五、怎样区分自觉执行和不自觉执行错误路线？

答：自觉执行是少数，不自觉执行是多数，通过他们自觉检查可以看出来。要根据他的活动和本人检查，由群众根据事实决定。

十六、一般说来，犯了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民人内部矛盾，是不是特殊的，就是指坚持错误发展下去就会变成敌我矛盾？答：对！

谈话即将结束时，我们说，还有两个问题附带问一下。

一、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中说的“平反”指的什么范围？

他指《红旗》社论说：“革命群众嘛”。当我们又问：司局长以上干部，如八级干部，原校委委员，以后又是文化革命领导者，要不要平反？

他笑了，又指着社论说，社论很明确嘛，指的是革命群众。

二、我们从市委大字报看到：“北京饭店会议”是贯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正确？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不过，市委的大字报是经过汇总以后写出来的。

240. 周恩来、江青接见部分学校红卫兵代表讨论纪要 (1966年11月8日)

地点：人大会堂

参加人：首长：周总理、江青同志、谢富治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张春桥同志、王力同志。

红卫兵代表：三个司令部每个参加八人，另外指定航院红卫兵、航院“红旗”和其他单位各派一名代表，共三、四十人。

内容：讨论关于黑材料问题。

《座谈纪要》

总理：因为连着开会，气节不好，连着，很疲劳。今天叫你们三个司令部的代表来想座

谈一个紧急的问题。十月五号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信，中央批转了，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但平反和档案材料问题没解决。林彪同志发表了两次讲话，《红旗》杂志两篇社论、《人民日报》社论、《解放军报》社论，但黑材料问题不便于写进去(此句是大意)。今天直接和你们会谈，以便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地斗争。……不然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不利。北京如此，全国各地也如此。想征求你们意见，你们可能感到很突然。事先通知了没有？(没有)

(总理让大家举手发言)

蒯大富：叶林到我们那儿去了，说要交材料，但什么也不交，他拿了两份清单，一份清单我们照了像，另一份是交给文革的材料清单，他不交，也不让照像。他们说防止群众斗群众。

总理：你们两边都挺“文明”，他不交，你们不叫走，那一边呢，他就不交，也不走了。

.....

他有的材料是回忆的，你们系串连的回来了，一问，不对，说有的烧了，……因此他说宁肯不听中央的报告，也不回来。

蒯：同学等不住了，要抢怎么办？

总理：那不好。(江青同志笑了)

(有人谈到陶鲁笳的问题，江青同志小声说“陶鲁笳胡说八道”。)

(林院、国际关系学院、人大、航院有的代表谈了他们的主张，还有些学校谈了些具体问题，因为这次会是专门讨论有关黑材料问题的，所以没讨论那些具体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首长很少讲话。因为谈的具体，从略。)

北医红旗：搞材料没意思(按：后来有人反对这个意见)材料公布，不要销毁。应该乱，三个司令部要乱，红卫兵也要乱，要大胆的闯，不怕乱。有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把矛盾上交。

总理：(问他大意是：)那么你们为什么还有人在中南海西门等我？

北医红旗：现在有人在国务院西门是说服他们回去，只有一个代表。

总理：你回去说服，你们给陶铸同志贴大标语，共七个标语。贴到陶铸头上合适不合适？请你们说服说服。他要把第四号人物也揪出来，是什么意见呢？我不能见他，我不能同意这个口号。不只是我不同意。毛主席也不会同意。

北医红旗：他说党委不是黑帮。(有人说：那个检查了)。他还说：……

总理：那个已经声明了。(有人说：8月23日在医大也检查了。)定调是早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把第四号人物陶铸揪出来，我怎么能见？中央政治局名单没有正式公布。但是要有点政治常识，在报上总可以看得出来嘛！

我们那个门(按：指国务院大门)走不进去了，怎么工作呢？大民主应该有个限度，在最大民主的基础上应该有集中，必要的集中还是要的。“八·八”的十六条、公报是毛主席审定的，新的政治局常委是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

说错了几句话，是不可避免的(大意)。如果陶铸他坚持这几句话，你们还可以……。他承认了嘛！文办是很弱的，文办不健全。人手一时抽不过来。经过革命才能发现人嘛！你们贴标语说陶铸是“扶摇直上”，却又说毛主席要提拔新生力量(大意)。把这样的老同志没看成是毛主席的学生、战友。现把我心里所想的，不管对那一派都讲了。

现在要见我的人这么多。我不只考虑国内的事情，还有国外的事情，不能点名要见周某人，我就见，我没有这个义务哇！

我插入这一段，把时间占了，我借这机会向你们呼吁！

(很多代表谈了对黑材料的移交处理问题的意见。有的主张抓黑材料的问题，有的主张不要在这件事上过多的耗费精力，有的主张把黑材料销毁或部分领导过目或全部公布等处理意见，分歧不小。)

总理：这个问题全国到处都提了出来。中央文革小组正在研究，你们现在分歧不小，研究后再报中央。

我想就两个提议跟你们商量。中央委托文革小组研究，提出个方案来。这牵扯到许多问题。

第一个建议是：中央的大门不能开了，你们三个司令部的，不要闯进去，不管哪个司令部，那一派的都不要闯进去。光拥护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拥护党中央，但是毛主席睡觉也睡不好。我号召你们不要往里闯，先开一个门，然后再开一个门。(按：有些人在中南海西门外等着接见，有的往里闯。)

另一个问题：有的为了黑材料、档案问题，把部长找去了。要见，我们排上队，要有个商量。

我今天说了，你们同意我回去就开。毛主席的中央那有开小门的。……你们是留在北京的，你们很困难，××大学你们四、五百人，接待外地来的同学很紧张，在家的由你们传达，还有外地的同学，外地的同学总好劝嘛！主要是北京的要做出榜样么！

这是一件事，向你们呼吁。你们谁反对？(没有反对)应该不应该开(众：应该！)这是一件事。

主席这两天要分批接见外地师生，现在看来，就得分批接见了，因为各种组织形式都试过了，总有缺点，这次想时间短点，用车运。对外地的同学，要说服他们，第一批不成，以后还可以见。本地的同学就辛苦些，……你们做工作，明天请周荣鑫同志给中学做工作。这次排上队的见到了就回去了。

告诉他们排得上的上车，别的第二批，第三批……都排得上。

真正拥护毛主席的，要使毛主席、中央不受干扰。问题是非要当天见不可，非要见某个人不可！(大意)我们十几个人，有一个人接见就可以嘛！我和谢富总理，谁见也是一样么！戚本禹和×××(没记清名字)一样可以接见嘛！不能一见就叫陈伯达、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杰出的理论家，他要思考，要写文章的。

在会议过程中，第二司令部提出了航院“红旗”为主的一些红卫兵到第二司令部造反的事。江青同志表示：“你们群众组织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应由你们自己解决。你们那个问题，我们委托戚本禹同志处理。”

另外，总理答应派人调查一些单位发生的事件，答应处理学生组织长征队的问题，答应打电话解决小学校的工作组的材料问题。

这次会议，充分表现了中央对红卫兵的信任。最后让我们高呼：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最敬爱的导师和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241. 陈伯达的指示 (1966年11月8日)

11月8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口向冲进国防部大院的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等学校师生宣读了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泽东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和那样千条和万条道理，但比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样的大事来，你们的各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那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

这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

我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个一个讲清楚，有什么委屈，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要不得，请同学们好好想想，不要再往那里顶了。你们年青人，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理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赶快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三位同志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242. 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纪要 (1966年11月8日)

“红旗”战士们：自从那篇社论《红卫队不怕远征难》发表以后，大部分人都去长征了。我们留下来的到北京社会上去，到工厂去。戚本禹答：与工农相结合，大方向没有错。红卫兵战士问：我们到工厂去了几趟，看到工人的真正造反精神比我们好，现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我们迈开脚步，走到工厂去，和工人相结合，了解社会。我们到工厂去写大字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工人谈心，替工人抄大字报，和工人一起劳动，搬到工厂去住。又一“红旗”战士问：我们是到光华木材厂的，工人同志纷纷要求我们去，那里路很远，我们准备搬到那里去住。

戚本禹：到工厂去与工人一起住，不打破他们的生产秩序。当然旧的生产秩序是要打破的，靠群众去闯，去打破，这样就可以了。

张春桥答：工厂搞文化革命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至于怎么搞，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

“红旗”战士问：有人反对我们进工厂，例如：北京乐器厂(光华木器厂红旗战斗团也抗议我们)。

张春桥答：这是一件新鲜事物嘛！当然有人反对(笑)，反对你们进工厂的指导思想是怕你们打破了他们的生产秩序，如果你们注意了，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处理好了，他们不反了。而且你们应该和工人接触，现在不要到车间去，因为他们内部不统一，也谈不了多少话。我以前有几次到工厂去，也是这样，要等工人下班了再和他们谈话。否则你到这派师傅那里去劳动，那另一派可能会全部停工，那就不好了。

“红旗”战士问：我们想几个点摸索经验，是不是你们也深入配合我们搞点总结经验。

张春桥、戚本禹：好！好！还是靠你们去闯吧！找几个工人谈谈。

(注：该讲话纪要大意不错，个别词句有出入，由整理者负责。)

243. 李富春接见一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部分同志的谈话纪要 (1966年11月8日)

十一月八日，我们一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同志和院、所部分革命同志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了我们对一轻部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又谈了对《十一月四日李富春同志与一轻部部分革命群众代表谈话记录》的看法。

富春同志首先表示：欢迎同志们来反映情况，这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你们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我支持你们闹革命。

然后，富春同志谈了以下问题：

一轻部运动中的所有问题的结论，都应该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自己来作，上级不能包办代替。我十一月四日说的话，只是个人意见，只能供你们参考，说错了的话，一律收回，不作数，也可以批评。我的话没有任何约束力。

一轻部部分同志贴出了我四日的讲话，在群众中发了些议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我的讲话，不一定都对。我不希望同志们利用我十一月四日的讲话影响对薄一波的批判，或者为个别人的错误打掩护。也不希望用我的话去压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革命运动，只能是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

陶鲁笳说一轻部七·二九以后的运动是“白色恐怖”，这是他个人的认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应当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来讨论。

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如果你们部党委没有烂掉、瘫痪，是努力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应当尊重党委的领导，党委一定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如果有违反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地方，就要加以抵制，加以批评。革命群众在运动中对党委进行揭发批评也是应当的、正常的。党委应抱欢迎态度和支持态度，应该引火烧身。要把文革筹委党组和部党委合并是错误的。笼统地说党支部是“法西斯党支部”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的支部，犯了错误可以批评，怎么能叫作法西斯支部？当然，个别的党支部也是有烂掉的。

陈智方同志要派葛春霖同志当办公厅主任时，葛春霖同志表示要由组织决定，这是对的。这就是坚持原则。文革筹委不是一轻部党委，文革筹委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的，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你们一轻部的文革筹委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这样做的，那就不好了。

什么是阶级路线？我们是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上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十六条第五条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根据你们汇报，薄一波在七·二九大会上，对所有发言的人，缺乏阶级分析地一律肯定为“左派”，这样作法是不对的。

对文革组织成员能不能批评？十六条第九条规定的很明确，对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的成员，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就是说群众随时有权力提出批评，提出撤换嘛！对文革成员提出批评，不能说是群众斗群众。

计惜英撤换下去了没有？(答：撤下去了，部党委已经撤了他的行政职务。)下去了就好嘛！如还有不恰当的，经过群众讨论，也可以撤换嘛！

当前运动，最主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轻部，首先是对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而且要批深批透，肃清他的影响，已经提出来了嘛！其次，部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批判。文革筹委个别领导人如果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可以批判，但是，要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整个文革组织区分开来。

平反问题。根据一轻部的具体情况，凡是在薄一波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不论在七·二九前还是七·二九之后，革命群众被部党委或者部筹委领导人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真右派、假左派”的，都应一律平反。党委和筹委搞的这方面材料，都应当按规定处理。

夏之栩同志的大字报是扭转运动一面倒、不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形势的一张好大字报。“九·一二”以后形势是不错的，大辩论基本上是好的。当然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可以批评。

用党组织和文革组织的名义，把薄一波的“一轻部是黑暗系统”的错误说法，通知下面单位，这是错误的。下面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是由各地党委领导的，为什么把通知发下去呢？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苏联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果走到

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我们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让群众、让青年锻炼自己。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这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主席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概括为三点：一是相信毛主席，二是相信群众，三是正确地对待自己。这又一次证明林彪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

你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多少人？（答：一百八十五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要估计到一轻部文化革命运动还是有阻力的。你们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策略，多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定要团结大多数的同志。大多数同志都是要革命的，你们一定要遵照林彪同志指示的：“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我们部划归谷牧同志领导，他领导一轻部的运动和工作。你们有问题，可以找他。如果你们遇到困难，万不得已时也还可以来找我。

我今天说的，也还是个人的意见，不是“指示”，仅供同志们参考，同样对任何人没有什么约束力，说错了的，可以批评。总之，一定要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原则，即群众路线的原则。

谈话后，富春同志又和我们一一握手。同志们请富春同志代向毛主席问好，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富春同志欣然应允。（汇报内容另行公布）

244. 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连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9日)

同学们：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穆欣同志和我来看望同学们同志们。同学们给陈伯达、康生、江青、我和关锋同志写了许多信，关锋同志病了，同学们来了许多信，这些信我们都看了，我们文革小组关心外地，山东、青岛、济南的斗争情况。康生同志也写过条子要我和关锋同志见大家，本来是我和关锋同志来看大家，由于关锋同志病了，所以穆欣同志和我一起来了，主要是看看大家，听听同学们的意见、情况、要求，带回去在小组里研究，中央文革就只几个人，现在全国各地都要见，我们也想见大家。我们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们不能发号施令，也不应该发号施令，我们只能听大家意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和要求。我们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我们两个人来就更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因此同学们要作结论性的问题，我们不能作，中央文革小组也不能作，今天只能根据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做原则上的回答，可能对，可能不对，请同志们考虑。

整个文化革命形势很好，这一点同学们要作足够的估计。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热烈鼓掌）。同学们把形势分析一下，回想一下，就可看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掌声）这是八月八日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二日通过会议公报。这个错误路线在十一中全会之前在全国好多地方都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但这个斗争从八月初、八月底，到九月这二个多月时间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有的地方改换了形式，还是继续执行错误路线。从十月初，林彪同志十月一日讲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两条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群众运动，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深入。这个形势同学们都有亲身感受，很好。各省市、北京各部门展开了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是不是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不搞了，他们这一套就收起来了呢？因为群众批判就自动消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他是不会的，他会改变形式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运动每发展一步要看到

主流，另外也要看到一提出什么新的口号，坚持反动路线的也会更换花样，搞他的一套，斗争还在继续。

同学们提了许多条子，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各个地方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到三级干部会议究竟怎么样，山东省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的说来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这是中央统一布置的。由于这个运动的深入，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动下，要看到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于他们自己的错误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有一些同志会进步。经过两个月的斗争，群众性的大批判，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对他们的教育。给他们一个机会，改正错误。我们看一看，这个会是不是能开好，他们是不是能改好，屁股是不是坐到革命群众一边了。山东省(?)过去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讲，希望他们不要象开完十一中全会那样，回去没有什么大改变。我们应有一点信心，有了两个月斗争的经验，他们也有一点经验，是不是认识上有提高，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同志认识上会有提高。但有些同志反映把谭启龙带到北京来了。就同志们反映：他回去之后进步很小，(群众说：他没进步)啊！他没有进步。

继续对革命学生采取这样对立态度是不对的，这样辜负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苦心教导。一定要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一定要同他进行坚决斗争，一定要坚持正确路线(热烈鼓掌)，一定要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斗到底，斗深，把这个问题批深批透。这个原则是一定不能妥协的，这个旗帜必须鲜明，这个原则不能含糊(鼓掌)，同时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给予时间进行观察，同学们要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给他们条件，因为这个会要传达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党中央其他人的讲话精神，进行讨论。

从六月到现在五个多月了，从十一中全会算起两个多月了。在五个月，两个月中，革命师生，革命的同志是不是也应当总结一下，回顾一下，想一想，我们本身的斗争也要提高，我们的觉悟也要提高，斗争艺术，斗争的策略也要提高。

同志们，同学们，记得十月六日的十万人大会，江青同志提出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策略，提了一个多月了。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学能提高。对于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按毛主席的思想正确的进行，这一点请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林副主席最近的两次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希望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

一、对形势要正确估计：一片大好形势，不要看成一片黑暗，不要对反动路线估计过高。北京革命派也有这么一点，是不是对形势估计过黑暗一点了，要看到大的方向，大的主流。看到好得很的形势，看到一天比一天好的形势，当然一点黑暗没有，不对。反动路线能那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再一个必须彻底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再一个对执行反动路线的要加以区别，对提出和执行这条路线的加以区别，提出的只有一、二个或几个人，这是一个区别，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同志们温习下我党的历史，每次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只有一、二个。第二个，不自觉执行(大量的)和自觉执行的区别(少量的)。第三，有轻有重，轻重不同量的不同，有时有性质上的不同，要有所区别。第四个，是坚持错误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同继续坚持、顽抗不改的要有区别。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主席党中央一贯处理为党内犯路线错误同志的方针，我党历史上曾对犯路线错误的人作过不正确处理，这对党有很大损失。毛主席指出正确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的两个目的。一定要弄清问题，不弄清问题就团结，不成了和稀泥吗？反对和稀泥！不坚持原则，不把问题搞清楚是不行的，是违背毛主席方针的。但又要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向他大喝一声，你的错误是严重的，是同毛主席相对立的，必须深刻检讨、改正。他说我不是改了吗？口说无凭，你是不是改，是看你的行动，而不是看宣言。看行动看什么呢？这个《红旗》杂志提出，要看他三条：一、是不是公开承认检讨自己过去犯了路线错误，明明犯了错误，大量事实摆在面前不认帐，光说改，

浮皮。不公开检讨是不行的。二、是不是纠正错误，特别是对过去被他们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同志是否认真平反，公开平反，给这些革命同志当众恢复名誉。是否彻底做了，坚决做了，青岛做了没有？（众答：没有！）青岛没有做，而且十月二十五号还把小学生打成反革命，怎么能叫青岛问题解决了呢？（热烈鼓掌！）这一结论应由青岛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学生来做，解决了没有？（众答：没有！）是否把同学被迫的检查材料交了呢？（众答：没有！呼口号。）三、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掌声，口号）过去他压制、镇压群众，说改正了，过去这种同毛主席相对立的（路线）是严重错误。第三条就是看你能否真正把屁股挪到革命群众一边，同革命群众站到一起进行斗争。有这三条才叫改正了错误。我希望同志们再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能做到这三点。所谓看一看，还要进行斗争，每一步前进都要进行斗争（掌声）不是我们抄起手来站到一边看他，所谓看是观察。

斗争策略要注意，要提高，党中央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革命学生，特别是受压制、迫害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戴了种种帽子的群众，坚决支持你们。很多地方革命左派地位改变了，或开始改变了，但也有的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会改变，一定能改变，如果改变了，一定要更加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自己，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办事，我们千万自己担负领导，自己地位改变以后，不要象他们过去对我们那样，不要接受他们的坏传统，我们党内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毛主席的传统，另一种是国民党的作风的影响，直到苏共修正主义的坏影响。过去错误路线还不是国民党作风？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党的正确传统，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传统、斗争方针。不要象他们那样的整人，整群众的材料，我们不要搞盯梢、监视、搜查笔记本等不正确的作法。我们采取林彪同志上次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是我们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要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同群众商量，同不同意见的人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每一个斗争要总结，整顿我们的队伍，逐步扩大我们的队伍，团结群众，我们不要象他们搞的那一套，陷到里面去。我们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在材料问题上，档案材料上，强迫个人检讨材料是交给个人，自己处理。至于其他各种各样整理群众的材料，我们是不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处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扭来扭去，造成群众之间争论不休。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思想上去批判。当然也要进行斗争，斗到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不能隐藏、复制、转移、搞鬼，要全部交出来销毁，我们过去这方面想的不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纠葛。总之，通过这个斗争，逐步把我们提高。有人提出条子，说山东三级干部会议是学生破坏了，我们第一次听到学生破坏了三级干部会议，把这个罪状加在革命学生一边，我相信革命学生不会不让他们开会的。（掌声、口号）一定可以经过商量达成一致协议的，如因商量没达成一致协议，耽搁了几天会议是不能叫破坏会议的。（掌声，口号）同学们要做到一点，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再看一看。最近毛主席讲，是不是这次比上一次好些，但是总有少数人还是对抗。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给他们条件，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开好，改正错误要看上面三条。红卫兵是否能参加？还是分开来。给他们同时讨论问题总结经验，改正错误的机会，承认错误。他们应当抽出一定力量，同时向红卫兵做工作，共同讨论问题。希望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来武装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判断什么事情对不对，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用毛主席的话来判断，文化革命按十六条办事，按林彪同志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及其它中央领导同志正式发表的讲话为准。至于其它讲话，外面流传，印成传单，还有接待站普通工作人员讲的不能为标准。没有正式文件不能作为根据。以正式讲话（文件）为标准，根据这个办事，流传的一律不算数。

最近比如北京大学贴出林彪同志论左派，这篇文章一个字也不是林彪写的，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是假的，看来有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搞的。这些东西不能算数，要上当的，至于有人故意利用这些讲话，大量印发，达到其特定的个人目的，是要和他斗争的。例如青岛大量印发总理讲话，所谓青岛问题解决了，这是不对的。例如，林江同志的讲话，有许多错误，有人大量印发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林江同志，他正在检查。要他去青岛，是不必要

的，他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他的检讨可以交给你们，你们要批判那个利用这个讲话的人，要同他们斗争。

关于工厂文化革命如何搞，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我希望刚才谈情况的那个同志，把意见写个材料给我。现在党中央正研究这个问题，农村也是一样。希望同志们有这方面调查材料的，向你们省提，也向我们提。革命学生应该和工农相结合，这是方向，是毛主席的原则。任何大的运动，革命学生不和工农相结合，都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党历次革命经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革命学生怎么能不同工农结合呢？这个大方向要肯定，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工人农民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性要支持，不能压制不能打击，更不能镇压。这些都是错误的。但是，工厂农村同学学校不一样，学校停课一学期，再停一个学期，这是毛主席的决心。但工厂不能停生产，一天也不能停。农业生产不能停。是不是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条，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全国人民要吃饭穿衣，国民经济要发展，这是全国人民的利益。第二条，生产指挥系统不能中断。具体的工厂文化革命如何搞法，欢迎工人同志们提出意见，同学们可以提意见，我相信这个问题，党中央很快会有指示，农村农闲时应怎么办，工厂农村问题很紧迫，希望同志们同学们提出自己的意见。总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有人批评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压制打击革命群众扣工资……统统是错误的。没有说，不革命抓生产，更没说反对革命抓生产，这都是歪曲中央精神。至于工厂、农村把生产丢掉搞革命是不行的，这个是工厂农村与学校的不同点，一定要抓革命抓生产，这样才完全。

串连，因为工人农民有生产岗位的问题，象学生到外地串连，到远方去，由于受生产限制，是不可能的，至于(地方)企业间的来往是可以的嘛。学生就不能同工人接近吗？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那是不对的，革命的学生不要到车间去，你们赞不赞成(同学答：赞成)学生到工人宿舍可以去，完全可以去！不搞文化革命都可以去，为什么搞文化革命就不能去呢？我们学生不向工农学习，不同工农结合，那我们就没有根了，就飘浮了，没有归宿了，我们不要打乱人家的生产秩序嘛，学生没有人到车间去，如果有人要坚持，我不赞成这种作法。党中央的指示要正确理解。党中央的每一个指示，都会有人用来做推行错误路线的武器，如果这个人坚持执行反动路线的话。

县以下中学的问题，是中央有通知，农忙时不搞。现在农闲，大家可以提出意见。(有人问：县中学是不是属于县一级)县中学应包括在县里。县以下中学也正在研究，还有小学问题也正在研究，同志们，同学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人提出剧团文化革命怎么搞？谈到与学生串连的问题？)剧团与同学是可以串连的，不让见面是不对的，是错误路线的影响。不但你们剧团，机关干部支持学生革命的，也有被打成叛徒的，谁支持革命学生，就去打击谁，这是不对的。你们剧团文化革命搞了吗？(剧团的作了简单汇报)剧团是文化革命的重点，要很好地搞嘛！剧团文化革命不搞，不对嘛，文艺团体要彻底搞，要搞深，要搞透，要整顿队伍。

关于工厂、农村、县以下中学、文艺团体怎么搞，这几个问题不能具体答复，只能从原则上讲。要等中央正式文件、正式通知。同志们同学们的意见，可以写信，可以提自己的意见。归结到一点还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十六条办事，按毛主席的路线办事，根本的一条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各种具体问题，要靠同志们自己来回答解决。我们相信同志们是可以自己解决的。现在不要把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请某个人来解答。县以下中学有的不是搞了吗？有的不是来了吗？特别是提倡徒步串连，谁捆住你们的腿了？谁也不能阻挡你嘛！要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你们提的在省的范围内走走，谁也阻挡不了嘛！同学们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问我们，我们也很为难，我们也很为难啊！只要革命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干就是了嘛！……(没听清)不能把整个工厂开到北京来，这样的事你们不能做，这样做是错误的。

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你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些问题你们到接待站去问，没有给

答复，接待站框框太多，做了些不对的答复。

今天，很高兴，同这么多同学见面，一定把同学们的热情要求，带回去告诉其他同志。我们只能说：我们坚决支持一切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掌声）

245. 吴德给职工同志们的一封信 (1996年11月10日)

职工同志们：

我正在开工作会议，不能来看你们，很抱歉。

现在把你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意见和大家商量。

1.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打击，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这是十分错误的，市委准备发一个通知，发到各单位，凡是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不算数，必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2. 你们这次离开生产岗位，出来串连，发生在今日(11月10日)《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之前，应当照发工资。同时，也不能对你们有任何歧视。

3. 你们应当很好的学习十六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社论是根据毛主席一贯指示的精神写的。今后你们应当按照社论的精神来干，要做到抓革命促生产，学会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把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更好。我恳切希望你们很快回到工厂，回到生产岗位上，有什么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写信告诉我。有关平反等问题，可和市委工交政治部接洽，具体解决。

此致

敬礼

吴德

66年11月10日

246. 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1966年11月10日)

第一个电话：

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了解一些了，我也很想见你们大家，但今天夜里确实不行了，我们要开一个紧急会议，所以不能来见大家了。

我们很想和大家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靠大家谈情况，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现在我们头脑中空空的，要了解工厂的情况，现在工厂又提出了很多问题，工厂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我们抓晚了应检讨，没及时抓，现在再不抓就要犯错误了，现在要同你们谈，要深入细致地谈。关于一些具体问题，叫市委吴德同志负责，使这些同志回去不受迫害，还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联系，可写信。

现在我还和吴德同志打电话，不准拿最近《人民日报》社的社论整你们，还有关锋、戚本禹同志还想和大家谈谈，向大家学习，听取情况和意见。

第二个电话：

和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希望市委出面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中央现在还没有研究，咱们保卫自己做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

的，咱们应该充分相信自己，成立什么组织，也不一定要中央去承认这个组织。

现在你们提出要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这一下子出了这个题目，中央也要好好想一想。

过几天就要找你们工人代表进行座谈。我们现在很重视工人的问题。表面上的事是容易做的，我们还要扎实地做工作，要彻底搞好工厂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开大会还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找少数人商量，对北京的典型工厂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怎么搞，同你们大家商量。

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过去同工人接触少，办事不多，现在同大家讨论，我们要多做一些，请大家放心，不要发愁，现在中央也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厂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迅速向上级反映，请大家再次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和大家商量后，制出一套适合于工厂的政策，这些都要靠群众自己来想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247. 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在中南海的讲话

(1966年11月11日)

编者按：请读者对周荣鑫的讲话注意阅读，现将江青同志十二月十八日接见北京大中院校革命造反派时讲的一段话，转抄于此：“国务院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故意通过王任重拖我们去犯错误，周荣鑫原来等了他好长时间，不行，现在只好请他靠边站了，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作交待。”

汪东兴：今天毛主席接见了串连的革命师生，今天中南海解决代表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专请你们代表来，说明中央关心这些事情。

(介绍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

陶铸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李富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陈毅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谭震林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

谢富治副总理，刘宁一副委员长；周荣鑫同志，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同志，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陶铸同志介绍汪东兴同志，党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荣鑫：今天中央六位同志同大家见面，刚才汪东兴同志把情况向大家介绍了。文化革命深入发展有很多问题向中央反映，这是可以理解的，主要采取什么方法反映问题，我先讲一下，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室有个联合接待室，人数不多，可是来的人很多，不能适应形势。来访的主要有几种情况。

反映问题要中央解决，要立刻解答，不答复不行，接待员不了解情况，答复免不了出问题，要见中央负责同志，要求马上见，立刻答复，节约时间。……

同志们，有情况要反映，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主要解决接见的问题。

王富春(冲进中南海的一位解放军战士)作检讨：我们千不该万不该到中南海来胡闹，向解放军脸上抹灰，给李富春同志找麻烦，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陶铸：今天夜很深了，快十二点了，我们开个小会讨论，以什么态度对待中南海的问题。

昨天晚上，我和总理到主席那里，主席批评我们：“西门为什么关了，你们为什么怕群众啊！”我找了警卫处马上把门打开了。党中央所在地把门关了很不好。刚才王富春检查了，不要处分，检查了就好嘛，全国人民都有权利到中南海，反映情况是好的。很多人往里冲就不好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你们来反映情况，我们同志有责任向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映，很多人往里冲很不好。党中央、国务院让我们六位同志来。政治局书记处、副秘书长、副总理向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过去的不讲了，因为我们没有讲清楚。今天我们讲清楚，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不是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吗？可是为什么往里冲？你们怎样保卫呢？毛主席所在地你们天天冲，对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有利吗？而是发生了干扰，因为中南海这样不安静，过去我们没讲清楚，今天我们斩钉截铁地讲，你们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赞成我们就心安了，不赞成我们就要犯错误。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就是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司令部，毛主席路线占统治地位。遵义会议以后，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始终是占多数，尽管有一个时期有少数人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少数，得不到全党支持，很快被肃清，被打倒，现在党中央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在这个司令部工作的。

同志们到党中央来解决问题，同志们要信任我们的接待室，有错误应该提出来，改进整修，作风不好，可以改进，错误可以改正。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统帅，林彪同志是副统帅，总理是大事他管，不能什么事都找他，总理怎能有这么多精力呢？接待室可以依赖，有错误可以改，个别人不称职，可以调整，属于这方面的问题(指作风态度不好)同志们提意见我们欢迎，我们把接待室搞好，起到作用，接待室要能诚恳忠实，听取群众意见向上反映，如果不这样就是失职，接待室就他们三人(汪东兴、童小鹏、周荣鑫)领导之下，党中央国务院委托他们，更重要的反映给我们，我们不能解决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经常在座的我们几位和李先念同志，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向毛主席、林彪同志、总理反映。同志们很不信任接待室，对办公厅主任、秘书长也不信任，那天晚上我们找了几位同学谈后，让钱信忠交代材料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我说，你们要材料是革命的，支持你们，材料不退，责任在卫生部(陈副总理插话：抢不对，还要抢)。

我二十一日到卫生部，我说到现在为止，钱信忠不算黑帮，毛主席过去批评他们，现在有些进步，以后，我又到医科大学……他们不满意，要总理见，总理不能见。

我们应该信赖接待室，他们不能解决的反映给我们，我们不能解决的要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你们不是接班人吗？我看你们将来到中南海办公，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你们要罢省委书记的官，这怎么能马上答复，我们也不能解决，只能由毛主席解决。(陈副总理：毛主席还得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中央政治局解决。如果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就应该打倒，有人说我是修正主义总根子，我说我不是，应该信任党中央的司令部，司令部不能只有司令、副司令，还得有参谋部、作战部、后勤部。我们在座的谭震林、谢富治、李富春都带过兵，我也当过政治部主任，我当的最短，只有一年多，我们要把我们解决问题的组织机构搞好，解决问题不是都满意，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外地来的有的因为受打击的，是迫不得已来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解放自己，我们派工作组不是犯了错误吗？应该依靠自己，依靠斗争，依靠群众。毛主席、党中央全力支持你们闹革命，六大自由，四大民主，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民主？毛主席坚决相信群众有这样的能力，我快六十岁了，我在这些同志的面前不能卖老，老大哥有的是，最大的是李富春，解放前我们在上海、南京用铅笔写了标语都遭逮捕，就要到龙华、雨花台杀头。)

六大自由。言论：你们可以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中南海，这还不民主吗？第二是出版：传单、小字报、漫画。结社：红卫兵、赤卫军，政治学院一千七百多学生，七十多个组织，井冈山、延安、东方红、八一八，不管什么组织，只要你们是革命的，组织起来就可以通电(陈副总理插话：串连)。集会：你们最充分了，要开什么就开什么会，你们不是在中南海外召开会吗？游行：几个喊口号就是游行。示威：打倒谁就是示威，我不赞成你们到中南

海示威，只能反映问题，谁有问题就可以向毛主席告，现在可以炮轰，又多了宪法上没有的，有人轰我也可以嘛！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党中央毛主席给同志们这么大的权利，有什么不能解决呢？当然有阻力，你们有困难，可以找我们支持，除了总的支持外，有些人不敢回去，我们接待室派人送你们回去，保卫你们写大字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总的方面讲，你们按毛主席指示闹革命，我们都支持，具体问题还是到本地解决，我们分工了，山东、辽宁、江苏我负责，安徽由谢富治、刘宁一负责。

到中南海来，很多不能得到满足的要求，要得到支持，我们可以完全支持你们。革命不是很容易的，同志们要依靠自己。毛主席讲的不能依靠恩赐，不能依靠上级，要靠革命群众，我们可以办的如果不办，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同志们的问题有些我们不能解决。一派要复官，×××就罢了三次复了二次，你们自己斗争，多数要罢，我们就罢。

王富春同志检查了，冲我们中南海大门，我们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以前的取消，你们到中南海来，反映情况送材料，我们欢迎。要有来有复，你们送了材料就回去休息，过几天打电话问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可以再谈，秘书长办公厅可以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再给我们。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你们应该保卫这个地方，这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发号施令的地方。我们讲了，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这种现象，大门关了是什么现象啊？过去是严重的错误，一笔勾销。

李富春：各位同志、同学们！我讲两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一个是我们支持同志们的任何革命行动，只要合乎十六条，合乎毛泽东思想。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你们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是主席提出的。体现十六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在运动中锻炼自己，许多问题靠同志们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经验靠同志们去创造。

第二，我希望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根除修正主义根子，使我们每个人破私立公，使我们每个人思想革命化，带动、推动我们事业发展，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强盛的中国。

陈毅：我完全同意刚才两位同志的意见，他们两位让你们根据他们的意见，检查你们的行动。我补充两点意见。

我们搞外交的每天和外国人见面，外国人问我文化大革命，我也要宣传文化大革命，外国人很担心我们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很有秩序，是不是影响生产。我跟他们说：我们很有水平，很有秩序，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深入扎根，传遍全世界，运动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党的领导、群众智慧，自己纠正，保证文化大革命更有力，文化大革命持续多年，世世代代革命要持续下去，是不是向外国朋友说了谎话？没有。我们有些行动可能不正常，有些出轨的，火车有时也出轨，打仗可能打败仗，同志们考虑我们的行动是否完全符合十六条，是不是合乎文化大革命规律，是不是完全合乎毛主席教导，我愿向大家学习，愿意和同志们一道革命，不足的地方是岁数比你们大了些，犯错误比你们多，我以犯错误多的人的资格向你们讲话。你们的行动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过去革命中我常常以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猛打猛冲，结果搞坏了，还得做检讨。

一九二五年我带头冲中南海的西门，我是四个代表之一，有大刀我们也冲进来了，我没有想到我当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没有想到有人冲我（陶铸插话：你们冲对了），我们那是冲对了，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行动是对的，这不符合马列主义。王富春检查很沉痛，我相信他是个好同志，你们不能以为自己完全正确，你们从反面考虑一下。我是很沉痛讲这个话的，你们满怀希望，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完全支持。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为革命目的到中南海来。这有一个界限，要善于区别一个界限，不能要冲就冲，要见谁就见谁，不见就不走。列宁、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强调过分就错了，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地强调过分了，就过火

了，就错误了，认定错误就要斗争，把错误纠正掉，就变为正确了。

对革命有利。看到错误不敢讲不斗争，就是机会主义，对革命有害，要用正确的办法，纠正错误达到目的，用错误的办法纠正错误，就错上加错，更错误。我有过经验，用正确的办法纠正错误，能达到目的，如果我们领导要犯了错误，我们要用正确的办法纠正，最顺利、问题最容易解决。把问题提给接待室，到办公厅，如果得不到回答，我们还可以坚持，如果非要按自己意见办不可，这就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这些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还要搞生产，这都是问题，不要把我们都困到中南海来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妥当。

我多少犯错误，有点经验，顾大局的人能得到群众拥护，不顾大局的人看到一点点，夸大不会有好处。局部和全局，要顾全局，局部要服从全局，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你们有千条道理、万条道理，还要顾全国全世界的大局。毛主席最顾大局，在伟大的文化革命中越是顾大局的，越能做出大的贡献。

谭震林：陶铸同志、李富春同志讲破“私”字，立“公”字，我补充这一点，上面陶铸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不重复了，希望同志们很好领会，很好理解，不但你们懂得，我提个建议，回去向同志讲清楚，并通过你们向其他单位讲清楚。今天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态度对待中南海的问题，本来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对待中南海已存在问题了。过去我们没有讲清楚，责任在我们，总理讲了一次，范围小，今天再讲一次，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有事情要通过接待室，不能占领接待室，有些人住在那里不走，办公室也办不成公了，全国几十万个公社、工厂，一个单位来一个人也不得了，不要把办公位子都占了，要让他们真正按毛主席意图帮助各单位搞文化革命，希望你们向各单位也讲清楚，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都是一致的。

谢富治：赞成陶铸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的讲话，刚才陈毅同志讲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这个话我很赞成。文化革命是一个大道理，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的要求的革命行动，我们都支持。我也是一个在革命中学习、改造自己，向一切工农、学生、教职员甚至工作人员学习，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就是一面学习，一面改造。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大道理。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毛泽东思想光芒照耀全世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在中南海。不管学生、工人、干部，中南海是要誓死保卫的。因为党中央、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都在中南海。在北京红卫兵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提到北京市要保卫几个单位，特别提到中南海，北京市的红卫兵是清楚的。有的冲西门、西北门，责任在我们，因为以前没有讲清楚，刚才陶铸同志作了讲话，今天在座的中央几个同志向你们三十几个单位讲清楚。大家派代表来告状，提意见，完全有权利，是合法的。我们有义务支持大家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的行动。违背这个原则的我们不支持。你们有权利，我们有义务。

你们反映情况是合法的，中南海不能冲，没有经过批准是不能进的，不仅不能冲，就是周围集结成千成万的人也不行，不安静，影响总司令、党中央的工作，这件事和同志们商量，没经批准冲进中南海是不对的。千条万条道理比起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是小的事，应该服从这个大道理。关于材料情况，我们有义务收，应该支持，但不能冲中南海，应有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环境。陈毅同志、陶铸同志很谦虚，我这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很坦率，有什么都讲了，讲错了你们批评。

刘宁一：我完全同意以上几位同志的讲话，我很高兴和三十几个单位的代表谈谈怎样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指导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是中国，全世界的中心是北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认为毛主席是全世界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全世

界人民都仰望北京、仰望中南海，我们处在中国，直接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进行建设，全世界人民都尊敬毛主席、崇拜毛主席，尊敬中国人民，羡慕我们的幸福。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十六条、一论、二论《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执行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口号，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相信大家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并把我们的意见带给工厂、矿山、学校。

我们大家站起来，向毛主席宣誓，举起右手，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陶铸：今天就讲到对中南海抱什么态度，过去我们没讲清楚，责任在我们。我们今天讲的，大家会赞成的，全中国七亿人民也会赞成的(地、富、反、坏、右不包括在内)。毛主席这样相信群众，今天又接见了一百五十万群众，昨天搞了六个小时，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我们很高兴(鼓掌)。我们应该保证毛主席身体健康(鼓掌)。我们相信大家会接受我的建议。陈毅同志讲的好，是感想，是看法，都是座谈，供同志们参考。总的讲文化革命形势很好，我们完全支持，我们过去工作有很多缺点，我们有责任把中南海工作做好，我们也做得不好，可以改正。但是不能冲进中南海，同学们想把文化革命搞起来，都是革命，只是有些方法不恰当，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讲清楚，不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我们再讲一讲，革命越彻底越好，我们不赞成闯进机关。它不好，可以改组它，是不是必须派人住那个机关里去，这个建议供参考。中南海、大会堂、外宾馆、钓鱼台不要去，对外宾现在不能革他的命，以后再革，他们没派工作组，没有群众斗群众，他们是外宾。广播大厦不要去，《人民日报》、新华社每天发消息。公安部不要去，法院、检察院，特别是公安部是专政机构，这些地方坚决不能去(陈毅插话：外交部)，不影响同志们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第一篇社论发表后(指《抓革命、促生产》)，有个别人说：“比修还修，比混蛋还混蛋。”这次又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不冲突，串连越搞越大，原来中学生不来，原来规定百分之十，准备接待二百万，已接待八百万，现在提倡步行串连，工农业生产很好，农业丰收增产，生产搞好了，革命革的更好。要什么有什么，三线建设更好。有些人往我们脸上抹黑，说我们妨碍生产，应指出不能影响生产搞革命，工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搞革命？当然学生可以去宣传十六条，希望同志们好好研究《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看同志们递的条子)。安徽同学来的很多，我们先向安徽同志们道歉，来了五十多天，两个多月，我们开了会决定，谢富治、刘宁一马上同你们谈话，把你们的情况反映给中央，研究出来给你们解决。

其它条子很多，我们分门别类的解决。

你们是否同意我们的意见，回去休息，不要住在外面，天气很冷。我最后补充这么几句。
(呼口号)……

248. 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电——直送上海安亭车站 (1966年11月12日)

工人同志们：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们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就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据说还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再三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国家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

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搞好的。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一部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陈伯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

249.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革命串连队代表时的讲话(部分内容) (1966年11月12日)

(这篇是总理对科学院串连队(多数派)代表的讲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慢慢做工作，路线错误关键是对待群众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群众。院党委也好，工作组也好，不相信群众，包办代替，凡是受打击受压制的，有反抗精神，应该承认他们是先进的，是左派，我们保守了，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易偏激，知识分子不免有这个习气。过去错了总不服气，对了的要回敬一下。这种情绪是有的，影响矛头向上。错的要自我批评，你们着重检讨，他们会欢迎，才能共有统一目标，对准院所党委。(这里总理突然插了一句，院党委有人要离职，总还有部分人留下来工作嘛！)要充分发动群众，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谁先这样做谁就先进。但不能偏激。落后的保守的要勇于承认错误。现在先进的，过去受压制，有反抗精神。犯错误要检讨。受压制这是锻炼。你们认为是真理就要坚持，要站稳立场。先进的落后的只要站稳立场就不要紧。先进的偏激了，不能团结大多数。任何事过了分就会走向反面，这也是受教育。为什么要大民主？就是为了不变色，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世代发扬大民主敢与错误的领导斗，领导不能在群众之上。

串连队这么多人，处境与想法差不多一致吧！教育好这部分人也是贡献，两方面接近以后又有新的问题。少数人先看到了就教育落后的，受压制的先进了代你们，团结多数，教育多数，则符合十六条。如很偏激就走向反面。这是运动规律。合则对，不合则错，过之则反。这方面我对学生讲的很多。按说不应再对你们讲。人不犯错的少，你们对毛主席著作是学了些，但没有全实践。人永远正确是不行的，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像林彪同志这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大家前进的，也不多。一般同志哪能无过错。承认错误不应难过，应愉快。对过去认识不够，作了些错事，承认过错就没什么。串连队这么多人，处境、观点大概与你们一致。如还有没认识的，你们去教育他们。教育好了就是对科学院的一个贡献。

问：为什么有比较多的人跟不上形势？

总理：这些人有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这蒙蔽了你们。这不怪你们，责任在于我们。过去主席思想贯穿在组织系统里较差，没按主席思想办党。《红旗》十四期社论你们好好学习，这个问题以后到科学院再说。

毛主席是要求敢想敢说的青年，中国共产党没把主席的建党思想贯彻下去，这中央要负

责。中央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部不办毛泽东思想的党。可现在该很好地把毛主席的党，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不但党过去是这样，共青团也是死气沉沉，这应该难过。青年团不起作用，为什么红卫兵能起作用冲向前，冲向社会上去？可见群众不是不能发动起来。中学红卫兵比大学红卫兵还能干。

党团员天真地认为党的领导人都是对的。如我今天讲的话，是随便讲，哪能都是对的？如果想一下再说，就不这样随便了。你们可以抓住我的一句话责问我，贴我的大字报，但是我的大方向是对的，清华就贴了我不少大字报，这可以嘛！我是奉命去解决清华问题的，这是个难题。我只能那么讲，我现在还只能那么讲，没办法。

过去总是机械，你们感到很委屈。这点我们是理解的，那些现在是先进的同志也不会百分之百正确的。我们所以落后是天真和机械，有这个危险，假如在毛主席身边真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难道只靠主席发现还行吗？苏联的教训是很大的，赫鲁晓夫蒙蔽了斯大林，他不是斯大林死后出现的，他那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了。在十八次党代会上还做了党章的报告。斯大林式的党，就不如列宁式的党，列宁式的党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每个党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能提出问题。有很多问题你们都想不到，《人民日报》登了大字报，《北京日报》停了，这都没想到吧！中央下的决心很大，也只能象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做。造反有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是发挥了主席思想，你不能不承认红卫兵才成立，一下子就冲到社会上去了，搞了不少成绩。红卫兵所以敢闯，就是有造反精神。二百多万红卫兵到北京，相当于两个蒙古的人，比阿尔巴尼亚的人还多。撒到北京，秩序井然，这只有毛主席时代才存在。应该有这种敢于造反的精神，把委屈去掉。遵义会议到七大，在这期间开始了党内整风，统一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七大以后二十年来，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党，但是辜负了主席的希望。陆定一是反党分子，安××现在还未公布，可以给你们讲，也是反党分子，二十年来一直在主席跟前就未解决。

张劲夫(注：科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也是利用党的威信，搞些个人手法，蒙蔽了你们。就谈到这里。

250. 陶铸的讲话 (1966年11月12日晚8:15—11:10)

地点：北京政协小礼堂

参加者：陶铸、汪东兴、张仲良等(江苏)省委同志和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一百六十余人。

代表：我代表华工全体来京同志向陶铸同志报喜：我们全体同志在前天见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感到无比激动、无比幸福、无比兴奋。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神这样好，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最大的幸福。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请首长代我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问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陶铸：你们吃过饭了？（答：吃过了。）来了几天了？（答：六号下午四点到的。）看到毛主席了？（答：看到了。）什么地方的人多？（答：有陕西、山东、上海……全国都有了。）你们不要【录】音，随便谈，不要记录，不要受约束，主要是材料问题，见到了毛主席，比材料问题还重要，对不对？（答：对！）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们自己解放自己，张仲良也要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把矛盾上交（对张仲良），靠江苏省委自觉，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到了北京觉悟可以高一些了嘛，你们不远千里而来，要解决问题。中央要我和汪东兴同志来和大家谈一谈，汪东兴同志说同志们很讲道理，看起来，省委开会同志，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张仲良很聪明，到北京来，一方面风格高，另一方面北京比南京舒服，在小房间里，学生来找你，优哉游哉，又休息了一个礼拜。你们不把材料拿出来，我们有什么办法，只好这样。

材料问题，想给同志们谈谈，你们是解放军，在全国做一个榜样。（对张）你们省里回去可以解决了吧！

张仲良：还要靠中央解决。

陶铸：你们把材料拿出来嘛！中央准备发一个补充通知。主席、林彪、周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基本原则不会变了，把要点精神谈一谈。汪东兴同志和北京红卫兵谈过，他们大多数同意。北京问题解决了，南京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把全国带起来。

材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没有做什么事，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压制了群众，但却搞了不少毫无用处的材料，错误路线要负责任。派工作组，对革命毫无用处。

全国为材料问题斗争比较激烈，比较紧张，有打架现象，打伤了人，辽宁农学院就打伤了人。（汪：打伤了三个人。）

党委被动，党委一有顾虑，这种似是而非的材料放在档案里，你们不放心的，你们的心情我们懂得。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一到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

毛主席一贯讲，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要革命的，不能只抓一句话。一个人一辈子不讲错话是不可能的，大民主嘛！都可以贴大字报。……一个人做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部八个副部长，只有一个副部长李作兰没有大字报，因为他从五二年起就没有做工作，他不做工作怎么会有错误？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实际上这是最大的错误，是蜕化。（汪东兴：这就是修正主义。）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后的工作会做得比我们好，但是也还是会犯错误的。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主观和客观总是两回事，我们不是唯心论者，不是黑格尔，黑格尔不会犯错误，因为“真理”都在他脑子里，他是主观决定客观，实际上这是最大的错误。

主观和客观是两回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开始不可能反映那么真实，那么完全，还是两个东西，主、客观不一致就要犯错误。过去一些党委就是抓小辫子，讲错几句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那就不得了。当然，把好事集中起来也很好看。工作队一来就排队，主观排队，就犯错误。

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么排队，规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过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响，但却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些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

党委怕你们抓他们的东西，再开中央全会，他思想不解决，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里打通了思想，回去又不通了，当面通了，要材料又不通了。现在第一步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要处理好，烧掉。第二步再彻底清理所有档案，不是什么档案都不要。不要偷偷摸摸搞材料，

这是特务作风，是苏联的。是毛泽东思想，拿到桌面上来，搞这些干什么？好就是好，客观存在，不靠那一套，搞那一套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先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档案搞起，把这一套彻底搞掉，从五月十六日起到现在，把材料统统拿出来，看看封面题目，付之一炬，统统烧掉。(很激动地说)党委留一手怎么行？谁留一手不拿出来，以后查出来就开除党籍！关于这点，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当然有少数不赞成。不下这个决心是不行的，不这样，你们以后到我们这时候，也要整材料(同学：大笑)，以后不再搞这些东西。(问张仲良)你们敢不敢保证？

张仲良：我们绝对保证。

陶铸：对敌人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自己要提高觉悟，要进行思想教育，北京红卫兵多数同意。你们是南京的，一个北京，一个南京，大家考虑考虑，这样行不行？

你们这一代应该完全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经过好多年代，有教条主义，立三路线影响，我们从遵义会议起才树立毛主席的领导，但还受机会主义、立三路线影响，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而没有你们那么纯。毛主席希望不出修正主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国有七亿人，我们坚持共产主义，世界上就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搞共产主义，就了不起。你们搞不好就影响很大，苏联搞了几十年，变了，波兰、保加利亚，蒙古、××都溜下去了，××想当世界领袖，如果中国变了，马克思主义也总是灵的，总是会胜利的，时间要推迟一些罢了。中国不变，其它国家变了，那也没有多大关系。我还能活多大岁数？(汪：伸了四个指头，至少还活四十年。)还能活十年，两个五年计划，七十岁见马克思。我还有这个“野心”，想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

看问题不要光看自己，要放眼世界，看整个革命利益。

要彻底改变这种坏作风，你背后搞我一点，我搞你一点，整天诚惶诚恐过日子没有什么意思！……要彻底把它打倒，要把它烧掉，毛主席说：“这样的档案有什么用？！”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们首先响应搞个试点，我们同你们建立联系，可不可以呢？(答：可以)(对张仲良)否则再把他揪到北京来(张仲良：我们保证)。

你们是军事院校的，在林副主席领导下，解放军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不是我给你们戴高帽子。不行再来，允许我们犯错误，我这话是算数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九点差五分在这里讲的。……一天等于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旁边人叫陶铸同志坐下)我讲的有劲了，就要站起来讲，我也是当兵出身嘛！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领袖，尤其是伟大的领袖。我们原来是个旧国家，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现在旧的东西打倒了，南京的总统府不是打倒了嘛！我们脑子里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还不少，十几年官当大了，官气多了。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学得好的，可以抵制一些，学得差的就慢慢变了。我在搞四清时，一个农民说一个党支部书记，你和从前的保甲长差不了多少，过去保甲长和地富站在一起，你也和地富在一起，保甲长好吃懒做，你到田边指手划脚不劳动。保甲长贪污，你也多吃多占，当然你好的也有，不打人，你不抓“壮丁”。(大笑)不抓壮丁是国家的事嘛！领导干部要走群众路线，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毛主席说，就是要搞民主。

这次好多省委书记的官气，打掉了不少。炮轰司令部，当然不是一轰就是坏的，轰掉点缺点错误也不错嘛！过去脱离群众，官气十足。我当了十四年省委书记，以前省委书记可神气了。在全国我不算最神气，但也够神气了。这次官气打掉百分之七八十。再订些条条，党内民主以后就有希望了。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被重大整了二十八个小时，叫坐下就坐下，叫站起就站起，如果过去一年去重大一个小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当然时间长了点，不过，没关系，矫枉必须过正嘛，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人很聪明，开会叫站起来就站起来，老实得很特殊化，官僚作风有希望整好，运动要搞深搞透。

破四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过去不叫演不行，现在不演了，当然以后还可以演一些。古典文学搞那么多干什么？戏剧可以进行研究。《毛泽东选集》过去十几年印三、四万部，

从六月到年底印三、四、五百万部，不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吗？地主的变天账、枪支，十七年搞不出来，红卫兵一家伙抄出来了，十七年四舍五入不是等于二十年吗？

解放军学毛主席著作就是学得好，主要是林副主席领导得好，我把宣传处改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处，宣传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能搞这么好吗？《毛主席语录》不离身，随时可学习。现在，汽车上小红卫兵也宣传毛泽东思想，公共场所、汽车上，红卫兵说：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翻到几页几页，《毛主席语录》本我们也得随身带，不然红卫兵说：你这个宣传部长不带《毛主席语录》，怎么当的？

伟大的运动能冲刷一切污泥浊水，污泥浊水没有很大的冲击力冲不掉。

我参加革命是一九二五年，才十八岁。你们最小的二十多岁了，没有你们懂得多，没有你们这样有本事。当时认为大革命希望很大，后来失败了，五万多党员只剩下几千人，当时只知道跟着毛主席，革命干到底。

在南京水西门外监牢我坐了五年，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想到出来，后来叶剑英等同志把我保出来了，一下子到了东北，以后没有想到一下子十路纵队进军解放全国。现在别看有的革了几十年命，又修了。但到将来和全国解放一样，十路纵队，一天解放几个国家，那时全世界就好了！我们还想看到世界革命胜利呢，你们能！

你们要完全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根本不考虑个人，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切为革命，这比什么大炮都厉害，比原子弹还厉害。当然大炮还要搞，炮要搞大些，射程远些，要把文化革命搞透。

文化革命总的形势好得很，越搞越有味道，越搞越有成效。今年天那么旱，粮增×××亿斤，棉花增产×××万担。工业形势也很好，钢增×××万吨，都是优质钢材。当然也有些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经验，我党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如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的路线斗争，开始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陈独秀，张国焘自己跑到敌人方面认错去了。真理在我们手里，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惩前毖后，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团结——批评——团结”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这样就把事业办得兴旺，国家就能胜利，就团结，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我也用不着隐瞒，×××，×××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间很短。天安门主席与×××，×××同志谈了很久。你们看到没有？（答：看到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对待省委、院党委，思想批判要从严。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不知你们同情谁？阿Q缺点很多，但还是劳动人民，是要革命的，我还是同情阿Q。赵太爷，钱秀才坏透了。不要不允许人家革命。对敌人要打落水狗，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治病救人，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然就把自己放到赵太爷、钱秀才的地位上去了。

.....

要放眼世界，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学会处理，学会党内斗争方法，不能象教条主义那样，你整我，我再整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运动好得很，问题是同学们没有斗争经验，要学会党内斗争方法。

西安同学说，我说绝食斗争是伟大的创举，他们传错了。西安同学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省委说是反革命，我说不是，是革命的。西安同学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在街上辩论，我说这可以算是创举。浙江有同学在省委门前坐到通宵，感冒生了病，我说不要持久，坐到晚上十二点，回去睡觉，第二天门一开你就再坐。绝食是不得已的，把大家搞得没有办法，我是同情的，但你们可以不用这个办法，毛主席支持你们，你们可以吃饱了再干嘛。

要保持旺盛的斗志，不管是谁，谁阻挡是不行的。要分清人民和敌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毛主席行之有效的方针来解决。

教条主义搞残酷斗争，搞得离心离德。

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好的，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有个别坏的也难说。

有些学校两派斗争得很厉害，责任在党委。如山东搞了个红卫兵师是省委御用的，要汽

车有汽车，要喇叭有喇叭，山大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我说，整个师是修正主义的，这个不能说，但是可以说个别领导成员有修正主义思想。学生是要革命的，好多是几派，都想革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段时间拥护错误路线，革命都是要革的，革的不正确，有右的“左”的错误。因为有组织观念，保守思想嘛！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都可以享受大民主，敌人除外，都有自由，都合法。错误可以批判，大辩论两方面才能辩起来，如果只许正确意见讲，那只有一半民主。

越讲越宽了。要一鼓作气，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大阻力，但革命势力大得多。革命者要有信心，坚韧不拔，方向很对，一定能取得胜利。坚决得很，再加上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获得全胜，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最后争取大多数。学会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我矛盾要有鲁迅精神，打落水狗。

你们的方向很好，要干到底！

见到同学们很高兴。

(对张仲良)你回去要履行诺言。是否可以省委一方，院党委，工作组一方，革命师生一方(要多数)。举个例子，如果十一人，省委二人，党委工作组三人，革命师生六人。三方面看题目、标题都烧，以后不搞。

事实俱在，要发动群众来批判，不要纠缠在材料上。省委方向路线错误还能跑掉？(张仲良说：跑不掉。)

什么叫反动路线？根源是什么？大量的在群众中，生动得很，辩论就可以讲明观点。就可以分析批判。

不要纠缠在材料上，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权衡利弊、得失，要抓重放轻，这样既破了，又立了。我是和总理讨论过的，这样搞有利的多，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到底利大弊大，回去可以和大家讨论，有问题可以和我们再联系。

(张仲良表态，陶铸同志的讲话对我启示很大，教育很大，确实关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问题，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思想的问题。关系重大。回去后商量，坚持按陶铸同志讲的办。

对我的批评，不但接受，而且坚决要改，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所以没有公开检查，是因为在开三干会，检查总结以后，要向同学们公开讲的。望同学们狠狠揭发。)

(当我们问：全国大串连和学校斗批改的关系。)

陶铸：全国大串连好得很，这是主席提倡的。

中国这么大，相当一百多个小国家，人口这么多，我们孤立什么呢？美国不过二亿，再加上其它一些帝国主义，只不过四亿，苏修也不过二亿，再加上其它小修，只不过三亿左右，而我们就占了全世界四分之一，有七亿，况且美国人民、苏联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要革命的，而我们国家只有百分之五反对我们，百分之九十五是拥护毛主席，因此我们的敌人只有一小撮。

因为我们国家大，带来不平衡，生产不平衡，革命不平衡，文化革命也是不平衡的。同学们出去可以把火点起来，革命主要靠自己，外面来的帮助也很重要的。当时的党委怕当地群众，特别怕外来的红卫兵，他们没有牵连，没有顾虑，放了火就跑，可以起帮助作用。当然革命主要靠本地群众，外来的帮助也是需要的。

到外地去串连，可以了解群众，了解工农，了解地形，了解群众的斗争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很好嘛，调查研究，联系工农兵，真正接触生活。

有些人躲出去了，他们看到其它地方压制群众，想到自己保守是不对的，确实可以受到锻炼。有些北京同学说：“靶子没有了，怎么打？”可是那些出去了，回来也可能革命了，这不是很好吗？

有些同志反映大串连影响斗批改，少数人也可以搞，时间晚一些也可以搞，可能一、二个单位受影响，但得到的是全国的大革命。

有的同志准备外出串连一二年。步行串连可以在省内搞，邻省搞嘛！可以不用坐车，用步行嘛！如果都坐火车，运输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当我们问到党委记录、工作本没有公开，原则上都烧，是否可摘录一些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时)

我们是革命的。你们院党委如何，我不了解。如果承认错误就算了，彻底批判就是为了办好学校，少打几炮，能改正错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好了。你们团结多数，抓事实，发动群众来攻。

材料，下面有责任，但主要是上面的，中央发指示，×××，×××是发起错误路线的。你们党委是执行错误路线的。(插话：我们院党委不承认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承认院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院党委就那么高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你们看到了吧，其实是心照不宣的。

我们这些同志就是怕，限制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一般是执行性的，是很不理解。也有例外，加了新的东西，如黑龙江的李××，甘肃省的汪×，恶劣，搞宗派，两面手法，要罢官。

江苏过去工作不错，是不是背了包袱了？过去是过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要讲出来。

我看你们要帮助院党委，还要帮助省委。

张仲良到你们院去做一次检讨，带动院党委做检讨，检讨完了就烧。

可以搞一两份精华的典型的材料出来批判批判。

(当我们问实习工厂工人是否可以参加学生之间的辩论，红卫兵能否参加三干会时。)

中央确定工厂搞文化大革命，但要用业余时间，不要参加学生之间的辩论，你们回去说服他们。

三干会中央决定了，红卫兵不要参加。有几个原因，现在好多干部思想还想不通，你们在，他们就有顾虑不讲了，你们不在，他们可以放心揭发上级的问题，容易闹冲突，他们心里想不通还委屈，你们再说他们检查不深刻，就冲突起来了，派工作组不好。你们反对，你们也要相信干部大部分是要革命的，要相信他们，不然什么事情你们都要参加，你们不是成了工作组吗？

他们开完会，可以向你们公开检讨。

在同志们谈到所谓“八·一九”事件时，陶铸同志说：你们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很典型嘛！

在谈到五点声明时，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批判”。

(在提到我院干部不敢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抱定宁肯坐着犯错误，不愿站着犯错误时。)

陶铸同志说：革命不能例外，干部都要参加，不参加要说服他，张仲良同志回去说一说。主要靠你们说服他们，要加压力。

(汪东兴同志补充说：要你们去轰。)

(在提到批改问题时)

陶铸同志说：我保证忠实地把你们的愿望向中央反映。

最后和汪东兴同志核对了周总理十月二十二日讲话中有关黑材料的七条，他说这七条是属实的，最后给我们秘书组抄了那一段：“这些材料大体有七类：1. 工作组向上的报告，总把学生分成两派，把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说成是“反革命”；2. 左、中、右排队不恰当；3. 被批判人的检讨书；4. 部分同学供给的支持工作组的材料；5. 简报也有很大的倾向性；6. 工作组日记；7. 会议记录。”大体有这七类。

注：以上讲话中，整理时略去了部分内容。

251. 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等单位和陈伯达座谈记录

(1966年11月12日)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王力、戚本禹、余秋里、谢镗忠，姚文元、谷牧等同志。

代表问：陈伯达同志，您对我们成立司令部有什么看法？

陈伯达同志：我们不是什么首长，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小学生，我认为不要搞什么司令部，有司令就该发号施令了，开会可以成立一个指挥，大会开完指挥就算了。

原来我们有一个红卫兵司令部，有一个司令。他要汽车，好几个女秘书，还有很多的警卫，这样就不好了，有的组织向国家要办公室、汽车等，这样也不好了，我们要把坏的吸取教训，当然学生在这次运动中担任了先锋作用，他们敢闯、敢干、敢于革命。我们要吸取好的去掉坏的。我们要坚决的执行十六条，十六条在工人当中是普遍适用的。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代表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陈伯达同志：对，所以我们工人阶级应当在这次运动中成为一个模范。我建议你们是不是在组织名称上叫“联络会”、“总会”，这和大家商量。我们要按十六条，抓好革命，促好生产。

代表问：市委现在对我们革命职工的行动表示特别冷淡。

陈伯达同志：他们如不注意，他们要检查的。我是一个小小的学生，我懂的很少，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现在向大家学习，向大家请教，和大家商量。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我们的国家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代表问：现在我们没有工作做，没有户口，被开除厂籍，我们怎样参加革命搞好生产？

陈伯达同志：中央有规定，凡是运动中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等的一律不算。中央有规定的，一、二天就要下达的。材料一律当众销毁。

代表问：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可以抢？

陈伯达同志：不行，不能抢，如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违反了党的纪律。

代表问：我们可以自己审查吗？

陈伯达同志：应当按中央指示办事。

代表问：我们在不影响生产的影响下，如：我们十个人的工作八个人干了，两个人出来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可以吗？

陈伯达同志：我们在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下，还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嘛！

代表问：我们经常开会的时间很长，没法休息。

陈伯达同志：我们现在工作的时间是八小时，有四个小时搞革命，其余的时间可以睡好觉，吃好饭。我现在休息虽然很不好，但我还要强调睡觉是很重要的。

文革委员会不能脱产，因脱离生产，就等于脱离群众，短时间还可以，一个月就不行了。

252. 中央文革首长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

(1966年11月12日)

参加人：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王力、余秋里、高扬文、刘建勋、谢镗忠、谷牧等
12位首长及50余名工人代表。

地点：政协礼堂。

王力：同志们，今天开个座谈会，今天主要靠你们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小组人力很少，对工厂的情况了解很少，我们是勤务员，没当好！大家问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工矿企业作得很少，工厂究竟怎么搞法，存在什么问题，过去我们搞得很少，有意见也没有很好研究，今天的会是个开端。大家提些问题，我们带回去。

姚文元：大家提提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各种意见和要求都可以讲，今天开不完，明天还可以开。

(光华木材厂、机床厂、内燃机厂、起重机械厂等代表发言)

王力：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我们不要这样发言。是不是谈谈大家都关心的事，就是咱们怎样贯彻十六条，怎样贯彻好。工厂组织怎样办好，有的要成立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怎么搞好，有的对《人民日报》社论有点意见，有什么都可以谈，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听取群众意见，各厂情况可以写材料，写信也可以，寄给中央文革，我们就可以收到，明天三点继续开。

戚本禹：明天还有事。

王力：开会先不定，再开另通知，怎么开好，大家可以提意见。

姚文元：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

王力：今天晚上有会，就谈到这里。

陈伯达同志回答问题：

问：成立全市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说我们是非法的。

答：不要成立什么司令部，成立什么红卫兵代表大会呀、什么联合会呀，司令部本身就有司令、总指挥……。司令部本身就有点衙门性质。红卫兵搞个什么游行、开个什么大会可以临时选出个总指挥。

姚文元又说：他们可能是和大专三个司令部那里学来的。

陈伯达说：要学习革命学生的经验。不要搞宗派，首先开个联系会，大家商量商量。首先创造出一个典型，起模范带头作用，抓革命促生产。

问：市委对工人运动很冷谈，怎么办？

答：那个不对。

问：学生到工厂很困难。

答：进去做工人的学生。我是你们的学生，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向你们学习。今天的讲话，是和你们商量的。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生产搞得更好，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不许把生产停下来。

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开除的怎么办？

答：开除的，中央有指示，都算无效，过去凡是打成反革命的一律无效，黑材料一律烧掉。

姚文元：一律当众烧掉。

问：有的偷偷的烧掉了，怎么办？

陈伯达：偷偷烧掉要做检查。

问：他交出来，又保存一份，怎么办？

陈伯达：保存起来就犯错误，就违反了国家纪律、党的纪律。

问：有的不给，放在档案室里是否可以砸？

陈伯达：不给吗，要革命，要斗争，最好不要砸。中央新的指示即将发下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办事。

姚文元：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机会，就谈到这里，再见！

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王力等同志和与会者一一握手。七点十分散会。

253. 戚本禹在中宣部接待室接待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6年11月12日)

戚本禹开会去了，先由阎长贵同志听我们汇报情况。

戚本禹同志回来以后，先听了一些情况，问我们是哪一个单位的，接着问起我们有多少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有多少，问我们以后准备怎么办？我们讲照常办公，准备开联席会议。

戚本禹同志问，你们能召集起来吗？你们要改组吗？行的话就改，不行的话怎么办呢？他们有多少人？(指造反联络站)几个单位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他们是反对工作组的，我特别要问你们一句。上次开会时(指八月二十七日)我说过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听得懂吗？(指八月二十七日晚讲话能否理解)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我要你们做工作，有人说不干了，我说还是干下去，通过你们把红卫兵战士带到毛主席一边，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支持你们成立组织？化这么多钱？主要是让你们做工作，把红卫兵带到毛主席一边来。关于“十一·七”事先我一点不知道，是革命行动我都支持。他们对你们的突然袭击，你们自己检查一下，这是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我事先没有指使他们，他们说我叫他们去的，可能认为我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的，我对第三司令部也是支持，我双方面都不责备。(接着戚本禹谈到辟谣的问题)我不想辟谣，不想表白自己，现在有很多人借用我的名义写什么《打虎记》，我们也没有辟谣。我说要从你们自己行动来考虑一下(指“十一·七”事件)，有前因后果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事，第三司令部也发生过，第一司令部改组了，这是矛盾的反映，毛主席说没有矛盾就不能发展。要想得开阔些，不要想不开，总是要发生这事的，水火合在一起(指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的)总是要爆发，北京市到处造反，你们红卫兵总是有些方面保。我每次接见同学从来没讲得这么彻底(指八月二十七日)，我可以受处分，但我没有说过界线。我觉得你们受毒太深了，现在我不说太多。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为什么十三期社论要发表，那时不行了，围攻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有组织，你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没回来，基本上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了很多，数量很大，矿业学院、外语学院都整了，文化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首先举起革命旗帜的被打成“反革命”、“游鱼”、“小牛鬼蛇神”。一个学校整死了许多人，……白色恐怖，整个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他一直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在中国搞复辟。六二年就搞单干。文化革命一开始，姚文元发表了文章，冷冷清清，不让搞文化革命，反对文化革命，为什么要在上海发表？他们就是对和平演变很感兴趣。文化领域是帝王将相统治我们的舞台，我们国家还象什么样子？特殊阶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无产阶级的国家就要变资本主义的国家了。学校里也是这样，各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不要多少年，少则几年，一步步垮下去了，少数人变成贵族，多数人变成奴隶。给他们当牛当马。文化革命刚一搞起来就触及灵魂，他们要压下去，怎么压？谁革命就压成“反革命”，把生气勃勃的文化革命没几天压得冷冷清清。国务院办公室开始人很多，一下子没人，冷冷清清，没人敢来，有人来了盯梢，……。你们把国家得失放在第一位，个人得失不足为重，过去你们这方面整人整的很厉害，我不赞成学生斗学生，但批判资产阶级流毒不算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不算群众斗群众，我不赞成批判你们，我对第三司令部也讲过，你们受了蒙蔽，做了错事吧！把个人得失放在第一位就认不清方向，看不清错误，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殉葬人。有一个人就发展到对立面去了，反对

林彪，说“这都是林彪同志搞的”，林彪是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点动摇也没有，他自己走到反面去了。我不是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我相信你们司令部大多数红卫兵战士是好的，这坚信不移，能认错，站到主席一边，他们(指革命左派)要等待你们，你们就积极跟上。

我看如果采取正确态度的话，好办，跟他们谈判，要甘拜下风，先对它首先肯定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可能有错，不能每件事都对，但大方向对的，向真理低头不是耻辱，而是光荣，是英勇的行为，明明是真理，不敢承认是软弱的表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种人说这是软弱，而无产阶级都不这样看。

你们要顶得住，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后，可能会有人说“投降”、“投机”、“叛徒”，我看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真理投降，这不是耻辱，是光荣的。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不知要向真理投降多少次。“叛徒”，我们不要做革命的叛徒，做革命的叛徒是可耻的。历史的造反者，都是被敌人认为“叛徒”，如斯巴达克、马克思、恩格斯。你要进步就要叛变四旧的东西，“投机”是不对的，即便有些人误解，那也不要紧，真正认识错误的回到正确路线的，比原来正确的有免疫力，下次有经验，坏事变好事。一直正确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也可能转化，参加一·二九的许多人都是这样，陆平、蒋南翔就是一·二九的，但不要拿这个去攻击左派，你们可以从保守变成革命派，他们也可能变成反革命派，你们以前(指运动以前)表现相当好，但这次犯了错误。你们自己跟他们谈谈，如果不，你们就说，“你们来领导！”有没有这种勇气？

“我当红卫兵你当领导。”包袱少一点，他们不一定干，那么怎么办？我希望把三万红卫兵带好，我看也不用甩乌纱帽，“你们要我们做工作，可以当副指挥，可以当小兵。”如果开除了，我重新组织，我看很好办，叫我的话，就这样。

现在不是抢东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三万红卫兵何去何从的问题，这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如果将来发生了修正主义就这样造反。

你们敢说一句话：“好得很！大方向是对的！但不每一件事都对，你们说我们不彻底，你来！”有时你做工作好一点，有时不行，目的一个，把战士带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有人说这是折中，什么叫折中……(没有听清)你们北航《红旗》正确，听你们的。站到主席一边嘛，破了嘛！要立嘛！我看可以跟他们谈谈。

你们方面有包袱，党团员较多，看到少数派过去都是表现不好的，现在就积极起来了，想不通。如果让他们当领导人，能不能把红卫兵带起来。(答：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能带)(有人谈到化工学院建议解散三个司令部的问题)他说这是革命组织的事，我不想插手。群众组织自己来搞，你们正确的，就听你们，他们正确就听他们，搞成就搞成，搞不成就解散，不要有包袱，主要根据群众的大多数，都是摸索。第三司令部办了些好事，第一司令部也办了些好事，第二司令部也不能说一件事没作。如果多数人说不要了，你们就解散。如果让北航领导，我看他们还是较纯，坚持正确路线。你们自己处理(有人问，为什么不参加他们的组织就是保皇派，我们也要革命，也是革命组织，为何不能把它改造好？)他们是革命的组织就可以参加嘛！你们过去就不怎么革命嘛！你们为什么不能加入他们的组织呢？低不下头来。红卫兵将来要统一的，这是我的设想，要是成的话就加入他们的组织，如果你们都这样，就不存在问题。将来红卫兵要代替共青团，有这个可能。我过去提倡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还要公开提倡，你们就是低不下头来。他们这种精神很好，你们没有先承认他们的行动“好得很”(有人问到相互打人的问题)我向来不主张打骂，但对打人应用阶级分析，(红卫兵)打红卫兵我不赞成，多数派打少数派有，但少数派打多数派我没听说(当我们问到为什么党团员大多数属于“保”这方面的？)他说：根本原因是北京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团中央已经修到家了，对党要分析，党内斗争尖锐，六二年，国家航道要改变了，都是毛主席在坚持斗争，你们想一想，那时候快散了，毛主席是中流砥柱，没有毛主席就不堪设想。

我们没有怀疑，党员多数是好的，对陶鲁笳我们不是批判了吗？我当面问他我骂得对不对？他说：“对对对”。他算什么革命者，是资产阶级政客，两面三刀(我们说对陶的讲话很

敏感，要批判)他说：你们批判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而是从本身切身利益出发的，党内有斗争，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是苏共的一套，是灌输资产阶级路线。我过去也念呀念的，对照老三篇讲得对还是不对(谈到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关系)，现在不是你们来问我，而是我们问你们，你们自我教育。有些人向上级汇报别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很积极，不是对错误进行教育，这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党的建党原则里那里有这样的一条，把人搞得谨小慎微，本身就是个人主义，没有造反精神，为什么？你们自己分析，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销毁一切材料，有些人认为整理了半天，烧了，很可惜！

不能否认党内有正确路线，但那些影响还是有的，为什么主张烧毁？因为这些材料都不符合实际，写出来加以“提高”就写成“反党”了，我不主张这样做，把他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汇报上去，要这样，我一天可以抓出你几十个错来。青年人，讲话总是有错的，错了就改嘛！共产党不计较个人得失。……

(到后来戚本禹同志不让记、也讲得很多，问题很乱，没记好，所以不一定全，也不一定符合他本人的原话，请看者注意，有错的话，由整理者负责。)

254. 王力、戚本禹在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12日)

戚本禹：

同学们，你们跑到北京来，你们看见毛主席了吧？(众：见到了)你们来北京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见毛主席，一个是来反映重庆的情况。中央首长很忙，所以派我们两个来看你们。我叫戚本禹，先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派代表把你们最要讲的情况讲出来，你们有什么要求、状纸、印刷品都可以交上来。最后我们留点时间讲一点，你们有什么要讲的，可以写条子，也可以自己造反，自己跑上来讲，你们的造反精神好象还不够，很守规矩，当然守规矩也是好的啰，你们把认为最需要讲的都讲出来，讲得精练些。

王力：

同学们，戚本禹同志同我今天来，我们代表小组来看望你们(鼓掌)，慰问同学(鼓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切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今天同学们向我们反映了大量情况，提出了大量问题，提出了大量要求，戚本禹和我负责把同学们提出的各种情况，各种问题，各种要求，向我们小组其他同志汇报，向中央汇报。

同学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和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们只能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建议，不能发号施令，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们把同学们反映的情况汇报上去。今天，我们把同学们提出的紧迫的问题，能回答的问题，做答复，我是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回答大家。

同学们提出：这次北上告状是不是革命的行动？我们认为是革命的行动。(鼓掌)同学们还提出，你们在重庆市“炮轰重庆市委”，有人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吗？(众：不是)。我们认为不是。(热烈鼓掌)从今天的会上我们听到的情况，和我们在其他地方听到的一系列情况，从这些情况看来，重庆的问题是严重的。这样一些严重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调查，严肃处理。对于重庆市委镇压群众运动，对这样的市委为什么不炮轰呢？应该炮轰！说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的。

有同学提出要求改组重庆市委，罢市委书记的官。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改组，暂时不要罢官，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什么呢？要靠你们斗啦！我看你们斗的还不够，现在就罢官，就改组，那太舒服了，我看这样不好。改组的人，对你们支持不支持？这样改组对你们斗争有利没有利？(答：没有利)我看没有利，这个问题还不光是重庆。不光靠上边一个命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重庆的问题应该靠重庆的群众来解决。

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答：是)

有的同学提出来，重庆小学生红卫兵被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答：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支持这种革命要求的。因为中央发了紧急指示嘛，你们知道吗？在这里你们念了没有？现在我把有关段落向大家念一念：

“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这个指示完全适合于学校，所以他们就这样情况下，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导下，把你们打成“反革命”，应该宣布一律无效，应该坚决当众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应该公开承认错误，所以中央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但执行中央这个指示还要靠你们的斗争。有的同学提出中央发给一个平反证，你们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要靠斗争解决问题。不靠斗争，不把这条错误路线彻底摧毁，彻底肃清影响，给个平反证也没用，必须靠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在重庆有向同学家长施加压力，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你们脱离关系。重庆市委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同学们，不要怪你们的家长，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斗争的矛头应指向错误路线，对这些支持革命学生的家长进行迫害，扣工资，也是极不对的，应该立即同他们作斗争。你们已经斗争了，党中央坚决反对用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这种做法，扣工资及其他打击办法，统统不对，应该立即改正。

在这里我们向同学念一篇也是刚发生的事情，是陈伯达同志向中央负责同志介绍的一个例子：

陈伯达同志说：“我们的少数同志，以功臣自居，解放以来长期当官做老爷，养成一种官气”。毛主席说：“官、暮、娇、骄”四气他们都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让群众去触动他们。现在介绍个例子向大家读一读。

有一位学生家长，这个地方在南充，家长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搞的是反革命的，我看地委也有问题，为什么反革命这样多，学生也在他们教育之下嘛。”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话是何等重要，何等鲜明。

有一位退休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动员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还要害怕群众吗？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得住。”

陈伯达同志说：“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的多么清楚，这位工人同志很会领会毛泽东思想，比我们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同学们，你们要相信广大的工人和家长，他们有些人不明真象，受挑动，他们也是处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而有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干部，也正是利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这种威信来保自己。

你们回去也要做工作，可以把这个例子讲一讲，这不是做工作吗？你们可不可以做好？(答：可以)党的政策很明确，是支持你们革命行动的。

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形势很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掌声)，资产阶级路线宣告了破产(口号)。是不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自然消失了呢？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每个胜利都不会平平安安地得来，而是靠斗争得来。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去派工作组，工作组撤销后，又用其他形式，不管用什么花招，只要矛头对准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众：有)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应该批判斗争。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也可以组织一些群众，例如红卫兵，作为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他们背后操纵，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答：有)也有这

种情形，你们应该把矛头对准背后操纵的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不应该对准红卫兵整个组织。刚才有人问，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我们看是革命的组织。强制把两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是完全错误的，强制家长动员子女参加他们支持的红卫兵是完全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表现。

现在斗争形势很好！对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大好形势，同学们应该利用这个大好形势赶快回到重庆去战斗，好不好？（众：好）

你们步行七天七夜，又坐火车，两次见到毛主席，又和各地革命师生交流了经验，你们的本领是不是提高多了？你们应该回去坚持斗争，坚决拥护、支持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斗争，坚持进行到底！好不好？（众：好）坚持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在你们重庆还是一个很严重的斗争任务。同学们，十月六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同志讲了话，要你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原则，掌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一定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要根据林彪的讲话，根据《红旗》十四期社论。我们对执行反动路线的人，要注意四个原则区别：（一）要区别提出的和执行的，提出的只是个别的；（二）自觉执行的和不自觉执行的；（三）区别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四）区别是坚持错误路线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他总是说：我已经改正了，口说无凭，要看行动。这就是要看三条，第一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错误路线。第二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以及认真地处理材料问题。第三他过去的屁股是坐在反对群众一边，现在是否移到革命群众这一边，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我们要向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我们欢迎你改正错误。不但口头上讲，要看你有没有这三条行动。对于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还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惩前毖后，又要治病救人，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什么叫弄清问题？就是原则要弄清楚，原则上不能让步，原则上要坚决斗争，原则问题上蒙混过关，不能叫弄清楚问题。但他们真正改正错误，和你们站在一边了，我们还是同意他们的，你们同意不同意？（众：同意）要给他们时间，等待他们。你们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开会吗？只等待不斗争对不对？（众：不对）等待还是要斗争，斗争的艺术策略要提高一步。

你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见毛主席，二反映情况，交流经验，提高斗争艺术。

还要注意对待群众，对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组织（红卫兵在内），我们主张不要把责任推给群众，不要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帽子，不要骂他们保皇派。他们是错误的路线，我们是正确的路线，不要用他们对待我们的做法来对待他们，不要收他们的笔记本，不要盯梢，要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应该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策略艺术，提拔干部，形成我们的领导核心，在斗争中扩大我们的队伍。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儿，有些问题就用不着我们回答了。群众捐粮支持你们。有人说：“这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这都是错误的。有人说：“你们北上告状，这是违背中央指示。”这是不对的。你们不是来到北京了吗？毛主席不是接见你们了吗？我们今天不是进行交谈了吗？对于半工半读学校和工人的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不作回答了。

今天谈话只代表我和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

王力同志讲的很多了，他的讲话也代表我。我没多少讲了，我要说一点，我们支持同学们的造反。你们造得很好，但造得还不够，还要大造反。我看《收租院》，你们看过吗？四川的《收租院》，那是一个生动的阶级教育教材。今天文化革命不彻底，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可能复辟，造反对于我们是不变颜色的很大保证。你们看过白戈公馆吗？这不比《收租院》差，任白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不造反，他们就会压在人民头上。

所以我们今天受围攻、挨打、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为了保卫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

为了革命，我们不怕难，不怕打，要继续革命，保证我国不变颜色。我希望你们回去，回去斗争。关于重庆市委是不是一个任白戈的问题，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斗争，一定要把重庆市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垮，我们支持你们。要求中央派人去，要求改组重庆市委，这些要求是正当、革命的，但是要靠你们自己斗争。想有个包青天的想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想法。

在重庆有张大字报，说我要到四川以后，看到四川情况，回来要把北京学生全部调到四川去，把四川闹翻，把西南局砸烂。有人问我去过四川没有？我不准备在这儿辟谣，因为这样会给革命同学增加困难。我是在人民日报社说过，大家可以到四川去看一看，但这张大字报把情况说严重了一点。我也不准备辟谣，只反映了你们一些同学的幻想，希望上面派人去四川。四川问题还应靠你们自己去解决。你们应该回去，说服家长同情支持你们，不要光靠学生孤军作战，应争取支持你们的家长参加斗争，与你们一起造反。有了广大群众作你们的后盾，你们的斗争就一定能胜利，这是可能的。市委可以动员工农斗你们，难道你们不能争取工农一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吗？是可以的。他们还是相信你们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回去斗争，和工农群众一起斗争。你们要向家长做工作，要他们来干，支持你们干，而不是断绝关系。现在重庆形势比一个月前好得多了。你们回去，增加你们这一批生力军，一定会把斗争搞得更好。

.....

中央文革没有接待站，那是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联合接待站。他们都是临时由各机关调来的，工作很辛苦，但回答问题不一定都对，你们可以有自己看法。

我们认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一个党组织不一定体现党的领导。你这个党组织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体现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你们应该自己用毛泽东思想分析。我们讲话不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意见，有错误可以进行批判。

祝你们最后胜利！

255. 谢富治、刘宁一在中南海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12日)

谢副总理：我个人，还有刘宁一两个人，对你们表示热烈欢迎！(鼓掌)向来北京的革命学生、干部、工人、教职员问好！(鼓掌)并通过来京的革命同志向安徽革命人民问好！(鼓掌)你们来京时间很长了，听说有四十多天了，国务院的同志没有抽出时间来见大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缺点。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工作有缺点，也是我们最大的抱歉！(鼓掌)今天咱们怎么谈一谈呢？先由你们同学概括谈一谈好不好？由你们两个人先谈，问题主要依靠广大的同学、干部、工人来自己解决。有些问题能解答就解答，不能解答向中央汇报。

(大家共同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后，汇报开始)

(当“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同学汇报到同学被围，被打时)谢副总理说，不管什么原因，围攻、打人是不对的！(刘副委员长插话说：是不对，特别是对青年学生)违背了主席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当汇报到有人喊“誓死保卫省委”“誓死保卫李葆华”时)谢富总理说，那个口号是不对的，我们只是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什么人提出那个口号我们都不赞成！

(当汇报到合【肥】师院红绸子弟兵翻印吹捧谭力夫讲话时)

谢副总理说：谭力夫讲话也印了？谁印的？谭力夫讲话是毒草嘛！

(当汇报到八·二七被打成反革命时)

刘副委员长问：“八·二七”被打成反革命了？有多少人？和你们对立的有多少人？(指红卫兵总部——记录者注)是些什么人？他们负责人是些什么人？

(当汇报贫农社员陈光材时)

谢副总理问：他犯了什么罪？这么多反革命啊？！（笑）最近西北的同学写了“炮轰谢富治”，我接见了他们，他们说我官僚主义。我看还真有点官僚主义！他们说：不炮轰你就不接见。我说，这个经验可不能推广，他们轰了我，我还接见了他们。（大笑）

（当安徽商学院汇报蚌埠地区情况谈到北航赴蚌同学高家富被打和其他受伤的同学抬到北京住院时）

谢副总理关心地问：高家富现在在哪里？在北京住院的同学出院了没有？住在哪个医院？

（当汇报到有人喊“程光华万岁”时）

谢副总理惊奇地问：有这样口号？谁喊的？

（当汇报到法院院长鲁凡等人也参加围攻学生时）

谢副总理惊问：法院人也参加了？

（当安徽工人汇报受迫害，工人有自杀，【被】关押时）

谢副总理生气地说：这种人对待贴大字报的人，是一种反动行为，是白色恐怖，应该坚决反对，统统要平反！那儿恐怕是全国第一的了！（指安徽——记录者注）这是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毛主席时代还有这样的事。这不了得，把这件事作专案处理。这样大的事情我还没碰到过。

（当工人提到要平反、补发工资时）

刘副委员长说，这是最低要求了！

（当蚌埠汇报 11 月 10 号车站挤死人时）

谢副总理说，这是严重事件！

（汇报情况后，谢副总理、刘副委员长作了指示）

谢副总理：我这不是什么指示，我们叫商量问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从我个人来说，我要向你们学习，我没文化，你们是大学生，说打仗么我还行。你们年青人，又是大学生，读了很多毛主席著作，敢想敢干敢革命敢斗争，来得快，接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快，并亲自参加了这个斗争，你们这方面比我们强。我们向你们学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毛主席已经七次接见了全国大学生和中学生，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体贴群众，最关心我们的红卫兵，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待了六个小时，毛主席的身体可好呀！（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革命关系到永远的事情，关系到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大事，关系到全世界三十几亿人口的大事！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大事，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大事。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舵手，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个革命有说不尽的好处！我们要坚决沿着毛主席所领导的道路前进！毛主席的道路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道路，革命的道路。这场革命有伟大的领袖的革命道路，也有修正主义的不革命道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这条路线相对抗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这条路线是“怕”字当头，“反”字当头反对群众，最严重的是镇压群众运动，把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甚至坐班房，这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们要同他斗争到底！（鼓掌，呼“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不管你是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人，什么时候，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一概都反对！（呼口号）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工人都必须清楚，毫不含糊。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毛主席走，我们要当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么、好工人么、好干部么，我们永远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不但现在，将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都要永远沿着毛主席道路前进！你们将来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在这场斗争中，工农是主力，学生是先

锋。看起来，你们安徽，合肥也好，蚌埠也好，安庆也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领导人错误是严重的，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听了后很难过、很难受。对你们许多要求，我讲的只是一些原则。

首先，你们这些组织是合法的，要承认是革命的，现在革命组织多得很，一个学校几十派都是合法的，当然有比较革命的，比较中间的，比较保守的，就是左、中，还没有最后得出结论，不能说是右派。(刘副委员长插话说：可以变的！)他们是多数，但少数可以变成多数。六大民主，四大自由，为什么“八·二七”没有呢？为什么是反革命的呢？这不用调查，肯定是革命的，别的要调查，这不用调查。根据你们材料，不但不是反革命，而且都是要革命的。你们贴省委大字报是有权利的，批评省委市委是完全合法的。有这个权利。凡因贴省委、市委大字报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统统平反，公开宣布平反，根据中央原则，扣发工资一律照发，一文也不能扣，材料要交给本人，凡能引起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材料，要当众烧掉，按中央原则办，是不是？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处可以开嘛！合肥可以开，蚌埠可以开，安庆可以开嘛！为什么不可以开呢？北京开了不少。但要做好工作，防止打人。任何人都可以开，包括我个人在内。提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那么一两个人，执行人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有改的快的，有改的慢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批判，包括我和刘宁一在内。(刘副委员长说，有错误就得批判，不批判也存在，批判掉了就健康了。他们不相信群众，你们要相信群众。)至于怎么批判，你们自己协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相信群众，你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我们伟大领袖，要争取多数，团结多数，坚决按照我们统帅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和指导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原则，林彪同志是我们的副统帅，他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还有中央其他同志，总理、陶铸，还有陈伯达同志有些讲话。最主要的一条，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另一条是依靠群众，去团结群众，解决你们地区问题。我们不能派工作组去，派了就犯方向路线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重要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伯达、江青同志是支持革命的，是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你们有很多具体问题，我们不好表示意见。

我先声明，文化革命我不行。至于工厂工人文化革命怎么搞，中央正在考虑，没有中央原则，我们不好讲。(向刘宁一)我们轮流，老刘比我高明，你有文化，你说一说吧！

刘副委员长：谢副总理把大家的问题基本都回答了，中心一条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十六条办事。贴大字报，谁都可以贴。对省委，市委都可以，对我们也可以。我们在这讲错了话，你们明天也可以贴大字报。贴对了要欢迎，贴错了也欢迎，这是主席思想。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听的人有的就改，没有的你就不要犯这个错误。你们这个学生组织有七千人，就是开始几百人都是反革命，培养这么多反革命，我看省委也就成问题了。我同意谢副总理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是毛主席领导制订的十六条提出来的，你们给省委提了十条，蚌埠提了五条(十条、五条皆指第一张大字报——记录者注)，我看还不算多呢，有的提了一百多条嘛！

工人同志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有两个文件，第一次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二次是《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要积极贯彻十六条，要“抓革命，促生产”。由于工厂和学校不一样，学校是停课搞革命，工厂、农村不能这样干，如果停工，火车就不能开了，你们也来不了了！(谢副总理插话：你们昨天看到毛主席了吗？都满意吧！)

人的思想革命化，人掌握机器，通过人的思想革命化，促进生产增长，推动生产发展。串连问题和学生就不一样了，机器要有人管，土地要有人管，通过革命，要提高生产。不但革命搞得，而且生产也搞得，工人农民就伟大在这里！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没有政治挂帅，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如果光抓革命，不抓生产，帝国主义就破坏，说你们闹吧！饭都没得吃了！经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看来，工业增产了，农业丰收，两弹上天，全国人民

非常高兴，帝国主义非常害怕。我差不多每天都接触一批兄弟党、工会代表，他们都赞扬毛泽东思想。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说中国文化大革命坏得很，他们的人民都说好得很！现阶段什么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哪国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是修正主义，就是别的什么主义！反正一事无成。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工农业生产大发展。所以工厂农村不是外出串连，而是抓革命促生产，组织形式中央还在研究。学生和工厂的关系，学生可以到工厂、农村去和工农结合，首先是劳动，要学习工人农民艰苦朴素的作风，要学习他们如何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合肥不是有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吗？蚌埠也有工人学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要在农村参加劳动，也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讲解十六条。但组织形式，工厂怎样搞，正在研究。

同学们，工人同志们！你们是少数，你们干革命劲头很大，你们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你们如何把多数同学、多数工人团结起来，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依靠左派，团结中间，革命人越多越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群众，怕革命。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敢于革命，善于革命。(谢副总理插话说，要开什么大会，你们回去商量)你们说保证回去不要殴打(谢副总理插话说：要保证！)这可以保证，不能打人！(谢副总理又插话说：打人、把人抓起来，这是犯罪、犯法，文化革命有几条是抓人的？)把人抓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安庆那个，(谢副总理说：作专案处理！)要作专案处理，要作严肃处理！(谢副总理谈十六条中“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读后说：你们一种也没有，贴大字报是好事，是我们领袖号召的，又没杀人放火，怎么能抓起来呢。)

刘副委员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合法的，至于撤哪些人的职，罢哪些人的官，我们两个人没有权力。(谢副总理：这要经过毛主席，还要经过中央讨论。毛主席最讲民主，你们批嘛！先批判嘛！要敢同错误作斗争！)刘副委员长接着说：你们批判到几类算几类！(谢副总理插话说：要发动群众，要串连嘛！)

(有同学问：我们斗争大方向是否对？)

谢副总理：你们大方向，批判省、市委错误，批判工作组错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资产阶级当权派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合情合理的！(刘副委员长插话说：是符合十六条的！)

谢副总理：有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最高等级司令部，是中国革命司令部，也是世界革命司令部。我们是一般工作人员，林彪同志领导的国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说是不是？(同学答：是)有些司令部不能“无”得那么厉害(同学大笑)，我个人就不敢保证，我这个人就是毛病多，有毛泽东思想，有非毛泽东思想，非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要炮打。炮打掉，也好，有缺点就要打嘛！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炮打掉也好嘛！(刘副委员长：我也有，也欢迎炮打！)不能借口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炮轰。要么就打倒，要么就一炮不放，这怎么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司令部一点也不能动，这是原则问题！至于下边的小司令部，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能放两炮？！(刘副委员长接着说，摸不得偏要摸，不给炮打，偏要炮打！每个人都不能自封，我们的副统帅、总理，他们主席思想举得高，我们这些人错误就不少，官、暮、骄、娇，都要贴大字报去掉，使毛泽东思想在脑子里扎根！)应该欢迎炮打司令部，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也打不倒，要是修正主义的，现在不轰，将来也要轰！

(有同学提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刘副委员长：关于每个学校具体情况我不好解答。毛泽东思想是直接同人民群众见面，在报纸上发表，根据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不错。

谢副总理：就是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俩今天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这个人大学不识几个，你们是大学生，我当你们学生还不够呢！

刘副委员长：对世界革命也是这样，还是派工作组到全世界去领导革命呢，还是怎么办？

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把毛泽东思想直接同世界人民见面，他们想封锁也封锁不了。苏联人民为什么对苏修不满？毛主席语录翻成多种文字，他们当成最大武器，好多外国人语录读得比我还熟。为什么外国人能按照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呢？

谢副总理：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有工人提出平反问题。）

谢副总理说：统统要平反，开除是错误的，统统恢复原职，工资补发，这是起码条件！别的我们不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贴了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的，支持别人革命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自己革命是一样的，毛主席是支持一切革命的，特别是革命左派，文化革命就是毛主席亲自发起领导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积极支持革命的。

刘副委员长：工人要提倡在工厂是自己闹革命，以前没说，来了也不是犯法，象安庆那个工人是被逼得没法生存，就来告状嘛，这又是一回事！

谢副总理：你们要求开十万人大会平反是合理的。你们今天只来一派，如果两派都来了，还可以多讲一些。他们也会围攻我们，我们不怕围攻。可能又讲我们在他【背】后讲他们的坏话、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如果贴大字报说我们接见了你们，说你们对，他们不对，那还了得，又说我们是挑动群众斗争群众的罪魁祸首了！（笑）北京有个三司令部，这一派那一派，我当了几天顾问，还有杨成武喽，刘志坚喽，我们说，我们干不了我们就不干了，支持一边，另一边讲挑动群众斗群众，讲两边都对，又是和稀泥了！（大笑）现在其实，总理是他们的顾问了，每次问题都是总理解决的。前天晚上，三司令部负责人开会到夜里三点钟。

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要讲了，你们可以坚持原则斗争嘛！争取群众，中央支持你们。

你们回去该造反就造反，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好好干！

刘副委员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最后谢副总理、刘副委员长打拍子指挥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以热烈的掌声欢送二位首长。）

256. 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 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13日)

编者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中央首长周总理，军委副主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代总长杨成武，各总部首长，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军队院校革命师生，会上，就军队及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大会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主持。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同样适合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望同志们注意。
(记录不全，基本精神不变)

会议一开会，萧华同志首先讲话：

同志们，现在开会。……

林副主席不能来，派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这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和幸福。今天，请我们总理，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代总长杨成武，各总部首长来参加大会，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关怀和鼓舞。希望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取得更大成就。下面请军委副主席陈毅讲话。

陈毅：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我们军事院校在这儿集会，周总理和其他中央同志和同志们见面，利用这个机会，讲几句话，请同志们作参考。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是七亿人口的模范，这个军队是有高度政治觉悟，久经考验，战无不胜的部队，是有高度政策水平的部队，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部队，是最能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困难的部队，是对己和对敌狠的部队。我讲的不完全，因为今天没准备。在这里讲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模范。我每天都接见很多外宾，他们都很称赞解放军。七亿人民这个最伟大的国家主要的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万军队，海陆空，三军有×万。可组织一千万民兵。几千万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队，其他单位都可以乱，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随时准备，一声令下，开赴前线作战。要准备跟美国人战斗，准备美国人打进来，战士随时都要有个崇高的观念。我们人民解放军要讲政策，有组织，有纪律。林彪同志指示要破“私”立“公”。就是要破掉“我”字，立“公”字。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我字当头，不要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要破“私”立“公”，要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当头，个人利益可以牺牲，不能牺牲党的利益。要破“我”字当头的概念。我今天不知讲得对不对，我今天讲话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别人就要到外交部把你揪出来。马上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我不是我字当头，不是怕字当头，如果不好，就会被揪住。如果怕字当头就不讲。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

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话讲的不好听。我是完全欢迎作路线斗争的。十分必要，不要乱搞，要实际搞，不要作错误斗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会作路线斗争，我完全佩服他，他是我们的先生。(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这个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也是最会路线斗争的一个，是我们的模范。你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路线斗争，最好要学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讲这个话是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翻过斛斗，我经过多年斗争，作过路线斗争，犯过大错误，吃了不少苦头。我参加过支持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参加过支持错误路线的斗争，反对过正确路线。我不是吓唬你们。参加路线斗争不是犯严重错误就是立大功。毛主席作路线斗争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林副主席紧跟着毛主席参加路线斗争也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我们跟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跟错了。想起过去错误地作路线斗争，心里想起就是包袱，现在想起就痛心。今天给大家说心里话，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作对了。你们百分之九十作对了，也允许我们讲百分之一可能做错了，我们犯错误就是忽视了百分之一。那天，在天安门上我和毛主席说了一下。我不是拿毛主席这块大招牌吓大家，青年学生要作路线斗争是不是教他们一下，学生作路线斗争是大好事，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我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你们学毛著比我们熟，刚才读语录，我们老眼昏花，刚翻到你们就读完了。在你们青年人面前，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的错误比你们多，我有资格讲话，讲讲对你们有好处。

作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就讲清了的，起个头就对了，作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要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把小单位问题扩大起来。作路线斗争，要顾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全大局，可以牺牲局部，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作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

你那个单位再重要，有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誇大单位的重要，把局部

誇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二十九年了，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我们在顾大体，识大体。要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屈可以申诉。你们在单位受打击，到中南海、国防部告状，有毛主席批准，有林副主席支持，不能直接行动，可住招待所，派代表到中南海、国防部，等待得到解答。

在江西根据地，毛主席受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了，我亲眼所见。毛主席就沉得住气，就能顾全大局。今天球场上贴大标语，有多大冤枉？你们的冤枉有毛主席的大？你们要很好的修养，有时讲，有时不讲，是不是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好修养，应当讲就讲，等时机成熟再讲，不要在不成熟硬要讲。

你们作路线斗争不要图报复，你斗我四十八天，我非要斗你四十九天。你骂我十句，我非骂你十一句。这个不行，什么“滔天”、“祸首”、“刽子手”都出来了。当然受了委屈要讲清楚，不要搞折中，当然温良恭俭让不好。问题在讲清道理之后，要团结起来，帮助同志，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采用对待敌人的态度。这就是毛主席思想帮助我们作路线斗争。

今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很多人反对过毛主席，反对过林副主席。但毛主席还是和他们合作，这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胸怀。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肚量大。毛主席的肚量比海大，什么都能盛下去。所以作路线斗争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不要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就是反革命(没听清楚)，逐步升级。先搞一个校长不大过瘾，还要搞部长，现在还要搞副总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实事求是。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本来不错，超过界限就要犯错误。我过去就是过火。

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进行批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调转过来，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用错误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就是错上加错。我看一些单位的材料，……。

今天我没有资格批判任何一个同志。但是我根据几十年斗争经验，犯过许多错误。我有资格讲一讲我以前犯过的错误。我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和稀泥、折中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的错误，也进行过正确路线的斗争。犯过右倾错误的心情我体会到，犯折中主义错误的心情我也体会到，犯左倾错误的心情我也体会到，进行正确路线斗争的心情也体会到。这四种经验都有。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模范。我们人民解放军要善于斗争，希望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做全国路线斗争的模范。请同志们作路线斗争时，应好好地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祝同志们，请大家考虑。我讲得不好，请大家批判。

贺龙：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这次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几个月来，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破产。整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我军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也是一片大好形势，取得了重大胜利。让我们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我们要乘胜前进，继续坚持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想讲一讲，在革命大串连中，军队院校师生要做好样子的问题。毛主席所提倡的革命大串连有重大意义，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阶级斗争，向地方学习，向兄弟院校学习，以便更好地搞好本单位的一斗、二批、三改，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好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政治野营，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方法。

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这是我们的最高荣誉。林副主席号召军队院校师生要遵守秩序，要起模范作用，要做好样子。军队院校广大革命师生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的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一定要做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定要自觉响应党的号召，把革命大串连搞好。

为了搞好革命大串连，我向大家推荐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同志提出的串连的十点建议，他们的倡议是这样的：

一、毛主席的书是革命的教科书，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语录、十六条随身带，随时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真正做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导方针，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革命战士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实于毛主席。每一个串连队伍，一定要手捧一幅毛主席像做前导，进行革命串连。

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军装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鼓舞，最大信赖，最大关怀，最大希望，给我们带来了最高的荣誉。在革命串连中应穿军装，发扬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

四、我们同志不论在什么情况，都要把群众关系搞好，谦虚谨慎，虚心向红卫兵学习，向群众学习。

五、不加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与地方炮打司令部的活动，不参加游行，不参加抄家。

六、不谈论军队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

七、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铺张浪费。不特殊化。不进高级饭馆。不喝酒。不买土产品。不游山玩水。对接待单位不提出特殊要求。

八、一定要携带被具，一定不住旅馆，既安全又节约。不个人单独行动。

九、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在旅途中向人民积极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十、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一切外出串连的同志，牢记毛主席教导，事事、处处、时时坚持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加强团结、互相关心，搞好革命串连活动。互相间以同志相称，最好不要称职务。

我们认为这个倡议很好，如果能够做到了，就一定能做好样子。就一定能搞好革命串连。

同志们，同学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徐向前：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辛苦了，向你们问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林副主席、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你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坚决支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自从林副主席主持军委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在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这样大的民主，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出现这样的大民主，是因为有伟大的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我们有这样大的民主就不怕。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就是解放军。我们解放军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国家安全，

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担子是重大的。最近美帝和苏修正在搞联合行动。美国在越南搞停炸诱和，这是针对我们的。他们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非常不舒服。我们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这一切使他们胆颤心惊。他们害怕我们，又恨我们。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的强大敌人。

同志们，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忘记了美帝国主义还在台湾，在越南逐步升级，我们×万军队要经常注意他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性，万万不可疏忽，我们要稍微疏忽大意，就要造成巨大损失。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我们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突出政治，取得了伟大成绩。我们一方面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要保持战斗状态。在文化革命中，一方面要“敢”字当头，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另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要中断了指挥，敌人袭击了我们就不得了。

军队的领导同志检查自己的缺点，同志们，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你们要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的工作，所以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你们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搞下去，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考虑到敌人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当然，我们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林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我们军队院校要作文化大革命的好榜样，希望同志们不要作坏样子，不要作有损于我们军队的坏样子，过去发生错误是难免的，不能责怪大家，我们军队没作好诱导，没诱导好，我们也有缺点，向你们承认错误，应引导到健康路线前进。

叶剑英：

同志们，同学们：

刚才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都向同志们讲了很多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同志们是有教育意义的，我完全拥护、完全同意。

现在，我向同志们讲，很简短。

在座的都是院校的工作者。我是管院校的，去年搞了一年整风。整了教职员之中主要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但没有把院校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整顿过来，我今后要向大家检讨。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整理彻底。院校都是培养基层干部和技术干部，要把思想革命化搞彻底。主席又接见红卫兵小将，讲了两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红卫兵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要关心国家大事。什么是国家大事？要关心我们国家最高最大的利益，对外随时准备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进攻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总是要找一个好的时机进攻我们的。越南又增加三、四十万人，修正主义也帮忙。苏修拉拢东欧国家搞一个“联合行动”，名义上是速胜论，实际上他们是整败论，瓜分论、亡国论。一方面正面进攻越南人民，一方面欺骗越南人民，美国人想打正规战，消灭越南人民的武装力量，苏修极力想控制越南北方，控制之后，就联合反华。然后瓜分越南。瓜分之后就亡国。美国人占南方，苏联人占北方。苏[联]提建议，苏联人正在同美国搞妥协。外国军队调到越南二十五万，印度反动派也在反华。这个形势，矛头是指向我们解放军。没有准备就会犯错误，错误的结果就会亡国。我们要注意形势。他们敢不敢是另一回事。敌人总想消灭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重新统治全世界，历史就要倒退一百多

年。对内：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准备好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防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悄悄地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防止亡国。

在十几年的和平建设中，我们军队，我们大多数干部，尤其是近几月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来，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提高了。只是有一小撮，由于家庭出身，由于养尊处优，他们蜕化变质了。占据职权，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我们要把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要注意国内外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外可对付外部敌人，对内可对付内部敌人。我们军队院校是培养基层干部，要作好榜样。刚才标语中，有二十七条，但可以看出其中的精神。
1. 你们要见毛主席！(众呼：毛主席万岁！)
2.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 ……从 13 条开始，彻底批判总参、总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4. ……
23. 24. 25 是二医大的。
……27 条总的精神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同学们反映这个精神，我们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在运动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积极进行斗争。由于我们有些机关，有些院校没有搞好，在实际的工作中，改正了缺点、错误。有些领导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领导很不得力，犯了打击群众、压制运动的严重路线错误。这些错误十月五日以前军委进行了抵制；十月五日后，作了一个紧急指示，彻底平反，一定要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我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运动初期，同志们坚决反抗、坚决斗争，不找到真理决不罢休。这种斗争精神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要】顶得住，坚决斗争，我们不仅同情，还坚决支持。但是，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紧急指示出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两次、三次地承认错误，挨打挨斗。有些机关，我们应该指出，二医大这些，有些过火，带来的错误就是不好的。领导运动的人要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不懂得这点，不懂得列宁讲过的跨过真理一步，就是荒谬，今天这些事不少了。今天，我们不点这些人的名了。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要准许人家犯错误，改正错误。毛主席说过，鲁迅的《阿 Q 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的人。为了国家、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不准人家革命。毛主席讲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我们要指出：有一小撮人，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同志们，我讲几句，同志们要见毛主席，这是自然的，有很多是外地院校来的，想见毛主席。没有这个愿望就不是无产阶级军人，同志们，老实说，你们都见过毛主席了吗！见过没见过呀？(众：没有！)见过了！还想见也是可以理解的。想见我们誓死保卫的毛主席，可以增加我们革命的勇气。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站了六个钟头，用六千辆汽车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群众想领袖，领袖想见群众。毛主席的安全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命运！毛主席精力很好，他可以领导我们完成世界革命！

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点，你们想多见几次毛主席是可以理解的。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更重要的！你们想见毛主席我们是理解的，但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比见毛主席更重要！但是，你们要理解主席的心情，主席关心世界革命，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主席对你们青年寄托很大希望，希望你们青年更加革命化起来，担当国家大事。毛主席想见你们，在天安门上等你们，急得要死。天安门挤得很，我们劝毛主席不要下来，但毛主席还是下来了。我们要对毛主席的安全、健康负责。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众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同学们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你们都是青年小伙子，和毛主席在一条战线上战斗，不要求过急，今后有机会见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创造了新的作风。开会之前把有关的毛主席语录进行朗诵。这是一个好风气，要把这个风气传下去。这是革命的创举。这些促进了我们老家伙。你们青年人教育了老年人，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新戏《子教三娘》。我们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院校同志们，我们要按林副主席的

指示办事，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现在，许多同学能把《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的背下来，就跟我们过去念孔子的书一样，我们要象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把精髓的地方背下来。我们赞扬大家背下来，但更赞扬的是“用”，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们过去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大家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今天会场空气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军的形势都是大好的，现在各军区都起来了。军、师、团、营长都要狠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狠抓十一中全会的教育，狠抓战备。红卫兵日本出现了，拉丁美洲出现了，越南有红卫兵，红卫兵变成国际性的东西了！我们的红卫兵跑到越南去了。红卫兵是毛泽东时代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青年，你们接班首先是接毛泽东思想，不是起来就接地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是抵抗敌人侵略的主要力量。我们院校的青年，是我们军队的基层干部，军事、政治、勤务干部。我们军队的教育还没完成任务。我们军队院校中的青年要同红卫兵一样，院校要同红卫兵交流经验，要学习地方院校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回去后，向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争，通过斗争、批评、教育、改造他们。搞好斗、批、改，把学校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你们出来是革命的。也有少数人出来不好，我们是知道的。方便让给自己，困难留给别人。这些不好。坐火车，还没上完，就把门反锁起来，图舒服。红卫兵把玻璃打破了，从窗子爬进来。红卫兵批评我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有的住大旅馆，住老乡家里。生活稍微不好，就不满意。这是在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但我们还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真正成为红卫兵的老大哥。

要有阶级感情。我们军队内，有一些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再说一遍，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些少数人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少数坏分子的利用。

同学们，还有些问题和大家谈。

最近，有很多人要到总政总参看大字报，这个问题军委已经研究过了，有些涉及到全军，涉及到机密。应当相信机关的群众，不要干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地方的情况我们不懂，你们急急忙忙参加游行，运动是不是走向正确的道路？运动有高潮，但有它的方向，不是乱斗一顿。

解放军有一个《解放军报》。它是军委、总政的机关报。是林副主席亲自抓的。毛主席亲自赞扬过，毛主席说过，《解放军报》比《人民日报》办得好。几年来，《解放军报》在全军里头，在全军的支持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伟大成绩，是文化大革命中重点保护的一个单位。林副主席指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积极支持它，使它更能反映全军的情况，要关心它，不要捣毁它。

同志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好榜样。你们是培养人的，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教改搞好，才能把人教好。

以上的讲话，个别人听了会愤恨、会报复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会支持我的。会理解我的话的。

同学们，静一下……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兽医大学，不是医人是医马的，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李基才写条子问肖华主任：

“萧华主任，我问一个问题，请回答：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同志们，他怀疑我们这个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同学们答：相信军委）

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同志高呼，揪出来，抓出来）他下面还有问题：

“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我们四个人的讲话不仅他个人看过，而且是集体讨论过，集体写的。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

毛主席教育我们。现在是子教三娘，多数教育少数。儿子教育老子，子教三娘，你们青年教育我们，大家教育李基才，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李基才大胆怀疑。李基才这个条子，要大家同情他，但听大会的口号和掌声，我看同情他的很少。

我也学红卫兵，读几段语录，作为大会的结束，P16、P17—P18页(当读到“这批种判，应该是说理的，有分析的，即不应当是粗暴的，……”时，叶剑英同志插话，发脾气说：可是你们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帮助了谁？(众：帮助了敌人)请同志们静一静……

257. 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的座谈讲话

(1966年11月13日)

编者按：十一月十三日下午1—4：30，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文化广场与上海“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和北京、上海大专院校一些学生座谈。

当工人代表谈要去北京时，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到北京去，去控告，是革命的。但这么多人，中央明确态度是不同意的，因为它影响生产。”

紧接着又有一位工人说：“你限制不了工人革命。”张讲：“我怎么去限制呢？你们认为发袖章合适，是可以的。这怎么能认为我是要解散你们的组织呢？”

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最后选择一个办法，中央正在开会，还没有定下来。

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是这样。十六条公布了，就想有人会执行，有人会拿十六条压制群众。

马上又有一位同学问起陈伯达同志这份电报。张讲：这完全是陈伯达同志亲自写的，现在原稿还在这里。

(接着张就把陈伯达同志的原稿从口袋里拿出来，我接过来，一字一字从头到尾看完，并且核对。伯达同志的电报是用铅笔写的，十六开纸，一共九页。——董长华注。)

接着工人同志谈了一阵，你一言我一语。后张讲：学生应该走向社会，应该到工厂、农村中去。不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没法搞彻底。现在不去还只是一个暂时规定。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经验，世界也没有经验。学生会很快突破这个规定的。徒步串连最初是学生提出来的，大连……(张谈大连同学步行来京情况，略)这种行动才能和工农群结合，学校才能搞好批改，这个过程不会妨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会妨碍批改。学生不能到工厂去，农村去，看样子不行。现在去我们还没有经验。现在需要总结已有经验。

文化革命不只是学校的事情，需要解决整个上层建筑。工厂的上层建筑、规章制度、管理方法，虽然五八年有所突破，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工厂还有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个别工厂和单位还有封建主义的。这一切都需要彻底改。这主要靠工人，也要学生帮助。

这个文化大革命从六月一日算起，还不到半年，我们还需半年。我们要彻底搞，要很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工人起来究竟怎么搞？正在研究。靠群众起来，根据各个不同单位的情况来进行。工厂和农村不同，没有农闲，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搞乱了，曲折太多。曲折是有的，阶级斗争嘛！这会反复多次，革命力量起来，会压下去，又会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文化革命一定能搞好。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

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苏联不就是这样嘛！生产大发展必须抓革命。人是最积极的因素，即使是最先进的生产也还要靠人。人是第一位的，不能说思想领先，生产就不重要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中间是不是会出现一时的混乱，肯定会有。人的思想只能……(漏记)没有什么好办法。乱，倒是乱了谁，乱了资产阶级还是乱了无产阶级，只能乱了资产阶级。大惊小怪没有什么必要，包括打人。这样一个情况，支持革命，克服缺点。可以说，我来镇压你们的革命，我想都没有想。我想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研究一下工厂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

我到北京，你们问我跟我爱人怎么样？我给我爱人一封信也没有写过。上海情况我们确实不了解。我在北京要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规定，那些表态，那些不表态。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应该走在前面，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到现在我也不改变我这个看法，也可能做到。

(开始座谈只有十来个人，后来人多了，由于屋子小，这时又换了一间房间。)

这个地方同学多了，待会需要，我跟大家去谈。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调查研究的。

刚才讲到这次来是仓促的。那天正在连夜准备主席接见。

昨天晚上，我跟陈伯达讲话，讲话可能说重了些。当时只接到铁道部电报。你们对电报有意见，完全可以提。陈伯达说：“可能有些话说重了。”杭州有一个厂全部停产，全部都是国外定货。我们知道上海有一些工厂因为原料缺乏，也影响了生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受人家攻击，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生产。攻陈伯达同志就有生产这一条。六月份下半月到七月份上半月，攻陈伯达同志主要一条就是生产。这一段生产确实有些下降，他们想以这一点整得你文化革命没法开展。八月份生产又有所下降，中央文革又遭到攻击。与其说我们关心生产，不如说我们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想起五八年，现在还是高兴的。六〇年连续遭到自然灾害，加上苏修破坏，生产有所下降。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最主要地希望我们生产搞坏。我们不知道你们知道和懂得不，他们不敢攻主席，他们整陈伯达，正是为了整垮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正是为了这一点打了这封电报。我跟陈伯达同志工作这段时间，我感到他真是一个最热忱支持文化革命的一个同志，我们听到一些地方学生、工人遭到围攻、镇压，陈伯达同志难过得很。有些事情我们不好说，中央有个规定，有些地方不让我们说话，要考验他们。批评他们，帮了他的忙。平常我们不只是说一小撮吗？大量的还不能判断，有些聪明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就滑过去了。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讲话。中央文革相当于中央常委的秘书处。只对主席、林彪负责，只负责调查，只对中央常委提供意见，从来不发号施令。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

从昨天一天了解的情况，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文化大革命军队是另一种搞法。成立工人红色造反组织的只有两个地方，北京和上海。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经验。我到这儿来，希望同志们和我交换意见，我愿意和工人、农民谈，跟学生谈。现在我脑子还是空的。中央文革小组这项工作抓晚了。中央要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拿不出完整的意见，但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方针是明确的，放手发动群众，学生能自己解放自己，工人为什么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呢！

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

(一工人同志问：工人起来了，怎么办？)张讲：应该支持。北京已经成立了。这样的形式好不好，我们不好说。困难在那里呢？中央正在研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也可以发图章。如果不承认你们是一个革命组织，我就不跟你们来谈话。

十一月九日的会你们要求组织召开，我支持你们革命的行动。工人要求组织起来，当然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至于什么样的形式，还在研究。

你们要到北京去控诉上海市委，这种行为当然是革命的，但是这么多人去北京值得研究，派代表去，以免影响生产。

你们不了解，我们天天是受压的，他们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在攻击主席，因为它是为主席服务的。

什么叫左派呢？就是因为有右派，才有左派。没有压迫就没有革命了。不要怕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跟北航红旗熟了，说话就直接了，有缺点就直接批评他们。是那一天他们去冲国防部了，我找韩爱晶来，我问他国防部长是谁呀？噢！那我赶紧撤。我说先撤后谈。扯得太远了，这个不谈了。

258. 周恩来在首都高等院校代表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14日)

今晚开一个紧急会议，我们通知了大专院校，时间仓促，来到了四十几个单位。周总理重点讲了下面几个问题：

一、谈到各学校有紧急事情要找我们，象工作组等问题，最好去找主管部门，如果不能解决，可以找我们。我们七个人可以轮流，不能光找我们两个人说了算，其他同志也应算数，我们党是集体领导，不然就不符合了，我们回答问题是集体商量的，我们每天在中南海碰头商量一次，专门留一个人负责接待联系，我们回答你们问题不满意的或不能解决的，我们把问题留下来回去商量，有紧急事情我们集体商量，不要非点名找某一个人接见。

二、今天有一件比较紧急的事情与大家商量，北京天气逐渐冷了，外地来京同学越来越多，怎样使他们休息好，生活好，交流得好，串连得好，革命得好，很好地见到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以前往往到接见最后队伍乱了，八次接见，最后一次是比较成功的。

现在在北京的已接见过的外地学生有120万人，新来的有60万人，车站上有30万人，就算到22号，每天有20万人来。他们最高的希望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要干其它事情，得到好的经验。

究竟串连到那时？搞多久？你们人少，接待任务很重，高等院校有200万人任务。放假的期限到明年暑假，这样连今年有十来个月，时间还有，这样想考虑冬季乘车(包括火车，汽车，轮船)免费停一个时期，整个一个冬季。已经来京的外地同学负责运回去，以前乘车到外地串连的同学运回来，搞本单位、本地区的斗批改。(乘车到什么时间截止正在计算)，以后会向大家公布。这个意义很大，便于冬季增加运输产量，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准备明年生产备料，客车维修，接待可以整顿一下。到明年春暖有五至六个月的串连，明年更有计划，有经验，有组织进行全国串连。

新来北京的同学，加紧向解放军学习，由解放军负责派人进行政治军事训练，身体锻炼，唱革命歌曲，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参加解放军生活。红卫兵是解放军后备，有组织进行参观、训练，学习锻炼组织能力，明年搞得更好。

接待这个任务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革命青年一代要带头，尽管任务很重，从文化大革命意义上讲，这是很重要的，帮助青年一代学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向大家呼吁，各单位接待任务要增加一倍。一定要组织好。

现在北京的同学不要再出去了，同解放军一起，接待好你们的弟弟妹妹(指中学生)让他们革命好。向大家再紧急呼吁，为了这个问题，革委会、司令部、红卫兵战士，不管是少数、多数、左派、激进派、中间的、保守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一致的。这是最高指示，要统一行动，执行最高指示吗！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一个学校有个统一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至少半个月——20天，一批批走后，使今年的最后几批取得好经验，使明年春天，学校之间地区之间搞得很好。

三、关于徒步串连的问题正在研究，全程徒步串连的，现在发现有3—4个单位，(大

连的，蚌埠的，山东临朐的)半途上车的不算。上面几个单位作为典型，现在正在研究。

有人问关于徒步串连问题，总理谈正在研究，以后向大家公布。大家想到井冈山，这是圣地，很好，但是大家都去，发生困难，起码有个大粮站。大队走的(50人以上)路线最好与中央商量。几个人小股徒步走的也留不住，已经走的，短途让他们试试。

四、关于工厂串连问题，中央正在开工厂少数派、还有学生调查会，正在研究。有问题大家递条子，转中央文革，反映上来，总理也赞成北京的外地同学串连，郊区同学走回去。

259. *江青谈阶级路线(1966年11月14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三卷)

260. 戚本禹、姚文元在政协礼堂 接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14日)

姚：华师大“革命造反派”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上海文化革命情况。江青同志很重视，委托戚本禹同志和我来听取你们的意见。关于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今天再来听你们讲，回去以后向江青同志和陈伯达同志汇报。你们可以去告上海市委的状，不要拘束，随便讲讲。(接着华师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向首长汇报了上海的文化革命情况，并请首长作指示。)

戚：师大情况要我们具体讲、下结论很困难。我们今天作了两个钟头的调查研究，但还是不够的，而且不符合主席一贯教导，不符合十六条，我对师大情况不了解，姚文元同志知道一些，但是现在也很难讲。我们的态度是支持你们的革命！从你们今天的谈话中，对师大运动情况有了一个轮廓，可以看出这也是两条路线的反映，这也是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部分。今后怎么做？怎么斗争？怎么认识？中央会有新的指示和文件(姚：这几天就要来)。有一个是向全体红卫兵宣读，另一个是向全体同学宣读，你们回去以后就能听到。这些文件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是带有总结性、政策性的东西。怎么认识斗争？怎么继续进行斗争？你们具体结合自己大学的情况得出结论，进行斗争。张春桥同志已经回上海了，你们回上海可以去找他。

姚：你们过去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去，现在张春桥同志去了。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副组长，是市委的，又是华东的。他是大前天回上海的。有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最近斗争有变化。

戚：张春桥同志已回去了，你们还没有回去。我们从上海运动简报、信件和电报中知道一些上海最近情况。焦点已不是你们所讲的了。你们不是学历史的，但讲的却是历史了。最近发生的事已不是这个焦点，有许多新的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希望你们赶快回去，有新的斗争。不要长期留在这里(而且你们是骨干，是代表人物)脱离斗争要落后，要掉队，以后不要长期留一批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虽然已告失败，但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斗争不会风平浪静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会甘心失败。在北京不是听说“秋后算帐”吗？现在已经秋后，“秋后算帐”看来已经算不成了，冬后算不算？冬后算不成了春后会不会算呢？他们还要继续算账，他们要给革命派算帐，所谓算帐就是复辟，就是反攻倒算，执行他们的路线，重新镇压学生，把学生当右派斗。其实他们一开始就算了一次。今后，还会有新的斗争，不要怕这些斗争。秋后、冬后算，都不要怕！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不搞到底，他们是要算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斗垮、不打垮，他们是会反攻倒算的。“秋后算帐”其实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攻倒算的口号，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是要算帐的。希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斗争，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靠自己革命。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有了群众就能打垮反革命。你们回去后要依靠群众一起斗争，团结那些受过蒙蔽的同志一起斗，包括“向常溪萍学习，向常溪萍致敬”的人，不要把他们看成保皇派、修正主义的，他

们是受蒙蔽的，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更不是提出者。即使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还可能改的，也还可能成为一、二类干部。我们要把矛头指向死不改，坚持反动路线的人，提出的，坚持不改的这些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秋后算帐”的也就是这些人(姚：你们斗争不彻底胜利，他们是要算帐的)。你们不是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吗？如果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还会算帐的，是会把你们打成反革命的。但我们不怕！所以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关系到国家前途，人类命运和变不变颜色的大事，你们学生之所以继续停课半年，就是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国家和七亿人民命运的重大斗争！大家早点回去参加斗争！在新的风浪中锻炼成长。

姚：现在斗争还是一个序幕，还是开始，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戚：你们不是有“六三”高潮吗？以后还会有“高潮”的)(众：笑)希望你们要不断总结经验，在斗争中继续学习新的问题，革命到底。我们相信你们回去以后会成长！会革命到底！张春桥同志不是回去了吗？你们可以去找他，当然回去以后有事可以写信来北京。你们谈了前一阶段的情况，帮助我们了解了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负责整理，向江青同志传达。(接着戚、姚答问题，略)

姚：你们从最近《红旗》杂志社论能看到基本问题是：干革命要靠自己。一定要坚强树立这样的信心。不要以为那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就可以保证你们不犯错误，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没有说，只要中央文革讲一句话就不会出问题了。干革命还是要靠自己。(戚：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说：在群众运动中滚过千百遍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这在革命斗争中有无数经验教训的。

戚：两条路线斗争是个大问题，你们要看的多，看得远。不仅要看学校，还要看到全国。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关心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是国家的一部分。这几年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是看了清华、北大了吗？要好好思索……。你们不是见了毛主席三次了吗？毛主席为什么要接见你们呢？你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也想见你们。(姚：你们三次见了毛主席，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谁反对毛主席，就与谁拼到底。)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会出吗？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出，但是我们要做思想准备。你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们希望你们保持革命激情，要一生革命！不能碰到困难、挫折就动摇、后退。我们对毛主席要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只要看到谁离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就反对谁，一反到底！只要有这一点，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出修正主义。胜利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走资本主义。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大家，是对你们寄予了很大希望！国家命运就是靠青年一代，希望你们永远革命到底！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二代、第三代出修正主义。毛主席希望我们把革命红旗打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从这次革命斗争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青年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是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他们(包括你们)过去经过很多困难(象你们经过很多风浪)走过了，但今后风浪更大。姚文元同志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作报告，要大家学习鲁迅的精神。你们要学习鲁迅的精神。要坚韧顽强地斗争！你们到北京来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北京情况，树立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建立这个信念，就能说没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你们今天来的都有名单的，希望你们永远做革命派，永远不掉队，当然我们也不能掉队，希望你们监督我们。我们掉队了你们批评我们，你们掉了队互相批评，我们相互勉励吧！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大踏步前进！

姚：不要幻想风平浪静地搞革命！不要幻想一次革命成功！不要幻想有谁讲了一句话革命的道路就笔直了！要革命到底！(戚：列宁讲过，如果以为革命道路是笔直的，不是幻想就是欺骗)但是有主席思想引路，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完全有信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能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文化大革命从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算，才有半年，(戚：以前半年算舆论准备，干革命总还要搞相当长时间，现在还只有五个月，还要搞一个五月，两个五月，可能还要长)整个战役要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是几十年！几百

年的事情。

戚：文化革命总的战役要搞几十年，几百年。我们是站在大风大浪的序幕里，从历史观点来看，苏联是修掉了。列宁的旗帜没有打下去。

姚：我们一定要把主席思想传到底！把主席路线坚持到底！把主席旗帜打到底！这就是国家大事。

我们要关心，看谁在反对主席思想，谁在违背主席路线，谁在捣毁主席旗帜，这种人不管是谁，我们都要和他拼到底！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保证我们在风浪里永远做革命的左派！我们要力求跟上毛主席思想！力求掌握主席指示！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怎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以后的事，希望你们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希望你们在革命道路上都革命到底！不要中途停顿，半途退却。碰钉子，遇到困难、挫折都不要紧，一定要革命到底。

261. 陈毅在关于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14日)

一、关于外交部红卫兵的问题：

今天是红卫兵宣布结束的日子，“结束”这两个字用得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又麻烦了。可以记，可以录。有人问可以不可以记，可以记，也可以录。

对外交部红卫兵的几点看法。红卫兵成立几个月来，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响应中央的号召，自动解散了，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我响应你们的号召，也来参加这个会。

对外交部红卫兵自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谈以下几点：

1. 与其它学校和其它单位的红卫兵合作，保卫了党的外交政策。在街上，看见有不符合外交政策的大字报就可以和人家商量，或用其它形式，取掉了这些大字报，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引起内部纠纷，这是很好的，对于党的外交政策有利。

有人说，过去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批判。外交部的红卫兵认为应该保卫，就要保卫，保卫党的机密，保卫党的外交政策，这是对的。

有人说要成立国际红卫兵，总部设在北京。这个想法很显然是错误的。为什么国际红卫兵总部就必须设在北京呢？而且也不那么容易，世界革命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企图用一个号召书就能取得世界革命，这本身就不是马列主义的想法。

2. 破四旧立四新中做了很多工作。

3. 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到达了一个高潮。

4. 参加了接待外地师生，参加了接待北京各学校和各单位来外交部的工作。

5. 保持了外交部的国家机关机密。有的人为此而得到了一个“保皇”的名字，这是很不好的名字，讲这种话的同志不要责怪他，但不能随便同意他，难道不保守国家机密是革命派吗？外交部应该保护，因为它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机关有缺点是可以提出来的，但不能把它砸烂。

红卫兵自动取消是一件好事，是根据中央指示办事的。这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坏处，做了什么坏事。红卫兵虽然解散了，但红卫兵做得对的事情还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要继续保守国家机密，做一个外交部的工勤人员，外交部的干部有责任保守外交部的机密，外交部红卫兵做了一个极好的样板。

曾经发生三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外交部的红卫兵严重冲突，在这一场冲突中，外交部的红卫兵采取了退让的态度，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这是很好的。这是顾全大局，我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讲了话，我的讲话是起了作用的，但我的态度不好，大家给我贴了大字报，我承认了错误，但是我的讲话是对的，要不然就要发生流血事件，我的讲话配合了这一行动，如果我是“怕”字当头，我就不讲了，我就是不怕，敢讲，我就讲了，我向中央汇报了这件

事。

自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我还要坚持这些看法，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我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不要紧，但我不愿意做和事佬，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也可能是好的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要讲，而且讲就必长，一讲就必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大字报，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时你还没讲完，大字报就送上了来，有人就劝老总，你话少讲一点。他们都是好心，我压缩一下，可还是压不住，还是要讲。

我支持红卫兵，希望外交部里没有红卫兵的红卫兵继续起积极的作用，红卫兵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支流，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缺点，有一点缺点就大喊大叫，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

八月二十九日我的讲话是对的，态度不好要原谅，这次讲话完全是为了避免一场流血事件，有时候脾气还非发不行，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我在人民解放军中也是那样用的，有时候两个部队要打起来，我说你们要打就先把我这个司令员打死。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经验、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要通过实践来体会。

二、级别问题：

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要表态，今天我讲，算是口头大字报。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和几个重要文件，二十日以前在十七级以上干部中间传达，二十日以后向十八级以下的干部传达。有人要求冲破级别，这是有理由的，请示了主席，主席不同意，级别还要保持。今天就是冲破了级别的限制，但我不是反中央，一般说来，级别还是应该保持的。

毛主席的大字报，中央要求不传，我们就不传。有的学校传出去了，他们很有办法，很能干，但是我们对他们这种能力不表示钦佩。中央的事情我比他们知道得多得多，政治局会议和毛主席家里的座谈会我都参加了，这是更高的机密，中央不让讲，我就不讲。

三、在文化革命中保守党的机密、国防机密、外交机密，保守外交部党委的机密。

你们说这是定调子划框框，就是要定，就是要划。把中央各部党委的机密泄露给群众，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个权利，中央常委来查对，总理来调阅可以，其它人不行，别的副总理不行。副总理来查，我有权拒绝。红卫兵保守了外交部的机密，这点做得很对。保卫外交部机密，外交部当然有讨论和决定谁当司长，谁当处长，谁不当司长，谁出国，谁不出国，有权决定干部。有些讲得出道理，有些讲不出道理。党外同志要遵守，支持共产党的原则。我们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我们入党时宣过誓，要服从党的领导，保守党的机密。参加党委会议就把机密泄露出来了，这是不妥当的，这说明你政治上不可靠。不能无保留地把机密泄露出去，你不能跑来翻箱倒柜。

有人要到外交部来查对，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把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毛主席家里的座谈都宣布出去，那我就是政治上不可靠，你不要把你知道的事情都无保留地说出去，我在外交部八年，从来没有议论过毛主席和总理。张闻天，我来部后，就议论总理，我批评了他，后来他是大反党分子，在庐山犯了错误。陆××经常和我说总理的事，装着拥护我的样子，我没有上他的当。最近中央有几个同志犯了错误，我历来对他们有意见，但我没有议论过。去年冬天，今年一月，我都跟他们讲过。

如果同志们对某项外交政策有意见，要看卷宗，可以请示总理，在几方面代表配合下查阅，擅自行动是不行的。

四、各种组织。

现在部里有 14—18 个组织，这些组织在党内没有跟部党委商量，在行动上没有跟我商量。怎么办？你愿意继续存在就存在，愿意学红卫兵自动解散就解散。对这些组织我不作评价，不了解情况。中央规定红卫兵只适用学校，不适用工厂、机关、农村。各种组织可以说

服他们解散，不再发展，不再成立新的组织，红卫兵现在都解散了，红卫兵在社会上比这些组织威信高得多。

有的机关成立了几千个组织，有时我想，我也去串连几个副总理，组织个战斗组，如井冈山战斗组，红色尖兵队。老实说，我是有资格的，我参加过井冈山战斗，也当过红色尖兵，但又想这些不好，革命青少年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存在，认为没有必要就不存在，作为我们这一个高级干部，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五、串连和长征问题

串连不适用于工厂、机关、农村。我们不能去串连，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如果我们都去串连，包括部长在内，背起背包去长征，去延安，去井冈山，那怎么能行呢？光有革命的热情不对，同志们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冷静的头脑。

我们还是不要去串连。长征很好，研究革命历史、人民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学校青少年适合，不适合我们机关干部，安心在工作岗位上。

我们不要加入人家的斗争，也不要他们加入我们的革命，派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相信群众，包办代替。我们不要去别的工厂、机关去串连，代替人家的革命，打开大门让人家来串连，这样不是又要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吗？希望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提意见说外交部人多，这是个问题，经大革命以后整改，可以减少，外交部的整改，将来要来个一半砍。

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经陶铸、富春我们劝说，他们承认了错误。这是错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我也冲过国务院，那时我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头。那时老外交部我也冲过。我向他们说：“你们幸福多了，军队看着你们冲进去，不向你们开枪。”

我犯过左的，也犯过右的错误，讲这个话我也是很沉痛的。当我犯“左”的错误时，打击了许多好的同志。当我犯右的错误时，就给革命带来损失。我现在两边的话都要听。有人说我和稀泥。这句话说到了本质。列宁说：“革命的妥协需要，改良的妥协反对。”我就是和稀泥，我就敢和稀泥，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不和稀泥怎么行呢？为了革命利益，我们作点让步是必要的。外语学院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我就是和稀泥。我不能站在多数派打击少数派，也不能站在少数打击多数。对少数派，你们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你们是革命的骨干，但你们要更加努力，要讲政策，那你们就成了骨干的骨干。多数派，你们服从组织，听组织的话，你们和工作组一起整了别人，应该道歉。你们按照组织办事，总是对的。是不是有点折中？是有点折中。是不是有点和稀泥？是有点和稀泥。有几个外语学院的同学很不满意，贴了许多大字报，甚至有的是辱骂。我不计较，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能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他们是错误的。十年、二十年，他们总有一天会懂得的。少数派，响应党的号召，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是好的要向你们学习。不过我要向你们说：你们要讲点政策，就成了骨干的骨干。多数派帮助工作组斗了少数，要道歉，但你们遵守纪律，听工作组的话，这种行动是无可非议的。我的话得罪了多数，也得罪了少数。有人贴我大字报，说我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我细致地研究了，但我不改变自己的看法。

六、接待红卫兵。

外交部是接待工作做得好的一个单位，听说有的人不愿意去搞接待，说这个工作没有意思，这不对。愿意去的是对的，要踊跃参加。麻烦的事，就不愿去，专门挑轻的事干，看大字报，贴大字报，整人，这是不对的。有的人贴了别人几百张大字报，自己一张也不贴，你就那么正确，完全是马列主义的？踊跃参加接待工作的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踊跃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不高。有的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好事，也犯了错误，我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人。文化革命很好，恭喜发财。不是说有几怕吗？“怕”字当头，怕民主、怕大字报、怕引火烧身……。我看只有两怕，怕

自己批评自己，怕讲政策。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起来了，就是要讲政策、领导。我就是不怕，是讲还是不讲？我还是选择讲。

下面我们比较起来看看，65年12月以前，全国形势不坏，外交部也不坏，工作很有秩序。今年六月份以前情况也不坏，为什么要开展一个文化大革命，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结果，不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危险性很大，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65年的和平有假象，水底下藏着的东西现在浮上来，把它清除了，才有真正的巩固。今年底明年初有许多领导干部要受到批判、罢官、停职反省，即使在当中自己受点委屈也算不得什么，党和人民最后是公道的，本身是好事情，只有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党才经得起这个考验。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有什么抱怨？

大字报不可怕，大民主不可怕，稍微出点轨，离开点道，离开点政策不可怕，冲进国务院、国防部、外交部、中南海不可怕。

现在比六五年好，好得多，六月到十一月比一月到六月好，好得多。要准备更高的浪潮来。有人问是不是要收，没有什么收不收的问题。要不断革命，继续前进。有段落可找，但是没有找。有人等收，我劝你们甭等了，没有这一天。

我是热烈地欢呼这场文化大革命，可能犯更大的错误，也可能做点个人贡献。还有个体会也来谈谈。周总理说：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了，各党各派都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马列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各种思想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也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各种思想顽强地表现出来是合乎逻辑的，最后会被党和广大群众来做出结论。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五年我都没有表现，这次我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最后都要统一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马列主义。多种思想、各种组织形式的出现，是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世界革命的逻辑。还不知道12—1月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我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吃饭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的，很不理解。

要看大字报，要勇敢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了还要坚持，错了就改。十七级以上干部学习到二十四号，二十四号以后，党委要来给你们作个报告，表示党委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态度，还要传达材料和工作组的问题，还有中央的补充通知。

什么“罪魁祸首”，什么“刽子手”，什么“滔天罪行”，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还要群众讨论，还要毛主席来决定，真正要打中要害不是你那个东西。外交部里有些大字报里写什么“罪魁祸首”、“刽子手”、“滔天罪行”等，这不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部党委20日以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要给你们作一个报告，要作自我批评。中央会议讲《红旗》十四期社论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起人和执行人要区别，执行的人改正就好，就要欢迎。不改是不行的，执行的人也有轻有重。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四次路线斗争，我都参加了。两次都犯了错误，现在还不能说我就善于作路线斗争了。还不能这样说。作路线斗争很坚决的是毛主席，他很正确地进行了路线斗争。不要把路线斗争看得神乎其神，了不起，但也不那么容易。一搞路线斗争，我就满腔热情，一搞路线斗争，革命就胜利，就有希望。我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也动员大家积极投入这场路线斗争，提倡负提倡的责任，执行者负执行的责任。我不要去长征，不要去工厂、学校其它机关去串连。各种组织不适宜，动员解散。你们完全可以用大字报表现自己的思潮。不要长征，不同意就离位，是不对的。你每月拿人民的钱不干工作跑在大街上瞎逛逛，这也是革命吗？中央给了青少年这个权利，没有给我们，我们就放弃这个权利吧！希望党员遵守，其它非党同志也遵守。级别要保持，行政要领导。我不能离开副总理的职位，也不能离开部长的职位。每月拿几百块钱，吃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办事？不行。现在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我希望我的讲话基本上符合毛泽东思想。

**262. 谢富治、刘宁一在政协礼堂休息室
接见安徽“八·二七”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14日)**

参加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同志再次接见了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合肥工大、安徽工学院、安医、安农)和安医红旗战斗队代表。

开始：刘宁一同志先到。(谢富治同志因开会未到)

热烈鼓掌、握手。

刘宁一：我先来了，谢副总理还在开会，没有来，还有什么意见？

同学：前天首长接见了我们四个多小时，今天又接见我们，我们十分高兴。首长教导我们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单位，在什么范围，都要同那些反对群众、压制群众、甚至迫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首长还教导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锻炼自己。我们坚决将首长的指示带回去，传达给大家，照着做，但是，首长给我们的回答有两个问题还不够明确，一个是我们打击斗争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一个是我们组织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请首长予以明确的指示。

同学：安徽的问题比较复杂，他们硬要把我们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秀山联系在一起。

刘：你们和刘秀山没有关系(重复三次)，刘秀山和你们不是一回事嘛！(鼓掌)我们认为你们是革命的，(热烈鼓掌)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热烈鼓掌)我们不仅这样答复了，我们还讨论过了，还要把我们的意见通知安徽省委，(鼓掌)通知蚌埠市委，(鼓掌)通知安庆地委，(鼓掌)这不是很明确的嘛！这个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研究的。我们告诉你们，反正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为了郑重起见，我们又一道来了，谢副总理还有事，晚来一会。

你们贴大字报，就遭到围攻，今后还要贴。

同学：我们按照首长的指示去做，绝不因为首长支持我们，就用他们对付我们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刘：对，这是完全正确的，我相信你们是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团结多数的，革命要越带越大，将来我们希望全国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统统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让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毛泽东思想，光少数还不行，事情总有先进落后，学生当中也是这样。后进的不一定是反革命，要带动他们，要相互帮助，相互督促，而且先进与后进是变化的。因此更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同学：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刘：对！

同学：我们规定了一个纪律：只准挨打，不准还手；只准挨骂，不准还口；吐沫吐到脸上，把它擦掉。

刘：对！你们这个意见很好，我十分赞成，我正想说呢！人家打你，你不打，这就有理了。你们回去了，要是报仇，就想错了，这就不对了，要根据十六条办事，这就不能凭感情，凭感情，就不好办事了。安庆的夏××分子多么委屈，怎么能凭感情呢？他骂了，是错误的，我不能给他一掌，不能用错误对待错误，要用正确对待错误。

同学：打人有两种，一种是受蒙蔽的，一种是别有用心的，比如他们打我们，我们不还手，他们感到心虚，吓得发抖。通过斗争，我们感到主席思想威力无穷。

刘：关于打人，有些人不是自觉的，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相的，说了些错话，做了些

错事。明白了就好了。我们要善于讲道理，弄清是非，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行为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要听毛主席的话。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办，就不好。我们要有高度的民主，谁给我们高度的民主，是党中央给我们的，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但还要有个集中，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集中，你们要敢想、敢说、敢闯……。全国都进步了，绝大多数人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光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少数人只能起带头作用，要团结绝大多数人一起闹革命。

同学：我们认为安徽省委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李葆华还没有改正错误，原来答应开十五万人大会作检讨，以后又不答应，后来又同意，最后还没有开。

刘：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开会，好好消化消化，有错误就认真作检查，这次会议的精神体现在两个社论上，一个是《红旗》十四期的社论，一个是《解放军报》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认真讨论中央文件，好好体会，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思想，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怕字当头，批判错误路线，批判压制革命、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暂时让他们开会(孙插：大概会要开二十天左右)。

同学：昨晚家中来电话，说李葆华写了书面检查，但很不深刻，未接触到本质，他只承认组织工人保卫省委，没有承认组织工人围攻学生。

刘：对了，该揭的还要揭嘛！回去还要贴大字报，上次我讲了嘛！老虎屁股摸不得，越是摸不得，越要摸，偏要摸(鼓掌)。

同学：反对我们的人，紧紧抓住各级党组织，向我们施加压力，比如党总支书记找同学做工作说：《红旗》十三期社论是放长线，钓大鱼，是先放后收，是引右出笼！叫我们青年人考虑前途、命运，把我们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成是向党进攻的右派。我们不是右派，当然就不怕了。

刘：当然随他讲。下面怎么讲都可以，到北京来的红卫兵有 700 万，都是钓来的吗？(大笑)(……未听清)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不能那样解释，应当按十六条，十六条也没有党钓大鱼。(谢富治副总理到了)大家起来热烈鼓掌，一一握手。

刘对谢说：他们就是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一个是问他们的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我们认为你们的大方向当然是正确的，你们的组织当然是革命的。

谢：讲得很好，他代表我们俩的意见，实际上他代表许多人，我们跟中央同志，跟陶铸同志、总理讨论过了。我们还要打电话告诉你们省委。你们赶快回去，坚决站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热烈鼓掌)

但同志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争取多数，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报纸上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人家关起来。

同学：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以后也保证这样做，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谢：对，完全对，我们完全支持你们(鼓掌)。

同学：他们关过我们，是不对的，我们决不关他们。

谢：(扬手)好！(鼓掌)

同学：我们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

谢：好，好学生，对于整你们的一些同学，不要将矛头对准他们，要让他们觉悟起来，要找领导人(指挑动学生斗学生的当权派)。

刘：(对谢)他们(指我们的)做法，只准挨打不准还手，只准挨骂不准还口，唾沫吐到脸上，用手擦掉。

谢：(连连点头)好！好！好！好！很好！……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几十年来做得最好，斗争最坚决，旗帜最鲜明，方法最好。所以成为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因此，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

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这场斗争中，不仅站在毛主席一边，而且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同学：我们坚决按照林彪同志指示办事，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刘：要不骄傲，不自满，永远虚心。

同学：对！我们坚决不骄傲，一骄傲了，就要走其反面。

谢：对，好，这位同学很能动脑子。

同学：张春桥同志曾对北京的少数派说过，以前他们犯错误了，现在你们不注意(原话不准)犯错误的可能就是你们了，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谢：我看你们都很讲道理。

孙：他们来北京没有白住，水平提高了不少。

谢：前两次我们有些事情还不大清楚，还不大敢讲呢！总的说来，我们是支持你们的，现在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坚决支持你们！

刘：(对谢)李葆华还未开大会检查，可能在开三干会学习。

谢：听说合肥很热闹，你们赶快回去，积极参加战斗，掌握政策，掌握政策就是胜利。

同学：在运动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刘：十六条就是党的领导嘛！谁按十六条，我们就和他在一块，不按十六条和毛泽东思想怎么能领导呢？

同学：许多党组织压制革命，但还把持着领导权，如果是选举的话，他们是选不上的。

刘：你讲的是学校吧！在学校里是以文革为领导的，对于其他单位，有的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可以领导的。你们还是象巴黎公社那样，民主选举。

谢：切切注意，回去，学生斗学生的事不能有。

同学：工作组包办的文革筹委会解散。院校的党委还推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彻底批判，目前选举条件还不成熟。

谢：马上选出来不行，要经过斗争才能选。

刘：一时选不出，也不要着急。急了就各选各的，一个学校有的人不多，但组织可不少，都是合法的。

同学：合肥工人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否合法？

刘：这个问题中央正在研究，组织起来了，也是合法的。

同学：首长很忙就说到这儿！(热烈鼓掌)

谢：你们不是要和我们照相吗？上次没照成，今天就和你们照相，我还带来一个人来照相(此人为新华社记者)。

我们又给谢、刘首长献了“8·21”革命造反队袖章和“8·17”革命造反队袖章，然后大家步出外厅照相，照了一张以后，谢说：“再来一张”。

刘说：“保险系数大些”。合影后谢对记者说：“多给他几张”。最后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和首长一一握手告别。

263. 人民日报社访问记 (1966年11月14日)

在人民日报社食堂，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约五十余剧团，三百多人。吉林省京剧团演员左航问：

1. 文艺单位是文化大革命重点之一，为什么至今有关文艺单位的问题，《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也没有？

2. 关于文艺单位属不属于抓革命促生产，文艺单位属不属于事业单位？如果是事业怎么理解这篇社论？文艺单位有没有特殊性？

3. 这篇社论在定稿时，是否研究了文艺单位的问题？

山西话剧团编剧齐长义问：

1. 请谈一谈文艺界目前文化革命形势，和教育界文化革命做一对比，十六条指出文艺教育是两重点。我们如何理解重点意义？

2. 范荣康同志(《人民日报》评论组负责同志)转告文艺界不包括《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人民日报》在这方面补正。范荣康同志讲，在讨论时没对文艺界考虑过，不了解文艺界情况。要求采取革命的行动，了解文艺界的形势，做适当的处置，或上报，或发社论。

3. 文艺界的大串连是不是革命行动？林彪同志提出的五大，没指只是学校，所以要问文艺串连是否革命？

4. 我们可以停演搞四清，是否可以停演搞文化大革命？

张家口区话剧团员温海波问：

1. 集体经营的剧团在运动期间影响开支怎么办？

2. 学员算不算学生，许不许可搞串连？

济南东风文工团陈明问：

1.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按毛主席指示写的吗？背景是什么？

2. 《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这篇没做深入调查的社论应负什么责任？对当前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派，两条路线斗争的损失应该怎样尽快地弥补？

河北省话剧团演员郭大全问：

1. 我们领导批准我们外出串连，发了这篇社论后，又召我们回去，如何理解这篇社论精神？又如何领会领导再次决定？那一次是正确的？

2. 这篇社论指导我们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文艺单位文化革命不搞好，生产怎么搞？

唐平铸解答：

同志们：今天能够同这么多文艺界的同志见面，感到很高兴，我们招待的很不好。主要和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些意见，向大家学习，我是《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今年六月才调来，原来在《解放军报》工作，我从小就参加解放军，懂得的东西很片面。过去还搞过宣传工作，但懂得很少，向同志们学习。

今天我围绕这篇社论回答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应该是文化部解决，我不知道文化部为什么没有解决？当然我还是尽我所知来回答，讲的不对的地方，同志们批评。

首先讲讲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要大家了解为什么要发表社论，有些事同志们都知道，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贯彻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少数领导人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把斗争对象搞错了，搞颠倒了。毛主席指出，主要地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斗、二批、三改。从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轰轰烈烈。但由于错误路线而是集中搞群众斗群众，错误路线在工厂、农村、机关、文艺团体斗争群众。只要群众对工作组提出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最近几天与很多工人谈话，把一个十七岁的工人打成历史反革命，(笑声)建国也不过十七年，怎么能说是历史反革命？荒谬之至。谁要反对，就进行报复，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打，造成流血事件，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靠谁来搞革命？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工农兵主力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运动就会轰轰烈烈，按这指示做，搞的就非常好。但大多数是派工作组代替群众革命，就是毛主席经常说的“恩赐”。问题出来就采取种种办法来镇压群众，压制、打击群众。革命对象问题、革命动力问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搞群众，这个问题搞错了，就在党内，在社会上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从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社论，斗争得更激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反动路线宣告失败。但影响很深，需要下很大努力。不把绊脚石搞掉，要想搞好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总的形势。

从六月以来，文化革命开始时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开展的，六月份仅仅限于报上批判，

在北京批判“三家村”，全国各行各业也进行了批判。六月一日以后，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大专院校斗争当权派，以后是机关、工厂、其它各界包括文艺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领导重点放在学校，组织学校的斗争，以后放在党政机关，各省市委。现在又有新的发展，运动逐渐在工厂、工人阶级里展开了。由于全国文化革命形势展开了。许多工厂起来了，按过去办法不行了。北京许多工厂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与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辩论，工人阶级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始结合，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同志也讲，正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如何搞？工人阶级不能脱离生产，最近正在召开工人座谈会，前天召开座谈会时陈伯达同志也参加了，造反司令部有个宣言，陈伯达同志提了一点意见：我同意你们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有一条建议，不要叫总司令部，总司令副司令容易沾染官僚主义，所以叫“联合会”、“工人协会”。学生有三个司令部，司令部就有大章子，三司令部的章子叫人抢跑了，二司令部也给抢走了，司令就得有车子，有的搞了两辆汽车，一辆是马连良的。还有女秘书、男秘书。搞革命要有革命的味道，搞革命不要本身就叫人造反，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铲除这种东西！（鼓掌）红卫兵大串连都是群众首创，主席加以支持，主席特别提倡长征。

工人搞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北京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天搞得轰轰烈烈，以后天津、武汉等地很快就要发展起来。

文艺界的同志要迎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很好地体验这一生活，一定能有很好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来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农村也搞起来了，农村结合四清分期分批来搞，领导要抓重点，以免分散精力。文化革命搞的彻底，搞得好的地方，生产不是下降。相反，由于思想革命化，生产大幅度上升。有些单位用这个框框压制群众，群众积极性不高，相反，生产倒下降。有些人借口说，搞文化大革命影响生产是错误的。

文化界的情况，全国情况了解不多。北京的情况，文艺界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是顽固的地方之一。许多牛鬼蛇神都钻在这里。特别京剧改革是文艺界搞革命的伟大创举，江青同志付出很大的力量。中央同志认为很正确。文艺界过去受坏影响很大，受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影响，也受周扬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再加苏联外国的东西，前几年北京什么“茶花女”，我看了两次，看的直打瞌睡，不知搞的什么。很多人欣赏死人、外国人，田汉、曹禺是祖师爷。毛主席的思想贯不下去，贯下去的是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特别表现在文艺界有腐朽的东西。现在有些人是大势所趋，演“贵妃醉酒”的人演“白毛女”演得也不象，情绪也不在那，在文艺界许多是金钱挂帅，马连良、侯宝林，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侯宝林完全是要流氓、要无赖，人家一斗他，他就倒在地上，并说：“你们不是要斗倒斗臭吗？我就倒下了。”反动透顶。侯宝林要改造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可能的，主要靠我们年青一代。文字、诗歌、美术都在内，今年开了一个美术展览会，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展览，不象话，文艺界里不解决不行，文艺界是真正触及灵魂的东西，他们的力量强大的很，不光是马连良、侯宝林、周信芳、曹禺。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最大的头子周扬，从三十年代到现在一直未改，完全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所以我们的文艺怎么能搞得好呢？电影就不能放出什么好片子，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有的完全是毒草，譬如“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开始这些片子我们也看过，也感到有问题，没有从阶级斗争来分析，以后经过党的教育，确实感到是毒草，不提高警惕就会迎合小市民的口味，害处很大，前几年北京演香港电影是很坏的风气，演香港电影排队排得一蹋糊涂。如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搞运动，很容易被落后青年接受，影响很坏。

部队的文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部队文艺比较好一点，林彪同志做了许多指示，问题也同样存在，八一厂搞了许多坏东西，他们正在批判。报纸上主要是批判电影周扬黑线。最近一个时期，运动开展写一篇文章要很长，现在搞得比较少一点。以上是我解答同志们提出的形势问题。下面谈谈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抱着向同志们学习的态度，有关政策性的

决定，由中央决定，我可以提出我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吉林同志问文艺单位是文化革命的重点之一，为什么一篇社论没有？这是《人民日报》的错误，今后我们可以写一篇或几篇东西(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要求同志们帮助我们来写。你们是亲自实践的，找几个同志谈谈，给我们提供思想、观点和一些问题，一篇写不清，写两篇也可以，我们需要加强，这是同志们对我们的促进。

先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背景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工人中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急于要有一篇指导工人文化革命的文章，中央进行了讨论，讨论了几次，毛主席参加了没有，我们不知道。据我所知，毛主席非常重视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有位同志的内部讲话，主席看了说很好，要加一段抓革命促生产，这社论是中央批准的，如大家认为有问题，我们编辑部可以承担。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是工人运动起来了，认为要按毛主席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正路。另外，工厂与学校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不能停止生产。文艺界演出可以停，不看戏也可以生活，但是工农业生产不能停，冬小麦如不抢种，就很严重，现在我国在农业问题上还没有过关，每年还要向加拿大进口粮食，由于苏联也没有过关，也需要进口粮食，所以外国就抬高价格，需要很多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十七年有很大发展，但工业还比较差的国家。钢铁、煤炭、电力和先进水平还差的很远，中国人民要争口气，生产一定要搞上去，才能摆脱一穷二白的地位，生产是全局性的问题，电力、发电站停工就直接影响了整个工业系统，煤炭从北方运到南方，由于运小将，运输就差些，红卫兵小将什么车都上，毛主席提倡徒步走，这也是一个原因。东北的煤、木材不运到上海、武汉，就等于一个人没饭吃。现在为什么生产下降呢？是不是工人捣蛋呢？不是，是有一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路线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压住了，不叫革命，他们就来京告状，但是不管怎样，生产停下来就不好了。这个社论有些不恰当的地方，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产生严重后果，说得有些过份，当然也有的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如电力，还有社论上写我们的工厂不同学校，学校可以大串连。这样一来，就连小学也搭上了火车，以为中央精神变了，其实中央精神没有变，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中学十人投票，每人都写自己的名字，(笑声)都想见毛主席，这个也打破了，现在北京招待任务很繁重，一天来一、二十万，走的少，来的多。工人、农民不能串连，军队也不能串连，守边疆的战士到北京来，人家(指敌人)跟着屁股也来了。工人说，学生串连，我们主力军为什么不能串连？几亿农民、几千万工人都到北京来串连怎么行，有许多北京也装不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把背景情况告诉大家。

中央讨论这篇社论时，没有研究文艺单位，后来加上了事业单位，是指生产单位，没有指文艺单位，他们让你们回去，你们可以说，中央的这个社论不是指文艺单位(鼓掌)。

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替你们向上反映，每一篇社论，和同志们座谈合作，一起研究，一起商量，文艺界怎么搞合乎十六条、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又符合你们的情况，因为你们是实践者，写一篇社论来论述文艺界的革命，交给在座的同志看一看，我看这篇社论就八九不离十了，(……不清，范荣康同志来办此事，责成他来和你们联系。)(二次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到目前为止，大串连(不清)指出的是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一部分中学生，现在已冲破原来规定，中央没有正式规定提出文艺界可以串连，但是文艺界，你们来北京串连，我们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鼓掌，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因为你们不是游山玩水的，你们是来造反的，闹革命的，你们有些单位抓住社论要你们回去，你们可以置之不理。我这话是大胆地讲，也许中央决定不串连，那由我负责。文艺界不互相串连，关在小圈子里是搞不好这场革命的，到北京就可以知道反什么？出来看看大有好处。文艺界停止演出也死不了人，但是不吃饭要死人，三个月不看戏没有什么！当然是否认文艺的作用，如不搞好革命，演什么戏？演给谁看？怎么演？都是悬案，每天演的还是老一套，就不可能掌握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之中，文艺界停止一段时间的演出搞革命，不但应该的，而且是合理的，北京就是国庆节演了一下，另外大家情绪也不在那！都在搞文化

大革命，没有那情绪，没有那时间！文艺刊物停了还是不停了？暂时的停止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前进！这和工厂农村不一样，工农停止生产就不能前进，工厂不能那样讲，“暂时饿几天肚子，为了将来的更好的吃的饱！”我很赞成你们也想徒步串连到工农中去，可以接触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可以写得出最好最好的东西，我认为可以串连，也可以徒步串连！

有的同志问集体经济的剧团如何搞，我可以向文化部门反映或国家补贴，我没有把握谈！！

有的人问：学员能不能串连，不是学员，老将也可以串连吗？当然可以。

王力同志也讲过我们反对拿这个社论来压制群众运动，伯达同志说，他们那样做是错误的，是打击报复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王力同志讲，你们应当反对他们拿抓革命促生产来压制你们。

毛主席在天安门跟我们讲：“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当中去，和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很多具体问题可以找文化部长肖望东，也可以找中宣部。

264. 周恩来接见红卫兵与高校总部代表谈话纪要 (1966年11月15日晚10:50—12:40国务院某会议厅)

你们想谈什么，我对你们毫无所知啊！(笑着说)

上次接见第二司令部时。×××来了。我以为你们(是指某校红卫兵)是和第二司令部志同道合的。保守也不是固定的，是要分化的。主席接见都是说接见革命师生，不能说接见“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青年人的思潮是起伏的。分一时期又合，合一时期又分，有左、中、右之分。左的先进一点，坚决一点，看问题远一点儿。左派要争取多数，把中间偏左的说服过来。多数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新的观点出现了，又要分化。青年学生总不能象我们伟大领袖那样能把人们思想集中起来，主席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才涌现出的，经过几十年奋斗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不可更改的。青年怎么能够呢？从路线斗争，社会的斗批改来看，要想把这个任务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延期到明年暑假，我们已透露过几次了，现在确定下来了，要公布，经过一年的考验，更多的锻炼，对你们有好处。

你们不同于我们当年闹革命，茫茫促促的，时代不同了，你们处在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根本变化了。现在有毛泽东思想，有利得多。放手让青年闹革命，我说老实话，没想到过，作梦也没梦见过，我也没作过这样的梦。你们梦见过？(把大家问笑了)现在实现了。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主席批了一张大字报，威力就那么大！运动轰起来了，第一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不是主席写的，是主席批示的，主席抓住了，公布了，其作用多大！这还是群众的创举？！原来想大字报有两个内外有别，国内外和校内外，现在看来是保守了，利用工作组打击群众，压制群众，以致发展到围攻群众，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都登报了，大字报都贴到大街上去了，还有什么内外有别，外国都知道了嘛！这就是主席的伟大！报纸一登就冲破了界限，要登得有大字报，没大字报怎么冲破呢？这就是群众的智慧和领袖的英明决断相结合。

以前四清工作组需要一点，人不要多，主要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人多了搞人海战术，包办代替就不好了，冷冷清清，也不好，二十三条给纠正了，这次搞文化大革命，学生放假了，你不让自己搞是矛盾的。北大陆平撤了职，党委解散了，六月初工作组在北大是必要的，主席说要少派，最好不派，但是全面开花了，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没有派，但党委和工作组差不多，总想包办代替。主席早看出来了，要让他们自己去闯。即放手，就让大家闯，运动初期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革命运动都是这样。目的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整有错误的也好，只得自下而上轰一下吧！

群众起来闹革命，出现这么多组织，没想到。原来只有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十六条确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把这些写上了。群众不受限制，首先红卫兵是中学搞的，中学生比大学生闯劲就大。我参加过你们小弟、小妹两次座谈会。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照这样说，我们就成了保守派了。(笑！)就他们革命，当然这么说是片面的，但红卫兵首先是清华附中闯出来的，而不是清华大学闯出来的嘛！革命学生首先批判工作组，学校机关都是这样，同学采取什么组织呢？更大的创造性是出现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称我们都还没想出。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三篇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主席就称赞它支持它，八月四日我到清华讲话。代表主席对红卫兵表示称赞、欣赏，那次以后，全国就轰起来了，到“八一八”毛主席肯定了，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下全国都有了。这是谁创造的呢？还是群众，主席一下子抓住了。新事物总是由群众产生，领袖的英明、智慧把它抓住。

××没有北京组织多。红卫兵可以分几派，原想革委会成为统一战线，一百天了，还没统一，聂元梓领导的革委会也有部分人不拥护，全国还没有一个象样的革委会，原因是青年的思潮起伏大，有的组织校内，全国的，有的组织到边疆。有的想成立国际红卫兵，国际红卫兵人家不承认不行，日本几个红卫兵被镇压下去了，坦桑尼亚有几个朋友，戴着我们红卫兵赠给的袖章回非洲，在机场上人家检查，学习中国红卫兵的精神，不让检查。报纸登了，说中国红卫兵闯进了非洲。红卫兵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这个发展，还会继续一个时期，红卫兵在学校发展，也向校外发展，还要向全国发展。时间拖长，放假到明年暑假是必要的，给你们个机会。

串连，北大错误路线不让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串连。主席回来批判了，扭转了，很快发展到社会上。“八一八”一过，北京红卫兵马上到社会上破旧立新，外地红卫兵当天就回去了。我们完全没料到，完全被动，后来才转主动，决定免费乘车，到派专车，吃饭不要钱，更为主动。这是群众走出来的，群众的智慧，主席是英明果断的领袖，紧跟主席向前进。上边是我讲几点经验。

你们思想有个时期保守是可以理解的，往前进一个时期就进步了，不是永久的，不同于法国保皇党，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保皇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是起伏的。本来是前进的，不能认为一个问题上保守就不能前进了。对于某个问题陷于保守没关系，不要气馁、懊丧，我看犯点错误对你们有好处，错了就改，没关系，北医的整风空气很好，极左的不相信。我看人家是有诚意的。第二司令部有几个单位起来说要整风，我问“闭门整风吗？”他们说“不，是开门整风。先让左派批评我们，然后自我批评。”这一句话就证明他们(指北医)的主席思想学得不错啊！相当不错！左派就不犯错误？我不信。犯错误就改嘛！阶级兄弟嘛！宽人严己嘛！又不是敌我，还能幸灾乐祸吗？敌我之间才能幸灾乐祸。

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红卫兵的条件总不能比党员还高吧！征兵条件是要求严的，要贫下中农、工人等，但表现好的还可以嘛！初期我们支持一下，解释为红五类为主体，还有四肢嘛！我们对新生事物是欢迎支持的，欢迎他第一，以后发展到适当的时候，再指点指点，新生事物开始时总是毛手毛脚的，红卫兵发展到现在还那样，还能行吗？小孩总是成长一段才放他走路，说话总不能一开始就教。清华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点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他，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讲话就是很错误的。太阳才出地平线，不是本来的颜色，从东方升起来才能发出它真正的光辉。最近不是传着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吗？那是初稿，还没定稿，若传错了，你们还得跟着改。这样传对国家机密不利。

去年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放假到明年开学(九月份)还有几个月，时间很长，自己要很好计划，如何搞学校、社会上的斗、批、改，如何和群众相结合，各单位领导要掌握运动的规律。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前进一点，有些落后一点，没多大距离嘛！原来前进的不要骄傲，一骄傲就会落后，和运动员赛跑一样，那是运动赛跑，咱这是政治赛跑。

总理看表说：十二点我还有会。接着说：今后你们的事情还很多，现在有一件事情，就

是外地来的见了主席还不走，占着地方，再来的没地方，送不上饭，天气这么冷，在外面坐着，怎么能行呢？你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次来的中学生多，乡村来的多，他们比较老实，不象城市的那样挑皮。这也不是不变的，在城市呆些日子也会变，存在决定意识吗！现在居民 $\frac{1}{3}$ 住上了，60 所高等院校最大容量 30 万，现在只接待 22 万。原因有见主席后不走的，现在北京已有 240 万，你们倡议倡议，带带头。让一让，在北京少留人，你们这儿留有多少人啊？(答：没有多少人了，大家都去了)好，那您们更有资格说话了。

××大学的问题有特殊性，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没有？反映情况没有？(答：联系了，反映情况了)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这是一办法，你们自己还要搞出个样子来，作个榜样嘛！(大家送材料)总理笑着说：××的事我再声明，我不陷进去了，北京我已陷进去了。(并把某校红卫兵印发的“号外”——说总理说他们是左派——(递给总理)总理很不满意地说：“发号外，捧自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于你们学校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你们寄份综合材料(1—2 千字)给我，明天上午 12 点交给我能行吗？(答：行！)你们先别走。留一天，后天再走，我派报社同志到你们那了解。派人到××，到社会上调查。调查清楚了才能解决嘛！

现在省委只能作团结工作，现在省委能召集两派到一起开会吗？(答：不能)不有一派很好吗？打了不还手，骂了不还口，象解放军一样吗？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高举十六条。

当大家提到长征问题时，总理说：最近就要发通知。11 月 20 停止来京。因为天气冷了，明年春暖再来。再搞免费乘车到北京。(有充足时间来，停止的日期在省范围内搞徒步长征，先搞个试点，中央搞全国试点，为大家设计路线、粮站等。今冬作典型试验，明春可组织，我们可以帮助，以前我们过草地，爬雪山是夏季，还披羊皮，现在自然变化可大，必须做好准备，以前长征有二个敌人，一个是阶级敌人，一个是自然敌人，现在只有一个自然敌人。首先作短距离试验，再作长距离长征，长征时要宣传主席思想，和群众相结合，就是走马观花你亦得到群众中去，参加劳动，群众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向社会作调查，作阶级分析。这是主席的基本功！我今日到主席那儿去了，和主席研究过，长征不能一天走得太多，开始十几天走得多了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一天能走五十里就行了。

当我们提到黑材料问题时，总理讲：关于黑材料等问题，透露一下中央有新的决定精神，把那些档案都烧毁了(当我们讯问后)总理又讲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从五月开始整理学生的材料，档案都要销毁(这时××同志插话说，总理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无论是对方搜去的或交去的，都要交出公开烧毁。)接着总理说：对，有这样一条，各方派代表一块销毁，这几天后就有通知发表。

总理谈着谈着，看表急忙说：好，我得去开会了，解决那 30 万人的事情去了，说着就走了。(时间：晚 12：40)

265. 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1966 年 11 月 15 日)

张春桥同志讲话：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到处找我，但希望这种方式今后不要推广。我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与你们见面，不高兴的是这样作影响我的工作。我回来是因为部分工人到北京请愿，步行到安亭，影响了交通、生产，为此我匆匆忙忙赶回，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了解，问题也没有解决完。这次回来匆忙之极，本想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再和同学们见面前谈谈，你们既已找到，我也就很高兴与你们见面，我总想回来的。对上海的文化革命我很关心，从同学们来信和与到北京串连的同学的谈话中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详细。

首先么，要谈谈陈琳瑚(同济大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的问题。

刚才同学与我谈了一些情况，当前讨论的焦点是叫陈琳瑚去作检讨，这个原则无问题。中央早已作了决定，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无论什么人什么派都要他检查，即使是少数的人叫，他都要去，如果一派要就向一派检查，那派不要求检查，那就不要听，现在听起来，“红旗”（同济大学一个战斗团）也想让他作检查。

我这次来是来和大家见一面，另外还有一部分工人同志在等着我，你们把材料送给我，我看了再发表意见。你们原是少数派，你们要注意，他们那边可能保得很厉害，我听你们说他说工作队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下子转过来不容易，现在突然转过来是真的还是假的？恐怕还要具体分析。同学当中问题，他们可能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较深，应按《红旗》十四期社论关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欺骗影响来处理。只要他们认识，觉悟过来就行，要团结一致。同学一般是不检讨的，如果个别人执行坚决，行为恶劣的，我个人意见也可以检查一下，因为太坚决了。但我始终认为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态度。原则上的不能调和，思想上要划清，开展辩论我赞成。青年人么，思想是易变的，团结批评是统一的。我们自己不会犯错误吗？也会的。

工作队检查完全可以，要求他首先到东方红兵团检查，也可以，因为你们要求积极，要陈琳瑚到学校住，原则上同意。

同学之间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不要为这些事争执不下，不要在同学间斗起来。毛主席曾讲过：不要忙于派工作组。对工作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无论搞土改、四清，什么都有一种习惯，要派工作组，还有解放军，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这已成一种习惯的形式，土改派工作队就不是路线错误，四清也不是。问题是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他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去的），但他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队。因此不能那样看，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例如，你们看天津不是没有派工作组吗？那边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不能看形式，要看他们执行什么路线！不相信群众，不派工作组，还是犯路线错误的，这和执行路线的人有关。

关于材料问题，中央军委已作指示，中央讨论，最近可能还发一个补充指示，今天我就不讲了。

（念条子：为什么我们少数派找陈琳瑚那么不容易，而他们“红旗”一个电话就把他找来）

这说明他们联系还没有中断，因此是容易的。

同志们要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从来未象这样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例如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都没有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党内党外的进行批判。我希望你们在批判错误路线中学好毛主席著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是必须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著作，要看主席著作，学会这一条非常不容易，要知道，只要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斗争就一定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不会熄灭的。就是没有了阶级，也会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学会主席的思想，你们将来成了当权派后能否象毛主席那样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呢？

同志们，一定要好好抓紧活材料（同济碰到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多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忘记学习主席著作，只有眼前的事，要好好对照主席著作学习。

今天还有同志等着我，我看是不是谈这些，以后有问题再谈，那边问题也比较紧急。我今天有些粗心，今天与你们见一次面就欠一身债，以后“红旗”要见我，复旦、师大……等等的同学要见我，都采取你们今天的办法怎么办？

（强烈要求张春桥同志回沪领导文化大革命）

你们对我的信任非常感谢，但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要求陈琳瑚今天一定要回校)

刚才和曹荻秋同志商量，一定让陈琳瑚回去。同志们，你们关于陈琳瑚的问题，我完全可以保证让他回去。同志们，你们知道我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我对“红旗”一点不了解，我也倾听他们的意见，一点也不听他们的意见怎么行呢？我不搞折中主义，我是倾向于你们这一边的。

(要求：1. 立即让陈琳瑚回“东方红兵团”检查。2. 我们今天采取这种方式求见张春桥实在是被迫，我们要见张春桥真是不容易，请张春桥同志与我们约定下次接见的时间)

这时间我实在很难答复，今天我就没有预见这个机会，将来还会发生情况很难预见，陈琳瑚回校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和“红旗”商量一下，免得你们争夺陈琳瑚，甚至引起同学斗同学，这是不好的。我有什么偏心眼呢？没有的。

(“东方红”总部负责同志请张春桥同志代表“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向毛主席问好，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林副主席问好！向周总理问好！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问好！我们“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宣誓：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保证不折不扣地把你们的问候向毛主席转达，向中央转达，向其他首长转达。

266. 康生对新疆大学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6年11月15日在乌鲁木齐宾馆大厅)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时的讲话。

康生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劳动党建党二十三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去北京，途经乌鲁木齐，于十一月十五日夜在宾馆接见了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革命的少数派)。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同志。

康生同志、伍修权同志进入大厅时，群情激动，无限欢欣，数名维、哈、汉族红卫兵给康生同志、伍修权同志戴上了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袖章。群众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不站在毛主席一边就砸烂谁的狗头”、“向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群众请康生同志坐下，康生同志讲了两个多小时始终是站着的。

康生同志：……坐下讲不大方便，这样吧，我愿坐下时就坐下，坐下讲，后面的人看不见(众笑)，前面还能看见。

方才(乌鲁木齐时间12点)我给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写了封信交给你们，(该三个团红卫兵都属本司令部)(康生同志念信，内容另有传单。)

既然来了，我就从床上爬起来，见了面一句话不谈不好，谈什么呢？还是你们出题目呢？还是我先讲(众：康老先讲)我先讲：按说你们都看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吧？(众：读过)那里边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不来，我怎么去？(众笑)毛主席教导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你们看，我还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好，还是先当群众的先生好？(热烈鼓掌)。

我是十一月七日离开北京的。离北京的前一天，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给我写了封信，提了三个意见：1. 要到机场欢送我；2. 要我到国际方面去串连；(众笑)3. 他们说最好他们也派几个代表跟我一起去阿尔巴尼亚串连。第一我谢谢他们，因为有几个代表团同去，就不欢送了。第二还是谢谢，我去阿尔巴尼亚还[就]是去串连，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几个城市，

到××(未听清)，就是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条约，撤退海军的地方，还到培拉特“毛泽东”纺织厂(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又到法罗拉，在那里有化肥厂，是我们帮助建厂的，所有的这些厂我都去串连。(热烈鼓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次大会全民欢迎。除了我代表团的努力，主要是毛主席的贺电使整个阿尔巴尼亚都沸腾起来了。这不仅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党员的，凡是参加阿尔巴尼亚大会的，都认为这个贺电很重要，有国际意义。通过这次大会，我们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同志们看过了贺电，把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部分都讲了。我们也不是强加于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发展，是把马列主义提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列主义，(众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点，我们讲，兄弟党也讲，三十几个兄弟党都提到了。第一，我们利用毛主席这个贺电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第二，宣传了我国文化大革命，第三，也宣传了你们—宣传了红卫兵。(鼓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说了两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开始，我不明白，听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还放假，起初放半年后来又放一年，学生放下书不读。后来想通了，革命干一年，胜读十年书”。(热烈鼓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你们读的是大学，还有比这大学更大的吗？谁是校长？毛主席是校长。(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霍查同志最后说，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阿尔巴尼亚同志说：反对或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分水岭。(热烈鼓掌)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红卫兵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这一点在国内体会还不太深刻，在国外就有很深的体会。你们这次的功劳将光荣的载入马列主义史册。(热烈鼓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反对毛泽东思想有这种人，在这次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什么人？帝国主义、牛鬼蛇神。当提到毛泽东思想、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时，有人起初坐着，后来不得不站起来，因为别人都站起来了。他站在那儿，把手抄起来；有种人干脆不站，还有种人当谈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就时，就溜走了。(众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不站在毛主席一边就砸烂他的狗头！)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有的。如果帝国主义、牛鬼蛇神不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糟了。毛主席常讲，被敌人反对是好事。敌人赞成，我们就反对。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看法。这就是阶级斗争，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体会到社会的阶级斗争了。这方面我就汇报这些。你们看我串连得怎样？

我对外国兄弟党也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我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来讲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为了什么？我先测验你们一下。现在我坐下来听听。(康生同志坐下，一红卫兵站起来说：“就是为了国家不变颜色”。康生同志又站起来)同志们讲的也很对，再进一步讲讲。(另一红卫兵答：“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对。再进一步说。(稍顿。无人答)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建立一个“公”字，废除一个“私”字。解放以来，我们把封建土地没收了，对民族资产阶级也进行了改造，经过你们这一搞，就把尾巴扫掉了，这么一来就把定息搞掉了，(有人说：“上海已把定息取消了”。)取消定息还没有明文规定。那是我们(指红卫兵)搞的。

新的社会要求新的上层建筑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建立，就要求废除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新的社会怎么能让旧的上层建筑影响新的经济基础？不然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变色，就会出现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巩固，就会变颜色。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为了不变颜色。所以要把学习马列主义与实际联系起来，你们要不断总结经验，通过文化大革命必然要发展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必然要大大向前发展。(热烈鼓掌。)

我们跟外国朋友讲，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如果只搞阶级斗争，

还不算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还要有无产阶级专政，已取得政权就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过去以为已取得政权就是建设的问题了，好象政权问题已解决了。其实没取得政权是政权问题，取得了政权还是政权问题。没取得政权是夺权，取得了政权就是巩固政权。如果没有政权就失去一切，如果政权被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篡夺了，就等于失去了政权。这一点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功绩归于毛主席。(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你们不是看过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了吗，毛主席根据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你们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你们除了串连，还要懂得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国际上有些党不完全理解这个问题。国内有些干部也不完全理解。你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众答：有！)哪里有？(众答：到处有。另一同学：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那我就跟你辩论了，(这一同学：通过思想领域的斗争，)那我再提个问题：列宁怎样提阶级斗争的？(同学答：毛主席发展了。)怎么发展的？这个问题很值得同志们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们开土地工作会议，订出土地法，根据列宁提出的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等等。列宁说的也是对的。地主被没收了土地，也老老实实地劳动，或者也称得上是守法的，五年要改变成分，有没有这样说法？(有人说：有！)那么，你根据这条，去农村看看，不光五年，十九年的也有。你去农村参加社教，说给这些人摘帽子，看看农民同意不同意？这就有个问题，这就是同志们说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还要从思想范畴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要从政治范畴看。这就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了，那赫鲁晓夫就对了。他搞全民党全民国家。他说：“我们这里只有几个贪污分子、流氓、诈骗犯。”好象没有阶级，只有几个分子，如果没有阶级，是全民的国家，帝国主义来侵略时，要全民国家来对付？！有无阶级，是我们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

新中国建立以来，大致有三种阶级斗争，一种是以经济范畴为主，如银行等企业收归国有，公私合营等。说是以经济范畴为主，不是无政治上的斗争，这大约在一九五六年时就已基本解决了。一九三六年苏联宣布没有阶级斗争，主要的是指经济关系。第二是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如对章伯钧、罗隆基的斗争，这次以政治上为主。当然经济方面为主不是没有政治斗争。我们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中都提出这个(伍修权同志插话：思想革命。)对，思想革命。第三次就是你们这一次，我们说是文化革命，实际上牵涉到政治领域，这实际上是三次大的阶级斗争，所以修正主义骂我们是毛泽东政策与国内外斗争结合，我们看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毛泽东政策与国内外斗争结合。

开始时，有人说吴晗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剧本？他不写不行，不写就不能睡觉。如果不这样，何以铁托出来了。列宁亲自缔造的苏联，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还会变质。这个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变颜色，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斗争经验提出文化大革命，这不光是文化领域的事，还要解决政治问题。这是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我们就向国际朋友说明，我们所以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国际国内斗争经验相结合。

未取得政权要夺权，取得政权还要巩固，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权问题。

我就这样讲讲，还没有长篇大论，我是学生嘛！当然，我是根据中央讨论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交换意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讲的。

这时有人来录音，康生同志说：“就不要了吧，这样说错了话就有口供了。自然我是不怕犯错误的，不怕暴露的，暴露出来，大家批判，但我不想犯错误，是你们逼得我犯错误的呀！”

你们要我去国际串连，我就讲几点道理。

这次抄家，仅北京、上海就抄出了黄金一百二十万两。(伍修权同志插话：“折合六万公

斤，白银 120 万吨。”)这还是二十多天前的情况，这中间还不包括银元，美金有三百多万，美钞有五百多万，有些红卫兵小将还不认得，把它烧了，大小枪枝一万多支，其中还包括有炮、机关枪，收发报机几百架。还有其他一些材料，因不在手头，记不起来了，这些成绩的确是很大的。但是仅仅只拿这些成绩向兄弟党讲还不够，还要从理论上，从马克思主义道理上发挥一下。我本来想作个报告的，后来未作，只在最后一天晚上的宴会上讲了一点，还希望你们共同的讨论总结。人的正确思想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嘛！你们不光要串连，还要担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当然会不会发展到毛主席那样程度，不敢说，你们发展，经过毛主席总结，就成了，从群众中来，你们那里没有，从那里来！

经济范畴、政治范畴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思想领域中来。当前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经济范畴、政治范畴的阶级斗争发展到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必然发展到人的灵魂深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经过我们社会实践就认识到阶级斗争规律了。

第二点通过这个斗争，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亿万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我常常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康生同志举起《毛主席语录》)这个，(群众热烈鼓掌)我就想，真是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了。(热烈鼓掌)人民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国家不变颜色，我们不出修正主义，不变颜色，就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胜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有国际意义的。所以修正主义怕我们，我们的六十几个留苏学生，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也要把他们赶走。他们简直害怕得要死，视为洪水猛兽。智利学生也要组织红卫兵，非洲学生也要组织红卫兵，在阿塞俄比亚有几个学生也象你们一样，带着红卫兵袖章，美国记者要给他们拍照，他们就跟美国人打架。所以人民与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与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力量是无敌的。

第三点(康生同志因临时被请来讲话的，又无讲话稿，所以想了想说：“第三点想不起来了，不管次序了。”接着往下说)讲讲什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一九五八年时毛主席说，我们是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我们这个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根本无法比拟，为有些共产党人不曾想象过的，就是巴黎公社也没有过的。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众：“还有大串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批评，就炮轰。(众：“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北京的一次大会上，(有人说十月六日)就是那个小女孩讲话，(众：“郭杨苏”)她讲得很好，她跟她父亲母亲斗争，我就问她：“你兄弟姊妹几人？她说：“四个”。我问：“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是不是父亲母亲只喜欢老大、老四，不喜欢你？”她说：“不是，我们观点不同！”(康生同志说到这里和大家都笑了)她父亲是扬州市的监委。她反对那些地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对她父亲说：“你过去革命我就赞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对。”十三岁的孩子就懂得这个道理。她说：“我们观点不同！”我说：“好！”她把毛主席纪念章给我带上了，我就带她去阿尔巴尼亚去串连。(众笑，鼓掌)这样的民主让赫鲁晓夫试试，让勃列日涅夫试试，让柯西金试试，让日夫科夫试试，现在你保加利亚正在开会：让他们试试，三天就垮台。我们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有没有集中？(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没有民主？(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是不是有统一意志？(众：“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个人心情舒畅？我看现在你们就是心情舒畅，但有的人现在就是心情舒畅。(有人说：“王恩茂现在就是心情不舒畅。”)他也来就舒畅了。文化部萧望东说：“我不是左派，我不是黑帮。”同学批评他说：“我们今天斗你，不是要把你斗成右派，而是要把你斗成左派。”现在批评一下就是要斗成真正的左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当然，现在还有矛盾，象毛主席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四点，我从与兄弟党串连方面来谈。(众笑)五七年中央全会对×有个文件，没有发表，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现在有十年了，检查一下，我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还不大，还不够。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自然科学方面，咱们试验成功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美国搞了多少年都没搞成功，而我们搞了，上海还搞人工合成苯。最主要的是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对国际影响很大。外国人说：科学发展象上楼梯一样，上楼梯要一步步上，中国人现在把楼梯也烧掉了，而是跃进。(热烈鼓掌)

工人、农民搞科学试验，发明创造，关键的一条，就是工人农民学哲学。去年，我去天津，看见工人自觉学毛主席著作。工人学哲学开始就是上海一个造船厂作的。以后就是天津的一个毛织厂，以后又到了一个食品加工厂。他们是自动的。我去年在天津参加了他们两次座谈会，你们在学校里时，则感到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也就是哲学从那里来的……。我们在学校里讲课时，讲到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道理也懂，就是不生动，听工人讲很生动。一个纺织厂开始时，生产就是上不去，以后就找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个讲这里，那个讲那里，经过群众讨论，找出主要矛盾在纺织车间，产品从纺织车间才到织布车间。纺织车间人力不够，机器也不好，找出后就把细纱车间人力加以调整，织布车间也有活干了。这样觉得天下太平了。过了两个月又有矛盾了，这次矛盾在织布车间。这就是认识到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经过一调正又平衡了。认识到矛盾是不可怕的。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他们的墙报，上面有些他们的学习心得，学习要经过实践，就象你们现在停课一年进行实践。通过实践，学习变了，生产变了，认识变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促进作用，就象你们一年不上课了，可能有些变化。党校校长杨献珍是合二而一论者，他骂我的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说我在工人中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哲学，其实是工人这样作了，我就去提倡一下。现在你们对“简化”、“重化”有了进一步认识。你们通过文化大革命，培养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次文化大革命人才辈出，开一个大会红卫兵就能出一篇好文章，有些文章我们都写不出。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熔炉，真是“革命搞一年，胜读十年书”。当然现在初步看出这一点，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认识。

第五点，从反对美帝、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来看，美帝有两手，一手是侵略，一手是“和平演变”。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扫，把帝国主义在我国搞“和平演变”的幻想扫掉了。现代修正主义也搞“和平演变”，叫颠覆活动，他们就搞过。过去抓高岗、饶漱石，以后又抓彭××，后来又抓彭×，陆定一。他们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战争。我看也是战备动员。你们现在不是徒步串连行军吗？哪有那么多汽车？打起仗来还有汽车坐？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第三代就是你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来把帝国主义希望第三代“和平演变”搞掉了。当然是否完全搞掉，要看你们的工作啰。帝国主义想要我们二十年就垮台，这个希望完了。文化大革命对反帝反修有意义，所以有重大国际意义。

第六点，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从毛主席说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来说的。物质可以变精神，但反过来，人的思想革命化了，就可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去年我在天津跟工人、农民谈话，他们很清楚这个道理。搞原子弹，美国从发射到实验经过了十年，苏联经过五年，我们两年，其实两年还不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必然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抓革命、促生产，只要搞好了是不容怀疑的。毛主席很关心，周总理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最近又发表了一个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必然的。

第七点，在这次运动中，马列主义必然会得到巨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会更加发展。在运动中马列主义必然得到发展，不可能不发展。象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不变质，无产阶级政权怎么样会更加巩固，怎么不发生“和平演变”，不出修正主义，怎样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就必然要发展。

今天就讲这些。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马列主义就拥护，假马列主义就反对。这次出国，北京红卫兵交给我的任务，到国际去串连我就讲了，每到一个地方，很多人来欢迎，赞扬毛主席的贺电，有群众的地方就讲，有时一天四次，工作做了，成绩怎么样，还不敢说，

还要向毛主席汇报。当然还有一个任务没完成，没有把他们带上飞机出国去串连，没带也一样。

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文化革命，对待红卫兵，是国际的阶级斗争。当然我们不可能没有缺点，只有庙里的泥菩萨没缺点。人怎么会没有缺点呢？列宁讲上帝也允许人犯错误，犯错误不要紧，只要大方向对，国家不变质。只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垮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胜利。(热烈鼓掌)

我冒充先生讲了这些(众笑)，我在下飞机时，你们给我王恩茂的检查，现在又交给我这么多材料，我一时还没有消化下，一句话，不要保姆，也不要保男。(众笑)对红卫兵，要让他们敢想、敢说、敢闯。他们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昆仑山一样光秃秃的，而树是长在背阴处。你们去北京不知是否都去完了？(众：“没有”)有些同学还没有去。(有人说：“兵团农场子女学校都开学了。”)那好办，你们不上。(众呼：革命造反有理万岁！)你们说你那是“小学”，我要去上毛主席的大学。是不是有一多半去了？(答：高等学校差不多，中学没这么多。)这里去北京需要多少天？(有人答：坐火车四天三夜。)有八千里路吧？我今天坐在汽车上看，有人背包走。徒步串连，有走路，还要串连，宣传，和工农结合，要多少天？(有人答：“要半年”，有人说：“不要，三、四个月就行了”。伍修权同志算了说：“需要半年”。)

(康生同志讲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疆串连一位同学问：“中央是否有这样指示，把地富反坏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赶出城市？”)

康生同志答：没有这样指示。

(这位同学拿出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1966年11月3日发布的(66)纠字第4号通令交给康生同志看[按这是多数派组织发出的通令，我团和其他革命“少数派”社团都发出通告，宣布这一通令无效——记录整理者按]这位同学作说明说：这个通令发出后，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配合活动。乌鲁木齐不但把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都往外赶，还有的不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赶。我们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的同志与自治区党委联系多次都没有解决。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我们找王恩茂多次。十一月十三日找王恩茂同志谈了八个小时都没有解决。我们觉得这是形“左”实右的。特别在现在自治区有些单位才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在前一时期被错误的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的还没平反。发出这一通令是不是符合中央指示？我们向您请示。)。)

康生同志答：我知道中央没有这个规定，这里情况不了解。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不能划成牛鬼蛇神，这些人还是革命的。别那样讲，不对。我们自己(康生同志这里指红卫兵组织——记录整理者按)不能这样讲。(指把上述群众划为牛鬼蛇神)即令这里有牛鬼蛇神。这时也不好处理。

(有人说：王恩茂同志说：你替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当第一书记也不是容易的，不然你们当书记试试看。“请康老反映给毛主席，好好批评批评他。”)

康生同志说：“好。这样说，共产党也不好当。全人类的命运交给了我们，不仅仅不好当，有时命也要牺牲了。革命怎么那么容易！”

(这时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八一农学院革命火种造反团等单位的同志也陆续地来了。想问问题，反映情况的人很多。时间已是深夜二时半了，康生同志还须16日乘机离乌返京，就只得结束了会见。)

267. 王力关于工人运动的谈话 (1966年11月15日)

王力：

工人同志们：

我同戚本禹来看望同志们，向同志们问好！

我们在这个会上听了好多同志反映的重要情况、问题、意见，我们一定负责地把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情况、要求、意见反馈给中央文革小组及党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很感谢同志们提出这样多的问题，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向同志们学习。关于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样搞，谁最有知识？谁最有发言权？是同志们。

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定地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定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

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工人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事情，我们感到工厂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不能阻拦的，究竟怎样搞法，还要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争取迅速反映给党中央，迅速做出适合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意见，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因为群众起来就害怕了，这我们坚决反对。我反对错误的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听同志们讲，有人怕群众，不怕完不成生产任务，工人同志对当权派的批评是多么一针见血，是多么正确，在场的大多数同志都关心革命又关心生产，各级领导都应充分估计这一高度的自觉性，认识到对国家的责任。很多工人同志看到革命与生产的这种情况，都积极地想办法，妥善的安排，缺产的还补上，一切不信任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反对工人运动的错误观点必须批判纠正。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商量到底怎样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定要按党的政策按十六条办事，要把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交给工人，应当相信工人是会妥善安排的，大家充分讨论共同商量，一定会作出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决定。不能象学校那样再犯包办代替，工作组那样下框框定调那样的错误。

下面谈谈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时间问题完全会适当的安排的，有的同志提出八小时生产绝对保证，文化革命用业余时间，大约三到四个小时，不占生产时间，同时不影响休息，这个意见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一般的安排，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条，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工厂中一定要抓住运动的大方向来搞，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还得强调，不许斗工人，不许斗一般干部，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不能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另一部分工人，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一个工人讲：他们目前就是这样！）这样做不对！完全错误的。（工人喊：他们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工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对的，但是不能对工人。（一个工人讲：听首长作指示，不要乱讲了。）第一我戚本禹是老百姓，不要用首长这个调来对待文革小组的同志，这里没有首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没有指示，而是同你们商量，问题的解决还靠你们，我们的意见反映了你们的要求，（有人提问题，王力同志回答）矛头对工人这是不对的，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不准斗工人。

很多工人关心这个问题，很多工厂工人提出这样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是否适于工厂机关？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指示，紧急指示适合工厂、机关的。

“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除将群众在运动中检讨的材料交给本人外，另外将一切材料要全部的，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私自销毁，要当众销毁。（有人讲：他们不给！）不给就斗嘛！中央要有指示的。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见就一点，我们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怕什么？有什么害怕的。有人组织压迫工人、不执行文化大革命决定的组织，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我们需要他承认什么呢？事实总是事实，这些事情按宪法办事嘛。而且同

志们自己商谈另外建立组织，要注意保持工人的勤劳本色，不要专搞办公室，不要搞特殊的装备，不要搞财产的特殊。学生当中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但要注意适合工厂工人的情况，而且不要学习学生运动中的错误的东西。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其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工人齐喊：对！)

串连的问题：

在本市范围内，厂与厂之间的串连是正常的，是完全必要的。交流经验互相支援。关于出去的问题，一般是不出去的。必要的，原则没有什么规定。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解决本地的问题，本地解决不了再问上级。到北京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来的，大家是否可以同意这样的原则。(大家高喊：同意！)

关于学生到工厂去的问题：

认为学生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是正确的方向，应该欢迎学生到工厂工人中去，交流经验，好不好？你们赞成吗？(齐答：赞成！)学生到工人中去，虚心作工人的小学生，向工人同志学习，宣传十六条，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到会的学生喊：坚决支持！)住到宿舍中去，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适当的参加劳动。除劳动外不要到车间中去，要遵守劳动制度，保密厂和车间不要去。另外有什么经验和问题，以后再商量。

关于《人民日报》的问题：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六月份已经造反变成革命的了。从总的原则来讲应该支持、相信。

第一是它的威信问题，第二是国际、国内的影响。

另外不对的，有缺点，有批评，言论的自由。比如《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人民日报》许多问题不对的可以改正，应当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要积极要求改进。应支持工人，并改进工作中的缺点。编辑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要听取群众意见才能办好。(有人问：平反是否适合文艺单位？)

文艺单位更可以比工厂搞得凶一些，不好的戏可以停一停。什么问题并不一定要找文革小组(中央)，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依靠十六条，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信自己起来闹革命。

关于农村县以下中学、小学搞文化革命的问题，还应在座的同志们提意见。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到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掌声雷动)今天没研究，不回答。也要掌握十六条。得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回去自己斗争，相信一定能斗好。一定能取得胜利。相信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有人问：来北京是否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已经来了嘛！实际已经承认了你们嘛！你们来到北京反映情况，检举压制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这是革命的。但是不要大批的离开工作岗位，影响生产，应该有计划的派代表。具体情况反映的要靠自己。上海工人要赶快回去，联合起来造反，我要解答的原则就是这些。下面是不是再由戚本禹同志讲几句。

268. 戚本禹在后勤部礼堂对全国部分职工少数派代表的讲话^① (1966年11月15日)

我看具体问题，你们还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还有领导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王力同志插话：“怕”字当头。)就是想把它压下去，简直想各种办法往下压。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你们刚才讲的嘛：“最关

^①与《王力关于工人运动的谈话》似是同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心生产的是工人群众，而不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就是希望把生产搞坏，然后给我们施加压力：“文化革命小组，你看生产搞坏了吧？你看革命不能搞了，搞下去就不成了。”这是忘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忘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

生产和革命，究竟生产怎么发展？问问历史。总之，有历史以来这个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群众：对！掌声)是不是，你们想想吧！封建社会几千年，地主压迫农民，生产就不能发展，生产就落后嘛，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就把生产力提高到很高的高度。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的一百多年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封建主义几千年还快嘛！那么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呢？还是资本家压迫工人，所以搞社会主义革命嘛！你们看吧，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多么厉害哪。这些人是忘了历史，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中国解放以前，大家想想嘛，生产是怎么个情况？什么都是进口的嘛！旧社会搞了几十年，才搞了一个90万吨钢。那么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你就看看我们的导弹上天了嘛！这不是世界上没有的事情吗？一用导弹来运核武器呀！那么精确地击中目标，这个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外国人不敢搞的！(掌声雷动。口号：毛主席万岁！)我们的钢的产量，我们的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庆油田，这是怎么搞的？都是革命出来的！没有革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绩？！所以说，要是有人压你们，说是革命就影响生产，你问他：“你说现在生产是怎么搞出来的？”你问他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他都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么建设这个国家，是有两条道路，这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是折中的，两个都是平起平坐的，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所以我们国家就能建设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不搞革命化，那么，我们的国家同样也要走苏联的道路，搞来搞去，搞了个机械化。搞了修正主义。只搞一化不行，也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才能把我们国家带上社会主义道路。带上共产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就是搞革命化，把革命化丢了，还搞什么生产？只有革命，把革命化搞好，生产才能发展。所以“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毛主席说：“要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革命挂帅，毛主席没说生产挂帅嘛！所以，他们要用生产来压革命，压你们，你们就拿毛主席的理论来驳斥他们！毛主席从来给我们讲的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从来讲政治挂帅的，违反这个东西统统是修正主义理论，要批驳！痛驳！！这是一个问题吧。革命和生产，我看你们用毛主席的武器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到处都是拿这个东西来压，好象他们怎么关心生产，实际上他们关心什么生产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中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他们破坏生产。太原市纺织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个党委书记，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人罢工，挑动保他的那一派的工人罢工，他关心什么生产？！

第二个问题就是王力同志刚讲的大方向。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掌握这个问题。要革命一定紧紧掌握大方向，就是文化革命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方向。大方向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干什么？一句话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就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就是大方向，要掌握这个大方向。我们的革命不是斗工人，也不是斗一般的干部，而是斗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些家伙！这些人是一小撮，不那么多，大多数人是革命的，就那么一小撮资本主义的，搞修正主义的。但是这一小撮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占据领导地位。不仅仅是你们工厂，就是现在工业战线掌握领导权的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可以调查去，那是大头头，还不是一般头头，是大头头！你们想一想，你们给你们工厂领导提问题，你们是执行他们的路线呢？还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到工人里面去调查，到学生里面，学校里面。那些人以前是在工厂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怕文化大革

命触及他们的灵魂，就到工厂里去镇压学生运动。工厂这一镇压很好，一镇压以后，学生就起来造他的反，一造反以后，学生光造他的反还不行，还斗不了他，就到工人里面去结合，这一下子就把他轰下台去了。我讲的是谁，可能你们都明白。你们不明白，可以到学校去，到清华大学、轻工业学院、邮电学院、师范大学去，你们调查去，就明白了，就明白你们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斗争是整个国家反对修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把这个修正主义路线搞垮的话，那么工人阶级不能得到真正解放。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将来他们上台以后，我们重新要变成奴隶，现在工厂里存在修正主义，有些人就是相当厉害了。我去过一些工厂，是相当厉害了，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搞资本主义经济方针，当官做老爷。本来是革命的，由于当官做老爷，自己变为特殊阶层，工厂特殊阶层。那个家伙厉害，有的当权派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个恶劣程度，那个坏的程度，不比黄世仁要差。你们看过黄世仁，看过《白毛女》吗？（群众：看过！）那个压迫，对工人的压迫不比黄世仁差，我就收到许多信，这次文化大革命收到很多信。有的提个意见，就给人家开除嘛！有的就给搞成“牛鬼蛇神”，强制回乡嘛！那当然，强制回乡的有很多是牛鬼蛇神，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但是很多借这个东西来整工人。还有北京××工厂一个同志给我写信，就是因为他那个工厂的书记对工人提出不正当要求，那个工人拒绝了——是个女工，马上就开除。那个恶劣程度，我看不比黄世仁要好一点，更坏！这样的人不反怎么行！不反的话，我们的国家还不会变颜色吗？这样的人不反的话，我们的工厂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所以我们要大家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革命以来有些工厂相当严重的，学校里学生还比工厂好一点，在工厂里我看到一些情况要比学校严重得多。（某工人：“现在我们一家子还没饭吃呢！”）刚才这里也有很多工人，我们看到了很多材料。这个我们当然没有进行调查，我们也没有多大的发言权，我们调查清楚再处理。一方面要处理，一方面你们自己要斗争，自己去开展“斗争”写大字报，斗大的字写在外边！（某工人：“他们不给白纸”）不给白纸，使报纸嘛！想办法嘛！不给纸一样革命，毛主席革命的时候也没多少纸，你们看延安出版的书都是黄纸的嘛！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是你们的革命精神，你们造反的精神，要靠这个东西。所以你们斗争要掌握大方向，靠革命精神，靠革命的造反精神。那么怎么进行这场革命呢？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刚才王力同志也讲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属于商量性质的，还不是中央的决定，是同大家商量，同大家考虑。如果你们同意的话，给中央写信，也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来，那个意见不对，你们也可以批评。（群众：“你们收得到吗？”）收得到。你们直接写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中央文革小组，邮票都不用贴，就可以收到。（某工人：“我给毛主席的信和给党中央的电报，省委都给扣住了。”）你们可以打电话、打电报、可以写信。主席的信是中央办公厅办的，你们可以去查怎么处理的；写给文革小组的信，有的是给你们办了，比如今天王力讲的一些意见都是根据很多信件，很多意见来研究的。因为不可能每封都给你们答复。（某工人：“我有一个问题想说……”）你是那个机关的？（“我是唐山市劳动局服务队的。”）好不好你写出来？你请个学生帮你写一写，你写出东西，我们好处理，好不好？（“我找个学生写一写。”）搞革命怎么搞法，你们还可以考虑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研究好了以后中央就会通知下去。（某工人：“我们领导讲：这次运动群众不是不斗，群众也要斗。”）革命的运动从来不是斗群众的。（“他就公开这样讲。”）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建议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我告诉你们两个方法：一个方法依靠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错误的东西，你们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最高指示嘛！你给他念语录，语录本拿出来给他念，毛选拿出来给他念，你执行不执行最高指示？！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某工人：“把我们都解雇了，县官不如现管。”）是呀！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依靠青天老爷行不行呢？没有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就是你们自己，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就是青天大老爷。你们依靠我们会得到失望。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不可能一项一项都处理。要依靠群众，依靠毛泽东思想。我给举一个例子：太原市我昨天也看了

些工厂的问题，那问题拿哪儿也不好解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就能解决。你们就是嘛！上海市工厂要成立团体，不让你们成立，有的几千人，有人上万人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

用四大武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依靠这些武器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如果你们不能团结群众，你们是个搞折中的宗派主义小集团，变成孤家寡人，那么谁也不能帮你们的忙，你们到这几十次，一百次也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呀！来取北京的经，来取毛泽东思想的经，拿起这个武器来去搞革命，在革命当中会有很多阻力的，你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无非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斗你们，一个是打你们，一个是把你们抓起来，一个是开除，这些问题，我看你们自己能解决。你们充分讨论一下，根据群众意见办事。这无非是把你们斗一下，开除一下，我看好嘛！对你们是个锻炼，这个，越压越革命呀！他不斗你，你怎么革命呀！那么舒舒服服地怎么能革命呢！对不对？(群众：“对！”)不要怕斗，开除你，无非开除嘛！还有一个就是老婆离婚，是不是？(群众大笑)还不要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你不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吗？能斗垮它吗？是呀！革命总是曲折的，总有困难，那有笔直的道路？路是笔直一条的，从这头看那头那有那么多路？你没看见天安门大街不是那么直，你不信？测量一下！你们从上海、从四川、从浙江到北京来，那路上弯弯曲曲多少弯呀，拐多少弯呀，那是一条直路吗？不要怕，马克思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导师他一个人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毛主席那么几个人，他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共产党，把中国，这么一个整个中国，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打垮了，把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打垮了。你们工厂吗，革命再困难我看也不比中国革命更困难吧！还有毛主席领导，还有毛泽东思想嘛！还有那么多群众嘛！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解决。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团结起来，团结大多数工人，工人群众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一再领导我们的。你们要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儿，要团结起来，有了团结，你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你们来了很多人，我看到都是青年工人，老工人很少，我知道老工人在工厂里他的地位，他的作用，你们不把老工人发动起来，不把老工人团结起来，你们想搞革命，那搞不彻底的。你们是青年工人，有很多是知识分子，我听语言就听出来了，跟我的语言差不多，光靠自己搞革命是不行的，要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要依靠老工人。你别看老工人落后啊！他知道的事情可不少，他提供一条够你十条，你信不信？那他斗争起来，坚韧性就比你们青年工人还能斗争。(有人问：我们单位里当权派说，三十岁以上的人，不能参加红卫兵、赤卫队)那么你们就组织别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嘛！你就组织赤卫队。(赤卫队也不行)可以参加赤卫队，为什么不可以？！(鼓掌)为什么不能参加赤卫队？(插：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这种说法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单位里，没有搞四清的单位，文化革命搞不搞？)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你们北京市、上海市、那工厂都搞起来，怎么分期分批法？(笑)啊！他搞你的反革命分子怎么不分期分批？(对！鼓掌)现在要平反了，就要分期分批了。(插：四清单位搞不搞文化革命？)四清跟文化革命是一件事情，都是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四清搞得不彻底的话，还要补课，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多数人压制我们少数人怎么办？)怎么办？你看怎么办呢？依靠你们自己做工作，如果你们有真理的话，就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没有真理的话，当然团结不了，那只能怪你自己。

(杭州××工厂提了个问题……)我要是在你们工厂做工人的话，我就不来了。你有那么多人，还来啊！还到北京找毛主席？毛主席方针这么清楚，你们那么多人如果有真理的话，那么多人，你还怕？(不怕)那你来干什么？(杭州××厂工人谈了具体情况，并提出要工作队撤退、罢官)我教你们个法，象你们这个厂里，你们厂里有三千多工人，你们分几个班？(我们有四千多工人)上几班？(我们分三班)三班制，你把三千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可以吗？)可以包围的！(好！鼓掌)他不答复你们的要求，我就不走。(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跟他去喊这个口号。你到北京来干什么的？(到北京来告状的。)告状啊，我看你们要向群众告状，要向杭州的群众告状。(我们没法才到北京来的。)我看你们最好赶紧回去。

(当权派把业余时间全部占去了，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安排时间？)

生产的问题，你们是要注意的，我们革命工人最关心生产的。因为我们的国家，生产是不能停顿的。关于生产，我刚才跟杭州的工人建议，你们要革命可以，包围省委也可以，但只是你们要上班，生产要坚持。而且要把生产搞得更好，比他们搞得好！(分期分批自从党中央确定，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怎么样去确定？)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总的全国范围来说，是分期分批的。但是象你们杭州那儿，我看那个厂就是分到这一期，现在就搞。(这分期分批是党中央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说的？)过去有个总的方针，这是有的，分期分批，但是北京这个地方，上海这个地方，它都搞起来了，你怎么分期，就是分的这一期嘛！你们要求分到这一期嘛！(根据你刚才的解释，我们要求全面开花，不要分期分批。)我刚才说过了，分期分批是中央总的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分期分批法？(对！)你打“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对！)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啰！你先慢一点搞嘛！如有些地区，如象××地区它就慢一慢搞嘛！你的工厂已搞得热火朝天，你还分什么期？分期分批是党的总的方针，不能拿这个东西来压革命。(对！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上讲的，要把生产搞好，至于你们什么时候搞文化革命，时间怎么安排法，由你们工人自己安排。

刚才王力同志讲的，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安排。你们有问题实在要派代表，由你们工人自己商量，派那几个代表，那么这几个代表走了以后，他们代表所留下来的工作，所留下来的生产任务，要由其他工人来完成。(对！)你们如果回去，不把生产搞好的话，大家就会骂我们中央，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说：“不行了，生产搞坏了。”那个时候就给你们革命造成损失。我坚定的相信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抓革命，就能促生产。所以我相信你们，只要把革命搞好，就能把生产搞好。我希望你们，不要给他们这一口实。事实上，他们是最要破坏生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把生产搞坏。他们不搞生产的时候，你们自己组织劳工委员会，把生产管起来。(对！鼓掌)我们相信你们管生产比他们管得更好。(对！鼓掌)他们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整天享乐、腐化，还搞什么呐！他们不搞，你们搞起来，你们抓起来，建立临时的生产指挥系统，把生产搞起来，生产是不能停顿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停顿的。你们看，生产象个火车，来来往往，火车要一停的话，马上就要碰车，不能停顿，要有指挥，没有指挥是不行的。(我们到北京来告状的，他们不会说我们旷工吗？怎么办？)你们工人自己讨论一下，如果你们革命派变成多数的，大家讨论讨论，当然不算旷工。你们如果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是少数，是孤立的，那么，人家要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你说是不是，我说不算旷工也不行，你们厂里也不能答应，我看最好的办法，依靠你们斗争。(问：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我们群众能不能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叫他们靠边？)你说可以不可以？(可以！)这不用问我嘛？(那为什么要经上级批准呢？)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轻易地提出罢官要求，那个你罢了官以后，他挺舒服，他靠边站了，什么事都不管了。罢官是斗争的最后结果，而不能把它搞成斗争的序幕，斗争是第一幕，不要搞罢官，斗争的最后结果，当权派对他最最有利，你们如果一下子就把他的官罢了的话，那群众会以为革命完成了呢！不利于发动群众，并不利于发动群众。(县以下学校工厂的问题怎么办？)县以下学校工厂的问题，我们中央会有另外研究的，这里不答复了。(有人问刻公章问题)工人能制造机器，难道一个公章问题还要问我吗？(下面不少人提了具体问题)。

同志们，你们看，我是不是讲到这里，我们下午还要开会，你们看是不是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为止。下午的问题，你们自己去讨论一下，你们吃了饭，再研究。(还有学生的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学生的问题)。(有人站起来回答：“学生的问题，毛主席在 27 年以前就下指示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没有问题。”齐声说：“对”。鼓掌)戚本禹同志说：看！他答复得比我还好！

(本稿根据录音整理，除听不清有极个别字音不准外，确保无误)

本稿未经本人审阅

269. 童小鹏^①谈乌兰夫问题 (1966年11月15日)

[按语]十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和下午一点二十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同志，先后两次于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室接见了内蒙地区赴京的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代表(共十七人)。当时在场的还有办公厅的刘占燕同志和华北局赵毅敏等三同志。革命师生代表要求将乌兰夫的小老婆云丽文揪回内蒙，由内蒙的各族人民来批判声讨，并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地区赴京革命师生作些具体指示。童小鹏同志针对这些问题谈了话。这个谈话根据我当时的记录稿整理的。记录稿仅就童小鹏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基本上全是原话，但个别字句有出入是难免的。本谈话整理后，未经童小鹏同志审核，仅供同志们参考。

内蒙古大学：刘世荣

(下面是童小鹏同志听了革命师生代表，讲述乌兰夫和云丽文的主要罪行之后的讲话)

他们(指乌兰夫、云丽文)的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了。内蒙各族人民揭发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要求批判。因此中央支持对于他们的批判。对乌兰夫除了检讨、批判之外，在组织处理上也作了初步的确定：中央已决定撤消了他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及华北局第二书记等职务。他在华北局会议上表示要承认错误，中央对于犯错误干部的作法向来是“一看二帮”(即先看看表现，然后再作处理)。乌兰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了。但是毛主席对于他还是考虑得更多一些。乌兰夫不但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当然，广大的蒙古族人民是革命的，跟汉族人民团结得很好。平息西藏叛乱时西藏人民跟汉族人民就团结得很好。由于有个民族问题，因此，增加了一些复杂性。所以中央有更多的考虑。对于他的老婆以及其党徒那是要坚决斗臭、斗垮、斗倒，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还要根据其认识错误的态度和程度，在具体做法上还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赛福鼎同志也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是这几年努力认识改正错误。这次维吾尔族人民给他揭出不少问题，也属保护的人物。阿沛阿旺也被接来上天安门，他过去还是农奴主，这里有个民族问题。

乌兰夫还是向党表示愿意改正错误的。因此，中央还是给予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督促他深刻地、有系统地检查。至于到什么时候向群众检查，中央是需要做仔细考虑的。用什么形式，中央也有考虑。当然，这并不妨碍同志们、革命师生去彻底揭发他。

关于云丽文的问题。你们的意见中央考虑了。暂时让他们自己很好地检讨，需要时再当面检查(主要是考虑效果，更有效的改造他们)。这并不妨碍同志们充分揭发批判。对她揭发的材料随时转到中央，中央督促她深刻检讨。主要是中央考虑给她一定的时间，学习主席著

^① 童小鹏，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作，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根子。检查之后将书面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适当的时机跟同志们见面，这是肯定的，犯了错误不能不跟群众见面。

华北局也反映出了不少问题。上一次华北局批判乌兰夫的会议是开得很好的。那当然主要是依靠内蒙古的广大革命同志。这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取得的胜利。犯了错误如果不认识，党和人民不饶他，如果愿意改正错误，党和人民是欢迎的。但是思想改造、改正错误是需要给一定时间的。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行。广大革命师生可以大量揭发、批判。

你们提出的问题向中央汇报了，我把中央的指示告诉给大家。中央经过仔细考虑，才这样决定的。特别是联系到民族关系，因此做法、时机中央是有所考虑的。希望同志们(指在座代表)能向大家讲清楚。

(童小鹏同志谈过这些话之后，革命师生代表表示一定要按着中央的指示去办。但是仍然有些意见，即：(1)请中央再考虑同志们的要求，请批准把云丽文揪回内蒙去，列举了很多道理；(2)请中央首长接见内蒙赴京师生作具体指示等。因此，童小鹏同志表示同意把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立刻上报给中央。童小鹏同志在请示过周总理之后，于下午一点二十分又一次接见大家，作了简单的谈话)。

周总理说今天不能去。(指云丽文不能去参加声讨乌兰夫的大会)总理准备上报主席。中央答应重新考虑你们的意见，因主席没有起来(主席日夜操劳，当时正在休息)，不能请示。

同志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中央一定重新考虑你们的意见。

(同学们又跟童小鹏同志提出：如果云丽文不能参加大会，那末请中央首长去大会作具体指示。童小鹏同志说，首长都很忙，顾不上去，但一定考虑大家的要求，在近几天之内答复)

270. 童小鹏接待内蒙干部及师生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二十分

地点：中共中央接待站(中南海接待室)

关于云丽文的问题，你们几位同志来了，对中央作的决定，提出了几条建议，我们很快转给了党中央。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对中央犯错误同志的问题……党中央指示……

中央认为，对这些问题，要从全局、全国、全党考虑。

这次文化大革命，步骤怎么样？要考虑，方针是明确的，破四旧、立四新、破中有立，错误思想一定要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打倒。但在处理具体问题、具体人员时，要区别对待，有步骤地进行。中央考虑问题，都要顾全大局。党内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对于民族干部，除了一般的阶级关系外，民族关系也还起一定的作用。全国五十多个民族，大致方向是对的，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搞得很好。内蒙古自治区，这些年，工作搞得……明年二十周年。乌兰夫、奎璧、吉雅泰，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要批判斗争，他们的影响要肃清，但要有个过程，他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做了工作，就有影响，肃清影响，要有过程，这是一个。

另一个，他们犯了错误，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就要给他们时间，等待他。如果坚持，当然，我们有党纪国法。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个反党集团，就必须揭发他们的阴谋，肃清他们的影响，但在步骤上要通盘考虑，既然彭、罗、陆这三个反党分子，性质是反党的，他们是搞阴谋的，中

央考虑先组织专案组，搞清他们的问题。首先当然要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错误影响肃清。怎么肃清法？要考虑方法。彭、罗、陆，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影响。

乌兰夫，国际上也有影响，还有一个蒙古，他们想利用民族问题，来分裂我们。

云丽文是乌兰夫反党集团的骨干，她自己有严重错误，但比较起来讲，反党集团的错误，首先是乌兰夫，再就是书记处书记奎壁和吉雅泰等人，当然，云丽文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都有错误，糜烂得很。我们主要在政治上肃清影响。

从各方面考虑同志们提的意见，要求批判他(她)们，是革命的要求。中央考虑乌兰夫反党的案子，中央通盘来审查。告诉同志们，彭、罗、陆，他们的老婆也是他们反党集团的骨干，陆定一的老婆还有现行反革命活动，中央一定要搞清楚。

十一中全会开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政治上考虑，现在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好贯彻。

彭、罗、陆反党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搞的，乌兰夫在华北局开会，揭露了他的问题。实际上他不主持内蒙古的工作了。中央把他内蒙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内蒙古大学校长都撤了，只保留了一个主席，这考虑到民族问题、国际问题。

云丽文中央决定她留在北京，不是让她在这躲风，实际上是让她停职反省；中央责成她反省写检讨，听说她已写了一个检讨送交内蒙了。

她在内蒙犯了错误，应向内蒙交待。一次不行，二次，三次……她的案子，由中央审查。

大家提出，她是内蒙干部，一般干部，这个理由也是对的。但她跟乌兰夫的案子连在一起，将来由中央直接审查。

把同志们的意见报告中央后，中央慎重考虑了，还是那天说的决定。

大家有什么揭发材料，交给中央，归专案小组来审查。

有的同志讲，她在内蒙管了些材料，要急用，不然影响斗争，这个由内蒙党委负责清理，调出来审查。

那天，我不是告诉你们，请同志们要相信中央。相信群众和相信中央是统一的。群众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的，但具体办法，中央经过仔细考虑。

二点三十分乌兰同志来了(内蒙妇联主任、内蒙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童小鹏同志从头说起。

乌兰夫问题的揭发，是内蒙革命干部、革命师生的伟大胜利，是全党的胜利，全国的胜利。

过去人们称他王爷嘛！参加革命很早，又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但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只要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

为了革命斗争，你们这是革命行动，中央是支持的，但要讲究方式。

最后处理方法，要考虑社会条件、历史条件，内蒙还要考虑民族条件。

我党处理反党集团还是有丰富的经验的。历史上处理王明、李立三路线……；建国后处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集团，乌兰夫也是反党，还有民族分裂。

上次同志们来，我已传达了中央决定，乌兰夫不光是党内关系，还有民族关系、国际关系。蒙古要利用民族关系来进行挑拨，当然我们不怕它，我们做得对。

云丽文的问题，当然也有她本身严重的问题，思想作风，很坏的作风。比较起来，首先是从政治上来批判，来肃清影响的问题，乌兰夫、奎壁、吉雅泰更重要。

乌兰夫在内蒙的职务撤了(第一书记、司令员、政策、内大校长)，实际上不能在内蒙工作，政府主席，考虑到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没有动，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实际上不能行使了；民委的职务，暂时不动，要看他以后的行动再定。

十一中全会他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他没参加，他不能工作了。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国庆他参加了，有国际影响关系，外国人不知道他犯错误，这几次接见，他没参加。哪次参加，哪次不参加，中央都经过慎重考虑。

在十一中全会上，他承认了错误，向党表示要改正错误，当然要看他的行动。因此中央决定把他调到中央审查；云丽文是他的同案。

云丽文在群众中原来就没有什么影响，不需要开什么大规模的会来批判，不值得；如果搞大规模批判，反而抬高了她的身价。

云丽文不是在这里躲风，她的日子不是好过的，不是舒服的，绝不是世外桃源，中央在督促她检讨。

大家对她有检举、有揭发，可以送内蒙党委，也可以直接送中央。

大家提出，云丽文是内蒙干部，应拿回内蒙去，不让拿回去，是不是因为她是乌兰夫的老婆？不是的！她本来就没有多大影响，很快就可以肃清。

至于她管的档案、材料，我们通知内蒙党委，拿出来清理、审查；内蒙党委完全有权把它清查出来。

同志们说，她不拿出来，影响斗争。同志们，不要把她看得这么严重。

中央重新考虑了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认为还是按原来决定办。

中央责成她二次、三次检查。

因此，中央决定：第一、没有必要把她拿回去检讨；第二、没有必要在北京开大会声讨。

这样一个人，过去利用乌兰夫这个王爷，欺压人，这次把乌兰夫打倒，她的影响很快就会肃清。

请同志们相信：中央经过再考虑之后的这个决定。同志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至于具体做法，中央有通盘考虑。请大家回去向同志们、同学们作解释。

乌兰同志也来了，乌兰同志了解很多情况，尤其是民族问题方面的情况，多做些工作。

赛福鼎是维吾尔族，他有错误，要搞民族分裂，中央发现后，他在中央会议承认错误，表示要改正错误，这次国庆特意把他请来，民族代表团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持。

达赖叛国，跑到外国去了；班禅他叛国，把他的职务撤了，只留一政协常委；阿沛解放西藏时欢迎过我们，表示要跟班禅、达赖彻底决裂，和我们合作，所以这次国庆节特意把他从拉萨请来。

在民族问题上，中央和毛主席向来是慎重的。乌兰夫犯了严重错误，他表示改正错误，毛主席的方针是一看二帮。

同志们原来要求很高，但你们可以说服同志们。内蒙古的斗争还是很严重的，你们要把乌兰夫的错误批深批透，肃清影响。

请你们理解中央的决定，林彪同志告诉我们一句话：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毛主席高瞻远瞩，理解不了也要执行。你们从局部考虑，理由是充分的，但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

内蒙古的形势很好，但还有曲折，只要你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一定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内蒙对国家的贡献很大，有农牧业、工业、林业，对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内蒙生产搞好了，也是对蒙修的一个打击，蒙古实际上是苏修的一个落后的殖民地。

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内蒙是很关心的，明年二十周年，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是庆祝二十周年很好的礼物。目前，是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三级干部会议开好。

革命师生，毛主席接见过的，可以回去，二十一号停止来京串连。交通运输调整好了，车辆整修好了，可以集中力量来调整工农业生产资料。到明年四月，天暖了，还没有来过北京的革命师生，继续来北京。这些事情，中央都是经过通盘考虑的。

到北京来串连，当然很重要，但更主要的是搞好本地区、本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当然、

要搞好生产、搞好工作。

同志们要求周总理讲讲民族政策，大家知道，周总理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忙人。几百万红卫兵的接待都是周总理亲自组织的。周总理作出模范，国务院、中南海首先开放，接待一万红卫兵。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

民族问题，你们在斗争中学，注意在中央报刊上和中央同志的讲话，可能谈一些。

邓颖超大姐和总理住在一个家，几天都见不到总理。早上很早他就走了，晚上大姐睡着了他才回来，总理很忙，不能跟你们谈。

关于民族问题，我们可以报告中央，将来在社论里，在文件里解决。

我是口头转达中央的决定。

你们带了中央的指示回去，就完成了任务。

我希望你们不要贴大字报(指这个讲话)，贴在大街上。

乌兰同志回去先给家里打个电话，传达中央精神、理由，以后回去再具体说。

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慢慢会理解的。

中央的决定是明确的；云丽文问题连着乌兰夫的问题，中央一起审查；云丽文现在作书面检查，有揭发材料交内蒙党委和中央。

我建议中央给内蒙发个电报。

决定是中央的，是明确的；这些解释的话，是我个人的，有错误，你们批评。你们同意我的意见，作为你们个人的理解，向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作口头上解释。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71. 唐平铸^①的讲话

(1966年11月15日)

在人民日报出版社接待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

同志们到报社来我们很高兴，昨天我开会天亮才回家，今天我来与同志们见面，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与同志们谈谈。(鼓掌)我讲一讲，讲讲个人看法，讲了看你们有什么意见，咱们互相研究。我从小参加军队工作，对军队熟悉一点，对工农业方面经验很少，来《人民日报》工作时间很短，《人民日报》对学生文化革命谈得很多，对工农业方面，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很少，向同志们学习，听取同志们意见和批评，督促《人民日报》搞得更好。最近我们找工人谈话，找北京工厂工人开座谈会。首先我们把同志们想出来的问题谈谈，大家商量，也不一定我们之间的意见统一了，因为你们了解的实际情况较多。

写这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酝酿已经很久，中央的负责同志给我们指示，当时我们做了调查，做了了解。关于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怎么搞，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正在研究。工厂单位怎么领导，怎么发动，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中央亦正在研究。前一时期文化大革命重点在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中央有意识首先从学校发动，在工厂、农村，有的地方开展了，有的地方还没怎么开展。但全国革命形势很好，已经从城市，从学校发展到各工厂、各部门，因而中央要很好地来领导这个运动，中央文革已经派人员去工厂调查、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把工厂的文化革命搞起来。目前，工厂单位搞得最好的是黑龙江富拉尔基机械厂。这个厂的文化革命搞得很好，生产也有很大上升。富拉尔基另外有个工厂，成天讲搞好生产，不搞文化革命，千方百计压制文化革命，这个厂的生产反而不如机械厂好。文化革命与生产，不象有些人所讲的，文化革命会影响生产，而与十六条所讲的一样，文化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① 唐平铸，《人民日报》代总编辑。

当前各工厂文化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上海就是搞得轰轰烈烈，北京也是这样，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和一个纺织工厂已搞得很好。上海、北京一搞起来，全国就会很快搞起来了。总的讲来，继学生的文化革命高潮，工厂很快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工厂与学校有类似的情况，工厂文化革命亦遇到很大阻力，这个阻力来自各地方党委各工厂党委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这些人有市场，采用蒙蔽群众的方法，欺骗认识觉悟比较低的工人，所以工厂文化革命一直到现在还很不理想。有许多工人贴大字报批评工厂党委和省委，他们就组织力量反击这些工人，有的甚至把工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假左派，真右派”，这是一股很大的阻力。他们也搞文化革命，但是，要按照他们的一套方法来搞，不妨碍他们的秩序，不触及他们的利益，所以工厂开展文化革命要冲破很大阻力，要做思想工作，说服受蒙蔽的工人。前一时期，一部分工人听了当权派不正确的言论，一部分工人就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去打击工人和打击学生，甚至把他们抓起来，不给饭吃，逼、供、信，这些人只好逃出来告状。我与四川的工人谈话，他们之中有的被打伤。在工厂一方面形势很好，同志们革命热情很高，要求组织起来，北京已经组织了职工造反司令部；上海也成立了很多很多的工人组织，地方上党委、工厂党委不承认，但也组织起来了。昨天我们开会，陈伯达同志提出个意见，因为宪法上有规定，除了党组织外，我们还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权利。根据工人自己要求，成立了战斗小组等等，我们应当支持，不应该泼冷水，但组织名称不叫司令部、总部，因为一有司令部就要有司令官，会产生官僚主义，最好组织名称用“工人联合会”、“工人总会”等名称。学生光在北京就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三个司令部经常打架，前几天第三司令部的官章大印被人家搞掉了。学生好的经验我们要吸取；不大好的地方要加以改革。北京有个中学六十六中，红卫兵总司令搞了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来去都是小包车。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要反对的，我们工人不能这样做。但总的说来工人要搞文化革命，工人要组织起来，我们要支持，看来要依靠工会来领导文化革命是不可能了，非得工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立组织不可。总的趋势，正确的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组织会发展壮大，不正确的组织只会逐渐淘汰。但组织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慢慢地发展起来。北京市有的成立全国性组织，成立了人家不承认，是空的，没有用的。江阴或无锡都可以成立联合组织，以后可以慢慢地发展为江苏省的联合组织，因为你开始就成立那么大的组织人家不承认，会成立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这说明实质上在群众中还没有基础，还没有威望，所以组织需要在运动中象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有人问：这与中央指示，工厂不成立红卫兵组织有矛盾吗？)红卫兵原来控制在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的，我们单位也有红卫兵组织，据我了解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限制了，今后工厂成立什么组织不会受约束，因为现在的文化革命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要积极诱导，加强领导，引导到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路线上来，不要象学生那样走很多弯路。比如学校一开始就派工作组，那时毛主席在南方，毛主席回到北京来后纠正了错误，但工作组错误路线还有影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纠正错误路线的大会。现在工厂就不搞什么工作组了。工人运动究竟怎么搞，怎么轰轰烈烈搞起来，这是我们工人最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责任，党中央正在研究。今冬明春我们在迎接工人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学生怎么与工人结合起来，原来说学生不能去串连。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要与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划了这条线就有问题了。我报这篇社论也谈了，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但是学生被赶出来，情况复杂得很，学校和工厂的文化革命政策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任务都是一斗二批三改，是一样的。放手发动群众也是一样的，总的说来没有区别，都是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是完全一致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区别在两个问题上：(1)革命对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对象搞到群众身上去了，把工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

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2)依靠谁来革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依靠广大群众，工农兵是主力军，放手发动群众，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依靠少数人革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包办代替。

基本的东西就是革谁的命，靠谁来革命。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

工厂、农村和学校有不同方面，虽是次要的方面，但也有它的特点，就是毛主席讲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因为学校没有生产任务，放一年半年假没问题。工厂、农村不能停止生产，这点工人同志更清楚。我们国家才成立十七年，过去我国一穷二白，为什么帝国主义敢于欺侮我们？因为旧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突出政治，经济战线上取得很大胜利。现在，我国在某些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如导弹上了天，原子弹爆炸了三次，但整个水平是不太高的。我们要用很多工业品去外国换粮食、机器，这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任何影响生产都是不好的。工农业生产不能中断，吃、穿、用各方面，科学技术方面，都要很快赶上修正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我们现在的生产一定不能掉下来。

有些文化革命抓得好的单位，生产力发展提高，有些文化革命搞得不好的厂子，领导上压制工人运动，使群众积极性提不高，甚至停止生产，这就影响生产。责任在厂党委领导，不在工人身上。

毛主席几次会议上都谈了生产问题不能忽视。工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是有机联系的，如果望亭电一停了，那就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工业就是停顿瘫痪，象这样的事同志们很清楚，生产亦是要很好强调的一个问题，现在问题是在怎样把生产搞下去。我们工人同志在党的十几年教育下，总是希望把生产搞好的，使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在数量上质量上超过外国。怎样把生产搞上去，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革命，政权在自己手里，不是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垄断资本，工人磨洋工，把机器砸坏，党领导工人罢工斗争，是为了推翻反动政权，把他们搞掉。在今天与过去工人运动不相同，不是闹增加工资，不是砸掉机器，不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扫除障碍，把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剥削阶级的四旧，资产阶级错误思想，都要扫除，因而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抓革命促生产，就是用文化革命武器促进生产。一方面搞掉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一方面树立毛泽东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样使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增加生产的巨大推动力。

有些单位生产搞得不好，是不是和一些当权派所说的一样，因为工人捣乱？不是的，而是他们压制革命，扣工资，把工人打成“反革命”，甚至开除。连户口都不给，把工人赶下农村，这样怎么能搞好生产呢？责任应该是这些当权派负。他们是压制革命搞生产，因而搞不好生产。陈伯达同志说了，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是很重要的。文化革命不一定在生产时间搞，八小时工作后，四小时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还要注意休息。工厂与学校情况不一样，工厂领导生产不能中断，学校里面实际院长、党委书记，有很多黑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他们搞伙食。领导是中断了，生产不能中断，坚持对生产的领导，生产是有机联系的，没有领导是不行的，一定要坚持领导，好比海上航行一定要有船长。现在有几种情况：(1)厂领导基本上是好的，要大胆领导，大胆领导文化革命，大胆领导生产，如有错误我们就要揭发批判。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要维持他们的威信。(2)厂领导一些是坏的，一些是还可以的，坏家伙要把他们搞掉，或上级委派干部，或其他干部提拔。(3)都糟糕，重新改组。总的说，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工厂领导不能中断，和学校不一样。至于成立文革是另一回事。

第一篇社论写了“抓革命，促生产”，根据反映情况和中央指示，现在又写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以后还有很多要写。一篇社论限于篇幅，不能都写上。每个社论有重点，今后要多写关于指导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社论，一篇社论解决一个问题。

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这样做。同志们来北京了，是不是违背了中央指示呢？是不是错误呢？我们工人同志完全是革命行动。中央研究后坚决回答，我们工人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你们不是来串连的，你们完全是被迫来北京告状的。江阴县委、无锡市委不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只好来北京，你们不是串连。你们先来了北京，那时我们这个精神还没有下去，你们事先也不知道。当然回去后一方面搞好文化革命，一方面搞好生产，把江阴县、无锡市面貌改变过来，一定在文化革命中做个榜样，做模范，不要让他们找借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比学生好，我们工厂的文化革命应该比学生搞得更好。

我们的工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道旧社会苦，新社会甜，我们之中有很多老工人。有些年轻工人参加了集体生产，大工业劳动，觉悟很高，应该比学生运动搞得更好。

这篇社论中央讨论过，请过有关中央同志修改，是不是毛主席看过，我不很清楚，但不是每篇文章都要经过毛主席看了才发表。毛主席事情忙，要照顾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要相信中央同志，社论中有些不恰当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任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他地方也有些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人民日报》经常受到同志们的监督，使我们提高警惕，更认真工作，对办好报刊是有好处的。但这篇社论不能叫毒草，应该说，对我们当前运动是有指导意义的。至于被坏人利用，钻空子，不光这一篇，还有许多文章。甚至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来自卫。上次林彪同志的讲话：“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有些党委公然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来批判我，你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牛鬼蛇神，我们要防止他们来歪曲、利用，如果我们写得不恰当，他们就可以利用了，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写了这篇社论后的效果，我们正在观察，好的反映很多，不同意见的也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社论把你们打成反革命，这不要怕，我们会给你们说话的。我们工人是愿意搞好生产的，是革命的，文化革命本身就会促进生产。客观效果怎么样，我们正在调查研究，分析观察。中央以后可以再写几篇社论，解决工人运动的问题。正确阐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抓住活思想，打主动仗，尽量不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空子可钻。

《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是党中央领导的，互相之间不会有矛盾，都是陈伯达同志负责的，这些都要由他来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一篇社论就解决一个问题。

文艺团体和生产事业单位不一样，文化革命从开始到现在文艺团体是重点，北京市演出很少，上海市也是这样，这些单位是停止演出搞运动的，因为文艺团体中反动路线更严重，如上海的周信芳、贺绿汀等都是反动的，停止演出，半年不演，问题不大，对工农业生产不会有很大影响。

另外就是工厂“四清”与文化革命的关系，这也没有完全定下来。究竟怎么搞，中央还在研究，现在有的工厂已经搞完“四清”，现在继续搞文化革命，有的工厂没有“四清”，直接搞文化革命，有的单位正在搞“四清”，结合搞文化革命，总的趋势是大家都搞文化革命。过去“四清”工作队与现在情况不一样，“四清”工作队是专搞“四清”的，与文化革命是两回事。过去“四清”工作队适合形势的，现在形势发展了，对农村还适合。在工厂的“四清”工作队不能包办搞文化革命，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重复犯派工作组的错误，工厂形势看来“四清”与文化革命不能分割，如果把“四清”代替文化革命，就是把文化革命的意义看得太小了，过去“四清”搞得不彻底，还是因为不突出政治，只抓了组织和经济，没有抓思想。

众问：上下左右无框框，两类矛盾一起解，三个横扫一起扫，这种提法是不是正确？

这种提法是不好的，中央方针很明确，缺点每个人都有，除了中央一些首长外，一般的干部都有缺点，一般人民都有缺点，如果两类矛盾不分主次一起解决，会削弱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力量，放松了主要矛盾，把矛头放到群众身上，会发生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这种提法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举个例子，学生对校长、党委他们究竟干点什么，还不很完全清楚。但是同学之间的事情倒是很清楚的，写校长、党委的大字报不会很多，但写同学的大字报材料到处可取，把主要矛盾搞错了，把对象搞错了，会挑起学生斗学生的，这就是反动路线，北京有这种提法，有什么讲什么是错的，现在不是搞群众中间的事情，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不做处理，北京某些人提出抓游鱼(抓右派)，就是混淆矛盾，是错误的。

问：档案可以不可以借阅、公布？

档案是保密的，人事干部应负责任，不可以借阅，更不可以公布。举个例子，一个工人有些历史问题，贴了领导的大字报，但他们早不公布晚不公布，写了领导人的大字报以后公布了，这就是挑剔，就是打击报复行为，压制别人写大字报，挑动群众斗群众。

同志们休息吧，时间不早了(散会，一一握手)。

272. 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讲话 (1966年11月16日)

各位同志们：

今天召集的是中央、党、政、军、民各机关的负责同志、北京市的各机关的党、政、军、民的负责同志，还有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还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的负责同志，还有解放军的各军种，兵种、机关、学校、学院、大专院校的负责同志，大概一万多人。

今天这个紧急会议，讲第一件事情，要我们大家分担这个责任，就是招待外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在我们今年国庆节前进行过一次动员，效果很好，现在要进行今年最后一次动员。

从8月18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同他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北京和外地的革命的师生和红卫兵的战士以来，毛主席一共七次接见了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第七次是用两天的时间进行的，就是这个月的10号，11号，一共接见了六百多万人，现在还没有接见的，现在在北京的一共到最近为止225万人，这里头没有接见的大概还有140万人左右，而实际上不止此数，因为有些数字他自己住在他认识的人家去了，没有统计起来，所以估计有140万人。

到最近为止，最近来的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比例数就更大了，每天都超过20万人，有到25万的，有更多的，前天一天到29万多人。

所以我们原来的接待工作就应付不了，容纳不下，昨天晚上在永定门车站到先农坛到天坛到处都是，昨天晚上用突击的力量大部分才解决了，但这是临时的突击，不解决问题，另外我们估计今后还要加多，所以首先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已经中央决定了，就要发通知了，就是全国的大、中学校，包括军事院校，要把这个放假闹革命的期限时间延续到明年暑假，因为到今年这个春节时间已经不够了。

学校放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在学校里、社会上搞斗、批、改，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这些工作，还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还要接触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原来预定的时间不够了，必须延长到明年，至少延长到明年暑假，这样就宽裕了，工作就可以更比较有计划的作了。

所以有这个规定，我们才能下新的第二条规定的决心，就是把来北京串连的，到各地串连的乘车免费(火车、轮船、公共汽车)的这个时间，截止在11月20日。

就是还有五天，以后就截止了，就是今年不供给免费到北京，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的这个工作，当然徒步串连除外了。这样子，大批的同学来北京的事情就会停止一个时期，停止从 11 月 21 日到明年春暖的时间，这便于我们利用这个时候加强集中一切的交通力量，进行对国民经济的，需要的物资和社会的供应，商品的运输。同时也可为明年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生产备料的运输，也利于在这三个多月中增加的许多的客运的车辆、轮船维修工作，以便明年春暖季节开始以后再来进行有计划的到北京，到各地串连。

预计这个数目到这个月 20 日止，大概到北京的外地的师生和红卫兵的数目会接近 900 万，现在已经一百五、六十万人了，已经接见了六百多万人嘛！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包括军事学校)的数目大概有一千六百万的样子，那么今年接见 900 万，明年的数目就少了一半数了，而明年从四月起到暑假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有计划的到北京来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

为做好这一次最后一批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工作，组织工作，需要我们做最大的努力，即使数目截止了，就说不再增加了，不再来京了，但是等待接见的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么大的数目，这个数目总是超过 200 万，接近 300 万，这样一个数目要很好的组织工作、接待工作，还要帮助他们学习解放军，现在来的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多数是中学，也是绝大多数中学。

我们如果工作进行得好，在今年最后这次招待工作应该做得更出色，比国庆节那次招待工作做得更好。所以现在首先我们根据现在的情况，原来的接待单位的人手不够了，还增加 110 万的接待数，这就需要我们国家机关、解放军大专学校、北京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街道来分配这个数目，就是在原有的接待数目之外，再增加这个新的 110 万的数字。

按我们昨天晚上紧急会议商量的数目，大概这样一个规定，这 110 万北京市增加接待的数目中，50 万由北京市的各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城市居民通过派出所、街道的居民委员会来安排，就在原有的数目之外增加这个数目。因此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他那个地方的宿舍、礼堂、俱乐部，一切公共的地方，包括宿舍都要安置这些革命的青年、同学、红卫兵，接待他们。

第二个数目，就是中央的国家机关、党、政、民各机关，也要负担这个增加的数目，要增加 30 万。

大专院校，就是北京 60 个大专院校，因为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绝大多数都到外地去革命串连了，当然他们在 20 号截止以后回来的人我们还给他免费车票，陆续的回来了。现在的接待力量不够，我们由解放军、由北京市的外县动员了一万人，解放军动员了，组织了炊事队，有政治人员领导的有 30 个队派到院校去，所以增加大专院校的接受数量 20 万，解放军各军种、兵种、三个总部，还有其他的附属机关，还有院校增加接待的 10 万人，那就是礼堂呀，宿舍呀。

机关里的呢？我们这样设想，办公的工作，机要的工作，那还要继续工作，特别是指导生产的业务，办理紧急行政、外交这些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但是得有一部分的经常的业务，不是紧急的业务，那种办公室得腾出一部分来让同学们住。我再重复一个数字，就是北京市，他的党、政、民机关，他直接管的中、小学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各种团体、街道的居民，凡是能住的，住户里头就合在一起，总数增加 50 万学生的招待的数字，中央国家机关，党政民三个方面和他直属的附属机关，增加 30 万的招待数。大专院校增加 20 万的招待数。军队解放军增加 10 万人的招待数，这不是 110 万吗？

为着要带头，起带头作用，国务院，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地方，中南海的中海，我同李先念副总理住的那个地方，我们也把它开放接待 10000 人，(鼓掌)而且今天早上 8—9 点他们已经到永定门车站、先农坛接待站去领去了，大概我们等一会儿回去就会看到了。那么既然国务院一个小地方，你们晓得都是一些小平房，南面是中央的机关，不进去，我们已经把它隔断了，国庆节的时候已经接待了三千多人，我现在增加二倍 10000 人，并且首先做给你

们看，(鼓掌)那么国务院那么一个地方，接待一万人，就是原来三千人，等于增加了七千人，那个地方可以接待一万人，那么全北京市，110万就会做到了，因为我们占在你们一百一十分之一了嘛！但是没有勉强要求你们了，我们大家都打开门来接待嘛！做好今年最后这个接待工作，给全国的革命的学生和教职员和红卫兵最好的影响嘛！这是毛主席所在的北京城嘛！(鼓掌)

你们有人看到了吗？十一号那天，我们的游行办法检阅 150 万革命师生、红卫兵吗？40 分钟就通过了嘛！不仅第一靠我们解放军，当然首先是毛主席的影响威信了。第二靠解放军维持秩序了，第三呢？北京的机关、工矿企业，特别是居民，那个守秩序，那维持秩序的精神，那是可以钦佩，许多街道的居民啊、老太婆啊、妇女啊、小孩子都出来维持秩序，把所有交通要道都割断了来往，从东西长安街，从钓鱼台南端一直到八王坟的东边，十二公里，一条直路 40 分钟检阅完了，那要不是毛主席的威信，解放军的努力，北京机关、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没有可能表现出来这个伟大成绩来，也只有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所在的北京，我们做出来这个成绩。(鼓掌)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成绩会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去了，相信他们会学的了。那么我们现在接待工作上也做出一个招待 300 万人成绩出来，因为走的人不可能太多，甚至突破了 300 万。

那么除了接待以外，我们还进行组织教育工作。主席的指示，就是我们从解放军调相当大量的数目，把这个红卫兵啊、革命学生都组织起来，成连、成营、成团的组织起来，每一个连按照驻地的情况，小连的就三个排三个班，大连的就四个排四个班。由解放军派出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由学生中自己选，选举出来。这样子就是说小连 144 人，大连 192 个人，就平均 100 人里头派三个解放军的干部，那么 100 万就有三万，所以解放军抽调了可以担负二、三百万的军事干部。在今天集中，明天就开始派进来部队，明天就是十七号，所以说做，我们就马上动了。用突击的精神来实现，就分到机关、各学校和厂矿企业和街道去帮助组织，那么利用这个他们在北京的时候，估计不可能是 20 日截止，接见就是二十一日这个不可能的，另外还有组织工作、准备工作。

我们还要爱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健康，所以还得准备一些时候。到了最后接见一直等到走了，可能要延长到 12 月 10 日左右。从现在起我们准备一个月的时间，那么早走完当然比较轻松了，但是多打一点日子比较好，不要想趁这几天就卸包袱，应该来锻炼我们嘛！我们跟小朋友嘛，我们的后代打交道，我们每一个单位都学习一下，怎么样接待他们，怎么跟他们交谈，怎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一道学习。所以各机关、各单位除了紧急工作以外，应该分出一部分来做这个工作，锻炼我们。不是毛主席告诉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都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吗？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每一个人都不要除外嘛！要做这个锻炼，要准备一个月的时间。

做好今年这个接待工作，为明年接待工作做了精神、思想准备。所以解放军给我们带头，把队伍组织起来给他们政治训练、军事训练。组织成队的步行去参观，就不要去坐车了。少数的、远道的，比如石景山、西山、丰台、长辛店、通县这些地方可能要用一些车子运，到天安门来参观的时候，一般的参观串连都是近距离的整队的来往，就可节约时间，节约车辆，便于我们城市交通。这工作解放军已经成队训练。

这以外还有文化教育，要学解放军吗？就要学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他的纪律性嘛！成队的组织嘛！成连队的组织嘛！组织性嘛！也学习三八作风嘛！要使他们学会这个，不仅要成连队的训练，基本的动作，还要学习，首先从政治挂帅上学习毛主席语录啦！著作啦！林彪同志 11 月 3 日讲话嘛！还有其他文件啦！总是不太多。要精了，集中了，军事训练也是少而精了。

参观也要参观必要的地方，串连必要的，一两个典型的附近的就够了。

要保养他们的身体，因为他们南方来的穿的比较单薄，早晚不宜出去，在家里学习讨论啦！这样来加强教育，学唱歌，晚上也讲讲故事啦，招待的单位给他们座谈啦。象刚才已经

解决的就是车辆，尽量地我们采取步行的参观了，整队的前往，整队的回来，不要坐车子，刚才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事解放军负责，我们机关协作，各单位协作。生活就要各单位照顾了，做饭啦！有的帮助他们洗点东西，教育他们劳动，要他们参加帮助作饭，参加打扫卫生，学解放军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中学同学学生力军，在青年的时候进行这样的教育有好处，就是我们最后这一批时把他们教育成典型模范啦！因为现在来的还是同学最多，教职工中来的一部分，甚至于还有一部分小学生，那都是中学生，他的哥哥姐姐带来的啦！老师带来的啦！也把他们组织起来，当然我们规定还是大中学校，不过少数带来我们还是接待他们，更要照顾他们，我们整个北京的各机关、各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解放军，我们给了他们这样的印象，他们回去时成为终生难忘的事情，这是深远的教育。所以我们各机关要做好这个动员，并首长挂帅，你这个部就要有一个部长管事，一个企业要有一个企业的党委里的书记呀、厂长、副厂长有一个人挂帅，总是要有一个首长挂帅来管这个事，这也是锻炼自己嘛！增加自己知识嘛！跟他们学习嘛！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嘛！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嘛！没有知识吗，这个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认识了，也就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啊！斗批改的工作，破旧立新的工作就会前进嘛！大概要说的就是这些。我相信我们这个解放军会做我们模范的，因为他要动员干部到 200 万和 250 万的革命师生当中去嘛，成连的组织，上头还有营的干部、团的干部，以团为单位，这样的组织。那个国务院的一万人你不能给我单是三百人，不够了，还有团营干部，你要算一下子，你忘了，昨天忘了团营干部(笑声)，所以呀，第一是解放军带头，我们向他们学习，各机关都有了，借这个机会也可以向解放军学习嘛！学习他们好的作风，好的品质嘛！

林彪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培养成这样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呀！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把毛主席著作普遍推广教育到广大群众中去，使毛主席的思想为群众所掌握，化为物质的力量。这点我们各机关、各学校、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都应该这样学。

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志们问这个小学怎么办？小学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现在我们准备他们要到一定的时候要开学，有的已经开学了。但是小学你非使它革命化不可，所以首先要使教师们的思想革命化。教师队伍要整顿，然后嘛，要使小学教育方针跟教学计划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正在准备中。总之，我们的教育要遵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国家的，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要使德育、智育、体育得到均衡的发展，当然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并且使他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一个劳动者，不是成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是旧社会、资产阶级教育。人要社会主义教育，要成为人人都是劳动者，但是他是经过教育了以后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就是解放报曾经发表过毛主席的话了。学校的以学为主，一定要学工、或者学农，同时学军事、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培养自己在这个学工、学农中劳动，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所以小学的改革我们订出计划来再发表，现在是准备过程。

刚才一个同志告诉我要表扬一下，北京的农业劳动大学，他们地方比较小的，他们现在接待的只有 1500 人，他们要一下增加到 5000 人(鼓掌)，我想这样的竞赛事情，拿农业劳动大学，拿解放军，拿国务院这样的接待的比例，增加上去，我想一百一十万，三个一，111 万人这个数字一定能够完成，甚至于准备超过，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最后五天，各个路车站上人很多，本来我们已经劝他们回去了，明年再见，再到北京来，春暖的时候来更好嘛！但总有一些人他不大相信，他要今年抓紧这个最后时间挤得来就好，所以这青年的心里我们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急于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要准备还要超过，所以每一个机关、单位、部队、学校，我们准备超额完成这个数字。(鼓掌)

还有一件事，就是医院的能力我们当然有限了，所以从现在起，所有的医务机关，不论是地方的、中央直属的、解放军的，还包括医学校的，或者是军事的，有医治、医疗能力的，

譬如他那里有附属医院，有高级班的同学，已经能够帮助来治疗了，从现在起，因为我们已停止了免费出去了嘛！还有五天嘛！再出去没有多少时间嘛！因为这个免费的办法，我们免费的回来，一定的期间就停止了嘛！比如说二十天那你就回来了嘛！所以希望明年再出去串连，就连医学校也是如此。一切医疗的能力，不管是医院的，医疗所的，门诊部的，高级医学校的，护士学校的高年级生，能够帮助工作的，我们都要动员起来。因为现在近 300 万或者超过 300 万的师生很多是南方来的。衣裳单薄，这个地方天寒地冷，很容易感冒，已经病了的不少。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健康，主席接见了以后欢欢喜喜的回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里一方面请大家传达我们这个决定，这是一个紧急的决定，要遵守的。因为我们到了一紧急的时候，就是备战的演习嘛！不是毛主席去年六月就提出来嘛！备战、备荒、为人民嘛！这个指示我们是到处传达了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备战演习嘛！北京能一下子容纳 300 万人，一下子就能够接待下来，安置下来，然后又能疏散出去，这就是个演习嘛！所以我们医务人员、医务学校的高年级同学，应该有这样一个勇气来承担这个责任。

第二件事就是供应的机关。粮食呀，其它的菜蔬等等也要充分的供应，不要使街道、机关感到缺乏，还有其它一些被服等等问题，如果十分不够的，我们想办法来借，这些事情都要各机关共同努力的。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仅是一次考验，而且是一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验。

尽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一些错误的同志，拿这次工作做好，就会将功补过(鼓掌)。不要带着包袱来做工作，那就做不好了。要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在工作中锻炼，就可以把错误改了嘛！我们是允许人家改过的，是欢迎人家改过的嘛！所以这个精神，不仅在今天来传达，也希望你们转达各学校的，我们也去转达学校的同学当中去，来共同做好这个工作，完了。(鼓掌)

273. 陶铸、谭震林在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时的谈话纪要 (1966 年 11 月 16 日晚)

陶铸同志问大家：都见到了毛主席吧？都是第一次吧？这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愿望。

你们的大字报我看到了，我不是架子问题，能接见代表，不接见全体。我不是接见，是谈问题，我与你们谈两个钟头，和大家谈不一样吗？这样谈问题倒不是架子。接见只能主席接见，我们是谈问题，我们去接见倒是架子大了。

明天就要走了，今天给你们送行，你们提提看，还有什么问题。(赵伯林同志说：主要是听首长指示，要指示谭启龙同志指示，他是老山东了。)

你们住经委怎么样？冷不冷？吃饱了没有？主要是革命，看毛主席，不是为吃饭。“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今天开了一万多人的会，大家要搞好接待，总理亲自讲了话，现在还住二百多万人，有近五十万人的住处未解决。近三百万人等于北京一个人接待一个人。机关、老百姓家都住了，只剩下毛主席住处无人去住了。

谭震林：

保卫毛主席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能坐在国务院门口闹，在这里闹，就是小道理。(陶铸同志说：我们只能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问题由谭启龙同志解决。提高觉悟与你们站在一起，坚决革命，你们的觉悟是高的，再提高一步嘛！)你们回去也要由大道理管小道理，运动要好好总结经验，省委三级干部会开的还不错，正在总结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经验，学十六条，学毛主席著作，看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该提出什么问题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看到主席在天安门与少奇同志谈话，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奇同志，主席还与他那样客气。那么对谭启龙同志你们应采取什么态度？主席讲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就得总结经验。一九三〇年在江西苏区，肃反运动把很多人

抓起来了，打AB团，破坏运动也是个别的，大部分是内部问题。肃反运动把很多人抓起来了，主席就及时开会，不准逼供信，逼是各种刑罚，逼出口供，供了就信，那不是把问题搞乱了。

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陶铸同志说：没宣读的重新宣读)四十天总结了经验，又写了补充指示。主席是善于抓关键的。你们不是要接班吗？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要学会及时总结经验是很重要的。各地区、各单位、各班的情况不同，各方面提出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要善于总结经验，不然容易出偏差。文化革命是新东西，除主席及林彪同志、陶铸同志、伯达同志他们明确，我们有的经验是过去整风反右的经验。你们山东的经验是很多的，如朱瑞问题，何明问题……。

这个斗争是很复杂的，你们青年脑子是一张白纸，参加运动还有些中年人，他们是有经验的。《解放军报》社论《再论一个‘公’字》，你们“私”字少，中年人“私”字就比较多，这样看问题，提出问题就不完全一样，因之，总结经验就要很好学习思想方法。《毛主席语录》第147页开始专讲思想方法问题，不学好总结经验提高不了，这样使运动的发展就受到限制。主席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学会运动。我们过去是种地做工，后来跟主席闹革命。(陶铸同志问谭震林同志那时多大岁数？谭说：二十五岁。)

总结经验要有省委充分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省委的同志年龄都大了，敏感性不及你们，你们要推动他们前进，他们有经验，(谭启龙同志说：有框框了。)就是框框，不适应形势。

你们帮助，怎样帮法？即主席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在延安整风就提出来了，这是党内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总结，主要是总结反对宗派，即王明当时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批评了，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如何推动山东文化大革命运动？启龙同志表示支持你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推动省委。如何推动法？你们要总结，不然要犯错误。省委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些人，现在纠正了，如搞不好，又可能打击另一些人。你们说济南有修正主义红卫兵，错误不在他们。要批判反动路线，烧毁黑材料，彻底平反，如搞不好，又要打击另一些同学，又叫保皇派、修正主义。这又犯了错误，这个担子你们要担起来。省委有错误，要彻底检查，彻底平反，这不允许讲价钱，坚决执行。我们将来公布文件，《红旗》十四期社论，已经提出区别对待，不许把任何责任加到同学们身上，党委要这样干，你们也要这样干，把多数同学团结起来，讲清道理。当然这样做工作也很艰巨，也不容易，要说服群众，说服你们的群众，还要说服他们的群众，这样才能团结起来，把反动路线搞清楚，肃清影响，使运动正常发展。所以要总结经验，学会办法，搞不好，他们还骂你们右倾、保守，要做很多工作。我向你们提出这么一点建议，也说不上临别赠言。

陶铸：

谭副总理讲得很好。我的话不好懂。

我相信山东这次一定可以改得很好，错误大一点，批评严格一点，可以改得好一点。这几天我接触江苏、辽宁及你们三批，接触的同学都很讲道理。我们现在比较超脱，问题好讲，你们基本是谈了一次就谈通了，基本上问题是好好总结经验，基本问题是领导上信任群众不够，深入群众不够。谭启龙同志，你过去到学校多少？你到山东十三、四年未深入学校，批评你十三、四个小时算什么？我是不赞成搞十三、四个钟头的，我们长期不深入学生，这个批评是好的。

这次来北京是谁的责任？还是谭启龙同志的责任。你当时好好检讨就解决了。你说要去，全体书记都去。大家批评，不要发火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做惯了，我们是有贴大字报的必要。主席、林彪同志、总理不能贴大字报。

这次来我们向你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过去高高在上，官气很足，过去批评人家很多，

人家批评我们就吃不消，这是不平等嘛！总结经验，两方面都要总结。

这次来京，是谭启龙同志和省委负责，不是你们负责。你犯了错误，人家批评，你还发脾气，不对嘛！

1. 回去怎么办？把山东文化大革命搞好，帮助省委改正错误。回去先开好三级干部会，把思想解决好，开个大会，省委作检查，检查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改得不好，挖挖思想，越挖深越好。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挖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错误采取认真的态度，象锄草一样，挖出根子在太阳下晒一作为省委要这样。在你们来讲，要求一下子满足不可能，你们要求高，这要有分析，讲够了就是讲够了，有进步就欢迎，不够的再摆事实讲道理，要采取一看二帮，欢迎微小的进步，等待的态度，可不可以这样？（答：可以！）可以试试看，可以不可以？三干会要切实把思想搞通，彻底批判反动路线，然后做一次大的检讨，检查后大家再看，不够再检查嘛！惩前毖后，“团结一批评—团结”，用毛主席的办法。

毛主席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团结的办法，即使犯错误的人也叫他悬崖勒马，何况谭启龙同志的错误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错误主要在中央少奇、小平身上。主席批聂元梓的大字报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他们搞了种种限制，把运动压下去了，这是全国性的。少奇、小平是以中央名义发的指示，省委只能执行，问题是开了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还不那么彻底改正。执行错误路线有组织原因，下级服从上级嘛！中央的指示不能不执行。也有思想原因，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思想基础，不谋而合，主要责任在中央提出错误路线的人，作为各省要挖与反动路线有共鸣的东西，不是敌我矛盾，就是路线错误。你们要帮助，批评，挖根子。你们脑子比我们纯洁嘛！将来你们做接班人，执行正确路线，仍要经过斗争。

2. 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抓。要狠狠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省委为主，可结合学校的问题。反动路线虽然时间很短，但流毒很深，你们先把省委作过（可能是“个”字一翻印者注）练兵嘛！然后再搞斗、批、改。要弄清什么叫反动路线，他们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这可以使我国不变颜色。农村、工人、干部中还有很多私有观念残余，彻底批判才能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搞人人过关，主要是批判领导，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了，领导干部革命了，群众革命就好办了。全省范围要弄清路线，批判领导彻底，下边就搞清楚了。

3. 黑材料问题。你们有问题没有？现在全国搞得非常紧张。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松了，看来闹复杂了不对，现在中央决定统统马上烧掉，搞简单的办法，从五月十六日起，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要几方面派代表，只看题目，不看内容，看过后统统烧掉，大家不要再搞材料了，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检查党委领导机关，领导上又怕交多了吃不消，以文件公布之日起，隐瞒、复制的一律开除党籍。你们批判省委路线问题，材料多得很，大量事实，还要黑材料干什么？路线错误有材料，反党集团、黑帮、反革命，他搞阴谋，他们不会有材料，批判路线问题不要材料也可以嘛！不一定材料越多才能批判反动路线，多了倒是把问题冲淡了，提出主要问题，用主席的观点来批判就搞臭了嘛！自己分析，用毛泽东思想观察分析问题，不然大家都不用脑子了，好象就是箱子里的材料才能够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以革命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党从毛主席领导以来，就树立了正确路线。政治路线错误，必然有错误的组织路线，他必然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是“团结一批评—团结”，惩前毖后，与人为善，不要鬼鬼祟祟，这次工作组搞材料就是“格柏鸟”的影响。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应该相信大多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坏人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只靠少数人记几句话，光记错误，好话一句不记，集中起来，增加了不必要的怀疑，以后要改变。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但我未犯路线错误。如果把我的“左”的右的错误集中起来那也不得了，批判一下算了嘛！鬼鬼祟祟整些材料有什么用处？！干部档案是公开的鉴定，今后不搞这一套。现在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在材料问题上多纠缠，大家精力解放不出来，这次搞一下，肃清过去“格柏鸟”的影响，今后采取正确的对待

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不要搞黑材料，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回去要做说服工作，这总是个好的道理，是可以说服通的。

4. 平反问题。执行错误路线各地都存在，打屈了一部分好同志，搞错了要彻底清查。历史问题，是历史的问题，有人历史上参加三青团……。这次因为贴了大字报，你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一定要平反，六大自由嘛！人家批评领导就叫攻击领导？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是作结论嘛！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对运动中批评、贴大字报的要保护，要坚决彻底（韩同文同学说：青岛工人就打了好几千。）好几千？那有那么多反革命！要坚决平反。

5. 斗争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不消灭，他就要复辟，要消灭资产阶级，他就反抗。斗争是复杂的（如：刘志坚的两个孩子，一个拥护郭影秋，一个反对郭影秋），要坚决斗争。

怎么斗争？首先要分清两类矛盾。两类矛盾都有，还有交叉，但大量的是内部矛盾。两条路线的斗争，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破坏运动的，他不是不理解，那是敌我矛盾。全国二十几个省市，不作内部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锋，他们是坚决抵抗破坏。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是右倾，把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那就“左”了。山东问题是内部问题，谭启龙同志到山东十四年，是执行了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山东工作搞的比较好嘛！只五十多天执行反动路线，这次态度又不错。山东省委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会改好的。改好的前提：一是谭启龙同志是老干部，有错误可以改正，另一方面有山东五千万人民起来监督。如不改正，矛盾性质可能变了。改正错误，无自觉不行，无压力也不行。自觉是主要的，压力是必要的。蒋介石到过苏联，专门派几个顾问，他还是搞反革命。压力主要是批判，贴大字报，再不然就开大会，请你来听批判。但我不赞成把干部抓走、揪人，中央指示，不要随便揪人，不要长期纠缠。我昨天到文化部去作报告，他们去了一些红卫兵，说二十天找不到部长、副部长，他们说，要随叫随到。我说，这是法院的名词。今后你们规定什么地方开会，开多少时间，通知他参加就行了。开会不超过四小时，晚上不超过十二点钟。即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文斗，按时间。如一下子把他搞垮，他就无法交待问题了。开会时间不要过长。大民主是大规模的民主，是大家的民主。你们是讲道理的，你们回山东之后，也采取这个办法，按一定的时间开会，不要天天揪他们，我接待西安的同学说过，绝食的办法我不赞成。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没办法。现在毛主席给我们这样大的民主嘛！大鸣、大放、大串连嘛！静坐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我说在大街上搞大串连是个创举，他说成绝食是个创举，是不对的。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正确分析两类矛盾，内部矛盾一定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文斗，不要把人揪起来，扣起来，可以开小会，开大会，要允许人家讲话。你们将来当省委书记，这样搞你也是不好受的。安徽把李葆华搞了三天垮了，李任光搞了八天八夜，叫他签字，成了逼供信，结果不能兑现，成了假的，辛苦了这么多天搞了假的。

总之全国运动形势很好，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为了更好的团结大多数，把运动搞的更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风，接班就是接这个班。

6. 农村、工厂四清派工作组，这不叫路线错误。二十三条是肯定了工作组的。农村分散，组织松散，必须有工作组撑住中农的腰，工厂也需要工作组撑住工人的腰，那是帮助群众起来揭盖子。学生不同，有文化，能学主席著作，能看报纸，这次派工作组是群众起来了。派工作组是镇压运动，和四清不一样。

工人要支持革命，工厂即使搞了四清，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

未搞四清的结合搞，工厂今后可能不要派工作组，学生可以到工厂参加劳动，到俱乐部，到食堂，放假时到家中去串连，但是要工人群众自己革命，要相信工人老大哥。但工厂不能离开生产搞革命，只能业余时间搞革命，不能中断领导，生产计划性很强，要有领导，大家都按规则操作，遵守劳动纪律，（有人问：能不能到医院串连？）医院可以到办公室座谈，到宿舍，但不能干涉医生的医疗，送大字报可以，串连到宿舍去交朋友可以，工人利用礼拜天，

晚上也可以去串连，但不能停止生产来串连。你拿工资不能生产不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工厂怎么搞法，中央正在研究，它与学校不一样，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农村也可以采取工厂的办法，可以去串连，但不能去多了。

谭启龙同志：完全同意陶铸、谭震林同志的指示，我们一定向三干会传达，认真对待这些指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一定向全省人民、学生作彻底检查，一次不行，再次，三次。

陶铸同志：搞七次亦可以嘛！七擒孟获嘛！有三擒三纵就行了。诸葛亮还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处理呢？

**274. 李富春在中南海西门接待室
接见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16日)**

(参加接见时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副主任童小鹏同志、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曹全夫同志。

被接见的还有：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红卫兵十二名代表及七机部革命群众代表六人。

在场的还有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同志。

接见开始时，童小鹏同志首先向大家介绍李副总理，随后李副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

童小鹏：总理正在开会，李副总理也正在开会，回来我就向副总理汇报了。

李副总理：同志们要见周总理，总理没有时间。谢富治副总理已接见了安徽“八·二七”革命同学，已经肯定了“八·二七”组织是革命组织，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

下边，我提出我的一些主要看法。

第一、谢副总理、刘宁一副委员长对你们安徽“八·二七”已经肯定了的，同学们回去好好闹革命，要闹彻底。

第二、七机部的工人任何工作人员对你们有任何不礼貌、不正当行为，由王秉璋同志向你们道歉，特别是在北京，我也向你们道歉。

第三、同学们表示不干预七机部的事，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准备参加他们的辩论，辩论后，谁对谁错再说。你们不干预是对的。

第四、七机部有一部分同志11·7到中南海的行动是过火的。你们出来劝阻是正当的。11·9晚由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和我等我们几个人找他们说话，认为冲中南海是不对的。当时最凶的是××学院，这是不对的，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我们大家就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南海。过去我没有找同志们谈清楚由我们负责。11·9之后谈清楚了，再冲，就根本不对了。责任就不在我们了。11·9以后，西门就开了。11·9以前西门关过一个时期，关是不对的，不相信群众。关，不对，冲，也不对。今后既不要冲，也不要关。

第五、我们接待人员对同学们热情不够，接待不好，这个我们要检讨。汪东兴、童小鹏，我们都要检讨。不好的，我们要撤换，加强接待工作，对接待同志的政治思想水平、服务态度也要加强。要相信大家，热情接待，我们要和大家站在一块，站在群众中，打成一片。我们相信同志们能把革命搞好。你们回安徽以后，按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办事，把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你们来了快五十天了吧？（同学回答：我们是9·14来的）你们来两个多月了，才解决你们的问题，中央对不起你们，这是我们接待工作做得不好，不应当的，今天我再说一次，我们党中央工作同志们对你们的问题处理得迟了，工作做得不够，我们吸取教训，对不起同学们。

我们希望同学们不是带着受压抑的心情回安徽，而是带着满腔革命热情，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回安徽，去搞革命。你们来之不易，我们解决迟了，再向同志们道歉。

给你们解决迟了，希望同学们热情饱满地、心情舒畅地回安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是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同学介绍11·7情况和11·15在七机部发生的被“九·一五”以张××为首的一部分人围攻和打成反革命的情况，当我们汇报到11月7日“九·一五”有人扬言要砸李副总理的柜子，再砸周总理的柜子。这是错误的，因为周总理和李副总理那儿根本没有他们的材料。李副总理插话：我是没有。）

王秉璋：我在昨天晚上的会上没有组织好会场，我秩序维持得很不好。会上用了录音，开会说不要录音，但以后没有坚决制止，直到同学们后来出来几十个人对同志们的无理的、错误的言行。我表示向同学们承认错误，我失职，向同学们赔礼道歉。

我代表部里部分工人，包括在二院和小礼堂及同学们外出时其中有个姓王的讲“送瘟神”和姓张的用稻草楼事件来对你们是不恰当的。先承认错误，运用那个传单是错误的，我代表他们向大家承认错误，表示道歉。同学们批评我，我没有叫来张××，说明我以前工作没做好，说明我这个部长是个很不象样的部长，先承认错误。

昨天会开得很不好，同学出来时，在汽车上，一些男女工人对同学们恶言恶语，因此同学们对我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一片诚心，想开好的。我再一次认错，是我自己的，也代表工人的。

安徽同学：在七机部到处有攻击我们的传单。这不是对我们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我们一个组织的态度。还必须声明，张××并不是一个普通工人。

李副总理：在大街上我也看到了“李富春是挑动群众斗争的……”（童小鹏插话：罪魁祸首）我都成了罪魁祸首了嘛！革命的路不是畅通的，革命的阻力相当大呀！

（在谈话过程中，童小鹏同志和王秉璋同志根据“八·二七”同学的要求，要张××进来，张××不肯来）

（12点42分，张××等三人进来）

李副总理：你们革命就不怕革命群众嘛！

张××：我代表“九·一五”部分革命群众请富春同志转达对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李副总理：（点头）一定转达。

童小鹏：今天不讲“九·一五”、“九·一六”，今天主要解决安徽同学的问题。革命群众有错就改。

张××：我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富春同志是否了解？我们的问题清楚没有？

童小鹏：安徽同学在安徽受错误路线的迫害，到北京来见毛主席，学习、取经。毛主席接见了他们，他们很快就要回去了，北京的同志们对他们要欢迎，对待他们错了就要检查。

李副总理：讲错了话就要改，做错了就承认错。“八·二七”是革命同学，应该热情招待，不应有任何无理。他们已来了两个多月了，他们很辛苦，我们做错了就检查。

童小鹏：他们是安徽的革命群众，你们却用了一个稻草楼事件，九月十日一张传单和苏

联《真理报》上的问题攻击人家，他们“八·二七”是革命的，拿敌人攻击他们的东西来攻击他们，这是错误的。

张××：我们想提个问题：

1. 学生到我院来串连符合不符合中央精神？干涉我院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李副总理插话：他们不是指出不干涉“九·一五”、“九·一六”的问题吗？人家不干预嘛！)他们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右派，他们给我们定了调子，把我们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右派……(安徽同学插话：哪个定的？)具体人找不到。

2. 对群众的软禁活动：限制自由、派专人看着，三号门派车走，是否违背中央政策？这主要是“九·一六”一小部分策划的，主要不是同学。

3. 11·7事件，“九·一五”闯进中南海，有没有这回事？

4. 挑起这次群众斗群众、影响生产，责任由谁来负？

李副总理：我问你，你是否用传单骂人家了，你念没念9·10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传单？

张××：这传单我是念了。我不了解，这些材料我是不了解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真理报》的东西，我们有二十多个群众被打了，我由二院被拉到七机部，然后拉到中南海，责任由“九·一六”负。这是“九·一六”搞学生串连造成的，由“九·一六”负责。

李副总理：你说你认为责任由“九·一六”负！？七机部“九·一五”、“九·一六”以后辩论再讲。今天主要谈你们对革命学生什么态度。

童小鹏：你对革命学生什么态度？安徽同学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南海完全是革命行动。

张××：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材料问题引起的，两次到中央来，那日富春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是有压力的。对于11月7日说我们冲进中南海，并请安徽同学来作证，我们说，这有些是不对的，因此产生了对安徽同学的看法，这主要是“九·一六”部分人造成的。安徽同学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今天王秉璋一再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先检查，而我们说是“九·一六”引起的，这是有分歧的，而安徽同学好解决。

童小鹏：富春同志的意思现在就要解决安徽同学问题。

李富总理：安徽同学一再表示不干预，第一不干预你们的争论，第二，你们争论时，他们退场。他们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童小鹏：好商量，今天就是要解决。

张××：我们和安徽同学的问题好解决，我们和安徽同学的问题好解决。(但闭口不谈承认自己的错误，而硬将“九·一六”与“九·一五”的问题拉上来)

李副总理：(十分生气地)你们好商量，我们退场！

童小鹏：全国的革命学生是毛主席请来的。毛主席、党中央、富春同志都是热情招待他们的。你们昨天事情的发生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们听到你们要砸李副总理和周总理的保险柜，他们反对，完全是革命行动，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南海，是完全正确的，是革命的！

李副总理说：真正革命同志要按主席教导，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胸怀坦白。我们过去也犯过错误，知错改错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既往不咎。11月11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和我几个人已经讲了。在讲之前，之先没有向你们交待，由我们负责。11月11日以后，再冲，就是错误的。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你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也要誓死保卫中南海嘛！共产党员就是应该襟怀坦白，勇敢承认错误，勇敢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

安徽同学：我们觉得张××在李副总理面前这样无理，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为了照顾首长的休息，建议委托七机部处理。我们提出几个要求：

(1)承认七机部“九·一五”的某些人11月7日在中南海的所作所为是极端错误的。

(2)在七机部范围内开大会，公开给“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平反，声明一切攻击、诬

蔑“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传单、大字报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当众销毁。

(3)对恶毒诬蔑、攻击“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张××及有关人员必须公开检讨、承认错误。

我们提出来，请李副总理把这个问题交给七机部王秉璋处理，安徽很需要我们回去，但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我们不能只看到安徽，也要看到全国，我们也要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我们要合理安排人力，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彻底再走。

李富总理说：第一，11月7日前，事情中央没说清，中央首先承担责任。11月7日说了，我以前也说了，希望七机部以后不要再成千万百地【到】中南海来了，要派代表来。

安徽“八·二七”红卫兵是革命的，他们艰苦地同省委作了斗争，在这里也作了斗争。不管“九·一六”也好、“九·一五”也好，如果是革命的就要支持他们。第二，我希望把对“八·二七”的大字报、传单、录音等说了什么“八·二七”是反革命等不好的东西，由王秉璋负责，一律销毁。(王秉璋说：我一定负责，一定负责。)不要留下不好的痕迹，给我的大字报除外。我已经是“罪魁祸首”了，我不计较，我应该比你们站得高。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拒绝和“九·一五”谈话了。这些希望你们注意。

同时希望七机部“九·一五”也好，“九·一六”也好，要响应林彪同志号召，学会群众与群众间开展大民主，学会群众与群众不同意见的大辩论。两派我都是这样说，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大民主，文化革命何时了啊！将来任务还很重，还得关心国家大事，七机部关系到国家大事，关系到世界大事，关系到国内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国际的阶级斗争，不仅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反对国际上修正主义的斗争，只有把国内反修斗争搞好了，就更有大量搞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把革命搞好，把七机部搞好。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执，要站得高一点，才能把七机部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破私立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我们大家要革命，我也革命，如果搞文化大革命还藏有私心杂念，搞宗派主义，文化大革命还能搞好哇？斗、批、改的任务很重啊！要把斗、批、改搞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胜利。

希望同志们破私立公，思想革命化，带动我们事业的革命化，七机部的革命化，这样我们才有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胸怀坦白，有私心杂念，不胸怀坦白，不破私立公，是不行的。要吸取经验教训，修正错误。所有宗派活动搞私心杂念，搞地下活动，都是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利用这个机会再讲一下，包括七机部党委在内，要真正的胸怀坦白，破私立公，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我也在学习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马恩列斯都没干过的，只有毛泽东时代。

我在安徽革命同学和“九·一五”、“九·一六”的同志们面前把观点摆出来了，我说得对不对，请同志们考虑。我们每个同志不论资格多老、官多大，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充好汉，都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这老头子一定学习你们小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不学习，我们就要落后，如果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就落后了。同志们，要真正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革命的同志，今天，我要向张××提出批评，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你都没有答复，你倒向我提出四个问题，好象你一来，我就欠了你的账！同志之间要胸怀坦白！

王秉璋：要尊重李副总理的教导，向“八·二七”学习。

张××：(半立不停)李副总理，嗯……李副总理：我想表示下态度。(略)

李副总理：和“八·二七”同学合影照相。

(这时，“八·二七”红卫兵代表向李副总理和童小鹏同志赠送“八·二七”革命造反队胸章和红卫兵“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袖章，“九·一六”代表向李副总理赠送毛主席纪念章和毛主席语录牌。最后，“九·一六”代表，代表“九·一六”全体革命同志，请李副总理代问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李副总理微笑着说：“一定带到，一定带到。”)

接见后，全体到会人员合影留念。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275. 张春桥于苏州铁中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部分工人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16日)

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见面，我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变化，当然我这方面的变化不小，我下面再讲。我接受任务，由韩哲一同志讲到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这话。这的确是部目(音)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怎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那几天，同志们都知道毛主席连续检阅接见，头一天六十万，第二天一百七十万，中央同志就是为这二百万革命师生的接见日日夜夜忙着，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总理忙得几天都没睡，所以，有的事情处理比较仓促，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没有接头，仓促之间出了这样的错误，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派我去的，给我任务也非常仓促，拿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伯达同志在那里写信，写了一夜，信确实是自己写的，我看了一眼，我就去打电话，调飞机怎么样，因为飞机要临时调，班机没有，这样忙着出发，非常仓促，到了上海机场，也没来得及，就急急忙忙向安亭去了。

同志们，这几天，在上海也好，昨晚上也好，对我提出批评，说我在安亭讲话不妥当。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复杂，我是个共产党员、给我任务马上要出发，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从容地调查过，当时，同志们要知道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通通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那时伯达同志匆匆忙忙写这封信是在什么客观情况下呢？我不是讲客观原因，而是要说明一下。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以来，铁路运输很紧张，而且一天比一天紧张，过去我认为上海南京路是世界上人最多的了，到星期日就走不过去，现在天安门就象星期天的南京路，随时开个五十万人的大会，只要安装个喇叭就有这么多人。过去来北京的最高每天十万人，到后来每天二十万人，有一天到二十六万。火车重到什么程度呢？车箱底下的弹簧有要断的危险，车箱厕所住了六、七个人，中学本来是百分之十的，实际上哪止百分之三十，其它车子也停了，货也运不出去。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好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好多不欢迎革命师生大串连的人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借口，他们一再向中央提出截止大串连，最好学生不要到北京去，交通太紧张了，这是普通的，对我们压力很重，我们是支持革命大串连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可是人家就抓住这个交通问题又来了，很糟糕啊，对中央文革小组讲，你看看，那攻击不知道有多少。这问题，不单单从生产上看，还是以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来看，都是个焦点。好多道理，社论上反驳了。你们看就是这个交通问题，从来没有写过社论，这问题是难说话的，我们就是这种心情，很焦虑，伯达同志当时更为焦急，我就是带了这种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和你们的感情相距十万八千里。你们的遭遇，你们碰到的问题，听说以后，跟我想的完全是另回事，我大概和韩哲一同志差不多，对问题都没估计那么复杂。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独立地一个人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困难的。所以我不是吗？当然，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见，慢慢懂了，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题，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这方面写电报时确实没多想，文革小组对工厂生产问题是不管的，我们只是到时间问一下生产怎么样，因为，唯恐我们自己工作有毛病，生产受影响，人央(原稿就是此字)要攻击。我那天讲这话，同志们应该记得。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一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如是生产质量下降了，那么骂娘的就多了，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他要说，“文化革命搞糟了，糟得很。”58年、59年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那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后带来文化革命，这样好的形势到60年后就下去了，就是因为自然灾害、苏修破坏，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记得，60

年到 64 年，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多厉害，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包括那么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什么蒋介石不好，但就是大米饭。那些话，同志们现在都忘了？这个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后来，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人家就是抓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来攻击我们的革命，要资产阶级复辟，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工厂在原来大跃进里破坏的制度，有很多都恢复了，不该恢复的，也恢复了。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竭力避免在前次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文化革命小组在这方面为中央作参谋，也经常观察这个问题。

同志们提出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一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说：“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请你先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二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大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经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一些意见，我还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影响能够纠正。我从安亭回去后，那一天没来得及，因为回上海夜深了，也没有去找他。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广场等我，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结果没有来得及就赶到文化广场，到了文化广场和那里的同志交换意见，继续了解情况。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我这次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的还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说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打电话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么，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的错误现在就改进了。我们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可能随时都判断那么准确，处理那么正确，问题就在于在最后作出比较正确，比较科学的判断。所以有些同志刚才对我说：怀疑陈伯达同志。我就想作些说明。我刚才说，我出发到今天，经过一个长时期，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在处理的过程中，工人同志的讲话、发言给我很大教育，同志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表达了上海工人阶级那种热烈地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对革命事业的那样无限忠诚，你们这样深厚的感情感染了我，教育了我，我这一段时间内，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也许能成为将来终身难忘的事情，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彼此谈论革命，谈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论如何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很多同志说了很多宝贵意见，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和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我现在主要是想什么呢？现在是想大家赶快回到上海后赶快召开座谈会，来谈谈你们厂里阶级斗争情况，感觉到文化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一方面请同志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是什么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情况。工厂与学校不同，与农业不同，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们有些什么想法，我现在

想知道这方面的意见，能够尽快地把你们这一方面的呼声、愿望、要求，尽快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因为中央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志们也知道，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使得人们思想革命化，然后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我们的工厂可以建设起来，在建设时多是社会主义工厂，但是建设成了，它就成了修正主义工厂，特别我们上海的工厂，原来很多是帝国主义办的，买办资产阶级办的，民族资产阶级办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所有制方面是解决了，但是在制度方面，各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还有影响，从苏联带来的一些东西使我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制，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不能发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工厂，把工厂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工厂，要经过斗争，经过文化革命，加以彻底改造，如果我们工人阶级不进一步革命化，不把那些阻碍工人实现革命化的障碍，阻碍工人生产积极性，阻碍工人阶级发挥创造性的东西，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对这些东西彻底破除，不把毛泽东思想在工厂企业扎下根来，那我们的工厂企业搞不好，生产搞不好。生产搞好，但性质也变了，从社会主义变成修正主义了，所以应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确的地位，政治是统帅，思想要领先，不是不抓生产，也不是停革命抓生产，更不能压革命抓生产，当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产，这二个东西一个要抓，在这里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两个字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抓生产促革命，那就不行了，只能是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也不能把生产搞坏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促生产受某些影响是可能的，但是要竭力避免的，我想每一个工人都是热爱生产，热爱劳动，不爱生产不爱劳动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四旧，那是要破的。我很高兴，和同志们接触中间，看到同志们革命积极性是很高的，你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我想你们可能成为上海工业企业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分子，成为骨干，成为带头人，我和一些同志接触，从你们谈话和发言中，我有这么感觉，经过这几天，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觉得上海文化大革命在工厂企业同样好。同志们，你们肩上责任更重了，要真正把革命担子挑起来，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得到发展，使我们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思想更加革命化，在革命斗争中学会革命，学会管理工厂，学会管理企业，想出各种办法，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工厂不会改变颜色，这个重大的担子就落到你们造反司令部身上。也落在你们每个成员身上，而且从这里开始，帮助更多人，使他们更好处理这个问题，把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都发动起来，使上海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更好的贡献，上海在文化革命中，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成为全国的榜样，因为这里工人数量最多，最集中，历史最久，象这样城市很少，只有几个，老人比较多，因为上海工人阶级担负的责任特别重大，革命责任重大，生产责任重大，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我这方面的信心越来越强了，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更加相信了。同志们能够担负这样的担子，我们也能把这样的情况报送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我想至于一般问题就是这些。

现在我谈谈几个具体要求：

1. 承认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从 11 月 9 日以来，特别是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颁发带有总部公章的袖章。这是第一条，一句话，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的组织也是革命的，这个我在文化广场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已经谈过，这也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同意第一条，不过在后面还要说一下，今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央建议派代表的方法，避免占用过多的时间，过多的人力，派代表方法比较灵便，阻力较小，对于革命，对国家，对群众，对个人都比较方便。

2. 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证。

这一条上海市委已经发出通知，不准给你们扣帽子，故意刁难，你们回去后，应该受到欢迎，在这时期工资照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我完全同意。

3. 要曹荻秋同志检查，并且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用大轿车送回家。

曹荻秋同志不是来检查了吗？当然这个检查是初步的，将来还会要继续检查，他来了和大家见了面，这一条已经实现了。至于送回家去，这也不成问题，你们提出先集中一下再分开，这些细节问题就不修改了，我就同意这一点。

4. 要开动除了广播和报纸以外的一切宣传工具，对前一阶段的谣言进行辟谣。再不许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谣言，否则，概列于非法。

这个谣言是应该辟的，这一条可以同意，不过我觉得，同志们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干革命，那有不受攻击的，没有攻击那还称什么革命呢？你要干革命就一定有人攻击，你说他是非法的，咱就把他写上是非法的，甚至说要抓起来。只要是革命的组织，越是革命，越是正确，人家就越要攻击你，如果你是那么正确，他反驳不倒你，他摆事实讲道理不过你，于是他就造谣。对一个组织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前全世界共产党受攻击，听到谣言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光荣的。我们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在人家攻击造谣中，一直到现在还是受到攻击、造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内外反动派都攻击他，主席不是讲过吗，被敌人攻击是好事不是坏事，这句话就是主席从他亲身体会中得来的，我们的心胸应该放宽一些，你讲你的，我干我的。因此，有辟不胜辟的谣言，有些无头案还不知从哪里刮了出来，你没有办法辟谣。你看攻击中国共产党这么多谣言，中央从来没辟过谣。毛主席的辟谣，《人民日报》总要登吧，你看见什么时候毛主席辟过谣。就这些事情要看得开就没有什么是不起，当然如果十分需要澄清的事，那也可以。我是同意写这么一条的，但又有一个建议，不在乎。

5. 对这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这一条那天我完全同意过的，今天我还是同意。

同志们，你们提出的五条刚才我同韩哲一、曹荻秋交换了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而且我们还希望同志们，除了这几点以外还可以提，因为你们还要干革命，就这么五条我觉得太少了，咱们这里有五百几十个人，我在这里仅提一条，我希望你们每个人提一条，就是对文化革命有什么要求，那我就可以收到五百几十条，那我的收获就太大了。如果每个人写上十条，文化革命要注意什么，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样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有的我可以在上海解决，有的可以当作研究的资料，当作中央考虑问题的材料，你们共同要求的东西可以把它集中起来，并且希望你们把与你们不同的意见也写给我，那就更好了，可能车间里、工段里、生产小组里对文化革命有各种不同意见，都告诉我，那就更好，那我就不仅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而且我又得到了几千条意见，那我非常感谢同志们了，我再说一遍，非常感谢同志们这几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帮助。还希望同志们今后继续对我帮助，如果有错误，你们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不管我在上海期间，还是在北京期间，或者到其它地方去，只要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随时都准备听同志的批评，接受同志们的建议。我讲的就是这一些。同志们你们都很辛苦了，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们搞革命搞生产都需要把身体搞好，同志们，我就讲这些，没有了。

276. 陶铸、周荣鑫在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66. 11. 17 晚 9: 50 分—12: 45 分 地点：中南海礼堂)

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一点多了，约会 11 点半还有一场接见，现在看来十一点半不行了，到十二点吧！今天还得干两场。情况已讲了，过去大体知道一些，不用补充也可以，但是不如你们清楚。周荣鑫向我汇报了(周插：我听了六个多小时，向陶铸同志汇报了)。我的话你们能听懂吗？(懂！)你们都是东北的吗？(是！)都是辽宁的吗？(大部分都是！)你们不是控诉了辽宁省委吗？共产党公开提的第一任省委书记就是我。45 年解放我就任省委书记，以后任辽东、辽西的省委书记，我和东北还是很有感情的。49 年跟林彪同志进关没有回去。十

七年了，很想去看看。东北是个好地方，有五千万人口，工业是很重要的。东北农业是可以搞好的。前几年没搞水利吃了点亏，去年有进步。你们是辽宁农学院的吗？你们是搞农业的，你们搞高粱、玉米、双杂交……你们是搞旱地作物，是不是不搞水稻？（同学：我们也搞水稻）东北水稻少，旱地作物不一定不是高产，不一定水稻就是高产。东北粮食不够吃，你们得好好搞农业。辽宁肯定不够吃，黑龙江每年还得支援辽宁。关内不想吃你们的粮食，东北应自给，你们责任很大，又是国防前线。你们处于三面包围，苏修、蒙修、朝修，朝鲜也快修掉了。你们的地方很重要，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东北很重要，有五千多万人。（同学：六千多万。）我用老眼光看问题了。六千多万人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资产阶级消灭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有高度的革命觉悟，牢牢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再多的修正主义也不怕，以后你们的粮食就增产了。吃不了交给国家，就是不交国家，贮存起来也好嘛！东北要在全国起好作用，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文化大革命是百年大计，搞不好，中国就要变颜色了。中国搞不好，世界革命就要倒退二百年。共产主义最后还是要实现的，马列主义一定能胜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我们搞不好，世界革命就要推迟了。苏联革命五十多年了，列宁的故乡也修了。现在世界人民都眼望着北京，中国要是变了，世界人民就会失望了。不管你赞成不赞成，最后都会建成社会主义，其他各国都会跟着走的。解放战争时，十分之一人口解放了，其他人口就很快解放了。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时代，我们应该起到更好的作用，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你妨碍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打倒，不管你是谁。

你们方向对！（热烈鼓掌）那和辽大说了：叫他们和你们谈，（同学们说：他们没传达！）不叫传达，叫通气。他们（指辽大八·三一）过去受压迫、受打击，和你们处于少数地位，真理在你们这方面，真理在你们手里，为什么他们（指保守派）由多数变少数？你们由少数变多数？因为你们方向对！（热烈鼓掌）你们是正确的，过去省委、东北局没支持你们是错误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省的问题，全国大同小异。

因为党中央在短时期内，五十多天，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主持工作的几个同志违背毛主席路线，把运动引向歧途。

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后，毛主席给予支持，运动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批判了坏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六月一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打了下去，在五十多天里，他们派工作组，控制运动。说什么内外有别，防止坏人破坏……发了很多黑文件，这也不奇怪。

东北局、省市委也不例外，执行了错误路线。过去你们（指俞屏）说没有执行错误路线，全国都有，你们那地方怎么没有？只是有的轻，有的重，有的改得快，有的改得慢。那时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嘛！你们东北局、省委就是“怕”字当头！（问同学们对不对？同学说：对！）多数派是保守派，叫保皇派不好听。多数派他们（指省、市委、东北局）很支持，极力支持，东北局、省委错了，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当然，过去各省、市委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改还不晚，马上转还来得及。跑了一半，得了一半，那收获还是很大的，前途还是光明。（大家说，他没有行动）你们可以一看、二帮，你们可以搞点压力嘛！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文化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土地革命搞了十几年，阶级也没有消灭，文化革命搞了五个月太少了。现在要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同学们，要有信心，全国大势所趋，没有中间道路，你要么革命、要么不革命，怕是不行的。我们革命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老俞呀！我是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指俞屏）是地委书记，革命那么多年，完了吗？没有，还是要革命的，不跟毛主席走，脑袋不知道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跟毛主席走，革命胜利了，现在更要跟毛主席走。

一看、二帮这是毛主席的方针。非革命不可，不革命就滚蛋，滚蛋滚到那里去呀？我看不滚蛋就完蛋（笑。鼓掌声）。现在是要改正错误，刚才讲的问题（指10·25事件）很严重，革命不支持，（指不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成反革命，并搞迫害，要赶快改，要彻底支持他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胸怀要开阔些嘛！

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华东工学院有好几个地方把书记都带来了，带来也好嘛！山东第一书记带来了(书记说：你们给我带来了。同学说：你自己来的)辽大把胡亦民也带来了。

今天接见你们，回去可以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总结一下，为什么你们从少数变成多数，他们从多数变成少数，你们赞成不赞成？(同学说：赞成！)他们由多数变成少数是因为不是真理，不是执行毛主席路线，是保省委，你保它干什么？东北局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了。我过去是广东省委书记，中南第一书记，我说中南局搞得冷冷清清，湖南搞得很坏，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湖南省委为什么不能开除党籍？要保党中央，要保毛主席嘛！(热烈鼓掌)省委有什么可保呢？省委有错误、有问题，严重的该打倒就打倒，你保也保不住。领导可以怀疑，我可以怀疑，毛主席、林彪不可以怀疑，我以前也说过，有的说是香花，有的说是毒草。(同学们：不是毒草，给我们很大鼓舞)我说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是苦菜，苦菜可以说，但不太好吃，你们吃过吗？(有的说：吃过)你们要总结经验，由少数变多数，过去不那么神气，现在比较神气，过去他们神气，现在不神气了(有的同学没听清，问陶铸同志，陶铸同志说：你们不要记，何必费那么多劳动力)为什么呢？我刚才讲过，因为你们正确，向一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战，多数派保守，舍不得破坏，省委有错误都舍不得批判(同学们说对！)所以他们由多数变成少数，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干部是他们的，宣传车、广播站、印刷厂都是他们的，(同学们都说：对)他们靠领导支持，蒋介石五百万军队比我们多，苏联军队好看，八路军土匪不象土匪，军队不象军队，纪律好，武器不全，装备不好，群众不相信能打仗，三年以后夹道欢迎我们。人数少、武器差，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五年就消灭蒋匪，四八年辽沈战役后，几十个师，是林彪同志指挥的嘛！你们为什么由少数变成多数？过去他们有上级支持，压迫你们，脱离群众，由多数变成少数，现在不那么神气了。我们要彻底消灭阶级，不出修正主义。为了这个，过去受点委屈，受点迫害，不要记在心里，毛泽东思想要坚决执行，多数应该承认错误。(同学们说：他们不承认错误，还造谣)想办法不听造谣，作工作，这是复杂的阶级斗争，应该帮助吗？革命一下子成功没有味道，革命复杂，少数革命的要团结多数、中间的，现在你们尽管是多数，还没达百分之九十五。过去他们对你们不好，他咬你们一口，你咬他们一口，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样就搞不好，大民主是大家的民主，是空前的民主，历史上一来，大规模的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你们要站的高一点，看的远一点，要象蔺相如团结廉颇一样，当然了，这是封建的东西。但是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能整天作揖叩头，你们团结革命。革命多好不好？(大家说：多好！)革命越多越好，你们搞革命，为什么不都团结起来，要宽宏大量嘛！对革命，为革命吃亏，不要一眼还一眼，少半眼也不干，你骂他一句，他骂你两句，那是蠢夫的事，有一个多数的两万红卫兵要什么有什么，省委给什么，要油印机、喇叭，有油印机有喇叭，要吃的有吃的，少数的现在都拿来了。说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不能叫修正主义红卫兵，修正主义的是形容词，不能这样叫整个组织都是修正，不符合事实，他们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不能怪他们。这一段他们革命的不正确，你们革的正确，他们主观心想革命，但是他们革错了。辽大要搞垮他们的组织，摧毁他们的组织，这样做不好，院文革宣布不承认就行了。(同学讲：对院文革我们一开始就不承认)红卫兵都应承认，都有言论、集会、结社……这应响应八月十八号主席的号召，要逐渐到你们这边来，要百花齐放，是不是革命的，可以大家来辩论，带来了省委书记也好嘛，批评省委，三个同志回到沈阳开大会恢复名誉，我主张平反，恢复名誉，俞屏要讲话。(热烈鼓掌)

我们接见多数派，指出他们不对。为什么要打架，今天我也讲不清。(同学：不同意放过凶手)我劝同学们不要搞了，要平反，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的精力，我建议批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比现在好，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让他们承认错误。

东北局的责任问题。农学院发生的问题不是农学院的问题，是普遍的。辽大、大连也跟我谈的，责任在东北局、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宋任穷的发言还是诚恳的，潘复生指出东北局领导 $\frac{1}{3}$ 是正确的， $\frac{2}{3}$ 是不正确的，东北局支持了保守派方面。没有分析情况应该支持

谁？2/3 不正确，没有支持革命方面，没有批评省委，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东北局支持了潘复生，支持哈尔滨造反团是正确的。在辽宁没有支持造反派，东北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辽宁学生斗学生很严重，是不是？徐少甫！(徐答：是！)(徐少甫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压力大将来你倒霉，你怎么能压迫革命同学？辽宁省压制群众，怕群众怕得厉害，这是个人的看法，不是鉴定，我没有权给东北局作鉴定，我给东北局、辽宁省委作参考。我看我的话比较客观的。不然就是主观宣传了。我建议辽宁省委、东北局彻底解决问题，挖一挖，这问题是严重的。在东北局、辽宁省委有些路线还有发展，以后你们不要把书记带到北京来，以后不让他们跟你们来，让他们自己来，不要把你们的名誉搞坏了，井水不犯河水嘛！不要怕犯错误，回来好好挖一挖。将来，你们当省委书记可能比我们好，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但离开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有微小的进步，就要欢迎。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保证党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兴旺的。不犯错误是没有的，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在社会上搞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生产斗争，主客观总是有差别的，主观反映客观不是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主观和客观要发生矛盾，是对立统一的。黑格尔讲主观决定客观，世界上是理想对立。我们讲主观是反映客观的，反映不正确，就要犯错误，但不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不要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跟党中央、毛主席走，不犯方向路线错误，一定不犯。中央一小撮人违背了毛主席路线，东北局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头脑中的怕和客观的不谋而合，要力争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犯了要快改。下面是执行，只要坚决改正，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好同志。我就有好多大字报，六月到北京接见同学时，给钱信忠打保票，说他现在还不能说是黑帮，要揭发嘛！我感到很客观，后来认错了，保他干什么？只有保党中央、毛主席嘛！北医同志还揪住不放。不作工作不犯错误。宣传部有一个副部长，十几年来不做工作，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原来谁也不认识他。做领导犯错误要认错，要严肃对待错误，认真改正，同学们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中央有个指示，黑材料要全部烧掉，昨晚就发出去了，得到毛主席的批准。黑材料多了也无用，批判时抓住主要事实，不要甲、乙、丙、丁罗列一大堆，开中药铺。黑材料要统统烧掉，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才能把你们解放出来，把你们提高了。

他们不发动群众，谁说错了一句话，就用小本本记下来，打报告你还不知道，讲十句话有一句话错了就记下来，这样记十年，就不象样子了。我们年青人不要搞这些东西，要依靠群众，有错就写大字报承认。五月十六日至现在所有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都烧掉，凡是文化大革命的就烧、烧、烧。都烧了，你们就放心了。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处文化大革命材料，即黑材料、黑名单)

斗争方法。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局多数都执行了，改正不迅速，要彻底批判，用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解决。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判斗争还是文斗，不搞武斗，不变相体罚，不囚禁起来，批判从八点到十二点，吃完午饭再来嘛！不开疲劳会。我看你们回去要斗一下，斗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什么，对不对？(俞屏、徐少甫赶忙说：对，对，对！)随叫随到，前面可以请字嘛！同学们要掌握斗争的策略、方向，不要简单化，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是王明的那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我们完全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中央关于斗争方法问题，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斗争，讲方法，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最后对待三位同志，东北局、辽宁省委要负责，多数派是错误的，要给他们平反，东北局能解决的，把问题搞成这个样子，还带到北京来，使同志们受损害，要道歉，开大会。你们(指同学)现在革命太好了，毛主席给你们撑腰，坐火车不花钱。广东同学坐车见我，我不见，就给我贴大字报。批判说在广东一见就见到，说你当了大官，就见不到了，就要炮轰。

我也炮轰，你也炮轰，二十八省都要炮轰。我还(……不清)一个轰得小点的。我看你们条件太好了，愿写大字报就写大字报。要喇叭有喇叭，要汽车有汽车，……要到那儿去就到那去。要开会就开会。但革命不容易，革命是会有阻力的，不克服怎么能前进呢？革命者多碰钉子好，东北局为什么不能解决呢？调查组可以继续搞嘛！东北局支持多数，不负责任，是严重错误，支持多数打击革命师生，打人要处理，这问题是下面的，你们就劝嘛！你不是提供条件。调查组要继续搞，把问题弄清楚，写个报告，打电话由东北局处理，东北局要严肃处理，不能回避，下面搞的要处分，要教育干部不要乱搞。东北局要负责，要公布这些东西。好了，我就讲这些。

周荣鑫：同学们，陶铸同志在百忙中接见了大家(陶：我不是接见，毛主席已经接见了大家)，作了重要讲话，希望同学们回去讨论一下，搞好文化大革命。

陶铸：我是见见面，我是第一书记，我也有责任，我今天很高兴。祝同学们身体健康，再见！

277. 中央文革小组等有关领导同志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 与工矿企业工人代表的座谈会记录 (1966年11月17日)

出席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及小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

《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市委书记刘建勋。

各工矿企业工人代表六十余人(其中有我厂陈××、金××两同志参加)。

座谈会开始前，×同志把各位领导一一介绍给大家，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

王力同志首先发言：

这次座谈，围绕几个问题，工厂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依靠大家。上一次和同志们谈了，以后还要和外地同志谈。上一次散会时，陈伯达同志讲了很多意见，供同志们参考，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定了些初稿。也是先当你们的学生，提出几条意见，看行不行。和大家召集座谈会，同志们交换意见。现在先把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来，供大家围绕这几个意见来谈。

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这样作的目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持我国永不变色，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起来了，有人怕得很，但不能阻挡。

第二个，各级党委和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就逃避责任，就和群众对立，而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对准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当权派。决不容许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三个，当前问题是由于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运动为口实，打击革命派，保护自己，不管生产。有的以抓生产为口实，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种错误作法，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指示。正如一位工人同志所说的，

他们怕群众，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任务。我们认为，这样批评是很正确的，地方、各工厂必须引起注意。

第四个，应该充分认识广大工人群众既关心革命，又关心生产的高度自觉性，充分估计工人群众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北京一个钳工人说：“工人完不成任务，还要加班加点补上”。一切不信任工人群众的观点，都必须纠正。

第五个，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都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把抓革命，促生产放在工人面前，充分商量，充分酝酿，自己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妥善安排，对工人决不能犯包办代替，压制工人，弄框框。在过去，凡是把工人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关于军委紧急指示，是完全适用的。已经发了下去，有专门指示，这里只提一下。

第六个，工矿企业里的工人群众提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时间，应适当安排，例如：八小时工作时间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每天3—5小时，不能占用生产时间，每天必须保证八小时休息，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第七个，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运动顺利发展，组织适当分工，两个班子，过去党中央有指示，必须层层落实。这里有两个问题，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没听清)，不能包办代替，必须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这是文化革命的准则。第二，工厂的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原来的党委没有瘫痪的，必须积极负责把生产搞好；已经瘫痪的，(这时陈伯达同志入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王力同志接着讲)由厂内以老工人为主及技术人员负责把生产班子搞起来，要保证完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现在的企业是有名无实，很少见到生产领导人的面，这样要不得。

第八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必须使革命群众懂得，都要按着党中央的政策办事。革命群众的内部都充分发扬民主，不同意见要经过讨论，严防宗派主义和工团主义，不要纠纷、打架，不要停工，(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与工人打架，可以吧？”大家说：“可以！”)不要武斗。

(×××问：“什么叫工团？”王力同志说：“工团，小集团。”)

第九个，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联合协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等，适合于工人的组织形式。一切组织形式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品质，不要脱离群众……

(有人谈到工会也是工人组织，但有些工会作用不大。)

陈伯达同志关心地问：你们的工会能不能代表工人？

(有人答：“不能。”这时，我厂×××站起来说：“陈伯达同志，我在发言之前，先向您检讨一下，我今天就是停工来这儿的。”)

陈伯达同志说：“知道就成了么，检讨什么！”

我厂×××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我厂11月15日晚上车明说的话和他说的工交、城建、财贸系统工作的四种情况，并说，车明在那天上午听您的报告。

陈伯达同志乐了，说：“怎么，还听我的报告？”

×说：我们把车明的讲话记录了，让他签字，他说中央对签字没指示。

陈伯达同志说：“为什么不签，当然要签嘛！”并一再地逐句重复了车明说的那四种情况。随后王力同志又接着念：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卧车主义，(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有人反映有的工会排场如何如何，陈伯达同志说：“工会这么大的，没必要。”)工人组织中的成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陈伯达同志说：“私设刑堂，拷打，都是不合法的，挑动工斗工人的开除党籍，按照国家的法律，作极为严肃的处理。”这时有人说，我们单位把时间安排的很紧，没有写大字报的时间。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他安排，你们的代表不是群众选出的，一律无效。”工人说，他们

有多数，……

陈伯达同志说：“要做工作，要给多数人谈话。”工人说，有些人为了入党，老说上边好。

陈伯达同志：“这种理论要出修正主义，不是听党的话！”王力同志接着讲：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照顾大局，绝不要脱离生产岗位，成群结队的外出串连，已经外出串连的，一定要赶快返回生产岗位。

陈伯达同志问：“赞成不赞成？”大家说：“赞成！”这时，有位被打伤的群众发言后，文革小组当场和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了一个紧急指示，王力同志又接着念：“任何厂矿、学校和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建刑堂，私自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作，必须受到严厉处分。”

陈伯达同志说：“大家同意吧！”众：“同意！”

这是文革小组的意见。一定要写成大字标语贴出去，贴遍大街小巷。王力同志又接着念：

第十一个，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的其他厂矿和学校去参观、访问、学习，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第十二个，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厂矿企业去串连，交换文化革命的经验，有的代表要去，应该先向那里的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取得联系，工人生产时间不要去，不要进生产车间。保密厂、保密车间都不要去。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年学生应该逐步作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逐步作到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切大中学校学生，都要当工农大众的小学生，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工农。到工厂去串连的学生代表，应该在工厂的统一安排下，应该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这些意见，是同各个地方商量，听了你们很多意见，从你们这听到的，从下面集中了的。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今天要和大家商量，大家赞成那些意见，和大家见面，不贴出去，不同意可以写信来。

这时，有人提出厂里有很多组织，跟那个组织联系？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怎样讨论。工人组织同学的联系问题，如几种组织，提一提，我们文革小组作过斟酌。两个组织都可以联系，不要互相吃醋。今天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放下去，应完全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下团结起来，工人之间不要记仇，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很多人是从乡村来的，家乡里姓陈的姓王的经常打骂，他们都是农民，这都是背后有土豪劣绅在操纵，现在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操纵，……将利用在工人之间造成裂痕，让你们互相打下去，他们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多种组织要互相商量，互相交朋友，慢慢来，不要急于结合，要慢慢的来往，彼此来往，……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起来。……”

接着，大家说到平反问题。×××问戚本禹：“我们那有人强调要给群众认真平反，干部打错了要平反吗？”

戚本禹说：“当然要平反，干部也要平反”。

×××说：“我们单位不执行。”

陈伯达说：“现在中央有指示，他不执行要犯大错误。”

×××问：“那些工人的材料如何处理，……。”

陈伯达说：“从五月十六日运动以来，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切无效，现在中央有指示。”

这时，我厂×××站起来发言，把车明在我厂的讲话，摘要的向首长作了汇报。

陈伯达说：“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些情况，所以中央还是要搞几个文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要接着十六条。

就是要把车明这一套冲垮了。一切要按十六条办事。中央的文件有没有好处？（众：有）再加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社论，但还会有困难的，有抵触的，有一些人不会自动缴械的，你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掌握在手里，他们采取的方法，压制群众的方法，你们不要学他。

关于平反问题，应该有个专门指示，马上就发。”（市委刘建勋同意把这指示贴到每个车

间。)

这时有人说：“这些指示领导不执行，说是处分，可谁处分他们呀？北京市委和他们一个样！”

刘建勋说：“有些地方我们也处分不了。我们一去，多数派找我们。”

戚本禹说：“为什么不能管，必须管。”

陈伯达说：“大字报贴出去，这个一贴，广大群众会拥护的。”

大家说了某些单位拷打工人等情况，最后当场确定，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立即处理。

王力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都是纸老虎，有中央和市委作指示。市委可以抓，有一个人叫×立功，现在就关在公安部。”

×××问：“中央首长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不指工交系统？”

戚本禹说：“指工交系统。”

×××问：“犯了严重错误的工作组成员在群众要求下，是否要回去检查。”

曹轶欧说：“应当检查嘛！”

随后，各位首长很随便地跟大家进行交谈。

最后，有位工人同志提出时间不早了，应该让首长早休息，大家一致同意。

会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278. 陈伯达等接见首都部分革命职工代表 (1966年11月17日)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三点二十五分至六点十七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王力、关锋、戚本禹、《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唐平铸，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建勋等首长再次接见了首都十二个厂矿企业革命职工少数派代表五十多名。朝阳钟表修配厂红卫兵代表三人参加这次接见，并向陈伯达同志提出了问题与建议。

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同志，针对各厂矿少数派提出打人的共同问题，当场研究并作了答复。

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许可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作必须受到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果有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要立即处理(同时也适于其他地区)。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王力同志接着说：你们要立即宣传出去，满城都贴，过去打了人的不是说就算了，大家起来揭发，严肃处理。他们都是纸老虎，只要市委态度鲜明，就能把他们戳穿。

陈伯达还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要开除党籍，按国法党纪严肃处理。朝阳钟表修配厂女工李连喜含泪控诉被打的情况，同时脱掉上衣让陈伯达、王力等首长看被打的伤痕时，他们都起立对这种打人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王力同志很气愤的挥舞着拳头，大声说：违法的就应该抓起来！(当场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

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同代表一起研究讨论了如何开展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

大会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这时王力、戚本禹、关锋、唐平铸走到受害者李连喜面前同她握手，表示亲切慰问和关怀，并叫李连喜传达首长对受害者高德生的慰问，李连喜当时激动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立即，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响彻整个大厅。

279. 王力向杭州丝绸厂二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1966年11月17日)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二遍苦，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的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能。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牙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里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要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全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提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不能领导了，就由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护毛

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以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长徐剑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他职务，是否今天一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一个人，再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把错误路线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剑(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剑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同志们，这样多的人来到北京，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告诉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

280. 姚文元向杭州丝绸厂二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1966年11月17日)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姐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毛主席思想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苦。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

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厂，一个市，还要关心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徐剑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你们这个厂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一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都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剑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去斗争。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自己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是抓革命压生产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作出妥善安排，作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

大家回去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281. 陈伯达、王力与第一机床厂工人座谈纪要 (1966年11月18日)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十点钟，陈伯达、王力等同志来我厂视察。十一点多钟，找了一部分人进行座谈，我幸运地参加了座谈会。(未进教室前许多人说我是“右派”，“牛鬼蛇神”，进教室后还有人叫我小偷。)

现将我记录情况整理如下：

座谈会先由王继明发言，介绍了一些我厂情况，接着我发言：“我不是多数派，也不是少数派，观点倾向少数派，我是资本家出身，在技校呆了三十二天。”接着我就介绍技校的情况。从九月七日后打了八人。(我在七日进技校的，以前打人情况没记录)陈伯达、王力同志看了二人的伤痕和医院诊断书，接着陈伯达同志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也没法诊断，意见同样适用，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并让张淑贞同志念了两遍陈伯达同志十七日下午的指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准私设刑堂，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如果有人在幕前和幕后指挥，这样做那就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从今天(十一月十七日)起，如有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要立即处理。”陈伯达同志又说：“多数派也要印。任何方面如果有问题，都必须摆事实讲道理，经过民主讨论，把是非弄清楚。大家都遵守十六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大家都说听毛主席的话。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大家又不听，一谈问题就打，不好，这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以前算了，道理多大，打人不对。我提过建议，打人的给被打的赔礼。以后不要打，谁对、谁错，要讲道理，这样才象个文化大革命的样子，打人就不象文化大革命。有力气打打痛快，不解决问题。讲道理嘛，打人就错了。以后造成民主作风，不准打人，不准骂人，有什么纠纷就会谈，今天开会有人心急了，说话急了。以前压的感情激动，说话不能平心静气。道理事实讲不清，没有一个人讲清。以后不要武斗，要慢慢的讲，听不同意见，说服才对，好不好。打架，抓人，关起来，不管怎样说都不对，以后派人继续调查，要执行主席指示，只能文斗，不要武斗。这条都不执行，怎能搞好文化大革命？现在要改变打人风气，不要动感情。”有人插话说，机械学院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不让进厂？陈伯达同志说：“鼓掌欢迎，哪一派都欢迎，不要停生产。”有人说，少数办公室给封了。陈伯达同志说：“不要封，可以开，让他们有办公的地方。”接着又指出：“搞好文化大革命必须把时间安排好，中断生产不能得到社会同情。保障文化大革命时间，业余时间由革委会安排，不要行政安排。”有人提工人脱离生产搞革

命可以不可以扣工资。陈答：“以前照发，以后你们决定。”有人说有少数人脱产。陈答：“不要脱产，统统不要脱产。”有人又说，全厂各单位革委会，红卫军等有三百多人脱产。陈说：“统统回到生产岗位，除了病号，都没有例外，生产以外时间再搞文化大革命。”又有人问学生来厂问题，陈说：“赞成学生工人开座谈会，是真理就不要怕。实际上学生到工厂劳动有好处，开门让他们进来。”提个建议，可以让他们来，派代表来，有一批人未开座谈会。他们有错误你们可以纠正，他们对，你们要接受。不能保证他们一个错误没有，不要怕得那么厉害，象洪水猛兽。爬墙可以原谅，因为不让他们进来。可以进行座谈，议论，工人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学生帮助工人解决问题。工人应当是学生的先生，学生来是为了学习，做小学生，开始不一定学的很好。我赞成或在生产以外时间可以接待他们。生产时间不要来，脱产的都要回到生产岗位。没有上班的可以和他们谈，可以在空屋子谈。

王力同志说：“中央规定五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以来，整群众、整学生的档案要全部烧毁，偷藏的要受处分，不能转移、隐瞒、私自处理。”

有人反映让第二司令部的同学进厂，不让第三司令部的同学进厂。

陈伯达同志说：“欢迎不同意见的进来，不要光欢迎意见相同的人进来。”轮流接待外来学生，今天谈，明天谈，找一个地方谈。有人说学生来造反。陈伯达同志说：“造反可以，让他们把话说完。”接着有一位复员(转业)军人发言。陈伯达同志说：“不要单搞一个组织。”(指复员转业军人单独搞一个组织)

有人提让学生到宿舍去。王力同志说：“提倡到宿舍好，不要到车间。”陈伯达同志说：“不要有成见，不对的要允许人家改。搞一个房子接待他们(热烈鼓掌)。你们鼓掌多了，很惭愧，我们是听听意见，不解决问题。”有人说，同学们跳墙怎么办？陈伯达同志说：“给他们说，这种方式不好，劝他们以后不要跳。”(复员转业军人说话)陈伯达同志说：“不赞成用转业军人方式说话。”

有一位女工说，送吕家才上技校时，说他父亲是恶霸富裕中农，母亲，哥哥还有弟弟有问题。陈伯达同志说：“父母的问题不要纠缠在一起。”女工又说，大学生在毛主席的培养下，进厂是不会破坏机器的，要让同学们进来。陈伯达同志说：“说的很对，相信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应当开大门，请他们进来。”接着这位女工又谈了斗吕家才的情况。陈伯达同志说：

“现在多数派该对吕家才表示欢迎。”陈伯达同志带领大家鼓掌，当时就是我和四位少数派鼓掌，其他人大部分没有鼓掌。

陈伯达同志说话时，许多人抢着说，使首长无法讲下去。安静后，陈伯达同志说：“我们在这里都这么厉害。”

又有人提到脱离生产可不可以扣工资。陈伯达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事情，过去没有规定，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讨论讨论。”王力同志：“不要扣工资，不准打人是保护少数的措施。”最后，陈伯达同志说：“十六条好好学习过没有？文化大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我也不能解决问题，按十六条办事，今天这样风格缺少十六条。”

我建议：“据说少数派在一个地方，多数派是不是选几个代表一块去看看。”

陈伯达、王力同志下楼后，听说少数派在机械学院还有一段路，首长还有会，当时已经两点半了，仍没有吃饭，就离厂了。……

以上材料由记录整理，我座位离首长很近，记录精神符合首长讲话，如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并请当时参加者补充修改。

282. 与戚本禹、关锋座谈纪要 (1966年11月18日)

参加人员：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代表

山西省电业管理局工人、干部“革命造反队”

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赴京同学

戚：同志们，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你们等了好久了吧？

关：你们都是山西的？有学校的？有机关的？有工人？市里的还是省里的？

戚：你们各派意见都有吧？我们都听。我们来主要是听你们的，我们来做你们的小学生。你们在山西了解情况多，可以提问题，可以写材料。我们不了解情况，我们掌握了以后，可以带回去，一定向文革伯达、江青同志汇报。你们要畅所欲言，把你们最需要我们知道的东西反映给我们。有材料的可以交给我们研究，如果材料多的话，还可以给你们出专辑。时间比较晚了，明天早上还要和小教座谈，今天是不是搞到天亮，我们已经两宵没睡觉了，你们也休息休息，好不好？能扼要地，把重要的讲。你们一个一个地谈吧。

学生(山大)：首先向首长说明来意，我们主要地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反映山西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贯彻的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要求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解答前段运动中的有关问题。

(接着山大同学汇报了运动以来山西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罪状。这里从略，汇报到山西省委大抓“伸手”派时)

戚：伸手派来了没有？这里有没有伸手派？(解释说：所谓的伸手派)(同志们回答：没有。)怎么伸手派不敢来。噢，不是一个单位的，学生中也抓伸手派？！(当谈到山西省委压制群众运动时)关锋插话：你们知道不知道袁振的问题？解悦的问题？袁振我不认识，解悦我见过，这在你们省里是很大的问题。

关：省、市委机关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

工人：没有。尤其是中上层干部不敢说话。

关：你们统计过没有？有多少“伸手派”、“野心家”？

“伸手派”、“野心家”是山南的名词啊！(当谈到赵树理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当权派时)

戚：(笑着说)不是学术权威，写小说的怎么成了学术权威？赵应该是反动艺术家。

关：(接)是个反动文艺家，总之可以批判就是了。

戚：应该批判。

工人：我们认为山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是有根子的。

关：(点点头)你们看根子在那里？可以谈一谈，说错了不要紧，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

工人：×××，×××，×××，×××，×××。

学生：(兵团)汇报了兵团对袁振的看法，当谈到去鞍钢调查)

关：(插话)你们还到鞍钢调查过？访问老孟泰？(当谈到在华北局会议上把袁振打成“伸手派”时)

戚：“伸手派”就是你们山西的特点。

学生(兵团)山西省委说袁振是党内问题。

戚：你们怎么知道的？

关：袁振贴大字报嘛！

学生：(兵团)袁振的问题究竟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插手？卫恒等人以“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为借口，不让我们插手，我们应当怎么办？

关：你们不是辩论嘛？(指袁振问题)

戚：你们不是插手了吗？插手时你们没有问过我们吧！现在怎么又来问我们呢？

关：袁振不是作检查，承认了吗？后来又发了个声明？(当学生谈到造反兵团的组织问

题时)你们才四、五十个人，太少了吧？怎么不多发展一些。

戚：你们那里还有“红五类”、“黑五类”的提法吗？

答：有。

戚：(问造反兵团)你们除了在袁振问题上造反外，还造什么反？你们做了几件大事了？你们有什么刊物没有？

答：袁振问题，付山问题，……(当谈到开誓师大会时)

戚：你们为什么在北京开？而不在太原开？希望我们去，去支持你们，是吧？那我们没有去就不支持你们了？

学生：(兵团)没有去，我们知道你们是支持我们的。

戚：怎么知道的？

学生：华北局会议，我们可不可以了解？是不是保密问题？

戚：这个问题问华北局，不要把矛盾上交。

关：去华北局问他：袁振你们现在怎么看？袁振是不是野心家？伸手派？是好人还是坏人？袁振是我们市委第一书记，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工人：工厂企业中如何处理“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去搞些串连？机关中能否成立其他革命组织？

关：红卫兵可以搞，工人最好用联合会、代表会，形式就多了，成立革命组织，中央是允许的。

戚：你们说是否可以发展？你们说呢？可以嘛。别的组织可以【存】在嘛，红卫兵是三十岁以下的人，是青少年组织。老头，老太婆还成【立】什么组织，工厂干部有工作任务，我们不主张大批出来，怕影响生产！不影响生产，业余时间在本市串连为什么不可以呢？

关：在本市可以搞。

戚：你们出来了，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提倡。你们出来，怎么能不影响生产呢？每天工作八小时嘛，文艺团体可以另外考虑。他们不搞什么生产，而搞文艺，特别是过去的文艺团体，尽搞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所以他们走了也不影响生产，当然可以出来啦。

工人：中央对山西文革运动看法如何？

戚：中央文革还未专门讨论山西问题，不好回答。由山西群众自己讨论。

学生：三干会的召开是否中央指示，山西省委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人可否参加？
(原件不清，猜测而刻成)

戚：是中央指示召开的，犯错误就得检查吗！群众不一定派代表参加。

关：陕西交大李士英是个“大反革命分子”，这个人很有本事，他们不要求参加三干会，要保护会议开好。他们印发了好多传单，还搞了一个展览会，把参加三干会的人请去参观，使参加三干会了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得很好。他们没有参加三干会，但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是参加了三干会。

工人：有的毕业生在工厂待分配，可不可以外出串连？

戚：那就参加机关运动嘛！具体可由文革委员会讨论。

学生：我们去步行串连可以吗？

戚：步行可以，大批的暂时不搞。

关：大批不组织，考虑到同学身体健康，等明年春暖花开再进行，现在你们做准备嘛！

学生：大串连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结合？许多同学都走了，不回来了。

戚：不回来也好嘛！总是要回来嘛，到那里安家落户也好嘛，文科学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了，如果本人愿意，那里也好，找戚本禹、关锋也不能把他们拉回来。学校的一斗二批三改不一定都参加。一部分人不回来，一部分人回来参加斗批改，订出新的教学改革办法。本单位搞运动不见得都参加，一千人可以搞，五百人可以搞，二百人也可以搞，串连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锻炼。

学生：(山大)文革如何产生，在学校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组织领导？

戚：文革有几百人就由几百人选嘛！将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吗。组织领导群众，自己可以解决，你们学校还无统一领导，将来会有办法的。你们自己想办法，慢慢解决。

关：你们的热情，我们坚决支持。向你们道歉，没有及时接见你们，请原谅。你们也很忙，我看你们应该做更多的调查研究。袁振的问题，不好下结论，但他们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好的。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青年群众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主席早就说过：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相结合，将一事无成。我们正考虑厂矿的文革运动问题。学生代表也可以去厂矿串连，但保密厂不去。

戚：(插)当然你们去了，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能包办代替，发号施令。

工人：关于平反问题，军委的指示是否适应于厂矿？

戚：完全适用，指示中所说的群众，就是指给领导、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可以平反。象吴晗、邓拓等就不能给他平反。

学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群众中能不能提？

戚：这个问题要具体看。比如谭力夫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开了几次批判大会，这不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是个受影响、受蒙蔽的问题。我们是提策划的人，提出的人，这个说法不要往群众头上按。

工人：两种意见不统一，一种说另一种是反动路线，反动路线如何理解？

关：群众之间互相贴大字报，这没有什么。如有领导，有组织，拉一派搞一派，那就叫群众斗群众。

太纺的杨丕夫我认识，解悦我也认识。我和杨丕夫谈了两个晚上，批评了他。前几天，接见了太纺的几个人，我谈了三点：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大方向。杨丕夫挑动工人大斗工人，群众斗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杨丕夫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2)解悦是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他的工作搞得很好。她挨了打我们表示慰问。

(3)有人说：林彪、江青同志说过反解悦是对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

今年春天，我到山西去过。和山西工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和汾阳农民学习毛选积极分子接触过，很不错，他(她)们很有水平，工作搞得很好，很值得我们学习。山西太纺停工，这是很大的损失。袁振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但我们了解的不多，不能得结论。如果袁振真的是个野心家、伸手派、反党分子，应登报公布，让大家讨论，使大家受到教育；如果不是，也绝不能马马虎虎，和稀泥，掩盖过去，到底是不是，你们去解决。

戚：群众有权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工人：党委解散了我们的赤卫队，这是错误的。

关：已经成立了的，就不要解散。

工人：是否还可以成立？(原件不清，此乃意思)

戚：可以成立。

学生：联络组的材料是不是可以要？派联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关：主要看他们干了些什么，要看实质，要按他所做的工作而定。联络组办了坏事，不支持革命群众，当然就是嘛！材料问题你按中央指示去办，你们回去就可以看到新的指示。(当学生问到本单位具体问题时)

戚：(接)要关心国家大事，大事解决了，小事就解决了。山西的大事是什么？你们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比山西更大的来？

工人：中央对山西运动如何看法？

戚：山西文化大革命同样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我们全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看法你们自己看。

关：你们想一想，具体问题不能回答。对你们对工作都不一定有利，不要强加于我们。

学生：(山大)党、团组织长期不活动怎么办？

戚：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吧。

工人：在毛主席身边，关心国家大事好关心，在太原就不好关心。

戚：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不是地理条件。

关：北京有好些是学生闹出来的，刘××的问题，他们贴大字报，我们也不知道，北京也没有说嘛。

工人：王大任在一次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厅局长，这是不是定框框？

戚：林彪同志讲过：我们打击的不是一切当权派。当权派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省、市委都有两种，笼统提是不合适的，反动路线当然可以批判。

工人：聂元梓等新写的大字报，在大厅上广播，说刘××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是第二号，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

戚：你有你的看法，聂元梓有她的看法，不同意可以保留嘛！

学生：(山大)四清派工作组对不对？与文化革命中派工作组有何区别？

戚：是对的。二十三条有规定嘛，是中央通过的。四清与文化革命当然不同，四清工作组是宣传党的政策，当然也有的有包办代替的错误。

学生：一斗、二批、三改这三个阶段如何划分和结合？

戚：那当然不能分开了。

关：很难机械地划分阶段，要交叉进行。

学生：伯达同志说的“下段运动另有安排”，指的是什么？如何安排？

戚：他讲的串连，是十月份以后串连另有安排。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我们安排？你们可以安排嘛！

关：运动也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中央会有总的指示精神，你们可以去学习新的精神。我看一些具体问题你们回去研究。

学生：什么是保皇派？在一般干部、学生和学生中有没有保皇派和保皇分子呢？

戚：在群众中不要有保皇派。保皇派是指坚决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群众中不搞这个问题。持不同意见不能叫保皇派。我们机关也有，我保过。老关也保过嘛。保了几天就算保皇派？认识清楚了，改正过来了，不保了就行了。人的认识也有个迟早嘛。但认识后，就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斗争，不能和稀泥！

学生：(山大)在运动前期党支部、党总支内部进行了分类排队，划分了左、中、右，现在同学要求公布材料，要求平反，但意见不统一怎么办？如何避免同学之间的分歧？

戚关：这个问题中央有文件下去了，你们回去就可以看到了。

学生：政治辅导员在运动前段的笔记本，可否查封和查看？

戚：中央有文件下去了，你们回去就可以看到。

学生：(山大)文革、红卫兵、各个战斗队间的关系怎样？

关：文革如果是群众选出来了，如果相信他，红卫兵就受他领导。

戚：红卫兵与各战斗队当然不是领导关系，红卫兵和各个战斗队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

关锋同志的结束语：山西发动群众，靠你们自己，学会作群众的工作，你们回去发动去。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有人执行，有人不执行，十六条公布以后，仍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人还是不执行。还是靠大家、靠群众；我们相信山西革命群众和全国群众、北京群众一样，都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一再强调嘛！

今天有好些问题未解答，可能你们感到失望，但有些问题，我们还是要问你们。今天你们给我们反映了很多情况，对我们很有好处，你们要有雄心，有信心，山西运动一定能搞好。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打击，敢闯，敢斗争，当然要讲策略，讲究斗争方法。

北京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有的就不可以。比如，昨天有人砸了第二司令部。不见得北京才有经验，其他地方也有嘛！如西安交大对三级干部会议起了很大作用，作了干部的工作。

有的干部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依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大多数能回来，当然要斗争。不见得北京有经验，其他地方就没有了？我看交大的办法很好，我很欣赏，起了很大作用。叫他们一展览、一宣传，就站到学生方面来了，支持学生，这不很好嘛？

你们来北京取经，北京是首都，毛主席在这里，北京运动有好经验。你们也有经验，你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联系。我看你们也有经验，多动脑筋，以后你们可以写信，可以寄材料来，我们还是认真看的。

283. 王力在接见被苏联无理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报告

(1966年11月18日)

同志们回来多少天了？(回答：18天了)

同志们在苏联也看了一些报纸。回来以后到处看一看吗？有什么问题？先提提问题。(教育部同志建议王力同志先谈)或者我先谈一点。讲长了，大家都没时间谈了。我谈一点，可能不符合同志们的要求。

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亲自发动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创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算的话，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六月一日开始到现在共五个半月左右。毛主席把这个作为革命新阶段来看，很重视，十六条也讲了。中国共产党搞民主革命28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大革命才五个月。毛主席提高到这样高的高度—革命的新阶段，这是个革命的崭新时期，大家都没经验。同志们回来并没有晚。这次大的运动已搞了五个月，再要搞五个月左右，大运动要这样长，但作为新阶段还刚开始。同志们回来不算晚。可以参加这样一场大革命。

如果把这次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从六月一日再往前看看，开始发动这次大革命可以说从去年九、十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批评吴晗问题。吴晗大家都知道，用不着介绍。毛主席当时提出批判吴晗是作为批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批评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同志们知道，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呢？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情况？特别在北京根本没响应，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北京根本没人干，主要代表，主要是前北京市委及前中宣部。包括当时在北京掌握领导工作的人，根本不干，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到现在回忆一下，一年来有多大变化！那时一个小小的吴晗都碰不得，毛主席指示都不执行的。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战斗也不执行。而对比一下，现在国家的空气，满街大字报，人物比吴晗大多都可以批评。北京不执行，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出了姚文元的文章。去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这文章一方面受到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欢迎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北京的所有报纸都不发表。上海就出了小册子，同北京联系，但小册子在北京也不能发表，象洪水猛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北京不能不发表，北京报纸才发表，他们把这样一场政治斗争转移目标，转为搞成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什么道德继承问题呀，什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呀，什么清官问题呀，什么历史剧问题呀……把政治斗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斗争转移目标，另外搞一些名堂。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文章不能发表，开红灯，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则开绿灯，打击革命派。彭真有个二月提纲—五人小组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提纲。这个提纲同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文化大革命对立的，是反对革命的，是镇压左派，是包庇右派的。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的这些东西压着，但搞了这些东西又有好处，这样暴露了他打着红旗反毛主席的面貌，这中间，他的面

貌一暴露；毛主席就批评他不对—提出这样一条错误的路线。这一揭，纸老虎立刻破产。所以慌慌忙忙于 4 月 16 日搞“三家村”假批判，真包庇。毛主席已批评他们，他想争取主动，来个投机。达到什么目的呢？来个假批判，使北京市委邓拓这些人拿出来(他们是非拿出来不可的)对他们批判尽量减轻，想通过这手法掩护自己。这阴谋立刻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北京日报》与《前线》立即被识破，全国没人相信这一套，全国报纸没登，而继续批判北京市委之错误。

党内有名的 5 月 16 日的通知，内容报上基本上已登了，只是没点彭真的名字，内容在报纸社论上，已登了，这是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最近中央关于串连、材料问题的通知中提到 5 月 16 日的通知，(这通知要向全体工人、学生念的，就是说要为 5 月 16 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派平反的文件)这文件很简单，就叫通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是毛主席直接主持下写出来的。重要的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个文件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入党、政、军、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特别不让他们担任领导文化革命的职务。过去让他们做领导是异常危险的。毛主席指出：“混进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篡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还被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文化革命这样的思想，在 5 月 16 日通知中的精神、思想，深刻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从这中间，紧接着是批判吴晗搞假批判，紧接着全国搞了“三家村”大批判。从提出对吴晗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对翦伯赞的批判，对周扬的的批判，到 5 月 16 日的通知，这样一些，毛主席说这叫做舆论准备。(即从去年 9 月、10 月提出这问题，报上写文章，到党内发通知。)从 6 月 1 日毛主席批发及广播了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那是战斗的信号，战斗开始的动员令。过去谁也没料到毛主席批发的这张大字报有这么大的威力，六月一日大字报一广播，第二天一登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来势很猛，全国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批一批地揪了出来，好多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局势非常好，群众发动起来，主流势不可挡。这样的通过广播大字报的形式，同志们可以回忆的，同志们可以再重读一下这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最好读《红旗》转登的那篇评论员的稿子，因为有个别文字的修改。这份大字报起了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我们的革命比巴黎公社更深刻，这更高的发展阶段。群众运动，也是最大规模的最深刻的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信号，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批的大字报作信号，一切革命的工农兵，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都要欢呼。把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修正主义黑暗统治现象来个大冲击。这样一个情况摆到了人们面前，就有两种态度，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革命派就说好，好得很！他们站到群众中间，群众的前面，站在革命的一边，领导运动，虽然没有经验，但与群众在一起把运动搞下去。但另一方面，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及代表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映、代表这一撮人情绪、愿望、要求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拥护者，他们就害怕了。没几天，群众敲锣打鼓，到处送大字报，贴大字报，他们慌了，订出种种限制，不准上街。这规定不是奇怪吗？我们文革小组有的同志听说了，就到街上去看看，看到大字报这里不许贴、那里也不许贴，他们认为大字报这东西糟得很，赶紧派工作组，派出大量工作组，想把群众运动按他们自己的老框框，按他们自己的轨道去搞。在北京市，好多单位过去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领导下，革命群众受压制，当工作组刚派到这些单位时，都是敲锣打鼓去欢迎，但

不要好久，就看到这样不行。这一大革命，这样一个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包办代替根本不行的。一下子就直接冲突，尤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群众自己起来了，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批判，要斗争，采取革命的态度去对待。群众起来了，任何人压不住。工作组自己打什么旗号，群众不听他的，大字报形式，过去处理敌我矛盾处理右派可以用大字报形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用，可是贴工作组大字报，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们说：“我们工作组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逻辑。首先，他们不是党中央派来的，不是毛主席派的，即使个别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他们不能不许人提意见呀！这样，普遍地采取了这个逻辑，所以工作组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所以，大概五十天的功夫，这条错误路线在相当大的范围起了作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条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对立的错误路线，在这期间，相当普遍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从六月到七月二十日左右，毛主席在外面就研究了这些情况。回北京后，亲自观察这情况，几个大学的简报全看了，听了些情况，看了些情况，作了很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提出撤工作组。这期间，中央在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党中央同志领导下，(原打印稿：“中央在毛主席坚持正确路线，党中央同志的领导”一翻印者注)在几个大学中贯彻毛主席的路线，如北京大学、广播学院、轻工等学院，对外文委(张彦在那里搞了一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了一批所谓反革命骨干、反革命分子)，还到中学中去。毛主席的意见在那个地方与群众见面^①，立刻就发生巨大的力量。在一系列毛主席与群众见面，在一些典型经验基础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草了十六条，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十六条及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标志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八月八日通过了十六条，八月十二日通过了公报，八月十八日，主席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这消息的发表，公布了党中央名次排列顺序的改变。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在这以后，很快掀起新的高潮。这新的高潮的主要特点是：运动向更广阔的范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红卫兵是个特点。十一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大量接见后，红卫兵大量发展起来了。原来，红卫兵最早的组织出现是在六、七月份，在清华附中，由几个人到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在反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下，他们受压迫，在工作组去了以后，这些革命同志依然受压迫。当时红卫兵被工作组看成是非法组织、黑组织。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当时写了两篇有名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文章被工作组及共青团中央看成是反动文章，这样一个组织同他们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看了，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毛主席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坚决地热烈地支持他们的革命组织及支持他们的文章。但这封信没发出去，到现在也没发出去，而是传出去了，十一中全会传出去了。当红卫兵组织刚刚萌芽，并且正在遭挫折时，我们的毛主席就支持它，支持这个组织，看出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有无限生命力的，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的，毛主席热烈支持它。并说，他和他的战友热烈地支持这革命的组织、革命的文艺及革命的演说一发表的演讲。很快，红卫兵在毛主席的信传出以后比较迅速地，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在全国范围内群众广泛地发展了这个组织。

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提出了很多好倡议。学校的斗批改发展为社会上的斗批改。好多社会上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上街后解决了。红卫兵成为全世界的注目的革命组织，震动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见了红卫兵最害怕，在日本，一出现红卫兵，赶紧用警察去镇压，去抓人。在新加坡也是这样，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害怕红

^①从“这期间”到此，另本作“这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到几个大学院、北师大、对外文委(张彦在那里搞了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了一批所谓反革命骨干，反革命分子)去了，还到了一些中学，把毛主席这个意见在那个地方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

卫兵。

现在的大串连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发展的，所以好多东西在十一中全会时都没想到，那时还没有大串连，十六条里也没有现在那样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是新的革命高潮中出现的新事物，拿我个人讲，北京来了大批外地学生，北京学生也大量往外走，(原稿在此句后有“一当然，与现在不好比。”一翻印者)我们也想，人都走了，怎么斗批改呢？我们思想落后于客观事物，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北京来了十多万人，北大、清华很拥护，下雨，还有病号，没地方住怎么办？这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怎么对待的呢？毛主席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就站得高，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有地方住，果然，现在来北京串连的外地师生，已有三百万了。应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大串连的伟大意义，它把文化革命连成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经验在全国范围交流。外地的大、中学生，年纪还很轻，他们来到北京，瞧见一下毛主席，在他们一生中是永远不能忘的事。他们满腔对毛主席热爱，尊敬、崇拜的心情。列宁死得早，当时局势也不稳定，他不可能大规模的接见群众，所以来见到列宁的人很少。而现在已有九百万人次，见到了毛主席，这是件大事，有长远的意义。他们看到了几个主要城市的革命造反精神，看到人民的革命要求及革命的力量，人来得越多愈好。将来防止修正主义更有保证，若出现修正主义，就有那么多人反抗，虽然给带来了物质供应的困难，天气寒冷生病……但与它有长远的起作用的有影响的意义比，是微不足道的。毛主席提倡徒步串连，有的叫长征。我们估计一定按长征的路途不可能，太大量，太大量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徒步串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去做，会起很大的作用。如中学生可以在省及专区范围内步行串连，相互交流经验，对推动革命运动会起很大作用，革命串连与学生运动的发展趋势必然引起推动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农村也搞了些文化革命，象学校那样广泛现在尚没有。“五四”以来，历次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先起来，然后是农民运动。没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搞好下去，那么学校改革是空的。要把学校、把国家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学校要彻底改去过去教育的那一套，基本摆脱修正主义的框框。这一套教学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把学生关在学校中念书，念的与工作上用的也不一致。念那么多书，关在屋子里念。这套教育制度怎么改？一定要与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彻底结合起来，学生要与工农兵结合，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也得这样。整个社会、整个革命运动是最大的课堂，整个革命人民、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是不上课的上课，每个人都要经受这严重的考验，是不考试的的考试。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前进是斗争的结果，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筹委会委员发表了一篇讲话—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了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发表，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看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原打印稿为二万人)，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的家乡—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经过时了，同时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而他公开宣传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的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的。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营较量。不是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但总得找个代表人物。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领导干部、工作组没有发言权了，(原稿没有“执行”两字—翻印

者)他要用群众组织的形式继续贯彻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继续镇压、压迫革命群众。相当长时间内，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从十月初开始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也是我党历史上所没有的。路线问题，过去在党内讨论，没有在群众中讨论公布，而这次文化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直接在群众面前，由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直接压迫人民，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形成了公开的群众性的批判，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的。

同志们回来正赶上这个时候，满街是大字报、传单。经过这个批判，最近中央又开了一次会，把这两个月的情况研究一下，研究现在如何把这斗争更好地进行下去。从斗争中大量的事实面前，路线问题，可以看得清楚，对如何对待犯错误的路线的问题也可以想得更周到些。《红旗》十四期社论把这些问题讲了一下，对错误路线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两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是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许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差异；第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路线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边，与群众一面，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不能从口头上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不饶人，看看这三条标准如果做到了，群众是很讲理的。(原稿如此，“如果”两字改为“是否”更好—翻印者)林彪同志经常讲：群众运动有天然的合理性。很多人对犯错误的人说：“我现在把你看成二三类，你如果改了，可以发展为一类干部，如果坚决不改，你可能变成四类干部”。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与党、人民是内部矛盾，对他们的处理按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既批判思想，又达到团结的目的。但革命不是文文雅雅的，革命这东西这样大规模的，历史空前的，触及人的灵魂的运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与群众对立，不能怪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站到群众对面，不能这样也看不惯，那样也不顺眼，这也怕，那也怕，怕得要死。这是根本立场的问题，没什么可怕，何必说得那么多重，那么怕得不得了，深入到群众中就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到群众中，与群众在一起，这是根本的立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群众的问题，所以必须不采取与群众敌对的态度。软的、硬的整群众都是对抗的态度，搞两手，一手镇压、一手拉拢、恐吓、破坏，这都是错误的，是与群众敌对的，继续搞下去，不是真正与群众在一起，当小学生。

有人问：现在到底是省委领导红卫兵，还是红卫兵领导省委？这问题，马列主义者，拥护毛主席路线、思想的人，很好解决。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你干了几十年，见到红卫兵没有？没有，就先当学生，向红卫兵学习，然后再领导他们。不辨矛盾的性质、都当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感到已受到威胁，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在这尖锐的情况下，是有人写反动标语、口号、反动传单，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彪同志，他们走到邪路，走到与群众对抗的道路，当然矛盾性质会转化，从对群众不满，发展到对党、对毛主席不满。

同志们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很好，很重要。希望同志们能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真心拥护毛主席路线，在毛主席教导下，做彻底的革命派，不要做半截子的革命派，要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毛主席思想的拥护者。

同志们在苏联呆了一个时候，那里是大倒退、大复辟、大变质。这情况在我国个别地方、局部地方，在一个时期会有这种情况或已有这种情况。我们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旧的东西要打破，你们在苏联看到的东西要当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财富，作为反面的东西，作为借鉴，使我国不要走到邪路上去。不要计较个人的东西，不要计较“私”

字，“私”字是剥削阶级私有制的产物。在我们社会上很长时间内还有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不要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会那么一帆风顺，不会的，也不要认为文化革命过去以后，就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就没有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了。要立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任何人反对毛主席都不行，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个人名利个人打算要丢掉，在文化革命中，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时时刻刻丢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与工农兵在一起，做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在革命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重要的是要把本质、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抓住，时时刻刻独立思考，判断面前的事情、问题，看看是否符合主席路线，是的，就支持、拥护，不是的，就抵制(不管是什人)、造反，永远做革命造反派。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切不怕，不怕丢掉什么，要立下志愿按毛主席思想与革命派站在一起。党内也有派，有革命派，不革命的，中间的，反革命的派。毛主席经常引用下面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派是客观存在。是客观存在，就还是让它表现出来的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这是正常的。表面一致，实际上不一致，强求一致，就不如叫它就不一致。但办事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无产阶级大民主原则办事，创造在毛泽东路线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经验。

善于商量，善于听不同意见，善于用民主讨论方法解决问题，以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来解决问题。在组织路线上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门在背后(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搞点材料，收集点东西，来搞人为反革命，人家反对他，就是反革命，不是发动群众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靠对付群众的办法，找几个人专门在背后收集材料，放在档案袋里。搞群众是不对的。文化革命中，就要将这整群众的材料全烧掉，当众烧。这也是大的原则斗争，斗、批、改，改掉一条很不合理的制度，绝不能象苏联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要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不只在政治上是错的，组织上也是错的。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只靠口袋材料，关起门来排队，搞个黑名单，全是错的，是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这都要搞掉。这个指示今天可以发下到机关、学校、团体、厂矿，到处都将张贴，在一切地方适用。这些东西如果没这个月的打架、抢保险柜，我们还不那么理解这问题。过去抢档案等都不能怪群众，而是怪领导，不能怪群众，过去搞材料的错误手段是对付群众的，这些东西是关系一辈子的，对群众是个威胁，他要与你拼命，不打这个月的架，我们也不理解这一个问题的严重性，打了一个月架，打破头，搞到医院的也有，砸了保险柜，把部长扣起来—学生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去的(笑)。省委书记说学生把他带到北京来了，学生不承认，说是省委书记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了。吵架，争论不休，这一切，我们看来，大道理在群众一边，政治是生命，过去的那些背地里搞的材料，以整风整人，群众当然不愿意，这套方法不从制度上，思想上，从上层建筑来解决，左派上台，也能学会搞这一套。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总是先有事实，然后形成概念。我们也说理论是先行的，但一切事物先是有了大量事实，才形成概念，才能提出解决方案，同志们不要老在岸上看，一定要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在大革命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考验是否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否真正拥护毛主席的路线。

问题解答

条子中主要的问题有：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究竟怎样？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代表人物究竟是谁？我想不用说已经知道了，已经点了名了嘛，这些问题不在这里讲了。现在各地开三级干部会，已讲了。现在满街已贴了，有什么规定限制？过去建议，关于什么人的大字报，不要贴，现在已贴了。主要还是从思想、阶级根源，从两条路线实质表现形态，反正与人有关系。

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这些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提出错误路线的同志，我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现在大量的犯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过不了关，三级干部会开不起来，红卫兵不让他们检讨。本来认为这次会议后比十一中全会后好一点，但是，虽好一点，但贯彻毛主席路线阻力还很大，为什么在这次要把提出错误路线的(同志)与执行路线的区分，就是为给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开脱一下，实际上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路线很多东西以中央名义下来，所以下达普遍，所以要炮打司令部，炮打与主席思想对立的司令部。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看到差不多大部分省都犯这错误，如果不把扣子解开就不行，“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口号红卫兵也知道，究竟是谁与毛主席唱对台戏。所以《红旗》杂志及林彪同志就讲十一中全会已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产，中央已解决，省一级中现挨炮轰的也可以理解的，目前自然集中到省及中央各部，现在有的省，用了林彪同志讲话“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不许人家轰，轰了就是牛鬼蛇神，这不对。不能以这话来对革命群众。应当炮打××是对准地、富、反、坏、右，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整群众的。这个斗争，(对)省市委一批利用林彪同志的九月十六日讲话来压制群众，这就是错了。

这次工作会议后，怕群众，把群众当做(斗争)对象的现象好一点，但还有干群关系紧张，抓住抢材料的问题不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群众之间有分歧，有的群众受蒙蔽，受影响，群众中有了分化，或者是他也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继续坚持接受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斗争更复杂，这也是一定的。党中央的号召是一贯的，对坚持错误的干部不利用了(为“不使用”之误一翻印者)对群众，要使革命派懂得，不要使受影响的群众组织负责任，应采取帮助(的态度)，争取他们，使他们认识操纵(他们)的人是不对的，主要的人做适当的(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人民内部还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是群众斗群众，过去受打击的同志一下子地位改变了。对他们改变地位以后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激愤之感情代替政策，应使他们掌握策略，懂得团结大多数，不要用错误路线下的不正确的做法对待别人，当然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懂得掌握政策策略，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不能着急。同志们问到第三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与我们全无关系，他们自己搞的第三司令部，据我们观察，过去刚成立时观察，第一、二司令部大，物质条件好，第三司令部较小，可能做些事，他们也做了不少的好事。北航是二司令部，观点是三司令部，北师大，地质学院……属于第三司(指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地质学院“东方红”——翻印者注)做的时候是否有点过火之处，可能，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改正。攻击第三司令部，我们不认为是正确，他们的核心未形成，如何建立健全队伍提高领导斗争艺术水平，还有待斗争中健全，可能有变化。

党的领导问题大家很关心，这次十六条中没有具体规定，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让各级党组织、党员接受考验。文化大革命还是党中央领导，毛主席领导，中央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林彪同志讲话、《红旗》社论，应直接与群众见面。党团员要接受大革命的考验，你站在毛主席和群众一边，就起了共产党员及这级组织的作用。你不行，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就不能起作用。要彻底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得到群众信任就选你，你可起作用，不选你，作为一个党员也可起作用，不要等待基层党委发号施令，一定坚持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过去的错误路线，就是在这问题上怕得要死，我们不象他们那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不起来，红卫兵也统一不起来，是有这情况。不要忙于统一，以后会逐步统一，各派思潮公开化，这并不必害怕。

处理档案问题，不是把所有档案都烧，而是指五月十六号以后整群众的材料。其它材料以后再说，问题较复杂，不然就解决不了当前的迫切问题。

284. 关锋、戚本禹于北大红楼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 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966年11月18日)

会议未开始前，负责接待的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很有意义，这栋楼叫红楼（他指着窗边）那边是民主广场。”他还说：“毛主席当年曾在这栋楼工作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问：“那一间房间？”接待员答：“在隔壁两间，这房子是专门借来给你们开会的。”

夜0点30分左右，关锋、戚本禹同志乘车来临。

戚本禹：他是关锋，我是戚本禹，（对关锋同志）你先说吧！

关锋：你先说。

戚本禹：还是你先说吧。

关锋：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同志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地说明一点情况。王任重同志来北京有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期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做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说后问：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这句话一共问了三遍。代表回答：懂得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王任重同志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说是休养去了。关于王任重同志的问题可以找陶铸同志，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戚本禹同志插话：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批评。

关锋：对我们的缺点也可以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批评，可以抵制。

戚：等了半天，就是这么三句话，够用了吧？清楚了呀？（风趣地比划着）。（众答：清楚了。）

接着，会议转为自由谈话的方式。

戚问：林彪同志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你们仍是少数吗？（答：是少数。）

戚又问：你们司令部有多少人？（答：五千左右）武汉地区有多少大学生？（众：说不……，不精确。）

戚：你们连武汉有多少学生都不知道，你们还不会造反，要做到心中有数嘛！

（×同学谈了武汉的斗争形势，说到：武汉地区的斗争有它的特点啊！）

戚：那你们的斗争也应有特点嘛！（×同学发言）戚本禹同志问：你是山东口音，不是武汉人，是老师吗？（同学答：不是，只有一个老师参加，老师受压制很厉害。）

戚本禹同志强调和慎重地说：你们要团结老师，很多老师是革命的，被打成了“反革命”，你们要勇敢给他们平反，北京有个女同学，她爸爸是摘掉右派帽子的，她就不怕，就给别人平反，别人问她怕不怕，她说我不怕，只要保卫毛泽东思想什么都不怕。她爸来信骂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她同她爸爸断绝关系。

（×同学汇报武汉情况，谈到：我们现在逐步认识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指挥、总后台！）

本禹和关锋同志相视而笑。连连点头说：“啊！你们现在才意识到。”

（武大×同学说到湖北省委在四月二十八日就派了工作组到武大。）

关锋：四月二十八日就派了工作组？（答：是的。）好早！

戚：这是全国最早的了。（×同学继续汇报武大假红旗的材料）

戚问：李达是不是当权派？不是吧！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吧？

（×同学：是当权派，他在武大有一定的势力。）

关锋：还有点影响。（×同学，现在武大的领导权不是真正在革命派手里。）

戚问：在什么派手里？（答：在拥护刘仰桥一派手里。）

戚：哦！刘仰桥派。（戚、关相视）

(同学谈到湖北省委给外地来汉串连革命师生审编语录的事情。)

戚：带来了没有？(×同学把自己的一本送给了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看语录的附信时摇头。)

(×同学问：张体学说毛主席在武汉“蹲点”一个半月，有没有这件事？)

关：你们相不相信呢？(众答：不相信。)

戚：这些问题你们自己分析批判！你们湖北省委到底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呢？还是什么路线？(众答：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武汉有一个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因为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你们知道不知道？

(水运学院的某同学：大概是我们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因为运动初期公布了“左派名单”，写了一张大字报，被说成是党的“叛徒”、“变节分子”。)

戚：什么是叛徒？！象这种情况可以平反。

戚审查了文件后说：武大有一个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因为一张大字报给赵桂林平反，被打成“反革命”，他是不是反革命？(武大同学答：不是。)那就给他平反，信我收到了，你回去告诉他。戚本禹同志又说，赵桂林我见过，很普通嘛！怎么到了湖北就搞得不得了。

关锋同志插话：还有个傅军胜吗？(众答：是的。)

(×同学汇报湖北省委扣压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有的负责人带头烧毁黑材料、黑照片，各校文革在省委的统一布置下，大量烧毁黑材料，复制转移黑材料。湖北医学院文革甚至把黑材料转移到武器库里，企图在同学抢材料时，诬为反革命夺枪暴动。)

戚本禹同志非常气愤的说：用心叵测呀！懂吗？

关锋：你们不要抢了，中央最近有个指示下达，你们回去要他们通通交出来。

戚问：你们不是有王任重写的一封信吗？(同学交出王任重给湖北省委的黑指示)，关问：是给湖北大学一位女同学的那封信吗？

戚：不，不，不，这个比那个厉害。

(同学们汇报了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坏事情。)

关：我们都有了。

戚：你们用人民日报对照湖北日报去分析批判。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对照他们的讲话去分析批判。

(同学汇报湖北武汉地区还有工人、群众严重围攻、斗争学生的恶劣现象。

以前省市委出动军警、囚车大肆逮捕学生，毒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中学生占绝大多数，张体学自己检查都逮捕了 100 多，有的至今还未放出。)

戚问：到底抓了多少了？(×同学答：因消息封锁很紧，不可能知道精确数字，调查了几个中学，可以看出严重性。)

戚本禹同志非常气愤地对关锋同志讲：这在全国少见，湖北确实特殊。关锋同志讲：伯达同志最近有个指示，可以先告诉你们，我们没带来，我和你来背一下(指本禹同志)，两人背记的伯达同志的指示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以及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刑堂和私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要受到严厉处罚。从今天起，如果有人再犯这种罪行。北京市委要立即严厉处理，这个指示也适用对全国各地。

戚说：这是保护革命派的，对你们革命左派有利。你们可以拍报回去，可以张贴嘛！

(同学们说：省委召集三级干部会议，如果部署基层搞学生怎么办？)

关锋：你们知道李世英吗？他是交大的一个同学，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议，而是派红卫兵去保护会场，搞了许多会外材料，办了个展览，请他们去参观，招待得很好，出来一个发一分，他们也是有少数派嘛！不会到处都是铁板一块嘛！

戚：你们的大字报不是有王任重的一首诗吗？(同学们给他传单，关锋和戚本禹很有兴

趣地“欣赏”，并且颇有风趣地问到：你们懂吗？）

（×同学汇报在湖北有人把湖北的成绩都归功于王任重、张体学和湖北省委。）

关锋：第一，成绩应归功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二归功于伟大的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本禹同志插话：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干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戚本禹：武大有个姓陆的女同志吗？（武大同学答：有！叫陆舒端）她出身什么？（答：剥削家庭）她是什么派？（武大同学答：是“保”字派）武大还有一个男的吗？（武大同学答：是崔建瑞吗？）组织部长吗？（答：叫王勇）不！那个留苏回来的。（武大同学答：刘道玉）他是什么派？（答：“保”字派！）戚本禹同志微笑点头。

关锋：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湖北省有没有进步？（同学：没有！湖北省情况更紧张了，手法更巧妙了！关、戚笑。）

戚：听说张体学说天上九头鸟什么的……你们说说看。（同学：张体学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戚：你们谈谈你们的看法。（×同学说：没有阶级性，×同学说：搞独立王国……。）

戚本禹同志一语点破地说：不好惹和秋后算账有什么区别？（同学们：对，就是秋后算账！）戚笑着说：你们说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众答：不符合！），戚打着手势比划着：你们回去问张体学，问他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可以要他签字嘛！

（×同学又汇报武汉情况）

戚：最近湖北省委还有什么新东西？（×同学：他们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复员军人红卫军用来对付革命学生，现在有的工人公开打人了，发生流血事件。）戚：有没有支持你们的工人？（同学讲：有！前几天来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有200多人，控告省委。）戚：哦！工人也起来了，工人中也有“少数派”，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受压制受迫害的比你们还厉害，你们不和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

戚又问：你们中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们说：有！当时有几位同学说自己就是。×××同学说：他们公布了“少数派”同学的档案，任意翻阅，同学说，我的父亲的档案都给公布了。）戚问：你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同学：帮工……）戚本禹同志非常气愤地挥着手说：“公布档案的这些方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最恶劣的办法！”接着戚本禹同志又说：“你们是造反派，要敢于给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不要一看“反革命分子”就害怕，不敢沾边就不是左派，你们怕不怕？（同学答：不怕！）

戚：不是“反革命”的都应该平反，大胆的平反！坚决的平反！

戚：你们怕不怕“秋后算账”？（答：不怕！）

（×同学：各个学校的老师都不敢起来，他们中间剥削家庭出身的较多，顾虑很大！）

戚：老师中大多数还是革命的，你们要相信他们，革命的学生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嘛！

戚：毛主席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是要算账的。他们秋后算不了，还要冬后算账的，他们向谁算账呢？（答：向革命群众！）你们按照《红旗》十四期社论批判。“秋后算账”就是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就是地主阶级的“变天账”。什么人才算“变天账”？地主才算“变天账”？。他们要算，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党和人民对立面去！你们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批判“秋后算账”！

关锋：他们如果坚持秋后算账，正如《红旗》十四期社论中说的，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戚本禹同志挥着手臂激动地说：你们要学习农民对付地主的方法，他[你们]是[要]把地主阶级彻底打垮！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垮！

关锋同志饶有风趣地比划说：当然我们是希望他们不要变成对抗性矛盾的。你们给他们说：你们把“材料”拿出来吧！拿出来烧掉，不要“算账”了，不要再犯错误了，这样有什

么好处呢？

戚：你们要争取他们回头。

(同学们提到有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学生象周宏那样的人和报告能不能批判。)

关：是不是周小舟的儿子？(答：是的。)

(同学们：我们批判这些人，他们说我们挑动群众斗群众。)

戚：你们说是不是斗群众？(答：不是。)戚：你们知道还问我干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算斗争群众，他们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批判他正是为了团结群众，不破不立嘛！

关：要注意策略，你们不要象他们一样，不要加反革命帽子、右派帽子。他们有些人也可能是受蒙蔽的，但是如果顽抗到底，也有可能走到反面去。敢于改正错误，我们欢迎！

(工农兵文艺学院×同学：我校领导把我们为揭露工作组、该院党委而组织的临时团支部打成“反党的政治机构”怎么办？)

戚本禹同志坚决地说：自己解决！回去造反！

(有的同学问：党支部会议内容可不可以揭露？)

戚：是基层支部会吗？(答：是。)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可以揭发批判！

关：支部会议可以有群众参加嘛！受群众监督嘛！

(×同学：我们调查了一些机关，现在仍然扣发职工的工资，有的从原有住房被迫搬出去挤在一间房里，这些受压制的职工不敢起来怎么办？)

戚：最好的办法是职工自己起来造反，你们要和职工结合，他们行动起来力量比你们更大。

关：五四运动是学生开火，但不是主力军。

戚：你们是不是主力军？(答：不是。)不和工农群众结合将一事无成！(×同学：王任重专树假红旗，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两面三刀！)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两面派，从来就是一面派，资产阶级反动政客才是两面派，象赫鲁晓夫式的人在中国还有的是。

关：笑着连连点头。(×同学问：串连的事怎么办？我们想到农村、工厂去宣传我们的观点，和工农群众结合……)

戚：你们自己考虑，多少人去农村，多少人去工厂，多少人留在学校……

关锋插话：我们不了解情况，你们自己去处理。

(临分别时，×同学问：各院校文革工作组在本校时搞起来的，怎么办？推翻行不行？)

戚：可以改造嘛！一看他执行的什么路线，造反嘛！可以造反！可以造反！(他挥着手说。)

关：要注意争取群众，要注意争取群众！

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争取大多数，我们还要接见另一批，就谈到这里好了。

285. 陈伯达、江青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战士时的谈话

(1966年11月19日)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同志接见北航“红旗”同学五百多人，并对他们讲了话。参加接见的还有关锋、王力、戚本禹。

陈伯达同志(下简称陈)：你们到过哪些地方？有多少人？不要记录，不要录音。

同学：到过上海、新疆……

陈：到福建没有？我是福建人，我的话是福建话，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提几个问题，提多了，睡觉睡得不好，答复不完。你们到过那么多地方，没有问题？

同学：我们到第一机床厂，不让进，工人对我们有情绪，说我们不符合中央精神。

陈：你们爬墙进去的吗？

同学：我们没有爬。昨晚第一机床厂搞了 27 辆汽车在门口示威，还通过天安门广场，叫嚷要北航“红旗”滚出去，要砸烂北航“红旗”的狗头。他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三司令部还接见他们。第二司令部在天安门贴了标语，说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不让北航“红旗”去工厂。

提几个问题：(1)我们是否可以到车间跟班劳动？(2)我们在光华木材厂，保守派一百多人到处串连，反对我们，要把我们从工厂撵出去。我校“八一”红卫兵在学校已没有市场，现在联合各厂保皇，捏造谣言，散发传单。

陈：我谈一点小意见。用造谣手段，想混水摸鱼，想取得群众信任，没有一个不失败的。(热烈鼓掌)我希望同学们，做记录或不做记录，要记住，每句话、每个字都要落实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事实完全清楚了，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就站住脚了，就所向无敌。(热烈鼓掌)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基本上站在真理方面，站在毛泽东思想方面，不过因为年纪轻，没有什么办法，也有一种可能，给对方加了一些不适当的帽子，这也不实事求是。对不对，赞成吧！这下你们不鼓掌了吗？(鼓掌)你们鼓掌没有前面那样鼓得热烈。(热烈鼓掌)

你们年纪很轻，有政治上的敏感，有勇气，敢于斗争，接受真理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容易，这是你们的好处，你们的优点。但是你们有没有缺点？(同学：有！)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要专门讲你们的缺点。(热烈鼓掌)你们的鼓掌是真的还是假的？(再一次热烈鼓掌)。

一个人如果尽听到优点，尽听到好的，讲这个人真好，真了不起，这就包含着很大危险。你就容易骄傲，容易自己满足，觉得谁也没有我高明。这样，本来是对的，按照辩证法，就要转到不对的方面。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说，一百里路，你已走了九十里，只能算是走了一半。最后十里路最困难，因为你已走了九十里，很累了，你觉得这十里路算什么，而偏偏这十里路不那么容易走。(鼓掌)你们可能发生错误，要跌跤，不是在前面九十里，而是在后面十里，对不对？

我是文革小组组长，他们三人是造反团(指王力、关锋、戚本禹)。王力、关锋：伯达的话是对我们三人说的。

陈：是造我陈伯达的反的。我说错了，他们回去可以造我的反。上面这些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做文化革命工作，有时做的对，有时做的不对。我常常对文革小组的同志讲要提高警惕，不要冲昏头脑，不要因一点胜利而冲昏头脑。反对我们的，正是要看我们“聪明”，要看我们跌下来。我经常对我们造反团的同志讲的也跟你们讲了。你们好好想想我们的话，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可以批判。我们赞成你们批判，受你们监督。你们不要称我们首长、首长的，我们只不过是小组，我不过是个小组长。你们的官比我们大得多，你们有司令部、造反团。你们可以藐视我们，批评我们。当然，如果是对的，也可以接受。我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现在虽然有各种名义，但也还是普通老百姓。我总觉得自己很不高明，知识很少很少。比如我不如乡村里一个老太婆。不妨给你们说一说闲话，四七年春天我在乡下搞土改。土改快搞完的前一天，在一个贫农家里吃饭，遇到邻村的一位贫农老太婆，她是被人瞧不起的。我问她，你们那里土改搞过没有？那位女人说，做是做了，工作组也走了，但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不和我们商量。这不是工作组包办代替？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事同群众商量。我听是听了，但在头脑里形成概念，形成一种思想，形成一种自觉的行动，还没有完全做到。听了这位女人的话，就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什么叫群众路线，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有事要同群众商量。所以，虽然我们读了毛主席的书，又经过整风，我在中央身边，在毛主席身边，听了毛主席的许多报告，但是要领会就不那么容易。我是个低能学生。这个女人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就写了篇文章：“遇事要同群众商量，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女人，她无意中

说的几句话，给我这么大启发，我就想到我们只能当群众的学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勤勤恳恳当群众的学生，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如果这样，将来就多多少少会成为有出息的能为群众办事的人。

现在你们很多同学到群众中去，我认为是很对的，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道路。(热烈鼓掌)但我下面讲几句话，你们听了不要难过，不要认为我给你们泼冷水。就是象毛主席所说的，到群众中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到机关、到别的学校去，要懂得怎样同群众说话。同群众说话，一个是态度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也就是通不通的问题。我不会说中国话，带了一个翻译官，所以我这个老百姓也不太普通呀！最重要的是跟群众说话的态度问题。你们说对不对？(同学，对！鼓掌)我的话可能是无的放矢。你们走遍全国，比我走得广。我这样是不是教训你们？(同学，不是！)我不是教训你们，我想提几个问题同你们商量。我想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今后工作非常尖锐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们同学之间，说话吵架打几下也容易，我再三讲不提倡打架，从我个人利益出发，我打不过你们，打我几下，我明天就呜呼了。从整个利益出发，也不要打架。毛主席再三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最困难，要说服人家不容易。一个家庭就有好几个方面，有夫妻、父母、兄弟，家庭闹得不团结是常有的事。你们到群众中去，跟在学校不一样，同学都是读书，几点上课，几点下课，剩下的时间就打架，这个规律容易掌握。你们到工厂、农村，他们有他们的具体情况，你们去了，不是一下子就能懂，你们以为工人都听你们的？不一定，昨天第一机床厂的事情，对你们就是个很大的警告。

昨天我带了翻译官在机床厂耽了四个多小时，他们尽是吵架。工人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这派只准这派讲，不许那派讲，这就辩论不起来。我想找同学们谈话，听说第一机床厂与你们有关系，有工人对你们说了不少意见。我就想学生应向工人学习，要同工人打成一片。我们学生到工厂去，首先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不是带着一个做先生的态度。“我是来教训你们的，你们要听我的，你们应该怎么做”，这就成瞎指挥了。你们要跟人家商量好，我一个人谈谈，找的三个或几个座谈座谈，这是可以的，但不要采取工人、老工人不喜欢的手段。当然，他们说的不一定完全真实，要打折扣的。你们在座的，哪几位去机床厂的？爬墙没有？(学生，没有！开证明信去的。)特别要提醒你们，你们要特别注意，你们在体育学院坚持了二十八天，坚持精神是宝贵的。

(这时江青同志到会了，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你们不要录音，我是来跟你们谈心的，伯达同志是来跟你们谈心的。

陈：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你们为的是什么问题，只知道你们这么多同学到体校住，要见赵如璋、罗舜初两人，我觉得他们两人没有道理不见你们，我就去看你们，后来赵没有去，我叫他们还是要去，要去跟同学们说几句。我还说，如果同学损伤了你们，我以生命赔偿。所以人家以为你们的行动都是由我们指挥的。其实你们一举一动，我们都不知道，刚才打听一下，才知道你们到过什么地方。以前只是从一些电报上看到，这里说北航的同学怎样怎样，那里说北航的同学怎样怎样。我就想，你们要做工作，要懂事。不然，你们坚持二十八天的名誉就要受损失。你们做得不对，做得不好，人家认为是中央文革，首先是陈伯达支持得不对。我个人倒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你们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善于学习。你们懂得毛主席的话吗？“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这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一个题目。如果认为过去当了左派，今后就不要学习了，抵制了工作组的错误，就认为绝对正确了，百分之百正确了，那么刚才说过“行百里，半九十”。你们走了九十里，最后十里没有走好。我看你们还不到九十里，还差得远，可能还只走了五十里，十里，五里，三里，一里，还有九十里没走，你们说是不是？(同学：是！)

现在再回到机床厂。昨天我保护少数几个工人，我用各种措辞、各种行动、各方面支持他们，他们是受打击的。但多数派的语言也给我些启发，多数派中有些老工人，他们有地位，不管怎样，他们的话重要，要注意。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学到工厂去，不是先当学生，

后当先生，不是以谦虚的态度进去的。好象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按我们的意图办事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引起反感。虽然现在有少数支持你们，但多数还没有争取过来，老工人没有争取过来。机床厂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工说：我不是多数派，也不是少数派。但是她说的话对少数派很有利，她批评多数派的做法不对。可是有两个少数派工人不理解我的意思，抢着说：我还没讲，我还没讲。其实少数派要讲的，我已知道，条子塞满了我的口袋，可能那个女工比少数派讲话更生动，更能说服人。刚才讲的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所以，你们要谦虚，要以当小学生的态度进去，你们不要瞧不起老师傅，他们在工厂有威信，他们一下子与你们不一致，不要勉强一致，他们有经验的，他们要看你们的行动。

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四七年土改，农民对我们的态度是逐步变化的。我那时是用什么公署的工作组名义去的，我们是共产党员，那里是老游击区，被日本鬼子破坏得很厉害。第一天晚上给我们吃糠窝窝。他们看我们的工作，一步步给我们改善生活，工人农民就是这样，他看我们工作组是否真正为他们办事。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的房东，他是中农，他侄子是贫农，穿得破破烂烂的，有一天我在房东家闲聊，这个侄子要进来，我想他们有事情要谈，我怕他们感到不方便，就主动地出来了。当我扣门时，恰巧听到这个侄子说：“这个人可能是好人。”你们看，我已去了两三天，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还说“可能是好人”。是否好还未定。你们到工厂去，一进去，就要工人完全相信你，照你们的办，这可能吗？

我在天津市联系了一个工厂。1957年我与这个厂关系很好，那个厂的老工人对我说，有些青年人利用劳保条例没病装病，不上班去请医生看病，医生检查说没有病，这些青年工人就闹，医生不坚持原则，就给他开个条条，给了药方，无非就是阿斯匹林。所以，每到大扫除时，工人宿舍到处是一包包的药。看病不做工，拿了药又不吃。我才知道劳保条例这么糟糕。劳保条例还有一个规定，半年之内做了两个星期工作，就可以拿半年的工资，下半年再做两星期工作，又可以拿半年工资。这样做三四个星期的工作，就可以拿全年的工资，这行吗？

我的一个熟悉的开车工人，老说怎么好怎么好，我到他家去玩，他爱人出来接待我。我问他爱人有没有工作，她说在纺织厂，我说怎么没有去上班？不是生活不够吗？她说没关系，可以照样拿工资。这个人说了我许多好话，就不知道这件事不对。这是1957年，前年，我又到这个工厂同他们商议，班组长每天参加劳动，车间主任一天可参加几点钟劳动，厂长、党委书记也要参加劳动，这个厂对我有感情，关系很不错，可是就在这个问题上顶牛了。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到这个厂去劳动，想用这个办法感动他们。我还空想拿这个厂做样板。我就在工人宿舍住了两夜。这个厂保卫部真糟糕，把一个给新结婚住的房子让给我住了。我们住进去，四周都是工人，工人有了变换，不一定以前都见过。我这个人蠢，能劳动什么呢？没有什么技术，分配我搞包装，我说可不容易，包装不好，东西就卖不出去。来回转了一下，忽然看见有个地方有废品，我就想拣废品，这是最靠得住的了。后来拣到路上，废品在泥沟里，要去挖，我挖了两天。开始，有的工人见这个人有点怪，一天到晚在挖什么呀？还说这是下脚料，没有用。我想这个人是来给我泼冷水的。这是第一回。第二回有的工人讲这些废品如果能回炉，是百分之百的好钢。我说，那我不给你们服务，是给炼钢厂服务。第二天我要走了，有个工人说：唉！遍地都是金子呀。我们住了两天，就听到了各种不同反映，我们拣的不光是废品，也有成品，要他们展览一下。我用劳动去触动组长、车间主任和党委书记，可就是话谈不拢来。他们都是老工人。车间主任讲，我不是不爱劳动，我们都是老工人，我怕一劳动就出事故，机器坏了。组长管经济，管修理机器，不参加生产，走来走去，这是苏联学来的，实际上工人很不满意，本来他们同我很好，但接触到他们实际利益，他们就不听了。其中重要的理由是小组长劳动怕机器没有人修理。我就说机器坏了，有人劳动，有人修理。我承认你们是老工人，但有两个问题，你们十几年脱离生产，你们的技术已不如新工人，下车间劳动，就可能闹笑话。劳动几个月，就赶上工人了。另一个是怕丢面子。过去当官的，忽然下车间劳动，面子上不是不好看吗？后来我去大庆回来，又到天津，还没有解决，我就

生气了，参加劳动也这么难。我讲，要把厂长、党委书记撤职下放劳动，我去代理厂长、党委书记。结果他们听天津市委说，没有此话，就没有执行。最近我未去调查，可能还没有解决。

王力：那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吧！

陈：我跟你们讲这些事，就是说跟工人农民谈话，要懂得他们的事情。还要懂得与他们谈话，我的话不行，不能说普通话，但基本上能听懂。他们晓得我对他们很好，历史上有往来，但他们不听我讲的这些话。我讲这些话，对同学们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到工厂去要有耐心，先交朋友，先谈心，先请教，先当学生，这样才能与工人农民结合好。

昨天机床厂多数派有些工人讲：学生来参加劳动，我们欢迎。为什么不欢迎？但是我们生产时，学生来乱窜，我们不赞成。所以我随便说一点，请你们考虑，到工厂去，要懂得工人的心。不但要团结少数，而且要懂得团结大多数。他们欢迎你们去劳动，去实行三同，但要分批、分期，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去，不要一下子全涌去。有人说，我说的话是反映老工人老农民的话，说我年纪老了，我不同意。我接触大量青年工人。你们接触老工人时，有落后的东西，不要他们的落后的东西么！他们在工厂有威信，需要团结他们。工厂的生产要搞好，文化革命也要搞好。刚才讲爬墙的事，不是你们爬的，可叫机械学院不要爬墙。当然，这个错误首先在于工厂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开大门欢迎他们，这就不跳墙了么！

江青：工人受蒙蔽，受欺骗，你们要原谅他们！

陈：我讲，我来你们厂，鼓那么多掌，可以少鼓一些，对学生可以多鼓一些。刚才江青同志讲的，多数工人是受蒙蔽的，是受一小撮当权派挑动的。我昨天在机床厂是给学生讲话，今天在这里是替工人讲话，可能你们说我折中主义了。

江青：

同志们！同学们！

首先希望你们原谅我，我见你们很少。我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你们可以批评我。说错了可以批评，说对了就去做。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谈心，不要记，我毫无准备，吃饭时才知这里有个会。我们早听同志们说“他们(指那些受蒙蔽和被操纵的同学)背后出主意的人，是头上有皱纹的人，我们却没有人帮助。”我想了很久，对左派同学应该进行帮助，提些建议。

事实上，你们革命的行动、革命组织都是我们知道以前就有了，不是我们想好了替你们弄起来的。但是我们发现你们革命组织受迫害、受压抑，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被逼自杀，精神失常等，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我要作自我批评，世界上没有圣人。在日常工作上，我也常说错话，做错事。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很快跟上主席思想。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也是很快跟上，可是我下决心紧跟紧追，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你们可以作证，但是我们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有人说你们所做的，是我们支持的；有人因为我们支持你们，而对我们有意见。这也不要紧，我们不怕。我们感觉到可怕的是你们不懂策略，不会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支持你们，对你们负了政治上的责任，而你们同样对我们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同学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我感到一个最大的问题要和同学们讲一讲。七日我接见了一些同学，以后就病了，还没有好。今天中午我听说你们在这里，还是赶着来了。我感到你们的做法，主流是非常好的，勇于革命，敢闯，敢干，不怕天，不怕地，但就是不讲究策略，对不对？(学生：对！)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有？我这个人就象孙猴子，“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我心里想着你们，你们当然不是唐僧，你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当我知道地质学院同学被迫绝食(不给你们饭吃)，还有一个同学被汽车撞死的情况，还有北航同学为了找赵如璋澄清事实，坚持静坐斗争二十天的情况时，我心里愤怒、难过，我哭了。如果我

不是在主席身边工作，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和你们坐在一起去。(同学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小组大部分同志很气愤，但我们受中央常委(一作“军委”)的委托，我们不能去。

但是从十月六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来后，你们又有了一些不好的新苗头，就是分不清敌我友。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你们这儿打几炮，那儿打几炮，目标就不那么集中了。这个我可以理解。我年青时也是这样，不太注意。你们比我们好，有了毛泽东思想，懂得的革命道理比我多，比我们懂事多了。但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要犯错误，是要打败仗的。一定要分清敌我友，一定要把自己的核心力量扩大起来，要在斗争中逐步壮大起来，团结大多数，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极少数，目标看准了，斗批改。你们比我成熟得多，但有些左派幼稚病。

例如清华的同学，清华同学来了没有，清华同学回答来了。最热闹了，清华有同学七号发了一个明码电报，用什么刘××是什么、周恩来是什么来反对我们的总理。这样一来就要打乱了。告诉你们，总理是受中央、主席委托去解决清华的问题的。当然，他具体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叫伊林的，贴了林彪同志的大字报，你们把它撕下来了，这不妥当。林彪和恩来同志，我和他们相识快三十年了，他们各有特长，都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有意见可以提，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们，他们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会接受大家的批评的。这张大字报我看了，这样随随便便给我们的副帅贴大字报，我个人认为不妥当。但既然是贴出来了，不必采取粗暴的办法，不能采取撕，可以用大字报辩论么，也可以劝他不贴，或用大字报遮上，还可以。现在撕了，他很生气(一作“神气”)，印了传单到处散发。

你们要分清敌我友，从党内到一般同学。这是很重要的。主席说过：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才能打败敌人。你们现在似乎认为越是少数越正确，不见得。我认为大多数同学是好的，不要用“保皇派”这个名称，也不要说什么“罢官”，你们不是扫“四旧”吗？这都是“四旧”的语言。你们要学会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你们可能有些怕。我有狭隘的经验，过去做工农工作还可以，做知识分子工作就不行。能不能提出这么个问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求同就是要有原则做基础，存异就是在枝节问题上允许有分歧。这样就可以团结更多的人。现在第三司令部似乎分裂了，第二司令部被抄了家。分裂如果是原则性分裂，我赞成；没有原则性分歧，应该在你们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么！我们有些人做官当老爷，不大听批评，这就不好了，不仅是老党员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搞一言堂，我看到青年人也不容易冷静地坐下来，一起谈谈。我这个人有时过多性急，有些狭隘，有时过分认真，主席经常批评我。我就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学生：有！)你们也不见得一贯正确吧！自己人有毛病，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

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党性要在个性之上，集体要在个人之上。集体中有个人，没有集体，哪来的个人。一个战斗组织就是集体。如果把个人强加在集体之上，那就不对了。伯达同志讲你们才走五步、十步，就四分五裂，这我很忧虑。我们希望你们是真正革命者，你们要好好读毛主席著作。有些问题不是光学语录可以的，要读毛著。

(陈伯达同志插话：要好好地系统地了解主席思想，在行动中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思想，就必须艰苦地学习，要读毛选，江青同志讲的很重要。)

战略问题，首先要弄清敌人是什么，要把敌人缩小到最小的范围，而且还要分清主次，同盟军是什么？我是什么？还有一个间接同盟军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间接同盟军是什么？就是敌人之间的矛盾。敌人有很多矛盾，不能把它看成铁板一块。而现在你们闹分裂。

(伯达同志插话：敌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去利用，而敌人利用了我们之间矛盾。)

核心力量要组织好，要善于组织同盟军，也要学会利用间接同盟军，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到极少数，这样才能打倒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蒯大富到哪儿去了？来了没有？他坐在指挥部，做起总指挥，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阵地，不到群众中去就不行。今天我批评他是爱护他，他的阵地应该在学校，要掌握着核心，把阵地组织好，团结同盟军，并善于利用间接同盟军，孤立最少数。不能乱打一气，打完就跑。这怎么能打倒错误路线呢？这样是不能的。你们要团结大多数。

你们有些作法不好。现在军队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有人钻空子，调子越提越高，对不明真相的要说服，有幕后操纵的，就要弄清他的后台，要对思想有问题的人适当地批评。而你们批判不过谭力夫，辩论不过伊林，你们革命还革到哪一步？伊林的大字报我看过了，有点内容。既然出来了，就要驳倒他，你们有没有这个气度？（同学：有！高呼：一定驳倒他！）这就好了，我就放心了。

我解放后，除了病，只能做“幕僚”，这几年不得已才出面。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个干部。我学主席著作学得不好，不比你们多，但我学到了一点，就坚决去做。我年青的时候，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了六次，没有懂多少，但有一点很懂了，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是压迫我们的。那时国民党压迫我们，我们连爱国的自由都没有。你们是不是知道这个问题呢？如果不是今年五月把党内、军队内的问题解决了，你们能有这样的民主吗？（同学：不能！）

军队的同志习惯于发号施令，象我一样有时说错话，做错事。提意见是可以的。有人去法院，上了人家当，要砸档案室，其实材料早就转移了。可不要上人家的当。材料逼着他交出来，不交出来不行，可不要上人家的当。军委、公安部、法院也不要去了，那是专政机关。军委是林彪同志统帅的。可能你们会说：江青同志给我们划框框，定调子。不是，你们不知道，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然还能不出乱子吗？这个乱子是反革命乱子。你们不要怕出乱子，不是你们这样乱。

你们这样的乱，越乱越好，革命的大乱才能搞出革命的大治来。乱和治是辩证的统一。有些人就是怕乱，没有乱，哪儿来治，我们就是要乱，就是要冲那些官僚机构，去冲那些过去欺侮你们的家伙，这是少数。不要到处冲，要做深入调查研究，真正掌握了确切的材料，然后选定打击目标。把作战部队组织好，把作战计划搞好。然后再开始行动。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懂吗？我今天同你们谈心，就是相信你们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要使中国不会变成修正主义。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同学之间，人家过去有错误，整过你们，那是少数，现在他们检讨，承认错误，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如果他们检讨较好，要欢迎他们归队。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有些走错了路，做错了事，不要怪他们，应该怪那些背后操纵他们的中年人、老年人。你们要主动找人家谈。他们有的找你们谈，你们还不理，这不好。有个叫谭力夫的，最近搞了个检查，不象样子。我们找他谈，他不坦白。但对谭力夫，不要象他们过去对你们那样的作法，不要打他，要批透他，驳倒他，要摆事实，讲道理，改造他的思想，改造好了，还是得给他出路，他是青年人嘛！有些人已经改了，检查比较深刻，比较诚恳，就要欢迎他们归队。当然，这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谭力夫他自己觉得实在不行了。听说他母亲叫他掏大粪去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你们相互间还会斗。我反对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

伯达同志现身说法谈了很多。我觉得你们下工厂最重要的是到工人宿舍去，向他们请教，聊聊天，亲如一家，要实行三同。这并不难。我在三十年代就三同过。你们可先到工人中去，同吃同住，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你们一下子下车间，工人怕你们把机器搞坏。你们红卫兵一定要学三八作风，到农村一定要给农民担水、打柴、扫院子，试试看。徒步串连就会起这个作用，一路宣传，一路向他们学习。你们一下涌到工厂去，人家怕你们影响生产。你们把他们搞通了，三五成群地去参观，这是可以的，正如我在读文件，你们硬要跟我谈话，我当然不同意。真正要把工作作好，要到工人农民住的地方去，先把友谊搞好，再搞好二同。过去我在王家坪住了一个时期。我

同老乡的关系搞得挺好，直到最后，临走时，老乡们哭了，说过去我待你们不好，我们把面藏起来了，没有给你们吃。北方人把面当作宝贵的。你们到工厂住宅区去拜访他们，宣传中央指示十六条，慢慢建立友谊，他们是不会反对你们的。你们放假，工厂没放假。你要工厂全部停工，这还了得，他们八小时工作，还要八小时休息，恢复体力，第二天好工作。我建议你们跟工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想到农民那里去，也是这样。

你们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和要求，可以写信来。信写得短些，写多了，看不过来，希望你们谅解。

陈：刚才江青同志讲的与工人、农民、同学的关系，这是个战略、策略问题。不领会毛泽东思想，不团结大多数，就不会胜利。刚才关锋同志递条子：“不能当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你们是先锋队，但先锋队还太小，要扩大，争取团结大多数，对可左可右的，也要团结他们。他们受蒙蔽的，要是他们改过来，和你们站在一起，就要鼓掌欢迎，还要热烈欢迎。

江青：要搞清是非，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陈：不能依靠吵架。吵架有时不可避免，可以吵一些，但不能吵得不讲话。

江青：你们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只要人家愿意改正，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就要欢迎。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不能依靠吵架打架，这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吗？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举个例子。彭德怀是个旧军官(团长)，一开始就反对毛主席。在井冈山时，他带两个团打过毛主席，后来，黄公略同志在彭德怀那里做工作，发动军队起义，他也跟着来了。到了井冈山后，他的军阀主义一直保留不改。当主席下山打仗去了，彭德怀又把改造过来的起义军官给杀了，扩充他自己的势力。还有一次，张国焘打电报给第四方面军的同志，要杀党中央的同志。这个电报落到叶剑英同志手上，先报告中央。当时彭德怀主张杀四方面军的同志，主席坚持反对，说不能杀。你们看许多四方面军的同志还不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吗？彭德怀的错误多了，反对毛主席很多次，但主席还是团结他，想很多办法改造他，要有这样的气度，要不要学？(学生：要学！)否则我们就不能击溃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王明，我个人认为。应该说是一个汉奸。因为苏修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苏联人民对我们是好的。王明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七大”、“八大”谁也不选他，主席做了许多说服工作。王明现在在莫斯科，替苏修出谋划策，写文章骂我们。这样的人，主席常去团结他。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是长期向他进行尖锐的斗争的。你们呢，在自己的内部也搞起开除来了。你们第三司令部开除了周永章，怎么把他赶出去呢？他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帮助嘛！他又不是谭力夫、方立功，你们太小气了，应该要他们回来。主席团结了许多直接反对他的人，绝不以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来对待。你们应该学习主席，我学习得很不够，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再讲一点，人不要都走光，没有出去过的人，建议你们出去见见世面，看看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这会坚定你们的胜利信心。可以徒步出去走，主席和总理已经建议给你们设立红卫兵站，二十里、三十里……六十里设一个兵站。不一定走雪山草地，那里荒无人烟，没有阶级斗争，供给也很困难，还是要到有阶级斗争的地方去看看，可以三五成群地走，到农村要扫地挑水，干农活，到了工厂，先到工人住宅区去，安源煤矿是毛主席首先去的。主席是顺着铁路走，走很远才遇见工人聊几句。我过去在上海工人区工作，与工人同志同吃同住，就是不能同劳动，因为没有这个条件。你们革命师生去看看，走路去，不要坐车船，运输有困难，无产阶级天下，锻炼一下不要紧，我们都是长过虱子的，手脚上打过老茧的，你们为什么不能走着去？(学生：能！)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大小战役都要总结经验教训。好的发扬，不好的和错了的去掉，不要把打击目标扩大。

王力：会开到这儿结束。

(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作人员宣布让首长先走。)

江青：同学们不要叫我首长，我不是首长，叫我江青同志。(全场热烈鼓掌。)

286. 关锋的讲话^①

(原件无日期)

你们在座的许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如果革命搞不好，你们还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包括我们在内，当然，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三司、井冈山情况不了解，但也能听到一些，希望你们能站得住。注意团结。文化革命还早着呢！你们不希望我们垮台，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垮台。我们垮台对你们不利，你们垮台对我们也不利。我们是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应该注意私心杂念。我们也是这样。左派千万不要一开始就闹自己的东西。左派有两？一是打？每个人都不要搞自己的。我们是无产阶级嘛，不作露面事。第三司令部你们应该考虑。你们还是退出去好呢，还是和他们商量，把第三司令部搞得朴素一些，可以考虑搬到学校里面去。朱明昭的想法，搞一个联络站是好的，但是作法上是不是考虑：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发展了很多，首先应该看到这是好的，是方向，要有核心，有骨干力量，井冈山也应该有个核心战斗小组，现在解散第三司令部政治上不利，现在攻击第三司令部，实际上是攻击我们。昨天到了西城区纠察队，他们说接到了湖南电话，说三司砸了湖南省委。我不太了解，反正是湖南省委问题严重。

你们学校阶级斗争很复杂，要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气魄要大一些，原谅一些，但也要严厉批评，整风锻炼。不能设想，队伍纯粹又纯粹，道路笔直又笔直，我们的左派不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而自己的矛盾被别人利用了。出身问题，红五类不红五类、黑七类，不提倡在同学中搞。鲁梦明讲的，蒯大富出风头，真是这样，那是错误的。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一分力量，要改造自己，不要发号施令，而是联络，不要当官，都是群众，运动发展到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是不是这样解决一下，发展那么多人，让几个人搞是很难的，文化革命都是新东西，这个人干不好，让我(关锋)去也干不好，一下子干不好。你们讲的好多道理是好的，但是要从大的方向考虑，不能急，尽急反而不好。

287. 王力、戚本禹和小学教师代表的座谈纪要

(1966年11月19日)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十点四十五分至十一点十五分

地点：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

参加人：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来京小学革命教师联合请示团代表。

王力、戚本禹同志入场，大家热烈鼓掌。

王力：今天开座谈会，一个是看望各位小学教师同志们，听取大家的意见，小学文化革命究竟怎样搞法，全国各地小学教师提出小学要求搞文化大革命。小学究竟怎样搞法，我们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你们讲，我们听，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我们看过一些材料，还没有系统地想。

重庆代表讲了重庆情况，其中提到叫他们开学，是因为抓革命，促生产。

(王力同志笑着对戚本禹同志说：这也叫“抓革命，促生产”？戚本禹同志笑了)

戚本禹：你们开学了吗？(答：都开了！)

^① 原件无日期，似与《陈伯达、江青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战士时的谈话》为同一次会议的讲话。

那你们怎么出来的？(众：都是跑出来的)

你们主张不开学？(答：不开学)

你们都是一个意见？

王力：主张开学的有没有？(旅大同志：可以开学，但是开学就不能批判反动路线。)

(曹轶欧同志进场，大家鼓掌。)

成都代表：不能开学，(介绍成都情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批判。

戚本禹：你是成都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回答后，戚本禹同志记下来)你们学校有多少教师，有多少“反革命”？有多少政治扒手？(这同志具体答复)他们斗争你们怎样斗法？(这位同志讲斗争情况。)

兰州代表讲兰州情况：被打成“反革命”剪头发等。

王力：你们那儿被剪头发的有多少人？(答：一百一十七人)

都是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答：不全是)

北京代表：学生打教师，现在还有被关在小屋子里的，我们不能回去。

王力：什么人在那里搞的？(答：工作组)

一位代表提出五个问题：

1. 小学搞不搞文化大革命？
2. 关于开学问题。
3. 关于小学文革委员会以谁为主体问题。
4. 关于小学教师串连问题。
5. 关于小学教师红卫兵问题。

王力：你们说咱们文化革命搞不搞？(众：要搞！)

今天反映了很多情况，提出了许多问题，今天第一次跟同志们交换意见，还要带回去研究，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搞，(戚本禹：全国形势所趋)肯定要搞，一定要搞，彻底搞，究竟怎样搞还要靠大家，靠小学工作的同志，靠小学革命教师。开学不开学我们还要研究，开学也不能照老一套，开学，如果开，不是现在这样开法。你们集训吗？集训就叫文化大革命吗？我们要研究，你们不承认人家叫文化革命嘛！(这时很多人插话，有人说，不要插，尊重首长)

王力：我们都是老百姓，大家都是一样，我叫王力，他叫戚本禹，他叫曹轶欧，加个同志也行，不加也行，取名字就是为了叫的嘛！(大家鼓掌)(大家提出小学生是否一至四年级另搞，五至六年级和中学生一样搞)

王力：要研究，如果这条可以是这样的话，那红卫兵可以到这来，串连的问题，我们要研究，(有人讲不准串连)本市不准串连肯定不对，是错误的。

戚本禹：这完全违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这还象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个同志：我们搞了，他们说，合理不合法)

王力：革命还犯法呀？……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不是按十六条去做的？(众：不是！工作组操纵下成立的)

(北京和辽宁教师讲了学生打老师的事情，有的教师说，看见了不敢说)

戚本禹：这点都不敢说，你们还造什么反？

王力：操纵的不行，批定的不行，(关于是否选新革委会问题，有的教师提出要先破，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要斗争，先破，先批判。

(有人提出中央批转军委指示是否适用小学？)

王力：完全适用小学，凡是给工作组、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都适用。不是因给工作组提意见，本身就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不包括在内，凡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用这条。

(有人说：他们说工作组没有作结论不算)

王力：没有作结论，他们都这样干的，都不行，都得平反，再说没有作结论都没有做，那就不该有这个指示了，原则是提了，还靠你们自己去斗争。(一教师说：有个教师说工作组65%以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斗三天，我也不知这话有无根据。)

王力：讲得完全对，还很不够，讲的太轻了！工作组走了，换了一种形势[式]，你们说对吗？又来另一种形式，路线还是原来的路线，人还是原来的人，还有这种情况吗？(众：有！)因此联系到小学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众：要反！)××(不清)要反，反到底，工作组操纵文革的不算数，违背“十六条”的当然要反！

王力：小学教师队伍怎么办？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众：复杂，一定要整顿)

王力：小学教师队伍不纯，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人说要整顿，增加新的血液。有人说：还有和尚当老师呢。)(王力、戚本禹同志笑了。一个教师提出：有人说十六条不适合小学，对吗？)

王力：不对！十六条全国都适用。(一个同志问：我们企业学校怎么办？)不要等中央，你们起来自己闹，中央还不是靠大家！(有人提出对《人民日报》的看法。)你们可以写材料嘛！抓革命，促生产，是对工业、农业说的。

有人说：运动一开始，就在教师中划类，定框框，这样对不对？

王力：运动一开始，就给群众来个排队，排一、二、三、四类，就不对，对群众不信任，这是错误路线的产物，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反，毛主席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提倡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连。

(有人提出关于黑材料处理问题)

王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交给本人，送到这里也要退回去，材料处理，中央刚发了指示。

(西南地区同志反映：林彪同志指出有些坏人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有些单位资产阶级当权派歪曲这个指示，利用它来压制群众。)

戚本禹：不许整群众，(有人说：西南地区提出炮轰、火烧西南局，有人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

戚本禹：(站起来大声果断地说)西南局可以炮打！(大家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王力：象重庆那样的市委当然该轰，而且轰的不够。(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西南同志：成都还算好的，重庆、南充、宜宾、贵阳……更要严重。

戚本禹：南充是很严重。

西南同志：我们西南地区的革命群众，非常想念毛主席！

王力：西南地区是够艰苦的了。

288. 谢镗忠与北京京剧团的谈话摘要 (1966年11月19日)

三位同志因京剧团全体同志要求，经中央文革全体讨论和决定，从军队要回来的，是到你们团工作的，不是工作组。昨天江青同志又召集中央文革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三个人已经成为你们团斗争的重点，如果因为三个人造成你们团争执，不团结，很好解决。你们团阶级斗争很复杂，不单单是走不走的问题。三位同志如果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应该走，而应该留下好好批判，现在准备把三个人调出来，从军队中另派几个人进去。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央文革决定，把北京京剧团……等归解放军编制，江青同志是军队文化工作的顾问，把她所曾工作过的单位都放到解放军里来，将来在江青同志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继续搞京剧革命，搞样板团，这件事过两天就要宣布。

昨天(指 11·18 事件)发生这样的事很不应该，北京京剧团的事情应该自己解决，外单位不了解情况，不应插手，阶级斗争很复杂，我们曾经给第三司令部打过电话，不让他们管北京京剧团的事，在艺术院校会议时也这样说过，但他们不相信，总要插手，不要紧。

在另外地方，也同时找与你们观点不同的同志谈这件事，你们不要再打架了，过几天就当解放军了，我们希望你们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好好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搞一斗二批三改，以后还要搞戏，不能老这样下去，总要搞出新的东西，过两天就开欢迎大会，中央文革全体参加，江青同志也参加，文艺界都参加，时间商量一下，就在下礼拜。

原来准备四个单位每个去五个人，现在还没有定，是政委，是团长，是副团长，走时要明确职务，建成新班子，主要搞行政管理政治思想工作，文化革命同你们充分酝酿，按照巴黎公社选举成立文革会、文革小组，争取很快时间把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希望你们不要在三个人问题上争执，不要为了这样一件事情争吵，赶紧搞好就正式编到部队里去，这样矛盾可能会暂时解决一下，但是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他们三人既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也没有压制民主，也没有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就不是错误路线，只是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如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拿出事实。据我们了解，他们没有这样做，不能说派人进去做领导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军队文工团都是党委领导斗批改，不能说党委领导就搞不好斗批改，要看如何搞，这三个人的问题就不要争了，需要派人进去就进去，需要调出就调出，也许调进更多的人，这不能说明那个观点胜负。

听说你们要去长征，你们给江青同志的信转交给我了，以后可以去长征，但不要太远了，有人要走二万五千里，但雪山草地，没有人烟，跟谁串连啊？走上一、二千里，个把月可以，主要是熟悉社会，熟悉生活，熟悉阶级斗争，但不一定要走远，将来你们愿意去海南的去海南岛，去边防就去边防，要到艰苦的地方去。

你们过去的情况，江青同志很熟悉，很关心你们，中央文革小组开了三次会研究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辜负了江青同志的期望！一定要好好团结！

人是可以改造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就要改正、改了我们大家都欢迎，因为认识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认识要有个过程，先知先觉要帮助后知后觉，更要帮助不知不觉，对观点不同的几个同志要好好帮助，团结他们，一起好革命，要照顾大局，从全局出发，搞完文化大革命不是散伙，而是更好，因为全国都学解放军，对你们要求学得更高了！欢迎大会准备在大会堂开，明天就开筹委会！

289. 走访中央国务院 (1966年11月19日)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

地点：国务院办公厅西门

接待人：刘传真

走访人：毛泽东主义旅大红色工人造反团总指挥部

问：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早已下达了，为什么旅大市不贯彻执行？

答：中央军委指示不执行，他们要负责，群众可以自己去解决，也可以进行业余串连，交流经验，问题是解决的。

问：档案、黑材料怎么办？不给怎么办？

答：陶铸同志讲黑材料不交是党性问题，严重的要开除党籍。不给，群众自己去要(不说抢)，不可以碰，周总理讲的七条就有嘛！从五月十六日以后整理的黑材料，全部交给群众处理，写大字报发表不同观点不算，但从大字报中挑出某一句话某一回事，整理成材料也要交出。

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

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但也整理了材料或记在手册上、本子上怎么办？

答：也算黑材料，一律交出。但运动前(五月十六日以前)不算。

问：黑五类分子的子女是否可以参加我们的革命组织？

答：只要是革命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也要支持，也可以参加。我们是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

问：牛鬼蛇神是指什么人？

答：这绝不是劳动人民、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革命群众。周总理讲过，允许犯错误，但也允许人家认识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错误不错误的问题，有极个别人(不是当权派)从脑子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已经是敌我矛盾。革命的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不能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是牛鬼蛇神。

问：群众揭发当权派便对群众翻历史帐，甚至公布档案，以此回击革命群众对不对？

答：这是错误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煽动群众斗群众，是为了达到镇压的目的。

问：十六条规定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这是否适用厂矿企业的职工群众？

答：完全适用于全国各单位企业机关。

问：厂矿红卫兵是否有权斗群众，整理黑材料？

答：没有权力这样做。做了按中央军委指示办理。

290. 周恩来对中科院的讲话

(1966年11月20日)

我有另一个重要会议，人已到齐在等我了，我先讲一讲。

三面红旗的问题是口号已经提出，不喊是错的。张劲夫说中央曾经谈过这事情，有这么回事。这三个东西变成并列，不符合一元论、辩证唯物论思想。总路线是主题，其他都是派生的。人民公社是个组织形式，大跃进是个速度问题。我们一形象化，就变成三面红旗。这不是中央提出的，群众有这样提法，人民日报选用了这口号。这还是好的口号，是克服困难的口号。所以当时不提这事，主席提出并列不好，但群众已经喊出，就不变，要逐步改变。在调整巩固时期提法已有些不一样，到我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不这样说了，是有意识地转的，但不取消。有一些口号以群众语言叫出来，当时都用上了，经过用毛泽东思想一衡量，就要修改一下，但要到适当时候。如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反复研究怎样才能恰当。要符合原则及当时的情况。在三年困难时期要高举三面红旗。关于不并列提不知张劲夫是从那口子听到的，中央确实讲过，你是从宣传口还是从什么口知道的？(张劲夫答：我记不清了。)来源总不清楚，这暴露你一个思想，24个口号变成26个是符合红卫兵不断加出来的。同学提出来的口号提得很高，你一改变都是阴谋了。暂时保留一时期的行动口号可以不变，如写成书就要逐步科学化。你们学自然科学，有些自然科学现象也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样才合乎辩证唯物论的思想。

现在新的组织不断发展，有的分化出去，红色造反司令部那天晚上发生争论，传单我昨天才看到。红色造反司令部原来和造反团在一起，现在分出来了，你们十个人都来了。你们说你们老早就筹备了，但最近才发出宣言，18号才发第一号通令，我们只能看这两个东西。建议院文革承认这个组织，界限要划清楚，要与造反团分开，不然不能成立独立组织。我要领导小组和你们讲清楚，人数少，要给少一些。不能说是刘西尧的问题，决心是我下的。你车子要开进来，没票怎么能进来。我同意了，要犯极大的错误。大家喊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怎能不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呢？我曾经挡过二批要冲进来的人。是我叫刘西尧同志出去的，如果他话说得不好是他的态度问

题。意思是我的意思。18号会议上我就宣布了，我主张承认你们完全是民主的态度，民主集中制。至于票数，是发展的嘛。听说又有新的组织了，情况总是会兴起的。只要是革命的，接受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十六条，你们有权利实行结社的自由。有个前提，不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的不行。这问题我要声明清楚。领导小组还是要有各方面人参加的，造反司令部也参加了，这是协议的。联络员同志退出，还当顾问，当联络员参加。这个领导小组，领导会议，领导学习，其他如材料等问题也先不要管。先把院领导问题解决，包括广义的。科学院作个试验，在院党委瘫痪的情况下如何做得好。串连队同志提到改组院党委，他们提张劲夫可以保留。我问保留理由是什么？既有不同意见就不要少数人听，到这个会上来说好了。请代表性的同志来讲，我们也希望听全面意见，把问题搞得更清楚。虽是一个成员问题，是个主要成员，也郑重其事听听。今天交锋激烈，但只几个同志准备，还没准备好。星期三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我还邀请你们来听你们的意见，张锦文(音)同志讲的系统的意见，有文件作证的，写出来更有力量些，档案问题希望还封存不要动，晚几天处理不要紧。没交的要准备交出、集中。中央肯定是不主张公布的。已经搞到的一些材料，我相信他们保存这材料不公布，中央肯定不公布，是准备烧的。保卫部门的材料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要交，无关的不交。保卫部门同志在场的要负责的。还有一部分材料界限不很清楚，那一天要讲的，今天不可能讲了，其它问题星期三开会的时候没答复的还可以答复。

291. 陈伯达、王力、关锋、刘建勋等于政协礼堂 接见商业部招待所全体上访群众的讲话

(1966年11月20日)

(首先王力、关锋、刘建勋等同志和大家见面，群众热烈鼓掌)

王力：

今天我们来看望大家(群众鼓掌)！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陈伯达同志、关锋同志，我叫王力，还有北京市委的书记刘建勋同志，还有《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胡痴同志，刚才到商业部招待所看望大家。陈伯达同志临时有紧急事情离开了，他委托我们几个同大家见面。大家到北京来，带来集体、个人的一大堆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打算解决很多问题，今天只解决一个问题。

最近北京市委发出一个紧急通告，大家看到了没有？(答：看到了。)这个通告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议的，北京市委接受了这个建议，发出了这个通告，毛主席是同意这个通告的。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个通告转给全国各地，全国各地都要张贴，都要实行，这就是任何厂矿、任何学校、任何机关都不能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拘押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就要受到国法党纪的处分。(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过去已经发生了的问题，当然也要严肃地逐步地处理，这个通告里特别强调要从发出通告那一天起，如果再发生这样的问题就要立即处理。在你们商业部招待所有什么派、什么组织我们不作评论，没有调查不作评论。昨天，还有陈伯达、吴德同志，我们去东城区纠察队，我们到了旧政协俱乐部，在那里就私设有拘留所，就私设公堂，就拷打人。你们这里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八·二五”战斗队，一个是黄继光战斗队捉了三个人，扣押在东城区纠察队。(关锋同志插话：昨天还在打人。)(大会主席团那一派呼口号：坚决抗议！坚决抗议！)这三个人是怎样的人我们没作调查，但是任何人没有权力抓到中央告状的人扣押拷打。这三个人问题性质不知道，送到公安局去，不是逮捕，而是采取保护性措施。(关锋插话：不是逮捕。)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扣押人，这是违犯党中央政策的。如果不制止，我们就没法搞，就没法大鸣、大放、大辩论，过去打

人的要认识到自己不对，不要再打人了，很多人过去闹不清楚，听说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去抓人了。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着这样旗号抓人是不对的。

有个叫张文采的，说他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我今天受江青同志委托，说她没有这样的秘书。

还有个李润贵同志，说他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林彪同志没有这样的秘书。

我们不要采取这样的作法，要向中央反映，采取商量讨论方法。过去被打的，还是不要闹义愤，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说你打我了，我就打你，不要采取这种办法。这是首先要向大家宣布的。

第二个问题，要向同志们要向大家宣布的就是在你们商业部招待所里凡是身上带着凶器的，枪支、刀子、匕首、鞭子，(关锋插话：<两手比划着说>皮鞭子里面还有铁丝)凡是这种武器，现在带着马上交，不登记、不记名字。马上交出来，如果不交就是犯法的。(群众喊：马上交出来。关锋同志说：大家不要喊！心平气和交出来不问名字。)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几百万军队。(王力问：还有没有非法扣住的人？台下群众纷纷诉说，有的说西城纠察队 18 日还打人；有的说把工作证拿走了……。会场秩序有点乱)请坐下来，不要吵了。(关锋同志说：都不要讲话，听王力同志讲！)请同志们坐下来，今天主要向同志们宣布这样的政策，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志，绝大多数人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的，是拥护这个通告的，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就不能造成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两派在斗争中把别人的残废证、身份证拿走了，所有这些拿走了的应一律退还。这是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到北京来告状反映情况的，有不少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从今年的五月十六日以后，特别是六、七月间，在这个期间由于给领导上或是给工作组提意见、贴大字报，就被打成反革命，什么右派分子，什么牛鬼蛇神，什么真右派假左派……的群众，因为给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就被打成这些，这些应按照十月五日党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的指示办理，一概无效。应予以平反，应当众恢复名誉。(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近党中央还发出了补充规定，这个补充规定着重地提出处理这种材料的原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材料，个人被迫写的检讨退还给本人处理。(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材料都不算数！

昨天抓的三个人还没搞清楚，但这种作法不对，毛主席坚决反对逼、供、信，不应当抓人、打人、强迫按手印、逼人家交出材料。这不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剥削阶级的办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

其他整人的材料，应进行清点，在上级领导机关及群众代表监督下一律烧掉。(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有人提出整人的材料在烧掉前应先给本人，先进行批判后烧掉，问这样是否符合政策？)

刚才说一切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而整理的材料都是非法的，要当众烧毁。

有些具体问题就不解决了，因为今天要解决私设公堂。党中央在最近这个补充规定里明确指出军委指示和这次规定完全适用于厂矿、企业、机关和其他有这种情况的单位，完全适用。在这一个文件里。提出来对于这些一般的犯错误路线的领导同志一般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限止他们的行动自由，也不要勉强把他们留下来，关于这个如何对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红旗》杂志第十三、十四期社论讲得很清楚，我们已向市委、国务院接待站提议，在各个招待所里这些通告都要张贴起来。这样，凡属反映情况的同志好好把文件看一看，把重要文字记下来，回去做为武器解决自己的问题。刚才陈伯达同志临时跟我们说在工厂里恐怕要加上这一条，在工厂里，凡是因提意见被调动工作或开除公职的都无效。(口号：毛主席万岁！)(群众纷纷诉说)反对本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这个问题在十六条中早已解决了。(有人问：因提意见被扣了工资怎么办？)工资一律补发，本单位过去的领导犯了错误，在运动中

受到群众批判，给他带了各种帽子，这不属于平反问题，要到运动后期处理。党中央这个规定是解决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问题。同志们，有这三个文件，三个武器，凡属这种问题，回去自己解决，主要靠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台下秩序有些乱)(关锋同志：有个条子念一下，安静下来听王力同志讲话)(有人问：文艺界是否适合？)我们建议把这三个文件贴到各个招待所去。国务院秘书厅、接待办公厅对接待工作正在研究，要改善，应当改善。同志们有具体问题可以用写信的办法，可以把材料写出来交给他们，特别重要的问题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的就放到邮筒里，当天就可以收到。到中央告状反映情况的同志，刚才在招待所里陈伯达同志也向大家建议，就是有些问题不一定到北京来，还是在原单位解决，有些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当然对本人看来是严重的，但对整个工作说来是不严重的。比如有一个工人同志在运动中受到打击，把他的胳膊拧坏了，他爱人是地主出身，把他也说成是地主，这是搞错了，他们领导已经向他认了错，承认了错误，工资原来七十多元，现给他五十多元，生活上作了安排，这些处理是否合理可以考虑，到北京来了两趟，是不是第二趟可以不来，我们七亿人口，出了点问题就到北京也不一定得到很好解决，可以回原单位解决嘛！首先在本地，其次来北京。根据三个布告，三个布告贴出来，看了后，觉得可以解决问题了，是不是可以回去，这只是我的建议，向各位提出来。

今天我们着重解决的就是前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私设公堂，没有这一点，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破坏；第二个就是有打人的凶器马上交出来，这样人身安全才有保证，人身安全都没有了，造成恐怖气氛是不对的，即使真正反革命分子也要叫公安局处理，不要叫人家按手印强迫承认，这是违犯党的政策的。

今天我讲就是这些。下面请关锋同志讲一讲。(群众鼓掌)

关锋：

我补充几句话，没有多少话要讲。在商业部招待所里因观点不同听说分成两派，观点不同分成两派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意见不一致可以商量讨论，但不是你说他是反革命，他说你是反革命，不管是那一派，不要这样，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今天你们各位中，我们相信大多数，大多数是革命的，是好的，尽管作法不对，可以商办可以改嘛！如果真有反革命也不要你们动手抓。刚才接到一个条子，说今后发现反革命不打了，当场扭送公安局，这样也不对，如果真有反革命，见到杀人放火的可以扭送，如果听到的千万不要扭，可以说嘛！这样会发生也可能好人扭坏人，那就扭对了，但也会发生坏人扭好人的。

同志们，刚才王力同志的讲话，我看你们的情绪都是一致的，不要受坏人挑动，过去挨了打的，就互相原谅了吧！以后不要再打了，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在幕后挑动，那要受处分的。昨天听说有人说这是大案子，不破获决不离开北京，我看不必，这个同志的心是好的，你们了解情况可以反映，由公安机关可以处理，同志们应该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跑不掉的，如果你们一插手，都来自五湖四海，就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公安机关，我们的工作就不好做了。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国家机构，要消除敌对情绪，不了解就不发言。据说有的地方上到招待所抓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群众来京告状，抓人是错误的，即使有坏人也不要抓，不要怕嘛！他要来告状，就叫他来嘛！要相信中央不会听一面之词的。进了招待所就不能乱抓，到该处理的时候就处理了，如果有人抓是错误的，我是反对的。

大家考虑一下，你们两派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可以讨论，大鸣大放大辩论嘛！坏人是可以搞清楚的，大家可以放心，千万不要受坏人挑动，自己斗起来，没有好处。

现在带有武器的，枪支也好，刀子也好，匕首也好，鞭子也好，请留下，不要带出去，带出去就错了，没有带着的，公安人员去收，王力同志讲了不记名字，如果不交是犯法的。

大家提了不少问题，我们认真对待，但具体问题，真正是群众打成反革命还要靠斗争，

那些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自己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些地方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就斗争把它打倒，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说一句话也不顶事，别人的问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号召大家回去作斗争。

我们要高度相信毛主席的智慧，相信毛主席在全国崇高的威望！我们要相信广大群众的力量，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当然有一定的困难，全国胜利了，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面请刘建勋同志讲一讲(掌声)

刘建勋：

我完全同意王力同志的讲话。反映问题是应该的，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批条子不解决问题，如果是革命的可以，不革命的批也不顶用。在这里有的问题可以解决，有的不能解决，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也相信党。

由于事务太多，我们没有招待好。同志们最好回去解决，这是上策！我就发言到这里。

关锋同志讲话：

赞成不赞成不要打了？(赞成！)

赞成不赞成把武器交出来？(赞成！)

有人问，来访的群众成立全国性组织好不好？我个人意见是不是不一定组织。(鼓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互不了解，反映问题告状的不一定要成立组织。他们可能有这样的道理：联合起来就不敢抓了。来上访的，告状的不能抓，坏人也不能抓，这样大家是否考虑一下，不要组织了。(这时桂林来的上访群众站起来，反映问题，文艺界群众要召开誓师大会，希中央首长参加。……会场秩序有点乱)喂！喂！维持秩序好不好？会议要秩序对不对？(群众：对)大家热情是好的，如果这样，会就没法开了。今天在这个会上反映许多问题是不可能的，你们送上许多材料我们要有时间看，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

(陈伯达同志走进来，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陈伯达：(王力翻译)

刚才你们正在吃饭时，窜到你们食堂去了。弄翻了面，打破了碗，小孩也受惊了，对不起。有些意见王力、关锋也向大家讲了，我再没有什么意见了，你们这里五湖四海都有吧？(有！)你们不要结成帮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要这样搞了，赞成不赞成？(赞成！)有时间学学毛主席著作，想想毛主席怎样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地工作，怎样建设祖国。

这里有河南来的工人吗？(有！)认识他吗？(认识！)他叫刘建勋，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同志说：抽个时间去见河南同志)

带着鞭子、小刀的，小刀不是学生用的，是匕首，不要带那玩艺，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些人动刀动枪，这就不必了。你们中间有刀了，不是学生用的，不是剪布的(作剪布样)，是匕首，这些东西都留下来，也不留姓名，不记账，不查。我希望过去打过架的就不要算账了，算不清楚，可以要算三代，不赞成吧？(群众：赞成！)打过就算了，当成小孩打架！东楼西楼不要形成对抗局面，住了不过几天、几十天就分成东楼、西楼两大帮派，不要分了，你们不赞成吧？(群众：赞成！)我们今天来没有挑动你们吧？(群众：没有)但可以批评我们，如果你们不动武动刀子，可讲出个道理来，可以说服人也可以说服我嘛！你们有真理，我就输了。你们有的人是不是手痒，不斗不舒服。手打，鞭打就不好，不要上了瘾，象抽鸦片一样。

福建人给我写条子，我不算是福建人了。离开几十年了，这里有个人代表王力同志，有事可以找他，王力同志对福建话有兴趣，可以当翻译，我也可以当他的翻译。

福建人不一定要找福建人，找福建人的代表嘛！在座的那位是华侨？(一青年站起来答)你现在住在那里平安不平安？你刚才和西楼吵了一架，平安不平安？刚才从西楼过来的那位同志来了没有？(下答：来了)你是不是要打他一下？(答：不)(下面双方又发生争吵)你们这样是不是要吵架？我赞成你们早日离开北京，原来组成的帮派不要了嘛！开场联欢大会就走嘛！北京有些冷，大概因为房里有暖气就不想走了，(笑)还是回老家去搞文化大革命，好不好？(好！)

我建议今天这个会就这样散了吧！

东楼拿了西楼的东西退还给人家，西楼拿了东楼的东西也要退还给人家，都不要这样，到了北京，到了伟大的首都还要互相拿东西，不好吧！面子上不光荣吧！送回来应当欢迎！不要因我拿了你的东西，你拿了我的东西就要打架，不然人家要退还就不敢退还了，人家退还要说谢谢。就这样散会吧！

王力：

喂，同志们！今天主要是看一看同志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要再打了，其次交出武器。这两个要迫切解决，要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条件，(陈伯达同志插话：不然手中有武器，就没法讲道理)有些共同问题今天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有些没有解决的，要改善接待工作。条子回去研究，我们一定要彻底解决！

同志们，大家留了很多条子，反映了许多问题，要这个人接见，要那个人接见，我们回去研究、安排，不光你们一个招待所，还有许多学生都要接见行吗？(关锋插话：100多万)我们只有十几个人，陈伯达：我们是文革小组，没有你们组织大，你们有总司令部，没有你们职位高，我们是小组，我是小组长。(下面笑)

陈伯达、王力：我建议散会！

(群众反映意见，陈伯达同志鼓掌要求安静)

王力：坐下，不要讲话，要陈伯达同志讲几句。(下面喊：一、二坐下)

陈伯达：我说我们大家向你们学习，包括我们文革小组，我们文革小组也是普通的群众，我们是群众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儿子，老百姓是我们的父亲，母亲……

(这时河南来的一个老妇人讲述受迫害情况，关锋同志跳下主席台安慰，解释)

请大家安静一下，我说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我们永远替你们服务。

(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有一个小建议，不知对不对，我们要学习，同志们，大家也要学习，把脑子提高一步。会场上同时有几十个人说话，我只有两个耳朵，只听一个就得罪了别人，听不了，但大家都需要我听。考虑考虑这样讲话大家都没有什么效率。这也算个小事情也要学习，讲话时要考虑别人讲话，不要插嘴，这也是个小小的学习。

我建议散会。

(黄继光战斗队的俞荣海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是东楼西楼两派之争。是以八·二五战斗队、黄继光战斗队等革命派和大会主席团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会场上乱了，陈伯达同志、王力同志等站了起来)

王力：(生气地说)有人说不是这样，你们可以保留！但你们不能抓人！不能打人！你们是犯了错误的，你们要改正！

陈伯达同志：(也很生气地说)我认识你，你是黄继光战斗队的叫俞海宽(注：名字记错了)你昨天说了一天，今天叫人家也说说。

关锋：(指着他)你们打了人就不对！

(群众喊：同意散会！)

(有人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292. 关锋、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的谈话 (1966年11月21日)

王力：你们除开这个大会以外，还准备干什么？

北航红旗代表：我们要开批判第二司令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及进行内部整风。

三司令部代表：最近以来，连续发生砸我司令部的严重事件，据不可靠的消息，西城区纠察队和第二司令部纠察队部分要联合搞垮第三司令部，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来一次反扑，我们要查根源，准备开一次大会。

关锋：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要相信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西城区纠察队我们也去了一下，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讲了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他们不一定同意，他们也听到一些谣言，听说第三司令部要砸他们，你们要作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有的同学受了蒙骗，要做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大多数是会服从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王力：要相信大多数，他们暂时受了蒙骗，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

第一司令部代表(石油)：《论造反者》是我们学校“修”字号写的，是大毒草，谣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关锋：你们可以去宣传《论造反者》不是姚文元同志写的，与姚文元同志毫无关系，姚文元同志根本不知道，我看那份东西，是不正确的。

三司令部代表：我们那一份从长沙来的急电，你们收到了没有？

王力：收到了。

三司令部代表：长沙来了几个同志，他们想马上来亲自向中央反映湖南的重要情况。

王力：你们觉得张平化怎么样？

三司令部代表：我们觉得很坏！

人大代表：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影响面很广、很坏。

王力：这个报告已经影响到全国，张平化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报告很坏。

三司令部代表：我们觉得这个报告比谭力夫讲话还臭。

王力：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三个多月，你们看形势怎么样？

人大代表：形势大好，可能出现大反复。

三司令部代表：反复是肯定的，但每反复一次，斗争就深入一次。

王力：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现新的反复，需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把过去的问题摆一摆，现在把我们工作总结一下，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整顿队伍，扩大队伍，注意策略，十一月份开的大会较多，十一月六号开了一个大会后，全国各地开了不少大会，从十一月到现在又有一个多月了，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研究怎么办好？现在你们准备开两个大会。

关锋：你们要跟反对你们的人接触接触，我相信反对你们的人中大多数还是好的。

王力：你们的核心要搞一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象打仗一样，打一仗后，要休整一下，提高斗争水平和策略，十月份以后形势起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有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工作，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连后，受到围攻，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味道，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扣这扣那的帽子，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团结他们，扩大队伍，把队伍搞得浩浩荡荡，因此，你们要坐下来，总结工作。

关锋：西城区纠察队你们可以很好地跟他们谈谈。

王力：当然，原则不能让步的，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有一个重要通告。

关锋：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

王力：这个通告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行到全国去，光打人，砸东西，这样不行。现在天气冷了，许多同学要回来怎么办，要有一个打算。

北航红旗：我们要开展小整风。

王力：他们要回来了，可能对你们的做法有些意见，要辩论，你们要做些工作，争取主动，要有一个精干的队伍。没有巩固的核心，要带好这么大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他们回来了，这个局面就不一样，究竟怎么办？北航红旗小整风很好。

革命形势在发展，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中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过程，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

关锋：到工厂去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王力：工厂革命还要靠那里的群众，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起来自己干革命，要学会当小学生，学会和工农相结合。

徒步串连，也要有许多准备，要熟悉工厂、农民，尤其是农民。不要都到雪山草地去，那里没有群众，没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家也不可能办那么多兵站，不一定都到那些出名的地方去，不要凑热闹，主要是和工农相结合。

关锋：你们步行去，他不欢迎你怎么办？不欢迎，不要动手，开始不欢迎你们，他们要看你们的行动。

王力：总之，你们几个司令部都面临着许多具体、共同的问题，要考虑要考虑，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大会上。

王力：你们把地委副书记带到北京来，这不是个好办法，我知道山东谭启龙被带到北京来以后，整天不干事，还住北京饭店，把问题交给中央，也牵制了你们一部分力量，他在家有许多问题都要他当面回答。

关锋：给你们介绍一个经验，西安交大原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李世英同学，他保卫三干会，在会外发材料，又办了个展览，还放了电影(西北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黑电影)，参加三干会的，不是铁板一块，许多人看了材料、展览、电影以后，都转过来支持革命学生了，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

“声讨苏修领导集团筹委会”由第三、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造反联络站和江苏、扬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联合组成。

293. 张春桥在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6年11月22日)

同学们：上海市不支持我们，不给提供方便，不给会场，市委同志不肯出席我们的会议。

张：我可以传达给市委。革命的新生力量生命力是强的，不会夭折，不必悲观。(大笑)

同学：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对上海文化革命形势的看法。

张：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研究形势，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集中在党中央。

同学：上海市委是否完全贯彻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谈呢？我是来甘当小学生的，要先听你们的。

同学：外面现在有大字报，抄的是林彪同志《论左派》的文章，有这回事吗？

张：林彪同志从来没有写过《论左派》。

同学：聂元梓同志那张大字报(指《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吗？

张：……那张大字报我不清楚，你们去问聂元梓，她在上海。(另一同学插话，昨天我们问了，是她写的。)

同学：我们整天忙着找会场，市委不支持我们，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固定的会场。

张：我是主张刻苦些。所有的领导机关在对红卫兵组织的物质待遇上要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所有的同学要艰苦些。搞革命就要艰苦些。那些是北京第一司令部搞出来的，它成立时，解放军那时是很热心的，支援摩托车。后来杨成武同志承认了错误，把车收回去了。物质上一律平等，政治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北京第三司令部在成立大会时，给我们的请帖都是普通纸手写的。我们感觉这种精神很可贵。同志们，这有深远的意义呀！我们要准备过艰苦的生活，还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那有什么录音机、汽车！在北京我们是到处是这样讲的。

同学：可市委就是不平等待人。

张：不平等可以批评他。

同学：没有。（另一同学插话：抢！）

张：抢的方法我不赞成。

同学：他们还围攻。

张：搞革命不围攻几次不行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恰恰证明两条路线斗争是尖锐的，我们就是要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锻炼。否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用以前的办法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子也不好过！（众笑）有人支持我们，有人反对我们。因为两条路线斗争很剧烈，世界上既然划分两个阶级嘛！

同学：中共中央补充规定上说的“监督”，我们认为是对黑材料，了解其内容，确定其性质，查清数量。

张：这个已报中央，请他们解答，我无权解答。这个规定我参加了前期起草工作，最后定稿讨论我不在。这个规定是中央搞的，不是文革搞的。

同学：这样查是否恰当？

张：原来意见是不看的，后来不知为什么改了。初期起草是不看的，但目录可以开下来，例如名称，数量。

同学：现在东西烧光了，如何批？

张：规定的序言中要求抓活的抓大的。我们只要抓住几件事就可以批透。批判王明路线只要抓几件事就可以。中央原来如此，不要详细弄。毛主席批判王明路线已给我们创造了先例，不要引导入繁琐哲学。这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是斗争方法。这一个月来抓材料太多了，所以中央才发这个规定，否则就不发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时就抓住他三个字：“发财了”，这三个字就是资本主义，抓住了典型就把布哈林批倒。我这人糟糕！又说开了。

同学：我们怎么批？

张：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发号施令，同学们可以自己讨论，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批判。不光是黑材料，整个档案制度中央准备来个大改革。毛主席鉴定干部靠群众。看档案鉴别、选拔干部肯定犯错误。我举个例子：一个人觉悟高，每次运动他都检查；另外一个人觉悟低，会吹牛。十年后，领导干部一看，觉悟高的人又是“左”倾，又是“右”倾，问题倒很严重。按此选拔，不倒霉了吗！（大家热烈鼓掌。）

同学们：他们搞黑材料要整人。

张：这个，北京同学有经验。第一、他要整你，没有黑材料也能整你，材料在脑子里；第二，抢不尽的，一个人藏的东西很难找尽，要么小孩藏的大人能找到，而是从他的眼色上发现的（众笑）。最初我是支持抢的。第一抢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后来一想这事被动，他藏着，看你找，把你包袱扔给你。藏起来的东西难找。最后还搞成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我们要从政治上批，造成压力。

同学：没有材料怎么批？

张：要批判还怕没材料？北京有个谭力夫讲话，就够批的了。

同学：我们要党委书记把他的平时言论、报告、讲话交出来，可以吗？

张：你是哪个学校的？

同学：科大的。

张：革命者胸怀坦白，觉悟高的可以交。有的人觉悟低，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又不可以下一个死令叫他交。有的问题中央在研究，如什么叫“革命群众”。

同学：怎样进行路线斗争？

张：路线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如何从思想上批判，这个工作很难，材料不好搞，咀巴长在他咀上，我们还没有好的经验。抢的办法，逼的办法，主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都没有用过，请同学们看看主席的整风报告。主席是怎样教育那些干部的，主要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分析得越彻底，就越集中要害。一小部分是敌我矛盾，当然两样。大部分还是内部矛盾，包括一些提出的人。

同学：目前要不要进行斗批改？

张：斗批改还要看一看。当前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林彪同志讲话、红旗社论发表快两个月了，但花在材料上的时间很多，没有好好搞批。北京是这样的。砸柜子、抢材料。到底两条路线是怎么回事。主席是怎样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没好好学。

同学：转入斗批改的标准是什么？

张：转入斗批改的标准是什么？中央也在研究，先别作这个打算。党中央这次发的指示很少，只十六条。这次大革命没有经验，他本身有规律的，大家不必急，不是到明年暑假么？本来是到寒假的，党中央后来看看不行，还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能预料。

同学：曹狄秋某月某日报告中讲，上海前阶级运动是江青同志抓的。

张：去年到今年，江青同志在上海耽了六个月，搞部队的文艺工作，但中央没有这一说法，她指导上海运动。我想江青同志也不会这样说的。《海瑞罢官》批判，江青同志化了很大力量。

同学：市委指示下达后(按：上海市委关于各级党委停止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决定)党委仍在领导，这是一个花招。

张：你们怎么看？毛主席对罢官有新的指示，不要急于罢官。同志们，不要林冲误入白虎堂。他们如果把机密材料放在保险柜里，你们去拿，这政治责任负得了吗？中央这个规定主要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一罢官，双方都泄气了，没劲了。北京的刘仁罢了很舒服，我们累死，他们十年后再给他们干。罢官是容易的，批判透是难的。主席说：通过几个月的经验，罢官放后期，通过大革命，干部队伍有很大调动，哪些是跟毛主席的，哪些是反对的，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改好了也行。同志们的问题我都是临时答，对的算你们的，错的算我的。

294. 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插话 (1966年11月23日)

前言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我们接到通知下午去李富春同志那儿座谈，下午二时半开始，七时结束。会议地点和各直属单位出席人员和上次一样，有关代表高明等七人，临时书记处书记王道义，文革主任周宝兴。在这次座谈会上，团中央直属单位有团校、青年社、少年报社同志发言，团中央机关有魏章玲发言，现将李富春同志的讲话和插话，以及机关代表的发言，整理出来供参考。记录未经本人审阅，有错误由我们负责。

座谈开始，富春同志说，今天因时间关系，先请团校同志讲，如果有两派人，两个人讲，如果是一派就一个人讲。

当团校同志说到把左中右名单都公布了，富春同志问：这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团校的同志说，现在的筹委会也搞了整群众的材料，是否要清理？

富春同志说：“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青年社文革筹委会主任(以下简称青年社)说：“打乱原来的文革小组，按观点自由结合成立战斗小组，这样做我们是同意的，问题是编委会等一些人没有组织。这些人又想组织起来，又怕组织起来。”

富春同志说：“只要不是真正的当权派，也可以有组织起来的自由，不要阻拦，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青年社：“×××大家说他不是‘反革命’，但是他还有其他问题，那怎么办？”

富春同志说：“……去掉，他的其他问题，以后解决。”又说：“要说服同志们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打击面过宽，要注意政策，不要弄得人人不安。”

青年社：“被镇压的五个革命同志，要来看纪云龙(社长)的日记本，他们说，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不同意他们看的。”

富春同志说：“关于平反和销毁材料，要坚决按中央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事。要讲杠杠，这是条铁杠杠。除本人检讨材料交本人以外，其他一切材料，什么排队名单都集中起来，当众销毁。不管那一派有意见，中央都是这个意见，不然会引起群众对群众的怀疑、不满，甚至群众斗群众。中央不赞成这个做法。中央的这个补充规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中央颁布的，这就是最高指示。大家不是拥护毛主席吗？我们不要再犯群众斗群众的错误。有同志想找材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事实，何必在日记本上找材料呢？”

青年社：我们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以纪云龙为首的领导小组，不能往下转移，搞人人过关。

富春同志说：“不要搞人人过关，人人检查。大家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提高觉悟，取得经验，大家来学习‘老三篇’，就可以破‘私’立‘公’，在这个基础上使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要人人过关，人人检查。”

青年社：希望富春同志在百忙之中，多关心一下团中央文化革命运动。

富春同志说：“有人给我写小字报，说我是走马观花，叫我下马看花，要求是正当的。我有官僚主义，但工作太忙，会议太多，实在很难摆脱。”

青年社：有的受打击的革命同志，要求平反时，对他的缺点错误的看法，也要平反。

富春同志：“平反是平反‘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至于个人的缺点、错误，不属于平反的范围，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要求过高。”

少年报文革筹委会主任(以下简称少年报)：我们这里有两派。

富春同志问：你们有多少人。

少年报：三十八人。

富春同志说：“三十八人有两派，不算多。”

少年报：上下左右一起烧，是不是富春同志提出来的。

富春同志说：“我没有说上下左右一起烧，(笑)，上下左右一起烧，怎么个烧法？”

少年报：怎样看待群众运动的有些过火言行？

富春同志：“斗争中的过火行为，过火的言论，既往不咎，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

亚疗院同志：富春同志有否谈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

富春同志说：“我说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但我没有说过不要批判，要批深批透。罢不罢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自封，是要群众作鉴定。”

中国青年报社同志：我非常担心马上会发生群众斗群众。

富春同志说：“一定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大民主，少数派抬不起头来。一定要按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的讲话，要善于互相倾听不同意见，善于互相商量，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反动路线的错误，就是斗群众的问题，就是依靠一部分群众压制一部分群众，如果我们现在还继续这样做，还会犯错误。我们要大民主，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重复犯错误。”

295. *周恩来在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4日)

(见《系年录》第四十四卷)

296.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和西南来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纪要

(1966年11月26日)

参加单位：成都地质学院(28人) 重庆师专(5人) 西南民族学院(4人) 唐山铁道学院(2人) 红岩中学(1人) 自贡培江中学(1人) 自贡釜溪中学(1人)

总理从六点零七分开始和代表们座谈，一直座谈到九点四十五分，整三小时三十八分。

总理一进会议厅就亲切地一一和代表们握手，然后就和代表们开始座谈，现在将谈座记录整理如下：

总理：来的有工人没有？

同学：没有，重庆工人造反军都走了。(然后总理开始依次地点名)

总理：……王典兴。

王：有！

总理：呵！就是这个小同学！(另一个同学插话：“才13岁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

王：我与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总理：还没有恢复吗？

王：没有！

总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家中兄弟多吗？

王：我父亲是工人，40多岁，共产党员，我是老大，如果父母不和我断绝关系，要被扣工资，开除党籍。

总理：不要怕！我保你！(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你们是唐山铁道学院的？什么时候搬走的？

同学：今年五月。

总理：你们是几年级的？

同学：四年级的。

总理：你们学校的问题怎么样？

同学：要回唐山的那一部分人已动身回唐山了，有一批今天路过北京。

总理：你们看一部分人回唐山搞文化革命，一部分人留在峨嵋搞，行不行？

同学：现在他们已动手把牛鬼蛇神押往唐山，把筹委会党委的一些材料已运往唐山。

总理：你们是什么观点？

同学：我们是留在西南干革命，炮轰西南局的。我们是争朝夕战斗队。

总理：在哪里都可以干革命，你们6月份以后，有多少人在峨嵋？

同学：将近一半。

总理：我看在哪儿都一样。西南不是三线建设吗？你们不是有人参加了三线建设？那儿搞得热火朝天，我说在四川是闹革命，在唐山也是闹革命！大连铁道学院的同学他们绝食，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同学：不好！

总理：对嘛！毛主席叫我们吃饱饭干革命，绝食把精力都用光了，中央文革给你们谈过。

同学：没有。那次王力主要是和重庆中学生谈话。

总理：你们和那些工人有联系？

同学：主要和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革命造反军的一连(现在改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成都大专院校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有联系。

总理：你们地质学院现在在北京还有多少人？

同学：460人。

总理：民族学院呢？

同学：190人。

总理：今天主席接见时，有一个四川告状团，不是你们一起的吧？

同学：(生气地说)不是！是二七战斗团的，前次我们开告状大会时，他们还冒充我们的名。

总理：今天主席接见，四川告状团在天安门不走，怎么也解决不了。我们把他们集中在旗杆附近，他们还把我们三个执勤人员的袖章、军帽一顶……都抢去了。(周荣鑫秘书长插话：这些人还骂我们的执勤人员是宪兵队)我准备叫你们去劝一下，结果又不是你们一起的。

同学：他们都是工人，不是学生。

总理：昨天，他们在王府井一百多人睡在马路上不走，同学们又是劝又是抬，最后才睡在马路侧边。(他们闹了三次了。一周荣鑫插话)

同学：我们坚决要摧毁这些保皇组织。

总理：我们还以为是你们，真把我们搞得很紧张。

同学：不是我们的，他们是冒充我们告状团，就是那次冲金水桥的那些工人。

总理：重庆八一五战斗团是与你们合作的吗？

同学：对的！他们就是重庆工人造反的一连。

总理：搞了三次，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们造你们的反，怎么不告诉我们的接待站呢？

同学：我们与牛津海(接待员)讲过，他们打伤一连的人，抢了我们的照相机、工人的手套……。

总理：你们查一下(指接待员)。他们为什么要造你们的反？

同学：他们借口我们不让他们发言。

总理：北航红旗的人不在吗？

同学：人很少。

总理：魏正楷现在在哪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

同学：是宜宾地委刘洁挺揭发的。

总理：刘洁挺他们在哪里？

同学：现在在北京×××……

(总理把刘洁挺、张西挺、王蔑骡、李良的名字、职务、现在在那里都一一记下去了)

总理：他们来多久了？

同学：他们八月份就来了，已三个多月了，他们不敢回去了，李井泉要抓他们。(总理仔细阅读我们给他的告状信件，我们当面向总理递交了全部告状材料以及刘洁挺等人揭发李井泉等人的材料。)

总理：你们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谈一谈，11·2事件是怎么回事？

同学：(叙述成都地质学院发生的11·2事件)

总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哪个学校为骨干？

同学：以我院(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为骨干。他们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看错了人，帮他们建立的。

总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现在怎么样？

同学：造他们反了。

总理：八一红旗战斗大队(指成地院的)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总理：是由上层干部、科长、党委委员组成，专门对付革命学生的组织。

总理：你们是什么组织？

同学：我们是各个战斗团组成的，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院筹委会完全支持我们的观点。

总理：你们学校筹委会是多久建的？

同学：八月八日。

总理：行政谁管？

同学：院党委。

总理：你们党委没有取消吗？

同学：没有！他们还要加强党委领导呢！

总理：你们怎么进住到西南局去了呢？

同学：我们去造反，他们就趁机搞我们。

总理：你们没有多少人在场，吃了亏，你们的斗争策略成问题，你们没准备。那时，你们打电话不能打，你们地质学院在哪里？(同学：十里店)西南局在哪里？(同学：在红星街)不在锦江饭店？你们地质学院离城多远？(同学：二十多里)你们没有自行车？你们没联系好，没准备，他们把材料抢去烧了，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少人？

同学：他们有八百多，我们在西南局有八百多，家里面的人很少。

总理：啊！你们的主力在西南局！

同学：他们从下午五点开始打人，打到第二天，当时还抄了很多人的家。

总理：文件被抢走了吗？

学生：都被烧了。

总理：他们烧东西你们见到了吗？

同学：见到了，他们到楼顶上去烧的，打了人后，他们就到省委去了，有的跑到南充、北京……等地去了。他们还打外地来的同学(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南京等地的同学)他们还把枪拿去了。

总理：枪没保管起来吗？

同学：没有，是他们的人在掌管。李井泉曾调动军队来向我们示威，在成都、重庆、贵阳都动用了军队。李井泉坏透了。我们坚决要打倒他。(总理详细阅读了我们揭发李井泉调动军队的材料)

总理：那还了得，你们不要看得那样严重，现在调不动了！

同学：调得动的，他们到处制造我们要制造什么匈牙利事件……等的舆论。〇二八部队的几个战士还给林副主席写了血书。

总理：现在说民族学院。

同学：七月十七日工作组把三百多名毕业生给放走了。

总理：是少数民族多，还是汉族同学多。

同学：少数民族多，他们都不愿意去，他们最了解院党委的情况，现在还剩四百多人，工作组说什么这些毕业生都是在职干部，要服从党的分配，要留下必须要原单位出证明来。(此时总理离开了坐位，走到西南民族学院同学的身边来了。)

总理：这算一个问题。

同学：对！我们学院，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学生斗学生、学生斗家属很凶(教职员家属、工人家属)说他们是黑帮。

总理：工人家属怎么是黑帮呢？工作组什么时候撤的？

同学：工作组是八月份撤的，现在还留有联络员。

总理：联络员还没有撤？教职员没站在你们一起吗？

同学：没撤，有两个教职工都来了，我们每开一次斗争会都要经过上级批准。

总理：你们十一月一日那次会议没经批准？柳云参加了没有？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同学：没经批准，柳云参加了，我们要求罢李井泉的官。撤柳云(西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的职。

总理：地质学院的要求是什么？同学：罢李井泉的官。

总理：院党委把你们打成反革命的有多少？(指民族学院)

同学：没公开，暗地里给我们排队，秘密掌握。

总理：是暗中排队没有公开围攻你们！

同学：柳云与西南局关系密切，原来在西康时，柳云是廖志高的秘书。我们来告状的目的是撤李井泉的职，罢李井泉的官，撤柳云的职，罢柳云的官。

总理：地质学院有个赵铎，八月份停职反省，任白戈现在在哪里？

同学：被八一五抓来斗争，住在重大，在重大扫地，劳动改造。(此时总理找来一个人，指示：军委今晚就收回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八一红旗战斗大队库存的武器，今晚一点钟回电，任何枪枝全部拿去，军委负责清查，少一个子弹都不行！)

总理：重庆的同学谈谈重庆的情况。

同学：重庆八一五事件，重大很多人都到我校！(指重庆师专)声援两个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战斗组，当时市委来人指责重大四千多人不按社论办事，大灭了革命派的志气。

总理：你们被打成反革命的有多少？同学：有四千多人。

总理：现在这四千多人来没有？

同学：没有！这一天在我校办公大楼上还出现了两挺轻机枪(我校从来没有轻机枪的)，校党委说你们敢冲！冲，我们就开枪！

总理：群众被压就没有冲了，重庆市委是什么态度？

同学：市委指责重大同学一通，事后，重大同学就批判辛易之的讲话是大毒草，重庆市委还规定了四条禁令，是通向职工公开以文件形式传达的。

总理：重庆市委在什么地方？

同学：在曾家岩。当时还不许工人、同学往市委门口通过。

总理：是真的吗？

同学：工人讲的！李井泉八月二十七日给重庆市委逐一定调子，打包票，没有问题，并说：不要把我的话公布到大字报上去，我的话是革命的，抽掉一个字就不行了。

总理：这是一个长的讲话还是一个短的讲话？同学：要传达十多分钟。

总理：对重庆市委的估价。同学：简述八·二八？事件……造谣传单到处都是。

总理：以什么名义发的这些传单？

同学：以各种调查组的名义发的，在全国散发大批大批攻击八·一五的传单，好多单位还以党的文件加以学习。李井泉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开的黑会，我是参加了的，中心内容是搞垮重大八·一五，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总理：什么人参加？

同学：各学校派两三个人参加，都是反八·一五最凶的人，因为我曾骂过“八·一五”三次，所以我就参加了，因为不准记录，不准向外传达，所以叫做黑会。就在这个黑会上成立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派韦久太、梁大门为指导员，李井泉并说：“你们去冲吗？他们不敢揍你们这支队伍，争取十天扭转阵局。”

总理：你听见了吗？同学：我听得最清楚还记下了。

总理：有录音报告是什么作的，与九月七日的讲话一致吧？

同学：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与九月七日的讲话一致。

总理：你们的要求是什么？同学：我们要求改组重庆市委，交出黑材料，要求罢李井泉的官。

总理：你们中学生来北京，冲破了规定吗？

同学：造反派都选不上代表，是自己逃出来的。

总理：明天我要讲些原则问题，你们都去参加，以后就可以回去了，回去斗争吧！一个单位留下三名代表就行了，地质学院人多可以多留几个。

同学：明天开会我们不要“二七”造反军的。

总理：这样好不好，明天我们接见你们，具体问题，我另外解决，来了我讲，你怎样保证他们是铁板一块，李育兰原来也是保守派的，现在还是变过来了，明天我讲原则问题，今后再找你们解决问题。原来那个造反军和你们混在一起，搞得我们很害怕，我倒不怕，秘书长解决不了，我还要到现场去解决，看他们究竟是什么问题，鱼目不能混珠，叫你们等这么久。

你是保守派，就站出来承认吗。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法国有个保皇党，公开承认他是保皇，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根本就没有皇帝了，工党实际上不是工人的啰！还有保皇党反动派都敢公开，我们更敢公开错误，要改，错了就改，不能伪装，彭真集团的两面派危险最大。你们青年人不要学习旧社会那一套，搞两面手法，要坦率，公公正正。你们今天就谈得很好，有错误就改正。现在革命干部爱讲故事。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上是歪风，有的子弟就学到了，特别是高干子弟，有些小动作很不好。

同学：中学生都放假了，回家要挨打。

总理：不要怕，越打，犯的错误就越大，放假是对的，回家不对，要闹革命。你们回去斗争，去锻炼嘛。今天，我们拉着你们的手去干革命，今后，你们都见不到我们老一辈了，(我们都不见了)，怎么办？自己去干嘛！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期望。你们要按原则办事，某个地区的具体问题，还要自己奋斗，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授予你们，你们要接班，现在你们锻炼比我们好。

(此时，由成都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给总理献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袖章，亲自给总理戴上，并请总理代献袖章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最后总理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再见！再见！再见！

297.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27日) (见《系年录》第四十四卷)

298.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小将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27日)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热烈鼓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热烈鼓

掌)向你们问好!(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

现在让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呼口号。)

另外,你们是等了很久的,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接见,我们不太可能一个个见,采取集体的办法,今天能来的,都来了,我现在介绍一下:

陶铸、叶剑英、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刘宁一、曹轶欧、谢镗忠、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胡绳、唐平铸、汪东兴、周荣鑫、童小鹏。这些都是你们点名要找的,还有几位同志,象陈伯达同志很想来的,但这几天接见,很累,不能来,让我向你们道歉。(鼓掌)江青同志也一样,几天接见很累,不能来,让我向你们道歉。(鼓掌)还有一位文革副组长刘志坚,向你们请假。凡是能来的,我都动员来了。(长时间热烈鼓掌)。

现在我同大家讲一讲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还没有决定的,我同大家交待一下。你们来上诉、请愿,所提出的问题,已规定的政策,我们相信通过你们在斗争中会解决。至于地方具体问题,只能依靠你们在斗争中同当地党政机关协商解决,不可能一件一件的,中央代替地方解决。你们设想一下你们学校情况(因为今天出席的大多数是学校的。)全国学校,大学就有几百所,中学更多了,有几千所,如果出一件事,都要中央解决,中央就只能天天接见,天天协商,所以一般学校出现的问题都要中央派人解决,使中央工作被动,没有时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林副主席帮助下,我们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些典型调查,总结经验,掌握方针政策,不可能把地方的具体问题弄得很清楚,解决得当,且这样做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方法。当然也不是一点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特别是你们等了很久的,能解决的,一定帮助你们解决。这就是我今天的开场白,可能这样说你们不太满意,只说方针政策,不解决具体问题,方针政策讲了,具体问题不解决怎么办?自己回去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教育自己,依靠自己解放自己,我们能解决的,一定不推却,解决具体问题你们回去依靠自己斗争解决,在座的有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厅的同志来分别协商,能解决,一定解决,除学校的代表外,还有工厂不少代表,由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宁一负责设立接待站,同他们接洽,也准备开这样的会,讲讲一些方针政策问题。

我现在谈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前形势。我们说目前形势大好,我想把陈伯达十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念念,他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三次(现在说八次了)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和国庆接待检阅群众,规模之大,声势之盛,在中国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和那么多的群众见面,亲自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说明了他总是深入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同命运,给全党同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同志们:要晓得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即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扬,运动更加深入,更加广阔,更加健康地发展,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整个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史历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恐惧痛恨和忧虑,而很多庸人,都为之目瞪口呆”。这就是陈伯达同志的一段报告。现在来京革命师生截至昨天为止已近 1000 万,八次接见达 1100 万,这包括北京革命

师生和解放军的指战员、政工人员、北京工作人员，今年这种形式接见暂告一段落，今天，《人民日报》宣布了，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接见，这次接见总结了三个月文化大革命运动，今年暂时停止免费乘车船，到明年春暖季节，我们再继续组织没有到过北京，没有见过毛主席的革命师生免费乘车、船来北京，现在已是寒冬，我们正搞全程徒步串连试点。所谓全程徒步串连即从头到尾不坐火车、汽车，不乘轮船。今年试点，先摸点经验，明年在全国推行。

我们现在看离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又一个多月了，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十六日开始算起已半年多了，由中央公开发表文件算也有三个多月了，可以说，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已由大城市，推广到中小城市，大中学校影响到小学校，由学校推广到工厂，城市影响到农村，由党政领导机关推广到业务机关，上级影响到下级，这种形势确实大好，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我们在势不可挡的形势中，要采取因势利导的积极方针。不能采取违反运动的消极方针，如堵、挡呀，这种办法不行。

这就是我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我先念一段陈伯达同志在同一报告中的一段话：“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会自行消失了吗？不！完全不会自然消失的。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已经警告我们：“绝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党委，所有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纠正了前一段的错误路线，纠正了资产阶级路线，但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一种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很尖锐，很复杂的”。确实如此，全国革命师生和红卫兵，首先是革命左派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几个月内，坚决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积极批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些领导同志。这是做得好的，党中央支持你们，（鼓掌呼口号），我们要告诉你们，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中要区别两类性质的矛盾，我们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地说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只有坚持不改或者本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或就是两面派的人，表面上也说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说一些革命的话，做一些革命的事，背后搞阴谋，象前北京市委彭真，这就超过了内部，成了敌我矛盾，或本来就是属于敌我矛盾。处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要详细的核对材料，区别这两类矛盾。现在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十月工作会议的决定文件，党中央正式通知希望你们传达，我们希望你们让他们把三级干部会开好，传达好，把思想搞通，作必要的检查和应交待的问题的检讨，和你们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希望你们不要冲进会场，使他们开不成，也不要要求参加，也不要让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全部干部出来检讨，等他们会开好后，思想通了，思想通了才会检讨好。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派代表参加，这是党内会议。因为党内会议，先要内部研究，全面安排，有些事情必须通过他们取得同意，不能所有的事情都通过你们，不只限于与你们打交道。如果会议期间各地方学校代表和全体革命师生及其左派要提出问题，质问调查，可以个别的同各地方领导同志离开会场，到会外接洽。另外也可以提意见送大字报要求答复。这种希望是表示要求全国 28 个省区把十一中全会社论文件精神、毛主席报告、林彪同志讲话认真讨论好，思想搞通了，这样会更好地把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也可以帮少数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他们的错误，这也是一种考验呀！因为十一中全会开过后，各省市委书记还没有来得及传达，红卫兵小将就冲进去。没有来得及讨论学习，当然责任在他们自己，为什么党的十一中全会精神红卫兵小将能理解，而他们却不懂，说明他们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很好地理解，因此就是抵触，红卫兵一冲击就受不了啦，这也是对干部的一种考验，（康生同志有事退场）所以及时传达学习、讨论得更好些，希望你们打电话回去，帮助党中央，解决这个困难，这是上级党委帮助下级党委解决困难。

在学校两条路线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过去学校党的领导及原工作组而不应指向同学、群

众，(鼓掌)至于在学生和群众中，你们应该在革命左派中，应好好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学习党的政策策略。在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坚持斗争原则，研究斗争策略，巩固和扩大左派队伍。这样才能争取、教育、团结中间派，孤立少数保守派，即使经长期斗争后真有少数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也要按十六条所说的放到后期处理，在运动中还要作工作，教育他们接受改造。总之，在运动中要动员全体同学参加斗争，接受这次锻炼，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斗争中学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就要使所有的人参加斗争，包括我们坐在台上的每一个人(热烈鼓掌)。另外，因为革命的学生都是青年，大学生也都未超过三十岁。将来教育制度改革了年龄会更小。在青年时期思想起伏不定，只有经过反复摸索、实践，才能坚定。所以各种派别许多，时分时合，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是从青年过来的，我们比起你们来落后得多了，当然时代不同了。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得到这样的大民主，你们不能放弃这个光阴，尤其是现在宣布放假一年(鼓掌)，更需要好好利用这宝贵的光阴，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毛选、政策，学习代表党中央呼声的人民日报社论，走向社会，熟悉社会，向工农兵学习，这样才能象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吃透两头，上头领会毛泽东思想，下头向群众学习，只有经过这样，才能有进步，提高政治水平，我们希望你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要抓枝节问题，要抓大问题。不要调查生活小事，要调查政治上的关键问题，要研究正式的文件，如党中央的决定，负责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不要去相信传说，因为传说断章取义，失去原意，也不要去做传抄非正式的文件。如我刚才念的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北京街上有几种，意思就有不同。这样对陈伯达同志也不尊重，两种文件对传达也不利。对毛主席，林彪副主席的讲话也一样，必须以正式文件为准。我常常收到要我证实主席的诗稿，我不能回答。不是人民日报的正式文件我不能回答，尤其是主席的声音，不仅影响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影响也很大，传错一个字影响很大。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不但要关心国家大事，而且要放眼世界。希望全体红卫兵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不可忽视。总之，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树立正确的作风。正是因为这样，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政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不仅在政治上犯了路线的错误，在作风上也犯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作风，这在党内也有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作风不正。

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进行，也正是因为这样，首先要树立毛泽东思想好的作风，这一条你们要继续保持下去，将来你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作用，对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有很大影响。

第三个问题关于平反和提出黑材料问题。

最近党中央发了一个补充规定，就是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个规定传达还不久，现在不能说出执行的情况，因为传达不久，另外各处革命师生外出串连的多数还没有回来，同样外地同学也要回原单位，所以这个问题要在十二月才能好好解决。我们想在北京树立两个典型，就是前一时期各地校党委犯了错误，把给单位领导和工作组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右派”等等，虽然各学校各不同，宣布平反，但从现在要求看来，还是不彻底，故党中央又发补充规定，宣布过去错打的一律平反，一律无效，恢复这些左派的名誉，应该说，确实走在前头的，半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证明了你们是革命左派，已由党中央把客观存在事实加以肯定。首先要依靠你们的斗争，去掉那种污辱，这些归功于你们的奋斗。关于档案问题就更复杂，因同学还未回来，还是左派同学说得对，在准备期间，学校党委、原工作组把文化革命以来，五月十六日以来的材料集中，交文革委员会。所谓集中，就是要封存，不是分散下去，也不是公布。等各派代表都回来，首先是左派同学回来后，选出代表，上级党委也要派代表同同学在一起，把从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革命档案材料全部焚烧，就是说一烧了之(呼毛主席万岁！)有的同学说这不是把一部分可以做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烧掉了吗？我们说不会，因为校党委、工作组犯的错误，大家都是知道的，到现在，左派奋斗，就更清楚了。特别是林彪同志十月一日讲话，

红旗杂志十三期十四期社论一发表以后，问题更清楚了。现在不仅左派起来批判，就是过去保守的、中间的，跟着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走了一段路的同学也觉醒起来批判校党委、工作组的错误，这种现象是值得欢迎的。现在全国对错误路线斗争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点是有利的，因为人的因素第一么！材料留着没有什么用。在运动初期有些领导划分左、中、右，排名单，利用一部分同学检举另一部分同学，名单不公布把它烧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鼓掌)把这些揭发出来，政策本身就是错的，有几个名字没什么关系，这样免得引起群众斗群众，不管如何排队本身就是错的。我们要批判本质，使大家提高认识。所以经过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讨论决定，一烧了之最好，这样便于把思想认识问题提高，便于帮助犯错误的提高认识。便于保守派整风，提高认识，我跟不少保守派也谈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愿意这样做。我们也鼓励这样做。

至于分散的材料，如在左派手中，除他自己的外其余都集中起来，两方面在一起烧掉。当然现在工作组要首先负起责任，对于犯路线错误的，对学校中校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工作组某些领导人，除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外，一般是人民内部矛盾。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公式是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我们在青年的时候，就要学会这种方法，就会养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健康的、发展的大民主。

第四个问题，我谈谈大民主。

林彪同志在十一月十日的讲话中，讲了这个问题，确实如此。我们中国的今天，广大的群众，首先是革命师生、红卫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在毛泽东时代得到这样的大民主，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想一下，哪个国家敢实行这样的大民主，哪个社会敢实行这样的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可能，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包括炮轰司令部。炮轰，当然我们要求有材料，轰准，但轰错了，放几空炮，这是不可免的，但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这是最大鸣大放。不仅是四大，还有群众创造的大串连，现在只限于各学校之间，至于其它方面下面再讲。不仅这样，对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些权利大家都享受了，而且还超过了。毛主席给我们放假闹革命(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所以这样的时代跟我们那个时代根本不同了，现在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也来过天安门、新华门，那是被捉起来坐班房，我看到你们享受这么大的自由和民主，使我们感到时代的伟大，就同情你们，支持你们，应该让你们有这样的自由。但是，是不是没有限度呢？不是，我们来读一读毛主席语录 219 页：毛主席说：(大家齐声念)：“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略)所以我们谈的大民主，谈这个侧面时，也要想到另一个重要侧面，那就是集中和纪律。要想一想，没有党和毛主席，怎么会有这样的纪律，只有这样，大民主才能得到保证和指导。全国那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只是一小撮人，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下，毛主席的威望和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他们是不敢公开的为非作歹的。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更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必须跟同学们讲清楚，最近中央批转的一个重要文件，是保护革命人民的，有人说是个大毒草，那是误会。是北京市的重要通告，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经党中央批准转发给各地。通告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刑堂，私自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严肃处分”(鼓掌)。从今天起(总理解释：北京从 11·8 起，其它地方从各地宣布那天起)如果有再犯以上罪行，要严肃处理。我们要认识这个重要通告是保护革命群众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因为在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有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总有坏人或不执行党的政策的人要破坏的，我们是对这些搞破坏的人讲的。如过去工作组把左派学生拘留起来，我们不学他们了，因为他们错了，但还有些地方掌握领导的人也这样做了，这是严格禁止的，如厂矿中有的派、学校的红卫兵某一派别，过去受打击，现在想照样子也来一下，这样(一来)，专政权力一分散，专政权力无法实施了，所以我们要劝阻同学们不要因过去受

压力一时激情做这样的事。主要矛头是指向校党委和原工作组。现在讲，十一中全会，早就应该肃清这些影响了。凡是专政的事情，都要由专政机构来做，我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来做这一件事情，这样做有好处。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为什么这样巩固，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主持的非常革命化的人民解放军，（热烈鼓掌），所以我们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没有武装力量就没有一切！我们的政权就是人民武装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我们要尊重爱护这支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但不可能没有缺点，即使有缺点，也应该用尊重爱护的办法保护他们，而不应该象对付一些机关一样冲进去。我们的民主靠他们保护，更主要是保卫国防。正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人民解放军的保卫，美帝、苏修才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热烈的鼓掌，呼毛主席万岁！）其次，另一专政的工具就是公安机关法院监狱，是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破坏分子的，也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当然公安机关不象解放军，照样有长久的优良作风，当然也有些不好的作风，特别是因过去反党分子罗××施展过影响，经过谢富治副总理很大力度，整理了中央公安机关，对北京公安局也改组了，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毛病，发现各地公安部门有缺点毛病也要象对待解放军那样，不能一下冲进去，造成不好的影响，有问题可写信告诉我们。还有比如在北京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其他党中央批准的报刊、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这是传播毛主席声音的，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向往北京，听北京的声音，所以这些宣传机关，你们不要干扰。如果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写大字报、写信，我们可以调查，但不要干扰其业务。如果报纸出不出来，电台停播，这都影响我国声誉的。我们提到这些，目的是，给予了你们最大的民主，也要考虑到集中。昨天接见 250 万，要是组织有一点差错问题就很大。今天一百多个单位，我们只能集中接见，就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来解决。具体问题主要靠你们斗争解决。至于你们给各级党的领导提出意见，如有的主张给某几个同志停职反省，有的人要罢官，你们有权力提出，但你们总得允许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充分调查和解决，就不能用最后通牒的方法。这不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八、九月份我同北京中学红卫兵打交道多，对明显的四旧和旧牌坊、石狮子一搬就走，最后通牒对这些有用。停职、罢官要权衡利弊，要治病救人，要专门讨论，你们大了管事了，也要学习毛主席的精神，不是对某些人偏爱，你们不要这样理解。停职罢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锻炼你们这样考虑问题，错误就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第五个问题，谈谈组织问题。

现在离开十六条决定（公布）已三个月了，现在证明了一件事，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革委会多数又受工作组影响，所以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代表大会还没有真正做好，这是我刚说的，因学生中有各种思潮，有各种组织，左、中、右的分化，有的还未完结。

六、关于长征式的全程徒步串连问题：

现在免费用火车、汽车、轮船运送全国革命师生在今年告一段落，到明春再组织，今天人民日报已经报导了，过去也宣传过。在这期间，我们转向组织徒步串连。我们准备组织徒步离京回去，响应的单位也很多，有 100 多个单位，最近几天我们准备腾出手来和他们座谈一次讨论徒步回去的问题。

我们要提醒大家，最好是先短距离，通不通。然后再进行长距离的长征。先在本省试验，然后扩大到本省以外，先在交通要道上进行，不要到偏僻的边缘山区，因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向工农兵学习，要接触社会，进行阶级调查，交通要道有政治、社会上的有利条件，还有粮食供应和医疗上的方便，所以要在交通要道上进行，至于将来是否可以转到山区，下一步再说。现在许多同志雄心壮志很高，要走我们 30 年前走过的长征的老路，我们说他们的志向很大！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那里有很多地方没有人烟。怎么进行社会调查和接触社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就是从调查研究入手的。过去我们是没有办法才走的，要过雪山，北京郊区雪天也可以锻炼。爬山，西山也可以爬。第二，大家都集中目标到著名的地方，如大寨、大庆、延安、井冈山，还有韶山，人去得太多了，就招待不下了，他们已经告急了，先提醒

这么几点，具体问题，我们座谈。

七、到北京请愿的问题：

你们一些问题在本地解决不了，就上北京，又可以见到毛主席，你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声明一点，我们也应接不下了。我们不能整天同你们打交道，在座同志都有业务工作。四个多月来我的嗓子也没有恢复，中央文革也不过十几个同志。我是青年过来的，见到青年同志，话越说越多，声音越来越大。昨天晚上我同西南学生告状团谈了话，他们由十六个代表团组成，我说要他们大部分先回去，留下一部分，一个学校留一个，最多留三个，16个单位，不过二、三十人，再见见面，其他600多人都回去，因为斗争主要在你们本地，斗争对象也是本地么！这样我们以后也便于接待和接洽了。希望你们打电话回去，这是我们对你们的一个诚恳要求。今天把同学都接见了，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回去，如果问题都解决的，全体都回去，如果还有问题要谈，一个单位最多留1—3人，今天在座的有西北、东北，……还有华东的，希望你们打电话回去，这是我们对你们的诚恳要求。

八、还有些没有成熟的意见向同志们说一下：

(1)工矿企业怎么搞，怎么和学生结合，我们正在起草一个文件，还要和工人讨论，他们是主力军么！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草案。

(2)农村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也在作专题研究。

(3)县以下中学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也正在做专题研究。

(4)关于小学的教育方针、方法如何改革，也正在研究。

(5)半工半读学校情况，我同半工半读学校打交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正在分类研究，究竟半工半读学校如何和学徒制分开也在研究。

(6)65年的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他们有不少工作也出来串连了，这在最近也要有个规定。

(7)另外关于整党、统一战线、民族政策、资产阶级问题也正在研究，因为不成熟，不好说。

好，有个问题忘了，另外戚本禹同志提出有人要成立国际红卫兵，我刚才说了全国性的还不成熟，虽然国际上有些国家比较称赞红卫兵，但他们的制度是否允许就是有问题了。举个例子，坦桑尼亚是个民主国家，比较反帝，他们几个海员到中国来，把红卫兵献的袖章带回国去了，到了埃塞俄比亚，他们不让检查，他们说我们是红卫兵，结果有人说：中国的红卫兵到了非洲……，在那些国家里破四旧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拉丁美洲也有要成立红卫兵，给北京红卫兵来封信，要成立国际红卫兵，但是他们不是反对修正主义，而是反对马列主义政党，这就复杂了，你们的志向很大，将来总有一天全世界出现红卫兵。……

还有些组织，以后个别座谈好，因为今天主要是针对学生。……反修的问题，要和当地的党，外事人员商量……反帝、反修是党的政策，毛主席抓得很紧，很正确，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的机会，不给敌人以任何挑衅的机会……

刚才陶铸同志说过去工厂搞了一个规定，可以交流情况、经验，但不能中断生产，凡新的规定没有出来的，十一中全会前的一律有效……

最后，让我们高呼几个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6年11月27日)

陈伯达同志：

同学们在座的有哪些学校哇！在座的有哪些学校的同学哇？这样坐下来不行，挤不开了，底下的同学有些什么学校，钢铁人少？地质东方红有多少人？钢铁学院有多少人？不少，钢铁学院有多少？（答一百人），一百人，地质学院东方红来多少人哪？（答150人），北航红旗多少人哪？（答200人）。你们合起来有多少人？还有什么学校？政法学院来了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学院呀，（答林学院），林学院多少人哪？（答……）向林学院的同学抱歉，我们很久想到你们学院去，但两个月了还没有去。

关锋同志插：刚才伯达同志讲向林学院的同学抱歉，伯达同志本来想到林学院去，说了两个月还没去，很抱歉。（鼓掌）

伯达同志接着说：道歉有什么可鼓掌的呢？还是我们做得不对嘛！（鼓掌）不晓得哪天可以去，不能随便这个诺言，不能随便答应，到那时去不了又失信用了，我们失信用的地方很多，不要以为文化革命小组都完全正确，刚才向你们道歉，这就表明我们不是完全正确，听得见吗？

关锋同志插：大家安静下来，坐下来，听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刚才递了一条子，说我们不关心文艺界，现在有文艺界在这里吗？可见我们很关心嘛！（鼓掌）

喂！不要讲话了，都坐下来，现在给大家交换意见，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大家安静下来就好谈些，你们是不是感觉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些新的情况，主要是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情况呀！（下面反映有人打人）在哪里打人哪？是学校，还是工厂呀？为什么打你们哪？为什么要打人哪？要黑材料他不给就打人吗？我们向中央反映了情况，中央自己也掌握了情况。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几次地发下指示，发下了文件，你们知道中央批转军委一个文件吗？你们还知道中央搞了补充规定吗？（有说湖南不知道）你们报告的情况很好，刚才有一位同学说湖南还不知道有这个补充规定。（关锋插：伯达同志讲你们报告这个情况很好！）这个中央的补充规定说明了在群众中宣读的，如还没有宣读的，要那里的党委宣读，宣读以后，怎么办哪？他不交黑材料怎么办哪？（众：抢！）我这个人平生没有打过架，但让反革命打过，让反革命打过那是有的，但是平生没有跟人打过架，没有和好人打过架。不打架还是革命的，我没有跟人打过架，你看我还算革命的吧！拿起武器跟敌人作战那是另一回事，那是必要的。在机关在学校在工厂，我们想不只一个人想，中央十六条就是说不要打架的，打架打来打去大量的还是好人挨打，打了自己人，不管他有什么错误，但是他还不一定改正错误，还会反而坚持错误，我们希望人家改正错误好还是希望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好？打架就没有必要吧！这样关于档案，关于黑材料的问题，如果错误的领导，错误的领导机关，他不交出黑材料来，不一定采取打的办法吧，一个人革命不革命不在于机关里有没有黑材料，他有没有交给你。是革命的，还是革命的；他有黑材料，你是革命的，他也不能证明你不是革命，或反革命的，如果你是不革命的，他那里没有黑材料也不能证明你是革命的。不晓得讲的对不对呀，（答：对！）要动脑子想一想，我的话也还是可以考虑的，不一定都对，有人贴大字报说：

“陈伯达站出来，要罢陈伯达的官，我们坚决和陈伯达辩论”。我说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如果是对的，就不怕辩论，如果是错的，没有人跟我们辩论那还是错的，我还会不会主观主义呀，今天来和大家随便说一点意见，现在你们碰到的问题，除了本机关、本学校以外，还有一个工厂的问题、和工人关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呀！你们现在有很多同学有一个很好的志愿，要到工厂去革命去，我赞成大家这个志愿，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些看法，和大家商量，是商量不是教训，更不是命令，我不是首长，大家讲首长，我是普通老百姓，解放以后大家必须改变一个观念，旧社会有一句话就是：官就是民之父母，官就是老百姓的父亲、母亲。知道不知道这句话？这个观念必须改变，我好多年前到乡下，跟农民谈话，农民对干部有些意

见，我说你有意见为什么不说？他说：“这个干部是父母官怎么能说官？”这样就给我一个启发，我到过好多县，一路讲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不是民之父母，不是父母官，而是老百姓的儿子”。我在红旗杂志登过一篇讲话《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也说过这个意思，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包括你们也是人民的儿子，这样就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到工厂，到工人那里去，到农民那里去，你们抱着做勤务员的态度，当人民的儿子，工作起来就不困难，你如果当指挥官进去那就要碰钉子，毛主席过去批评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吗？知道就要学嘛！我看据我的意见到工厂到农村那里，首先向有经验的农民、有经验的工人学习，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谈心，了解他们那里有些什么问题，这样才有发言权，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先当群众的小学生，勤勤恳恳地做群众的小学生才有一种可能当群众的先生，但是我补充一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群众的先生，只有向群众学习得好才可以当先生，学习得不好，还是不能当先生。听到你们鼓掌，大概我的意见得到你们的同意，最近我们知道工厂发生了很多问题，学生要进工厂，一部分工人和学生有矛盾，我看这个责任首先在于学生，不晓得你们觉得我说得对不对，也可能是大毒草，如果是大毒草你们就贴我的大字报，这样就教育了我也教育了和我同样态度的人，包括关锋同志，这样可以不可以呀？所谓赶学生呀，主要是因为学生年轻还没有经验，不会和工人接触，不会和工农结合，你们学生革命热情是很好的，但是没有适当的方法，你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你们的任务，革命的任务是完不成的。这就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好的方法，没有一个方法，革命任务完不成。什么方法呢？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如果不理解这个方法，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群众的头上，就是意见是对的，是正确的，那也要碰到钉子，也行不通，你们感觉对不对？你们十几岁的人还不大懂得这个道理，20岁左右的人就可能想想，25岁以上的人就可能比较懂，因为年纪大一点，吃一堑，长一智。懂不懂？这是毛主席引用的话，现在我读一段毛主席的话，请关锋同志帮帮读吧！我的中国话不行啊！文章的题目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读慢一点，你们要记可以记下来，不能记就翻书去，要求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段话。

关锋同志念：第一卷 134 页第三段《毛泽东选集》

“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还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陈伯达同志又说：主席这句话当时在江西苏区，有一个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任务的问题，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要不注意扩大红军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关锋同志又念：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听得懂听不懂（懂！）不完全听得懂啊！好象半懂的样子，这段话读过没有（读过！）读过毛主席的著作是一回事，用起来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会读的很熟，但是碰到具体问题，不会用也等于没有读。现在给我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会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关锋同志说：

我说几句，伯达同志和你们交换一些意见，外地来的同学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另外安排接见时间，另外说好不好哇，（好！）今天就不提那些问题好不好哇！

伯达同志继续说：

我们商量问题呀，不是看戏呀，我们也不会表演，你们这样子我们很不安，我们给你们惹祸了，后面的同学上台来（同学们说：不要上来，注意首长的安全）可以上来，我们是普通

老百姓，这样说是错误的，听到我的话了吗？我是一个群众，一个老百姓，我的话可以考虑考虑。

同学们安静一点啊！有的同学递上一个条子，提了一个问题，我来念一下。

有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学生怎么办？

我说有这样的事件就是考验你们会不会做工作，如果你们会做工作，会向工人做工作，让工人同志了解你们，不歧视你们，这样子就可以避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挑动也挑动不起来，他就孤立了。假定工人群众有一个时候听不进你们的话，因为有坏人钻进去讲了一些东西，他一下子听不进你们的话，那怎么办？我说这个时候你们就要耐心，就不要性急，跟大家坦白地说我这个人就非常性急的，但是在群众面前就非常警戒我自己，不要性急。群众听不进去，群众和自己的意见相反，我就要想一想，我们的意见究竟哪些地方有缺点，如果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群众听不懂我们这一套学生腔的话，他感觉你们这些学生腔没有意思，所以就要学会跟群众说话，一个态度问题，还有一个语言问题，群众的语言对我们青年人是缺少的，当然我也是缺少的。我在群众中靠的是一个态度问题，我的态度比较好是和他们商量的态度，是当小学生的态度，所以一些群众就可以听我的意见，但有一些人不听。还有一种情况，原来是听我的意见的谈得很好的，过了一个时候就不听了，因为情况变了，不适合他们的口径了。所以这些问题我也经常想着，要了解群众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跟工人跟农民作朋友并不那么容易，他们有可能怀疑。上一回我在政协礼堂就给一部分同学说过一个故事，1947年在晋西北我去做土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这个家是中农，他的侄子是贫农，衣服穿得破破烂烂，不象样子，象个叫化子，我看他侄子来了，可能要谈家里的事情，我就出来了，把门顺便关死了，我就停在门口，因为关了门就等了一下，听了听，听了一句很惊人的话，他说：“这个人可能是好人吧”，我是共产党员他们是知道的，又是上级派来的，他们也是知道的，并且我那时年纪也不算小了，住在那里也有好几天了，跟他们相处的也是很好的呀，他们还提出这种怀疑，我认为他们这种怀疑是正当的，我不能因为他们这种怀疑就说群众不好，对不对？（对！）不能认为我们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呀，过去和你又不认识，你是叫张三，还是叫李四，过去你怎么样，人家一点也不知道，现在忽然间听你的话，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如果忽然就听了反而有点不对，让他们怀疑一下是好的，不晓得对不对，我是跟你们商量。你们的程度比我高，你们是大学生，我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只读了两年半师范，小学还没有读过，你们程度比我高，我说的话你们可能听不进去，“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大知识分子，我们为什么听你的话呀！”这也有可能的呀。不过我虽然是小小的知识分子，可是年纪比你们大一点，接触的群众多一点嘛，走过的路也比你们多一点嘛，有一些话还是可以听听，有参考的价值吧。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学生和工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正确地解决，就会被敌人利用，就会被坏人利用，学生和工人打起架来，这是很不好的事件，如果工人打你们，你们怎么办，我看逃为上策，不跟他们打，可以跟他们说，我们来是好意，可能我们的工作方法不那么适当，以后再说吧！不这样就不能解决问题。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吗，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嘛，怎么忽然间动起手来了，动起刀来了呢？动起木棍来了？这不是使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不对头了吗？所以人家打你们，你们退让就是了，你们认为是真理就要坚持，是原则就要坚持，但是不要用打架来解决问题，真理是不能用打架来解决，越打矛盾越利害，对不对？只有我说话，没有你们说话的余地，你们不同意可以表示。你们年青容易好打，我们年纪大了不好打了，不适合你们的口味吧！（适合）这些话我曾经要特别交待过，我们接见过一些同学，前几天在政协礼堂，有北航红旗同学参加了，地质东方红的同学参加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参加了，我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看到一些报告，工厂发生了一些情况，人家说是这几个学校的学生搞的，你们搞来搞去就搞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保护过的，他们保护过的同学，我们没有注意工作方法，到工厂里，到其他地方，不注意方法就不好了，当然发生的问题要与我们联带了。请同学们注意，请和我们接触过的一些

同学，你们做事情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联带的负责任的，虽然你们现在做的许多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有人就以为我们在幕后指挥了你们，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在幕后指挥，我们给大家讲话都是在幕前，在大会上说的，没有幕后说的话，我们不搞任何阴谋诡计，我们只讲原则，讲党的政策，讲党的路线，我们不搞权术不搞两面派不搞背后挑动，不搞那一套。但是有的人就误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挑动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如果有 99% 不知道，还有一分知道，我们也是错误的，我们都不知道，100% 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希望同学特别谨慎和群众的关系，你们要跟随工人学习，跟工人劳动，去搞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呀，大毒草吧！我听说上海工人贴了我的大字报，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辩论，贴就贴吧！可能你们明天到街让贴好多大字报，说陈伯达的讲话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但是你们如果觉得不是这样，你们考虑，如果认为是大毒草，认为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那就完全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我的嗓子哑了，请关锋说几句。

关锋同志说，刚才伯达同志讲的精神就是要大家注意工作方法，学会作群众工作，注意毛主席的那一段话，任务是过河，方法是桥和船，没有桥，没有船，河是过不去的，任务是完成不了的，你们到工厂里去，同学们和工人冲突起来了，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起来的，冲突起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高兴了。

你们工作方法不适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坏人就利用你们的缺点，利用你们工作方法不适当来进行挑动，挑动工人和你们打架，将来你们不退让，再和他们打起来，你想想这对谁有利呀，对文化革命有利吗？对同学们有利吗？对工人有利没有利呀。对两方面都没有利，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利。

陈伯达同志说：

他说他们胜利了，我们思想还没有互相打通，就停一下吧，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在上海很有点名气了，因为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在上海说陈伯达的电报是个大毒草，那个电报主要是要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运输，有问题回到当地解决，必要的时候派少数代表，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那么多人。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了，这样社会就不同情我们了，因此有人就说是大毒草，我那个电报还是讲抓革命、促生产，要革命，一定要革命，但是不能中断生产，你们说这个意见对不对呀！(对！)如果中断生产，中断铁路运输，必然扰乱国家的生产计划、经济计划，国家的经济计划我们必须保证完成，保证超额完成。我们的革命就要促生产，而不能中断生产，不能停止生产。现在是社会主义经济，象一个大机器一样互相联系着的，一个地方停止工作，整个机器就停止了，所以这个事件要注意，不能意气用事，你们说对不对，(答：对！)可能你们觉得不对，(对！)是不是停止生产闹革命好？工厂文化革命有两条，根本的两条，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每天搞三、四个小时的文化革命，争取业余时间，工作八小时以外的时间来搞文化革命，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是保证生产不中断，不停止，同时又要保证质量，保证了质量，不能降低质量，听懂了吗？你们进工厂一定要注意这条，保证质量，产品的质量，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内不要扰乱他们，这是要很好注意的。还有一条就是要组织一个很好的生产班子，由有经验的政治思想上很好的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成的领导生产的班子，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搞好文化革命，要离开生产就不能搞好文化革命，你们赞成不赞成(赞成！)没有饭吃能搞文化革命吗？你们到北京的同学那么多，吃饭不要钱，还不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生产搞得很好，不然不可能，办不到，在北京的人就要饿肚子，那怎么能行呀！我是教条主义，我念马克思一段话，马克思给他朋友一封信，有二句话，念念，请大家注意，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饿死，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马克思这段话主要讲农业生产、工厂生产不能停止几个星期，全国工业生产停止几个星期，那还得了！象我们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工人阶级做主的国家，如果停止生产几个星期，那整个国家经济计划就完了，交通运输同样不能停止，有些人在火车站上不让火车开，许多辆火车停在那里，这样作是不利的，这样坏人可以利用，来攻击文化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文化革命就更有利了，他就有借口来反对我们，帝国主义也会称快，也会高兴了，所以不能这样做，总而言之，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停止交通，现在北京有各大学在外地的学生，如果和工人结合有这样做的，可以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快一点，赶快不要这样做，前面讲的工作方法可以先告诉他们，告诉在外地的同学，告诉在西南的、西北的、山西的、上海的，可以打电话告诉他们，要着重说我们文化革命一定要促生产的呀，不要给敌人借口，不要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找借口，不要让群众不满意。停止生产，群众是不满意的，停止交通，群众是不满意的。如果那个地方工厂农村有大的问题的，需要到北京来反映情况，切不要成群结队，大批的来放下生产不管，还可以派少数的几个代表来北京反映情况，赞成不赞成？（赞成！）可能说到这里你们不高兴，说到这里你们鼓掌不多了，希望你们在这些地方多鼓几下，（热烈鼓掌）但不勉强你们同意，不勉强你们鼓掌。学校可以放假搞文化革命，因为不是直接搞生产，停课半年一年没有关系，上阶级斗争的大学校嘛！

关锋同志说：工厂农村就不行了，每天都生产，停止生产放假搞文化革命行不行呀（不行），农村里也不行吧，农村季节一过，田里要播种小麦，停止生产不种小麦，过了春节，明年就不用吃面了，纺纱厂停止生产，大家就不要穿衣服了，我们今天给你们说二个问题：一个问题学生和工农结合中的工作方法问题，一个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主要的意见讲完了，有反对的意见可以递条子来，不一定站起说话，站起来说话怕人家反对，递条子没有关系。现在街上流传很多文章，包括我在内，有文章有讲话都是假的，当然有一些是记不完全，不是假造的。象姚文元的《论“造反者”》。有一篇文章叫林彪同志《论左派》是假的，林彪同志没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还有一篇我对誓死卫东战斗队的讲话完全是假的，不晓得有个卫东战斗队，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这个讲话，请大家替我辟谣，我没有这个讲话，听说很多学校都翻印了，上当了。还有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些同志被造谣，有这样那样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正式发表的文章正式发表的讲话，都是经过中央批准过的，大家想想，林彪同志哪一篇讲话不在《人民日报》发表呢？不在《红旗》上发表呢？什么人查出来的啊，当然是假的啦！

还有一篇文章《论“造反者”》说是姚文元写的，请代姚文元辟谣。关锋同志又说：那是假的，不是姚文元写的，不要随便听谣言，不要信假的东西呀，冒名姚文元文章很多，好些人代替作文章，什么猫呀狗呀，大概猪还没有，别的都有了，这些都不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还不会在报纸上发表吗？

今天给大家讲这两个问题，你们看妥当不妥当（妥当！）慢慢地想一想吧！

同志们，伯达同志还补充一句，文革小组的同志接见同学，接见工人时讲了一些话，有些人把他记下来了，印出来了，有些地方记得不准确，记得有差错，这是另一回事，这倒不是造谣。

陈伯达同志说：

以后力求准确，特别是不要加油加醋，最好经过本人看一下再出，不要一下子就贴到街上去，象今天的讲话不一定记这么准确，也不要马上印出来贴到街上去，好不好哇？（好！）和大家商量问题，研究问题。

关锋同志说：

有个条子我念一下，我到工厂去听工人讲，他们说不应规定那么死，八小时工作，三、四小时搞文化革命。他们意见是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搞文化革命应不受时间限制，这个意见不知对不对？请考虑。

陈伯达同志说：

我的意见还是一定要八小时工作制。(鼓掌)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完成生产计划没有保证，如果完成了还能超额完成嘛，质量还可以搞得更高嘛，多快好省嘛，这样搞文化革命不是更有劲吗？精神更愉快了吗？革命搞得更好些嘛！

关锋说：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就没有借口了嘛！

陈伯达：听懂了吗？(答：听懂了！)

关锋同志又说：有人反对文化革命，说你们这个文化革命把生产搞乱了，生产坏了就不行，那文化革命不能搞。我们搞文化革命，生产又搞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那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就没有借口了嘛。

陈伯达说：那就没有理由了嘛！这样我们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吧！(鼓掌)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强国，靠大家努力！

按照毛主席的话：同志们万岁！

300. 陈伯达在全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致开幕词

(1966年11月28日)

今天的会议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历史上的革命常常是从文艺方面开头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样。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运动即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的文化革命。由意大利的康斯坦丁，用他的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

在我国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历史标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位伟大的文化闯将鲁迅，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鲁迅当时还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五四”前夜，他发表了文艺作品《狂人日记》，用“吃人”两个字尖锐地揭穿了中国旧社会制度最大的弊病。同时，他有了这样的预见，要晓得将来全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鲁迅在这篇作品中，反复地这样说：“他的思想认为必须完全推翻这种吃人的制度。”他大喊着：“救救孩子。”这就有着共产主义的萌芽。后来，在炽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又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了。

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1963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的形式表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提高了，面貌也改变了。同时其它剧种也进行了改革。革命的现代戏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的吸引着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都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文艺作品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革命、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历史打破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迷梦。1963年以来的文艺革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和旧的冲突，现代和古代的冲突，这些都是反映社会阶级的冲突。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用当时的新文艺作为摧毁封建制度的一种重要武器。现在无产阶级同样必须用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作为摧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以后，资产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经常给我们指示，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式，企图利用文艺

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我们在文艺上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我们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不是应该削弱，而是相反地应该更加强啊！我们的革命文艺团体，要实行自己的光荣任务，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阶级还存在的时候，否认文艺上的冲突，是完全错误的。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存在，但仍然会有新和旧的冲突，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上来的。

我现在就讲这些，作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文艺大会的开幕词。

301. 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28日)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是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这场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场革命，发动了亿万群众，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这场革命，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文艺界。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开展了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兴无灭资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起来的，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的文艺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这些成就，都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冲破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重障碍而取得的。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这些都是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这些样板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学艺术作品，广大的工农兵登上了戏剧舞台。这个革命运动必将在各个文艺领域里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必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

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以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做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文艺革命的成果，不但受到国内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全世界革命的同志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和热情的赞扬。

这里，我想从大量外国同志和朋友赞扬我国文艺改革的言论中指出一小部分，来看看我们这些崭新创造的伟大的世界意义。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左派共产党人汤姆逊，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称赞京剧改革和工农学哲学运动是两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刚果(布)作家隆达和阿巴连续看了几场京剧现代戏，他们说：“好几年前，我们在巴黎看到京剧，老实说，我们都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想从中国的艺术作品中了解新中国的现实生活，但是京剧却都是描写过去生活的，那种生活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革命者不喜欢。法国的资产阶级倒是喜欢的。这一会，我们看到的表现现代斗争生活的京剧，戏里面的人物，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非洲人，不用翻译都能理解。”

同志们请看：世界上的革命人民是何等热爱我们新的革命京剧啊！他们是何等期望我们的京剧能够表现现代斗争生活啊！他们说得多么深刻啊！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京剧演出现代戏，用京剧来教育人民，其意义是很深刻的，对人的启发教育是大的。”团员杉村春子(著名话剧演员)说：“日本戏剧家的朋友都很关心京剧演现代戏问题。站在第一线的(中国)演员们的任务很重大，不仅要把中国的戏搞好，同时也是日本戏剧界的榜样。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中国戏剧界的朋友。”他们从京剧革命中看到了戏剧的方向。

许多外国朋友谈到了京剧改革的世界意义。美国友好访问小组一位成员说：“京剧现代戏对于世界文化(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我相信这对世界文化会是一个贡献。中国将会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特别是对那些受美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国家，如希腊也是如此。”他们从中国京戏革命中看到了工农兵登上舞台的伟大意义。危地马拉一个剧作家说：“没有理由来阻碍戏剧改革，应使用社会主义内容来代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让社会主义的新人物登上舞台。”这种态度是多么鲜明！他们从京剧改革的成就，看到了新中国革命人民的英雄姿态，看到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看到了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辉煌胜利！

外国朋友们对文艺革命的成就，而且认为：这些京剧革命的样板戏，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十分杰出的。越南的一位同志对现代京剧很称赞：“这是毛泽东文艺方向的胜利。现代京剧在唱腔方面有很多的改进，念白也好懂了，看了演员的表情，观众对剧情就更容易理解了。”日中友协总部理事长宫奇世民说：“老实讲，从前我对京剧的改革能否成功是有怀疑的，但看了演出，我放心了。你们改得对，改得好。你们不仅保持了京剧固有的特色，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日本的一位评论家看了“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后说：“非常好，我早就听说中国在尝试给京剧以新的主题，反映现代生活，这次看了演出后，很受教益。你们给旧的程式赋予了新的生命。剧中滑雪、登山等场面，都保持并发扬了京剧翻打的美的特色。这个尝试是非常成功的，舞动步枪的动作，一点也看不出有挥舞青龙大刀的痕迹，大花脸夸张的适当，与现代服装配合在一起，一点也没有不调和的感觉。总之，一切都超出了

我的想象。”

就是一些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也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承认革命京剧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相当出色”。

我国对古老的芭蕾舞剧改革，也使得世界各国艺术家十分钦佩。“红色娘子军”已经在阿尔巴尼亚演出了，受到了人民十分热烈的欢迎，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戏”。

一九六六年“五一”节来华的各国外宾，对我们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反映也十分强烈。阿根廷外宾瓦洛塔说：“‘白毛女’是革命的芭蕾舞，演技高超，布景是难以想象的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苏联的‘天鹅湖’则是苏联政治和艺术僵死的象征。”

加(拿大)中友协代表团普遍反映革命芭蕾舞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爱德华兹表示他原来不大喜欢看芭蕾舞，但中国的这种芭蕾舞他是喜欢看的，团员丹细森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剧，因为西方的戏剧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苏联也是如此。”

我不再多举了。从以上的反映中，我们可以看出：全世界革命人民是多么高度估价我们文艺改革的成就！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文艺的方向。我们正在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将要走的道路！当然，我们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有待解决，要做许多的艰苦的工作，但只要坚持不懈地朝着毛主席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地把一小撮盘据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促使文艺工作者思想革命化，肃清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认真地同工农兵相结合，使我们的文艺大军成为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化的战斗化的文艺队伍，所有的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要在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不做那种只在口头上讲讲的“口头革命家”，要努力做一个真正言行一致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正如江青同志所说，文艺团体中犯错误的人员要区别对待，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少数混入文艺队伍的坏人，是要从革命的文艺队伍中清洗出去的。对于大量的犯错误的人，要分别错误的不同性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真正认识错误，真正的改正错误，就应当欢迎他们，帮助他们，允许他们革命。

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对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都应根据中央指示，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他们被迫害写成的检讨材料，应当交给他们本人处理，其他整理群众的材料，应当全部烧掉，不许隐藏，不许转移，不许私自处理，否则要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靠文艺工作者自己动手来解决。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正确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文化革命十六条，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努力团结大多数，包括受蒙蔽的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艺战线上的斗、批、改搞深、搞透、搞透、搞彻底。我们一定能够用无产阶级的新文艺来代替一切剥削阶级腐朽的文艺！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

302. *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 11 月 28 日)(见《系年录》第四十五卷)

**303. 谢镗忠在文艺界大会上的发言
(1966 年 11 月 28 日)**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衷心地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指示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她非常热情地肯定了同志们过去的成绩，又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努力的方向，并且谆谆嘱咐大家应当掌握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对同志们寄予殷切的希望和关怀。我们大家要对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列入部队序列，成为我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军指战员及部队全体文艺工作者，向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在此宣布，我们将派干部去上述各单位担任行政和党政领导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主要是负责行政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仍然由全体革命同志经过充分酝酿，以巴黎公社的方式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来负责领导。

我还向大家宣布一个大喜事，中央军委决定江青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这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军文化工作的极大关怀。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好，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活，很坚决。由她担任我军文化工作顾问，是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革命化、战斗化的最重要的部署。

我们相信，在中央军委、总政和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和鼓舞下，我军的文艺工作，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灭资兴无，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方面，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胜利。我希望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和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的全体同志们：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坚决执行十六条，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积极地，认真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灭资兴无。把我们这几个单位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宣传队。

三、做一辈子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努力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艺，作出好样板，进一步发挥样板田的作用。决不辜负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决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部队的全体文艺工作者，都要认真地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中央军委、总政的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04. 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发言 (1966年11月28日)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她的讲话不仅对北京市京剧一团而且对整个文艺界的文
化大革命运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是拥护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把江青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北京京剧一
团以及中国京剧院、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编制，成为军队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并且向北京京剧一团和其它几个单
位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欢迎！

北京市的文艺界，过去受到了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
鼎新等直接指使一些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抗拒毛主席指
示，破坏江青同志进行戏剧的改革工作，这种罪恶活动，充分证明了文艺界的阶级斗争是十
分尖锐的，十分复杂的。我们决心同你们站在一起，依靠广大革命的群众，把揭发批判旧北
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搞深、搞透，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臭，坚
决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

在江青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北京京剧一团曾经是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
位，并且做出了成绩。我们完全相信，今后在中央军委、总政和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北京京
剧一团和其它单位，一定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
胜利，把剧团建成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化的革命样板团，成为北京市和全国剧团学
习的榜样！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05. 陈毅、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29日于北京工人体育场)

陈毅：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周总理来看望大家，刚才绕场一周以后，周总理走了。肖华同志让我来讲话，我没
有准备好。我首先问大家好，向大家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指示。你们到北京来，都是最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底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些同志有底，有些同志就没有底。我们今天摸个
底好不好？有些人就没有个底，逐步升级，没有个底。我讲这个话，有些人不爱听。你们不要
反感，要好好听听，有道理的。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是一个底，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底。几十年几百年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人们还要继续奋斗。新的组织形式、
更高的要求还会出现，那个时候还要奋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破四旧、立四新，

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彻底打垮。这就是底。这是可能的，有客观条件的。如果超过这个条件，就是空想，就是没底。没有底干革命，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一定要犯错误。

我最近两次陪着毛主席接见外宾(几内亚、赞比亚副总统)。两次毛主席都讲：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对国民党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可能有所触动，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也可能触动不多。我介绍主席和外宾的讲话是真实的，不是假的。这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亲口讲出来的。旧的教育制度触动一下，效果怎么样，还很难说，还要看一些时候。有的同志听了这些话不过瘾，我听了是最过瘾的。主席的两次讲话是实事求是的，是最过硬的，最革命的。用我们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最最最最革命的。革命就要办得到，办不到有什么用？明天可能办到的就办嘛，作战计划要可行，要办得到，办不到，指挥官就没有威信。一位外宾很赞扬我们，称赞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说回去也要造反，也要成立红卫兵。毛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高等院校有所触动，教育制度有所改革，就不错了。你们停课闹革命，到明年五月、七月至迟九月复课。所有问题放到这次文化革命中解决是不可能的。今天到会三万多人，几十个院校，每个人的问题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解决行不行？我看不行。几十个单位，每个单位都解决我看不行。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把主要的问题，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是可能的。大家的思想要集中，要把主要问题解决。我们军事院校要革命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搞好院校之间的关系和革命师生关系。教育制度革命化、思想革命化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解决了，三万多人的根本问题就解决了。我的要求不高，但不是降低你们的要求。

上次七、八万人在这里开会，上次叶副主席讲话，有人不爱听，反映很坏，说泼了冷水，要批判，要揪出来批判。光听好话，说这好，那好，伟大又伟大！伟大的很！这不好，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就是要听逆耳之言，有不少领导干部就是不听逆耳之言，在这次运动中整得好苦，这是活该的。要听不同意见，要听逆耳之言。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干劲如何高呀，天气怎样好呀，成绩如何大呀，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军事院校的教育制度，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把我们的战斗力提高。过去继承国民党、苏联的一套。当然我们有创造，但创造的不完全，要靠大家想办法。苏联那一套，不好。林彪同志领导军委六年，有了改变，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榜样，这是最伟大的创举了。现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那一个人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了很多精力，很多时间。毛主席的讲话对我们很有触动。同志们：这个敌人是强大的，是厉害的。旧的教育制度是很顽强的，你们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后来我们跟着毛主席挣扎出来了。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解决改革教育制度的问题。大专院校、军事院校要分工，专门搞这个东西。

党中央和毛主席原来的计划是一斗二批三改。现在斗得很长，批也批不起来，改也改不起来。你们递了很多条子，有给周总理的，有给叶副主席的，有几百个问题几千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打仗也没有这样打的，打仗也要一个一个地打。要有个次序嘛！夺取城市，沈阳、南京、上海、北平，一下子把它吃掉是不可能的吧！我们军事院校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斗批改。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培养更多的人材，这是古今中外一直没有解决的。林彪同志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军事院校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斗批改。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培养更多的人材，这是古今中外一直没有解决的。林彪同志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军事院校是有基础的，地方上大专院校和我们军事院校不一样，他们比我们还要苦一些。我们是在林总的直接领导下，不能把地方上的搬到军事院校上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搬到地方上去，可以相互交换经验，但不能抄袭，地方学校有地方学校的做法，军队、地方总有区别。把地方学校放假闹革命那一套拿到工厂里去停工搞革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很危险的。

大专院校可以放假，工厂怎么能够放假呢？工厂停工了，国民经济就瘫痪了，这怎么行呢？有些大专院校到工厂串连，不知道利害。去农村串连，农村的生产不能停，停了就不能丰收了。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军队有军队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军委机关、各军区、军兵种有自己的搞法。同志们，讲多了，可能误会，说陈老总又来那一套，又来划框框，定调子，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别的我不敢讲，几个框框总要承认的。一个是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就变成无政府主义。再一个，你总不可能离开地球，人造卫星要上天，还是要回到地球上来的。

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一万多张大字报，看起来好厉害，什么“罪魁祸首”，“滔天罪行”，“没有好下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挑动群众斗群众”，“四十八小时内回答”，看起来吓死人。实际上没有打中要害。真正的要害是什么？真正的要害是各单位要解决各单位的问题。把真正的黑帮揪出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

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我也不是害怕，反正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顶着，还有人民解放军，天塌不下来。但我说老实话，我不能不担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不去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斗争的目标很不明确。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

我上次讲过搞路线斗争，我再讲讲这个道理。我作为一个过去犯过错误的老同志谈自己搞路线斗争的体会，介绍一点经验，很必要。什么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怎么斗法？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同志们，所有军事院校的负责人都是黑帮，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这样看，你们想一想，你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林副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共产党放在什么地方？这就否认了毛主席的领导，否认了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认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否认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黑帮有没有？有，有大的也有小的，总归是少数。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共同对敌。这样就不会伤害好人。再就是路线的问题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有，和毛主席的红线是对抗的。但在我们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数。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要根据陈伯达同志的分析，区分有提出的，有坚决执行的，在盲目执行的，有轻的，有重的。有纠正得快的，有纠正得慢的，有继续顽抗的。一般说来，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搞路线斗争非常必要。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就不能达到中央的要求。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扭着谁，第一次检查不深刻，第二次检查不老实，第三次……第四次不触及灵魂，第五次要阴谋，反正检讨死也过不了关，最后还搞武斗，过去用枪毙的办法。当时毛主席不赞成扩大化，毛主席指出要分析，说要分主要问题次要问题，是认识问题还是别有用心，是政治问题还是生活问题。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你们今天来开会的同志的单位，有些我没去过，没有调查。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讲，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现在大学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还了得呀！这就是这样讲话，

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就是这个样，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老实话，真话。

搞路线斗争，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主要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改正错误。可以提意见，可以作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完了，还在他的领导下好好工作。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顾大局识大体。毛主席最顾大局，所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要识大体顾大局，抓大的问题。不要计较小事，不要丢掉西瓜，抓住芝麻。毛主席能和反对过他的人共事，他被人赶下台，他沉得住气，等群众觉悟了，请他上台。他和反对他的人合作，不是一上台就报复，这样伟大的气魄我们不可比，可以学。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才二十几岁，起码还能工作几十年，我们却干不了多少年了，今年我都六十六岁了。我们不要怕吃亏。你们要知道，讨小便宜，斤斤计较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老实话。我见得多，这个话你好好听听。你不听，“我贴你的大字报”，这一点就不好，就不象一个解放军的样。人民解放军就是顾大局的。他们拿自己的生命掩护老百姓，在生命的关头能冲上去，牺牲自己，把好事让给人家，把困难留给自己。雷锋、王杰就是这样的同志。“好！陈老总你今天讲话是个大阴谋，我要识破你的大阴谋，你要封住我们的嘴，不让讲话，当奴才。”同志们不要误会，我没有资格封你们的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我作为一个同志讲这些话。

另外，看到错误思想、牛鬼蛇神到处泛滥，不表示态度，看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敢说话，那也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精神。也不能当解放军。我们看到青年人有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很大的安慰，感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了。要鼓励这种精神。怎么鼓法？要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更高的水平，提高政治水平，不能降低，不去争吵一些枝节问题，与文化大革命无关的事情。要打得准，打中要害，把革命造反精神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你们可能把这个水平降低。

一九六五年爆炸了原子弹。尖端技术解决了许多，副食品供应很好，有人说，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必要。搞得伤了感情，人们的关系疏远了。搞文化大革命没必要。乱，影响生产，搞得学生不好管，多数派和少数派打、吵。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坚决反对，要严厉地批评。

文化大革命搞起来，才几十天，各种大字报都出来了，各种思想出来了，各种思潮出来了。象总理说的，文化革命中各种思潮都涌现出来了。五月以前的平静局面是不可靠的。现在才是真正的情况，把灵魂深处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不怕乱，有乱有治。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乱，才能真正地治。过去的治也是不错的。但是不牢靠，这一乱，治就更牢靠了。只有毛主席，才敢这样干，放假闹革命，免费乘车来北京，敢于组成红卫兵。敢于检阅一千多万红卫兵，敢于让各种思想都涌现出来，敢于让大字报贴到王府井。毛主席有这样伟大的气魄。我赞成革命造反精神。我是老造反，但是我更想把造反精神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我讲的可能不完全，可以批判。上次我讲了，有人要批判我，要我参加，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但是我把你们批倒还是你们把我批倒，还很难说。同志互相帮助么！希望我的话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对就行了。我就讲到这里。天太冷了。

今天又有大标语，说要见毛主席。昨天有一万人开会也要见毛主席，前天也有人要见毛主席。你们的要求我们可以转达。大家要见毛主席是正当的。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接见了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一千多万了，不准备接见了。你们的要求可以转达，但是要关心毛主席的健康，你不要认为正当的要求就可以实现，七亿人民都要见他怎么办？现在外交战线上最难办的是要见毛主席，外宾一下飞机就要见毛主席，“五分钟看一眼就可以了。”我们给他们解释，尽量给他们安排，有的见上了和毛主席握了手，回去两三天不洗手，有的没见到，走的时候说：“很遗憾，没见到毛主席。”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讲错了，欢迎大家批判。上次讲的话有讲过头的地方，有讲早了的，放到今天讲就合适了。我这个人就是经常犯错误，经常改正的。

叶剑英：

同志们，同学们：

我本来不打算讲话了，大家递了很多条子，肖华同志要我讲一讲，我就讲几句。刚才成都军区战斗文工团交来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用了最大的努力，冲破了重重障碍到北京来了，他们对成都军区的作法和对革命的压抑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敢于造反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很支持你们。还有一些条子。我念几个：“陈毅副总理的讲话有严重错误。造成了新的阻力——红色造反纵队”，“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副主席，你有什么权力来代表军委、代表全体同志，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还有一张：“敬爱的叶副主席，一好啊，又敬又爱——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求为李基才恢复名誉”。这不好办，怎么恢复名誉，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么？不行，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吧！我在这里也不能向他道歉，因为是他自己要求我宣布的，我是按他的意见办事的，恢复什么名誉呢？这是小资产阶级面子在作怪，这种面子要不得。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同志们，这是谁讲的呀？（群众高喊：毛主席讲的）对，我考考你们。问题就是这样，言者无罪啊！毛主席讲过这句话没有？（群众：讲过）对！我和大家都是一样，都是解放军的工作人员。我把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

同志们，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来北京串连，主席八次接见。主席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希望。我们继续革命，革命到底，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建成共产主义，要靠年轻一代。伟大的希望就是你们年轻的一代。主席以最大的热情接见年轻的学生，有人怀疑为什么只见学生，不见工农兵，这不对。主席为什么接见年轻的学生，没接见工农兵呢，大家要了解青年学生现在的地位和将来的地位。他们现在是学生，不是工农兵，但将来不是工，就是农，再不就是兵。千百万学生都是工农兵的苗子。要想果木好，必须先把苗子培养好，苗子培养不好就经不住冰霜。把学生的革命化和战斗化搞好，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当工农兵就更好，更能革命，他们将来就比我更强一些。因此主席用最大的革命热情来培养苗子，把年轻一代培养成能革命，能战斗，不受旧社会沾染，不变颜色，树立新的习惯的作风的一代。这是一项伟大的、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因此，大家不要误会，毛主席只接见革命学生，不接见工农兵，这样看是完全不对的。这是指一般的学生，我们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和地方学生不一样，你们已经是步兵、炮兵、装甲兵、海军、空军了，是更加有明确的目的来培养。国家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培养你们，你们培养得好不好，是好成品还是废品，这不是你们个人的问题，是全军的问题，是关系到解放军的战斗力的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问题。你们和一般院校不同，因此不允许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军队院校中，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我军光荣传统，失掉表率作用。这决不允许，这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表现。我们对此放任不管，就是失职。

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战斗的，我们院校的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是不好的。有那么一小撮人坐上火车就不管别人了，上了火车不让红卫兵上，红卫兵砸了门进去了，一上车就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还有人跑到上海要住大房子，要坐小汽车，吃好的，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忘了。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你们说是不是啊？（群众高喊：“是”！高呼：“毛主席万

岁”“誓死保卫毛主席！”“把坏家伙揪出来！”)我不是发脾气，我与同志们远的无怨，近的无仇，又不认识谁是张三李四。我敢告诉你们，有一个转业军人，不是学生，五十多岁了，站在你们的后边指手划脚在指挥，这种人要揪出来。(群众高喊：“把他揪出来！”)有的人父亲是黑帮自杀的，有的父亲在台湾，他要报仇，这样的人也当革命群众行么？我们大多数同志不要受他们欺骗了，要赶快回头。我们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只要他认识错误，能够检查，改进错误，就和大家一样，就欢迎他，希望他们改正，这不是群众斗群众。我是苦口婆心，你们要搞好斗、批、改，你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我们要培养真正突出政治，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准备打仗。

李基才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究竟怎么样不知道，但事实俱在。

306. 王力对福建崇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场邱学锋的讲话 (1966年11月29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时三十分至十三时二十分在政协礼堂，王力同志单独接见了我，和我畅谈将近三小时，这是记录的其中一段话，当时在场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负责人邬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二位工作人员，总共四位同志。)

你对文化革命认识不够，学生运动不可能完成整个革命任务，没有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的参加，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们就已考虑到工人和农民以后一定会起来的，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提出方案来，实际上也很难提出。许多事情都是干出来以后再想出来的。文化大革命还早得很哪！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的革命，也只才搞五个多月，现在也只不过六个月。农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县以下怎么搞，公社大队怎么搞，我们很多事情也不懂得。你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搞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有要批准的道理，农民要起来打倒地主，难道还要经过批准吗？农村搞合作社不也是这样吗？农民起来了，合作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形势大好，但是有一些人仍然要解散合作社，说农民冒进，搞象小脚女人走路一样的方针，压制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邓子恢，你知道吗？他就是你们福建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犯了错误么，四清运动不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吗？二十三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

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学生运动，结果开始也还是镇压，但是群众运动是镇压不了的，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革命不也还是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吗？十六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工厂、农村也有好多事情要做，要把许多的旧东西铲除掉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斗争任务很大，很艰巨，要认真完成要很大时间，不是学生放假到明年暑假就能完成的，所以回去后，把县以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革命不需要批准，(当时我插话说：中央农村五条规定县以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搞吗？)

王力同志接着说：当时农村五条是在农村正将处于农忙的情况下订出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才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毛主席的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县以下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工人、农民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全国人口七亿，而农民占了五亿多呀！前面才是前奏呢！好戏还在后面，工人农民真正起来的时候，那规模更大了，现在工厂才开始动起来，如北京、上海。看样子总工会这样的组织还不能完全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次文化大革命工人来造它的反了！到底什么样的

组织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只有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知道。比如说共青团组织，看样子很有可能被红卫兵这个组织代替，至于说农村那没有动，北京郊区也刚开始动，你们福建农村不是开始动了就压下去，而是根本没有动。(我插话：我们农村刚开始搞，结果农村五条来了不搞了)所以希望你能回农村把革命的火点起来，要敢干嘛！陈伯达同志对你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在商业部招待所那种高压下你敢于站起来说话，不是还和西安一〇一四那个同志顶起来了吗？这次回去要敢么！最近可以在北京和革命组织搞串连，取取经么！要多取得革命组织的支持，和他们联系。你看看北京哪些组织是最革命，就找哪个组织么！有可能也串连几个同学一起去，没有什么关系，回去后你们农场不是也有二百多人吗？如把这二百多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把一个县搞得乱乱的。(我插话：我们农场离县城五十多里，对县委情况不了解)先从农场附近大队搞么！从自己农场附近的大队所贯彻执行的是什么，就可以反映出公社、县是贯彻执行的什么，就可以反映出县委内部的问题，就可以检查出省委贯彻执行的是什么，你可以在农场造反再到几个大队去，还可以到省城吗！现在不是农闲吗？更有利于你挤出时间抓革命么！要敢于闯出一条路来，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我们也是没有经验，“你”并不是指你一个人，而是依靠群众中的左派，在闯当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来，对县以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提出一些意见来，寄给我们。要有志气么！我们不如你们，要向你们好好学习，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抓革命促生产，在斗争中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不但要敢革命，也要善于革命。你还不善于革命呢，是么？年青人缺乏经验么，你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你们这次到北京，我们完全承认你们的行为是革命行动，是出于革命热情来的，回去以后不能对你们作任何处理……

307. 周恩来、陈毅在工人体育馆对全国各地来京职工的讲话 (1966年11月30日晚)

刘宁一：

中央首长在百忙中来接见大家，现在我介绍一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镗忠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同志。

还有我叫刘宁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全总主任)现在请周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

全国各地来京的工人同志们：(掌声)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问好！(经久不息的掌声、口号声，持续二分钟)你们从各地来到北京，都是带着问题来北京的，都是想找国务院、文革小组解决问题的，最近由于我们接见外地来京的红卫兵、革命师生，抽不出时间接见你们，今天我们特地安排在这儿接见大家。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是今年最后一次接见了，最近我们分两批接见了你们，你们是第二批接见的，今晚上代表有一万几千多人，你们有的代表团上千人，有的上百人，还有几十人，几个人的，都是来要求解决问题的。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不能答复具体问题，因为十六条已经规定很清楚了，特殊问题又不好谈，所以我就不多讲了，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工矿企业和农村县以下的，我们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各个工厂、农村人民公社都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了，影响到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央正在研究工厂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把这个草案拟好以后要发给你们，发到大中城市和工厂去，让大家充分讨

论、研究。(鼓掌)

我们今天是来和你们见见面的。我有个要求，北京现在天气很冷，你们来的人又多，一般问题反映一下就可以回去了，重大问题可以留下一部分代表，其他同志回去搞本地区、本单位，我接见最多一、二十人，因为这样便于商谈，一个单位留几个人就行了。我们希望各厂矿人员回去，腾下地方，因为有更多的代表要来，希望这次大会以后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掌声)，我建议由陈毅同志给大家谈一下国际形势。(鼓掌)我因为还有一个会议，就不留了，先走一步！(鼓声、口号声)

陈毅：

同志们希望我来讲一讲国际形势，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当然要研究国际形势，正如毛主席说过的，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敌人在全力对付我们，要杀我们的头，我们要组织全力反击，要准备打仗。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谈谈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他们对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开了很多会，十一月还在开，到现在开了两个月的会，他们开会来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还有，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战争问题，是打下去，还是拖下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影响深远，对越南战争也有很大影响。总之，文化大革命对国际形势影响很大，触及灵魂。

一个会议，是美帝国主义登台表演的马尼拉会议，美国总统约翰逊在马尼拉呆了两天，发表了一个公报，要越南人民和谈，否则的话要打到底，决不从越南撤退，他是坚持战争的。另一方面，说什么越南战争问题取决于中国，加罪于中国，挑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苏修从中帮忙。马尼拉会议公报，简单的两句话，更加暴露了它们的本质，说明美帝国主义搞越南战争，是为了反对中国，侵略越南。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美国帝国主义是很孤立的，美国他们准备搞反革命联盟，都是头子出面的，什么南朝鲜的傀儡，南越的傀儡，只能算半个国家，整个国家始终拼凑不起来，它希望印度、法国、日本参加。但是印度不敢公开参加，法国是反对美国控制的，日本知道中国力量的强大，它还希望马来西亚参加，但马来西亚在英国的指使下，未参加，最后它们只能拼凑五个国家。由此看来，美国到处找不到它的仆从国家，越来越不得人心。这说明了它在越南的失败。这个会议，他们说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他们没有进攻中国的意思呢？我看是假的，也是真的。一方面是假的，是玩弄假象，说不进攻中国，它要我们睡大觉，放松警惕。另一方面是真的，它觉得中国强大，不敢下这个决心。

在马来西亚，约翰逊到那儿的时候，工人起来示威。约翰逊到了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的群众也贴标语，问他：约翰逊，你究竟杀死了多少人？有些外国学生到中国来，看到中国大学的文化大革命，都很感动，不少来中国的都是求援的，上个月 25 日菲律宾派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是一个大学的五十多岁的教授和一个青年，一个太太。他们说：“他们(指美帝国主义)硬要把菲律宾卷入越南战争，他说他们两个大学带头起来反对，他说他们要学中国的红卫兵，要象中国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参观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并且访问了红卫兵，他们很清楚，菲律宾要依靠中国，原来菲律宾解放了，又变成了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地方，他们唯一的希望在中国。他们说学中国，拿着英文毛主席语录本，当着我的面背了几段。这我还背不出来呢！我问他们，你们刚来中国只两天就背得了？他们回答说：我们在菲律宾就读毛主席著作，已经二年多了，毛主席语录很好，容易懂，容易记。他们说，各民族特别要自力更生。这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世界人心。因为马尼拉会议是反对中国，侵略越南的，有很多国家不想参加，如法国、英国不愿参加，印度、日本不是不愿而是不敢冒这个险对付中国。这个会议是支离破碎的，力量不全。美国在越南搜集破钢烂铁，唱不了什么高调子，这完全看出来了他们的衰败。比这个会议早几天的新德里会议是不结盟国家召开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印度的甘地夫人，阿联的纳赛尔和南斯拉夫等三个国家的首脑，他们怎么配合美国

在越南搞和谈？三个调子不一致，各人有各的鬼。他们三个国家要得到美国的帮助，实际上对世界的舆论太害怕了。会议也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越南战争的问题，一个是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是与马尼拉会议相配合的，是为美国效劳的，纳赛尔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我有足够的材料表示赞成反对。他们说：在某一种程度上，对中国表示好感，虽然美国操纵会议，但也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这两次会议暴露了他们对新中国的强大，是不敢讲话的，反是要反的，不敢公开反。第三个会议是莫斯科九月会议，这个会议与前面两个会议不同，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召开的，是打着马列主义招牌的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这个会议根本不敢提越南的问题，他说要经过中国的同意，援助越南，假如真的支援越南，即使中国不同意也可以海运嘛！他们不敢谴责美帝国主义，倒谴责中国共产党，谴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想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谴责中国，但罗马尼亚首先反对，古巴、意大利也反对，结果会议没达成什么协议，也没有什么公报，只是当新闻消息报导了一下，去的代表只好去参观苏联的什么火箭基地、宇宙飞船等，可以说，开了一次无声无息的舞会。新德里会议是打着不结盟的旗号，莫斯科会议打着马列主义的大旗，对越南问题也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好，都不好表示明确态度，但是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讨论中国问题，对中国想说又不敢说，没有力，没有气，想反中国，想讲，又不敢讲话。

这几次会议我们都没有参加，他们没请我们参加，我们也不参加。马尼拉会议是帝国主义的，我们根本不参加，新德里会议是不结盟的国家，我们不是不结盟的国家，莫斯科会议他们没请我们，我们也不参加，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这几次会议起了很大的影响。逼迫他们重视这个问题，表示态度，这表示我国的强大。

罗马尼亚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它反对苏联的控制，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它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一点和中国是共同的。虽然有的国家已变修了，目前他们不能接受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但工作仍然是可以做的，对这些国家，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作统一战线工作。不要以为他们对我们说了一些坏话或反对我们，就放弃他们，就不团结了，这是不对的。

第四次会议，是非洲国家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独立国家)，这个会议本来是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本来是讨论如何建设新非洲，统一非洲的，但实际上被美帝国主义所操纵，在这里也有左、中、右三派，三派搞一个会议是搞不成的，一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一派是中立的，还有一派是依靠中国建设新非洲的，目前三派缺乏基础，没有共同语言，结果，会议也就没开成，要援助刚果(利)、安哥拉、莫三鼻给等小国家是不可能的，这是每年要开一次的会，以前是总统、国王、总理、部长参加，并设宴会出公报等形式，这次就没有这种形式了。美国挑拨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扮演了国际绑架的打手，使这个会议结束，几内亚准备参加，外长打先锋，总统塞古·杜尔后走的，当时美国航空联合公司采取了卑鄙的手段，要改变航线，说什么飞机坏了，当时几内亚外长提出抗议，结果飞机被迫降落到加纳的首都，本来几内亚和加纳是断绝来往的，此时加纳外长声称要把几内亚外长扣起来，当时就把几内亚外长进行拳打脚踢。塞古·杜尔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派人把美国大使馆和航空联合公司围起来，把所有的人动员起来进行反绑架。结果把几内亚外长放了，他们还想让塞古·杜尔去开会，但塞古·杜尔不去了，原因是加纳也参加会了。几内亚外长说，他在受审讯时，唯有伟大的中国发出了声援的呼声，其他的大国根本就不吭声。中国是患难中的朋友。最后，塞古·杜尔对中国大使讲，只有中国是友好的。说看清楚了美帝的真面目，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是鸦片烟，中国的援助才是无私的，现在几内亚再不要美国的粮食援助，而派经济代表团到中国来，签订了经济条约，塞古·杜尔跟中国友好，反对美帝国主义，而苏修不敢讲，苏修给非洲国家上了一堂很好的反面教员课。我曾陪同周总理走访非洲也证实了这一点。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又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去非洲访问了六个国家，我同几内亚总统商谈，在对待越南的问题上我和塞古·杜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塞古·杜尔总统要

和谈，我说不能和谈，我们两人就争起来了，第一次争了六个钟头，看时间晚了，就亲自开车送我到宾馆，到宾馆还在争。第二天又争了九个钟头，就快要上飞机了要走了，他送我到机场，还在争，他还说苏修不是列入帝国主义国家，搞得很不愉快。我说：不争了，今后让事实证明，你的对了，我向你认错，你的错了呢？塞古·杜尔：“我向你认错。”我觉得这个总统很可爱，谈话很好，他谈话没有架子，不像别的国家首脑那样。我和他商讨时，他自己开汽车把我送来送去，还亲自开汽车把我送到飞机场，虽然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他还说两个国家要友好，他们希望保持和中国友好，这次主动赶走了美国和平队，他们的代表团来后，主动找我谈：对越南问题，我们反对搞和谈。塞古·杜尔的弟弟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都是假的，只有中国的援助才是真正的，这就是从问题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保加利亚开了一次会议，已经闭幕，苏修策划搞反华，没有搞成。在匈牙利，苏修的策划又不成功。在联合国每年要开两个月的会议，浪费了大量的纸张，美帝和苏修在里面进行操纵和破坏，但始终达不成协议，达成协议也行不通。

每个会议都是遇到中国的强大，越南战争问题，每次会议遇到这些问题都要涉及到美国对世界，苏修对世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来一个比较，证明苏修跟美国穿一条裤子，突出了伟大的新中国，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毛主席。

阿尔巴尼亚也开了会，这个会议开得很好，60年只有中阿两国反对苏修，六年以后的现在已有三十二个兄弟党了，这是很大的发展，形势发展得很快，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结果。(热烈鼓掌)

现在看国际形势，要看美帝国主义和苏修集团玩什么鬼把戏来决定政策，更重要的要看新中国，这是决定形势决定政策的主要方面。二十二年以前，就是日本人投降的前一年，抗日形势毛主席看得很清楚，就讲过两个力量对比，哪个力量大。有的人只看一面是不行的，只看到敌人而看不到中国自己的力量，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这个手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十倍百倍加强，我们的力量是可以提供的，政治上提供革命的经验和传统，解放军有力量，有三十八个国家得到我们的经济援助，我们到外国的专家技术人员也有四万多人次，毫无保留地传播中国的新技术，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把现代化武器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在非洲搞了一个发电站，有些反华的国家也派代表参观，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国际形势的好坏决定于我们，如果我们不主动那是不行的。

工人同志们，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儿子们，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后代，我们祖辈三代的工人们，我们过去祖宗三代都是被奴役的，而在我们这一代，在国际上是主动地位了，支配全世界了，我们得到这样的权力是不简单的，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结果。(鼓掌，呼口号)绝大多数的人心向着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我们的祖辈以及孙中山先生所不敢设想的，我们现在办到了，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们有这样和那样的朋友，但主要是把我们七亿人民搞好，自己搞不好，还能帮助别人吗？我们能把七亿人口的中国搞好了，就一定能够解放全世界，如果中国搞不好，象苏联搞得连声音也没有了，那是不行的。我们的国内形势，可以影响国际形势，今天我们可以讲，解放初期不敢讲，我许多年都是外交发言人。“求其在我”，我们要考虑。我们不能说不考虑问题，有的年轻人，大学生，中学生不讲困难，专门讲排场，我们要领导国际，要让国际形势随我们走，当然，这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国际形势肯定要按我们的道路去走的，有困难我们不怕，青年人就是不肯多想困难，这是不对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我们要牢记。坦桑尼亚也组织了绿卫兵，因为他们国家的国旗是绿的，他们想学咱们的红卫兵。非洲有个国家的学生要中国发起成立国际红卫兵。北京有几个中学给外交部提意见，提出成立国际红卫兵总部，说我们保守，组织国际红卫兵为什么不行？“要组织国际红卫兵”！你们刚才鼓掌，我是不同意的，因条件还不成熟。我说话就是有些得罪人。因为有些国家制度不同，组织红卫兵还不通。在美国附近有个墨西哥，有几个学生带红袖章【回】家扫四旧，被抓去坐班房，中国条件成熟，其他国家不可能。法国青年看到中国红卫兵，也要回去搞，我说不行。柬埔寨、巴基斯坦、法国，有的人把毛主席语

录在街上散发，把毛主席纪念章往别人身上带，有的人是喜欢的，有的人是不喜欢的，如果说是在我们国家，谁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现在有很多人喊世界革命不一定是真的。有的同志想当世界革命家，想到世界上去搞革命，想象中国一样到处搞，我说不行，可能是帮倒忙。瑞典三十八个学生来找我谈，他们已经买好锣鼓，要回去组织红卫兵，我反对他们这样做，我说你们回去要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前闹革命那样，穿工人服、农民服到工厂、农村去组织工人、农民的革命队伍，在上海搞秘密管活动，一个人背着枪上井冈山打游击。如果说毛主席以前象你们那么想戴着红袖章公开地搞，那就没有现在的毛主席了。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回去成立组织，国际红卫兵总部不能成立，成立后没有好处，其他国家的革命，首先要作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

对于留学生条例问题，上海有同学反映，说培养出来的留学生都是修正主义的，说留学生调皮，要赶他们走，说留学生条例是修正主义的，是毒草，要造外办(外交部办公室)的反，要把起案和批准条例的人揪出来，由上海、南京来了几百个学生，在北京大专院校一串连，就是几千人，都跑到我们外交部来了，来势凶猛，说要集中兵力打个歼灭战。我说，何必怒气这样大，有问题可以慢慢谈么！你们要造“留学生条例”的反，我说这是不对的，因为留学生条例是两国协商的，双方同意的，你这样搞，还有哪个国家派留学生来呢？所以你们反对“留学生条例”，就是不对，西哈努克的儿子在中国读书，你要给他做工作，回家反他老子，那西哈努克就不干了。我们要作工作，他们知道了，一回上当了，二回就不愿意了，三回就不愿意干了。我们还是可以下点毛毛雨，落点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同学绝大部分是好的，我告诉他们一个秘密，外交部、高教部、国防部联合训练一批打游击的，是秘密的，他们学习颐和园都不去玩，根本不上街去玩，人家比你们(指造反学生)守纪律多了，他们是有的国家共产党人派来的，学习一、二个月就走了。你们很多同志，讲得许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只是排在口头上，不会用。一些事情，不好好调查，一来就是“要造你们的反”、“打个歼灭战”，我不赞成。当然我们的“留学生条例”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也很难说，如假期，很多留学生就没有事干，很寂寞，整天游山玩水，不问政治，我非常感谢这些同学这一方面是完全正确的。留学生放假无人管，为什么有的部长、司长、局长不做工作，管一管呢？我们学校的党政领导，何不趁这个机会，作一些政治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呢？这个你们对我们的歼灭战很对，我们要很好地接受。今天到会代表一万多人，你们来自几百个工厂，你们工人同志在工作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你们的产品，畅销全国，传播世界，你们要知道亚洲、非洲国家到处是中国的产品，外国见到中国的产品都很满意，我到几内亚时，几内亚总统请我吃大白米饭，他笑着说这白米是中国的。中国外交成绩首先要感谢你们，外交是需要物资的，我们搞外交的，若没有你们，就成了口头外交家了。你们要搞好生产，不搞好生产是不行的。我们一方面要闹革命，一方面抓生产，请你们伟大的工人阶级注意到，不能停止生产，要抓生产，利用业余时间搞运动。我们这里有的人可能在工厂受压抑的。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造反有理，你们要造反，是对的，但不能妨碍生产，要知道，千有理，万有理，最大的一条理是促生产，如果妨碍了生产就得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妨碍了生产就是忘掉了根本。就是小道理管了大道理。大道理就是搞好生产，用业余时间搞运动。你们可以留下几个负责人代表，大部分回去搞生产，全国的学生总共也只那么多，工人老大哥发动起来就是三千多万，掌握了经济命脉。农民有五亿，若都停下来怎么行？当然，工农兵是当家人，学生是第二代。我们当家不能这样，一个家有多少盐，多少油都要管。而学生，现在还不是当家人，他们可以放假闹革命，而你们就不可能，欢迎留下少数人，我这里再讲一讲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他的意见是对的。我的讲话，可能有人说，我老陈搞的大阴谋，是大阴谋，打开窗户说亮话，我说的话可能有错误，欢迎大家批评，也可以来一个一斗二批三改么！最后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回到原地，狠狠抓生产，狠狠抓革命。要注意，在非洲可以用二十万吨粮食买一个国家。

308. 江青在接见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傅天仇时的讲话(摘要) (1966年11月)

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武装思想，要敢于革命，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京剧已经演革命的现代戏，京剧在改革中，革命的京剧已开始取得胜利。美术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立大志。

文化革命就要敢于大破大立，要立革命的壮志，要有信心，要坚定。一个人没有革命的志气，就什么事也不会做成的。

有些人总是把一些古代的、外国的(包括十五世纪欧洲那些名作家)作品，当作经典，那是不行的。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为中国革命服务，但我们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应该用批判的眼光去吸收。齐白石的画我已经注意好几年了，那是什么画？为什么搞那么大画册？是谁在把齐白石封为当代的“艺术大师”，究竟是谁封的？齐白石是什么人？

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古人和外国人东西，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遗产是错误的。(中国古代也有雕塑)要批判继承，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京剧能革命，其他艺术也可以革命，雕塑也可以革命，将来是否将外国的、中国古代的艺术都来个革命化，各类不同的剧种都可以载歌载舞来表现革命，表现现代的革命。古代绘画、古代雕塑怎么办？根本问题是革命不革命问题，雕塑应该革命化。

我们创作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思想内容是第一位，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来干什么？听说在你们学校，西洋的资产阶级艺术很流行。为什么美术学院西方现代流派的艺术泛滥呢？那是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我们对外国的资产阶级艺术和封建艺术不要吹捧。

我在(美协)油画馆看过画展，有个画展有些是青年画的画，看得出是革命的，画得不错的，但油画技术还没有过关，如颜色、比例、质感都还有问题，但总之是健康的。就是这个展览会也挂有那些资产阶级大名人画的画，只不过是贵族士大夫的哈巴狗似的玩物。但这些青年人的油画是健康的，画得好的，它表现了祖国蓬蓬勃勃的气魄。

你们塑毛主席像，是你们对党的感情。要塑好毛主席像不容易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找些好的照片，也要在群众中了解……。

创作革命的工农兵人物，要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要和工农兵结合，表现他们艰苦奋斗……，表现革命的乐观主义。要塑造典型，热情地歌颂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需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要创作能鼓励人民前进的艺术。雕塑要革命化。

我们要创造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艺术。

309. 周恩来在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1日)

地点：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

参加人：我院红色造反团二十一名代表

二十一点二十四分，周恩来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入小礼堂，此时我们全体起立，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理和代表一一握手，然后入座。

总理：你们来了多少代表？

同学：二十一人。(然后总理一一点名)

总理：你们大连铁道学院有多少学生？

同学：一千四百五十四人。

总理：学校不大，教工有多少？

同学：六百一十二人。

总理：二千多人，你们为什么闹起来？！

同学：我们向总理汇报问题。

总理：你们代表发言，怎么排在后边？你们都是真名真姓吗？你们要是搞秘密活动，我可就不干了，我们十分相信你们，你们要相信党和政府，要写真名实姓。现在有人写大字报不写真名实姓，既然敢站出来，为什么不敢写真名实姓呢？现在是在新中国，我劝你们不要学他们。这种作风不是毛主席作风，现在这样一个环境，我们放手发动你们，给你们这样大的自由，依靠你们，你们怎么还不敢挺身而出呢？但是，民主也不能是无政府的民主，我接见过许多代表，哈尔滨有三个大组织，红色造反团，八八团，东方红，第一次我和他们代表谈了，第二次又都不认识了，第一次谈的话又要重复。这个方法不好，不能很好地锻炼你们，也锻炼不好我们，要有个认识过程，我希望你们建立一个好的风气，这很重要，毛泽东思想的好建党作风，很不容易，现在还有许多不好的作风，还有许多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二十多年来，宣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二十多年来，根本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还是旧的一套，都垮了，影响了我们党员群众和非党员群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你们新的作风，不但要把遗留下来的旧风气全扫除，党内的一切坏风气也要扫除。你们现在是受锻炼，将来要接班，不然的话，现在不变颜色，将来也要变颜色，你们要锻炼自己，现在年青人敢闯是好的，总不免要有错误，你们一举一动都要思考，不是一闯了之，要独立思考，共同商量，你们这是万年不遇的时代，要很好利用这个时代，不要象过去。好，你说你的。

同学：孙鲁光原名孙树桂。

总理：哪个树？

同学：大树的树。

总理：哪个桂？

同学：桂花的桂，这名是四旧，我们有旧思想。改名。

总理：家里起名不用改，我们不负责任。名字只是一个符号。现在都叫东方红，将来就要出现东方红第一，东方红第二……就象以前那样，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二……威廉第一，威廉第二……这又不好，有两个就吵架，就得抓阄，起名就是符号，不要在这个上争，在这个枝节上争就会把你们引到歧路上去了。天安门一定要改？你改什么呢？改东方红吗？对世界革命也不合适，我估计主席不同意改，我和主席谈，主席也不同意改。主席说：“根本不要改，东西长安街也不要改，古时候有长治久安，今天的社会长治久安有什么不好呢，井冈山、延安也都是老名，主席在那里住过就有意义了，这样分析，也就没有什么改头啦，反修路在苏联大使馆前边，要整他一下还可以。你们这个红卫兵改一个名，他们那个红卫兵改一个名，我们都不晓得了，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革命者不反对一切形式，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重点放在内容和本质，比如这个暖水瓶，就是看它是否质量好，如果质量不好，就是写上东方红，反倒把东方红染污了。名字的东西，不太封建，不太落后，就可以了，你们学校有几个院长？

同学：四个。

总理：都叫什么名字？

同学：孙鲁光是书记兼院长，谷光是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还有三个副院长：戴中孚、王刚、胡起。

总理：他们几个分几派？

同学：大概分两派，之间都有矛盾，（同学汇报孙鲁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当同学谈到孙鲁光出身时）

总理：他在部队里呆过吗？

同学：呆过。

总理：你们学校在大连什么地方？
同学：在沙河口，西山村。
总理：你们学校分几派？
同学：分两派。
总理：两派都叫什么名？
同学：那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有好几个组织结合起来叫红色造反团。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同学：五百多人。
总理：他们有多少人？
同学：三百多学生，教职工，中上层干部和学生干部多数都在他们那边。
总理：他(孙鲁光)来北京没有？
同学：来了。
总理：在哪里？
同学：有病了，住院了，谷光也来了，也住院了。
总理：有半工半读吗？
同学：有。
总理：这里有半工半读的吗？
同学：有三个。
总理：你们派代表为什么不选女的？
同学：我们工科学校里女的少。
总理：你们学校里有多少女同学？
同学：有一百多个。
总理：(问铁道部领导)铁道部为什么不收女的？我看应该给铁道部贴大字报，铁道部不收女同学就怪了，你们为什么不选女同学来？我看你们有点大男子主义。
同学：我们代表女同学向总理问好。
总理：我倒不一定要她们问好，我是替她们鸣不平。
(同学继续汇报材料)
总理：写检讨的有多少人？
同学：我班写书面检讨的有十二人，口头检讨的有十三人。
总理：六月二日你们贴了多少大字报？
同学：七百七十二张。
总理：他们贴了大字报了吗？
同学：他们贴了，还有很多是反击我们的大字报。
总理：他们是高年级的吗？
同学：多数是高年级的，也有低年级的。
总理：他们在学校吗？
同学：他们也到北京来了。
总理：他们住在哪里？
同学：和我们住在一起，都住在铁道部。
总理：工作组几号进去的。
同学：六月十四日。
总理：工作组什么时候撤走的？
同学：八月二号。
总理：他(孙鲁光)家解放前有多少亩地？

同学：一百六十六大亩，一大亩等于三亩二。

总理：他父亲叫什么名字？

同学：孙兰普。

总理：他祖父叫什么名字？

同学：孙文喜。(同学介绍了孙鲁光家乡调查情况，又汇报了谷光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同学：谷光今年给干部每个人买一部圣经。

总理：他信教吗？

同学：不信教。

总理：是学校给买的，还是他个人给买的，这真是奇闻，他什么时候参加党的？

同学：不太清楚。

总理：其他中上层干部怎样？

同学：顾虑挺大。

总理：你们有文革委员会吗？

同学：有筹委会，现在解散了。

总理：什么时候解散的？他们基本上分几派？

同学：十月下旬解散的，他们基本上分两派。

同学：旅大市文化大革命阻力很大，市委包庇孙鲁光，旅大很落后。

总理：那你们为什么不在本地搞革命？落后就推动嘛！

同学：市委不交黑材料。

总理：按中央指示办事嘛！为什么不交黑材料？

同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市委，他们之中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之中大多数和我们大方向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但我们同那一伙领导人大方向是不一致的。(接着谈到我院两条路线的斗争。)

总理：到哪里去搞四清？

同学：到辽阳，海城，出去时间很长。

总理：他们出去时间长了，对形势看得晚了，你们要争取他们吗？领导人可能固执，多数人还可以争取，这种人不要总攻他，告诉你们要做好这一工作。他们有这一个弱点，现在是锻炼，是革命，破私立公，有私才有公，没有私哪来的公，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人总有点私，要勇于破这点私，立公嘛！不要总捅那一个弱点。

同学：他们说我们缩短学制，要提前毕业，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总理：教学改革，缩短学制，又公又私，私立于公。学制要缩短，使你们早日到社会上锻炼，你们铁道学院五年时间太长，脑子都僵化了，学制缩短，又公又私，私立于公中，这个私就合理了。他们的那个私就不合理了，旧的教育制度，我们上了当，就不能让你们再上当了。主席看到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为了不让我们将来像苏联那样，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过去没有搞这么大的民主，在世界上也没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没有过，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新中国才能有。三个多月来，一千多万人到北京，相当整个东京到北京来，我说也相当整个上海到北京来，上海也一千多万嘛，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尽说实在的，你们也没有想过吧！毛主席发现了，把这个组织起来了，没有实践，哪来的这个成果，要懂得这个辩证法(公与私的关系)。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对，这也叫和稀泥吗？我不承认，要团结大多数，你们是大学生了，要坐下来研究问题，你们能说你们之中的人都好吗？共产党员整个都不能保险，但大多数是好的，要团结他们，我赞成你们批判他们的错误观点，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

同学：他们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九月九日我们开批判揭发会，他们捣乱。

总理：过去了，他们承认错了吗？

同学：他们不承认，还说“九·九”造反精神好得很，我们说：“九·九保皇罪该万死！”

总理：这两个口号都不对，你把大多数说成了死，骂倒一切，有些偏激，在孙鲁光整个材料中也没有万死，我不满意这句话。

同学：一个组织可以组织开揭发批判斗争会吗？

总理：当然可以，两个联合起来最好，如果他不干，他们捣乱就不好，你不要参加，就不参加，不要捣乱，能一起开就开，不能一起开就自己干。

同学：我们开会，他们就捣乱。

总理：那么从九·九以后，你们再开就开不成了。

同学：大家都出去串连了，教职工也出去了。

总理：现在你们学校还有人吗？

同学：还有一部分人在家批判工作组。

总理：群众都同意他们意见吗？你们回去怎么办？不能都徒步串连吧？现在是冬天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同学：我们争取尽快回去。

总理：工作组是由铁道部和旅大市委两部分组成，铁道部工作，谁负责？

同学：雷铁鸣。

总理：市委谁负责？

同学：余芹。

总理：他们回去承认了错误吗？

同学：检讨了二次。

总理：工作组对“六·二”怎么看？

同学：六月十八日工作组肯定了“六·二”是革命行动。

总理：那还好嘛！

同学：他们怕同学把他们赶出去，思想兵每人发一份谭力夫讲话。

总理：这里有吗？

同学：有。

总理：给我看看。(我们把思想兵翻印的谭力夫讲话给了总理一份)你们这么大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绝食？在毛泽东时代绝食总不太好，那天我不能说你们，今天我说一说还可以，我不批评你们，但不提倡。我们解决西安问题费了好大力量，他们写了一个材料，不算自我批判。绝食总是革命的呢！我现在不说，将来说，那批有四、五十人，他们在北京态度很好，我用飞机把他们接来的，绝食就是认为问题无法解决了，只能用生命换取了。

同学：吕正操不给我们解决问题，还搞了个四项决定。(把铁道部党委四项决定给总理看)。

总理：他们部长，你们留他，他就怕了，他们身体还不如我。现在我们时间多，放假一年多，气可以生的，我们为将来造福，现在辛苦点好，主席七十多岁了，还要领导运动，为的是不让中国改变颜色。你们要好好提高自己，既然你们是左派了，就得好好干，你们都是革命组织，是不是左派要考验，到底谁是左派，谁保守，运动可以考验。运动五、六个月了，可以看出来了，你们能不能成为坚强的革命左派，还要在斗争中考验。你们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要注意九月九日的话不要说了，现在快到十二月九日了，一天等于三十年，就算一天等于一个月也好几年了，好好总结一下吧！插话对你们有参考意义，我是听你们的谈话，插你们的话题，我不会长篇大论。

同学：部里可以不可以派人参加我们斗争孙鲁光大会呢？

总理：可以参加，可以不发言。

同学：部党委决定不派人参加。

总理：怕你们喊打倒×××，看他举不举手，他不同意可以不举手，这也不能强迫。

同学：我们就是要罢孙鲁光、谷光的官。

总理：不罢官，停职反省为什么不能批判呢？

同学：没停职反省。

总理：如果停职反省了，你们再批判不倒，就说明你们无能，你们这个左派可有问题了。一直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发动起来呢？现在铁道部还没调查清楚，东北局也没有表示态度，我们中央也不能说，你们参加大会堂的会后走没走哇？

同学：走了几个。铁道部应不应该管？（指罢官）

总理：铁道部要管，要解决，明天我还要找多数派。我处理问题，从来是这样，我和左派先谈，清华我也是先找蒯大富他们谈，再找保守的谈，今天我不能做最后决定。这场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也触及了人们的身体。下回让女同学来几个，这样不公平嘛！患难时有她们，胜利时就没有她们了，这样不公平。现在你们是左派，不要计较他们（思想兵），要欢迎他们，宣扬他们的好处，不要总损人家的弱点，要引导他们，团结他们，两个对立，永远对立，这个不好，要通过斗争求得团结统一，你们斗争半年多了，思想不前进不好。左派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恩赐的，你们不前进，不提高就要分化，先进分子就不满你们，经过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你们领导人就要换掉。

同学：我们可不可以到工厂去？

总理：上次大会堂开会你们去了吗？

同学：我们都去了。

总理：下一步运动的形势要从大中城市转入农村，从学校转到工厂，从上级机关转到下级机关。

同学：铁道部搞得不好。

总理：铁道部不积极搞就不对了，不搞更不好了。

同学：旅大文化革命搞得不好。

总理：我没有研究旅大的情况，近几天电报没看，但是知道旅大较慢，落后于全国形势，市委的没揭开，转到区就不好了，工厂有生产任务，不但要把革命搞好，还要把生产搞好，工厂不去不行，和工农兵相结合嘛！但是你们去是学习，不是包办代替，工厂与学校不同，不好谈左、中、保守，要具体研究，要用主席的方法，主席的作风。学校和工厂、农村不同，你们去研究，我再说多了就要犯错误了，就包办代替了，就要成工作组了。

同学：旅大的阶级斗争很复杂，那里土改不彻底，六十多年没有战争了，麻痹思想很严重。

总理：你这个意见很好。旅大是交通港口，外国人常去，外国船员不能说没有坏的，要有个界限，中外界限还是需要的。外国来的船不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有修字号的，现在一般都是修字号的船，阿尔巴尼亚的船不能来，台湾海峡过不来，波兰的可以从外边绕过来，波兰是修字号的。船员有革命的，很难区分。我今天看了一个电报，提出要他在外国的大使馆搞一搞，陈毅和我研究了，我看在外国的人多了就回来，没多少事少点人也可以，闹革命回来闹，在那儿也闹不好，咱们事人家都知道了。大连码头要注意，大连码头对国家建设起重要作用。营口用得少了，现在主要是大连，进出口很需要这个码头。码头工人成份很复杂，山东很多流亡地主到东北去，到工厂，到农村，有的现在是工人，是贫民，到工厂，首先到大连，然后到沈阳。在工厂里搞运动领导要估计到积极因素，有些青年很活泼，是积极分子，也不能说工厂没有一点消极因素，把几十年工龄的工人都开除也不好，工厂左派不好分，有些几十年的老工人，对党非常热爱，对工厂也非常热爱，工厂领导有些问题也觉得不大，有点保守，形成派别，比较困难，不能把学校的框子照抄。现在一动就到北京来，都来了也就不好办了，现在每天来得少了，回去的多。估计十二月中下旬走得差不多，紧跟着工人又要来，这就要中断生产。要支持工厂革命运动，不要支持他们卧轨抢车，有问题可派代表来嘛！大中学生共有一千四百万人，有些县以下农村中学的还没有来，

来这里的有重复的，你们来几次了？(指同学)

同学：来两次了。

总理：工厂来了三分之一就会中断生产，你们回去要抓点典型，解剖一个麻雀，搞调查研究，树立起模范来。鞍钢闹对立你们知道吗？(同学：知道)没停工还好，希望旅大不要出来，你们是左派，这就是你们左派的责任。现在你们和我们青年时比真是高得多了。

同学：我们请总理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代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总理健康！最后我们给毛主席一封信和一面锦旗，请总理代交。

总理：你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和毛主席在一起五十多年了，还没做好。

310. 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

(1966年12月1日)

我原来是反对录音的。(有人说：既然本人反对录音，我们不同意录音)但是现在呢？我又赞成录音。(有人说：既然本人同意就可以录音)(掌声)为什么呢？根据我的经验哪，我有很多讲话一记录，记得很不全，而且各种版本，完了以后又批判我，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不是这样说的，两下自己会矛盾，所以我现在由反对录音，到同意录音，有这么一个过程啊！对于我到你们这儿来，也是有各种说法，(有人请他坐下讲)说我没下汽车，连汽车都没下，就对我院工作人员态度不好，这个，如果我态度不好，我可以检查。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没有下汽车，恐怕大家还不认识，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同志们批评我，可以考虑了，这个，我来有各种说法，各种意见，这个听得见吧！(大家请他坐下讲)这个说得很多也没有必要了。我看了今天阎长贵同志带来的材料，说这里写了个大字报，啊！这个，谁介绍这个情况，那个情况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当时讲的情况，说中央陈伯达同志见了那些人也说：“我看，你们可以回家，但必须老实交待问题，不要搞鬼，否则我们就不好说话了。”那么大体意思差不多，伯达同志大概是那样讲的，下面讲我的讲话追忆，这里，韩炳田同志是那位同志？(张天祥说保卫科)这个，情况差不多，我对陈桂保同志讲，你是个老红军，你对政策掌握得基本上还不错，基本是文斗没打人，设拘留所不好。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我现在回忆基本上差不多，我说公安人员才能拘留人。这个要隔离反省，要经过上级批准，那么这里好象不是隔离反省，都在一起，不利于斗争。象讲故宫放毒吧！是啊！说是要改造自己，不能竟向人民放毒，那是不行，这个，对吴仲超，批评他说是你，你是有问题的，在郑家真的使用上，啊！是个叛徒，我看基本上差不多，大家批评我，我是要材料了，这是有的，到这儿要材料，我当天就要来，我一点也不了解情况，不看材料是不行的，是要材料看一看的。当然要材料是不是态度不好，这我可以检查了，当时说话怎么样子，也没有录音，现在有个录音好办了，当时说话态度怎么样，就可以……啊！所以不反对录音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同志们相信一点，无论是陈伯达同志，无论是我个人，我相信我们对各种黑帮是不会包庇的，希望同志们能相信这一点。这个，比如唐兰，我问过唐兰，因为我看见一个人象他，我说有没有唐兰？他说是唐兰，我问过他，啊！这个，是不是有同志会怀疑啊，可能没有，因为我听到这么一个片面的反映说我和唐兰认识。我和唐兰大概认识，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大概和唐兰交过锋，那么唐兰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我认识他就会包庇他，我想不会的，因为这个人是一贯反对我的，骂过我的。在讨论李自成的时候，《光明日报》的记者反映，是骂过我的，骂得很厉害的。你说这种人，就说我个人的关系上，我看也不会包庇他的。这个吴仲超，陈伯达同志会不会包庇他，我想是不会包庇他，是吧？陈伯达同志是一个有很高原则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个理论家，他在这个反对黑帮，反对右派的斗争中一贯坚决的，他是坚定的左派。不仅是吴仲超了，比吴仲超更大的右派，象周扬啊，彭、罗、陆、杨啊，都是跟陈伯达同志认识的，那么陈伯达同志既然认识，他一贯地跟他们斗争，希望同志不要顾虑。刚才那个同志讲得很好了。(有人说，×××)她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放弃斗争了，这个态

度很好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第一、他们不会包庇他，就是比如说戚本禹同志包庇唐兰，你们要坚决地同戚本禹进行斗争，不怕！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就和他进行斗争。是吧，这个，我想不会，你们大家大胆相信这一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从来不包庇右派的，从来是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线，尽管我们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缺点，但是，我们在维护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是丝毫不动摇的，这点，我希望同志们放心。下面我讲关于故宫的问题了，我讲点我个人的意见。上次我跟这个故宫一个同志通电话时我也讲过这些意见，因为我怕在传说中有传的不对的地方，我愿意亲自来一下，这个，我讲清楚，错了嘛大家批判，我也可以从这些批判中得到提高。那么我认为在故宫的阶级斗争中，在几年接触当中，我觉得故宫内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故宫，究竟怎么办这个故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意识形态里一个很大的斗争，我希望同志们把我们的注意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这是大方向。刚才争论的意见是可以争论了，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大方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故宫嘛！是帝王将相的过去统治的一个中心，这个封建王朝所在地，这个地主阶级的一个老窝，那么我们劳动人民接管故宫以后，本来可以把故宫变成阶级教育的一个阵地。因为它有很多材料，阶级斗争教材，是不是应该办成阶级教育的一个阵地，象这个四川的《收租院》哪？那样的，办成这么一个。但是故宫由于过去的领导上包括吴仲超这些人长期以来执行了文化部的资产阶级路线，执行周扬的、陆定一的、夏衍的、林默涵的这些人的资产阶级路线。你们的材料没有揭发很多，这些的事情，是吧？所以把故宫变成一个宣扬封建毒素、宣扬地主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阵地。本来应该是一个阶级教育阵地，是我们劳动人民拿来教育我们自己的阵地。但是这个故宫长期以来，在文化部领导下变成了资产阶级阵地，变成一个宣扬封建阶级生活方式、宣扬封建毒素的阵地。我是不是否认了故宫的成绩呢？(对陈桂宝)总的来说我过去一直是有这个意见的，有这么一个看法的，我过去在看你们故宫展览的时候，在本子上也写过意见，我们很多同志来看过你们的展览啊，也都有这个意见。关锋同志，我接触的一些其他资料室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见。我们觉得接管它以后，本来是应该为我们服务，结果变成我们为他们服务。我们有很多很多革命同志在这里，辛辛苦苦的，但是我们给人家做嫁衣，我们给别人干事情，这点应该说是很痛心，很痛心。我们党派那么多干部到这里来，应该把过去人家向我们攻击的阵地，变成我们自己的、向敌人进攻的阵地。所以我说这个故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很大的斗争，究竟怎么办故宫展览是一个很大的斗争。是不是我否定了故宫这几年来的成绩呢？故宫革命同志做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不想否定，你比如最近办的《收租院》很好，起了很大的作用嘛，还有红卫兵在这里当讲解员，刚才有个红卫兵就很好嘛。我们故宫就应该这么办，是不是？群众到故宫以后，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认识到阶级敌人的这个所有罪恶是吧！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是吧！要是我们把它办成一个……这当然不是同志们的责任，同志们在这个时间进行斗争了，这主要是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但是，我们呢？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不能把故宫变成一个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这么一个展览。而要变成一个我们向敌人、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攻的阵地，要使得那些外国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看了以后就要低头认罪那么一个阵地。但是我过去看了一些外国人的报导以后，很痛心，他们那些外国资产阶级看了你们故宫以后，非常欣赏，非常称赞，说这个怎么怎么好，那个怎么怎么好，这个馆怎么好，那个馆怎么好，写了大量的外国报导来表扬你们。我觉得毛主席的话很好，这个语录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些外国资产阶级说好？这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人家说我们好，很佩服，你看这些地主阶级创造了这么多东西来教育我们的后代，这不能容忍过去故宫领导把故宫资产阶级捧得九天之上。我从来主张对资产阶级“权威”如果他有一技之长，我们还可以用他。你比如唐兰这个人，虽然他过去反对过我，但是他这个人在政治上还有点所长，还可以用他。但是，必须是我们对这种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利用他，说清楚就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些人，而不

能让他们猖狂地向党进攻而不闻不问，甚至捧场，如果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那就是背叛革命，没有气节。唐兰散布了许多东西。但是，今天你们给我看的材料里，没有唐兰的材料，这个人在孔子讨论会以后，就发表了很多文章，有的是黑话，有的是文章。使孔子的思想万古长青，我们故宫的同志应该批判这些东西，什么万古长青？！最近，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小将们，他们就去曲阜造了孔子的反。那是有两派意见的，有的人就不让造反，说造孔子的反还了得了？就把门都关起来了，这些小将就不管，他们去了以后，就发动周围的贫下中农，发动了曲阜师范的同学大造其反，造反造得很好。而且发现孔庙里有间房子放了一些反动的国民党党旗、变天帐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把它保护起来，长期地保护起来，并且那个地方它是不让劳动人民进去的，从来不让劳动人民进去。这一次浩浩荡荡跑进去，而且把孔夫子牌位给烧了，孔夫子的七十二个弟子的牌位都给砸烂了，他们还要挖孔夫子的坟。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可以挖，就是平孔夫子的坟。当然陈伯达同志有指示了，对文化古迹，对汉碑之类的东西要保护，因为是做为文物来保护的，而且指示要把孔夫子的庙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办成《收租院》。我看孔夫子的庙的问题和故宫有类似的地方，我看伯达同志的指示，对曲阜孔庙的指示，对故宫有参考的作用，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就是要把故宫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当然不允许在这里宣传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宣扬他们的毒素，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象唐兰这种人宣扬孔夫子万古长青，你们就应该批判他，批臭，斗臭。我刚才看到故宫工人同志，阎长贵给他们作的发言，刚才我也听了，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很好，他们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希望你们也参加这个批评，工农兵可以参加这个批评，他们批评可以一针见血，能够把这些事情批透。你们也要参加这个批评。故宫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工人结合起来，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这个阵地展开进攻，把它夺回来。在大造资产阶级这个阵地的反，大造封建阶级的反。我上午看了一些材料，下午带回来了一些材料，我觉得你们造了不少的反，写了一千六百张大字报，但是我觉得很不够，造反造的不够，你们就没有提你们故宫的问题（）这个材料里也有一点，但是这个相当不清楚。这里一条黑线下来的，你们这条黑线就没有很好揭发。从旧文化部甚至于还有一些新文化部的东西，这条黑线一直贯下来的。从故宫这个麻雀解剖可以看到文化部、宣传部很多问题，但是觉得揭发还不充分，是不是这样呢？（常振生插话：不让揭发，当中给煞车了，工作队给煞车嘛！）……是不是啊！你刚才不是也发言了吗？那些材料我觉得很不充分，还要充分揭发，造反还很不够，这一点你们要向兄弟单位学习。有些单位造反的很不错，他就从本单位的问题，造到文化部，火烧到文化部。所以我觉得你们造了很多反，有很大成绩，但是还很不够。我们故宫的革命同志，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地把反动的文化部的资产阶级的对故宫的统治彻底摧毁！把这个阵地夺回来，要办成给劳动人民服务，给人民服务，给革命服务，把故宫变成一个阶级教育阵地，使每个到北京来的人参观了你们的故宫以后，能够提高革命觉悟，回去更好地参加斗争，而不是看了你们的故宫以后，回去想当皇帝，反对社会主义。山东过去有一个人，我过去看过一个材料，他看了故宫以后，他就在皇帝坐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回去以后就说，我坐了皇帝的宝座啦！于是就在那里招兵买马，设立东宫、西宫。这是实在的事情。这是你们故宫过去办的这么一个成绩，人家来了以后，想当皇帝。当然，那人成分不好了，是富农分子。是不是富农分子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是那么个人。（阎长贵插话：通过故宫的参观，应该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如果不痛恨旧社会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本来应该办成一个对旧社会的控诉，对皇帝的控诉，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但是我们来了以后，把它变成一个欣赏。这是方向的错误，大方向的错误。我们现在就要扭转这个方向。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故宫变成革命的人民阶级教育斗争展览馆，把反革命的阵地变成革命的阵地。当然，我也说一下，我不是来主张毁坏这些文物。你们这里有很多文物，尽是绘画，反动的家伙画的，这些东西应该保存下来，因为他是我们劳动人民没收来的，没收过来的应该加以保护。但是有些不能展览，不要把文物采取简单的方法，一把火烧掉，我相信你们不会采取这个简

单的方法。需要说明一下，因为陈伯达同志对孔庙也是这么个指示，他说对孔庙的东西，对孔庙不要烧，牌位他主张烧，牌位可以烧了。汉碑他不主张砸的。你们这里的文物，那还是人民的财产，那是我们没收过来的，是我们的财产。但是怎么展览这些东西，这里有路线斗争的，有立场，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不象他们这样搞，这是一个问题。

有的同志要我讲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故宫的展览，我过去有点感性知识，对你们这里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里怎么个斗争方法，是哪些内容，我不很了解。我相信这个问题依靠你们来辩论，自己来解决。我想这里也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两条路线的斗争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个什么程度？表现在那些人身上？这些问题我都不了解。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能发言，这点请同志们原谅。

但我需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拘留所的问题。你们集训班也好，拘留所这个问题，我上次跟工人同志交换了意见。我认为设立拘留所是不对的。但是，就设立拘留所本身这个问题，不要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来看。那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许你们有，也许没有。这个表现，不会表现在一个方面，如果这里有的话，会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果这光是一个拘留所的问题，设立一个集训班，把几个人关起来了，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应该纠正。现在纠正了，单就这么一个问题来说，我想不把它当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待。拘留所是不对的，但是拘留的人呢？你比如吴仲超这些人，当时(这些你们刚才没讲)我来了以后，批评了吴仲超。因为我不了解的事情，我就要问哪！你们没有材料，没有材料我就要一一问。我说：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吴仲超。他有了纸帽子。我说：这个纸帽子给你戴很好哇！你应该戴，也有好处啊！我说：你是反动啊……上面写着的是封建的什么东西。我说，你们是搞封建毒素，我看就是搞封建毒素的。他还承认。吴仲超他承认说：戴得对！戴得对！我这方面你们就不用说了。这也要说。你们要灭他们的威风，说来给他们长了志气，没有给他们长志气！我看，我是灭他们威风的。可能灭的不够，因为我还不了解许多事情，没看到这些材料，就今天才看到。戴帽子问题，你比如还有个叛徒，当了什么业务部主任，简直岂有此理。我很生气这件事情，我当时把吴仲超狠狠地骂了一下。这个你们有人在场吧？(阎长贵插话：有人在……)你们都看到了。当时那个人(指郑求真)还说了一句：什么叫叛徒？我说：你就叫叛徒。他说：我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又……我说：参加共产党也是叛徒。你过去是叛徒嘛，你参加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我看是不是混进党内的，你要审查一下子(张天祥插话：他先参加共产党，后脱党的)。如果是当了国民党的什么委员(群众插话：是区分部委员。张天祥又插话：先参加共产党，脱党后，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很值得考查。前几年还当个什么业务部主任，那就岂有此理了！这种人给他个生活出路就不错了，他还当了领导，他能领导什么？(群众插话：还让他到保密工地去了呢！)那真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这种人，我看是应该彻底批评的，而且，以后不能让他担任领导工作，让他下台。当然，同志们那天批评也对了，那天我没有很多批评，因为我不了解很多事情，而且时间也不够。因为当时陈伯达同志要我把这些人、拘留所解散，把这些人带来，他给训话，训完以后，叫他们回家。这么一个方针，我作为小组的成员，我要执行我们组长的方针。所以，我把他们带来。刚才你们不是问我为什么带来吗？为什么带给陈伯达同志？因为他叫我解散集训班，把人带来，我只按这样作。我想陈伯达同志讲话，讲得很好。他批评他们，你们提的，说是没有经过群众，没经群众讨论，我想经过你们群众讨论，大家也会同意的，你们现在不是都同意了吗？当然，如果时间充分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时间比较仓促，伯达同志当时有指示，马上要带去，要解散。当时有中央通告啊！这些问题，我希望从大局考虑一下，当时通告印出两天了啊……三天了，如果搭上我们那次开会呢，实际是四天了，我们第一次基本上是四天了。这个通告我可以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中央通告，他的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群众的，这个矛头是这样。有些领导人，他为了镇压给他提意见的群众，他把给他提意见的人都抓起来，关在拘留所里边，我们这个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

是，抓的右派分子，你们这里抓的是不是都是右派？他们将来可以一个一个的审查，我不作结论，这里也不能作结论。那么，对右派分子这些私设拘留所，象我们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对这些人私设拘留所也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嘛！有法律嘛！也是反对的。当然是革命群众要这样作，要给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不要那么做，硬做了的话，我们处理这个事情。中央通告发了，要处理，因为中央通告发出来，就是要群众处理。可是，发了好几天，这里没处理……刚才，你们讲了，你们也准备处理，我也相信你们准备处理，但是没有处理。因为没有处理，别人把那个事情反映到公安局了，反映到市委。市委刘建勋同志把这个东西拿给陈伯达同志，你们想想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应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也要解散，也要马上解散。因为说了要马上解散，要处理，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群众，我也希望你们马上解散，事情就完了。我想伯达同志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要解散拘留所，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你们要理解这一点，没有通过群众的这个问题。如果时间充分，当然可以……也可这样作。但是当时那样作，就要跑出来，把你们文革人找来，两面谈通，经过文革同意把他撤销，我看也可以，也是正常的。因为不准私设拘留所是我国的法律，党的纪律，宪法里面有规定。那么宪法这些规定，它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七亿人民的讨论，所以这里不发生一个不通过群众解散就是错误，不发生这个问题。当然，你们也不是认为这就是错误，是个方法问题，不发生这个问题。当时，这个处理也可以，因为是通过你们文革的同志。当时这位老陈同志(插话：陈贵宝同志)陈贵宝同志，他是同意也是赞成的。这个问题我说的是不是妥当，你们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批评。我想这样处理还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时间充分一些，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工作，给你们各派做一些工作，因为当时摆着这么个局面，很多单位都撤。当天晚上都检查了，当天晚上报告这里还没撤。你们说是不是要马上处理？因为中央文革的东西，中央批准的东西，我们说了就要做。我希望同志们能谅解这一点，我希望工人同志们能体谅这一点。当然你们也有理由，打电话给文化部批准，要走市委，其实你们不打电话也可以，你们自己总结一下，不请示也可以，因为你们当时成立时也没有请示嘛，所以你们成立时没请示，撤销时撤了就算了，撤了就完了。你还请示，弄了半天，结果弄的……它就晚了，你们希望文革晚一步就好了，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早撤一步就好了。当然，你们的意见还是对的。就是我们没有跟你们商量一下，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大革命当中，有很多事情它是很偶然的，它不能用预先的想法，各种事情不能按照想象非常合理，非常恰当的方法来进行的。有时这点照顾不到，有时那点照顾不够，总有这些问题。我想你们也会有这些事情的，所以这些问题，我希望你们谅解，问题不大，这些问题我建议你们，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们在拘留所的问题上，不要再展开大辩论了，就这一个问题上，就是设立拘留所不设立，撤不撤销的问题，对于文革小组究竟是不是(听不清)，我想不要扯这些问题了。你们两边都是好意的，我非常感谢大家，无论是对提意见的同志或者是不同的意见，我都表示感谢，我希望不要在这些问题上再继续纠缠了。

今天我的发言，意见大家听的差不多了，我说不要再讨论下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想你们在大方向上还是能够一致的。在大方向一致的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一个具体问题呢？你们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我们是很欢迎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需要在群众的监督下才能做好工作。同志们来找我，我当时因为到工厂去了，没有接见你们，很抱歉。你们那一派的同志也写信给我，因为我们最近每天都很紧张，昨天也在长辛店，搞的也是很晚，群众大会呀，我们两次饭都没吃，搞得很晚的，工人也没吃饭，争论的比你们这要……简直要武斗了。两派也是非常激烈的，你们还是比较文一点，因为你们都是文化单位嘛！所以这些问题上呢，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求同存异，不要再继续争论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大方向的问题。(有人递条子说：“为什么说集训班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这样看：就是这个集训班把人拘留起来，看管起来，这个问题不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待。那么至于你们搞的里边是不是对这些黑帮斗争当中，比如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说没有把他交给群众斗争，这个问题，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也

不大清楚。没有交给群众斗争，把文化部的这一套继承下来了，那么是不是继承这一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他继承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这个情况我没弄清楚，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是不是其它方面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由故宫的革命群众来讨论，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讨论。那么作为集训班本身这件事情，如果不和其它事情联系起来看，这个集训班或叫拘留所了，因为我们习惯叫拘留所了，实际上是拘留了。

我们大家也都承认是个拘留所了，那么这个拘留的话我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事本身也不要作个什么路线问题来看待。如果拘留的是些群众。所以我那天问，那是我要问的，究竟你们拘留的是什么人，是要问的，如果拘留的是群众，人家给你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这个搞人家是“右派”是“反革命”，把人家拘留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他是现在拘留的是啊……所以我问了以后啊……我对那个事情就兴趣不大，我看是吴仲超，什么唐兰这些人在这里，我心里大体都明白，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是不明白的，并不清楚这些是把什么人拘留了，因为很多拘留所我发现都是拘留些革命群众，所以我从形式上看的差不多。如果这些人，“黑帮”“右派分子”，他们脸上也没登个记，他就写个名字，他也没有。所以我也弄不清楚是些什么人？不过他拘没拘群众，我是要问的，是些什么人，我是要问的，那么问了以后，我是得要材料看的，因为我不看材料我怎么知道。凡是到拘留的地方他都说是“右派”，所有的人我问他，他都说是“右派”，所以我问是右派吗？我也要看材料，这也是一种调查研究。后来我一见吴仲超，我也不认识他，吴仲超我知道了，因为过去的材料，我看到过他。人不认识，但是材料看见过。还有个人，我看他象唐兰，他过去手上有金锱子。我看他手上也没有金锱子啊！是不是呢？他手上没有金锱子啦！所以我问他，这有没有个唐兰？他说他是唐兰。我说你手上没金锱子啦，那家伙是个资产阶级啊！他手上经常搞个金锱子(插话：他文化大革命以后搞掉的)，所以，我并不清楚，就没法判断了，因为我只见过他一面，这个总在他手上，他拿出来，我看他没有，我说这个人是不是啊？也弄不清。象！所以我就问他，我一听说是他们俩站在这，我心里大体明白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后来很严厉批评他们，过程就是这么回事了。我也不包庇你们任何一方面，如果是你们故宫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上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有的同志提的，有反动路线的影响。那么你们自己提出来，自己经过辩论，辩论清楚，有什么就要检查，没有就没有，采取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不能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讲任何意见。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由你们自己来讨论。

集训班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上我看不要再争论了。

如果你们说是继承了文化部的东西，那么继承了什么东西？如是不相信群众，表现在哪些地方？如果不是通过群众斗争，而是通过一些专人斗争，那是不是这样？你们自己来讨论，你们自己来辨别清楚。在讨论当中，你们还是要态度好一些，摆事实，讲道理，当然刚才的态度很好了，但是我看还可以更好一些，因为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嘛，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嘛，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谁讲的对就服谁嘛。不要形成我是一派，我这派就是不给你这派低头。如果把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搞成派系的争论的话，我看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但是，你们这……我并不是给你们作结论，说你们这就是什么斗争了，不是那样。我没有任何什么印象。但是呢，我希望你们本着主席的指示，本着“十六条”的精神，用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分歧，在解决这些分歧的基础上大家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向那些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这是路线问题。

还有人提出故宫……各文化单位，有没有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在故宫，在于故宫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我看你们自己讨论，好不好？因为我不能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你们的工作组怎么样，我不知道工作组嘛！大部分工作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但也有少数的工作组，它们作的还是对的。你们这儿究竟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文化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很厉害的，你们是不是受到影响，我不清楚，也可能你们这儿作的好，也有这种

可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这个由你们自己来讨论。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你们机关、工厂，不再发展和成立红卫兵组织。现在我院革委会的委员，还说要成立，原来中央有那么个意见，红卫兵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组织，不是老头老太太都搞红卫兵。如果你们成立的话(陈桂保同志插话：是不是什么文艺造反军？)也可以保持下去。(插话：刚新成立的)我看成立的叫红卫兵，还是叫什么？(常振生插话：红卫兵新发展的)你们改个别的名字也可以嘛！如果都是三十岁以上的，改个别的名字也可以嘛，这个问题，我看问题不大。(霍海俊插话：都是青年)也可以成立嘛，那有什么呢？(常振生插话：中央已经有规定了，这个文件在这儿念了，现在还要成立红卫兵，这是什么问题？)(张天祥插话：本来我们故宫吸收他们，他们另外成立了一个红卫兵—最近)(常振生插话：机关单位不许成立嘛)中央是这样说的，你们成立了以后，(群众插话：是不是把发展的情况谈一谈)啊，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个问题谈一次也谈不清楚啊，我看这样好吧：红卫兵问题，你们既然已经成立了，也就不要这样争论来争论去了，这个中央指示不中央指示。因为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其他地方也都成立了，成立了也就算了。因为按照宪法呢，群众可以成立各种组织，有这个权利，因为中央这个东西也不是死的，不是命令性的东西。中央的意见希望不要在机关里边……因红卫兵是个青少年的组织，希望不提倡这个东西。那么你们这儿成立了，我看你们最好不叫红卫兵，别的组织也可以嘛，你们叫什么革命战斗队或什么队啊，什么小组啊，都可以。现在百花齐放嘛，为什么一定要利用这个红卫兵呢？我看这个问题，我不在这里再讨论了，好不好？

是不是今天就谈到这里？看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鼓掌)

311. 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插话和讲话(摘要) (1966年12月1日下午)

我对团中央的工作是关心的，不是不关心的，这几天一直有事。二十六日主席接见外地革命师生，我参加了。二十七日接见，我又参加了，搞了一天。二十八日中央常委开会，我又参加。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给来京的文艺界开会，江青同志、总理去了，我也参加了。昨天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万多人外地工人的大会，我又参加了。今天不开了，我来找大家开会，给同志们谈谈心，请不要记。现在常委除了主席、林总掌握大方向外，主要由总理、伯达、康生和我，我们几个人管经常工作。团中央的工作，是新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同志们写大字报让我下楼调查情况，我都应该做。我每天总想挤时间，以后还想挤时间和印刷厂同志谈，到团中央去看看。

我稍微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平反和材料问题。这个问题，临时书记处要督促各单位迅速做好。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央十一月十六日补充指示，把有关材料处理好，彻底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受压抑的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不要等待两条路线的批判，也不要等待批判过去以“二胡”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解放一批受打击受压抑的革命群众。希望各单位筹委会、红卫兵负责同志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平反工作一定要搞彻底。我以为过去搞的整群众的材料，贴的大字报，我写你的，你写我的，一律不算数，不仅领导点群众的名，而且群众之间相互点名的，凡是不对的，一律不算数。不论工作组来之后，还是工作组来之前，人民日报三个横扫之后写的，反正是点错了名的，都算在内，一律不算数。这样比较彻底，不要使群众之间引起相互的猜疑、埋怨。

第二个问题：听了大家汇报后，初步印象，不管是多数派，不管是少数派，只要是革命的，抓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的，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只要是真正贯彻十六条的，就要欢迎这些同志革命。欢迎青年同志敢想敢闯的革命精神。敢想敢闯、好。要爱护这种革命精神。

我的意见，当前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然后批判青年团的错误。逐渐提高。经过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全国革命同志敢想、敢说、敢闻的影响，经过毛主席的教导，我也才逐步认识。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时还跟不上，跟得不紧。八月十八日，红卫兵一出现，毛主席就抓住了，于是全国就出现了那么大的红卫兵运动。这是一个新鲜事物。以后，红卫兵从学校到社会，到街头，这又是一个发展。我是跟着认识的。学生起来以后，必须和工农结合。首先是工人起来了。目前中央正在研究工厂如何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实践经验。最近中央准备起草一个文件，如何在工厂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我们思想是逐步跟着毛主席走的，因此，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问题是如何紧紧跟着毛主席，紧紧跟着毛泽东思想，紧紧追随群众的革命创造精神。这是主席讲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林总讲的吃透两头。

团中央的运动也是要发展的，不是停止在当前的状况的。因为团中央的运动不仅受本机关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影响，还要受社会上运动发展的影响，所以现在要给团中央各单位定调子、定框框是不适宜的，还是要靠群众的首创精神，靠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很多问题被初生的东西打破了，现在大家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都提高了，我随着运动，思想水平、认识水平也提高了。我也不能墨守成规。你们亚疗院长做报告可以讲四十分钟长征，我要摆老资格，那得讲两个钟头。摆什么老资格。不管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都要向群众学习，都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点请亚疗的同志们回去告诉你们的院长。

第三个问题：我也先念两段毛主席语录。第十一页最后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辩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第七页最后一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要分清敌我，把真正的朋友团结起来，把真正的敌人打倒，而且在敌人中也要分清主次，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政策和策略问题。不仅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团结中间的力量，而且注意间接的同盟军，而且注意利用敌人阵营中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最大敌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法国虽然也是帝国主义，但戴高乐表示反美。我们对法国帝国主义这个间接同盟军利用，建立邦交，做点生意。为着反对修正主义，孤立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苏联，我们对东欧有些修正主义的国家，态度有些不同，对罗马尼亚态度有些不同。对有些国家做点生意，主要是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所以，朋友要团结，间接的同盟军也要利用，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争取胜利。

这是分清敌友问题。把大方向搞对头了，支节问题就要放后一点，甚至放轻一点，利于把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我看团中央各单位都有一个分清敌我、团结多数，对敌人要分清主要的次要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调查，但我看都有这个问题。只有这样认识清了，才能实行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大家抓住大方向，丢掉枝节问题，不要舍本逐末。我希望你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注意学习毛主席这两条语录，分清敌我，团结多数。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在群众中实行大民主，有问题平心静气谈。大家抓住大方向，去攻击主要的敌人。因此，我建议，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林彪同志的报告，在文革小组长中间，在筹委会委员之间，在党员干部之间，在团支委之间，在红卫兵负责人中进行传达，非党员也可以，都念念这些报告。林总主要讲文化革命的伟大意义，伯达同志主要讲两条路线斗争。念一遍不行念两遍，两遍不行三遍，领会中央新精神，就更有思想武器了吧。与其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不如读这两个文件。这是中央正式发表的。

有一点要注意，革命的同志，不但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还要学会团结反对我的意见的人。主要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学会团结反对过我意见的人。这是毛主席伟大的地方，彭德怀从二七年起长期以来在党内与毛主席有不同意见。毛主席总是耐心的教育他，团结他，希望他改正，搞了三十多年。出了彭黄反党事件以后，毛主席还不准备开除他党籍，给他以出路。从彭德怀有不同意见，由反对毛主席的意见到反对毛主席的路线，三十多年，我是拿这个例子来说明毛主席的伟大，说明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反对我意见的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我耐心教育你，耐心说服你，耐心团结你。你几十年还不改正，那就怪不得我了，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毛主席对彭德怀是这样，对王明也是这样。直到五六年王明到苏联去养病，养病养病，变成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毛主席也是长期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在他没有替苏联修正主义讲话之前，总是团结批评团结。你替苏联修正主义讲话，变成里通外国了，那就怪不得我了。

所以同志们也要注意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政策。这也就是属于分清敌我，分清主次，尽可能团结多数的问题。也是主席始终坚持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也是主席始终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我估计，敌我矛盾还是极少吧，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既然这样，就要学习毛主席这个公式、这个方针，抓住大方向，抓住主要敌人进攻。

今天，我只能在原则上向同志们介绍一点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的经验，不可能回答你们各单位的具体问题。请同志们谅解，我尽量安排出时间，和印刷厂的同志谈谈，到团中央各单位去看看。如果只管团中央，那事情也好办。

调解放军到团中央来，我要王道义同志征求各部筹委会的意见，欢迎就来，不欢迎就不来，还是走群众路线。团中央机关和团中央其他机关来多少？（王道义：二十三个）（有同志说：太少了。）

你们如果以为太少了，可以报告中央再来几个也可以。（团校和团中央有同志讲，有同志反映解放军同志来的时机目前不合适）欢迎马上来的就马上来，欢迎迟点来的就迟点来，不欢迎的就不来，就是这三种情况。各单位的情况各单位去讨论，好不好？达成几个协议。总而言之，不管哪一种，都要经过群众的讨论。就是有少数不同意见，我们也要尊重少数不同意见，不要强加于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接着印刷厂有位同志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曾听富春同志讲到，团中央书记处犯了错误，不等于团中央各级党委都犯了错误，是不是这样说的？）

富春同志说：我说的是不等于各单位都犯了错误。

（团报的同志又提出，曾听说富春同志给一轻部的同志讲过，筹委会是革命群众选出来的，因此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这样说过？）

富春同志说：“我没有说过筹委会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看他实行的是什么路线，各级文革筹委会，实行了什么路线，就是什么路线。”

（出版社的杨淑兰同志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富春同志说：周风格有病，可以暂停对他的批判，但是，有的同志提出：批判他就犯病，不批判他就不犯病，这怎么办？）

富春同志说：那他就没病了。如果是真病是一回事，那就背靠背的批判，或者是否可以考虑暂停一下，如果是假病，那是另一回事。

座谈会到此结束。

312. 叶剑英在接见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时所作的重要指示 (1966年12月2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半至九点，叶副主席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团代表李基才、董会瑜、孙丕真三同志，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军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彭飞等人。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首长对我团全体同志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也是对全军红色造反者的大关怀、大信任、大支持和大鼓舞！

(叶副主席来到后，听到刘志坚副主任说有人围攻李基才同志的情况时说：“就怕有人围攻你，结果还是围攻了一下吧！”)

我想讲一讲你们兽医大学的情况。你们兽医大学也是国民党那些老摊摊。你们回去应该好好造一造，斗一斗。二医大也是国民党的老摊摊，也应该好好造一造，斗一斗，把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权威”斗倒、斗臭。过去全军×××多个院校搞了一年多的整风，结果搞的不好。我们一定要应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特别是发扬你们少数派的造反精神，好好把兽医大学、把全军×××个院校好好造一造，造成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要花很大的劲儿。怎样搞好呢？要集中全校的革命力量。现在一个学校分好几派，听说北大有八十七个组织，这样就集中不了力量。连文革委员会也成立不起。你们有多少组织？(答：六十多个组织)这还了得。多数派中有左派，少数派中绝大多数是左派。现在你们要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尽量团结大多数，孤立极端反动的右派。你们少数派要去团结多数派，是把多数派团结过来，并不是把你们少数派团结过去。斗、批、改搞得好不好，就决定于你们左派队伍的壮大。现在左派是敢于斗争，不大善于斗争。毛主席讲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敢，你们是好的，还要善于斗争。如果不善于斗争，你们能干个屁。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力量很小，但还是敢于和蒋介石斗，而且还善于和蒋介石斗。主席的战略战术要很好应用，不要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不敢不行，不善也不行。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力量虽然小，但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现在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这样，应该应用策略，运用策略，要团结群众，团结大多数，壮大左派队伍。如果你们长期处于少数那还行？不能永远处于少数。不讲究策略，光敢还是不行，同时还要善。在江西反围剿的时候，我们打一仗，壮大一次，打一仗，胜一仗，不断打，不断壮大。淮海战役后，壮大了，少数变成多数了。光干是不行的，没有广大群众是不行，光有共产党也不行，还得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说，共产党的组织要纯洁，但不是绝对的纯洁，也有左、中、右。我们就是支持左派。上两次军委开大会，也不是因为你(指李基才)递那个条子想打击你。我们支持你们，就是你们左派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两次讲话就是要用很大的劲儿扭转，我们准备还要召集代表座谈座谈，开个会，昨天我们还开了个会，专门研究如何支持革命左派。有些地方出现了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精疲力竭，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罚跪，低头，披麻戴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地中海，冲国防部，这样脱离群众，群众反对。这样发展不了队伍，左派队伍不能壮大，人家同情你敢干，但不敢××，你们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做得还行，因为刚成立嘛！现在全军院校被抄家干部共×××家，下命令后，还抄了×××家。哪个教员有反动言行，我们要批判，要抓罪证，但不能去砸他的罐罐，你把箱子砸了，还得给他做一个。发下来薪金买来的用品都不要抄。

北京有八个艺术院校，少数造反派被压得很厉害，我和戚本禹同志一起去大力支持他们。那时我有个讲话(代表说我们都看过)。我支持批判×××，但是现在看来作得过火了，他毕竟革命几十年了，你们把老首长整垮了，把你们都提成司令、部长？部长、司令将来都是你们的，我们要交班，但是现在时间还不到。(笑声)

十三日、二十九日我是从全军出发，从最高峰出发，这主要是根据林副主席讲得作好样子来讲的，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未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解放军打解放军世界上也没有过。这个东西若不批评，将来对继承人有很大影响。

我两次讲都是抓住这两件事，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国防部是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在车站占车厢连红卫兵都不如，红卫兵说你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

我不是不讲多数派不敢斗争，讲了他们会说：我们怎么不敢斗争？对多数派，我们另外讲。多数派好象很注意策略，实际上是不敢。将来你们兽医大、二医大要有个冲劲，要带多数派。如果你们永远是少数，是斗不胜的。想法通过壮大你们左派队伍，把中间派争取过来，甚至把对立面消除，这样才能团结起力量，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倒、斗臭，才能集中力量搞斗、批、改。

这两天座谈一下，两方人不必要开大会，开个代表会，代表多一些没关系，看二十个怎么样？主要讲一讲回去怎么搞的问题，你们看怎么样？(代表：我们很需要首长给我们指示)以前开了两次会，我们两次都扭了，但是十三日会后有些不好影响。(彭飞同志插话：这主要是有些人歪曲了首长的讲话)接待站有的同志说二十九日大会不要开了，我说还要开，要消除不良影响。我们还要开一个会议完全扭过来，这样使你们懂得策略。这个会就是要狠支持左派，支持少数派造反同时，要使多数派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联合起来干革命。当然也不要小野心家，我串连上三、四十个人，当个小领袖，象北大八十七个组织那样。左派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我们以后还要狠支持左派，还要相信多数派中是有左派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叫他们和你们很好的合作，因为我们有基础，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斗争的目标是共同的目标，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如××的女儿在哈军工，她加入了八·八红旗和造反团搞得已伤了感情，不要说革命同志，连友谊也没有了，长期下去就不行。我们要大力开导，要他们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和国民党打仗打了十年，眼睛都打红了，但日本来了，我们搞统一战线，把蒋介石放了，打日本，逼他抗日。所以我们应把斗争的方向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敢于斗争是好的，但还要善于斗争，要用少数左派去领导多数。用什么方法呢？当然不能自封，要敢于斗争，要善于斗争，要用实际行动，这样他们才会过来。革命初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有很多共产党员分开搞了一些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三、五天来个暴动，杀死几个人，结果都失败了，后来主席指出来了，才好了。那时候，只是认为破坏工厂就是胜利，主席就是要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到农村发动群众，然后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取得城市胜利。印尼就不是这样，所以几十万人头落地。

今天接见你们，和你们交交心，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十三日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有这样一个考虑，文化大革命确实有人捣鬼。教员中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被打成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七八糟。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这就不行。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实事求是。(代表说：我们准备来七名代表，不至于这样突然。)这方面得向你们检讨，有时就向你们发火。(这时外面来电话。叶副主席接完电话回来说)中央要开会，今天就谈到这里。

你们回去好好干，把兽医大学那个旧摊摊彻底打烂，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总结串连的经验，整理汇报材料，你们回去就变成领导力量。我明年秋天到你们那去，看一看你们学校的新面貌。(代表们回答：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要把兽大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叶副主席与李基才互赠了语录，并分别给三位代表的语录题字留念。给李基才同志的题字是：李基才同志留念。给董会瑜的题字是：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给孙丕真的题字是：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13. 谢富治、刘宁一在政协礼堂三楼接见安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同志步入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谢富治：

今天，你们来的有安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造反司令部的，有工人造反司令部的，还有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有芜湖的，有蚌埠的，大单位有几个，总共一百零八个单位，四、五百人。你们来到北京，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迟。今天我和刘宁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来自安徽的全体工人、学生、全体文艺界革命同志表示热烈欢迎(热烈鼓掌)。安徽的工人同志们，还有革命师生同志们，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当中的不少人，我们都见过好几面了。大家都已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好事，增加了力量。你们安徽十五、十六、十七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打伤了许多学生，还有工人，还有(下面没听清)。在那些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群众斗群众，受了打击，对这些同志表示慰问。(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特别是来了一批到北京，五十人，相当多的人出了院，今天大概也来了，对这些同志表示关心，对这些同志恢复了健康，我们表示很高兴。从这件事看来，安徽的事在省委领导中，特别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极大恶果。时间延续的特别长。从八·二七到现在，一直延续不断，特别是二十六、二十七(指八月)，群众斗群众。后来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指十一月)又有一些工厂，群众斗群众。这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所反对的，不允许的！我们革命嘛，就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群众斗群众。在这点上省委是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少。所以工人、学生要斗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应该的。这点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但是，你们到了北京，听了总理两次报告，江青也讲了，陈伯达也讲了，你们都听到了，都是万人大会，都是超过一万人的(对刘宁一说：你刘宁一也讲了)，今天我没有什么多讲了。今天我们见见面，希望你们回去，我们支持你们到家里闹革命。你们可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可以留少数人继续解决，以后有问题还可以来。中央已经研究，安徽问题比较复杂，中央派几个人去调查。当然派去调查的只是少数人，不可能派高级人员去解决。你们都知道，总理很忙，副总理只这几个，中央文革小组人也很少，很忙，只能派一般的高级干部，派人调查总比不派人好。由于安徽问题多，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中央要派人去，能解决的就和当地领导、学生、工人商量，研究决定，有些问题不能解决就报告中央。

我今天要与同志们、同学们商量另一件事。安徽的多数派，有比较中间的，保守的，但他们多数是要革命的，他们来了好久，我们接见过你们好多次，你们是知道的，就是不接见他们(热烈鼓掌)，我们还要准备接见他们，你们看好不好(热烈鼓掌，答：好)？多方做工作嘛！

我今天要求同学们、同志们一件事。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一大批工人要徒步到北京，已到蚌埠，和他们商量可以派代表。今天，我同你们商量，前次我和刘宁一在和安徽“八·二七”谈话中，“八·二七”革命精神很旺盛，很听话，好多问题容易协商，不知今天有“八·二七”的没有？(回答：有。且都举手)你们“八·二七”给我们帮忙，和他们谈谈，还有你们工人也和他们谈谈。说现在北京很冷，还有一百八十多万人红卫兵，穿的衣服又很薄，来了又冰冻了。我们很关心他们，我和总理到好几个医院看了。总的讲你们是革命的。关于安徽问题，我们知道很多的材料。反对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很多问题要在当地解决，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安徽彻底贯彻。我和刘宁一同志过去是、将来是、永远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群众的一边，永远是支持群众的革命的行动的。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工人、学生斗争了几个月，要注意斗争的一些方法。群众斗群众要避免。在座的也要避免打人，只准文斗，不准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这是

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发挥，只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前天在二万人大会上也讲了，不要动手打人。你们“八·二七”要大力宣传这个事情。那个重要通告，不是哪个省的，而是中央的，是以北京市委以地方形式出现的，是毛主席批准的。这样使我们真正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什么时候也不打人，希望同志们做这件事。

今天工人来了，刘宁一同志是专门负责工人的，他知道的多，我请他讲几句，我就不讲了。(长时间热烈鼓掌)

刘宁一：

谢富治同志谈的一些问题很重要，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的意见代表我的，也是代表我们研究的。在座的有不少工人同志。工人同志很关心我们国家大事，关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现在文化大革命正象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讲的，思想革命化，领导革命化。思想不革命化怎能领导好呢？文化大革命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今年，生产比任何一年都丰收了，思想通了，怎么干劲不足？！特别是我们四次核武器试验，这一次是两弹上天，使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吓得发抖，革命的人民高兴的不得了，真使人高兴。现在继续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自己做了还不算，还要带动大家都这样做。我还要补充一点，今天我们好多同志受到了委屈，你们回去，根本的是认真掌握“十六条”。合乎“十六条”的，合乎中央指示的就办，不合的就不办，不要凭感情用事。学习“十六条”起模范作用。革命起模范作用，生产也要起模范作用。你们按“十六条”办事，就能站得稳、立得正，就能团结大多数。当然有些同志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在这方面要做好人的工作，你们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主动去争取更多的人，团结更多人的，把绝大多数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这是我们的任务。刚才谢副总理交给大家很重要的光荣任务，回去要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好多工人同志，你们要给他们做工作，他们过去艰苦朴素，给国家做了很大贡献，经过文化革命，要做出更大贡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最后两段(刘宁一同志念了原文，鼓掌)，工人同志们和全体同志们，要顾大局，识大体。我们的任务相当大。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一个铁打江山，这个江山要成为全世界的大后方(热烈鼓掌)。我们北京—毛主席的所在地，我们中国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们青年人不要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要把自己的私事统统甩到一边，要顾大局，识大体。什么是大局？就是把我们中国建设好，把中国建成一个铁打江山，这与中国有关，对世界有关，对世界几十亿人有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敢动我们一根毫毛，老子就把它的狗头砸烂(热烈鼓掌)！我们青年人有志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如工人同志说，这就是政治挂帅。把政治挂在我心上，为什么大家不能把自己的问题放在一边呢？何况，毛主席知道我们，特别派人到我们那里去了解，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关怀。你们要振作精神，奔赴前线。文化大革命就是前线，如果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背起枪跟它干，打倒他们。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还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团结大多数，要做工作。我们要看你们的首创精神，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毛主席最重视、最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同志们也要帮助创造好的经验，中央正在准备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希望大家提意见。这些精神可以和你们的同学、工人，也可以和你们不同的组织，反对你们的人讲，怕什么？！切不能瞪着眼睛回去，不能堵住咀不说，不能你揍了我，我回去非揍你不可。上次我和谢副总理与“八·二七”谈了，你们“八·二七”很懂抓革命、促生产，顾大局，识大体。我相信工人同志们也会这样做。中国在世界上是非常光荣的，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因此，外国有很多人说，你们中国人说毛主席是你们的伟大领袖，我们不同意，毛主席是我们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好些了，但还有意见。你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我们也读，外国人向我们提抗议，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把毛主席著作用外文翻译了很多，但是还有不少国家还没

有他们的文字翻译，如印度文……他们说你们整天说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动力，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看到，但你们书也不给，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最幸福的。因此我们要好好干，认真掌握政策。为什么那些反动路线是错误的，就是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呼这句口号)凡是反动路线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东西，你们统统不要学，什么小动作呀，等等，越学越不行。无论思想上、作风上都要破旧立新，立毛泽东思想，破资产阶级文化，立无产阶级文化。现在，我们的风俗很好，开会念语录，走路上也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我们北方有句俗话“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学，将来学，永远学，我们的子孙还要学。同志们提出问题，我还要讲一下，有一个时期，我们对各地方工人自发组织问题，一开始讨论未定局，陶铸去了一个电话，只是建议，是有这个问题。到后来，根据宪法，六大自由，四大民主，所以一切革命的群众自发组织都是合法的。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经过讨论的。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李葆华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过去是有这个说法。我们是实事求是的嘛，不要听谣言(谢副总理插话：谣传嘛，就不要听嘛。)，具体问题很多，我们两人不给解答了。因为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我们都回答，可能解答对了，你们回去就不考虑了，说是我们讲的，这不是从群众中来。有些事情，你们大家商量，大家同意了，你们自己去办吧！错了就改，朝令夕改。有个同志讲，现在厂里工人因为支持革命学生被扣工资，一回厂就遭到毒打，不能上班，这次步行来京，要求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已经讲过了，也发了文件，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写大字报，而受打击、扣工资、开除，一律不允许。中央有文件发出去的。(有人问：中央有指示，他们不执行怎么办？)不按中央指示办事，迟早要倒霉的，凡是在运动中，因为给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律平反，中央支持革命群众是一定支持到底的。(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大概就是这些问题。看看谢副总理还有什么问题。

谢富治：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工人还有人不敢到工厂去，被扣工资遭毒打。你们回到工厂里，到工厂按“十六条”闹革命，这是合法的，不准打击，不准辞退工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是其他的，那是另一回事了。工人是爱工厂的，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按政策办事，就可团结大多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可以团结大多数，你们斗争就可以胜利。所以你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而且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那就会胜利。一切报复、打击都是不允许的。这个事实，中央要派人去看。我们还是相信广大工人群众的，相信工人、学生的，听说还有农村的革命农民，刚才写了条子，我都忘了。你们有斗争能力，这一点，我们向你们学习。我们不能包办代替，要是包办了，我们就要犯路线错误。工人也好，革命农民也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今天同志们递了许多条子，我们不会一个一个答复。答复了这肯定要犯错误，犯错误不要紧，也不过检讨，但主要是在群众中影响大，我们就不答复。接见就是欢迎你们，支持你们的。如果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评、提意见。现在是否可以散会，好不好？再见了！

刘宁一同志接着说，今天谈了这些问题，不但要向中央讲，还要通知安徽省委。另外，谢副总理讲中央派人去就地解决这些问题，我看大家能够满足这个要求了吧！你们要有信心，相信我们大家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大多数。

谢副总理领着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同志们再见吧！

最后大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31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2月3日)

(见《系年录》第四十五卷)

315. 周恩来在接见四川工人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3日)

你们十一月二十七日要求来北京时，就有七十九名工人强行上车来京。他们到北京来，我们是要招待的，但是我们不承认他们这个行动是革命的。(对廖志高同志说)听说你们前次承认他们抢上车是革命行动，这是错误的。(对工人代表说)你们批评省委的错误是对的，但不应该抢，抢就是错误的。你们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是每一项行动我们都支持。你们造反要看造什么反，你们到北京我们就要管你们。四川省委承认你们抢车是革命的，这是不对的。

(工人反映工厂领导还在转移黑材料)对类似问题可以派人同工人一起检查，材料如果真正交完了就算了嘛，如果现在还在转移黑材料就要罪上加罪。

你们来京要求解决问题，我们三家在一起，三头对面，大家都要讲真理。我事先没有跟廖志高谈过，大家都要诚恳坦白。现在正在绵阳、广元的工人可以派一百名代表来京，最多不超过三百名，我每天抽时间跟你们谈，但是具体问题还是回四川去解决。

工人到北京的问题我们不能松口，我们停止运红卫兵主要是为抓紧运输生产资料、燃料及其它物资，你们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文化大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破坏生产，而且应该促进生产。你们要替中央考虑，中央的意见很坚决，就是不赞成你们全体来北京，只能派代表来，你们已经是最高指标的代表团了。

这次派十辆卡车运送工人，你们四川省委同意这样做，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这种作法是错误的。

(对廖志高同志说)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中央。你们来了，我们当然要帮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你们这种作法，我们感到很恼火。

316. 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3日)

十条定下来了，大家有意见还可以提，明天中央还要开会讨论(十二月四日)。十条(工业)是根据毛主席路线提出来的，向工人，向厂矿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毛主席新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指到会者)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敢不敢领导，敢不敢深入到群众中去，信任不信任群众，敢不敢、怕不怕、信不信，讲来讲去还是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希望规定细一些，多一些，规定越细越好越多，还是会被冲破的。总之，如果不改变过去老一套的作法，是不行的。工厂情况要具体分析，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谁站在革命路线方面，谁就是革命的。如果我们深入群众，与群众在一起，住上几个月就会弄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是过不了关的。我们工交部门欠债很多，文化革命要冲破做官当老爷作风，冲破自上而下行政命令这一套，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商量如何还债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困难，说话人家不听，为什么？就是没有取得群众的信任。这是想靠中央规定几条框框过日子。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搞一个时间，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问题，积累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还是怕这个，怕那个，当前还是怕把生产搞乱。我们要深入群众，和群众商量怎么能把革命搞好，把生产搞好。

目前大民主是空前的，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学生一起来必然影响工人，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有了十条好办事，业余时间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串连，但不是强行干涉，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了这几条就不怕了。到了一个工厂摸索经验，然后有问题再提出来，有

问题的再补充，再发展。与其这个揪那个揪，不如到一个工厂搞一个时期，现在工厂已经搞起来了，继续解剖一个麻雀。一机床厂(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所蹲的点)的问题，我们要始终搞清楚，我们应摸索一个点，取得经验。我们屁股要坐到主席路线上去。各级领导的主要矛盾是深入群众，与群众站在一起，摸索经验就有发言权了，不是这样就被动、挨打，我们要在实践中执行主席路线，肃清反动路线的影响，与其被揪不如到工厂去。摸各种问题都要和工人一起商量研究，一些经济要求中央可以另行补充规定，其它问题要靠自己到群众中去解决。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在群众起来后得到群众拥护了，成为群众的领袖？没有。(指到会人)我们现在欠债很多，时间很长，有十几年了，还是自己到一个厂去摸，取得群众拥护也是一个收获，拿上十条到群众中去。等中央说话是不行的，中央必要时也是要说话的。到工厂去看看，取得经验，否则肃清影响是不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也不行，我们就处在这个十字路口。抓革命，促生产，思想革命化了，生产就上去了，短期影响一点生产是不可免的。

317. 谢富治在接见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战士 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3日)

地点：公安部

记录人：西南政法学院红卫兵记录并整理

(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富治同志首先从后排政法兵团赴京代表起，一一握手，一一亲切问候“你好”，然后把政法兵团九名代表招呼到前面坐下，开始讲话。)

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按照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闹革命，向你们学习，向华东的学习，向西南的学习。我这个人没文化，没读过大学中学，小学实际也没读过，我向你们学习。现在文化大革命才搞半年，还要搞相当长的时间。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里面夹杂着黑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作法。你们是哪派的？(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定，我是一贯支持少数派的。档案材料(包括混杂的黑材料—记录者)，你们派人去要就是了，不要进去，冲进去就失理了，就会被抓住小辫子了。你们要学习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主席的领导一贯正确。所以，他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斗争方法也是最高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斗争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的。比如做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团结教育工作……就是对付敌人来讲，一方面斗争坚决，坚决得很！同时，要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这也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同意你们的作法，不要冲公安局、检察院、监狱等等，你们回去以后，要说服他们，按你们的想法办，但要说服，不要压服。

你们要多数好呢？还是老是少数好呢？你们老是少数不好，要少数变多数，要把大多数争取过来，讲求斗争方法。把他们团结过来，不要扣他们的大帽子。

现在各地斗争在发展，我曾对安徽的同学说过，你们回去以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又把它发展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文艺界两万人的座谈会，陈伯达同志致了开幕词，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你们见过没有？(齐答没有！)给他们拿两份(对侯景林等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也说过文斗，不要武斗，打架不好！大学生要好点，中学生和工人就要做的差些，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幕后指挥，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你们不要上当！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

你们大学生要作“十六条”的宣传员，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前的斗争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紧紧把握这点，很好地总结经验。

回去后经过自己的斗争，不要有事就到北京，有人总结了接见的“经验”，第一，大字报炮轰；第二，冲进寝室。这些经验不能推广。炮轰我，我就是不接见。(众笑)刚才那几个人昨天晚上才来，今天早上就要我接见，还跑到我家里来了，我还正在吃饭，又没有好招待的，我就边吃饭边和他们谈。他们不知道昨晚什么时候回来(侯景同志说，昨晚二点钟才回来)，他们不知道全国还有七亿人口，好象就只有他们几个。(众大笑)

青年人的热情是高的，心情很迫切。大方向一致，还要提高斗争艺术。我讲的就是大家要提高斗争艺术，紧跟主席思想。方法好就能达到目的。大方向是主要的，达到目的的路怎么走，方法是很重要的。比如：向延安是大方向，但路很多，怎么走法，每天走多少，就要考虑。开头走猛了，脚打起泡，歇下来又不晓得洗脚，以后就走不动了。路找好了，方法对了，就能尽快达到延安。

搞了半年文化大革命，用哪一种方法斗争最好，你们要好好总结，必须提高斗争艺术。打人、打架的方法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政法兵团问公、检、法三机关参与学校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公、检、法三机关平常的业务你们不要管，追查黑材料是合适的，他们藏有黑材料，你们就写大字报，叫他们拿出来烧掉。如果他们不交，将来要受到党的纪律以严厉处分的。

(华东政法学院同学反映，他们院党委不按主席思想办学校)

要按抗大式，按毛主席思想办学校。你们院党委不按毛主席思想办学校，就是不执行嘛！不执行我还是管不了。高教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多得很，搞得很糟，高教部我也提过意见，但他们不听，高教部有个司长，大笔一挥，把我们的意见甩在一边不管，我现在都还有点生气，他们不听我们的，我们管不了。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管。现在没改革，怎么改，这方面我还要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

关于少数派，江青同志有个报告就讲了(拿起江青的报告)。江青同志讲：“在这里，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多数’、‘少数’，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许多单位的少数派是革命的，这是一般规律，个别的例外。关键问题是看谁掌握了真理，谁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一段斗争过程，少数会变成多数，多数会变成少数。多数派要保守一点或中间一点，但他们还是革命的。这样使得很多组织又分成许多小组。我们要去争取群众，把大家团结起来，最好团结起来。总的说来是团结起来的好，多数不要压少数，少数要去争取群众，少数派如不注意就会形“左”实行。我一贯支持少数派，坚决站在这边。我要向少数派学习，因为少数派敢闯敢革命。多数派要向少数派学习，少数派不要骄傲。要讲方法，提高斗争艺术，不要永远当少数派。今后不要提多数派、少数派，这个提法不科学。多数派要支持少数派的革命行动，少数派要提高斗争艺术，团结、争取群众。

318. 周恩来在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同志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4日)

地点：中南海小礼堂

被接见人员：成都革命造反兵团(兵团代表三人，青白江纵队代表五人)。国务院秘书厅毛绳墨，中共中央办公厅庚午。

总理一进屋，就亲切地和在场代表一一握手，坐下后，总理首先问了磷肥厂生产情况(人数、产量、厂开工时间)，然后又问了纤维厂的情况(人数、年产量、厂开工时间)。接着总理一一问了成都磷肥厂、成都纤维厂各代表的籍贯。

兵团林同志给总理看兵团来的电报。

总理问：你们的人还在来嘛，还步行吗！你们指战员要学会“三八作风”，“三八作风”歌你们会唱吗？唱了就要会用，怎么工作不起作用呢！(指对步行前来北京人员的思想工作)

林：我们大家一路上一直在做思想工作，仍然阻挡不了，群众仍然步行来北京。

总理问：(指成都磷肥厂代表)你们也是强行来的？

李答：这不怪我们群众，应该由兵团负责人负责，我们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总理：你挺会说的！

接着兵团代表介绍杨××的情况(略)和介绍了兵团情况。

总理：十三号大会你们兵团有多少人参加？

林答：二千多人。

总理：兵团的负责同志是谁？

李答：×××有三个干部：政治部、宣传部、后勤部。

总理：政治部谁负责？

林答：××。

总理：宣传部谁负责？

林答：×××。

总理：后勤部谁负责？

林答：不太清楚。

总理问：杨××带走多少人？

林答：一千多人。

李说：二十七号早晨成都火车站的广播站为了不让我们的同志到北京来，广播说：周总理打来电报：说不要大家去。重大“八·一五”的同学去问：他们只拿出一些传单来，后面有几个钢笔字，所以大家不相信这份电报。

总理：二十七号早晨打电话来，听说你们卧轨？

李答：没有卧轨。

总理：二十八号你们发出的电报你们不知道，这不怪你们。你们第二批是怎么上车的？

刘答：我们上了684次快车，车上广播说，若有一个兵团的人上车，就不开车。挑动学生斗争工人，他们派纠察队赶我们下车，我们兵团同志向红卫兵解释清楚后，得到了红卫兵的支持。结果学生和我们一起派代表找到鲁站长，站长说：“有一个兵团的人上车，就不开，要买车票才开车。”我们共同到省委和高教局找李大章，李不在，并听说：廖志高在新都，也听说可以派代表到北京来。我回车站后，林定全他们十三人已经走了，后来我们乘上到哈尔滨的火车，取下了袖套来的(总理插话笑着说，你们是伪装红卫兵来的？又问，第三批怎

么来的？）

刘答：带了五角钱买了一张车票来的。

总理：第四批怎么来的呢？

刘答：李大章签了字买票来的。

总理：连省长也不执行中央指示。告状是许可的，派代表嘛！能在当地解决就在当地解决。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学生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打电话来，只要有一处来，别处都来了。

总理：你们兵团在途中很多，广元、西安、紫钢都有，有两批到广元，有到西安的，如果他们再来，我就派你们几位回去工作……在紫钢的，我已委派当地县委书记在做工作，在紫钢也可以推派代表到北京，其他回家，他们都是好意，你们领导还不能命令他们？我们一边称赞一边说服他们嘛！（接着对成都磷肥厂、成都纤维厂的代表谈到）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厂的作法，罢官要考虑嘛！组织是合法的，黑材料要集中，保证你们活动自由，要罢厂党委和局党委某些人的官，要跟省委商量，层层负责嘛！你们到齐了就有几十个厂矿啰！注意有冒充你们兵团的，成立了联络站，要好好整顿一下，帮助是要帮助的，可不要打架。你们白天可以出外联系。我昨天接见了你们，今天接见了你们，明天还要见你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对全纵队指战员说我是要接见他们的，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我要抓住你们几个人不放，要把运动搞好，首先组织好，把你们两个厂的基础打好，把人员集中起来嘛！你们两个厂的五个代表，一个小学生，两个初中，两个高中毕业生，很有组织能力，打不散，你们四种办法来京，冲散了，又集中，你们两个厂很有战斗力，有斗争经验。不过我首先声明，我不同意你们这样搞，你们派代表我还是接见的，将来你们全体我也是要接见的。

兵团代表：请代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总理您太辛苦了！

总理：我明天一定代问主席好，谢谢你们的好意，你们听工作人员说我太辛苦了，我有时还是按时睡觉的。

最后总理说：今天我就谈这些，以后再谈吧！

总理同在场的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319.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代表时的谈话记录

（1966年12月4日）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攻，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我们每个行为都要估计，再三估计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反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区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干得漂亮。

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适合，……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样做。游行示众，我们感觉没有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啰，而是公气。

320. 陶铸支持江苏革命造反派

（1966年12月5日）

陶铸同志说：江苏省委不准你们闹革命，同志们愤怒的感情是完全正当的，你们对省委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是很支持的。在南京你们暂时是少数，但只要你们是真正革命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会变多数。对“保”的人，他们是要革命的人，认识上差一点，一时革命得差一点，责任在于省委，你们要帮助他们，当然一点责任没有也是不对的。你多革命一点，就多支持一点，你少革命一点，就支持你少一点，这里不能一视同仁。

[本报讯]十二月五日晚九时，陶铸同志和汪东兴同志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了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首先，代表们向陶铸同志赠了红卫兵袖章，并请他把一只红袖章献给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由于江苏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害怕得要死，拒不交出江渭清的地址，后又指使省委办公厅秘书长韩培信把江渭清从医院中抢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十一月二十八日五台山大会主席团决定派出代表团将省委书记许家屯带至北京解决问题。

陶铸在百忙中接见了这个代表团，对江苏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给了高度评价和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和许家屯在陶铸同志面前达成了“八项协议”。陶铸同志对许家屯说：“你们回去要说，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要表态，并且需要作检查。应该讲一些具体措施，光是空空洞洞的不行，要切实可行，不要花言巧语，哗众取宠，骗了一下回去就算了是不行的。”会见从五日晚九时至六日晨一时四十五分，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最后陶铸同志给江苏革命造反派作了两点重要指示。

陶铸同志说，今天我讲两点意见：

一、省委的态度。我也是从地方来的，到中央不久。工作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有错误的。我觉得江苏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但是江苏省委，全国二十九个单位都贯彻的，这因为中央有两位同志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为是中央提出的，下面执行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江苏省委转得太慢了。(问许)是不是转得太慢了？(许频频点头)特别是已经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一直到现在还不敢站在前头，却是怕他们，用躲的办法。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去掉污泥浊水，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群众起来，不发扬大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触及自己的灵魂。革命主要是革我们当权派的命。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现在还不知道，一定要经过群众运动的考验。

江苏省委转变得太慢了，太慢了！过去不自觉，不能老是不自觉呀！已经开过中央工作会议了，看来决心还不大。希望省委提高自觉，开个会检查一下，到底站在哪一边，到底真正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下决心了，不能再犹豫了，过去不理解，现在呢？不能还是不理解。省委这次通过群众的帮助，靠同志们、红卫兵的帮助，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要象毛主席所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不要有抵触情况，即使有些工人、个别学生讲得厉害一些，你们受了委屈，但他们是为了革命。(问许)抵触是不是？(许点点头)有的学生斗你们一次，也是为了革命，不能有抵触情绪。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怕受委屈，怕同学天天来。(向许说)他们现在还是少数，还是受压抑的是不是？(许点头)革命的我们都支持，你们为什么不支持他们呢？革命么！省委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起。坚决支持他们，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斗学生，工人斗工人主要是干部领导问题，个人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要跟下面干部讲清楚。你们过去利用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挑动他们来保你们，你们作检讨不就行了？革命也要靠帮助，革命没有一点压力是不行的，但压力不能太大，压扁了就不行了。你不革命就压着你革命，没底子的压，也是不行的。毛主席在三个月中接见了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就是要把全国的革命烈火燃起来。你睡高床，他们睡地下，可想而知，他们是很分寸的，是优待你。你不是要和他们交朋友吗？这一次是好机会。不打不相识，他们革命，你们还不高兴吗？

二、团结大多数。你们现在是少数。多数少数不在于人数。关键在于掌握了真理。多数少数要用阶级分析，如果掌握了真理，少数会变成多数，多数会变成更多数；真理不在手里，多数会变成少数，少数会变没有。只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我们的行动，就会少数变多数，相反就会多数变少数。在南京你们暂时是少数，但只要你们是真正革命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变成多数。只要革命的，我们坚决支持。作为省委应该支持。多数的过去革命得差一些，保守一些，要团结，对保的人，他们也是要革命的，认识上差一点，一时革命得差一些，责任不在他们，在于省委。你们要帮助他们，“十六条”也讲运动后期要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是方针、方向和愿望。只要不是5%以内的一小撮牛鬼蛇神都要团结。不能一下子都团结，但是要有这种愿望，这一方面省委要做工作，多数派有错误，保守了，省委要负责，他们大概是党员、团员多数吧？（众：是，还有干部多）他们中党员、干部多一些，党员有组织，我们不能提倡盲目的组织观念，要有分析。他们没有分析能力，不揭党委反而去保，省委要做工作，要支持少数革命的。多数派觉得以前省委支持他们，现在不支持了，可能要反对你们（指省委）也很厉害的了，这不要紧，要勇于承担责任，对多数说明过去你们革命差一些，保守一些，责任要省委、市委、党委负。过去你们的错误，我们省委承担责任，现在可以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还是合法的，对他们要“一视同仁”，我是指民主权利要一视同仁。革命不能一视同仁，要靠自己。你多革命一点，就支持你多一点，你革命少一点，就支持你少一点。支持你们革命么！你革命七分，就支持你七分，你革命八分，就支持你八分，这里不能一视同仁。不能你革命五分，我也革命五分，革命要靠自觉。

你们要站得高，看得远。你们现阶段搞得更好一点，先进一点，觉悟高一点，不要过去人家对你们怎么样，就也讽刺他们，不要叫他们保皇派，保字号，老保，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等。不要讲这些，再讲不利于团结，我们要采取与人为善，团结帮助的态度。革命人越多越好嘛！毛主席最伟大，把七亿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革命不能团结多数，怎么能取得胜利？你们对它们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后省委支持你们了，群众支持你们了，你们要把广大师生团结起来，彻底把牛鬼蛇神打倒。我们就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向共产主义大道前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树立一心为公的观念。前一阶段，你们起来造反受了委屈是一心为公，现在你们团结他们，也是一心为公。这样做，才能革命嘛！

我就讲这两条小意见：一条是省委的态度，一条是团结大多数。

说明：十二月五日晚上九时陶铸同志和汪东兴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北京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接见了江苏赴京代表团，被代表团带到北京的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等省委干部也在座。接见到次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结束。这里整理的是陶铸同志最后提的两点意见。

321. *林彪在全国工交文革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2月)
(见《系年录》第四十六卷)

322.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12月)
(见《系年录》第四十六卷)

323. *毛泽东论供给制(1966年12月) (见《系年录》第四十六卷)

324. *江青传达林彪讲话(1966年12月)(见《系年录》第四十六卷)

**325. 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协礼堂三楼休息室
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6日晚)**

代表：我们这次到京有四点任务：(1)反映上海情况，(2)谈谈对中央十二条指示的看法，(3)把在北京的同志带回上海，(4)听听中央对上海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新的指示，介绍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上海形势发展到新阶段，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到工厂去了。(简单内容)(学生代表介绍下厂情况)

张春桥：好呵！

代表：关于生产情况，我厂提前一天完成全月计划，其它厂也是这样，新新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把新新机器厂的喜报交给张春桥同志。)

姚文元：你们把宣传资料给我们一些，我们帮你们宣传，你们也印，来辟谣，做些宣传工作，搞些快报。

张春桥：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

代表：国棉十七厂关于封材料，烧材料问题，……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张春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再提一个问题，工作队到底要不要？

姚文元：工作队撤了没有？

代表：撤是撤了，但里面有鬼。

张春桥：是不是所有都撤了？

代表：已经撤了，但工人要求批判以后再撤。

张春桥：这不要紧，要检讨，还可以叫他们回去。

姚文元：(插话)有一篇文章《论造反者》写了我的名字，我没有写，这篇文章是假的。还有《论左派》用林彪同志的名字，陈伯达同志《答誓死卫东战斗队》这些都是假的，你们要辟谣，搞些传单到街上贴贴，打破他们的谣言。

张春桥：赤卫队总部有多少人？共有多少人？

代表：不清楚，赤卫队有人到北京来。

张春桥：他们来了，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来是找周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一代表介绍中国红旗军情况)

代表：哈尔滨红旗军头子是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工程师苏广铭。

张春桥：现在他们都找劳模做领袖，这是一个特点。

姚文元：对！

代表又谈到中央文革十二条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找了首都工人来座谈，八小时生产要保证，每周一次生产讨论要保证，其它由工人自己安排。

代表：工人同志要求长日班用六至七个工时完成当天生产定额，用剩下的时间搞文化革命（汇报三个厂调查情况）。

张春桥：这样可以的，连续生产单位是困难的。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们想写的简单一些，越写具体越难，越没有办法写，争论越多，我们准备写那么八、九、十条一般性，例如，要保证质量，要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革命，不要扣工资……最近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方面上了。

姚文元：这也是试行的。

张春桥：让全国工人提意见，讨论，中央过早作决定不好。

代表：对于中央十二条，工人说没有十六条那么亲切。

张春桥：问题解决还要靠时间，靠群众运动本身。

代表：我们希望中央下次写文件时把我们的意见也考虑进去。

张春桥：你们对十二条不满意，反对的人可多了；他们讲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得太少，我们要各方面都听。

姚文元：你们是从革命方面考虑的。

张春桥：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的……这个问题要从实践中解决，从群众中解决，我们想写简单些，思想问题从社论中解决，关于二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有些地方提法要修改，要根据运动的特点，准备再详细的写篇社论。当前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姚文元：（插话）这是运动的必然趋势。

张春桥：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他们的问题更复杂，阶级关系复杂。对农村连这样的十二条也拿不出来。他们不是八小时问题，而是季节问题，这真是吃饭的问题，季节一过，一年就完了。

代表：我们欢迎学生有组织、有计划下到工厂，既劳动又帮助我们总结生产与阶级斗争的经验，现在就是阻力很大。

学生代表：下厂阻力大，市委不支持，要月票也不给。

张春桥：他们就是怕，怕你们下厂。

姚文元：这个问题靠革命解决，我们提倡进宿舍。

张春桥：你们有一个点子，他们必然也有一个点子，你讲完生产任务，他们把定额提高，不然就不要搞文化革命了。

姚文元：不要从纸上的条文来规定，这些问题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坏人要破坏，但有些老工人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对于这种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骂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做思想政治工作。

姚文元：包括赤卫队四十万人。

张春桥：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问题，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象上海形势很好，可以全面铺开，有的就不行，象中小城市，三线问题，现在大家都用个“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当然我们也不怕啰。同志们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理解很好，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是难免的，要以革命来推动生产，今天争论是围绕着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无论如何要下定决心把革命搞好。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得呢？中国不是要变颜色了吗？现在我和你们有共同利益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这点我不怪你们，几时我回上海开一个十万人的大辩论会。但作法上要有策略，要争取多数，把中间状态的人不要当作坏人，赤卫队中间的大多数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

姚文元：都是阶级弟兄嘛。

张春桥：有些人，薪水一高，有个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自己有家小。有些人就没有这种顾虑。我们对那些人要做艰苦的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多数，形成多数才可解决生产安排问题。你们对生产革命都要很好重视起来。问题在少数时，我们提口号要考虑到多数。有些同学提口号不注意多数，这样不好，对他们要一步步来，饭要一口口吃。要允许别人等待，允许他们观察，一切工作都是舆论工作在先。这些工作我们很需要注意。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否则要引起群众对立。我认为群众斗群众，有些问题是我们的错，被人抓了把柄，当然根子归在领导，如果没有挑动，群众是斗不起来的。

姚文元：我接触了一些青年人在八月份只谈闻，只有三个月，现在他们头脑冷静多了，这是一个飞跃，将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张春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意见时，你们的情况听得比较少，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情况，另外希望你们把厂里造反队中生产好、革命好的典型总结一下，要确实的消息，寄给我一些，我要给中央看。也可以在北京宣传。对于打人的事，你们要观察一下，到底是谁在挑动打人。

代表：这很明显，头子是张琪，是总工会主席。

姚文元：我们的头脑要复杂一些。

张春桥：有人是公开指挥的，有没有地下司令部呢？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要尽量减少冲突，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学生很愤怒，要上街游行示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给他们提过建议，这次提建议叫他们不要游行，因为这一游行要冲突。

(由于时间关系，春桥同志还未吃饭，所以由代表又提出几点希望后，就请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回去休息，临别时姚文元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工厂搞运动，工人起来了，这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前一阶段在薄一波领导下工业交通部门有很多地方是修正主义的。)

326.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 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谈话纪要 (1966年12月7日)

(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容光焕发，精神奕奕，健步进入会场。全场起立。总理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挥手致意。)

总理：怎么来这么多人呀！来了多久了？(接着询问来了多少单位，各单位来了多少人)是来串连的，还是来开会的？

众答：是来反映情况的。

总理：哦！反映情况，那么就听听你们的反映吧！(看了名单)中南区许友梅同志是哪位？请他发言。

(许友梅同志代表49个单位到会的同志向总理汇报科学院系统京外各大区运动的大致情况。)

(代表发言：根据各地同志谈的情况，简单扼要地汇报一下。)

一、运动中的领导问题：(按：汇报内容另稿印发，此处只提小标题。下同。)

(总理看了西北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周志和同志的信)周志和同志来了吗？(周：来了)你的信我看了，你何必用血指呢？不用血指我们也会重视的，我看了很难过。(代表发言：

二：转移斗争大方向，公开对抗十六条。)

三：领导定调子，划框框。四：把群众，把工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五：封锁消息，互不通气。六：用“抓革命，促生产”作挡箭牌，压制群众。

(当许汇报到武汉办事处文革和分院领导人追到火车站逼迫赴京代表退票时)

总理：他们(指赴京代表)来了没有？(答：来了一部分，八个单位，二十多个人)今天到会没有？(答：来了)湖北现在动起来了，你们赶快回去闹。(总理知道汇报人是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又问：)杨献珍在武汉你们知道吗？……杨献珍现在倒舒服，有人说他是死老虎，其实现在还没有“死”。他在党校工作了十多年，影响很大。

(代表发言：七、害怕群众，压制群众。八、不执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当许汇报到兰州有的单位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重新在群众中抓“李贵子”式的政治扒手时)

总理：兰州的情况怎么样？李贵子的问题到底弄清楚了没有？(众答：弄清楚了，他是个政治大扒手。)省委利用他，现在受他影响的同学觉悟了没有？(众答：群众已经觉悟了，领导还没有觉悟，领导都是保皇的。)汪锋已经倒了，还保什么皇？(众：省委秘书长在万人大会上公开说，我就是李贵子的后台！)哦！这个人倒有意思，还有这样的人！(又问：)如果李贵子回去怎么样？(众：应该枪毙，很多大字报说要枪毙他。)(继续汇报，当说到科学院来京各单位运动比京区单位差得远时)啊！北京的搞了半年，水平还不高，外地还赶不上北京？(众：差的远。封锁消息，首长的讲话我们都看不到。)你们这次可以带回一大批材料么？(代表发言：现在感到问题很多，我们这次上北京是开了眼界。)你们要自己创造，不要光借北京的……(众：下面领导压得厉害。)(继续汇报，谈到武汉的运动，武汉主要是学生动，机关差得远。)“长办”不是搞得很凶？！人家也是机关！(代表发言：“长办”里面有长江工程大学的学生搞。)科学院同学校差不多么！你们还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

(众：他们对干部有许多规定，不准把大字报贴到外面，不准同学生一起搞……)你们把它冲破就是了！

(代表发言：湖北的王任重威信很高，大家都很相信他。)

总理：那也不一定，“长办”的林一山牛皮还不是很大的，说他可以直接同主席谈话，还不是给揪出来了。(众：学校是重点，我们不是重点。)科学机构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大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你们革命干劲很大，这里(指会场)的革命气氛浓起来了，以后回去能这样浓就好了！

(代表发言：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现在提几点要求。第一，首先要解决领导问题，请中央派联络员到各大区(指各分院)去，可以上下传达。)

总理：联络员搞不好就变成工作队啰！还是上下交流好，我们派人去，你们也派人来。

(代表发言：第二，建议在科学院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连。)

总理：可以派代表，总不会百分之百搞工作，同搞业务总有点冲突，可以挤一挤。以前我对科学院是毫无所知，我搞科学院搞了一百多天，现在觉得科学院不完全象个机关，又是机关，又是学校。(鼓掌)有的还有附设工厂，有点生产。我就只有这一条认识，特点是学校与机关之间。将来的科学院不应该办成机关式的，应该是研究理论与生产结合，抓些尖端，指导性的。(华北地理分所一同志谈到地理所的同志要求到大自然去，步行串连)总要有比例吧！派代表大家轮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和大自然结合，到农村中去，接触社会，接触自然，科学院也会出现徒步串连的情形。

(紧接着，武汉一同志问：我们这次来北京向中央汇报运动情况并听取中央首长指示，把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回去，这是不是革命行动？)这还用问？(众：这很重要，我们这次来，他们说是破坏生产，说是违反中央指示……压力很大。)当然是革命行动！不然我就不接见你们了！(一同志问：车票能不能报销？)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吗？(众笑)(代表发言：希望总理继续过问科学院京外单位的运动。)

总理：问是问了，问得很不好。搞了一百多天，科学院还没有很好解决，当然我现在还没有题(一本书记者)？现在只能提几点意见。(代表发言：希望我们各单位同志共同提出一些问题，请总理指示。)(许友梅同志汇报到此结束，另由华东区杨炳华同志提出问题。)

总理：(又看了登记表，问许)你是湖南哪个县的？(许答：永兴县的。)为什么你们总是

不写县，全国二千多个县，你们研究地理的都记熟了没有？（众：没有）（总理转向问杨炳华同志）你是哪里的？（杨答：山东青岛市的。接着杨炳华同志按打印稿陆续提出了一些问题。）

（代表发言：根据各地运动情况，提出以下共同问题，请总理解答指示。）

一、有关串连的。（按：共十二个问题已印发，此稿不一一列举。）

总理：必须串连，交流经验。你们的首创精神很好！每个所都可以派人串连，要具体化，要根据各所的具体情况解决。怎么办，具体情况具体决定，我每一个都答复你们，就太舒服你们了。我已经说了，科学院有它的特殊性，同一般机关不同，大方向确定后，具体问题自己解决，培养你们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我信任你们。但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深入后，再进行串连。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不很深入。一定要待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后，然后再往外。（此时，声学所南站的同志说，他们几乎全部回来了。东站有三人由上海骑自行车到北京来。）

总理：全程骑自行车？（是的）多少天？（十四天），中途没有休息？累不累？（不累）这倒是个串连的新办法。你们多大了？（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十九岁。）你们年轻力壮，没有事儿做，当然可以来，你们单位不是独立的，是直属单位，当然可以回来，但是最好是就地闹革命。少数人可以来。真正搞水声学还是在海上好，北京搞水声学只能在颐和园，我们不能象慈禧太后一样在颐和园里搞海军。（笑声）

（当杨提到有些地方光促生产不抓革命，没有工作拼命找工作时。）

总理说：“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中央正在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主要是对厂矿企业，你们是半生产性的单位，等中央的文件出来，对你们也会一般适用的，但不完全适用。你们既是机关，又是学校，你们既是生产机构，又是科研机构，又是教育机构，教育相长，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把每个人培养成为既能搞生产劳动，又能搞科研的劳动者。科学院具备学习、科研、生产三个方面，可以搞学习、科研、生产的三结合，从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成为真正的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科学院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有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留下的大、洋、古，杂得很。我没有说科学院不能分散，我主张科学院要因地制宜，能合又能分，能独立作战，要彻底地改，要把大、洋、古修正主义根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彻底挖掉，这是科学院的大课题。学校的斗批改和社会上的破四旧立四新都同你们有关，你们的确是各方面的集中的地方，都负有责任，应该好好地搞。革命是第一，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促业务。分配问题、劳动关系问题都要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从苏联学来了很多，厂矿里领导与被领导对立的情况很厉害，长期做官当老爷，不是站在群众之中，就是修正主义的根子。革命最主要的是思想革命化。林彪同志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你们听到了没有？（群众：没有，是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听到）大革命以来党团员的界线要看革命积极性，许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思想革命化关键在于领导。这里领导很少，他们不让你们来么！也可能有几个。

政治革命是夺取政权，经济革命是所有制改革，思想革命是关键性的问题，这次是更深入的革命，深入到政治思想战线上了，进入了新的阶段。人人要从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东西。当然，首先是批评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中心问题，要搞透一些，揭发、批判科学院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性质、程度，时间的长短，坚持不坚持，科学院是否有反党集团，还有待于斗争的发展，要在长期斗争里才能作出结论。不仅北京，全国都要这样，这是革命的中心任务，矛头要指向当权派，不能针对群众。有后台者当然要揪，产生群众斗群众，要责备领导，群众是受蒙蔽，自觉的是个别的。总之，斗争矛头针对领导，普遍的执行了错误路线，更不允许领导矛头向下，推卸责任。运动初期敢于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长期受压制还能坚持的就是左派，当然是少数。有个别错误可以改正，要团结大多数。当然，群众有先进，落后，激进，保守

之分。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就可以在原则基础上达到团结。现在科学院革命正在深入，你们回去也要深入，这样抓革命，生产才会有起色。

科学院印刷厂担负印毛著 160 万册，每个月 40 万册，还是能超额完成，挤出时间搞。不能绝对地五天工作，一天运动，不能机械，科学院里情况各有不同，可以大家轮班，安排好到外面搞串连，一般工厂、机关可在本地串连，科学院有特殊性，多的我不敢说，一百个人分出十个出来串连完全可以做到吧！你们不比中学生，会安排好的。大串连北京来了一千一百万，原来打算来三百万，三个月里分期分批把东京、上海搬来了，本来这是不可设想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预见，你们是趁这个机会，借了东风就来了。

说通了，你们就一定看重业务，越讲革命，你们就会重视生产。

今天就给你们解决串连问题，彼此串连，至于每个所如何具体化要靠你们。

(遗传分所同志提到，建立分所不符合三线建设方针，布局不合理等时，要砸碎这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破烂摊子)

总理说：要砸碎这个烂摊子是可以的，但不要把房子砸碎(掌声)

(我们要造院党委这个反，不知该造不该造？)

总理说：该造。(掌声)

(有人提到研究生问题)

研究生不能完全象学生，他有一定的研究任务，也是抄袭苏联的，在家里抄资料，查数据(枯燥无味)，这一点我也很同情你们出去串连，不要在家里读死书。可以同学生一样，但有一点儿如果负有重要任务，就应该留下来搞，研究生本身也有斗、批、改的任务。

(声学所提出定方向同其他系统有联系时)

周总理说：可以与各单位联系。任何科学都有各方面的联系，不能孤立地研究问题。

(遗传所同志谈到他们所已撤销，怎么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说：所撤了，不存在生产任务，你们就可以不受限制大搞革命，象孙悟空在花果山上自由自在大闹一番，需要的时候，会把你们找回去的。有什么具体问题，可找刘西尧同志解决。

(问：有些地方的领导说我们又不是机关，又不是学校，所以听不到什么重要报告)

总理说：我现在给你们宣布，你们又是机关，又是学校(鼓掌)，等一下请北京话讲得好的给你们读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问：如何划分当权派、干部、群众时)

总理说：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里处长、副校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他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和平生活十七年，领导与被领导有对立态度，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改变，修正主义根子无法挖掉，做一个长，总有点权，小首长也得批判，他做了长也会神气十足，瞎指挥，不是平等作风。当然要从上往下，不能从下往上。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把有点毛病、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人说六月一日的社论打击面广了，我读了几遍，没有错的，写得很好，这是人民日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振奋人心的社论。有些领导用它扫有小毛病的群众，这是错的，如果确实有，就要平反。群众立场一时不稳，思想上一时的倾向可以批判，但不能搞牛鬼蛇神。干部的界限难划，你们一毕业就是干部，但八级老工人，工龄二十多年的还是工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同时毕业的进科学院的成了干部，进工厂的成为工人、群众，这根本不合理。群众是对领导而言，群众大家都有份，群众与干部不能对立，党员不叫群众，非党员叫群众，这更荒谬，党团员怎么与群众对立，这是一笔糊涂帐，我向组织部提过，现在发现安子文是个不好的人，统治了二十多年，他不听取。把群众与党员对立起来，这次文化革命把党团员冲击得最凶，这是自食其果。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党团员造成的，是上面有的人，

也要把他冲掉，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冲击的东西太多了。(问：领导不引火烧身，是否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说：也应该算，当然有轻重之分。

(问：有些一般工作人员，在运动初期群众揭发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如何处理？)

总理说：看问题是否严重，即使是严重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写成大字报了嘛，大家看到了，材料烧掉，群众也一样知道。

(问：属于反动罪证的材料怎么办？)

总理说：什么材料？

(众答：象反党的日记要不要给他？)

总理说：反党日记当然不能给他，给他也不敢要。

(问：有人就敢要怎么办？)

总理说：那就作为专案处理么？你们什么事都来找我，叫我来断案子，你们要自己革命么！

(问：没有开斗争会或打成反革命分子，只是整理群众材料，算不算整群众？)

总理说：当然算，这些材料都要烧。

(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批判到什么程度，才能转入斗、批、改？)

总理说：矛头应当指向当权派，当权派有好有坏，不能都说是好的，炮轰司令部都可以轰，但不能说所有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要掌握材料，有的放矢，没有材料不是放空炮吗？有材料才能打得对，领导应该引火烧身，不引火烧身是不对的，“真金不怕火炼”，对大部分人改了错误就不要烧了，又不是把他烧成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掌握火候，你们回去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对被压制的同志不去帮他们平反，那就白来北京了。你们回去要仗义执言，对准领导。当然火候不能掌握得那么好，我们虽然经验多些，也还不能那么准，有些过了，有些不及。你们有一点好处，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感性知识，我们只能看材料，听汇报，都是死的。群众眼睛是亮的，好坏会考验出来的。回去后发动群众，方向对，方针对，步骤对就行了，你们自己去搞，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

(问：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总理说：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最高指示，最高领导。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具体的党的领导，有的瘫痪了，全靠还不行，出现了新的情况。北京哪个学校党的领导还在起作用？北大？清华？北师大？都没有了吗！革命革不革？还是革得很好。具体的党团领导有的可以中断。张劲夫现在起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但是撤了我还不知派谁去呢。我们原来也想加强改组，但是现在哪里来那么多人去换，否则又变成了工作组。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反党。打倒“法西斯”党，笼统地说是不对的，不能丑化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95%是好的。当然会出现一点缺点，象长江流水总会带走一些肥沃的泥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要主观跑去喊打倒党的领导，这是错的。但是暂时中断是允许的。要在运动中掌握规律，不断总结。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理解这个规律。联共党史、中共党史，都没有说这个问题。将来党章里要改革的地方可多了。

我告诉你们，主要是依靠群众，不要从我这里取万应灵药，我这里是原则。主要依靠群众，不要拿我的话，再加上在北京抄一些首长讲话，就拿回去发号施令，这样反而不好。那样作你们也会脱离群众的。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回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当群众的小学生，从群众中吃透两头。

最好能统一领导，但也不一定，我在科学院试验证明不灵，有许多新的经验。我不跟你们打官腔，我说的都是实话，到底科学院怎么办，还得你们创造经验。文革小组只能维持现状工作。革命要依靠你们自己，我只告诉你们一点方法，我仅仅把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和身

体力行的一点点经验告诉你们，你们主要应求教于主席的著作。等一下听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关键在于抓革命，抓革命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领导思想革命化，领导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吃透两头，一头是毛泽东思想，一头是群众。革命要靠你们自己，当权派问题严重的要动员群众，是什么就是什么货！检讨好就过关，检查不好就过不了关。即使是比较严重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以前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的，也不要马上叫他停职、罢官。停职反省有利的一面是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说话没有人听了，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停职了，没有人找他们的材料了，不利于批倒斗臭，他们倒可以休息了，李雪峰、吴德同志检查了几次通不过，搞得很累，我们只好保护起来了，再检查也是这个样子，检查稿子都有了，彭真倒是舒服了，现在小将要把他拉出来斗，当然要有准备，否则就围起来了。停职反省可以在运动初期、中间或最后，看运动的需要，标准是扭着他批判才好，这是运动的规律，总是不断地在学，大家要找规律。

(怎样才算有贡献的科学家？如何保护？)

总理说：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应当一视同仁，我们只搞反动学术权威，这是少数。当然，批判是必要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把他们批判倒，要下一些功夫，把他们的理论推翻，但打击面不能太宽。一般看在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对运动对立的可以批判。

你们现在还没有批判，谈不上保护不保护！但有些红卫兵去抄他们的家，我们去保护一下，保护只是在抄家问题上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有几位作很重要工作的科学家也被抄了家，他们态度很好，没有埋怨，他们知道不是党决定的，保护并不是反动学术思想不能批判。

(问：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是否回来参加运动？)

总理说：有的要调回，有的不调回，这要看情况，有的工作队本身正在检查就不要调回，有的可以回来，搞文化革命的还是回来的好，这最好由那些同志和工作队领导商量。

(问：是否可以建立科学院京外单位驻京联络站？)

总理说：在科学院搞一个联络机构，为你们服务。六个大区分院搞六个人就行了。搞两间宿舍一个办公室有两个电话就行了，不要设大机构，设什么司令部、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搞了一套官气。我们也不好泼冷水，慢慢来。你们是工作人员，建议你们要艰苦朴素，不然机关多了还要精简下放(哄笑，鼓掌)。我劝你们批判要向上，工作要向下。

(问：是不是给各大区分院派一个总理的联络员？)

总理说：派联络员容易出乱子，还是你们这些联络员好，革命靠自己，每一个大区派一个人到北京和刘西尧同志联系，他再跟我反映就行了吗！

(问：希望总理根据科学院的特点，对我们下一步运动作一些指示)

总理说：我现在还在摸索，怎么指示哦！我上面的意见包括了。业务班子要搞一个，革命班子群众自己选，搞得好可能统一，搞不好也可能分成几派，你们要团结，争取多数。

运动首先是批判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科学院以科研为中心，把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实现这样一个方针，在斗、批、改中解决。

科研力量这样强，你们潜力很大，正在兴旺时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要好好用这个力量，时不再来，我们是追上来的，你们是迎上来的，要好好地干这场大革命，即使花些时间也是应该的。科技力量很强，过去的确没有搞好，但是也要一分为二，科研也作出不少成绩。

科学跃进的革命，超过所有前进国家的建设。两年四次试验，主管部门有成绩，协作也有成绩。

你们的潜力还很大，你们是很有希望的队伍，人不少，组织好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你们把北京的经验带回去，掌握好，主要依靠群众，好！已经三个钟头了，就说到这里！讲话结束后，总理绕场一周，在热烈的欢迎呼声、鼓掌声中，总理向大家挥手告别。

327. 阎长贵对邮电科学研究院两派代表的讲话 (1966年12月7日)

我也没准备，我今天是带着耳朵完全是来向同志们学习。文化大革命才使我有机会和同志们接触。来京十几年，今年第一次有机会来这里，没什么讲的，我也没有讲话，也没准备。上次已讲了点，你们的记录我看了，基本精神是那样。(王树甲插话：我们是根据录音复制的，你要收回去的那段话我们都删掉了。)“斗批改红色造反军”复员转业军人给我递了条子，“东风战斗兵团”又和我说了一下，要我和大家交换意见，我也愿意。今晚十二点确实要回去开会，这星期我有件事要做，下星期我愿意来向大家学习。同志们有信我可代转，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建委，建委是上级机关么！直接么！也可以去接待站，红旗杂志社的我可推荐一人，吴维汉同志。

我第一次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不符合主席思想。宋仰初同志来这几天，这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一方面向同志们学习，也向宋仰初同志学习这种精神。宋仰初同志有个孩子叫宋信鲁，写过一封给南京同学的信，我读过了。信上谈的是关于高干子弟如何作好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我很感动，这孩子是造反派，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我没见过他，是值得我学习的。所以我是来学习的。开会前，我对开会的同志有个调查，这有个名单，我走的时候这个名单要还给你们，我不带走。十二个代表填的成份中，贫下中农、工人、劳动人民出身的有九人，占80%以上，其他是职员，是自由职业者。如果不是高级职员则是知识分子了，出身都很不错，作这个调查，我有个想法，我们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出身于贫农、工人的过去受压迫，可能逃过荒，要过饭，对旧社会是有感受的。我们的命运和党和毛主席是连在一起的，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也是吃党的乳汁长大的。别的不清楚，这一点是应该清楚的。我们的精力、生活和我们的今天都是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的。懂得这一点是很好的基础，但不见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成长的更快。知道这一点，问题就好商量，就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大事，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问题在革命时期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建设时期也是根本问题。老一辈出生入死是为了政权问题，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不单单是法院、军队的事，每个同志都应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关心政权将来掉了头也不知道是怎样掉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林副统帅早就讲过，政权问题是国家的最大问题，如果从这点考虑，其他问题就都好解决了。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讲到了彭，罗，陆，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政变集团，他们篡党篡军篡政，要使我国改变颜色，这些人不揪出来的话就要发生政变的。去年以来，毛主席一直在写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双方都很紧张，敌人在活动，我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领导全国人民把他们揪出来。所以我们保卫政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是一句空话。敌人在拿出全付力量，我们也必须要拿出全部力量，每个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想一想，在这场大的斗争中究竟做得怎么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否拿出全部力量了(宋仰初插话说：还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真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如真有这种精神才有力量。斯大林说：“只有伟大的目的才有伟大的动力。”文化大革命中，干劲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成正比，我看成平方、立方的比例。随着对运动的进展，我们要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现在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提高得怎么样，我不知道，

是不是到家呢？这是不容易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中央早就说过，很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们对运动只会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头。和党内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 57 年反右深刻得多，甚至不能相比。今天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很激烈的。当前形势我说不清楚，也说不好。我们要抬头看形势，埋头作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根据形势来安排工作，否则要迷失方向，也得有效的斗争。当前斗争怎么样？我提出大家考虑。斗争很尖锐，很复杂。同志们不仅要看到研究院，还要看到北京，要看到全国。大家可以到大街上去看看大字报，看看标语，这利于我们的斗争。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大字报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认为是指向林彪同志的。这张大字报前面的语录还是引用主席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还有人说谭力夫的发言好得很，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是大毒草，还有人说江青同志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树甲：有人说江青是形“左”实右)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指向谁？这个动向值得注意，甚至有人公开反对毛主席。如清华大学有人贴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有人还去中南海问：“派工作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回答说：“毛主席在上海。”又问：“上海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军队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

在当前这样的斗争中，头脑要清醒，有没有人想在北京挑起更大的武斗事件呢？其他地方已有了，北京市还没见，有没有人想制造这些事件呢？这是不是值得警惕的呢？有些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做垂死的挣扎。自然他们要失败的，他们毕竟是纸老虎，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样大的斗争中，你们两派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应从当前形势出发，这样容易解决些。如果斗的厉害，是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是使坚持反动路线的人高兴了。(王树甲：宋普还笑)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别的不想说了，是不是我们共同学习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

关于形势问题，我只是提一个动向。毛主席讲过，要站得高一些嘛！斗争形势是越来越好的，但总有个起伏。(念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略)这一条是对准谁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六月初，大家轰轰烈烈起来了，大家批判、揭发党委的问题，有人忘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人把矛头不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指向群众、一般干部，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挂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头上。有的同志在他们的欺骗下把别人打成了“反革命”、“反党”。在座的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们，说良心话，你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是“反党”？“反革命”？

“右派”？现在总该清楚这些问题了吧。这一点要很好的吸取教训，双方都要吸取这些经验教训。这是共同的财富。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打击谁，孤立谁，同志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目标不要搞得过大，过宽，要集中打击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端反动的人，有人是愿意改正的，可以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宋仰初：如果再不站过来，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一小撮。过去受蒙蔽，现在还同样受蒙蔽，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应站出来，坚定的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认识不清了。受蒙蔽也会发展的，也会变化的。上次我讲了，青年学生坚持错误是会滑到两条道路性质的错误上，有一个青年学生被逮捕拘留了，因为他发展到反对林彪同志，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打击了敢于斗争的同志，今天应站出来和他们一道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应站过来，过去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不紧。现在就要跟得紧，继续认识不清要

成问题的啰！有错误不要紧，认识不清不要紧，受蒙蔽不要紧，但继续受蒙蔽，认识不清，就不行了。从我们内心讲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但也可能犯错误，站错了。毛主席指出了就应该过来嘛！马克思说：“学会走路必须学会摔跤，学不会摔跤就学不会走路。”在什么地方摔跤，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嘛，如果摔了跤吸取教训就不摔了。摔了跤的同志，免疫力可能更强一些，我们要学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毛主席一边。(宋仰初：聪明的人摔跤后，马上爬起来。而愚蠢的人左摔跤，右摔跤，可能会摔死。)毛主席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坏事可能变好事，好事要力争不变成坏事。毛主席说：犯错误使人更加聪明。犯错误没关系，可以变成好事。我这不是为同志们开脱，我是要同志们开阔一些。两派间不能搞折中，两派中总有一个比较正确，不这样看，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真理只有一个，谁是真理，谁代表真理，不是以主观决定的，而是以客观的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在那个问题上就不一定正确。现在对了，将来可能摔跤。所以要总结，不是每一件事上都正确。是不是？王树甲同志，(王树甲：对！对！对！)看问题要看主流，要看基本方向，看到主流，再提缺点。如果看到你的大方向正确再给你提意见，还不接受就是不对了(宋仰初：“斗批改”这组织也是这样，几个组织可以来竞赛，我一面当学生，一面也要提意见。学生也可以给先生提意见嘛)你们这一派要以团结愿望对别人进行批评。(宋仰初：你们不要抓别人的小辫子)。要有团结的愿望，否则这种批评是不诚恳的，李峰同志你能接受吗？(李峰：没关系，我们搞过开门整风。)在这问题上，不要计较，大家心胸大些，眼光放远些。(宋仰初：要注意大是大非，不要计较小是小非。)旧社会有句话“宰相肚里好撑船”，在马列主义者看来，旧社会的宰相都是小人，他们都是地主的走狗、奴才。我们不做旧社会的宰相，我们要有宽大的胸怀，我们普通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比他高得多，我们要敢于蔑视它。无产阶级的胸怀，共产主义战士的胸怀不是比他大得多吗？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斯大林说：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是大海之一粟。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现在大家是习惯地用来表示聪明的人。被敌人打这没什么，是阶级斗争；被同志打，这是难免的误会，要受得起委屈，能屈能伸，顶天立地。顶毛泽东思想的天，立地是立于工农群众之中，这样解释是否合适。在诚恳的批评之间，也不一定全正确，可能大部分对，小部分不对，可能 90% 对，10% 不对，但也不应该因 10% 而否认 90%，我们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走路时，前面有一个坑，有人说，你要注意，要掉到坑里去了，有人就受不了。如你不喊，不是要掉到坑里去了吗？(宋仰初：批评要掌握分寸，你们不要计较太多。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十二位都要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受锻炼，都得造反。在走向目标的问题上，可能要犯一些错误，应该指出错的是什么方向。如果不注意，错误是要发展下去的。应该提高来分析，语录念了，也不一定能做到。是努力的目标，更是方向。但你离开目标，那么目标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主张打人的，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打人的，打人最厉害的，打人最凶的是坏人。打人的事毛主席已经说过，“以后不要打人”。林彪同志也说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听林总的话，不要打人。邮电研究院我不知道，打人最凶的人是坏人。同志们了解此情况。(宋仰初：真理在谁手里是不靠打人吃饭的，靠讲道理的。没有真理，才靠打人吃饭呢。)对你们的十一·十事件不必调查了，谁打了人也搞不清楚。王树甲是不是挨打了？(王树甲：卡了我的脖子。)我看不要紧。革命左派是打出来的，是逼上梁山的。(李峰：今天才知道打人的事不要调查了。)可以分析“十一·十”这个事，这个现象，不要纠缠在谁打了谁，否则同志们不会高兴，而对方高兴。我讲，我们的敏感性不如阶级敌人，不如对方，不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以被打的同志不要计较这事，不要采取针锋相对，这样有利于团结，站到一条线上，便于共同斗争。我上面并不是解释第五条，是乱讲的。

(念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略)

这里说保护少数，我说几句，江青同志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看待多数和少数。在真理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组织原则上，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尽

管暂时是少数，但掌握真理，所以暂时的少数可以变为多数。不掌握真理的多数是虚假的。如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就是由少数变为多数的典型例子。

.....

过去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有没有人挑动呢？陶鲁笳十月十四日在邮电学院的讲话很坏，以前挑动多数派斗少数派，这次又挑动少数派斗多数派。

对工作组的走进行热烈欢送，放鞭炮，开绿灯，这是对“拦路虎”的最大刺激，有的还唱将军送，不知研究院怎么样？（薛华日说：我们这也是这样戴红花，放鞭炮，开绿灯，护车绕道。）

保护少数。有个人的讲话是不正确的，如对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也要保护，这就不对。我认为这样保护少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同志们之间不同意见辩论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明天、后天，甚至下一周进行。一方不辩，要耐心等待，就是正确的意见，另一方也不一定一下子能接受。别人还没有认识嘛。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能统一就统一，不能取得统一就保留意见，这样就好办一些。我看你们一开始辩论不一定要先辩十一·十事件。什么问题成熟就可以先辩论什么问题。那个问题先准备好就那个先来。十一·十事件可以先记一笔帐。（宋仰初：现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别看搞了六个月，还早着呢。）

宋仰初同志已经说了，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开头。你们研究院怎么搞还要研究。工厂、农村和学校不一样，和你们科研单位也不一样，事实证明，抓革命抓得好的，生产也一定好。这个辩论可以商量，不一定从十一·十事件开始，路一步一步走，饭一口一口吃，仗一仗一仗打。要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帐，要一笔一笔的算。从工作组算起，各有各的帐，不管谁的帐全要算。（宋仰初：院党委也在这里，部党委、院党委包括我们建委在内。这么多年一点错误缺点没有是不可能的。你们几个组织之间不要为你踢我一脚，我扛你一脖子而争起来，应该联合起来对准当权派。）（王子纲：帐算到我这里，这个帐一定要算的。）（梁健：帐算在我这儿。）（薛华日说：当林彪同志在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上讲话中讲到不能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我们院的筹委会就提出对院党委不能再提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了。有人说以梁健为首的院党委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谭力夫的讲话影响很深，危害很广，甚至有人还运用到选举文革小组中去了。就在两个月前，就有人对一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定调子了，说他们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不是牛鬼蛇神了，而却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批判、写检查。因此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你踢我一脚、我扛你一脖子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足够的认识，怎么能够团结起来呢？）（宋仰初：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说的不对，我收回。）（周秉枕：还是尊重阎长贵同志的发言，对上面那个同志的讲话我还不太同意呢。）（阎长贵：解铃还须系铃人，同志们两派之间的分歧很大，很深，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在领导。）（宋仰初：同意。）（王树甲：我们也这样干。）你们的领导在两派对立中有很大责任，过去有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这种和那种方式，这种和那种办法，叫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打成“右派”、“反革命”，这个责任要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使对立消除与领导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现在同志们很敏感，你发言和不发言，你偏向那一边，大家看得很清楚。领导同志要把火引到自己身上，要引火烧身。这次运动每个党员、党的干部都要经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级领导班子也不会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嘛，可以揭发批判。你是黑帮右派也是跑不了的，不是也别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天罗地网，是人民战争。我很佩服地质“东方红公社”对何长工的调查搞得仔细，比人事部门还清楚。你真正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轰轰也好，人民群众是想把领导打成左派，不是想把你打成右派。这样去想，领导同志就想得开了，就是右派，党也给出路嘛。实际上怕也不行，难道你怕了就不把你这个右派揪出去了吗？革命的同志也不会手软的。如果你不是，革命同志也不会手那么硬。要破四旧，立四新嘛。

最后讲几句学习主席著作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说，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

动推向新高潮。现在三人一组，五人一组，革命组织很多，究竟用什么来统一思想呢？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指导思想。统一和团结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要讲原则和策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就是和稀泥，不是真正的团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像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要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这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是每个革命同志的必修课。

同志们：“老三篇”和其他有关党员修养的书籍对比一下，可知有很大差别。过去中宣部也出过许多小册子以及其他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书，都不成。真正共产党修养的书是“老三篇”。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为人民服务，改造私字，提倡一个公字。“老三篇”归结起来是树立公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活的毛主席著作，上书的要学，认真学，学习一辈子；没有上书的也要学。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作大文章。毛主席的一举一动，象几次接见就是给各级领导树立榜样，就是如何对待群众。有些领导人对待群众怕得要死，可是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江青同志讲紧跟毛主席，紧追革命小将，其实两头离得最近，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可是在下头和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但还不了解群众，毛主席却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国庆节的电影，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毛主席一直和群众在一起。而另一方面，群众又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操心。毛主席太伟大了，毛主席的举动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吗！这没有上书的毛著不是更亲切吗？学习他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学习林总、陈伯达、江青同志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林总的言行摘录中，看看林总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去彭真、陆定一他们反对学习毛著，污蔑是形式主义。林总讲，应注意实用效果，不是实用主义，而是活学活用，学活的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是具体工作人员，上面谈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对了就参考，不对的，欢迎同志们批判。

328. 周恩来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的讲话 (1966年12月9日)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今天临时召开这个会，在座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现在移上台，一视同仁。过去我和红卫兵谈话总是在台下。今天讲对外问题。红卫兵六月诞生后，七月发展，仍是少数，但是被主席发现了，抓住了，鉴于主席给清华附中的支持，在陈伯达同志的报告中谈到过。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上天安门，震动世界，成了一股青少年突击力量，这个最新力量，不仅中学发展了，大学也发展了，已推到全国社会各个方面，工厂、企业、事业、科研单位，甚至农村也出现了红卫兵。过去我们曾有一个时期设想大、中学校组织红卫兵，初期限于大、中(专)院校，其它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停一停看一看。大、中学校红卫兵向各地串连而其它红卫兵先不串连，到后来被这种蓬勃发展的形势冲破了，其它没有红卫兵组织的也以战斗组出现，现在看起来是大势所趋，影响全国各个方面，影响全世界，这是伟大的创造，在别的国家没有。我们把红卫兵袖章送给外国朋友，是友谊的标志，作为留念，促进革命友谊的发展。现在全世界注视着红卫兵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这说明红卫兵对世界的影响。目前由于条件不成熟，不可能组织国际红卫兵，国际红卫兵也不能自称，我们要调查一下，看属那一派。这是下一阶段的事。

今天讲红卫兵对外影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声誉，而且也关系到毛主席的号召、影响声望的问题。现在谈三个国际活动。第一次是国庆活动，在首都是好的，当然是做了一些工作。努力学习十六条、党的方针政策、语录和人民日报社论，争取对外大方向一致，这样下工夫得到一些收获。国际评价是好的，这些消息在参考消息上登了好多。过去大学生能看到，(叫×××同志注意一下)以后中学生一样也可以看参考消息。第二个活动是广州对外商品交易会。在贸易战线上，我们红卫兵也起了相当的作用，给出口商品提了很多意见，展览

会晚上让红卫兵参观，三十天有三十七万人，平均每晚一万多，这么大的数字，但红卫兵遵守纪律，提了很多意见，那些不能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象一新的东西，打破了商品出口的框框，……。第三个活动就是这次中日青年大联欢，以前日本反动派阻挠破坏，日本青年不能来，但日本左派青年向往中国青年，带有狂热。去年到中国来，受到中国青年热烈欢迎。今年与去年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推到一个更新的阶段。他们来可以有更新的体验。今年日共修正主义压制他们，它们和左藤政府一起压迫他们，日本青年在反帝、反修、反对反动政府斗争中打开了这一条路，从两方面看，他们的斗争热情提高到更高阶段。他们又反帝又反修，这样相见会分外知己。在今年中日联欢中，去年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带有低级趣味和资产阶级的今年不能再出现了。去年彭真还出来欢迎日本青年，那时彭真两面派还欺骗党。今年揭发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还揭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这种形势下，接待那些排除万难的，他们也是按主席教导：下定决定，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党中央有了国庆活动、广州对外贸易交流会的经验，又有了筹备中日青年联欢的经验，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注意，结果出了问题，这证明了越是不注意的地方越是要出问题。主席说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事情发生了，中央抓了，昨天知道了，今天开这个联合大会，(有人递条子叫总理坐下，总理说：开会老坐，坐得太多了，难得站的机会。)我们要有坚强的阵营做这个工作，这个责任就放在首都红卫兵的肩上。我们思想要一致，在原则基础上的一致，不要勉强，和稀泥。是不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呢？我们正在研究。自从五月中旬文化大革命提出以来，六月二日毛主席批准了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到现在半年多了。我们的运动如火如荼，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三个多月来，证明我们的阵营是非常伟大的，来北京的一千一百万以上，截止十一月二十日。按日本报纸上所说的，一千一百万人等于把东京三个月分期分批搬了家，等于一个大上海和郊区十个县分期分批搬了家。最后一次主席接见二百六十万等于天津搬了家，这是红卫兵伟大阵营的表现，三个月内八次(实际上十次接见，有两次是两天)，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接见，没有我们伟大的领袖就没有这场面，没有伟大的人民，就没有这种场面。冬季暂停免费乘车串连，北京到外地串连的同学逐渐回来了，大专院校的力量就直接表现出来，日本朋友来晚一点，主力就在北京，由北京大专院校担负这个责任。这时，我们要整顿一下，主要不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内容。经过七个月的斗争，各个组织都要回顾一下，有的坚持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工作组，批判负责领导机关，一直坚持到底！这是左派，这种坚持性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组织有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联合起来的有第三司令部、首都兵团、第二司令部新生的造反联络站，这样的组织都要总结一下，不可能在斗争中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根据十六条，进行总结，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广大的同学，要教育他们，帮助一时保守、中间的同学，要关心帮助他们，而不是指责他们，这些保守的同学曾经打击了左派，但都是同志，斗争的矛头要向上，向着犯错误的当权派，向着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甚至有人支持他们，挑拨他们，我们不要受他们的挑拨。江青同志讲：要掌握方向，又运用策略，你们总结一下，好的推广，错的纠正。共同把矛头向上，不要向下，相互之间争吵，大辩论，不可避免，不要把矛头放在同学之中，要向上，大家的经验不足，有些组织，特别是中学，运动初期，在工作组撤销后，象北大、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等，阻力小了，冲向了社会，他们取得了成绩，我开始接触的都是中学生，从红绿灯到警察的军装，……比较有成绩的是反修路的开幕，这些尽是红卫兵干的事。这是九月初的情况，后转为大学，成立了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二司令部开始偏于保守，也要支持。三司令部人数少，也要支持，他们过去是受打击的。十月提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十三、十四期社论，十月六日工人体育场我们把态度表示更明显了。运动是发展了，今后还要发展。过去偏于保守的，今后方向如何？要向上，第二司令部十月二十二日他们表示要开门整风，我欢迎。要检查怎么受

骗的，多数是不自觉的，少数是自觉的。开门整风人家先批评这更加不容易，这种勇敢精神我称赞，不知做了没有？过去偏于保守的是不是一无是处？不是。中学开始是蓬蓬勃勃的，冲向社会，运动初期免不了要出现缺点。群众运动嘛！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是这样子嘛！这个运动如火如荼，好象长江的浪涛，带走了泥沙下游就肥沃了。总账算起来，主流是好的，过程中有变化，招待外地红卫兵开始很热情，后来人越来越多，就有了不好的提法，有的在火车上就把他们叫回去了。九月下旬就改变过来了。国庆节就搞得很好。十一月接待二百多万，我们估计一百万，毛主席说不仅是一百万，二百万，三百万也有！我得到这句话，马上就讲接待三百万，结果二百六十万。明年春暖北京城要突破三百万。我们的工作要紧跟，不要掉队，掉队的，赶快紧跟，决不保守，不固步自封，否则摔大跤，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保守一点，赶快改过来，青年同学比我们不保守，犯错误的同学方向没抓准，要赶快改，无论如何，大前提是正确的，这就是承认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他们大前提没有错，不能不支持，但行动偏了，保守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帮助他们。提醒一句，让他们赶上去，有助于团结，斗争一致，我们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去的工作组，帮助领导纠正错误。犯错误的不要气馁，不要不服气，团结不是一天的，要通过批评，要象毛主席说的一样，通过批评和斗争。我们存在各种思潮、派别，这是阶级社会历史的反映。但青年变化快，在共同纲领上一致对外，任何时期都有左派、中间、保守的统一战线。为祖国的光荣，为主席声望的提高，我们要把工作做好。哪一个组织是反革命的吗？不会。走向另一个轨道，那是反动的，当然不允许的，这一方面要警惕，革命左派也会被钻空子的，人的思想是社会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领导的，如有漏洞，也会被敌人利用的。一个团体内总是各种思潮在里头斗争、动荡、分化、改组。各学校的派别，反映了社会的思潮，大方向是一致的，要走到共同点，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弃私立公，这是林彪同志的号召。

这次发生的问题，首先，是领导关心不够，中央抓得不紧。主要是廖承志和他的帮手抓得不好。大中学校参加有各种组织，左派的、中间的、保守的，要求不经过协商，象巴黎公社选举，我一听选举就不同意，不能光靠票选，果然选出来大家都不赞成，无记名票选好像很民主，但不能代表较大多数的意见。协商，就能代表绝大多数的意见。莫斯科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的会议，是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大前天6号晚上，通过向中央文革报告，要扩大组织，如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首都兵团和西城区左派等，要经过协商。廖承志跟同学见面就谈中央文革决定的，同学就不好说什么，这两次廖承志要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因领导的问题而打人，造成7号行动。这次行动是错误的，不管有什么意见，打人是错误的，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打人是原则问题，是错误的。你们的第1号到10号，11号，12号，13号通令我倒要研究一下，如第一号对老干部保护太多，要让老干部继续革命，要求前辈好好革命，不要你们保护，你们保护他躺在太师椅上，结果不是帮助，而是让他停止革命。不革命的应该批评，我也包括在内。地质部你们去保护，你们上当了，是工作组邹家尤找去的。你们上了当，我听了很难过，何长工、邹家尤把你们骗了。地质东方红的同学对小弟弟、小妹妹要原谅他们，他们受大骗，何长工之流倚老卖老，把你们出卖了。当时我非常不满，同学斗同学，他自己在那里笑呵呵，他革命的灵魂不存在了，不要去保护他，要在烈火中看他能不能救过来。西城区纠察队，你们不安定，不满意，这个风气还没转过来，你们的通令我粗翻一下，有些话是错误的。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得力助手，他两次到你们那儿去。有一次到东城，他抱着好意要帮助你们。他是我们杰出的理论家，毛泽东思想阐述得那样好，他跟毛主席那样紧，所以是中央文革的头子。我们要尊重他，跟他学习。你们管辖下的六中，那样打人完全违反十六条，你们自己整顿嘛！大前天在民族饭店的行动，连工作组劝都劝不住，爬窗口进去打人，第三司令部沈××被打，（总理问：她今天来没来？众：来了！）她来了可以作证。

7日许多人围住，交通都阻断了。这是廖承志犯的严重错误，他不是严肃地指出，诚恳、耐心地教育，而是另一种态度，放纵，对解放军报记者不尊重，引起大家大笑，污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指导下的解放军，你们对中央文革同志也这样，对同学也这样。……打这打那个司令部已经多起，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不是革命的需要。为什么这样？你们青年思想起伏大，要用四大，有错就承认嘛！毛主席放手让你们闹革命，相信你们自己教育自己，青年免不了要犯些错误，等你们成熟了，就知道这段斗争，知道经历这段斗争世面是毛主席给的。毛主席要你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既然犯了错误就要纠正，要是不改那就不好，甚至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不尊重，甚至贴了海报、标语反对，那就不应该了！中央文革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定的，是经过半年多考验过来的。中央文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我提醒你们，你们不相信。我讲的话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早就讲过，我讲的有一半对就了不起，但我没坏主意，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讲话的。在这次联合行动中，要做好，都是革命组织嘛，我希望你们抛弃不必要的成见，即使有错误意见，可以保留辩论。我们要求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要求对中日联欢有共同的行动，对以后北京大专院校的团结方向，打个好的基础。

现在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中央两次文件，十月五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平反”的通知，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可是现在找个典型都没有，现在还在争。你们是各红卫兵代表，是负责的，可以谈一谈，究竟用什么方法组织工作机构。十四个单位如何组成一个领导机构，这还需要几天功夫，要恢复在民族饭店的秩序。斗争是需要的。但那种打仗、打架的方法，对敌人是需要的。林彪同志讲，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力量，但还要很大时间的考验，你们要学习解放军。最后一批接见，主席调动部队军事工作人员去训练，收到了成绩，建立了营、连、排、班的组织。每天学习，晚上文娱生活，学语录。现在宣布：十二月二十号以后，解放军休整一下，调一批人帮助中学参加训练，大学后一步。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北京的中学训练一个月，然后转到大学。冬季过军事生活很好。我在清朝，尽管梳过辫子，我是南方人，我在北方搞军训，身体很好。你们现在与我们受统治时不同了，你们在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条件比我们好，那就不能相比啰！真是按毛主席的话去做，今冬训练，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对明春出去串连更有锻炼。

还有一个问题，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们(日本)的武士道不好，你们好了，他们可以学嘛，如果你们需要文化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也可以派一些去。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破坏罢工(工贼—资本家的狗腿子)，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红卫兵的上一级，招待日本朋友一定要以红卫兵组织出现，纠察队名字改不改由你们，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说：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周总理生气地说：我不同意。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本子，读了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如此，何况我们红卫兵自己。所以打人不是枝节问题，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在北京城里！

再谈斗争大方向问题：进行彻底批判那些还不改的人，要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批判彭、罗、陆、杨的反党集团，要深入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大方向。要把许多隐藏的敌人揪出来，他们成不了气【候】，但他们还捣乱，我们不要被敌人利用，如作错一些，他们会钻空子，我呼吁不要受蒙蔽，不要上当，这一小撮人还在活动。大街上发现反动传单，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革，你们是放假闹革命，有责任揭穿这个问题，看看这是谁搞出来的，要整顿自己的队伍，特别要把骄傲去掉，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继续把革命搞好。

问题很多，我这个讲话希望对同志们有参考价值，我讲的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对，但基本原则我是坚持了。

群众递给总理许多条子。同学问：第一司令部属于那一派？

总理回答：第一司令部偏左，后又改组。是保守，还是奋斗，由群众来定，比我封的好。

总理继续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西城区要求跟我谈话，我愿意单独跟你们谈。说老实话，我们要以诚相见，我赞成陈伯达说的，高干子女最好不当领导，但有的高干子女与父母脱离关系我们不赞成，这办法不好，不提倡，革命靠自己，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相信只要有一颗信任毛主席的红心，只要紧跟毛主席，革命群众不抛弃你，你们是可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

最后总理说，要记住毛主席的四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要气馁。

329. 叶剑英在军委、总政、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的 部分军事院校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10日)

(一)关于叶副主席接见李基才之后，红色造反者散发所谓叶副主席对李基才等三人讲话的真相。

会上有人问到这件事时，叶副主席说：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军种、各兵种、军委四位副主席都在召开的会上，李基才写了纸条，要求我向大会广播，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次会议是偷偷开的。我们这个会根本不是偷偷开的，是公开开的，他们提到什么平反问题，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这种提法很幼稚。你们刚才有的同志不是讲的很好吗？你们不要相信这个。现在是大民主，你们有你们的自由，我有我的发言权。

那天接见李基才的时候，刘志坚也在。有一个同志提出要我跟他换语录，其他两个我都没有给他们，只给他们签了字。(这时有人读了李基才等三人署名的传单)叶副主席说：他们拿叶剑英做招牌捞取资本，以此作为政治资本，这种作风是很不好的。这有很大的影响，损失很大。将来我在多数、少数人会上还要讲这个问题。

(二)关于冲进国防部问题：

叶副主席说：“冲进国防部，不严格地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地说，那就是反革命。国防部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这个尊严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要维护毛主席和国防部的尊严，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屁！

你们都敢冲，我还不敢发脾气？我这个人就是粗，今天讲起来，还是有气的！

(三)关于少数民族问题：

叶副主席说：“长江有轮船、帆船，主要在掌舵。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要牢牢掌握大方向，毛主席就是伟大的舵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发现×××、×××偏右了些，毛主席就把他搬过来了。

有人认为少数是左派，多数是右派，那是错误的。少数中有左、中、右，多数中也有左、中、右。你们两部分群众都是革命的，方法不同……你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共同的斗争方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同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他们天天围剿，日本打进来了，国共合作，王明实行了错误路线，蒋介石想把党融化掉，毛主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减租减息。当然我这是指对敌斗争啰！

×医大××同学说要搞统一战线，我们都在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能跟共产党搞统一战线吗？你们一个群众组织能算一个党派吗？不能因为同志间有分歧而闹分裂。

你们要看两方面有没有团结的愿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可以做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过去，国民党一方面对我们，一方面对外，结果失败了。你们要从关心国家大事的愿望出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斗什么，要明确。打击对象是一小撮，不要打击面太宽了。基本战场是你们学校，你们要会布置战场，不要忘记你们的基本战场，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关于军委、总政召开的二次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的问题。

叶副主席说：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偏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当然我们的态度好些，那就更好了。十一月二十日本来是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副主任念，后来肖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能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你们要研究一下，大、中、小民主有什么区别，大民主和极端民主有什么区别？古田会议不是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毛主席批判了极端民主化，今天你们想一想，还有什么现实意义。这就作为一个题目。

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学好“老三篇”。作为一个人，带着私心杂念干革命，干到老还是反革命。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民主也是不断发展的，到了共产主义，民主也要成正比例地扩大，那时，就没有什么首长不首长了。普通的管理机构就可以了。同样，在今天带着私心杂念干革命，也是干不好的。在一定温度、一定湿度、一定气候下，就会暴露出来。当然我不是说你们两方面群众，你们都是革命的，你们要在斗争中学斗争。

该讲的时候，我们不讲，我们就是失职。什么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好的要发扬，坏的要改正。过去打仗的时候，营连排都是打一仗，总结一仗。

(五)关于军队有没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

叶副主席说：军委主席是毛主席、副主席是林彪同志。军队一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军队自上而下的黑线不存在，不但没有反动路线，并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个别单位的缺点、错误是可能的。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330. 关锋对接待工作人员的讲话

(1966年12月11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

整理说明：关锋同志对接待工作人员的讲话，一共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三是关于接待工作的一些意见。现在，我们仅就一、二个问题整理刻印，发给大家，供学习时参考，正题的前一段话和第三个问题从略，请勿转抄成大字报。

(一)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比一个月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

目前形势大好的主要特点与一个月前比较是什么？

依我个人看，最主要的特点是：广大的工人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城市、中城市和一些小城市的一些工人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人想压，压是压不住的！现在各地、大中城市的工人纷纷成立工人的群众组织。我们的工会实际上并不能

代表工人，搞一套所谓的福利主义，并不能代表工会的意见。红卫兵起来把团中央冲垮了。现在工人起来了，他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起来闹革命，这件事好的很。

在前一时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曾经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起来围攻革命学生。现在，有许多工人明白了真相，起来揭发，起来进行斗争；前一时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工人中的劳动模范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对党的感情作讲演来压制学生。有些劳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上了当，现在明白了。大家知道东北有个李素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很好，前年到东北去我见过，这个同志有相当高的水平，她说：“电台上广播李素文，报纸上宣传李素文。但是，柜台上见不到李素文，这还了得。”这个同志很自觉。在运动初，被党委动员给保字派作报告，后来她明白了，她起来揭发，支持革命学生，她受到了打击。这样的事是举一个例子，不是个别的，其他地方还有。这个特点总的一句话，工人起来了，投入了运动。当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下面我还要讲。

现在，中央发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看来工矿企业的文化革命运动要大规模的开展起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下一步工人来访来信还要大量增加。有人提出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好准备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事物，不能事先定出一个框框来，群众干起来了，总结他们的经验才能做出规定。这“十条”意见是否把工矿企业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呢？都回答了呢？没有。现在要系统的搞还缺乏经验，这“十条”还是安民布告性质的，依照“十条”先干起来，然后总结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些问题有了经验再解决。在这运动发展中，还会提出新的问题，这在事实发生前不知道，也不能回答。

再一点就是革命学生开始和工人相结合，有一些学生到工厂去向工人学习，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的问题，这样一个开端，是一件大事情。主席在几十年前就说过：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相结合，将一事无成。这样一个革命原理，在今天也是完全适用的。文化大革命光靠学生不行，学生不和工农结合就不行，和工农结合力量就大了。学生一和工农结合，他们自己也就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更好的改造，更大的提高。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到人民日报社去，有一批学生在那里不走，我去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我说我不把我的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把意见强加于我，我们允许讲错话，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一个同学说，现在运动是六十年代的“五四”运动，应该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串连。“五四”时开始学生运动，后来是工人起来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性质，与“五四”不同了。但是，和工农结合应该是一样的。他这话是对的。现在提倡学生到工厂去串连，和工人相结合，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然同学到工厂去还有个方法问题。不久以前，一批同学到第一机床厂去，工厂一些负责同志鼓动工人把大门关起来，不准进去，有的同学……爬过去，发生了冲突，进去后工作方法上难免有缺点，现在已经有了改进。去了首先向工人学习，不要包打天下，成为工作组，那样作不行，进去先听，听两派工人的意见，学会和工人谈话，要感情交流。向他们宣传主席亲自制订的“十六条”。现在形势有很大的变化。有少数人对学生进工厂怕的不得了，视为洪水猛兽，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就是说他们的意见，贴大字报，如果学生意见不对，怕什么呢？如果对的，那就修正错误，还怕什么呢？

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工人起来了，革命学生开始和工人结合。中央“十条”意见公布以后将有更大量的工人起来，更多的学生到工厂去。依我个人看来，出现了这样的特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随着运动的发展，也将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争执，在学生、工人、各级领导中反映出来。在接待工作中也会碰到大量问题，有一些中央可能作出规定，有一些中央可能还没有规定，这样就要大家及时反映和研究。以上说的是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外，最近两个多月以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广大革命学生，广大革命工人，还有机关革命干部，都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想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流毒，没有群众性的批判是不行的。在群众性的批判中有没有过头的语言和过头的做法？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不可能没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支持群众运动，批判到自己头上也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

经过群众性的批判，有一些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已经或正在改正错误，群众性的批判，触及了这些领导同志的灵魂，群众在斗争方法上也有所进步。有一个地方开大会向学生做检讨，开始是很害怕的，学生提出的口号很高很厉害，怕检讨后下不了台，但是，由于检讨的比较诚恳，检讨后热烈鼓掌。真正地检讨了，真正地为打成“反革命”的平反了，并且在工作中依靠他们，对过去受蒙蔽的群众很好做工作，自己承担责任，不把责任推给下面，这样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现在有一个省就是这样，还有一个省的学生较好，他们不冲三级干部会议，每天发给会外参考文件，还搞了个展览会——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展览会，把参加三级干部会的首长都请了去，让他们参观，介绍情况，请他们吃饭，参观完了还放了一个黑电影，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电影。这样一做，对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干部有很大的启发，说过去错怪了学生，觉得省委实在没有道理。许多干部思想转变了。看到学生在斗争方法上这样的进步，我们心里实在高兴，这种斗争方法上的进步有一个摸索过程，有些做法不妥当，我们不能责怪他们。老同志想一想，我们过去犯了多少错误，现在还在犯，现在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人，比我们过去不知要能干多少倍，有些事情比我们敏感。(当然有的也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不要责怪他们，他们经过自己的实践会有很大的提高)有人讲北京第三司令部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甚至说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指挥的，还谣传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中央，反对第三司令部就是反对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说过，我们对第三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是支持的，但不是幕后指挥的。他们的行动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诉苦了，说：“他们有……(没记清)给他们出主意，你们不给我们出主意，我们斗不过他们。”我们不能给他们出主意，一来不能包办代替，二来左派就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只要大方向正确，出一些错误，出一些毛病不要紧，只要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左派队伍就有很大的发展。当然中央开了工会会议，主席讲了话，林彪同志讲了话，周总理讲了话，陈伯达同志讲了话，各地党委情况有变化，有的改正了错误，也有三级干部造反的，有的省委第一书记被学生找了去，或者躲了起来，他们没有人管，就自己选举了领导小组来领导三级干部会，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的错误，这是很好的现象。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事物要看主流，看本质，不要被一些现象、假象所迷惑，不要被谎报军情所迷惑。就是有人谎报军情，就要十一中全会开会前夕，团中央胡耀邦就谎报军情。有五十多个学生去团中央批判他们，要求罢胡克实的官，胡耀邦就慌了，就谎报：被包围了，要罢官马上要罢。还要不要党中央批准，还要不要纪律？把学生形容得一塌糊涂，当时学生还不像今天这样激烈。我们有两个同志在那里，就提出疑问，是不是谎报军情？但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很不以为然，批评了王力和我，说：“你们去看看去！”我们去看了，就是谎报军情。他们五十多个学生坐在那里谈，要求罢官，并没有马上要求答复，很有秩序。胡克实就是不承认错误，胡克实就是不老实，我们批评了他，他公然在学生面前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来源的。”不肯承担一点错误。现在也有谎报军情的，不能贸然相信，前天就有一个电报，说一个工厂的工人与学生吵起来了，说学生到工厂抢了机关枪和子弹，后来一了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文化大革命以来枪封起来了，好好地在那儿。所以，我们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也不要被支流、偏差所迷惑，要抓主流。

上面说是大好形势，是不是因为大好形势，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停止了呢？没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采取了新的花样来同我们斗争，运动的发展会有反复，看来上面两种人，其中有的人还会打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来，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人也打起这个旗来，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被他们蒙蔽的群众组织来打击革命左派，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在

革命左派头上。就像鲁迅说的，他们扯起大旗，包住自己，打击别人。目的是打击左派，保护他们自己，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用来镇压革命群众，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发表以后，有些地方就利用这个东西，认为反击的时间到了，就作大报告，来打击革命群众。各地有不同的名词，什么“右派”，什么“假左派，真右派”……还有土名，湖南有“黑鬼”，山西有……(未听清)，有“伸手派”……好象我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黑鬼”。中央提出一个口号来，那一小撮人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加以利用。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逼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穿起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更为清楚。

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我们的口号来进行他们的勾当，这些人有共同的特点，自己躲在幕后，更隐蔽的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武斗，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捣乱了，然后加在中央文革的头上，加在党中央的头上，加在革命派的头上。不是有人有一种论调，他们说十一中全会以前群众斗群众，由提出路线的人负责，十一中全会以后应该由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当然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我)的工作，有错误，要负责。但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大规模的武斗，不应该由我们负责，应该由在幕后挑动的人和操纵的人负责。现在武斗现象依我个人来看，有发展，一般有三种：(一)革命群众出于义愤，打了几下黑帮，这没有什么，不能去责怪群众，当然我们不提倡，因为林彪同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二)小孩子吵架，抓破脸，也没有什么，劝说劝说；(三)有人幕后操纵，制造宗派，煽起相当大规模的武斗，这个背后是有一支黑手在那里指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和事实，抓人、打人，非常惨，因此搞了个中央通知。初中学生说：“法不责众”，同志们，用这样一种古代语言，不是出于少年之口，有他们的老子在背后指挥的。

今后会有更多犯错误的同志起来检讨，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但是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仍然要负隅顽抗，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自己有多大的威力，要反抗，自己躲在幕后，制造武斗，他们想秋后算帐，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最笨的。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那些一时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了蒙蔽，受了利用，一旦他们觉悟起来，就会起来揭发他们，抛弃他们。革命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党的。

一旦觉悟起来，就会起来揭发他们，有些革命学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是很敏感的。上街贴了一些反击标语(有些不一定妥当，中央文革没有在指挥)，他们把形势估计的严重了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的群众也是受蒙蔽的。纪念“一二·九”，他们想搞活动不是没搞成吗？有一些人想激我们，使我们犯错误，然后抓辫子，我们要冷静，坏人总是极少数的。

《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有部分学生到《红旗》去，要我和戚本禹同志接见他们，而且见了以后不客气，他们要主持会议，就让他们主持，他们提出质问，到底十二期社论对，还是十三期社论对？我们说：“都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的，河北省有人贴反对林彪同志的标语，贴反对毛主席的标语，这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什么？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确实存在，必须批判！所以我没有让步，说都对，是否每句话都对，不见得，由实践来检验。

现在，有些幕后操纵的坏人，利用一些群众组织的名义，干一些工作组还不敢干的事，工作组干要承担责任，现在他在幕后，反正是群众干的，发生事情算在你们头上。居然有这样的事，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中学生活活打死。前几天，因为不同意见，在一个学生的背后刺了四、五刀，刺伤了。制造白色恐怖，有人给陈伯达同志写信反映情况，连名也不敢署，有什么大鸣、大放、大民主呢？

前几天，我接见了一个省的两派工人，保省委的六个，反对省委的六个，势均力敌。那里发生流血事件，打伤了一百多人，有工人，有学生，轻伤的没有来，重伤的也不能来，来

了一部分送到反修医院治疗。他们描述的情景实在使人难过，我止不住要掉眼泪，因为两派都在不好说，免的双方吵起来，止不住眼泪怎么办呢？只好把帽子打下些低着头。保守派讲不出道理，是厂里每人给了五十元钱来的，比造反派来的还多。咱们同志要头脑清醒，有些是民间代表团，有些是官方代表团，他们都要到接待站来反映。以前大街上的传单也可以看出，前一个时期，保守派的纸好，打印、铅印的，还有随着省委报纸发的，造反派是油印的，即使铅印的纸也不好。最近这种情况不多了，而是用告状的办法了。在接待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时应该用阶级斗争的纲，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来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做到有一个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分析，不要跟现象跑，不要不明真相就发表意见，就支持，就帮他们谎报军情。《红旗》接待小组犯了错误，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但说话没有准，有人去套他，不反映情况，提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转移斗争目标？”回答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以前的有以前的政策，现在有现在的政策……”回去后就公布，说是“走访《红旗》杂志社答复如下”，结合那里斗争情况正好。我批评了那个同志，并由《红旗》杂志社文革小组写了大字报说：这只是某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红旗》杂志，并说明了《红旗》杂志社只听意见，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2·谈话有错误欢迎批评。这样一来，他们又来了，说为什么这次谈话要澄清？别的不澄清？用了好长时间，打电话给我们，我们说要顶住，道理很简单，别人都是讲某人讲的，而你那样说就好象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意见了。

我讲的杂乱无章，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这是值得研究的很新的课题，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做了原则的指示，我们做接待工作的对这个也应有个原则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大民主，好多同志是看不惯的，抵制的，我对此也有个认识过程。

林彪同志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究竟有什么意义？就是发动亿万人民群众来监督我们国家的各级负责同志，来监督党和国家机关。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对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各级领导人进行批评，这个意义很重大，是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有变成官僚机构的危险，怎么办？列宁有很多设想，当时主要是从改组工农检察院的角度设想。但当时由于时间和经验的限制，还不可能像今天毛主席提出用大民主的方式来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这是很重要的，宪法给人民的权利，给人民的民主、自由，真正变为实际行动，这时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有些省、部负责人是好人，有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前一阶段不自觉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群众冲一冲有什么不好呢？有的省委书记做了十几年了，没有检查过，更没有向广大群众检查过，让群众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

前几年，安徽、山东发生的事，很严重，山东的×××是××手下的第一号大打手，后来畏罪自杀，他搞的简直是法西斯专政。有一个同志被打成反党分子，他爱人要上省委告状，被他知道了，就由公安局派两个便衣盯梢，到火车站就被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了……(不清)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大民主，群众知道就可以贴大字报，上街贴大标语，上北京贴到天安门前，中央就可以及时察觉。没有群众监督，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能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不和平演变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好些高级干部也被大字报、大标语贴上大街了。用往常习惯来看就觉得不顺眼，这恐怕没从根本上想这个问题。毛主席讲过，如果中央将来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一是剥削政策，剥不掉怎么办？就是造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造反法？如果没有大民主，野心家上台就可以用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用这一条来推行修正主义的东西。造成这样的大民主风气，出现了修正主义，就起来造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国就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是否这样绝对？事情不那么绝对，如果一万几十年后出现了修正主义，群众就可以上街游行、集会，用大字报、大标语来反对，说毛主席支持我们这样干的，到时他如果把群众抓起来，那就把自己公然的置于反对毛主席的地位上，就自己剥了自己的外衣，就会引起全党、全民共诛之，共讨之。

我们各级领导机构没有群众监督是不行的。例如六四年、六五年上半年，我和戚本禹同志在一个地方搞四清，前北京市高级法院刘仁在××蹲点，发表了修正主义讲话，戚本禹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中间也提到我的议论，就把彭、刘得罪了。我们村有个漏划富农，各种材料证实，不但是富农，而且是反革命，就逮捕了。审讯时就诱导翻案，实际上是审讯工作组。我们四清工作队退出后，刘仁就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群众叫他们翻案组，他们撇开新的党支部，专门找地富反坏和四不清干部翻案，一个四不清干部不愿翻案，就进行威胁，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就准备挨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没搞开，第二次到贫下中农家去了解，请来了五、六十个贫下中农，参加了法院的会议，这一下揭开了，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贫下中农亲自受到翻案组的压迫了，威胁最多，起了很大作用，没有贫下中农参加，为非作歹的翻案组就是斗不下来，贫下中农讲的不听就搞不清楚。结果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很……事实证明，没有这样大民主，我们这样广泛的群众性的监督，怎能保证不变质？大民主是保证不变质的条件之一。

联系群众问题，解放前打游击时，我们是联系群众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是不那么自觉的，客观上有压力，否则到一个地方，没有吃、没有住、群众不理你就活不下去。以后进了大城市。有了大机关，如果没有充分的自觉就不联络群众了，坐在办公室里，回家在沙发上一躺，日子过的满好，没有大民主，这几年包括我在内官气实在难以打掉。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大民主还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极少数坏人是否也会利用大民主呢？当然会，什么事情他都会钻空子，所以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这次运动是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考验，是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考验。有一部分学生，也许是受人利用的，去公安部门把民警打的头破血流，要学生留名字，不留，怎么办？我开了小汽车送走了，这一下引起民警的大为不满，民警不干了，也要造反了。我们专政机关决不能动用武力压制革命群众，但是要坚持原则，不能那样软弱无能，有些地方制造白色恐怖，连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说明问题都不敢署名，这还有什么大鸣、大放、大民主？伤了人可以逍遥法外怎么行呢？“十六条”里明确规定杀人、放火的要作处理。有这样一个公安人员，革命学生反映那里刺伤了人，一个公安人员居然说：“现在专政权力下放，人人可以施行专政权力，我们不管。”杀人、打人公安部门怎能不管？

没有大民主就不能保证专政机构不变质，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人民的大民主。对这问题我们要研究具体办法。中央通知，有的地方没执行或执行不好，有些说是大毒草、大阴谋，因为用省委名义发的，他们对省委不相信，所以说这是大阴谋，现在用中央名义转发，真正革命的同志是会接受的。

(三)关于接待工作的一些建议(略)

大家最根本的考虑两条：(1)两个极端(负责、热情)，也是对群众的一个根本态度问题；(2)两条路线斗争，我们站在那条路线一边？是自觉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解决不了。

同志们搞接待工作很辛苦，不久前看到材料，有点诉苦，也有道理，在一定意义上，我同情绝大多数接待人员，我对大家帮助太差。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未及时同大家讲，十一中全会前认识不够，也不好讲。十一中全会后可讲应讲，应组织大家学习，把两条路线对立的实质、内容搞清楚，搞接待头脑就清醒了，我们要作自我批评，但说到错误就要罢工，就不对了。主席讲的两个极端包括任劳任怨，我们做错事，讲错话，群众为何不可批评？群众

误会、骂两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考验、锻炼。如抱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接待工作搞不好。几千年来官是民之父母，现在反过来，脑子里还是不容易。群众批判我们一顿(不了解情况，误会)，不要紧嘛！接待人员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但多少跟不上形势。孟宪荣是好同志，六、七月份支持科学院的革命群众，据自称不自觉。后来赶不上形势，工作抓不起来，我也如此。这不奇怪，江青同志让紧跟一头，紧追一头，有时理解，形势一变又不懂了。大家对领导有些意见，认为帮助不够，是对的。但特别老头子，要强调主观能动性，独立思考。说一下丁来福(广播电台的)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搞了个假批判，他给广播了。五月份我和他吵了一顿，他当时强调没人同他打招呼。这样一个老同志不应强调这个。我说：如果彭真得手，真政变，谁给你打招呼？他假借中央名义你发不发？要不要对中央对人民负责？在座的老同志应强调这一点。至于有人在接待工作中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接待人员，是另一回事。如有，要揭发，要批判。如徐明同志就应认真检讨。

我们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但有些工作也实在做得不好，不怪要革命的多数接待人员，要怪极个别的别有用心的。如商业部、煤炭部招待所的事搞得很糟糕。我调查研究不够，可能说错，如说错了就受批判。接待站怎能支持一方，斗争另一方？“八·二五”、“黄继光”战斗队，另一方可能有坏人，但是极少数，支持的另一方，也未必没有。怎么能参加进去，出谋划策，制造纠纷，而且不请示不报告？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什么？“黄继光”战斗队在重要通告以后搞拘留所，残酷逼、供、信，据李人贵讲，报告了徐明同志。发现拘留所，是接待站告诉我们的。徐明去后说不知道。地方上到招待所抓人。山西拿着公安厅的信，经过接待站，把人捉走。不只这一个。有没有勾结捉人的？应该规定不许地方到招待所捉人。他来告状嘛！极个别坏人，送上门来，也不用地方捉。地方公安厅有正式介绍信，也不允许捉。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捏造罪名来招待所捉人，岂非犯错误？张文彩做了许多很不好的事(说得轻一些)，招待所支持一方，斗争另一方，他至少是一个执行者。否则，给我贴大字报。双方互传张是江青的秘书，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据说，当面问他，张回答：你说我是不是呀！

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接待工作及其领导中有没有？大家要考虑。有，就批判。不自觉地执行了，或者在这一件事那一件事上犯了错误，应该检讨、揭发。说李人贵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们辟了谣。发现了拘留所以后，据说李人贵曾去解放军报抗议，说破坏了他们一个伟大的计划。为何不早报告呢？私刑拷打，哪条法律允许？据说有人把责任推到李人贵头上，这是错误的。李人贵也应该出来揭发。

相信接待站绝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不能适应形势要求，出些岔子，说些错话，可以原谅，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行，而且首先怪领导，没有明确的方针，我们帮助也不够。这些同志要加强学习，有错误路线就斗争，任劳任怨。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被打，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被打死，也不是极个别的。想想他们，我们受点苦，受点埋怨、误解、批评，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中央、主席给大家的光荣任务，接待见毛主席的客人。动动脑筋，可做很多的工作，帮助中央和文革。接待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晴雨表，“六·一八”以后，学生来的很少，这一条引起很大的思索。十一中全会以后，每个段落群众谈的问题都有中心，有重点，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从群众中来，接待站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接待人员搞两批人，轮流搞，研究问题，提高质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两个极端，学习主席著作，学习政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半年是否总结一下，十一中全会前、国庆节以前；到现在，估计今后。

定期接见，解答一批带普遍性的问题。

331.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待站接见科学院九个革命造反派时的谈话记录

(1966年12月12日)

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进入会场，并一一和代表握手。总理首先点名，在点名时说常见，有些名字记不起来了，记性不行了。又问邱海平来了吗？

答：没有，他是领导小组成员，第三批接见。

总理：噢！今天跟你们谈领导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你们看到了没有？

答：没有看到。

总理：怎么没有看到？（问刘西尧：没有通过你这个口发下去？）

刘：没有，是从院党委那个口发下去的。

总理：先拿几份来，后几批来了，赶紧先发给他们。

然后刘西尧读中央十条规定，这时总理看到我们在记。

总理：用不着记嘛！反正要发给你们的。这个规定科研单位也是适用的，经过十一中全会以后，经过四个月的摸索，做了初步总结，得出这十条规定，当然大原则十六条全有了，但这个比十六条在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上更进一步了，比十六条更具体化了。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重点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机关、党政机关的话，从十六条公布已经四个月了，如果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已经七个月了，这样长的时间里，我们接触了一些工厂的情况，通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串连，我们现在发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比十六条更进一步了，9月7日我去那里时，那天中央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9月15日伯达同志给主席的报告……（下段未记清）

通过两篇社论，党内两个通知（你们只能看到社论，看不到通知），由于运动发展到社论和通知所讲的冲破了一些，群众运动的发展往往比我们设想的规模更大，这是我们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还不懂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预见，主席的预见比我们看得更远。下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接待红卫兵的问题，当时我们认为接待100万就差不多了，当时接待多了大家都有些意见，怕影响工作，有些不耐烦了，我们赶快做了示范工作，国务院也开放，让红卫兵住。发现接待态度不好，把学校都占了，学生们出去了，我们就到处贴标语表示欢迎，把不耐烦的局面扭过来了，到了10月11月来势更猛了，当时我们准备接待100万、150万，主席说不行，恐怕限制不了，要准备200万、300万，最多的那一天我们就接待了270万，你尽管事先有些设想，总是要给你冲破的。冲破了你采取什么态度，是采取欢迎的态度，还是不欢迎，如果欢迎就跟上了，否则你就保守，如果压制就犯路线错误。像林彪同志跟主席跟得很紧，也能预见到，主席一点，我们就要紧跟着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大的局面。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刚写出来的时间，我在今年春天没有梦到今天运动来的这样猛，发展到这样局面，你们梦到那是你们的预见。（大家都笑了）这是运动发展的趋势，主席早就预见到了，运动的高潮一定会到来，高潮有多大，还要等运动来了以后才能看到。你们这里浙江人有没有？（总理看了看名字后问毛照本）你看过钱塘江的涨潮吗？

毛照本：我曾游过那个地方，但没有看到涨潮。

总理：例如涨潮，你也知道，但来势多猛，涨多高并不知道，只有你到现场看一看才晓得。鲁迅说你是弄潮还是观潮（只有面对着潮才能跟着潮走），如果怕就会被潮卷去，观潮就得到岸上去，到山上去。鲁迅在写《早春二月》的序中写道，那时他还是一个观潮的，说我们是弄潮的。《早春二月》的主人公在海边趟来趟去，最后被潮水吞掉了，这些是一些作家们，有的牺牲了。40年后的今天我们演这个电影就堕落了。只要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能跟上革命形势。经过四个月我们就规定了这十条，就进了一步，当然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了就要束缚群众。这两篇社论更具体了，在同学们中争论很多，六个字，抓革命促生产，主导应该抓革命方面，只有抓了革命才能大促生产，如果以生产压革命那错了，如果有人故意来搞，拿生产压革命，革命也没有搞好，生产也没有搞好，那是不允许的。十六条强调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还是要狠抓革命来促生产，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十六条办事，自己解放自己，这是阶级斗争，是一个纲，有了这两条，以革命促生产，大抓深入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促生产。

第三、四、五、六条就是讲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啰，八小时工作要保证，业余时间闹革命，科学院有的要八小时，如重点单位、工厂。有些不是重点单位，也可以占劳动时间集中抓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就可补上，这一点你们懂得。在劳动时间内要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劳动效率，提高质量。有的地方所以没搞好，我们应拿革命推动业务，我们9月份抓了一下业务，主要是二弹上天，革命搞好了什么都解决了，10月份导弹核武器上天，参加这两个试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家被抄了，把服务人员也解雇了，但他们夫妇两人上街买菜，革命精神很旺盛，没有影响生产。导弹头上天丝毫不能差的，弹头上天不能垂直下来，但他们没有影响情绪，这说明抓革命不影响生产的。当然我们不提倡抄家的，但红卫兵不知道情况，看到他们生活比其他人高，差别太悬殊，有的红卫兵有点不满情绪，也是合理的，但他们采取这个行动不一定恰当。当然我们今后要减少和消灭这个差别，在目前完全消灭不大可能的，有些领导强的就能说服红卫兵，你们科学院少一些，可能做了工作。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毫无怨言，这也是个考验。我们的老干部有的是好的，有的被斗了几天戴了高帽子，拿掉帽子还是干革命，抓工作。有的就有些闷气，有的就不在乎，在革命中经风浪，该抓好革命，也抓好生产。

第六条讲的是搞一个业务班子、生产班子问题。你们科学院党委瘫痪了，长期不行，科学院不能老是这样，陈伯达同志在8月份也讲过这个问题，我企图想在科学院搞个实验，把各方面统一起来，至今这个实验失败了，中央不能派一个个去，那样就成了工作组了，把张劲夫拿掉，别的不拿掉也不行，张劲夫统一不了，裴丽生能统一领导吗？也不能，你们通过，我也通不过，我来加一个也不行。因此，我想搞一个独立的直属国务院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将来那一个副总理管一下。这个班子一定要健全，从工作人员中产生。

第七条讲矛盾如何解决，主要靠自己解决，不能跨级，不能一弄就弄到我们这里来了，现在要层层负责，有些地方的党委说话不灵了，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大革命中摸规律。毛主席有两条原则，我先给你们讲一讲，第一，主席是不大赞成“停职反省”的，就那么点材料，似乎是死老虎，不能一棍子打死，停职就休息了，没有机会锻炼学习了，这样反而不好，他们不能继续在风浪中继续锻炼。

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争反党头子彭真，你们有人去了吗？

毛照本：我去了。

总理：七个人发言是不是？

毛照本：是。

总理：今天的讲话还不错，今天的会开得还好，今天你们批判的只能到这个程度。他的罪恶还多得很，他的许多主要材料在党中央那里。对你们来讲，了解彭真要比了解张劲夫的少得多。说清闲，他们最清闲了，要说彭真这半年休息得最好了，当然他们精神不清闲，这种人没有办法，不可救药，政治生命完蛋了，物质生命还存在，只好靠边站了，你又不能把他杀了。有些人还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叫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游泳中有几种情况，第一种人是善于游泳的，就象毛主席七十三岁在长江游泳还泰然自若；第二种人有勇气有干劲，在游泳中喝了几口水就会了；第三种人是怕，喝了几口水就退回来了，结果掉队了；第四种人游了几下被水淹死了。斗争也是这样，不要怕喝水，时间长了就学会了。主席一般不太同意“停职反省”，叫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有的留在这里也可以做反面教员，停了职反而不好处理了，这是第一条原则；另一条，不停职，也不保，靠自己，过去我们运动里有保的情况，主要是民主人士，不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有的民主人士快死了，保他们一下子，如章士钊就是最典型，他过去干了很多坏事，但近30年来，不反党，拥护党，但他满脑子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80多岁了，还写了几十万字的柳文(柳宗元散

文)，他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对柳宗元有独立见解，作为一门学问还可以参考，他写了还有点贡献，本来想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一来，自己提出来不要出版了，出版了还得受批判，看来他还有点自知之明。红卫兵抄他的家，我们就保护了，红卫兵找他谈判，叫他在门口贴两副对子：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后来他写了，他不反党，不反毛主席，这条他还能做到的，你们都找他去谈判，他80岁了，骨瘦如柴，不保他就受不了！

我们的干部要给他机会，在风浪中考验，在斗争中前进，年老有病的是另一个问题，有的身体不行，还要叫他去休养，休养好了回来再批判嘛！我不赞成绝食，要劝他吃饭干革命，再斗争。当然，我们不给他们泼冷水，合理的我们就解决，矛盾不要上交，尽量自己解决，矛头向上不要向下。科学院的文革，当然不要叫它存在，两派经过思潮起伏对立斗争以后，在原则基础上会团结起来的。在此之前，文革做一些统一的联合性行动，还是可以的，凡是能够谈判的经过革委会谈判解决，尽量不上交。

第八、九、十不能武斗。

第八，领导和群众，凡过去领导压制群众，被打错了的一律平反，反过来斗争矛头要对准院党委，对院党委还要彻底批判他们。中层干部造反团要有个自觉，因为你们多少参加过一部分领导工作，全院对准院党委。院党委的问题解决了，所内也有当权派，所里还有处、科，在他的处、科范围内也是小当权派，一个科，科长和副科长与群众也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有问题也要检查。为什么要检查呢？或者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反映的情况不真实，你们揭党委的同时，也把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为自己也解脱了，这样检查错误更好，揭党委把自己的毛病也连进去。

第九、十，群众之间，要文斗，不要武斗。属于群众之间的意见，可以大民主来解决。按宪法规定，有组织结社的权利，你们科学院已经享受了这个权利。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受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按十六条办事，只要这个大前提大方向对头，各组织都是允许的。有的是激进的，造反的，左派；有的是中间的；有的是保守的，还会发生变化。现在科学院有十几个组织，所有机关在运动初分派是存在的，今后还会有，大体上有两类，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同时串连也打破了原来的限制，学校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一般在本市串连，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代表到外地串连，只要不影响生产就可以。我上次答京外代表时说：你们长期去北京串连不行，必要时轮流派代表进行串连，互相学习，时间十来天，人数压得少一些，工厂也可以这样办。我是联系到科学院的问题来讲的，如果你们赞成十条，就可以试行，只要不违背十条，各单位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果要补充这个原则，可以报上来，明年再修改，我拿科学院来试验，我今天首先召集你们造反派，左派来商量，把各方面意见集中起来，然后我再报中央。我上次同造反司令部说过，在科学院组织一个不受各派约束的领导业务班子，各单位派一、二个代表出来，第一是革命的，第二又懂业务，组成一个科学院业务委员会，再从这里产生一个常务小组，中央派人参加，也不受派别限制，不归院党委领导，代表可以随时撤换。院的业务领导小组，由院文革监督，各所的代表受各所的文革的监督。这是一件事，大家赞成不赞成。第二件事，现在党委不能领导，已经瘫痪了，党委成员里，究竟那个能留，那个不留，现在不必做结论，让他们自己检讨，你们批判，可以开大会，也可到各所去检查，把一切错误要批透，错误严重的要把它批臭。是否一个都不留，现在不预言，看他们能不能过这一关。

全院的革命委员会，现在采取过渡的办法，还是临时性的。现在你们大前提都统一了，但反映在具体问题上还不能统一，文革推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放在基层，经两派斗争，左派占多数，革委会就可以成立了。现在不行，个别单位可以。现在文化大革命，对准院党委和各所的当权派，这两级是重点，小当权派放后。通过所的革委会监督所的代表。院的革委会与领导小组是平行的，可以监督业务班子，但业务班子不能监督革命委员会。我求教于你们，与你们商量看行不行，你们有好办法，我听你们的。

项志国：目前，原来的少数派已经变成多数派了。

总理：那好嘛！

项志国：有的单位少数派还是少数派。

总理：那要靠你们去作工作争取过来，你们是革命的激进派，左派总是应该把他们争取过来嘛！

王忠：我们厂各派各占一半，怎么选代表？

总理：选举还是经过协商，第一步总是不彻底的，左派应当去争取大多数。

韩洪侠：同意总理意见，组织业务班子好，有些人要去串连，科学院和工厂不大一样。

总理：科学院基本上是个科研机构，又象学校，又象机关，这个，我接触科学院四个月得出这么一条。你们科学院是最有条件能把科研生产结合起来的，过去你们没有起这个作用。

韩洪侠：业务班子，不是党员行不行？

总理：可以，根本也没有说是党员。

韩洪侠：还考虑观点吗？

总理：最好不考虑，但是不可能，为了减小阻力，每单位可以选两人，一正一副，以党的事业为重嘛！参加业务班子的不行，可以采取巴黎公社的原则，可以撤换。

张涛：业务班子和党委是什么关系？

总理：党委先摆在一边，什么也不管了，先让他们检讨，你们大家批判，经过运动，谁过了关就留谁。

韩洪侠：现在张劲夫态度更坏了，背后尽捣鬼，阳奉阴违更厉害了。

总理：那好嘛！让他去造谣，越造谣越好，叫他去造谣嘛！叫他去暴露嘛！这样材料越来越多了。现在他蒙蔽了许多人，你们要做这部分人的工作，争取多数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我等他一百天了，他越这样，我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这个问题决定了，我就揭穿他。

邹协成：张劲夫问题很严重，他不是玩弄权术的两面派，三反分子也够了。

总理：噢！有材料吗？你有材料交给我，我上次要的那个材料(指揭发张劲夫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材料)现在还没有给我。我希望得到张劲夫系统的修正主义言论，要搞的精练点，不要搞烦琐哲学。

邹协成：总理你讲靠边站，串连队也是这样讲的。

总理：唉！讲过吗？他们讲靠边站是保护张劲夫的，我是不保张劲夫的，我已经看透他了，对张劲夫在我头脑中早被否定了。你们应该如何把全院大多数同志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你们最重要的要把大民主学会，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不在于早罢或者晚罢，张劲夫的官是退有后焉，你们那个一轰而起是不巩固的，光是罢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很重要的是锻炼你们自己，我给你们一年的时间，很快锻炼自己。我在八月十三日就可以决定罢张劲夫的官，把刘西尧派去，给中央写个报告，那就很简单，还会获得你们很大的鼓掌。我要对人民负责，我不愿用一个偷懒的办法，这样不能教育大多数。

邹协成：现在不罢张劲夫的官，阻力很大，可能还有大的反复。

总理：我早就跟你们讲了，这里边，他们的人还混在里边，也很多，不容易暴露出来，这样脓包没有放出来。今后还会有反复，你们通过斗争，比罢张劲夫的官好得多。如过小河沟，你们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是渤海湾。现在蒯大富要比聂元梓巩固得多，当然我并不是说聂元梓不好，聂元梓一声炮响，震动了世界，我是说聂元梓比蒯大富经受锻炼少。我从七月份回国后，经受了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蒯大富，一个是王锡鹏，我不随便捧他们，主要靠他们自己，靠你们左派奋斗。

周信：院党委是修正主义司令部，张劲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早该罢官，罢了官对推动运动有好处，串连队又不出来辩论。

总理：保守派他们提了一些道理，你们可把他们驳倒，我也要揭他，你们还有人保他，串连队说现在张劲夫在应地所问题上有些委屈，归根到底是张劲夫把应地所汇报成这个样

子，张劲夫搞了许多活动，有许多情况是他报告的，七月份我们就知道了。他还没有改，在下面做了很多事，他活动越多，越暴露他自己。现在院党委不行使职权了，等于集体停职反省了。

周信：串连队开会，还为张劲夫鼓掌。

总理：啊？还有这回事？有多少人参加，什么时候？

周信：一千多人，12月12日。

总理：他们不肯跟你们辩，把你们隔离开，你们可以打进去嘛！

李文林：串连队现在放风，说要等中央发表反“左”倾社论，等候秋后算账！

总理：荒唐，不管它！见鬼去吧！现在是冬天了，秋天早过去了。

王锡朋：串连队宣扬，他们对张劲夫心中有底了。

总理：他们就那么几手，他们的底我早就清楚了。他们一会儿来，问问他。

王汉生：串连队现在拿不出材料来，到各所收集材料，我是从红卫队退出来的，我在红卫队时，有一天院保卫队打电话说，张劲夫第二天来中关村看大字报，要叫工人红卫队派几个人来保卫张劲夫。

总理：你怎么不揭发？这点很生动，很能说明问题。他用了些什么手法，他对工人小恩小惠，假仁假义，工人是受他蒙蔽的。他去看大字报还要人保卫，说明他怕群众，工人阶级绝大多数是可以觉悟的，你们把他揭出来。造反派好好地做工作，揭出来以后，张劲夫就是一个小人了。

王汉生：我们原子能所工厂还是少数，只有二十几个人。

总理：你们原来不是十几个人，现在已经二十多个人，革命左派开始总是少数，由少到多。一开始就是多数，那还叫什么左派！左派是要逐步发展起来的，你们再前进一步还有可能变成少数，这是毛主席的哲学。

×××：红色造反司令部：保字号开会，我们就去“捣乱”，他们打小孩，那个小孩喊“打倒保皇派”。

总理：我早就告诉你们，不要喊“保皇派”，他们是群众嘛！“保皇”这是侮辱人。

全国红司：我们主要是策略上的问题。

总理：这是战略问题，方向问题，打倒就混淆了敌我界限，你们已经在科学院打起旗号，要把科学院的多数争取过来，应有这个胸怀。

气体厂同志：我厂串字号还是很顽固。

总理：噢！顽固什么？他不是受蒙蔽的？工人阶级有一个朴素的阶级感情，现在上面主席支持你们，你们怕什么？这和我们过去闹革命不一样。我要给你们工作，又要给那些人工作。我按你们的要求罢了张劲夫的官，把刘西尧派去代替张劲夫我也省事，但这样对人民不负责任，问题也没有搞透，刘西尧去了也顶不住，这事我们已经搞过，有经验。甘肃省汪锋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主席不同意罢，后来催得紧还是罢了，换上胡启中，一大堆问题堆在他身上，他也解决不了。不要罢汪锋，胡启中还可以做一点别的工作，问题没有搞透嘛！现在这个问题我都不怕麻烦，你们怕什么麻烦。你们要做艰苦的工作，我只能烧些微火，主要靠你们。

×××：我们跟串连队辩，他们不肯辩，他们挂免战牌。

总理：他们不肯辩，我来和他们辩，看他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串连队是教育他们，提出靠边站，你们提醒了我，我不用这个词。

周信：张劲夫罢官中间群众认识不清楚，张劲夫打而不倒，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

总理：他现在不管事了，不就是罢官了嘛？你说修正主义配套成龙，罢一个还不利，你们整理的材料给我们一份，简单一些。张劲夫这个人阳奉阴违，两面派手法及一些关键性材料我知道，关于富春副总理问题我来回答他们。

全国红司：现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我们上门去辩。

总理：这要耐心，不要打架，“打倒保皇派”你们不要用，我建议你们用“保守派”，“打倒保皇派”不能随便用。“打倒张劲夫”因是一个人可以用。打人民战争精神是对的，但要注意方式，要有很大耐心去说服，要忍受困难，忍受侮辱，这要进行工作，要有韧性地战斗，你们打游击战争要耐心呀！（10点离一会儿）

刘西尧：你们想乡村包围城市，口号不够好，城市中绝大部分是人民。

总理：人民战争这样讲法不适当，是知识分子味，他们不是伪军，矛盾性质不同，“反张必反串”的口号也不适当。

王锡朋：我有点激动情绪，我所建议总理把张劲夫的罢官问题推迟，这样对锻炼我们有好处。但建议总理讲一次话，把有些问题揭一下。

总理：噢！群众的认识很好嘛！

王锡朋：串连队一些人说，对总理、副总理都怀疑，就是不怀疑张劲夫。

总理：串连队有些人跟张劲夫是很得力的，他们保是盲目的。现在是搞一个生产领导班子，你们是同意的，革命是一浪推一浪，后浪推前浪，今后你们要变少数，革命真理是这样。院党委现在是集体停职，……（原稿意思不清楚，暂从略）。你们有的同志提出，叫罢了官再检查，两个方案我都考虑。

唐世斌：有人准备去串连。

总理：你们串连要经过讨论，最后不超过百分之十，不能随便去，65年毕业生我们还在研究，拿工资的不说就走可以不发工资，学徒工在本市串连。65年学生指没有分配工作的而学校又要叫他们回去的，可以去。科学院65年毕业生有多少？我们马上发通知。

332. 吴德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誓死保卫毛主席， 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12日)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

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鼓掌）

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在这里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鼓掌）

我们决心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鼓掌、口号）

彭真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党阀，长期以来窃据党的重要职务，打着红旗反红旗。很久以前，他就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超过了王明路线，反对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林彪同志。近几年来他更加狂妄的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依仗权势，招降纳叛，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吴晗等结成私党，把北京市搞成独立王国，作为他们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据点。他们百般污蔑毛主席，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竭力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顽固的对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

论、调和论，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实行和平演变。

他们一贯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保护基层党委的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执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他们在学校中排队打击左派和广大的革命师生，吹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地抗拒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并利用报纸、刊物、广播、书籍、讲坛、文学作品、电影戏剧等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腐蚀和毒害革命群众，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

他们顽固的抗拒和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方百计地抵制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包庇“三家村”。彭真竟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制造了一个修正主义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

总之，他们的种种罪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要不要彻底清算彭、陆、罗、杨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要不要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必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必须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同时也要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我们完全相信不断成长壮大的革命左派，一定能够团结全市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红卫兵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鼓掌！)

让我们高呼：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彻底打倒彭、陆、罗、杨四大罪魁！

彻底粉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33. 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13日凌晨2:05—4:40)

总理是在接见我院两种观点的各革命组织代表后，继而接见我们的。

总理：本来想分开讨论(注：本打算第四批接见院党委委员等)，不可能了，时间太晚了。我想把我的意见讲一讲，有几个建议请你们讨论。十条看到了吧！(答看到了)院部收到了吧？还没有讨论吧？(答：没有。)首先讲一下十条的情况。

我记得我跟大家第一次见面是在9月7日了。从8月13日过问科学院的事到现在整整四个月了，四个月的发展变化很快，科学院进展慢一些，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学习大民主，还是有一些进展啰。不仅科学院是这样，全国也是在主席领导下，在大风大浪中不断地学会搞大民主，和怎样在大民主条件下集中，这一切都在学习，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在学习，9月7日我听大家讲话时，正是第一篇社论发表，第二篇社论是11月15日了，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通知，9月中旬关于工业的六条，是个内部文件，加上两个公开的社论，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以抓革命为主导方针促生产。首先是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四个月是思想革命化的开始，是初期，开始摸到了一些经验。

最近我邀请了工交、财贸部门的一些人，几个单位和北京一些工厂……。科学院有工厂(中间试验厂)，也有教学(研究生)，三者兼而有之，科研是主导方面。

四个月的经验得出十条，是个大原则，比过去进一步了，当在十中全会时，是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科学院也有份，因为是文化单位。但对工厂、农村、县以下的小学校没有作为重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方案，但运动的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一发展起来，就超过你主观的愿望，我这里说的主观愿望，就是分步骤，有计划的，可它有它的客观规律。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没有的。只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依靠伟大领袖的天才预见，敢于领导，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把几亿人民动员起来，就不限于大中学校几千万人了。就是大中学校也超过了原来的范围，比如红卫兵，开始人不算太多，预算不超过100万，可国庆节前后都住满了，你们科学院已有点为难，有点情绪了，太麻烦了，工作不能作了，后来我们作了些工作，转变了这个情绪，改变了一些计划，我这里也住了一万多人，总算把国庆节搞得象样子了。国庆节以后来的更多了，中学生规定十分之一，结果自己选自己，百分之百都来了，有的顺便把小弟弟小妹妹都带来了，根本冲破你的计划，不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本来预算控制在150万，主席说你别打算150万，要准备二、三百万。后来北京最高达270万，加上一些住在亲戚朋友家的快到三百万了。主席的话说对了，领袖有预见，事物有它自己的规律，你限制不了。总共1100万，最多的有来过九次的，去掉重复数还有九百多万，没接见的还有三分之一之多。

(此时有一秘书同志向总理请示×××治丧问题，下边有人问是谁。)

总理：×××同志病故。90岁，高寿了，(同时又对秘书说)家属要治丧，要说服嘛！治丧也要改革，治丧委员会去掉了，灵堂不设了，化灰后开个追悼会，这也是改良主义的。希你们管事后，要扬灰水上、土上，这才是彻底革命，恩格斯也讲过个办法。彻底革命不是一步登天，是要经过步骤的，你们在座的有激进造反派，也要等待。在你们眼里看，我总有点改良味了，我坦白地说，从我思想上也还是认为这是改良的，事物发展是有曲折的，大方向是向革命走，但还得有过程。

对红卫兵是欢迎来，有过几种设想，但还是不够，最后调了十万解放军来，才照顾过来了，人的正确思想要通过实践产生，不可能凭空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作梦也没想到，要有作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时代的发展，推动了领袖的天才发展到最高水平，林彪同志的评价是对的。红卫兵来的规模事先不能预想，三个月达1100万人，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你们三个月就分期分批地把东京搬到北京来了。最后一次200多万，把天津也搬到北京来了。只有从实践中才能产生智慧，今年八次接见，就有许多不同形式，主席把它提炼加工，今年给明年打下了基础，而明年又会创新。这是主席哲学思想的巨创，总待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要狠抓革命，大促生产，只有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有生产大发展，十六条只能设想到那个程度，总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主从关系，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想有个步骤，先这个，后那个，红卫兵不进厂，农村最后等等。四个月证明这股伟大的革命洪流冲击了各个方面，从学校有了红卫兵，归功于清华附中了，毛主席抓住了这个新的苗头，就发展起来了，很快推广到全国，如同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先从河南开始。这回发展更快，并且创造了串连的形式，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学校到社会，从北京到全国，从工厂到农村，阻挡不住，是大势所趋，方兴未艾，应因势利导，要迎接它，不能阻挡。因为冲击了旧秩序受不了啦，反动路线就是压，对党委、工作组提出批评就压，压有轻有重，有多有少，但绝大多数是压，不是从下而上，不是从群众中来，所以犯了严重的错误，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遇到阻力，而错误路线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在科学院也不例外。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路线，高举了革命路线，有了十六条，革命的组织在文化教育单位和机关里象雨后春笋般的组织起来，推进了革命。但是因为领导的思想不能如

同领袖的预见和魄力，对文化革命的远景和目的，总是很不理解，所以很不得力，很不认真，这一阶段还是有限制的，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光想有前有后，特别是领导冲垮了，不管它，让他那样，例如一些高等院校，这也没有预见到，过去谁敢想，党章上也从没讲过，领导垮了，但革命仍在搞。谷雨，你想到过没有？（谷雨答：没有。）我也没有想到，也许科学院有几个天才想到了。讲老实话，如学校党委垮了，革命仍在搞，再派人去，还不是工作组？！选也选不出来，却分成好几派。历史上，党章没有这么作过，总该有个领导吧？北大罢了陆平以后，党委也建立不起来，后来工作组也撤了。不仅党委瘫痪，就是十六条中的革委会也没建立起来，有的临时筹委会，筹委会还是自上而下，包办代替产生的，也冲垮了，不起作用了，分成很多派，半年多，没有革命委员会，工作继续在作，革命继续前进，学生少了接待还是完成了，串连还是进行，所以九、十月时我也没想到要一年。开始只放暑假、后来放半年，现在至少一年了，放到明年，这是群众的创造，常常推翻了原来的设想，要承认这个，正确只能从实践中来，我们要承认智慧从群众中来，善于领导的人从群众的智慧加以提炼，然后下去，再提炼、再深化、再不断反复才能成为理论，不断总结，才能摸出规律，这是毛主席。对红卫兵的运动是这样，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这样。

现在的十条原则在工矿、企业、研究设计单位都适用，它比十六条打开了一些限制。错误路线是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是极端错误的，要深刻批判，它是有思想的、社会的根源。

十一中全会后，有分期分批的设想，过去运动也这么搞过，但现在是要动员几亿人民，进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革命，不是过去的规律所适用的了。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通过实践，现有的工厂几条，还要搞农村的几条，以及小学的，这都是原则性的，不能太具体，要不断的充实补充。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科学院，因它是一个研究、生产、教育的组织。

十条贯穿了以革命为主导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第一条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并行的，并重的，也不是抓生产，才能促革命，一个时期生产耽误一下，但是思想革命化了，就会有更大的丰收和跃进。比如铁路上，北京最高达到每天进30万，出去20万，过去不能设想，还不是打破旧规律，出现了新规律！

第二条强调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文革，这是十六条上有的，这是一个方向，要深入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也要兼顾各种工作进行。前一阶段北京各学校，对新市委批判较普遍，但没挖根子，为什么北京市比其它地方的反动路线来得厉害？根子就在旧市委，它今年五月间清出了一个彭真、刘仁反党集团，它17年来表面搞革命，背后搞阴谋，两面作法，作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事情，今天公开在群众大会批判，过去没有在群众中深入公开。现在的目的是要挖根子。他们过去在干部中散布了很多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根子，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和言行是好的，应这样作，当然要掌握材料，要调查，即使这样，也需要一个时期。革委会没有大权力，因内部有各种思潮、派别，科学院比学校还好一点，还有一个革命委员会，但还是过渡性的，还只能协商一些共同的事情，统一行动，对外联系，还不能作为革命的权力机关，现权力还是在各派组织手里。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科学院还是青年多吧！平均年龄有多少？30岁左右吧，（答：30岁多一点）有青年工人，还有一些离开学校也不久，总还是青少年嘛！这个时候思潮起伏，存在各种公开的组织这好嘛！是允许的。

三、四、五、六条，是解决生产问题了，以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建立领导机构，逐步把生产抓起来。第三条说的八小时工作，业余搞革命这是一般的，你们既有一般的，又有特殊的。例如印刷厂就是八小时工作，印毛选只要有纸，多印一些更好，也有某些厂现没那么多活，可工作少一点，多搞革命，工作多了再赶上去。业务忙的，尖端的要保证八小时，工作量少的要多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今后抓业务。总之不能把业务放下不管，不能说不干就不干，说走就走，这不合劳动纪律，规定的业务总要实现，我不能因为跟你们谈话了，

业务就不抓了，白天我还要开会，批文件，全国中央的事也要管，我不能光跟你们谈，回去文件也不批了，不管了，还得好好批，好好完成任务。不管业务，那不行，这是劳动纪律，人人要有自觉性，同样要保证产品质量，不能因为忙，批文件草草了事。最重要的是第六条了，要搞个生产班子，八月份陈伯达同志提出的两条中就谈到了，到现在还没搞好，我向科学院建议，我已和各方面交换过意见了，就是在全院成立业务会议或业务行政会议，名称可以自己定，业务为主行政在其内，行政是为业务服务了，每个单位，推出两个人，因为存在着不同派别，这个派别有，那个派别也有，两方面都同意当然好，不行就一方派一个。但不以政治派别为标准，而是以革命精神和业务水平为标准，不一定是所长副所长，更不一定是党委书记，甚至不一定是党员，这样你们可有 100 多个人商讨和规定业务计划，来管全院业务，在业务上党和国家派人来领导，现由刘西尧来领导，这个业务机构直属国务院，不经过院党委了，它已瘫痪了，其它单位有些党委瘫痪了，它们业务也直属省或市领导。各所各厂也成立业务委员会，可吸收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以革命精神业务能力来定。看这两方面要政治挂帅，各室也可成立业务小组，不管党委、支部党员、非党员，就看革命积极性，业务能力，就这样子一竿子到底，可把科学院业务工作抓起来，以利于将来科学院的改革。

这个业务班子要受群众的监督，即受革委会的监督，不适当的可撤回重选。中央派的不得力，可批评。业务班子不过问文革，但受文化革命委员会监督。

第二个建议：文革组织科学院现有个形式上的，也是临时性的，不健全了，9月份曾打算按巴黎公社选举产生，条件不成熟，但现还不能产生，有些所选的是正式代表，有的还没有解决，愿意更换就更换，尽管它还没有很高的权力，但还可作联络、缓冲、协商的机构，有点共同行动的权力，这个革委会还要不断的改进，逐步地成立正式的革委会，现在成立正式的为时尚早，不要急，因各派争论还没有解决，各所文革也有瘫痪的，总要想办法成立几派协商的革委会，通过半年多运动，有先进、后进、激进、保守，有左派，有比较偏右的组织，不管怎样，都是承认三大前提的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以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总不能是三反的，如果这样那我就不同意它存在了。各个组织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没有区别那倒怪了，那就不符合人的思潮规律了，人还要不断端正自己的思想。现在又化整为零了，还会分，两万多人嘛！这没有什么，清华、北大也这样，北大最多了，有几十个组织，尽管有聂元梓，不可统一，要经过曲折，思想革命就必然有这些波折。能有文革最好，还没有成为权力机构，应该有这个协商机构。毛主席说过永远不会清一色的，中央就是这样嘛！刘、邓现在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嘛！要承认错误可以容纳，当然还要长期考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直是这样，这就是毛主席思想在组织路线上的伟大之处，列宁也有这个伟大的气魄，他的政治局里有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他们开始也不是那么好，他们中有人还曾到社会民主党告过密，列宁的政治局都是统一战线的，斯大林初期也是斗争的形式，没有排除在外，中期犯了肃反扩大化作敌我矛盾处理，给以肉体消灭，而主席是给他以机会让他改正，如对王明，解放后 10 多年，在苏联成为修正主义，他一直反毛主席，将自己置于党外，本来他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从来也没相信过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争取他，争取到最后。因此在科学院，你们还是青壮年时期，思想起伏时，政治经验刚刚积累时，一方面用斗争求团结，一方面要允许别的派存在，我不同意说一切权力归左派或下令解散哪一个组织，不能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农会来套，即使左派占优势，也要用斗争、教育、团结争取大多数。

我讲一个辩证的思想：左派的正确部分，争取大多数，但新的、正确的思想又要出现，又是少数，这样又向前发展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总是要使自己的思想向前发展、不断前进，而不是以一种主观独霸，这不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精神，这是资产阶级垄断、独霸的思想。反过来，保守观点要放弃，才能赶上先进，总是这样不断的前进。所以我建议革命的组织要在原则问题上争论后，取得一致，对抗情绪要消除。但前进中还会有分歧，再辩论。大串连有所访问、学习，再取得前进。目前革委会可成为协商的机构，可监督那个业务班子。

第七条是矛盾不上交，最好在本单位解决，不得已再到中央，你们有两级，所里矛盾最好在所文革内协商解决，否则到院里最后不得解决，只好提到国务院。不要一下子就到国务院来，组织搞好一点，应减少矛盾上交。

第八条是领导与群众的问题，十一中全会前压制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打击报复也还有，一定要认真平反。现在档案还封存着，中央 10·5 和 11·15 的两个规定，上次说了要封存，还有一、二个单位宣布了左中右名单，是科仪厂吧？这没有什么好处。我说无论如何不宣布，这是中央和主席极力主张的。你们不听，我很遗憾。主席的决心我没贯彻，我很难过。希望大家以诚相见，我有错，你们批评，我知错必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如果手上还有整人的材料，你们在这次讨论 10 条时还是要交出来，交出来就是对党忠诚，不然将来被抢出来，无论哪个个人或组织都要严一点处罚和批判。另一方面抢到材料的不要把黑名单公布了，我要对中央负责。过去划的左、中、右是不对的，现在如果调过来也不一定都合适，也没有这个规律吧！左派不能自封，也不能别人封，要靠斗争中考验。我再次诚恳的要求你们转达我的意思，就是对名单，有些会议或讲话可以公布。以后不要再公布黑名单了，这不是一种好作风，这是一种小动作，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张一火了之。我以 45 年党龄和我经过党内苦痛的经验告诉你们，这样做对党不利。彭、陆、罗、杨就是使用这种作风。一时组织上多几个人，这种组织是不可靠的。当然我理解你们被院、所党委打击时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们上有主席、党中央，下有群众，一旦说清楚，左派就正义伸张了嘛！你们现在总不象过去了吧？反动统治时期就是受了压迫也得革命，搞不好还要掉头，现在这几个月的委屈难道还要用这样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毛主席的大字报指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就是不要学那种错误的方式，要以堂堂正正的战斗作风，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九条，可以建立革命的组织，各种组织总有分歧，要互相发扬大民主，进行讨论，不要造成对抗，不要武斗，科学院还较好，但现在有些苗头，中学同学又有人打人，我召开了他们的一个代表会。有同学说大方向正确，打人是小节问题。可是互打下去就没完了。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道理了。今天斗彭真的大会也没有打他嘛！何况人民内部矛盾呢？对中学生可以慢慢说服，你们三十多岁了，要提醒你们，打人不要还手，总会赢得同情的，我们对解放军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重不开枪，最后说一句，你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了。”难道各派不可采取这个办法吗？各派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对方，一个巴掌拍不响，对过去的山头，毛主席常说对对方的要少批评，对自己方面要多批评，这样才能团结。同样这可以用到我们这次运动中，这样就可以少打架，少打人了。

第十条串连。对科学院可以串连，但不是大串连，外地可以来取经，首先不能大批的来，一次不能超过 10%，时间不能太长，十天到两周，好轮换，至多一次，是跟科学院串连。北京到外地只能少数人去点点火，革命不能代替，相信人家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出去的就要少了。不是说京区二万多人，可以出去二千多人了，我不是说的你们北京的呀，听说都有的整装待发了，传话又传错了，真担心，帮助分院要有组织有计划。串连可以在本地，你们和学校还是不一样。希望你们把意见带回去，希望你们 50 多人把十条讨论一下。这是希望你们把革委会搞成协商的。各个所在文革领导下讨论一下，若文革瘫痪了，可几派协商临时成立一个协商的领导组织，领导讨论和学习，明天你们革委会讨论，提些意见。我今天谈了几个建议：(1)成立业务班子；(2)革委会成为一个协商的组织，各个派在观点上比赛，不断有新的观点提出嘛！(3)作风问题；(4)党委如何处理，现在这个党委既不能管业务，更不能管运动，要报中央，以后专门谈这个问题。你们党委也自己讨论，写封信把结果告诉我，如意见多，我再另外接见你们。于泽海同志你还要不要谈了？(于：刚才接见时我都谈了。)那你是不想再说了。院党委肯定是瘫痪了，再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考验所以下各级。

原打算搞统一领导，研究了多次，不行。不如让他瘫痪着，即不领导运动，也不领导生产，这是党章上没有的，学校中也是这样，这也是一个创造，是毛主席一整套整党思想，将

来要写成东西，兄弟党同志在问了，一直到革命接班人问题，列宁在革命前建党有一系列的创造，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就少一些，而后期停滞了，党委瘫痪了还一样抓革命促生产，这也是一個创举。

(下边大家提问题)

1. 有关 65 年毕业生能否串连的问题。

总理：65 年毕业生口径不一，中央有些人不清楚，如有了岗位就不能随便行动，如分配工作应是工作人员了，如在四清工作队，大多数要解散，回来了，怎么叫转正？(有人答：转正前 46 元，转正后 56 元)那转正不能做为根据，他们有工资嘛！又增加二十多万人出去串连，国家也负担不了。(有人说：××同志同意了。)××同志说错了，两天之内我们就印发一个通知，应该承认这个错误，我以为是没有分配工作的。你们提到了级，我们的级要垮了，斗批改以后要垮，我们考虑斗批改后要改供给制了，不过是逐步的，要把资产阶级法权，三大差别逐步缩小，级是资产阶级法权中的东西，要丢掉了，你拿了工资，就沾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哪能那么随便。过去我们不了解情况了。

2. 有人问到平反中的问题。

总理：只要是被宣布了的要平反，平反是领导平反，不是个人平反，是要领导出来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换句话说，科学院里罪魁祸首是张劲夫，张劲夫来了没有？你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张站起来，总理转向他。)你是不是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你勇敢地说！(张答：是。)你要不要负责任？(张：我要负责任。)不要再说你理解不够了！还不是根据你的报告！从现在起你要再搞阴谋，再搞，你就要犯罪了。张劲夫同志，我还称你同志，我要警告你和你的集团。我忍耐 4 个月了，整正 4 个月了，从 8 月 13 日到今天我才说，我就是要等待大家觉悟，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斗争，我就是不把结果过早的加给你们，不要以为你搞的那些活动我都不晓得！你要走张彦的路，你自己去走！！(沉默了一会儿)平反的事情，责任在上边，根子在刘、邓，但底下是科学院张劲夫，院、所党委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主要责任在张劲夫。不要互相道歉那还成什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是烦琐哲学。所、院党委书记应把一切责任自己负起来。

3. 某些单位问到临时工、合同工文化大革命中被辞退等问题。

总理：你们本单位，自己先研究，有些问题很具体，你要让我回答等于让我犯错误了。……不要带成见，错了，就是错了。总之一切矛头要指向上面，不要同志之间。抓革命，促生产，主要是抓革命，抓革命的主要方面是思想革命化，思想革命化的主要方面是领导思想革命化，要请教两头，上头请教主席，下头请教群众。

4. 秦力生问到临时工、合同工提到的几点要求，如何处理。

总理：这不是一个科学院的问题，这是全国的问题，你们用的是否恰当，你们自己检查，他们可派代表与总工会去谈……原则要坚持，你们总想向上交，你们就是想抓根稻草，让上头给你们解决，你们自己造成没有威信了，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嘛！

5. 院里是否成立一个国防任务委员会？

总理：请刘西尧同志记下来，这个我们注意了。

6. 非常脱离实际的业务工作搞不搞？

总理：搞不搞，搞多少在业务会议上解决。

7. 院部职能部门是否也参加业务会议？

总理：是。

8. 有人问到停职检查的问题。

总理：停职检查，现在养成这个习惯好象非停职不能检查，我要说，不停职，也可以检查，要贯穿这么一种思想，不如不停职，让他无权，让他检查，不要轻易停职反省，让这些人，在大风大浪中游过去，每个人，要学会游泳，学会大民主，学会大民主下的集中制，有这样几种人：

(1)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好，掌握得很……

(2)刚刚学游泳，喝了多少口水之后，最后还是游了过去，当然吃了些苦头，甚至歇了几次。

(3)害怕，萎缩不前，自己落伍、掉队。

(4)淹死了。有没有第5，当然也有救起来的，他又承认了错误又不行，救起来吧！现在很多停职的，优闲自在，游不过去。

9. 有人又提到各级党委有瘫痪的，怎么办问题。

总理：我没说各级党委都停止活动，主要看他在党员中的威信，我不作保字的，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要有个创造性，不能用老框框来回答这些问题。主席早就说了“很不理解”这个话了，不管过去你有多大功劳，只要现在不能认识清楚，就不能彻底革命，不把这个民主搞好，国家还会变颜色，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不要老框框，这次游泳，不是中南海，是渤海湾，是长江。

10. 有人问到院领导小组问题。

总理：不开会它就没作用了，两三天告诉我还开不开，这周我还要见你们一次。

334. 陶铸在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1966年12月13日)

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从五月中旬，全国开始动员以来，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六月一号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好得很，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聂元梓大字报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了评论的。以后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与小平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蓬蓬勃勃的运动压制下去了。一直到主席回来，开了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邓路线。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运动又开展起来了。过去冷冷清清的局面改变了。在这以后运动由学校向社会发展了。

七个月的特点是有反复，但在毛主席领导下，运动是不断发展的。运动是以学校为中心，以学生为先锋，通过革命大串连，向全国发展的。毛主席三个月接见一千一百万师生，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林副主席帮助下，得到很大发展。资产阶级和保守的都目瞪口呆。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条新闻，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的规模在中国的历史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这是自己起来闹革命，向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冲击，把它们打倒、消灭的运动。但是运动有局限性，因为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不够，工厂、农村各方面受到限制，现在群众起来以后，突破了这个界限，运动进入了工厂、农村、企事业、科研等所有单位，更广阔了，以席卷全国之势，向各方面伸展，好得很！过去消灭了国民党的八百万的军队，夺取了政权，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上改变了所有制，接收了工厂，农村由地主私有制经过土改变为农民所有，然后，又变为集体所有。58年公社化，集体所有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了。但是，在思想领域内，要着重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所有的剥削阶级的东西，这就是文化革命……(此外有句话未记下)。既然如此，学校里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工厂、机关、农村里都有。所有部门都存在呀！不是不存在的呀！既然存在，又是反动的，又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为什么不把它消灭？为什么不把它打倒？不在各方面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这些东西搞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空话。有阶级存在，有三大差别存在，怎么建设共产主义？它存在还会发展的，会叫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列宁的故乡苏联建国四十九年了，现在变过去了，苏联事实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过去了，尽管形式上有共产党，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十七年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直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如果现在不更好地武装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就会象苏联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十多年，就带过去了。如果我们不

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不坚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思想、产生资本主义的东西，难道我们国家不会变化？所以文化革命不仅是文化界的事，是全社会的。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因素，这包括我们每个人脑子里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所以说文化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七个月的运动，五十天的反复，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学生为先锋，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讲的，比巴黎公社不知伟大多少倍。现在全世界 30 多亿人口，多数还受压迫，没有得到解放。只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得到了解放。如果我们能巩固下来并且前进，就是对全世界的巨大鼓舞。全世界仰望北京，仰望毛主席，就是这个道理。搞好了，全世界前途有希望。如果中国革命搞不好，对全人类希望是一个很大的挫折。然而毛泽东思想是灵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是，如果受挫折，世界革命进程要推迟。这取决于我们走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假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把资本主义的东西消灭掉。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迈进的保证。从世界革命讲，意义巨大。胜利了，对全世界是极大鼓舞。现在，不仅在学校、文化机关展开了蓬蓬勃勃地规模巨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进入了各方面，工厂。上亿人口的工人和家属，农民五亿多。这不是一般的破四旧的问题了。工厂搞了十条，运动推向了工厂、农村各方面，要把文化革命彻底搞好，就是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搞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揪出来，通过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革命的目的彻底达到。

七个月来，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全国走向社会主义，使运动向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农村、工厂，进入到各机关各领域。看来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进行这场斗争，不是没有抵抗，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阻力、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斗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客观存在的，有阶级斗争没有旁的出路，就要斗。现在斗争起来了，形势好得很！可以通过文化革命，进一步解决中国到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毛主席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没有解决。你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反对，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坚决拥护。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阶级问题！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将采取什么态度？我国成立十七年了，更早一点，一建党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的人民、干部是有社会主义要求的，是有社会主义决心的。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极少数的，这不等于没有问题。(由此开始陶铸同志提高了声调，很严肃的说，)最近，你们看到在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是最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拥护中央文革！……)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不能允许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要不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大原则问题！这些标语、言论和行动，是反动的必须揭露！必须揪出来！制止他们的活动！不管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总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革命的，就要站出来！(热烈鼓掌)当然，我们相信，这一小撮反革命的行为和言论，很快会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的，会被压下去的。(鼓掌)我想，我们的革命斗争就是在这样尖锐的过程中进行着，每前进一步，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逆流就会出来抵制、破坏我们的革命，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不愿意被打倒，顽固得很，就要出来踢开中央文革。所以，文化革命进入新阶段，要夺取新的胜利，发展到农村、工厂，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摧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鼓掌呼口号)《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讲的最清楚了，要好好研究，这是当前运动指导意义很强的文件。

二、要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要拥护革命路线，要批判反动路线，但这里有真假，多数真，少数假。他不是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真批判反动路线，有些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专打击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正确的嘛！你又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还不是假的吗？！（鼓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看行动。（鼓掌，呼口号）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拥护毛主席，要站在革命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彻底推翻，彻底打倒么！这才是真的拥护毛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光是口里讲，那就是同学们念的：“口头革命派”。有的是假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就是要以革命行动证明是不是真执行革命路线，还是破坏革命路线。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阶级斗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你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以及产生的影响，不发动群众冲击，反而维护它，是不可能胜利的。这是个试金石，到底是金子，还是黄铜，只要拿这个一划就知道了，不管你口是怎么讲，行动上是假的。要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破不立么！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 15 期社论说“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那么你反对这条路线，而且以此为目标，不是反动路线是什么？这样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不到消灭，你保护它嘛！维护它嘛！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贯彻不了的。本单位本地区正执行那一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推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个时候，很不够，要化大力量批判。前市委彭真影响很大，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黑帮，对文化革命是不利的，批了黑帮，更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揭露了，批判了，在工作会议上也揭露了，批判了，但是在各地区批判的很差，特别是在六、七月作的五十天内，我们都受到影响的，不同程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二人为代表提出这条路线，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要负责任的。他们已经站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去了，问题很严重了。他们提出这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只要不搞阴谋活动，可以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他们的遗毒很广，主要责任由他们负。但是，刘、邓的思想，我想，不少人都有，当然，这不是要人人过关。刘、邓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自从革命胜利以来，就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无意无意地，有时公开有时隐蔽地维护资产阶级。到了文化革命的五十天，就明朗化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革命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什么叫资产阶级革命家？打倒国民党，打倒地主是可以的；到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就恐惧，怕触动，你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先烈流了那么多血干什么哪？要实现社会主义嘛！如果取得政权以后，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消灭资本主义的东西，革命就是多余的了，等于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共产党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自己做官当老爷，不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怎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执行刘、邓路线的是少数，主要是领导。省、市委，部党委，刘、邓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他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执行刘、邓路线即使不自觉，但也合你自己的口味嘛！要挖的，不这样挖，批判刘、邓路线不彻底。林彪同志提出，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开展大的批判运动，大的审查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刘、邓路线。刘邓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党员、团员都要在群众运动中受到批判审查，看你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看你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搞社会主义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行呢？要对所有的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胜利；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更好地工作嘛！群众起来了炮轰司令部，火烧这个地方，火烧那个地方，街上大字报很多。当然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没有的，如果贴，就是反革命！贴林彪同志大字报，也是反革命！以

前我讲过，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彪同志不能怀疑，有人说贴我的大字报，讲我是毒草。就是不能怀疑！我讲了不少错话，但是这句话没有错！(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我的大字报可以贴，可以审查，可以批判。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烈鼓掌)我讲基本上，鼓掌就鼓这三个字。(有人插话：“取消‘基本’好不好”？)我不同意，要经过考验、批判、审查(鼓掌)。要经过审查，这不过分。党交给我这么大的责任，不考验不行。过去考验得不够。在民主革命阶段，是经过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考验我不够，现在就要看这次运动。如果经过了审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这一头没有好好过，十几年了，要触及灵魂！尽管大字报说的不那么好听，看了不舒服，就是要你不舒服才触及灵魂嘛！我们干部要自觉。卫生部盖子揭开得比较迟，主要在部党委，但司局长不要抵触。如果挨了批评、斗争就不满，这不是正确态度。如果口头反对刘、邓路线，实际不满，那就给刘、邓提供思想市场。即使为革命受些委屈，有什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这没有什么委屈。革命先烈流了多少血，把政权交给我们，现在，一定要巩固好。(此处记录不清)有的人大道理通了。具体问题又不通了。批判人家通，批判自己不通，这不是真通，真通要批判自己。我们要搞共产主义，要搞掉剥削阶级思想，迟搞不如早搞，共产党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压迫嘛！我们大家要争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要以为十七年了。有进步，但是有很多剥削阶级思想在影响我们，所以现在重新审查我们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很有必要。要衷心拥护这个批判、审查，这个革命搞好了，革命彻底胜利了，就得到全世界。如果不搞，说不定那一天晚上变颜色、掉脑袋。当然如果你知道哪一天变，是参加阴谋，当了修正主义黑帮。如果到那个时候掉脑袋，为什么现在不把文化革命搞好呢？具体问题不好变，但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从全党全国，从人民利益出发嘛。自己有错误，炮轰、火烧、批判、斗争，不要有抵触情绪，思想真正通了，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真想通过了这一天，当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广东有个粤剧女演员红线女。以前在香港，我们争取回来的，给她高工资，一千多元，比马连良低一点，还有优厚的待遇，有小洋楼、小汽车，后来加入了党，表现不很落后，她要求减薪，减到四百、六百，这样的共产党员很容易当，香港、广州跑来跑去，到处受欢迎。又不下乡，又不劳动，这真改造好了吗？不真，过去反右时也批判过，但效果不大，这次文化革命，可能改造好了。北京 101 中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了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黑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作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如果这话是真的，是真改造好了。这一次革命，待遇取消了，这一下跟共产党走就是真的了，但还要看一看，因为革命不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是不行的，如果象以前那样，生活那么好，从这个洋房，到那个洋房，美帝国主义来了能上山打游击吗？美帝国主义给两千四百元，她干不干？所以革命要经过考验，才能做到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经过考验是做不到的，这次文化革命保证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林彪同志说：“要破私立公，一心为公”。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个人私心杂念，一心为公；只要在这个高度上考虑自己，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得通。革命师生说的很好，我们炮轰你，因为你不是真的革命左派，要把你轰成左派，这很好嘛！

三、卫生部问题(摘要)

钱信忠作了两次检查，卫生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肯定。文化革命以前，毛主席讲，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这就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以前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卫生部相当严重，批掉反动路线再加上斗、批、改来揭嘛！卫生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铁证如山，无可抵赖，文化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否则为什么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呢？卫生部党委要有勇气，一方面自己揭，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帮助，变成革命的卫生部，不然就很不卫生。卫生要保护革命群众的健康嘛！现在卫生部作了一些调整：稍许有点进步。……有了一点点进步，但很不够，钱信忠检查了两次，很不深刻，还可以再检查嘛！卫

生部党组要坚决革命，要坚决支持大方向正确的同志们，要依靠革命的同志帮助我们。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阶段运动不好，我要负责，在运动初期刚调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个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走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有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嘛！群众清楚嘛！是黑帮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不讲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嘛！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二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帐嘛！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可以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一定要怀疑的，当你不清楚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时候，多怀疑是可以的，弄清楚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了，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吗？……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去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嘛！……不要叫“抢”嘛！叫他自己拿出来，你调查清楚了，去问他拿不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不能说他们(指北医同学)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不得已。……当然我绝不是提倡抢。

四、两个具体问题

- (1)医院的运动怎么搞？(从略)
- (2)关于开全国性会议问题。(从略)

335. 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红旗》杂志贺喜群众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13日)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

你们好！我已经睡觉了，吃了安眠药，听说你们来了，还是来看看你们，你们的造反精神好得很！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我们和你们心连心！要坚决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那末一小撮人。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和革命小将一道干革命，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到底！对不对？(群众答：对)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不要怕。我已经吃过安眠药，今天同志们来，革命小将们来，我还来看一看，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分离，我们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群众答：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背得不好，背不全，但是我们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毛主席非常爱护你们，关心你们！这一点我想革命小将们懂得的，我们心连心。我吃过安眠药了，我说的不一定对，我来看看同志们。(群众：江青同志回去休息)

336. 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关锋、谢富治、阎长贵等与一司、 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在座谈会上康生、江青等的插话 (1966年12月14日)

有人说：“矿院反映说：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已公开解散了……”。

康生：对反革命分子执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

有人反映：保守派党员特别多。

伯达插话：共产党员不是买到的，如果可以买到就成假的了。

有人问：清华有人叫嚣要为陆定一翻案，大家贴了许多大字报，保守派就是不让他发言。大家组织起来写大字报，开辩论会对反革命逆流进行反击，有人说是一言堂。(大意)

江青：首先搞清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康生：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矿院有人说：保守派说：“我们揪文革、戚本禹等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你们揪王任重也是炮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

关锋：王任重在北京、湖北、湖南情况与中央文革没关系，没汇报过，文革不负责任。炮轰他不算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还有人反映：我校秋后算帐派说：“你们闹吧！秋后再算帐。”

江青：现在不是算我们的帐，是我们算他们的帐。

有人问：有人造谣，毛主席在一次部长会议上承认了三点错误：1. 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2. 支持红卫兵。3. 支持革命大串连。

康生：这是反革命造谣。这些话是主席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的。有些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我就是这样革命的，就是支持聂元梓、支持红卫兵、支持了大串连，这就是我的罪。”(毛主席是引用他们的话对他们说的。)

有人反映：我们斗争了很长时间把×××的官罢了，大家觉得胜利了。(大意)

江青：把官罢了，还要斗，光罢官不行，黑东西没有抖出来，不解决问题，要斗。

有人反映：关于给林总提意见，攻击林总的事。

康生：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总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做斗争，对中央文革态度辩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矿院东方红反映：多数派说(保守派)：你们少数人不怕当反革命，我们也不怕当反革命。

江青：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又有人把反对林总的标语传单隔墙扔到林总家里去，你们也可以给他们贴，你们认为谁是后台，可以给他贴。揪对不对？伯达：对！(鼓掌)

337. 徐立清^①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的讲话 (1966年12月14日)

听了你们发言，综合以下五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是个人意见，有些是传达上面指示。

一、大家最关心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告诉同志们，有这三条指示。这三条指示是怎样来的呢？是在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其他城市也很多，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些地方不那么好，上海组织比较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很厉害，因上海市是国防前线，南京军区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三条建议。林副主席报告毛主席，同意三条意见，答复南京军区，并发各大军区，告诉各省市全国照办。这三条指示是：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单独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且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想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批示这个文件，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呢？不是，上星期六

^① 徐立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京筹备处的红卫军要见总理，是我接见他们的。他们问是不是不信任？不是的，正是信任，为了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转业复员军人是参加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他自己的单位，都要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要求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起骨干带头作用，单独成立组织就要脱离本单位的组织、本单位的群众，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另外再参加其他组织，时间精力有困难，所以主要参加本单位，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如对省委、市委有意见，与本单位群众一起去搞。荣复转业军人在社会各方面都起骨干带头作用，不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也是本单位的主要力量。它不是一个单独组织，这样会不会妨碍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呢？不会的，可以和群众一起搞，起骨干带头作用会更大，精力也来得及(念十一条规定中二、八条)。

我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是考虑这些，是正确的，当然你们单独成立组织也是为革命。(有人递条子，要看文件)这是电报，电报密码是机密，不能张贴。我是亲眼看见了批示，是确确实实的，以后你们会更清楚，你们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没正式向你们转达，出了大字报，警备区说他们没贴大字报，是谁以警备区的名义搞的要查清，如果是警备区贴的，是严重的错误。林彪同志七日应当看到，他们为什么不向你们讲，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怀疑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大家谈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这是很好的。但这里要提一下，如果思想不通，毛主席说要打通思想，如果不通怎么办？我建议，可以由你们负责同志代表和群众共同决定，是解散还是不解散，如果思想不同，可以同群众商量自行解决。北京中央军委只是宣传，但决不强迫命令解散，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的，你们要做为解放军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是说服，决不会压服。要你们着急，厂里的同志也很着急，可以留代表在这里。

总之，三条指示是传达，其他意见是我个人的。同志们都在人民军队里做过工作，希望站在老战友的立场上，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有些同志立过功勋，在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保持光荣传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坚决执行十六条，模范地抓革命、促生产。

向你们来京的全体同志们问好。

338. 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关锋、阎长贵等与一司、三司、 北航、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的座谈会上陈伯达的讲话 (1966年12月15日)

你们谈的这些情况很好，过去很少与你们一起座谈，直接联系少，间接联系多，以后要经常联系，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首先向你们学习，我们要从你们这里吸营养。

昨天与一部分中学生谈了，知道了许多事情，今天与你们谈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们应该经常和你们接触，我们相信你们会给我们许多真实的材料，这样我们头脑里可以有许多材料了，大家还准备给我们提供什么？

有人问：准备在十七号开个大会，象十月六日一样，内容是：1. 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庆代表发言；2. 平反问题：外地很严重，至今未平反，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把材料抢出来平反；3. 一小撮人反对中央文革，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4. 与工人结合问题(以上四点是大意)

伯达：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文化革命中阶级斗争的表现，还是长期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换脑筋的问题，从一个脑筋换成另一个脑

筋，用无产阶级脑筋换资产阶级脑筋，这是件不容易的事。平反问题，要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简单宣布平反能不能解决问题，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想。材料烧毁了，也平反了，但是思想没革命。他(指当权派)思想不革命，还可以写黑材料，主要是解决他们思想问题。我们也要革命，包括我在内。不革命是不可能前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不断前进，不断有新的经验出来，有许多的经验被新的经验代替了。要不断革命，不断改造，如果不懂这一点，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那就成了前进中的绊脚石了。

你们对我们有无产阶级感情了，在有阶级的社会，所有感情是有阶级性的。你们对我们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很感激，谢谢你们。

同时，你们还要不断鞭策我们，帮我们改正。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缺点，有错误。这和踢开中央文革、解散中央文革是两回事。你们要中央文革帮助，我们也要你们帮助，动脑筋想一想，我们说的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批判。

我们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毛主席说过：中国共产党有三大作风，一条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一条是群众路线，一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同一切剥削阶级区别的标志，我们不可能没错，有错必须改。所以，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

339.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的讲话

(1966年12月15日)

参加者：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部分赴京成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青白江特别支队赴京代表

各位同志们，各位工友们：

刚才我已接见了你们的代表，给他们讲了话，天亮后代表们会向你们传达的。你们这次来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想见毛主席，你们的愿望和心情我们是理解的。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今天满足了你们的愿望，让你们来到了毛主席的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满足了心愿。即使你们见不到毛主席，但是毛主席是经常跟你们【在】一起的。你们天天读毛主席的书，读毛主席语录嘛！你们要作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照林彪同志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工人、好学生、好战士。你们就在毛主席跟前，你们又来到了北京中南海，你们来到北京，就要把北京的精神，即毛主席的精神，带回去。这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

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说几句话：你们是头一批到北京来的，你们要派代表来，不要都来嘛！省委、省长给你们签了二十张火车票，你们又用其他方法来了一些人，幸好后面的人被劝说回去了，没有都来，后来是代表来的，这还是听了话嘛。

你们后来看到了我的电报，不扣工资，不调离工作，不许歧视。也许有的人是自己买票来的，从二十八日起到今天已有半个月了，就是因为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民主谁来领导呢？毛主席和党中央来领导。走什么道路呢？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还要按工业十条办事，你们看过了工业十条了吗？(工人答：看到了。)违背这些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了。既然如此，就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要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使中央实现毛主席的路线，这就是大民主。这个大民主是谁领导的呢？你们必须是有领导的大民主。你们的自由是世界上都没有的，你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连，宪法上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的六大权

利，你们在成都都实现了。自由的对立面是纪律，民主的对立面是集中，我们来学一段语录：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毛主席这几句话说得最好不过了。实行大民主是毛主席和党给的。这是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你们的自由，有那个国家能让学生放假闹革命呢？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你们（指在座的工人）还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为什么要给这样的大民主和大自由呢？就是要你们敢于批判领导的错误，领导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个别的错误也要批判。当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坏了，要一分为二，要实事求是，不要以为全部都是坏的，只有党中央才是正确的。工作组在前一阶段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但是毛主席的声音还在传播，这个路线并没有断，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差，有的地方做得很差，你们起来斗争，受到压制，领导检查又差，要就地斗争，派代表到北京来，不要都来，问题不是一千多人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拿原则来作交易，只要你们一来开个先例，以后就会变成两个，就会变成两百万，就会变成两千万，生产怎么搞呢？我只能讲原则，你们的问题还是回去斗争，回去还要同志们解决。首先向你们问好！但又要批评你们，如果不批评你们，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已经来了要记住这件事，告诉工友们，这个例子不要再开了，你们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又做了一件好事，别人就不会再来了，再有事就派代表来，十一月二十五日造反兵团支持保守兵团的产业大军的冲突，要说理嘛！要当地解决嘛！矛头要指向厂党委、市委、省委、西南局。他们受蒙蔽，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他们，原则问题不能让，态度要与人为善，争取少数变多数，希望你们搞好自己的组织，路上好好讨论。带回十条可以学习嘛！你们厂矿很多，你们跟大家讲讲，我们承认成都市、四川省、西南局斗争是艰巨的，现在犯错误的人认识很差。需加力量，要文斗，不要武斗，不但对工人，对犯错误的人也要用文斗，不要打人，林彪同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仅叫犯错误的人检讨，还要叫他考虑反省，疲乏就不清醒了，这样一来就不能思考问题了。当然有时需要激情的，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激烈的行动。”有时候还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而且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我们认为成都市、四川省、西南地区的任务很大、很艰巨，要提高斗争水平，为全国作个模范，十多天的代价是值得的，在四川把你们拦住了，你们来北京还是艰苦斗争，第一欢迎你们，第二批评你们一点，主要是为了吸取教训。

你们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保守派在这里是受蒙蔽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不再继续受蒙蔽。

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要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战士，文化大革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个思想革命在每个人头脑里都起变化，主要矛头要向上，向厂矿，向西南局，而不是向工人，同时又得向自己，自己总不是都是正确的。我们只能学习主席，但不能继承他，毛主席是天才，我们老了，希望你们来接班，象马、恩、列、斯、毛主席，世界上就这么几个天才，毛主席是最大的天才，我们老了，希望你们来接班，但不是现在就来接班，你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经阶级斗争的大风雨，见阶级斗争的大风雨，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成长。你们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你们是四川人吗？（众答：是！）我在四川呆了七、八年，接触了工农，是有感情的，祝你们回去努力工作，身体健康！

同志们说：请总理代问毛主席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总理说一定转达。同志们说：总理您太辛苦了！总理用四川话说：啥子辛苦哦！

340.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赴京代表团与《红旗》编辑部林杰的座谈纪录

（1966年12月15日）

关于《红旗》十五期社论发表的背景

林杰：对于社论，你们比我们了解好，你们打电报、游行，说明你们比我们更了解，更清楚。北京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你们是当事人，是第一线。你们最近看到大字报也可以看出来了。

同学：我们到北京以后，看到“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等大标语，感到气愤极了……

林杰：应该气愤，这是反革命的大字报。社论最后一段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各种现象，分析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的动向，研究他们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活动。”这是反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行反扑的行动。

同学：我们习惯称广州的顽固保守派为保皇派。广州的顽固保皇派好象没有那么露骨，没有北京那么“敢”出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林杰：不一定，广州也会有的。北京是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慢慢会波及到全国去的。过去也是这样，如破四旧，几乎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是这样的。全国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是由北京开始，然后扩散到全国去。反革命的逆流也企图从北京向其他地方扩散。谭力夫的讲话不是也由北京传到各地吗？各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谭力夫。

同学：中大也有谭力夫！

林杰：是什么名字？

同学：周金惠，外语系的。他们制造黑纲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谭力夫式的人物。(另有一个材料给他看)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批判？

林杰：当然可以批判。(读《红旗》十五期社论，第四段)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同学：我们那里也是这样，压得很厉害！

关于“保皇派”的谈话

林杰：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保皇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保皇派，是根据客观事实讲话嘛！你不改正，继续下去就是保皇派，这顶帽子是摘不掉的。学哲学的人就很清楚，概念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只有承认错误，站过来，才不是保皇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是错误的，就要平反，这帽子是错误的，这与事实不符合，应该平反。你是保皇派嘛，这是名副其实。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为什么不敢叫？在革命派面前承认坚持反动路线的是保皇派，在保皇派面前不敢说，说他们是革命的，这是两面派的态度。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必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你是真正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十六条，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闹革命，你坚决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阶级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

同学：学生也有顽固执行反动路线的吗？我校就有很多。

林杰：有呀，有呀！一定有嘛！

同学：《红旗》十四期社论不是说不要轻易扣保皇派的帽子吗？

林杰：不要轻易扣是对的，不是乱扣，乱扣保皇派是不对的。他们说拥护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保皇派，这就不对，这是诬蔑。

同学：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全国武斗很严重，北京也是这样，什么“踢开中央文革”，“三闯中央文革”，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社论是否针对这个形势提出的呢？

林杰：你们了解的比较多，你们到北京街头转一下便可知，“炮打中央文革”，“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中央文革是绊脚石”，“中央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

革产生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法”。这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什么人，什么情况，说这些话就是代表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神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颠倒是非”，“混淆是非”，攻击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这是绝不能容忍的。我们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我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我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小撮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我们要进行专政，因为他们不是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主席、林彪同志，这是什么行动？你们说这是什么行动？

同学：是反革命行动，是现行反革命。

林杰：对，是反革命。他们说中央文革不管谁指定的，都是违反十六条的，这是把矛头指向谁呢？

同学：就是毛主席。

林杰：对，毛主席，是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即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毛主席有批语的，说这个总结很好。可是有人说这是大毒草。他们说：“毛主席说很好，是很好的大毒草，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是公开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猖狂极了！

同学：社论第一段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如何理解？

林杰：广大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这是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历史上看，五四运动起了架桥先锋作用，革命主力军是工人、农民，不和工农相结合，不把亿万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就不成。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现在工厂工人动起来了，最初在城市学校，现在到了工厂、机关、农村，这个面就很广了。

同学：社论中没有提到农民群众呀！

林杰：目前主要是工厂，农村是红卫兵长征时去宣传的，鲁迅的小说《风波》你们看了没有呀？(同学：看了)开始是由大城市涉及到中小城镇，又从小城镇涉及到农村，你们到农村调查一下，看看老太太怎么说的，一定有趣的。

同学：北京学生与工人相结合，我们做得很差了，如何与工人相结合呢？

林杰：中央有了十条你们看了没有？

同学：看了。

林杰：具体如何做，靠你们自己闯，路本来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你们去结合就有了法了。事先谁也不能想出一套办法给你们。

关于黑材料和国家机密关系

同学：有些党委就是不贯彻、不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不给革命同学平反，而有些人就是去保，他们保黑材料，我们“抢”了黑材料，他们说我们抢了国家机密、档案……。

林杰：国家机密一定要保，但整群众的材料要不要保？把工作组整群众的东西当作国家机密来给革命群众扣上新的罪名。

同学：现在有人提出炮打北航“红旗”，炮打第三司令部，你们看如何？

林杰：革命的群众组织我们坚决支持。

同学：保皇派也说他们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林杰：是群众组织，有些是当权派在幕后指挥操纵的。

同学：能否整垮他们？

林杰：他们组织里的革命群众会起来造反的。若是他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会垮台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必定会取得胜利。当然要通过艰苦的斗争。

同学：无产阶级司令部指个人还是指什么组织？从社论的条件来看，群众组织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

林杰：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群众组织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决定。北京第一、第二司令部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来鉴定。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哪个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哪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看得很清楚。第二司令部我看并不革命，第一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是矿院的，矿院某些人现在对中央文革攻击很厉害。(同学说这里一定有后台老板)革命群众看得很清楚。

同学：黑指示要不要交出来？赵学明(广东省第一书记)承认有黑材料但不交，说是国家机密，中央补充规定没说让交，你看怎样？

林杰：有诚意，承认他写的材料是错误的，就应当拿出来，大家批判。

同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揭他的老底行不行？

林杰：应该对那些顽固地执行反动路线的人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同学：学生能否点名批判？

林杰：发扬大民主，在群众之间也要发扬大民主。

同学：《红卫报》(即广州的羊城晚报)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前天封了，你怎么看？

林杰：封《湖北日报》你们知道吗？(众：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日报》一直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本上站在反动路线上。他们批判、揭露《湖北日报》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封了是革命的行动，革命精神很好！但也可以不封，让他们表演。千条万条听毛主席的话是第一条，毛主席著作我学的不好，我的看法你们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的看。

341.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在“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16日)

江青：

红卫兵小将们，战友们，你们好！(热烈鼓掌)

毛主席问你们好！(热烈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的心情象你们会上这样沸腾着，关心着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你们的讲话，水平都是很高的，我还讲不出，我还要向你们学习。(鼓掌：向江青同志学！)我没有做多少事。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做好事是本分。如果做错了，就要批评。(鼓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怕批评，批评对了就改正，批评错了，不要理他(鼓掌)。如果是反革命，就和他斗争到底！(鼓掌，欢呼)

我只想讲一讲：刚才有的同学讲，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斗争的锋芒，他们那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你们，这就是错了。(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今天，我们要做自我批评，我们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四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的人没有把他们教育好，我觉得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是负有责任的，要他们向你们检讨。

我希望你们对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中年的、老年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斗垮、斗倒、斗臭。(鼓掌)

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看看(众：站出来！站出来！周、雍低头站出来)，同学们，要特别特别着重他们的责任。(鼓掌)

我想讲讲专政与民主的关系。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很稳固呢？我认为基本上是稳固的。我认为有些地方，有些人(大家请江青坐下)，有一小撮在拿着武器要打人、杀人，这就不巩固了，没有很稳固的无

产阶级专政，那能有大民主呢？对于那一小撮人，同时对于那些顽固的堡垒真正捣毁它。因此，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犯、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小撮，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热烈鼓掌)

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有那一小撮做了坏事的小家伙就以为其他人不好了。我希望你们头脑要清楚。但是对于这一小撮，不实行专政就没有团结可讲了。(长时间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坚决拥护江青同志讲话！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

陈伯达：

同学们：

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长时间热烈鼓掌)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方针(热烈鼓掌)。

同学们：刚才你们在这里的讲话正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水平都很高。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的用毛泽东思想都武装起来了。(鼓掌)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保证，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鼓掌)这是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保证。(鼓掌)这是我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保证。(热烈鼓掌)是我国很快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由修正主义控制的国家统统拉在后面，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保证。(鼓掌)

我现在向同学们讲的还有几句话：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芒没有边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鼓掌)

工人和贫下中农联合起来！(鼓掌)

全体劳动群众，同全体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这样我们将无往而不胜。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幕后人物，他们自以为能用那种武斗的方法来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自以为能用阴谋诡计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达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告诉他们，他们这样错了，他们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长时间热烈鼓掌)。

我们在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觉悟下，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胜利是属于你们，是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烈鼓掌)。

那些不愿向无产阶级投降的人，他们走的是灭亡的道路。有一些年青人被蒙蔽，走了迷路。我们希望他们会很快觉悟过来。同我们一起站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只有这样才是他们的出路。

周恩来：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现在代表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和国务院和你们问好！我现在庆贺你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组织的大会的成功，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热烈鼓掌)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已经把我们大家要说的话都说了，我用不着多说了。

现在我只说一点：

红卫兵在北京诞生，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全国，红卫兵开始是少数，是毛主席发现并给以巨大的鼓励。因为毛主席的支持，红卫兵已蓬勃地在大中学校发展起来了。以后林彪同志又加以鼓励，指出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给你们以更大的鼓舞。

红卫兵一出来，就做出了许许多多轰轰烈烈破四旧立四新的事业。有了红卫兵，有了大串连，从学校到全国。由于毛主席的大民主得到了发扬，成绩是主要的，当然也有缺点，新

生事物总是有缺点的，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缺点。一个孩子刚出生，还是毛手毛脚的，以后还会这里长个疮，那里长个麻子。但还是会成长起来的。

四个月的经验，有必要加以总结。在红卫兵中间，团结起来，带动中间同学，团结在一起，把最大多数团结起来，(鼓掌)对那一小撮犯严重错误、犯了罪的小家伙，把他们逮捕起来了，法办了。把他们关起来教育改造。但他们年轻，还要给他们改过自新……。

你们眼睛是亮的，把这一小撮犯罪的孩子逮捕起来，使你们的正气得到伸张。

你们的这次讲话的水平，比起四个月前是个大进步，是个飞跃。但不要骄傲，还要更进一步，六个月走过的路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争取更大的飞跃。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会打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你们要学会总结经验，只有总结经验，才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祝你们进步！进步！更加进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

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向各位同志们、各位战友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热烈鼓掌)

一个月以前，我到阿尔巴尼亚去，上飞机的时候，红卫兵战友们告诉我，要我在国际上去串连，去宣传你们的红卫兵运动。(鼓掌)同志们，我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向二十多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宣传你们的红卫兵运动，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热烈鼓掌)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方面，取得了无可估量的影响。(鼓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们的一盏明灯。(鼓掌)中国文化大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你们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了全世界的革命的青年人。他们向往你们，赞扬你们，崇拜你们。希望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能够象你们现在这样子的幸福。(鼓掌)

同志们，你们这样大的运动给我们带来一个麻烦，好多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派代表来，一个一个的到中国看你们，一个一个地来访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搞得我，今天接见明天接见的。(笑声、掌声)一句话，你们的这个运动在全世界的影响有时候是你们想不到的那样伟大。(鼓掌)可是正象江青同志讲的，正如陈伯达同志讲的，正如周总理所讲的，他们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后的运动是很宝贵的指示，我完全同意这三位同志对于同志们的讲话。(热烈鼓掌)除了三位同志讲的以外，江海峰同志叫我提点要求给同志们。的确，我觉得同志们有很大进步，但是还要更加进步。(鼓掌)什么更大进步呢？我补充一点，就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条。(鼓掌)要不要学习这五条？同志们！(众答：要！)学了没学这五条？(齐答：学了！)学好了吗？(齐答：没有！)哎！(会场活跃！)这五条没有学好是很自然的，因为什么呢？这五条是我们终身的奋斗目标，我也没有完全学好来！也是我的奋斗目标。(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头一条就是要我们真正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反对什么呢？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就是现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完全划清界限，以毛泽东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思想去彻底地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热烈鼓掌)另一条，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要作为一个革命家。什么样的革命家呢？代表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世界上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利益的坚定的一个革命家，要去反对那种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路线的那种反革命。这一条，就是说，我们要做为一个彻底革命家，彻底地打垮一切的反革命分子(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第三

条，毛主席告诉我们，善于团结左派，同时团结绝大多数的人，同绝大多数的人能够一道合作，甚至于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干革命，甚至于反对过我们，甚至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样的人，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干革命。就是说我们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同我们一道干革命的。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要坚决地同他们作斗争。(鼓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使这样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狗急跳墙，垂死挣扎。最近我们在街上看到有这么一小撮人贴出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标语和大字报，一个反对毛主席的标语是林学院的李洪山贴的，特别清华大学的易正亚、万会秦的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的。同志们！反对毛主席的、反对林总的，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们说？(齐答：反革命！！)对！是反革命的！是反革命所利用的小走狗。(热烈鼓掌)我们要团结大多数，但是对这个反革命分子要坚决地斗争到底！彻底地打垮他们！(鼓掌)毛主席讲的第四条，就是要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实行这个民主，要实行这个大民主。什么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呢？对广大的人民，革命的群众，实现最大的民主，对一小撮反革命实行严厉的镇压。(热烈鼓掌)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要谦虚、谨慎、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断地改正我们的错误，不要骄傲，不要独断专横。今天我们听到有的同志的发言，对你们的工作，还进行了自我批评，我很欣赏这一点。因为什么？这是毛主席的五条中一个重要的一条。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想向同志们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五条，而且拿这五条来每天检查自己，同时也看看别人，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真拥护毛主席，是假拥护毛主席？真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士，还是假的？我的建议就这么一些。(热烈鼓掌)

342. 李先念在接见工艺美术工作者时的谈话 (1966年12月16日)

地点：中南海某会议室。

参加人员：全国工艺美术造反联络总站共十人(长春玉雕厂、北京挑补绣厂、上海工艺美校、北京建筑雕塑厂、北京象牙厂32111战斗团、北京工艺美术工厂红卫战斗队等单位)，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工艺战斗团五人。同时在座的有二轻部副部长邓杰、秦局长和先念同志的秘书及其他有关人员。

先念副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和我们亲切地一一握手。坐下后对我们说：你们哪一方先说？是工艺战斗团先说，还是谁先说？接着，工艺战斗团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相继谈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些问题，先念同志听取了双方意见后说：

你们的热情、造反精神，我们完全支持。他们(指工艺战斗团)也是主张改革的。你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今天暂时不能解答。先念同志问：工艺美术行业有多少人？邓副部长说：工艺美术行业有二百万人，特艺有十八万人。先念同志问：有多少品种？邓杰说：有几万种。先念说：问题相当复杂，这样大的事情我要向总理汇报。你们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两方面都是这样，这方面(指工艺战斗团)也是要改革、要创新的。牵涉到的行业很多，我提

个建议：回厂以后先想一想，先改哪一部分，先停止生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出口也可以，正在生产的可以改革。我这是个意见，以后找你们再谈。不要一下子改，我把你们的意见反映给总理，那些明显的停下来。先念同志拿起一个景泰兰瓶问：这都是铜的？大家说是好铜。先念说：景泰兰这么多铜，我心疼，能不能改一下？为什么要生产这些东西呢？（指才子佳人）要大破大立。这时造反联络总部说：工艺战斗团的观点就是改良主义、折中主义。工艺战斗团代表说：我们这决不是改良主义，现在有些人就认为破易立难，这是周扬的论调。这时，先念同志听了笑了说：双方都不要扣帽子嘛！不要伤感情（指双方），你们年轻人火气大，我喜欢你们这种敢想、敢说、敢干、敢批评我们。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是主席讲的。你们批评有些过急了。我是十八岁参加革命，做过很多急事、错事，也做了不少好事。现在也做了很多错事，六十了还做错事，跟不上主席思想，落后了。紧跟毛主席走，紧跟毛泽东思想，但不自觉地犯错误。你们比我们强，你们比我们高明，你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搞文化大革命，要炮打司令部，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错误，打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象十五期社论指出的，别有用心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反对。

先提一个方案，把方案考虑一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刻停下来，不生产了，其它可以改革创新。上万品种不能一下改，这是我的一个意见。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你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国家、热爱世界革命。内外是有别，不能把产品和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这样不大合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适用全世界，亚非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非常需要，内外没有区别，反映到产品上是要有别的。

我说的不对，可以批，可以提意见。明显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以停产，可以不出口。牵扯这么多问题很不易答复。这三个文件不能说是毒草，是文革起草。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群众提出意见可以修改。十条是文革起草的，实行草案发下去，发动全国讨论，实行中哪一条不对可以修改。林副主席说：早晨有错误，晚上就改。这三个文件是我经手的，告诉同志们先有事实，后来形成概念，现在这个不一定对，发出去有这么多意见，我们认为可以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不是哪一个副总理敢批的，我们党是有民主集中制的，刚才我出去接电话（刚才挑补绣同志发言，总理来电话，副总理去接电话）总理来的电话问文件，我说先不要发。同志们提出这么多问题，问题很多出乎意料。我如实向同志们说，有人说，三个文件是薄一波、胡明搞的。他的问题不是方向、路线的问题，不是这种性质的问题。头一个我不知道，后一个与他没关系。同志们警惕性很高，我们改了很多，如红卫兵，机关、工厂、农村不要搞，实际也不行，现在机关、农村仍搞红卫兵，在农村红卫兵还加入民兵。我们力求把文件写得漏洞少一点，实际大部分是对的，人的认识有个过程，当时只有那个水平嘛！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固有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到实践中检验，哪部分不对，改哪部分。当时，造反联络总站要求二轻部支持，先念说：二轻部应该支持，支持他们这种热情。我认为应开个明展会，为什么要开黑展呢？你们可以把所有产品都展出，干嘛黑展呢？明展嘛！明展比黑展好的多，让群众看，让老工人看，可以让外国人看，哪些可以做就做，不可做就不做。这个问题我不能做决定。这时秦局长说：要来个大立毛泽东思想展览嘛！先念副总理连连点头，先念总理指一位同志说：这位同志（指工艺战斗团吴景泉）提的很有道理，很值得你们考虑，先粗一点后就提高了。

造反总站同志说：要留人在北京。先念说：第一人要少，第二艰苦朴素。你们要艰苦朴素，不然非垮台不可，我同意你们留几个代表。有人问：到街上宣传行吗？先念说：可以。有人问：怎么批法？先念说：一面批判，一面创新，立在其中嘛！造反总站的同志问：上班批，业余批？这时邓副部长插话说：你们下班就不能批判吗？工艺战斗团说：我们下班完全能批，我们坚持生产新产品，业余批判。又有人说：可以到工厂去谈吗？先念说：到工厂谈可以，要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思想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时挑补绣问：我们全绣上语录行不行？先念说：它还是商品吗？还有销路，生产很多卖不出去也是个问题。你们造了两

次反，我接见你们，可老这样造反也不行，人家就骗你们，人家就溜了。有人说：当权派要明文才能停止帝王将相。先念说：明天我可以拿一个明文，才子佳人立即停下来，我向中央汇报可能逐步改进。先改一部分，马、牛、羊、山、水、花、鸟、虫、兽这没什么，可继续生产，可以进行排队。该改的就改，改错了没关系。这时挑补绣又问：台布为什么不能全绣上毛主席语录？先念说：对内的我同意，对外的，我问你外国资本家害怕毛泽东思想，你做的卖不出去就失效了，人家不要，你们可以搞点试销一下，你们的意见我赞成，可客观事情往往行不通，产品是内外有别的。有人说：我们加班加点为什么为资本家服务。先念说：这样说，我认为不对，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人说：我们要下到连队去体验生活。先念说：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到工农兵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要有个办法，几十万人全去要有个办法。

有人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的产品不做，是停产还是积极创新？先念说：积极创新造反有理但要有方法，不要胡造。要抓革命促创新，停了以后应先生产新的，然后再逐步改进。有人说：我们要到工厂体验生活，先念说：你本身就是工人嘛！

凡在运动中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按中央指示认真进行平反。

有人说：现在我们放下才子佳人不做而主张积极动手创新，有人就认为应停产学习，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就在这儿，您看应怎么办？先念说：这以后再解答，这个问题不答复。有人说：这个问题您以后解答！先念说：噢，好！以后再商量。

这时有人说：我厂已经有一部分人停产八天了。先念说：这没什么嘛！过了一会工艺战斗团问：您刚才说停产八天没什么这句话是说过去停产八天没什么，还是今后再停产八天没什么？这个问题您要不说清楚，有人传出去，说先念说的停产八天没什么，全国都停产八天怎么办？先念说：这句话不能回去到处传，还有抓革命，促生产嘛！造反总站的同志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会歪曲首长话。工艺战斗团说：这是重大问题，还是说清了好。

又有人问：××××可不可以生产？先念说：可以生产，可以进行创新。最后邓副部长又简短的说了几句话。李先念副总理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你们也一定很疲劳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时间再请你们谈。我们要求先念同志转告中央尽快的发下指示。这时工艺战斗团的代表说：我们委托先念同志代我们战斗团向毛主席问好。先念同志高兴的答应了，先念再次和我们握手告别，最后副总理又亲切地第三次紧握住工艺战斗团的代表吴泉同志的手说：你谈的观点很值得考虑。

343.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 “为夺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17日)

江青：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他的心情我相信你们是理解的，正象他理解你们一样。

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我说的不当，你们有权利批评我。有一小撮坚持错误路线的小丑，我不愿意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会提高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干不出什么事业来，只会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我希望革命的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要光明磊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把组织壮大起来，你们组织壮大了，他们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主席是革命群众心中的红太阳，是相信群众，是走群众路线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那么你们又说了，他们为什么干出这么多坏事来呢？又杀人，又打人，就是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掌握一些权力，因此要打倒他。你们左派队伍不壮大能推翻他们吗？能彻底打倒吗？

(众：不能！)那你们回去好好考虑。

陈伯达：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现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一场大革命。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国进行，在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是一场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一场生死的斗争。我们有伟大导师毛主席的领导，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不论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一定胜利！我们准备牺牲，有好多好同学、好同志已经牺牲了，但革命在前进！敌人是什么呢？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敌人是纸老虎。这纸老虎在广大革命群众包围之中，他们只要被揭穿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好好记着毛主席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着斗争极其复杂，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一些反革命的幕后人物，一小撮，他们干了很多反革命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们要经常保持警惕，我们要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不断地总结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的各个方面经验，这样才能够顺利前进，才能象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一步一步地团结大多数。只要我们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能把敌人完全孤立起来。昨天，我在一个会上说了一句话，今天再重复一遍：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让我们在伟大的、光芒万丈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前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同贫农、下中农联合起来，工农劳动群众同革命师生、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同志们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祖国的各个阵地！

周恩来：

同学们，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大家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今天大会开得很成功。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群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现在我不想多说了，只想提一点意见：

最近几天一些中学生中一小撮人做了些犯法的事情，我们执行了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制定的通告，处分了他们，逮捕了他们。(众：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

另外，他们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把他们逮捕，教育他们，改造他们。(群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联系到一个问题，纠察队这个名字。北京一个中学、两个大学发起了红卫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及时发现了地平线上这个新事物，马上就支持、鼓舞。另外，毛主席在八月十八日接见了北京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展就推广全国。红卫兵不但在学校闹革命，而且走向社会到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连。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支持了这个革命大串连，而且肯定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从此，在四个月中红卫兵鼓舞了革命的人民，吓坏了反革命分子，也震惊了世界反革命分子，也鼓舞了世界人民。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我们希望今天参加大会的红卫兵，要珍重这个光称号，不要辜负毛主席支持你们。在这个时候红卫兵中又出现了纠察队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本来从历史上说，是在我国工人运动中一九二七年成立的，是工人纠察队。他们保卫革命，是镇压工贼、反革命走狗、宪兵的。可是我们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是管我们红卫兵的了，这就不对了，渐渐被坏分子利用，用来打击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因此纠察队这个名字被玷污了，当然是被少数。所以我提议你们各个学校取消这个名字，好不好？（从：好！热烈鼓掌！）当然你们成立是好意，但是走到相反的地步，引起了反作用。我希望红卫兵纠察队是你们首创的，你们自己取消，不用我们命令好不好？（众：好！当场就有人把纠察队袖章摘掉。）

另外几个坏分子犯了法，我们逮捕了他们，用专政的办法制裁。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自己取消，用民主的方法好不好？（众：好！）刚才听大会主席宣读了主席一段话，这是在解放后的头一篇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你们就懂得专政与民主的关系。好！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大家一起喊口号（总理领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会后总理领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344. 江青、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关锋等
接见北京大中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江青的讲话(摘要)**
(1966年12月18日)

抓人要送到公安局去，和他们说好，抓的人随传随到，你们也要按通告办事。一定要严格遵守通告，不要私设刑堂，私设刑堂不对。也可以放到学校里拘留，在宿舍里，不要乱跑，老老实实在自己住的地方呆着。

清华的同志说：刘涛、贺鹏飞看住了，不许他们乱跑。

江青说：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蹋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争取的。跟她讲，不要让她往家里跑，让她跟同学们住在一起。你们跟她说：“我们帮助你，你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家里划清界限，如果跑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任。”你们要问一问她，看她要不要革命，如果要革命的话，就跟你们一块去，如果真的革命的话就留在学校里，让她揭发王光美的罪恶。贺鹏飞也让他揭，他揭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贺鹏飞，你们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学校里呆得很好，请放心。我们帮他。贺鹏飞在家里惯得太厉害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学习什么主席著作。他在学校里你们好好帮助他，如果能学进一些毛主席著作的话就很好了。你们要帮助贺鹏飞，让他自己向家里打电话。帮助他，改造他。你们红卫兵不是要扣下他，不理他。我看你们就怕做思想工作。贺鹏飞过去做了些幕后活动，现在要帮他，做思想工作。你们把贺鹏飞的工作做好了，就很了不起了。

在谈到北京市的公安局和西城区纠察队时：

江青说：北京市公安局有问题。派了五、六十名干部去改组西城分局。我给你们想一个办法，你们要再抓人直接送到公安部去，这样你们就可以放心了。……你们应该会做俘虏工作，优待俘虏，让他们起义。

西城纠察队凌驾于红卫兵之上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这是要不得的，要解散的。

你们把坏家伙揪住了，斗够了送到公安部去关起来，然后再随叫随到。北京市公安局肯定有问题，西城区公安局有问题，公安局多年来不执行毛主席指示。

（纠察队）不要败坏我们红卫兵的名誉，败坏了有罪。红卫兵是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因为他支持你们，红卫兵国际影响很大。

搞社会主义，不搞两条道路斗争，都成了官僚主义了，这不行。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它，一些机构是官僚主义的，也要搞掉它。

有人提出合同工制度，并且谈到全国总工会的书记、副主席不出来见工人时。

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说这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们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

工这个东西，象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在谈到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时。

江青说：最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到刘少奇手里被歪曲了。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真不得了。

北京的通告(指 11 月 18 日的通告)是中央批准的，对任何人都适用。

我们进城十六、七年来，官僚机构重重叠叠。学校也是这样，我们这次要搞掉它。我们原来那套机构，好多是从修正主义那里学来的，我们要搞一套新的、社会主义的机构。我是为大家服务的，我是你们的啦啦队。

有人提到关于三个司令部联合的问题。

江青说：支持你们，三个司令部联合起来，联络站这很好。联络站这个机构都要搞在学校里，不要太复杂了，不要搞机关化。我们有好多官僚机构。各省市设有两种机构，一种设在北京，搞办事处，实际上是做我们的特务工作；一种是搞什么广州酒家，什么饭店，好比彭真在山西搞了一个，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要把这些家伙都赶回去，把房子收回来。这些要跟总理讲一下子，都把他们收回来。

第一、第二司令部的大多数群众还是受蒙蔽的，是好的。

北京市的公安局除了交通警以外，能不能都用军队管？(谢富治说，可以，可以)

解放战争消灭蒋匪帮几百万。说消灭几百万，也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几百万。淮海战役就搞了他三个兵团，都是俘虏过来的。靠诉苦，靠教育争取过来的。你们也要做俘虏的工作，争取过来。

一、二、三司令部统一起来，这个意见很好，有些人是搞两面派，两面派都搞不成什么大事来。打人成性，打人就过瘾，这是强盗极了。

关于工作组

江青说：主席六月份提出来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有的地方要抓刘、邓，也不对，也不策略，因为是我们党中央的。

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她与薄一波合伙搞大家，现在有些青年，有些不好的东西在影响着你们。你们有些青年搞无政府主义。你们在抓王任重，开了个十万人的大会，开得不太好，不得人心。你们抓人可以直接押送公安部。国务院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故意通过王任重拖我们去犯错误。周荣鑫原来等了他好长时间，不行，现在只好请他靠边站了。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做交待。

有个条子递上去是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的。

江青说：刘、邓是我们党内的一个问题，也要有群众的一个认识过程。清华大学要揪王光美，我们支持。把薄一波也揪回来，哪来的那么多病呀！

345. 江青、张春桥等接见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 三司等革命派代表的座谈纪要^① (1966 年 12 月 18 日)

十二月十八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的座谈纪要。

首先张春桥同志问各校抓反革命分子情况以及群众的反映。到会的单位作了汇报。

江青同志讲：这几天我听到一些反映，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到反面，犯错误。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经中央批准的，不仅对他们适用，对你们也适用。抓来的

^① 本文与上文似为同一次讲话，因内容有异，故一併刊出。

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看管好，随传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你们不能私自拘留，也不能限其人身自由。不够送公安局条件的，抓来的人，你们可以警告他：不许乱跑，不许回家，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跟他们讲清楚，不要害怕，好好交待，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同你们一齐干革命。你们要作艰苦的思想工作。你们这些人就怕作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难作。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作他们老子的工作。如果他们实在不听，要那样作，犯了错误，他们负责。

有人问：什么样的可以抓？

中央文革回答：贴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大字报的可以抓，贴江青同志大字报的要分析，如果是恶意攻击的可以抓。贴关锋、戚本禹大字报的不能抓（戚本禹同志讲的）。象贴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不能抓。凡是行凶动武的可以抓。

江青同志讲：在主流下的一股歪风，一定要批倒，现在全国打人行凶的很多，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作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死刑缓期。

关锋：把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江青同志讲：抓人交给公安部，问题很严重，已经调五、六百名干部去改组它^①。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队、监察院、最高级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了，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军队接管。(谢富总理同意)

你们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不要败坏红卫兵名誉。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

各省委驻京办事处以及各省在北京开的饭店是收集情报作特务工作的。例如四川饭店就是李井泉搞的，晋阳饭店就是彭真搞的，公安部要下令撤销。(谢副总理同意，说回去和总理讲一下。)

一司递条子：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同志讲：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合适，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支持。

江青同志讲：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纠察队后台支持者。

周荣鑫与彭真有关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正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很多坏事。

二司造反联系站一个同志(北航红旗)递条子给江青同志建议三个司令部合起来。

江青同志讲：这个建议很好，现在是时候了，你们三个司令部可以商量一下，搞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就不要什么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革命派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战斗，浩浩荡荡干革命，人少了，人家老抄。你们可以求同存异，统一思想一起行动，不仅左派、中间派可以联合，右派也可以争取。我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现在还不合适，太早，等你们联合起来时，我再给你们讲。

(戚本禹同志会后也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们合并时，可以找聂元梓、蒯大富参加。)

张春桥讲：从现在到明年四月份这段运动怎样搞，你们回去讨论一下，我们很想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下次你们把意见收集上来。

346. 张春桥、戚本禹接见部分革命归侨的讲话 (1966年12月18日)

地点：工人体育场内一房间。

参加单位：北京兴无灭资学校、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华大艺术系部分革命师生、首都归侨红卫兵、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集美华侨补校、中侨委少数派的代表、首都归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等二百多人。

^①原传单“重要说明”：本期所刊登的12月18日江青同志的讲话中，关于公安部的一段，另一种传抄的记录稿上是这样说的：江青同志讲：抓人交给公安部，不要交公安局。公安部是谢副总理管的，我们信任他。西城公安局问题很严重，已经调五、六名干部去改组他。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

张春桥：

同学们，同志们：(同学请他坐)

不用坐了，因为坐了一个下午。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对华侨界这方面情况接触得很少，最近嘛就是在街上看到一些标语，是你们贴的，里面有廖承志的、方方的，还有关于林一心的。对于这些名字刚才你们讲的，我们脑子里还有一个印象。但是这些单位我们确实都没有去过。材料呢，也没有怎么看，因为我们人很少，我们觉得一天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多。那么，现在看这个，应该说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于很重要的方面没有注意，那么你们现在用行动使得我们注意了，这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热烈鼓掌，呼口号)从同志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感到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就证明了华侨这样一个名称，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不管是回国的华侨也好，或者是在国外的华侨也好，或者是在国内的其他人也好，总是分成阶级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这里面写着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这是最基本的，在华侨里面也是分成阶级的，也是有阶级斗争的，那管理华侨的部门，那里自然也会有阶级斗争的。或者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或者站在资产阶级路线方面，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那我们的同学们包括广大的归侨或者海外的侨胞，我们总是相信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因为那里是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绝不会是资本家占大多数。(热烈鼓掌)

不仅仅是说家，说什么在三百年前是一家，那是讲历史，讲现在也还是这样，也还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是主要的。我们如果忘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所以，同志们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不能够在这里继续听，因为晚上的会都已经约好了。刚才你们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突然，我们是正在开会，就决定说，江青同志要我们马上离开会场到这儿来接见你们，是这样子的。(呼口号)因为时间仓促，今天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且同志们也没有来得及准备，有准备的也没有来，还有许多材料也都没有带来(同学说：带来了。)，有的材料恐怕没有带来，所以我想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有材料呢，现在给我们也可以，如果现在来不及也不要紧。我们希望是这样：第一嘛，如果你们有现成的材料，你们就比较早地可以给我们，送到中南海门口就可以，请你们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如果写张春桥、戚本禹，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更有把握地到我们手里，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的，不会被人扣留，这是一个。第二呢，还可能有许多没有现成的材料，因为刚才所涉及的已经很多，比如说有对中央侨委，对侨务部门，对各地侨务部门的问题，有的是农场问题，有的是工厂问题，有的是学校问题，很多方面，有的是专门的华侨学校，有的是别的学校里华侨的问题，各个方面的情况，我们都愿意了解。(鼓掌，高呼口号)希望你们把这样各方面的材料给我们，我们一定认真地研究，并且把情况报告中央。(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至于同志们刚才提的具体问题，要求我们回去以后再报告江青同志和文化革命小组，再研究一下，然后我们……(高呼口号)但是，我们讲一句，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靠自己。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央常委的一个办事机关，我们人手也很少，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做的成绩也很小，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比如象刚才讲的，华侨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得太少了，几乎没有了解，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很大缺点。那么就是我们能够为大家做，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我们能做一些通风报信，你们有什么消息，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能做这样的一些工作。但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解决中侨委的问题也好，解决各地的农场、学校、工厂或者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好，还是要靠那里的革命工人、农民、学生、教师，靠这些人和那里的其它方面的革命的人民团结在一块，那么我们就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坚持这个路线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毕竟是一小撮，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干不出什么事情。(对！鼓掌)只要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是完全可以把他们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可以把他们打倒的。我想，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点话，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来见面。(高呼口号：“把归侨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彻底改组中侨委！”“坚

决要求中央罢方方的官，撤方方的职！”“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这个我不准备多讲了，因为时间实在来不及了，那么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谈。同时我们希望你们，很好的总结自己的经验，很好的考虑自己的斗争，我们相信你们有力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戚本禹：

刚才要讲的话，春桥同志都讲了。我想下次有机会，我还可以给大家讲话，好不好？大家在国外受了很大的压迫，这个你们的父兄在外国也受压迫，那么你们在外国经受了千辛万苦回到了祖国。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搞成一个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有这么一个中心，我们的父兄在国外革命就有了一个灯塔。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能搞成一个革命的中心？就是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定要打垮在我们国家里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他们是要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恢复到你们过去所呆过的那么一个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搞修正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变质，我们自己就要象过去一样地受资本家、受地主富农的压迫。我今天的话不能讲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完了。

（根据录音整理）

347.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革命群众来京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19日)

参加接见时的中央首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刘宁一等
诸位同学、同志：

从上月27日接见以后，今天再一次接见来京的革命同志。会见了同志以后，你们免费乘火车、轮船到北京串连就要停止。由上次接见后，各地来访群众继续来的至今又有两万多，来的目的不一样，有的进行全程半程的徒步串连，占很大数目，因为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接见，今年已结束，因此这批徒步串连，我们劝他们徒步回去，或免费乘车回去，明年春暖再来。第二种到京进行联络工作的，有的省、大区、学校到京进行联络工作，人很多，有固定点在，人来去不固定，今天没有完全来。剩下今年要接见的，有些是有意见要见中央文革、国务院各部，这种今天都接见了。有两种例外，一是近两天没登记好，我们以后接见；一种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已接见，他们仍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今天有一小部分代表也参加了，希望他们回去到本地区闹革命。以上就是今天接见范围。

由于各地来京人很多，你们带来一项项具体问题，不可能替你们解决。你们来京不外两种要求：一是要见文革小组，小组只有十多位同志，要调查情况，提具体建议，很忙，象今晚要参加另外的会，不能接见；另一是找国务院，国务院除今天来的主要只有七、八位，你们要找总理，但只有一位总理，（笑）只有抱歉，没法不抱歉，只有召集在一起，谈谈我们的看法。

八月十二日公布了十六条，十月五日中央关于批转军委总政通知，十月十六日补充规定，这两个平反档案的规定，接着是两个新十条：十二月九日城市工业、企业、事业、科研单位十条规定，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规定，从我们伟大领袖亲自主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些重要补充文件值得大家努力学习，并把它具体化，在斗争中取得经验，不断提高。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叙述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执行情况，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起，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出了一系列的专论，特别是“十一”林彪同志发表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两条路线斗争开展以来，红旗13、14、15期社论值得很好地学习，我概括介绍联系十

中全会公报以来的文件：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二十条、二十三条，还有党内五月十六日通知，最近还准备把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的报告发到基层，这些文件是解决问题的根据，很够我们在文化革命中学习，值得我们很好学习掌握。重大问题这些文件报告中都可以得到回答，关键是你们在文化革命业余时间好好学习、讨论、研究，这是一件重要工作。为什么我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文化革命形势已经不是五、六月份的形势，已经将亿万人动员起来，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社会，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不仅在交通要道，而且在偏僻地方，文化革命已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开展。这是毛主席领导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众呼口号)，这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伟大的革命由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毛泽东思想就随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经验，经毛主席经过调查、提高、加工形成理论再到群众中去，付诸实现，再加以加工提高，再运用于实践，集中起来，修改不断反复，形成当代最高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使中国革命有巨大力量，中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就变成极其巨大的潜在力量，在各次运动中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所以经过二十多年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特别是解放十几年来，这潜力更大，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政权，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保卫这个政权。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尤其是林彪同志推广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学习，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特别是青少年十七年来成长起来，成为文化革命突击力量不是偶然的，若把小学生计算起来，一、二、三年级小学生过几年就是初中生，我们一千万中小学生，占我国六分之一是最有潜力、最有希望、最有前途、最大的革命力量，所以我们党和国家要把文化革命重点放在大中城市文化部门，其次是党政领导机关，党政机关是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在学校开展以后，首先针对学校当权派、党的领导，接着是党政机关派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再是党政机关，接着大串连、四大民主，加上一个放假闹革命，先是想放到暑假，继而决定放到明年春节，后再延长到明年暑假。一千多万大中学生放一年假，他们要革命，冲击方向首先是校领导，到工作组，到党政机关。针对错误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官僚主义，进一步路线错误，再进一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只是一小撮，不是每个单位都有，如前北京市委、文化部、中宣部就是，而前面讲的问题到处都有，如六、七月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乎各地都有，不过程度不同，有多有少，有深有浅，个别人没贯彻是极少数，文化革命要冲击这些东西，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使我们党不变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不是半年能够搞完，有起伏波浪式发展。从历史任务来看，要搞相当长时间，因为这是触及人民思想的革命，要挖掉剥削阶级的四旧，建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好的，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搞好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放一年假让青年向社会冲击的原因。要把我们领导机关的这些人冲击起来，在中央、省市、地委甚至公社坐久了，渐渐会养成一种暮气，保守维持现状，维护既得利益，怕革新，革命精神少了，这就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当然还有经济基础。

保守不想革命，怕群众的思想产生，革命精神少了，甚至推不动，这次要从思想上革新，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想这个问题，这次运动发展，象长江波涛一泻千里，万马奔腾地前进，这种前进速度事先没有预料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没预料到。前时期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错误路线，压制了运动的发展。就是十一中全会对这样一个蓬勃场面也预料不到。运动来了总想分期分批，有步骤有计划，以此约束，但客观形势你总约束不住，被革命洪流冲垮，如在北京接见，我们最先计划一次接见几十万人就可以了，国庆节接见一百万。毛主席说，你们准备二、三百万。后来果然一次接见了二百八十万。(众呼口号)

8月18日接见时，国庆时都没有设想这样多人，运动趋势不按你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有它的规律，这就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预见性的指示，这就是你们常说的按最高指示办事。文化革命已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运动已由学校到社会，由城市到乡村，运动会不断发展，工厂、农村，县以下小学都要起来。形势在发展，我们要有准备，对这种形势要迎接它而不是阻挡它。(口号)应该是支持它而不是约束它，应因势利导地支持

欢迎这一运动，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学会大民主，象主席说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学校、机关、农村、企业单位中，任何单位运动兴起时总是由少数变多数，做领导工作应取欢迎态度。如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兴起，我们伟大领袖马上抓住，使之由北京发展到全国走向社会，在斗争中对新事物一定要取欢迎态度。其次，我们一定要站在群众中去，才能学习东西，集中群众智慧，集中得多了，有可能来些加工提高。第三，运动发展了，党有一些规定，这是党把群众中涌现出来的问题，集中起来加以规定形成的文件，领导应将这些规定执行，对已形成的方针要宣传、贯彻。也就是说作为领导，第一是欢迎，第二是到群众中去，第三是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运动到现在是考验每一个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如果现在仍不懂这些就要敲警钟。在游泳中要象主席那样泰然自若地过长江，即当然是高级游泳家，(口号)有些人跟着主席也许喝几口水，不断摸索规律，还过去了，有的人想休息几次，也可以学会规律，游过去，不过慢些，有些人被淹死了；有的学的慢，给他救生圈，他还肯会，也许将来能学会。只要愿学，要给他机会，要与人为善，犯错误的要给救生圈，允许其改过自新，大家都要把自己放在运动中考验。

路线斗争现在正处在紧张阶段，路线斗争一个半月了，有一小部分人继续站在反动立场，不悔改，并与反动集团联系，在北京有，外地有，是一小撮，这不得不引起警惕，也不必大惊小怪，要起来把这些人抓住，孤立起来，现在还处于运动初期，暴露的揪出来，暗藏的要警惕，任何运动免不了错误缺点，象长江流水带走些沃土，带到下游又可肥沃下游土地，在洪流中也会有暗礁，要警惕。在北京有些印刷品有问题，外地也有，希望你们用主席思想批判这些错误反动的言行。

文化革命向广度深度发展，注意运动偏差逆流，路线斗争如何深入？要与本单位斗批改联系，两者并不矛盾，批判本单位当权派和批判反动路线有联系，批判旧学术权威、由帝国主义和苏修那儿来的东西，就可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制度。在厂矿、企业、机关都可以进行。把旧的破掉，建立新的，需要通过实践。如北京工人都起来了，他们对工资劳保提出很多批评是正确的。工资就是从苏修那里学来的，再加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学徒制是旧的超经济剥削制，但现在还不能马上改，这是关系到几千万拿工资的人生活福利的事，不是一两次请愿可改变的，要经过研究。

还有几个具体问题向大家谈：

1. 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免费乘火车、汽车、轮船明天停止。明年春暖后继续进行。当然还有在北京和外地未回的还要给车票，免费送回，希望中途不要再停留。在明年春暖前采取徒步串连办法。徒步有全程、半程、长途、短途的，在北京徒步来的有十万人，我们准备接见一次让他们回去。此外还有到上海、井冈山、延安的，这些已使我们有了经验了，主要是以人少为好，十几二十人，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在农村、山区食宿也方便，人多到井冈山就不便。第二个经验是开始全程短途串连，取得经验，做些好事。在串连中，首先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调查，学习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沿途公社、机关、学校的串连，再加上锻炼身体。这五点是我们串连必备的计划。路途短些，尤其在冬季，提倡在各省省内进行串连比较有利。

2. 军训问题。大中学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提倡冬季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在今冬明春间隙中安排。学生进行军训 15—20 天，以各校作为训练基地，派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到学校来，派团、营、连、排长来担负训练，训练过军队生活，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毛著，学主席军事思想等，每天时间不太长，在本市串连还有工夫，北京准备先在中学试点，然后至大学。争取在明年一、二、三、四月在大中城市均实现一次。

3. 串连工作。在同一城市可互相进行，同城市的工厂、机关、企业单位、郊区农村都可以串连，这在农村、工厂十条均有规定。在外地串连有成绩的，须留一些人作联络，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能多留，不能造成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次文化革命把官僚主义一扫而空，你们不能再搞官僚主义，不能要卡车、电话，要这一大套不行。你们不是批评各省

市驻京办事处吗？你们一地方某派造反联络站留二、三人就行，不要多，我们一般不采取批准办法，还是经你们精简节约后再看计划。不由我们批，要不愈批愈多。北京招待机关要加以整顿、改革，除最必要留京以外，希望各地同学回去。

4. 各种革命组织。在学校很突出，经过半年斗争，阵营逐渐分明，对各校领导有意见的是多数，但他们观点不一致，志同道合形成有激进、缓进、先进、保守，但总有一个前提确定它是否革命组织，各组织总要接受党领导，按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办事。领导、方向一致这是大前提，这才是革命组织。资产阶级的组织也要服从党的领导，否则就不会给它集会、结社的民主。学生中的组织有的受前党委、工作组迫害的还坚持革命，经过半年考验，证明这是左派。有些保守的保护领导，这是领导蒙蔽他们，责任在领导。挑动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责任在领导，不在于学生、工人。这是我们在北京调查及外地来京同学中调查得出的结论。多处证明是领导为维护他的领导就要找群众维护它，并攻击反对他的人。批评领导这是合理的，有时口号提得过激，到一地就用“炮轰”一下，这是形容，并不是真“炮轰”、“火烧”，这是对每个地方领导的考验，如你有错误就承认，群众是理解的嘛，首先要欢迎批评，然后到群众中去支持他们，而不是对立把矛盾搞尖锐。左派总是对领导批评激烈些、早些，严格些是好的，应该支持，保守的是缓和些、慢些，甚至维护，要说服他们。各种学生革命组织有可能一致联合起来。

学校运动进入总结经验阶段，学生要到工农中去，首先要学会调查研究，这是毛主席的基本功，这样才能做好收集材料工作，才能使阶级路线、革命路线执行的好，团结好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最少数反动分子，团结 95%，孤立百分之一、二、三。团结—斗争—团结是当前重要任务。

5. 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十六条、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同志讲话说得很清楚，要文斗不要武斗，甚至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也要文斗，同学更是如此。用文斗，用大字报、大辩论，最近在工矿企业中也有规定。但武斗并未肃清，有些地方还有发展，在北京就是这样。在某些中学，不仅对黑帮，对同学也打。中央通过北京市委发布通告，制止这样现象。这次发现西城区纠察队有这种情况，所以拘捕了九人，其他地方也拘捕了九人。运动进行了半年多，还有这样情况所以拘留。但都是青年，拘留教育以后再释放。我们实行大民主，就是通过民主求同存异，团结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下才可能有大民主。如果让这些违法乱纪恐怖现象存在，会产生很恶劣影响。我们对这些人要实行教育，使之改过自新。

工作方法不能有任何包办代替，不能把矛盾上交，中央没有那么多机构，不能所有单位、学校都到北京来告状，我们那里解决得了？革命主要靠在本地，靠你们自己。你们到北京只是反映情况，顺便来观光。来北京提得最多是罢官。领导上的作风是十几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要在本地进行长期斗争，使领导认识这些错误，给他们机会在本单位考验，本单位群众了解他，有利于他改造。停了职、罢了官，他就可以休息去了。让中央罢官，作为中央，总要把他查清楚，一罢官，他政治生命受影响，改过自新机会少了。对你们来说，根据中央一句话来制造声势，也不如你们少数说服多数，变为多数奋斗出来的好。由少数变为多数实现了目标，又碰上新问题，又由少数变多数，这就是锻炼，触及灵魂的工作就是这样实现。具体问题要你们自己回去解决。对领导要考验他，回去应给省市委以改过机会。领导要在斗争中游过去，把旧的东西去掉。你们新一代旧东西少。

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有国内意义，还有巨大的世界意义。我们的规定希望一个个能实现，十六条、平反两个规定、工农业十条均希望实现。希望出现典型，如烧档案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典型。我们过去没有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有些不良的作风，因此实现很不容易，要容易实现，就没有那么多人上北京来了。你们约来(揪来)的同志也要按这些原则办事。希望你们回去解决，都上北京，浪费物资，精力，不合于节约精神。

今天十九号了，希望你们带着这些精神回去过你们革命的新年！

(最后高呼口号，略)

348.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首都接待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十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19日)

江青：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你们好！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毛主席问你们好！(热烈欢呼)

你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身体健康。他的身体很健康！

同志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为红卫兵小将服务，使许多人见到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等，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的工作好得很！

我说一点，你们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是什么使你们战无不胜？就是你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我的话完了。

陈伯达：

战友们，同志们：

几个月来，全国的革命师生到北京一千多万，会见了毛主席。你们做了非常好、非常好的接待工作。你们很辛苦，对待事情，对待问题，很耐心，遇到困难时，你们很坚强，能够克服困难，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毛主席的战士，你们不辜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崇高的荣誉，你们是真正实行了毛主席所指示的“为人民服务”的军队的宗旨，你们是无产阶级人民的军队，象你们这样的军队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有你们这样的军队，有你们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不管是任何敌人，不管是帝国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也好，碰到你们就会碰到粉碎。

你们在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真正懂得为人民服务，这一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这些学生希望同你们这样多先生一块前进。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

在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在体育馆的各机关、党政军民负责同志：

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慰问你们。

毛主席说：“你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做得好。”确实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半年多，特别是后四个月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出色。

首先，是做了很好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接待了来京红卫兵革命师生一千一百多万，还有其它来京串连的革命同志。你们向他们学习，这一千一百多万人是我们很好的学习对象。在

这里，你们又做了一个很好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这运动是毛主席亲手发动起来，我们每个人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向群众学习，这次就是最好的学习，这次学到了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这次你们又做了一次很好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首先是解放军，你们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向广大师生作毛泽东思想宣传，甚至在里弄中的老太婆向红卫兵小将读毛主席语录，告诉年轻的要如何艰苦朴素，这次你们又做了一次生动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这次为人民服务工作是非常紧张、繁忙、非常细致。

这次解放军帮助训练、建设，认真进行了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演习，各机关工作人员亦同样做了这些工作。这是具体为人民服务。你们又做了一次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日本人说：把日本的东京三次分期分批搬到北京。

这次浩浩荡荡没有发生很大困难，小的给我们克服了，在街道上这样积极维持秩序，最多时集中了三百万，而我们的革命秩序是这样的好，显示了我们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下的强大威力。

同志们，这确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初级阶段最好的检阅，但这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继续进行，明年春季天暖后还要继续接待革命师生、红卫兵。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好好总结这次经验。明年在学习上、宣传上、为人民服务上，在保卫工作上作得比今年更好。在这个今冬明春，我们部队进行一次休整，然后抽出一部分力量，帮助我们大、中学校，给他们进行一次军事编组训练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各机关要进行自己的文化革命，相互串连，进行社会的各项工作，让今年的春节破旧立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作得更好。

同志们，我们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没有困难的，不是没有阻力，总的是浩浩荡荡，总有些小的，甚至破坏力量，在社会、学校中活动，更要擦亮眼睛，首先要依靠解放军、公安人员，更要依靠广大人民，擦亮眼睛，来把这一小撮破坏文化革命的坏家伙揪出来，把他们打倒打垮。

毛主席这次号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鼓舞中国人民而且鼓舞全世界人民，不仅中国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吓破了胆，而且使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吓破了胆。

349.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江西厅接见江西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19日)

你们是从江西老区根据地来的。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离开你们三十二年了，一九三四年离开你们的，现在又见到了你们。我们想念着江西，想念着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的人民！

正是我们离开你们这么久，虽然我们到过江西南昌、庐山，但是很少有这个机会，和南昌的、景德镇的、乐平的，还有其他地方的，还有杭州的，和这些同志们见面。另外，借这个机会，我想回忆一下，我们都应该回忆。我们三十二年，如果讲到南昌“八一”起义、井冈山根据地(一九二七年)算起的话，我们就快四十年了，仅差一年。这四十年的革命道路，是难忘的，是曲折的，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说的，中国的革命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胜利，经过一些失败，又走向胜利，然后经过一些挫折，取得经验，然后又取得胜利！这样子经过武装斗争二十二年，取得全国的胜利，进入北京。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武装斗争的火炬，在井冈山高高举起这第一把火炬，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西人民。从我们四十年艰苦的日子，先经过了二十二年，后又十七年，共三十九个年头，差一年，我们回忆光荣的历史，在座的，有的是四十年前出生的，也可能大多数在这四十年当中出生的，不管四十年前、四十年当中出生的，但我们都是一直劳动人民的血汗抚养大的，我们现在享受革命果实，我们应该饮水不忘本。我们想想，幸好

我们面对着毛主席这两句话：毛主席亲笔写的刻在江西厅上，就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幸好用这两句话来勉励江西的同志、江西的同学、江西的工友。你们想想，你们要无愧于我们跟着毛主席，无愧江西劳动人民，无愧江西革命学生，无愧江西革命干部。你们应该共同想，我们应怎样无愧于“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够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巨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这四十年的经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这段斗争中，毛主席总结了三个法宝，一个法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领导我们革命，就是主席语录的第一句话；第二，党所领导的人民的军队；第三，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有这三个法宝就把中国民主革命引向胜利。所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总结了这三条经验。我们相信，你们懂得领导革命，信任群众，信任党的道理，要有党的领导，当然咱们是相信，尤其是毛主席的领导。今天你们把江西问题摆在党中央的面前，这是江西省委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究竟是谁引起的，这条错误路线是浅还是深，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多还是少，这当然要由你们决定。你们在江西，在南昌，情况了解，你们要检查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自我批评，然后由你们决定，得出恰当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激进的分子提出“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火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到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是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嘛！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黑帮，材料不够就是空炮，材料够就是真炮。不管什么实炮还是空炮，轰了后，看他受得了还是受不了，省委同志应该挺身而出，要敢于承担错误。勇于承担错误的省委，彻底检讨错误的省委，如果站在正确方面，不是黑帮也不会乱讲成黑帮嘛！所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敢不敢挺身而出赞成革命，欢迎批评，站在群众当中交待政策，检讨错误，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

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犯过错误要检讨错误，犯了错误不能不改正，要真改，允许你改，要革命，允许你革命，这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上面讲了，我们南昌起义就是犯了错误嘛，我没有把战争领导好。觉悟过来了，主席还让我革命嘛！

所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我们任何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承担错误，为革命修正错误。既不能少，也不能乱说，我看应该实事求是，要作出实事求是的检讨。我想不管哪一派，都不应该指责的，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

第二点，确实在南昌和其他地方，我完全清楚了，我大致清楚了，确实有些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责任在谁呢？不在于群众互相之间，主要的根本在于省委。所以从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不应当把这个责任推到群众身上去！我想呵！省委应当把这个责任负起来。……当时受省委蒙骗的，受省委欺骗影响的，暂时跟省委走的那些同志，他们也会赶上，应该教育他们嘛！因为当时他们受蒙蔽了，受欺骗了，以为这是保护党嘛！所以保卫党，保护省委，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受省委欺骗的这部分广大群众，也是革命的群众，你们还是应该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嘛！你们不能责怪他们嘛。所以大字报（省委决定的紧急通告），这是引起群众斗群众，这是错误的。二，希望转告杨尚奎同志、刘俊秀同志、方志纯同志、黄知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好好开一个省委的会议，检查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团结全省劳动人民、革命学生、革命工友。

第三点，希望在座同志们，你们都是江西省劳动人民、江西省人民的子弟，经过解放后党领导下的教育，十多年或者十年左右，都是解放后在党教育下哺育下的青年嘛！党对你们

的希望极大。毛主席，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把这样的希望，把主要的希望，放在革命青年的身上，因为你们是可靠的嘛。三十年后，四十年后，是你们做事了。你们如何来保证祖国不变颜色呢？立场观点，你们的世界观，真正的符合无产阶级的，那么，我们的修正主义危险就减少了嘛！就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党不变色了嘛！所以你们要想想……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们工人是领导阶级，不管你是大厂小厂，还是景德镇来的，你们都是负有生产重任的，拿我们南昌还有军事工厂，这事我晓得嘛，负有这样大的责任的，我想，同志们、工友们，你们应该想想……不管哪方面，都不能反对，你们能不接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吗？不能。你们能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现在的十条、工厂的十条、农村的十条办事吗？一定要按照这个办事。所以，你们领导方面，纲领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哪一派，你们都不能脱离这些打交道，你们不能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嘛！既然大方向、大前提想通了，相同了，就承认为革命的组织，就不应该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应当把对方说成不是革命的。当然应当承认有激进的，有后进的；有左派的，有保守的。在某一个问题上，某个事情上，认识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的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开始他站在革命立场上，是少数，通过斗争，转变成多数，又碰到新问题，又出现少数，经过斗争又转变成多数，所以要不断革命，要不断前进。

在革命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共同作战，共同革命，有共同领导，共同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领导、方向、纲领都相同，就不应该有两种行动，在联合行动中，只要大方向相同了，……那么观点差异是允许的，不仅你们，就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和我们中央常委也有观点不同的，也必定有……

作为人的思想，永远不是铁板一块，一个人头脑也有几种思想，有斗争，有进步思想，也有落后思想，不断进步的思想，把落后的思想挤出去，这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战胜资产阶级思想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钻进去，一个人都如此，何况一个团体？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啰。不要以为有不同思想就不能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这就是我们从井冈山以来，毛主席不断把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在大方向相同的各方的人统一在一个战斗单位里面。军队里也有不同思想嘛！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嘛！又比如，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这样才能领导革命，才能走向革命的胜利。我跟毛主席四十年，逐步认识到的，有时跟上了，有时跟不上就赶快赶上。不能说这个完全对，那个完全错，有了共同点为什么不能联合？江西产生打人事情，甚至打死人，这个责任由省委负责。如果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可派几个人，到那里把问题解决清楚，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真理要搞清楚，是非要搞清楚，不能违反大前提。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要无愧于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省委要团结大多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委若是革命的，真金不怕火来烧，敢跳在火里烧一烧，希望你们帮助省委，……刚才你们写的标语很紧张，你们在政协礼堂读了，希望你们推动江西省委和你们站在一起，和你们亲切谈话，真正敞开思想谈，不然前进不得，后退不得，生产停了，就不能为人民服务。

在江西厅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毛主席就在我们身上边，看你们认识不认识，希望你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350. 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小会议室对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全体代表的 重要讲话 (1966年12月20日)

自贡的王农新那个小同学回去后，有没有消息？回去后，不会整他了吧！你们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关心那个小同学，那个孩子斗志很大，你们不要把他忘了，再发现这样的事，我们要直接给自贡打电话！

你们回去继续搞路线斗争，廖志高不是在这里说他回去检查嘛！他犯了路线错误！

你们回去要抓住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点你们在先，他们（指保皇派）也要批判，你们就和他们一起批判，这就证明你们更对了，他们已经是少数了，你们地质学院先搞透一点，再影响其他学校！

你们回去把他们筑的工事照一个相，你们不要捉他们的人，你们左派不要打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打人，你们就退一下，你们在政治上站在有理地位，在行动上也要站在有理地位，你们就更有理了！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委市委的口号可以提，我给你们建议，具体行动还是要一层一层挖深挖彻底，不要先作结论。很多地方为是不是黑帮争论不休，打起仗来，纠缠在这些问题上，斗争就不能深入。口号可以提，口号可作个宣传，不要在口号上争论，“炮轰”、“火烧”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词，不是真正拿炮去轰，拿火去烧。关于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你们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当然是不会放弃的，要在斗争中考验，要提出具体问题。

现在已查清，关于西城区纠察队的（指北京）就是邹家尤的女儿，是她父亲搞的。

李井泉他很气馁，一出来就很紧张，血压就高。中央的意思是先让他写个检讨，给大家看看，不行再检讨，然后再出来！

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接触过他，他比廖志高还紧张，廖志高也承认他很紧张，你看，我跟你们谈了那么多次，也不紧张，血压也没有升高，他（指李井泉）一开始就怕，怕就紧张，紧张血压就升高，怕就怕出病来了。

你们一定要采取具体步骤，先批判四川省委，看他们能不能过关，考验考验他们。你们成都地质学院、川大、成大都是左派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不就力量更大了吗！最好西南联络站大家都参加，事情就更好办了，你们要树立一个榜样，三省不行，四川设一个总站也行。

你们回去，成都地质学院、川大、成大、西南民族学院商量一下，成立一个四川联络站，这里谈谈好，回去商量，因你们的大本营在成都，人不要过多。

（此时总理看了十三日李井泉的检讨）

总理说：不深刻，究竟哪个地方错，没有说，你们对这个检讨作一个批评，我看你们的水平，留下的五位来写（指成地四人，西南民族学院一人），要联系实际，现在你们会做文章了嘛！《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工厂十条也出来了，抓住这些写一篇批判得深透的文章给我看，看看你们的水平。你们接触实际比我强，写一篇象样的文章出来。

西南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大三线、大后方，人口又多，出产又丰富，现在工业又发展起来了，从备战、备荒、为人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如果政治不加强，就会使这样一个地方落后，中央很重视这个地方，从工业上、国防上、为人民服务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现在不是正在加紧修铁路嘛！这个你们都知道，你们成都、重庆、昆明、贵州这些地方，都很重要，工作一落后，就很不利。

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了，领导不起来，领导很不得力，过不了关，这三个省都没有过关。云南看来好一点，但现在他们也来告状，也不见得，扣电报、扣信件，偷听长途电话，连起码的通讯自由都没有了（总理很生气），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行？！

你们回去要一步步深入，揭深。罢了官，他就在一旁休息了，他就没事。没有一个目标，批判反动路线就不行了，他又得不到锻炼，到底成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问题要很好地揭发、批判，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水平，要提高你们的斗争水平、斗争本领，今后好接班。青年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错了就改，但你们大方向走对了，继续走下去，不断前进。放一年假干革命，今后还有八个月，要好好提高，把队伍加强，组织起来，开始不在人多，由少数发展到多数。拿你们地质学院来说，你们比“东方红”人多，如果你们的方法比较恰当，符合毛泽东思想，用文斗，调查研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把斗争深入下去，把阵地巩固，要慢慢扩大，“东方红”才会承认你们是正确的，你们就变成了多数，他们就越少。

你们批判省委，你们工作方法要深入，调查研究，一个一个的剥，一个一个问题深入，要把你们的战果一步一步的扩大、巩固，现在你们批判院党委是多数，占优势，到这个时候，你们又要提高自己，去批判西南局、省市委了，你们又是少数了，需要你们继续斗争，才能变成多数，否则，变成多数就满足，故步自封，斗争就停止了，你们要有这样的认识，特别是在西南。

所以西南的工作，群众起来了，倒是好形势。但领导没有过关，内部分化不大，站在第一线的同志们要很好战斗，西南的斗争很激烈，不是局限于表面，不要轰一下就算了，斗争要深入。工人起来了，要很好引导，不要动不动就要动手打人。

学生出去到城市、工厂、学校串连外，也可以在本省农村进行串连，要做工作，首先调查研究，宣传，学习，锻炼自己，任何单位的斗争都是要靠自己，把火点起来，不要一轰而起，有的地方可能条件好一点，一点就起来了，有的地方还要逐步工作，调查研究，去发动农民也需要学生帮助，农村也需要去调查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四清运动不同了。

西南地区是战斗性的地方，问题很多，你们回去后，也许来得更猛，你们要参加实际战斗，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你们在北京学习了很多文件，城市、工矿、企业实际单位，农村也搞，县以下的中学迎刃而解，也要串连，运动的发展把我们有些规定突破了，落后了就承认他，并不能保证每一个规定都长期适用。突破了就承认，改就是革命派，默守陈规是保守派。而且领导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不要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要改。

反动路线压制群众，打击左派，……一条就是反到机关去，到实践中去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要进行社会调查，进行阶级分析，这是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不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分不清去反对谁，支持谁。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急嘛！你们在政治上已先走了一步，已经属于左派地位了，有一定的政治威信，群众很信任，说话要注意，不要失去信任。

不管到任何单位，都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工作要比较靠得住，表面上看来多花时间，实际上扎实。

(讲到关于中上层干部组织时)总理说：如果中上层是革命的就吸收他，如果是保守派，你们就反对，你们就有斗争的对象了，作为一个目标来打嘛！革命好了，自然就好办了。(后和总理在人大会堂合影留念)

351. 戚本禹给徐昕等五同志的一封信 (1966年12月20日)

徐昕、王宏志、何新霞、叶桂萱、徐秋英五位同志：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为忙于其他事情，一直没有答复，请你们原谅。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

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咏冬、朱岩、刘德珍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352. 林杰在中宣部的谈话 (1966年12月20日)

社论背景，看看北京街上的大字报，在两次会上(12月16日、12月17日)江青、伯达的发言这就是背景。

现在北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前一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些做了检查，少数人不但不检查，还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利用群众进行反扑。从北京看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江青同志、伯达同志。

有些人的确挑动群众斗群众，武斗严重。如重庆，他们就操纵一部分群众，打死了十多个革命群众，有学生有工人。夺取新的胜利，就是打退资产阶级的反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你们怎么理解？(众：这篇社论大快人心，第二天就有十万造反者举行庆祝示威游行。)既然你们组成十万人的示威证明你们理解的很好，不然怎么能有这么多人上街游行呢？这说明广大革命群众很好地理解了社论精神。

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利用这个口号反对忠实执行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坚决执行革命路线的林副统帅，有的直接指向毛主席。

这些大字报是反动的大字报。这一小撮人是现行反革命，我们应当坚决镇压，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只允许革命群众有这样的大民主，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有这样的自由和民主，对敌人专政和十六条不矛盾。

如有攻击林彪同志、攻击毛主席的自由民主，那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坚决镇压，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攻击林彪同志、攻击毛主席有民主自由，那我们公安机关是什么的？那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管这一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就无情的镇压。

现在工人起来了，学生深入到工厂，实际上学校斗批改和社会斗批改结合起来了，工人直接参加了运动。

打着学术的幌子制造舆论，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对海瑞罢官工农群众是不太清楚的，因为它披着古典文学、小说的外衣，而工农忙于生产，没有什么，主要在学校和文艺界。

现在由学校走上街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工人进行镇压，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人斗学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相反使工人觉悟起来，和革命学生相结合。形势新了，整个看文化大革命是出现了新的形势。

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也需要革命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相结合起来。从“五四”运动革命知识青年充当先锋队，然后和工人相结合，和农民相结合，产生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结合了工人运动，产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彻底革命派，这次也是这样。

究竟怎样做法？学校斗、批、改和下厂下乡的关系，主要靠大家去摸，摸索经验，创造经验。你们可以和北京下厂较好的学校，如北航“红旗”串连一下，有几个学校下厂好的可以串连座谈，我也没有下厂去，说不好。

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这两个狼狈为奸。反动学术权威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造舆论，两个杆子，枪杆子、笔杆子，他就是他的笔杆子。要

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必须批判倒，批臭反动学术权威。过去已经搞，现在要搞，将来要搞，如批判吴晗、周扬等等。

现在有些人攻击中央文革，说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斗黑帮，这完全是污蔑。在 11·27 江青讲话就看出，最近北京革命左派召集了十万人斗争彭、陆、罗、杨四大家族的大会。

文化革命以来一直向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坚决的斗争，批判他们，揭发他们，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各种方法来维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围攻压制革命左派。这样严重地扼杀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被迫起来斗争。这样才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必然彻底批判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在负隅顽抗，有些人还很顽强，这段斗争比前一段更加尖锐。我讲的都不算数，可以看江青、伯达同志的讲话。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自己就会垮台，矛盾的性质就会转化，我们不允许有人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毛主席，对这个我们要采取专政手段。

对我们革命左派(在斗争中证明的)同志应团结大多数，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孤立一小撮。你们刚才谈的很好嘛！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争取了犯错误的人，把他们团结过来，这是我的理解，我的毛著学的不好。

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念了一段语录 54 页)，学学这两篇文章，对理解当前的斗争形势和武装我们的思想，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民主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有些人对革命群众的作法如抓起来不理解，这可以看《论人民民主专政》，当然我们的打击面要小，是一小撮人，打击那些恶毒攻击林彪同志，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人。攻击林副主席、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可能讲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可以提意见，打着提意见的旗号来迷惑群众，那些小家伙很好教育，也许可以揭露出来，我们相信这样可以发动群众。大多数人也会揭露他们的。(众：为什么以前没来行动？)这种思潮在北京早就出来了，现在北京形成了一个逆流，这个面一定很窄，抓了以后，整理材料送到公安局去。(众：对一个地区如何分无产阶级司令部？)北京有一条线攻击北航红旗、三司、戚本禹、关锋，攻击江青、陈伯达，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一股风，一股逆流。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他地方当然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哪个是，要群众来判断，群众会看清楚。

353.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首都大中专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 和全国各地区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6 年 12 月 21 日)

各位同志：

我见你们已经很晚了，你们大概已知道，现在工作很忙。明天九点以后的时间自己还不能掌握，今天想有点工夫挤一下，又叫你们等了，你们提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在座的有些我见过，按中央规定只接见代表八十人以下，全体人员有时间我再接见，你们在三座门等，另外有些代表零零星星来了。我总理先见代表，不是代表的走的时候再见。现在有一百三十多人，按我的原则不能见，你们是复员转业军人，今天优待一下，人多了无法谈话，见一面就完了，今天是例外。(代表们要求总理坐下，总理说我坐的太久了，内脏还好，痔疮又来了，站一站是个锻炼。)荣誉、复员、转业军人、退伍军人，一般的说在各行业里有工作岗位，有一部分直接回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在原社住，仍然参加生产，担任民兵或基层干部。现在农村也要搞文化革命，今天不涉及这个问题。现在谈城市有工作岗位的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的问题。

首先回答大家要求，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希望有个自己的组织，这是原则问题。现在是搞各行各业组织再联合，比如学校，毛主席在五月七日给林彪同志的信，以学为主，学校里有学生，上海第三司令部复员军人复员后进大学，我还跟他通过一次电话，叫赵权国。还有教师，以教为主，有的作行政工作。同样在机关、财贸文化机关、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应以那个单位的组织为主，如造反派红卫兵……以这为基层单位，同行业联合，大学有大学的联合组织，中学有中学的联合组织，有几个而不是一个，工人包括服务行业，按照行业，按照行业联合组织，这合乎宪法的规定，这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组织就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具备三个条件：

- 一、承认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
- 二、承认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 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

你们在科研、设计各单位按中共中央十二月九日发布的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农村按十二月十五日的指示，这对十六条是补充规定。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我们的前提。按这三个原则成立的我们就承认，不合乎这个条件的，群众也不同意。我们同意广大的革命劳动人民和青少年享受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还有大串连。宪法上的广大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是给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不给剥削阶级自由、民主，必须有集中和纪律。毛主席语录关于纪律的一段，建议大家去阅读。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在别的场合，有些复员、转业军人给我递条子，失业了怎么解决，我说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独立机构，联合机构可以考虑，现在还考虑帮助大家考虑。不少复员、转业军人代表找我，开大会叫我去，因为我没功夫，并且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去。后来开完大会后请愿，十一月十一日冲进中南海，有几位副总理接见了大家，我没出席，不管怎么样任何人不准许冲中南海，因为这是主席所在地，谁要冲我要誓死保卫。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主席的预见产生这么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月接见一千一千万革命师生，学生有大串连，你们不能放假闹革命，我也不能，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参加复员转业军人协会，岗位要紧，党给我们的岗位。这个地方怎么能冲呢？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所在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我们的天职。复员转业军人有些问题要解决，要见我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主席、林副主席作了三条原则指示，这是真的，难道还是假的，有些人要见林副主席，这是逼我出来接见。我也应该见你们，这三条是很清楚地给了荣誉、复员、转业军人极大的鼓励。我念一下：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复员、转业军人就应该参加本单位的组织，然后全行业联合。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散发传单。因为解放军单位是你们在过的机关，是专政的主要保卫者。主席说：“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四个念念不忘第二个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不要到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串连，散发传单。我们在过的机关，应该自己教育自己，一旦战争爆发，复员转业军人还得上前线，对于战争的态度就是我以前代表党和政府讲过的四句话。(一)我们不去挑衅；(二)我们是做了准备；(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四)打起仗来就没有界限。对付敌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准备消灭他们。所以毛主席在六五年春天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今天到会没有七十岁的吧！(代表答：没有。)我在你们中算老的一个。我是一个老复员军人，过去当过兵打过仗。(徐副主任插话说：总理在红军时代，就是军团政治委员。)打起仗来我还得上前线，难道还能在后方？解放战争我跟毛主席在陕北打游击。

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对大家很大的鼓励，要求大家保持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我们虽然离开军队，但是传统是有的，应该在那一行业就传到那一个行业，宣传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项注意，四个第一，训练民兵，作民兵干部。据调查，从四七年开始，

荣誉、复员、转业军人加在一起将近一千万，绝大部分回到农村，在城市的都担任工作，所以要在工作岗位上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备战作模范。林副主席说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说，当过解放军就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果怀疑这四句话，这个人毛泽东思想就成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不关心你们的问题。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很关心，不然你们怎么会呆在北京这么久？当然你们在政治上有分派，这是观点、立场上的分歧。你们的问题是想在政治上有联系。复员转业军人分散在各地，应该想一个办法在全国各地联络登记，应有这个组织，在政府来说，内务部门要管，军事部门动员人民武装要管，要有专职人员，我们想成立一个联络机构，农村城市有个登记联络的地方，联络联络有好处。

我们荣誉、复员、退伍军人生活有保障，没有职业可以介绍工作，我们想通过登记联络工作，解决这些的，使复员转业军人生活有保障，这样有了事情容易动员。你们参加过军事训练，有指挥员、战斗员、技术兵种……。有了登记联络便于备战。我们对红卫兵强调是解放军坚强的后备力量。复员军人在民兵中占 $2/3$ ，有 $1/3$ 担任干部，所以需要联络登记，当然不要庞大机构，国家原机关加一、二个专职干部来关心大家生活。

第三个问题，希望大家回到本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第一、城市农村都以文化大革命为主，不是结合四清进行，而且不分期不分批。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回去闹革命，革命要靠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第二、革命要以本单位为主，可以串连，但和学生不一样，学生放假到处可走，工厂得抓革命促生产。人走了，事情多了，靠革命精神。你们应当能回到本单位去，本着这个精神回去闹革命。如果本单位对你们歧视就不行了，十条规定中有，出来串连的照发工资。要给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进行平反。11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通知和11月16日的补充通知，对你们的家属不许歧视虐待，对你们不许调动工作，(代表的所有路费都由公家开支)。

这三点用条文写出来经中央批准后发到各地，为备战和今后工作开展局面。原来你们那样组织可以，现在看来不适合。解放军遍布全国，不能再组织复员转业军人作一个军事组织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现在还没作战，没必要，经费也开支不过来。有民兵组织可参加，大家自己可以去奋斗，我们还要商量，和文革小组商量。

我愿意等一个小时，来听听，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反映。

紧接着安徽代表发言以后，首都大、专、中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代表×××同志要求发言。

周总理说：大专院校的好办。

又等了两个代表发言，征得总理同意后，×××说：“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总理反映我们红卫兵的意见和要求。二是听取总理对我们组织的指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在此以前我们对三条批示既不清楚又不理解，因而以总部的名义写了“最紧急报告”。(这个报告就在总理身边，总理立刻翻出来看了看)由于不理解，言词过激了些。(总理说：那没关系)现在听了总理的讲话之后，对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我们确信无疑。但是我们是大专院校系统的复员转业军人，成立起来专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组织基本上和总理讲话精神相符。为了不脱离群众，我们打算吸收有相同观点的革命师生参加，就可以充分发挥复员转业军人这个名称了，准备叫做八一红卫兵或其它什么名称。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我们成立起来已有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得到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今后我们想组织一个大会，请总理到会，并给予指示。”

在×××谈话过程中，总理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后来在几个代表陆续发言之后，周总理说：“在今天的座谈会中，我说没说原有组织是非法的？(没有)我没有用毛主席的几句话，叫你们解散。你们的组织问题，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们从来没有下命令解散任何革命组织。十七日在第三司令部举行的大会上，提出纠察队这个名字，成了红卫兵的组织了，起到了相

反的作用。我们提议组织纠察队不好，大家同意解散。我们只是把几个犯了法的坏分子逮了起来。

你们的组织可以存在，可以和其它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刚才那位首都大专院校代表讲的，改个名称，另成一个组织联合起来还是可以的。不要成立复员转业军人的单独组织，仅限于几个复员转业军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各单位占少数，不能只是自己就是革命的，人家就不是革命的，要善于团结大多数一道闹革命。

现在学校斗争形势、方式和工厂的斗争形式、方式不一样，学校放假闹革命，可以出去串连，工厂就不行。联合会勉强组织起来也可能是个松散的组织，势必又把复员转业军人单独组织起来，名义上不是，实际上还是超过了各行各业的系统。不是要大家马上解散，希望各个组织能找一个出路，没有必要就可解散了。我们说下令解散是错误的，工作人员说错话是难免的。我说一百句话能对一半就不错了，但是我的方向是对的。有错误可以贴大字报，他知错后就会做检讨，希望你们不要单独组织，可把组织扩大，你们说要解散组织，很多同志会哭的，我相信你们的话，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扩大？改变组织还是比较容易的，易于掌握，可按行业成立联合组织，各学校联合起来可以，工厂联合起来可以，昨天我说机关还没有。

我们要求下面不要神速下令你们三天解散，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把这个组织转变成其它革命组织。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斗争的对象很严，你们帮助领导同志过关很好，我们要帮助绝大多数同志能够过关，希望你们炮轰、火烧，考验考验领导。学校里的复员转业军人，应该吸收其它革命同志参加，壮大左派队伍。福建、温州地区问题比较严重，很多书记被抓到北京蹲了十几天，他们反而得到休息了。你一个单位比那么多单位力量少得多，不要搞疲劳战，轮番作战，搞三天三夜，说胡话，逼供信。不要一个单位控制起来，你要斗借给你斗，斗完后还得还给我。有些人现在只想到抓尖子，死老虎不要，死老虎并未死，彭真这个老虎死了吗？没有，陆定一也没有死。他们是反党集团，完全反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北京现在转了一下，对彭等进行批判斗争。要提高政治斗争思想水平，不要总是罢官，各级党委都罢官，谁来做什么。这种大民主大自由过去从来没有，毛主席叫我们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每天都在学习，听了你们的发言后，我又增加了这三条意见。

江青、陈伯达的报告，你们好好学习，最近，江青、陈伯达同志作了很多报告，我也作了些简单报告。

主席 57 年响往的大民主，现在实现了，经过这次运动，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夺权，铲除修正主义的苗子。

初期基层以复员转业军人为骨干，但是发展方向必须是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你们不要使热心这个工作的积极分子丧气，家属中的复员转业军人，也可以按各行业组织。

大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前提对就是革命组织，按照阶级路线，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应由你们群众自己来回答，不应我回答。我说过联络委员会三个字，但容易误会被独立组织，结果搞成了革命委员会。根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不用委员会这个名字了。根据你们的要求，我们可以原则上起草，交中央批准发一个文件，内务部还得作艰苦细致的工作。

想见主席，说完全是坏事不好说，但主席要管大事，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副主席身体一天天健康，我们希望两位正副主席健康长寿。(听说天津、贵阳等地的复员、转业军人正在向北京进发)周总理说：赶快劝他们不要来，你(指曾山，内务部长)应该在他们每到一站打一个电话，或拍份电报，劝他们回去，每天用两小时处理这件事，打一个星期的电话，看他们还来不来。

曾山部长：请大家打电话、打电报帮帮忙吧！

总理：不是帮忙，是闹革命，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嘛！他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工作。

关于开大会接见各地复员转业军人问题，我有这个打算，如果中央文件下来得早就用文

件传达，如果文件下达晚，我就提前跟大家谈。(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了会场)。

354. 王力、戚本禹接见北医八·一八部分战士谈话纪要 (1966年12月22日)

开始，针对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员谷喜春问题随便谈了一下。

戚：刚才坐车听说你们要抓一个人，我们很关心，来听听。

同学：谷喜春该抓不该抓？

戚：你们先不要抓他，可以斗斗他，斗他主要是把同学的认识提高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水平上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是狗腿子。小狗腿子很多，这种人为了批判他搞大会，不值得。批判他是为了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

王：批判他们是为了肃清影响，团结同志，经过批判，如果他们悔改了，我们欢迎。我们要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你们要提高水平、斗争艺术，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思想，看到斗争的全局，不要扭在他这个小家伙上。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巩固，不要光靠大会。现在已开过几次大会，很有政治气氛了，下面需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他们斗争，要分析，讲究斗争政策，如何有利于争取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该抓的不抓，是我们犯错误，不该抓的抓了，并不证明我们有力量。不是有人造谣说我们要抓五十万吗？(对戚本禹)

同学：他三次挑动外校同学打人。

戚：打人的要有确凿证据。看他是不是策划，有确凿证据可以抓。

同学：有人反对十六条的抓不抓？说“十六条片面，依靠左派不对，应该依靠红五类，如果我有能耐，给毛主席贴大字报。”

王：赞成刘邓路线的人是不会赞成十六条的。(戚本禹插话：不是片面，是反对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战胜刘邓路线的产物。可以让他讲，但我们要批判他，要揭发，要斗争。大字报要一分为二，大字报当然大部分是革命的，但大字报也有反革命的。

戚：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背后挑动人搞镇压的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贴戚本禹的不能抓。贴他的(指王力同志)也不能抓。陈伯达同志说，给他贴大字报的也不能抓。江青同志还让我们转达：给我贴大字报的不要抓。(同学插话：江青同志谦虚)但我们要补充一点，搞恶毒人身攻击的要抓。

王：我们要深入的工作，看他的时代背景，是不是有计划，有政治阴谋，有没有地下组织联系。要掌握政策界限，在中央通报前，有人操纵打人，但打的都是坏人。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坏人打好人，镇压革命，所以中央发出通告，要抓人。

同学：中央发出通告后，公安局有三人来我校，让我们把彭瑞聪黑帮放掉，结果让我们顶了回去。可是有人打群众他们却不信。

王力：(对戚本禹)是，是有这种情况。中央通知是保护群众，保护革命的。对黑帮也不要私设拘留所。黑帮和群众的性质不一样，再一个，要经过群众讨论。最好也不要采取这个办法。

同学：现在他们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很多是立场问题，很少有善意的。

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有什么缺点、错误是可以提的，问题是在一二·九前后掀起的这一股小小的逆流不是这样。(同学：很少有革命派提意见的)，革命派也有提意见的，九月份下旬，在中宣部开会时，你们北医的不也参加了吗？北航红旗也提了很多意见，批评得很尖锐，都很有用吗，但不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方式。

同学：现阶段如何处理同工农结合和学校内运动的问题？

王力：这个问题同志们自己安排，学校如何搞，社会上如何搞，同工人农民运动怎样结合，与工农是一定要结合的，这是一个方向，如果只停留在学校中，没有工农那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结果就不会真正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学校的教育改革，也就不知道改到什么程度，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不和工农运动结合，要彻底改造世界观是不可能的。而且工厂和农村的运动也需要学生参加。

355. 王力、戚本禹在钢院与部分红卫兵座谈记录 (1966年12月22日)

王力：

今天，同同志们商量一个问题，关于准备开一个大会，听说25日有十万人斗争南小兵(音)×××西城区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周荣鑫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与大家商量。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形势很好，马上就要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刘邓路线问题。红旗13、14、15期社论提出了这个问题，林彪同志的讲话也讲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路线，究竟是什么路线，提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更深入了，文件发下来，过去发到县团，问：你们见到了没有？(答：没有见到)马上要发到党的基层组织。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目标要更加集中——路线提出者。错误路线不仅仅是几个月，六月一七月仅五十多天的时间，在我们党各条战线上其流毒影响是极深的，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情况下，目标要更加集中，集中目标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声势，集中刘、邓路线，要一个方面、一条路线深入细致的搞，方向一定要集中。在这两个月里，成绩是很大的。错误路线深入工厂，挑动群众斗群众，白色恐怖，哪里有革命就到那里去镇压，对于这样的血腥镇压，对于这些死不回头的家伙，一定要专政，不能软弱无能，否则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能深入，一定要对它们专政，一定要把反革命的逆流打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开了一些大会，抓了一些人，中学生首都兵团前几天这个会组织得很好，目标集中在刘、邓路线上，揭发刘、邓路线的流毒，在会上江青与周总理都讲了专政与民主。在这样情况下，要做很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15万人大会建议不开(明天的大会不开)，这样，这里做个榜样，全国学着做。斗这些狗腿子，不集中刘、邓路线，这样做，这些大的在背后高兴，要搞将帅(戚本禹同志插话，不让他们保住主帅，牺牲车马。)这些小狗腿子不好，扣起来把幕后、背后操纵者揪出来，看看这些家伙到底要搞什么鬼，可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十五万人搞这些小毛崽子，是方向、目标的问题。过去北京新市委斗争几个小流氓，这是王任重他们搞的，王任重也没有报告中央文革，这样的错误不要再犯，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个会中央文件批判了王任重，这样的会，毛主席也是反对的，批判王任重。今天我与戚本禹同志同各司令部商量这个会不开(指好几个单位准备开的揭发、控诉、批判西城区纠察队大会)，类似这样的会也不开。在学校批判、斗争，不要把这些当作主要目标，还是要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刘、邓路线。这些(指上面说的小毛崽子)放在学校批，把力量放到刘、邓路线方面，攻总根子，把他们的工作，当作一个小部分。把受刘、邓路线影响的人分化、团结过来，把左派队伍扩大起来，提高我们的政策(水平)、斗争艺术、斗争水平。这样天冷，化那么大气力斗这样的小家伙的会不要开了。这样的局势已是很好的局势，我们要利用这个局势。

下面戚本禹同志讲，请大家谈谈意见。

有人问：这样的会我们想放到后期。

戚本禹同志说：后期开十五万人大会也不合算。

有人问：李洪山等该抓不该抓？

戚本禹：该抓，反对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该抓？

王力：同学们提出的要派代表参加审讯(审讯那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细致的工作，你们要派代表审讯，不相信公安局的人，你们要派人，我们坚决支持(鼓掌)。刘、邓路线很多，人不来也可以斗，我们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没有来。(有提到：人大提出批判邓小平)你们可以把大字报写出来，印出来，送过去。

戚本禹：打一个仗要有把握，一个阵地一个阵地打。(有人提出来要斗张文彩)斗张文彩好象不值得。张文彩做了很多坏事，可能后台有人挑动，真正把问题搞出来，改组(公安局)也好，给他一点压力。周荣鑫也斗了一次，也没斗出什么事情，把西城区的(纠察队)材料多掌握一些，要打得有准备。

王力：那天斗周荣鑫。问谁批的？(指给西城区纠察队物资)他说他批的。谁叫你批的？他说总理叫他批的。这样矛头就不对了。搞更多材料，要做调查，要有准备再打，要打就打准！

了解其内幕的，直接知道情况的，是队员，队员大部分是好的，把队员争取过来，他们能揭发领导的问题。

(有人提出他们学校的摩托给纠察队抢了的问题)王力说：这是破坏活动，要破案(有人反映了江西告急情况)，戚本禹说：南昌简直是反动统治。(北大井冈山一代表提到批判聂元梓错误路线问题)戚本禹同志说：希望你们与聂元梓同志合作，聂元梓是左派，要支持她，一起搞。要合作，聂元梓是一面旗帜，她做了好几件事，在上海起了不少作用，一定要与她合作！

356. 戚本禹、姚文元、王力与北工大“东方红”公社社员座谈纪要 (1966年12月22日)

地点：北工大“东方红”公社

首长问了大会(全国在京革命派控诉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的准备工作情况。

王力：斗争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具体来讲就是这个十万人大会，这样一个方法好不好？我们的意见是不是不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对你们是不是泼冷水？不采取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十万人斗争，怎么说？他总是个学生，用全国的名义，用十万人大会的斗争形式，在北京创造这么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斗争的锋芒在全国会起到……

姚文元：实际上现在应该集中对刘、邓。

王力：现在已经揭出了刘、邓。

姚文元：他(谭)不值得。

王力：刘、邓路线中他是个小走狗，有这么一个问题，看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是这么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就是十万人斗流氓。

戚本禹：那不是我们，是北京市委。

王力：我们那里那个王任重，他没有跟我们请示，没有跟小组请示。没有报告，没有讨论，支持了这样一个会，出席了这样一个会，而且这个会在大革命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一个王任重他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戚本禹：你们大家研究一下，看看到了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们一个学校的问题，现在主要矛盾是刘、邓反动路线，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怎么搞是个大问题，你们创造一个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模范。

王力：利用谭力夫的材料，抓住对谭力夫这个斗争，这个斗争还是抓根子刘、邓，把他提高到刘、邓路线。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个文件，林彪、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还没有传达(印过了)，那里就提出了刘、邓路线，这个问题要向整个红卫兵传达，把刘、邓问题，把这段，也就是整个过去历史的许多问题讲清楚了，现在满街上也看到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挖根子。

这样的情况下，用这样大的规模搞一个谭力夫太不适宜。并不是说不要斗谭力夫，你们要抓住谭力夫的问题，用更适宜方法把他搞臭，把他的影响肃清，把他的一帮人瓦解，把广大的中间派搞过来，你们自己从斗争中得到提高。

姚文元：你们一定要联系到刘、邓路线，才能把谭力夫的危害性批深、批透，才能使中间派看到这个东西的错误实质在哪里。

王力：他是反毛主席路线为目标的。他有个纲，就是刘、邓那个纲。

姚文元：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做群众工作。学校里开个会，左派发言，包括那些受蒙蔽、觉悟过来的人也发言。这样子把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

戚本禹：谭力夫他有个处理问题。谭力夫要放在公安局不合适。开完会后让他回来，还需要开个会，开这么大会我们也没想到(有人提到有人要造明天大会的反)，造反也未必合适，商量嘛！造反也不一定对，方向不能说它错了。

王力：你们方向是对的，批判谭力夫嘛！为什么全国都有谭力夫讲话呢？还不是他那一套，是当权派搞的，福建省委有个中学印的非常漂亮，是福建新华书店印的，工厂也印，机关也发。谭力夫是个小走狗、小话筒，几十万人激愤到谭力夫身上就错了。

戚本禹：要引导到刘、邓路线上来。

姚文元：谭力夫可以抓，抓了也可以嘛！这种小角色表演表演也没什么。

戚本禹：抓了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要再说什么了不起，出于群众之愤，的确，在全国很多人利用他的讲话，你们自己可以要求公安局开个会。

(有人提，前天工人体体育场斗争会挤死人了)

姚文元：你们跟市委讲过明天派人没有？

戚本禹：明天我追查一下，他负责任。

姚文元：明天斗谭力夫有人来看谭力夫，他们一听说都来。

戚本禹：这个事我们有缺点，我们没有很好地跟你们商量，你们跟我们讲，我们又没有很好地听，情况又不太清楚，又说一万人，又说十万人。

王力：刚才我来之前还有人说是一万人，所以我们听说是一万人还有些动摇。

戚本禹：首先我们负责任，问题现在看看怎么办？昨天你们打电话说十万人，今天解放军报社又说一万人，这事怪我们的记者，这事不在你们，这会开不开责任在我们。首先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跟你们打招呼，现在是怎么能把他解决好。

王力：怎么办好？

戚本禹：搞这事当权派很高兴，他有了替死鬼了，他还高兴了呢。我们要想办法争取这些人，告诉他不要做他们的替死鬼。站在前面。

姚文元：替身。

王力：另外，中央提出刘、邓路线问题，连各个省市委的给他们开脱一点，给他们减低一点，主要的人要负责。

戚本禹：这样搞那个当权派刘、邓很高兴，他们可以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李洪山可以斗，他是现行的。李洪山和谭力夫还有区别，你们说呢？如果你们还有材料还可以说服我，我只看过这篇讲话，以后的情况不太了解。

姚文元：这是他的演说。

戚本禹：那还不够，你们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你们有这种材料是能说服我的。我很愿意能说服我的，我不会包庇谭力夫的，你们可以相信，我当面批评过他，骂过他，你们把这些事闹清楚嘛！这一点可以相信，王力、姚文元、我，都不会包庇谭力夫的，谭力夫的发言我们看了立刻指了出来。

王力：我们是晚了一些天，但一看到立刻做为大的政治问题提出来。

姚文元：陈伯达报告提到了。

戚本禹：看明天怎么办？一个是明天的会不开了，马上通知，出宣传车到处去说我们的

会不开了，另外会变个样子，变另外一个会，成不成？

王力：变内容就有个对群众的问题，几万群众，(还不如不开呢)。

戚本禹：如果到时候批判谭力夫，而谭又不到场，不行，你们下不了台。(有人提，一司印发江青、陈伯达等最近接见三个司的讲话)。

王力：有多少收回多少，全部收回，提出批评。这样，以后怎么能商量问题呢？

姚文元：那以后不讲话了。

戚本禹：经过研究，谭力夫是小人物，决定学校里深入地批判。你们学校可以斗，要欢迎他归队，当然比较难，要做很多工作，因为当时抓了李洪山，我们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你们扣了谭力夫完全有理由。你们把控诉材料印出来，你们到处去张贴都可以。这比你们开大会效果都大。把他上纲到刘、邓路线上来，你们成了多数，可以成立临委会，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好。把核心提高、巩固，一千多不好，要利用好的形势，现在这么大的好的形势只有一千多人不是你们的光荣，应当扩大，垮了就不成了。告诉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也要控诉，要站过来，你们可以提几条，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拥护你们的纲领，有组织性，他们承认，你们就要；过来不成了，可以开除，那当然是个别的。

(有人提到黑材料还没有交，就报名参加东方红)有黑材料不交不成。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要有实际行动，要在斗争中考验，要有组织约束，你们可以学习毛选《古田会议的决议》，队伍要有组织性。现在有些红卫兵没有组织性，愿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要有组织性，分班、分组，有班长、指导员。没参加的有些会议可以让他们旁听。有了组织就有战斗力，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有战斗力是不可能的。

姚文元：要学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许多人个别的跟他谈心，从思想上解决他的问题，联系群众要做这个工作，要抓活思想，部队里四个第一嘛！尤其是活的思想第一，除了组织许多活动外，……最近，明天会不开了，表面上看，是为你们造成许多困难，但是还是有好的一面，也是对我们一个锻炼。比如这样讲，事情总有两重性，我们是很困难，暂时决定不开了，是不是在锻炼我们的队伍，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来一个转变，策略上变一变，对我们的队伍也是一个考验，也锻炼人。

戚本禹：是不是你们就讨论一下，赶快采取措施，其它事情以后再研究。这次认识门了。你们赶快想办法。就说没有准备好也可以嘛；如果要旗帜鲜明点，可以把你们的观点谈一谈。(有人说没有宣传车)，严格地说我们不太主张宣传车。

王力：你们是不是同意这个意见？(众：同意)请他们帮助你们做宣传。(一、二、三司令部，市委。)

(有人说，市委老不给车)

戚本禹：你们给他们说说，说明天的会不开了，王力、姚文元、戚本禹来了，有这么个意见，我们要去宣传，让他们给你们宣传车。也不要强迫他们，实在不行就算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一个车子也没有。

王力：我们还要去一、二、三司令部，我们也不同意他们开一个斗争西城区纠察队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到那里去。

戚本禹：你们赶快去商量。

357.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在接见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23日)

周总理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三十分，在国务院紫光阁接见中央财贸各部、行、社及直属院校造反派全体代表进行了座谈。在座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马定邦、

吴波以及王磊等各部负责同志。

晚七点零五分到八点，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小礼堂继续接见以上各单位造反派代表九百余人，大会开始后，姚依林、马定邦、吴波、王磊及财贸各部负责同志进入会场，现将会上的讲话整理如下：

李富春：总理去打电话，马上来。(群众呼口号：彻底批判财贸系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掉李先念的臭架子！李先念必须老实交代！李先念必须回财贸系统作检查！……)

李富春：好，各位同志，我先来简单说几句。(周总理入场，群众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第一、支持财贸系统各部门、各院校的造反精神！十几年来我们当官做老爷，有许多四旧需要扫掉，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同志们来批判，你们对本单位部党组不满，你们是有理由的，今天是个造反大会，我的话讲到这里。因为总理来了，请总理讲话。(群众站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总理站起来，大家请总理坐下，总理让大家坐下，自己仍然站着讲话。)

周总理：刚才富春同志讲的很好，我同意富春同志的意见，我和富春同志都很忙，没有时间，财贸系统事情我没有管，先念同志管，他又出国，还有许多业务要管。我对其他各个口都管了，例如外事、工交、文教、科研、国防、科学院……对财贸没管，跟你们接触了，问题确实不少，所以我支持你们八个部门造反派的精神，支持你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批判(热烈鼓掌)，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和全国正蓬勃勃发展，形势大好，但顺流而下总会有一股逆流，有些暗礁是不可免的。(下面总理讲到北京目前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有一种反动言论，侮辱林彪同志，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乃是反革命行动，总理说应该给以打击。)财经学院保守派的组织中也查到有个别的反动活动，这是你们的努力，我们很高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事情今后还会有，我们要讲究政策、策略，这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习语录，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上要请教主席，下要请教群众，你们是有群众的。当然有阻力啰，阻力除了来自于一小部分敌我矛盾，也有来自于人民内部的，来自于领导，来自于旧势力，来自群众之间的认识，所以要彻底批判，彻底揭露批判领导人的错误，在一段时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群众受教育，使领导在大民主中经得起考验，而不至于在大风浪中倒下去淹死。

我们同财贸系统造反派协商开一个财贸系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们愿意参加，(热烈鼓掌)我替你们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去参加，(热烈鼓掌)但只限于这个问题，不能出新题目，时间要协商，这月还有七八天，如果不商量好，我们要失约。

你们要向群众学习，你们造反派本身有广大群众，还有非造反派，都要学习，彼此学习，我们首先要向你们学习，今天开了个头，就是三个多小时(指上面的座谈会)，问题是不简单的，我们向你们学习，然后才能回答你们的问题，才能积累经验提高政治水平、思想水平。不然就是不负责任嘛，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也要向群众学习，上面学习党的文件、政策、报纸社论。(下面总理谈到了学校方面的一些情况，接着总理又说)都是革命组织，但有左、中、右，有造反派，有保守派，有先进，有落后，有偏左，有偏右。青年的思想是流动的，朝气勃勃，难免不犯错误。

对保守派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然后才能团结他们。造反派要锻炼成左派，要提高自己，把自己的主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张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张。当争取大多数以后，又有新问题出现，又成了少数，这时又要站在前面，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样不断的反

复，坚定的左派就要在不断的反复中经受考验，不断革命，又有阶段。你们这些造反派应该勉励自己，教育和争取多数，掌握政策，方法上要注意研究，有时要等待，有时要推动，有时要冲击，毛主席的认识论就是这样的嘛！

财经学院、财经部造反派已经是多数，但要防止骄傲，要不断提高，其他部门尚属少数，要争取多数，要不断做艰苦的工作，但会成多数的，这是大势所趋。当然我们还要支持你们，我们要因势利导帮助你们，革命造反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你们少数会变成多数，做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左派，另一部分保守派和尚未参加造反的观望者，……今天谈了三个多小时只是个开端，今天晚上我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派一个联络员专门和你们联系，现在我请胡立教同志、童小鹏同志做你们的联络员，胡立教同志他年轻些，好些，(马上有人起立说：我们银行不同意！又有部分群众随之也说：不同意，不同意！另有一人起立讲：胡立教有错误言论！)总理说，有些错误言论就不能作联络员？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我作联络员？(热烈鼓掌)我每天讲话也可能有错，不能百分之百正确，有百分之五、六十我就满意了。(热烈鼓掌)胡立教可以试一试嘛，不行再换，(有人起立讲：胡立教从运动以来就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顽固坚持，他不但不支持我们造反，还反对我们。另一人讲：我们有材料！)总理说，你们有材料可以交上来嘛。(胡立教从座位上拿出手中材料说：材料在这儿！下面又有人说：把材料亲自交给周总理。)总理接着说：说老实话，材料很多，我不能一下子都看见，还是开座谈会，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我支持左派，支持造反派，我还是个总理，我还得教育帮助保守派，和他们不能不谈呀。所以要和大家见面，我答应你们开个大会交谈，好，我的话完了。(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接着总理说，下面由先念同志讲话。(李先念刚站起来，下面纷纷喊口号：彻底肃清李先念所执行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影响！李先念必须老实交待！火烧财贸党委，火烧李先念！李先念必须回财院作检查！李先念必须回财政部作检查！李先念必须回商业部作检查！李先念必须回商学院作检查！李先念必须回外贸部作检查！)

这时总理站起来说：你们再喊口号，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要允许他承认错误，让他说话。(群众顿时安定下来)

李先念：我首先向大家承认错误，昨天没有接见你们，不管客观原因如何，昨天又搬家，早晨九时有宴会，后来阿尔巴尼亚访问代表团问到文化革命中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多谈一下，时间较长，原定三点半，后来改为八点半接见你们。我的错误是没有向大家讲清楚。(总理插话：好嘛，你的错误今天招来这么个大会！)昨天让同志们受冻了，天寒地冻的，我内心感到很痛心，很不安，这是句良心话。我九点才回来，听说你们要见总理，这是很对的，昨天情况就是如此，一再向你们道歉，你们受苦了。第二点，在这次伟大文化革命运动中，首先表示态度，我犯了错误，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要求我检查是合理的，应该的。欢迎同志们揭发，同志们揭发我抱欢迎态度，希望同志们揭，在六、七月，就是在八、九月份，老实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脑子中仍继续起作用。对两面派，革命的左派，革命的保守派，看不清，同志们问我，多数派、少数派谁是革命的左派？我说都是革命派，所以你们说我和稀泥，我接受。我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后，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比较清楚认识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错了的为什么不该怀疑呢，不该批评呢？

十几年来，站在上面作官当老爷，没有向你们学习，我们脑子中有一条，批评有一点听不进去，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外贸学院说：现在我们要管一管李先念，这话听起来不舒服，过去我管你们。仔细一想要接受群众的批判监督，才能紧跟毛主席，所以这件事用处很大，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支持左派。当然你们可能不相信，还得看行动。你们现在已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你们，要下定决心和各单位革命左派座谈，交换意见，向你们学习，总之支持左派、支持革命派，支持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希望各部领导同志也要如此，我说了不少错话，灵魂深处有这些东西，怎能不说错话呢？我今

天先简单讲几句，表示这样一个态度(接着先念同志谈了关于财政部八·一八红色游击队、财院保守派的四张反动大字报问题(主要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以及承认自己错误，接受教训，要突出政治，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后，先念同志又说)要开个几千人大会，我们商量一下主要是会场问题，我简单表示一下意见，完了。

周总理：今天开的会只能这样短，因为时间安排的很紧迫，你们提了几个问题，我说明，任何领导同志都要在群众中过关，你们有权利批评，从我起每个领导同志都要接受群众的批评，例如刚才同志们很勇敢把胡立教同志的问题提出来了，我问银行为什么没有造反派，说明银行工作肯定有问题，有些事情不经过反复是不能正确认识的，现在决定我们要在财贸系统开座谈会，二十二个单位，希望你们回去把材料收集好，准备发言，但发言不要太长，使国务院领导、中央几个领导同志知道这个概况，同意先念同志所讲过去没有认真地到群众中去接触，今后要认真地到群众中去接触。你们要求他去财政部、商业部、外贸部、学院……去做检查，这很好啰！三件事：(1)开座谈会，大小会结合；(2)接触群众；(3)大批判(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先念同志如此，各部、司、局长更是要去，把十七年来的官架子打下去，看他们是否经得起考验(不看官帽子的高低，而要看实际行动)，看他们是真支持革命左派还是和稀泥。

我一天接见四、五个省的学生，先念和部长为什么不能这样？象开你们这样的财贸系统的大会，一起开这样的大会这还是第一次，我所了解到其他各个战线都未开过，有些都是分开来开的，你们还是优先的(例如工交系统、军事院校……)这也是你们逼出来的，点了我的名，昨天你们不逼我，我今天还能见你们？不过逼了我，我不反感，我是欢迎的。

但有一点你们要讲秩序(指呼口号)，这是中南海，是主席办公的地方。前次我接见了好些红卫兵，开了几次大会，要他们不要喊口号，怕惊动了主席。中南海最好静些。

刚才叫你们不喊口号，你们可能有意见、不满意(指李先念站起来讲话时)，可以贴我的大字报，因为我担负的责任重嘛。

答应这么多，不能七、八天都能办到，但在一、二个月内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把左派声势造起来，让领导人在二个月中经受一下考验，然后再由群众作结论，当然，这是群众意见的结论，组织上的结论还要报中央。(结束时热烈鼓掌)

358.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 (1966年12月23日晚)

陈伯达：

最近，中央文革和大家开了几次座谈会，连续开了几次，开了几次大、中学校的大会。最近出现了一些行动，引起我们小组的同志想一想，是不是向大家提一点意见，供参考。总理还要讲话，我现在讲一讲学毛著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革命，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我们就要用头脑，就要考虑在革命运动中的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是很高的，这种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只有革命热情，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也是不行的，对不对？(众：对！)

我推荐大家要熟读毛主席的三篇作品。《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的决议)，这是毛主席写出来的，是经过许多调查研究，经过群众酝酿，和错误思想斗争写出来的。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我们建党建军的纲领，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在建党建军方面最主要的总结。现在我们的情况虽然与当时不一样，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我们现在的群众运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大民主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也晓得，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许多很好的革命青年和革命家也

要很好地在运动中改造思想，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胜利地战胜敌人。(第一卷 87 页)关于古田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我们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路线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产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革命派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路线方面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包括我在内，还有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影响，封建阶级的影响，不能说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都已经无产阶级化了。我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中，不能说已经革命化了。我这么说是否过低估计了大家？(众：没有！)我说的对不对？(众：对！)大家都没有个人主义了吗？有些个别人还是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是什么东西？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在一些小的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打来打去，小团体主义有没有呢？(众：有！)本位主义有没有呢？(众：有)自由主义有没有呢？(众：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我们革资产阶级的命，同时也要革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命。赞成不赞成？(众：赞成！)保留好？还是去掉好？(众：去掉好！)这些去掉好，请大家读一读。要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斗中我们会有许多经验，我们要结合这些经验学习毛著。毛主席讲的是长期的真理，对我们现在还是完全适用的。同学们的革命热情、革命气概很好，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小团体主义也有啊！有了就要克服。同工人比较，学生中克服这些问题比较困难些。比如，我们到过几次北京机床厂，去过几次，好多天没有去了，那里普通工人比学生比较容易领会毛泽东思想。那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织了一个什么捍卫团，名义上捍卫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捍卫他们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利。我同一个厂长书记说过，你们是借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你们自己。去了几回，同一部分工人说了几次话，还没有向全部工人说，但是这些话起了作用，捍卫团土崩瓦解，许多人纷纷脱离这个组织。这证明工人很容易掌握毛泽东思想，一时受蒙蔽的工人，一说穿了，他们就不再受蒙蔽了。小团体主义比学生少些。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不敢打包票，有人操纵，有人在背后耍把戏嘛！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容易揭破，在学生中就比较困难一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众：对！)所以说要向工人群众学习。向工人群众学习会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就回去讨论讨论，结合你们现在的经验，要和实际结合学习。

第二篇是“反对自由主义”(第二卷 347 页)，这篇是消除每个人包括我在内所存在的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和资产阶级留下来的影响。这一篇不长，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可以读，可以讨论。

第三篇，(第四卷 1241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 年 10 月 10 日。要学习解放军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全世界的军队没有的。包括十月革命后的红军，他们也不能做到，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做到了。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军事建设的伟大贡献，这对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红卫兵是完全适用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学习？(众：同意！)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必须见于行动。不然的话，天天念，念了不行动，这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教条主义。天天念“好箭呀！好箭呵！”就是不用。要把学习毛著，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我们的行动结合起来。我介绍的这三篇和我们目前的实际行动有关。希望在学习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出现更新的面貌。最近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例如：红卫兵抄了牛鬼蛇神的家，本来是一件伟大的功绩，大多数红卫兵是守纪律的，是不是有些人抄了牛鬼蛇神、黑帮的家就没有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缴获要归公，有没有这样的人？(众：有！)(江青同志：这叫吃油饼，这是少数。)每个红卫兵都应按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不是抄了人家的家，就做了官了，把人家的汽车也坐了，还要许多。我曾批评过一个王立功的，他自称红卫兵总司令，刚刚当了红卫兵就当起司令来了。抄了人家的汽车就坐起来了，有自己的勤务员、警卫员，还有秘书，不止一个，究竟有多少，我也说不清，总之有就是了。人家是司令嘛！出门也要坐汽车、小卧车。我批评了，我讲了以后，就有那么几个人到人民日报社门口贴陈伯达的大字报，说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我可能

说错了，校门[名]也说错了，我检查错误。但他那样做总是不对的。我把学校的名字、警卫人员的数字说错了，但说的事是对的。当了红卫兵总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要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出现。这样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就能把更大多数革命群众团结在一起。我说对不对？(众：对！)我讲的是一个开头。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是符合事实的。最近我们开了几次座谈会，有的是全体中央文革小组参加，有的是个别参加的，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先当群众的学生，边斗争，边学习。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形势是大好的，这个可以对比，和去年这个时候比一比。去年十一月份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那时全国各地是一潭死水，压得很紧，而今天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目前全国是一片大好形势，从国际看，我们的国际友人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心的，对红卫兵战友是关心的，敬佩的，赞美的。我们的敌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是全身发抖，简直是把红卫兵看成洪水猛兽，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摧残一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厉害地骂我们呢？我看一个革命者如果不被敌人骂，那还算什么革命者？对不对？(众：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害怕得要死，现在红卫兵成了他们的头号新闻，惊动了全世界，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光荣前途，看到敌人在发抖。我们是七亿人口的大国，我们不怕孤立，我们形势大好，这不是比较而言。你们说对不对？(众：对！)过去你们还能进大会堂吗？(众：不能！)他们不请你们。过去大会堂很多装饰不是革命的，七拼八凑，不怪服务员。一九六四年开民兵大会时，有幅所谓的“国画”，是反革命的画，我们说把它弄掉，他们不搞，可是他们怕你们，怕小将，这次破四旧，他们赶快摘了。现在应看到红卫兵起的作用，对红卫兵战友们的战果要充分估价。错误我们都有，我和伯达讲的是两个方面，不要以为伯达同志刚才谈的光有缺点。缺点我也有，伯达也有，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的大好形势。

另外讲一讲文化革命的性质：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苏联四旧多得很，这就逐渐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我们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次得到了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表现在我们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长期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当错误路线起了主导，革命就失败；当正确路线起了主导，革命就胜利。这种情况在红卫兵组织中有没有？(答：有！)所以伯达同志刚才提的学习那三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你们要学习，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我记得比较深，主席对我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我不好好学就要掉你们的队。我不是说紧跟两头吗？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对立的统一，又必然是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如果没有矛盾就停止不前了，只是看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哪方面。你们是大学生、高中生，里面有没初中生？(答：有！)你们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比我文化高，你们比我学得快，但由于你们的斗争经验，可能领会得慢一点，如果现在随着斗争，边斗争，边学习，学到一点东西，就会用很长一个时间。要把革命的性质搞清楚。从前我们开六大、七大时都讲性质，那时是资产阶级性质，无产阶级领导的。而现在是社会主义新阶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十几年了，敌人还利用旧的传统习惯来腐蚀我们的同志、企业、政府机关，如果不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你们这些小将冲，那些旧东西就去不掉。还得冲啊！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较量十几个回合。现在如何壮大左派队伍，这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按伯达同志讲的很好的学习毛著，就

要破私心杂念，破个人主义。个人和集体是对立的统一，问题是把个人放在上头还是把集体放在上头？是把小集团放在上头，还是把国家放在上头？我看有些人把这个问题摆得不妥当。要善于分清敌我，要善于利用同盟军，这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左派队伍如何壮大，就要求同存异。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就是在一些小问题上不一样。你们能不能经过协商，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前几天开座谈会时，有人提出，北京搞一个统一的大组织，问我们行不行？我们完全同意，但不能包办代替，要搞统一行动，不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要好好学习毛著。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要联合就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你们同意吗？(众：同意！)要协商，要有制度，搞政治就是要有制度。青年人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缺点，而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就看不到了。你要先看人家的优点，把自己的优点放在后边，这样就容易团结起来了，能不能？(众：能！)因为你们比我们聪明。你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你们不要问，由你们自己搞，你们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要被敌人所利用。这样才能彻底孤立敌人，才能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同盟军。这一点不太容易，但是只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读语录，还要多读几篇文章。读、讨论、座谈，年级高一点的还可以读一点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如果不是边斗争边学习，在斗争中学习，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就不行。一开会就背语录，我赶不过你们，我只注意领会，我觉得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把大家团结起来，要搞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搞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要搞枝节问题。错误路线是要坑人的，害死人的。王明路线得势了四年，使我们的红军剩了1%，现在你们觉得你们这个问题该不该辨清？不久，林彪、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要印发给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一学，此外，一定要和贫下中农、工人相结合，否则你们没有韧性。要坚持下去，与工农三同，在三同中要作调查研究，不要单听一方面的意见，要从多方面了解。现在有些反革命说“你们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反革命的话我听你干什么？(热烈鼓掌)其实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我也听到过，这里我不愿提他的名字，他只不过是个小丑。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谦虚，实事求是，对自己不要说得太高，对别人不要说得太低，这样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左派队伍的壮大要学一些东西，看谁坚持贯彻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把这个纲提出来就好办了，这是个分水岭，在斗争中，中间人很难存在，他不向左走就向右走，我讲的不知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我还想讲一个问题，东、西城纠察队，这种组织形式不好，它凌驾在红卫兵之上，凌驾在党和国家之上，但也要分清功过，初期他们也作了一些工作，只是后来被坏人操纵利用了，他们私设刑堂，听说广播实验管理局，还有一个软禁室，关了许多人，为了这些事我们调查了，伯达去了好几次。这个组织被坏人利用，到处打人，打死许多人，开始还打坏人，到后来就打起好人来了，这是不允许的。对他们少数人必须专政，如不专政，你们的大民主就没保证，我们也没有保证，他们可以一会打这，一会打那儿。但是一定要分开多数人与少数人，(江青问：吴法宪的儿子来了没有？答：来了。江青对吴的儿子说：你们做得好，你们自己起来造反嘛！)对少数的小家伙专政也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自己报案。这些人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之子，这些不在话下，(拍桌子)谁要是那样干，就要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我们欢迎他们自己解散，自己起来造反。

关于抄家问题，有些严重的地、富、反、坏、右的家可以抄。你们抄的东西大多数归公了，有的小家伙，抄了人家的东西，手表自己带上了，钱自己拿去用了，要自觉地交出来。花了的钱要自觉地作检查。但是你们的主流是好的，这些不是主流，以后抄谁的家，可通过公安局部门去抄。西城区纠察队后期的错误你们可不要再犯，不要抓的人太多了。主席向来主张群众监督，这里也要看到一小撮和群众的区别。有那么一小撮人坏极了，他们打人，还把打人的惨叫声录了音来放着听，这股妖风必须打掉。如果不打掉，我们的革命就要被引到恶路上去，红卫兵不要搞纠察队，千万不要破坏红卫兵的名誉。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

主席是你们的红司令，你们千万要珍视这个光荣的称号，我希望看到左派队伍的浩浩荡荡，我希望你们去掉私心杂念，你们不是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们要想想你们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你们应该想想你们肩膀上挑的是什么，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块红基地，去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我的话今天就讲到这里。

康生：

再过一个礼拜就过新年了，祝红卫兵小将们新年之喜。今天和同学们共过战斗的新年前夕。今年确实是新的一年，从来没过过这样的新年。它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更大胜利的新年。还是在十八年前，主席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今年过这个年就是要掌握毛主席这个伟大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六月一日到现在整整半年了，在毛主席领导下，根据这个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胜利还要明年大决战，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扑。最近发生的象李洪山、谭力夫、赖锐锐、李进晓等，他们在其后台的指使下，进行了反革命反扑，我们要彻底打垮反革命的反扑，刚才伯达同志叫你们学习三篇文章，就是要掌握好武器，彻底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倒。

目前西城区纠察队受蒙蔽的人纷纷觉醒，现在形势确实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反革命还会作垂死挣扎。我们要掌握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队伍更加巩固、扩大，加强我们的思想武装，准备迎接 67 年更新的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

各位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刚才江青同志系统讲了形势和政策，伯达也讲了边斗争边学习。我现在补充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在党内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的这个纲一直贯穿了十七年，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到现在整个时期，每当在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领导。这次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来取得政权必然出现的。毛主席最近和外国朋友谈话时提到，我们搞了十七年多了，这一次才找到主要环节，动员亿万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确实触及了人民的灵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到社会，深入到工厂、农村，这样的群众斗争规模超过任何一次。这样一个斗争我们不但要解决敌我矛盾，而且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斗争要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反动的学术权威。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时也要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不改，就要滑到敌我矛盾中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要好好学一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越深入、越彻底，就会把大家思想觉悟提高。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国庆讲话以及《红旗》13、14、15 期社论，都谈到这个问题。造反声势大大提高了，保守派大大削弱了，极少数犯罪分子法办了。但是不能满足于现在的胜利。要把学校的批判斗争引导到厂矿、企业、机关、农村。现在只是开始取得胜利。斗争要深入，首先要学好毛泽东思想，练好基本功，要熟悉情况，调查研究，到社会中，工农兵中去调查，这个斗争才能提高。主要是思想上解决问题，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样才能使他真正受到教训。

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要向社会上更多的人学习。做错了就要改。青年人朝气蓬勃，容易接受新事物，但不能只靠冲。列宁、毛主席说过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我们就不能犯错误了。现在造反派是多数了，优势了，问题也就多了。少数时你们受到了锻炼，现在优势了，是不是就够了？不够就要学习，上请教主席著作，下请教群众，不要骄傲。

真理掌握在你们手里，我们支持你们，鼓励你们，你们要发展，你们要提高，你们要经过教育，团结大多数。左派队伍扩大了，多数回来了，需要整顿一下，边斗争边学习嘛！你们要更好地掌握政策。

希望你们注意一个问题，前几次座谈会，我们支持你们，我们都是互相交换意见，可以说凡是可以谈的都谈了，但不是党的政策，不是中央的决议，有些讲了，你们给传出去了，影响很不好。我们交换意见只作参考，不是政策，以免给我们工作造成被动。说了不公开，我们要互守信用，这样大民主才能更好地贯彻。当然这样也不要紧，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关着门搞，而是敞着门搞。要注意国家影响，因为你们是在北京，是在毛主席身边，你们的责任要比你们想象的大得多啊！现在你们放假闹革命，你们有最大的自由。你们要想到毛主席，想到党中央，你们的每个行动都不是代表你们自己啊！

新的高涨，67年的高涨会更高，你们要不断提高，你们的提高也就是我们的提高。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共同决心。

陈伯达补充讲话：

现在我再补充几句话，我刚才讲的是否有问题？我们小组有人提出来了。我讲的不好，没讲两条路线斗争，没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讲批评你们的多了。本来事先和江青同志商量过，和江青同志分了工。这方面的问题是江青同志讲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是要反复讲的，问题是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组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不是说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批了更彻底，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个落花流水。我在两次会议上讲过：谁如果不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今天讲话疏忽了些，我接受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批评就不能前进。我今天就算作个自我批评。

江青解答两个问题：

1. 现在有许多人要求下工厂、农村，怎么办？

现在不适合大批的下工厂、农村，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彻底的批判，要边斗争，边学习，懂得了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下去。

2. 我们以后还要召开中、小型座谈会，倾听你们的意见，然后到一定时候，再召开象今天这样的会。这样就配合起来了，才能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得更好。

周恩来谈几个问题：

关于小教的问题，关于下厂矿、农村的问题，中央正准备发表文件。关于65年毕业生问题，也要做几点决定。关于复员、转业、荣誉军人的要求，也要做几点规定。

最后讲一个问题，关于毛主席12月26日过生日的问题，大家提出要进行祝贺，毛主席过去就讲过，不要过生日、不要送礼，这是防止旧风俗的长期影响，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破旧立新的号召，主席不赞成，就不要搞了。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来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359. 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体育馆批判斗争荣高棠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24日)

周恩来：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批判以荣高棠为代表的体育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这个大会，我们应该说开得好！(鼓掌)

大家刚才讲的这些事实，确实是讲得好，挖得深。(鼓掌，口号)许多的事情，不仅在座的许多同志恐怕不都清楚，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常常是从领导方面接触到的一面，另外呢，很容易站在上面，听一些报告，没有深入到你们中间来，以你们方面，另一个侧面来看问题，所以常常地不容易看到全面，透过现象，看到全部本质。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进行，必须把它进行到底！(鼓掌、口号)譬如就拿体育界的问题来说吧，我们看到的是表现在运动场上的，或者登在报上，或者写在报告上，或者听荣高棠在什么会议上，比如说，人大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说得满好，觉得成绩很大，这不是我们中国的体育界确实是有成绩吗！因而就常常被成绩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能看得深、看得透，比如我们在座的，在中央担任工作的四位同志，我们对于运动也有某些爱好，因为我们最近确实看到一些成绩啊！但是，不晓得成绩的后头潜伏着这样深的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惊心动魄的，听一听的。所以不仅你们学到了东西，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我们也向你们学习了东西了。(鼓掌，口号)因为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一切的问题，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运动也是一样，运动成绩的后面，如同刚才许多同志讲的，也是许多地方，提倡的锦标主义、物质刺激、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还有地方主义、私心杂念，甚至于你欺我诈，彼此争夺，这样一种运动，这样的作风，那还不是跟资产阶级世界一样子吗？当然了，我不是说这种风气已经到处都是了，那当然还是一分为二了，应该说我们体育界的成果也还是主要的。但是，还有这一面。如果不是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你们造反派带头，现在争取了多数了，大家争着起来，不会把这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根子挖出来。(鼓掌口号)另外，我们有时看到这种现象，也曾经说过，有些锦标主义，有些个人突出，有些不突出政治，但是这些话偶然说了，不起作用，当着胜利的时候，听不进去这些话。毛主席也曾经早就教导我们，我们提倡体育运动是为着首先增强我国人民的体质，这就是为全民皆兵的这一思想打下物质的基础，这是毛主席题词上第一句话就说了嘛！但是呢，真正做起来总是把这个放在次要地位或者是放在不重视的地位，甚至蔑视、否定它。所以光是从上面来，最高指示都不传达，必须有另一方面重要的补充，也就是说另一面。如主席常说，要从群众方面来看一看，群众方面看，如果仅仅是在运动场上，比赛场上，是不一定完全听到这样的声音，因为那是大家看见的一个争夺胜负的现象，只有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能把你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动员到北京来，开这样一个大会，没有这个大会，就不能有这样彻底的揭露。所以我们应该说，要谢谢你们，这次勇敢地到北京来，促成这个大会(鼓掌、口号)，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必须从两面，从上面，还要从下面，尤其群众的发动是真正的动员群众。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八月十八日接见北京红卫兵的时候就讲了，跟林彪同志讲了这件事，真正地我们把群众动员起来了。最近毛主席跟一位外国朋友说，这一次我们真正找到一条主要的环节，把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真找到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推广到全中国了，把亿万的人民动员起来了。(鼓掌)因而这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就反映在体育界，所以刚才许多同志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在我们体育界。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动了体育界的这一次运动的开展。从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更深一层，思想革命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林彪同志最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提到革命中心问题是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就拿我来说，我读了徐寅生的全文的报告，毛主席亲自批了的，加以推荐的，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好的，近两年我们体育界特别是乒乓球队取得这样的胜利，确实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主席的著作学得不错啊！而体育界出了这样子生动活泼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又是运动员自己写的，这不是说明学用结合在一起了吗？所以我还有点迷信这几篇文章，我还有点过分的高兴。我就没有料到，因为我没有看过《体育报》，因为一天看几份报纸已经忙得很了，总是看《人民日报》了，看看《北京日报》，看看《参考消息》，没有功夫来看《体育报》。你们想一想，应当是一回事，可是《体育报》呢？恰恰相反，不是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登毛主席的语录，不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恰恰是庸俗化、形式主义。甚至于出在荣高棠这样的口里的。首先敌视毛泽东思想，所以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鼓掌口号)这是个很不调和的。因为我所接触了一些体育运动的事情，顶多是来观看比赛了，看看，我看了有些报告，而本质上是另外一些会议。在我们体委，掌握领导权的荣高棠，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所以事情必然会要暴露的，这暴露就是最后一个同志说的了。就是在出国这个问题上面，一个誓师大会，一个国务院请愿，不出国。这两件事可把我触动了，因为这是非常清清楚楚的道理，荣高棠利用出国的问题来开誓师大会，他要来代表全中国人民，说他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七亿人民出国的，有这样的话吧？！然后蒙蔽我们的运动员，以他出国与否来要挟，这正是在毛主席十一月三号在天安门接见刚完了，我们还正在开总结会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下决心不可，不仅不让荣高棠出国，我也就不再见他了。(鼓掌，口号)因为，我说所谓不再见就是不再给他寄予希望了，当然今天还不是见了他？(众笑)但是这样的形式见他，(众笑)这对我是头一次啊！(鼓掌)确实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了，这两件事把他这个本质暴露无遗了，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儿也没有了。(鼓掌)因为我比较跟他熟一点，抗战的时期我也跟他在一个地方工作过，武汉、重庆。看这个人表面象有点能力，但是滑里滑头的，(众笑)那末当然是在青年的时候啰，青年的时候嘛，有时候也可以所谓一种活泼，因为他不是“七七”事变前会唱梨膏糖吗，卖梨膏糖啊。你们大概不大清楚啰，我们老一辈子很熟这个事情。芦沟桥事变，在北京城里边唱卖梨膏糖，所以印象是这么一个角色。不晓得从那个时候一直发展到现在，却变成一个真正是一个彭真的徒弟，两面派啰，(鼓掌)所以他在思想上，灵魂的深处，应该说，你们批评得对，他是彭真型的人，(鼓掌，口号)不仅是表现在形式上，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历史上，我们现在正在审查彭真的入狱的经过那一段历史。同样的，荣高棠也有这样的经过，也值得审查。(鼓掌)因此，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对我们全体的运动员同志讲一讲啰，你们现在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你们在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大风浪中锻炼，大民主中考验，你们在年青的时候，学习这次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对人的一生，青年时候的印象，对人的一生最容易造成深刻的印象，打出一个健康的基础，如果搞得好。所以你们揭发荣高棠这件事，不仅造反派首先揭竿而起了，造他的反了，我想保守派也应该有这个觉悟，过去受了他蒙蔽，现在应该觉悟起来。造反派也不要因为首先发难，你们受他们压制，比如刚才一位河南的同志讲的，一位是南京的吧，南京的同学讲的，把各地方都受压制的情况都讲了，那是令人愤怒的，因为不仅是北京的体育学院，全国的体育界都有这样的现象，都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所以说，这条反动路线在体育界所造成的后果，严重的后果，有时候是罪恶的行为。不是仅仅在北京，而是影响到全国。在这里头我们取得了深刻的教训。同时呢，也就锻炼了我们的造反派。因为你们首先受到压制的，你们遭受了迫害的，因为压制和迫害锻炼了你们，考验了你们。(鼓掌，口号)你们经过这样的锻炼、考验，把你们在这三、四个月中，或者有的五、六个月，从六月起的话，那就半年多中，把你们逐渐地锻炼成一个坚强的左派(鼓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这个光荣的称号也不是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领先。这个光荣的称号就会拿得稳的，而是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进行锻炼。(鼓掌，口号)在一个时候，可以表现很坚强，但进一步要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还要经过多次的锻炼(鼓掌)，也许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年两年，也许要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锻炼(鼓掌)，拿我自己来说，总算一个老革命了，但是要做一个坚定的左派，还得继续努力！(鼓掌，口号)我不是常说嘛，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追毛主席！(鼓掌)那末你们当然啰，条件比我们好啰，时代跟我们从前不同啰，你们会超过我们，但是也不要因此就骄傲起来。骄傲使人落后嘛，这点大家总会常常记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曾经一度做了保守派的，受了荣高棠蒙蔽的，不管是体委里头的同志，或是体育学院的或者各地方，或者北京市的，我看哪，只要觉悟起来，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但个

人认识，能够经过集体整风，大家共同来检讨这次教训。造反派应该给予帮助，只要他们愿意前进，应该欢迎他们！（鼓掌），因为我们“十六条”上讲了嘛，我们造反派应该不断地帮助、教育，争取团结最大多数嘛，应该实现这个目的嘛。所以我相信“十六条”上所提到的，我们运动的结果总要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鼓掌），也就是说，总有那一小部分的人顽固不化，改不过来。而且是这个事情并不需要起来过问，就拿刚才说的出国这个问题，就可以证明，当时誓师大会的时候，十一月二号的时候，到国务院，开始先到贺龙同志家里边。示威请愿的时候，那是十一月三号。这两天，我们出国的运动员思想什么状态，等到我们五号吧，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四位同志，我们接见了他们，跟他们讲清了这个大道理。这时候，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国家争荣誉，为无产阶级国家争荣誉？还是跟荣高棠走？这个问题一问就清楚了嘛！嘿，但是就可能多少年的糊涂，一点就清楚了。人的思想变化常常在顷刻之间，就是一个大的跟斗栽倒下去，就买来一个明白了。（鼓掌）今天在座的从金边取胜回来的，这些体育界的同志们，我还是高兴地欢迎你们（鼓掌），因为你们没有辜负我们五号那天对你们的临别赠言。（鼓掌）你们是带着毛主席的语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出国的，所以你们能够胜利归来（鼓掌），而结果呢？果然地胜利归来了（鼓掌），就是说你们没辜负我们五号那天晚上对于你们的期望，你们没辜负党和毛主席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体育界对你们的期望（鼓掌），因为我是有这个信念的，因为一时的糊涂嘛，青年人有时候有嘛。荣高棠他有各种手法，他把一些青年人蒙惑住了。当然啰，造反派要找我啰，说你们为什么没蒙惑住呢？偏偏他们蒙惑了呢？当然啰，这是有点高低了，我得承认这个高低了，不承认也不公道了，你们是先进嘛，他们是后进嘛。总有个先进和后进嘛！（鼓掌），实际就证明一种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玩弄两面派，玩弄手腕，来蒙蔽一些同志，一个时候里可以取得某一些成果，但终究要揭穿的。你们看，我们党多少个错误路线，都破产了嘛，这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破产了嘛。（掌声，口号）确实的，没有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我们今天永远望见了她的光辉，永远胜利前进（掌声）。有这个例子也就很生动地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总是要勉励从国外回来的体育界的取得胜利的同志，你们也不要骄傲啊，这仅仅是一次考验，还要继续考验，后进的赶上先进也不是容易的，因为这仅仅是在比赛场上一时的胜利，保持长胜的精神，靠什么呢？要靠毛泽东思想（口号）。在这个地方，虽然徐寅生同志文章写了，还有错，发生了学用不一致了，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对青年人还应该勉励。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真正学用一致，真正的、全心全意地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这样生动活泼的文章，在学习的时候取得成绩，那么在斗争的比赛场上，在战斗中也能取得成绩（掌声），这些都是我们活生生的事实了，就拿这些事实对比就看出来了荣高棠的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的本质。所以你们今天这个大会，我们应该说开得很成功（掌声），我们应该把它介绍给领导同志知道（掌声，口号），这一点，我就提议，请我们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同志转告中央文革小组，把你们今天这个会议介绍一下。（掌声）怎么介绍呢？他就回去写一篇报导介绍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知道，（口号）介绍给林彪副主席知道，（掌声）介绍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知道，（掌声）介绍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知道，（掌声）好，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因为底下还有他们三位讲话（掌声）。

我先给你们说一件事，方才想起来没有说。就是同学们问了，张××死的问题。这也是正象我刚才说的毛主席指导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从上面下去调查，收集一些资料，还不能够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希望我们体育界的同志们，比如说造反派的你们，来组织一些调查组，来进行群众性的调查，（鼓掌）首先是体育学院的造反派了，体委的造反派了，北京市的造反派了，北京市的革联。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希望保守派的你们也有人来参加，揭发，那样更有力量。（鼓掌）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我们革命的造反的精神，把这件案子，从群众方面，从领导方面结合在一起，彻底查清这一件事情！（鼓掌）我相信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定会破这个案子。（鼓掌）所以我附带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许多方面都关心这个事情。

要我指挥，我嗓子不行，你们那一个来定调子。(最后，周总理指挥大家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

陈毅：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参加了国家体委和全国运动员全体革命同志们批判荣高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觉得这个会开得很好。(掌声)听体委同志发表了意见，揭露了各方面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整个的体育运动的路线和反映在生活上的，完全证明了荣高棠是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一个障碍。(掌声)今天把他揭露，为我们人民体育运动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完全赞成你们的革命的造反的精神(掌声，口号)。今天我们热情很高涨，而且很慷慨，有很多事实不揭露我们不知道，揭露出来使我们触目惊心，才知道我们队伍里面有这样的黑暗，许多同志遭受迫害，遭受打击，我们平常还认为，看到这个成绩，有这样的成绩忘记了它这个阴暗面，现在揭开来看，内部乱七八糟很腐朽，不揭露、不打扫，要败坏我们整个的事业，怎么能不触目惊心？！因此你们以具体的理论具体的事例，说服了我们，我们完全站在你们一边(掌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周总理指示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要归功于左派，所谓“少数派”，左派为革命的左派，他们有这个敏感，他们深受欺负，所以他们能够反应，把这个矛盾首先反映在他们头脑里头，他们能勇敢地承担这个揭露，首先打烂，这首先是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掌声)因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任何一次大革命的起点，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出发点，没有这个革命精神，一切革命无从谈起，这不仅是体育，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国的阶级革命，中国的国家的革命，整个的世界革命都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革命的造反派、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就是革命派。他们的作用，我们心服口服。这一点，我们不看到，说是他们里面有些人或是有某个人或者看不上眼，这个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我们就忽视他这个政治作用，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这不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主要看他在政治上表现什么东西。(掌声)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要在细节上面去看问题。看问题，主要看他政治，在阶级斗争中间，他站在那一个阶级方面，那么这个少数派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拥护他。荣高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打倒他。(鼓掌)那么总理已讲得很亲切了，就是我们参加了这一次揭竿而起，参加这一次发动揭露荣高棠的，我们这些同志做得很对，做得很好，起了带头作用。但是呢，要作一个坚定的左派，永远的做一个坚定的左派，作为一个很好的左派，那么在任何革命时期，都能够起积极带头作用，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左派，是不容易的，还需要我们大家努力，我看这一点是应该打动我们的心，这一点也打动了我的心。(掌声)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革命中间，我们有过很多错误，也做过很多的好事，那时，我做很多好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骄傲；做了很多错事的时候，自己又懊悔。懊悔也不行，懊悔过去了，怎么办？与其懊悔过去，现在继续努力，还多少会有补救。因此，在这里面，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同志，一部分同志或者有很多同志，对荣高棠有好感的，在这次荣高棠欺骗下面的，蒙蔽下面的，拉拢下面的，我们这里要有觉悟，我们在一个时候受蒙蔽，受拉拢，受欺骗，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在今天已经揭露他的本质了，我们还不跟他划清界限，我们就错上加错(掌声)我们对他恐怕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验了。因此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左派，做一个坚定的左派。对这一部分受欺骗的同志，我们要跟他们做思想工作，我的意见，他跟荣高棠不同，不能把他和荣高棠之间划一个等号，对青年同志，对青年人，只要是革命同志，我们还是要作为革命同志，跟他团结起来，大家来做坚定的左派(掌声)！在体育运动中间，我也是很有关系的一个人了，没有参加体育运动的领导，谈体育、讲体育，讲得很多，我们有时候也看到荣高棠的好处，但是这一点还是有发觉的，就是这个人，对上面是奉承、欺骗，对

同一年级就拉拢、打击、挑拨，对下面就压，这点有些发觉，因为他常常因体育要出国，执行体育计划，不时要跟我打交道，总是感觉到这么个问题，总不愿意讲体育内部有什么缺点，总是反映好的方面，如果说受他的欺骗呢，我也是中间的一个，因为我没有亲身来，没有亲身生活在这里面不大清楚，不大明白，今天的这个揭露，也对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要考察一个同志，要观察一个同志，要分析他的灵魂，不能看他的言论，要看他的行动。(掌声)教训很深刻，我们全体同志在这次大会精神、革命造反精神的号召之下，继续前进，争取我们体育界的文化大革命达到完全的胜利。(掌声)我们喊一个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60. 戚本禹在北京矿院的讲话 (1966年12月24日)

矿院红卫兵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震动了全世界，你们给煤炭部的大字报，把煤炭部变成了一个大报纸。(大家笑)是一个大标语。全世界非常注意矿院红卫兵的斗争。(鼓掌)我们斗争搞得很好。总结经验，把这个仗打得更漂亮，希望红卫兵将来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问题很多了，我刚才收到了几封信件，有的是红色游击队给我的，我说的不对，大家来讨论。对的你们就听，不对你们就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嘛！

我今天准备讲几个问题：

1. 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2. 两条路线的斗争；
3. 团结大多数问题；
4. 怎样巩固我们的队伍；
5. 怎样和工农结合。

你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是这些。时间不一定够，说到哪里算哪里。江青同志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大会堂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讲：我们目前形势是大好的。现在形势是大好，在以前时候是冷冷清清的。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对上海出的小册子就不让在北京卖，只是批判吴晗。现在不仅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是被揪出来了，而且说我们国家，从解放以来一直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挖出来了。所以苏修、美帝他们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世界上第一件大事。他们非常害怕这件事情，他们原来希望我们国家第二代、第三代和平演变，毛主席这一代和平演变是不行了，但是我们这一代比那一代更厉害。他们非常惊慌，非常恐惧。他们天天骂我们还不舒服呢！他们骂我们，我们才感到舒服呢！这说明我们做对了。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敌人疯狂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明我们做对了！这是形势。

从煤炭部来说：毛主席对煤炭部是很不满意的，煤炭部是不是给你们传达过？你们知道不知道？(大家回答：不知道)煤炭部当官做老爷，还不如改成煤炭科算了。(这是毛主席说的)特别是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煤炭部毛主席多次批评过了。煤炭战线上广大职工做出了很大成绩，给我们国家做了很多事情。而煤炭部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未干好事。煤炭部张霖之是彭真的私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鼓掌，呼口号)而要打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继续炮轰，狠狠地打击。(鼓掌)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怎样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煤炭学院怎么搞法，你们搞得很好。大家提出要抓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有一个红卫兵战士来信对北矿红卫兵有个批评，抓两条路线斗争抓得不紧。提

了一个意见，不管他是哪一派的，这个意见可以考虑。就要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我们国家从解放以来，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路线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党内有一批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的党内大多数同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解决了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政权的问题，十月革命开辟了这个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十月革命没有真正解决。怎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无产阶级胜利的国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胜利问题，都是十月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十月革命解决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至于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红色的江山代代传下去，怎样保卫江山，十月革命没有解决。所以十月革命的故乡就发生了修正主义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说明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怎样保持政权，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榜样。就在一个无产阶级胜利的国家，怎样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怎样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这一次在学校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抓这个纲，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说一些做法上有些不同，这个红卫兵里，这个班里，这一派的同志和那一派的同志，有些做法问题，不是很大的原则分歧，就不要纠缠不休，要用最主要的精力，抓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世界命运的问题。要紧紧抓住这个纲，昨天江青同志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我们红卫兵战士要很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在我们学校怎么抓两条路线斗争的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从解放以来，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个问题，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都清楚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需要很好的搞清楚他们提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方针，这是修正主义的方针，“三和一少”就是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右派国家，少去帮助那些革命的国家。“三自一包”不要搞社会主义，对搞社会主义经济没信心。上次我在二机部对他们说，那时候如果不是毛主席掌舵，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那社会主义企业很快就要解散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伟大的舵手，有个掌舵的，我们的国家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如果没有掌舵，农村里很快就要分化，那个时候已经分化了。分化的很大，是大分化，产生了新地主。如果继续下去，就要产生新的资本家。上海已经出现了许多地下工厂，我们这些年就是从大风大浪里过来的，有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掌舵，我们全靠这一点，我这样说，可能有些人反对。他们不了解这一点，就象我们坐在船上安安稳稳，安安静静地睡觉，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绕过了许多暗礁，经过很多斗争，绕过很多危险，可以看出舵手的重要性。统帅掌握国家命运，领袖是很重要的。什么人接班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两条路线斗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接班人的问题。谁来接班呢？我们现在高兴了，我们党中央选出了林彪同志，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由他来接班。(热烈鼓掌)我们国家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掌舵，林彪同志做我们的副统帅。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有保证。而由那些人掌舵是不行的，他们整天想怎么和赫鲁晓夫和平共处，不要搞紧张了，说什么你们现在又搞紧张了，和苏联的关系搞坏了，你们孤立了，帝国主义反对你们了，进不了联合国。他们怕得不得了，农村也不行了，还是包产到户吧！把地分给农民吧！还让吴晗、翦伯赞做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准备。我们国家如果还是这些人掌舵的话，他们就要变成新贵族，你们还可能变成背叛自己阶级的新贵族，而广大工人农民还做牛做马，我们国家变成苏修了。向帝国主义妥协了，不支持越南，和苏修妥协了，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我们的广大劳动人民要重新做牛做马，这次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国家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子孙万代的命运，我们每个人要关心这些事情，把自己投入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我们经过我们学校的斗争就能认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意义，要立

足矿院，放眼世界。(鼓掌)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命运。如果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还剩下阿尔巴尼亚，那全世界要走曲折的道路，要倒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什么外国人关心你们的斗争？煤炭部的大字报他们要关心，就是关系到世界革命了。因为他们感到这个斗争与他们有关。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记者不是一点事不懂的，他们还有点阶级敏感性，他们嗅到气味不对，希望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破灭了，所以他们要骂呀，我们要把主要斗争矛头，主要斗争方向对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人，对矿院内的、煤炭部的，甚至比煤炭部更高的狠狠的斗。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要交给全体红卫兵战士学习，那里把刘、邓路线提出来了，就是要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抓住反对刘、邓这个纲。他们是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斗争很激烈，你们矿院就是一个典型，从你们矿院双方矛盾斗争来解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形，把矿院的斗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认识，这样我们就会把斗争提高，把斗争的纲抓住，至于矿院的一些小丑，斗争他们、批判他们，用不着老跟他们纠缠。他们只不过是小走卒，你们几千人和几个小走卒纠缠没有多大意思，要抓住大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纲。通过斗争小走卒来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有同学说要抓两条路线斗争没材料，我们说材料就在你们这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 50 多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围剿革命派，你们最清楚，那是他们的路线贯彻下来的，如果到北京市每个学校去一下，什么自然、围攻、斗争、残酷斗争，把那些材料集中起来，汇合起来，那是惊心动魄的。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死了三个人，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啊！蒯大富，现在他们不是反对吗？差点被整死！有一个同志卧轨了，他写了遗书，是很好的血书，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情，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性。你们看看王光美，她是凶神恶煞，他批示工作组长做报告，她先写厉害话，简直是凶神恶煞！王光美是什么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腐烂了！你们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吗？你们再看看，那是大毒草，那才是真正的大毒草。有的人给我贴大标语，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看给她贴大标语。她是什么东西？那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啊！电影出来后，她很得意，很欣赏，飘飘然，自以为得意，丑态百出，简直令人作呕！我建议你们看看这部影片，她个人坐在屋子里，戴着项链，穿什么衣服，她是哪个阶级的？(同学们回答：资产阶级的)还有同苏加诺唯唯诺诺，简直是给祖国丢脸！我们国家要这样子，这样还不变质？早就变质了！他们怎么能够允许革命师生有革命性！你们不是很会写文章，谁写了，给我。这才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这一小撮人，我们藐视他，只要群众起来，有毛主席领导，那么我们有什么阻力也可以冲破。毛主席教导我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因为他还有一小撮小兵，所以我们还要很好地研究，虽然他们是一小撮，但毕竟还有那么一小撮！

秋后算账是从你们传上来的(同学们说：是王任重搞的)，王任重你们很了解，我就不说了。(同学们：不了解)王任重是中央文革的，可他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中央文革不知道，是外地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揭发的。你们可以揭发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这里不是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左派”的叛徒……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如果说我们是叛徒，我们就是要叛变他们(指王任重)，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徒。秋后算账你们怕不怕？(同学们：不怕)账是要算的，我们现在就算！武汉革命师生给他写的两张大字报，我看写的很好，他们把我们看成“游鱼”，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他们作威作福，但是，他们是一定要破灭，要失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秋后算账不是反攻倒算吗？资产阶级把账本藏在地下、天花板上，很多地方，那一小撮人算什么？我们不怕！你们不怕吧！(同学们：不怕！)

三、怎样团结大多数？

我们团结大多数，是毛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就靠这个思想，把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把国民党打垮，把地主打垮。社会主义革命也靠团结

大多数。矿院同学们做的很好，把大多数团结起来了，但是还有缺点，要真正掌握、理解毛主席的团结大多数的方针。依靠坚定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顽固的势力。

哈尔滨师范学院，他们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怎样团结大多数呢？这个学院原来的革命派有 300 人，现在发展到 2500 人，多数派原来是 3000 多，现在是 400 多，革命派不仅在人数上，而且，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了阵地。开始他们争材料很厉害，他们学习毛著后，组织大家学习，提高了认识，这些材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不能怪同学，要揪上不揪下，不要死材料，要活材料。光要材料不要思想就不能触及灵魂，后来采取了争取的办法，保守派非常感动，自动地把材料交了出来，当众烧毁。对于受蒙蔽的同志要采取教育的方法。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著。做政治工作，开欢迎会，个别谈心，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劈拍劈拍的暴雨不好，造成两方面的对立效果不好，后来改变了方法，以毛主席的方法找他们谈心。有的同学个别谈心的时候，被赶出去不谈话，没有办法，所以，再三去，非常诚恳，他们两个晚上不睡，看材料，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复的谈，结果使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同学非常感动，他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源实质，说：“你们先造反，我们后造反。”这边说：“革命不分先后。”后造反的同学们说：“我死也跟你们，跟定了！”也有些同学退出了保守派组织，他们就开小欢迎会、大欢迎会，读语录对他们进行教育，谈心，革命派确实做了许多工作。

有个外地同学在串连来京时，一路上受了很多教育，到天津时他写了声明，要退出保守派的组织，要革命，要造反，造反以后再见毛主席。(注：一路上他感到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确实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不起毛主席。)

有的同学退出首都红卫兵以后，感到有压力，他们那派说他是叛徒，你们起义是“不坚定分子”、“投机分子”，他们的压力很不好受，你们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告诉退出来的人，不要怕他们说，你们是起义，要顶得住，要坚定就永远坚定，造反是造定了，你骂我多厉害，我一定要革命，你骂我狗崽子，我们也要革命，是不是狗崽子要经过实践来看，同学们说：我们向毛主席思想、向真理投降，感到无限光荣，无比自豪。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的是习惯势力的影响，那就要去帮助他们，而不要提得很高很高地去批判他们。

今天来时有人对我说：要我不要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因为院“首红”一小撮人把戚本禹 11·12 的讲话叫大毒草)，要硬一些。我的话硬不硬？(同学笑起来)我从来也不承认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对红色游击队(保守派)提一提，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可以争取。你们在一些个别做法上是有缺点。他们不是不敢回来吗？我看还是要求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我相信你们会有这样大的政治气魄的。(这时戚本禹和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关于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条标准。)接着回答了几个条子。

(煤炭部其他副部长的好坏，由你们自己决定，张霖之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你们自己决定。)

四、怎样巩固自己的队伍

(接着回答条子。)

除了那些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要抓，这些人是反革命的，对那些反对戚本禹的不要抓，你们抓了没有？(同学：没有！)你们做得很好，没有抓，戚本禹可以炮轰，戚本禹不怕炮轰的。(掌声)不要给这些人扣上“反革命”，这是我要说的。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也不要抓，这是陈伯达、江青同志要【我】代他们说的。但我个人的看法，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要批判。(大家叫喊：抓！)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要抓，不客气。不要抓得太多，要抓少量的，最坏的。不那么坏的，要放在学校里做反面教材。不要私设刑堂、拘留所。中共北京市委的通告是中央批转的，要按中央的指示去办事。这个通告对革命的同学也是有约束作用的。搞秘密组织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要抓。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不是睡大觉的，吃干饭的。李洪山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应该抓。(大家呼口号：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好得很！)我的讲话还有缺点错误，不会好得很，总理也批评我几次，但

是 11·12 讲话还没听到批评。(掌声)(按：“首红”一小撮造谣专家们说总理批评过戚本禹同志 11·12 讲话。戚本禹这里讲是有针对性的。)

现在，红卫兵发展中遇到了问题，毛主席在建军中遇到的问题，红卫兵都遇到了。毛主席说：军队是为政治服务的。解放军是突出政治的，我们红卫兵应该怎么办？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拥护刘邓路线？许多问题，如反对极端民主化，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遇上了。我们要边战斗边学习，提高我们红卫兵一毛主席的战士的水平，战斗水平，我们的队伍就能巩固、壮大。特别要说一下左派队伍常闹纠纷的问题。左派队伍要在斗争中不断前进，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否则就不能继续作左派。左派必须在革命中不断前进，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原则基础上不断加强团结，否则左派就要有变化。现在左派的矛盾无非是这几种：一种是原则分歧，这种分歧不应和稀泥，不应合二而一，应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争论清楚。第二种是方法、做法上的分歧，可以采取相互间的研究，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时，要求同存异。这些矛盾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志来搞，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第三种是思想作风上的一些分歧。由于这个，你个人主义，他狭隘，就闹起来了，这种矛盾很多。这要经过学习老三篇，学习毛著来解决。左派要在斗争中不断前进，要在批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否则，如果左派队伍不团结的话，斗争就不能胜利。特别是核心领导，一定要保持密切、牢固的团结，当然我是说在一定基础上，在路线一致，即在毛主席路线的基础上的团结。如果那个成员不适合可以改造，但要经常保持领导核心。如果没有领导核心，我们就没有办法作战。只要这个领导核心，他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基本上是好的，我们每个成员就都要拥护他、支持他，不要拆台。这对斗争很重要。如果你们没有这么一个坚强的、团结的队伍，就要打败仗。

五、怎样和工农结合

你们有些人要搞革命串连，怎样和工农结合，和群众结合呢？你们要安排一下，如果都走了，都去了，路线斗争谁来搞？下乡下厂也要搞路线斗争，也要抓这个纲。而毕竟我们还是矿院的，煤炭部也要有人，所以要安排一下。

领导核心中，不要所有的人都下去，要分期分批交流下去，这个月谁去，下个月谁回来，有纪律性的问题，不要极端民主化，我愿意来就来，我愿意走就走。既要参加一个组织，就要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对立的统一)，什么时候串连，什么时候回来等等都要经总部同意。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例如解放军也这样愿意走就走，愿意来就来，哪能打仗？现在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作法，红卫兵也有人各自为政，老子愿意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活动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溜。我们班、排、连、小队有队长，战士要服从组长、班长。当然我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如果有不同观点，感到这个队伍不好，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可以退出，而这个队伍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你不服从它，大家各一摊，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至少这个队伍不是坚强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下乡、下厂有些人有热情，要安排安排。都下去，以后学校的斗、批、改，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人搞了。下厂可能和工农有冲突，有些正确的冲突，和保守派的斗争。也有的是不正当的冲突。对工人中思想保守的人，也会有斗争，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红卫兵下去应该怎样和工人结合，刚才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机械学院几个学校四百多人到第一机床厂去劳动，在工人中间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经验很好。他们拣重活干，与工人劳动，服从命令听指挥，尊重老人，在业余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访贫问苦，做好事，女同志甚至帮助工人家属带小孩、洗尿布，见活就干，很快就和职工打成一片。有些职工起初反对他们，后来说：你们不愧是好样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名不虚传，很受感动。他们在帮助工人学习毛著时，工人很高兴说：你们这样一说，我心窍大开，毛著说到我心坎里了。他们放掉臭架子，老老实实地当小学徒，很主动。如果先当老师，就很被动。你当小学徒，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工作方法。你要当老师，就打败仗，

我也去工厂做过学徒，一进去机器一转，我晕头转向，不知东西南北，你再摆架子还能行吗？他们每天上班都提前擦机器。工人说：毛主席的红小兵，名不虚传，评价很高。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很注意进行斗争的方法，他访问了一个受压制、受迫害最大的一个工人李加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整理出这份材料，作为活教材进行教育，那里有捍卫团，他们就把材料给捍卫团看，给他们念，讲。原来有些受保皇派影响的，蒙蔽的，通过这些教育后，感到自己打错了阶级兄弟，痛哭流涕，于是捍卫团发生了大分化，很多人参加了革命派，这样的下厂下乡，我感到很好，和工人打成一片。用正确的方法向工人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搞得很好，我希望下乡下厂的同志，都要以红旗大队的这些同志为师，学习他们的榜样，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跟工人打成一片，做工人的小学生，在农村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起促进作用，起先锋作用。

361.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等中央首长 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工人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江青的讲话 (1966年12月26日)

江青：

工人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主席很健康，他问你们好！我听说你们对中央十二月九日颁布的十条规定的第三点有点意见，我觉得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就是说对八小时工作卡的太死了，运动高潮时可少工作点，这是可以的。这意见是对的。我个人表示接受你们的意见，我和同志们见面很少，今后多找机会和同志们讨论，听取意见。我的讲话完了。

周恩来：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同志们，刚才江青同志说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十三岁生日，让我们大家一道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同志们，我现在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

同志们，你们来了很久，我们工作很忙，不能一批接见你们，很对不住你们。今天，趁这个好日子，同你们在这里见面，是很有意义的。方才江青同志讲了，我们中共中央12月9日发表了关于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规定，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写文章告诉你们，我们工人阶级、领导阶级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请大家趁这个好日子，今天下午、晚上好好讨论一下。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领导阶级怎样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在你们讨论以后，选代表提出意见，写成简单文字材料，交接待机关转中央。刚才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紧时，可以少工作一二小时，以后可多做点。这样抓革命就更好促生产。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位的工作，可使工人阶级更加思想革命化，更可以促进我们的生产。你们提出的各个问题在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和十条规定中都有了回答，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现在，请你们在讨论提出意见以后，回到本地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革命靠你们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革命靠自己回本地、本厂、各车间互相串连，那里有你们的工友，有你们的群众。所以你们回本地闹革命是最好的办法了。有了十六条和社论，增加你们思想武器，可以拿起这个武器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把他们斗倒斗臭。所以你们回去是最好的办法，在六六年结束的时候，回到本地区迎接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新高潮。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预祝你们1967年新年快乐，革命胜利！

我现在结束这个讲话，一起呼几个口号：我们迎接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

潮！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362.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
在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26日晚)**

江青(询问了每个同志的姓名、工作情况后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

全红总代表(齐声高呼):“感谢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代表:“感谢中央文革领导首长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江青:“我们今天是来听听同志们意见的，你们不要叫我们首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叫名字算了，大家谈一谈吧。”

代表:“现在合同工制度，把工人阶级分为两个阶层，制造差别，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不仅束缚工人群众革命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繁殖修正主义种子，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这个修正主义制度把几千几万工人的政治权利完全剥夺了。这个制度是刘少奇一九六四年八月到河北等各地视察做报告后，劳动部根据其报告做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执行。”

江青:“刘少奇嘛，也是国家主席啦，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主席？刘少奇老婆的父亲是接收大员，刘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就是根据他老婆那一套搞的。”(接着江青让人马上打电话命令劳动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参加会议。)

江青:“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

姚文元:“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象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

(代表们谈到有人招合同工和转正合同工，全靠拉私人关系时)

江青:“这是拉裙带关系。”“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

代表:“彭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大合同工队伍……。”

江青:“你们这些同志，完全可以斗争彭真一次，这是他一个罪状，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非常气愤地)等他们来了(指劳动部长和全总书记)让他们靠边站。合同工就是没有前途吗？真是气死人啦！都让他们(指郁、李、王)【当】合同工去。你们去雇他们。”

代表:“现在有的单位搞破坏、要阴谋，如中国科学院在二十五日决定，把本单位合同工转正，用转正来瓦解工人斗志。”

江青:“你们不要他们转正，合同工要革命！”(这时劳动部两个部长和全总书记王志杰进屋，戚本禹命令他们站到座位后边去。)

江青(问王志杰、郁占元、李正亭):“你们是干什么的？”

郁、李:“我们是劳动部的。”

王:“我是总工会的。”

陈伯达、江青:“你们认识他们吗？”(指工人代表)

王、郁、李:“有的认识。”

江青:“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服务，还是回家的好。”

代表:“与全总签订的‘六条’意见，把‘不得借口解雇’，改成‘不得无故解雇’。这是个阴谋。”

江青:“这是个政治事故，应该追究政治责任的。北京市的反动势力是很严重的。你们

这些搞劳动部的、工会的，算了吧！”

陈伯达：“你们和这些代表签了字的材料(指在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几次交涉的书面材料)为什么你们又作废了，不承认？”

(王、郗、李回答不出。)

代表：“我们昨天(二十五日晚)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并决定明天查封总工会。”

陈伯达：“封的好嘛！没有这个部，工人照样工作！”

江青：“好！封的好！我赞扬你们！”

江青(向劳动部长)：“你们工作具体内容都是什么？有多少人员？”

郗、李：“有四百多人，工作是劳动力调配，劳动保护，工资制度。”

江青：“全国有多少合同工？”

李：“说不清楚。”

江青：“你们当部长，一天到晚都是干什么的？说不清楚！做部长！”

江青(又问王志杰)：“你们工会负责什么工作？”

王：“负责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江青：“你们不为工人办公，不为工人服务，你们既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又不给工人解决问题，你们象共产党员吗？你们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代表们即席控诉了在这个反动制度下，工人群众所受的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压迫，这个制度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代表们在控诉临时工制度对工人残酷迫害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泣不成声。)

江青(含着眼泪)：“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自己真正同志！我感谢同志们，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江青、陈伯达等听到了工人的控诉，谈到了这个制度破坏了党群关系，如不废除，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时，大家都流出了愤怒的热泪，在座的人大会堂招待员同志都痛哭起来。)

江青(气愤地说)：“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包身工！”“同志们，这次反映情况对我们是很大教育。我建议：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问王、李、郗)“你们听到了吗？”(王、郗、李：“听到了。”)“能不能做到？”(王、郗、李：“能！”)

康生：“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江青：“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这么严重，对不起同志们！”

陈伯达：“提个建议，你们不要封全总了。你们工人全部住到里面去，你们给他们封了门，他们就没事可干了！”

(代表们在谈到这个制度已经泛滥成灾时，)康生：“刘少奇一九五四年到处做报告，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今天这个制度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不变为资本主义工厂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修正主义道路问题，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江青：“我建议最近开一次外地来京合同工、临时工的控诉批判大会，今天咱们当家作主了。希望你们回去向大家讲，并组织好，发言时，简单扼要，要说明问题，举出典型的例子，最好不超过半小时。”

代表：“有些单位负责人，对江青同志十二月十八日向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

不信任，抱怀疑态度。”

江青：“他们都是老爷，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

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陈伯达、康生、江青(对王志杰、郗、李两部长讲)：“不得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果发现合同工、临时工群众斗群众，拿你们是问，按党纪国法处理。你们没有阶级感情，你们心中没有毛主席，没有常委，也没有群众。你们欺上瞒下，向中央封锁消息，不管工人，简直罪大恶极！”

江青：“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是军人，我们是有解放军的！你们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地、富、反、坏可优待啦！合同工、学徒工在他们眼里已不是后娘养的了，已经是私生子了。你们现在就是没有父母了！”(意指党中央和毛主席)(陈伯达：“就是有剥削！”)

江青(最后对王、郗、李说)：“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会后，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全红总同志依依不舍地和中央首长告别。)

363. 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的部分大专中等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记要(归纳成九条) (1966年12月27日)

一、中央文革小组受主席委托，要起草一个大中学校都适用的红卫兵的几条。因此，要求推举一些大中院校的代表组成起草小组，起草的几条要力求简明，不搞繁琐条例，要大中学校都适用，是全国红卫兵必须遵守的几条。

起草小组决定7人，由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政法学院、二十五中、二中组成。

二、主席特别反对多用经费。伯达同志说：“现在人家拿钱收买我们。新形势下，吹捧收买左派。钱是坏事，可怕的是左派被收买。”江青同志说：“时传祥是个工贼，他被收买了。”伯达同志又说：红卫兵应当成为一个朴素战斗的革命团体，行政管理和红卫兵组织要分开。行政瘫痪了，学生可以管理自己的学校，可以成立管理委员会，为什么一定要校长呢？要成立新学制，社会主义新学制，不但要关心国家大事，而且要善于管理。

三、江青同志一再讲：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还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有极端民主化倾向，你们精神状态有些不好，要把你们锻炼成无产阶级的小猴子。

伯达同志讲：没有纪律就造不了反，没有纪律就不能有力的造反，红卫兵不搞山头主义，老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头脑中的反，这怎么行？这样可能被腐蚀，你们要向解放军学习。

由于上述情况，江青同志讲，要我们军训一个时期，现在我感到你们很涣散，精神面貌不正常。

后来我们要求在清华搞试点，江青同志同意了。

张春桥同志说：“左派占优势的地方，可以军训。”

江青同志说：“中央要发出通知，让各地同学回学校。”

王力同志讲：“批、改任务应提到日程上来，下厂要有目的。”

伯达同志又讲：“军事训练，要突出政治，搞政治，清思想。”

四、关于阶级斗争形势。

江青同志讲了三次：“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定！”

学习《学习和时局》附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一些不该美化的美化了，现在的错误路线跟那时很密切，目前，还在跟我们较量着，你们现在就封侯了，行吗？当时白区组织被破坏十分之十。

北航红旗一个同志讲没有事干。

伯达同志讲：可以睡觉了吗？

江青同志讲：阶级斗争激烈得很哪！

有人提到刘少奇的检讨。

江青同志讲：他的检讨不说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有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认识了十几年。对刘少奇是 1964 年认识(清)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七个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毛主席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也是假的。

江青同志又讲到王光美，说王光美不老实。王光美在去印尼之前曾找过我，我当时在上海生病，她说她要带项链，作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是你是共产党员，不能带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最后答应了，说：“我接受你的意见，不带项链了。”结果这次一看电影，她又带了，她骗我。电影为什么不放？到清华去放一下，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

五、我们提到十二月十八日传单上江青同志的讲话中关于刘少奇问题的一段，提到江青同志说曾让陈伯达同志制止过贴刘少奇的大字报。

江青同志说：“那是几个月以前啦！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做都可以。”

六、江青说：有人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敢去清华，其实不是这样，过去中央有条纪律，不能来，现在没有这个规定，我们要来清华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

七、江青同志又讲：你们都说没事干，其实有很多事情，你们看不到。例如：街上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就是把原来可以贴大字报，贴大标语的地方都用红漆给刷上语录和标语了，这一方面是很大的浪费，浪费很多漆，一方面是有政治阴谋的，使得大家没有地方贴大字报了，这难道不是事吗？(意为让大家造反)

八、十二月二十七日戚本禹对我们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九、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我们问王力能否把中央首长给刘少奇的批评交给我们，编入大字报，王力同志回答：“可以交给你们。”

364. 陈伯达、江青在中央文革同北京矿院东方红的谈话 (1966年12月27日)

江青：我们受委托，听听大家意见，搞个红卫兵条例。

陈伯达：是否可以组织五个人，搞个起草小组，到各校跑一跑，听听意见，酝酿一个时期，几个学校要商量，学会商量办事。

江青：你们红卫兵不需要一个条例吗？你们红卫兵现在很涣散。

陈伯达：起草小组起草，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补充规定几条，但不能违背这个大原则，这个大原则就是毛泽东思想。

江青：很多省用钱收买红卫兵，所以必须规定它几条。关于下厂矿问题，总的方向是要

下厂矿，和工人结合，但必须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懂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再下去。搞个红卫兵条例，就是说，红卫兵如何革命、统一行动，不要这一派老是山头主义。

陈伯达：不是搞详细的、繁琐的条例，而是搞几条大中学校都适用的条例，这可以吧？花几天工夫，大家看合适就可以。征求一下各学校的意见。一个学校搞几个派的意见，不要排斥不同的意见。你们都是左派，但派中有派嘛！要能听取不同的意见。

江青：老是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头脑里的反，这个问题很大，搞几条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群众：我们也定过条条，但就是实现不了。）

陈伯达：重要的在于实践，不在实践中是不容易领会主席思想的。要边战斗边学习，不要忙于事务，要学会一分为二。（群众：我们想去当兵。）

江青：总而言之，还是预备军吧！你们现在两条路线还在斗争吧，你们是不是感到没事干……有的马路上，全都画上主席像，写满了主席语录，这样，别人就没法给他们贴大字报了，这是个阴谋……到处都是阶级斗争，你们现在并不紧张，很涣散。

如果我们搞一个时期的军训，一方面搞军事训练，另一方面搞政治，搞思想。如果对你们红卫兵有利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搞？（群众：同意）

军训时间是整自己的思想，中央考虑，准备发出通知，所有的人都要回校搞军训，使你们队伍健全起来。军训一个短时期，两三个星期，然后徒步串连去。我发现你们现在思想面貌很不正常，到农村厂矿去徒步串连，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回来再斗嘛。

陈伯达：你们斗了一个时间，现在脑子里空空地吧？斗了一个时期斗完了？

江青：你们开始劲很足，现在好象完了，还早的呢，学校还要改嘛，还要靠你们自己，谁也不能包办代替。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国家有许多级别，这个级别可以不可以取消？（群众：可以）你们现在涣散了，现在工人处在压制较厉害，所以，他们现在象你们初期。

当然，主席还健在，他的亲密的战友，还能跟着他一起干，将来就你们了，你们这一代还要打几个回合，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孙猴子，但是你们连一个跟斗都翻不过来，受压制的时候。你们还会失败，你们现在最危险。（群众：我们最怕没仗打！）怎么没有仗打呢？仗不是很多吗？你们部里的问题解决了吗？部里还有口，还有副总理……。

陈伯达：有人说我们是工作组，我们不是，我们是调查研究的。

365. 周恩来、江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28日)

大会开始前，周总理、康生、江青等首长乘车绕场一周接见和检阅徒步来京的红卫兵代表。

江青：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战友们：

你们是徒步长征从祖国各地到北京来，我们欢迎你们，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你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一路走着来的。拜贫下中农为师，拜工人为师，我们向你们学习。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同志们要有百倍的英勇顽强的精神，继续奋斗，祝您们继续完成长征宣传队的任务，我的话完了。

周恩来：

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我现在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问你们好！

你们从我们祖国各地，跋涉千山万水，终于来到我们祖国首都北京。我们欢迎你们！你

们热烈要求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懂得你们的心情，我现在宣布你们现在回去，到明年春暖季节，我们免费乘车接你们来。

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学习解放军的精神，有的走两千多里，最远的走五千多里，你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全国的同学学习。你们自己说得对，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要更好地学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坚强的解放军的后备力量。

现在你们快回去了，我们准备免费乘车送你们回去，如果你们愿意徒步走回去。那就更好。学习解放军，做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

你们在长征的途中，吃多了粮食，用多了粮票，我们准备发给你们学校，补助你们。

同学们、战友们，你们这种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将来一旦国家有事，你们是最好的解放军后备队。同学们、战友们，让我们一起高呼：

长征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66. 戚本禹等在中直机关部分革命群众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966年12月28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锋、戚本禹及唐平铸同志，召集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中央监委等单位的一些干部座谈机关文化革命问题。关锋同志要戚本禹同志主持会议，座谈会开始时和临结束前，戚本禹同志讲了一些话，其他同志也有插话。摘录如下：

戚本禹：今天来向你们请教，我们准备搞个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条例。农村有个十条，工矿、企业有个十条，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根据目前运动的开展情况订几条办法。中央很重视机关的文化大革命。

当调查部群众揭发反党分子孔原的心腹被安插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时，戚本禹同志插话说：那你们跟中央办公厅串连一下，把问题反映给办公厅领导上。

参加座谈群众：串连要犯错误！中办不让我们来串连，不让我们到中南海来。

戚本禹：那末请你们现在就写一个报告，由我们转给领导同志解决。

参加座谈群众：中央办公厅规定，在办公厅的各个局之间，都不让串连。

戚本禹：中央办公厅各单位之间为什么还不能串连？运动以前不是也可以互相来往吗？

戚本禹：今天把你们找来，不也是串连吗？那我们这些人都犯错误了？

戚本禹：你们考虑一下，机关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凑几条给我们作参考，最好直接寄给我们。

戚本禹：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靠机关的群众。有些机关还要靠机关的同志与工农、学生相结合。如法院现在已经同工农、学生结合起来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整天接触工农兵群众和学生，也可以同工农兵群众和学生结合。机要部门有机密问题，串连和外面不一样，但是绝对不允许串连，看来也是不行的。最起码机要人员内部可以串连嘛！这是我的个人的意见，你们再研究。有些部门(如××局)有特殊性，有些问题，中央作了规定，就可以按着中央的精神去办。

关锋：机关之间应当是可以串连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进行串连，可以再研究。

戚本禹：保密问题，是要保密，但是先要弄清楚究竟是为谁保密？我们要为无产阶级保密，为革命保密，不能为黑帮保密，不能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密。保密是有阶级性的，过去保来保去为杨尚昆、孔原保密了，这就不对。现在有人借口保密来压制群众，不准群众揭发刘、邓的问题，这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为无产阶级保密，而不能为资产阶级保密，否则保密的部门也会变成修正主义。机要部门更讲政治，不能为机要而机要，否则发生政变，彭真、杨尚昆要你们拍机密电报，你们拍不拍？

“内外有别”，内外是有别的。从根本上说，“别”在那儿？“别”在我们是党的核心机关，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思想革命化搞得更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别”的是我们靠毛主席最近，更要保卫毛主席。

按你们说的情况，为什么有些中央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冷冷清清，刘、邓就在我们身边，却连一张刘、邓的大字报都见不到，这不是我们中央机关的光荣，这不能算是光彩的事。据说有人压制贴刘、邓的大字报，群众要起来，他们就压制，不准贴刘、邓的大字报，这至少是政治上麻木不仁，或者他本人就是站在那条路线上的。

组织纪律。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后来主席亲自作了重要修改。主席加了这么一句话，“对危害革命的一切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个修改稿又在《红旗》上重新发表了，你们知道吧？

参加座谈群众：没有传达过！

戚本禹：还是学生比我们机关干部敏感些，他们早就对出来了，并且发了一个传单：“一个意义深长的修改”。

关锋：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给你们传达了没有？

参加座谈群众：也没有。

戚本禹：对错误的东西，要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的最高指示！我们就按最高指示办事！只要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要揭发，就要批判，那怕你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也要揭发批判。

过去我们机关的很多党员，已经上了不少当了，我们有过很多痛心的教训。安子文的叛党声明登在华北日报上，还有薄一波的。组织部的同志是知道的，没有揭发，而是红卫兵在华北日报上找出来的。

我们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要不这样，将来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参加座谈群众：我们单位的领导说，我们是中央机关，搞好工作是个全局，而本机关的运动是个局部，工作是个大局，运动是个小局。

戚本禹：什么叫全局？难道办一份电报，打一个电话，办一封信就是全局？不能这样说嘛！我们的全局就是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个纲，这才叫全局。只有抓住这个纲，才能把一个部门的运动和工作带动起来，丢掉了这个，那还有什么全局？丢掉了这个，去搞一件具体事情，那怎么能说是“全局”。

参加座谈群众：我们认为领导上是把关系颠倒过来了，我们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革命是促进生产的动力，运动是推动工作的动力，这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

唐平铸：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戚本禹：原来说有三个烂摊子，即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前北京市委，现在看来不止三个，调查部、组织部丢了，这都是因为全局中发生了问题。过去我们也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由于丢了全局，常常工作越积极，越帮他们办坏事。

我们的每一个斗争，都应当和全局联系起来，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刘、邓十几年来，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不批判这个全局，我们的局部就搞不好。

参加座谈的群众：我们单位的领导，一再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不应当炮打。

戚本禹：我们要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每一个单位的领导，每个单位都要“一分为二”。难道你这个单位所有人都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中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有两个司令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现在都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两个司令部，难道你那个单位就那么纯？

关锋：王任重就整天反对我们，整天和我们吵。你那个单位就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纯？这就不符合主席思想，不符合最高指示。最根本的是靠最高指示。

戚本禹：归根结底一句话，按照最高指示办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367. 江青、王力、姚文元在清华西操场接见清华师生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30日)

江青：

革命的战友们：

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学们，我也没有多少好讲的，我来看看你们，预祝你们在一九六七年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大的成绩！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王力：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着江青同志来问候同志们来了。我代表关锋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学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很久没有到清华大学来了，今天在一九六六年的年底能够到清华大学来，同志们、同学们见面，我们非常高兴！

一九六六年，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斗争当中，各方面，我们进行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最伟大的斗争！

现在一九六六年就要过去了，我们清华大学同学们，在各个战线上以及到全国各地去串连，去参加斗争，现在同学们都回到学校了，新的战斗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竟干什么呢？刚才我们听到很多清华大学的同志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请同学们自己回答。

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放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的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我们现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亲爱的毛主席嘱咐我们，经常教育我们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要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

合。中国历次的大革命都是首先从学生运动开始，而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我们面前，有着新的战斗的任务，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战斗任务，清华大学很多的同学们提出来要求进行军事、政治的训练，好不好？（好！）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武装起来，我们提议，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在接见一些同学的时候提出来的，我们有这样的提议：就是在通过这一段的斗争以后，同志们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总结，把自己提高一下，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文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篇文章，再学习老三篇，再学《学习与时局》，这几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时候，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这两篇讲话都提出来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错误路线的问题。进一步提到，同学们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进一步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批判这个刘、邓路线，同时再提议大学的同志们是不是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学一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让我们在这场大革命当中，进一步地清楚哪一些是无产阶级的思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是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哪一些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潮，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是非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让我们进一步无产阶级化，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队伍锻炼成长，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部队，来迎接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的任务！我们有这样的提议，不知道同志们赞成不赞成？（赞成）。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变革，我们能够参加这样一场运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一九六七年就要来了，一九六七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年代。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要在各个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总进攻！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要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彻底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七年也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广泛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一年。几万万人的革命风暴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兴起，我们一切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友，应该参加到这个风暴当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

我预祝大家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绩！

我们一起来喊几个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68. 周恩来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2月31日)

同志们：我首先要庆祝你们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成立。(鼓掌)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掌声热烈，高呼口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同志们，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和李先念副总理(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道向你们建议并且支持你们。(鼓掌)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我们国家各个战线上，第一个在一个系统中成立的组织、联合的组织。李先念同志他也是第一个批判了财贸系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鼓掌)他又很早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上阿尔巴尼亚去，代表党中央，作党的代表团的副团长。所以我们中央商量了要他回来再检讨，这是由于党的任务交给他要去做，就回来才交检查材料，实际上在没有出国以前，他就写了一个检查，因为我们在八、九月批判，在当时又激烈的时候，党内，首先在那种提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情况下，经过了十一中全会的批判，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规定，我们就逐步地看到，在我们党中央各委，国家的(未听清)各个系统，各部委，人民团体和其它的方面，地方的各级领导者，几乎普遍地在不同程度上，在那么一段时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必须提倡炮打的精神，而首先矛头向上，来逐步肃清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和它的影响；所以这个斗争是极其艰苦的。因为他影响了各个部门、各级党委。当时的重点是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的单位，各级党政领导。但是，形势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发展，他不受我们主观愿望的要求、约束和限止。他就要从学校、机关冲入社会，触及各个方面，各个战线，要从城市冲向农村，这就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就是必要性和它的严重性。严重的任务摆在我门肩上，所以就在国庆节时候，林彪同志的报告里提出这个问题，《人民日报》社论解释了这个问题，特别是《红旗》杂志第十三、十四、十五期陆续阐明了这个问题，这样就把我们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各个系统，各个方面，从城市到农村，更大地、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动员起来了！(鼓掌)你们这个战线动员得，我要说一句，动员得好！(鼓掌)所以我们首先来组织这个战线，支持你们革命造反派。(鼓掌)支持你们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掌)同志们！你们要懂得，进行这个斗争，我刚才说了，是严重的任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们宣言上说了，等一会你们致毛主席的信上，毛主席的书也说了这个问题。

正因为这样，所以你们需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特别是目前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这一个同样是适用于财贸系统，还有最近发表的，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指示。这些都是草案。要等你们在实践中、行动中来加以发展，加以补充，加以充实。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们要很好地把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把政策研究得深，研究得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们更要象毛主席教导的，要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鼓掌)这就是林彪同志发挥的毛泽东思想。说的要吃透两头，上请教于主席和他的著作，他制定的政策，下请教于群众。你们是群众，我们要向你们学习。(鼓掌)但是你们仅是群众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广大的群众在你们的后面，我们要向你们学习。(鼓掌)你们提出的方针，你们可以说代表八百万的财贸系统的职工，但是同志们要清醒地认识，你们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步骤是不是真正地符合和代表了八百万职工的革命要求，那就需要认真地研究、想一想才行。因为这是关系到八百万职工，关系到千百万人的事情，而且你们的目的、宣言说得更清楚，我很支持你们的这些话。你们要放眼全国的财贸系统，放眼全中国，放眼全世界。你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誓把财贸队伍办成一个红通通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我们财贸队伍成为世界上第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财贸大军(鼓掌，呼口号)。

你们的雄心壮志，我们支持你们，拥护你们的志气。(鼓掌)但是，要做到一点，要实现这个目的，那就要千锤百炼。我们解放军的口号也是要做到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大军。那么你们要想真正树立起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应该讲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财贸大军，这不是一天可以做到，这个，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这作为奋斗的目标，就需要长期奋斗的，终生的意志。你譬如这个时候做对了，下一次又做错了，那改正时就勇敢地改。这次对了，然后又犯了些错误还要勇敢地正视错误，再坚决地改。作对，作错，再作对，再改正，再作对，又作错，再改正，才做对，最后来实现这样一个要求。(鼓掌)你们是比较年轻的，当然也有中年的，老年的。大概你们老年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七、八十岁吧！那么包含我们老人在内，我们要学习，要做到老，改造到老！(鼓掌)另外财贸大军，我们的成分比起解放军来说，要复杂得多，但是复杂并不可怕，就要看我们是不是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刚才说的，上请教于主席和他的著作以及他所制定的政策，下求教于广大的群众，广大的劳动群众，广大的劳动队伍的基本群众，工人呀，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呀，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这样。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我们就有力量，有依靠，来改造我们这个财贸队伍，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你们要把八百万职工这个财贸队伍形成一个浩浩荡荡的非常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雄伟的大军，不能够仅看到你们周围的已经参加到你们革命造反队伍的。因为现在在北京来说，革命造反派有可能是在财贸系统上一天天走上优势，但是在全国来说，还不能这么说，还有很多的落后的地区，还有很多的空白点，还有很多地方顽固地抵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在那个地方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你们这个地方也还有些部门还没有来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同志)认真地平反。那么这些事情都要由我们造反的革命造反派来担负！(鼓掌)对于在场的，对于你们造反派的组织成员为主，在北京的各个单位所有被当时工作组或党委错打了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有的平反了，有的还没有平反，我现在愿意在这个地方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我自己，和李先念同志，宣布平反。(鼓掌并呼口号)一切错打的事情全部无效。(鼓掌)给你们和他们恢复名誉。(鼓掌)你们不仅被错打了，而且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鼓掌)同志们，你们挺起来，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还没有起来的，还在受着压制，或在犯错误，或在受领导的蒙蔽的，你们要想到他们。有的是被错打了的，被压制的，他们要去批判那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替那些同志平反，帮助他们、支持他们。(鼓掌)另一方面，你们要想到还有更多的，也许在北京不是最多的，但是有些部门还不少，过去受犯错误路线的领导的蒙蔽，甚至于跟得很紧，这些广大群众，他们也是群众，他们曾经作过保守派，支持了当时的领导，支持了当时领导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你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不应该歧视他们，更不许歧视他们，应该帮助他们，劝导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鼓掌)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而且真正在改正错误，你们不仅要欢迎他们，而且要团结他们。(鼓掌)实行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在四清前十条以及六三年文件，在这次“十六条”中也说过，我们工作的结果要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鼓掌)今天因为是场子的问题，也是有组织的，我们还没有帮助你们做好，所以还有一部分财贸系统的同志没有进入这个会场，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和李先念同志要负起责任来，请你们告诉他们，我们向他们道歉。(鼓掌)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场子可以坐人的，为什么不可以坐人？(鼓掌)大概……现在来不及，你们把我们的话转告他们好了！(鼓掌)因为我们不仅支持你们，也应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团结他们。(鼓掌)这才是毛泽东思想。(鼓掌)最后一点，你们现在是造反派，你们在各部成立组织，又把这个部的组织形成一个整个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不仅要在北京活动，你们还要准备有计划地派出代表向全国的财经系统去进行革命造反。(鼓掌)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雄心壮志要靠你们来实现，那你们就更重要了。如果我第一点所说的，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仅是语录。因为财贸系统可以说知识分子多一些吧！(众说：算个小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我也顶多算个中等知识分子，我是个中学生哩！你们这里很多

大学生哩！(鼓掌)正因为这样就应该好好学习几篇主席的哲学著作，学好了林彪同志号召的“老三篇”，学好了还有其他有关的著作，学好了当前制定的一些政策，认真地整顿一下自己的队伍。有准备有计划地前进！有准备有计划，而且有步骤地向全国出发！(鼓掌)当然啰，你们这里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放假闹革命的，就是各个学院，你们大专院校……但是更多的部门，他们是又要抓革命，又要促业务，那可不能丢开事情不做就走了，那个自由主义可不能犯。(鼓掌)那就应该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反对自由主义。(鼓掌、呼口号)

这就是说不要以为你们第一个成立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个得到我们支持的一个系统里的组织，联合组织，而第一个向全国出发的，就骄傲起来，就什么也不准备了，就凭你们浑身干劲一冲，就可以冲垮。(鼓掌)不这么简单，在这个问题上，是要要求严格一些，财经方面的政策问题，过去认识了一些发展问题，这需要在领导中支持你们这个造反，革命造反运动的同志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不要形成这样的，领导确实改正错误，支持你们，要和你们一起讨论政策，你们就敬而远之，怕干扰，又说走上层路线了，又说大概他不够造反的精神了，那不行，看谈什么问题啰！好好把财政系统的财政政策各方面研究一下，把错误的、受旧社会影响的、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受修正主义影响的一些东西揭露出来，这对于全国的造反是有利的。(鼓掌)所以好好地作好准备，学习主席的著作，研究财经方面的各项政策，总结一些经验，有了思想的武器了，有了政治的武器了，然后逐步地派代表式地分批分期地出发，这就可能使财贸系统战线的彻底批判和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斗争逐步地胜利。(鼓掌)归根到底就是每个造反派的成员都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使人退步，希望你们永远进步，进步，永远进步！

我因为另外一个会，“节目”已经超过了，已经晚到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接着，这可不能留下来，向你们表示歉意，但是我支持了你们！(鼓掌)我见到了你们！(鼓掌)让我们高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69. 与周恩来座谈追记 (1966年12月31日)

(按：除夕之夜，由广播电台通知和另外十一位同志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总理，进行了约为半小时的座谈，本人没有记录，许多同志问及此事，答不胜答，又不见其他同志传达，故根据同志们的要求追记如下。由于凭记忆，肯定不全面和准确，但确保意思不错，如有原则错误，本人负责。)

总理说：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谈几件事情，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她回答问题嘛。(问：她不回答呢？)这个事我可以办嘛！你们把提纲交给我好不好？(我们要她揭发刘少奇！)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就是命令她揭发了，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解答问题嘛，当然你们要区别真假。另外你们可以找叶

林、刘涛嘛！叶林是组长，工作组什么问题都通过他，刘涛也知道，另外贺鹏飞也知道一些，李黎凤也了解一点，再远一点乔宗淮、孙矩也知道一点，你们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让他们说真话嘛！

再有一个，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就只好回答说是：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不同意见。这样提法性质就变了。(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你们提的口号要恰当。你们在学校里怎么提都行，我不管，在外面我一看到这些口号，就知道是左派同学干的，所以今天给你们说一下，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对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一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两句没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今天公安部就接到政法学院的一个电话，要公安部公布十几年来处理犯人的数字，今天我把政法学院的同学找来了，事实上他们没有打电话。

另外，关于叶林那封信的问题，当时我看了之后，回去查了一下，发现这是假的，不是今年写的，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们，谁知你们印出来了。(我们已经裁去了)他们是很狡猾的，十二月开黑会，怎么会写出来呢？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去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他们去抓没有通知你们。你们在广州不是有联络站吗？可以打电话叫你们的人和他们联系一下。一块搞吧！回来后，还是先让他在经委检查，然后再到清华来吧！(我们已经有人去抓王任重去了，可不可以让他到清华来？)王任重干的坏事，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嘛，你们不是已经揭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主席写的吗？)其中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篇文章是主席指导下写的，当时正要由胡乔木执笔，主席审定后定稿的。写这篇东西集中了大量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对于总的精神大家是比较一致的，当时总结三次“左倾”错误，而刘少奇当时是右的。因此现在看来是有些问题的。(胡乔木是怎么搞的？)这个人就是不学马列主义。他是地主出身，又不好好分析自己的家庭，我常说要首先分析自己的家庭，正如董老说的，凡事多想一想，才能比较正确，比较符合主席思想。(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象样的党史？)没有：现在又忙。过去胡乔木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现在你们都能批判了，我们全党全民的马列主义水平正在空前提高啊！

(还问关于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及刘少奇的悼文，刘少奇临解放时的投降主义思想，刘涛生母王前的一些事情。)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370. 萧华在接见全军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开会词 (1966年12月31日)

同志们，同学们：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新的一年即将开始。我向同志们、同学们转达林彪副主席和军委其他各位领导同志及总部、军总、兵种的领导同志向你们问好！向你们祝贺！祝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祝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祝同志们、同学们新年健康，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共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新年健康，万寿无疆！共祝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副主席新年健康，永远健康！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取得了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破产。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正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大立毛泽东思想。……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把毛主席当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今年，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林彪副主席的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年全军各项工作比去年搞的更好。这一切成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全军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精神，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继续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创造更多的四好连队，这是军委提出的新任务，这是总任务，是总的号召，是总的大动员。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更好，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搞得更好，这是全军的根本。我们要继续狠抓基层建设，不断开展四好连队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军事、军工、军农这几项都兼起来，批判资产阶级。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要加强组织革命化，把真正优秀的指战员提拔到关键性的岗位上。我们军队要坚守岗位，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我们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在我军中的恶劣影响。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搞好斗、批、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

我们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贯彻“十六条”，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按照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几次讲话，按照《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不断地壮大左派队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更大的胜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会场呼口号)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完全支持你们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精神。我们完全相信你们会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我军院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军院校办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71. *林彪在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1966年12月)(见《系年录》第五十卷)

372. *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讲话(1966年)(见《系年录》第五十卷)

